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一三三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9 787533 306151 >

EB42/07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一三三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9.2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一三三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王奉常集詩十五卷目錄三卷文五十四卷目錄二卷

〔明〕王世懋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一

關洛紀遊稿二卷

〔明〕王世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七五九

王奉常集詩十五卷目錄三
卷文五十四卷目錄二卷

〔明〕王世懋撰

首都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王奉常集》
六十九卷《提要》

王奉常集序

王毅美氏蓋予師大司馬
民應公仲子予友大司寇
元美公愛弟也性予之
兄弟皆元美稱詩富師時
能美方冠美丰儀而刺
王奉常集 美序
鍾緩文 嶽 山 氣乃又
承世流而師友其父元遂成
名儒會登第以後迫家難
與元美舍官皇棄官伏逆旅
人奉司馬公素饒蓋不勝
其憤懣排擠間有所激而

為詩之輒高忠允美大驚異
之適予待調入京間行過遂
旅人慰以二詩雅為所稱賞
雅與予詣請室視司馬公教
美因口誦予詩一時父子師
徒相顧心然飲酒而別久之

上奉常集

吳序

二

敬美多誦習常鏡而備古
文辭漸上李于鮮見以為
大奇呼小美而寸之吳中人
稱王氏二美矣特是敬美量
自意而日賈勇於作者其志
不啻省古人凌駕一世而已蓋

自難後里居侍大夫養垂十
年起家為儀部郎累遷至
太常少卿中又歷十餘年而
居喪請疾之日半之頃自太
常請疾歸遂不起海內士由
一藝以上無不歎歔悼惜為

上奉常集

吳序

三

讀錄史之元美書未謂天喪
第吾無樂乎有生矣傷哉
歲元美於次其遺藁舍古近體
詩及序志傳記贊頌諸文得
五十餘卷錄而傳之走使邇
大江入楚屬予序而某子太學

生士駟輩又申之曰此先君子
治命也嗟乎敦美故兄事予
而晚年知予尤深願愧予才不
逮敦美遠耳今予其遺業讀
之累數日夜不能捨卷庶幾其
人儼然自予蓋敦美其才蓋

王奉常集

吳序

四

人不尤不精於風雅典謨暨先
秦兩漢魏晉諸書及三氏而
家焉 碑史之屬各所不窺
其備常諸如心志素若以故開
識廣而神氣益完思慮深而
天機益敏意興高而風韻益

管之其境之所會而極其情之
所通無不應手立就蓋有巧
若承綢吳九劬若飛戈奮戟
乘若綴珠編貝捷若駕風
鞭霆廓宏若張千門之萬
戶詭異若飛兎越山神魚

王奉常集

吳序

五

超海子應方狀使人應接不
暇而叩之則有條皆按之則
有徵多也予竊擬其性情
若若持詩而風世之道富焉
論議持於文而徑世之道載
焉此何止立言士子吾黨諸

兄弟當之鮮有不自失者斯
 其元美弟我乃元美難善張
 其弟而不為多語詩多其酒
 小漢魏晉宋而謂不從門入
 以神話之境勝文則出入西
 京韓歐諸大家間采世說自
 以為得真三昧嗟乎知弟莫
 若兄矣夫行空之馬不受銜
 縶燭地之龍不假管燧謂世
 之所不常有也寸如教美豈
 世之所常有而可區、臆端
 我別若者潘思子望崖內外

三奉常集

吳序

六

立國錄

編經史臆解閩部疏三都
 圖說窺天外乘二酉要諸學
 圖難蹤諸書業已行世至其
 生平流韻中外行能則相
 國元馭以志之不具述

萬曆己丑孟冬通家弟武

三奉常集

吳序

七

華

昌吳國倫撰



王奉常集序

奉常集者王敬美作也少游京師會于吳明卿席上各有楨鼓中原之志後先成進士敬美以家難歸起補禮曹與余結長安社雖甚熱厭也督學閩中歸再

王奉常集

陳序

二

起督閩學而余入閩倡和甚盛日客有梓雙龍編者轉南奉常以病歸而敬美長逝矣余入南中元美大司寇手其集屬余序之且曰亡弟之意也敬禮訂實之交彥昂筆札之託不佞何辭

焉夫詩與文天地自然之聲氣也襲二京之遺者北或失之豪沿六朝之習者南或失之靡崆峒大復起而振之鳳觀虎視迪功復膺揚江左

王奉常集

陳序

二

國朝文體一時丕變然敵吉之沉雄仲默之雋永昌穀雖號鼎足而南音不無少遜也嘉靖間李于鱗起厯下元美起姑蘇而徐子與吳明卿宗乎相張肖甫起吳楚巴蜀獨張勛甫起河洛敬美後出諸公異之謂王氏二

難云中原正聲翕然海內皆在大江以南較北地時差勝矣敬美談藝以專詣為境饒美為材師匠宜高綴拾宜博子建出而宏麗多態此一變也靈運出而裁剪為工又一變也變而初唐

王奉常集

陳序

三

章國華

變而晚唐時使然也由是而中極盛衰之不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多變態其句有雄而深者秀而麗者亦有險而累者漢魏與唐其語不相入也今觀敬美古體風骨本于建安藻績

原于三謝響逸而調遠興高而采烈可方駕古人也至于律細天巧秀色如春雲秋水難以名狀似王孟者十之五似錢劉者十之二意極變化語鮮雷同大自驚人歌行麗而婉排律整而

王奉常集

陳序

四

章

健未若近體之擅場也乃其文章服膺汪伯玉以為秦漢間人李本寧筆亦奇特書記之文翩翻自運而鏗鏘陶冶時見古人情狀乘興題跋吐吐有生氣諸名家退舍品鑒精而書法正不

佞心折焉善乎于鱗曰敬美視
勛甫輩自先驅視元美鴈行也
壯哉包宗含吳之志矣大都李
原風元美似之何原雅敬美似
之元美謂李子得何子而確也
余謂于鱗得元美而彰也元美
得敬美而暢也蓋代之才並出
一時而萃于一家顧不偉與或
言敬美抱經濟而憂時艱使究
其用當與公家兩司馬爭烈山
居日久天不假年有足悲悼者
憶登閩山絕頂執余手曰異時

陵谷變遷有墳、吾兩人所作
者恨不從南竊聽之果爾敬美
有不朽者在庶幾哉慰九京矣
萬曆己丑冬日五岳山人沔陽
陳文燭撰



王奉常集序

子言之物相雜故曰文允天下
有形色者孰非文哉而後世乃
獨舉而歸之立言之士已又取
其言之有韻者別目為詩而文
自為體不勝廢矣三代而上

王奉常集

李序

二

張易

文之稱名博就言而論文其體
簡故專至易三代而下文之稱
名專就文而論體其法繁故兼
長難今夫六經詩居一文居五
出周公手者十之二三而仲尼
筆削之其體固可指而數也千

古而稱兼長者兩人耳劉知幾

以才學識為三長而考亭稱司

馬遷高於才識意若病其未學

余則以為識先於學而才實兼

之未有無識而可言學無學而

可言識學識不備而可言才者

才者天授非人力也故長於文

或不得於詩長於詩或不得於

文即其所長評之而各體亦有

至不至焉其才使之然也奈何

欲以周孔繩墨天下士乎明興

才士無如太倉司寇王先生而

王奉常集

李序

二

其第奉常公晚出而與之齊名
公故穎秀不羈得察父哲兄為
師友而學日奇進登第三十年
里居強半大肆其力於文凡五
十餘卷數十百萬言郁乎在
茲矣自北地信陽肇基大雅而
王奉常集
李序
三
司寇諸君子益振之海內詩薄
大曆文薄東京人不能矣然大
抵有所依托模擬而公神境博
合無階級可躡尋體無不具法
無不合不可名以一家十五國
風同聲而異調西北沉雄東南

巧麗近代大家未能盡脫其習
公居三吳佳麗之地累葉綺紈
之後文質劑量斌斌相得江左
語非合作不輕出藻以來儒林
文苑判為二物撰著之家未必
博洽而公旁綜流略以及二氏
王奉常集
李序
四
之書探賾索隱中窺破的嫻古
文辭者類不諳當世之故公青
箱華胄練習朝章中更家難操
心危而慮患深人情物理曉暢
若素許謨遠猷往之可見之施
行非其學與識大有過人者惡

臻此乎真命代之雄才矣司寇
末年縱橫自如公覃精極思字
鍊句琢終其身不易嘗為予言
天地間物皆是供吾兄之用
則必有取舍而公之所以第司
寇者亦坐此假以年歲大而化
之不可知也不幸甫五十而歿
余竊窺夫天之生才才士之成
名常若忍弗能予者昔人謂武
王非聖以文王為父周公為弟
推及之耳孟氏之精詣詎能出
顏魯子思之上而偽者叙道統

王奉常集

李序

五

直言孔孟三子幾成閔位其時
所值殊也好事者或謂公才名
得司寇而益彰知者謂公才名
因司寇而小掩則有是編以俟
夫百世之立言知言者矣

雲杜角陵里人李維楨本寧

王奉常集

李序

六

父謨

王奉常集序

王奉常先生歿已久其集行世亦已久會予治兵吳中而先生子閑仲先輩復贄集索予序乃予之服膺先生作且久矣今猶尚論古之人也即非知言當不謬耳夫吾代文章之盛未有勝於稱七子時者也士當其會侈口談千古其為森舉景從星附響合爭自雄伯於壇坫者何可勝道而況乎韶異佳公

子父兄之所矜藉聲氣之所薰習亦何難蜚英振藻以人地耀映聲譽彰施乎故一時士多表見而尤易得名者無先生若也然而海內之風亦驚於恢詭浮誕矣衆喙同鳴如一方之言高張而狹守之音變於囂呼節促於驚急今有不知為何語者而生長其臭味耳目其喉吻離毀則不賞雷同則不貴故遠方且多波靡而尤不易自成一家言者無先

生若也吾何以知先生之大哉請
以是集微之當濟南盛自標
樹也曰微吾竟長夜元美早
年頗誇服之已稍自異也晚
益放於無涯之肆作廣大教
主舍納一世若江海為百谷王
三
矣餘子才不高而詣未至為
是其氣類沾、耳而先生於
餘子若為姑舍是也當時稱
小美色宗舍吳者豈遂心肯
之哉先生才不能富有而取
裁以精氣非不能震掉而入

機以哭意非不能揮片而御神
以閒其詩美而秀麗而適於
恬文莊以有體典要而則如江
左烏衣子弟風流韞藉雖輕
裘快馬而翩翩都雅絕無幽
并健兒氣或鬼戎如高山或
澄泓如秋水或莊嚴如帝釋
或散落如花蕊或夭矯如游
龍而要歸於體裁盡變於
妍妙大都先生詩本陳思王
韋左司文本太史公蘇老泉
雖時遞而音徒力變而情遷

而結撰締構其深心有與俱傳者以方同時之歟子則未有其傳也非故異之而自有不同者非故岐之而去不必有者則當時未數然也彼一時也歟子持之過堅而示之多瑕遂使晚出才雋

五

子詆訾而譏評之若遇仇讐然乃不自知其熾趨小媚細唾微呻緝綴煩碎矜貴商量者之不當前賢一吐棄也以先生之才不為同時風亦豈不能效熾趨小媚輩以新奇自命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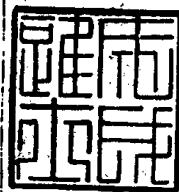
而雅道不存焉故能而有所不為也使餘歟子者皆如先生信於獨詣毋逐於曹好驚於格力毋詭於聲調則是千古一時也後世何譏焉胡至使晚出才雋子跳而他作課巧轉習

六

靡弱風斯下如今日者哉然則七子於吾代文章為盛之終而衰之始而先生尚其後勁故與七子遊而為七子易也與七子齊名而能不為七子易也能不為七子而又不自名不為七

子實不為七子而又不藉後之
不為七子者名以末力而兆象
則難之難也先生豈知此道之
替於今日如是乎予生也晚於
詩道斤斤焉寧遊於方之內
幸薄遊吳下視先生猶比肩
接踵也安得起九原而與楊
推之而僅獲友先生之子若孫
亭然鷄羣之鶴想見前輩
標韻如斯矣王氏後獨小美
競也
賜進士懿飭蘇松兵備兼理

糧儲水利湖廣提刑按察
司副使東海高出頓首拜
誤



王奉常集目錄卷之一

卷之一

賦部

騷體二首

九松悲

哀畫眉驛并序

詩部

擬古樂府五首

烏生歎

衛將軍行

行路難二首

正月詠紀泰和異也

四言古詩六首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弘農詩

虞丘贈友人也五章並八句

五言古詩五十首

詠史詩四首

早行

初夏田家

尤子求竹林七賢圖

立春後一日行飯有作

初夏行殺

擬古詩二首

同俞仲蔚家兄元美登馬鞍山飲以山高

月小四字為韻茲得月小二字

慧山火唐人韻三首

沙頭送曹錫比部 早行

為劉少府使君賦晚香亭

王子入山投詩有別率爾有答

汎五里湖

得字

登漆塘竹林下

得偏字

至漆塘絕頂見太湖

得寒字

舟行

八月既望與客飲西園橋有述

中秋十有六日始望徐荊州王宴小祇園

題顧文康畫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為凌少府題崇桑隱居

題伯父山池為弟四兄贈美作

早出天池遇雨

由東九經獨山於訪張公洞

夢戰蔡使君坐中喜雨有應

由縣至宛州

東平道中喜春色有述

歸懷奉答家兄

旅懷簡盛二

始謁選與家兄別二首

荅家兄二首

家兄移文乞休見示有荅

芙蓉園詩爲用晦王孫作

久雨述懷

宜遷楊君爲客部郎以清節選尚符璽居

無何復引疾歸時余方有尊鱸之思聞

之悵然媿晚也爰賦別章情見乎辭

黃山詩爲吳郎賦 顧季狂游楚詩

題休寧程生卷 贈道易陳子

卷之二

王奉常集

詩部

三

詩部

五言古詩五十一首

汎太湖抵西洞庭

入林屋洞天不能竟有述

月夜登山巖由竹林下山家觀屏巖丙洞

入賜谷作

下縹緲峰由西湖歷東湖抵資慶諸寺

度竹鳴嶺 汎小洞庭觀奇石

醫者劉生 古意送李氏二首

送王儀部請告歸 晚發南康一首

豐安寺戲示老僧

餘干名宦祠拜先司馬公出示吏民一首

爲李伯玉賦得掃地焚香

軺中雜言二首時八月閏也

貽魏父佳父二王孫

已卯元旦宿都昌田家

聞除目述懷 游廬山簡寂觀

夜泊芙蓉湖翫月効韋體

小至日始發彭城宿逆旅主人作

游嶧山入石鐘洞就題石間

王奉常集

詩部

甲

詩部

辛巳元旦入謁 星陽觀恭述一首

謝病言懷

乞歸後呈家兄元美王太史元馭二首

懷舊詩十三首 并序

林貞烈詩 并序 送屠長卿上計二首

甲申元日過澹圃試筆

贈項季與季與吾故人子也

與李張二使君飲三衢城樓余醉別去李

公示強屢呼更酌不爲起醒而戲貽以

詩

月下偶成

贈王湛

宿九鯉湖迎僊館一首

別陳玉叔二首

卷之三

詩部

七言古詩三十首

元夕篇

卽事

徐使君子與解郡歸過吳門同家兄元美

及諸名士出送之泛舟石湖分韻作七

言長歌得字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五

一百一

送張伯起應試金陵短歌一首

和徐子言使君覆舟之作

觀潮篇送沈嘉則之揚州

孤鶩篇

魯望報舉進士第六以詩賀之

短歌送盛二謁選當得府椽

贈永嘉李生

汾陽王單騎見虜圖歌贈郭都督

九華歌贈送董山人浙甫

送梁伯龍壯遊歌

送沈山人嘉則入閩歌

過華二作

贈爽者李生

送華存叔北遊

中丞汪公用言者被調私懷不平作中丞

行以致意焉

送華存叔鴻臚北上歌

題支郎像歌

燕山歌爲御史大夫南岷王公作

題文丞相像嚴祠歌

崑山歌爲楚人曾先輩作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六

一百一

杏林歌爲張生送曹子計偕

劉司馬破山寇歌

長歌寄贈錢叔

人日袁考功見過留酌小牕前酒酣賦歌

却贈

蒼潤軒詩

并序 冶池歌爲李道士作

楊忠愍公輓歌行

卷之四

詩部

七言古詩三十四首

耆舊並美爲林司空賦

三山行送胡文化年丈守南徐

句容道中

顧氏雙壽歌

王郎行送伯穀子還吳

寄范伯禎司成

題沈啓南春山欲雨圖

嵎嵎歌爲大中丞張公肖甫作

石公山觀日沒月出歌

丈人行再贈叔平徵君

送明卿入賀還大梁

并序

賦得岳陽樓送關中劉伯時之岳州

王奉常集

詩目卷十

七

華

爲人多作祭文自戲

金陵行送與成陸省丈少尹留都兼簡許

貽仲奉常

訪禎伯博士寺中留酌大觥爲賦長歌

胡懋禮少叅王天與僉憲駐輝縣聞余過

衛邀集蘇門山二君久不會面一見惟

其爲賦短歌志感

謁子陵祠登釣臺歌

昆山草堂歌是潘中丞讀書處

童山人子鳴爲貞吉王孫頌竹在亭文甚

奇王孫以屬余書石書竟爲歌遺子鳴

併示貞吉

長離歌贈瞿童應甲孝廉睿甫子也

姚生行贈醫者

醒樂亭歌

并序

謝余德甫致大鯖兼惠長歌

蛻龍歌爲御史大夫潘公作

潼關飲朱秉器使君貽以長句

三門砥柱歌

張佐虞之脫胥靡明府傳公實有力焉張

有國士之感丐余兄弟歌而紀之先是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八

華

山人顧山甫醉心高詠不佞先有五言

道之矣

爲戚醫索贈李邑丞李先爲吳江簿以察

廉擢崑山

黃生行贈善畫者亦明卿客也

仁宇歌爲吳江徐明府作

還山歌送禎伯水部歸羅浮

海州篇爲林太學天迪賦壽大叅陳公七

奉

桃花嶺歌爲太宰夢翁作

卷之五

詩部

五言律一百二十七首

春夜獨眠

與僧話

詠夾竹桃二首

賦得銅雀妓

秋日閒居四首

劉生

觀田事稍獲有作

秋夜有感

明上人七日夜不寢不食予嘉其苦行詩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九

以旌之

讀二家詩

家兄酷嗜書構一樓聚書其上匾曰萬卷

過華存叔舟中見示投贈之作有答

張幼千見過夜酌分韻得江字

徐子與使君解郡歸過閭閻拏舟訪之即

席分韻得心字

長興訪子與留飲歡甚即席賦五言二首

同俞仲蔚家兄元美登馬鞍山飲以山高

月小四字爲韻得四首後二首入選

王生世周從沂州歸賦二律贈之

春日袁魯望見過分韻得四首

子與病甚差後見寄并申稟事之約賦此

相答四首

答明卿一首

秋日虎丘同家兄過松墟上人房

荅山人沈嘉則二首

舊涇王氏兄弟邀飲桂園賦此爲謝

別王氏兄弟復停桂樹下飲漫賦一律

送張幼千之白下分得攝山棲霞寺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十

又賦得冶城

丙寅元日

震澤老栢

送叔厚翁丈之留都比部二首

始發徐州

德州渡河入景州界

題項子曲池草堂二首

香山寺蘋婆花下一首

弘法寺夜卧

同莫子良方伯天寧寺小飲二首

贈康裕卿

酬裕卿見贈

卽事

久雨小晴是日聞修之旨

酬洪山人投贈

立秋日寺中有感一首

太保劉文安公輓詩九首

同方德新侍御步天寧寺飲于塔下分韻

得風字

周子聞失意被病詩以慰之

早秋客夜

留別翠巘上人

先君復職命下就道志喜三首

渡淮後舟行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十一

倪世榮

中途聞命逕授南儀部志感一首

顧山人季狂避暑小祇園作山人好持論

輒以相調二首

署中桂花盛開同諸公携酒小坐一首

獨卧齋中偶成

九日過魯望小坐

九月十二日同袁魯望余伯祥李孟堅集

俞元海園亭分韻得風字四首

十四日魯望與諸君登觀象臺余病不赴

為詩簡之

過天界寺訪半峰師會師偶病強起留宿

沈道士館訪張山人李時養李是國乎

聞新命後還家作

伯禎太史相別十餘載遇長安馬上握手

懼如平生然君有南司成之命業且行

矣聊贈短章怨別之深情見乎辭二首

同王太僕楊祠部携榼梁舍人宅慰其喪

子之戚

送陳玉叔使君擢守淮陽三首

訪管建初於真如寺坐談移日院宇幽索

花樹借蔭甚適因留題一首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十二

世榮

送黎文學歸南海二首

贈周太僕

哭李于鱗先生八首

送王少府擢主客郎分賦二首

題戈生卷

順父茅君留飲即席賦謝

贈吳山人孺子

張侯以崇明司訓擢瓊州樂會尹兩地皆

渡海為五言壯其行

王自穀為徐先生作傳索詩贈之

永嘉周才甫見訪酌以斗酒留入獻歲為

作五言慰藉之

雨中訪子良方伯留飲園亭

夜泊胥口同叔平諸君泛月作

包山寺

毛公壇

上方廢寺

明月灣

泊東洞庭舍舟行山間作

贈蔡大孝廉

贈蔣太學

哭楊都督二首

題朱宸卿卷

助甬諸君雨中小集

卷之六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十三

世宗

詩部

五言律一百十九首

為李子索贈大梁張氏兄弟三首兄弟皆

富名花好賓客王舅中最賢者也

奉賀李封君少師太夫人齊年八十詩三

首

遊京口招隱寺紀勝二首

秋夜集劉觀察席上聽琴分韻得春字

明輔方伯歸卧晉陽益弘禪肯比有遠訊

屢及故人爰賦寄言據我欽挹毋論略

其王拙即復外其升沉可也

送姚伯道二首

需次都下舉子

送屠田叔終養歸四明

送吳大還姑蘇

同伯玉兄弟家兄元美遊蓮花庵後步入

鄧氏園亭分得波字

山陵事畢還宿新井庵作

裕卿送朱郎中喪還秣陵為詩義之

送莫公遠歸吳門二首

送尹教甫參軍使薊遼歸省尚書公二首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十四

世宗

甲戌除夕口號

明卿督學夜郎以二詩寄余屬書郵緩發

閱一歲始達而明卿已參藩中州久矣

因如數客之并緣來體得一首

贈清上人

和丘計部吾兼亭成兼憶崆峒少谷之作

四首

中秋日明卿禎伯謙之集小齋是日微雨

畏禁早散得時字

見八月市中黃菊和明卿作

文化文以晉憲使改督學滇中賦此二律

贈行

送陸元量出按廣右

送談參軍還江南

得古方壺及洪厓移居圖顧陸之遺趙承

旨鑒題卽盡理可知矣爰令奚奴囊三

千里致各綴一詩爲中丞伯兄稱壽有

酒盈觚駿子歌而進之不審蘇家端明

有此賞不二首

元旦後一日同沈比部純父集歐禎伯博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五

士齋二首

題潘子朋櫟園

儀封過張中丞留飲劇談懽甚

浙江舟中即事并呈家兄四首

之江藩任訖抵南康作

署中小樓晚坐卽事

江州雜興四首

清明日出餘于城東門過可忠丈小酌有

述

清明日與郭可忠使君登餘于東山

明卿自大梁解官歸寄慰五言近體四首

德甫有足疾鄉居以不佞期趨赴舟過武

陽雷雨暴作舟人危甚德甫方理詠不

撤見貽二詩不佞偉其事而和之二首

天池寺

閏八月望夜景州公署作

寄贈斗野宗侯題彭稚修聽雨齋

浙江舟中與沈四話商洛却示

丁丑除夕養病玉山作

除夕昧爽雷電大雨復用前韻紀異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十六

廬山雪

除夕前一日遇雨夜叩田家假寐二首

除夕子三刻立春冒雨將赴石牛嶺飯

別南康宿開先寺二首

哭俞徵君仲蔚四首

長至日途中感舊

初至弘法寺養病四首

輅中述懷兼寄文融司封三首有序

積雨駛流未至蘭溪桐江舟中有懷邦相

明府時迫端陽簡書嚴甚二首

雨後過蘭陰訪胡先輩元瑞兼柬邦相

府二首

常山道中即事題草萍驛壁

夏日郊外携榼訪洪陽太史劇談禪悅即

事四首

揚州登陸有感

過靈壁訪永謨劉方伯年丈一首

經白馬寺天下招提始也

行部宜君道中即事

甘泉酒

富平道中一首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十一

章

謝顧徵君山甫見訪流連及有投贈之作

二首

賦得溪雲閣

贈張五鹿

送洪山人北上

鄒汝翼以詩雄京口向余數有投贈今來

忽悟玄旨談鋒甚劇行且尋師遠遊爲

作二律送之

新正過安廣文園留酌花下即事一首

劉介徵計部宅憂爲詩問之兼傷其弟國

徵進士二首

平海衛觀大海二首

春謁九鯉湖仙晨入高山雲霧中作示王

生一首

顧道行學憲途中以詩見寄和荅一首

九日途中先忌志感一首

雄莫道中

壽汝康宗老八泰四首

卷之七

詩部

七言律八十五首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十六

華

荅子鱗見寄

月夜有懷仲蔚

秋懷二首

王參軍以秩滿失祿需選不調感而賦此

九月病起登小樓懷子與

懷明卿

懷助甫

讀李獻吉詩

贈堪輿家郭生

郭生旣爲先子營墓又時時遠相過也感

而復贈以詩

春日同尤子求史叔載張幼于王君載家

兄元美過淳父酌分韻得人字

送楊都督總戎浙直

奉酬史叔載見懷 題公瑕小像

寄幼于廬墓次 飲葉伯寅

奉酬家兄元日見示之作

贈荅于鱗使君

于鱗重贈余兄弟賦此謝之

寄題于鱗白雪樓二首

明卿自閩中移書促余出賦此荅之

送楊司訓之大名別駕二首 并序

助甫爲廣平賦此却寄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九

言三

字清張丈挽歌二首

春日集袁魯望齋中遇雪 得先字

雪後一日集二張園亭 得梅字

要離墓 得城字 銅坑看梅 得水字

橫塘春汎 得江字 虎山橋 得東字

靈巖晚眺 得林字 虎丘夜月 得寒字

送明輔使君參政關中

送張仲子幼于試南都

慰張幼于下第 其伯季俱得舉

張伯起昆季同計偕京師仲子幼于索余

詩爲贈賦得七言近體一首

飲許給事伯雲宅

虎丘重送袁張二君分韻得山字

答周象賢明府作 題周明府太霞洞天

包叅軍至自泰山都督楊公泊家兄各以

詩送之余復爲二律專紀其游眺之勝

云

乙丑元日鄉居作兼呈諸兄

送殷無美赴郭都督記室

秋日病起有述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十

言三

送少司徒南岷公還朝

子與左遷得長蘆運判却贈

奉送肖甫使君自潁陽開府轉督學滇南

贈鴻臚劉子

送史丈由鴻臚遷蘭谿丞

送歸熙甫尹長興 上大司寇鄭公

贈邵子惠潮叅戎

贈公瑕赴朱尚書召修河功志

過華大留觀右蹟

送周允文中丞巡撫江右

舅氏縣簿劉君為余言其友林博士有古

義士風緩急被恩良厚而余詩以志感

因為賦此

夜坐偶成

中丞伯王汪公文苑般倖也顧折節愚兄

弟屢書獎借敬賦七言志感命曰耐德

之篇

王仲房山人見訪

送周使君入京謁補

子與別後久不相聞漫賦為寄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王

章

九月登靈巖時家兄不至

嘉定訪徐荆州

題樂玄子清懶窩

為薛子熙題瑞室一律

天池夜月

得青字

一雲徐庄

得元字

石湖煙雨

得蒸字

木樨嶺

得歌字

丙寅除夕鄉居獨宿時家兄病不能俱

春日渡江登金山二首

焦山

余兄弟以陳情北上躑躅都門之外五嶽

山人老矣聞余至策蹇出過慰以新詩

篇求復以三槐相勗違其志矣是用酬

以短章并伸匹夫之守云

陸君由楚藩幕當得王官不願仕余嘉其

高尚詩送之歸

莫公子良起參梁藩入賀登極猥賜新詩

率爾酬贈

同子良大參道微思平二年兄張山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一

王

家兄飲城南壘則韻作諸公皆

寄耿子衡中丞

丁卯春余兄弟陳情北上會道微年兄以

河南觀察來賀登極坐中率爾為贈

王奉常集目錄卷之一

王奉常集目錄卷之二

卷之八

詩部

七言律八十四首

贈蘇鴻臚瀛司馬公子也

戴錦衣伯韋兩訪余兄弟都門之外示以

詩評擬古諸作漫賦一律為贈

隆慶改元丁卯余兄弟以陳情北上時仲

子免鴻臚未歸也會余偶過善果寺花

下飲而仲子適携榼至見輒飲飲輒醉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一

醉歸而仲子墜馬翌日以詩來次第酬

答遂得近體三章中多招隱之言知仲

子已厭心世路矣

永嘉項思湯築室華山之半命曰半華精

舍訪予都門外索賦詩却贈

奉謝御史大夫南岷公

醉中贈真上人 贈李惟寅環衛

奉贈雷年伯

倪舍人年八十有三跨馬見訪贈以新詩

時余兄弟偶廁名起廢翁詩非其志矣

德新侍御携榼見訪分韻得來字

秋日朱在明諸君見過分韻得君字

贈范于公祠部年丈

贈朱在明鴻臚

聞王百穀至却贈百穀受故相表公知每

有羊曇之慟重來京師意多感慨

送王和仲還吳

安德道中欲進訪于鱗不果却寄

于鱗以薦起觀察浙中賦一律為贈

與于鱗遇吳門夜飲舟中作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二

二

陪吳使君賞沙頭老梅得春字

過阜城訪伊丈伊故與先君共事疆場者

也

暮春待 命停阜城簡王令王故人也

過揚州訪歐楨伯博士

與部中諸君送陳揚州薄暮還登清涼寺

山頂

寄內

歲暮雪後友人王百穀至自吳中訪余更

隱齋告以平康之遊別去

已巳元日

寄題歐楨伯崙山精舍

初春雨中集俞元海飲同表魯望余伯祥

分韻得田字先是過俞園亦遇雨二首

春三月送吳進士伯恒奉使還朝

春日家兄至自大名宿天界寺中作

贈沈翁宜謙 上巳日集靈谷寺

鍾使君為二郡追念二親繪圖為白雲遐

思屬余歌之

奉壽司寇錢景翁七袞詩二首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三

張二仲立至自吳中時尚居憂余數過從

飲酒賦詩甚樂因却贈一律

奉送以漸年丈擢守鄖陽

大司馬安翁老先生七袞敬上鄙言二律

為頌

送張比部守思恩

秋遊牛首山宿團瓢菴菴在山巔勝絕晨

起眺望還下山再飲僧舍

江淑垂綸為陳橫野明府賦

為陳明府賦得邀笛閣

張大理賦青雲萬里

夏日同表考功王祠部飲吳幼元水亭上

送安司訓之撫州 金焦送戚大將軍

月詩

賦得蓉湖秋色送王吏部

贈吳虎臣遠遊 寄荅子與

寄贈許仲貽奉常 寄荅余德甫

寄贈用晦王孫

登北固山對金焦二山作

春夜同諸君集思伯舍人得林字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四

送徐克賢儀部觀察廣東

送姚侍御 張年伯追封

送陳仁甫太史奉使 冊封岷嶓二府二

首

集馴象公署喜黎惟敬中祕周公瑕徵君

初至并送陳仁甫太史奉使楚藩即席

分韻得行字

初夏同周公瑕訪韓太史於翰林院留酌

瀛洲亭分韻作

楊祠部懋功席間再贈王叔分韻得春字

送梁愈憲之閩中 卽事戲呈懋功

送范千公光祿南還

夏日同黎惟敬梁思伯李惟寅楊懋功丘

汝謙康裕卿曹子念集鄧園二首得山

字

新秋十一日同黎梁二中秘丘民部黎文

學康曹管張四山人集揚祠部宅分韻

得河字

奉寄楊虞翁少傳二首

送李內史奉使江右便道省祖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五

丘水部攜樽同黎惟敬周公瑕諸公登觀

象臺分韻得尊字

爲朱中丞題喬木甘棠

題兩朝異數爲顧京兆作

京邸懷歸忽管生建初告我將偕百穀南

還感而贈行

九日同諸君登毗盧閣分韻得村字

秋日山陵

慎侍御枉平賦此寄謝

贈梁彥國廷尉時讞獄三吳

卷之九

詩部

七言律八十四首

題王丈宅綠牡丹

送張長洲擢比部爲曹甥用晦索贈

奉酬德甫用晦二兄見慰之作

孫少尹遷爲王官不赴詩送之歸

送王少府汝平入爲客部二首

輓黃少府死倭難詩

贈太僕沈先生一律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六

送談太常思重入京

飲惠山泰氏園

肖甫中丞撫吳 命下志喜

肖甫中丞至吳先書期會喜而賦此

贈盛二國醫

送學博李君司理南寧

答吳明卿

楨伯博士奔喪還廣州賦此贈行

寄穆吏部石給諫一首

送沈嘉則遊中州

送梁彥國廷尉謫官還嶺南

贈程德甫廣文

贈程孟孺秀才博士子也

梁思伯客部枉過山園分韻得舍字

銷夏灣

登縹緲峯二首

資慶寺

贈洞庭九十三蔡翁

宿長圻寺贈僧解空

歸自東洞庭望莫釐峯

陸丈叔平邀過山庄看菊

陸丈邀再遊天池諸山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七

倪璠

子與自滇南入賀邂逅胥江喜而賦此

長至日助甫至自新蔡喜而賦此

十五夜月同助甫君載家兄元美汎舟山

池分韻得天字

哭朱邦憲先生一律

贈汝南李生助甫客也

送徐子言之楚徐故爲荊州守及憲副至

是凡三往矣

贈楚人孫兆孺世其孫也

贈宗人進忠兼促其北上

招隱亭別王叔太中次甫山人分韻得行

字

炎暑阻舟奉東仲起張丈

鄭山人年八十有五曩與會於京邸別來

且廿載矣邂逅清泉視聽襟度宛若少

壯銳有莢裘之志將以明春歸耕具區

苟余嘉乃志率爾投贈并申從吏之意

云

初秋日同諸名勝集丘謙之戶部席分韻

得高字時余以服闋謁選初至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八

倪璠

需次都下得家兄楚中問并貺新詩率爾

成二章奉荅

中秋同丘汝謙李本寧徐惟得劉子大康

裕卿集城南樓四首

慰魏生茂權謁省歸獨酌偶成

奉寄大中丞時良潘公一首

同諸君携榼裕卿新居分韻得城字

送陳守巽戶部守南安

答彭先輩稚修送顧從化之南雍

孟秋十六日偕司馬汪公伯玉暨汪二仲

淹家兄元美游蓮花菴分韻得偏字

送談參軍思重使上谷便道還家

送邢氏詩 并叙

少司馬伯玉汪公五袞惟茲臘月廿有七

日爲公初度之辰敬上四章爲壽

送周公瑕還吳 二首

在明光祿得王官不赴歸靖江賦二詩慰

其行

送吳大諫參藩河南一首

輓李臨淮故侯

王奉常集

詩目卷十

九

魏集

歐楨伯博士至京邀同僚惟敬諸君集劉

觀察日涉園看牡丹分韻得春字

送黎惟敬假還南海

送李符卿之汝寧冊封 崇藩

送直卿劉太史冊封秦藩便道歸 晉省

觀一首

送元甫李太史冊封 蜀藩

董君負鄭虔三絕之能有向長五嶽之志

先是東北二嶽已着履痕今將復游華

山因賦七言一律壯其行色

送吳公擇尹溧水

送范伯禎太史視篆留都

送史思善計部督餉江西

送子厚王省丈副憲江右

送程唐縣改同山陰教事程先在餘姚

顧光祿既竣遼陽使事請急歸省高堂而

適有充間之慶爰命朋輩爲詩賦之

聞子與人賀不果悵然有懷同楨伯作

明卿自大梁入賀攜其二子不佞與故

人別十有六年矣冒雨出訪寺中喜而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十

魏集

賦詩二章

卷之十

詩部

七言律

送郭舜舉祠部謫尉懷仁郭以夜飲註誤

僚友元嗣張君以萬曆登極遭祭

先師孔子暨東嶽泰山之神爰命某補

贈行之作

再訪明卿寺中

送胡文化副憲入賀還晉

送黃巖表明府

寄題陳憲副借山亭

送大宗伯萬翁致政還義興 二首

送同卿何應岐年丈之滁陽

送王中丞之留臺 二首

白鷺詩題畫

壽顧九華六表顧曾為壽林州倅

李太僕尊君嘗一為 王國吏不仕顏其

草堂曰友山太僕以命余賦友山故侍

御之弟而太僕弟賜谷山人復以能詩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上

名余故於篇末致意云

送洪山人還永嘉 再送洪山人

壽曾司馬以三尊人少叅公

壽朱子得尊人方伯公雙壽

壽陳中允尊人 壽王太史母

都下贈別陸大承道

拱辰石丈以同卿之南滁屬不佞先有開

中之役天涯兩地同志睽離念欲促膝

論心可復得乎不勝愴別之懷聊寄乎

辭云爾

別歐博士楨伯沈比部純甫 二首

留別李臨淮惟寅劉金吾子大諸君三首

胡懋禮王天與邀遊蘇門山百泉亭紀勝

呈二君 一首

吳開府邀集潼關城樓紀勝 一首

宿青柯坪 一首呈大行曹子韶

董大中丞子才邀集龍池酌沉香亭故址

入夜懽甚同曹大行即席賦

子才中丞擬集南山仰天池遇雨井果悵

然因賦一律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上

夏日藩司諸公招游雁塔

方伯劉公邀登長安北城樓月夜即事 一首

首

不佞以符丞奉使關中與同門友郭可忠

握手敘平生懽甚酒後劇談賦詩留連

十餘日而別時不佞已外補叅公後矣

下太和入舟與家兄別

過襄陽贈王傳周賢

過汴州期明卿弟值寄此

子與憲使初度六表稱詩壽之

張二見甫至自汝寧持其伯兄助甫書訊

余弟見甫視助甫詩雁行也喜其選集

坐上卽贈一律兼懷助甫時在涼州

過家休沐奉贈陽德叅知

又與陽德紀別一首

詩謝卓鴻臚兼訂便道相訪之盟

蘭谿訪伯安胡丈留飲時郎君元瑞獲傳

雅慕其高才抵掌論文幾申旦矣輒賦

一章

再贈元瑞計偕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三

章

將抵南昌東川晦宗侯

東余觀察德甫

東楊太守懋功懋功罷官後關園城中自

娛

丙子除夕九江公署作

集海天閣

二首

新正雪後過萬方伯丈薜蘿館留酌觀梅

寄內

喜子與哥轄江右

送姚山人還海虞

同郭使君行春至安仁雨中山蹣跚盛開

情景甚適卽事呈使君

寄康裕卿

歸自鄱陽湖奉懷郭丈酬德之作

德甫用晦貞吉携榼章江舟中分韻賦詩

舟中再別德甫用晦

同匡南宗侯集楊懋功岫雲堂楊蘭省故

人也

同楊懋功集匡南宗侯園亭登臺汎槎卽

事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古

章

贈答匡南宗侯

贈貞吉宗侯

唁宗良宗侯

南康得廷尉伯兄元美見懷之作時世懋

業有齋捧之役會面孔邇先此奉答

過滁陽簡石拱辰太僕先是太僕損書及

詩貽我於江右未及答而有入賀之役

喜茲行得尋舊盟也彼我之懷聊見乎

辭

都門外諸公見遇奉酬四首

并序

尚寶諸舊僚出視不佞旣稱外臣而吳沈

兩君俱有需次之感為詩貽之

不佞以江藩吏入 賀辱司馬曾公中丞

趙公為具申獨款焉即席賦謝

中秋日黎惟敬諸君子集陶林宅余以

事不能待月而去分韻得新字

遺朱汝修

大司馬王丈以功冊索詩賦得五題

拜于麟先生墓 二首

龍巖遇雪奉東張元鼎明府洎彭胡二丈

卷之十一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五

章

詩部

七言律八十四首

過蘭谿留酌禪修博士齋中

雪中元瑞挈舟為具同彭張二君紀興之

作

題程孟孺湖山別業

入省呈子與方伯

純父兄謫戍海南過豫章不佞僻在匡山

不及追送純父乃留書約以相聞故

讀之因為二律寄焉

聞張助甫自涼州少參移鎮池州觀察

寄

饒州公署即事

子與右伯八月攬揆之辰稱詩壽之

送劉方伯還鄉

追憶盛典 二首

度西山梅公嶺下有梅福祠

至日德安道中時冰雪寒甚

雨中再過開先寺時寶墨亭新成

送鄭子田參政還閩中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六

章

量移未得歸寄吳下諸名士

寄張伯起幼于兄弟

寄殷無美曹子念

李繪峰尚書歸臥西山憇以年家子偕故

吏陶憲長往謁留款 二首

題趙修甫東湖草堂

送喻邦相謁選北上喻坐蓍菲蒲官量移

天台今未至以憂歸

端陽日滕王閣公宴有述

歐積伯廷尉用伯英儀部韻見遺新詩復

韻奉答

庚辰元日 觀後試筆

新正對吏部歸病中言懷

輓李封君本寧祖也

贈柏亭上人

致政少傅南克陳翁 代作二首

贈趙進士 有序

御史大夫潘公治河功成 天子手詔褒

之命以司空兼 青宮少保任子成均

故吏感誦公淮陰恭上二律為賀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七

章

登嶧山後經官橋作

答屠青浦長卿

族孫成伯以官錄使閩歸得予告喜而贈

之以詩

邦相復偕元瑞拏舟出送登蘭陰山小酌

山堂知殿涼風驟至金華山對聳激水

斜來情境都適即席紀勝

送聲甫呂方伯被調還鄉時尊人年伯壽

八十

摩尼菴詩 有序

達黃我湖計部董翰江右事竣還 朝黃

義與人

題陳侍御濟川舟楫 二首

題匡山讀書處寄贈胡孟弢先輩 二首

歸自豫章再經蘭陰東邦相明府

壽呂方伯父八表詩

從兄瞻美保御五表稱詩壽之

睢杞道中作

始見華山志喜別來六閱歲矣

李本寧使君擢行省中州遲余受代會助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十六

章

甫亦在秦臬生平故人奇遇無奈促別

何訂期即夕先詩柬之 二首

送張助甫詩四首

送朱秉器使君自潼關擢晉忝知開府汾

陽二首

姜泉書舍詩 二首并序

秉器使君復惠我新詩侑以畫卷鄭重珍

荷顧病夫得請行矣倉卒課一詩為謝

不能稱萬分一也秉器其遠樹功名永

以為別

將入舟宿暖泉寺

出暖泉寺百武巨石枕流兩泉淙淙下注

因携酒脯夜坐石上月出雲間光明如

晝童子决流盪石珠玉滿奔真奇境也

復賦一詩紀之

奉和元美兄同出郭歸宿故墅之作二首

壽駱年伯九十詩

余自關中築官歸邦相偕元瑞從蘭陰貽

書慰藉各賦新詩率爾奉酬

冬日同元馭太史元美家兄謁李惟禎開

王泰常集

卷一

賦

府留酌米玉堂縱觀沈徵君啓南冊畫

一首

汝康宗老得孫稱詩賀之

新春顧山甫毛豹孫二徵君張左虞將軍

暨其子孟彪過訪留酌同子念楚生有

作

松江馮進士咸甫先以詩篇見投屬余善

病未有答也君行且計偕矣恐一出孝

廉船便作奉天貴人無繇奉面勉賦一

詩爲贈

病夫罷官再薦中丞孫公分俸之惠偃蹇

不能生謂專侯按部海上扶策一見久

之失璧小詩奉簡情見乎辭

荅穆敬甫吏部

寄石拱辰太僕

過義興聞吳官簿舉第二子因賀之

奉祝大司徒駕祭一首

在夫徐吏以符璽卿出使山東復道歸壽

乃相少師公八表則還朝敬賦小

詩贈行

王泰常集

卷一

詩

壬午臘月孔炎宗侯自南陽損書及詩且

以春草舊卷見示賦答一詩

謝病三封始知莫張三丈賦詩哭之

暮春嗣子念楚建豹孫建虞諸君訪公瑕

微恙出居以山雨欲來風滿樓爲韻拈

得山字

壽白不金翁克衷詩

襄國主西園新築雅有木木禽魚之勝敬

賦小詩懷之

肖甫平亂還朝晉秩御史大夫仍佐司馬

舟過吳門迂道見訪留連不能為別敬賦近體二首贈行於時九月初吉也

王奉常集目錄卷之二

王奉常集

詩目卷二

王

王奉常集目錄卷之三

卷之十二

詩部

七言律八十一首

寄安太彥卿安住岐山與余有京邸之舊

壽恭政吳明卿六表二首

沈應宿明府見招及覽拙集俱有投贈之

作漫爾賦荅

沈純甫自戍所召還旋晉尚璽丞扁舟過

戎劇談往事感而賦贈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純甫詩來有四王先生之目慚余綴廁賦

此謝之

壽靖江雲仙宗侯 輓龍沙宗侯

李惟禎晉撫參知分省金華奉送一首

輓潘恭定公詩

邢子愿侍御見過澹圃夜集一首

石祖庵詩為卓光祿激甫作

明卿大參以三月三日至自興國偕家兄

元美留酌弁山園分韻得時字

與明卿再集弁山園得鍾字

明卿借元美集余潛圃得清字

贈方山人仲英明卿客也

楚士王行甫雅飲先生諸孫也師事明卿

吳先生工古文辭不遠千里來謁余兄

弟因賦一律贈之

送郊珍吉學憲之闕

喜汪伯玉張肖甫兩司馬同日至

邦相既以長歌謝作素軒記兼聞家兄得

請又爲一律美余兄弟偕隱其亂仍致

繁雜之意似傷多情至大損酒賞益過

王奉常集

詩自卷三

二

其

所望便付酒家酣飲不復措意相答走

筆遣興而已

元美大兄起家兩召爲南京光祿少司寇

咸抗疏辭得 旨予告竟其雅志獲遂

道俗版倭敬賦三律志喜

友人殷無美以文學高第擢守夷陵州賦

得三律壯其行色

靖江令尹汝相陳公以侍御謫官政成人

和有五日甘露兩岐麥穗之瑞詩以紀

之

太史實甫顧甥急滿還朝賦此贈行

和馮京兆迴瀾臺之作

喜李本寧使君至自京山

與本寧歡飲八日再贈二首

贈貞吉王孫以來不疑姓字行

不佞起家八閩之役辱汝上塞使君以新

詩二章壯其行色率爾如數奉酬

惟賴安甫二使君邀遊三衢城西樓絕勝

一首

建陽道中夜行口號一首

王奉常集

詩自卷三

三

其

元日登全閣第一樓眺望山川有懷家兄

人日登烏石山遠眺一首

甘開之使君邀遊城南霹靂臺登臺見手

與子相書碑二君故同宦游物化已次

卽事紀勝因之有懷二首

游碧雲洞後東開之使君訂朝斗巖之游

遊將樂玉華洞從閣中最奇麗處賦得二

首

和楊直指中秋明遠樓觀月之作

送王敏中參知以恩親乞還作

閏九月九日同官邀遊郭外山寺東王叔
右伯一首先是重陽日余私忌也歲不
赴會至是以閏月始成遊

嘉樹軒同王叔右伯賦

雨中王叔右伯邀遊平遠臺共賦一首

大田道中卽事

復出甯陽卽事因之有懷家兄

助甯中丞爲樓汝水之上顏曰綠波賦寄

一首

諫議黃亭夫居有六橋因以自號賦此贈

王奉常集

詩自卷三

之

春日微雨偕劉司理登石竹山就宿焉晨

起紀之以詩却示司理

送義烏陳閫帥之山東時正月廿八日

遊鼓山登絕頂望海觀海庵先生書天風

海濤是趙丞相句

聞謙之丈遊武夷喜而迎至建州范園一

醉旋有簡書之畏又苦雨淡旬謙之遠

寓鐵獅山不獲朝夕已復別去於邑之

懷三見乎辭三首

萬玉山房爲亭夫諫議題

友人胡元瑞詩豪振代顧盼箕裘頗有嗣

續之憂今聞得雄喜而賦此

訪元瑞於蘭陰時方齋素元瑞數過我輒

有投贈之篇懶不卽答今茲長途病暑

強裁片語爲復不足供一粲也

焦山訪汪伯玉司馬時方率子弟設大齋

劉子敦以前嶺南令還王國丞憂歸謁

選得楚藩子敦卽楚人也雅與余善相

遇京邸爲詩送之

王奉常集

詩自卷三

五

大官丞閔君考最以詩賀之尚書孫也

余以南奉常出京師而劉進士子玄行且

奉使金陵期以冬月會白下先乞余詩

贈行故事所無也

聞仁夫中丞有海上之行且登蓬萊閣望

三山再賦一律以壯其遊

方公允治以南廷尉擢工部侍郎不佞

時叨奉常位未任先簡一首

從孫成伯詹錄擢弟季寅進士爲具詹圃

賞菊同家兄賦贈一首

中秋成伯季寅復攜樽奔園同楚人李本

寧輩歡飲再賦

是歲丙戌伯兄元美再周甲子仲冬五日

實維歡降之辰世懋適以南奉常休沐

子孫共得十人歡聚小飲元美首倡一

律世懋次成捧觴歌之

為卓漱甫題大空樓

正月三日攜榼長干寺訪沈山人嘉則不

遇留題

侍御元述楊公按閩二載威德播於百城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六

不佞共事最久獨承知遇薦疏有殊異

之褒聞公還朝義不敢以寸縷相汚

敬謝二律仲國士之感云

送范介儒比部觀察關中不佞故校士地

也

送沈繼揚客部權守鄖陽

送袁子壽兵部權守青州

子厚王孫遠寄二詩賦此為荅子厚孔炎

子也

送子成李尚書召拜大司寇一首

卷之十三

詩部

五言排律三十六首

呈長公十二韻

送張守罷官歸蜀

贈邵翁

補贈張季公應和

答張二見甫

遊碧雲寺

顧毋太宜人封誥詩

過阜城拜壽祁年伯母

為第四兄瞻美賦新居詩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七

俞觀察輓歌九韻朱司空夫人輓歌

汝陳兄請以小江詩為陸君詩賦此

奉輓張太公助甫父也

遊石公山東連雲障入劔樓

蘭陽道中

奉和王大中丞舉遠樓詩十六韻并序

七夕裕卿諸君携榼見過分韻得時字

嘉興會泉王公以上計二千石便道過家

將為二父壽蓋公父曰雁湖釣叟年七

十三而其兄春軒翁已八袞矣伯善丹

青仲善詩不事家人產所居以花名
軒日相樂也為吾江左盛事不欲令寂
寂倡五言排律記焉

小齋偶得紅白梅花三種適棋辰大理文
融客部見過留酌賦詩今韻得洲字

答豫章省亭宗室

行部鄱陽過劉道微儀部夜酌話舊一首

夏五月十日邀史子美比部登城南觀

闌閣於時風月清嘉湖山競爽敬步佳

什賦五言排律一首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八

詩

游靈巖寺十二韻先是家兄留詩二韻韻

俱十二

詠庭前老槐

題喻邦相容膝軒

贈陳春齋國醫

耀州五臺山是孫真人思邈隱處

六載前登華嶽三峯頂及是謝病歸過華

陰不能續登覽之興僅僅扶拜嶽廟徘徊而去因成排律一章

別華州劉生華陰張生

嵩山少林月夜談禪一首

壽周徵君公瑕七表

壽次泉李封君十韻

張幼于婦余之表甥女也歿而幼于不勝

伉儷之戚躬自築塋瑞芝生焉邀余和

悼亡之什兼紀其異

初入奉常署中有述

奉壽封君沈年伯排律一首

六言律三首

無題

雪中坐九江城南亭對廬山候臺使六言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九

詩

律一首

題周才甫小像

七言排律九首

通家子華幼園以詩見投詞翰兼美賦此

為答

答殷無美十五韻

溫大諫語封雙壽詩

筠丘詩為徐子與門生汪惟一作

殷中丞古田奏捷

寄鄧維邦憲副鄧以吳兵備改監軍閩中

萬曆改元癸酉歲再至焦山更爲排律紀

勝

七言排律十五韻壽家中丞伯兄元美五

泰

寶墨亭新成題壁

卷之十四

詩部

五言絕句三十首

吳江道中送別子與卽席分韻一絕得筵

字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十一

吳

又代周生作得情字

進忠姪相遇維亭便挽舟從飲時將有秣

陵之行卽贈二絕

與南平徐君劇飲後聞其被病戲爲二絕

調之

詠郭次甫山裝三絕句

過高唐口占

玉洞桃花歌三首爲徐丈題畫

朱在明館中九詠

題黃水部鑑湖深處一絕

晨起偶題

京邸卽事述懷一絕句

余停玉山除夕有雷電之異以歲首六日

行則桃花爛熳矣九日安仁道中大雪

如掌壓舟重憶茲花非時早放不知雪

中當作何態感而賦之得二絕句

周稚尊遊開先寺瀑布戲爲一絕句問之

上人有空山者童真示身彌天說法嘗以

法號偏索名流題詠其行脚南州勤叅

講席則余兄弇州道人復詩送之比暫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十一

何

返精廬縫衲再往會余棄官掩關海上

屬以續貂無論如來不二法門近愧吾

家摩詰多矣二首

七言絕句一百八首

擬呈千鱗

呈子與

感事二首

爲張幼于贈王于歸越二絕

爲馮生再贈楊都督二絕

題竹洲館圖二首 贈坐客鍾晴峰

贈小道士

送吳山人山人徐汝寧子與客也嘗遊邵武太守明卿以子與故館穀之厚茲將復適閩謁汪中丞諸余言別因爲二絕

句送之

題東洋書屋卷二首

送吳山人還建業山人本吾里人也

謝周使君惠古研 題畫二絕

答張助父四絕 題邵侯戰功冊

和白傳韻贈奕友劉君三絕時適有寇倣

而劉君姓事白詩正同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十一

可

爲人題竹石

金陵曲三章送表魯望之留都儀部

送蕭使君權守蘄州四首

九日肖甫督學書至奉荅一絕

送蘇黃門由吳江永令黃陂二首

焦山贈郭山人次甫

戲贈翟鍾王二絕

李太僕載酒相送索詩爲別漫賦二絕

送王生入京師王最善五門欲就大丹一

首

寄明卿再觀二首

送郭都督撫帥廣東二絕

十六夜雨中 和魯望兄步虛詞韻

題畫

送姚祠部繼文之楚臬四首

大報恩寺訪許高陽太僕却贈

張山人病食淡爲詩調之

邢文學士甲子初周會有充間之慶世懋

以年家子獲與玳筵敬賦二絕爲賀

題畫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十一

章

余往年爲時養作歌未登卷作吏留都別

去今年夏時養特過金陵訪余手是卷

請補書書竟復爲二絕贈之

題溪山風雨爲黃寅丈作

入京道逢嶺南張山人同舟至京口別去

贈以二絕山人雅善詩畫

夜臥口號示子念

聞曹甥欲歸感而賦此

題錢叔實臨元暉大姚村圖并跋

題扇

送張將軍督漕北上

再贈穆丈四絕并序

夏日田家雜興八首并序

爲趙子實題電詩

題牡丹名舞青兒

送辰二元春偕梁舍人遊嶺南絕句四首

歸自太湖戲呈公暇丈一絕

訪郭山人次甫不遇云是潘憲長拉去戲

續前韻一首

又題一首

無題二首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品一

出塞曲送吳光祿幼元之上谷兼簡同遊

黃處士六首

起龍客部再舉佳兒賦絕句二章爲賀

甘霖應禱爲劉奉常索贈大城令忽君一

答余德甫一絕

五臺飛錫送僧大海一絕

從軍行送汪伯子吉陽之薊門二首

卷之十五

詩部

七言絕句一百二十七首

左少司馬汪公伯玉以二親老陳情乞歸

天子覽聽之去於是朝士頤頤咸有遵

渚之思某雅知公意在饌中久矣於其

行也爲還山曲六章羨公脫屣富貴不

復爲世語相望云

中表陸楚生來京師未幾卽偕談參軍南

遂悵然爲別

題太華絕頂

答李本寧使君八首

初有事秦府池中蒔菖未發次日宴池亭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五

忽爾盛開奉和方伯劉公紀異之作

便道過訪潑浦光祿留飲懽甚別去夜宿

錢塘江上而君以四絕句見遺依韻有

答

建德舟中別沈生學綱

過龍游寄童山人子鳴絕句

冬日衢州道中卽事

漫興二首再寄子與

道微劉丈以詩見投再答三絕

別南康吏民入匡山去時久雨初霽山泉

直掛數十道

度舍鄱嶺絕句二首

登天池見家兄元美題壁間慨然有感占

一絕而去

徐州口號

夜宿固山館大風寒作

出徐州役夫皆逃寄宿雲龍山房戲題一

絕

暮春放鶴亭

清流閣

秋宮絕

王奉常集

去

御史大夫凌公奏捷饒歌六絕句

題白扇山茶

阻風都昌民舍撥悶五絕句

再宿豐安寺

行部鄱陽道中

與蕭使君登上下石鐘山二絕句

開先寺晨起再贈山僧一絕

贈智曉和尚二首

雨中過西湖感舊

臘月朔日廣川道中風日暖甚

初發利國驛時霜月如晝茲歸復從侵晨

月色中行悵然有述二首

贈曾舜徵

衢州道中口號

靈巖道中臥石

過江題逆旅主人壁

輦縣道中

與本寧別口占一絕

延州雜興三首

歸憇野豬峽再題

三川是杜少陵避兵處今有遺塚故居事

頗傳會少陵故有觀三川漲詩可據也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去

自宜君至同官道中卽事三絕句

七夕大風偶作

再過洛陽白馬寺

遊嵩山少林寺登初祖庵示幻休上人二

首

長卿明府聞道民歸隱亟以六絕句慰勞

秀色欲仙顧余未有當也如數奉酬凡

語隔一塵矣

錢唐顧不疑遊吳中得余兄詩有虛左方

以待家弟語比再遊會余謝事歸爲賞

此債

復上人自普陀度謁還將歸廣慧寺詩以送之兼柬張子蓋太史并其師了心上人

沈生母七袞詩以壽之

贈穆仲裕二絕

四明沈徵君嘉則見贈五絕句仍依來數

答之

道友周君師敬精進上也有子童真禪悟

一門好道有龐居士之風茲為其乃考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六十一

償願躬詣太和山禮謁真武過余言

別為賦絕句三重送之

壽余德甫七十二絕句

入朝曲四首送沈純父尚寶作

贈虎丘省吾上人茶僧也

贈汪生肇元本寧門人也

武夷宮畔二祠祀先大夫及宗徐二先生

世懋起家入閩雨中過山下設薄茶謁

焉紀以三絕

山行卽事十首

瞻菴十景詩并序

詞部

題美女捧茶圖調寄解語花

題美人捧觴圖前調和長公韻

夏景題茶調寄蘇幕遮

如夢令

金剛神和采伯龍

題懷國寺合歡樹

途中雪霽呈李惟寅劉子大史

侯門

王奉常集

詩目卷三

六十一

王奉常集目錄卷之三

王奉常集卷之一

蘇州有太倉州人

吳郡王世懋敬美譔

賦部

騷體

九松悲

士有毋死非所而父及廟毋在焉厝毋九松之下哀而不散然余爲悲之

悲哉夫九松之植原芳修叢麗乎榛枳標孤亭之貞操芳霜露降而萎飢干雲日而蒙翳芳枝樛結其不得理悲風激以成楚芳流脂化而爲碧雛鵲翔時其顛兮羌失恃而就殞似含訴以向人兮歛長鳴而霄翼傷望帝之流丹芳撫喬柯而太息荃脉脉其無語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兮援絲桐而代臆

哀盡眉辭

并序

友人俞仲蔚有鳥曰盡眉畜之廿載竟以老死籠中斯亦禽理之異致物情之永終已詳夫詞人之賦鸚鵡鶴鶴舞鶴之倫皆託物以喻情非夫情生於物者也若茲禽之依人以周旋而見憐方之人理同乎久要蓋仲蔚悼亡之作厥亦有鍾情之實焉余乃哀而和之其辭曰

惟越禽之翔利兮擇深林而知止懷好音以長鳴兮理脩眉而自喜始託聲以蒙繫兮終緣巧而被齒匪

林莽之無思兮翳主恩之足恃爾乃籠以朱檻被以

翠幃峰奇石而介嘴益清泉而漱流苟飲啄之唯時

雖摧翮其何尤感鴻恩之優渥忘鸚質之微眇既騁

辯以載現亦居安而思擾寄身樊籠之內抗聲雲霄

之表竭音容以進御罹寒暑而忘老嗟奇質之易彫

獨何德而久處雖經翫於耳目難終假其毛羽尾脩

脩而就頽聲啾啾以含楚猶翕翼以向人似懷德而

辭主驚絕響兮雕籠覽遺挂兮在壁初悵恍兮若聞

既杳冥兮自失悵詩腸之獨在兮憑鼓吹而誰即傷

眉嫵之不作兮望遠山而無色嗟乎夫臣妾身而蒙

王奉常集

卷之一

二

遇鳥依人而被憐養無識於在梁寵無累於乘軒盡

筋力於垂老委命運乎終天吾將以方冥靈而不足

亦寧與螻蛄而並年

詩部

擬古樂府

烏生歎

婦舉八子存者四焉余歸自京師則聞幼子復殤

悲而援筆自歎因復寫以慰婦

烏生八子五子殤雖有三雛短其翮雄飛摩天不得

還烏毋抱雛啼不食姑蘇臺下行人歸秋霜淒淒日

色微舉酒自歌還自悲歌莫悲烏夜啼

衛將軍行

男爲奴女爲伎生不識奢從母衛伎主平陽謳奴主
平陽騎子夫奪取金屋居將軍却作平陽壻道傍觀
者不敢名天下誰如衛家貴三侯若若襁褓兒富貴
只言山不移浪花見生還見滅君問傍人應得知

行路難二首

君不見見牽牛織女渡河梁會稀別促情故長人生歡
會苦日短那知轉眼成參商憶昨與君結褵日額黃
面粉俱作香屈成金厄朝合否流蘇寶帳夜安牀只

王奉常集

卷之一

三

言轉太偏解事豈料人生有別腸朝來曉鏡猶自得
已被他人奪顏色顏銷色滅朝從朝那得從前情恩
澤妾身棄擲何足論莫使君名薄倖人

其二

還君文犀陸離之寶劍脫君雄頭古光之錦裘周召
聖賢不相說張陳勢利古所羞君不見太行半陽九
折坂若比人心路猶坦又不見朝晴暮雨天難知世
情反覆猶言連車輪狹斜不相值雷陳自謂膠與漆

正月詣紀泰和異也

正月下斡軒車南祖北風禦烈于吉之野漸流澌其

欲冰雷踏垂而將雨殷驚雷兮倏飛電初敲電兮又
集霞霞體體紛未已雷轟轟人死

四言古詩

弘農詩

清晨脂車發自陝疆峻彼兩崖夾轂周行載馳載西
剗然中明湯湯洪河忽置我傍懸流飛沫旣翕且張
終南在南中條在北首陽冠之蒲人所宅粵有太華
蒼然西塞芙蓉目成攬之弗得前琮後璜遺珠在側
噴幽旣窮會同三方策我駟馬陟彼高岡誰謂晉遠
一輩可航誰謂關長一丸可望凌厲傾吟天風吹裳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四

昔在戰國角險競雄狡焉之辱山川是蒙赫赫皇
明車書來同雖有天險恃德弗庸蟠蟠瑞符乃生
公翊我泰階鬱鬱若高廟皇皇者華曰有奔走觀風自
東獲我良親旣嘉旣樂土風之厚哀彼魯儒亦孔之
疚小臣咨訴敢告良守庶無西顧以據我后

汝師同年兄召還翰林供奉小詩奉送不頌而
規友道也

虞丘贈友人也五章章八句

巖巖虞丘晦陰蔽之嗟嗟蓋臣師尹紂之虞丘明矣
維日之朝蓋臣勞矣維天子之招

瞻彼城烏載飛載鳴孰是人斯而無父母周之中興
爰立孝友於惟蓋臣亦在左右

誰謂河清人不可俟誰謂華高不可企譬彼行邁
遵途用始先民有言維忍乃濟

毋矜于奇毋狃于多大合大矣河潤幾何毋曰繳繳
毋曰戮戮人之相去如彼唯阿

翰飛戾天蟲鳴在戶送子宵征我耕于野我毋獨謀
子維能下神之鑒之薄言往戒

五言古詩

詠史詩四首

王奉常集

卷之一

五

烈士輕七尺由來殉知己已知已問爲誰漢陽嚴仲子
白刃起睚眦行遊報俠累平生所食客緩急難可恃
顧盼求賢豪乃在軼深里政也方鼓刀辱此卿相軌
捧觴意何長肝膽向君委獨行謝車徒七首入韓市
鷹擊無完膚餘勇自屠毀慨意酬所知雄名付其姊
返哉壯士規寧爲百金死仲也何足云所貴得茲士
三歎令心哀九原不可起

其二

新氏干天紀鉅蕩災德微龔生實明哲垂老遭榮歸
何來安車聘使者前致辭印綬羅門庭中心悵有違

顧謂兩子前受漢恩不啻未能事二姓安得卹所私
長寢見故主楚老爲傷悲天年竟以天千載情關推
甘與蘭蕙摧不隨秋草萎秋草腐中野汨滅復何施
芬芳結蘭佩既沒有餘暉

其三

昔有東方生上書高自許長卿家成都作賦凌寰宇
識能驗列仙文能動人主遇合豈不諸致位非公輔
執戟一何疲文園竟淪沮客難寄所懷遺書自千古
此道會有伸榮名忌多取寂寞漢庭吏齷齪誰比數

其四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六

人爵不足後道義我所管荆軻効壯節目若無公卿
翁伯一爲俠閭里傾朝廷況此後道資道重物自輕
鄭生在谷口成都有君平龍德旣無用千載自成名
何事冠與裳撫已有余榮塵埃等世路抗志凌高冥

早行

假寐及明發攬衣起衆細衆細欲何之赴我同生哀
顧瞻几筵側悵悵不得違出門戒脩途愴怆結餘悲
清颼激林薄列宿夾天垂路暗徒旅難十里光熹微
塗塗露稍歇耿耿日就暉春光自駘蕩見者成萎蕤
往復詎云勞亡歿多所懷百年苦遣役安事久不歸

仰觀蕭蕭羽美爾凌風飛

初夏田家

本愛園林居遂與塵世隔歌枕過鳥啼初陽在簷隙
攬衣臨前除遊目恣所適藹藹軒樹交紛紛里烟白
清渠已新苗高瓏尚餘麥雀乳深茅茨魚防閒荏澤
野夫荷鋤語小婦當窓綰周覽物候齊檐漏忘朝夕
薄暮池上歸音痕亂深屐

尤子求竹林七賢圖

河內構崇基景文弱皇祚達人鑒幾先沉酣遠世路
把臂命儔侶齊心諧所慕開襟蕩幽思倚條託貞素

王奉常集

卷之一

七

英英嵇阮姿便便山公度劉生索玄開秀也協真悟
仲容既同調安豐復軒舉忘年在冥心日上自成趣
聚散會有窮金石交未盡追舊黃公爐與袁山陽賦
絲肉無留聲淇園今非故執轡莫余從風流或可濟
立春後一日行飯有作

江南氣候暖歲晏無飛霜昨來中新律今已耀春榮
駕言命儔匹攜手同翱翔淑景驅玄冥柔風媚青陽
蒼蒼土脉動蔚若百草芳雖復愁思客披覽爲慨慷
莊隱懸泥塗佛卧疲津梁物情貴所適行樂故無方
願言秉微尚撫已終徜徉

初夏行役

銜郵久廬臥抱病廢春遊顧令芳菲節冉冉不得留
歲耄去驚月愁舊及麥秋我來適茲役悵望登榛丘
晶日混高原和風滌清流灌木滋重陰鷓鴣鳴相求
巾車倦行李日暮思方舟物情妬偃仰誰能偷自休

擬古詩二首

步出城東門行遊五陵間五陵多豪子車馬何間閒
雕鞍控繁弱連錢著錦韉相逢俠邪道青驪左右旋
觀者盈路傍轉瞬自生妍繁馬當青樓入門問所歡
挾瑟前置酒橫從羅四筵酣歌竟日夕爲樂及盛年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八

榮華通相逐誰能不弄朝服食傾千金奄忽摧朱顏
安知窮巷士短褐卒歲寒所守但一經千載名自傳

其二

我我長安道鬱鬱都門柳柳色麗青樓飛甍直道右
中有衛李家絲肉競清奏徵歌入尚方玉顏奉君帚
昔是名都倡今爲漢宮后兄弟盡封侯餘光及賓友
遇合當其時貴賤亦何有須臾龍衰歇旦暮成好醜
朱門零露萎榮耀復難久悲此循環端誰能長不朽
同侪仲蔚家兄元美登馬鞍山飲以山高月小
四字爲韻茲得月小二字

陽鳥下山岑，曉曉川上沒。沙崩石岸出，雨積松徑滑。
踈林時映帶，遠塔乍明滅。興盡宵中還，春燈亂寒月。

其二

携榼停山椒，檐馬忘昏曉。涉壑既逶迤，尋峰復縹緲。
林端樓閣迴，烟際松蘿小。何當返城市，夙心愧飛鳥。

惠山次唐人韻三首

丹崖黃陽景，峻坂陵穹蒼。憑高恣遐覽，下見漪蘭堂。
和風集林表，飛鳥東西翔。方沼溢甘泉，悠然發清光。
酌醴味玄旨，綬頰來餘香。生平慕奇者，撫景安能忘。

其二

王奉常集

卷之一

九

飄飄度岑嶺，春色來娛人。歷覽靈區內，安知故與新。
時能詠招隱，此道未緇磷。烟霞有可癖，泉石無世塵。
樂飲竟白日，長嘯甘青旻。沉吟慨遺編，千載爲我隣。

其三

舍舟登蘿徑，停策憩松樾。乳竇何泠泠，臨流歎幽絕。
寺古行跡稀，苔深石文滅。雙鳬擁春雲，百壑倒山月。
歡飲會有歸，顧景不得發。狗此丘園姿，願屏塵世轍。

沙頭送曹甥比部

日暮遵廣途，東風飄零雨。之子歸承明，冠蓋滿河滸。
親愛日以離，窮賤徒自苦。余方安鹿車，子毋薄郎署。

去矣崇所圖，期之在心膂。

早行

觸暑遵脩塗，巾車命常早。熹微始前村，浩莽復行潦。
宿霧卑柔條，流螢暗豐草。赤雲從東升，朝日忽杲杲。
照我車中衣，曠然感懷抱。行役頗馳暉，疇能不自老。
諒無魯陽戈，東顧良可寶。

爲劉少府使君賦晚香亭

四時屆嚴栗，百卉謝葳蕤。桃李經春茂，蒲柳望秋衰。
獨有東籬菊，歲晚故垂垂。凌霜吐芬郁，含露發華滋。
德同歲寒操，名爲志士規。劉侯昔自贗，在公敦素絲。

三奉常集

卷之一

十

看花洛陽陌，起草明光時。榮名懼將暮，秉心安所施。
一麾寧足道，三黜不在斯。結茅慕衡宇，餐英揚妙辭。
寂寞靈均後，再與彭澤期。願言堅素守，持以比貞姿。

王子入山投詩言別率爾有答

王生吐金聲，卓朗自弱冠。修辭慕子虎，著論准客難。
長璞蒙塵，摧繁聲薄。三黜踰道世，夙句從傷歲。宴
尋山，款幽來貽友，託清翰抱芳。春山中獨往，自成
龍。桂何連，卷淹留無昏旦，躋往河朔林。心違山陰
鍛，生平若俛仰。云胡勞聚散，譬彼同心絃。蟬緩中
淒斷，一爲招隱彈。冷冷入雲漢。

汎五里湖 得爭字

汎舟入明湖寄雀一何輕諸山左右至春水日夕生
仰看川光接俯見天宇晶是時近清和豐隆寂不鳴
錦帆挂中流超忽若天行江湖信所適魚鳥莫見爭
聊爲榜人歌庶以慰生平

登添塘竹林下 得偏字

移舟添塘址躡步見飛泉尋源始隈隩登麓漸阡眠
脩篁翳層坂金碧何相鮮叢條下拂石翠色上千天
嘯傲長林下把臂懷七賢生無軒冕憂茲理幸見偏
安得起牙曠爲奏朱絲絃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二

至添塘絕頂見太湖 得客字

尋山涉逶迤撫景窮旦夕遊目澤微顛巨麗生咫尺
遠近標羣峰東南淪大澤山向日浮紫水闊氣生白
莽蒼千古懷沉冥萬象色悠然命樽酒獨醉滄洲客
放曠湖山間吾生付雙屐

舟行

泊舟閘門道汀渚生夕曛嚴程指明發展側及宵分
雞鳴舟人語柔櫓聲相聞浩渺烟波間鷗鷺自成羣
輕霞冠初景遠嶽歛餘氛日出照蟾蜍髮鬢若纖雲
停橈止密妃擊鼓下湘君情境自怡適寧知行役動

八月既望與客飲西園小橋有述

置酒遊西園秋氣一何佳脩篁園廣除飛石梁金河
素月流中央晶晶浩無涯神飈雖不驚泥濘自成波
耀光落樽彝榮若食其華廣陵絃哀響昌樂肉新歌
宵分履泰散醉影相婆娑行樂及良時毋爲戒露多
願言共申旦奈爾烏飛何

中秋十有六日始望徐荊州至宴小祇園

林臥疲宵遊蒼逕渺行跡還聞叩荆扉惠然至佳客
指顧樽酒傾沉冥恍生白是時金虎中望舒始完兔
象構保化玆尼珠假其色惠沼驚潛鱗聚林鑒纖翼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三

生平共肝膽把酒一爲析莫言易前期百年寡諧適
願垂燈光明及爾齊朝夕

題顧文康畫

國鈞挺奇秀翰史標都長玉樹有土中令人憶文康
生平渺點染遺墨等珠琅茲圖發心賞遂令蹊逕忘
落落兩長松居然具棟梁規模自承青丘壑中所藏
玄黃何用同襟期故相望爲君十稟重持以比甘棠
爲愛少府題柴桑隱居

策士徇世實哲人葆真逸循性附所安有懷誰能易
柴桑棲隱地舊是陶公宅還家罷五斗荷鋤無一力

涼風北窓臥頻返羲皇色茅茨盈數椽千載歎遺跡
凌侯何翩翩作更世清白浮踪寄塵宇素心經至德
悠然南山懷睠言載圖籍冥鴻振高翰在遠自相匹
所至皆空庭何必去彭澤敢以歲寒心爲侯志金石

題伯父山池爲第四兄瞻美作 二首

石生志肥遯潘子賦閑居敦彼丘園貴寧爲俗士拘
達人負豪舉名勝標東吳山池比素封內顧無留儲
構斷類天成輦置信神翰奇石冒衆芳蔚若雲霞擁
拳英躋危磴飛觴激流渠羣從相招遊絃歌歡自娛
其人已埋玉樂往悲有餘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三

其二

餘悲復何爲念此陵谷摧好惡既殊端盛衰亦有時
業桂猶偃蹇池臺或已非碧淵張蘭芳朱軒塵網絲
錦石妬其完業施驕不洽樵採見童豎登覽安所之
置酒高堂上徘徊隆我思

早出天池遇雨

夕息瑤池蘭窮覽會典盡平明筍輿出初地猶在近
指顧惜別端淹留慚招隱陰陲清夏氣森木發朝壯
山雲興祁祁谷泉流潤潤潄潄膏川原隄渠自相引
有金方農辰若濡詎勞珍欣賞萬遇諧安排百慮

彼美矜名客將貽忘機哂

由東九經獨山將訪張公洞

駕言遊城東浩漭秋水淙輕帆帶緩流方舟凌巨澳
窮萃浮遠青潄潄鳴玉沿澗獨山下亭亭白雲宿
其俗萬室陶厥土美喬木尋奇境非遠撫景眷彌足
夕陰歸藤蘿山光被穠蔭翳然足會心况乃罷遊目
緬懷仁智端疇能謝初服

夢羲蔡便君坐中喜霽雨有應

齊聖勞桑林中興泣雲漢天運不可常賢者遭其難
所貴在惓誠金石猶可貫龜勉我蔡公愛思勤早爍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四

民瘼豈獨任撫已若顏汗五旬爲民請駁鞫寧足憚
赤日暑中庭三星夜猶爛丹衷徹真宰迅颺起清旦
式舞來商羊有滄徵埒鵲甘澍足四郊蘊隆一以散
蔬食飯故人相憐念日晏毋謂天夢夢昭赫運神觀
來蘇雖在望民力猶塗炭撫疲篤所終良規寄清翰

由鄭縣至兗州

日入息行徒羣鳥飭車乘道出賢聖墟中覽興景行
闕里結餘瞻岱宗虛奇勝嚴程無停軌駐目有荒逕
中原日園莽土風一以勤孰云鄉魯問文學自天性
勗志弘前脩異域可齊境

東平道中書春色有述

中原春如半桃柳解生花垂條繁輕煙含英媚初晰
復觀千林杏纔紛綺綻白絮飛何青青欣若蘇聖
曆春風蕩寰宇萬谷色轉碧駐馬望四山頗令騁快
適微生負沉寃席蓁暴中直願垂吹萬恩等潤木與
石

歸懷奉答家兄

有客類鷓鴣居都門三日止上書不謀身此志誰見紀
昔兄感時化歸懷迫中起備懷小隱君願言偕乘朱
柳今惟三黜頗分愁二姑憐然復何言臨流一洗耳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五

書懷

昔我辭家晨幼子先夕殞銳意叫閭閻脩塗發堅忍
艱難始一疏安得遂高引乞食依山僧漂泊寧足慰
平生所憐女言笑復不盡消息萬里聞音音垂盡
一身寄浮屠萬事付朝菌本為眷屬來難令愛心泯
淒淒夜無寐惻惻中含軫五情逝如逝知髮誰能負
去去勿重陳將為達者哂

旅懷簡盛二

上書久不報蕭條漸薄遊黃耳無還音黑貂空敝裘
羈懷怯旅食雅意營匹儔奈我同心人飛騰不可留

高詠顏遠篇殷生始欲愁鄭並林間營盡日鳴相求

始謁選與家兄別二首

一觴自酬酌聊用緩我憂毋深羅雀歎還老種瓜侯
雙鴻戾高旻翩翩整修翮何意衝嚴舉吹我墮空澤
羽毛一何摧形影深自匿幸逢天休明得遂彈與射
嗷嗷燕雀聞矚睒一以適豈伊雲霄望遂垂雙飛翼
行自畏對羅處者絕磐石踟躕不能前顧景自銜恤
會當遵故渚天路安可極

其二

弱齡無外志頗願營東山除會諸哲兄十載共憂患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六

答家兄二首

弓旌豈獨枉微尚遂不堅冠蓋羅前庭循已中自憐
干將匣其銛顧謂鉛刀前珪璋薦清廟來昂貴丘園
在物苟失宜所得恐兩捐舍辛即長路悵悵不得言
清晨發鄉邑白日麗軒車猶子戒零雨指顧命衣袂
雖無膚寸陰離畢有其符徘徊不言還中路將及濡
君子惜良時小人偷自娛甘苦喻中腸它人安得俱
達哉邠生規止足故有餘百石恒自免庶以保余榆

其二

聖代多環寶羣山効其祥遂令玃珠質採擇等琳琅

雖微兼城美夙昔稟周防白圭一爲玷瓦缶同摧傷
恒恐中貽缺仰慚明月光完璧盡歸來中心良以藏

家兄移文乞休見示有荅

明發懷佳人宛在漳之湄華城披清風攄情多素辭
歸懷豈不喻要自中所私烈士輕千金由來亦狗知
明珠羅南海百斛致蛾眉陽城一爲悅膏沐詎辭施
含媚意不前徘徊翻見疑蓬心苟難虧鸞舉會有時
自憐東家女躑步慚令儀拂拭充下陳旅進殿諸姬
在賤易成退爲容當向誰浮沉邴生節白首以自期

芙蓉園詩爲用晦王孫作

王奉常集

卷之一

七

時在建安時翩翩佳公子飛蓋西園遊芙蓉紛旖旎
世胄厭膏粱風流日淪靡王孫信大雅抗情千載士
輪轂豈不殷所志乃黃綺爲園日以涉俛仰得其理
衆芳委鵲鳩芙蓉披獨始方丹舉其英將以貽萬里
美人有雖期誰能久懷此三歎騷人言臨風獨延遲

久雨述懷

今年上元後苦雨俄浹旬重關掩浙瀝忽忽不知春
蕙草生堦前將華復已陳輪蹄斷深巷烟火濕比鄰
幸免無食憂安能要過人兀坐但一編幽意時自親
薄寒易相中賴此芳斟醇忽復念同生辛苦行問津

吹簾不入耳有酒空沾唇

宜遷楊君爲客部郎以清節選尚符璽居無何
復引疾歸時余方有尊鱸之思聞之悵然媿晚
也爰賦別章情見乎辭

卧病謝朝謁在弄及素秋我友驚何之告我以倦遊
致位在符卿偃仰復何求蓬葦易金門無乃垂沉洋
桃李耀芳時谷蘭生自幽丈夫葆真性恥與俗士謀
曰余慕養姿所願恒一丘朔風日以厲單車無重裘
秉退苦不先媿君前舉籌江臯遲蘭櫂或可齊方舟
黃山詩爲吳郎賦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八

昔聞軒轅君煉丹此山中地肺亘百里天半羅羣峰
羣峰三十六一一作芙蓉環奇杳難即夢想遙相通
何來吳季子奕朋負奇節自言黃山人久與黃山別
大鵬住真州千金買懽悅壓酒金陵姬觀濤廣陵雪
生平丘壑姿躑躅爲情羈玉女坐峰頭問君何時歸
叢桂開復落猿鶴將見疑長嘯蒼苔山靈會有還山期
虎頭妙筆端爲君縮地脉真形落藥底所至一拳石
憐余好奇者披卷動顏色待君歸去來便買登山屐
顧季狂遊楚詩

木葉下洞庭秋風滿七澤之子復楚遊孤征屬修翮

雲雨高唐思陽春郢中色江介無損佩陵陽有懷璧
十載銅鞮歌曾是襄陽客矯矯江中丞昔爲二千石
開府來舊邦懷人虛左席明月武昌樓清秋峴山履
高興復不淺流風若可即爲問幕中賢觴詠得如昔

題休寧程生卷

新安饒名山多爲隱淪有問誰嘉遯者忘機漢陰叟
爲園以日涉遠與柴桑友疏池規月半藝石寒霞右
清齋雨後蔬企脚風前柳松下時讀易竹中或命酒
偃仰百年內取適誰獨久玉埋寒已滑編在澤猶手
有子迫令貽締構示能守丹青炳若存金石紛垂後
王奉常集卷之二
十九

贈道易陳子

少長閭閻門生憎閭閻市挾策叩銅龍銳意拾青紫
豈乏國士知膝節易成毀使酒武安坐避仇夷門里
淩落廿載間坐見陵谷徙艱難身始偶貧賤誰見紀
獨身客故鄉他鄉老妻子雅愛蒼苔書捉筆有妙理
尊酒一爲懽顏然滅長技斯人未易才舉世多貴耳
非子與世畸豈余能得士

王奉常集卷之一

王奉常集卷之二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詩部

五言古詩

汎太湖抵西洞庭

具區昔載勝包山始游遊理檝戒良辰景氣及溽秋
帆輕岸猶近舟欹風始適洪波蕩無涯超忽薄天浮
初陽耀遠岑微陰帶中流隱見通羣峰出沒或環洲
舉白屬飛鴻高詠驚落洲湖清餘霄怒徜徉存蠡謀
弔古有遺思會心故忘憂疲爾儻可捐燕彼沙中鷗
王奉常集卷之二

入林屋洞天不能竟有述

日餘探圖經寤寐存靈跡涉險幸茲遊或或蓋測
是時秋潦重縱橫迷咫尺蹇裳一以厲眼餘不得息
肩摩困僂僂排沒傷踣躑旁睨境始奇前瞻路漸窄
豈乏獨往心愧此幽尋力真罕玄懷珍神錄闕玄室
悵望徒空青彷彿猶水碧有待儼爲煩興盡亦以適
月夜登曲巖由竹林下山家觀屏巖內洞入陽

谷作

晝息疲坎窞霄游薄龍從金虎澄噫氣望舒當天中
秉燭循歌徑樞衣上前峰夜靜湖氣白天高山色空

嵯奇抱廻阻石幽卧璫瓏危磴執紱絕密竹路疑窮
牽蘿一逕出恍與山家通流光囑餘勝絕景媚還蹤
雲屏既拔聳洞靈復含絳飄飄遠入境巧斷悟天工
玄覽恣吾適晤言欣所同

下縹緲峰由西湖歷東湖抵資慶諸寺

峻坂下輕輿連轡帶長簿北指盡微茫南瞻背岸粵
漠漠晉陵涯遙岑互回禱迢迢過僧院香積飽新穫
繡嶺標前林墟烟散深落橘柚夾道周華實紛相錯
人徑歷邇迴禪宮復寥廓乞食無山僧湖光自斟酌
酩酊返故蹊吾生足芒屨

王奉常集

卷之二

二

度竹鵲嶺

覆釜上山尖建瓴下山足筋力盡侵綦顛危寄筇竹
徒侶皆揮汗九月生煩燠胡爲役四體祇用娛雙目

汎小洞庭觀奇石

歷覽洞庭山七十二奇峯未若茲山秀環巧特所鍾
巨石撐波間崢嶸疑鬼工頽者飲猿伏仰者披芙蓉
烟如燭龍睛遠瞰勢彌雄萬竅豁沉淵勝想安可窮
變態逐行舟吹驟具秋容惜奇重情胷瞬息爲鴻濛
舉觴屬青霄且遣去來蹤

醫者劉生

劉生本通儒中歲學肘後豈無君卿唇自信伯休口
不受女子知寧爲五侯有秋風吹燕臺翫然萬楊柳
藥餌隨所之江湖落君手

古意送李氏二首

建章千門樹中有椅與桐朝宿金莖露夕接蘭臺風
扶疏當輦道脩葢入雲中如何陵谷遷棄置荆棘叢
孤兔巢其根輪菌不自封行者歎芳樹假息有餘容
大匠不我顧琴華何由逢願言存龍門清廟鳴肅離
其二

時昔夢別君涕淚沾衣裳浮雲起崇朝人事果難量

王奉常集

卷之二

三

金閨一以去天祿爲無光絕車指狄道回首望咸陽
涇渭爲殊域何況隔帝鄉沙磧無人行斧水熟饌
糧莫爲臚上聲聲急欲斷腸去矣弘所圖金石永相
望

送王儀部請告歸

蕭蕭椅與桐托根共高岡枝枝相覆蓋葉葉自扶將
與子同閭里兄弟各相望幸屬休明朝迎轡策康莊
中懷豈獨憮駕言思故鄉盛年輕別離末路惜景光
恒恐來儀展人事易參商匹鳥翔東西浮雲天一
方惟有南山石可以喻中腸

曉發南康一首

我行甫停車胡復事宵征使者巡我郊還爲磨折迎
出門漏未盡隱隱見前旌寒星沒朝滿燎火代日明
清吹響林薄飛瀨相和鳴晨光一以動羣岫吐崢嶸
山木無桑榆涉冬盡葱菁安得凋霜頰等彼物色榮
驅馳終何道愧此匡山靈去去復不去毋乃平平生

豐安寺戲示老僧

倦馬壁山煙僧寮午鐘罷何事東林樓將爲路傍迂
山僧出迎客五體投塔下但曉怕達官那知達官怕
餘千名宦祠拜先司馬公山示吏民一首

王奉常集

卷之二

四

清河誅家聲康樂詩祖德昔我有王父貽我循吏則
三握赤縣符尤深是邦澤飲水與烹鮮所至自堅白
官從司馬榮名是桐鄉植輒吟結道老祖豆垂風昔
問我何行能秩比二千石將無世澤憑冥報諸孫食
行部餘千城徘徊素官側弊折前式瞻循懷中永惕
仰恐隆祖貽俯思窮民力顧謂父老前庶其箴余失
毋使褻帷使遠慙雙鳬鴈酌水敢告誠白首矢靡忒

爲李伯玉賦得掃地焚香

塵滓滿京洛桐栢生淨土受性故不諸動息各有基
所以雖靈姿蓋遂曠履趣凝然荀令香不受元規汗

所至恒泊如齋心屏紛慮彼美韋左司令人想玄度
君看悠悠途誰能保其素

輞中雜言二首時八月閏也

疲簡謝伏謁驅車事返征遐征豈不勞所願解天刑
伏軾自朝昏於慮罕所營舉頭見雲間羣雁亦南行
南行復北翔卒歲不得寧不寧猶自可中道多弦驚
幸免鼎上菹敢辭雲間鳴饑腸役短翮辛苦終何成

其二

朝辭帝京去暮逐山城棲遊子倦歸途趣駕及晨雞
祇言秋再中安知氣已淒露寒天根見潦苦地脉迷

王奉常集

卷之二

五

蒼蒼太行遠漫漫九河低周游五甸中俛仰見燕齊
膠轕事形役感此來去蹊終窮憂容祿歸問老萊妻
貽魏父佳父二王孫

豫章生連枝秀色何蔥蘢奕奕河間懿八葉豐其風
齊心奏迭響文巧雙雕龍一爲國士言感激意無窮
如何棟蓼姿乃置荆棘叢中山對既切白馬篇彌工
避俗俗所諱存悠悠斯崇飄瓦無恆心達人貴玄同
宏覽照一世四海爲弟兄虞翻薄祿相幸子毋見從

已卯元旦宿都昌田家

北風號彭蠡我車行復停停車欲何之柴門隱寒汀

老農聞貴客盡室不敢局雖無倉卒具延我於中庭
茹茨濕不火松醪薄易醒烟多室亦煖引滿睡取寧
且續輟中夢安知窓外零官淡農情洽年至世途經
但患妨民力豈在勞吾形

聞除目述懷

孤鴻銜六翮置在庭除間延頸向青旻一步一盤桓
有似宦游子彳亍不得還豈伊飲食樂蹈此循環端
徙官百里內徽纒坐見牽干進誠不易求退良獨難
尺蠖詎云信弋羊中自歎生平既以垂慷慨復何言

游廬山簡寂觀

王奉常集

卷之二

木

恭承陸居士簡寂弘道宗明發曉山靈冒雨陟其宮
巨石偃中丘夾澗羅高松寒泉浸蒼球響落松上風
入門問丹井禮斗有遺蹤糝糊白雲洞黯黯金輪峰
時見雙玉蚪蜿蜒墜雲中緬慨食霞人高尚乃不終
骨蛇事既杳囊掛理亦空况茲千載後仙馭安可逢
徘徊鸞溪橋佇立傷飛蓬

夜泊芙蓉湖既月効韋體

今宵仲冬月忽發滄洲興進艇延素光開樽坐青鏡
霜含烟樹遠塔掛寒山靜何處洞簫聲魚龍夜深聽

小至日始發彭城宿逆旅主人作

十無軒冕心偶述諸侯職服官二十載居然賁人色
日夕歸主人斧水不及食寄身馬足下安覩佳晨夕
是簡書畏豈伊能混迹念當嘉騰禮宵興困偃側
星滿野蕭蕭方未息譬彼抱衾子知命以爲則
遊嶧山入石鐘洞就題石間

辛巳元旦入謁 雲陽觀恭述一首

休沐淹晨暮攝提變新次捧檄何徬徨所戀非世累

王奉常集

卷之二

七

中宵臨誦畢齋心屏紛翳微朝真途參差榮采足
絳節披朝霞金支祝搖曳華鬘結深心莊嚴見初
願依妙好香堅發清淨誓去者既以除來者猶可憐
何當臻真境復此人間世

謝病言懷

中年無宦志觸事思解除偶與象罔諧不爲求玄珠
三事我大夫伸伸晉其迂慮君意良若賤子倦爲儒
頑石愛銅丸丸轉石自如人生大塊間安得等賢愚
賢者誠自賢高足策天衢愚者誠自愚寂寞終殘軀

乞歸後呈家兄元美王太史元馭二首

黃鵬翔高最與世遠追逐何意羽林兒矯失捷君曰
物情有固然機發自相觸真安足自知毀譽了何屬
調達謗世尊宣尼厄武叔豈伊初地因而使羣魔伏
至人有遺言願爲天下谷吾生故自宜大道全於曲
寧但解吾紛終爲造彼福朗曜自乾坤塵業何由續

其二

異趣淪五濁志士歸三乘生長憂患間未至識其聲
業爲護持侶寧復虞險傾兩心難事人况以學無生
側聞君子訓去國不潔名以茲遂投効廓落甘遺榮
但使法門在何辭乘未耕歸事大茅君受觀王方平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八

朝持貝葉編畫飯蓮花僧斥鷃良以適敢謂希冥冥

懷舊詩十三首

并序

予自弱冠受知通人中更家難放言自廢詩情酒
德冷契名流及乎 召用以來交知益廣倦遊謝
事或憶故人二十餘年間彫落殆盡歎隙駒之無
幾悲逝川之不歸雖後生可畏而未契難託實有
子期山陽之感命篇懷舊總之得十有三人若文
太史李觀察名德最先以冠羣彥次遠梁客部十
人各後先物故隨意成詠都無詮次自王文學以
後雖名字不顯厥有翩翩足思者焉參之名流亦

其次也

文符詔徵仲

標映翰墨林文翁實耆舊音長震殊俗矯行終白首
總角謂大賢握手呼小友落落三十載寂寂慚其厚
刻鵲滿乾坤斯人復何有

李觀察子鱗

歷下有佳人千載色猶動舉體無世情片語必驚衆
鮮絮雖寡儔等契故深重白日傾佩宗斯文泣麟鳳
生陪竹林游死有西州慟

彭徵君孔嘉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九

徵君開美資弱冠薄章句酒德和其光誰知中含素
力辭吳公召終返原生度生平金石心匪以翰墨故
父子繼淪沒天道安可據

徐方伯子與

昔聞嵇阮才度勝推山公君居王李間廓落將無同
風蕭瑟方輿晚節華相從慟哭臨其喪塵尾納棺中
遺文竟莫附悲此身後窮

黃徵君淳父

淳父何翩翩擢辭職六代孰云讀父書擷彩自天籟
烹茶綠牕下洗劍盡凡態服食求長年骨寒不及艾

風流故未泯兩世投青在

陸徵君叔平

丈夫志千秋歲暮急知已矯矯陸徵君垂老猶下士
生得中郎禍人間遂脫疑松菊標晚心丹靑炳餘綺
停策支硎游誰能問君里

表學憲魯望

日余借魯望痛飲白門下分飛席未冷寂寞臺已夜
豈無高尚資迫齡奪懽暇開美貽話言深衷託姻姪
惻愴黃公壚風流難可借

俞徵君仲蔚

三秦常集 卷之十一
仲蔚本蓬蒿善病復玄晏生無戶外茶出必死友喧
詞源四五言書骨大小篆妖姦纏少微三吳沒高彥
皎皎空谷姿居然不可踐

陸學憲與培

世緣重聚來況也有良朋及于與夫子三世皆同升
薦我於亞相翊我歸三乘殉身關中節九載以代興
有無證初地令我傷無憑

梁客部思伯

思伯宰相孫文采能自播桂玉走長安結客時滿座
嶺南饒奇香得爾猶有和弩矢歸番馬一往竟長卧

餘巧被丹青流風此未墮

王文學君載

大塊施文章早奪復何意之子里中彥弱冠富奇思
雅量白斛傾准騷萬言麗倦翮急軒舉驚飈忽成墜
遺草泣靈光微言絕輔嗣

康山人裕卿

裕卿起蓬蒿頗自振風雅居然布衣雄遇我華陽社
羅厨橫長安脫身枋榆下甌江麗風物衡宇日瀟灑
竟知丘壑緣長贏不相假

沈處士道禎

三秦常集 卷之十一
沈生麒麟才少頗豪於酒醉調胡姬卧目憚荆卿走
晚多長者游身爲鉅公有彈鋏寧無妻魚腸向君剖
尺土埋酒徒何煩論身後

林貞烈詩 并序

林貞烈萊者故叅知九中林公之女今中丞孔震
陳公之子婦也字而未娶陳之子長源卒貞烈求
歸陳服喪陳公稍難之貞烈遂不食死世懋與兩
公同舉進士而戊午鄉舉出林公門下有通家誼
焉聞其事偉而賦之
主雖生而別孤雁不入羣物性有至理情感安足去

林氏三女子一一挺蘭芬中女字阿萊婉嫕皆有聞
五齡字卿族十齡誦古文二十猶待年未及事夫君
嚴霜凋崇蘭良苗秀不實音容雖未感盟締皎如日
黃泉可相從何必生同室卸我倭墮珠解我羅衣裳
匣我盤龍鏡洗我鉛華粧上堂白阿父兒願臨其喪
阿父泣不應女母自摧傷幸不及爲婦何得死陳郎
顧謂兩女子女私爲我嘗兩女白父言女志不可奪
所執良以堅寧爲他人活阿父白中丞新婦髮已括
請以婦禮見母爲苦絕遇中丞默自語倉卒慮輕脫
幸得緩其來母便出閨聞明志果不虧臨喪義亦未

王奉常集

卷之二

十三

女聞大慟號舅意良可知幽冥可相通去住理亦齊
黃泉下從之安用臨喪爲閉口遂不食七日力不支
嘔血長已矣悵悵猶致詞幸爲携吾喪永傷陳家兒
中丞來迎柩合葬何懸懸冠蓋走交途輜車泣兩父
池中兩驚鴛冢上連理樹昔時有情者比義安足數
晚近鮮高節匹婦見謂迂不見君與臣國野本無殊
死難不食祿王蠟爲令圖節爲子女規名與天壤俱
遙遙兩華宗女德充其符炳炳史冊間簪彼人盡夫
送屠長卿上計二首

海若驅天吳行潦滿南國維 皇軫元元百城罷述

艱難難獨我友指途天西北父老泣相語吾上寧獨
稽脫身魚鼈間安知我君力我君鸞鳳姿寧久栖枳
棘心知去不返且復遲消息物情有去來吾道安終
極哉身枋榆下北望垂天翼倉卒難前期能無我心
側勸子毋迴車在輿可憑軾

其二

王喬爲葉令月朔朝帝都天子怪其來舉網羅雙鳬
神人宰赤縣上計不奏殊將無爲術掩循吏逸其書
精靈閱文章令我疑虛無古來得道人世景不願除
華陽恥顧仙仙術未忘區區屠君富清議道竊竊符

王奉常集

卷之二

十三

維文動宇內政術無三吳明堂賜金罷顏色正粵愉
聞首尋師言爲智復爲愚

甲申元日過澹園試筆

解組三涉冬門巷漸垂蘿不知青陽至但眇庭中河
東風吹河水瀾瀾成淶波物情易流轉我生日蹉跎
當時還山意鼎鼎今如何四十九年非此日幸未過
勞力趨津梁微尚安足多

贈項季與李與吾故人子也

酒人不讀書何異屠與酤詩人不解飲亦覺詩腸枯
我昔與若翁擔簦同入都不聞名卿子但覩山澤癯

贈登去學詩晚始倦爲儒性復不飲酒未老忽已徂
揭來十五春有客到旅蘆投刺須家兒長離第四雛
問年三十餘問業能操觚詩驚郢中人酒隱高陽徒
自言通家子廓落無所須願得丈人詩一醉步兵厨
游客滿乾坤挾冊各有圖抗顏高坐上形骸神則拘
羨子獨無營放浪顏色粲我亦忘機客相對醉呼盧
昔賦曲池篇曲池今在無子且汗漫遊安得事區區
待我三十年讓子長五湖

與李張二使君飲三言成樓余醉別去李公示

強屢呼更酌不爲起言爲賦以詩

王奉常集

卷之二

四

文人故相傾酒人亦相忌昔與李公飲勝負屢角戲
太末逢故人卮酒須盡意張公不吃酒李公那得醉
以詩調之
而當新至銳待勞誠得算乘危恐非義餘勇從君賈
堅壁守吾計君其問陶潛吾計非與是

月下偶成

中庭荔枝樹密葉一何芳明月來照之沃若生輝光
慊慊獨遊子無言坐空牀翹思不可致懷袖徒馨香

贈王湛

宣尼泣獲麟沈尹怖真龍夜光猶案劍枯朽盡爲容

舉俗嚮名高真者會難逢側耳伶倫奏誰知唯與雄
晉安稀雪霜正始無遺風鄭君既云沒王子復固窮
泣血誰相明含意望國工雖微九賓設精光亦已通
爲子拂龍唇響絕朱絲桐

宿九鯉湖迎仙館一首

曰余少迷方中歲返初服予復來茲顧景畏途促
豈以獨往心而從世人角大夢五十年展轉猶未覺
云胡復夢夢幻境彌相續行藏本心知磨季安事上
恭承九仙人蛇跡在冰玉靈境果殊觀寧但醒人目
傳鄧異賢愚夢者同所欲安得希至人無夢長履足

王奉常集

卷之二

十五

別陳玉叔二首

長當與子違請畢今日懽今日欲何言悔昔彈其冠
佳官二千石寧當慮饑寒不如藜藿士秉志常得完
飲水既中離天刑亦外心知難久留賴子以盤桓
如何一朝去類首入長安明堂畢爲壽願得陳肺肝
拂衣東都門君恩良以寬君恩與子情永懷復長
歎如卿將何贈贈子以崇蘭

其二

夙昔弄柔翰弱冠聲相期妍辭傳末簡振藻同金閨
爲郎我三已出守子一麾升沉各自致遠近安得齊

不謂弓旌招彼此丘壑姿念當續古懽奉檄東南馳
龍躍延平津遇合故有時譚甄多推揚並轡或招攜
倡和二載間所得良以奇自非同根荻誰能長不離
合當幸為懽離當判忽悲惟有金石音慰我長渴飢

王奉常集卷之三

吳郡王世懋敬美著

詩部

七言古詩

元夕篇

落日照青樓長安風色柔連薨十萬戶處處上元遊
遊人陌上晚偏多已見金吾緹騎過濯濯踈星浮玉
宇溶溶春月動金波金波玉宇光榮徹九門寒漏聲
無歇列炬高連碣海雲華燈坐見西山雪更有香霧
生羅綺氣氤氳但覺春宵好星橋人御溝縱橫火

樹紛馳道此時天子在西宮鰲山百道起穹崇太乙
祠前珠幔爛凌宵臺上玉璫瓏瓏燭爛澄清景魚
龍幻戲爭馳騁中貴翩翩結束奇宮娃隊隊聯行整
宵分玉輦切雲過月下金莖承露冷鳳吹聲回楊柳
春霓裳亂舞芙蓉影霓裳鳳吹摠堪誇可憐今夜闌
繁華青絲玉勒公侯子寶篆香車戚曉家公侯戚曉
蹴塵來聞道平津夜宴開金盤桂芷初調味銀甃蒲
筍新潑醅金盤銀甃傾豪右哀絲急管如風驟雲母
屏邊色欲寒水晶簾外光如晝列鼎徐薰百和香持
盃願上千金壽歡娛無那月低河主入稱醉客顏酡

出門未盡纏頭興隔巷猶聞踏臂歌
聲漸杳夜沉湮行樂雖多難及晨君看
明日長安道撲面飛埃惱殺人

即事

去年冬暖十月雷今年雷雨頻相催
乾坤低昂慘無色日月晦匿愁難開
胥江怒濤千萬丈澎湃欲倒吳王臺
四野茫茫盡川澤但餘寸土成蒿萊
農夫不作荷鋤望父老何自寒裳來
短衣垢帽足不襪却立爲我言水災
老人不辭陳今古生長三朝尚堪數
中國何曾有漏天青腹自昔稱吾土
弘治以前不得聞正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三

德之間詎如許屈指當朝全盛時
八月郊原鬱何騰風吹米花十里香
日落桑柘千村黃田家歸來酒數觴
新穀在野家餘糧枯槁無聲秋夜長
陂塘水寒人築場即有雨潦寧足防
自從海上烽煙起奔携不復存妻子
兵戈處處銷農器水旱時時失天紀
即看十室九室空况復滔天有洪水
浮沉蛙黾共爲生吞吐蛟龍方未已
千夫力盡版築餘家家慟哭秋風裏
兒童樹杪望行舟老婦床頭躡高屐
西鄰墻壞執不存曲突烟銷餓欲死
昨來雨歇天乍晴匍匐始出泥塗行
復聞使者索逋負道傍捧檄何縱橫
大吏誅求小

吏走公庭流血慘且驚飄零已愁生
理盡鞭撻母乃非人情身今老死不
足惜坐看兒女長哀鳴須臾語能復
鳴咽悵惋使我難爲聽杖藜却返衡
門道矯首錯愕天冥冥

徐使君子與解郡歸過吳門同家兄元美及諸

名士出送之泛舟石湖分韻作七言長歌得

豪字

汝南太守賢且豪倦遊便欲歸林臯
漢瀟雖能中循吏楚狂未可輕吾曹
鳴榔五月下閩關期我共汎芙蓉舫
吳下諸山勝誰絕石湖南來風景饒
迴波冲融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山色動陟壑爰業松陰高列峯襟抱
望不極水面忽出雙蘭橈中流長風
聲怒號我頃萬玉堆波濤狂飈颯吹
布袍赤日黯黯不得驕使君此時正
神王舉手欲釣任公鰲吾兄叫絕浮
大白諸君一一誇霜毫君不見畢生
狂飲持蟹螯壺中有酒名可逃江湖
萬里落吾手詎可屈詰令心勞石湖
之傍差足老使君慎勿輕蓬蒿嗚呼
使君慎勿輕蓬蒿

送張伯起應試金陵短歌一首

君家兄弟皆琳琅平原卓犖才最長
我昔逢君城南陌意氣相看便相惜
我今鐵船投林丘君尚鹽車困

船輓擊筑西遊氣益振素衣復惹秣陵塵三上寧須
怨楚國一鳴自解驚時人縱橫彩筆凌霜日眼底紛
紜萬人失得意朝酣北里鍾留歡夜坐南樓瑟石頭
城外木蘭艤此日長江是曲江江上風流數楊柳君
看得似張郎否

和徐子言使君覆舟之作

荊州太守移郡歸手持雙螯足雙履山公罷醉習家
池徐卿自愛滄洲客道傍不擁五驂乘與時呼舴
艚舟揚舠幾醉五湖月鼓舵欲倒三江流江湖日落
紅波湧長風撼天天欲動奔鯨駭鷺不復支棹謳無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四

榜人恐祗疑銀漢出浮槎却使布帆驚破家黃姑
灘頭水幾何那能咫尺便風波蒼茫頗似有神物善
沒其遺豈爲奴男兒但使七尺在泥塗詎可妨嘯歌
悲微之宮帝所都謁帝帝怒鞭天吳馮夷小豎不措
詩詩成奪取驪龍珠潛虬錯愕不敢動至今風真神
靈趨

觀潮篇送沈嘉則之揚州

八月秋氣饒江南道路遙忽憶枚乘語去看廣陵潮
廣陵佔客何所有大鰲千金夜呼酒三五月時行見
思十二樓頭住應久

孤鶩篇

有鳥名鶩鷺止我芙蓉池黃金爲裳翠爲衣安噤客
與皮相隨胡爲雙飛失其雌向風哀鳴尾離縱援頸
翕翼當語誰徘徊顧影不能飛雖有好羽將安施由
來黃鵠悲寡妻事今反覆更成悲賈臣見棄行負歸
潘郎悼亡多哀詞人生有情淚難持君不見廬江少
婦穿蘭芝一朝被遣生別離兩情如山終不移死有
鳥鳴隨之嗟爾孤鶩獨生何爲何不化而飛向焦
家連理枝魂魄不死常依依又不見望帝血爲杜鵑
啼精衛填海無窮時丈夫意氣死可期千古之恨誠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五

難渝

魯望報舉進士第六以詩賀之

日君別我過燕市知君昂藏能辨此泥金喜壓諸少
年珠玉應誇萬餘字野夫聞此心口開夜半驪呼狂
欲死君家四世元五公只今復繼汝南風春花醉入
曲江宴錦袍賜出明光宮昔時紅顏人未識此時青
眼人披拂文章得意會有神男兒成名晚亦得君不
見王生兄弟俱少年如此早成復何益

短歌送盛二謁選當得府掾

盛君贊卑不中選四十纔堪郡中掾短衣向我稱抱

關匹馬風塵走京縣憐君志意多權奇五斗一官安
所爲昨聞朝議頗曠湯論士不緣當世資君看兩漢
功曹史二千石卿從此始丈夫但保負郭田吁嗟蘇
生安至此

贈永嘉李生

本朝團基推絕品顏生在北南鮑生縱橫萬里割方
野睥睨莫敢先馳名李生近出鮑家里晚有意氣殊
崢嶸潛神布算三十載頃刻落子令人驚鮑生遽巡
不即下累百始得相持平十年之間鮑生死江海聲
名竟歸爾裴裳欲盡東南天眼底誰當好奇士春深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六一

結客來由奉向余時賭山陰墅四月五月涼風來野
大草堂相爲開初看落落數行下却立袖手俱徘徊
翻然會意叫奇絕生死萬態須臾回星辰蒼茫白日
動風雨颯沓晴空摧陰謀頗傳司馬法心計不減弘
羊才不知王抗品何似思莊玄保差堪比人生要使
標寸長吾徒豈必卑方技低昂世事那可憑但看圍
棋說顏李東吳狂士論如此李生沾沾殊足矣

汾陽王單騎見虜圖歌贈郭都督

唐家中葉羣胡張胡難負恩頻跳梁西北竝舉何縱
橫天子不得官咸陽力驅氛汾天重光誰其任者汾

陽王胡強漢弱百不當問之何能化爲強憶昔臨軒
親授旨老臣嗚咽辭天子匹馬蒼皇視軍壘心知力
闕非長技肝膽熒熒差可恃即令獨往無全理老臣
不敢愛其死自是神明護忠力令公一呼萬騎辟大
酋相顧爲指咤雜虜氣懾驕無色逡巡下馬拜投幘
歡喜願受麾下策請爲吾父掃西賊汾陽醺酒陳辭
聖兩管驩呼各欲前麾兵一指蕃寇截回紇北歸玉
凱旋歸奉聖主千萬年金石炳耀丹青傳沉吟此
事豈偶然昨來海上熾羣醜大帥勛名滿人口綠沉
長槍冠軍右叱咤風生萬人走平頭降奴跽行酒推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七一

九華歌贈送董山人浙甫

里君家七閩閩山何岸萼青天片片芙蓉落在提光
仙縹緲之奇峰右撫三華杏靈之洞壑山人近撮二
山標遠遊更欲隨盧敖何處能尋不死藥相依但有
長生瓢精神內視天牢開餘事幻出丹青才倉皇寫
照必盡意意足似欲忘形骸莫言相逢定佳士曾貌

王郎丘壑裏自是君心有奇趣九仙三華如掌指遂
令凡骨蛇若遺豈堪俗眼傍相睨君今歸向故山春
看風早渡桃花津尋仙倘遇挑推子爲寫真形與世
人

送梁伯龍壯遊歌

梁生踞踞負奇士七尺昂藏心未死麒麟不受檻下
恩猛氣長思日千里飄然向我誇遠遊意氣自謂前
無儔吳山如拳不入眼太湖一葦寧足浮東道瑯琊
渡萊水蓬萊閣前海成市徘徊覽古齊魯間五先
從岱宗始豪吟獨上秦皇臺海色回看復似杯千秋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九

紫氣中原入萬里黃河天畔來虹霓爲旌星爲車還
過嵩少採三花夷門古道餘千載汴水春風夾萬家
朝遊大梁夕秦廟九州便欲遊其八中條雲出馬首
看函谷鷄鳴醉中發自昔咸陽帝王宅青天西極美
容色試看仙掌玉女盆何似天門丈人石憐余弱冠
老東吳恨無羽翼隨風但把袂天涯問歸日爲生宅
取卧遊圖

送沈山人嘉則入關歌

沈郎自好歌白雪况復行藏負奇節中歲出身事府
主發發向人肝膽裂十年淚作眼底珠一片心爲袖

中鐵東遊雲間與白下結客翩翩盡風雅俱言莫作
吳里行人道王生非長者丈夫狂癡信有之世上紛
紛那得知大兒文舉小德祖故與狂客同襟期相逢
一尊見青眼相顧但恨知君晚今朝且盡平原懷明
日春風賦東遊試舉地生吳大夫意氣得似王生無
中丞汪公今武庫幕下書記皆元瑜此行欲盡天下
士寧復還家問妻子豈應潮海事千人認爲乾坤急
知己將君須把君手送君一折金閭柳武夷千峰青
向人它時莫忘王生不

過華二作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九

君家沉沉萬竿竹色入松槽釀新綠竹林好盡千日
醉酒松堪令一生足吾惜落魄正子猷况逢賢主能
獻酬明年此際酒應無認取湖頭雪夜舟

贈梁者李生

羞不見永嘉魏生懷英暮弱冠見賞楊少師至今江
左傳奇事技頗不辱賢豪知後來顏生稱對壘餘子
紛紛難等期李生晚自燕臺至妙鮮直與顏相待自
言三載渡淮後方幅所過無藩籬遂我生平好奇主
眼中往往多異技生平曾逢顏子明吾亦還交永
李抵言南北終雄傑豈料人才能後起軍中少年

善奕爲我戲賭山陰墅一夫命中勢莫當百戰技窮
心欲死草堂日午簾櫳清看生落子譁無聲巧如飛
係集杪樹捷如逸騎追奔星隱如游龍臥碧海動如
健鶻搏蒼冥低昂萬態呼吸盡意氣千載縱橫生乃
知供奉積薪新軍籍籍人耳非虛名李生李生真國手
頗今老矣鮑骨朽天下英雄惟使君須防年少生人
後吾兄自是人倫表爲生品第生知不與生共駐三
千春夜夜敲枰復呼酒

送華存叔北遊

季子黑貂敝四十遊長安浮雲萬里去白日滄江寒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一

江帆漠漠垂天起長風蕭蕭壯行李功名十上君莫
悲由來賢達伸知已當路誰相假布衣明經不得拖
金紫以茲改服于時好婆娑一官聊復爾君不見訖
郎鬱鬱困相如男兒何用萬卷書黃金臺下氣突兀
死骨却勝千金駒人生貴賤亦何有秋草朝華正能
久我昔結交燕少年兄弟聲名滿人口只今歸臥東
海頭世事悠悠任翻手因君爲訪燕市中昔日酒人
今在不

中丞汪公用言者被調私懷不平作中丞行以

致意焉

中丞君武且文推心置腹戚將軍廉閣結交今始聞
時危且須厲集擊氣鼓欲掃鯨鯢羣青烽不傳聞海
箭白日忽動長安雲浮雲蒼茫定何意羅尉橫天半
垂翅已道文高喜中人復聞功大還生忌提書何似
謫書傳綵筆寧同刀筆利竭來移鎮還過家祖道倉
皇走羣帥將軍飲泣戰士呼日夜更聲中丞至中丞
行歌莫苦聽我擊節論今古伏波將軍困薏苡雲中
太守坐首虜昔時人事已盡然今日人才更堪數君
不見李君龍卧海岱間吾兄鍛劍吳江渚天下英雄
餘使君豈容獨振搏霄羽又不見塞上翁失馬非禍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二

送華存叔鴻臚北上歌

翻爲功百年勛在麒麟重四海論定蜉蝣空彈冠會
見起貢禹捉鼻誰能免謝公只今楚賦歸田去黃山
白嶽爭相雄絲虹挂天三萬尺來飲王郎大海東
送君昔上黃金臺半載博取功名回腐儒一經安足
守奉使萬里真奇哉歸來上冢暫休暇還向中朝稱
謁者矧磊砢終非白屋才浮沈自愛金門下典客于今
侍從臣含香珮玉未須論歸朝獨奏相如賦美爾風

流第一人

趙支郎像歌

支君渴飲上池水五十賣藥長安市宏詞不得取卿
相薄祿翻令傳方技袖中吳鉤三尺霜有心拔置平
原傷黃金如山不屑意晚得鄒侯訂真契樓護雖交
漢五侯無且自愛秦皇帝豺狼道上何咆哮鄒侯埋
輪氣大豪君也零孤當前茅刑天罷舞血灑毛此時
功成匿不見人人願識支君面誰家虎頭善盤礴貌
得精神與關鍵摘花未霜覆井欄隱囊紗帽白日閒
手揮如意春風前飲之不試神黯然我亦千秋有心
者北來長安伏闕下見君此圖氣噴啞黃公壚頭手
堪把爲君擊節唾壺缺始知盧扁大奇絕不然胡爲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一

照人肝膽裂

燕山歌爲御史大夫南岷王公作

尾箕之區走朔漠陡列諸山莽迴薄渤海南驅碣石
來太行東抱醫閭躍逶迤欲斷月支色峨嶂遙疑巨
壘鑿千秋萬歲藏真氣地脉山靈久延遲淮右真人
握赤符累葉重光宅神器徙家不用填諸陵爵慈佳
氣日夕生龍虎時時朝大內芙蓉面而作長城太液
雲連北溟黑未央鍾動西山青西山氣爽闊開建
前鵠鵠爭崔巍勾陳蒼茫列帝座紫極照耀連三台
紛紛不數諸曹掾笑兀還看御史臺臺中大夫禦冰

金霜亭亭數株柏雕鶚秋盤大陸寒虹霓氣吐萃
山白有時下土春風前金臺碣宮恍生色正逢宇宙
冠裳新嚮明吹律黍谷春燕山不烙胡無塵公也秉
笏惟重臣藜藿不採朝廷尊我來擊筑燕市邊爲公
賦得燕山篇願公且莫思岷山燕山縣縣主萬年龍
門自有中流柱東海波臣只晏眠

題文丞相僊巖祠歌

宇內洞天三十六處處朱宮萬靈宿僊巖晚出荆秦
間時危一駐忠臣足至今碧染千峰寒草木爭輝水
增綠憶昔信國初勤王間關南出滄海傷心知一死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二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二

了吾事溝壑不救邦家亡亦知摧朽無完理磊落且
爲扶綱常以茲百戰心不死肝膽千秋付柴市當時
莫謂秦無人慷慨從公二三子初防名姓猶疑俗不
遺詩篇翻得士生時奮翅無寒枝死後棲神薦繁芷
乃知千載氣益新何況于今二百春處處名都建祠
地何況仙巖有遺址洞門松柏鎖陰森羣靈夜朝元
氣深歲時伏謁走墨綬登歌慷慨聞青衿君看今日
來祠客便是當年死義心

崑崙歌爲楚人曾先輩作

君不見崑崙西來二十四萬里金天屹立何嵯峨上

有積石燭天之玄圃下有排空墮海之黃河瑤池羣
仙白雲登歌大鵬扶搖乃直上黃鶴之飛安能過人
不見大海蕩蕩水所歸東溟之海稱獨奇尾閭雷奔
注焦土波潮地底無西回宇宙蒼茫汎漂梗樓臺恍
惚金銀披鯢魚浮沉日萬里蓬萊碣石秋毫垂崑崙
群仙都溟海萬靈宅巨雁千秋觀莽蕩二儀色何人
合置襟懷間自是曾郎楚狂客秀出蓮峰天柱懸氣
吐霜濤地維圻圖經山海攬可窮變化鯢鵬勢難測
人言楚狂氣太侈曾郎之狂差得爾吾聞大千世界
須彌山四州蟻屯山半裏又聞大瀛之海環海外元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四

杏林歌爲張生送曹子計偕

長安三月杏花雨片片飛流曲江渚江頭紫馬何聯
翩歸來醉帶春花眠生平少年不解事咲談拔取詞
場幟豈知丈夫須晚就一飛解奮橫天翅袖中吳鉤
鐵蜿蜒時來刃發前無堅但令紫氣冲霄出莫恨曾
埋三十年

劉司馬破山寇歌

劉公昔長御史臺幕府坐向東南開滄波長鯨不敢
動潢池小醜胡爲哉癸女源頭豈吹角更士不戒城
爲摧縱橫頗貽三鎮傲殺戮已動千家哀臨戎始見
英雄策推轂還須文武才九重朝飛尺一紙公也夕
聞投袂起魚符手屬三大帥鉄騎親馳二千里漢兵
疑從天上出虜氣還令目中死歷若奔雷掣驚雷陸
梁瓦解須臾變銅柱千秋有墮焉黑山一戰無飛燕
千山萬山雲霧空山名白日再見芙蓉峰地名手提
荆棘還王封口占露布歸天工蹄金聚裳不敢蒙將
士用命臣何功自是創痍待公醒天生方召今簿屏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五

長歌寄贈錢叔寶

丹青昔數曹將軍自言魏武之子孫東吳錢卿亦如
此昔爲朱戶今青門婆娑行年六十餘小冠褒衣古
丈夫半生一室似懸磨得錢只付黃公壚客來且置
牀頭易客去由他金底魚邇來向我誇生理四壁縱
橫貯圖史奇書手寫十萬言絲筆神遊幾千里我朝
畫品推沈周墨氣淋漓骨格道錢卿銳意追作者往
往舉筆凌其儔憶昨致卿東海濱揮毫拂素如有神

生平不識戴安道那知書裡能益人青山滄波落卿
手宇宙溟濛何不有幻境能令罔象愁晴窗坐吃神
螭走不知文采置誰左却爲丹青翻向後縱然赤牘
能驚坐即有玄經還覆說嫁娶猶聞兒女情姓名空
挂它人口眼中之交王子猷看竹偶作金陵遊馬曹
踏踏非所好雪夜欲買山陰舟倩卿貌我置丘壑去
去相期桂樹秋

人日袁孝功見過留酌小牕前酒酣放歌却贈
今年人日百不娛客遊金陵家在吳金陵春事亦不
薄有官何似當年無清溪館前日欲哺誰其過我袁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六

大夫喜是舊日高陽徒十千斗酒不川沾床頭春
足百疊春盤未倒綠窓暮春陰滿地雲模糊渡口桃
花未着葉門前楊柳難藏鳥金陵少年燕驪駒有酒
只過秦羅敷那知曉曉日易徂三十之年一再過二
毛便欲侵頭顱男兒纔挂馬曹笏河山已限黃公垆
仰天且莫歌嗚嗚樽中酒盡可復呼霜落烏啼更明
月摧眉還向府中趨

蒼潤軒詩

并序

蒼潤二字沈先生句詠倪先生所画竹也仲交盛
君號志六籍游藝盤礴業已好爲倪氏竹石則取

蒼潤二字顏諸軒日對此吟寫其間而文太史勝
題之楊太史文紀之稱一時勝事云諸學士大夫
過君軒者往往舉觴稱詩會興構體亦云旨而多
矣至聽括故實楊權顛末致或遺焉仲交謂余子
孟賦其事今可傳述乎余唯唯謝不敏已乃強爲
歌一章覽古人續貂之誚懷斯文形穢之慙不能
留木直往覆君家靨耳抑或採其綴緝存爲故事
點頌化腐請俟後之君子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七

翩無不雅生於幽事多所開時以卧遊追作者就中
竹石最成癖師得倪迂妙天下中庭種竹凡幾行綠
影倒拂雲林堂有時會意翻墨汗點染尺素生瀟湘
着葉還疑泣煙雨揮條復似含風霜淺態深情一丸
墨數枝沉沉翠如滴蕭然得意屏几間却使中庭慘
無色重憶當年沈啓南首拈二字標清格文翁八分
題更道前身便是文湖州新都太史善紀事奇字往
往揚雄儔眼前何物不堪寶使我擊節成淹留風流
遇合有如此男兒即窮亦得耳何況三冬足文史石
渠東開待吾子竹林之事不足侈龍吟鳳舉從此始

冶池歌爲李道士作

昔時吳王都石頭大冶鑄出雙鉤雙鉤化作雙龍
去至今大冶留其處朝天道士伯陽孫學道還係玄
祀門棲真宅神冶城下妙得洪爐鼓其化亦有雌雄
雙白丸煉之丹室凡幾年爐中有火池有水淬來片
片芙蓉起內斬三尸外百魔佩之謁帝遊大羅身隨
玉童列仙格吹笙去伴緱山伯我來三醉冶城歸謝
公墩上看斜暉風流不見當時迹白鶴教人憶令威
楊忠愍公輓歌行

太華日西摧黃河亦倒行風雷起白日黯黯扶桑傾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八

老鴟怒號鷄雛毆刑天秉干觸邪死世事翻覆那可
論丈夫有心差足恃憶昔先帝龍飛辰城狐久伏
鎮下鱗誰其批者且輒斤搖手不令天下嘆容城楊
公大決裂袖草偏輪寸心鐵大言畫地數賊臣壯髮
指冠皆欲裂蒼茫不得尚方請顛倒汚他爛銀血鳴
呼此事餘十年家家飲泣疑皇天那知邯鄲事終敗
曲突於今更可憐先帝輪臺百事改聖明吹萬
羣方解大鳥歸葬楊關西傾巢幸脫孔北海泥封不
作第二人廟貌長遺數千載我往從公奠椒漿公今
何所神洋洋激爲雷霆揚震怒聲爲虹霓撫文章

爲列星拱帝座散爲卿雲垂景光世間何物不俱盡
富貴榮華等朝菌請看方寸千秋近君不見奸諛木
死骨已灰兒童能道楊忠愍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九

王奉常集卷之四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詩部

七言古詩

耆舊並美爲林司空賦

林公昔起東山詔鐵冠稜稜色孤峭三遷八座大司空
空行年七十顏尚童自言臣老不任使乞身願得歸
閩中豈無安車寵歸路天語纏綿不能去國是由
來寄老成人生要在酬知遇並時司馬楚劉公偕公
引身優詔同鶴髮齊年映金紫屈指當朝盛時事

王奉常集卷之四

孝皇昔號治理淳一時九卿多老臣感恩伏地泣不
去至今父老猶能陳聖主中興屈羣策求舊猶循
孝皇德教泥載下赤烏留冠蓋兩京皆動色漢家賢
哉二大夫士節雖存主意孤何如天下大老在隱
隱嶽峙環皇都天關東西兩公府鎖鑰金湯奉
明主君不見周公召公百年相區區二疏安足數

三山行送胡文化年文守南徐

君不見海門東開大江走雪噴霜吞巨靈吼奔流繞
出南徐州鐵甕回看大如斗誰令此地爲雄鎮天遣
三山綰其口我昔挂帆揚子渡三山岸粵爭雄據疑

句容道中

片秦皇驅片石壁作金焦兩天柱正看北固臨江岸
夕睨兩山如指顧奇峰陡嶂相望開丹樓如霞綺色
來長松百尺蓋金刹一一倒插江流迴恍如鰲身欲
浮動豈是鼎足支傾摧吁嗟三山麗何極地主今歸
釣鰲客潘侯去矣胡侯來五馬都餘舊驄色至今霜
氣臨江寒突兀平添萬峰碧丈夫一郡豈足難君其
更理三山履半醉狂呼萬賴鳴歸來高卧郡齋清北
固金焦白雲起片片送入江流聲爾時定草三山賦
得不叫絕思王生嗚呼得不叫絕思王生

王奉常集卷之四

金陵十日雨不晴句曲道上稀入行遊子思歸那得
停可憐崎嶇前抗旌山雲暗遂征輪去山徑斜藏不
知路遙看林際濕烟生知是行人募投處

顧氏雙壽歌

君家江東四著姓元公以來稱著盛軒裳不乏當代
賢領袖誰誇後來勝日君獨往凌雲臺明經一第不
足爲陵陽白壁三見侮拂承歸卧婆娑江澤人生何必
紆金紫通德應須表鄉里毋勞生彥問家人却取遺
經付其子只今身垂耳順年丹砂猶駐盛時顏家饒
綠醅身堪老心曉黃庭口不言偕隱何人能白首云

上輜駟下爲偶琅玕秀出自吾宗去作清心顧家婦
莫愁春老花如霰明年花發開新讌力田誰是逢年
人萬事無如兩身健君不見陽鳥東從海上來婁江
之水去復迴君家夫婦日難老取作年年雙壽杯

王郎行送伯穀子還吳

長安九月瓦上霜片片吹墜征人裳王郎客舍思故
鄉青鞋白帽還金閭憶昔初遊碣石宮開閣正逢袁
相公號爾謫仙人藉甚開元風竭來事十載客散平
津空朝市人間任翻手文章大名終在口九賓庭設
待和氏不惜連城爲若計誰料功名巧忘人病來何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事得如身門前五窮鬼牀頭兩堅子委頓直欲王郎
死玄晏先生正耐病小冠子夏幾相似京兆諸生榜
欲放王郎客舍色初起薄祿何人不可干一第故作
王郎難百千年來無此道王郎得之何太早若言世
事無顛倒魚目不奪明珠好丈夫業就千載交豈共
眼底爭秋毫只今長嘯拂衣去蒹葭水落吳山高吳
田十月米作脂玉壺新酒提青絲樓頭小姬來壓酒
蟹螯如霜手自持此時但留雙眼在顧盼猶能空四
海歸來白版舊時扉繡佛明燈正相待始知千載
瞬過萬言賦少半偈多嗚呼造物奈爾王郎何

寄范伯碩司成

病起題詩寄舊京遙憐故人范巨卿雲霄日上致足
樂頗復念及同袍生秣陵天寒風謖謖秦淮水低塵
尾禿先生絳帳春風回桃李千樹參差開高齋白日
清歌起霜毫醉染鍾山紫畫省因君憶舊遊只今雞
骨正堪愁綈袍縱被憐青眼布帽何當戀白頭

題沈啓南春山欲雨圖

春光噴薄橫塘渡窄窄吳山不知數誰將片黑着峰
頭吹作氤氲萬山暮擁樹猶疑隔嶺烟飛花忽斷前
溪路脊口行人畏若濡隴頭新麥思如澍此時元氣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四

何淋漓欲雨不雨天爲疑兩儀坐失玄黃色萬壑爭
流蒼翠姿樓臺虛入蛟蜃散屏嶂倒列芙蓉垂不知
雨後更何態最好春山是此時何人此意成真賞百
年盤礴其人往陽春烟景留尺素真宰蒼茫墮雙掌
鞭龍驅石事有無胡然令我心神爽鉛華刊盡但墨
汁出匣看雲把猶濕雨師作使不得休山鬼蘿深夜
中泣眉黛含顰鎖不開更如神女怨陽臺莫愁筆底
風流盡春半吳江棹裡來

峴嶽歌爲大中丞張公肖甫作

吾聞華陽之國走萬里大江東奔何所始昔在鴻濛

間盤叢閣其端秦雲斬峨嶼可望不可攀天開錦官
城地闢玉壘關五丁力盡萬壑裂千載始得看江源
岷山以西何突兀一線飛流到溟渤東行逶迤劃中
斷壁作嵒嵒兩天關雙流一氣空中寫出峽重磯大
江戶日月分明夾兩轂濤立渦盤在其下幽蛭對峭
萬古黑那數瞿塘大如馬誰當叫絕登其頂呼吸依
稀有真境楊雄蜀都不得賦王家逸少徒延頸閑居
但讀山海經老死不得遊汶嶺張公有才跨宇宙詞
賦肯落相如後襟期濯取錦江色眉宇平分兩山秀
相逢遙指江上山問着即是窓中岫九州欲遍中丞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履闢奇不似家山紫只今舊寐嘉陵道縮取真形入
囊底繡裳金印不自貴但道嵒嵒有藏史桃花流水
非人間我欲携詩問青天何時還上九折坂便可接
送崑崙顛回首滄江一杯水兩山培壘真可憐爾時
倘憶狂生言

石公山觀日沒月出歌

暮泊石公灣還登石公山石公山頭日將沒千峰萬
峰沉水間義輪去波不盈尺大冶初鎔紫磨液驟驚
舞鳳變若從火齊琉璃盪相射焉文已蓄半規去猶
繞猶紋波面赤須臾墮黯黯恍惚來莽蒼瞬目竟西

側身復東望餘勝猶堪據石誇流光已自排雲上
如鉤欲擬復如玦完璧俄然對相韻匣中明鏡拂塵
開水底龍燈穿石裂向來坐失文君眉依稀却還神
女姿尋常升沉兩日月今夕何夕爭光輝初疑此輪
循復環但見赤玉已換黃金盤又疑凌空擁天軸左
輓扶桑右若木不然太湖五百里日月之行胡爲出
其裡長歌下山山色空醉來雙眼無西東大夫憤莫
蟻觀寰海中嗚呼六合之外安可窮

丈人行再贈叔平徵君

丈人家傍支硎住青山朝朝復暮暮丈人爲出山更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六

奇不作揠微畫者師鬚眉白盡筆仍綵畫人有錢不
得買山田百畝屋數椽却向王郎賣酒錢王郎兄弟
名姓久畏者猶生卅年後左呼大令真吾師右拍僧
彌稱小友若言老人不好養烹羊無羔日連夕若言
有客須好渠終歲蓬萊客自如閒來黃菊眼獨醉別
後青山榻便除身過太湖五百里兩湖遊手畫蘭亭
一丈紙贈叔平有金可使高南山丈人此語誰當
比

送明卿入賀還大梁

不佞與明卿別有十七年矣以萬曆之乙亥歲入

月 皇帝萬壽節來京師始一握手亡何即稱事
竣別去明卿楚士有盛名久厭承明之廬當入備
九卿非遠而不佞或有故山之約傷良會不常哀
怨之指寄平商歌不揣固陋敢升卷首業以瓦缶

發諸金石聲也凡我同志願構衆體摠別思焉

話舊欲廿載相逢無牛秋如何可憐日却付病與愁

衰柳復隨車後南陌頭龍城外邯鄲道白日茫

茫帶秋草來騎去馬心自悲無事離亭送人老憶

明堂陛見初公卿願識爭下車問奇時滿戶外履乞

字家留几上書紛紛盡道新知樂已是魂銷舊酒徒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梁園燕市一杯酒別後悠悠能得否吳公治平今第

一漢庭應召河南守只愁王郎不得住烟雨江南重

回首

賦得岳陽樓送關中劉伯時之岳州

洞庭天下水岳陽天下樓樓懸日月觀水納乾坤流

昔人憑軒歎孤客今日登樓二千石木蘭高擁使君

舟山竹聽殘老龍笛樓外歸鴻欲倦過到時應及洞

庭波君看木葉無邊下何似秋風渭水多

爲人多作祭文自戲

豹冠讀書好奇字四十纔堪尚符璽窮年屹屹不著

古無事空糜洛陽紙東家達官天祿客官館雖僚佐
史小臣筆札亦不閒爲人吹簫給喪事

金陵行送與成陸省丈少尹留都兼簡許仲胎

奉常

昔游金陵酣歌登鳳臺沉吟六代風跌宕三山杯

揚才尚符璽寢寐餘高懷醺酒無長江空老臺郎才

臺中官長誰最同正得雲間陸士龍三年含香帝

座側遣作金陵少府公金陵去天強尺五朱雀桁頭

似韋杜家家柳葉婉地垂京兆偷將學眉嫵人生富

貴須故鄉行馬恰在青溪傍倘見風流許玄度莫教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八

輕薄似真長

訪禎伯博士寺中留酌大觥爲賦長歌

古寺蕭疎數椽屋國子先生住纔足皐比座上講初

散塵尾牀頭冷難捉應門那有雙童在擁被時聞一

編讀王郎奉璽亦大閑走馬相過來剝啄入門禁寒

不得語孤裘蒙茸馬毛縮生平不妄過人飯笑謂先

生供苜蓿筐中月奉不盈千却向胡姬換醺醺嶺南

大椰刺作觥鴟夷傷躄豕其腹感君意氣須盡傾拍

浮但苦杯行數耳熱談天出真態爲君一笑驅流俗

興來不減步兵厨醉聽何殊漸離筑牽衣上馬還復

留玄景沉沉白相促馬首模糊作春意幾枝似染杯中綠歸來醉飽向妻孥何必人生萬鍾祿君不見杜陵野老多貧交廣文司業時相逐他時過訪無酒錢相對猶堪飯脫粟

胡慙禮少參王天與愈憲駐輝縣聞余過衛邀集蘇門山二君久不會面一見憐甚為賦短歌志感

歌志感

道出魏衛間悠然想登眺為問地主誰中原有同調客子行歌淇上篇主人坐理蘇門嘯折簡聯翩召我游寒裳便欲窮奔峭三年不得通一書一由何當逢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九

二妙片時相聚不盡懽後會悠悠總難料生平懷古復懷人蘇門之山二使君眼前突兀盡奇觀酌酒只愁日易曛君不見蘇門山高高可攀使君高誼高於山

謁子陵祠登釣臺歌

潁陽先生一瓢後卓犖獨數桐江廬鶴叢高士有嚴鄭亦賴子雲能著書澤中不作羊裘坐世上那有蒲輪車富春難頭兩峰秀客星不隱將安如君王自美建武政處士適際玄纁初名成萬古祠宇在漢社洛陽久已墟清輝似染水長碧高韻欲與風俱踈千尺

休疑下綸處此翁釣奇非釣魚徘徊宇下三歎息獨立高臺意有餘

昆山草堂歌是潘中丞讀書處

我昔游具區汎覽吳興陸其傍有昆山人物萬頃陂人言柳惲讀書處曾是亭臯有佳句傳舍猶令勝事誇風流不遜當時去當時但道柳吳興千載那知尚此稱只今清遠定誰屬山靈已乞潘中丞中丞昔領河隄使功高不得排羣議投効聊明大臣節買山亦是君王賜興來時上讀書臺展八谷茫大澤開天目諸峰障空出蒼苔二水排山來家吟快誦但一室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

閒身擬就烟霞窟遙岑對聳兩浮圖似作案頭雙不律門前碧浪鋪側理揮毫萬態須史出爾時足謂老菰蘆却咲柳家能久無隆中臥龍那得穩東山蒼生未可孤豫章城南斗文白朝下荆扉暮施戟昆山突兀猶眼前一片烟蘿夢中色東吳狂生不解事為公却賦尋山屐昆山歌歌正舒勸公莫戀昆山居天生紫髯郎真主肯向窓間老蠹魚丈夫若但保拳石問公山中所讀今何書

童山人子鳴為貞吉王孫頌竹在亭文甚奇王

孫以屬余書石竟為歌遺子鳴併示貞吉

隱章宗侯數竿竹老死忽有孫枝續太末山人頌其
事穆如清風灑淇澳琅玕錯落赫灑楚和氏璧秦
人琢宗侯礪石大好事誰其書者江州牧朱絳光研
作從分題銜故置山人足山人昨者遠遺我卧蠶雙
紋古環玉區區無用酬布衣爲書貞石標幽獨風流
佳話久寂寂此事沉吟差不俗爲函亭壁倘未磨應
有中郎摸碑讀

長離行贈瞿童應甲孝廉肅甫子也

長離鶯丹穴氣即凌然氛冠距雖未成已臨五色文
矯矯瞿家郎藻翰吐若雲四齡誦詩書六齡希並墳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一

十齡厭俗學奇字多所聞本自天上難難與家難羣
右翁昂藏楚奇士施宗鳳毛良有以居然造物亦示
奇故遣英雄落泥滓越石父賢曾縲絏太倉令困幾
胥靡解驂未即逢齊相肯使奇兒後女子瞿郎是時
年十四垢向北走長安市上書相府兩郎君錯客爲
人萬餘字高者縱橫短長策漫語猶然逼遷史說衣
楚楚殊可憐遂巡未敢誇童年小兒不辦作此語握
管使試郎君前荆山月破連城色黍谷霜飛大夏天
我來遇郎燕市邊詞人滿座側耳傳聞郎一目輒成
誦萬卷出口天河懸天河懸楚江開蘭臺秀色朝作

雲潭連權奇夜流血生兒如此足慰心有父况是雙
南金天生此物豈無意要似良賈藏須深君不見吾
兄詞壇標赤幟晚得而翁在陶鑄郎今捷悟復如此
天下文章足兩世何論區區不平事

姚生行贈瞿者

姚生學儒不成羞學賈去事長桑心獨苦日提藥囊
請斗粟十年一官不得補有兒不令讀父書試補諸
生文頗奇去年京兆不放膀老大欲娶歸無資長安
富兒門巷熱相逢盡笑姚生拙古來豪傑未遇時牛
衣對泣瓶粟竭如生父子豈長貧不似君卿但唇舌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二

醒樂亭歌

并序

醒樂翁者尚書李子安公父也尚書公於小子爲
年家父行屬小子脩員江右公以世誼命爲亭歌
一章且出先君子贈言泫然久之勉續長句
不醉復何醒無憂亦何樂乃知醒樂亭端爲醉者作
古來醉者曾有言得趣勿爲醒者傳屈原獨醒終溺
死五柳先生常醉眠鳴呼此輩誠有託無乃所託非
吾天定須美酒始得樂但醒便到愁城邊君不見豫
章城外西山叟蕭然一亭何所有竹爐茗椀無長物
任藥經年不入口有田休種秫有秫休釀酒帶經鋤

得五畝杭却把遺經付其後又不見生兒齒歲於歲
廊此翁草玄殊未央尚書官重心知醉時學劉兌
帝傍乃知遺世誠足樂無論醉醒俱倘得此翁不樂
人間酒曾醉三天沉淪漿

謝余德甫致大鯖兼惠長歌

豫章三月桃花水武陽鯖魚美頭尾脂膏只落五侯
飭食譜那聞使君耳生平故人余大夫自言能向漁
郎市擊鮮便可克官廚照沫猶堪飽妻子散衙瞥見
雙舄夫心知大大前饋魚三言却走門下士尺素剖
得空中書兒女懽懽看魚目使君把字驚明珠官衙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三

如冰少賓客使君割髮還白食霜刀飛贈四月寒
人無聲饕餮人色屠蘇點罷側理舒屣訪故歡雪
百年四海爾汝交懸梁瑣節那足驕我寧齷齪
卯君豈易致如陽喬人生醉飽一瞬事片言便屬
秋高君不見豫章缺掌吏也能捫腹揮霜毫

蛻龍歌爲御史大夫潘公作

蕩蕩六合間奇事何不有曾聞漢渠名絕異在龍首
今之蛻龍猶異歷歷分明在人口天生神物出瑞
世豈與凡骨同飛走憶昨長淮奔怒浪清霄屬交
龍數舟子寓師日愁溺天陰雨夜時聞吼側聞

主勸速圖噉茲荒度潘大夫指顧須臾築兩堰白日
不動滄海枯上帝謂老龍毋與聖主爭神功

不解爾形蔡爾真氣還天宮老龍不敢驕青烟上虛
空車之骨遺囊中蒼茫獨把驪珠去頭角猶能氣
如吐石紋金剛礪礪色手觸還疑致風雨吁嗟此物
不可留人間老臣請以輸天府乃知龜山之下巫支
祈靈異未足誇神禹鱸魚遠徙誠瑣事劉累蔡龍安
足脯我行太湖邊父老爲我言潘公治河龍避舍不
信請看如蛻蟬爲公歌作蛻龍篇從公乞取珊瑚鞭
鞭龍直上九萬里俯視一線黃河懸還恐骨不得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四

蛻龍罷長嘯天茫然

潼關飲朱秉器使君貽以長句

我携十五城長嘯西入秦君得百二關東道稱主人
尋常相慕不相值今夕何夕能生春三峰黛色柳枝
入二月春城桑落新歲樓日落大河白倒景百尺樓
浦津素聲鳴鳴歌欲絕此時向君肝膽裂明經老作
博士師拂衣未許酬疏節亡奇莫問壺中天有酒且
憐頭上雪六軍曾過使君旌今來紫氣更分明真人
自有關門令錯道王郎馬生

三門砥柱歌

危乎慄慄兮三門之爲水黃河落天一萬里襟秦東
晉不得駢却走弘農萬山裏山迴峽轉大石出怒濤
東奔復西靡河伯咆哮訴上帝帝戶不開巨靈死河
乃不歸海滔滔上騰山天爲生神王鑿石洪波間鼎
足擘裂旬然中分三矢墜空直射海門鯨吞鰲吸怒
未已復有一柱當天根水亦不能爲之截石亦不能
爲之齧轟然雷闐千萬載磨牙流血何時歇東吳有
狂生謝病出長安側聞三門險寤寐思奇觀騎驢背
挂一瓢酒來坐石上看飛湍及足臨盤渴神悸骨亦
寒大魚揚鬣不敢上呂梁之湫驚嗟但坐而長歎我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五

欲壯此水此水壯絕難可名大將鑿內門聲出十萬
兵鉦鼓百里動破金前決爭諸侯壁上觀楚士昆陽
虎豹皆戰驚舉觴叫絕誇奇觀咫尺但恨難飛渡爲
我呼綵虹駕爲三石梁躡身三門上禹蹟何相望水
痕去巔定幾尺馬蹄石上寧荒唐摩挲問一柱辛苦
良自強天下滔滔盡東注何爲力爭殊未央不見頑
石山中藏嗚呼世有磊落非常士不遇請看三門與
砥柱酒盡掀髯跨驢去欲問狂生不知處

張佐虞之脫胥靡明府傳公實有力焉張有國
士之感丐余兄弟歌而紀之先是山人顧山甫

醉心高誼不佞先有五言道之矣

張侯龍鍾脫請室酒後嗚嗚指白日家無卒歲擔石
束手挾感恩三寸筆千秋不受明府知七尺幾從世
人失中遇翁山澤士慷慨論交口如一已向徒中
識異才更從方外憐真逸古人高誼卓無羣今人寥
落不堪聞何處能尋齊晏子只今重見信陵君爲公
擊節歌聲上一片聊城海上雲

公聯城人

爲盛醫案贈李邑丞李先爲吳江簿以察廉擢

崑山

李侯明經衫尚綠馬骨峻嶒鬣毛光清過寶帶橋邊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六

水潔比馬鞍山頂玉傳舍三年少突烟藻蘋兩地空
尸祝人言李侯有清癖侯好盛老能醫俗藥囊宦案
相對垂竟日齋頭飯脫粟

黃生行贈善画者亦明卿客也

吳公好士天下無揖客半是高陽徒賴上黃生纔二
十酒酣自說丹青殊含毫弄墨輒有意貌得衣冠古
大夫有時亦寫韓幹馬五花色映官奚奴春江樓船
日千里兩岸青山皆画理黃生無事但伸紙九老七
賢無不似少年槃礴得如此生直須年名自起顧陸
張吳亦人耳

仁宇歌爲吳江徐明府作

吳江二月春如綺垂虹橋下桃花水栽花仙令如神
人刺暮色映萬樹春三月蠶眠桑葉老蠶婦梳頭桑
戶飽夢秋已過田禾栽令君眉頭始得開但看雉雉
聽琴出無復燈鄉入操來君家嚴君宰帝畿今在蘭
臺著繡衣君今年少復高第人道君傳枕中秘那知
一點在君心君但師心豈師吏仁宇歌歌風風爲君
四座來清風庇君宇下士不窮無論天宇共眉宇捲
在吳江春色中

還山歌送伯水部歸羅浮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君不見羅浮之山高接天精靈閭畜千萬年丹嶺黃
金不復出化爲文章凌紫烟五色神羊叱欲走九苞
威鳳生聯翩本朝以來稱大雅比部秘書俱作者干
將早折莫邪破獨把純鉤付歐冶重席曾厭白虎生
錦標時奪華陽社儒林不死首藉盤水部名高白門
下綠袍銀艾猶童顏無事忽憶羅浮山司空官長留
不得策馬便出龍江關意愁白髮不干丈自愛丹砂
欲九還龍鍾八十始得去却笑賀監非難攀羅浮山
歐冶子與君相望五千里昔時燕市和歌人市卒吳
門三歲矣君還試向山頂呼消息能通一氣無丈天

不作千載事今日還山何所圖

海濱爲林太學天迪賦壽大衆陳公七表
側聞大瀛海中列十仙洲登蓬駕爲梁鸞鶴邀遊
不在此不可到舉眼却在三山取三山主人方丘
伯以紅顏辭上國春雲煮石二十年宮闕金銀內
生色仙人海上初獻壽祭酒郡中左讓席酒罷扶搖
上赤城城頭一片海霞生更憐玉潤能神令歲歲永
壺相映清天迪公

桃花嶺歌爲太宰夢翁作

我聞度索山中有桃千樹攀條吸其英令我好顏駐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八

楊公昔時有母年百餘曾種此桃娛板輿板輿却駕
六蚪去桃花片片留作丹霞裾青山忽醉鞦韆色赤
日倒映扶桑株我公花間巾紫邏海色春融穩高卧
謝公東山我公橫天爲 皇家界良佐要令四海盡
同春豈容但席花裯坐只今昔死上書回頭幾憶
花時過花時不見嶺雲紅遙把漁郎一信通莫言開
落無人管盡在山公啓事中

放歌行送方允治侍郎致仕還南陽兼東張助

甫中丞孔炎子厚兩宗侯

君不見金陵元日敲霹靂雪壓玉龍寒不蟄又不見

紛紛白簡下金陵冬官侍郎賢見惜若言天道無顛
倒夏令春行一何早若言世事無是非察庶那遣方
公歸我今酌公酒起舞爲公壽男兒行年五十踟躕
猶作轅下駒誤我事者頭上之簪身上裾解殺縱轉
出門去那有除書與謫書冬官侍郎官不薄三年看
山亦不惡猶作揚州貴人恨懸却熊車恣芒屨酩酊
何妨抱膝吟拍浮誰禁持螯樂公歸倘過張公子爲
問綠波樓中樂何似醉擁姬人談小品差勝王生枯
坐耳因公更問西王孫文章父子誰言尊新詩細剪
赫號送強半爲公伴綠樽公歸持此不寐寐天與烟
主奉常集 卷之四 十九

霞半生癖只愁 天子復召懷不愁宛洛無從容我
今婆娑行美公

王奉常集卷之五

吳郡王世懋敬美謨

詩部

五言律

春夜獨眠

已作支牀計何心秉燭遊偷生唯藥餌多病且食粥
隙月窺人夢清宵與客愁愁侵凌春草色任爾徧芳洲
與僧話

畸世傷多難尋僧問大悲途窮禪理見道愜障心離
涕日吾堪老人天物自私誰明本來意不受妄緣欺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一

詠夾竹桃二首

名花踰嶺至嬌娜自成陰不分芳春色猶餘晚歲心
絳分踈翠小青入嫩紅深本識仙源種無妨共入林
其二

何來武陵色移值向深閨葉不迎穠墮花仍入夏齊
菲菲能拂石冉冉更成蹊尚挾風霜氣流鶯未敢棲
賦得銅雀妓

雄圖百歲歌歌舞一朝空妾意與俱盡君恩那可同
高臺多見月總帳自生風獨有西陵樹時時入眼中
秋日閒居四首

臥病安非梓尋經避夢淚從家難盡愁入舊游多
海色侵高臥雲林隔浩歌賓朋未踈賤稍稍解相過

其二

自分功名薄誰令出處疑簪纓真長物圖籍是生涯
天意容吾懶秋顏任爾衰高齋盡日臥閒起試臨池

其三

郊扉何寂寂斜日下庭柯暝色鴻邊盡秋聲雨後多
傷心問朝市削跡傍烟蘿快讀莊生論逍遙起臥病

其四

田野安吾拙襟期頗自由已滋蘭九畹未種橘千頭

主奉常集

卷之五

二

日月閒窮巷乾坤老素秋向來飛動意寂寞對吳鉤

劉生

慷慨說劉生翩翩三輔英借交羞郭解疎術咲荆卿
雙劍萬人敵千金一擲輕矢志在所報安知身與名

觀田事稍獲有作

相看世途遠日與農情親場圃問新穫兒童行負薪
頗知歲事好未收田家貧荷篠丘中者依依語自真

秋夜有感

且自寒廬臥憑教與世違艱難身未屬生死計仍非
病色兼秋至雄心入夢微尚扶雙眼在莫遣淚沾衣

明上人七日夜不寢不食予嘉其苦行詩以旌之

何事勞塵相堅求意苦深已辭天食供寧受俗緣侵
有法終無法降心不住心誰將白牛乳起爾色如金

讀二家詩

予弱冠時家兄元美貽之詩口自惜空言終付汝
已屬望如此余既雅所愛慕習見盛事頗頗營身
後之業文王我師服膺不遠又濟南李君首倡茲
風與余兄契若金蘭而並稱雄敵于時同志之士
咸共推二家余朝夕珠玉左右仲宣把卷沉

主奉常集

卷之五

三

阮浸入心脾誠有味其言之也率爾賦短篇志感焉

此道有興替高才無古今陡開千仞色不盡百年心
歲月歌偏苦風塵態轉深阿平堪絕倒何處覓知音

家兄酷嗜書構一樓聚書其上匾曰萬象

薄業能新築傳家有素書造門班嗣客問字子雲居

二酉非吾及三冬頗自餘古人堪共語轉覺世情疎

過華存叔舟中見示接贈之作有答

把袂方丹夕相看淚未收片言萬夜色萬里動春愁
吾道安同異時名薄去留布衣權自貴心賞爲君酬

張幼子見過夜酌分韻得江字

樽酒論交夜秋聲在綠窓悲歌聞閨里憔悴泪羅江
大海龍吟獨中原劒氣雙停杯問今古飛動意難降
徐子與使君解郡歸過閩閩拏舟訪之即席分

韻得心字

斗酒一相勞知君返故林文章終側目客鬢獨關心
拙宦名逾大窮交意轉深歸來蓬徑在二仲好追尋
長興訪子與留飲歡甚即席賦五言二首

清蘊下天目白日醉孤城一自中原散殊深南國情
酒人猶夙昔劍俠自平生嘯傲風塵外都忘第五名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四

其二

相逢盡一醉惜別戀餘歡布帽憐秋色綈袍入夜寒
酒令人自遠詩任俗相看拙宦吾曹事毋歌行路難

同俞仲蔚家兄元美登馬鞍山飲以山高月小

四字爲韻得四首後二首入選

躡屐命高侶翛然登故山翠微侵夜入青藜及春還
鳥沒孤峯外人行磴道間梅花時自發斟酌慰愁顏

其二

落日吳天高登臨引興豪人才盡把秋生事問持螯
醉立千家暝狂呼萬樹濤獨憐張仲蔚歸路更蓬蒿

王生世周從沂州歸賦二律贈之

忽聞郢中客歸採江南嶺懷刺未磨滅江臯逢故人
新詩問何似過雨梨花春莫學琅邪守婆娑老積薪
其父從沂州未歸

其二

爲問南嶽客何時賦北征歸吳唯數口去魯尚諸生
落魄存吾黨浮沉付物情誰憐三上意獨夜抱連城
春日袁魯望見過分韻得四首

剝啄誰相念交情爾自真且判袁紹飲莫厭庾郎貧
海味能安客春花欲醉人周旋貪少日別後總風塵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得人字

其二

宜是蔣生徑能令仲子過書留集几遍句就栢梁多
意氣偏狂飲風塵隔浩歌蓬蒿吾自厭飛動奈君何
得歌字

其三

客來頻醉卧白日偃荆扉柳弱色堪把梅驕春尚微
小風殘睡入初月薄寒歸對爾忘機者悠然世可違
得歸字

其四

河朔名仍在乾坤意未降酒人唯我共國士許誰雙
秉燭深良夜聽鷄過小窓挂帆明日去春色動三江
得江字

子與病甚差後見寄并申襖事之約賦此相答
問舌今存否招覓些有無乾坤容汝在意氣借身扶
萬事窮相向千秋老自娛書來報無恙戰勝已忘羶

其二

爾夢鈞天後何如入醉鄉文章看長物歲月避浮觴
兀坐稱摩詰清齋禮藥王猶餘故人意飛動未能忘

其三

主表常集

卷之五

六

憐君苦吟甚日傍湖山眠病骨仍餘傲徃狂漸入玄
飛槭新白苧隱几舊青氍強飮如相憶時過雪夜船
其四

陶令閒中賦虞卿病後書已知詩卷在無那酒入疎
意與能藍疊逢迎有敝廬暮春吳水畔修禊定何如

答明卿一首

三秋卧東海幾度憶樵陽物態愁邊盡朋情難後長
若仍老鷄肋吾自畏羊腸莫後輕吳士猶能咲楚狂

秋日虎丘同家兄過松墟上人房

叢林日初午飮罷行禪關問道欲無語逢人殊更閒

支願過花雨跌坐空秋山回首向來地雲深未可還
答山人沈嘉則一首

君自名狂客那堪問世人青雲安共拙白眼解相親
不必交稱素俱言遇有神相看千載色忍別向風塵

其二

莽蒼來談劍淒涼問掩關羽聲過郢雪虹氣抱燕山
淚盡千秋句狂回萬死顏布衣交自貴湖海未堪攀

舊涇王氏兄弟邀飲桂園賦此爲謝

卿家好嚴桂偏得酒人親覽往俄成趣能留未是貧
魚鰕安土厚爲泰覺情真明日還相命飲風聖釣綸

主奉常集

卷之五

七

別王氏兄弟復停桂樹下飲漫賦一律

驅馬欲過發見君還復留入門棠桂在池館自坐幽
落日停歸色秋風與勝遊平生不妄過茲意若爲酬

送張幼子之白下分得攝山棲霞寺

驚嶺鸞龍鬼人天象構開院深閒薜荔碑老護莓苔
真氣千秋在慈雲萬壑來定知登覽句不羨總持才

山子有江
總持碑

又賦得冶城

吾祖日南渡風流標冶城至今京邑地猶是晉時名
雙闕雲長護諸山氣未平回看白門柳張緒重含情

丙寅元日

田野復王春爲農歲事親霜華迎日薄海色入年新
禮數狂能絕交游懶更真二毛愁欲近莫惜酒杯頻

震澤老柏

水部祠前栢何年尚鬱然地緣喬木重樹爲昔賢傳

白鶴雲雙去蒼龍夜獨眠未須材用世自有勢參天

送叔厚徐丈之留都比部二首

投劾歸初服徵書至考槃乍賢官謗白堅卧國恩難

莫薄西曹掾還彈柱下冠鍾山有佳氣緩頰耐君看

始發徐州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八

凌寒早嚴駕始發彭城東渡有橫江浪山多出谷風

畏途名利外行色喜憂中極目浮雲盡天迴碣石宮

德州渡河入景州界

雨後平原渡春衣怯路長寒烟開萬井遠水上千櫓

河色分交壤城陰接大荒燕臺有佳氣三輔鬱相望

題項子曲池草堂二首

水際藏書室松間點易臺烟蘿深自託魚鳥靜無猜

緩帶隨風度清樽待月開興來池草碧春色夢千迴

其二

日涉自成趣何如陶令園長松供白眼深樹坐玄言

納月半池水歸雲萬里村此中無限意幽討任君論

香山寺頻婆花下一首

嘉果傳經品何年植帝鄉葡萄非漢種簾萄是天香

積素驕春色含脂破月光坐深花欲雨片片墮霞腸

弘法寺夜卧

禪榻一燈卧疎鐘萬井哀月痕松影落窓色鳥聲迴

鄉夢醒還續羈愁老自催亦知三逕好不敢賦歸來

同莫子良方伯天寧寺小飲二首

城南古蘭若携榼幾隨緣漂泊依僧夏清涼近梵天

君成方外賞吾得醉中禪歸屐婆娑甚山房自穩眠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九

其二

法雨着浮屠諸天景物蘊雲合雙樹濕風擁萬鈴呼

香積僧能飢醖酬客自扶莫愁歸路暝照乘有尼珠

贈康裕卿

京華紛作者脫屣或公侯各自專湖海誰曾犯斗牛

冥心憐日上雅意在風流縱有連城壁逢人莫漫投

酬裕卿見贈

已分泥塗甚誰投不夜珠精神五字緊涕淚一言枯

病色吾曹在詩名世俗俱長安自冠蓋遲爾只江湖

即事

平生一掬淚豈在兩微官有駕從期勸無冠不解彈
主恩投老足吾道向人難總謂詩篇廢猶能誦考槃

久雨小晴是日聞修省之旨

淫潦淹三伏重陰暗九霄祇愁禾耳出誰遣漲痕消
乍吐天應妬初還日未驕 君王正思治行兩莫朝

酬洪山人投贈

燕市酒人寬新詩醉裡看清歌雙淚發白日寸心寒
君老成三絕吾衰媿二難莫言麟閣事憔悴有南冠

立秋日寺中有感一首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暑殘僧寺夏秋入異鄉天氣早遲迴雁林深足暮蟬
感時桐一葉憶別柳三眠似有南轅望須歸課林田

太保劉文安公輓詩九首

南箕大星落北極寵光存啟沃深儒力哀榮備主恩
易名周典重加秩漢封尊未盡生前事終貽萬石門

右贈

其二

佳城十載色鬱鬱自汾陰使者臨埋玉郎官捧賜金
卿雲營地肺礪木植天心臨作祁連象崇文 主恩

深 右賜葬

其三

一代師臣重三加祀典新烹從列鼎舊祭遣少牢頻
妾切聞天語分馨達帝裡君看筵几上賜帶辟黃銀

右諭祭

其四

勛命推殊數覃恩比上台白麻身後寵丹詔日邊裁
天語絲綸密雲泥寶冊開禁中誰視草應是及門才

右頒誥

其五

何以標勲德豐崇有樹碑文罔五色抱錦藻八分垂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道重中郎筆銘多幼婦辭至今經謁者猶作峴山悲

右立碑

其六

聞道傳經日青藜夜有光雕龍自家世綉虎在詞場
手筆歸燕許聲華挹漢唐唯應播金石臺閣永垂芳

右遺集

其七

江左諸劉日文章七十八人至今經術顯昭代薦書頻
廊廟承先達風雲續後塵鳳毛應未艾還見賜袍新

右世系

其八

已自標通德仍兼齒爵尊表闡來使者式里重公門
几杖時專席壺漿有乞言老成今不見棹楔儼生存
右建尊坊

其九

千載宮牆望何人近兩楹春秋從庶祀月旦得鄉評
禮樂諸生表冠裳二地名瞻依素王在官閣已辭榮
右郡邑從祀

同方德新侍御步天寧寺飲于塔下分韻得風字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二

蘭若過霜色浮屠掃漢空寶輪危眩日琪樹坐生風
半偈詩能入三乘酒更通談經我馬白一馬使君驄
周子聞失意被病詩以慰之

聞君不得意獨卧黃金臺服軛銷燕骨連城泣楚材
董帷窮更下江賦恨堪裁片語知音在扶教病色回
早秋客夜

今夜嚴城鼓風微響自遙病多欺久客詩爲道中宵
露葉吹猶勁秋虫語漸驕更憐青鏡色衰髮減明朝
留別翠巖上人

馬首西山色人今不可留片言工怨別三咲失離愁

久住僧爲夏將歸客是秋君看橋下水依舊只東流
先君復職命下就道志喜三首

自沉幽谷痛誰照死灰明烏鳥悲新疏麒麟憶舊名
魂銷招乍返淚盡感重生試問王褒樹春風可再榮
其二

幾年孤憤客此日忽同春讐向燃臍盡恩從掩骼新
帝令終事母天假得稱人慟哭關西莽能無大鳥神
其三

上書慙弱女死孝伏賢昆論始成千載悲猶在九原
浮雲非主意昭雪是天恩踴躍柴車路遄歸慰倚門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三

渡淮後升行

水宿復千里客心遲暮何淮南木葉下湖上秋風波
菰稻望鄉近魚鹽依市多明朝渡揚子遮莫聽吳歌
中途聞 命逕授南儀部志感一首

頗聞郎舍裏修竹似吾廬風聞懶青有竹其勝懶不任朝渴狂
堪遠簿書浮生吏隱足穩食 主恩虛出入金華地
毋忘廣柳車

顧山人季狂避暑小祗園作山人好持論輒以
相調二首

誰得祗園勝知君雅好奇詩成五嶽色難起百家疑

我道長康點人言王楙癡莫令兒輩覺或恐飯爲糜

其二

大有談天口能飛六月霜爾遊殊汗漫吾界自清涼
豎意松爲塵凌風芟作裳不知誰最勝殘月對壺觴
署中桂花盛開同諸公携酒小坐一首

名花遺勝事粉暑醉新懽偃蹇國香老淹留秋色寒
天疑桂嶺近人似漆園看貴酒貂堪脫還愁下夜難

獨卧齋中偶成

省署欲亭午歸來且自休鳴騶度門外散帙滿床頭
山入簷扉暮天清枕簟秋不才安散吏吾事豈妨幽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四

九日過魯望小坐

驅馬欲何適駕言尋所思入門秋色至推枕夕陽移
索莫甘吾黨登臨異昔時且傾棄落飲莫問菊開期

九月十二日同袁魯望余伯祥李孟堅集俞元

海園亭分韻得風字四首

名園休沐過瀟灑得羣公地接三山人餘六代風
浮樽清露菊入饌晚秋菰句裏秦淮月何如謝賦上

其二

羨爾日涉趣翛然市隱中疎桐出高月細柳下微風
選地因才勝開樽得調同習池應似此倒接笑山翁

其三

出沼芳園入幽軒小徑通月涵秋水淨雲落暮庭空
把酒還呼白燒燈欲墜紅坐深垂柳色恣却度金風

其四

河朔觴頻舉山陰興不窮逍遙非吏道落拓自門風
白苧秋聲急青萍夜色雄却嫌歸騎早斜月尚朦朧
十四日魯望與諸君登觀象臺余病不赴爲詩

簡之

毛詩有尺地蒹葭雨獨成遊不淺街杯興還深伏枕愁
多情明月善病始知秋若憶金莖露曾爲掌上收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五

過天界寺訪半峰師會師偶病強起留宿

匹馬到精舍悠然深辟蘿人聲入寺盡山色閉門多
欲問簡編絕無言鍾磬過心閒病亦好不爲示維摩

沈道士館訪張山人李時養李是國手

停騶飯深院竟日面藤蘿傲吏玄心近山人幽事多
松風煮茗入梅雨聽棋過東帶愁歸路高眠奈爾何

聞新命後還家作

穩食安徽祿卑栖怯驟遷浮沉吾意左休沐主恩
偏久宦減兄產初歸得毋憐西園竹萬個應笑別經

年

伯禎太史相別十餘載過長安馬上握手慳如平生然君有南司成之命業且行矣聊贈短章

怨別之深情見乎辭二首

久別易成老相看猶自疑還憐蓋簪地各是賜環時
建業龍江上君今渡絳帷不知春燕羽何事慣差池

其二

帝念師儒重官仍侍從還談經動白下染翰答青山
玉樹勞新夢金莖憶舊班長安一片月留慰故人顏
同王太僕楊祠部携榼梁舍人宅慰其喪子之

感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六

豈少鳳毛在鍾情苦自深如何合浦夜寒月抱珠沉
酒近彭殤理人同屈賈心千秋一起色好爲破幽襟
送陳玉叔使君擢守淮陽三首

其二

弱冠京華日相逢藉甚聲淮陽股肱郡才子賜金行
海月寒帷滿春雲卧閣平政城歸問狀莫引醉王生
水後聞淮北流亡不自存得無饒惡少誰爲飯王孫
撫字緣經術循良屬 王恩寂寥文苑事五馬漢庭

其三

一麾君莫薄循吏古今傳爲政詩三百專城秩二千
兒童迎問日父老送持錢獨有水壺意臨岐把贈偏
訪管建初於真如寺坐談移日院宇幽潔花樹

借蔭甚適因留題一首

愛爾依蘭若閒過坐夕陽人天人寺隔僧夏掩關長
徑草侵幽砌宮槐出短牆不須求聖諦吾境已清涼
送黎文學歸南海二首

其二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七

豈不公車辟其如客路何齊名三鳳舊歸夢五羊多
秋草南更綠江風寒易波不知清夜月誰共唱陽阿
贈周太僕

哭李于鱗先生八首

吾愛佳公子掛冠強仕年馬曹方外賞鴻寶枕中傳
老白門風在天於酒德全生涯共日月似獨向君偏
宇宙無情甚斯人忽杳冥中原埋骨體泰岱失精靈
萬事輸垂白千秋付殺青松風在丘隴謾謾尚堪聽
其二

祇謂能容汝何言遽奪年解憐猶薄俗深忌是皇天

世已河山邇人疑屈賈前樓空雪色斷不忍問遺編

公始有白雲樓詞以名集

其三

真宰終何意浮生轉自疑誰令萬人敵不假百年期
天地論才盡文章與數奇遺書明主見應恨失同時

其四

大塊還真氣中原喪主盟風流不可見永夜望長庚
鷄骨生前恨公尚居晏龍頭定後名猶餘千里在不負阮家聲公有子駒字十里

主奉常集

卷之五

十八

其五

不朽自吾道人間無大丹縱橫千載易偃蹇一官難
委骨憐神駿攀鱗絕羽翰平生國士淚忍向鮑山彈

其六

佳人難再得死友見何由貌有中郎想人非都下遊
居閒無雜客送葬必名流莫擬招魂些君今在十洲

其七

海內論標格龍門未可攀曾緣阿戎賞得御李君還
交態死生外朋情李孟間何時素車往絮酒酌空山

其八

生平故人第雙美愧南金片語憐才子浮名竊至今
公贈余詩云只今年少稱青山一慟哭流水若爲音

送王少府擢主客郎分賦二首

夫君去不極悵望孤山隈落日相映帶行雲自徘徊
人隨獨鳥盡樹引雙旌開恍忽吳山重猶疑借寇來

其二

爲政先巖穴流風自古今蓬間仲尉住竹外右軍尋
世路違知己高山賞絕音無營一丘足牢落此生心

主奉常集

卷之五

十九

巖穴無結構

題戈生卷

白傳堤邊巷王珣宅畔田生涯五畝足幽事一丘偏
客送携山券家藏種樹編毋教子猷過竟日解留連

順父茅君留飲卽席賦謝

聞君鹿門隱特買剡溪舟爲具妨蠶月相逢話麥秋
文章深夜語意氣薄春愁莫及行藏際忘機有白鷗

贈吳山人孺子

湖海逢吳季孤遊復苦吟身從一瓢光情到五言深
天地無家濶烟霞有髯侵翻應咲禽向嫁娶亦關心

張侯以崇明司訓擢瓊州樂會尹兩地皆渡海

爲五言壯其行

不是滄洲客何多海外緣一穗寒島色雙鳥破蠻烟
赤子無分土珠厓亦戴天看君高第入片石在歸船

王百穀爲徐先生作傳索詩贈之

華戶向塵開先生大隱哉明經不上第雅意獨憐才
舊業牀頭在新詩湖上來逸民知己傳孺子足蒿萊
永嘉周才甫見訪酌以斗酒留入獻歲爲作五

言慰藉之

淹留郢中客似惜金陵春斗酒不爲醉貂裘空復塵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江山入思盡歲月迎愁新何恨它年事椒花且自親

雨中訪子良方伯留飲園亭

不必詢名士門庭爾自看文章故有伯方岳欲無官
起色兼秋迫論心過雨寒徵書早晚至松菊雙留歡
夜泊胥口同叔平諸君汎月作

穩色倚嬋娟方舟望渺然湖山偏媚夕水月自生烟

震澤浮樽至胥臺入鏡懸佳期美人在應共賦中傳

包山寺

法界隱嵯峨禪宮鎖薜蘿同此一徑古雲合四山多
採橘饒僧供鳴鐘信客過坐來深梵響青欲混樵歌

毛公壇

冲舉何年事空壇尚此名泉疑丹井出草共講臺平
地盡山形轉林疎水氣明班荆坐相視寂寂愧浮生
上方廢寺

入寺迷荒徑尋碑識上方人天自興滅佛日爲蒼涼
樹老猶依砌僧貧不具牀因垂本來意欲去復徬徨

明月灣

商舶隱湖曲人煙連午炊平堤規呀出垂柳抱沙欹
一徑入桑梓兩山明竹枝千秋綺羅色今夜月應知

泊東洞庭舍舟行山間作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艤棹入蒼翠尋煙何處邨斜垣抱深鳥流水過閑門
山靜歸人少雀喧秋黍繁吾儕自漁父幾欲認桃源

贈蔡大孝廉

蔡順古獨行身今更逸民室無黔婁婦堂有老萊親
經術滿輪待君恩東昂新丈人但安坐歲晏不知
貧

贈蔣太學

豈是元卿徑能容二仲啖咄嗟鷄黍具指顧筍輿從
水閣留玄草山田比素封俗懷相向盡分日醉諸峰

哭楊都督二首

樓船百戰歎四十罷登壇肘已垂楊廢門仍大樹殘
銷魂雙視在併骨一丘寒青眼生平客何人難後看

其二

三子千金盡家遺四壁愁生難堪醉尉死豈恨封侯
部曲無完卵孤兒有銳頭古來興替波何必在藏舟

題朱宸卿卷

遙憐廬臥日病骨未堪扶幽壑冰霜空山涕泪孤
種松馴衛虎衛土義名烏自昔朱家俠曾聞獨行無

助甫諸君雨中集

把酒莫辭頻交情到爾真雨中十里駕杯底百年身

王奉常集

卷之五

王

任達從公子留歡屬主人非逢大小阮龍性詎堪馴

王奉常集卷之六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詩部

五言律

為李子索贈大梁張氏兄弟三首兄弟皆富名
花好賓客王舅中最賢者也

長君兌園

洛下多才子白眉人所誇諸王寵禮數兩弟假聲華
金谷霞千障河陽錦萬家長公無實意莫是為迷花

次君兌池

王奉常集

卷之六

一

晉代盛三張才名擅景陽起家王舅貴不願侍中郎
開徑偏花萼名池是雁行時時醉賓客誰道欠公狂

季君兌亭

年少張公子名家聚德星荆連三樹理饌出五侯鯖
佳麗王春占清平子夜聽還聞讀易處不讓草玄亭

奉賀李封君少師太夫人齊年八十詩三首

不淺關門氣於今自古邦黃扉兩朝易白髮二親難
地厚江山集天私日月寬古來歸老相誰得尚承懼

其二

祥源來住下福德在揚州歌舞年年地仙人十二樓

行藏五世在甲子六月自昔荀何孝曾兼怙恃不

其三

南極老人祥中宵婺女光衣將戲綵赤烏臨稱觴
色養三公易門風萬石長君王賜靈壽還乞奉高堂

遊京口招隱寺紀勝二首

江上前朝市何年住隱淪豈緣名蹟古翻作紀遊新
山轉疑無逕蘿深若有人淹留負藁桂未許逐閒身

其二

言尋谷口勝杖策南山隈泉迸雙珠合江橫一線來
洞間時臥麝樹老易生苔徙倚清樾外幽人安在哉

王奉常

卷之六

二

秋夜集劉觀察席上聽箏分韻得春字

風流塵外集供奉曲中新雁柱含凄緊鷗絃入訴頻
秦聲自霜露吾道獨陽春欲識停歌意深燈語漸真
明輔方伯歸卧晉陽益弘禪旨比有遠訊屢及
故人爰賦寄言攜我欽挹毋論略其工拙卽
復外其升沉可也

一自龍門卧頻勞雁素遺歸裝晉水在宦路太行知
念已空諸妄名猶避總持何當破出處共指白雲期

送姚伯道二首

古來能賦客何必盡金門廢置言從放飄零道益尊

千秋無吏議五嶽亦君恩機械自茲息春風行灌園

其二

自中人間網因之物外遊苔深天目雨橋老太湖秋
遷史能償詎虞書自見愁徻狂母乃甚或有茂陵求

需次都下舉子

幸不關朝謁猶堪長子孫懶兼杯酒廢病益道書專
黃紙時人態青袍聖主恩即令還那俸終爲乞文園

送屠田叔終養歸四明

篤行大臣子陳情世所稀纔聞脫初服已是繼班承
綠草媚長道白雲依故扉時時鑑湖曲奉杖詠而歸

王奉常

卷之六

三

送吳大還姑蘇

游子苦不適悵然歌式微偶因觀樂至終爲憶歸
雪豈千人和霜應六月飛惟餘南浦色回首重依依
同伯玉兄弟家兄元美遊蓮花庵後步入鄧氏

園亭分得波字

祗園秋色裡蘭若與餘過細雨菱荷入涼風鴻雁多
百壺私化日一水濶思波莫是耶溪畔新妝隔棹歌

山陵事畢還宿新井庵作

不道上陵美更堪歸路閒行行近新月步步惜蒼山
得枕元無住攤書欲未還如何孤戍外秋色臥禪間

徐庾送朱郎中喪還秣陵爲詩義之

海內亡朱李人間得巨卿難見友然諾重平生
身輓鹿車去封看馬鬣成衣冠易水上不少和歌聲

送莫公遠歸吳門二首

京洛本何意關河空復歸征鴻偏夜苦倦馬不秋肥
世路無先後詩名有是非囊中滿佳句可療室中饑

其二

關月照蓬鬢君行何所依還山舊業盡別路新交稀
駿骨已如削驪歌應式微太湖三萬頃重爲卜漁磯

送尹教甫參軍使薊邊歸省尚書公二首

三秦常

卷之六

四

蛟水吹欲折之子薊門行休士仍三輔參軍自五兵
金錢輸帳府才斗息邊城哭別葡萄酒歸鞍醉裡輕

其二

匹馬百重關黃雲列戌間推牛笳鼓競緩轡羽書開
水雪漁陽道春風江上山趨庭如有問辛苦勞軍還

甲戌除夕口號

四十已明日斜陽亦戀除編樓柳復爾強仕欲何如
尉有步兵酒牀多楊子書始知金馬意不必減樵漁

督學夜郎以二詩寄余屬書郵緩發閱一

建而明卿已參藩中州久矣因如數答

升緣來體得一首

得爾昨柯信題械隔歲餘客歸天外路人老袖中書
已分功名薄終虞骨節疏慙慙問吳質何日會應徐

贈清上人

綻衲欲何適冷然秋色中慧根僧臘少綺障道言空
山墮銓邊月松來定後風可知王逸少名理讓支公

和丘計部吾兼亭成兼憶崆峒少谷之作四首

百石意常足千秋情獨深有池花自浣是徑竹堪林
隱几山光淨釣簾鮮色侵誰言度支吏心遠亦浮沉

其二

三秦常

卷之六

五

自是神情王非關紫牘閑時才吾汝外宦跡有無間
苑樹疎涼兩宮雲濕暮山坐深棲鳥盡得句憶忘還

其三

風流未寂寞日上故沉冥粉逐郎官署玄歸傲吏亭
也知人不數直訝地能靈跌宕三朝後重教着歲

星

其四

李鄭同時彥風流蕪簡編人從正始得地是縉雲偏
意氣無今古文章有後先乾坤一亭在俯仰欲潛然

中山明卿積伯謙之集小齋是日微雨畏禁

散得時字

澹澹清秋日高齋只暗移還憐盞箝地未是賜酺時
舊病從疎酒多愁祇益詩蕭條賓主意雲雨似相窺

見八月市中賣菊和明卿作

燕谷氣猶暖東籬菊已披官雲偷發朵掌露暗分滋
欲競三秋色能先九日期餐英知有賦楚客莫相疑

文化丈以晉憲使改督學滇中賦此二律贈行

才子借臨邊君王勸學年兵從三晉偃經向百蠻

傳行部窮滇海寨帷出瘴天中和如可作應採白狼

篇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六

其二

爲問橫經業何如保障功昆明一戰後文物九夷同
作客吟莊舄爲書諭熨僮日南花發處絳帳坐春風

送陸元量出按廣右

繡斧下雕題花驄拂柳嘶霜清八桂外雲碧五羊西

問俗安烽燧飛章散鼓鞞君家一片石歸路好重攜

送談參軍還江南

邊庭初報命休沐又成行方外容司馬江東學步兵

鄉心隨雁疾帆影逐鷗輕小畢鶯花債還朝早計程

得在子壺及洪厓移居圖顧陸之遺趙承旨鑒

野即畫理可知矣爰令奚奴囊三千里致各

綴一詩爲中丞伯兄稱壽有酒盈觚駿子歌

而進之不審蘇家端明有此賞否二首

古器冠裳中冰稜翡翠蒙象形窮禹步照膽出秦銅

矩矱寧時態文章自國工千秋持比壽五熟會銘功

右方壺

其二

得道是何年移居片箇邊自携封竈火不用買山錢

一壺身堪置三毛勝益全何須按圖索不住即真詮

右洪厓移居圖

王奉常集

卷之六

七

元旦後一日同沈比部純父集歐禎伯博士齋

二首

椒盤元日酒醉坐廣文壇都養能供幾門人或獻鱣

王恩容卜晝時禁夜酺吾道合忘年偶作春星聚毋令好事傳

其二

共有千秋態留懽肯厭貧年光頻過客春色漸依人

老逐詩名去交從酒德真綠樽如可歇應被沈郎嗔

題潘子朋櫟園

豈少芳菲色君園櫟自名地緣喬木勝木爲散材榮

寒藏實用婆娑得養生羅浮有大巧應識漢陰情

儀封過張中丞留飲劇談權甚

六月浚儀道逢君開我襟闔門大臣節投轄故人心
理至千秋在神來片語深誰言阿平醉絕倒爲知音

浙江舟中即事并呈家兄四首

桐廬勝已絕建德地逾偏落木千畦掃澄江一練懸
高分油壁水船上蔚藍天行色忘遲暮長歌日扣舷

其二

捲幕坐青雀都行圖畫間波平街口動灘遠逐風還
觸石潛鱗少窺人獨鳥閒翻愁布帆疾離別有情山

王奉常集

卷之大

八

其三

極知疲應接且得飽經過不雨山烟濕無風瀨水波
江清看棹急峽圻見帆多最是鍾情客情深可奈何

其四

終古垂綸處寒山罷採時江從百折下地過七灘奇
游目多新好賞心應獨知西陵獻康樂薄有惠連詩

之江藩任訖抵南康作

素筆曾供奉橫金始簿書胡然折腰後忽作上頭居
栗里猶遺俗匡家舊結廬也知堪吏隱爭似賦歸與

晉中小樓晚坐即事

地僻常懸榻樓空不掩扉山衙歸日早湖帶落星微
五兩看帆近三商抱牘稀還携故鄉酒一上醉清暉

江州雜興四首

春至久爲客官閒時杜門悠然想籃輿寂寞愧乘軒
山燒夜多白江風日易昏唯餘孤館夢猶是故鄉魂

其二

估客武昌船微茫到曉烟中流分楚渡疊浪入吳天
風雨春情薄江湖旅思偏誰將望鄉淚爲擲虎谿邊

其三

不堪頻出郭極望轉心驚病骨三春色添九派情
王奉常集

卷之大

九

山舍殘雪淡雲帶薄寒輕生見梅花落淒其江上城

其四

潯陽地不惡朝暮見匡廬自負幾兩岐空乘四望車
身如饗海鳥口已厭江魚祇應對長日卧曬腹中書

清明日出餘干城東門過可忠丈小酌有述

那堪寒食後猶作獨游人出郭由今日起霖已浹旬
山田偏好雨楚俗不憐春還就同心飲知君未厭頻

清明日與郭可忠使君登餘干東山

屐齒故衝泥峰頭望不迷江平疑沒郭樹遠欲浮堤
晚市樵花入春田帶雨犁因之念丘隴身在楚雲西

明卿自大梁解官歸寄慰五言近體四首

還客自奇數明時元右文怨母深楚士存不喪凡君
去國梁園雪歸田夢澤雲行歌定何所好在白鷗羣

其二

跋扈看誰在浮沉見爾頻折腰官竟左消骨謫何新
寶棄寧和氏弓亡亦楚人即論今日事恩重是前薪

其三

那堪羸博後明卿先復放楚江邊天亦雕蟲妬人應
貝錦傳中州無意以南國有蘭荃何限他年事前期

幸勉旃

王奉常

卷之六

十一

其四

半生常是謫垂老薄言收終際詞人厄誰爲國士謀
半腸窮屈詰色腹間離憂鼓棹吾將近江風易石尤

德甫有足疾鄉居以不佞期趨赴舟過武陽雷

雨暴作舟人危甚德甫方理詠不撤見貽二

詩不佞偉其事而和之二首

豈爲江州節能輿病足迎乾坤示高誼雷雨聞深情
勇更詩篇贊奇應世俗驚將無百里內太史奏東行

其二

津吏語無渡虞人期若何布帆危破冢芒屨雅凌波

已分名天迥安知今雨多驚傳一輩至那復怨長河

天池寺

異蹟飛龍構靈峰象鷲開接天神漢出耀地佛燈來
妙果緣三竺香花落五臺寺有文殊臺時時梵唄泉壑

夜聲哀

閏八月望夜景州公署作

孤館秋重半良宵客未還月和清露濕風嫋碧雲開
故園梁間色溪閨鏡裏顏誰能今夜夢不作到鄉關

寄贈斗野宗侯

君侯一室內何得似田居不自憑皇族偏能讀父
書龍爲天馬友劍在斗牛墟文酒時時會寧愁意

氣疎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一

題彭稚修聽雨齋

急雨過西山蕭蕭萬樹間何人不堪聽此意獨相關
態遣紅塵盡聲歸白屋閑吾將剪燭語莫放故人還

浙江舟中與沈四話商洛却示

藍關千萬嶺憶得共君行楚雨商山潤秦雲洛水生
蜂房板屋綴鳥道土人耕今日桐江上遙疑隔世情

丁丑除夕養病玉山作

幾度天涯客茲游獨黯然人間共除夕吾意倍潯年

遠志終維谷留行豈作賢那堪明日事藥餌未歸

除夕昧爽雷電大雨復用前韻紀異

春至甫旬日曆殘猶暮年如何驟雷雨忽爾破江天
夢入梅風盡杯疑栢酒傳寧知蜚龍意吾計未安眠

廬山雪

朝日照積雪廬山如白雲始知靈境杳不與衆山羣
樹色空中斷泉聲天半聞千煙水裏何處着匡君

除夕前一日遇雨夜叩田家假寐二首

明朝是除夕急雨叩田家失路身仍賤窮途老易嗟
有書銷夜坐無屑閱年華妻子匡山下荒城隔暮笳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三

其二

頻年除夕客此度更窮樓手板逢迎困肩輿歲月遯
兩聲殘苦竹朝色暗荒雞相酒誰家會吾生故不齊

除夕子三刻立春冒雨將赴石牛橫飯

夜望石牛嶺輓車行正遲泥途分歲色風雨立春時
磬折心難寸刁騷鬢轉絲椒花與生菜辛苦恨愆期

別南康宿開先寺二首

已將琴鶴去忍共此山遠溫碧流春澗空青落暮塵
爐烟練外滅劍影匣中歸一作幽棲意終身愧布衣

其二

禪關卧春色夜雨濕雙旌佛性本無着山靈殊有情
樓臺結遺賞枕簟留餘清揮袂自茲別何年尋舊盟

哭俞徵君仲蔚四首

聞君去濁世彈指憶風流借客名常滿娛生事必幽
箕裘唯四壁筆塚獨千秋無復王猷興與淒其訪戴舟

其二

碧瞳空異表白首竟相違高士無中壽他山有少微
書留柴兒在人夢玉樓歸好着中郎碣東南大布衣

其三

一室掩荒徑猶疑貯白雲生無不病日死有未修文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三

觸目多遺札驚心或誤聞雖然野鶴化莫是厭雞羣

其四

去年今日事憔悴哭徐卿不盡詞人厄還聞謝老成
交游付兒輩涕淚事吾生獨有遺編在悠悠異代名

長至日途中感舊

雲物迷長至冰霜逐外臣常於閉閣日曠作問津人
郊祀升中罷君王受計新遙思奉璽處環珮惹楓宸

宸

初至弘法寺養病四首

計吏逐王春招提浣客塵忙從如磬地靜計剎那因

欲忘來何事翻疑坐未真撈嚴久不看禮向藥王頻

其二

剥啄到門稀天寒晝掩扉僧閒午鐘早風軟塔鈴微
斷客偏宜拙因人倘息機偶然幽意到便擬着荷衣

其三

龍宮隱西郭魚鑰閉層城臘日能遲下霜天更晚清
僧貧相識早官冷世緣輕濁酒殊堪近難從病裏傾

其四

不寐忽中夕擁衾時獨吟親知一字絕僧梵五更深
忍辱空王法思玄病客心六根如可斷那復問升沉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四

輅中述懷兼寄文融司封三首有序

庚辰春余述職京師卧病乞休寄跡蕭寺頗有養
生之志故人孫文融時在司封爲請甚力業已履
行會上有耕籍典未上當事者憐其一割之用
微知病愈狀羣然力挽斷章疏檄之亟出不得已
出辭而行巾車逆旅故來時態也言念斯懷不果
海內知心如文融無幾愧其雅意愴然有述
回思伏枕日憑軾黯銷魂去國非奇節游仙亦寓言
勞薪吾自解弊帚爾何尊但使微躬在行藏盡

上恩

其二

去去莫復道行行還自傷依然逆旅客何用乞骸章
跡已堪爭席人猶擬饋漿有情知不染隨分是津梁

其三

請告空莊助留行自展禽憐才大臣事知我故人心
無分能霞舉相隨且陸沉臨岐一握淚忍使負君深

積雨駛流未至蘭溪桐江舟中有懷邦相明府

時迫端陽簡書嚴甚二首

苦憶蘭陰宰相望七里灘五絲驚節近百丈絕蹊難
微纒終何事漁樵亦未安殷憂問民牧能許暫爲歡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五

其二

梅雨忽千尺桐江無四隣漏天不可問縮地苦爲親
海岱見清士絃歌聞邑人栽蘭滿溪上莫使沒荆榛

雨後過蘭陰訪胡先輩元瑞兼柬邦相明府二

首

春官不肯上落落竟何施激水經旬雨蕭蕭獨卧時
吾行良失策君病豈妨詩寂寞千秋事徘徊兩意知

其二

憶昔拏舟賞清樽雪夜深重來豫章吏猶是故人心
有意長陳轄相携聽瑟琴將無白雪唱翻擬作愁霖

常山道中即事題草萍驛壁

脩途歲一上上上一迴迷立馬驚頻渡回車問絕
山平知邑近川暝覺雲低爲有羣兒約遙遙更嶺西
夏日郊外携榼訪洪陽太史劇談禪悅即事四

首

不分張司業家能負郭田所居多茂樹終日自鳴蟬
入境稻香發沾衣荷氣鮮到來渾已解何事別求詮

其二

却騎進胡床精廬似上方松枝代如意荷葉冷衣裳
淨樂生新義虛空發大光雄風能得幾直是界清涼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六

其三

問奇多載酒誰得太玄深寂寞人間味希夷物外音
憂生文士習觀化達人心自識門前路並漿許更尋

其四

入竹尋張廬烹葵飽右丞來時雙夾轡歸路一傳燈
有待非真諦無生是上乘寧知示疾者彼哢已先登

揚州登陸有感

朝發維揚郭纍纍萬塚前賢愚同此盡今古代相憐
不逐赤松去安知白鶴還驅車莫深入歸路有真詮

過靈壁訪永謨劉方伯年丈一首

水陸已千里我行殊未央渡淮方是客訪舊暫爲鄉
屈指思同省傷心問北堂兄奉太夫人還尋歿中途那堪一夕話
惆悵復河梁

經白馬寺天下招提始也

白馬傳經地何年伊洛間驚移天竺至象搆永平還
寺古少游客僧食半掩關行人一回首背是北印山

行部宜君道中即事

金鎖重關外銅官北障餘銅官古名也泉迂頻渡馬峽急
僅容車塞縣傳經少山城問俗踈此身行處得停策

是吾廬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七

甘泉酒

窮邊有佳釀應是釀甘泉百里一解帶三杯聊兀然
關山挂新月枕簟如秋天莫作故鄉夢騎驢便可還

富平道中一首

秦川自此去况復新晴餘歲喜老農得秋當病客初
雲屯遠山白氣入高原踈澹蕩意何有悠然忘所如

謝顧徵君山甫見訪留連及有投贈之作二首

何意茹芝老還成薦黍期出山真隱地命酒獨醒時
夜雨摘蔬甲春寒上鹿皮自然堪遠俗况是有新詩

其二

游仙慚爾賦於道未吾聞偶自薄銀艾詎堪乘白雲
身非許長史家有大邠君試問淮南客天官可好文

賦得溪雲閣

高閣俯前溪雲生黯欲迷紛紛依水上漠漠似天低
結綺全疑蜃跡櫺半落覲催詩知有意莫待雨中題

贈張五鹿

菰蘆三泖上古道幾人存忽有神明宰來題通德門
文章吳體變經術漢家尊會看三鱣獻臯比自
主恩

送洪山人北上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八

送子舊遊地逢人非故顏由來陵谷態多在市朝聞
老境安同異輕裝薄往還毋耽擊筑侶少婦泣刀環
鄔汝翼以詩雄京口向余數有投贈今來忽悟
玄旨談鋒甚劇行且尋師遠遊爲作二律送
之

京口酒可飲君胡作遠遊豈緣無白社爲信有丹丘
大藥何方是玄珠若箇求即令迷七聖不擬謁諸侯

其二

南徐彈丸地未足展雄辭快有談天口能無隱霧姿
縱心元近道慧業豈訪詩碣石毋輕過 君王買駿

時

新正過安廣文園留酌花下即事一首

新晴何所適幽事在城東自號忘機客能尋避俗翁
爲農憐穀日把酒入梅風但醉眠春月何曾意與窮
劉介徵計部宅憂爲詩問之兼傷其弟國徵進

士二首

讀禮罷何日援琴可及春人堪如玉傍家與泣珠隣
知已古來重憐才世未真莫言相識晚勝作白頭新

其二

海上碧雲起知君兄弟心如何烏鳥淚中斷雁鴻音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九

客化陶家鶴牀留子敬琴加飡行自愛許國一南金
平海衛觀大海二首

信是凌窮髮誰能復遣情滄波千萬里拒浪一孤城
有樹皆西靡無風不夜生朝來按軍壘身似駕鰲行

其二

一瞬已千里何當更九洲乾坤盡積氣日月在中流
颶起危鰲極雲歸失屨樓茫茫竟何底身外欲生愁
春謁九鯉湖仙晨入高山雲霧中作示王生一

首

無論仙源好山行亦壯哉斷雲前徑出排石暗泉來

幽澗花偏媚深林鳥不猜軒車任起忽未夢已天台
顧道行學遠途中以詩見寄和答一首

驛途饒荔子官舍美蕉花何事悲青髻能言薄絳紗
吳兒多拙宦閩吏易思家莫遣滄江上他時兩釣查
九日途中先忘志感一首

每歲登高節深居奉諱辰如何在羈旅一倍覺酸辛
老眸能將子哀鴻似向人無心問採菊有淚浣征塵
雄莫道中

已出盧龍道猶瞻碣石宮黃塵驕挾日衰柳怯迎風
髮短知秋老心閒覺境空君恩賜休沐歸路肯言
玉奉常集 卷之六 二十一

窮
壽汝康宗老八袞四首

籍甚烏衣族簪纓代自饒云誰得其壽獨爾丈于朝
五馬推先達三荆識後凋吹笙下仙侶名姓日土裔

其二

塩鐵三朝老琳琅百世傳心同兒齒細道与馬蹄
全山色侵眉紫霜華與骨堅猶懷武公戒秩秩在賓
筵

其三

吾宗有喬木歷載更亭亭磬折多卑齒規圓亦典刑

心無壽者相身是老人星抱得孫枝晚猶堪授一經
其四

靈光存物理碩果見天心矍鑠吾宗老艱難閱世深
白眉推自昔黃髮見於今况是清平日相將惜寸陰

玉奉常集

卷之六

二十一

王奉常集卷之七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詩部

七言律

荅于鱗見寄

江上秋風至羽翰故人何處問加餐齊紉急破吳門色郢雪長飛海國寒句裡青山堪自遠侯中明月傍誰看思君獨夜狂歌發轉向交遊把臂難

月夜有懷仲蔚

躡履空庭夜色高懷人明月在蓬蒿中原谷物千秋王奉常集

卷之七

淚南國江湖萬里濤鸚鵡賦成還綵筆鸚鵡愁盡有裊袍由來笑傲看人意寥落陽春莫漫操

秋懷二首

憶昔清時自佩刀于今歸卧有同袍江天地坼龍蛇隱海國風生鸛鶴高欹枕白雲空世態開軒銀漢起秋濤投沙憔悴當年事惆悵何人爲擬騷

其二

水國縱橫蜃氣驕江湖極目莽蕭蕭常平未下司農策征權仍聞使者輶是處軍儲空戰伐轉令吾計屬漁樵平生意興與乘秋盡獨立蒼茫詠大招

王參軍以秩滿失祿需選不調感而賦此

憶別經年思轉頻側聞需次尚風塵微官旅食成飄梗盛世人才老積薪百石曼容堪自止一囊方朔未言貧知君早倦衣冠會難助何心更向人

九月病起登小樓

百年多病起行遊華髮蕭蕭欲上頭未遣清樽供落日從教伏枕向高秋千村橘柚新寒色幾處烟蘿入暮愁楚客平生怨搖落淒其無那更登樓

懷子與

使君五馬去如流慷慨中原幾壯遊雨後青苔侵客王奉常集

卷之七

夢風前玉樹動離愁行春雉雉花間出卧閣空山檻外浮汝穎舊傳多秀士只今誰上李膺舟

懷明卿

詞客漂零自古今天涯薄宦且浮沉三川地敞中原色二室秋高大陸陰東帶風塵推傲骨寒帷落日想雄心河陽幾度花開落約略潘郎鬢已侵

懷助甫

司封年少張公子裘馬翩翩氣色新豈謂文章偏逐客更令湖海見孤臣停騶對飲南冠日擊筑酣歌燕市春伏枕思君重揮淚于今國士有何人

讀李獻吉詩

矯矯誰稱大國風洛陽年少舊爭雄關河紫氣遙相
屬華嶽金天迥自崇瞻仰三朝文物在飛揚千載古
人空向來羣和巴歛唱今日誰論一變功

贈堪輿家郭生

有客能爲郭氏言南尋禹穴北崑崙懸河萬派銀潢
出抵掌千秋玉髓尊龍角何煩致天子鳳毛寧欲大
吾門知君濟勝偏多具爲訪名山倒綠樽

郭生既爲先子常哀又時時遠相過也感而復
贈以詩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三

麻衣草屨幾相從術解知君爲意濃已就來田園上
幾改憑淮水卜吾宗物情難盡能頻訪地肺兵戈可
再逢我自青山隨荷鍾不妨千里白雲封

春日同尤子求史叔載張幼于王君載家兄元

美過淳父酌分韻得人字

衡門五柳歲還新煮石相留未厭貧我自風波遠傲
吏汝從天地間嘶人銜杯忽至千秋色吁憤何來萬
里春便欲傾樽呼夜月喜無車馬破紅塵

送楊都督總戎浙直

捷書飛檄上長安推轂親登漢帝壇戲下旌旗春色

動行間刁斗夜聲寒戈船百道橫天落銅柱千年立
馬看共說越公新總帥怪來江海失狂瀾

奉酬史叔載見懷

東京詞賦學山才三徑長貧任草萊載酒時經闔閭
墓高歌幾傍姑胥臺漫勞雲樹尊前想勝有詩篇海
上來綵筆知君多意氣故教明月照寒灰

題公瑕小像

草門蓬逕五湖濱芒屨羅裳穩稱身忽忽形骸元土
木英英眉宇未風塵未絃曲就傳聲遠白練書成乞
字頻擲果何妨洛陽市知君詞賦自安仁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四

寄幼于廬墓次

萋萋碧草遍吳天獨向寒廬擁膝眠拂几白雲心共
遠懷人清夜地逾偏山空麋鹿能相狎春盡鶯花未
解憐爲爾一彈招隱操好來湖上著新篇

飲葉伯寅

結轡誰過班嗣門蕭然吾意在琴樽持螯欲了生前
事揮塵能空醉後言慢捲青山供几席香銷明月上
蘭蓀從君信宿耽幽賞塵境都忘車馬喧

奉酬家兄元日見示之作

廬卧經音莫問春天涯風雪更愁人傷心碧草寒難
發入眼明椒歲自新總謂堪共語何當布帽轉
相親援琴欲奏陽春曲聽作清商淚滿巾

贈谷于鱗使君

使君歸卧歷山城白雪遙傳萬里聲折簡中原分氣
象揮毫天地失崢嶸人間未解鍾期聽海內新成元
歎名此日龍門無後進知君倒屣倦逢迎

于鱗重贈余兄弟賦此謝之

天涯尺素問吳鈞匣裏霜鋒黯自收氣盡堪難入
調病來花萼易成愁風塵早謝容高卧湖海餘生付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五

拍浮媿我齊名稱二僊憑君片語定千秋

寄題于鱗白雪樓二首

青山卜築傍松筠此日南樓屬興頻地敞風光憑自
合天橫海嶽望常新樽前色借齊宮曉賦裏聲回梁
苑春莫怪鹿門長謝客未堪雙眼向巴人

其二

西北高樓天際看美人清夜自憑欄悲風忽送雙鴻
起飛霞遙從萬樹殘綵筆縱橫搖紫色綈袍蕭瑟上
春寒登高莫作江南望郢曲于今和正難

明卿自閩中移書促余出賦此答之

烽火闌天客未歸時危薄宦尚雄飛浮名轉向江湖
擲傲色寧從郡縣微萬里雙鴻知已在中原五馬故
人稀相聞欲悉行藏事落落乾坤一布衣

送楊司訓之大名別駕二首

并序

楊公由故吏部中法被播來茲土與余相得甚驩
也居久之擢大名別駕去大名故雄都近京師知
君入承明不遠矣余詩送之為志喜焉然念常奉
杯酒忽爾引別傷浮沉之異路懼後會之無時三
載千秋慨焉興歎故并敘其離憂之意云

吳門西望有仙槎把袂天涯惜鬢華遷客幾看江路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六

草為郎猶憶上林花風前擁傳漢三輔河外行春魏
萬家此去屢刀須好佩豈令才子滯長沙

其二

幾年湖海共銜杯此去漳河首重回手板狂堪知國
士腰章老復傷時才天迴沙塵浮雲盡日落盧龍王
氣來聞道北征能作賦登高還上武陽臺

助甫為廣平賦此却寄

偃蹇誰堪佐郡勞驅車落日太行高無奇張敞仍三
輔拙宦潘郎欲二毛計助甫春秋三十有二矣北地音容遠尺素
中原秋色散綈袍知君自好邯鄲步肯為風塵減興

家

李清張文挽歌二首

吳花春花幾醉眠仍聞結社五湖邊雲山已挂留徐
劍雪夜猶疑訪戴船身作長庚終厭世書藏大酉是
歸年閑心去住都無迹唯有風流事事傳

其二

得請江湖日月閒百年何事苦人閒素料雲外森相
待玄鶴遼陽去未還句裏千言餘紫氣生前雙展罷
青山西州大有羊曇淚零落于今可再攀

春日集表魯望齋中遇雪

三秦堂集

卷之七

七

高齋寒色似春前坐裏梅花慰別筵不盡黃雲迷海
月長吟白雪醉吳天梁園此夜傳觴促金谷何人得
句先為報表安休獨卧浮沉我輩總堪憐

雪後一日集二張園亭

得梅字

杖策招攜勝地開醉扶臘屐破蒼苔樽前色映千門
雪遠裏寒催萬樹梅此夜王猷還盡興當年張緒故
多才君看春草叢叢長句就池塘莫懶裁

要離墓

得城字

春風載酒吳王城要離墓傷春草生浮雲不盡日山
色落日長含萬古情尺土何人死堪傷片言

相傾王生醉爾一杯酒笑爾沾沾世上名

銅坑看梅

得水字

二月看梅大庾嶺還途何遜此同登青天畫擁千村
雪玉樹春融萬壑冰水花裏湖光迴見漾樽前山色倚
峻嶒狂來更上幽奇處獨袖寒香思不勝

橫塘春汎

得江字

吳姬小館碧紗窓十里飛花點玉缸蠟屐去尋芳草
路青絲留醉水蘭艫山連暮靄迷前浦雲擁春流入
遠江棹裡橫塘聽一曲烟波起處白鷗雙

虎山橋

得東字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八

吳地山河落鏡中樽前風色向誰雄浮空突兀千盤
轉陽峯蒼茫一線通日壓懸瀟驚宿驚天迴紫氣抱
長虹春來遊覽足勝事短棹輕舸西復東

靈巖晚眺

得林字

杖策逍遙度碧岑千崖欲盡俯孤林雲羅大澤浮天
地日落荒臺見古今地館故餘殘照恨洞門長護薛
蘿陰勝遊寂寞當年事徒倚空聞白苧吟

虎丘夜月

得寒字

佛日食過興未闌蒼茫新月更林端樞空樓閣半
滿入夜松杉影自寒珠吐龍宮千峽靜鍾迴聲

家殘生公石在能相問寂寞中宵倚醉看

送明輔使君參政關中

幾年開府控南溟分陝仍聞使者星已有漢兵威下
瀨可無秦策議犁庭稽惟落日函關紫立馬看雲大
華青帳望來衣西去後誰從寂寞問玄經予兄弟雅
厚公文字

送張仲子幼干試南都

江帆如練挂吳天秋色金陵望默然世路豈長疑白
璧吾徒終自貴朱紱由來姓字中原識好去詩篇鄴
下傳到日未投京尹刺聞呼已覓孝廉船昔張仲子
嘗與仲子同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九

慰張幼干下第

其伯季俱得舉

翩翩詞賦滿西京歸臥蓬蒿意更平驃騎未勝何準
好公車先就魯丕名淒涼十載吹簫調偃蹇千秋挾
瑟情楚璧當年泣三上到今猶自說連城

張伯起昆季同計偕京師仲子幼干索余詩爲

贈賦得七言近體一首

裘馬翩翩入洛時北風鴻影度參差當年夢就池塘
草此日春連上苑枝並掛雲霄龍劍動雙飛月浦夜
珠垂遙知醉聽鈞天奏猶有傷心在仲篋

飲許給事伯雲宅

幽齋寒夕共銜杯錦障華鐙曙色回大有茂先龍鮓
不妨叔夜酒鎗催拂衣天地容吾醉投轄騰期傍
爾開自是高陽多結客野夫芒屨數能來

虎丘重送張二君分韻得山字

遙羨驚龍共蹕攀落日當樽壯別顏白雪吾堪安白
首青雲君莫戀青山即看載筆雙題柱遙憶投繯並
入關別後相望雄劍氣夜深時挂斗牛間

答周象賢明府作

才名早著日南天爲向楊雄受太玄吏隱關門傳令
尹書成汝穎問先賢三河飛鳥雲霄近萬里投珠海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

月懸閭道彈琴能治邑知君相賞在朱弦

題周明府太霞洞天

洞府靈蹤未可攀遙聞南接點蒼山常浮紫氣瀾金
錄大有丹砂駐玉顏太一圖經天地外明霞樓閣有
無間朝來忽訝行雲墮知是雙鳬洛下還

包參軍至自泰山都督楊公泊家兄各以詩送

之余復爲二律專紀其遊眺之勝云

羨爾東遊訪岱宗回余誇指大夫松天迴足練窮吳
觀地擁金泥識漢封檻外黃河通一線樽前白日
千峯生平會向元同志草屨羅裳許更從

其二

俯首中興萬象殊興來詞客幾狂呼天門日觀還今
古漢儀秦碑定有無白破浮雲千嶂立青迴大海一
峯孤憑高忽憶驚人何倚棹隨風夜入吳

乙丑元日鄉居作兼呈諸兄

高卧滄江三十春衡門衰柳又含新窮途日月催雙
鬢薄俗風塵傷此身歲久漸閑桑梓計年來倍與薛
羅親笑看兄弟傳觴處猶作屠蘇第一人

送殷無美赴郭都督記室

從軍却重帛書求匣裏雙龍好自酬醉倚驢驄成露

三奉常集

卷之七

十一

布舞酣鵲鶴想風流行間揖客能傾士幕下談兵有
伐謀却憶淵源多暇日月明時上庠公樓

秋日病起有述

江城蕭瑟思堪哀斜日高樓暝色催短髮經秋如落
葉壯心離夢似寒灰百年自傍愁邊枕萬事從傾病
後杯稍喜蓬蒿餘小逕月明時喚酒人來

送少司徒南岷公還朝

朝來啓事動明光曳履聞公在廟廊軍事久留淮海
節主憂還寄度支章賜看文劍標名重佩有虔刀
卜世長最是吳民頻繫望白頭猶說舊循良

子與左遷得長蘆運判却贈

尺素天涯問謫居一官橫海意何如華陽稍藉功名
薄雞肋終令姓字疎似是馬曹聊玩世可因鹽鐵好
成書空庭雀下應高卧肯憶吳門兩鹿車

奉送肖甫使君自穎陽開府轉督學滇南

十載功名薄左遷逢人猶說鄴中篇誰憐雪色朱絃
後也自春風絳帳前起草曾傳三禮學談經初盡百
蠻天潁川何必多名士滇海今異昔年

贈鴻臚劉子

翩翩吳下佳公子老去辭榮學隱淪劍佩不傳天上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二

語琴書自愛靜中身長鏡犯雪松苓長短服經春薛
荔新倘亦念予能避俗好客蓮社伴遺民

送史丈由鴻臚遷蘭谿丞

公朝典客舊名家得調還乘僊尉槎鳴玉故餘天上
色握蘭今是縣中花不辭趨府堪腰折莫爲催科益
髯華到日越人傳玉潤風流樂令此重誇先大夫曾
尹茲邑公
故云

其婿也

送歸熙甫尹長興

功名久自鄴中聞此日專城作使君海岱徐寧真得
士河陽潘令雅能文彈琴夜照茗溪月飛鳥春生天

目雲兩地相望殊咫尺政成應莫惜餘芬

上大司寇鄭公

憂時涕淚未堪殘直道由來行路難力盡乾坤扶氣
象心違江海障波瀾朝天共識尚書履去國猶傳司
寇冠千載龍門公自愛浮雲今已見長安

贈邵子惠潮叅戎

嶺外妖氛鬱未平一時推轂在干城潮聲夜發樓船
節海色朝分下瀨營自是漢兵天上去豈容越甲坐
閒鳴相逢倘示征南檄爲續鐃歌鼓吹行

贈公瑕赴朱尚書召修河功志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七

柴門寂寂子雲居忽爾中原至辟書自爲府公虛記
室重煩太史著河渠秋風飀子悲歌裡明月南樓矚
眺初見說禹功千載事知君裁攬未應踈

過華大留觀石蹟

春風是處可盤輿寂寂還過楊子廬壁裏半街飛白
字枕中長寶硬黃書琴樽自愛千秋在圖史真令萬
事踈揔會知音貪勝賞不妨揮麈更躊躇

送周允文中丞巡撫江右

捷書初報海波平持節還聞楚地行竹馬逢迎能後
會衮衣瞻望有東征憂時十載吳民淚報主千秋國

士情文劍久應虛內召暫令雄氣動豐城

舅氏縣簿劉君爲余言其友林博士有古義士

風緩急被恩良厚可余詩以志感因爲賦此
屈指劉家月旦評誰如藉甚廣文聲明經已入儒林
傳結客猶餘國士名老去朱生堪把臂窮來范叔更
含情報恩知有吳鉤在霜捲芙蓉片片明

夜坐偶成

明月漸沒青燈殘欲眠不眠及夜闌侵衣何物薜蘿
色擁衾誰家砧杵寒三秋兀兀祇肺病萬事擾擾空
眉端男兒七尺還自有白首那復思長安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七

中丞伯玉汪公文苑般倅也顧折節愚兄弟屢
書獎借敬賦七言志感命曰酌德之篇

書來開府慰途窮爲問新詩病可工一字風霜回氣
色雙槭春雪破鴻濛乾坤知己形骸外湖海餘生涕
淚中心折報恩無徑寸敢因結襪重張公

王仲房山人見訪

冥鴻天外正相思忽爾翩翩至羽儀群芳侵棠餘傲
色芙蓉拂袖有新詩往來五嶽難容汝老去千秋欲
傍誰敢謂堪能並奏知君心賞寄鍾期

送周使君入京謁補

道傍五馬自紛紛
樽酒踟躕手重分
八月潮聲廣陸
驛雙幡秋色蒨
門雲萋菲罷郡名
仍在意
莎還裝久
漸聞見說股肱須
寄守閩人無計借留君

子與別後久不相聞漫賦為寄

憶從執手書中行
爾卧寒廬春草平
難後故人堪破
涕窮來衰髮倍關情
潛夫莫老它年計
中聖猶傳去
日名無奈居貧愁
坐客林田餘幾若為耕

九日登靈巖時家兄不至

九日靈巖秋自悲
風前搔首帽頻欹
望來香徑傳遺
勝事去琴臺入舊
思欲雨青山愁拒酒
未霜黃菊傲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五

須時相看恨少
臨川履折得茱萸懶獨持

嘉定訪徐荊州

野夫清晨自啓扉
顛倒欲著羅裳衣
稚子牽裾問何
適故人解郡今來
歸白服青天意俱
遲吳歌郢曲春
相暉期君一下梁
間欄十日平原未
可違

題樂玄子清懶窩

誅茅頗愛澄江濱
四壁欲立聞無鄰
白眼那堪禮法
士玄心自謂羲皇
人牀頭時復汝南
易甌中耐可茱
無塵蕭然一室何
所有閑坐維摩老
病身

為薛子熙題瑞室一律

再聞飛焰甬江東
一室巋然燒劫中
玄圃石焚能辨
玉比鄰燕去有來
鴻非無通德標新
里為愛靈光賦
舊宮太守賜書仍
好在可知三鳳自
門風

天池夜月 得青字

華池秋飲玉波停
絕壑松濤壯地靈
萬頃晴雲湖上
白千峯落日醉中
青支願坐印蓮花
石歌枕還聽貝
葉經酒罷不須愁
欲暮自留山月照
人醒

一雲徐庄 得元字

載酒幽尋薜荔園
平蕪秋色散郊原
春山盡日能供
客落葉迴風自掃
門結轡吾曹無下
駟銜杯佳節有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六

中元酬來信意扶
筇杖小逕蒼苔點
屐痕

石湖煙雨 得蒸字

長嘯秋空一掃塵
荒煙大澤莽憑陵
越來溪外波相
撼茶磨峯頭氣欲
蒸破浪孤帆歸估
客閉門修竹卧
山僧招携未盡
樛伽興驟屐衝泥
許更登

木樨嶺 得歌字

老桂連卷臥澗阿
筇輿輕棹乍來過
香舍翠岫兼風
遠影落丹巖傍月
多十樹秋生南海
潭一樽人醉小
山歌相看莫怪淹
留久已乞閒身付
薜蘿

丙寅除夕鄉居獨宿時家兄病不能俱

歲暮寒廬有獨眠那堪風雨復吳天風前襖被家成
客雨後殘燈夜入年自廢夢我意盡年分花夢舊
愁偏朝來試攬潘郎髻擬向悲秋賦裏傳丁卯余爲
三十有二

春日渡江登金山二首

極目飛濤湧碧岑龍宮千尺倒松陰九江東下浮天
地一柱中流障古今檻外晴雲瓜步出樽前春色甌
城深長廊餘罷僧寮午坐聽潮生入梵音

其二

春風載酒榜人歌春色浮空片玉多屢結琳宮看不
散龍依講座狎無波鍾聲半挾江聲轉帆影遙兼樹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七

影過此地由來重登覽碧天無際奈愁河

焦山

春風鼓柁大江行煙樹中開鷺嶺明西望山川雄割
據東來天地定縱橫鶴巢應識華陽躋龍卧殊深處
士情我欲醉眠江畔石好令雙耳枕濤聲

余兄弟以陳情北上躑躅都門之外五嶽山人
老矣聞余至策蹇出過慰以新詩篇末復以
三槐相勗違其志矣是用酬以短章并伸匹

夫之守云

百年含涕向長安五嶽逢君強自寬白首憐才交意

盡黃金結客畏途難亦知日月新龍衮無奈江湖舊
鵝冠松蘿林田生計在莫教槐棘誤相干

詩送之歸

爾從供奉客平津老向湖湘復幕賓蠻府忝軍聊翫
世青州從事好藏身歸來茅屋風前柳採得春江雨
後尊莫怪梁園輕自免長卿元是倦遊人

酬贈

翩翩飛蓋渡漳河柴極新朝散玉珂江左風流名士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八

在中原岳牧舊才多蒼生自起東山卧白雪仍先下
里歌君去雲霄雙鳥近莫將春色傍烟蘿

飲城南疊前韻作諸公皆南士也

家難漂零客未安酒腸愁窄若爲寬酣來寂寞千秋
在醒後支離萬事難南國人才空把袂北山吾計罷
彈冠誰憐去住俱萍跡濁水清塵莫浪干

寄耿子衡中丞

牙旗坐擁古幽州斗印初封耿俠游南北頻傾兩朝
淚行藏未擬一身謀前門烟斷單于色突騎風驅瀚

海秋獨有感恩遊子意蕭條中夜抱吳鉤

丁卯春余兄弟陳情北上會道徵年兄以河南

觀察來賀登極坐中率爾爲贈

聖主初開閭闔門朝宗赤鳥自中原俱言百道來方
岳獨有三花奉 至尊絲筆已干天上色綈袍猶結
故人恩十年回首升沉迹忍向風塵醉裡論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九

王奉常集卷之七

王奉常集卷之八

吳郡于世懋敬美撰

詩部

七言律

贈蘇鴻臚濂司馬公子也

許公當代振詞華玉樹翩翩美並誇禮樂百年新典
客文章兩世舊名家西山色滿樽前雪上苑春迴賦
裏花傾蓋不妨揮麈意已知吾癖在煙霞

戴錦永伯章兩訪余兄弟都門之外示以詩評
擬古諸作漫賦一律爲贈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一

翩翩綈騎自如雲無奈金吾只好文詩品百家鍾記
室詞源五字李將軍飛鴻忽墮江南色老驥還空冀
北群緩帶相遇殊有意悲歌欲任野夫聞

隆慶改元丁卯余兄弟以陳情北上時仲子免

鴻臚未歸世會余偶過善果寺花下飲而仲

子適携榼至見輒飲飲輒醉醉歸而仲子墜

馬翌日以詩來次第酬答遂得近體三章中

多招隱之言知仲子已厭心世路矣

行歌曳杖信途窮乞食孟蘭侍遠公忽值倦遊金馬
客便邀同醉梵王宮看來仕路真成幻請得恩波已

屬空莫倚仲生須樂志野夫蹤跡自牆東

其二

十年萍跡聚天涯輕櫓相過到日斜垂老少陵還墮
馬得歸博望未乘槎浮樽綠蟻偏詞客掛杖青蚨半
酒家若下尋盟期不遠可能先醉寺中花

其三

一疏艱難罷掩關逢君郎舍正接閒千秋易水歌仍
壯萬里秦庭哭未還供奉故人多白髮歸來吾黨自
青山高秋大有尊鱸在遲爾烟波釣艇閒

永嘉項思湯築室華山之半命曰半華精舍訪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予都門外索賦詩却贈

閒道巖居事事幽翠微蒼靄入門流輞川別業多新
景康樂平生半舊遊一壑由來堪自屬群峯應恨未
全收憑君莫戀還山屐爲遣行雲護上頭

奉謝御史大夫南岷公

知已千秋莫易論憐才四海定誰真投珠擬盡蛟人
淚吹律驚回泰谷春封非只今無下體斗山何意有
輕身自緣公府心如水分得餘波起涸鱗

醉中贈真上人

似向三生結靜緣比丘相對輒陶然誰將米汁同吾

好自飯齋中得爾憐身共散僧疑入聖醉稱居士微
逃禪看來頃有清涼境何事攢眉訪白蓮

贈李惟寅環衛

才子清時好佩刀小侯朝罷擁霜毫當年隴右多狼
臂此日岐陽有鳳毛汗血總誇千里駿銳頭羞作五
陵豪驚傳庖餽鏡歌奏一夜甘泉雪色高

奉贈雷年伯

不向巖金問拮据自耽腸詠混樵漁江湖坐傲千頭
橘日月長私萬卷書太守過題通德里故人曾勸孝
康車只今華髮逢殊典靈壽扶携恣所如

三奉常集

卷之八

倪舍人年八十有三跨馬見訪贈以新詩時余

兄弟偶別名起廢翁詩非其志矣

握手論交燕市邊百年愁病起新篇樽前老驥心仍
壯天外驚鴻影自憐乍有姓名疑仕籍漫餘蹤跡愧
時賢君看處士江南色依舊雙星夜夜懸

德新侍御携榼見訪分韻得來字

杜筍西山爽氣開論心白日自燕臺芙蓉忽冒清秋
出鵬鷖初盤大陸來傾蓋吾堪身後語斷輸人是眼
中才相逢莫作行藏問詞客于今半草萊

秋日朱在明諸君見過分韻得君字

天涯旅食倦離群客有過從雅好文星散鄰中思
子風流江左見諸君青蘿傲色迎秋入白苧商聲倚
醉聞向夕不堪魚鑰動蕭條南北坐間分

贈范于公祠部年丈

十年詞賦擅長楊秋色翩翩度雁行吳下二難愁法
護漢京三禮屬田郎祠官獨草明堂議侍從仍含大
國香同學故人憔悴久陽春肯爲借餘光

贈朱在明鴻臚

意氣誰堪國士論一時風雅在金門當歌解作周郎
領結客愁空北海樽操筆忽驚鸚鵡就解裘寧問鵲

王奉常集 卷之八

竊存付臣莫緩趨朝步仙掌秋來露正繁

聞王伯穀至却贈百穀受故相表公知每有羊

曇之慟重來京師意多感慨

燕臺蕭瑟下冥鴻客散平津夜月空匣得隋珠還作
淚掛來徐劔已成虹風塵暗失西州路氣色重開碣
石宮寶瑟自珍矜不奏問君吟調可兼工

送王和仲還吳

天涯倦客夢驚飛八月扁舟返釣磯囊底琴書知已
在眼中湖海故人稀燕臺與逐黃金盡茂苑秋將白
髮歸我亦尊鱸能發思爲君重拂舊緇衣

安德道中欲進訪于鱗不果却寄

繫筑重過燕市徧百年心迹此行藏中原海色猶龍
卧南國秋風自雁行共濟總堪知郭泰相思無那妮
嵇康空憐尺練還吳騎矯首天門未可忘

于鱗以薦起觀察浙中賦一律爲贈

十年堅卧薦書頻病後江湖起色新總謂蛾眉重見
幸豈令龍性便堪馴蒼苔未識彈冠意突兀何來叱
馭身我自登乘迎候汝不煩太史奏真人

與于鱗遇吳門夜飲舟中作

子與時
附長興

吳門殘月漾江流把袂疑從歷下遊十載風塵難命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五

駕百年天地此同舟飛揚白雪寒相問去住青山老
自由好憶鄴中朋舊在檣書一夜到湖州

陪吳使君賞沙頭老梅得春字

江城二月梅花新老樹獨占河陽春豈是秦川無驛
使還如姑射有神人枝盤萬玉停飛蓋瓣落千妝藉
舞茵地主正逢何水部新詩應共酒中論

過阜城訪伊丈伊故與先君共事疆場者也

握手天涯思不禁忍將驟逐問升沉相逢對隕孤臣
涕未老仍餘國士心三徑蓬蒿休臥穩五原烽火正
愁深艱難莫話犁庭事遺恨藏弓自古今

暮春待 命停阜城簡王令王故人也

萬里風塵此薄遊客心何事轉夷猶雙鳬不借青霄
去駟馬應從赤縣留單父琴清時入坐河陽花盡欲
關愁故人口腹多相累車轄於今莫更投

過揚州訪歐楨伯博士

聞道談經威有聲青瑣猶臥廣陵城黃金不近儒林
事白髮偏關國士情好把江濤扶病色休將郢雪傷
時名故人問字能相訪還飽君家首宿羹

與部中諸君送陳揚州薄暮還登清涼寺山頂

石頭城外醉離觴把秋登臨興木火秋爲 帝京辭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六

慘淡地緣天界倍清涼江吞疊嶂連雲白烟鎖千家
帶日黃久坐不愁歸路杳尼珠猶可照迷方

寄內

歸期容易指刀頭何事文園未倦遊驅馬日看鳩鵲
觀入門時擁鸛鶴裘木蘭舟在難成渡沉水香消獨
上樓白下金閨相去幾也教楊柳繫離愁

歲暮雪後友人王百穀至自吳中訪予吏隱齋

告以平康之遊別去

薄祿浮沉老晏容誰將湖海問元龍城邊桃葉春前
渡馬首梅花雪後逢意氣何曾關吏道風流元自出

吾宗停杯忽憶長干去紫駟青絲未許從

已巳元日

十載衡門斷紫宸王正重見漢儀新椒花自媚天南
日棣萼初分冀北春金馬縱能容傲叟版輿終爲乞
閒身江山處處虛佳麗薄祿年年解誤人

寄題歐楨伯菴山精舍

五嶺欽峯秀五羊翠微何處是茆堂誰將片玉分玄
圃遂有南金貢尚方賦就獨呼明月醉書成長付白
雲藏似聞歐冶曾埋劍龍去山空夜吐光

初春雨中集俞元海飲同素魯望余伯祥分韻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七

得田字先是過俞園亦遇雨

衝泥濕盡鐵連錢幾醉卿家玳瑁筵但使步兵頻得
酒不須平子便歸田鍾迴北里殘春夜門掩南山隔
暮烟坐客祇應歌白雪好教吹度隴梅前

其二

清樽落日 帝城邊一曲長干醉裏傳柳色暗歸春
酒綠雨聲寒並夜燈懸爲郎也自稱蘭省有婦從他
笑林田莫怪入門須盡興相逢何處不堪憐

春三月送吳進士伯恒奉使還朝

石城雲拂使車馳萬里燕臺御氣通春色舊京休沐

後雨聲寒食戒行中山花擁蓋迷重巘江樹將帆入
半空此去兩都應賦就看君歸奏建章宮

春日家兄至自大名宿天界寺中作

雲路分飛各渺茫人天此會意差強百年星聚南朝
寺萬里鴻歸北地霜倚玉自憐雙樹色連牀猶借一
燈光不知忍草經春發看作池塘夢後長

贈沈翁宜謙

曳裾為客幾經年老愛丹青晚更傳六代江山盤礴
裏五湖風月卧遊邊吹來北郭無卑調悟得南華有
內篇春色到門都不覺但驚蘭玉長堦前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八

上巳日集靈谷寺

寶公塔掛白雲隈西接鍾陵王氣迴錫住靈峯驚鶴
去鉢分慈水喚龍來松風落子春陰寂山鳥啼花暝
色催今日便成千載勝不須重憶永和才

鍾使君為二郡追念二親繪圖為白雲遐思屬

余歌之

憶昔褰帷極目時白雲西向太行垂只今落日孤雲
去唯有天風萬木吹襟襟已違毛義色累細猶結仲
由悲何人不道終身慕自是鍾君德可師

奉壽司寇錢景翁七奏詩二首

千秋嶽降嶽嵯峨八座歸來鶴髮皤聖主舊題文
劍在故人留醉賜金多非無優詔思侯古已有初衣
御芝荷洛下耆英今口會璫池何限白雲歌

其二

畫堂人醉錦氍毹玉珥貂明迴自殊天府舊曾瞻
斗歲星今為見中吳安車寵後仍三錫袞服輕來漸
五銖聞說大丹能却老賜將靈壽不教扶

張二仲立至自吳中時尚居愛余數過從飲酒

賦詩甚樂因却贈一律

清標弱冠冠時才布帽雖窮氣未摧不減禰衡鸚鵡
三奉常集 卷之八 九

賦還登李白鳳凰臺江風萬里供長嘯鄧雪千秋付
舉杯莫訝王郎人似進新從謝孝劇談來

奉送以漸年文權守鄖陽

暗柳啼鶯帶別裾送君朝發盡熊車人生得意二千
石君更專城三十餘地接秦川風土厚憲懸楚岫郡
齊虛久知經術能緣飾今日須才豈簿書與君領鄉
君侯先最厚

大司馬安翁老先生七奏敬上鄙言二律為頌

鎖鑰長道聖主安復聞優詔下雲端星纏紫氣來
天府景接朱明屬夏官掌武六曹而賜劍進賢八座

近彈冠劉寬自是心如醉不爲稱觴卜夜闌

其二

長日薰風盡戟門錦袍蒼玉佩來溫非無黃石傳兵
略獨有冰壺答 聖恩身健不煩靈壽杖今嚴時舉
折衝樽七年會見明堂禮養老還須借乞言

送張比部守思恩

西曹執法張廷尉五馬翩翩出舊都青草瘴消過八
桂碧雲看盡隔蒼梧負益孺女驚持節椎髻蠻官屬
剖符 聖代只今多慮遠白狼歌舞莫教無

秋遊牛首山宿開瓢菴菴在山顛勝絕晨起眺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一

望還下山再飲僧舍

紫閣平臨百尺臺清秋人臥碧崔嵬千峯忽避江流
出雙闌遙分曙色開捲幔雲來窺伏枕隔山鐘動喚
銜杯扶筇亂拂蒼烟下縹緲諸天首重回

江湫垂綸爲陳橫野明府賦

白版橋邊蘆荻洲何人卜築釣磯頭玄暉不作新林
詠太白金關異代愁葉縣歸來兩鳬舄桐江高臥一
羊裘投竿豈爲臨淵羨濯足應須萬里流

爲陳明府賦得邀笛閣

胡床一曲想桓伊無奈王郎雅好奇流水自將高韻

去青山偏與舊名垂春風楊柳人歸後夜月梅花夢
斷時猶似慙慙數聲在小窓凭過坐題詩

爲張大理賦青雲萬里

何人盤礴事能工寫作雲山萬里同鴻寶傳來爲國
器鵬程將去是家風高門自昔知廷尉有子毋教學
長公好把青箱比畫圖雲仍早建濟時功

夏日同表考功王祠部飲吳幼元水亭上

聯鑣南去是新豐河朔情深市隱中公子壺觴能不
夜大夫詞賦有雄風城陰晚傍疎窓落潭影清涵小
閣空此際接羅應懶着怕教歸路笑山翁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一

送安司訓之撫州

知君自愛廣文閒況是臨川勝可攀董相帷開仍絳
帳謝公屐在有青山春風得士絃歌裡明月懷人翰
墨間幸不折腰關小吏故園松菊莫催還

金焦送戚大將軍

犁庭欲拜冠軍侯飛渡長江不可留千騎風驅楊子
色雙龍春壓甌城流登臺天地縱橫盡擊楫中原意
氣酬其笑書生容易別濁醪猶足爲君投

月溪詩

君家一壑舊峯橫溪水冷冷瀉月寒素魄完時林

起玉鱗生處夜光殘濁醪醉醒聞長笛小艇歸來滿
釣竿縱道清暉千里共幾人能得故山看

賦得荅湖秋色送王吏部

惠山西浸芙蓉湖蘭橈出祖王大夫日落兼葭望不
極天寒鴈驚行相呼啓事由來歸水鏡清心自昔
冰壺追隨亦有含香侶得作王家第二無

贈吳虎臣遠遊

落魄吳郎自豁如相逢意氣有長裾千金能盡時揮
酒五嶽遊成早著書海內幾人容汝屐天涯何地不
吾廬中丞待結蓮池社藍輦歸來莫久虛

主奉常集

卷之八

主

寄答丁與

夢後春風別路長美人何在隔瀟湘十年自散應劉
席千載還逢屈宋鄉縱爲積薪甘寂寞休緣起草羨
明光郎生百石行將止期爾同飛若下觴

寄贈許仲貽奉常

茆堂卜築抱清溪雅勝偏宜玄度栖臺接長江憐鳳
去門栽碧柳愛烏啼風流六代人中識秀色三山酒
外迷一自太常齋罷後那能不遣醉如泥

寄答余德甫

秋風無恙豫章書七子中原問索居洛下人非吳二

江潭君是楚三閭它年自信行藏外再命猶沾
涕淚總道阿奴終碌碌恐應無計老樵漁

寄贈用晦王孫

王孫折簡豫章來句裏翩翩秀色開愁絕鴈行猶世
網生憎龍種是天才梁園修竹身先賦秋水芙蓉手
自裁知爾獨深宗國春青瑤何夜照燕臺

登北固山對金焦二山作

一上春山眼自醒海門東望去冥冥斷齋誰爲分三
足驅石猶疑到五丁隔塢花深侵夜白高城柳暗帶
江青相看尚有風波色何日滄洲是客星

主奉常集

卷之八

主

春夜同諸君集思伯舍人得林字

十載鶯花隔上林重逢燕市酒人尋王春碧草驕相
待子夜清尊照自深匣裏風霜餘短劍眼中湖海盡
南金憑君醉立千門月只恐羅浮此際陰

送徐克賢儀部觀察廣東

襖被爲郎喜乍逢忍將分手向疎蹤春明驟擁風前
傳長樂猶懸夢後鐘南粵山川收戰色東曹禮樂想
儒宗亦知臺省還虛席樽酒論文儻更從

送魏侍御

侍御從留臺人對其
僚余君爲索詩送行

早囊歸奏未央宮祖帳踟躕使者馳召對稱來明主

意陳詩觀自舊京風旌含霜氣先秋壯棹挾江濤
色雄鳴鳳祇今雙闕近莫教回首望臺空

張年伯追封

通德門高衆所宗百年真隱寄明農身將獨行留青
史家有遺經比素封老去鳳毛天意在褒來馬鬣
主恩重毋論鼎食猶餘恨五福人間未易逢

送陳仁甫太史奉使冊封岷榮二府

二首

金泥玉冊麗江臯封拜親承主意勞使者千秋申
帶礪詞臣三殿下旌旄陽臺色借青雲秀故郢聲迴
白雪高聞道連天洞庭闊知君何處醉霜毫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四

其二

青門祖帳遲明開奉使翩翩意氣哉易水不堪同調
別湘江空憶異時才閣中藜火分輶去橋上風流負
琴回楚客莫誇雲夢獵漢庭新賦上林來

集馴象公署喜黎惟敬中秘周公瑕徵君初至
并送陳仁甫太史奉使楚藩即席分韻得行
字

入洛翩翩自盛名况逢詞客送將行雙龍夜識雲間
氣一曲朝分郢上聲舊雨忽成今雨別客星應並使
星明當樽慷慨休辭盡容易天涯是鳳城

初夏同周公瑕訪韓太史於翰林院留酌瀛洲

亭分韻作

仙郎閣下校書時有客聯鑣到問奇樹接長楊文是
苑波連太液鳳名池樽前逢島天疑近檻外花磚日
去遲更欲殷勤延暮色流鶯已坐早栖枝

楊祠部懋功席間再贈玉叔分韻得春字

清歌濁酒結交新無奈龍聲重槍神千里去懸燕市
月一樽愁散薊門塵元龍湖海豪仍在長孺淮陽卧
莫頻詞客浮沉君自見幾人五馬是青春

送梁僉憲之閩中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五

曾提千騎淨狼烟功比將梁獨陷堅聖主臨軒思
保障璽書開府護樓船七閩風動軍聲外六月霜飛
使節前執戟故堪疲國士羨君先着祖生鞭

即事戲呈懋功

花樹宮槐連大堤誰家紫駟燕市西道旁荆卿嘿逃
去狗屠擊筑還相攜眼光自可付牛背身計應難學
馬蹄共道拂衣明日事那能今夜不如泥

送范子公光祿南還

聞道冥鴻意不留芙蓉雙向匣中收非無孟博澄清
轡自是玉猷興盡舟陵谷豈關千載色尊鱸應五占

湖秋都門一寄臨岐淚孤客于今亦倦遊

夏日同黎惟敬梁思伯李惟寅楊懋功丘汝謙

康裕卿曹子念集鄧園二首得山字

武陵溪水市朝間河朔深杯勝可攀檻外生烟浮綠
樹城頭過雨出青山荷香細納涼風入潭影徐收落
照閒今夜鄉關清夢裡吳姬江上採蓮還

其二 用子念樓字韻

苑邊新築傷宮樓郭外飛泉接御溝
嶢嶢何來俱傲吏街杯自信有滄洲
四時白紵歌偏夏一水青蘋坐欲秋
寂寞風流建安事芙蓉池上更成遊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六

新秋十一日同黎梁二中秘丘民部黎文學康

曹管張四山人集楊祠部宅分韻得河字

仙郎直散罷鳴珂留客清樽白苧歌
月滿漢宮秋扇冷風迴燕市暮砧多
狂來吾道尊湖海醉裏鄉心傷薜蘿
愁見雙星又成別詞人無意賦明河

奉寄楊虞翁少傅 二首

兩朝勛業在旂常曳履歸來白髮長
縉綬未聞還大老姓名猶籍帑降王
裴公綠野家仍晉漢世黃扉代足楊
寄語衮衣須強飯蒼生四海正相望

其二

十年埋劒動星文無奈延津色驟分上宰未忘嵇叔
夜故人能負衛將軍蛟宮涕淚憑誰寄燕市悲歌只
自聞馬首西瞻太行路幾迴極目是浮雲

送李內史奉使江右便道省祖

帝遣詞臣卹舊勲一時風雅悵離羣單車不識三公
子過里還趨萬石君潮滿廣陵鐘後月江連彭蠡鴈
邊雲磨崖處處能乘興賦草先應鄴下聞

丘水部攜樽同黎惟敬周公瑕諸公登觀象臺
分韻得尊字

百尺星臺抱水村振衣殘日眺千門青山秀擁神州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七

出紫氣高臨帝座尊片語人間干象緯一樽身外

付乾坤秋風莫有文園渴玉屑金盤露正繁

爲朱中丞題喬木甘棠

分陝千秋二伯名只今重繼保釐聲驅馳社稷無南
北去住河山有重輕涕淚未應殘卧轍雲霓早已屬
前旌預愁公袞長虛席好慰吳民信宿情

題兩朝異數爲顧京兆作

兩朝蹤跡間升沉錫類偏承帝寵臨隱德再憑天
語重孤忠萬死國恩深于公門大終容駟京兆阡開
別賜金莫道危親諫臣事請看丹詔並丹心

京邸懷歸忽管生建初告我將偕百穀南還感

而贈行

憐君未得薦甘泉駿骨千金對黯然負笈忽隨中散
去解裘誰共步兵眠爲郎卧病邊聲裏送客歸心木
葉前輪殺布衣遊自薄倦來身似剡溪船

九日同諸君登毗盧閣分韻得村字

初地樓臺聳薊門望來塵界易銷魂人烟萬井催殘
照秋色千林澹遠村坐息雄心歸梵宇醉餘狂態叫
天闌紫萸黃菊年年在自惜風流減故園

秋日山陵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六

大谷蒼蒼輦道開隴雲千樹澗徘徊清秋龍抱幽宮
躍紫塞天驅急峽迴風雨百靈朝謁罷月明群帝夜
遊來祠宮不少甘泉侶藻賦誰攄頌聖才

慎侍御枉弔賦此寄謝

十年霜色匣芙蓉風采猶傳杜後蹤閉戶久知成慎
子生芻何意到林宗嶽崎不受時人好莽蒼還應我
輩逢擬向君家問奇字扁舟茗雪許相從

贈梁彥國廷尉時讞獄三吳

故人丹筆意如何奉詔平反泣罪過雷雨聖朝
時作解陽春使者舊能歌寒灰合浦光迴照病樹江

南色借和敢向漢庭誇結襪側聞詞賦二京多余典

官南北有文字知故落句反此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九

王奉常集卷之九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詩部

七言律

題王丈宅綠牡丹

君家百種木芍藥晚得奇花標眾芳翠袖自憐脩竹倚綠毛猶帶舊宮妝
含密葉疑無色粉和輕烟別有香一自仙姿降碧落教人無賴說姚黃

送張長洲擢比部為曹甥用晦索贈

高第初聞報政期除書人在爽鳩司花殘茂苑棠陰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密轍卧金閭烏影遲漢署白雲高借色吳山明月去

留思知君傳獄多經義召對還能引舊師公曹君所取士也

奉酬德甫用晦二兄見慰之作

江上秋風布帽窮故人高誼昂書通生芻久自欽徐稚死孝誰憑問阿戎合浦雙珠垂作淚豐城兩劍吐為虹相逢破涕知何日未死餘心倘更雄

孫少尹遷為王官不赴詩送之歸

障海功多惜未酬飄然興盡刺溪舟也知梁苑多詞客無奈相如已倦遊
三徑故餘喬木地一樽長傍菊花秋賜書亡恙人堪老回首風波作穩流

送王少府汝平入為客部二首

五載專城德意長詔從高第入明光賜金獨受循良計鳴玉初舍侍從香漢代名卿典屬國王冢故事尚書郎也知詞客須蘭省慚愧先君點鵲行

其二

百錢持送使君行共羨田郎入漢京半刺功名生廟貌公行百姓東曹禮樂舊絃聲人憂合浦明珠徙公去崑山片玉輕竹馬未還黃犢在禱帷一望不勝情

輓黃少府死倭難詩

憶昔東南幾陸沉聞君死難涕沾襟城頭落日殘兵

王奉常集

卷之九

色海上寒濤烈士心百戰膏原臣力盡千秋遺廟

國恩深已知青史留生氣何必孤兒備羽林黃無子以姪嗣

贈太僕沈先生一律

尊鑑長占五湖春杖屨能扶物外身海內論心多國士中原屈指舊詞臣黃金疏傳娛賓盡白髮休文作賦新聞追園林好風日可教題壁有王筠

送談太常思重入京

鶯花三月媚河梁徒御乘春盡有光碣石北懸天影靜晉陵西去驛開長清樽自愛齋郎暇綵筆新成大樂章不是甘泉誇法從那教公子忘思鄉

飲惠山秦氏園

卜築誰令勝地專錦屏清鏡落樽前垣屏借綠時時
竹石沼分甘處處泉飲雨花枝當客醉半晴山色耐
人憐亦知丘壑元吾分記取乘春更酒船

肖甫中丞撫吳命下志喜

憲府初開簡命新吳山如黛望春行青雲不意偏
詞客綠髮于今有重臣江左風流高氣色鄴中朋舊
破沉淪寡言猶抱無奇恨早勒旂常慰故人

肖甫中丞至吳先書期會喜而賦此

飛槎春自閩閩城爲報中丞已抗旌千騎東方便君
王奉常集 卷之九 三

色雙魚南國故人情衣裳趨府從頭倒兒女應門解
笑迎試掃柴荆浣溪上元戎小队幾廻行

贈鳳二國醫

君家橘井已十世好種風流垂後賢掩關終歲如禪
室放棹經時似酒船徵歌小妓偏愁懶倒意新知不
問年却笑君卿負游俠但將屠舌五侯前

送學博李君司理南寧

春風絳帳坐諸賢底事邕州有驟遷公司教健
羣生連粵嶠蒼梧雲斷出蠻天談經吾道南中盡折
獄能名徵外傳佐郡知君無長物入朝猶是廣文仙

答吳明卿

誰將絮酒到衡門雞骨猶憐國士存一劒生前餘季
子雙魚難後見平原人非如玉難堪德何有明珠擬
報恩解道新詩能慰藉何當讀罷轉銷魂

楨伯博士奔喪還廣州賦此贈行

中原萬木響天吳布帽扁舟旅思孤客有南州人比
玉家隣合浦淚成珠猿聲夢後悲相續雞骨生前難
自扶聞道傳經多弟子可能還誦夢我無

寄穆吏部石給諫一首

甘泉法從鬱如雲何事公車失二君畏路除書還月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四

免清朝諫草未須焚星間夜卧雙龍色莫北秋空萬
馬群我亦漁樵差不惡尚餘肝膽得相聞

送沈嘉則遊中州

獨鶴翩翩去令威清秋落木思兼飛何來越客新章
甫遂有中原大布衣鴻外關河歸騎晚雪中蒿少遇
人稀誰占紫氣長淮北一夜江風冷釣磯

送梁彥國廷尉謫官還嶺南梁方嶽嶺江南

清朝詞客慣沉浮謫籍何須問所由泰谷春風延尉
疏楓江夜雨逐臣丹那因翫世還三黜不爲驛四
四愁粵嶺似饒吳地勢梁鴻已薄漢關遊

贈程德甫廣文

湖海遙君有獨醒一官牢落罷談經
如楊子玄從白蓮比王家老尚青
已分生涯隨汗漫更愁佳句破
沉冥即今莫問長安米是處崢嶸識歲星

贈程孟孺秀才博士子也

廣文先生工古詞遠遊爲復仗佳兒
手題劍閣銘俱美目涉靈光賦便奇
天上五雲裁作字家開三日臥
看碑閒來醉掃羅浮色可信而翁老畫師

梁思伯客部枉過山園分韻得舍字

使者乘輅下嶺南平原十日爲停驂
樓臺遠色寒偏

王奉常集

卷之九

五

餘清暇自含舊曲朱絃重借聽
典君舊爲詩社友故人青眼易成酣
君看塵境能如此那有悠悠酒外談

銷夏灣

空傳海上出蓬壺何似靈峯枕具區
水抱千家成別派天垂雙峽鎖平湖
避喧秦俗人今古銷暑吳宮事有無
莫恨北窓遊較晚尚堪秋色醉菰蘆

登縹緲峯二首

震澤瀾天萬頃開況携秋色上崔嵬
浮漚亂點青螺出大嶺遙盤紫鷺迴
浪疊長風迷去棹波衝晴日射
街杯坐來呼吸驚狂態眼底乾坤筆底才

其二

門羅直上最高巔極目蒼茫大日懸
地圻三吳浮不盡秋空四野曠無邊
樽前紫削芙蓉障眼底黃開橘

資慶寺

盤輿歷歷度飛梁路入雲林古法堂
歸對平街山徑出金沙細吐石泉香
孟蘭客至供秋夕陽解道禪宮最深處
不知猶在水中央

贈洞庭九十三蔡翁

黃綺曾聞此外臣歲星今復太湖濱
一時耆舊名垂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六

盡六代詩篇老更新蠟屐尚噴扶杖近
璽書爲舉上梅頻空廬日暮誰相向
縹緲峯尊是丈人

宿長圻寺贈僧解空

明湖一徑莫釐秋古剎長林事事幽
花着枇杷香供入日銜桺柘定光浮
宰官自可稱檀越居士還能醉比丘
却羨去來無住念林田收罷不知愁

歸自東洞庭望莫釐峯

震澤風煙窮縹緲莫釐秋色闢崢嶸
空青一點似相送掩映雙帆殊有情
丹樹幾家丞相里王文格公白舊家峯雲何處闔閭城
茲遊不擬山靈負自耐胥灣氣未平

陸丈叔平邀過山庄道菊

微君種菊似柴桑爲客重開九日觴白髮看時秋並
老青山見處意俱長燈華逼夜千株豔酒氣兼風五
香支遁峯前甘谷水年年不惜醉籬傍

陸丈邀再遊天池諸山

戶外支硎衆壑連徵君老去杖藜便何年野客能重
過是處秋山盡可憐劇興叵羅常自勸頻遊不借任
他穿閒身倘許終相屬爲結蓮峯百度緣

子與自滇南入賀邂逅胥江喜而賦此

曾聞越客似莊吟魏闕重瞻未滯淫萬里風塵歸白

王奉常集

卷之九

七

髮千秋詞賦妬黃金携詩欲盡窮荒色握手猶餘逐
客心自是中年易哀樂不須岐路問升沉

長至日助甫至自新蔡喜而賦此

江干霜色斷行人布帽頻驚節序新忽爾傾城來下
蔡不煩吹管白陽春書雲何物堪爲瑞望氣吾曹或
有真至日莫愁常作客銜杯早已失風塵

十五夜月同助甫君載家兄元美汎舟山池分

韻得天字

疊石飛梁盡舫前夾池修竹夜蒼然磯頭客卧綸邊
月水面雲開醉後天綵筆風流騎自命綈袍寒色對

相憐高歌直擬星河通未許傍人爲扣舷

哭朱邦憲先生一律

憐君未得髮毛斑鶴去華亭已不還海內交遊思任
俠里中賓客罷居間才名早已自垂金石酒態今誰起
玉山最是桃椎仙路杳何年貌取醉時顏

贈汝南李生助甫客也

寬裳潦倒汝南生舉白呼盧四坐傾磊砢自澆千日
酒恢諧不羨五侯鯖何來洛下隨張季共向江東學
步兵杏酪摠誇中土勝可能鹽豉下尊羹

送徐子言之楚徐故爲荊州守及憲副至是凡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八

三往矣

三載浮名暫息機春花重見點征衣賤來魚目輕周
客妬定蛾眉識楚妃江上雄風開府舊郢中白雪故
人稀荊州車蓋迎相問曾是當年放犢歸

贈楚人孫兆孺世其孫也

諸生寂寂棄何年郢曲吳歎對爽然三世行藏文苑
傳千秋姓字遠遊篇狂吞雲夢猶欺狹賦壓天台自
擬傳磊砢故應王濟賞不知今去更誰憐

贈宗人進忠兼促其北上

高館明燈許數過吾宗殊喜鳳毛多狂呼群從烏衣

酒醉逐雙童白紵歌落鳧也知家食好婆娑無奈
聖朝何由來耽世還金馬遲爾秋風共玉珂

招隱亭別玉叔太守次甫山人分韻得行字

五馬翩翩壯客行況逢巖穴故人情紅亭可是淹留
地綠酒都無出處名桂樹已將高士老淮河難比使
君清風流此會誰堪繼紫氣猶應入夜明

炎暑阻舟奉東仲起張丈

征徒三月滯河梁猶自炎蒸隔帝鄉稍喜李膺偕

入洛直因元伯舊升堂經時劍珮達天上幾度樓船
坐夕陽畏路不堪頭并白怕教明主問爲郎

王奉常集卷之九

鄭山人年八十有五曩與會於京邸別來且廿

載矣邂逅清泉視聽襟度宛若少壯銳有免
裘之志將以明春歸耕具區旁余嘉乃志率

爾投贈并申從吏之意云

風流廿載挹清輝此日重看戰勝肥綵筆五朝遺
老在綈袍四海故人稀廣文邈冷身猶累通德門高
客不歸何似無官歸便得乘春還訪舊漁磯

初秋日同諸名勝集丘謙之戶部席分韻得高
字時余以服闋謁選初至

援琴今日爲君操可似當年共濁醪玉漏乍傳秋夕

承金門新着歲星高彈冠有客殊難肋把袂何人不
鳳毛縱道舊遊零落甚楚狂猶自屬吾曹

需次都下得家兄楚中問并貺新詩率爾成二

章奉荅

粉署除書頗訝遲武昌魚素正相思里中白雪應稀
和臺上黃金轉自疑莫學楚人深怨別但逢燕市易
成悲故園花暮秋如許苦向人間寄一枝

其二

鴝鵒頻着不禁彈款段蕭瑟短髮寒計失轉憐三徑
好時清翻覺一官難浮名祇自供牙頰末路憑誰借

王奉常集卷之九

羽翰若問歲星金馬色至今索米尚長安

中秋同丘汝謙李本寧徐惟得劉子大康裕卿

集城南樓

暮倚初澄碧漢遙月華徐拂紫烟消風高露下侵衣
急夜久輝深逼坐斷吳楚東南偏氣色樓臺西北自
雲霄醉來身似凌姑射那得秋聲在麗譙

其二

團圓明月掛城頭可是佳期與勝遊客有金吾寬禁
夜官從散騎問悲秋銀蟾靜滴空青濕玉兔光凌太
白愁莫訝雅恭頻聯絕胡床人在武昌樓

其三

高秋何處不登臨況是南樓興可深雙闕掌懸天遠近萬家鱗起地浮沉明珠自照驚華髮片玉誰投識寸心醉裡不堪分馬色淒其城角尚清砧

其四

矯首天低碣石宮醉呼詞客坐秋空誰將一曲扶衰柳自送雙眸與斷鴻毛骨已清疑獨舉羽翰爭就解齊翀還愁索米長安去明日蕭騷鬢底風

慰魏生茂權

王門何必盡吹竽莫是朱絃調煞孤君自魯恭憐幼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一

弟乃人言阮籍恨窮途按圖偏解銷燕骨照乘虛傳得魏珠載酒問奇差足慰困來吾亦羨侏儒

謁省歸獨酌偶成

鵬鷖嘗自質錢沽牛馬從它選吏呼有酒但須澆磊砢無官不敢望侏儒行藏老去羞難卜俯仰悲來傷狗屠却笑邯鄲學步盈盈猶作府中趨

奉寄大中丞時良潘公一首

白簡寧論事有無上恩偏得卧孤蘆避賢杯底從十日狎長人間自五湖慙爲閒居堪賦拙豈應清遠更名愚何時一汎王猷棹天目峯頭取醉呼

同諸君携榼裕卿新居分韻得城字

酒社詞場數子情吳趨越曲異時名窮交自合親郎舍大隱何妨在帝城句裡清霜分馬色柝中殘月度雞聲由來意氣天涯得莫遣鄉心逐醉生

送陳守巽戶部守南安

兩朝曾握大農籌此日專城更上游郡雜甌閩千嶂入地連章貢二江流名高神舉時懸榻政簡元龍好臥樓不見賜金明主意循良今去若爲酬

答彭先董稚修

君家三臥蠹湖陽失意論文燕市傍自是游談空碣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二

石非關絲竹傍安昌愁中何物能相貴名下誰人不似狂好去蒯緱珍重別豐城夜夜有精光

送顧從化之南雍

賦罷公車不可留婆娑猶作秣陵游三吳四姓先元歎六館諸生重賈彪自愛山川供藻思莫緣容髯減風流別離未是長江外贈婦無勞爲唱酬

孟秋十六日偕司馬汪公伯玉暨汪二仲淹家

兄元美游蓮花菴分韻得偏字

北郭叢林境窅然芙蓉秋色地逾偏清齋乍散孟蘭後司馬公兄弟以小集還依卓錫前休沐一逃居士

服初裝重結羊官緣同馬公莫言朝市能妨隱眼底
天池社是遲

送談參軍思重使上谷便道還家

居庸關外淨狼煙紫騎翩翩出塞年幕府材官閒甲
胃司農使者讓金錢清笳曉發飛狐道大燕風生飲
馬川休沐聞君多暇日軍城好著早秋篇

送邢氏詩并敘

不佞於子愿不數面也雅聞其清標好學襟懷日
上乃心慕之一博燕市便爾有千秋相向意今當
遠別輒附先民贈言之義子愿子愿為復賞此否

主奉常集卷之九

圭

射策多君雅負奇青春謝病使人思霜清岱色家看
近雪滿河梁馬去遲詞賦自憐終小道風流不盡有
新知紅顏莫遣尋常好擲作他年會面期

少司馬伯玉汪公五泰惟茲臘月廿有七日為

公初度之辰敬上四章為壽

御氣初開嶽降期珥貂橫玉在清時諸家兵法門人
述一代宗工海外知聖主只今能孝治老親如昔
是恩私大官牛酒新沾賜乞向高堂作壽厄

其二

黃金為管玉為樞匣底芙蓉字底珠一自陽春回故

鄂頓令佳氣滿新都二朝出入周司馬五泰行藏
衛大夫欲識向來酬主意年年霜月照冰壺

其三

登壇授節早承恩典午還朝八座尊帝謂卿才元
武庫大容物望有龍門文章價在餘黃石樞筦憂深
減綠柳膝席可堪方外客十年曾共醉平原

其四

學海淳泓得上乘詞壇卓犖許先登曾將意氣酬肝
膽實有助名備股肱家拜一官推愛弟秩增千石施
山僧如聞不淺邦人頌白嶽雲中第幾層

主奉常集卷之九

圭

送周公瑕還吳二首

君歸豈是戀吳儂老去金門恥自容寶劍有心知李
札青山無意謝周顒功名何物勝三徑姓字由他問
九重高誼已堪金石在不緣棠兒故留蹤

其二

爾向滄江問釣磯風塵猶是舊荷衣浮雲西北無終
日列宿東南有少微國士幾堪名下盡故人應入夢
中稀別來燕市曾相泣好傍吳山對掩扉

在明光祿得王官不赴歸靖江賦二詩慰其行
輕舸春色潞河深回首金門悔陸沉縱是步兵厨可

總何如平子賦堪尋浮雲易識時人態落日能憐已
士心知爾和歌燕市後半生江畔付行吟

其二

吹竽學未能布帆無恙典堪乘春烟萬樹迷楊
子夜火千家識晉陵詞客故應王國吏酒人誰憶大
官丞中朝名士如相問屈指江東是季鷹

送吳大諫參藩河南一首

吳楚人也

青門六傳擁春風回首猶餘獻納忠不分雲霄違夕
拜自緣方岳重天中三川背指燕關直二室高連楚
岫通欲問治平誰第一河南今已得吳公

王奉常集

卷之九

五

輓李臨淮故侯

介士輕車賜葬年都人罷市望潸然歟親百代山河
並樞筦三朝鎖鑰專生已封侯光隴右沒堪爲冢
象祁連鳳毛殊有岐陽種不斷朱門錦瑟絃

歐楨伯博士至京邀同黎惟敬諸君集劉觀察

日涉園看牡丹分韻得春字

市朝深隱斷風塵綺色翻增喚飲頻美酒定須澆國
士名花元自屬詞人雙珠合浦堪移月一曲雲和併
作春誰道廣文種獨冷鳳城今夜錦爲茵

送黎惟敬假還南海

聖主憐君雅倦游征塵聽幹鷓鴣裘鎮聲鳳閣三
朝夢草色羊城萬里愁握手風雲空榻石歸心明月
滿羅浮甘泉莫有傳宣詔可信行藏老自由

送李符卿之汝寧冊封

崇藩

王孫茅土分封地公子蘭臺奉使年帶礪天中朱戶
出旌旄日下紫泥宣河明桐栢清淮月路入平輿古
渡烟聞道禮成還問俗汝南今可似先賢

送直卿劉太史冊封

秦藩便道歸晉省覲首

詞臣捧詔出明光帝寵親藩卜世長泰地諸王
天作府漢庭使者國名香旌旄赤日衝函谷馬擁歸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六

雲指太行華頂儻攜德掌露將因休沐奉高堂

送元甫李太史冊封

蜀藩

玉檢金泥出大庭雙旌萬里去冥冥漢宮朝浥仙人
露益部宵占使者星巫峽雲中流濯錦裁眉天半落
空青先驅恥作臨邛客策筆重題劔閣銘

董君負鄭虔三絕之能有向長五嶽之志先是

東北二嶽已着屐痕今將復游華山因賦七

言一律壯其行色

若行西嶽會逢秋瑞草金光恣所求老去何須惟更
下與來寧假卧爲游歌合白雪三峯秀筆染青蓮二

華愁莫便埋蹤成獨往好將名姓寄風流

送吳公擇尹溧水

關門曾識棄繻生列宿高懸赤縣明家在孤蘆風土
近人如冰玉政源清窺簾白鳥聞公府行部青山出
帝城遙憶朝歌吳季重鄴都何日聽新聲

送范伯積太史視篆留都

十載橫經虎觀名桐鄉猶是鳳凰城尊鑪客思深南
國桃李春陰滿舊京虛席也知明主意解攜無奈
故人情白門仙史應多暇臥報花磚日影生

送史思善計部督餉江西

三奉常集

卷之九

七

盧商揮九江腰才子如雲六博來祀軍中
色分章備屬度支才樓船吳楚軍儲積東向使
節迴遙憶滕王高閣裏青山詞賦已先裁

送茅厚王省吏副憲江右

王郎二十已專城三十祠官雅擅聲東署風濤題桂
客外臺新識棄繻生含霜應欲風傳喚與鄒章江色
並清供奉自憐同舍老贈君唯有一寸心明

送程唐縣改同山陰教事程先在餘姚

兩度談經也自尊蕭然垂橐去中原南陽父老思遺
澤越絕諸生識舊恩刻曲典來升莫返蘭亭人去事

猶存知君不薄青槐意竹箭於今半在門

顧光祿既竣遼陽使事請急歸省高堂而適有

充間之慶爰命朋輩為詩賦之

白狼河外紫驪駒明鏡刀頭夜指吳萬里征人歸陟
帖中庭小婦唱將離從誇畫繡裁斑服自喜冰壺映
掌珠熟醉正堪光祿酒莫因行樂忘還都

聞子與入賀不果慨然有懷同顧伯作

玉帛千秋自帝庭風烟萬里獨沉冥虎傳海上來
春雨未許天涯有紫星劍法延津何日返筑殘燕市
幾人聽相聞總是前期在那得仍餘出考奇

三奉常集

卷之九

末

明卿自大梁入賀攜其二子不佞與故人別

十有六年矣舊雨出訪寺中喜而賦詩二章
朝天使者自皇都那似名高楚大夫供奉舊臣正
邛曲中原芳岳解蕭所携將雙玉誰先後採得三花
定有無少小別君成白首可能相見不為娛

其二

故人天畔下星輅握手猶驚別夢遙悲感音書常萬
里差池容髮已三朝深杯入眼時飛動劇語關心
轉寂寥紅蓼綠楊蕭寺雨預愁來日是河橋

三奉常集卷之九

王奉常集卷之十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詩部

七言律

送郭舜舉祠部謫尉懷仁郭以夜飲註誤

蕭條一尉向陰山
疋馬荒成列戍間
白草愁侵孤客
髩黃雲慘傷逐臣
顏風塵畏路曾懷壁
雨露清朝倘
賜環有酒爲君難
取別春聲西去是陽關

僚友元嗣張君以萬曆登極遣祭

先師孔子暨東嶽泰山之神爰命某補贈行之

王奉常集卷之十

作

龍飛一詔出明光
奉使誰如尚璽郎
聖主冠裳開
北極祠官玉帛去
東方神靈五岳宗
青帝俎豆千秋
表素王魯殿秦碑餘
故事知君懷古意
偏長

再訪明卿寺中

遠寺頻過徑轉幽
入門雙樹興堪酬
風前短髮秋難
問酒外疎鍾日易愁
束帶祇應扶病出
據鞍仍爲惜
陰留他時尺素空
相憶却指南皮是舊游

送謝文化副憲入賀還晉

太行秋老白雲飛
六傳西征小駟肥
玉帛明堂爲壽

寵金錢少府賜裝歸
十年岐路常分袂
九月關河早
授衣竹馬兒童迎
問訊使君清可勝胡威

送黃巖表明府貴陵人也

才子分符越嶽遙
寒江南下廣陵燒
絃歌作吏風流
迥耕鑿逢時戰色銷
飛鳥夜懸天姥夢
栽花春映赤
城標莫言百里非
君事今日循良急
聖朝

寄題陳憲副借山亭

爲問江潭賦獨醒
何如寄傲草玄亭
亭中一老自垂
白戶外群峯誰送青
縱道石家金是谷
輸他陳氏德
爲星新詩字字供
幽興領得山光夜
不局

王奉常集卷之十

送大宗伯萬翁致政還義興二首

宗卿優詔與歸田
祖帳東門重黯然
筋骨詎堪知
大老股肱猶自憶
名賢殊恩六傳還
裝薄別淚
三
朝故吏偏天意
儘容吾道在角巾
從學是何年

其二

陽羨諸山有夙盟
登溪如畫解逢迎
歸來白屋難施
戟老去滄浪自濯纓
再起未酬安石志
一辭誰識子
牟情懷恩不淺通
家子魂斷尚書舊
履聲

送同卿何應岐年丈之滁陽

廬龍霜月照行杯
握手離歌馬上催
九列鸞鸞三仕

通千群騷牝二京才琅邪山色環滁盡建業春雲隔岸來可是 聖朝容吏隱黃金駿骨滿燕臺

送王中丞之留臺 二首

中丞祖帳滿春明旌節翩翩指舊京啓事新朝思簡夢登車南國望澄清啼鳥曙色開鍾阜戰鷁江聲撼石城慚愧青雲曾屢薦晨風一送不勝情

其二

玄武湖邊盡戟開風流誰似郢人才亭亭列栢含霜行濯濯長楊映月來水上材官鵲鷁陣幕中詞客鳳凰臺懸知執法三百近指日熊車同俗回

主奉常集 卷之十

三一

白鷺詩題畫

翩翩白鷺送殊祥曾自君家入尚方蝶粉逢時瑤作圖芹香棲處玉爲堂街將落進明珠碎舞向飛花綺帶長王謝門風誰畫得可知觸目是琳琅

壽顧九準六表顧曾爲壽林州倅

甲子纔周壽木斑肯教塵鞅送朱顏歸來半刺唯廉石老去新詩滿惠山杖底松風將易坐船頭殺雨得泉還鳳毛已屬含香客嫁娶人開不了關

李太僕厚君嘗一爲 王國史不仕顏其草堂

曰友山太僕以命余賦友山故侍御之弟而

太僕弟賜谷山人復以能詩名余故於篇末致意云

老去風流滿四明滿然一曲鑑湖情非綠朱鬚長缺自爲青山結舊盟玄圃曾將群玉種石田惟仗絲毫耕烟霞好是君家癖世有人間第五名

送洪山人還永嘉

目送冥鴻遂杳然掉頭何意白雲邊丹青老愛滄江色詞賦情偏故國緣倦馬自依歸客驛還裝可辦買山錢衙門春月時相憶猶有風流事事傳

再送洪山人

主奉常集 卷之十

四

聞君忽倦長卿游賦就驪駒不可留客裏春衣縫少婦雨中寒食送歸舟黃金燕市無燃桂白髮甌江有釣裘前路只今誰足倚漫天綠草正堪愁

壽曾司馬以三尊人少參公

陽春一曲醉青絲郢上仙翁字紫芝身是大大稱賦客里名司馬爲佳兒螭頭數下懸堪日鶴髮偏宜戲綵時會裡著英誰狎長歲星高著楚江湄

壽朱子得尊人方伯公鑾

近鶴鳴頭白雪歌仙人爲壽舞婆娑安誰將孤悅蒼年並自愛冠裳化日過天下諸侯方岳重中朝才子

家多只今休沐稱觴際萬石門前響玉珂

壽陳中允人

七閩高會有耆英何似公家兩世名投老分司閒白
傳傳經講握得玄成無私花柳多幽事不礙雲山亦
道情 聖主自酬稽古力上樽應被里中榮

壽王太史母

太乙星連寶婺光護黃栢翠正相望身曾五翟重頒
詰家有三華好獻觴彤管自書天祿事絲衣猶帶侍
臣香只今 聖孝方隆養歲乞金莖玉露嘗

都下贈別陸大承道

王奉常集

卷之十

五

文采翩翩洛下來相逢意氣爲君開平原舊識名公
子上佐今看御史臺雲路翻飛十年夢風流賞遇二
京才那能更作秦川使回首金門惜別杯

拱辰石丈以同卿之南滁屬不佞先有開中之

役天涯兩地同志睽離念欲促膝論心可復

得乎不勝愴別之懷聊寄平辭云爾

一時分袂出郊坰回首那能不涕零心折倦游猶自
赤髯從強仕已無青行邊函谷懸卿月臥裏滌陽望
使星龍劍有神須再合肯將蹤跡比流萍

別歐博士楨伯沈比部純甫

二首

若唱驪駒已斷魂更堪春盡上東門單車使者三秦
去並駕中朝二子存萍散尚青歐冶劍蟻浮誰綠沈
郎樽華陽合有尋盟日那是塵心薄故園

其二

極目秦關百二封瀟然明發自孤蹤探奇司馬游仍
薄賦別江淹恨已重天外青蓮來二華樽前白日失
雙龍唯應携爾驚人句咫尺雲中玉女從

留別李臨淮惟寅劉金吾子大諸君三首

黯然西去欲銷魂信宿還停使者轅豈爲朱門逢帝
子能將綠草別王孫袖中書憶南皮會坐上人空北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六

海樽爲寄相思何所道依依猶是醉時言

其二

撫劍悲歌別所親單車慷慨入三秦誰將太華峯頭
月獨照華陽社裡人到處登臨吾事足過家休沐
主恩新知君苦遲還朝節不耐鶯花故里春

其三

金吾意氣薄雲霓公子襟懷重解攜自接風流方外
賞曾操靈色醉中題開情綠竹中年別入夢音容去
路迷落日不禁千里思天涯芳草五陵西

胡懋禮王天與邀游蘇門山百泉亭紀勝呈二

君一首

太行殘日罷登臺爲愛臨流更舉杯
眼底河源天下勝坐中風雅使君才
真人嘯逐泉聲去神女珠從水面來
最是耽奇重爲別山城燈火夜分回

吳開府邀集潼關城樓紀勝一首

三千組練控西州百二關河擁上游
虎豹雄開天府出龍蛇飛抱首陽流
青蓮逼坐雲疑濕紫氣當樽暝漸收
共道使君能愛客好教王粲一登樓

宿青柯坪二首呈大行曹子韶

歷盡飛泉度百盤到來猶是翠微看
誰將隙地容簞

王奉常集

卷之十

七

忽有玄關出彈丸路入三峯樵徑絕
雲深五月石牀寒明朝共挾先登策
蜀道人間未信難

其二

青柯坪下似羊腸渭水秦川半森茫
鳥道手盤窺上界蓮峯一葉坐中央
危崖背日衣裳冷急峽迴風草木香
今夜與君疑出世不知猶有白雲鄉

董大中丞子才邀集龍池酌沉香亭故址入夜

懷甚同曹大行即席賦

興慶宮前舊陌長唐南內故宮地中丞席上月如霜
池分素澹仍餘碧唐故有亭落朱門尚有香
亭址今歸秦邸敢爲入

秦誇片玉自緣分陝得甘棠微言欲出人間世深夜思裁薜荔裳

子才中丞擬集南山仰天池遇雨弗果悵然因

賦一律

差我太乙許躋攀浙瀝愁霖滯往還
星使若爲偏好雨天都誰遣隔重關
蓬萊遠對虎無羆韋杜空瞻尺五間
何事欽崎尋捷徑中丞高誼重南山

夏日藩司諸公招游雁塔

崔嵬古塔掛斜陽方岳招携引興長
人爲舊京多感慨酒從初地得清涼
登龍寂寞無先輩過雁瀟瀟疎有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八

斷行莫問雙旌歸騎晚終南山色尚蒼蒼

方伯劉公邀登長安北城樓月夜卽事一首

城上飛甍接渭濱諸陵山色望中新
青蔥夜動初登閣明月光來爲入秦
四塞尚仍天府舊千門無復漢宮春
樽前獨有棠陰在地主於今岳牧臣

不佞以符承奉使關中與同門友郭可忠握手

敘平生惟甚酒後劇談賦詩留連十餘日而

別時不佞已外補奉公後矣

不淺同袍二十年相逢意氣盡君前
神來雅稱尊如戟句就真看筆似掇
世外微言時自入天涯拙宦對

相憐判成十日平原醉惆悵東南別後天

下太和入舟與家兄別

信美山川不可留前程還上仲宣樓十年自悔忝商
跡萬里差強汗漫游過眼叅差都入夢關情漢水故
生愁歸來大有菟裘計苦向紅亭送白頭

過襄陽贈王傳周賢

白首逢君重黯然青袍依舊漢江邊國臣官減六百
石文苑名垂二十年晚得枚臯緣客久差強董相爲
王賢方城已是情無限不必高唐賦裡傳

過汴期明卿弗值寄此

王奉常集

卷之十

九

單車欲度萬重山會面翻愁一水間老去折腰良不
易窮來握手亦成艱沾沾白雪空飛鶴落落中原自
往還此去風波迷處所相逢何日是身閑

子與憲使初度六表稱詩壽之

一官那復歎婆娑宦路羊腸早歲過海內羣兄三仕
老人家尸祝七閩多扶桑日近先長至橘柚天開入
大羅聞道錦筵齊唱壽應憐子夜有吳歌

張二見甫至自汝寧持其伯兄助甫書訊余兄
弟見甫視助甫詩雁行也喜其遙集坐上即
贈一律兼懷助甫時在涼州

萬里憑君尺素傳風流重見汝南賢聞來手蠟山人
屐興至身隨估客船海內交游雙刺盡中原兄弟兩
家偏新詩半是吳趨曲欲按涼州便黯然

過家休沐奉贈陽德泰知

畏路棲遲尚一官喜逢開府重盤桓百年萍跡僅能
古三載花期語不寒舌底烟霞塵境失膝前天地道
情寬與君暫著朱緋色肯作金華殿裡看

又與陽德紀別一首

踟躕傳酒袂難分地主風流自右軍却恨冰霜驅俗
吏忍從棠梓別神君到時栗里無黃菊憶處匡廬有

王奉常集

卷之十

白雲倘過山園爲寄語草堂休勒穉圭文

詩謝卓鴻臚兼訂便道相訪之盟

書來字字破窮愁詞翰翩翩老更遒贈我未能酬玉
案懷人時自認銀鈎相聞好兌餘杭酒倘過將停剎
曲舟爲爾縱然饒意氣使君元不減風流

蘭谿訪伯安胡文留飲時郎君元瑞獲雋雅慕

其高才抵掌論文幾申旦矣輒賦一章

偃蹇三朝拙宦同輪君玉樹在庭中論清未敢先胡
質談理還應就阿戎筆底千秋無世態樽前萬石有
門風相留且醉溪頭月明日驅車任博蓬

再贈元瑞計偕

凌雲詞賦早翩翩朝潤初逢剖玉年無論青春難再得卽看白雪定誰先蛾眉絕代元誇越駿骨登臺好市燕倒屣舊知名下士可須人覓孝廉船

將抵南昌東用晦宗侯

十年肝膽飽相聞匣裏雙龍氣未分白雪調高誰和汝紅顏擲盡始逢君先春已綠王孫草吊古空飛帝子雲今日芙蓉池上客抽毫將屬仲宣文

東余觀察德甫

畏路西驅欲傍誰飛城先刻見君期開樽北海無凡王奉常集 卷之十 十一

客下榻南州有故知老至轉於千載意惟來翻恨一麾連母鏡十日東平意且爲窮父住少時

東楊太守懋功懋功能官後關園城中自娛

校荒猶自不相容誰念風流在秩宗但得老充詩社長不妨狂喚酒家傭千秋藝苑終青史五畝山園亦素封小隊莫教驚稚子使君元是舊吳儂

丙子除夕九江公署作

客散空堂鼓角餘還從小吏問爰書浮蹤豈爲江山住傲骨都隨歲月除曉 侵雙鬢薄雨怪殘入一燈疎年來倍有東流恨恨索居

集海天閣

海天閣者背匡廬而大江江州勝地也八日立春計部周君爲具召觀察郭君偕不佞赴焉於時義輪墮江殘雪在山情境甚適輒有吾土之思爲賦二律周君楚士也

澤陽高閣恣經過不飲如君雅量何春色九江人日後風流三楚使星多醉教殘照留爲綺愁喚寒烟起作波回首孤帆天際杳長年東去唱吳歌

其二

並謝登臨物候新那教主祭獨傷神江煙漠漠紫初月山雪溶溶媚早春似是有情關鄂客可能無淚濕

波臣何時共結連進社咫尺東林隔暮塵新正雪後過萬方伯丈莊羅館留酌觀梅

白髮三朝岳牧才青門一徑薜蘿開爲園故學潯陽隱有酒翻令刺史來玉甲初傳春早菜瓊甌半吐雪中梅深杯自引條風入莫向江城笛裏催

寄內

雞肋棲遲苦未裁銀車儻許惠然來不嫌官舍如冰冷且喜山樓竟日開塵襟雲屏施坐障富平水鏡作粧臺只今獨上凭欄處閒遍春風幾十迴

喜子與晉轄江右

除書何自有徐卿喜劇翻令姓字驚已分扁舟尋劍
曲那期雙劍出豐城官曹禮數元兄弟宇宙文章半
死生白首重逢知不易向來離別悔相輕

送姚山人還海虞

江上逢君已白頭新詩字字吐吳鉤春風客散諸王
榻夜月人歸五嶽舟老去鴛花憐故國興來魚米逐
東流閑雲野鶴元無繫縱到虞山也是游

同郭使君行春至安仁雨中山躑躅感開情景
甚適即事呈使君

主奉常集

卷之十

七

躑躅花含宿雨嬌使君行部及春朝紅錦綸
醉碧引油車赤電驕竹裏流泉分驛路帆前遠樹帶
河橋時平喜見鋤犁急可道風光自昔饒饒故以豐饒名郡

寄康裕卿

休從燕市問黃金寂寂誰明國士心逐客幾成秦吏
議賣文多是越人吟身隨生死情邊老淚入交游態
裏深聞道甌江舊磯在倘過廬嶽好相尋

歸自鄱陽湖奉懷郭丈酬德之作

楚澤春歸百鳥鳴使君相送有同聲饋漿常自驚人
厚投轄能無愧爾誠縱到廬山元逆旅再經鄱水似

平生閒心已覺輕來去苦爲深交未遣情

德甫用晦貞吉携榼章江舟中分韻賦詩

德甫至不佞爲停豫章城外一日德甫從用晦貞
吉二玉孫携酒哺方舟過飲日夕甚懽也不佞故
多病禁飲乃於是日酣覺灑然去體矣德甫命吳
奴呼韻不佞得二冬云

故人何自遠扶策矯矯王家復三龍山色不堪當別
紫江流無奈似情濃酣來七子還狂態語入千秋奪
病容便覺斗間多異氣爲呼南浦白雲封

舟中再別德甫用晦

主奉常集

卷之十

十四

不佞與德甫用晦屢作竟日會抵暮別去舟宿江
干侵晨亂流而渡登車悵脰依依故人色也念二
君子兩面孔相對當不復可有二哉懷不能已復
用前韻寫之

誰將千載一相逢去去翻令別思重夢裏山青朝渡
馬醉中沙白夜成龍燈長苦恨層城鑰旆遠猶聞隔
岸鐘知爾挾琴深作會參差池上長芙蓉

同匡南宗族集楊懋功岫雲堂揚蘭省故人也

畫省風流去杳然玄亭今日重尋緣書成楊子門多
酒客有淮王語欲僊郭外章江朝雨歇窓中楚岫夏

雲偏行藏已悉東陵事夜半吳山到眼前

同楊懋功集匡南宗侯園亭登臺沈樣即事

偷然一曲住塵寰有客從君賦小山入眼朱門深自
失含情倚竹醉相關雲隨飛蓋登臺濕雨送靈槎過
漢還莫把青藜更留酌坐中誰得闔身閒

贈答匡南宗侯

豫章諸子半龍媒老驥翩翩氣不回宗國可能忘自
試卽家何必賦歸來池臺小撮梁園勝斗酒遙傾鄰
下才豈亦念予方外者風霜字字手先裁

贈貞吉宗侯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十五

誰標秀色豫章湄群從翩翩故爾奇畫就虎頭頻得
句書成蠶尾自刊碑才情不逐朱門盡意氣偏從白
眼知茗枕酒鎗深竹裏子猷曾爲坐移時

贈宗良宗侯

籍甚曾傳郢曲春遠從布帽得交新庭趨不是聞詩
日柴毀猶餘讀禮身中壘世將蘇作火南州時有玉
爲人只今起色還誰在自王觀濤句裏神

南康得廷尉伯兄元美見懷之作時世愁業有

齋捧之後會面孔還先此奉答

小郡山樓對落星懷人朝暮幾堪凭歌廻大澤多鴻

雁望斷高原是鵲鴿忽枉新詩裁石鏡更煩清夢到
雲屏相聞似有聯牀約那得風波便獨醒

過滁陽簡石拱辰太僕先是拱辰損書及詩貽

我於江右未及答而有入賀之役喜茲行得

尋舊盟也彼我之懷聊見乎辭

夙昔華陽國士恩青山無恙舊盟存經年不減懷中

字會面猶驚別後魂數馬至今淹石慶驅車時自嘆

王尊茲行快掌舟勞問朝罷春明卽故園

都門外諸公見遇奉酬

四首

不佞自江藩入賀傳都門外故人李臨淮惟寅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十六

黎秘書唯敬沈比部純父輩邇日出視多有贈

言又比部蔡君太史沈君輩咸以意氣定交傾

蓋感念今昔輒賦近體

前門秋色近何如鄉下風流意未疎煙柳自憐辭社

燕枯鱗誰贖上游魚君懷曉潔猶團扇我袖龍鍾有

素書辛苦朝 天江上吏也能扶病說匡廬

其二

自携金鑑入長安那望青絲醉百歡萬里故人初下

榻一時詞客盡登壇竹簾塵靜秋如夢夢吐米心日

似寒好把龍脰重拂拭燕山千疊爲君彈

其三

城裏雙騎白鼻駒春明日日間天涯若爲數出成輕
薄幸不相逢在狹斜九疊廬山談供客一樽燕市話
離家白頭定曉無新態何必星星惜鬢華

其四

遠寺高槐日半陰聯鑣仙客費招尋淒涼舊事波臣
淚慷慨新知國士心長安多聚散雲深碣石易
浮沉也知昌歆能偏好把臂何妨共入林

尚寶諸舊僚出視不佞既稱外臣而吳沈兩君
俱有需次之感爲詩貽之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十七

奉璽曾誇接後塵分符重得拜 楓宸山呼縱屬匡
廬長 天語唯聞侍從臣但使身依溫室樹不妨官
積漢家薪武都泥紫宣麻白幾度從君入夢新

不佞以江藩吏入 賀辱司馬曾公中丞趙公
爲具申獨歎焉卽席賦謝

憐才意氣許誰真西第筵開醉遠臣已仗雙珠光未
棄寧辭斗酒濯征塵汝南自昔多名士趙汝郢上於
今少和人承天故鄆人刺史也知投轄意坐深不畏尚

書真

中秋日終惟敬諸君子集陶林中宅余以事不

能待月而去分韻得新字

冷然佳節俯誰親盛有僊才集主賓秋色暗分團扇
老風流偏逐彩毫新未判清夜酬公子肯向明河問
遠臣待取雲頭金鑑出詰朝持欲壽 楓宸

遣朱汝修

太醫令屬壽春朱汝修予祠部時所取士也雅以
好客工詩聞丁丑歲余來京師生執門人禮甚恭
加有授贈詩亦翩翩奇進爲詩遺之用廣其志云
本自朱家俠客姿青衿折節去爲醫 殿頭供奉頻
辭直囊底行藏半說詩君調幾人堪入印書何字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十八

可當奇國香一瓣應誰是好折淮南桂樹枝

大司馬王丈以功冊索詩賦得五題

班師懷來圖

偏師急擊渡渾河破虜燕然石不磨一驛材官傳露
布千金壯士飽休戈陰山北去空庭跡響水東流雜
凱歌振旅何慚漢名將古來功是伐謀多

把漢歸王圖

十萬師臨日逐疆何如緩帶服名王初疑獵犬傳烽
燧忽是降旗到犬羊質子慕恩留大漠胡奴仰面畏
王商懸知坐制單于策生縛中行獻未央

華夷互市圖

大漠高空寂建牙兩軍相見醉琵琶天開首猶多羌
種胡女胭脂盡漢家雲裏射生旋入市日中歸騎不
飛沙金錢半減犁庭費五利應知晉史誇

奉 敕稱 賀圖

闕下材官尺一馳陰山草木 聖恩知單于歡喜頻
看印部落堅盟共立碑服降稱觴胡伎樂寧廬習拜
漢官儀何須禮在諸王上但道汾陽首自垂

兩承 恩命圖

詔下螭頭護紫雲康侯蕃錫自 明君封章屢負褒
奉常集 卷之十 十九

充國恩澤多封薄冠軍金石家懸全部樂暴彝名勒
太常勳邊氓盡解祈吾父虎竹龍章世世分

拜千麟先生墓 二首

萬曆五載秋王子朝於京師還道廣川慨然有昔
者吾友之懷念于麟物化八載墓木拱矣惟是難
酒之酌缺焉於今走既罷於車耳業且杜門沒齒
失今不一改轍尋訪丘隴償其夙心則長逝者私
恨何窮即稱疾病將何辭於冥冥用是羸服間行
扣先生之墓而拜之即不執千里手可也拜事竣
將並東道陟泰岱望日初出于日觀之峯如見吾

千麟顏色儼帝好文以于麟借看太山縹緲雲嶠
間得無延頸而佇我乎乃即輟中為詩若文通不
加點其辭曰

秋風不記客歸程扶病偷過歷下城即有素車非葬
日猶將絮酒是平生山空欲斷黃金色公家近泉咽
能為白雪聲莫謂陳根無勸理一編遺淚百年情

其二

國士千秋忍載論中原人士自沾巾紛紛刻鵠名猶
借寂寂登龍感益新腹痛敢忘過墓日心喪何異及
門人白楊青草年年路無復華陽社裏春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千一

蘭縣遇雪奉東張元鼎明府泊彭湖二丈

江城浙瀝野孤祖朝見皚皚白為家自是野人歌底
雪却疑潘令縣中花清羸客有梅同病彭先生朗潤
誰堪玉竝誇美說今日子猷難興盡歲寒知己共天

王奉常集卷之十一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詩部

七言律

過蘭谿留酌穉修博士齋中

蘭陰城下故人船，首宿齋中上客筵。
四壁江山虛入座，一天風雨薄分壇。
盤餐卻養供樵爨，月俸諸生費酒錢。
食把新詩問匡鼎，解頤猶自不知還。

雪中元瑞早舟為具同彭張二君紀興之作

雪滿江城似早春，白花吹送綠樽頻。
蘭陰不夜來群玉，潑水無波點萬鱗。
起色乍扶稱病客，齊心不少和歌人。
知君苦為親交出，莫謂袁安未是貧。

題程孟孺湖山別業

懷玉山人雅好奇，堂開別墅玉山陲。
種成雙壁文渠苑，學就三蒼墨已池。
竹在長留殺青業，亭虛猶似草玄時。
也知一曲毋勞賜，且為清朝採采芝。

入省呈子與方伯

倦游那復倒衣裳，五馬依然入豫章。
身為情人輕疾，病道因死友變行藏。
吞聲未許樽前雪，握手先看底霜。
正得相逢三日飲，騎驄便可道還鄉。

純父兄謫戍海南過豫章不佞僻在匡山不及

追送純父乃留書約以相聞投淚讀之因為

二律寄焉

居然天地古遺狂，肯道青蓮在夜郎。
五嶺只今翻氣色，待即張公千秋寧獨是文章。
無功自識江河大，不舊謫戍地千秋寧獨是文章。
無功自識江河大，不舊謫戍地千秋寧獨是文章。
無功自識江河大，不舊謫戍地千秋寧獨是文章。

其二

逐客天涯涕淚遙，酒人燕市莽蕭蕭。
自緣強諫疏虞骨，不為工詩瘦沈腰。
名下朝陽雙鳳在，夢中春瘴五羊銷。
賜環明日由奉路，莫便江潭賦大招。

聞張助甫自涼州少參移鎮池州觀察即寄

然明功德滿涼州，何事移官未拜侯。
逐客漸收窮塞跡，詞臣偏傷大江愁。
已知秋浦添佳氣，敢道廬山在上游。
不信相望一水外，低頭寂寂愧詩郵。

饒州公署即事

歲幾鎖罷柝聲傳，粉署沉沉閣篆煙。
幾樹夕陽移榻盡，滿庭秋色散衙眠。
鴉爭熟子時時墮，蛛惜殘絲夜夜連。
不信成風書獄手，開來猶藉古人編。

子與右伯八月攜樊之辰稱詩壽之

憶從閩海領靈樞兩歲洪都把臂新不必詩才稱伯
伯猶堪酒態薄賢人頗辭藥餌偏能少官爲交游轉
向貧今日贈君何所有匡廬五老太湖濱

送劉方伯還鄉

兩朝勛業重維翰掉首其如古道難已聽白雲將母
去尚留青髮故山看風波異路知誰得宇宙歸人儘
自寬獨有依劉游子意登樓無奈淚闌干

追憶盛典二首

未央高會畫無譁酒氣燼香盡紫霞幢裏天言傳禁
闕筵前日表映宮花魚龍戲罷開清蹕鸞鶴班迴提
王奉常集卷之十一
翠華貪着賜衣忘下直一鞭殘醉緩歸家

其二

奉璽由來近至尊先驅今日更承恩傳將結綵長
秋監騎出乘黃建禮門法駕雲中泥並紫齋宮湯裏
玉偏溫歸鞍直貫仙韶樂猶是釣天未醒魂

度西山梅公嶺下有梅福祠

南昌仙尉有遺蹤嶺下荒祠自鼓鐘支石尚傳丹曰
在停雲猶似綵鸞從雙泉夾磴聲常雨萬竹漫山景
不冬今日吳園狂客寓他時市上倘相逢

至日德安道中時冰雪寒甚

天寒凍極逢長至雪霽陽生不解嚴樹樹瑤花爭拂
蓋寒家玉筋巧垂簾飛灰歷凍愁難起一線危途覺
未添聞道君玉開關日微暉霜寒爲誰禱

雨中再過開先寺時寶墨亭新成

扶雨煩過不厭重小亭新築乍晴鍾峯翠落歸玄
鶴泉聲茶煙掛玉龍雲錦半斜午疊嶂風篁時韻百
年松猶舊作吏難兼隱羨新茲山有素封

送鄭子田奉使還閩中

脂車東去泣江民一葉蕭然下七閩南浦春愁添送
客慢亭雲色解連人離難自識囊中細篋鹿誰言夢
三奉常集卷之十一
後真不信宦游三十載竭來今日是君身

量移未得歸寄吳下諸名士

折腰爲吏在風塵錦字無繇寄所親眼底匡廬初奪
長夢中園圖未歸人過憐絲筆供遲暮定有新茶園
晚春腰帶更黃頭更白與君何日共閒身

寄張伯起幼千兄弟

景陽兄弟似君無海內文章半在吳君因公車龍臥
久我愁天網鴈行孤時家兄蛾眉妬後難傾國難助
歸時亦畏途茗椀酒餘輕莫放豈將客難薄潛夫

寄殷無美曹子念

終生開美自家風曹子佳人意氣同結客漸看游俠
老詭時猶擅滑稽雄形如珠玉遙相映謂曹理似金
湯未可攻殷源端寄語河汾門下士東臯何日醉無
功王績

李蟠峯尚書歸卧西山懋以年家子偕故吏陶

憲長往謁留欸二首

寂寂空山似隱淪
鑣西去出風塵
貪過父友論耆
舊總爲 君王問老臣
牛斗 三朝看賜劍
龍門一代許攀鱗
紫衣於王長無恙
笑指蕭峯是丈人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五

章江西渡接幽居
兩使行春並式廬
王粲敢煩迎倒
屐半磨真得御
同車家仍白屋無
行馬樓對青山有
題書閣道中朝推
舊德蒲輪消息近
何如

題趙修甫東湖草堂

南州湖上有精廬
五馬歸來只著書
不向君王求一
曲肯教漁父笑
三閭平分滕閣煙
霞紫直接徐祠水
色虛最好芙蓉清
夜落凌波疑到霧
綃裙

送喻邦相謁選北上喻坐蓼莪謫官量移天台

今未至以憂歸

援琴今日罷支牀
清調那堪是履霜
燕市風流疎舊

侶楚江涼雨薄行裝
丹砂莫去求勾漏
紫氣猶聞在豫章
聖主賜環應不遠
好將簪筆獻長楊

端陽日滕王閣公宴有述

佳辰高閣古洪都
把酒臨章憶左徒
兩岸夕陽留遠樹
半江新水斷平蕪
異鄉風俗還爭渡
故事官僚有泛觴
今日登樓多病客
喜將長命五絲扶

答

歐楨伯廷尉用伯英儀部韻見遺新詩依韻奉

題杜曾陪漢署郎一麾
今隔白雲鄉
心摧幕府尚書對
目斷朝衣侍女香
聞道拜官新棘寺
可思同社舊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六

華陽詩來設枉躬
弓句循吏誰能問
豫章

庚辰元日 觀後試筆

霓旌羽扇蔽參差
玉璫金魚映陸離
離迷職明堂周岳
牧受釐宜室漢威儀
鑾輿閣道傳聲迥
符璽郎官下直連
總謂去天猶尺五
也能隨例在丹墀

新正對吏部歸病中言懷

江上波臣覲 至尊公車日對尚書門
無論牛馬俱堪應
豈有龍蛇足自存
閭闔未蘇游子病
嚴裝時入故鄉魂
春來擬下桃花水
何必黃金是主恩

晚李封君本寧祖也

海內名賢有太丘長庚忽暗楚江秋青牛莫是經西
極黃鶴將無返故樓耆舊襄陽多會葬風流郢上罷
歌謳哀榮欲盡人間事孺慕荀何已白頭

贈栢亭上人

亭無栢子栢無亭僧自如栢自青夏臘都忘寧問
樹菩提了得已拋經門傳卓錫推耆宿珠繫袈裟識
典刑却笑對房高卧客卧深時被曉鐘醒

致政少傅南克陳翁

代作

六表中台勇退難十年歸就大還丹草平業在蛾眉
重禽尚心閒蜀道寬谷口松脂成琥珀杖頭筇竹長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七

琅玕斑衣若許詞臣假好問 君王乞露盤

其二

早辭華衣羽毛輕妙得真詮骨格成辟穀留侯元示
疾揮金疏傳豈娛生上尊書問 三朝老重席經傳
兩世名遙憶秋風添錦水筵前一鶴下青城

贈趙進士

有序

少宰沐南公於世懋有國士之遇今子弱冠雋才
上第春官世懋視猶郎君也辭公之日顧謂世懋
盍賦一詩以贈善兒病後不復措意斯文久矣潦
倒強屬恐爲年少所窺耳

少宰清標自國禎仙郎弱冠復家聲由來汝穎多名
士紀部不數成宣是世卿紀姓臺上春雲憐汗血握

中明月買兼城瑯林宴罷歸偏晚爲讓前頭素族行
御史大夫潘公治河功成 天子手詔褒之命

以司空兼 青宮少保任子成均故吏懋謁

公淮陰恭上三律爲賀

紫誥黃麻次第宣司空平土策勲年堅排羣議難於
水獨苦良工似有天 聖主恨無官爵賞老臣猶讓
廟謨先六軍萬舸千秋事那得恩波不世延

其二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八

長淮堰就蛟神龍劍履曾將故吏從世懋先爲公賦
行壁馬中流河伯喜金龜左顧微侯封元條預卜
前星耀大拜猶聞 後命重何事袞衣還信宿宣房
宮柳待丰容

登嶧山後經官橋作

偷作閒身上嶧山強留春色馬蹄閒棠梨野戍欲飛
盡楊柳官橋猶耐攀曉月似將閨恨鎖晨風先送夢
魂還年來頭髮元如許莫道黃塵染更斑

答屠青浦長卿

雲間茂宰故神明不獨詞場雅擅聲句裏佳人青玉

案坐中高士紫萼義懸知鑑曲狂猶在莫笑何山隱
未成多病祇應辭劇去好從勾漏學長生

族孫成伯以官錄使闕歸得予告喜而贈之以
詩

奉使翩翩上漢祖荔枝紅壁勝餘霞倦來金馬還稱
病歸及尊鱸轉戀家美酒十升輕舴艋清商一部醉
琵琶流虹似有前星卜早晚宮臣去莫賒

邦相復偕元瑞琴舟出送登蘭陰山小酌山堂
弘殿涼風驟至金華山對聳潑水斜來情境
都適即席紀勝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九

詞人惜別意何長不減平原十日觴碧水雙流泉是
酒青山獨倚國名香浮棹遠對尋仙宅飛鳥將因上
帝鄉爲與蘭陰留勝事可容老子據胡牀

送聲甫呂方伯被調還鄉時尊人年伯壽八十
方岳勛名滿大藩那令赤子忽攀轅微文自是當時
法薄諱終爲聖主恩歸路一琴無長物還家萬石
有高門塞翁得失君休問天與礪溪舉上尊

摩尼菴詩并序

宗良宗候雅負奇才擅聲桃李苑每眷眷宗國之懷
嘗以抱膝名軒寄情梁父不忘自試屬余爲詩而

未暇也撫時觸事年至歸乘遂以摩尼名菴而抱
膝吟不復作矣余嘉乃志不辭破冗詩之共獎末
路同登彼岸庶幾不負斯旨云

玄心銷盡舊風流一室逃禪老徹侯直使青藜避
照悔從枯木去輕投本來不向驪龍取偶失還令
象求莫問朱門與蓬戶迷津了處總成游

送黃我湖計部董翰江右事竣還朝黃義興人
畫棟珠簾是別筵送君真不減登仙洪都郡國將漕
最計部郎官入奏先楚分一星歸象魏江風八月引
樓船莫緣休沐耽陽羨民力東南異昔年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

題陳侍御濟川舟楫二首

早囊一出簡宸衷轉餉鱗鱗萬舸通實有馮夷來
助順遂令河伯避論功銜纒直欲窺銀漢掛席遙疑
下綵虹盡道南船如使馬不知都屬使君驄

其二

一疏河渠柱下傳璽書重借護樓船雅知忠信爲
舟楫再與君王濟大川奉使不須沉壁馬司農端
爲減金錢漢家紅粟陳陳在可是田租賜復年

題匡山讀書處寄贈胡孟弢先輩

聞爾幽棲傍落星著書深自托沉冥閒窺匡俗神仙

宅醉讀陶潛山海經掾筆倒傾天瀑布墨花飛濕錦
雲屏千秋共有憐才眼可似茲山面面青

其二

誰占屏風九疊奇草堂應怪客歸遲偏憐作長匡廬
日不及從君築室時石鏡光芒今在否香爐掩靄欲
何爲蓮池社裏無康樂君到山中可自知

歸自豫章再經蘭陰東邦相明府

細雨扁舟弄白蘋傳經何處是三秦不知家去函關
遠但喜身過令尹頻潑水有情常作客蘭陰無恙解
迎人憐君未許成輕薄愁殺聽琴調轉新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一

壽呂方伯父八表詩

靈椿北海正綿延桂子燕山更鬱芊輦轂五朝全盛
日冠裳四岳暫歸年星依紫極常稱歲露接金莖近
欲仙借問昔時供奉客耆英高會有誰先

從兄瞻美保御五表稱詩壽之

吾兄高誼急人倫壯歲曾沾賜級恩閨裏莫愁工織
素坐中文舉畏空樽烏衣漸領諸郎長駟馬仍高兩
世門最喜北堂垂白在版輿長得奉家園

睢杞道中作

黃塵白日澹中州修竹平臺不可求詞客謾誇梁苑

賦書生偏抱杞人憂腰間有組休論貴馬首無山未
是遊好去一瞻嵩華色莫教長繫剡溪舟

始見華山志喜別來六閱歲矣

憶昔貪奇登華頂自扶筇竹叩天門只今爲吏心先
折豈有驚人句尚存仙掌似招曾識面蓮花誰種再
來根繼雲髻影三峯上疑是當年染墨痕

李本寧使君擢行省中州遲余受代會助甫亦

在秦臬生平故人奇遇無奈促別何訂期即
夕先詩柬之二首

雪涕從君別帝鄉不堪重會古咸陽情知此出爲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二

泰資直倚前人是楚狂太史周南寧久滯漢家天祿
正期望三花採得須先寄可似蓮峯玉女漿

其二

一麾蹤跡共飄零乍見猶疑夢未醒莫恨平原無十
日且看今夕是三星助甫視象
正得三人停車尚借關門紫別
袂遙分灞柳青君到洛陽花正發應憐白首去傳經

送張助甫詩四首并序

始余與本寧爲代而助甫在關內三人同杯酒喜
可知也亡何本寧別去旦夕借助甫爲權乃余謂
助甫天且妬人君得無它擢乎會密雲備兵使者

缺當道才助甫以山東憲伯銜蒞其任則余言竟
驗矣三秦老博士仗助甫爲日而一旦奪之去於
邑悲歌遂得四詩祖帳上東門外自謂鳴鳴聲不
減陽關三疊也助甫謂何

除書何事尚漁陽屈指 三朝吏部郎豈爲文章收
逐客自緣名姓怖降王握中明月非秦塞馬首秋雲
是帝鄉舞劍吹笳歌莫放恐驚風雨入長楊

其二

三遷猶着惠文冠立髮能令易水寒十載功名多出
塞幾家詞賦並登壇庭無和氏堪誰倚匣有干將好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三

自看回首莫誇天尺五北平今日是長安

其三

折柳青門奈別何可憐行色正清和尋源博望封侯
晚開府漁陽突騎多總道邊頭詞客貴休食市上酒
人過相思共有關山月曲罷還愁少和歌

其四

傳經何意入三秦本爲天涯傷所親宇宙豈容雙劍
合風流偏妬一樽頻章臺柳暗思公子韋曲花殘別
故人金印牙旗君好住病夫將乞種瓜身

送朱秉器使君自潼關霍晉恭知開府汾陽二

首

離心落日共徘徊一葦中流回首重回紫氣函關何處
望白雲汾水待君來邊聲久靜和戎策 主意猶深
保障才吏畏民懷無所事但令朱季坐街杯

其二

玉女峯頭黛色侵詞臣相送欲沾襟千秋馬國元秦
晉一柱龍門自古今問俗西河文學舊禁烟縣上歲
時深遙知不淺懷人句猶似塞帷太華陰

姜泉書舍詩二首
并序

渭南城邊有別業曰姜泉書舍故憲副南公所築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四

也花果雜時池蓮清漪頗擅山泉之勝予以謝病
避客借託一夕日公之子吏部公老矣乘夜過談
乞言於余蓋公兄弟文學起家諸孫繩繩科第不
絕以故堂構能益美云

渭南南公好兄弟還山下築渭城南池泉遠接翠微
水原樹倒映桃花潭公今已去泉不改樹猶如此人
何堪幸有箕裘水鏡在夜深握麈來清談

其二

脩然別業負山城想見當年物外情五畝世將文作
苑諸孫人以筆爲耕當亭園首數枝發溢沼珍珠百

斛生掃榻便移松下卧風來猶似讀書聲

秉器使君復惠我新詩侑以畫卷鄭重珍荷顧

病夫得請行矣倉卒課一詩爲謝不能稱萬
分一也秉器其遠樹功名永以爲別

倦客逢秋賦式微汾陽書至送將歸丹青絕代愁飛
去珠玉驚人識和稀攬贈庶幾無疾病還裝忽似有
輕肥他時消息能相憶萬水千山覓釣磯

將入舟宿暖泉寺

尊菜鱸魚返季鷹偏舟欲發遇山僧稻花香裏流溫
玉水月空中出聖燈夜色蒼蒼高二室秋風漠漠宋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五

諸陵村春犬吠如相應幽意令人憶石丞

出暖泉寺百武巨石枕流兩泉淙淙下注因携

酒脯夜坐石上月出雲間光明如畫童子決

流盪石珠玉瀚奔真奇境也復賦一詩紀之

洛浦磯頭有奧區清泉瀉月夜鳴鳴分流却剖溫涼

玉潑石驚鱗大小珠神女宵中疑解珮姮娥光滿誤

啼鳥由來獨往無窮意何必鳴絲送百壺

奉和元美兄同出郭歸宿故墅之作

鹿車兩兩赴郊行蹤跡依然近耦耕白首尚隨鄉祭

酒清齋時對古先生霜前稊萼多秋實物外埤疇半

梵聲逐世自憐無祿相不妨迂懶去從兄

其二

乾坤納納滿微塵那堪沉冥兩道民自厭一官歸地
片敢從初地學夫親服還薜荔成居士飯有胡麻薄
酒人今夜繩牀相對處可能猶作夢中身

壽駱年伯九十詩

獨有靈光在域中紫稜眉映碧方瞳鹿裘常自寬榮
啓童戢猶能戒武公司理三朝忘挂籍通家兩世
盡成翁閑來躡屐山陰道疑是冷然學御風

余自關中棄官歸邦相偕元瑞從蘭陰貽書慰

三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六

藉各賦新詩率爾奉酬

秋風興盡剡溪船寂寞何勞問草玄學道偶諧仙令
好罷官時得故人憐崇蘭入袖香猶滿白雪將琴遠
並傳莫羨五湖能狎長金華元有洞中天

冬日同元馭太史元美家兄謁李惟禎開府留

酌冰玉堂縱觀沈徵君啓南冊畫一首

高齋白日坐栖鴉酒外能將勝事誇絲筆舊高微士
價青山今落使君衙開軒色映冰壺月展冊寒生玉
樹花自是相逢塵態盡故教清夜鎖燭霞

汝康宗老得孫稱詩賀之

墮地爭看汗血姿，渥洼龍種自權奇。三朝棟蓀成喬木，兩世蘭蓀秀晚枝。天上石麟誰抱送，懷中玉燕已先知。琳瑯自是吾宗物，會見飛騰似祖時。

新春顧山甫毛豹孫二徵君張左虞將軍暨其

子孟彪過訪留酌同子念楚生有作

梅花玉笛冷綸巾，菜甲蓀絲開早春。老自六齋依繡佛，狂仍三雅醉詞人。辭官轉就貧交洽，慢世偏憐劇語新。今日爲君澆壘塊，竹林應喚是前身。

松江馮進士咸甫先以詩篇見投，屬余善病未

有答也。君行且計偕矣，恐一出孝廉船便作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七

木天貴人無繇奉面，勉賦一詩爲贈

清秋大泐出芙蓉，風骨冷然削九峯。臺上千金新買駿，雲間雙壁舊稱龍。傳經早逐青藜照，行卷常教紫氣封。聞道王孫自奇士，可當吾世失相逢。

病夫罷官再辱中丞孫公分俸之惠，偃蹇不能

上謁，專俟按部海上，杖策一見久之，失望小

詩奉簡情見乎辭

中丞不見豈能過處處甘棠，起櫂歌筆底陽春回菜色。樽前風雨定鯨波，官厨裁去魚鹽賤。行部迎來竹馬多，獨有乞歸彭澤令。酒錢時得慰婆娑。

荅穆敬甫吏部

俠骨翩翩老未銷，詩腸壘塊故應澆。神來萬象供游戲，語至千秋付寂寥。幸有男兒如驥子，何須仙令問王喬。君看函谷投簪客，已悔當年學射雕。

寄石拱辰太僕

當年出處道猶龍，一卧黎陽不可蹤。聖火近應焚諫草，神龜久已折談鋒。難超有欲三天界，且說無名萬物宗。君問吾師何所濟，人間若箇是堪濃。

過義興聞吳宮澤舉第二子因賀之

玉樹纔看秀獨莖，將雛又報唱中庭。啼聲坐上知英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八

物佳氣博，前著小星薄有冠裳稱客賀，不妨湯餅爲君停。官臣老去休辭醉，抱得雙珠眼自醒。

奉輓大司徒馬公一首

陟岵當年兩跪存，高風猶記上東門。懸車再起蒼生望，曳履三朝計相尊。玉匣精光上箕尾，旂常勛業在乾坤。向來曾識長離種，好去雲霄報主恩。

正夫徐丈以符璽卿出使山東，便道歸壽，乃祖

少師公八表期滿還朝，敬賦小詩贈行

九列恂恂宰相孫，明經不任漢家恩。金泥立授諸王綺，綵服重趨萬戶門。卿月漸隨林假滿，使星偏逐侍

臣尊還 朝若扈甘泉蹕為報吾 君已乞言

壬午臘月孔炎宗侯自南陽損書及詩且以春

草舊卷見示賦卷一詩

草綠王孫大有情
檝書隨夢度無城
南陽祭酒諸劉
長中壘傳經兩世名
白雪晴催春欲動
朱門遙寄月
同明驪珠故是君
侯物莫羨王家有弟兄
君詩有與
乘之意故

謝病三月始出奠張三丈賦詩哭之

依舊衡門逐水開
風流不見使人哀
梁塵久絕秦青
唱雞黍誰期范式來
楊柳多情春自發
江湖無賴夜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九

空門艱難萬恨知
君在恁為生前惜酒杯

暮春同子念子建豹孫左虞諸君訪公暇徵君

山居以山雨欲來風滿樓為韻拈得山字

茶塢深深隔嶺間
籃輿面面出青山
雲開蓮幕朝簷
客風落藤花晝掩關
猿鶴尚扶雙屐健
琴書偏闕兩

身閒戴家精舍能如許何事王猷興盡還

壽白下金翁九泰詩

九齡長是太平時
絲筆清樽老未衰
自識鹿裘榮啓

樂可須童殺衛公
詩五朝舊事無同輩
六代新詞

少兒欲問石稜眉
上色鍾山雲氣攝
山芝

裴國至西園新築雅有花木禽魚之勝敬賦小

詩懷之

西園賓客冠諸侯
樓閣新開南雍州
帝子能將峴
山重女郎不作大堤游
蘭臺快有雄風至
桂苑偏多
素月流聞道君王在
靈沼誰當魚鳥共淹留

肖甫平亂還朝晉秩御史大夫仍佐司馬舟過

吳門迂道見訪留連不能為別敬賦近體二

首贈行於時九月初吉也

登壇授鉞 主威伸蒼玉文犀 帝寵新出入 兩
朝司馬爵安危四海令公身終令氣色歸吾黨喜說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三

文章有大臣今日袞衣能信宿酒杯無礙閉關人

其二

南平越甲北剗胡劒履星光夜入吳船載殺賊山下
石檣飛御史府中烏鵲轅別有群兒否枉駕惟能十
日無芳草錦帆天上路不知何地醉茶莢

王奉常集卷之十一

王奉常集卷之十二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詩部

七言律

寄安大彥卿安住蛟山與余有京邸之舊

夙昔相逢金馬客周旋時在藍珠宮今來心迹俱方
外却數交游似夢中豈限蛟山永帶水非關雀舫石
尤風因君問訊思顏色可學狂夫酒借紅

壽參政吳明卿六袞二首

詞場七子並璘珣老去人才見汝真年算六身初甲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子文章三楚自庚寅青牛柱史遙傳詠黃鶴仙翁近
結鄰但使成風神腕存郢中何日不陽春

其二

翫世東方髻可班歲星聊復戲人間官從有骨常三
已丹爲無心自九還椽筆老應欺白雲酒杯深不負
青山芝蘭已足多幽意陵谷看他轉更閒

沈應宿明府見招及覽拙集俱有投贈之作漫

爾賦答

山作香爐水作琴惟來詩思陡能深踈狂也辨休文
賦絕倒兼聞正始音玉樹臨風當日態芙蓉出水吳

時心愛民已是寬衣帶莫向千秋更苦吟

沈純甫自戍所召還旋晉尚璽丞扁舟過我劇

談往事感而賦贈

瘴海何年返逐臣鬚毛如舊著書新生還盡出君

王意死孝終完父子身山斗不緣今命重雪舟翻

向故交頻驚心危語母多及明月青天解損神

純甫詩來有四王先生之目慚余繆廁賦此謝

之

南門第偶同聲無事清時盡耦耕雞骨政應推二

孝弟居兄鳳毛元自屬吾兄寧從穀王論豐儉敢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向琳琅借姓名揔是休文工賦覽頓令千載識王生

壽靖江雲仙宗侯

靈砂卷得玉蟾蜍吐出新詞半步虛八桂只今開地
肺五雲長是護樓居淮南少住人間世中壘空聞枕
內書何似君侯能續命丹成懶駕六蚌車

輓龍沙宗侯

丹書未就玉山摧誰爲燃藜照夜臺紫氣已還牛斗
去白沙空抱貢章來長年理絕陳思恨再世經傳子
政才夙昔登堂推父執江雲西望不勝哀

李惟禎晉權叅知分省金華奉送一首

金華山色鬱相望白日高牙坐鎮長叱得神羊是康
石種成仙李即甘棠攀轅滿載吳儂淚入部遙占發
女光不信別來能見憶東流潑水盡文章

輓潘恭定公詩

五朝黃髮備哀榮帝寵頻繁念老成實有東方歸
太歲將無大海墮長庚一官天上猶司法兩字人間
已易名莫道恩波容易盡漢家經術是韋平

邢子愿侍御見過澹圃夜集一首

雙幡不厭野人招薄有琴書破寂寥逢徑就荒無小
草江魚能供豈陽鱗園容轉抱清霜澹夜色偏凌白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三

雪驕深語欲忘銀燭換鐘聲一片上寒潮

石禪庵詩爲卓光祿徵甫作

逃禪何事石爲鄰摠把剛腸斷世因對面九年猶是
迹點頭千遍也非真成羊却咲神仙法比木還同居
士身莫向孤峰窺色相空中一片本無塵

明卿大叅以三月三日至自興國偕家兄元美

留酌弇山園分韻得時字

春帆一片採江籬消息山園似有知忽枉千秋秘呂
駕正逢三日永和時壺觴薄有流波在樓閣將無結
塵疑眼底但看雙履健縱拚沈醉莫教辭

與明卿再集弇山園得鐘字

儂家七十二鰲峰是處登臨足短筇醉裏樓臺
荔望中城郭化芙蓉篝燈夜續沈波月襟被春殘隔
寺鐘莫怪南皮興猶在此生能得幾迴逢

明卿偕元美集余澹圃得清字

珍珠紅壓紫萼英猶把青絲醉後傾疎雨茅齋春自
遠小池花徑晚逾清樽前氣色分吳楚海內才情總
弟兄今夜莫須論興盡可知千里爲誰輕

贈方山人仲美明卿客也

曾看使酒狎公侯湖海重逢未白頭萬里同舟人擬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四

郭百年生計客依劉登樓處處非吾土行卷篇篇足
楚遊此夕別君雙醉眼澄江一片弄春鷗

楚士王行甫稚欽先生諸孫也師事明卿吳先

生工古文辭不遠千里來謁余兄弟因賦一

律贈之

觸目琳琅總不羣青細舊業故推君家聲楚國先賢
傳賦草朝雲秀士文四海風流雙屐至一江春色片
帆分生平句裏窺名字把臂還應過所聞

送鄭彦吉學憲之閩

聖主掄才意正長除書閩海得鄒陽政成經術能緣

餘名起詞壇盡借光絲筆春驕桃李色絳紗風暖荔枝香人生得意須年少莫向墻東咲老狂

喜狂伯玉張肖甫兩司馬同日至

林卧頻傳劍咏聲衣裳何夕使人驚天涯消息關真氣海內行藏總大名文價由來兩司馬酒徒依舊一王生莫嫌秋夜當堂落已見雙珠代月明

邦相既以長歌謝作素軒記兼聞家兄得請又爲一律美余兄弟偕隱其亂仍致繫維之意似傷多情至大損酒資益過所望便付酒家酣飲不復措意相答走筆遣興而已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五

聞道腰章劇可憐何因詩酒尚翩翩詩才水部誇三百邦相以酒價餘杭定十千兄弟正眠黃犢穩使君休詠白駒篇惟應却送壚頭醉不遣風雲到目前邦相詩來有滿目風雲天此極之句

元美大兄起家兩召爲南京兆兩少司寇咸抗

疏辭得 旨予告喜其雅志獲遂道俗皈依

敬賦三律志喜

兩度徵書下未央高情無奈白雲卿肯從前後論京兆何必登臨有侍郎洞號華陽仙籍貴湖名鑑曲主恩長藜牀對起藁脩罷更率諸生上講堂

其二

辭榮兩疏出塵寰蹤跡依然舊掩關句裏池塘春更遠坐中丘壑貌逾閒聞來除目非真語煨燼名根是大還寄語金陵鳳臺客儂家別自有三山

其三

人龍矯矯定誰羣一卧千山起白雲石洞不局長避詔草堂無恙絕移文元方轉覺難爲弟子暫從呼小隱君摠謂堪能入耳向來時事不堪聞

友人殷無美以文學高第推守夷陵州賦得二

律壯其行色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六

大舸危檣萬里行銅符墨綬映江明時清欲變秦灰黑地濶初教蜀浪平午夜猿啼明月峽秋風客醉下牢城亦知坐嘯無難事不願君傳吏隱名

其二

當年賦草動三吳此日專城楚大夫閭闔暮鐘將權去荆門煙樹帶帆孤桑田滄海多新事白雪陽春有故都君謂自高應寡和夷陵西上是巴飲時江陵故陵有與其舊者故有系楚之句

靖江令尹汝相陳公以侍御謫官政成人和有五日甘露兩岐麥穗之瑞爲詩紀之

繡斧何年出 帝京絃歌此日尚江城察廉實有中

牟異稟德誰先密令名五色夜傳天酒熟甘露一雨

岐朝報地肥生地肥出佛經 君王綜核多新政頒瑞還

應下九卿

太史實甫顧錫急滿還 朝賦此贈行

供奉螭頭去欲仙離筵如織酒如泉三年綵筆欺花

月一夜靈槎上木天父子同朝時輩少 君王異數

侍臣偏甘泉盛有飛龍騎羽獵能無賦艸傳

和馮京兆迴瀾臺之作

當年抗疏北朝陽此日登堂憶鳳凰拒浪獨懸天一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七

桂溯流常在水中央江空夜唳華亭鶴柏老秋含御

史霜歌罷迴瀾氣蕭瑟至今蛟蜃不能狂

喜李本寧使君至自京山

消息關門氣甚真菰蘆秋色為君新長庚莫是隱吳

分白雪何因見郢人馬首便接青玉案虬鬚偏着紫

綸巾相逢却數離筵淚半入燕雲半入秦

與本寧飲八日再贈二首

西風忽送剡溪舟十日平原未可酬絳帳欲傾天下

士角巾猶作少年遊前程薄數曾供奉久客虛疑是

避讐莫道楚妃偏怨別詞人誰不畏逢秋

其二

匡廬春色西湖夏更把清秋屬澹園金馬如逢二三

子青牛須續五千言無機自狎人間世不飲能傾座

上樽竹杖胡牀難取別為憐梅福在吳門

贈貞吉王孫以來不疑姓字行

何來紫氣滿荆扉獨往知君訪舊稀物外行藏肩宇

在天涯消息姓名非江山競獻新毫素宇宙從呼大

布衣為報細君遊正穩休將綠草望郎歸

不佞起家八閩之後屢汝上蹇使君以新詩二

章壯其行色率爾如數奉酬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八

花溪小隊正從容何事聞天有別蹤博得清新開府

句平添突兀大王峰彈冠末路憑誰獎下榻他年許

更從好去莫教違寒叔東秦曾是舊儒宗公先為山東督學使

者

其二

兩度傳經髻已霜誰教啓事誤行藏羞為小草離山

賤喜有明珠倩乘光入袖便生桃李色懷人欲寄荔

枝香呼兒更取松醪別回首依依是醉鄉行後留家釀二尊為

公別故末

惟賴安甫二使君遨遊三衢城西樓紀勝一首

雨合煙霏望不窮層樓百尺似浮空青迷橘柚寒山
外白點鷗鳬細浪中游目豈須吾土賢賞心偏爲故
人雄不知醉後題姑筏可得東陽入詠同

建陽道中夜行口號一首

悔將名姓挂詞場老去傳經意轉忙歲事慣從行色
盡宵征偏覺畏途長春前警急知溪畔雨外燈微識
建陽潦倒若爲持自解武夷山好荔枝香

元日登全闌第一樓眺望山川有懷家兄

飛閣峯光倚碧天元初罷上層巔雲峰結幄迎新
曆海日衝波接暮年武帝樓船千載色無諸城郭萬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九

家煙遙空似有孤鴻去欲托離懷與北傳

人日登烏石山遠眺一首

春山獨上自支頤滿目晴光轉荔枝人是百年強半
日余年始身疑三島夢遊時城以三山名清溪到海
成襟帶紫嶂排空建鼓旗東自鼓山莫把歸心當遠
望草堂梅柳費相思

月開之使君邀遊城南霞巖登臺見子與子

相書碑二君故同宦游物化已久卽事紀勝

因之有懷二首

選地偏多物外情捫碑忽着故人名千秋薜蘿開丹

竈四面芙蓉出化城石壁風驚蹲虎嘯河橋日飲渴
蛭明狂來欲把星長摘爲問仙才可更生

其二

絳帳南過五百灘不煩絲竹有清歡金釐對湧丹樓
出石燕斜侵玉洞寒天畔一樽春澹蕩斗間雙劍夜
闌干謂二登臺駿骨今何在獨把殘碑拂淚看

游碧雲洞後東開之使君訂朝斗巖之游

憶昨從君洞府游班荆枕石事成幽風高欲壁蒼球
墮雲濕長疑碧玉流醉裏山河愁幻去典餘天地屬
冥搜還聞禮斗仙巖在肯挈狂夫到上頭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

遊將樂玉華洞是閩中最奇麗處賦得二首

百疊丹梯萬象懸靈蹤巧斲是何年金波漏石常流
月玉乳支空別戴天聖火詎須多作竈仙糧那用上
留田雲房春冷難成宿敢把塵心問偃佺

其二

芙蓉片片滴瓊漿十里樓臺七寶粧玉節金幢迎帝
子青獅白象坐空王雕鏤欲殫乾坤技岵嶸長含日
夜光聞道延津曾化劍莫將龍氣此中藏

和楊直指中秋明遠樓觀月之作

高甍面面絕飛埃鎖棘誰將匣鏡開忽有天香飄桂

予更疑霜色上莓苔臺烏繞柏中宵動海蚌含珠並
月來閨越客僚盛今夕登樓獨讓庾公才

送王敏中參知以思親乞還作

傷然高蹈出塵寰瓊管仙蹤未可攀本爲白雲高病
骨且拋朱紱破愁顏長汀遠作車前淚福地遙聞海
上山一自鬱林來片石千秋今始付君還

閏九月九日同官遨遊郭外山寺東王叔右伯
一首先是重陽日余私忌也歲不赴會至是
以閏月始成遊

曾因涕淚減風流誰遣禪林續勝遊天爲登高重借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一

閨地緣偏暖尚成秋青山繞郭看先醉大海漫空問
欲愁莫倚孟嘉能慢世樽前百尺使君樓

嘉樹軒同王叔右伯賦

早歲風流奈晚何相將華髮倚庭柯能無似我婆婆
甚猶自憐君掩映多密意敢期溫室對素心疑傷小
山歌唯應醉卧扶疎裏百尺濤聲枕上過

雨中王叔右伯邀遊平遠臺共賦一首

丹梯遠上碧嶙峋並轡登高海色新雲雨解迎能賦
客江山偷作暫閒身燈前鼓角殘千雉酒外樓臺隱
萬鱗半醉便呼雙屐去天涯深語易愁人

大田道中卽事

疎雨溟濛海氣饒雙旌南去渡江遙山煙巧織千林
葉驛路驕侵十月潮啼鳥似呼泥滑滑行人厭聽馬
蕭蕭何時一曲橫塘裏細浪輕陰引畫橈

復出莆陽卽事因之有懷家兄

五馬駟驪又復東劇憐行色有壺公江潮不雨常生
白山葉無霜也自紅野店風腥魚市近官橋石老礪
房空亦知橘柚榮堪寄只是長天少片鴻

助甫中丞爲樓汝水之上顏曰綠波賦寄一首

百尺清波瀉鳴鴨頭美人新築在河洲風流張緒偏臨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二

水恨別江淹獨倚樓柳外晴過休汝騎門前春繫下
淮舟近來麟閣能爭勝閑殺眠沙數點鷗

諫議黃亨夫居有六橋因以自號賦此贈之

夕郎歸卧不知愁家傍垂虹日日遊題柱風流漢司
馬吹簫月下古楊州金溝楊柳 三朝夢蘭水芙蓉
十里秋橋上籃輿行自穩可教閑却濟川舟

之以詩却示司理

春日微雨偕劉司理登石竹山就宿焉晨起紀
雲裏孤筇陡自扶千巉萬樹錦模糊灘聲下界常明
暮雨態中峰乍有無清冷不教深夢境山幽真擬作

仙都天台幸結劉郎伴敢謂登高是大夫

送義烏陳閫帥之山東時正月廿八日

將軍百戰動如神鈴閣愁閒報 主身君子六千誇

起絕諸侯十二領東秦行間弓影留殘月馬上笳聲

媚早春聞道郅支偏見畏莫教名姓後麒麟

遊鼓山登絕頂望海觀晦菴先生書天風海濤

是趙丞相句

靈鷲何年障海來振衣今日到崔嵬青山忽放雙江

合紫霧徐將萬壑開水上鞭鰲秦帝石空中結廬越

王臺捫碑共喜先賢蹟竟句誰憐異代才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三

遊九鯉湖與黃山人全之王茂才汝存飲石間

二首

竹杖匏樽九漈頭狂呼赤鯉佐邀遊春深白雪騎

在天倒銀河莽自流石壁雲中飛鳥絕波濤地底

龍愁醉來雙鳥能成夢踏遍仙人十二樓

其二

一洞深洞萬象分九脊疑下九何君垂珠璣

水層玉飄空半作雲骨立羣峰多鳳翥

搖五色自龍文日射水作五色惟應濁酒驅凡態

莫春雷醉裏聞

謝謙之丈遊武夷喜而迎至建州范園一醉

有簡書之畏又苦雨決旬謙之遠寓鐵獅山

不獲朝夕已復別去於邑之懷三見乎辭三

首

有美翩翩信楚材衣裳雲氣幔亭來驚逢白首無諸

國憶在黃金郭隗臺豈少江山供客醉不堪風雨助

人猜相牽總爲微官在莫恨盈盈水一杯

其二

十年回首戀綈袍一夕論心付濁醪虛有風流稱地

主久從湖海讓人豪僧房浴佛五蘭靜鳥道尋仙接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四

筍高便欲挂冠隨爾去禪心不爲醉中逃

其三

書來字字錦離披積雨空山會相違白日出溪上

懶綠樽愁殺美人期漏天何處分閑海榴地無由共

武夷寄語奇峯三十六好懸明月待君詩

萬玉山房爲章夫諫議題

萬玉嶙峋大海隈蒼球擘處草堂開誰將玄圃西來

色獨向藍田老去栽對與水壺書作案巧臨蘭水鏡

施臺遙知羣從惟遊日盡道琳琅觸目來

友人胡元瑞詩豪振代顧盼其來頗有嗣續之

憂今聞得雄喜而賦此

千秋業就薄爲郎入掌初傳得夜光抱玉故爲天上

種夢蘭偏是國中香

元瑞蘭溪人故云

五花墜地知騏驎一

曲將雛引鳳凰清白代應胡氏有可能椽筆更詞場

訪元瑞於蘭陰時方齋素元瑞數過我輒有投

贈之篇懶不卽答今茲長途病暑強裁片語

爲復不足供一粲也

長齋只愛紫萸羹有酒如泉且莫傾君向窮途營不

朽我從衰境學無生十年快和易春調幾度真成雪

夜行垂老漂零都不恨喜將雙眼就君明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五

焦山訪汪伯玉司馬時方率子弟設大齋

破浪尋山問所懷風流羣從亦吾儕水壺不受人天

暑玉島偏宜水陸齋身現宰官時說法偈題千佛遍

磨崖塵心莫恨難成宿自是初禪未有階

劉子敦以前嶺南令遷

王國承愛歸謁選得

楚藩子敦卽楚人也雅與余善相遇京邸爲

詩送之

挾瑟朱門興未賒肯將卑濕怨長沙賦來梁苑三農

雪疑作河陽一縣花昔日柳枝猶是客此時唐景便

爲家雄風故事君應熟吳祀賢王羽獵誇

大官丞閱君考最以詩賀之尚書孫也

聞君上考注詮曹盡道尚書有鳳毛三載獨憐供奉

苦諸郎誰比行能高金錢歲減天厨費綸綍家留

帝語褒嘉塊已澆光祿酒可容左手復持螯

余以南奉常出京師而劉進士子玄行且奉使

金陵期以冬月會白下先乞余詩贈行故事

所無也

身是金陵老奉祠別君還刻見君期過江不作王喬

恨

謂劉王

名士久容平子知團扇幾題桃葉句郵筒

多寫竹枝詞相逢定有如泥態霜月啼鳥上馬時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六

聞仁夫中丞有海上之行且登蓬萊閣望三山

再賦一律以壯其遊

遙聞高閣俯蓬臺爲問三山定有無雲暖層樓朝結

市月寒蛟室夜沈珠驚濤檻外星河覆異域樽前島

嶼孤若遇安期須乞藥莫教秦帝石空驅

方公允治以南廷尉卽擢工部侍郎不佞時叨

奉常佐未任先簡一首

三遷猶在石頭城連憶登臨倍有情

少陵有登臨憶侍郎句

寺幾留青竹杖官厨長設紫萸羹文章水部清新句

姓字山公簡要平

公先爲名選郎

莫道金陵無酒伴太常齋

罷也能傾

從孫成伯詹錄攜弟李寅進士爲具澹圃賞菊

同家兄賦贈一首

法護僧彌好弟兄攜樽不惜到柴荆東籬尚駐殘秋色老圃何來子夜聲馬糞諸王元自貴烏衣羣從故多情似憐黃菊明朝別醉後猶聞更煖笙

中秋成伯季寅復攜樽弁園同楚人李本寧輩

歡飲再賦

誰言南阮阿咸貧歲歲攜卮就所親秋月一輪歌似舊朝雲三楚客仍新歡來滿目皆兄弟醉去忘形是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七

主賓但使風流長得似山園還往莫辭頻

是歲丙戌伯兄元美再周甲于仲冬五日實維

嶽降之辰世懋適以南奉常休沐于孫共得

十人歡聚小飲元美首倡一律世懋次成率

勝歌之

三朝禮樂誕儒宗休沐欣將令節逢骨肉滿前何事勝支干歷後幾迴重吹篴自顧慙雙壁下食粗堪比人龍最是弁園歲寒日繁英飛盡見高松

爲卓漱甫題大空樓

憑虛高閣俯全吳萬里蒼茫百尺孤袖底天風變汗

漫擔前海色隱蓬壺冥心法界塵俱滅過目煙霞相併無肯似王郎誇信美倚欄腸斷在平蕪

正月二日攜榼長干寺訪沈山人嘉則不遇留

題

雙騎南去問躋攀柳市誰令會面慳柏酒未應償白雪籃輿初不負青山自題齋壁王筠句何必郊居沈約還鳩杖鹿裘君倘過太常明日罷齋閒兩齋義興故得並用

侍御元述楊公按閩二載威德播於百城不佞

共事最久獨承知遇薦疏有殊異之褒聞公還朝義不收以寸縷相污敬謝二律仰國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八

士之感云

執法稜稜滿殿頭皂囊風裁讓中州埋輪漢闕草烏夜攬轡聞天一鶚秋世路嶠崎知已在官情冷落爲君留還愁買駿非真骨華袞尋常未易酬

其二

南中橘柚比棠陰客有登龍感獨深紫氣不教逢杜史白頭誰解惜儒林雲霄一疏扶脩嗣風雨雙鉤識寸心今日楊公廉勝昔門庭那遣夜懷金

送范介儒比部觀察關中不佞故校士地也

爲郎聲價白雲孤百二關河又剖符執法地高秦內

史察廉人比范萊蕪行春得到天都否秦賦猶稱陸
海無寄語舊遊羣弟子絳帷誰復念菰蘆

送沈繼揚客部擢守鄖陽時中原荒旱故未可及之

蘭省風流此一時翩翩五馬忽歌驪宵永 聖主方
求理露冕仙郎莫去遲銀漢繞城鄖子國青山卧閑
隱侯詩誰言西土仕離甚但到熊車雨自隨

送袁子壽兵部擢守青州

東方千騎引朱幡共羨仙郎領大藩問俗營丘遲報
政憂時北海任空樽謳吟自昔齊風大坐嘯於今漢
吏尊不淺袁宏牛渚興可能移賞在雲門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九

子厚王孫遠寄二詩賦此爲答子厚孔炎子也
年少詞源不可當飛流千尺下天潢久知家學傳中
壘莫便移書讓太常閉戶摠成奇字癖過庭羞佩小
侯章無論龍種人難友但觀驪珠已夜光

送子成李尚書 召拜大司寇一首

八座勳猷勒鼎鐘 三朝步武按夔龍銓衡舊望常
虛左公先爲選部大夫左右鎖鑰新恩未是重吏部

三司似司寇 履識尚書雲五色冠名司寇華三峰記言
冠八關中人 懸知泣罪 君王意莫道清時厭折衝

王奉常集卷之十一

王奉常集卷之十三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詩部

五言排律

呈長公十二韻

結髮簪纓胃登庸禮樂初斯文名輩屬清議古人虛
西省郎官案東秦使者車高堂方請室世路竟焚魚
萬里傷歸旆三秋保敝廬姓名當世隔蹤跡向人踈
草莽誰同病荆株未索居齊名非二仲孤憤自三閭
慷慨時談劍悲歌幾廢書天風搖靜木夜雨薦新蔬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已作同心隱難令傲骨除毋論千載事四海一樵漁
送張守罷官歸蜀

露冕護江城滄江日夜清一年初報政萬里忽成行
京兆思張敞臨邛臥馬卿償金長者事銷骨世人情
吏議從文致時才薄老成棠陰來臥轍草色戀飛旌
涕淚吳天迥圖書蜀道輕衰衣千樹裏好聽杜鵑聲

贈邵翁

避世青門者傳經贊未華尋名耆舊傳問俗孝廉家
封豕千頭橘園應五色公無營偏日月有癖盡烟霞
蘭玉參差是春風次第加門辭題鳳筆客至盡熊車

綵服殊相慰，金詎可誇通。知捧觴際，千日醉荆花。

補贈張季公應和

落落張公子，名馳海岱東。身多長者行，人頌布衣雄。
夙昔漁陽地，高談碣石宮。車裘五陵色，賓客四豪風。
調世形骸外，論交意氣中。壯遊寧近俠，大隱未妨通。
圖史老逾癖，盤樽生不空。八龍推並秀，三鳳解齊矜。
觸目琳琅是，承顏彩服同。傳經心事盡，取醉耐山翁。

答張二見甫

汝兄天下士，得汝復無鄰。卓犖稱佳弟，艱難傍逐臣。
生涯高慢世，詩律老過人。意氣窮相向，文章病益新。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二

歌流郢中雪，思發洞庭春。迴鴈聲能苦，幽蘭手自紉。
阿奴殊碌碌，莫共景陽論。

遊碧雲寺

布金開此地，功德冠招提。絕壑懸相抱，飛泉巧自移。
雲根穿卓錫，虹影落罍池。靈鷲標層構，文螭護賜碑。
鵲馴多寶塔，魚老放生池。法雨疑晴墮，香花欲晝垂。
天應愁罔象，月似避摩尼。酌醴楊枝潤，函經貝葉披。
人天依梵淨，佛日度春遲。妙境身西竺，清心首大悲。
興來成再宿，塵界一相遺。

顧母太宜人封誥詩

聞道覃恩日，冰壺玉正清。相門推婦德，女史重家聲。
矢栢心能苦，埋錢教早成。母儀承帝語，官錦自天榮。
泥紫函封麗，霞丹著帔明。鸞為環珮響，花拂板輿行。
應有瑤池會，變成自煖笙。

過阜城拜壽祁年伯母

聞道承家操，清心映玉壺。德容垂女訓，名籍掛僊都。
紫氣來金母，青雲得鳳雛。顏開班服戲，身愛版輿扶。
下走停三輔，郎君辱並驅。登堂一為壽，春色解相娛。
族孫進忠以鴻臚入京言別賦此

之子遠何適，鳴榔入帝京。

新朝重典客，舊業繼清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三

卿待詔金門，去舍香玉陛。迎威遲秣陵，道悽惻阿咸。
情吾起徒中，迹人傳吏隱。名秋風動祖，帳木葉下江。
城目斷錦帆，去心隨流水。行中年偶傷，別不是羨班。
生

為第四兄瞻美賦新居詩

吾廬二百載，締構在吾兄。錦里能新卜，烏衣只舊名。
天寒去巢鶴，日曉到遷鶯。地為版輿辟，門仍駟馬行。
先須栽竹過，學得種魚成。開徑期羊仲，為園倣邵平。
買鄰通父老，樂志厭公卿。喬木流風在，連枝晚更榮。

俞觀察輓歌九韻

歸田三楚後築室五湖濱杖屨俯饒地壺觴不記春
黃金買山盡白髮著書新鵬鳥祥何迫龍蛇誠或真
天應妬樂志日豈斬閒身詩品留當代風流與後人
些辭門客淚眉嫵玉兒顰綺座空樽色歌梁結網塵
郊居遺賦在讀覽有王筠

朱司空夫人輓歌

翟弗宜家日熊丸種德年司空急平土命婦罷朝天
女史傷遺管君恩賜特阡毀家身計緩將子國香傳
雜珮空流月悲笳咽斷烟蒼然楚江上飛旄去樓船
汝陳兄請以小江詩爲陸君壽賦此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四

錦里三江舊名家四姓餘流分清瀆遠村抱白沙虎
機事能忘鳥生涯或近漁春風坐上客秋水道家書
藜杖朝看槿尊絲夜薦蔬羣公過爲壽不讓浣花居
奉輓張太公助甫父也

孝友聞張仲談經早擅聲才高洛下子易授汝南生
業已甘文苑身從老筆耕籬金富家學脫屣去時名
玉樹方爭豔靈椿忽謝榮三川望蕭瑟二室偃崢嶸
名入先賢傳鄉餘月旦評迹遺神理王意愜去來輕
門客題文範邦人惜老成舊游存貌想遠問使心驚
昔在畸生難曾深國士情無由掛長劍有淚挹飛旌

楚些誰堪薦江臯採杜蘅

遊石公山東連雲障入劔樓

茲山行自勝不獨望中憐怒石虬龍攫幽關虎豹眠
峯疑削成日地豈鑿空年雲暗連屏蠹風驚坼峽旋
百盤危入水一線上窺天鼓吹傳迴響莓苔蝕舊鐫
貪奇欲不去歸路暝生烟

蘭陽道中

驅車宋梁道鳴吹睢陽阿風有中州慕況逢春事和
人烟綠樹合夜雨桃花過澹澹日如月鱗鱗雲欲波
川光大陸盡暝色高樓多父老坐相語兒童行自歌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五

前途更奇絕天際下黃河

奉和王大中丞舉遠樓詩十六韻

并序

萬曆癸酉歲北土辱總漕大中丞王公宴於淮之
舉遠樓酒數行凭望四周指而言曰余幸稟

天子威靈將士協規暮春之日萬舸相銜兩道並
出內河外海堅若軍壘不譁而集余登斯樓左右
望焉誠一時勝事也恨不及卿見之因出示所爲
記洎五言排律一篇庶登高者嗣賦焉某幸從公
登樓觀國家咽喉勝地聆其指誨固以目眩神越
矣重覽子長之記兼詠少陵之詩史雖戈船牙蘇

恍若在目而驪珠豔其先得貂尾顧而益躋蹟緣
步武言比贅疣援毫內悉知無足存耳

使持淮海節坐攬督亢圖軍國須南甸樓船指上都
高甯浮水出飛閣倚天扶極望蕪連楚迴瞻練入吳
乾坤自雄勝水土必神謨使馬驅旌旆如鱗次舳舻
檣穿雲葉細帆蹴浪花粗襟欲披三島身疑汎五湖
跳波搖碧落浴景溢金鋪石畫紆麟閣兵威肅虎符
兩漕綠算勝雙鬢與憂徂計相時偏重康侯數亦殊
樂成沾譏喜飲至秦笙竿濟世無虛士銘功有大儒
豈忘民力重要使國憂紆余亦勞行旅從茲願出途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六

七夕裕卿諸君携榼見過分韻得時字

七夕逢燕市雙星度酒卮河梁造舟日雲錦定情時
月露先蟲草涼風下鵲枝以吾三載別值爾隔年期
星散悲人世風流得我師行藏無卜問巧拙有心知
往事杯深訴流光語暗移銀潢欲不待玉漏肯爲遲
展是朋簪盡翻愁易作離

嘉興會泉王公以上計二千石便道過家將爲

二父壽盖公父曰雁湖釣叟年七十三而其兄

春軒翁已八袞矣伯善丹青仲善詩不事家人

產所居以花萼名軒日相樂也爲吾江左盛事

不終令寂寂偏五言排律記焉

盛世齊黃髮各家數白眉逸民惟二老循吏有佳兒
同頌嘉禾瑞連枝構李青園開饒棟等賦就必墳荒
出入隨鳩杖徜徉並雁池賜金賜五馬應及上梅期
小齋偶得紅白梅花豆種適拱辰大理文融客
部見過留酌賦詩分韻得洲字

崇蘭出幽谷杜若在芳洲那得京華地翻成庾嶺游
披襟失應態遷勝得名流色似催三白香能避五侯
綠輝時映帶瓊樹共淹留近夜疑鄉夢先春破客愁
羊何同調者東閣句應酬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七

答豫章省亭宗室

帶礪高皇後南州澤故長諸孫隆準是八葉白眉
良賈駿須龍種掄材必豫章傳經漢中壘作賦魏陳
王狐白能分暖藜青或借光交游定傾蓋意氣劇登
場曲引陽春色詩稱大國香自憐棘下服無復斗間
芒投劾辭文苑移書奪醉鄉低頭愧蓮社軟掌度柴
桑夜誦親城旦朝趨識阜囊虛勞問泉石祗羨挾風
霜楚璧從先割吳鉤只自藏寧無紫芝詠應在故山
行部郡陽過劉道微儀部夜酌話舊一首

夙昔憐同病君今戰勝肥杜門官似擲高枕客常稀

忽遇清油幕言尋白板扉盤飧深夜色吟語逼春暉
襖被思同舍綈袍識故衣世誰容骨體吾自薄脂韋
角命無工拙捫心有是非冥鴻須絕慕海鳥暫忘機
綵筆干霄在清言入雨微頓令蘭省夢欲飭楚雲飛

夏五月十日邀史子美 比部登城南觀瀾閣
於時風月清嘉湖山競爽敬步佳什賦五言

排律一首

那堪有情客頻此見茫茫水約三垂素山嚴四面妝
烟凝鮫女織星是使臣芒剪穀生涼月流膏媚夕陽
帆飛漁浦暗笛引蟲宮長樓迥如無地天清若有霜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八

憑欄爲浮白遮莫出吾狂

游靈巖寺十二韻先是家兄留詩二碣韻俱十

二

入谷始一徑靈山忽四圍長虹時自卧古鷲勢猶飛
嶺抱秋陰轉峯連岱色歸白雲僧定出黃葉客來稀
剝影浮青靄鐘聲落翠微錫穿甘露飲鐵幻水田衣
杞菊含芳氣松杉媚晚暉洞幽苔易老泉冷竹難肥
池草先留句瑤華孰嗣徽鄉心爲擺脫梵地欲皈依
久識浮生妄因知繕性非朗公一片石匡坐對忘機

詠庭前老槐

自從冬燧改偏待夏陰垂兔目圓成葉龍拏巧作枝
枕柯酣蟻戰猷鼓下蟲絲幹列三公象花忙一舉時
東鄰有思婦懷子借裁詩

題喻邦相容膝軒

膝外人間世君安寄草堂衡門一水上柳岸五株傍
掛榻元無地攤書僅有牀席堪穿處老吟與抱時長
明月偏能入陽春亦自藏心從狹宇宙道豈下羲皇
不必論鐘鼎居然足廟廊他時住金馬猶是白雲鄉

贈陳春齋國醫

吾難元方弟俠氣如君卿囊草萬言述譚鋒四坐傾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九

殷頭未供米市上已知名雖客中郎館時來五侯鯖
春生長安陌花滿鳳凰城玉笋金吾賜雕鞍中貴迎
膏肓卧計吏七勺回餘生感激吳鉤贈猶聞中夜鳴

耀州五臺山是孫真人思邈隱處

龍虎藏真宅千秋此道成崖穿一水出樹擁五臺平
洗藥池留蹟藏書洞識名樵蘇非國禁香火自人情
不必論今古皆能破死生歸途薦蘋藻爲結異時盟

六載前登華嶽三峯頂及是謝病歸過華陰不
能續登覽之興僅僅扶拜嶽廟徘徊而去因

成排律一章

靈山控西極廟祀肅明禋玉蓋攀躋舊金支拱謁新
荆成縣萬古屹立定三秦城以芙蓉主星爲太白神
兩儀知有骨萬象欲無春秀色欺青帝尊嚴近紫宸
神霄流玉井雄勢壓蒲津河伯常爲役天都不敢賓
茆龍如待馭金虎莫求隣呼吸慚仙史皈依識道民
它時九節杖應俟採吾真

別華州劉生華陰張生

三秦富豪傑二華實聯翩絳帳慚予長青錢得爾先
自憐頭種種空有腹便便謝病終吾事留行豈昔賢
絃歌千室在涕淚兩生偏逆旅主人飯還來估客船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十一

蓮峯一回首相望早騰騫

嵩山少林月夜談禪一首

少室少林寺何年中嶽中人天正南北吾道自西東
藤秀三花老燈傳六葉紅我來尋祖義師老振門風
步入嶺雲盡坐深山月空何須問密印祇自證玄同
枕簟清無夢津梁去不窮君看王逸少理得似支公

壽周徵君公瑕七泰

秋苑何寥廓靈光獨巋然青陽南極至紫氣少微塵
質朴存先輩文章與大年銀鈎殊健腕赤幟久操權
狗監無勞薦雞林已自傳家惟雀鼠壯身共蠹魚仙

地肺尋山得雲根斷藥穿屏居非小隱忍辱是真禪
容載尋揚酒門過訪戴船綸巾遙憶汝玉遂老梅前
壽次泉李封君十韻

有美邦司直祥源故可論餘忠常教子大孝自寧親
憶昨批鱗日艱危父志伸今來賜環地祿養主恩新
愉離偏甘茹道遺獨詠椿鹿車鍾阜下鳩杖大江濱
喜懽難窺際行藏類採真名賢歸父執謂上壽
悉謂臣綵色還初服蘭芳挹令辰何時遂子去長醉
帝鄉春

張幼于婦余之表甥女也歿而幼于不勝伉儷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十一

之戚躬自築塋瑞芝生焉邀余和悼亡之什

兼紀其異

杖淚斷機下傷心明鏡前安仁自王悼武子爲悽然
聖玉無留景遺形有大年詎緣夫婿重感爲舅甥偏
朱炒抽靈異玄宮表鬱芊螽斯餘慶在應並瑞圖傳

初入奉常署中有述

昔爲蘭省吏曾賦白門行碧柳多垂地青山半在城
再來尋舊蹟一柱倍關情柳似含新待山疑擁翠迎
琴書還夙好禮樂與空名傲吏元宜散陪卿亦自清
官閒入署少地近去家輕應有厨中酒應時日莫傾

奉壽封君沈年伯排律一首

祥源下天月福德在茲城不有大椿壽誰披五桂榮
一經傳博士三命到符卿白玉已深種黃金寧滿籛
問年乘幾易有地筆頻耕理戰隴能勝身遺寵若驚
國恩朝欲杖野老席猶爭節是中元受觴從下若傾
金陵有遙祝秋水共盈盈

六言律

無題

窺玉壺東未許捐金陌上難要片時洛浦神遇兩地
巫山夢遙何事盈盈脉脉教人暮暮朝朝無情還似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上

有思個裡幾許魂銷

雪中坐九江城南亭對廬山候臺使六言律一

首

江畔空庭易冷雪中殘日難驕五老白頭相向香爐
紫烟欲消輸他馬曹柱笏我彭澤折腰試省匡山
江水幾人真是漁樵

題周才甫小像

生爲雁蕩狂客老作鳳臺寓民一石百篇是主三山
五湖是賓六十幾毛如漆映它白頭要津

七言排律

通家子華幼園以詩見投詞翰兼美賦此爲答

汗血曾看萬里行風流弱冠著書成樽前倒屣逢王
粲天外題橋識長卿矯首青雲無後進論心白雪自
平生高山忽破尋常調明月堪酬十五城九辨歌回
湘水色八分書失漢時名誰爲繡虎知君在即有家
雞轉自輕吾道由來干氣象人間綵筆任縱橫

答殷無美十五韻

聞君能讀五車書偃蹇諸生氣自如白雪翻慚流俗
調玄經空慰寂寥家居濯纓湖上功名薄懷刺人間姓
字疎興至雲霞殊氣象窮來天地惜吹噓羊腸未許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上

存吾道魚目誰能問子虎欲向千秋稱國士不辭三
逕傍樵漁論心杯酒風塵外屈指交游病癢餘豈謂
文章當二陸應憐憔悴似三閭歸來意氣無蟬冕老
去行藏有鹿車薜荔秋風閒歲月蓬蒿夜色滿堦除
門過上客能驚坐袖把新詩實起予好爲美人酬玉
案可容吾世失璠璣孤蹤頗愜投簪趣片語彌深傾
蓋初已墮淵源雲霧裏何時揮塵更躊躇

溫大諫詒封雙壽詩

聖主襲封寵諫垣冠裳垂老見高門五花頒去聞天
語雙鳳銜來侈國恩青史已堪標獨行黃庭常自翫

千言杯分莖露金人掌席薦蓮峯玉女盆堂上斑斕
歸夕拜杖頭靈壽躡雲根清朝更有尊年典會見年
年舉上樽

鈞丘詩爲徐子與門生汪惟一作

有客孤標雅好文故山脩竹寄清芬攜筇尚挾琅玕
在擗管猶疑風雨聞業已一丘稱欲老那能一日可
無君夾池自愛從枚叟結屋何須避右軍黍谷霜飛
堪作律湘江烟斷半成雲向來林下餘風氣怪底相
逢便不羣

殷中丞古田奏捷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十四

中丞節鉞控南荒方召勛名震五羊雲起蒼梧時作
陣瘴消青草夜爲霜綸巾坐測收全策組甲長驅失
跳梁銅柱再題天職貢竹符新拓漢封疆材官露布
宣丹陛斤環烟銷偃赤纛飲至舉先司馬爵凱歌兼
入白狼章何如下瀨威南粵自是中興克鬼方傲外
不煩傳檄定但將名姓問降王

寄鄧維邦憲副鄧以吳兵備改監軍閩中

清時開府自吳鉤閩粵除書挽莫留七板樓船天使
者諸生高密漢元侯椎牛部曲咸思戰倚馬軍書本
伐謀江上別來新歲月南中已是再春秋何年更建

全吳節到處應蘇士女愁倘向材官相問訊爲郎已
白故人頭漢將軍使從

萬曆改元癸酉歲再至焦山更爲排律紀勝

樓船錦帆沂沿洄浮玉江心四面開柳岸青含潮色
至鷗波白破海天來斜臨石象三家渡對湧金鰲百
尺臺幽院閒從侵薜荔古碑深自出莓苔山名久屬
逃名客人世誰當出世才已許塵心清再宿莫教魚
鳥尚相猜

七言排律十五韻壽家中丞伯兄元美五奏

七子同時大國香吾兄詞賦擅長楊雕龍天與文章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十五

價繡虎風生翰墨場當世獨應推大令前身不擬認
鄒陽如掾彩筆才難盡累葉青綢道益光閱世孤蹤
垂半白著書餘力到三蒼詩窮太嶽神仙府樂奏鈞
天帝子鄉政可衙官卑屈宋還如武庫在荆襄誰家
代秉中丞節有弟今爲尚重郎牢落一官途道泰樓
遲三仕及年強填虎自合憐同調羔鴈何當逐後行
兩地點花連共被十年燈火憶聯林何時大西嶺藏
史永夜長庚對舉觴目極丹霞流沆瀣心隨青鳥薦
琳琅軍城淨想清霜肅幕府間窺化日長四十九年
那用問從今半百定行藏

寶墨亭新成題壁

南唐國主讀書臺代有名人勒石來丹壁上紋埋玉
筋墨池潭影換蒼苔何年廢柳悲陵谷有客長鑱闢
草萊請俸百千留結構蓋椽三四護昭回玉虬鱗甲
當軒動紫劒芙蓉拂柱開江左再還皇象跡燕然重
表孟堅才碑題黃絹堪捫字句流銀河合舉杯但使
乾坤一亭在禪宮銷歇未須哀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六

王奉常集卷之十四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詩部

五言絕句

吳江道中送別子與卽席分韻一絕得筵字
把袂今何夕慙慙是別筵歸帆若水上高枕白雲邊
又代周生作得情字

一水若溪隔君歸莫計程相逢又相送去住摠關情
進忠姪相遇維亭便挽舟從飲時將有秣陵之
行卽贈二絕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一

我本乘興來爾當興盡返爾我各浮家相逢便相挽
其二

秣陵在何許能作幾時別猶自惜離羣維舟遲明月
與南平徐君劇飲後聞其被病戲爲二絕調之
避暑酷無策傾君葡萄酒爲問徐景山朝來中聖否
其二

君營糟丘老吾棹酒船過劇飲自佳事可堪作病何
詠郭次甫山裝三絕句

行卧三生盡乾坤一衲寬可知焦處士露坐不知寒
右衲

物外尋丹穴山根斷白雲長鏡自相友莫遣世人聞

右鋤

巾散已僊去酒鎗遺故庵不知何物是痛飲是吾師

右觚

過高唐口占

齊謳已不作懷古空高唐惟見千條柳還如別思長

玉洞桃花歌三首爲徐丈題畫

度索山中行桃花水千尺水窮花發處知有羣仙宅

其二

尋源問仙侶幾渡桃花津中有青城客云是姓徐人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二

其三

桃葉度作歌桃核持作酒與君壽千秋安期下爲友

朱在明館中九詠

松齋

長松種堦下撫青時盤桓爲有蒼然色高齋五月寒

雪廊

寂寂高館中迴廊自來往時倡郢人音悠然發心賞

石塢

生平抱奇癖積石滿江灣對此坐終日何殊江上山

江雲樓

獨上臨江樓江村在何處時見白雲生亭亭娟孤嶼

筠房

結茆在竹徑洞房來餘清嘯詠時不作高枕聞秋聲

快閣

俯仰百年內取寄或咫尺不知來者何所遇良以適

眺臺

築臺滄江上下見江水清振衣萬里色遊目千秋情

香寢

讌坐但一室國香時自親不知塵世裏猶有逐膻人

鶴院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三

本以凌霄姿寄身樊籠裏爲盼主人恩刷羽時復止

題黃水部鑑湖深處一絕

吾笑賀季真垂老請一曲何似此浮家家山隨處足

晨起偶題

夜聽牕外雨朝見山頭雪遙憶瀑布泉飄風斷天末

京邸卽事述懷一絕句

大門牛羊後造請猶嫌疎莫道呼須應呼應身不如

余停玉山除夕有雷電之異以歲首六日行則

桃花爛熳矣九日安仁道中大雪如掌壓舟

重憶茲花非時早放不知雪中當作何態感

而賦之得二絕句

地薄早聞雷春前半落梅東君誤桃李也何雪時開

其二

桃花未識雪却道楊花早禁寒不成實空對春風老

周稚尊遊開先寺瀑布戲爲一絕句問之

少時說廬山瀑布天外事今在几席間君看定何似

上人有空山者童真示身彌天說法嘗以法號

偏索名流題詠其行脚南州勤叅講席則余

兄弇州道人復詩送之比暫返精廬縫衲再

往會余棄官掩關海上屬以續貂無論如來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四

不二法門近愧吾家摩詰多矣二首

任他須彌山眼中不着礙打破老瓦盆虛空得自在

其二

空山謁月庭山空月何處淨土與弇州無來亦無去

七言絕句

擬呈于鱗

王生落落天地間自言得御李君還從他百道吳門

色我自銜杯望太山

呈子與

北海尊前宴數開任君席上復多才懷人一夜秋風

暖明月扁舟雪水來

感事三首

市中七首白如霜無奈君侯腹劍長忽道數行單紙

下生教飛騎奪金章

其二

昭陽寵歇瓦霜寒別殿新承賜錦欲保得君王長愛

惜莫教仍作後人看

其三

聞道平津夜擊鐘車如流水馬如龍只今門掩蒼苔

處寂寥西風聽晚蛩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五

爲張幼于贈王子歸越二絕

吳王臺下氣蕭森客有將歸動越吟此日季鷹多怨

別思君雪夜到山陰

其二

丹楓落日滿天涯十月江行處處佳聞說王郎棲托

所山川映帶不勝懷

爲馮生再贈楊都督二絕

燕領封侯意氣新虬髯色映大江春身先虎豹三千

士名作麒麟第一人

其二

旌旄春日麗江行彈鋏馮郎大有情聞道當年祭征虜雅歌元不廢書生

題竹洲館圖二首

朱宮碧宇畫陰陰竹裏泉聲處處深一自吹簫僊去後至今風雨作龍吟

其二

琅玕千尺鬬崢嶸碧鎖齋官近太清此日子猷須嘯詠不妨還問主人名

贈坐客鍾晴峰

千金散盡越溪田夜半彈棋耐醉眠問取牀頭酒錢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六十一

在黃公鑑下好經年

贈小道士

羽服新裁小絳紗星冠七葉吐明霞朝來習靜焚香坐開遍玄都萬樹花

送吳山人山人徐汝寧子與客也嘗遊邵武太

守明卿以子與故館穀之厚茲將復適閩謁

汪中丞請余言別因爲二絕句送之

落魄吳郎雅好奇挂帆南下採江籬樵陽太守能供具兩歲看山到武夷

其二

十年湖海未投珠老向乾坤學腐儒開府只今多辟召可將書記比元瑜

題東洋書屋卷二首

遙聞支伯在滄洲天外蓬壺似可求敬枕白雲東盡處驚濤一夜海門秋

其三

西北天傾水欲東吾廬何在半浮空看來萬里扶搖境盡入蓬瀛鷗鳥中

送吳山人還建業山人本吾里人也

踟躕樽酒戀征衣無那秋風燕子磯疑是故鄉華表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七

鶴暫來還向帝城飛

謝周使君惠古研

琕管雲箋騎自持生憎石理未全宜朝來墨瀋淋漓甚乞得王家舊鳳池

題畫二絕

遠樹平沙帶落暉汀蒲獵獵晚風微空亭自領青山

湖頭醉未歸

其二

榕木千章閣開白雲秋水共悠悠開心自對牀頭易門外何人問字來

答張助父四絕

君家兄弟在衡陽白雪雙飛鴈字長手結瑤編長作
佩無人知是蕙蘭香

其二

笛裏長沙木葉秋雒陽年少不勝愁湘江半是孤臣
淚莫道無情日夜流

其三

霜鎖吳鉤黯未開飄零誰復子安才窮途忽著陽春
色知是新詩到上來

其四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八

別淚曾銷易水魂歸來落魄自吳門要離墓上頻呼
酒勝斷當年國士恩

題邵侯戰功冊

漢家恩澤半封侯老將年年隴上愁見說雲中還魏
尚頻令霜色上吳鉤

和白傳韻贈奕友劉君三絕時適有寇倣而劉

君姓事白詩正同

長慶詩人舊有聲嵩陽處士未聞名不知得似劉郎
手也說圍棋賭到明

其二

有賊只憑諸將力無官可繫世間名閒來小竟疎塵
下逢着棋枰眼較明

其三

殺機曾受班生旨賭郡猶傳玄保名吳興圍棋非世
事翻嫌黑白大分明

爲人題竹石

紫籜成枝綠乍敷纖柔應傍玉山扶慙慙看取琅玕
色莫遣儂家一日無

金陵曲三章送袁魯望之留邵儀部

故人不肯入明光自愛金陵近故鄉請看畫閣無草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九

秦西山杜頰到斜陽

其二

桁頭兒女競繁華日晚來過白鼻騮十萬樓臺通御
氣三千禮樂在名家

其三

碧油成水綺成霞君住長干第幾家歌罷莫愁仍喚
酒醉聽楊柳白門鴉

送蕭使君擢守蘄州四首

白雲黃竹滿江秋蘄水吳山兩地愁自是君才如屈
賈惟來猶帶沅湘流

其二

野夫不作府中趨，報道神君別剗符。
手把百錢隨父老，也煩五馬立踟蹰。

其三

十載誰憐國士心，一官吳楚任浮沈。
積薪莫自疑懷璧，剗竹猶堪問賜金。

其四

黃鵠高飛志不羣，橫天萬里破浮雲。
男兒行處標名姓，况是專城一使君。

九日肖甫督學書至奉答一絕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十一

開府樓船欲向西，江流不盡楚雲低。
滇南莫恨傳經遠，猶勝當年祀碧雞。

送蘇黃門由吳江丞令黃陂三首

除目聞君始量移，一官猶自令黃陂。
九疑山下三湘水，無限離愁付酒卮。

其二

忽送驪駒醉裏聲，吳山楚水不勝情。
黃州舊是蘇家地，莫向江流意未平。

其三

彭澤公田須種秫，河陽仙令只栽花。
知它宣室終前

席羸得風流兩地誇

焦山贈郭山人次甫

漠漠春江幾派分，中流突兀見停雲。
焦家處士千秋後，乞得山名與郭君。

戲贈瞿鍾玉二絕

侯門賓客自如雲，野鶴翩翩故不群。
供奉詞頭新罷草，可能還屬屬雞文。

其二

千鍾劇飲百杯敲，落魄平生耐客嘲。
彈欽自堪知國士，總輸棋酒是窮交。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十一

李太僕載酒相送索詩為別漫賦二絕

秋風落日薊門黃，珍重離亭馬上觴。
別後上林應奏賦，知君久已倦賞郎。

其二

臺上黃金氣色新，那堪山鳥喚歸頻。
浮沈帝側須君輩，莫笑何山學隱人。

送王生入京師王最善玄門欲就大丹一首

王郎心曉大還丹，見說黃金事不難。
偶過關門無住意，須令紫氣動長安。

寄明卿再觀一首

樵陽計吏走風塵兩度朝天老積薪好去賜金逢聖
王莫教懷壁向時人

其二

同堂新受職方圖上計依然舊賜符燕市酒人零落
甚重過五馬莫踟蹰

送郭都督總帥廣東二絕

里樓船虎竹分錦裘清吹在中軍不知嶺外蠻煙
淨惟見蒼梧起碧雲

其二

揖客轅門劍色寒曾將霜鋤對君彈只今幢節羊城
主奉常集 卷之十四 十三

去匣裏何人意氣看

十六夜雨中和魯望兄步虛詞韻

雲璈象管上爐煙會見靈妃齒粲然借問玉京今夜
月却憎行雨夢中仙

題畫

新蒲嫩芷出青泥春水漫空舍影低日午釣簾漁網
集令人却憶浣花溪

送姚祠部繼文之楚臬四首

承明清夢隔天涯十載還乘江上槎自是詞臣思白
雪非關才子去長沙

其二

春風喜省謫仙居襍被曾沾醉墨餘別後倘憐同舍
在衡陽歸鴈武昌魚

其三

湯沐千秋聖澤新六龍南顧舊時巡只今分省襜帷
使猶是 先皇侍從臣

其四

驪駒催發更踟蹰酒盡新豐可再呼君到襄陽醉風
日不知何似白門烏

大報恩寺訪許高陽太僕却贈

主奉常集 卷之十四 十三

爾愛南山爽氣高釣簾白日坐揮毫不知樓泊緣何
事憶得來時是馬曹

張山人病食淡爲詩調之

苦吟學得似猿聲淡食偏能近道情爲問季鷹歸底
事不教鹽豉下尊羹

邢文學士甲子初周會有充間之虞世懋以年

家子獲與玳筵敬賦二絕爲賀

纔聞北海祝靈椿又見枝頭桂子新借問人間誰得
似鳳皇池畔石麒麟

其二

風前客醉紫氍毹一曲將雛老自娛自是玉堂能種
玉爭教珠浦不還珠

題畫

閨中美人把瑤草夢斷江南漢宮曉舉頭纔見一枝
紅低頭已惜春光老

余往年爲時養作歌未登卷作吏留都別去今
年夏時養特過金陵訪余手是卷請補書書
竟復爲二絕贈之

新情不似故情親吏隱偏宜坐隱人此夜對君頻下
子不知同是異鄉身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古

其二

雙屐孤筇任所之相逢猶是舊襟期謝公墩上同回
首何事人間不奕棋

題溪山風雨爲黃寅文作

溪上波光濤欲秋空亭小艇日悠悠朝來忽著行雲
色添得潺湲萬壑流

入京道逢嶺南張山人同舟至京口別去贈以

二絕山人雅善詩畫

名山處處一筇扶四海論交自不孤知爾已無婚嫁
累豈須歸作臥遊圖

其二

與君傾蓋便成遊無奈新知又別愁入洛賀生元不
俗月明張翰寄扁舟

夜臥口占示子念

空幃欲下故成遲久客偏爲枕簟欺要問離心與歸
夢半牕涼月半醒時

聞曹甥欲歸感而賦此

多難安能寄一官羈情常自傷君寬新詩道是曹顏
遠配作殷生別淚端

題錢叔寶臨元暉人姚村圖并跋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五

道玄本是僧繇後買得羊書不減王但使吳中留勝
迹豈須追恨楚弓亡

題扇

千重錦幘百重沙煙裏長松樹裏家更愛溪東最深
處亂披蒼翠上孤查

送張將軍督漕北上

杭稻如雲去不迷緩風吹浪度平堤樓船錦纜垂楊
裏多少春情與客題

再贈穆丈四絕并序

敬甫穆丈余聞自故人也以吏部出憲副嶺南辭

疾歸大名信大諫拱辰隱先是余兄備兵大名曾以忠義類二君之里敬甫出未幾即以直道歸二字凜然故在也余爲四絕句并道其意云

宮門誰解惜蘭芬只合還山臥白雲莫倚步兵能執轡保持猶是大將軍

其二

乞身非是報恩輕回首羊腸叱馭行不見濁漳流盡日出山能得幾迴清

其三

折檻曾聞急難辰義聲高動漢廷臣只今通德仍標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六

里依舊當年共隱人

其四

五羊使者官不薄四愁先生倦卽休爲問風塵擢國士何如還共石郎遊

夏日田家雜興八首并序

余本東海農家中更世網遂棲泊塵囂然意尚所
在每不忘情一往收蘆畱連難去遂於暇日憤想
成章模寫田家頗謂實際然終是爲人傳真而余
從兄瞻美獨能屏絕冠蓋力課耕作高懷逸趣領
略偏至則余斯作殆爲斯人今便相付不足復留

稿耶

早涼踏遍稻苗青槐色高春尚滿庭却坐胡牀無底事就因抄得種魚經

其二

樹頭青柿兩三家賞得新芻日已斜忽聽人聲喧小市午潮平後到魚鰕

其三

桔槔聲罷日頭紅雨脚旋生逗晚風忙着牛衣護堤夫忘收犢鼻掛庭中

其四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七

場圃翛然一畝宮柳稍新月竹稍風鄰家年少羣相過遮莫牀頭酒甕空

其五

草席繩牀夜不眠晚涼新浴坐青天月明一片禾頭露看作長陂十里煙

其六

柳塘添草亂鳴蛙曳杖閒過羣從家昨夜新涼過微雨朝來開遍木綿花

其七

三朝一雨四朝晴稻眼爭齊早穗生不怕楚頭客易

盡明年秋價賤於杭

其八

蛩聲雨後覺秋來白恰中單喚婦裁記得科頭多許
日棟花開到槿花開

爲趙子實題竈詩

客裏行厨只半肩烹江煮石未須錢饒他醉客當壇
女我自青山對白煙

題牡丹名舞青兒

羣玉峰頭青紫煙未唇欲啓便嫣然那堪更破霓裳
曲傾國何人不解憐

王奉常集

卷之十

木

送張二元春偕梁舍人遊嶺南絕句四首

張郎無奈好遊何爲愛風流筆底過縱是粵山饒畫
得也須題處着吳歌

其二

前程能得不思家茶是棋椰酒是椰君自少年誇好
事羅浮山頂看梅花

其三

梁鴻不傷吳儂住張翰翻隨粵客歸好去不須悲落
葉只愁難得雁南飛

其四

羊城東下路漫漫合浦明珠夜抱看浪迹似同秋一

葉隨風真便到長安梁君將還朝恐揚之行故調之

歸自太湖戲呈公瑕丈一絕

縹渺峰前思欲飛秋風無恙布帆歸君看似隔人間
世但道湖頭渡客稀

訪郭山人次甫不遇云是潘憲長拉去戲續前

韻一首

江泉若窟向誰分祇見寒鵝鏤白雲郭侯似追羊祜
去焦山依舊是焦君

又題一首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尤

短版長鐙出未還江流猶自繞玄關也知不應君王
詔難道他山勝此山

詔難道他山勝此山

無題二首

錦帆青雀紫綸中五兩輕過水不鱗幾几膽瓶開自
賞一枝新折廣陵春

其二

楊柳青青紫陌頭垂條晚地不勝柔態慙看取隋堤
色未着狂風已是愁

出塞曲送吳光祿幼元之上谷兼簡同遊董處

士六首

鳴笳疊鼓出居庸一線重關萬仞封回首試看天子
氣五雲宮闕盡成龍

其二

韃靼西馳白鼻騮狐奴城上夜吹笳聞人莫下金微
淚今日呼韓是一家

其三

南庭欵塞北庭愁鼓角邊城靜早秋使者日持牛酒
至軍中開殺冠軍侯

其四

土木城邊響水灘秋風吹送到長安可憐今夜關山

王奉常集

卷之十

三

月應有征人並馬看

其五

醉解瑠瓠着錦衣軍中夜飲射生歸旄頭自避郎官
色北落何緣有少微

其六

寶劍星文佩陸離清秋落日望焉支還朝擬奏從軍
樂半是襄陽處士詩

起龍客部再舉佳兒賦絕句二章爲賀

一鈎新月對斜弧仙掌雙銜照珠身是鳳皇池上
客中庭昨夜唱將雛

其二

一星添着碧山齋報道生兒似父佳蘭省風流時自
握又將移植在庭階

甘露應禱爲劉奉常索贈大城令忽君

政北漁陽秀兩岐大城父老口爲碑只愁旦晚徵書
至不怕明年雨不時

答余德甫一絕

豫章消息薦書新莫有蒲輪到逐臣自是中丞能得
士何關白眼臥廬人

五臺飛錫送僧大海一絕

王奉常集

卷之十

主

五臺山頂佛燈明盡道文殊有化城師若爾時無所
見便從無見到無生

從軍行送汪伯子吉陽之薊門二首

北平飛將走匈奴士飽千金馬厭芻君自良家思一
戰琵琶空醉錦模糊

其二

白馬瑠弓赤羽箭長城漫山望如練汪郎坐上漁陽
過三月春雲墮飛霞

王奉常集卷之十四

王奉常集卷之十五

詩部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七言絕句

左少司馬汪公伯玉以二親老陳情乞歸天子

雙聽之去於是朝士顯顯咸有遵渚之思某
雅知公意在猷中久矣於其行也爲還山曲

六章美公脫屣富貴不復爲世語相望云

西北天驕盡偃兵謀臣優詔聽陳情未央前殿新朝
會怕有降王問姓名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其二

戎機對罷乞閒身白髮青山著論新門下幾家司馬
法不知誰是受玄人

其三

故鄣谿壑待公還量屐綸竿事事閒白嶽便如遊五
嶽黃山不擬讓三山

其四

班承歸便着親前舞罷婆娑耐醉眠却憶去年秋色
裏錦裘千騎出行邊

其五

猷中風物似秦餘混俗將無懶著書雞犬白雲深得
住莫教漁父問吾廬

其六

憐才四海定誰真目斷春明陌上塵垂白承歡公自
好天涯愁殺獨游人

然爲別

中表陸楚生來京師未幾卽偕談參軍南還悵
薄遊元不美騰轡去住真成訪戴船何必歸攜大官
肉但歸卽得細君憐

題太華絕頂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二

歷險窮奇太華巔青柯坪上隔八煙興來獨跨蒼龍
背手把蓮花玉女前

答奉本軍使君八首

一別經年思轉哀魚書難上鴈空回曾登華頂看清
渭道是從君隴上來

其二

軺車無賴入西秦屈指陽關有故人到得長安城上
望迢迢西塞入胡塵

其三

受降城上夜思鄉一曲從軍李十郎豈是金坡供奉

少半生詩思在西羌

其四

青牛向逐流沙去，猿臂曾誇隴右強。自是君家多故事，少年簪筆在鵷鄉。

其五

秦庭松柏晝陰陰，五月生寒夜雨深。角枕簾紋眠不得，西風吹入隴頭吟。

其六

奉使何如祀碧雞，紫雲勞寄武都泥。只今暫遠君王重，猶有連城手自攜。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其七

書來字字欲沾巾，千里真成若木津。莫怪相思難命駕，簡書誰是自由人。

其八

年少橫金苦乞歸，知君不爲怯戎衣。塞翁失馬君應見，世路何曾有是非。

初有事秦府池中，齒齒未發次日宴池亭，忽爾

盛開奉和方伯劉公紀異之作

田田蓮葉紫城隈，忽有紅蕖信宿開。自是君才能應教，不煩羯鼓爲相催。

便道過訪潯南光祿，留飲懷甚別去夜宿錢唐。

江上而君以四絕句見遺，依韻有答。

緋袍何似故人綈，改服尋君路欲迷。忽見短垣千箇竹，柴門斜抱越來溪。

其二

莫怪相逢便可憐，郎官元是飲中僊。只今握手千秋在，何必含凄始覺賢。

其三

百年空負酒人名，斗酒從君始一傾。今夜獨看江上月，茫茫猶是別時情。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其四

醉裏能將綠鷁西，多君高誼與雲齊。西興渡口須潮發，夜半檣來錦字題。

建德舟中別沈生學綱

七里灘頭問去津，布帆西送倦游身。江山步步猶成惜，況是停舟別故人。

過龍游寄童山人子鳴絕句

布衣七尺何所求，一寸還須國士酬。莫說青春韓太傅，風流頓盡使人愁。

冬日衢州道中卽事

寒山幻出紫芙蓉碧水差排竟日春滿日青煙迷橘
袖不知何處是窮久

漫興二首再寄子與

吾家廷尉謝腰章那許吳郎獨跳梁 帝謂徐卿終
長者暫留名姓綴詞場

其二

海內三叅鼎足新一時張李並西秦正愁南柱匡廬
色添得 先朝噉蔗人

道徵劉丈以詩見投再答三絕

鞅掌誰憐使者驂深杯劇語故成酣羞稱百日匡廬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五

長不及從君一夜談

其二

篝燈語罷及春雞醉裏流雲碣石迷莫恨坐深無片

月君家元自有青藜

君詩中祕書不特劉家故事

其三

百折西過叱馭身那堪猶望使車塵憑君莫話聊城

事愧殺當年蹈海人

君贈詩有聊城前語

別南康吏民入匡山去時久雨初霽山泉直掛

數十道

雨歇峰頭五老分雙幡猶冒翠微雲痴龍似識將歸

意瀑布山山送使君

度合都嶺絕句二首

蒼虬絳節度崢嶸下界微茫勺水明最愛他山雲似
絮不知身在絮中行

其二

山鎖平湖日鎖煙籃輿時存君空懸捫巒已似都無
地度嶺還如別有天

登天池見家兄元美題壁間慨然有感占一絕

而去

十年借隱太湖濱蠟屐那曾不後塵今日見君題姓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六

字可憐俱是宦遊身

徐州口號

嚴程無奈客愁何昨夜秋聲枕簟多十日鄉關渺何

在一肩風雨渡黃河

夜宿固山舖大風寒作

孤館無人月色荒旋披行李自支牀惟來衾底寒如

東一夜風吹露作霜

出徐州役夫皆逆寄宿雲龍山房戲題一絕

不到雲龍已廿秋誰驅鴉鳥向林投莫言行路難如

此自是天教續勝遊

暮登放鶴亭

寂寞秋山列畫屏
清暉依舊落空亭
愁看無際鰲人室
不見徐州一點青

清流關

清流古關矗雲表
出峽長風折秋草
十年五上車耳生
紅顏暗擲關山道

秋宮怨

一派笙歌出花牆
隔簾猶自暗聞香
秋來殿殿添宮漏
只有昭陽不夜長

御史大夫凌公秦捷鏡歌六絕句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七

十道旌旗枕上過
模糊血色洗珊瑚
戈鋌溪飛渡無驚
墜壯士羞稱馬伏波

其二

兵戈不似向年愁
報道王師爲復仇
聖主憂勤自南顧
老臣元不愛封侯

其三

大羅山借鶴腰
丹不信南人膽不寒
銅鼓數聲聞暮府
親裁露布到長安

其四

蠻靴舞罷醉蕉花
翡翠明珠道不遮
銅柱可須標漢

界雕題盡處是 皇家

其五

樓船南接伏波營
飲至歸來各洗兵
微外盡添新郡縣
不知何似獲嘉名

其六

家家牛酒犒師廻
處處謳歌瘴色開
玉帳春寒脫金甲
君王昨夜賜承來

題白扇山茶

紅顏的自蕊珠來
丹粒還宜勾漏栽
今日一枝統扇裏
分明春早雪中開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八

阻風都昌民舍撥悶五絕句

閨中病婦首飛蓬
湖上行人浪拍空
莫把歸心怨風伯
當時曾願石尤風

其二

篳篥本擬向郎歌
却道郎今莫渡河
自是難爲吏人婦
那教秋水不風波

其三

別來兒女更嬌癡
欲待歸時訴別時
不解天風斷行李
却將明月問愆期

其四

胡牀柳岸邊老農閒共說豐年乾風只誤田
客粒米秋來不在田

其五

一室支頤黯自傷十年名姓謬詞場近來刀筆羞裁
句坐聽風聲到日黃

再宿豐安寺

予以萬曆六年冬十一月迎部使者走風雨水雪
再投豐安寺宿距曩宿時政得二載觀壁間舊題
慨然久之復紀二絕句

兩年重入豐安寺
折依然舊使君只有頭顱非故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九

色更隨風雪共紛紛

其二

投効經年去未能索隄今日愧山僧坐來心性元無
着風雨聲中一盞燈

行部鄱陽道中

十月鄱陽道上行人家樹樹月邊明不知秋色能多
少製得下林錦織成

與蕭使君登上下石鐘山二絕句

匡廬雪消湖水渾清流一帶楚江吞南帆北棹自來
去喚立鐘山空斷魂

其二

汎盡江流見此峰天工斲破紫芙蓉使君道是無心
客兩度登山扣石鐘

開先寺辰起再贈山僧一絕

靈山一宿暫忘機夜雨和鐘落翠微截取雲頭千丈
布為僧留作水田衣

贈智曉和尚二首

智曉和尚將有普陀之行順道謁家兄於弁山園
貞吉宗侯為介乞言於余余兄近頗掩關恐和尚
未得扣玄扃也為書二絕如用晦宗侯數云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十一

南海楊枝白社連老僧無住總隨緣不知逢着文章
伯可有衣裳與大顛

其二

行脚山僧不住山正逢居士掩玄關却嫌留偈多重
障大海長空自住還

雨中過西湖感舊

曾記當年立斷橋夕陽樓上倚紅綃重來煙雨迷何
處水冷孤山萬木凋

臘月朔日廣川道中風日暖甚

融融落日滿車茵不作纖飈動晚塵一人
君王三

輔郡預分春色到孤臣

初發利國驛時霜月如畫茲歸復從侵晨月色

中行悵然有述二首

日中車滿載愁餘煙徐月恣經由虛舟斷纜空江
上潮去潮來不自謀

其二

鶯花三月滿吳宮客路迢迢似夢中春月却教生夜
半窺人常伴五更風

贈曾舜徵

楚儒士舜徵曾君余兄元美所取士也余上計京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十一

師臥病蕭寺舜徵以通家時過從余歸休沐里中
余兄時臥弇山園中舜徵擔笈來談晤久之始別
會余還任豫章舜徵以歸途投刺見焉余幸無鴈
門太守過相接彌歡瀕行口占一絕送歸衡陽酬
夙負也

君家回雁峰前住雁若回時信亦回欲向菰蘆問消
息隨陽先過蠡湖來

衡州道中口號

頻年秋色在輶軒幾見三衢赤葉翻橘柚如金滿山
徑霜輕九月未開園

靈壁道中臥石

縱橫誰着古隄旁道是前朝花石綱不見汴京飛礮
盡等閒莫恨委沙場

相傳長徽端石金人攻汴盡毀為礮

過汴題逆旅主人壁

大梁城外古隋堤白日邊河畫欲迷春色夷門正堪
醉行人只解醉西

登蘇達中

虎牢關外萬山頭下見黃河莽蒼流自是行人看不
慣不成激烈便成愁

與本寧別口占一絕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十三

見時先作別時悲別去還疑未見時惟有夢中關洛
路暫時相見不相疑

延州雜興三首

絳帳蕭疎暑不留夜來孤客戀衾稠不知身傍清涼
寺却訝邊城似早秋

其二

烏延官舍披清晝面面樓臺吐羣岫萬里歸人不解
愁滿庭護草花如繡

其三

六月金明草色青塞鴻南去正冥冥角巾明日尋歸

夜與諸生點易經

歸德野豬峽再題

金明驛路掛雲中，古戍巍巍出半空。但得故鄉從此去，敢將衰病恨途窮。

三川是杜少陵避兵處，今有遺墨故居事頗傳。會少陵故有視三川漲詩可據也。

昔賢曾此混漁樵，築室留題事已遙。唯有三川依舊在，漲痕猶憶未曾消。

自宜君至同官道中卽事二絕句

敗垣荒磧古宜君，脩塞秦關向此分。莫道長安南去近，野夫家自海東雲。

其二

片片陰雲黯欲摧，巾車長日困崔嵬。山田極目無人種，一讓山花爛熳開。

其三

歷盡頑山始放愁，兩涯天壁澗中流。身疑重作匡廬客，瀑布泉頭挾策遊。

七夕大風偶作

七月七夕卧潼關，愚公歸故山兒時乞得天孫巧。一夜長風却送還。

再過洛陽白馬寺

前過洛陽花未發，今來白馬又逢秋。北邙舊路依然在，只喜行人是轉頭。

遊嵩山少林寺登初祖庵示幻休上人二首

新裁居士薜蘿衣，偶愛嵩山到翠微。聖祖西來本無義，野夫乘興亦東歸。

其二

常持般若竟知音，喜有高僧住少林。莫怪相逢易分手，扁舟不住似禪心。

長卿明府聞道民歸隱，亟以六絕句慰勞。秀色

王奉常集卷之十五

欲仙顧余未有當也。如數奉酬，凡語隔一塵

矣。

正得齊時禮太清，天風忽墜步虛聲。雲璈露湛星冠冷，七葉芙蓉片片明。

其二

藍珠光映散花筵，風骨泠泠字欲仙。好是朝來餐秀句，教人容易薄腰纏。

其三

萬里長安忽見家，黃河盡處海生霞。扁舟善道元無恙，拂面從他浪裏花。

其四

藕葉尊絲江上香那能騎馬任瓊鄉還家傍得神仙
令莫放雙鳬去洛陽

其五

綿竹仙山未可從裴徊二華想蒨龍投簪却恨歸來
晚學占華陽最小峰

其六

四明狂客愛黃冠勾漏山中覓太丹何似葛洪求不
得婆娑一令未須拚

錢唐顧不疑遊吳中得余兄詩有虛左方以待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十五

家弟語比再遊會余謝事歸爲償此債

蕭然湖海一狂生似向千秋大有情碌碌何煩阿奴
筆中郎已借顧雍名

復上人自普陀虔謁還將歸廣慧寺詩以送之

兼東張子盡太史并其師了心上人

汎海勤將上德參楊枝灑處露應甘還家若遇張無
垢莫道觀音在海南

沈生母七來詩以壽之

種藥栽花半是萱百年親在更何言高堂莫恨三遷
晚努力猶堪慰倚門

贈穆仲裕二絕

少小偏能誦父詩只今名姓擅臨池蘭亭會上能離
罰已勝王家有獻之

其二

虎兒年少能飛白鬚尾居然見出藍汗血自堪空冀
北辦香何必在江南

四明沈徵君嘉則見贈五絕句仍依來數答之
白首傳經老蠹魚歸來依舊讀殘書饒它食盡神仙
字不及從君乞步虛

其二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十五

辭官猶自未拋塵曾向塵中識上真丹檢綠文衣鉢
在不知誰是債春人

其三

手自澆花倦卽眠濃陰過雨郭西田未知究竟成何
解占得行藏半是仙

其四

一葉扁舟萬里身向來蹤跡易驚人不知仙籍曾名
姓誤殺風流賀季真

其五

老去爲園日涉深長洲何必減山陰還愁紅紫續紛

甚不與山人點素心

道友周君師敬精進士也有子重真禪悟一門

好道有龐居士之風茲爲其乃考償願躬詣

太和山禮謁 真武過余言別爲賦絕句三

章送之

漢上巉峰似赤城巉峰頂上接瑤京堅心直泝長江

去自有神鴉護客行

其二

黃金爲殿玉爲宮身似扶搖上碧空未辦龜蛇生足

下且聽飛犬在雲中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七

其三

王宇珠宮宋是真願香一瓣爲生身不然豈少真如

種更覓諸天護法神

壽余德甫七十三絕句

鄴中七子恨無年九老文章不盡傳何似南州余德

甫碧瞳黃髮映朱絃

其二

武陽溪上千魚肥老去閒心傍釣磯爲問尚平婚嫁

未洪崖拍手待君歸

其三

夙昔憐君骨體多煙霞晚景復如何渡江不是來城
市採藥洪陽洞口過

入朝曲四首送沈純父尚寶作

請劔當年泣尚方 賜環今日綰新章侍臣不用含

雞舌嶺外歸人骨自香

其二

奉璽曾經近至尊十年猶記舊承恩彤庭玉陛應無

恙只有新添折檻痕

其三

萬死誰從瘴海收三遷今是報恩秋 君王自識忠

臣面增秩母煩博陸侯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八

其四

北風飛雪滿河梁獨送雙幡尚重郎莫訝衝寒容易

發自來臣節慣風霜

贈虎丘省吾上人茶僧也

十二時中坐莫枯省來何處是真吾松風忽引茶香

到曾向聞中省得無

贈汪生肇元本寧陽人也

青春結客誼如山學飲偷吟未得閒司馬家兒元不

俗沾沾又御李君還

武夷宮畔二祠祀先大夫及宗徐二先生世極

起家人閨雨中過山下設薄祭謁焉紀以三

紀

五里寨帷入畫屏祠堂松柏雨中青似將一掬蘋蘩

其二

夙昔精靈想異蹤那堪寒雨滴芙蓉山君似解嘲通

其三

自是天涯迫宦情不關飛雨礙遊旌明年定得騎驢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左

去細數諸峰證舊盟

山行卽事十首

兩岸巉巖一水穿人家常似半空懸刀耕火耨無此

其二

石磴逶迤轉百層忽看幽澗似奔崩紅花翠竹泉聲

裏不擬桃源謖武陵

其三

官橋西接越王臺鳥道人看使節來雙澗合時山市

出兩壑分處石田開

其四

人倦巾車馬倦馭千杉萬竹飽經過燒畬暖水山田

其五

煙嵐瘴樹雨難收藤嶺行來鐵嶺愁可以江南春睡

其六

五百灘頭回望時一千里外正相思南流汀水無情

其七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千

鷓鴣啼畫竹林青飯罷長亭復短亭莫唱行人行不

其八

孤館梨花萬玉攢尚扶春色未闌干深情一往惟堪

其九

滿目殷紅躑躅新流光偏感宦游人南中氣暖花開

其十

石磴欹崎逐水行飛甍忽度建安城不知身上金甌

背却訪雷霆足下生

瞻菴十景詩并序

瞻菴者徐魯源使君所築也菴近徐氏墓田名瞻
志思也菴內外多景使君隱括之得十景景各有
題諸縉紳先生多屬和者使君以屬不佞子盍爲
七言嗣響焉乃爲之歌曰

古柏

何年古柏尚青青曾是 高皇玉輦停不信 聖恩

偏雨露枝枝都作老龍形相傳 高皇帝曾駐師其
下有老人拜伏曰此聖天

子也喜而贈之詩使令得
游天下柏今初平漢之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巖泉

玉龍天矯掛青山日日山人漱玉還莫道出山能便

濁也須膏澤到人間

陽峽倒流

峽急流泉咽不分回瀾百尺斷行雲非關峽水多情

甚自是詞源有使君

碧練湖

帝女淙成天水碧雲孫織就夜明綃無端一縷光凌

亂知是何人入畫橈

峰巒金光

海上日出太陽青螺忽擁紫金光遙憐婺女真成

許仙人叱作羊 日出山頂光若金雞
者金華之名以此

詞部

題美女捧茶圖調寄解語花

春光欲醉午睡難醒金鴨沈煙細畫屏斜倚銷魂處
漫把鳳團剖試雲鬢露惹早碾破愁腸萬縷傾玉甌
徐上閒增有箇人如意 堪愛素鬟小髻向瑤芽相
映寒透纖指柔鶯聲脆香飄動喚覺玉山扶起銀餅
小婢偏點綴幾般佳麗憑陸生空說茶經何似儂家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題美人捧觴圖前調和長公韻

葡萄潑紫竹葉醕青冰液傾千斛金龜堪贖休教負
眼底輕紅嫩綠眉峰半感慢引出清商數曲纖指雙
偷送春光一點香生玉 剛道錦屏畫簇又傳觴弄
景月上金谷何須多囑粧殘後不道更驚郎目芳心
競逐排醉也情扶歸宿惟願它長在樽前恣取歡情
足

夏景題茶調寄蘇幕遮

竹牀涼松影碎沈水香消猶自貪殘睡無那多情偏
著意碧棋旗搶玉沸中冷水 捧輕甌沾弱指色授

雙鬟喚覺江郎起一片金波誰得似半入松風半入

丁香味

如夢令

枝上子規猶鬧門外碧梧誰掃病起不禁秋倚盡小樓殘照寒峭寒峭一夜白蘋天老

長相思

曉風尖晚風尖聽得簷花落滿簷淒涼怕捲簾悶懨懨病懨懨短髻衰顏正不堪偏將愁緒拈

金閨柳和梁伯龍

調寄玉連環

青青無數金堤樹弄絲拋絮夕陽疎影那人家前歲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五

紫騮曾駐惆悵白花飛處要留難住任它流水作浮萍花未去春先去

羈懷調寄念奴嬌

寒衣初授怪重針密線織成愁別兒女燈前誰信道野店黃昏情倦倦馬驚嘶寒難誤唱夜半霜天月朦朧滋味此時堪向誰說猶寄彭城渡口蚤朝滕暮充魯山秦碣白草黃塵青鏡裏短盡指冠危髮哀樂中年浮沈官况底事教忙徹濁醪拚久此時還共親切

途中雪霽呈李惟寅劉子大史元秉三君侯

滿庭芳

天幕中原雲沈陸海晚來飄霰都疑暈車晨去真箇上瑤京縱沒碧油幢引寒帷處滿口澄清高原上寒鴉點點破數枝瓊炭家知甚處歌酣白雪色暈銀筵但圍紅厭暖積素嫌輕懽懽南州計吏不堪共關思矜情草橋店梅花一夢寂寞到江城

王奉常集目錄卷之一

卷之一

文部

序十首

奉送湘濱唐侯擢令桃源序

送膳部大夫錢君擢守廣信序

送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公序 代堂翁作

送少宗伯履翁萬公致政序 代

送訓導洛川陳君之高郵學正序

送按察司副使春臺蔡公改擢山西督學序

三奉常集 目錄卷之一

序

送祠部曹君擢山西學憲序 代堂翁作

送陳大夫督學楚中序

送陳王叔督學四川序

送朱在明序

卷之二

文部

序十四首

送邢子愿序

贈汪仲淹序

送黎中秘惟敬假還南序

送丘謙之出守潮州序

送劉參軍擢判祁州序

送太倉守陳侯序

送龍池張公晉山西右轄序

送王大夫擢河南憲副序

送魏大夫擢海右叅知序

送州守袁父母陞魯藩相國序

送李公叅浙藩序

送直指使者廉峰楊公按閩還朝序 代

三奉常集 目錄卷之二

送三山陸君擢守石阡序

侍御體元傅公六載考績序 代

卷之三

文部

序十三首

壽張母馮太夫人六十敘

蔣母黃太夫人六十壽序

閩老南充陳公壽敘 代

壽封君南臺李翁入奏序

壽周母徐孺人序

壽侯母朱太夫人序

御史大夫葛公七袞壽序代

張母壽序

壽詒封一品張太夫人七十序

壽太醫院吏目東泉汪君七十序

壽從兄母陸太孺人序

壽按察使季先生七袞序

壽張封君七袞序

卷之四

文部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一

序十四首

再壽張封君序

壽播大司空六袞序

壽李蟠峰尚書七袞序

壽太僕嚴公七袞序

秦關三祝序

壽觀察顧公子韶六袞序

主西華七十壽序

吳母徐太夫人九十壽序

養吾甫先生七十壽序

范伯慎太史壽序

壽鄒太孺人六袞序

壽從母陸太孺人八袞序

家婦壽言爲從子婦張作

送潘象安歸壽太夫人詩引

卷之五

文部

序十首

賀同年成太史君迪生子序

贈李惟寅襲臨淮侯序

三泰堂集

目錄卷之一

四

賀撫臺申翁自少司寇載晉御史大夫總

理河道序

賀張憲長晉擢本省右轄序

送三山陸君擢守石阡序

賀兵憲李友泉公晉擢浙省參知序

賀太守圖南周公兩臺並薦序

賀天目徐大夫子與轉左方伯序

賀張右伯晉擢雲南左轄序

贈國醫改齋支先生序

文部卷之六

序十五首

敝帚齋稿敘

梁園集敘

青雀集序

張有功詩集敘

張侍御詩集序

胡元瑞詩小序

華起龍遺集序

李唯寅貝葉齋詩集序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一

五

三

彭稚修詩集序

卓漱甫詩集序

康對山集序

曹太史文集序

仲山先生詩集序

鷗鷺集後序

歐楨伯西畧集序

卷之七

文部

序十三首

徐儀父詩集序

白虹集小引

湯子重小隱堂集後序

方鏡狂詩集序

黃憲子臨華新草小敘

陸符卿集序

馮元敏西征集序

王生詩序

廉峰楊先生遊園集序

嚴文靖公集序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二

六

三

王承父後吳越遊詩集序

延津李氏恩命錄序

曾應元詩畫冊小序

卷之八

文部

序十六首

赤牘清裁後序

忠貞集序

唐詩選後序

呂氏書學指南序

世說新語後序

金氏重刻四書集註序

荆溪疏序

重刻水經序

閩部疏小序

九鯉湖志序

詩測序

徐氏刻劉真註黃庭內景玉經序

大霞洞天序

司職方書圖小序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十

七一

英

五嶽真形圖序

李氏族譜後序

卷之九

文部

序十三首

五嶽山人尺牘序

荔枝攷小序

二酉園記序

江西鄉試錄後序

江西已卯序齒錄序

福建武舉錄前序

福建乙酉舉人序齒錄後序

乙酉歲貢序齒錄序

江西歲考錄序

八閩式士錄序

江西觀士錄序

廉峰先生時義序

孫氏文稿序

卷之十

文部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十一

八一

英

記四首

京口遊山記上

京口遊山記下

東游記

遊二泉記

卷之十一

文部

記四首

遊匡廬山記

遊三門集津記

宿暖泉寺遊嵩山少林寺記

游溧陽彭氏園記

卷之十二

文部

記四首

遊鼓山記

游石竹山記

游九鯉湖記

關中紀行

卷之十三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一

九

文部

記十一首

邵武府重脩府學記

感德碑記

重脩建寧行都司記

仁風堂記

愚忠堂記

素軒記

鶴蟾室記

鳴玉園祠堂記

沔陽陳氏達生菴記

吳氏石亭山園記

世忠祠記

卷之十四

文部

記三首

故歸化令二山章侯祠記

江右述異記

婁水送別紀言

傳四首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二

十

曹先生傳

沈義士傳

北岡翁傳

代

兩溪高公傳

徐方伯子與傳

卷之十五

文部

傳四首

卓母朱孺人傳

貞靖周先生傳

詹事王公傳

李元薦傳

卷之十六

文部

傳六首

沈瀛山傳

見齋卓君傳

王氏父子卻金傳

吳令君傳

蔡烈婦朱氏傳

曾母羅太夫人傳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一

十一

卷之十七

文部

墓誌銘七首

封奉政大夫戶部山東司郎中方溪張公

墓誌銘

太學生陶君墓誌銘

三川錢君元配章孺人繼室吳孺人墓誌

銘

周太學元配顧孺人墓誌銘

祠部郎郭君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徵仕郎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滋蘭潘君墓

誌銘

卷之十八

文部

墓誌銘五首

史錦衣元配馬恭人墓誌銘

明封禮部郎中羅峰王公墓誌銘

明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南山趙公

墓誌銘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一

十二

太學生黃惟中墓誌銘

明處士曲巖蔡先生墓誌銘

卷之十九

文部

墓誌銘六首

朱大夫繼妃黃宜人墓誌銘

俞徵君仲蔚元妃梁碩人墓誌銘

故杞縣令龔君瑞周墓誌銘

太醫院冠帶醫士品泉周君暨配蔣氏合

葬墓誌銘

太學生凌峰章君墓誌銘

明承德郎工部營繕司主事曙海諸公墓誌銘

卷之二十

文部

墓誌銘三首

陝西按察司副使湛菴陸公暨元配安人

朱氏合葬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廣信府同知林公暨元妃封

太夫人吳氏合葬墓誌銘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二

十一

明故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

史觀海顧公元妃王淑人墓誌銘

墓表三首

徐魯菴先生墓表

凌仲子玄雨墓表

李處士墓表

卷之二十一

文部

墓表四首

明承事郎温州府推官王君墓表

明奉議大夫宗人府經歷龍津周公墓表

程處士墓表

南京戶部主事贈承德郎郁峯吳公墓表

墓碑二首

五華李公墓碑

蘭谿縣縣丞南嶼史公墓碣銘

行狀

明故廣東提學副使順齋王公繼室丘恭

人行狀

卷之二十二

三奉常集

目錄卷之三

十四

文部

碑三首

蘇松叅將吳公德政碑

都昌縣江氏濟忠祠碑

報功祠碑

頌四首

奉賀元老徐存翁相公七家頌并序

少參趙先生頌并序

玉芝頌并序

平亂頌并序

贊十七首

永思堂贊 并序

學士華先生像贊 并序

鍾植移居圖贊

于鱗先生像贊

子與先生像贊

明卿先生像贊

元美長兄像贊

又

為殷無美題像贊

王奉常集

目錄卷二

主

一百五

七

孝友張先生像贊

程君汝義像贊

少師徐公像贊

關神像贊為陸養質諸社友作

中丞潘公冬景行樂小像贊

竹里王將軍贊胤昌太史父也

少司空方公像贊

管將軍像贊

卷之二十三

文部

贊五首

吳古石像贊

王伯谷像贊

沈封君先生贊 并序

劉大夫像贊

嚴文靖公像贊

銘四首

平心杯銘

磬硯銘為吳允恭明府作

瘿樽銘為貞吉王孫作

王奉常集

目錄卷二

主

一百五

七

竹杖銘為貞吉作

誄九首

大司寇箬溪顧公誄 并序

徐太夫人許氏誄 并序

談大夫誄 并序

凌大夫誄 并序

許長公誄 并序

姚府尹誄 并序

潘懿母誄 并序

詹居士誄 并序

章令父誄并序

卷之二十四

文部

祭文二十三首

祭外父歸化尹章公文

祭徐封君文

會祭王司馬文

祭外祖母舅劉翁文

祭郭母奚安人文

祭祠部李翰峰文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一

七

與兄同祭項太宜人文

祭宗子相文

合省祭定襄王文

祭袁考功魯望文

祭梁思伯文

祭陳母一品夫人文

祭馮太夫人文

同年祭祀勉夫文

祭陶蘭渚文

祭耿太夫人文

祭董封君文

祭陸胥峯文

祭陸湛菴文

祭丁封君文

同年祭陳孔震繼母文

同僚祭張震峯夫人文

同年祭兩川大叅文

卷之二十五

文部

祭文二十二首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二

大

祭外母文

鄉同年祭鄭母文

鄉同年祭劉古泉奉常文

祭華起龍文

祭余太夫人文

拜于廟先生墓祭以文及詩二首

祭陸叔平文

祭雲川周姊文

同劉徐二僚長祭劉大理父母文

同劉徐二僚長祭馮右山文

祭述美兄文

祭馬少保文 代按君作

祭彭博士稚脩文

祭徐子與文

祭汪母胡太夫人文

同僚祭吳夫人文

同年祭嚴師母吳夫人文

與艾大衆同祭耿封君文

祭沈上林文

三司公祭李五華先生文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一

九

與張助甫同祭李五華文

祭李五華文 代

卷之二十六

文部

祭文十九首

祭故大中丞霽川周公辭 并序

祭鄒母柴太夫人文 代

與朱方伯共祭鄒母柴太夫人文

祭徐鳳竹文

祭周錫臣文

祭史母陳太恭人文

祭沈鐵山文

祭沈君典文

祭魏鴻臚文

復祭史母陳太恭人文

祭笠江潘公文

祭徐少師文

與史元秉同祭康裕卿文

祭沈貞孺文

祭王封君文 代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二

十

祭邵越湖文

祭諸曙海先生文

祭王宜人文

與兄同祭馬氏姊文

王奉常集目錄卷之一

王奉常集目錄卷之二

卷之二十七

文部

祭文二十一首

祭嫂四孺人文

祭張母劉太夫人文

祭郭中丞母蔡太夫人文

諸公共祭李觀察太公文

祭嚴相公文

祭黎惟敬文

王奉常集目錄卷之三

祭張仲起文

與兄同祭孫太夫人文

武夷祭宗徐二先生文

武夷祠祭先大夫文

祭仁山莊師文

惠安祠祭先大夫文

祭陳閣老文

祭顧觀海文

祭李元涇文

祭盛少和文

同陰司空祭許太常石城文

祭瞻美四兄文

祭司陶神文

祭九鯉仙文

瘞露棺文

疏五首

請賜移封疏

患病十分危篤懇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

親生還疏

病勢增劇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容令仍

王奉常集目錄卷之三

舊調理以保餘生疏

自陳疏

題爲神庫傾圯乞賜及時脩理以完宗器

疏代

卷之二十八

文部

公移五首

移文兩臺乞休

再上藩中丞乞休

乞休公移

再乞休公移

與兩司揭帖

論三首

趙衰薦卻縠論

儒論

為兒子檢閱唐宋文字見蘇明允管仲論

惡其矯誣輕於持論因而駁之

說三首

張氏回生說

說習示新科諸門生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三

三

遠壬文

卷之二十九

文部

策江西鄉試

第一問

孔子贊易類

第二問

江右舊稱樂土類

第三問

禮云大婚萬世類

卷之三十

文部

策江西武舉

第一問

彭蠡為江右類

策福建武舉

第一問

將有五德類

第二問

韜畧孫吳用兵類

書牘八首

蒼徐存翁相公八首

卷之三十一

文部

書牘二十二首

上張太嶽相公二首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四

四

上潘中丞十五首 寄吳明卿五首

卷之三十二

文部

書牘二十三首

與吳明卿六首

汪中丞九首

與石拱辰八首

卷之三十三

文部

書牘二十六首

與曾于野中丞七首

與張助甫七首 上徐司寇四首

上凌大司馬六首 上董宗伯老師二首

卷之三十四

文部

書牘二十五首

再上董宗伯老師二首

復李尚書四首 與陸侍郎三首

寄李于鱗二首 與張肖甫四首

寄徐子與四首 戚將軍六首

卷之三十五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三

文部

書牘二十三首

戚將軍二首 上申相公三首

寄王相公二首 上楊冢宰三首

上王古林老師三首

與王陽德四首 與王胤昌四首

答朱秉器二首

卷之三十六

文部

書牘二十五首

答朱秉器三首 寄穆敬甫四首

答鄒彥吉四首 答李本寧五首

與楊仁甫五首 答喻邦相四首

卷之三十七

文部

書牘二十八首

答劉晉川學憲四首

答張國禎憲長四首

與屠長卿四首 王百穀四首

答舒汝德太僕三首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六

上李中丞三首 與邵梅塋三首

王明輔三首

卷之三十八

文部

書牘二十九首

答楊止菴尚寶四首

與郭可忠憲副三首

復王汝明吏部三首

與邢子愿侍御四首

李仁甫三首 答李惟寅三首

與周子禮三首 與馮化之少參三首

復馮汝迪憲長三首

卷之三十九

文部

書牘二十六首

荅胡元瑞三首 與沈龍江宗伯二首

荅蕭存良二首 荅陶雲谷二首

與余中丞二首 與陸阜南二首

與顧益卿二首 與孫仲篤中丞二首

荅孔炎宗侯二首 荅子厚宗侯二首

王泰常集

目錄卷之二

七

二首

與馮元卿二首 歐禎伯二首

卷之四十

文部

書牘二十九首

上襄王二首 與孫文融二首

荅胡公泉二首 與黎惟敬二首

與魏舜卿太僕二首

荅沈箕仲二首 與李惟禎憲副三首

寄黎泉山一首 荅劉道微二首

與袁州守思韶二首

與程令君子順二首

與蔡計部二首 荅龍身之貳守二首

與王子厚憲副三首

卷之四十一

文部

書牘二十五首

與劉金吾二首 復王翁陽二首

荅俞仲蔚二首 荅張羽王二首

與沈廷際二首 與陳玉叔大參二首

與趙汝師二首 荅張伯任二首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三

八

二首

荅潘見所一首 荅馮咸甫二首

薦黃玄甫一首 荅黃玄甫一首

寄汪仲淹二首 與瞿茂才二首

卷之四十二

文部

書牘二十五首

荅潘景升二首 上朱司空

上林司成 上徐鳳竹尚書

荅周明府 與華學士

復王承父 荅李憲副

與程子虛

與蔡雲衢

荅胡平陽

與方景武

與劉徐二方伯

與吳源水

與武邦聘食憲

與王道服食憲

與王愛荆年伯

與鄭子田大參

與劉方伯

復沈君典

與穆德輝太守

復夏文洲別駕

寄梁伯龍

與李性甫少參

卷之四十三

文部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三

十

頁

書牘二十五首

上王稚川年伯

與江右鄉先生

與張仲立

復詹食憲

荅蔣汝才少參

荅詹廷佩

荅曹有卿

荅陳道臺大參

荅鄒承卿方伯

與張中丞

與葉廷相僉憲

復張元嗣周卿

復尹參軍

與蔡道華

荅徐惟得

上吳中丞

上雷尚書

上臬司馬

上王中丞

上王開府

上曾司空

上梁司馬

寄丘謙之

與王大卿憲長

與謝思敬

卷之四十四

文部

書牘二十八首

與張子蓋

與何仲深

與高景南

上耿楚侗中丞

與吳詹簿

荅萬章甫丈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三

十

頁

上吳君澤

與張易從

荅曾思樞年伯

荅萬回忠

與孫紹甫

與余思齋

荅皇甫子循

與董子儒

荅朱在明

與王華巖

荅文述甫

荅諸道僚友

荅王汝文少宰

荅南叔後

與趙侍御

荅王柱峰

荅馬肖龍

與王肖巖

與朱徐二方伯

與朱方伯

上龔侍御

上劉學禮

卷之四十五

文部

書牘三十五首

別秦中寮友

謝朱仲南

復盧肅菴

寄明山朱師

荅凌繹泉

荅潘衡渚

寄史元秉

荅勞中丞

荅郭建初

荅方于魯

與范東明

荅馬用昭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三

士

美

荅馬水部

荅沈常熟

與吳韞菴

荅唐純菴

荅呂日洲

與文相南

荅陶蘭亭

荅趙汝泉篆宰

寄殷無美

與朱汝虞

荅林玉吾

荅項蘭谷

荅何啓圖

荅傅士凱

荅萬履菴年伯

荅周太霞

荅李遇齋

與陳雨亭

荅周少魯

荅周二魯

荅省亭君侯

寄董龍山

荅雲仙宗侯

卷之四十六

文部

書牘三十四首

與徐華陽

荅徐紫芝侍御

荅丘中山

荅姚禹門

荅章子敬

寄余德甫觀察

與宋西寧

荅蔡質謙

荅李無錫

荅李伯玉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三

士

美

荅王四槐

荅陳燕野

與郭龍渠中丞

荅蘇懷愚

荅耿楚幟

荅唐曙臺

荅王泰守

荅方允治

復章衡陽

與徐檢菴宮諭

與張洪陽祭酒

與劉應谷尚書

荅江繼石

與梁宜興

荅馮元敏

荅馮源泉

荅宗里安年伯

荅張洞齋

荅潘冲菴

荅秦鳳樓

答陳我渡

答陳幼溪

謝范繼川

答林登瀛

卷之四十七

文部

書牘二十四首

答詹侍御

答楊晚吾

與胡廬山

與林壁東

答郭華溪司馬

答趙心堂

寄周公瑕

寄張伯起

寄張幼于

答李子木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二十一

三

答梅克生

與楊廉峯

與詹只亭

與王建平

答李伯實

上吳悟齋中丞

與黃貞所

答黃六橋

答沈玉陽

答顧襟宇

答但仁甫

與家兄元美二首

示子

卷之四十八

文部

啓二十七首

上益王

上淮王

上嚴相公老師

與謝同年作

上申相公二首

上許相公二首

上王相公

上楊太宰

上潘中丞二首

賀徐子與方伯二首

賀劉中丞二首

時公爲少宰

三司賀蕭中丞移鎮

賀楊中丞

賀劉方伯考滿

賀張方伯

餞趙侍御

餞張侍御

與邢侍御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二十二

十四

賀楊侍御考滿

答益世孫

答羅青浦

答潘深陽

答塞憲副

卷之四十九

文部

題跋三十八首

題葉齋張公卷後

題素菴贈行卷後

跋包恭軍休徵游踪

三忠詩跋

跋東坡酒經

跋盛仲文文太史尺牘後

跋尺牘清裁後

跋家兄所贈王玄甫卷

跋王胤昌太史梅卷

方于魯墨評

書山園諸記後

書元通神應記後

書風教紀畧後

趙封君誌傳跋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三

王

共

張伯子壽卷跋

三公槐陰跋

二姑山記跋

先大父手札後題

金氏海峰詩畫跋

園游三記後

王生卷小跋

書林仲山卷後

張肖甫書卷爲鍾生跋

書哥星圖後爲滕氏壽

書耿賦後

跋李氏二卷

書陳玉叔重脩滕王閣記後

題羣真圖後

書 疊陽大師傳後

跋宋太史書鄭濂名解後

跋宋仲珩卷

跋周大理詩

趙文敏篆書千文

祝京兆草書月賦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二

夫

共

大石聯句跋

趙文敏千歸帖

宋仲溫書畫帖

王雅宜先生楷書帖

卷之五十

文部

題跋四十四首

洞玉經跋

永師真草千文跋

文休承書後十九首跋

跋邵文莊公詩卷

跋趙氏三帖二首

趙魏公行書歸去來辭真蹟跋

歸去來辭第二跋

趙魏公十五詩真蹟跋

趙魏公草書千文跋

為姚伯道跋歸去來辭後

李沈二書跋贈箕仲比部

跋趙書陰符經

跋五子書

王奉常集

目錄卷三

七

宋

祝京兆卷跋

王稚欽詩卷跋二首

題趙書中峰歌後

跋趙松雪卷

題子昂臨羲之東方朔畫讚卷

顧道行藏趙承旨書漢陂行跋

宋克書跋

韓宗伯三生二卷跋

沈氏藏趙松雪雜帖跋

趙松雪臨黃庭經跋

沈氏藏趙承旨真行草千文跋

吳賢帖跋

文太史楷書原道跋

衡山先生小楷卷跋

歐陽詢千字文真蹟卷跋

程氏家藏詩翰跋

豐道生書卷跋

張仲慧藏調氣論跋

大師真蹟跋

心經胎息經跋臨仙蹟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二

六

宋

跋泰山磨崖碑後

雲庵將軍碑跋

跋黃庭內外景經

跋孟法師碑

聖教序舊本跋

題宋榻曹娥碑

題李懷琳書嵇叔夜絕交書二首

卷之五十一

文部

題跋四十二首

題蘇軾法書後

宋榻度人經變相題字跋

宋榻聖教序跋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跋

張長史郎官壁記第三跋

蘭亭跋二首

題啓南溪山對話

跋橋水圖

錢叔寶畫跋

十八學士圖讚跋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三

五

題文太史蘭卷贈李丈

文太史扇頭戲墨跋

題白陽山人水墨畫卷

張氏藏器圖跋

跋沈啓南畫卷

跋莫廷韓二十八宿五嶽圖卷

張元春畫跋

爲陳寧憲跋百馬圖

又跋啓南梅雪卷

跋文太史雲山卷

洛神賦跋

跋蘇黃二像

文太史畫跋

李郡畫六十美人跋

便橋圖跋

趙太宰歸去來辭卷跋

跋畫寄史元秉

題沈啓南傲雲林畫

跋仇實甫文徵仲書畫卷

跋獅子林卷

題劉氏所藏畫虎

跋陳方伯卷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三

三

爲陳玉叔題蘭亭圖

跋陳玉叔倦繡圖

古畫牛車渡水跋

詹氏梅花卷跋

王氏若水花鳥跋

題林靜瘦馬圖後

跋張懋賢臨文太史畫冊

文太史十景畫冊跋

題文太史畫卷

卷之五十二

文部

澹思子 凡二十四條

卷之五十三

文部

執園擷餘 凡三十四條

卷之五十四

文部

經子臆解

易文解 凡八條

王奉常集目錄卷之二

王奉常集

目錄卷之二

三

王奉常集卷之一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序

送湘濱唐侯擢令桃源序

國家待任事之臣毋論內外必量其難易而均其勞逸乃人臣之義不然業已出身而事官固當投艱致瘁終不圖便安矣是故居勞則忘逸在逸則思勞周之式徵任使弗均詩人是以有獨賢之歎此衰世之風非所以論於人臣義也我唐侯之始令懷安當閩都會重以兵燹寇日環城而營侯內撫其疲民而外與寇角卒為完邑以無廢墮可不謂難且勞哉課最會遷矣而部使者竟繩以催科法當左為州倅選曹終賢侯倅吾州州之下邑為崇明崇明島大海中夷盜所出沒會其令缺則檄侯往署治輒最已又署崑崙劇邑也號難治侯往則治又最於是州之父老爭驩言吾賢父母柰何令旁縣得之臺使不得已而還侯於州侯喜謂父老吾今職吾官矣吾職水也立往勤焉方日夜肅求其利病未幾而桃源之除目下惟桃源在武陵之間自漁人入谷口得秦時居人地

爲劉子驥陶元亮所稱道後遂以名邑至今讀其記者輒翩翩有褰裳之思侯所治即不秦衣冠其人然而異境之所鄰名山幽壑之所鍾意其人必多務本力穡之風而六博蹴鞠吹竽走馬之好其俗必有逡巡敦睦之行而無舞文犯禁睚眦巧訐之習以侯之才而令斯邑出其治二地之餘者卧而理之知其於治易辦也豈當事者之卹其勞而思暫逸之哉昔陶士行勤於荆土速遷廣州朝夕多暇則運甕而出入之以不欲自逸也人臣之不辭勞稱任事者當如此矣是以荆州之復士女相慶夫侯則安能自逸哉

王奉常集

卷之一

二

三

爲序云

送膳部大夫錢君擢守廣信序

南京膳部大夫錢君擢江右之廣信守信故善地大夫紆金紫擁五馬而有其民諸不習大夫者爭津津爲大夫豔也乃稍習大夫者曰大夫清廟器好經術

工爲古文辭不卽珪璋廊廟者當爲天子校俊士獨奈何以一郡溷之乃余意則謂不然余與大夫同舉於鄉已同舉進士已又同寅留部而相得甚懽然則習大夫之深者宜莫如余大夫爲人湛靜寡言笑居恒匡坐一室其持身若處子望之知爲君子人也與之言恂恂叩之久而洞見肝膈由儀部郎爲膳部大夫四載居閒秩無所表見其才然余竊窺之雖履展間無不得其任者即綜理可知矣至其一念胞篤必於愛人長者而毅然耻於垂瀉狡薄之習即斷金飲石有不足喻若記所謂惻怛之愛忠利之教者大王奉常集

卷之一

三

四

聞者夫廣信古上饒地有象山二羅先生之遺教焉其民習聞道德性命之說家裏衣大冠俗號爲善然不有誠意淪浹乎其間抑或視爲利益之蹊逕口其說而心馳之者不盡無其俗也惟大夫煦之以仁而漬之以誠盡其所謂惻怛忠利者而愛之教之彼將易其視聽一其心志以上交于大夫亦猶余之所習而信者乎夫其存之心也堅實而懇至則其着於物也必旁皇而周浹貫徹而融液呼吸聯絡之際必有沛然自快乎其蘊者大夫于斯其亦有味乎余言也夫若乃郵傳之供張里役之酬費內之以不重困吾王奉常集

卷之一

四

錢世英

民而外之不得罪於行李之往來則余所觀于大夫之綜理者力能辦之矣是安足道哉安足道哉大夫行矣有倖於茲郡而佐大夫治者同年張君其人吾二人金石交也其試以余言徵之爲然否

送廣東按察副使徐公之任序代

儀部大夫蘭谿徐君以學行稱任職余幸從職事得相親也諸建白掌故所藉於君甚厚資崇望宏業且卿寺乃徐君以母老堅不欲內居亡何擢嶺南副臬去今制司臬者主察吏民於職屬刑又所轄時有寇警則副臬者飭兵以備故徐君職得兼兵刑夫兵與

刑致非二也太史公班孟堅志之詳矣其言曰鞭朴不可廢於家刑罰不可弛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蓋民有爭心弗攝於禮於是乎威之以刑甚者負固而肆譴則六師移之故兵者刑之流而禮之輔也是法家者流辨之然所以徐君往何也嶺南去輦轂下萬里其地阻山負海其俗雜黎徯其民多好利作姦習剽攻技戰之事間者竊發四潰刈而復蔓時有尉佐呂嘉之心賴天子赫然命將剽鋸渠首猶未已也小者引繩批根斷以三尺法大者羣殲而族殲之即用武健之吏安所不愉快乎然而必以徐君往王奉常集

卷之一

五

錢世英

何也昔者齊景公憂亂其臣晏子曰唯禮可以已之夫嶺南即稱好亂其民豈天性然禮教之不明所從來遠矣假令循良之吏不爲厲階者曷有今日乎禮止邪本義形故曰法之所爲用者易見而禮之所爲用者難知老氏之言曰禮者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彼其所論禮非也乃其意則以維禮也彼見夫世之繁刑而佳兵者起於禮之衰而日趨以甚也則曷若挽而上之棄夫所謂禮之初者以救其弊乎是則老子意也南粵之強尉佐之僭漢高帝不能威文帝脩其本以勝之從容禮諭數十年桀驁之態陞大夫片言

折之氣盡矣彼誠心輸於禮也文帝好黃老家言又烏在夫禮之薄而亂乎夫徐君所治故粵地也即不得已而守兵刑之任徐君以禮官往胡不可也徐為人湛靜而寡嗜欲深於道德性命之學其於禮得其初矣設教條宣上德意以與粵人更始精意所注嚮必有感於形骸外者此於兵刑之寄足爲輔而不爲流之末也審矣又烏足爲徐君難也余幸備天子秩宗夙夜典三禮惜君之去重失良友於其行也姑述夫所以爲禮之意贈之以山中人土其勛焉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六

四

送少宗伯履翁萬公致政序

代

履庵萬公爲少宗伯之四年以疾乞休天子下其章吏部吏部盛推公賢臣不宜聽其去詔即公卧内起之公不得已起視事居亡何竟闔門疏三上天子重再遣大臣意乃聽之於是公之僚暨若屬咸相與惜公之去已又高公之節壯公之決謂不可無一言贈也而余屬爲諸大夫先乃稱觴言曰士大夫於世出處何常各傳所安亡論同軌要於中不可無主持於世不可無關係耳苟進有以任道退有以衛道即百揆阿衡顧陽桐江其趣一也假令悻悻得失

之而輕爲去就或避難而圖便輒徜徉自恣與世了不相涉即名爲好遜與夫浮沉升斗靦黷旅進之夫奚擇焉乃萬公不然也公早嗜學以斯道爲己任性直而不榮利始舉進士讀中秘書嘗授諫垣辭就禮部郎中禮部郎未幾辭就留都已爲督學使復辭歸家者數年天下聞公澹泊之風舊矣其素所主持然也身爲大吏所關係於世尤重寧能一日忘始志昔記有之三揖而進一辭而退公殆始終以是風天下也即高卧不爲事事於國家所裨益良多矣此豈獨後先疏附之臣爲功哉公今且歸義興義興天

王奉常集

卷之一

七

四

下佳山水處也陽羨諸山奔突萃止其陽則菴壘諸谿接荆谿出焉幽壑恠洞飛湍濯木羅列映帶昔賢所夢寐其地而不得至者公今得自自之日優游偃適乎其間得無樂而忘其返耶雖然公業以身衛道者此非公意所之也公歸之日必且游神伊洛洙泗之間日偕二三同志闡明性旨覺悟後進凡在朝廷間見持於文法而不能盡快所蘊者乃今得益肆力今學士大夫彬彬然知嚮風也則公之意其足樂乎此耶陽羨荆谿固公之伊洛洙泗也即登覽清嘉鴈詠間作昔公寄跡耳是烏足觀公深哉公歸且休

矣 天子將興禮樂建策決議非公不可行且復召公公不得復以疾辭余恐義興諸山水不足以公之寄也諸大夫咸曰公於是知萬公深矣

送訓導洛川陳君之高郵學正序

上方屬意學校務選郡國諸博士又稍破選人格時有所振拔其才於是太倉學博士李君陟南寧府司理其貳陳君陟掌高郵州教事執鱣而賀於門下者同日也乃諸生之好李先生者業已屬余兄文贈之行矣又謂陳先生不當獨令寂寂則相率走余而命之贈言二君者之辱在敝地余兄弟故雅悉其爲人王奉常集 卷之一

李君賢而有文不一載能令門下悅服其人故脫穎才也陳君敦夷簡諒外不喜溫之迹而中實辨哲居六年不二其心士之愛而安之者亡是李君也此兩人名爲相得而任局殊異居久速各其志而皆不害爲賢師以李君之賢且文而士信之縣官何厚一微郡而以速奪之去陳君即利任職何不視李君勝遷而以六年淹也即以爲亡音狀而序遷之顧不有殷爾僻地而必以大州又陟而辭之效也則弟子有感焉 天子視吾民亡論遠近外內大要緣其風氣質者文之文者質之令各善其俗而已李君之治

南寧之民曰縣官之不鄙夷吾民而辱夫賢而文者於吾土也其士民亦思彬彬自奮而仰齊于中州中州之地大而多才者江以北曰揚江以南曰吳太倉又吳支郡之雄也其士之操觚執經而角聲於藝苑者何限所患豈少文哉夫亦恬而習於其師歸乎醇者之難也欲士之歸醇非陳君不可陳君不六年不能見其效蓋君始至而嗒然若亡能既而恬然安之終而翕然歸其醇而不忍其去也諺云桃李不言下自成蹊陳君中心誠信於人行之六年有成效矣夫高郵於揚支郡亦稱雄志言其民習儒比於吳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即不能十之八其文物故太倉亞也而博士之正者當於貳實三之則其於任且益重陳君知縣官何指其將令以吳之教移之揚也而陳君仕不易地教不易俗亦不必更求有所異於太倉者請率是以往知其於教益易辦矣余故於陳君行叙二君所以久暨於資望遠近於士民迹大徑庭而各稱於上所以任使之意以解諸生之惑且以知 上之屬意於教士而繼陳君教者必其人也於是諸生且驩然與二君別矣

送按察副使春臺蔡公改擢山西督學序

隆慶歲壬申三晉之督學使者缺吏部請以吳備兵使者蔡公往詔可先是蔡公之來守吳且三載德教大洽以論建廷使者指自劾歸凡士之秀而館於官者民之窘而寬於賦者情氓之傲而迪於恒者咸北望而喁喁曰我公舍我去是安所復得我公乎不三載天子即家起公以故秩居吳吳之士民喜而後可知也然公資實甚深業且不久留日夜恐縣官之復奪而去也居亡何詔即晉公使者所轄郡四而卽吳之太倉開府治焉於是士民驩然以爲且終我公惠而太倉之士民益以近公爲幸而託於郡公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一
四
百
三

至果益自任辦博諏訪設教條凡素煩而省者賦若干素淤而通者河若干吏以廉察以墨斥者若而人民以善旌以懲懲者若而人諸所舉輩不數月行之畧盡公故以正學迪士及是尤屬意人才群諸髦士廩之官而時上下其文家被寬者瀕之貧不能葬者助之大都所設施浸浸浹四郡矣而吳倍之太倉二之以故舉吳之士民靡不懷公者而太倉特甚太倉之民靡不懷公者而士特甚士之卽欲得公而專教之以爲愉快顧法不可得耳然且不能久公而令三晉之士奪而專之教也宜吾士民之以爲望也

天子以吳視天下不如吳之自視勢不能有所獨厚且公用文德顯不宜令久職法吏思有以褒顯示百姓非此不可不然者豈曰公之不能于吳而他使之平而吾士民何望焉雖然公之繫於吳亦深矣爲司農任職當爲督學使者而以急吳故屈守吳又三載當遷而輒歸歸而復來來而復爲使者於茲土也是不有天意乎形神往來精意注飭卽所稱父兄之於子弟非大慈友者不能得是以是公一切奮行其意破藩絕町以厚答吾子弟者之願夫三晉故稱多士才不能加諸吳以公之才若德所爲教吳者教之期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一
四
百
三

於士風翕如易耳而公所職乃專教事不能令晉之民若吳民之均惠於士也謀最闇是不一二稔當遷耳吾故知公之繫於晉猶淺也天子知吳之欲得公甚於公守吳時必且有以慰其意異日者衮衣而來填撫於茲土也故吾蔡公也則吾士民猶有庶幾焉而又何望乎公之行吾太倉之爲士者懷公之德悲公之去旣以莫之挽而又不能卽安於情則相率從其師長而讀余言曰子當爲一言余雖辱同勝於公交爲素顧其分則民其人吾師也是得借博士弟子後一溷吾名足矣矧以博士先生命而推之言顧

不幸歟九戢之什曰公歸無所於汝信處又曰是以有來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蓋憂其去而悲其不久留與悲其去而覲其復來用情一也請以是附於風人之義

送祠部曹君擢山西學憲序

代

自唐虞以司徒敷五教而周官六典因之教士之職大司徒遠矣後世編戶齒繁財用浩夥大司徒准盈縮會覈日且不給高黃帝緣唐六典爲省入大宗伯宗伯治禮樂於教士爲近故內成均外督學使者皆禮官餘也禮之爲用至纖賾多委矣乃帝典以命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十二

禮

伯夷曰直哉惟清此又何當也豈非以人之生直而禮特爲之節文直固其根旨乎穆廟時給事中蜀曹君論大臣得失言甚危天子意重傷大臣爲示薄責曹君竟謫去而天下皆聽其言之直今天子即位首詔錄言事臣而還曹君內於是曹君得爲大司徒官屬未幾宗伯之膳部郎缺曹君復自司徒屬轉爲膳部郎已又晉爲祠部員外郎曹君屬禮官首尾僅兩閱月而會晉之督學使者劉君奮庸當遷劉故與曹君共言事被謫者天子詔即以曹君代天下乎豈直臣之互爲遷代而又以豈三晉之再得直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十三

禮

臣也余幸備禮官得爲曹君長屬當言而送之行則揚解而言曰夫曹君世所名直臣也君亦知天子所以用君意乎大司徒官屬足自樹建矣而必於宗伯屬者何夫固謂君能奮不顧難而言人所難言無憚乎所謂直而清者也君夙夜奉職與諸大夫士濟濟稱其禮容矣然曹簡而務格於其長不能令君大有所見欲君之自見而專行其禮教以爲非督學使者不可夫三晉一大都會也太原雁門卽邊虜號戎馬之場顧名臣碩卿多出其中平陽蒲阪之間非卽唐虞時所廷命伯夷地乎其人材則羊舌氏古之遺直存焉今之質文相錯而登仕於朝者幾何盛也諸士子涵濡聖化操觚執經以須異日之用彬彬蓋自奮矣而君與劉君後先以羊舌氏之道爲之師長夫士將何絳以答君教也語曰見有禮於其君者事之如孝子之養父母也見無禮于其君者誅之如鷹鷂之逐鳥雀也古之君子秉禮以事君如此君以此教三晉之士令入不欺於其親出不詭於其師異日者朝而事君猶是也則天子於三晉之士有大造矣夫三晉之士亦知天子所以用君之意乎君之危言也世不以爲絞其起爲司徒屬爲宗伯屬爲督學

使者歲中三遷世不以爲驟以君之直能操禮之本而得其所以教也余又何所稱說以廣君志乎抑聞之直臣好盡規而樂受人之規君業已得其本而教三晉之士余又何加焉無已則願君之節文斯道也以終夫所謂禮之用乎子路問成人夫子合諸家所偏長告之矣而復終之曰文之以禮樂斯其爲道也粹以全若曰今之成人者則夫子固言之見危受命見得恩義若是曹君辦之矣君喜曰吾志也願以爲贈言而佩之行

送陳大夫督學楚中序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四

十一元

陳大夫以易舉進士而素名經術上爲應制又自大天舉進士而海內估畢之家爭爲陳氏學矣其守開州也不三載政聲藉甚以最入爲庫部員外郎居庫部聲又藉甚六曹之長交口頌大夫經術政事靡不諸郎官上者而爭願得爲國人師大夫數辭不就矣會楚之督學使者缺難其人大夫當當往而甫屆天下會試期禮部先得請於大夫用易校馬吏部即關中請爲楚使者天子制曰可大夫入而得經術通明之士二十有二人出而治裝爲楚行其二十二入者相與謀而別其師而莫知所從或曰大夫之鄉人

爲祠部郎者蓋往丐其文則相率而請於王子王子謝不敢已不獲辭而言曰今天下冠帶之國自

帝二畿外十有三而楚最爲大楚於文學所由來遠

賦家淵如也麗如也然當其時孔氏六經之道已脩

明鄒魯間而是數子者不能純誦法其道至平濫觴

見麗於童子之技抑末矣今天子神聖垂意作人

楚之少師公首以明德光輔摯紳先生談性命之學

彬彬慕法孔氏號爲多賢而楚重最天下矣其於文

學不之屈宋而之孔氏固也夫孔氏刪詩至風雅之

變不得已而存之若騷與賦又雅頌之變之餘也夫

騷之言憂也賦之意以諷也令其時不爲逐臣胡以

用騷不事淫辟胡所用諷杜襄陽之不得已而爲詩

史亦猶是也則是數子者其亦不幸而生非其時而

不得純爲孔氏之徒歟今以天子神聖黜百家之

學而惟經術教化之崇舉全楚之地而使者惟大夫

之選天子若曰子大夫其益有以登楚士而少師

公亦且謂吾鄉人之有厚望則大夫將何術以對語

有之曰達視其所舉夫大夫以明經工文學爲諸士

先而此二十二人者以工應制文入大夫彀則是二

十二人者固楚士之標準也大夫以身律楚士而以
二十二二人者律楚士之用舍策其茸不治者而振之
聲歛其濫觴於靡者而就之質抑其過爲玄覽者而
歸之中冠冕佩玉之士必有濟濟焉並出而爲

聖君用者吾知其不爲激楚哀些之聲而必爲清廟
明堂之奏不爲雲雨之思靡曼柔豔之態而必爲審
第詩正色直辭之忠度幾哉有以復於公卿大夫
之知矣抑余少也邁閔慨意悲歌嘗慕爲屈宋杜襄
陽而不達者今於大夫之教楚士與諸君子之師大
夫而喟然有以自愧夫向者故益願爲諸君子稱說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八

送陳玉叔督學四川序

往余與王叔交隆慶間以文義相磨也王叔爲人內
不城府外不崖町而雅好爲二司馬之辭至持論獨
不詭於聖議者謂玉叔且以文學任職亡何竟出守
淮郡淮故四衝當漕孔道田斥鹵下下而民數傲於
洪水郡號難治往時爲守者即惴惴繹驛於輶舫厨
傳之間猶日不給顧額爲諸寔民謀卽歲坐困無策
而時以殿聞亡事文學延四方之俊卽白郡中故
事稍可飾吏治者握手不道矣玉叔至則如平常居

不事恒擾而名爲江以北二千石最歲大水再至玉
叔所以賑勞有方民以無儆海內文章之士至於斯
者延致不倦暇則躬與倡酬人人謂陳使君能得士
也好述往蹟多所搜剔嘗石古法書於郡齋亭招隱
而居隱者大都能以劇郡自脫於俗吏人尤難之歲
上計京師天子課玉叔最謂能以文學綠飾乃晉
爲蜀督學使者余嘗讀華陽國志蜀土山川奇矣
汶嶺峨嵋之秀錦江濯之靈鍾偉拔意必有異人出
而對焉然始閱於簞叢而中漏於五丁歷暴秦而後
列於冠帶之國何風氣之開晚也漢與李冰興民利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七

而未遑於教文翁爲蜀郡太守始明孔子六藝之道
象七十二賢遺小吏學京師爲博士弟子蜀始彬彬
有文至司馬相如王褒之倫其言雖不純法孔子而
天下稱爲嫺於辭逮楊雄氏卒近乎醇儒而文學埒
鄒魯間矣然乘危據險民易爲變代興旅滅是以其
文時闕而不揚我國家承平二百載禮義之所漸
濡蜀之山川靈秀不爲亂民用而發爲搢紳先生之
文名卿碩士於今爲盛而聖天子又垂意作新選
玉叔而專付之教夫玉叔不難於一郡衡劇之時而
難于全蜀承平際乎二千石治民事不暇猶得自奮

於文學之雅故即以全蜀而專付之教其於振起而肆張之可知也家絃人誦益令諸生被服孔子之道以宏我國家化人之澤暇則腐長卿之毫發子雲之說撫其藻麗以與山川之靈映發至乃循行渠道弔李冰之遺烈徘徊講堂思文翁之故事窮博究雅以爲蜀人誦法不休且什伯於淮陰守矣王逸少居恒慕汶嶺峨嵎之游與周益州書數致意焉其所闕漢時講堂及司馬相如楊子雲嚴君平後意殊爾雅終以不能一至爲恨今余之慕遊且過逸少而王叔於同志中獨得之其爲我尋故事以復母令寂寂如王奉常集

卷之一

八

三

周益州也玉叔業爲別而意若不足者曰止此乎余揖而進之曰夫蜀士之在漢而稱文學其嫻於辭者或不能盡澤乎義理澤乎義理矣而出處之道不明若是猶非文翁所以推明孔氏本旨也吾子之教蜀倘可進于是乎言止此矣不可以有加矣

送朱在明序

韓非子有言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夫詩人沿四始之義以詠歌性情亦儒家者流也其爲道疑與豪俠之倫有大徑庭焉而太史公津津於朱家郭解之徒以爲設取予然諾千里誦義其行有足多者至

後世文人墨卿意不自得輒爲奔放沉鬱之辭以寄其感慨不平若唐所稱詩豪李白張祐輩至今讀其詩想見其爲人乃知韓非子所刺其末流然即舞文之罪儒者猶然蹈之惟埋剽奸亦俠客所羞道也而搢紳先生意氣中訖則或吐而詩或負而俠又烏在其爲殊趣哉始與世想游者曰朱君在明少以貴雄靜江里中性跡弛不治生產而慕爲游閒公子之行與名里中人目之爲俠以不能守章句稍入貴爲郎乃更折節讀書尤好爲歌詩其言纏纏有新致詩名動公卿間而自喜爲俠益甚既已傾肝膈之好赴其

王奉常集

卷之一

十九

四

急難略不自顧惜又時時爲具召海內知名士酒酣悲歌國士自許而感遇迅發一寄之於詩三遷爲大官承其長曾大夫亦知朱丞非凡士也折行輩交之君亦竭職事以報乃竟爲忌者所中出補諸侯王吏君始不能平已乃歎曰千載之下豈以一丞榮朱生哉顧吾所不朽者在竟拂衣歸於是世懋偕同志之士執醪與脯追而送之曰君歸將爲俠里中乎將爲詩人以寄吾俠乎吾竊悲夫原巨先之志也其始立名義報其家讐豈出魯朱家下哉一不自檢束至此敗節之婦爲漢僂民則以不能克於文而武之用也

若李白張祜之於詩非不隱然俠矣烏覩夫所謂俠之犯哉白與祜其淺者也陶彭澤之詠荆軻千載餘情其爲俠深耶淺耶悠然南山濁酒自得徜徉乎與道游矣故夫原生之徒敗於俠者也李白張祜俠於詩者也若彭澤深乎俠者也其於詩則幾乎道而忘乎俠者也

在明年未強仕而歸自力於詩其以陶物情而咏聖化吾未見其止矣異日者歸而從君游也向之所見以自喜爲俠者將無自匿於亡何有之鄉令里中父老謂君非故朱季而獨吾二三兄弟觀其深乎在明於是盡辭與脯頽然而別

王奉常集

卷之一

二十

和

王奉常集卷之二

文部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序

送邢子愿序

世俗之論云文士黜達於從政豈盡然哉豈盡然哉乃士之以文吏者不概見而文吏之以循稱者又何寥寥也大都文士多遺忘失實而濶於當世之綱甚者掉頭搔髮見客不知寒溫夫安得不厭苦抱牘紛庭之間乎如是者不達自見能高少所降下官長儕類則目吾傍而吾又時以其疏節示之隙焉則不達據言成論即論施事其實皆以其學爲之及以發號令覈功能則多扞而不達不則喜合聲譽多通賓客放浪登覽之間附爲名高而竊有蠅管射利之靈如是者亦不達凡此皆文士所以無當於世者也若乃脩先王六藝之業舉前代曠墜之典延文學掌故設條教雍雅可觀此亦吏道宜然而俗吏一切以爲文士之鈍器不已過乎自風教衰遲而鉛槧刀筆之途判焉角立故文章之士多腐鼠俗吏而善宦者亦咲文士爲無用是則然矣而要未盡識其真也夫沿虛

陋急迎承爭驚巧捷者真俗吏也悉心民務戴星秉炬非俗吏也鳴琴讀書玉質而金相者真文吏也放傲恣且錦飾而擊中者非文吏也若然則文章之與吏道惡在其爲徑庭哉而吾又惡覩夫俗吏之達而文吏之窒乎友人邢子愿少年有文章多秬能以甲第選爲縣令其能自脫於俗吏必矣爲人溫恭而易直敏而謹於事是又文於吏而不蹈其過者南宮轄中山三輔赤縣也旦夕上課考功稱高第入矣某請拭目而觀吾子之政成願爲文章之士一洗疵詬焉

贈汪仲淹序

上奉常集

卷之二

土

新嘉華
三百九十二

左少司馬汪公伯玉有介弟曰仲淹少以文學名諸爲司馬公客者爭願識之乃歲甲戌仲淹以兄命奉丘嫂來京師而某始以司馬公識仲淹當是時司馬公考三載滿最天子覃恩得任子一人司馬公不以與子而與弟天下高司馬公之舉能行古人誼也又以賢仲淹之足以當是舉也仲淹留一歲卒業成均且告歸而會司馬公上疏陳情天子聽歸省二親於是仲淹復奉其兄歸仲淹生有異質自其舉子業外特工古今詩旁及篆籀真行諸家法多所通解既以負其跌宕耻爲蹊町之行好從酒人游意豁如

也不知者至目爲游閒公子而仲淹亦時時自謂狂生孔子不云乎狂者進取跡仲淹所自稱殆合乎古之所謂狂者雖然豈與其終爲狂而已大都豪傑之士其始意有所激於中而氣常溢乎其外則往往有託而類狂逮夫春華欽於秋實一往紆於百鍊壯志抑於苦心妙識生於倦境法網之所繩事功之所驅玄解澹寂之所入有一於此而向之傲然自足者忽不覺而至於無故夫有託而狂者豪傑之士之所不能無而亦其所不終有也夫惟其始之有也而後其終之不有爲真金之在礦也或溶之明玉之在璞也

三奉常集

卷之二

三

新嘉華
三百九十三

送黎中秘惟敬假還嶺南序

不佞爲兒時聞諸長老言嶺南故富饒地珠璣瑋
龍腦之屬衣被中土而其地雜狼龍時中於兵積金
錢調發窮難無窮時以故俗尠文學之士即習博士
家言號鉅公卿時時有之亦不暇脩鉛槧之業表於
當世云已從家兄學京師始聞嶺南梁比部公實者
能爲古詩文聲籍甚而黎君惟敬名與相上下嶺南
自此多士矣亡何比部君謝病歸竟不起而惟敬浮
沉郎吏且二十年爲風流所宗不佞因與締交稱同
志焉惟敬於詩歌穩密麗爾老益健舉又好習掌故
博綜藝術深於碑蒼篆隸之學士大夫間奇載酒爭
王奉常集 卷之二 四

禍民凋敝且蓋甚珠璣瑋龍腦之屬盡於兵焚獨
鉛槧之業士爭習如飲渴文學彬彬不翅抗衡中土
則惟敬之風也嶺南子弟欲得惟敬歸而尊事之以
其說意且欣欣席之爲重將無有怨憑其往而
不能返者惟敬以不爲異同之迹而微操士輕重之
權其出與處既無不宜而朝士之欲久有吾惟敬與
嶺南之欲還之其情亦無以異而嶺南出處大端冷暖飽
饑在人自知要非吾輩所可與言子弟所得操其權者
惟敬行矣倘 明天子銳意徵用博大之儒考
白虎觀故事造辟離明堂之詩則惟敬其人領袖也
王奉常集 卷之二 五

送丘謙之出守潮州序

謙之爲計部郎且六載而得潮陽守謙之起家蜀令
以高第徵入爲郎比爲郎又職錢穀也而所至一切
治辦甚爲其長司徒公所知然謙之雅好爲詩歌在
蜀令時已襲草帙計矣爲郎值世平多暇日與海內
談執之士還往其自喜爲詩歌益甚而文益日有名
於是薦紳間之以文稱謙之者浮於其稱治辦矣乃
潮之命下薦紳先生嘖嘖而言謙之文學臣奈何令
出守且以潮也蓋是時潮數中兵燹號難治云而謙

之所與談稅之上王生其獨執策而告謙之曰夫三代後漢治最稱近古豈非以重二千石郡守哉然當其時邊徼羈縻之邦不能純被風化則其勢然也漢以邊守權輕矣而士之嗜榮進者率多內顧故仲容道歎於一麾延年脩憾於二始吏治於斯散焉唐制郡自畿外有雄有大有小其秩以次減選既不能均平而嶺外徼郡專以待獲譴之吏若韓昌黎之流猶以不幸往其民又胡不幸也夫孰非縣官赤子而必以譴吏臨之貪泉欲登此充斥以其故嶺外之俗文物弗埒中州豈非內外遐邇之大哉我國家

潮之士民得謙之而詫於友邦曰吾潮自昌黎公辱臨之也且千年而得吾丘府君然昌黎之來也唐法用貶孰與吾府君之選擇而來也則吾潮之重于唐又孰與今日其民喁喁然以昌黎故事望謙之而謙之以其治辦於司徒屬者露冕囊筆而臨之知其於鼓舞之術易矣昆吾湛盧之銛鋒士千祀千金之子得而美其裝冠以文敷間以木難珍而佩之弗嘗試也因以爲目翫之柔脆不知試而用之剗割其刃固前無堅也謙之以文學潤飾朝廷間見者以爲國珍今出而守潮固其試剗割之日也消大慙植辱

送劉恭軍權判祁州序

吳郡王其有畏友曰武昌吳明卿初明卿以大梁參政奉表來京師携其二子以從指其季者而謂某曰此劉氏壻也劉故吾州官族有劉子者富而賢今爲諸禁衛恭軍實女吾兒吾令來省舅氏耳已遂識劉子於明卿坐即之溫而朗知明卿之言不誣也久之明卿行矣而劉子以次轉爲祁州倅來告別於某色

始有不懌者其業以明卿故識劉子則爲廣其意而言曰今天下稱文章家吾二三兄弟所爲衰然者非明卿乎即劉子於州里姻婭間所歛衽而尸祝之者非明卿乎劉子視明卿胡弗當於九列之臣也然且再爲逐臣兩守微郡幾卅年而始以藩於中州其收亦晚矣然明卿雅不自恨而津津爲余言其治郡狀也豈不以長人者之得行其志卽亡論崇卑皆足自效乎夫劉子富而稱宦族於楚欲爲豪里中偃仰自得易耳一叅軍詎足以爲榮而日弊衰羸馬障面折腰於長安市中此寧等於里中豪傑哉然意必於此

王奉常集

卷之二

八

王

送州守陳侯序

始陳侯之來守吾州也不佞實送之行侯居二載而不佞以職事適家諸宗人父老來迎爭爲不佞言侯治狀也是時縣官方急徵輸而吾州號數殿侯善爲科條一切治辦民不告困而課以最聞州之訟獄繁侯坐而聽之片語決曲直蓋百不一失也即負者亦自謂不冤侯他善狀多而此兩事尤其大且著者前臺使者察廉蔣侯矣新使者行復上治績而會踐更者不戒火廳事之右廡故事當白兩臺而臺不以聞縣官也獨侯以出謁爲使者白狀縣官謂不中新律左爲邊徽尉一州人大驚凡縉紳大夫里中父老祭

王奉常集

卷之二

九

王

為嫌今朝廷已知侯行能第用漢法無縱會示公耳是不一二載且登用况以侯之器未涯量乎吾士民而如此當無庸為侯悲也獨所謂冤抑者之無伸奸漁者之無懲為善者之無憑喁喁焉若失恃之嬰兒即不佞有不能為士民解者僅能為士民一道其情而已諸縉紳以不佞都門之舊為稍習侯推使之言夫不佞即不文何能拂諸君子厚道而辭之侯世世將家至其父官至按察僉事蓋又稱良吏云

送龍池張公晉山西右轄序

今海內稱達官曰大中正開府即兒童能豔之豈非

主奉常集

卷之二

十一

三言

以內臺擁節旄為重而八座股肱之長必階此荐歷哉其法從卿寺內階得之常不數大都積藩臬自致者比比而其途蓋有二肅皇帝時天下多事比挂胡南挂越率取定大中丞是時上用法嚴諸邊徼開府者不謂優授也以故多從藩臬副拔而置之其間起功名至大官者不盡無而跼蹐不羈之士亦間有借以自匿規顯重者云然至中州大都文物之地必從人望曰以其藩臬之長往徇翔出入以至六曹則至於今游諸之臣布列兩都者屈指計數皆肅皇帝時藩臬之長也其選顧不尤重與龍池張公始

以臬副備兵榆林塞上當是時業且晚公開府茲地然公雅不席邊微名卒內參三晉藩事居久之江之臬長缺縣官度望實亡踰公者即以公任公至而江之民欣然願江之久有公也公視事未閱月而晉右轄之命下矣諸與公共事者咸前舉觴為壽畢則謂公胡縣官之急三晉而再以公往也有為江之民留者曰胡江民之有公而不能久也然公是時再以大中丞副上開府且暮耳則又有言於公者曰是且為公資吾惡知晉之能有公也而又惡知不還公於江之民也其以為於公是行也見二善焉善宇內和謐邊徼諸功臣咸入登三事天子均勞逸內外臣隸上所使而不必乎所謂邊與腹者也善公之兼數器自遷而腹自北而南又自南而北靡不犁然稱任職而天下爭願得公之以為重也繼自今其開府於北而南而大中丞於外而內則有天子之命在而某惡足以知之公曰君之言善不佞不敢當其以善國家之和均也者則不佞請敬舉君之觴蓋故事臬有當賀者必藩為之言而屬某之長握數篆弗暇雕蟲也其他長又在遠公乃以命某而退緝諸大夫言以為序

主奉常集

卷之二

十一

三言

送王大夫擢河南憲副序

今士大夫之宦於四方者多樂道中州中州故都會地也豈不以得天地之中風氣均調大陸坦坦輪蹄四郊其民淳而易使愿而寡術上不設鉤箔而多得治辦聲耶王子曰不佞嘗兩乘傳入殷衛之墟順宋汴而渡見其民恂恂而迎勞客良苦誠哉美俗也嘗撫衛而嘆安得中州而臥治之比來治江右江右雜楚越而居俗稱多事其地狹而衝其山川阻而多遷其士好持衡而論其長其民多凌關機捷以危其上

三奉常集

卷之二

十一

王

藩蓋先不佞一載至云大夫至一載而民曰吾使君不擾居二載而民自以爲治安不三載而治行聞民不能留矣會中州之臬佐朱君者改之潼關天子若曰其以大夫往夫江右誠多事士大夫所慮願治者大夫業已無事而治之不二載政成成輒遷還又中州也士大夫以爲豔願不可必得之邦大夫胡遵而得茲始大夫居比部時以文學名及就而挹之若無鉛槧也者爲比部六載精法律與之言若無力筆也者其荏苒疆場之防未嘗不內持於心而恬然無色愛也其經畫措置之精未嘗不外表於政而退

然無色喜也其一切治行得之口碑傳之再疏薦而

汾然若無可指也吾乃今知大夫所以治江右矣寧惟江右即併大夫所以治中州者可知也夫惟善用無者能使其有事之地帖然以就吾之無而其不善用無者將以其無而至有天下之事中州誠善地民寡術而易使然不曰四戰地乎大河貫其界藩封錯其內而大夫所職又兵夫大夫善用無者也其將謂中州吾臥閭乎觀黃河之流而思荒度之勤覽藩維之衆而知供億之艱蒿目於殷衛宋汴之故都而惕古戰爭膏塗之地安知世所爲豔願之邦非大夫所深

三奉常集

卷之二

十一

王

惟而却顧者耶若是即有事者能使之無又何無而有之患也王子與大夫生同姓居同郡又官同地也於其行慕古人贈言之義欲有所陳說大夫聞而善之曰子知吾心矣雖然胡以治中州必告我王子曰嘻務大體毋責靡文務隱防毋忽故事大夫能之矣奚以告若於是右使張公暨鄭公吳公董命不佞序其言爲大夫贈也

送魏大夫擢海右奉知序

魏大夫故吳令而不佞吳人也以是素習魏大夫吳地賦稅甲天下民多纖浮嫵巧閭閻間舟傳無停晷

今夜辦書牘晝應賓客猶苦不給坐無狀罷去者比比幸麗觀一遷秩即無不感額行者而精已銷亡矣乃獨魏大夫居之稱辦不佞居恒見其容與無執掌色竟以課天下最召入給事中亡何出為九江備兵使者而不佞適以職事相繡錯而居大夫由夕拜為太使位愈崇宜其氣益發舒而大夫故恂恂吳令時態也其治專大體可指而見者三一曰數縛大盜魁而弄兵者化為齊民二曰築百里堤二而潰湮者悉為沃壤三曰清軍屯萬數而隱沒者皆入官帑於是魏大夫治益聞復用考最晉參知專督齊之海右道

王奉常集

卷之二

十四

宋

大夫之行也屬不佞以覲質不與祖及是一年所矣而贈言之典缺如梟長陶大夫曰必以屬王子不佞謝不獲辭則以習大夫於吳而又習之於江也夫物於天地間江海稱最鉅矣方其天吳寂而海若寧憑而治之者非有鎗粒瓊屑之事簿書領會之繁然而隱然足以障天下之勢而卒然或足以潰天下之防其重固有什百倍屢於一赤縣者今天子職大夫於江而重移之於海其位固愈崇而其務若愈簡夫豈曰大夫之勞於吳而姑逸之江若海耶夫固謂大夫之舒於用小而策其工於用大也今夫庖人之精

於庖者陸臙鳬鴈水膾魚鱉運刃於毫睫之間自謂極能及命之解牛其刃不缺則折何則技畢於臙膾而趣踈於節理也庖丁為之則解百牛而刃若新發於硯其謙然者解於理會而踈然者中於節奏矣然且躊躇滿志善刀而藏其於用固未有極也夫大夫不畢其技於吳而晉而用之於江有三大善焉是謂解於理而中於節也即其所以治海可知已政成道安恂恂益恭豈其善刀而藏之際乎夫江與海其小者也朝廷之上是不曰江流所以又安而海波所以不揚者天子且將登之政柄以畢大夫諫院所

王奉常集

卷之二

十五

宋

未言之志則其所用大磅礪宇內又安可涯涘哉不佞請執策而俟

送州守袁公陞魯藩相國序

吳地財賦半天下而吾州繡錯三邑而城號為難治大都賦廣勢不能不為奸利獄繁民不能無習於機械地入於海歲不能不無通稅長吏束文法稱上意為難然非有大猾把持飛語危上之俗也萬曆己卯南昌袁大夫始以仁他令治最來守吾州世懋時為副臬南昌其郡之縉紳先生咸來言賀公得賢太守也大夫故郡之宦族世載厚德世懋時過其家延見

其子弟恂恂皆有法丞書抵州父老吾民嗷嗷望
賢守今行至矣大夫至果不鄙其民其爲治一依仁
化而益之以勤夜分坐堂皇聽兩造十恒得八九其
治身廉約如寒士惜民費如其家性特精勾較奉
詔量民田也身行田間屈指心計數皆取辦俄頃諸
小吏唯諾而已至有筍輿宿弊終不食民一芋栗
其履畝之法七邑傳爲第一然性惻惻不好爲文飾
給捷以取諸會部使者不能盡廉其治狀以爲袁大
夫能不爲墨而已每察廉疏上輒不與銓部竟以是
持大夫亡何得諸侯王相行矣孟公綽之不欲孔子
王奉常集 卷之二 十六 四言六

則大夫固可快然於去留之際矣大夫之行州之縉
紳尤不能忍於懷相與謀爲文以祖道而世戀居其
間年最後又最不嫻於辭獨以爲常官於大夫之鄉
誼不獲已乃竟不能有所稱譬以廣大夫之意而歷
歷直書其行事如此

送李公參浙藩序

始海上兩將軍請於王子而參李使君也王子以謂
伊君職兵戎兩將軍若指聽督是宜感而乞言居亡
何州之博士先生常君輩四人復偕其弟子儼然而
造王子之庭曰願有請於先生得一言以爲參知使

王奉常集 卷之二 十七 四言六

君頌王子問常君李使君有殊惠於君師弟耶將日
逢諸生而試之文耶抑褒衣大帶談說性命以易諸
生之視聽耶常君曰否否使君居三載不延內諸生
不舉比講座不文第諸生高下於出入拜起即無誰
何然亦不爲沫煦卵翼態以收士心乃吾與諸生不
知其所以然而感也吾日飯吾首宿而嬉然若使君
之賜也諸生亦日安吾佔畢而悅然若使君之教也
吾感焉而莫知其所以然者何也王子乃作而歎曰
有是夫使君其知大體哉而吾州之師若弟子亦庶
幾乎知大義矣吾聞之尸祝雖賢不越樽俎其官

也成人有兄子羔爲衰其意遠也夫以使君之才其以繁帨執苑而弁髦諸生何所不可顧縣官急海欄而重席之安則使君知有治兵民而已往使君之守若下其肩繁非下於今也獨以爲職在提調爲諸生考第甚精今之衰然而舉者皆其所造也即備兵使者執掌而以其餘燕進青衿則人人自謂桃李施絳帳則字字足吐蓮花豈於使君難之哉乃使君不欲以職外得士而獨能得士心於所職之中蓋飭餘皇警斥堠令海若不波而荏苒屏跡則諸生之業自是不以兵奪也屬歲屢侵匍匐請蠲老幼提携惟使君主奉常集

卷之二

活我則諸生之志自是不以餒荒也潔已律下威行百城倖門不闢賢路廓然則諸生之行自是不以競汚也褒節旌賢賑窮卹孤即有犯義三尺罔赦則諸生之慕義醜邪自是不以視聽撓也若是使君雖不代庖而治其於爲成人衰也不既多乎是宜君之感而不知其然也夫感而不知其然深於感者也常君曰然然先生頌止此乎曰使君之治行欲悉其所爲未易也吾姑於學校見其所不爲耳惟使君以大體得士士當以忘言感即吾言贅也願無聞於使君常君曰先生業已言之矣請得而書之以明吾師若弟

之義

送直指使者廉峯楊公按閩還朝序

後漢時詔遣八使徇行風俗皆耆儒顯位獨張綱年少官次最微餘人之部而綱獨埋輪洛陽都亭奏劾大將軍梁冀兄弟京師震竦余每讀漢史常惟八使中如綱舉杜喬皆漢名卿胡智出綱下不一共舉奏又惟綱劾冀後尚可之部而竟埋輪不行豈其快心一擊而薄使事爲不足報國耶古今人與事同不同未可知也今上時江陵故相卒而餘黨連內豎張甚御史大梁楊公甫受職而首發江陵事頗上明主奉常集

卷之二

聖不爲漢王失聽遂盡行其言時有與公先後言事者皆在 上左右而公獨出按閩居亡何諸言事者皆超擢右職而公居部如故閩僻在東南隅治號簡公以爲此去 輦轂下遠且瀕海易亂不宜弁髦之以厯 上憂諸所察廉慮囚日兢兢弗自暇也余始以八月朔入福公時行部已竟六郡所未按兩郡耳而會文武二試及考諸文武吏政皆當是歲公入關而剔弊蠹羅真才意罔弗實殫也出關而識郡獄察計吏釐軍政績罔弗實底也居常自言御史居言路論事職耳安有以職爲功者其意若忘一擊之爲快

而且幕廡所以効徇行職者恒若弗逮乙酉冬公期滿得代矣即按建安過武夷下行且長驅出閩而公爲御史適滿三載當課殿最考功氏爲公註曰抗章激烈攬轡澄清是以周柱之所憤闕而未宣張綱氏之所一發而遽歛者舉而盡萃公之一身公於是可明得意稱亡負御史名矣乃公意雅不以此自滿公爲諸生時讀古記載有格言必銘諸室遇古節槩事輒曰吾當效是其爲御史常記古立朝者忠厚正直二言列之屏間日左顧而右盼恐一失之無當也故公之勁節在童疏風裁在朝廷德澤在八閩公論

王奉常集

卷之二

二十一

四十五

在考功天下類知之至其一意慕古人而必不爲有所傳麗盟心暗室屋漏而必不爲有所觀美披肝膽大庭廣衆而必不爲有所隱伏斟酌元氣參伍於忠厚正直而必不爲有所偏勝則獨其共事之臣知之最真余不佞敢先諸藩臬而備言之詩不云乎緇衣之宜兮敝余又改爲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榮兮益古之君子見賢而好之不啻口出若此矧余與公共事久而數受教於公者深其於好又當何如也公行矣 聖天子將脩公前績而亟擢之九列或以重言路而借爲蘭臺一日寵則余不敢知要曰惟

上使而罔不殫厥心爲必有光於八俊也者不佞竊自負知已於公矣

送三山陸君擢守石阡序

任子之來舊矣其制與進士科同登用而願試者聽唐李元僦宋韓持國皆不應進士舉而皆至宰執其意蓋不欲以身妨寒士途而當時亦不以任子進士相軒輊我國家之始任任子猶古也未幾而進士之科日重諸任子又多樂鮮衣怒馬而不習爲政則官人者恒以微外二千石榮之諸二千石微外者亦揣知上意指曰縣官第令我以橫金五馬歸即能終

王奉常集

卷之二

二十一

四十五

不令脫街上矣故有漁獵蠻夷中以蒐裘晚境不即上印綬歸臥鄉井耳蓋縣官旣弁髦微外二千石而二千石亦遂弁髦其微外民夫誰非縣官赤子乎而坐令生不見漢良吏亦過計矣今 皇帝哀憫元元慮周萬里外至切齒墨吏數下 詔繩批之大冢宰奉上德意爲妙簡二千石即諸微外多用科目士其任子積資而才者時轉爲諸曹郎試其治辦然終不輕予郡守印於是微外之選日益重而諸任子亦爭自濯礪當上意矣上海三山陸君者其祖文裕公爲文學名臣其父才而弗祿而以君嗣君生秀美而文

初習舉子業懼虛 上恩乃抑就選人格爲都事御史臺者前後七餘年明習法令提衡綱紀御史大夫中丞及諸御史皆爭器重公謂且暮當遷劇曹職已乃爲留都宗正叅軍府品優而職閑居留都益閑無事衆不測謂銓部胡乃擢散陸君世懋雅與君游獨謂君大冢宰業已試君劇矣是且優之爲後來地耳會丁亥大察諸任子在北者多以不任職被謫而若獨擢爲貴之石阡守君來問政於余余不敏則臆對於君曰君所居貴竹是不有水西安氏乎其人世雄長非有聖賢功德爲之先而十年至千餘載不替蓋

余雖舉進士而家世受 國恩與諸任子多父兄通家誼不可以無言因以告於陸君者爲諸君告於是諸君亦欣然若有羨乎陸君之行也
侍御體元傅公六載考績序代
我國家廣輿圖爲 帝畿者南北凡二而爲分省者凡十有三凡畿省治民之官叅錯糾分亡慮百十而獨督學使者地各一人專教化也省督學使者用臬副或臬僉而居至兩 帝畿獨以臺侍御任重畿輔也故臺中視督學使者爲妙選然自風氣漓而人文敝家勦其陳說以眩吾眎珍琳珉珉雜薦以嘗而必

績矣今上計吏部亡論以任職聞行且有優異以風勵他使者而天子業已知君其必不爲常調而更需以大拜無疑也蓋君兩按畿內時三輔士民心醉于君威德久矣而君于學政又富以資深之業鑒以坐照之才值歲大比君所取士若操左券而取賢於有司其諸生之視其師妍蚩曲直惟吾師在而君亦恬然於諸生之上若忘其所謂品藻繩律之難者君爲政獲下若是是宜其獲乎上者之無難也不佞始則君同舉進士已同官司理比君爲侍御再考而不佞始從臺使者後屬又次第當言妄謂知君管豹一

王奉常集

卷之二

五

本

班者因爲叙所聞知而詭於儕偶間曰吾臺中盛事云

王奉常集卷之三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序

壽張母馮太夫人六十叙

我大夫馮公之臨是邦閱一載政平人和太夫人實從版輿安其養焉先是大夫舉進士首上書言臣母年二十有九臣父背違臣時未勝衣賴母教有今日白首一節於國家褒勵典亡害臣請下有司議有司議如臣孜言制下以馮氏里爲貞節坊於是太夫人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一

沈明

稱馮節婦云乃歲已巳冬十有二月爲太夫人六十初度之辰邦人上女奔走道路以慶都督楊侯尚英謂其友人王子世懋曰惟大夫父母茲土且暮爲疲民得償欲者靡不浚求焉顧吾無以得大夫欲爲報其若百姓何惟大夫不貪爲實亡論有以汚大夫者即華封人之三祝其君大夫將辭焉吾聞之人子未有不欲其親壽者倘以是爲大夫欲則何辭之有即以爲擊牛奉卮酒上堂爲懼不若得如古之善頌者贈之言庶其有以慰里中子弟心王子曰唯唯微侯言吾敢以不敏辭太夫人之節蓋取於詩栢舟之義

云子獨不聞栢之植高原也沙磧石瘠心苦葉疲
則烈風繁霜漂蔽之所推剝夏則酷日震霆驚電之
所撼觸然而季秋之月洞庭微波萬卉迎謝而栢於
斯時鬱然後凋何則其膚理內堅也夫其所侵受愈
久則其所樛結愈厚虬怒龍攫金石爲伍乃有千年
之質蓋天下稱壽云夫太夫人年二十九而失所天
即亡論崩城之痛乃其伶仃孤苦必多酸鼻不忍道
之狀茹荼飲淚拮据而成其於風日霜露所侵受多
矣夫志嬌矣而行不苦行苦矣而氣不完不能有今
日有今日矣其於膚理堅猶栢也寧與夫閨閣少婦
三奉常集 卷之三 沈時化 四百八

酒於片辭上堂稱無疆壽邦人欲也亦大夫欲也敢
以是爲叙俾楊侯贈焉

蔣母黃太夫人六十壽序

王子之僚曰主客蔣君蔣君父曰臨江公臨江公娶
於黃蔣君時時爲王子言其母太夫人黃之德也曰
吾母幼而慧能讀孝經曲禮列女傳諸書笄而歸吾
父父爲諸生成進士吾母脫簪珥爲焚膏費既吾父
謝政歸寧賓客吾母又日潔滌醕佐其歡凡所以內
助吾父至勤渥矣乃吾母一不以自奉即貴爲命婦
一冠帔外練裙袴衣弗易也又曰吾祖母御諸婦甚
王奉常集 卷之三 陸元

夫之貴則所爲致願于婦道者足矣太夫人相臨江公爲二千石身爲二千石婦有丈夫子六人而主客君又賢且貴世所得一焉而豔羨者太夫人實兼有之若是即善頌者又奚益焉顧吾所得頌者無能加於太夫人之貴而獨能卜於太夫人之長有茲貴也夫臨江公官至二千石有家矣孰不願享有佩玉璫琚之奉乃太夫人弗以自奉也則敬姜之勤也伯也疾廢而妯之從此於均敵猶或難焉矧以太夫人之貴而身下之則趙成姬之讓也與臨江公從微賤至富貴身又多賢子孫即令有諸姬之好勉而從焉難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四

三

矣悅而安焉則樛木螽斯之風也錦石產於山不懷土壤故稱貞焉長松植於原不卑蘿蔓故稱喬焉何者其於器未極也太夫人之得於天厚矣又多學女史氏以廣其志此其於志量未有涯也豈天將之弗替以大其虛受之基乎貴而弗有貴可長守蔣氏之孫子將終賴之太夫人之及期頤而永有茲奉也又何疑焉於是主客君以爲善頌

閣老南充陳公壽叙

皇上龍飛之四載歲庚午八月爲少傅松谷先生六袞初度之辰先生年三十成進士又三十年歷今官

會以是歲考一品滿諸學士大夫忤而廢於途趨壽於堂者相屬也某於先生爲門下士先生之子編脩君舉戊辰進士諸舉戊辰科者又其所取士於是成相率來言願以一言爲先生壽某之事先生最先即徵諸君言固願一觴之堂上矧以諸君推而使之言其何敢辭粵稽在昔殷王高宗之實始舊學甘盤既乃弗顯厥終恭默成罔用集傳嚴然後聖學蒸蒸爲中興何若斯之難也豈非君臣始終之遇歷千古不一二見哉先生事上藩邸最獨久始被艱歸而所以慰籍先生言多諸講臣不能得者其素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五

所啓沃比於甘盤富矣登極之歲首詔爰立擢在機地是上知先生素望以舟楫霖雨事也先生業以師臣自任當雲雷之際經綸伊始是以有六事之疏首及定志此則遠敵大畧中外忻忻以比於謨誥者也巳乃憂時慮漸願早見德化之成是以有四事之疏言加切焉此則默留聖衷中外微聞而不可得窺者也自靖之義畢而奉身之節舉然猶曰退不忘君必罄所懷是以有六事之疏若說之納誨者三焉此則天下共聽其言而憂其去之莫挽者也君臣寅恭之際無幾微間無論輔臣不年限即限年厘六十

去朝且遠甚又稟受難老體完力強無一宜去 天語慰留無慮數四而先生毅然爲不可留計已祖帳都門外矣其於是知先生之所自待者愈不凡而其所挾持者愈大也漢成帝時張禹以帝師取丞相封侯緇縵孱息咸補黑衣受漢恩良不訾矣顧乏輔導大義傳麗王氏以成其私君子羞之即禹不足道桓榮爲明帝師號漢名臣乃陳印綬自詫稽古之力其識亦卑卑無足稱者假令知先生此義得不有餘愧乎先生思甘盤之舊而躬傳說之責其自待有不得不重者是故校書石渠授經青宮爲 天子股肱巨工恭宮集 卷之三 六

無負乎舊學之重以對於高宗傳說之義蓋古大臣以道事君者先生當之矣其以門下士爲諸君先誼不當爲尋常稱壽語請以是爲獻不識可以得先生之心而塞諸君之意否

壽封君南臺李翁八表序

水部太夫隗君偕王子之同舍郎曰張君徐君實篋篋而造王子之庭曰吾楚人也屬楚有盛事而不能令載筆之臣文之耻也蓋吾楚有耆德曰南臺李翁而子貴爲方伯方伯公以翁之及耆也而請以養歸天下高之乃方伯公之子復貴爲太史公獻歲發春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七

翁且八表矣方伯公業已舞班衣堂下而太史公復請於 朝假休沐而歸壽其祖天下所羨豔瓌異之事而吾楚得之敢席吾子之言以爲邦人寵不佞故歎文且以太史公之嫺於辭也而贅疣吾言不佞將爲三君子辱雖然不佞辱交於太史公甚厚而伯兄與方伯公爲同寅交曩故習其家世矣是願一拜其家大人而不可得得三君子之謬席吾言也而壽之是安可以歎文辭也粵稽兩漢孝弟力田之士里得選舉其人時以嗇夫三老遠致卿相今制士必明經選即行誼醇固不占一經或明經而不中有司程則

獻畝無復之耳若然者祿雖弗躬而天實陰厚之則
往往發之於其子若孫其人積有厚薄若購分數而
取償於天於是有一發而止焉或再發而止焉有不
及其身而見焉或及身而一見焉及身而一見之則
晚有冠冕珮玉之奉間巷譁而傳異矣若乃躬醇固
之行篤期頤之祐發之子貴而文發之孫彌貴而文
其世方振振未艾而身有之與俱未艾則楚自南臺
翁始宜三君子之津津而侈其盛也夫方伯公位通
顯矣天下名韜矣至太史公乃益宅之弱冠簪筆
爲侍從臣文譽冠海內譬彼禾黍穰穰栗而至于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八

京師

如壙而至于如櫛覽者徒豔其多獲孰知翁之力培
而厚溉之也昔陳仲弓官止太丘長天下宗之至子
元方爲卿孫長文爲公而天下乃曰公慚卿卿慚長
夫以長文之身任聲教再傳猶有正骨豈必太丘下
哉而說者故云云夫亦以太丘之位未配德而歸陳
氏之胙於其祖耶萬石君奮恂恂長者諸子孫皆有
父風至丞相慶後衰矣何者以萬石君之身有萬石
而取償於天者之贏也南臺翁身萬石之行而位不
登太丘其爲積彌厚矣翁之積不厚不能發之子若
孫發而軼其報不能身觀其盛若翁之壽天故饒之

以享其賢子孫之奉而翁之子若孫天特賢之以爲
翁壽者耶太史公今且休沐歸矣趨下里門身取廁
牖而浣之間以方伯公趨庭之暇簪笏而朝曰兒幸
備天子侍從臣見慚父也方伯公不以自有偕而
子而賀於堂上曰兒幸以方伯秩養兒慚父也而翁
且以渾濯之天臨而受之不知其子若孫之貴也不
知其身有之爲樂也第曰兒留事我孫亟還事天
子仰恬俯熙即萬石太丘不足爲壽而內史三公不
足爲養君子是以知李氏之澤之未艾也

壽周毋徐孺人序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九

京師

余從韶時雅已聞周一之從大將軍出塞而于麟洎
余兄元美爲歌送之一之故以醫供奉而慷慨好爲
詩常請諸詩賔迎養其親自爲詩紀焉比予成進士而
一之歿矣有少子曰狙字子聞爲京兆諸生復交余
兄弟間乃歲甲戌予再官京師子聞來請余拜且言
曰祖母且踰六袞祖貧無以爲壽今海內名文章家
曰二王而先生又習祖家世敢席先生言以爲寵太
孺人徐者吾郡隱君璽鵬女也一之失元配委禽於
徐以孺人繼焉孺人幼而端慧爲女紅刺繡之業不
師而能歸一之以遠舅姑弗獲事爲恨後從一之官

京師爲老且歸孺人得偕一之迎養執婦道
元配所生二稚子不翅已出而尤能以義方訓
文遂以一之業繼爲供奉而祖自諸生數試不第
號爲賢而有文稱一之家兒矣予以謂子聞君家
輦轂下故多諸侯王外戚家獨不聞其人之爲
乎珈佩而容繡纈而蒙擊鐘鳴竿而饗水
窮瓊味而薦公卿中二千石相率造門稱千金
是故壽足榮也今君困諸生教里中兒以其束修餘
歸奉晨羞亡幾耳即長君斗米不能爲祿養而沐煦
一堂之上取世所旅視郎官文而肆張之是烏足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一
而君欣然色得於一厄其真有取耶抑習爲故常而
請之耶蓋余聞之薄功而厚享者危彼其豐於外者
必其滑於中者也容飾之供鍾筭之奉水陸之薦往
者之取於天贏矣一旦虞夫來者之澤之易竭也則
孝子之於親宜懼而不宜以喜今夫孺人之爲周氏
母也蓋拮据茹荼而稱未亡人者十有五年餘所且
暮而繩諸子者甚勤而未食其報也是天若靳而
之以娛其晚者則夫自今而往周氏未發之澤將
而集於孺人未艾之身茲其爲壽非所恃以喜而
懼者與夫以孺人之賢而壽而安其子之賢而

中之不滑而外不取豐即若是有以自怡而無慕乎
王公大人矣又況其食報之自茲始也而無所虞於
澤之竭乎吾知其不以此而易彼明也子聞喜曰先
生知余哉祖不敢旅視先生言請歸而誦之爲母孺
人壽

壽侯母朱太夫人序

始余與比部侯公接壤居而不相識蓋公於鄉舉爲
先輩而後余成進士其爲進士以使歸而余始識其
人當是時賢相華亭公致政歸而監司者有所受而
挾以轡華亭公滑民佐吏群許勢洵洵甚諸厚華亭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一

公及素善監司者多噤不出一言公初不識華亭公
而爲監司訟言白其誣三事至面發赤監司者色不
懌罷余聞而義之私謂公長者知其後當昌然未知
公之以母夫人養也比余再官京師而公以太夫人
養京師諸傳其渾而怡然若自足者知公之能以色
養也歲發西有司試畿內士聘公分考時華亭公事
已大白而有孫曰元春者以明經爲公薦士士皆賀
於朝以華亭公之有後爲有天道而又以公之得人
爲公賀然公竟不識華亭公也居一歲爲甲戌春太
夫人年且八袞有四矣以三月之七日爲初度之辰

比部公甫以六品秩居業且具章服賀於堂上而公所薦士元春者復成進士徵余文以爲太夫人壽太夫人朱姓年十三而歸公之父白村翁公生而得危疾者再太夫人泣顙天而請之卒以免比教之學成矣而五上春官輒不第嘗一請謁選太夫人怒而目攝之曰吾所爲望若者亟待此升斗活耶即不第當還毋自阻公奉教卒成進士夫士貴晚成驟而發者萎亦先然而佔畢之士汲汲而爭先者何誠翼以第一爲親寵而虞其時之不待也季路之傷臯魚之泣自古而然矣試以觀當世之士晚而必成者蓋十無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二

良才

一焉晚而成矣而其親之待以養者蓋百無一焉方太夫人之怒於公也里中婦且咲謂是媼也迂豈其躬之闕而子之必就也然太夫人不以身之難待而必於其子之成比部公不虞親之難待而必於其志之償其母子若操左券而責于天而天亦事爲之償與之祿而復與之年也則太夫人母子必有以自信矣雖然及比部公之成進士太夫人志也及公之以比部養而又及公之門人以進士壽其師之母則太夫人亦有不意者豈余所謂長者之報自今而食耶則異日者比部公之屢最聞而太夫人之坐而屢

其封也蓋冲然如一日無難者又當以余言爲左

御史大夫葛公七袞壽序

國家著令凡官於朝年七十則以聞予致仕去若任職大臣爲天子倚毗者不在例今天子紀元之二載御史大夫德平葛公年七十矣公始援令以請天子若曰予冲人方老成人是圖大夫予所任大夫留葛公不得已爲天子考覈諸述職臣事竣再請去辭益堅天子所以慰留愈至將賜養牛上樽迫勿聽去於是大夫復起視事中外欣欣然爲朝廷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三

良才

無紛華靡麗之習蕩其中故其神氣完而日堅無升
沉趨背之念滑其中故其思慮寡而日審若是即無
所事吐納其於抱朴處一天與之合矣在昔成王幼
冲召公欲告老周公以元僚慰留諄諄召公乃竟用
平格又周我英廟朝王忠肅公黼年八袞秉銓衡
英廟憂其老李南陽以祿命之說對上為色喜夫
以今天子之睿聖軼周成而公年甫七十行且協
心元僚以此有於君與無難若忠肅公事詎足為公
言者要以見國之有老成亡論其儕偶不願之去即
天子亦憐憐於其筭短長以為國欣戚如此公其益
三奉常集 卷之三 十四

張母壽序

侍御王君與不佞世兄弟也已又為同舍郎益相習
居亡何王君以選去為御史大夫屬大夫之他屬張
君照者任丘人與侍御君同鄉里又相習也侍御君

間為予言張君之賢且孝也有母年幾八十尚壯無
恙云其先大夫事世宗肅皇帝為光祿卿而張君
以父任為今官養母邸舍中張君雅聞侍御君之舊
僚王子者好為文則願介侍御君而請為母夫人壽
王子即不敏嘉其意而不欲辭侍御君又曰張君太
夫人淑而嫺稱邦媛無間言佐大夫銓部時以無苞
苴之染為命婦朝皇太后者以十有七計比大夫
歿而教子世其家是足壽也王子乃拜而颺言曰盛
哉肅皇帝之始也鼎建兩宮修祖宗朝典故橫
金佩玉之臣環起而論禮於時任丘一邑耳名卿輩
三奉常集 卷之三 十五

出比屋施戟若光祿公其一也備命婦之屬而朝兩
宮是不一姓蓋天下豔之矣既乃天子倦勤柄臣
蠹國任丘之公卿大夫隨以零落漸盡亡論故老存
者即稱世其家而繼起孰而人乎而邑中後進子弟
能談說肅皇帝盛時事又孰而人乎乃張君之太
夫人端然在也若魯靈光之殿然假今後進子弟修
劉柳問謝夫人故事束帶而扣之兩宮之聖懿皇
居之壯麗與夫聲容儀度之盛歷歷故能道也今
天子孝養兩宮稱中興聖王詔尊高年八十者類
有上尊東帛之賜即民間婦不遺矧故為命婦經事

先朝 兩太后者如張君太夫人當無優異耶夫以任丘之諸賢其氣與時盛衰而太夫人獨不受時變教其子爲佳郎吏迄於今再見 今天子兩宮之盛一邑無與比豈其有隱德如侍御君所稱說乎若是是天所遺也不佞是以知其未艾也侍御君喜曰是足爲張君母壽矣

壽誥封一品張太夫人七十序

皇帝紀元之三載相國少師江陵張公母封太夫人以七袞聞先是萬曆元祀相國之父封少師公已前太夫人稱七十觴矣維時摯紳章縫之士爭侈盛典三泰堂集 卷之三 十六 壽金 而世懋甫至都門客有私於世懋曰世言古今人不相及即福德可徵已乃今所覩瓊異若此胡載籍未有聞焉世懋不自量妄謂我 高皇帝逐掃腥穢冠冕中國埒諸洪濛爲一始云迄於今離午文明際也而楚地當天下南得其位矣是以 世宗皇帝龍飛荆陸光授 神孫而相國以楚人光輔之殆天命與故宜有瓊異之事以表於當世也聽者聳然謂生盍聞之相國屬相國風戒客毋爲危辭相吏而世懋又賤且遯內而不嫻於辭遂巡竟不敢進及是太夫人之孫期也相國之門下士爲御史中丞者曰王君一

鶚介都督戚君繼光言而命於世懋曰惟是生之伯兄氏嘗爲文以壽少師公父而繼光實席寵焉今中丞以弟子誼當爲太夫人壽生故通家子能無一言淑伯氏之剩覆以塞中丞君之請乎世懋惴惴謝不敢已再請不獲命乃拜手而言曰此盛德事也而不佞惡足以慶之夫唐虞之民擊缶而歌帝力何有今相國之事吾君委裘而垂裳之蕩蕩乎救寧之功即善頌者未易枚數也夫以相國之功德莫能名而欲名其功德所自出閨門之內禮云無儀而不佞又惡乎頌無已則信其前說而席以觴之堂上乎夫自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七

世宗皇帝前星之歲太夫人實先一載生媿美夫子早誕宗臣爲 帝者師而又覃小星之德以植支庶衍螽斯之慶以繁孫子七十年汝沱江漢之間被其風化玉樹蘭蓀馳輝接景而 聖天子方隆曠古之典於弼諧之臣尚方金幣絡繹於江陵里中至玆掃而冠之輪奐而堂之皆世所震蕩而不敢當者太夫人居無色難也則豈偶然哉非所謂得其地與其時而間氣鍾之者與世懋又聞之貽天下之爲人父者安而後能久安其父貽天下之爲人母者安而後能久安其母今 天子冲年敏學孝養 兩宮薄海外

內咸戴 聖德夫豈惟相國啓沃是資將亦有身範焉以其故元元又安黃髮兒齒之老沐浴詠歌樂其天年將孟氏所謂班白不負戴於今見之相國之澤於民若此凡我被澤之民無論遐邇願久吾君之澤則願久相國之於位願相國之久澤於民則願久其所自出而俾之弗替蓋相國之安天下以貽其親壽與吾民之壽其親以安相國事有交相感者寧獨其門下士爲煦煦私沫哉中丞君雅善頌而推不佞世懋使言之要以公其說於天下而令人人自爲壽也

王奉常集

卷之三

文

壽太醫院吏目東泉汪君七十序

先王經理四民各有常業其用相資而其道不相爲謀秦皇帝時巴寡婦清以財自衛而人主尊禮之爲築女懷清臺資殖之尚於世久矣秦亂楚漢乘之天下皆戰於兵士不得學農不得耕而富商大賈時搃贏餘昂直射利不佐公家之急於是重租稅以困之禁不得乘車以示摧辱而賈人趨利起家如故擊鐘鼎食文繡被牆祭黠奴出入重於貴戚然士君子耻而不道則以不通於儒者之意而擁貲爲不義也武帝時稍稍弛禁張湯之客田甲已知責湯行誼有烈

士風至孝弘羊孔僅之徒用計纂列爲九卿矣然其時猶不能盡一途而所稱述脫銜自見者止此明興三百年來弛網破觚示天下無猜四民恬熙廢典自命鄭婺之間山深而畝耕地民齒繁而多才幸者射策登朝著次即走都邑視水陸孔道而居什一其息與時上下其人故多智能閒文學旣已積者稍饒輒慷慨慕義愛樂文墨之士教子孫爲學官弟子至公卿大官比比而是若汪君其一也東泉余不識其人其子爲材官松者與余友徐君鄰而善徐君已爲余言其人而君之從子爲清泉茂才者雲龍爲太學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九

生者希憲復來謁予於京師群從皆恂恂君子雅能道君之爲人今客清泉年七十矣長子旣用材武官轅門而次子以太學生從清泉諸孫亦以文游太學業隆隆起君雖游於賈人乎顧其中隱隱好義不願從刁家奴誇文繡之飾恒慕 朝廷名器請得爲醫師職以居教其子孫文武並用各專一業若鄧太傅然群從諸生稟率義方飾冠裳修筆札而登堂稱千金壽雍雍可觀也豈太史公所謂富好行其德者耶不然胡天之培植若此其厚也余雖不識東泉而雅信徐君徐君蓋士而專於學者篤行無妄言余以是

樂爲君壽且以知君之壽之未艾云

壽從兄母陸太孺人序

語云不以三公易一日之養夫君子之養其親誠重矣藉令即以三公養養顧不尤重與然而君子不取必焉者則以公卿之不可必有即有而親養之多弗逮也間其親能逮之即海內爭豔焉乃或專志奪於衡石愉色踈於貂裘即羞珍薦奇而稱千金壽豈與夫効其欸欸於一堂之上相煦以天而快然自足於所遇與蓋余從兄瞻美有母曰陸太孺人太孺人事伯考靜菴公以婉嫕聞年五十而靜菴公見捐瞻美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二十 良才 金加 兄少而好賓客廣施予家稍稍落矣太孺人拮据而助之理而會瞻美兄亦稍折節家遂以振太孺人性好浮屠學齋食嚴甚已乃病厄瞻美兄爲禱弗差又爲藥弗差度非肉食終不差則以死泣請太孺人歎曰吾業爲來世果乃當吾世傷兒志乎爲稍進肉立愈蓋迄於今無恙也是歲九月之十有三日實爲太孺人七袞初度之辰瞻美兄雖以好客樂施幾困然緣是有聲閭井間舉宗人推祭酒名埒鄉先生曾爲博士弟子願一意養親棄去而中丞兄念之輒爲入貲補太醫令幕官非其好也中丞兄咲謂瞻美爾不

欲以冠裳爲親壽乎乃欣然捧檄而歸及是稱觴屆期中丞兄暨不佞某適以遷秩過家具金紫爲太孺人壽也而百里內縉紳先生以瞻美故爭奉牛酒壽太孺人者絡繹而至瞻美兄率諸婦潔醕糲內以觴太孺人而外應賓客里中人譁爲盛事即太孺人亦稱吾兒賢能致賓客云夫以瞻美兄之才而靳一祿養彼誠自謂缺然然使就升斗奉而奔走畏路亦安能樂其親之志如此蓋兄嘗慕仲長生而樂樂志論爲圖紀其勝而命余書之余竊怪仲長之志不及其親寧養弗逮耶今吾瞻美兄於仲長生之樂未能一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二十 良才 金加 一有也然能不自有而歸之親若吾兄之志樂於仲長生遠矣

壽按察使季先生七袞序

蓋余兄少而師季先生也則世懋從兒時識先生先生起家濱州守至長江右臬以歸歸而與某游里中十餘年而某出備貢江右先生之餘風猶可憑藉也今年秋先生年七十矣而五官之用不少袞狀斤斤類壯任職者於是先生門下士若潘君輩丐余文以爲先生壽某於先生見以爲能窺一斑而願執之鞭者即微潘君請故當有述夫士生而幸自脫於凡民

其智計意慮出而與其儕角質質焉自以終其身謂無底止即有道者因以勞窺其質而其人恒苦不自覺及其一旦罷而歸歸而漸以老也其囂然願効之技既無所於施而抑鬱不平之氣又無所干洩則往往就夫性之所便而託焉蓋宏深者肆乎述作文秀者歸乎陶詠曠朗者肥乎山澤豪宕者窮乎麴蘖柔曼者放乎聲伎心計者極乎積著即其人世自軒輊或變沒匪一途要其生自少而壯而老則未有無所託而終焉者若吾季先生則里中人謂無以窺其託也先生爲諸生一意力學成進士得而試於民則數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三

以循吏舉積資至臬長世謂卿相可立致也乃一旦出不意中萑菲歸譬之乎萬斛之舟切雲之檣垂天之帆長年千指糗糒百旬以航大海而賈於東南夷纔汎乎廣洋而遽歛之乎故渠而休焉舵師榜人悉爲長物而先生用一切解散至併其舟若素無之入而杜門則手一編出而應賓客頽然仗正順而已於詩文有巧者間御之而弗自謂工也子姓有以娛生之具進者爲園圃則先生一爲涉爲歌吹則先生一爲聽歲時植佳卉召里人則先生一爲主之於田宅無所益於姬侍無所進不厓異以自標不伎倆以自

見世俗之俛仰家族之榮辱子若姓之升沈凡世所便而逐逐而溺者凡世所營而獲獲而欣者舉漠然若無所關而一以聽其去來終始然而貌日以閒而行日以尊而里之人無問貴賤賢不肖日以就先生而莊事之遇事必推祭酒而名之曰鄉先生幾乎畏壘之民尸祝於庚業楚矣余於是知先生之所託者深也然先生心知之而不言也即以聞余言而不屑也余以是益知先生之託之深也潘君事先生有年矣將無有託業如南榮越者則其聞斯言而以爲先生壽也其謂王生猶賢乎畏壘之民哉抑余又有聞焉庚業楚故不釋於畏壘矣業且逃之而壺子之濕灰杜權猶於鄭巫示之隙也自今而往先生年與德將益邵其又將逃畏壘而入於所謂茅靡波流者即某願益一言以爲先生壽且無所置吾喙矣潘君其謂之何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三

壽張封君七袞序

始憊聞張大夫之治行蓋所至輒最也已大夫來江右凡三蒞藩臬而不佞憊亦兩佐未行乃始習張大夫而稍聞其家世大夫故嘉禾巨室其父望山翁不好就祿養而自怡若爲素封於是歲之四月五日爲

翁懸弧之辰年且七十矣僚長卿陶大夫輩聞之願以一觴遙爲壽張大夫固辭而陶大夫固進也則命懋叙次其所聞而言之懋蓋微聞翁之梗概於其鄉云語曰大夫將昌天遺之士以大夫之賢敏瓌特豈非有爲之先而馴致其道耶及考其行事與所受於世胡蹤跡異趣也翁始爲諸生不利則以冀入太學未幾復厭棄去蓋晚始用大夫爵貴也而大夫弱冠則已負雋聲舉於鄉成進士矣其貴蚤晚異如此大夫出入中外典廬江歷中州守關內西走甘涼狄道而後來豫章足跡幾遍天下而翁履綦不出由拳構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二十四

李間大夫所治搜剔隱沒吏畏若神明臧否屬吏即銖兩不爽而翁恂恂田間遇人無貴賤輒偃俛下之大夫夜筭軍緡晨治獄訟口不嘗甘耐目不開倡樂而翁晚益自舒閒從歌舞鼓琴瑟爲賓客歡其事類若相左者然余竊觀於大夫即行能最稱治辦而其歸皆出於惻怛忠厚之意此其所從來深遠矣且而獨不聞喬蓐者之有種乎而榛櫟者之有仁乎吐而成蹊縱而被畝衡而干霄其未至異狀也乃其理則亡踰此一粒中矣今夫積之躬也不厚則畜之氣也不完畜之也有所用而不完則發之也有所洩而易

竭若翁者其可謂含種葆仁以完生氣者耶即所培植於大夫者不一自用舉而盡付之大夫之身夫安得不蕃且碩也今世之習爲壽者廣賓客盛張具令子弟紆金拖紫綬若若而拜觴於堂下以誇耀其里閭嘖嘖而慕之於吳越間尤爲故事而翁獨不然第令大夫一意專精神爲任職臣毋以老夫爲念而已大夫所至瞿瞿然不遑父母之將惟日爲國脉壽爲民命壽而其竟乃歸其壽於翁吾乃知大夫所以孝其親與翁之所自愉快者大也翁聞其謂大夫有僚友知予哉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二十五

王奉常集卷之四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序

再壽張封君序

王子家吳中與嘉禾稱異省實錯壤而居故其民俗
喜好多與吳同地宜農桑饒衣食之源有餘則推而
逐什一積著之業故多起大家然多不能好行其德
而偷爲一切媮惰之行其子弟皆鮮衣怒馬而放逐
聲利之間黠者與猾吏通以雄長其鄉愚者日湛於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一 朱子詩
游閒以破其產故其家亦旅興而旅廢吾僚長張大
夫嘉禾大家也乃其父望山翁獨不然翁始起諸生
嘗有意當世而不達已入貲太學爲太學生雅非其
好也家故饒於財翁操贏而息之業日以大常喟然
嘆曰吾口體厭梁綺而身兼逸樂之奉賴 上恩不
貲即粟米麻絲之供所與報幾何吾將教吾子以事
君之義是時大夫生而穎異翁蓋即名以見志云家
治尚書翁爲擇明師走重幣吳中延而身莊事之里
中博士弟子以文學行誼稱者翁必令大夫與偕凡
里閭間奇袤游閒之事一切不入於大夫之耳以故

大夫生而無子弟之過一意治經術以成進士爲比
部郎五載出典大郡翁常竭奉入以佐之以故大夫
出而無俯仰之累所至廉潔有聲連以高第擢今官
間欲請祿養翁曰吾安吾里中父老若謹事 天子
毋溷乃公爲也益折節爲恭謹所遇即廝養必身下
之而元妃沈夫人尤有奇節自誕大夫後即布衣齋
素異室而居與翁實嬖德云至是翁年七十而沈夫
人六十有八皆健在無恙翁貽書大夫曰慎毋効世
俗禮稱壽故大夫懼弗聞而三司幕僚若經歷黃子
輩潛請於某曰清和之月五日實翁七袞初度之辰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二 清和
願得公文以壽余載不大夫未條於翁父執也道不
得辭而黃子輩亦載受大夫長育之恩且三年於茲
矣念無以効消涯於大夫而身願事翁不可得則維
是千里之一觴與不佞之謏辭爲懼而大夫安得固
辭之也大夫功德備於十三郡尹而祝之者寧獨我
二三幕僚惟大夫不自有其功德而歸其教於翁惟
二三幕僚猶吾子弟也無以爲大夫報而歸其壽於
翁翁其憑而受之即里中子弟無不善豪者藉令鮮
衣怒馬而縱倡樂以觴其親所得孰與翁多也

壽潘大司空六袞序

皇帝紀元之七年御史大夫潘公治兩河功成狀上
詔以給事中覆視如所上明年論功超拜大司空書
官少保予一子廕公疏辭不允諸故人門下士頌庸
功而侈異數者相屬也而公於受玄圭之日年始六
矣世懋以計吏歸謁公於淮陰公顧謂世懋曰世
以不佞爲有殊能於水乎夫不佞安所用能也席
主上神聖廟筭堅定而行之夫亦由行水之道而已
世懋退而深惟公言不吾欺寧惟治水即持是以壽
公可也蓋天下性而已矣水之性循之則治拂之則
亂人之性循之則壽拂之則傷其道一也今天四瀆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四

所從來遠矣其日夜奔瀾而赴於海非由天造非由
人潯水自爲道也自古及今言治水者非一家有能
外水之道而自爲道乎夫河之入於淮而壅也則淮
鎮之決爲之也淮之入於海而壅也則高堰之決爲
之也崔鎮決而徐邳爲壑高堰決而高寶爲壑是二
決者豈其性哉譬之於人五情之失調以稍至於陰
閉而已故善治性者閒邪而反之於誠善治水者防
潰而歸之於故自議者之不惟其故而各以其意爲
之任之以自決見謂節宣而不知水之性可下而不
可旁任也殺之以別流見謂更始而不知水之性可

一而不可分殺也疏之以多方見爲利導而不知水
之性可水疏而不可力疏也其始出之於私智而其
究歸於無可奈何故卒以其身殉而無益公之言曰
吾治水無他吾以河治河淮治淮以河淮之水治海
而已吾塞兩河之決而兩河之水歸水歸而流駛流
駛而沙去沙去而入海之道通入海之道通而徐邳
高寶之不爲壑也六軍萬舸之不爲梗也一舉得之
矣始至之日群議紛呶外訐中叛飛語卒至公徐起
而排之不隨不撓不震不崩從容指顧群力畢効以
就吾之成筭版築旣施兩河就道神龍徙舍所在爲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四

五

陸若執左券而錙息銖贏之無爽則公之性先定也
蓋公所難不難于排水而難于排天下之異議不難
于治水而難于明水之性不難于治水之性而難于
治已之性呂梁之險懸沫千尺善泅者仗忠信而蹈
之若平地焉非以其無私耶人不難以無私蹈水而
謂公難以無私治水無是理也昔者禹乘四載足跡
幾徧天下胼胝犁黑之狀人不堪其勞然而頌明德
者曰禹行所無事也禹之身勞而心逸是以功被於
四海而壽躋於百年也公凡三領河隄使者 肅皇
帝時功成而憂去 莊皇帝時功垂成而毀去當是

時公身坐版築間疽發於背不自休天下忠其危身而奉上也將公於其時治性之功猶有待耶及是役也任益專功益鉅而公之忠信日以益固所明乎水之道者日以益深世懋凡再見公於淮陰體之莊而舒者日以益堅氣之肅而和者日以益裕功濟六軍烈垂百世賞冠一時而身際其間若無與者書不云乎心逸而日休禮有之清明在躬氣志如神吾于是知公治性之功成矣豈向之所謂疽而從事者形高之形而今之所謂休逸而神明者心禹之心也吾故曰特是以壽公可也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壽李蟠峰尚書七袞序

壽李蟠峰尚書七袞序

天下之大莫大乎不以爲名夫無名天地之始也人生而有其質不能以無名夫惟不能無名也而有能不以爲名乃始近於無名是曰生人之初之理人之初未有不壽者也故君子於此可以觀焉蓋吾觀於域中何其鼎鼎焉角立競雄而自多其所也大江以西文物所萃由國初至於今鉅公卿至不可計數是能無崇秩厚閭之是侈紫錦衣玉之爲泰以雄長其鄉而子弟其邦人大夫者乎是其所爲名至淺也則有鄙而不屑者曰夫夫曷能去其身雄也吾工吾詩

若文而今後世有稱焉吾百尺而頽嗽之矣乃其役於名誠汲汲矣則又有薄而不安者曰抑末也孰與吾無一椽之產十畝之宮以伯夷曾史其身而稱世所謂鄉先生者乎是其術彌高其名彌固而後之儒者猶有言曰未聞道也名至於爲道則極矣夫道烏乎不在而烏乎爲名有名斯有執而孔子曰吾何執吾以爲有執非其大也則後世之所謂學道者然也是學也江之西以爲吾術跨天下而終莫之勝故其實或不能出於前三者而其名必依之以爲尊若是者亦不可勝計而大司寇李公獨不然公也耶署爲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六

壽李蟠峰尚書七袞序

是公於道爲聞耶未耶公所學爲道耶爲道之外耶然天下不以名公曰道學之士而公亦不以自名讀其書觀其容若不知道爲何物者吾於是知公所得之大矣彼其於世所豈第一義而皆不入於心以執繫吾天其肯傷天地之季釋而有一悖於生人之初之理者乎公今年七十矣而髮蒼然而齒鏗然而目炯然而手足踴然其將出而霖雨天下與或以永著蔡其鄉人均之乎爲未艾也豈所謂近於天地之始者乎或者曰古之人壽者必有術公年七十而五官百骸健舉若是是得無有解於彭聃之術者子盡問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一

子伏

而嘗之噫嘻公貴而不以名文而不以名清而不以名至於道而終不以名而乃名養生主耶即公於導養薰修之術有之而吾終無以窺其際美某之視公父行也子弟之壽其父兄當踞而觴不當以言顧世能稱公之賢祈公之壽而竊以謂見公之大者莫某若也遂次而書之以爲公壽

壽太保嚴公七奏序

嘉靖辛丑 世宗肅皇帝策士得人爲多爰立者三公登八座者無慮十數公而功德最鉅林泉無恙者曰養齋嚴翁松谷陳翁嚴翁相 世宗最先予告歸

陳翁相 穆宗則又歸兩翁既同榜位相埒歸而名偕重又齒相若也天下以兩翁健飯爲盛世上瑞云今年春陳翁有子爲今 皇帝講臣以父七奏請急歸詔以 先帝師傅臣允之而壽以內帑金幣於是海內豔爲異數而嚴翁實同時七十諸郎君尚藏修無在 皇帝左右者有司不能白於 上而獨其門生故吏鄉人子弟前而趨爲壽世懋之先君子實舉辛丑進士兩翁之視世懋皆父行而世懋以嘉靖已未爲嚴翁所取士故事吾師嚴翁獨莊而矜其行事獨悉歸自豫章聞翁初度之辰亟執爵而拜曰維吾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八一

子伏

師稱病 世宗之世海內雖延頸復出而不能無虞於眠食自時厥後歷 兩朝益用難老以厚集於厥躬耆紳先生之述云專精神簡思慮遺世無憂者之大效然也乃世懋竊謂談者晰於人事矣尚未測有天道焉夫陳翁之貴在日月之際而嚴翁之功在否泰之交則難易較然也何以明其然也嘉靖之季國露官邪岌岌乎殆矣旋紐幹樞是在華亭及翁兩三人耳當是時翁上協華亭公之忠而下信陸大夫之直以其身障狂瀾挽澆風而登之潔明休安之世可不謂難哉逮夫人官既登國是既定 天子若曰台

憫勞以銓其入而贊台密勿翁從容諷議持一載餘
公可驟躋諸郎君可次第丞郎也而翁一旦若力弗
任者固引而去至使天下不能窺其跡即有知者以
爲有託而畏焉爾矣夫翁不難于品流澄滑之日而
難于從容諷議之時即有畏者不當若是且翁歸而
徜徉閭里間田畯樵婦欣然相對一少年盛氣踉蹌
來輒引車避之豈亦誠畏若屬耶二十年間繼明
兩作登庸代興之臣寔非一姓雲雷電火倏忽異態
翁實讓康莊而縱之馳騁跡翁之意似不欲以難者
遺諸人而又不欲以易者盡諸身故遺勛業於後之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九

三

賢者而遺福澤於吾之子孫老氏有云功成名遂身
退天之道吾師乎吾師乎去就難易之間深於天道
矣今之神明悅康子姓蕃碩皆天所以報翁之后嗣
而繼自今超期越願蘭敷玉榮灑灑而未盡者皆翁
所自食其易者之留也於翁又何難乎懋也爲門下
士不能工瑾瓌組纈之辭耀于門墻又不能知吐納
導引之說陳于几杖而獨據區區臆說斷以爲得天
者如此翁誠信乎得天者與有如有司舉陳翁故事
天子以金幣來翁且循墻而走矣

秦關三祝序

侍御聞野羅公奉 上命按視秦中茶馬事且竣而
其以江右調官來稍休沐里中至則侍御公得代行
矣政術風采秦父老爭能道之而諸藩臬長官又爲
某稱其嗜學如饑渴某乃恨不得一當侍御未幾潼
關備兵使者塗朱君移晉藩來則手一冊以示某曰
此孟震所爲侍御公父母祝者公父吉庵先生年七
十而嫡母 夫人與其所生母並怡然侍也蓋後先
孤悅云侍御公之歸而奉觴堂下歛之人侈盛事矣
惟侍御公不柱後惠文之榮而惟其親之壽之悅其
爲親壽不以絲竹統綺而以士大夫之能詩歌者孟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

四

震雅辱公知故衷是編也庶幾一當公意子即不與
於歷觴之日其可無一言以張其事乎且侍御公實
慕子其始而瞿然已乃慨然命筆曰夫某公之鄉人
也鄉有盛事而不與聞後之哉夫侍御公轍跡且徧
關隴惟茲太華之顛玉女三漿是出崆峒之谷廣成
剌輅之所學道也南走商洛紫芝可採西馳甘涼則
夜吠之靈根窟焉侍御公且圖上而袖獻之矣獨最
鉅者函谷之間紫氣丈餘道德五千言谷神綿綿之
所葆也而諸大夫所爲詩歌儻足當之乎以是知侍
御公所以爲壽誠夥矣某不敏不獲偕諸大夫稱詩

上壽而幸以朱君教從大夫之後稱其所以稱壽
庶幾哉神鼎之一鑿天花之剝馥席是可拜手於公
已朱君曰子亟書之吾將馳而復之公

壽觀察顧公子韶六奏序

初觀察使顧公子韶娶於吾族而生子太史君不佞
懋年少於公十有三歲而屬忝居先公官京師時懋
以弱冠知於公甚深是時王夫人卒而太史君尚幼
公晨昏奉太夫人夜抱幼子宿懋退而嘖嘖竊服公
之內行醇備也公出爲饒州守以治最晉泉副大夫
人不樂遠行公奉太夫人歸養終其身天下高之比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一

謁選三遷爲憲伯而太史君已成進士入天祿公一
旦遽引疾歸人士爭挽不可留於是愈益高公之行
萬曆壬午公年甫六十太史君先一歲將請急歸爲
壽公固止之而太史君固以請公乃曰兒爲 陛下
侍從臣自爲怙養則可爲乃公歸則不可太史君歸
半載而當公初度之辰邑祭酒偕其子弟爭雕言海
內士有盛年再起再歸臥若吾邑顧公者幾何人身
爲名大夫而太史其子若公者幾何人官太史請於
朝而歸爲壽屆六麥期者又幾何人夫邑有盛事而
吾不能侈令海內有聞焉吾邑人耻也於是懋之僚

婿錢君與其友徐君相率而請於懋曰惟吾子之登
知于顧公也願一言以爲公重公聞而過懋辭焉懋
咲謂公公毋辭余而不爲壽者天下誰當壽公曰不
然夫爲壽者老人若嬰兒無滑乎其中無勤乎其外
而其子孫設酒漿以怡之夫然故足壽也今吾兒爲
侍臣雙歸而吾代爲家政是身惟牛醺酒以樂賓客
而賈其名以勞其身子姑已之待吾十年而後可公
之再起而再歸臥大都不欲盡造化之羸以貽其後
今之堅拒邑人請而僞僕逃之意深遠不可涯量顧
其言亦有足當者懋無以難之第謂公曰懋能信公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二

王西華七十壽序

莊子有云知無用而始可與言用夫唯能不用其用
者然後能以不用爲用也今夫飲食宮室玉帛子女
非天所予以供生人之用者乎而高爵重祿盛勛鉅
柄非人所爲求用於世者乎夫是數者人皆知得之

而喜失之而悲而不知不用之而存用之而竭何則天之生人止有此數而吾取之而不已享之而不餘則物忌生而鬼責行至是天道也人之一身亦止有此數而吾役役以求之靡靡而伐之則形神敝而償然道盡是人道也有明德之君子知其爲吾用而能不用故能俯不鑿於人而稱完人仰不窮於天而稱得天老子有云不得已而用之恬澹爲上此寧獨論兵哉憲副西華王公者少恭公之子司成公之從子而觀察使賜谷公之兄也始世懋成已未進士公時以武部郎入闕爲禮經師從衆中謁見公體若不勝衣也已出爲楚少恭辭不允稍晉爲嶺南臬副竟拂衣歸居里中廿餘年矣蓋賜谷公來備兵吳而始獲聞公起居曹甥子念者以賜谷公門下士數往來永嘉則爲世懋言公甚詳家本素封公雖掩薨減稅不專爲聚而以自供儉故聽子孫息之不殖而豐其力足以無所不備而身不知官閥口不啻片鱗手不筭銖兩室不御姬姜凡世所資於富貴而以自愉快者公一無所染且暮書一牀而已明年春公年七十而公之族人某偕其子鄉進士光蘊等介於賜谷公而屬文於世懋以壽大都言公履行與曹甥合云世懋

於是服公之能不用也而窺公之不用乃其善於用者也今夫善種植者雖繇勤澆而恒以不盡地力爲主繁英弗摘明歲不花西華公之福履壽考固王氏先澤所溉哉藉令公極而用之亦泚泚易盡矣維公才足以用於世而一旦引去盡付其可爲於弟若子而嗒然若一無能之身至於生人口腹耳目之娛公所自有而可自快者亦若盡爲他人設而澹然一不以身嘗之此世懋所謂天人之道公皆不極其用矣夫如是奚而不壽吾聞之終南之中勞山之上多有隱君子在焉其人百歲不稱異豈天之獨畀斯人壽王奉常集

吳母徐太夫人九十壽序

造物者之於人亦巧矣其不能徧人人而畀其族勢也則就其中必有崛起而貴富冠冕當世者出焉若

是者皆造物之所厚也而勢亦不能徧一家之人而
蓋厚之則必擇一人而尤厚焉以明示之歸此其人
意慮智計必自與衆殊而福澤壽考衆亦莫之敢伍
即其子孫所自豈立咸若沾溉於一人之餘而得者
豈非所謂得天之至哉易六十四卦卦必有一爻之
得位者爲之主若乾之九五坤之六二可推已夫卦
誠有之家亦宜然得乾之主福在丈夫得坤之主福
在婦人物莫兩大唯所值焉余聞之義興吳詹簿曰
馭之從母徐太夫人今年九十矣年未四十而夫子
太學君捐館舍水漿凜然內外斬斬丈夫子五人存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五

天子其子孫壽考千載來幾得相當然右軍貴而差
大學君天而不達從兩夫人中歲較之豐裔殊矣
逮其晚節郝夫人至以孤存上章求養又胡與吳
氏子孫祿養殊也造物者之巧於劑量固如此哉易
曰不習无不利地道光也則太夫人占之矣詹簿君
吳族之顯者蓋亦沾溉於太夫人之餘其得余言而
以從子禮稱觴於堂上何殊王令明之見郝夫人也
第不知太夫人亦有以教詹簿君乎其爲我問之以
復

壽鴻臚寺司儀署署丞一真楊先生暨元配顧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六

孺人序

太倉之有楊氏顧氏蓋稱右族云與吾王氏皆夾河
而居稱姻好舊矣而楊氏以箸積起大家則自司儀
公之父始居通都修博士之業則自司儀公始至業
成爲進士則自司儀公之子襄陽少府君始少府君
弱冠嫺文辭兩守大州吏治與文埒而宦不驟顯成
進士十五載司儀公僅僅以已資得典客秩不得與
諸封君比諸封君多從賓客酒食爲娛而公獨善病
時時杜門自守泊如也某年某月公年六十其配顧
孺人實稱齊年不佞以姻家持牛酒爲公壽公固謝

病不肅客而少府君自襄陽遺書不佞大都謂身不
能以一命爲吾親壽而意亦不願以世所願者壽吾
親則惟是文人吳李二先生之文在吾子文吳李儔
也而重之以姻婭敢以爲請不佞當是時已受上
命趣入閭曰校士不暇比量移始獲以間謀爲公壽
會客至自吳不佞首問司儀公健飯乎曰飯益七矣
而避客如故不佞灑然曰吾乃今知公所爲也
氏之言云大成若缺其用不弊大盈若冲其用不窮
故造物無全與與角者去齒物誠有之人亦宜然
得者不祥盡取者不長是人道也公家本素封積累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十一 良才 四十六

十五載而華袞未命維楊氏始錫胙於玉環而太尉
公鉅儒五十未登乃後四世繩繩爲三公也今少府
君積行能高第當選爲大吏孫年甫十四補博士
第子負有聲矣其季爲余子壻復以夙惠聞天將昌
楊氏而高大其門欲令公夫婦徐起而坐饗之余是
以上其未艾也司儀公與顧孺人皆有煒行吳李二
先生能道之賢聞天下矣不佞鄉人也鄉之人業已
熟公賢無所事稱述第爲闡其約受於死而祝其豐
享於後如此

養吾曹先生七十壽序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十八 良才 四十六
士生斯世用不用兩端而已顧用與不用在遇而必
有以用之在我若用矣而不能先爲可用是虛用也
不用矣而不能因而用之是真無用也夫所貴乎士
者能爲可用而不能必其用因其不用而即以爲用
者也此其說見於養吾曹先生之壽養吾先生者憲
副沙溪公之冢子弱冠有雋才舉於鄉嘗是時海內
以爲賈生終童流也沙溪公起諸生貧僅持百金餘
祿于先生先生治產積居而息之家埒素封矣治生
者爭慕言曹先生以爲有計然范蠡筴焉先生始再
上春官輒病弗果入中歲乃歎曰命也安能以一官

從二豎子角遂絕不計偕已益固稱病謝客褰足不入公門如是者已廿餘年天下又以爲皇甫玄晏李公府之儔曹先生即善病而治業教子孫不衰子復成鄉進士孫爲諸生矣而先生享之若無於醇酎無所御於柔曼無所好家多法書名畫古鼎彝之畜而目若不經諸所營園亭饒花木水石之觀而足若不涉嘗構一靜室於吳門之虎丘獨身居數年人罕觀其面已復弃而歸嗒焉一榻間無長物也不佞間一再過從見其貌癯而骨清與之談旨玄而辯索床頭書僅一卷南華經皆手自疏分然後知先生之學得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九

賈

於蒙莊氏深矣夫終賈才而天不足名先生以爲玄晏先生李公府迹似矣而非所以爲先生也昔者范蠡之言曰計然之策七起用其五而得意既以施於國吾欲用之家夫先生用之家矣此其意亦欲施之國豈苟爲自殖已哉逢時弗展止或尼之以爲強而逐飛追走非天意也乃遂託之乎皇甫李生之迹而沉冥於建德之鄉故用之則爲鳴夷子皮而不用則爲漆園吏歛可用於不用而因不用以爲用是乃所以爲先生也於是歲十月下泮先生七十初度矣弱冠登第以來五十年間鄉之人升沉廢興何限精類

豐銳之士起而取世資爲豪顯旋而凋落湮謝至其子孫不可名識者比比是也而先生以孱然善病之軀馮几而閱之至於登古稀見孫曾而眠食如故豈其偶然而值之則先生於用不用間得其機矣夫鳴夷子皮漆園吏後世皆以爲壽而仙者先生之道倘合乎是吾又安知七十之後壽所止極耶不佞於先生母族稱甥其第太學君又雅相善而乞文於不佞以爲先生壽夫不佞所謂無可用而強爲用者是惡足爲先生重也

范伯楨太史壽叙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二十

賈

始不佞與范太史伯楨先生同遊太學名相上下而情亦最相得是歲不佞舉京兆而伯楨絀伯楨不欲歸不佞薦於友人王叅軍而館之後三載伯楨舉明年以憂歸又三載而伯楨廷對第一人爲太史則天下爭艷言范太史矣伯楨爲太史亡何以言者竊已又入爲中允侍令皇帝講幄時江陵故相當軸以嫌遠先生先生遂告歸江陵敗詔起先生爲大司成言者又攻罷之至是先生年六十矣不佞既交於先生舊而先生之門人沈吏部伯英不佞姻家也乃屬不佞爲文以壽不佞蓋聞之世儒云聖人不言命

言命以訓凡人也竊以爲不然孔子不云乎得之不得曰有命夫不得而委之於命賢者知之得不以爲能而以爲命則聖人事也善乎莊生之言曰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夫明乎寄之說然後可以言命而不爲命所役造物者之於人也多術矣陶鑄鍛弄而莫測其端條予忽奪而莫知其自故達人觀化至於鼠肝蟲臂而惟父母之從是曰命也而世人熙熙智者挾之以爲技勇者矜之以爲力至其驟而失之茫然若喪其固有夫是以滑其天和而天其天年不佞與吾伯楨角藝於千人之中而伯楨又與入穀之士四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十一

言序

百人角安知其必爲第一人而竟得之矣其於雍容館閣坐致變理之業猶承蜩掇之也乃身無可選之行而屢以言退其理糾結而不獲伸能無不樂乎先生性無城府道謝悔尤廢興之際泊然也聞其所居自先世有泉石之奉先生不雕不飾樂而若將終身焉其於寄之去來也可謂明之矣夫是以推爲第一人而色不喜三仕三已而氣不阻行年六十而貌不衰豈其拘拘焉而與命爲役也歟哉不佞以陋蹤跡節常仰愧於先生顧旅退旅進猶得齒於陪卿是所謂得之以命者豈其先生之望實而此焉是終異日

者之登三事以霖雨天下也於先生乎何有要曰仕止久速不佞不能必而所可必者知先生之不荒於寄也敢以是爲伯英復

壽鄒太孺人六表序

初余兄元美所舉於楚士曰鄒君孚如孚如成進士則名籍甚從中書舍人選得司勳郎已又以舍人考得封母爲太孺人制詞以孚如賢歸美所生甚歲丙戌秋余來京師孚如以余兄誼故繆相愛也已而告曰不佞有母業已受上恩封不佞今請急歸而母明年屆甲子一周矣壽與榮會爲繪之圖曰將母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十一

言序

榮壽而願乞一言於先生以弁斯圖也余謂孚如而母今安在在楚不就養乎孚如曰否迎養耶舍中耳曰審爾乎如胡請急歸也必楚地可壽而母耶曰否太孺人思歸而不佞故仰成之也予聞而歎客起曰賢哉太孺人之爲母此無乃孚如實有志焉而太孺人故俯成之歟吾聞之孚如蓋家雲夢之間云昔司馬長卿託子虛言楚王枚獵盛誇二澤以張楚然亡是公一稱上林而子虛昨古今日孚如迎養地天子所都也即楚二澤之饒適昔其麋鹿禽魚足爲太孺人壽者何紀第以當天子上林金華堂露之麗

何如其鄉人能環而稱壽者即賢亡踰楚父老兩龔之流又孰與 天子諸公卿濟濟之盛乎如位厯諸郎所居要地也同舍郎執子弟而舉觴者又盡天下選此亦足爲榮而稱千金壽矣太孺人不此之留而楚之歸豈誠有樂乎雲夢之間而厯故宮之思邪吾又聞之乎如爲人賢而嫻文辭與吏部郎顧魏兩君子游而競以節義相砥切年少爲司勳貢外郎官不患不蚤達而其意恒恐爲文章節義未至逡巡進退間實有深意而太孺人逆知之第曰吾思在雲夢宮兒亟歸爲吾壽吾微時諸姑娣姪足相樂也母子間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化

莫逆而喻遂以請急行然則 溫綸華軸六珈翟弗未足以爲太孺人榮公卿金紫踞觴堂下未足以爲太孺人壽迹其所爲榮與壽槩可知已語有之虛室生白高居鬼闕冲而用之道所繇不窮也太孺人蓋得遺榮葆壽之源焉乎如歸爲壽畢益且養志力學道日以光而譽日以貴太孺人必有以榮 君賜而壽天下者且曰兒趣辦裝吾從若還朝矣

壽從母陸太孺人八袞序

初伯父靜菴公生四子伯仲爲龔孺人出叔與季皆別出季爲瞻美兄母曰陸太孺人靜菴公與龔孺人

起家修嫡庶禮所授產叔季獨廉瞻美少任俠好施游於酒人而侈事其母以故叔季均受產而瞻美又獨貧瞻美蓋齒介吾兄弟間於群從中獨傾心其清若同產久之三兄皆相繼謝世家亦盡凋落而獨瞻美兄與其母太孺人巋然在也瞻美乃稍稍折節爲家人產吾伯父之緒賴焉而事太孺人顧日益孝謹太孺人少奉浮屠法蔬食者三十年六袞後得危疾不可藥念惟有肉食挽之而太孺人堅不食瞻美踞而泣請以百計始爲嘗一嚙病立起太孺人雖肉食而啻於生憐其女甚常輟食食之瞻美又爲百計中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化

其欲若爲弗聞也十餘年間病殆數矣適有天幸病漸愈人以爲瞻美孝感所致云然瞻美兄年五十餘未有子所育兄之子多弗成太孺人居恒弗憚云吾一未亡人即享耄耋何裨王氏而忍見吾兒無後乎歲乙酉太孺人年七十有九而瞻美兄始舉一子子又穎而秀太孺人抱孫而後喜可知也用是其神益愷康而體益堅固今年秋九月十有三日爲八袞初度之辰瞻美以其襟中兒進觴於堂上曰大母幸爲兒舉觴而都人士以瞻美居平好施故無所爲報而盡歸其胙於太孺人而獨世懋焉 天子賀 萬壽

行不在列。亟歸而猶及其月也。乃以金鏡之餘輝。洎天子錫宴之餘瀝。進而祝曰。人間世所稱得天必曰壽。而有子孫。今太孺人盡得之矣。吾聞浮屠之法。尚慈悲而戒貪。嗔非獨蔬食爲也。太孺人如以得天者。願爲報恩。身即願不齋於口。而齋於心。其自今益慈於子孫。僕妾施於餓夫病豎。毋貪毋恚。以樂有年。也。退而以太孺人之餘瀝。觴而戒於瞻美兄曰。今日太孺人之壽。天之所以酬吾兄孝亦至矣。則願吾兄忍嗜欲。慎起居。以保其養母之身也。又願吾兄崇善利。謹貽謀。以慰太孺人愛孫之心也。庶幾哉世懋兄。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三

第亦席有光焉。寧獨吾伯父之緒無忽乎。瞻美兄於是醕余觴而告於太孺人。因請以其言爲序。

冢婦壽言爲從子婦張作

萬曆甲申之六月。爲再從子堯佐婦張五十生辰。從兄瞻美過余而言曰。吾從子婦年五十矣。吾將爲之壽。而願得子一言。以藉手。余應之曰。尊而壽。卑禮與婦而文之。禮與且其去櫛沐而稱未亡人甫也。即觴之而忍納之。瞻美曰。唯唯否否。非以爲壽也。吾有所述之也。昔者吾王父司馬公之起家也。吾父實承之。逮吾兄以暨吾從子世爲儒冢也。吾兄生一子。

歿而從子繼亡子。又先天。吾小宗之胤且絕。幸天之。微吾子之惠相與植。吾次兄之孫穀而子之。假時婦張之一慟。而不自存。即存而弱。不能振。孰爲蒸嘗吾兄子。而如綫。吾小宗哉。今張之幸壽而存也。存而振也。此天之所以不棄吾宗也。始吾從子生而墮落。有大度。然不善治生。以斥其產。比從子歿而婦爲政。乃田里之蕪者治矣。公私之負者償矣。僮僕之桀驁者稟矣。若其婉嫕以訓于尊者。柔正以禦其侮者。其行能皆吾子之所悉也。且吾父生四子。今獨吾在。吾又無子。懼一旦填溝壑。以墮先人之緒。則惟是嫡冢之婦是賴。不及今一宣其德懿。令吾諸從有聞焉。其胡以訓後凡吾所欲爲。壽重冢嫡立宗祊也。夫亦禮之變而正與余於是起而贊曰。偉哉婦張之德也。而傷哉吾兄之志也。昔者吾嫂虞孺人之相吾兄。以才德著。今從子婦繼而有聞焉。是王氏世有冢婦稱也。夫婦道禮稱無儀。易言无遂。安所自見才哉。門戶殄瘁。而使爲婦者。世擅其聲。此豈吾王氏之福也。雖然。閭巷之士。旅興而旅滅多矣。豈非以陽德衰而陰德與之俱泯耶。古樂府云。健婦持門戶。亦勝一丈夫。今夫稱婦道者曰。夫死而家忘其亡。可耳。至曰亡而。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三

勝其存詎不謂大難哉已寡婦清以財自衛而人莫敢犯秦皇帝聞之爲築女懷清臺以人主之尊四海之大而猶加禮於匹婦若此况吾族有人焉而令泯泯無述此瞻美兄所爲津津而亟道者歟於是次其說以授瞻美兄其以是訓諸孤曰穀乎爾毋忘而毋之拮据以立而朝夕衰而孝敬也使穀以是傳諸毋曰冢婦爾其喜於賢之見稱而益自愛以成而孤也則斯舉也未爲無益矣若曰穀以壽觴而張以壽舉吾知其弗醕也名之曰冢婦壽言

送潘象安歸壽太夫人詩引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二十七

李

新安潘象安以文學行誼聲籍甚舊相李公賢而羅致之與爲布衣交象安雅不自多從一蒼頭奴客長安中逐諸簞生試有司不第將罷歸諸慕象安者願以李公故事留象安不能得也所善黎員外輩堅請毋行象安遂巡言曰緯之不能去諸君子甚也然孰與吾母之願亟見緯也太夫人以明春且入秦緯願歸爲太夫人壽緯不能留於是象安行有日矣則爲歌驪駒而送之行象安又辭曰辱諸君子之不鄙以小人而母而賜之言則惟命若緯固不願文也諸君子又改而從南山之什象安乃色喜視其橐若千金

裝忘其失所來矣太夫人之以德養安象安也以今歸且問象安兒故多豪賢長者交亦知見有母乎象安出其橐中藏跪而進之太夫人之前琅然終誦也怡然若饗瑤池而甘沆瀣又安知象安之以徒返也余知象安賢因以知象安母之能爲介推毋如曰某也以明經薦上歸縣令吏胥擊鼓揭竿而往賀必以是爲父若母榮即其人歲且以千計矣諸君子寺成而象安以屬余引緯者象安名也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二十八

李

王奉常集卷之五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序

賀同年成太史君迪生子序

凡鄉校明經士其獲雋於有司者有司既爲登其名而後先之矣而又私爲之錄曰序齒第年而後先之若鴈行然豈非象異姓兄弟哉錄自齒籍外必書其祖若父母旁連第弟下至妻與子皆得書歲久則輯而更新之凡存歿於是乎稽慶弔於是乎出視其後王奉常集 卷之五 錄世美 三十三 之生絕繁寡以爲欣戚此錄所由始也進而登於朝錄亦然然鄉爲首善地又地接而人簡於兄弟之誼最近世懋以嘉靖之戊午舉京兆於時同舉之士年最少才最高者曰鑒吾成君君父故大帥官一品而君獨以文起家繼登乙丑進士爲太史公位光顯矣然君富於春秋未有子得書諸爲君異姓兄弟者靡不喁喁爲君望也乃歲甲戌天下當大計例以是歲新齒錄而君報丈夫子生諸兄弟謹言宜爲成君壽於是兄弟之長者率合金爲醕而屬世懋曰宜爲文世懋謝不能文不獲已爲舉觴而言曰夫古稱善頌

多男子宜莫如詩詩之斯千曰吉夢維何維熊維羆又曰載衣之裳載弄之璋其言室家之慶備矣而於王公大人也尤詳螽斯曰宜爾子孫繩繩兮麟趾曰振振公子豈非二南之化浹而澤鍾自貴者始耶成君父貴至一品而身爲 天子文學侍從臣其貴益未可量將文武之道萃於其後夫亦艱其人而不偶出也乃今熊羆兆協實生岐嶷螽斯麟趾於是乎始請以是觴爲君賀已又揚漚而言曰凡吾兄弟之登斯錄也十有七年矣其進而登於朝者不能半焉即登矣而浮沉顯晦出入之跡介乎其間萍而聚者亡王奉常集 卷之五 錄世美 三十三 幾耳今吾與諸兄弟席 天子仁聖沐浴二南之澤晨而朝晏而息得以其陳擊鮮烹甘以爲充間者讌咲懽樂豈非幸哉敢微成君之福以爲諸兄弟福君忻然而咲曰有是哉今不佞成父子而令諸君子成兄弟之樂敢忘 君賜乎不佞請以諸君子之觴觴諸君子人人自爲賀也於是主人既醉客顏亦酡聲瀝而別 贈李惟寅襲臨淮侯序 高皇帝以神武定天下於時佐命之臣若中山王功第一而始不由戚大都督文正親矣而不以功名終

獨岐陽王以姊子從 高皇帝教之成用爲將有大
功初建國學師儒選最重詔特以王攝焉其於勲親
文武可謂兼之矣王之後中廢 世廟時脩功臣後
而惟寅之尊人盱山公以錦衣指揮得世爲臨淮侯
惟寅弱冠有雋才好爲詩歌聲藉甚折節下士士爭
千里外赴之當是時臨淮小侯名聞天下 國家制
當勲臣世諸胄子不得任事獨惟寅爲當道所器得
叅戎政已又爲中領軍皆前所無自惟寅始著令甲
矣去年冬以世次當嗣爲侯者與惟寅爲布衣交若
劉金吾子大章謂某等近臣屬爲文以賀夫以惟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三 四
寅才籍令不爲世胄其自致者矣惟寅當爲嗣也
是以在此 國家以故事侯惟寅是安足重吾惟寅
而諸君子以爲賀語不云乎公侯之後必復其始以
岐陽王之烈不一傳而泯泯於世豈天意哉天其或
者縱惟寅以才而大畀之任以光於我岐陽之烈也
則夫復始者將自今日始夫安得不重乎而吾安得
不爲惟寅賀乎故曰諸君子之賀惟寅重始也雖然
惟寅業以布衣誼相責乃某之爲賀也何敢以諛惟
寅而欲循諸徹侯故事也飲醇割鮮以樂 上恩卽
所得詩歌贅耳必欲復岐陽之始爲 天子股肱心

督臣其尚有進乎是者爲片惟寅告今夫詩歌者士
大夫不得志無所見而見之辭而所謂慷慨下士者
皆吾肝膽忠義之餘也故吾願惟寅毋沾沾於所自
有而思廣其意以事 主上行且出綰兵符入爲國
師一如岐陽王所以事

高皇帝者夫然故始足重也而吾二三兄弟將席惟
寅爲光者顧不在是與是爲序

賀潘少司冠載晉御史大夫總理河道

序

我印川潘公撫江右之再歲 天子策茂勲召入爲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四

少司冠潘之右伯徐君中行業已偕諸官長爲文稱
賀矣未幾吏部以總理河道缺亟上請 天子復晉
公爲御史大夫兼少司空以往 命下而公以受代
猶在境內於是江右之士民交口而詫於途曰我公
有大造於我江之民 天子是以載錫而亟寵之如
此不然胡三閱月間位益而崇權益而尊轄益而廣
也卽我二三大夫亦罔不動色而言曰此江右異數
而大中丞所希觀者是當踵賀左叅議王世懋乃抗
言於末坐曰夫是安足爲公賀哉今薄海黎庶賴
天子明聖以脫於兵燹饑饉之苦單于諸骨都款塞

則干城之將偃甲而晝臥島夷嶺隳以次鏟削文武大吏搃白羽而治之獨黃河關潰不常時厄漕道

陵寢都邑之所關六軍萬姓咽喉之所繫縣官所日夜宵旰而側席者此耳一旦密勿之臣建石畫請大臣專督責而還方吏士知有公者必曰非公而誰及其議於朝縉紳先生抵掌而談曰必公也銓衡九卿以名上而首懷然者果公也至於天子所內簡於裏而外俞群議者則亦惟公命下之日而天下恬然曰吾故知爲公耳蓋公爲御史即以能聲位九卿

肅皇帝時首河事則公已柄用有功以憂去而民大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章國華
四百六

思已復起治河功垂成以譏廢而民益思及是再起蒞江右而再膺新命於茲凡河事愈亟而公之任愈專且大昔孟子以禹行水爲大智謂能不鑿而行所無事也公在肅皇帝時天下已服公智能然公不務揣摩不善傳會其行已治民愛才下士粹然一出於正以故中懷不得行而識者卒善公之智而能用今茲有事於河也公有故智在夫亦由行禹之道乎今夫士繇一命而進積日取勞用循謹登八座者比比而是公爲名九卿垂廿載即至是九遷而終傳於公難之乎且也位益崇則責益大權益尊則報

益難轄益廣則務益繁而公亦豈用此自得也獨以爲天下有大事北挂胡南挂越舉無足道必於其至難者待之公而天下所屈指與縣官所屬意不謀而同聲不卜而定命以是緣人情而窺天意其將告成事於玄圭也非難矣世懋蓋上以爲天子得人賀而下以爲中原之民將漕之卒得完生於版築挽刺之間者賀也諸大夫皆曰善請以子之言爲我公告

賀張憲長晉權本省右轄序

皇帝愛養元元念天下藩臬臣旅遷者捧檄旁午往往以道路爲官不得爲縣官一意任民事詔下所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六

章國華
三百七

司自今藩臬臣皆即其地遷當遷者即小踰期官亡缺需次以待其有治理最聞者即未及期缺卽補務在使其官即不久於官而猶得久於其地甚盛舉也不佞初以尚璽郎奉使關中今右轄嘉禾張公實紱行省政公時佐大使行邊未歸而不佞即遷江右參議恨不一見公而行然關中之人雅能道公之德政也竊意公功在西北隲縣官且終畀之而江右相望幾萬里安所得從公上下其議論乎亡何公以伉儷之戚將請歸當事者業不聽之去而重憐其請乃令以故秩居江右蓋稱異數云自是西北隲無公跡而

公爲江右之民有矣公之來也不佞以入賀行重自歎數奇比返命而公已擢在臬長乃稍得周旋於末論而益信公所以負關中之望者不虛公居一年所會縣官有所更置右轄徐公次升而左當是時上自監司下逮士民屈指公代若執左券已而報至果然公至是凡三遷不出豫章城而徐公者文學舊臣也計上召且不久則一旦遺省篆提十三郡之赤子而授之代者非公又將誰望公自郎署爲名二千石歟歷南北以至今官其文武猷畧布在功令在關中則關中重在江右則江右重隨試輒效何所不宜而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七

四百五

惠也將無以其德上賜者而爲望耶九罇之詩曰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汝信處又曰是以有衮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以天子之叔父攝政之相臣東征而三年淹也是可爲常乎而民猶不能無望其歸又况張公故吾民有也吾懼江右之民之安於公而一旦訝其他擢也預爲諸大夫言以解之

賀兵憲李及臬公晉擢浙省叅知序

李大夫以觀察備兵三吳秩滿晉叅浙江行省事治金甌吏民攀戀狂走謳吟越旬日有海上夏胡纓材

王奉常集

卷之五

章補

不知其於四民均也君知大夫於海隅而不知其於四郡均也無已吾爲君書之凡大夫之治行人所不能及者三耳目所經總持終世即丙夜飛觥耳熱醉語纖毫必記則默識一也身不出堂皇而民間聲咲靡不周知竟莫窺其耳目之寄則神察二也四郡之兵刑錢穀諸道使者之簿書期會談咲立辦乃至併漕儲之職而肩之一人其神愈王則才敏三也是三者世所謂不及大夫者也然吾以爲大夫所真不可及者不在是大夫言疊疊終日然常持節義遇有不平事及嬖河漢忍之類輒面發赤是其志超於人

三秦常集

卷之五

九

奇

也所至禮賢若餓渴傾心願下非其意所好即貴公蔑如也是其識高於人也即摘發如神雅不爲東濕持下與人交愷悌無城府哀赤子而活之不爲自完計此其心誠信於人也維大夫之志超於人以故成進士十五年孤立而無傳離職然不染於巖廊陵谷之間惟大夫之識高於人以故所至之地善類蒙福而小人不得緣爲奸利惟大夫之心誠信於人以故人無賢愚各罄底裏而爭願爲大夫出死力者以不佞之密邇於大夫而幸一當諸賢之下陳以是知大夫真不可及也今一旦而奪吾三吳之恃赤子嗷嗷

不以三載爲上德而惟乳哺之失之悲其爲攀戀

豈獨而餘皇荷戈士平吾聞代大夫者大夫之鄉人

賢者也大夫以舊政告兩將軍之得逸而士也如故

第聞當寧意知大夫甚亟直以叅知爲階梯金衢爲

傳舍旦暮且開府三吳以終惠吾赤子吾恐大夫之

不能久弛其勞也材官以其言復於兩將軍兩將軍

曰信王先生之習太美也因請其言而序之以爲贈

賀太守圖南周公兩臺並薦序

州大夫周公之蒞吾州再歲民和政成御史邢公以陞秩例當舉刺則首舉大夫曰循吏也惟上擢用

三秦常集

卷之五

十

三

之已都御史郭公以憂行則又首舉大夫如御史言蓋閱月而察廉者二焉於是大夫之僚半刺孫君輩暨學博士常君輩相率羅庭實而謁王子之廬請以文爲大夫賀王子曰以懋之不嫻於文而諸君子固臨之其敢以不文辭顧願有請焉諸君子難大夫獲上乎維大夫七尺瓌偉之姿登甲科而五馬是邦即皮相者猶能物色之而胡以賀爲孫君輩合辭而對曰子胡言之易也記有之獲上而後可以治民今夫三吳之壤茂宰寔多衆口一不調則否片言不當意則否於是有積久而僅獲之者有此獲而彼終否者

蓋獲上之難如此維大夫一載而報政兩臺之薦檄交至是寧獨大夫稱異數哉而吾輩且席是以抗顏士民之上子胡言之易也王子曰然則大夫色喜乎曰否大夫非直無色喜也且色憂蓋大夫之生也單母太夫人不樂遠就養大夫不得已留其子待而居恒以遠母爲憂蓋時時向吾輩歎歎言之也余曰有是哉是足爲大夫賀矣凡爲父母者之念其子近則徵其政遠則徵其聲太夫人之不能度巫峽巴丘而來也其心寧一日之忘大夫哉而大夫之斤斤焉恒恐以奉職無狀爲太夫人憂也母憂亦憂也今而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章一
兩臺之薦聞太夫人曰吾兒果循吏吾無憂矣若是大夫不自喜能不爲太夫人喜乎孫君起而拜曰然然子言有本乎請竟其說王子曰惡乎無本君知治民之在獲上也自古記之獨不知獲上之在順親乎而順親之在誠身乎大夫之治吾州也聽斷若神一切治辦不妄費民一錢其治狀至不可枚舉然吾所最稱服者大夫之誠耳誠吾不能悉徵之民而徵吾之所以交大夫者江以南搢紳之奉令君誦惓惓綿罔所不至懋於大夫歲時一謁見杯酒而已至枉駕偃蹇不時謝蓋策大夫之意雅不苛責人禮不顧望

人厚施也往刺史一失人意蜚語外訖亡論有亡噤不敢告以爲常懋兄弟於大夫至人所諱言事有聞必以告蓋策大夫所必無又言而必不我罪也凡居官者好親其下而適拒士大夫以爲其言私故多不得言即言不入懋於大夫凡利弊興革有便不便者輒爲大夫言亡顧忌蓋策大夫之能虛受且不我疑也即懋亦自謂誠於大夫矣而非大夫之誠孰爲感人至是大夫起諸生爲太吏其於醇固蓋天性然而日夜維太夫人是念不敢以驕盈誇炫少置于念以遠貽爲母者之憂故能順親而獲上如此且天下之主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章一
能動而能久者莫如誠大夫能持是以終乎易曰有孚盈缶終來有他吉吾兄繼兩臺而薦者紛紛至矣諸君咸起而拜曰信吾子之獲大夫心也而觀於大夫之深也因請序其言以爲大夫賀
賀天目徐大夫子與轉左方伯序
世廟時比部郎李于鱗與其儕梁公實宗子相今左伯徐公子與余兄元美五人者友也而吳明卿稍後入是爲六子最後德甫肖甫輩益進矣而海內好事者家傳嘉靖間七子豈非以建安之鄴下正始之竹林好稱舉其數耶夫鄴下二曹以才華聲勢相頡頏

又皆不永未足稱也獨所謂竹林者其始皆跌宕
放曠之士意所好自即畸於世不顧可謂石交矣王
考其顛末胡升沉異趣也嵇阮早淪劉向不達獨山
太傅王司徒晚大貴顯山卒爲晉名臣後世忿狷之
士至爲五君詠而山王以貴被斥豈其趣專有取於
沉淪者及讀易大傳所云君子之道出處語默異矣
而終之以同心曰斷金如蘭者此何以稱焉山公在
晉武時自羊叔子而下亡才於公者然而竹林之徒
不謂才也即其婦窺之亦唯嵇阮之才而履屨歸識
度於公耳藉今嵇阮當公地豈有更難卓詭不群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子靜

加於公哉而豈其所謂才又在出處語默之外者是
皆非也彼有所至之也昆吾爲剛統指爲柔然而天
下並稱實焉惟其至也仲舉性峻太丘道廣然而名
冠漢世者各言其至也夫當其至即才性殊根目遇
神融渙然解矣又况其於出處語默之際乎哉嵇阮
度而至于才山公才而至于度乃其升沉異數亦云
值而已矣于鱗輩當嘉靖時海內稍馳騁於晉江毗
陵之文而詩或爲臺閣也者學或爲理窟也者于鱗
始以其學力振之諸君子堅意唱和邁往橫厲齒利
氣強意不能無傲睨而子與居其間獨爲愛人長者

意豁如也播紳大夫既已扭於故常不辦解好而結
繫眉睫之間始煽同異構權佞爲袍以快其私於是
諸君子相繼得罪而子與於是時不能以其愛人長
者自免至浮湛藍官欲解去數矣會天下更始于鱗
最先起而予兄元美繼之已于鱗無祿而元美暨肖
甫遂爲中丞然不能無絀口語而獨子與遂巡藩臬
開天下歸厚焉行省至左伯外秩亡與比江右名邦
而錢穀寄至重也子與今且提衡而領之矣俗吏自
喜者類營文人一切無用即謂夫夫詎能辦是而右
文之士又謂是錢穀者胡濶乃公爲不佞固謂胥失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二

子靜

之山太傅以晉武銷兵首論孫吳本意識者美之曰
公不學孫吳而暗與之合夫子與豈必學錢穀哉
天子以是嘗子與謂其人靡所不可有如異日進而
銓衡天下士即晉世所稱山公啓事於吾子與難之
乎於戲淺中之士薄奏雕蟲於世小不當意輒比類
聯偶傳會於文章之窮以尤達者聞子與之度可以
少愧矣故故事僚長有所擢授其儔當贈言而諸大夫
以世懋之習於子與也固推之言夫世懋於子與何
敢雁行也結髮而侍諸君子則已雅悉其升沉之故
而子與以元美誼又俯而弟之故得稍持其說而獨

觀於子與之至者以爲諸大夫復諸大夫試以徵於
七子者德甫今在豫章明卿在武昌聞吾言當必有
概乎中矣

賀張右伯晉擢雲南左轄序

始張公繇臬長而遷右伯某以匡廬長實參末藩諸
君子業推而使言矣已其入爲省之臬副而張公方
握藩篆而居會稽陶公爲臬長兩公皆天下人望某
得從兩公者斯夕游也相得驩甚日益聞所未聞陶
公次當遷而會滇之轄虛右則以陶公往江右之人
譁然曰胡奪我陶公而遠之滇也某則請張公文而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二

祖之居亡何滇之左轄入爲京兆尹虛左當銓而次
在張公則又以張公往江右之人益譁曰信矣縣官
之厚滇而薄吾江民也不一月而奪吾兩公以往何
居且吾民之沐浴於張公也彌厚旦暮望公爲真柰
何舍吾江不左而左滇也某起而爲諸父老解曰嗟
而民之知有江右也不知縣官之有江右者十五而
皆所急也吾向者知而民之安於公而一旦擢去不
能無望也則已預爲攀臥者言之矣而獨不之聞乎
且而又不聞易保泰之義乎泰九二之辭曰不遐遺
大都久安之世上下習爲恬愉其見多在耳目之前

而遐荒悠眇之地類不加卹則往往易以召環而不

唐玄宗開元天寶之間號稱極治房閭之娛慮不

之速而聽媚相用其私人以臨六詔卒格戎心至

之所忘而哲王之所深注也夫滇故昔日之六詔也

而物產職貢之饒聲文風氣之開則已什伯於曩屹

然爲國家巨藩久矣徒以遠京師邊夷徼旬宣大

吏小不加意其民輒望曰天子得無夷我而忘之

乎以是易作弗靖今其久治而課最之臣天子旣

召入爲九卿建牙露冕令其民夾道而觀之使知重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六

矣踵是而來者又民望也朝擢一人焉曰是有聲於

江之臬者暮擢一人焉曰是有聲於江之藩者

璽書不言重而其民已默喻於萬里之外曰天子

乃急吾民甚於內地靡不人人願治者而公與陶公

相與以治江之政不鄙而臨之即諸葛武侯之遺蹟

潁川西平之近烈可踵而興也聖天子所以爲不

遐遺之慮如此夫柔遠固以能邇孰謂其重滇而忍

于江民之薄哉抑吾聞之王者之能邇以政而其柔

遠以風夫公往而滇之民已知有公矣其使之惠

是邦而珥海懸倉之間實有車轍馬跡焉未可知也

要曰風之而已未下車而即以開府召亦未可知也其爲內爲外爲父與速皆未可知所可知者公之身四海蒼生身也要非而江之民所得獨有也蓋公之行而江之父老咸率其子弟遮道而擁留故余爲之言以壯公之行且以廣夫留公者之志

贈國醫改齋支先生序

支先生以醫游京師先是周叅軍有二子俱弱冠而病病且不治延先生先生爲道病指可治狀及措設方藥俱出衆醫意表已而二子皆差識者爭言支先生非小兒醫也然先生雅不以大方自名而一意爲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七

趙世祥

小兒醫自喜益甚長安貴人子得先生則人人以無恐爭延致無虛暑矣今年春予一兒痘先生曰是可勿藥也果弗藥差女繼痘先生曰痘等耳而瀆藥藥之差余雅信先生而兒女輩幸際其常是未足爲先生難者先生所他治種種奇中至不可殫述爲人決生死刻日無少盤所用方藥從反諸醫吐舌勞視先生卒用以肉將骨者大都載所著玄機論中而縉紳間相詫爲神異者比更夥也蓋予少而讀方術諸書竊怪古人不爲小兒家言胡至宋而後錢陳兩家者立也又惟其言之弗倫而至以冰炭相角立然率以

垂世而至於今守之不衰夫以定方而待無定之症難已又况以偏方而投病者之所忌將奈何夫亦其始未嘗不善融會而其子孫專守之之過與乃今聞於支先生而益信夫向之惟者之合也先生所授書即從外氏來而能任意出入之往往用藥自運可謂能得古人之意者蓋先生少有穎異名讀書過目不忘下筆輒千言不休棄去綰千兵爲大帥幾成復棄去於文武材用鬱鬱無所就而悉以其奇寄之醫以見又爲其未專而工也而一以泄之於小兒家言其大指與世醫異矣故其所著效如此吾聞扁鵲醫所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八

趙世祥

至殊名以秦人重小兒則爲小兒醫自古通方之士則然此先生所以爲小兒家言也周叅軍嘗丐某爲文以謝先生屬逡巡未脫稿而復以兩兒女昇之乃爲序次其奇如左某即不文輒附外史之義異日當有採而入國史若扁鵲倉公傳者先生其人哉先生其人哉

王奉常集卷之六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序

敝帚齋稿叙

永嘉古甌越之地自漢入中國代爲名郡至我明益稱盛其地襟江帶海錯山而居其產有魚鹽蜃蛤菰米花木之饒其人士多讀書賦詩園基飲酒之樂士之鍾靈秀而生者往往肆意於詠覽而歎仕宦之心其土風大都若此五代時謝康樂謫守茲地樂其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山水鑿空探奇梯山航海極一時之致意興所集輒寄之詩以故永嘉之作特多閒麗余所識永嘉士多矣非名園基即名詩者乃歲戊辰永嘉王山人始以詩贊余余覽其詩稱社而會者凡若干人席而和者凡若干人皆其地所名鉅公逸賢之倫翩翩盛矣至其詩旨多師心而諧響造景而觸韵高山大川日與之薰染浸液而成故其辭和以適而無困窘拂鬱之態此山人詩之大較也山人善飲酒工園基乃不以名而名能詩詩在公卿間有聲矣而名其稿曰敝帚若以爲不足存而偶不忍棄者蓋類夫託而逃焉樂

而忘焉非汲汲乎鳴其不平而詫其所能若唐孟郊賈島之流者嗚呼意遠矣可不謂得于山川風物之助乎哉余用嘉其意爲稱說如是云山人名應元與之遊而爲介於余者集中所稱陳將軍也

梁園集叙代

日余與許殿卿李于鱗兩人者遊也蓋始韶齒云既余與于鱗先後成進士而殿卿獨計偕又數不利晚一再爲諸侯王相耳然殿卿不以其故減豪舉而愈益自奮爲詩諸與于鱗唱和者洋洋矣最後相大梁則稱梁園集云於戲平臺修竹蒼莽狐兔而梁園名

王奉常集

卷之六

迄千秋在者以鄒枚諸君故勝也鄒枚諸君貴不當漢一尉然方其湛思極境引商刻羽造煙景於筆端攬形類於指掌梁王觴上客而授簡長卿去賢郎而願從斯亦快其蘊矣寧獨千載之下貴于漢庭吏哉然則殿卿自託於梁園未可謂不遇也

青雀集序

始余客燕市王先生百穀以其燕市集屬余序余業不敢任則漫應之曰請以俟繼今而作者居亡何百穀試京兆不利歸而會鴻臚丞朱君在明以使事乘傳順道取吳門百穀故厚朱君則坐其青雀舫中鼓

吹其上觴詠時作裏所得集之命以青雀先書抵余曰曩不能以燕市子累者爲有後命今且徵斯言予惟士不得志類仇軒冕而薄矜眩發爲言不能多即多道其抑鬱耳而百救乃不然浮河涉江不能兩閱月所得詩若文即操觚之士閉戶擁被窮年而不能得者抑何夥也扣舷乘風若津津于青雀而榮之談者謂王先生慢世得無似之乎夫士窮年而不能得王先生得之於兩閱月之間又工好若是其人才致縱橫寧以一時小得失爲意者予故知王先生非慢世者也談者曰子何以知之曰以朱君知之朱君王奉常集

卷之六

三

朱君

王奉常集

爲人有意氣而雅能詩王先生與之遊舊即能慢世獨能薄朱君哉予知百穀者請以是爲序而書謝之曰幸及而之失意歸也以百穀之才豈難一第者一旦身擁方傳口作金華殿中語當不假余言重即言之不能如今日窮時交矣

張侍御詩集叙

嗚呼自有功之亡十有六年矣而余始爲叙其詩有功故相張文忠公子也文忠公早而奔有功有功未弱冠已尚符璽爲丞矣然有功雅不善統續家態而自力爲古詩文與余兄元美交最善余從髫髻時已知

有功翩翩佳公子也居丞資滿當遷而會所善沈叅軍鍊者効相嵩人或言有功見知相嵩大望曰嘖豈子非三公子耶竟斥外浮沉塩官稍量移太僕丞有功意不自得乃益斥其產而日與故人賓客飲酒懽劇甚亡何竟卒於京師年僅三十六耳王子曰予讀有功詩未卒業而三數焉人不可以無年以彼其才今少幾載而假之年與余兄相廟切也迄于今風淪乎詩人冠矣乃不幸中道夭而猥以良工之朴見珍於世豈稱有功本指哉雖然嘉隆間大臣子名能文章家度亡踰有功諸習有功也者謂是編有功朴也王奉常集

卷之六

四

子詩

王奉常集

百歲後故老盡矣其人風流節槩漸泯無傳而間有稱嘉隆間大臣子名能文章家曰張有功則猶藉是編在也刻是編者爲有功仲子汝紀號能世其家云張侍御詩集序

某爲兒時則聞家大人言督學御史張公云已稍長讀國家掌故乃知有名臣張簡肅公而御史者即其孫也初簡肅公不肯入中秘願爲國家出死力卒獲其志御史公選入中秘矣已復出補臺中嘗思奮不顧身以當祖意故其所建白措置隱然家風矣不幸遭讒中廢垂三十年無所自見而後以其慷慨餘

畧見之於詩其詩五言古尚者追蹤魏晉歌行五七
言律大率多宗杜陵然不爲刻字煉句以求炫乎翰
墨之場其指在摠寫襟懷而已當其新意所出即亡
論格調可也蓋公意不屑以詩人自命嘗訓其子云
比德思上比欲思下其素所抱負則然公歿後而二
子秋程相繼成進士讀中秘書爲名家程官禮部郎
與其善間出其家集相示某幸卒業焉因稍爲次第
之而綴末言於其後要以見公所不屑意而僅僅自
見者已爲足傳如此即公所未見而不傳者可知覽
者當求公志於是編之外

王奉常集

卷之六

五

子伏

胡元瑞詩小序

蓋余所亟稱文章之士曰李本寧胡元瑞本寧余畏
友亡論其矯矯無前已元瑞余年家子於詩直以年
行相推耳要其卓詭宏麗奔詣秀出非余所及也元
瑞本弱冠從父遊京師則已名能詩歌聲籍籍余願
見之而無繇乃丙子歲過蘭溪元瑞方獲僦將計偕
余幸輒焉談執過丙夜元瑞出示所爲詩爲之擊節
賞歎越歲再一過之元瑞輒趨迎爲具執通家禮甚
恭而詩每見愈益奇進是編益其一歲中合作也遺
珠剩玉猶足掩映一世矧乃撮標選勝何疑膾炙元

瑞既少游中原早脫越吟力追大雅絕不爲柔曼浮
豔兒女子之態故其詩多感慕意氣敦篤友誼有燕
趙烈士風是又足徵其人匪獨雕蟲之業已是編使
本寧見之亦當驚折稱鴈行交而謂余言之不慚也
遂不辭而升其帙

華起龍遺集序

起龍余從子壻也年十五六時爲舉子業有雋聲其
尊人學士公間出示余余不謂善也學士公悟而亟
易之教不一載葩藻豔發遂以弱冠連上第起龍既
名家子年少負才眉目如刻畫一時流輩爭趣視之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六

子伏

選得水部郎即移疾歸其出而再改客部以不能俯
仰當世歸養學士公歸亡何學士公卒起龍未終喪
毀亦卒余兄痛惜之爲梓其遺詩文僅得若干卷初
學士公好爲古詩起龍承家學亦多爲古詩其它有
志而未暇也其歸養時頗欲以暇日大肆力爲文章
乃不幸遽病以夭而所傳於世僅若此好起龍者以
謂其才當出李長吉上而所見寥寥不副其言語不
云乎豫章生七年乃識之夫七年之木策爲干霄之
材冀爲明堂之棟可耳七年而遽剪伐之輦以之明
堂不稱則譁而謂非豫章此不栽培之過非豫章罪

也世所望起龍者得無似之乎起龍非獨於文然也其爲人少長富貴盛氣自適不知人間世之難已稍涉太行之麓則翻然易慮願爲密理蓋其才性觸悟類然藉令天假之年使變而就深沉之思一日千里故未可涯也此寧獨其文哉馬新息云良工不示人以樸起龍吾所謂豫章也天胡生若材而早其剪伐乃竟令以樸傳悲夫曰若是則起龍所不欲示而余兄爲傳之者何曰起龍集世知起龍望之耳今其五言詩具在讀者掩其名而試求之即未可入建安黃初有如雜之王儲間饒愧色乎國家重進士選歲

三奉常集

卷之六

七

三

可百人位不起龍卑年不起龍下死而湮沒者何可勝道倘世有誦其詩而好之者知學士公有子起龍其猶侍此樸也夫或曰學士公巖居稿清婉可傳而選起龍佳者附其家乘此亦一奇也余試以質之余兄然否

李唯寅貝葉齋詩集序

唯寅與余交在莊皇帝初而唯寅時爲小侯詩筒盈焉內矣其爲詩迄今凡三變云年少氣盛有觸易形意恒在多既得于鱗詩習之乃檢括爲深沉之思刻商引徵宛似其家言已稍稍縱其性靈時復脩然

自得博採旁引未見其止此唯寅詩大較也唯寅間嘗問余爲詩家言者其人類歟險側何居余喟然應之子毋自推引凡爲詩非謂其人必賢也又非謂其人顧賢于立德立功之士也譬諸繁英妍卉點綴化工游人士覲而醉心以爲少有所利之不可夫詩於道未尊國家不以程士鄉州不以充賦仕而談者罪諱而觸者植然且士爭趨之何則其情近之也如今海內有釣奇託捷詭故不情之士安所取是乎始唯寅大然余言余乃今於唯寅卜之也夫士於詩誠無所利之乃其性靈所託或緣畸於世意不自得而

三奉常集

卷之六

八

集

說際盛世極人倫之幸非有牢慄此離之感迫而動乎其中乃其所旦暮是營者一切寄情於詩既已折節下韋布之士不憚數盟會而詩成所託之乎爲名者高齋貝經西方空寂之教也視其身若萍寄於節旄金印之中而其志乃軒舉於玉帛子女狗馬之外明興以來微侯中一人而已是其於好無所待也其於工無所助也故余於唯寅謂吾黨士難之也於戲聞余言者寧獨於唯寅詩得之乃併其人可窺矣如唯寅最好余詩爲首條梓其四集及是貝葉編成而朱生來以序屬余余不文於唯寅唯寅不得辭報施王奉常集 卷之六

彭稚修詩集序

始余爲郎長安中識稚修於曹甥子念也子念感爲言稚修有文章意氣余時僅一再識之最後過蘭溪而稚修爲學官稍稍得傾倒見其所爲詩然是時稚修病矣會其令與邑大豪闊稚修雅善令率諸生助之理豪爲蜚語聞上稚修度不能勝棄官歸豫章而

里中妬者大快其事稚修意益不自得疾竟甚卒稚修居里中獨善王孫貞吉卒之日傾謂貞吉曰吾遺集必以付子念而丐王先生序其說余聞而悲之已其集歸子念子念業以死友自許則爲簡其可傳者付諸梓共得若干首云豫章之俗好談性命政術不喜爲古詩而持論繩人特甚稚修自爲諸生時獨心好詩性落魄不拘小節又好交海內賢豪長者以是動與其俗左然實慷慨自喜士也其詩上下風雅而力追當世之作者當其遇合指事引類婉麗清切灑灑乎嘉隆間名士儔也既數因春官未能一意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卓漱甫詩集序

爲聲律之學而率意應世之言又多爲子念掩護不入梓海內之好稚修者喜其詩足傳而不能無望於寥寥矣太史公有云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稚修未爲學官時不稱窮逮其棄而歸歸而病可謂窮且愁矣今天假之年意有所鬱結一託之詩以自見其足斐然成一家之言無疑也士窮不足憐窮而繼以死多所未竟乃是憐嗚呼稚修死矣雅所自負寧受妬無寧受憐嗚呼稚修乃竟以妬不勝憐死也悲夫聞吾言而憐者獨吾貞吉子念也與哉

始余識激甫於梁思伯坐也當是時長安多賈人子
爲貲郎而皆自名能詩日買聲利行卷公卿間至竄
名華陽社鏤其集以夸旨者幾令詩道廢矣而激甫
居其間朗耀自別然余猶謂其人膚立耳別久之客
多言激甫慷慨士非此曹偶也已稍稍得其詩讀之
如其人觀所作行草翩翩如其詩余於是恨知激甫
晚歲丁丑過唐栖以葛巾訪之激甫家關關中而別
業爲竹林禪室甚雅邀余往談賞良久始醉之酒醕
酩別去又二載復過西湖激甫追而操舟爲具則益
懽時激甫所莊事者葉山人山人與俱來遇余皆有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一

元

作而激甫詩出山人上佳甚即山人亦自謂不及也
於時玄雲層巘湖山井色膏雨如注頃之雨歇奔雲
遽歸群嶂盡出倏忽千變扣舷而歌激甫之詩蒼翠
泠然欲令作響其詩今載集中可徵也余以謂激甫
位不踰執戟而游多長者家不離闌闌而能以素業
自持產不踰中人詩酒之豪聞天下則諸君子類能
言之矣獨其與余交始之皮相而終之心賞如此即
余兄序首引余爲言而余寧能後諸君子終嘿嘿無
一言乎激甫詩故多膾炙人口而是詩又稱歷卷終
已嘿嘿亡論交道何行且爲湖山所咲然則激甫於

詩不必以余言重而余於激甫且以是詩重是烏可
無言也若其具諸體彬彬述作自有知者余不論

康對山集序

王子曰夫文至弘正間盛矣於時關中稱十才子而
康先生德涵爲最然獨最偃蹇至削籍以死余至關
中首索先生集讀之恠其盛名之下所著僅此而時
亦有曼衍亡當於情實者馬伯循傳先生首舉其張
氏族譜乃集亦不載以爲疑亡何先生之子鄉進士
榕來盡以先生遺集見付乃稍卒業而歎其鉅麗然
其爲曼衍亡當於情實者亦益以衆則何也先生當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十一

元

長沙柄文時天下文嬖弱矣關中故多秦聲而先生
又以太史公質直之氣倡之一時學士風移先生卒
用此得罪廢而使先秦兩漢之風至於今復振則先
生力也既已放廢無聊稍託之聲伎以自耗其瑰磊
之氣不能作下帷腐臺生活而家居久名益重海內
丐文者無虛日先生間以絲竹麤藥之暇應之而門
生子弟亦時有爲代筆者以故不無蕪謫至其爲詩
樂府蔚跂故是風雅所寄而五七言古律間多率意
之作又慕少陵直據胸臆或用時人名號爵里或韻
至便押不必麗於雅故此自先生志雄一世由我作

則或以爲不當併削然余謂粹也爾其爲康氏志也者則可留爲千載之下重康先生也者則不可留夫使利吻後生執一瑕以廢先生之瑜毋寧使獲罪於先生之子孫謂廢其家志哉凡二集中鋪叙亡關係者必削率直亡蘊藉風者必削命意就時離於大雅者必削總之舊集之削者十之二三而遺集之入者十之三四彬彬乎足成一家言矣於戲獸畏網羅人惡傷異命不諧俗死猶煩人先生少負儒聲爲廷對第一人意將兼舉經濟潤色之鴻業不幸被惡名以廢其志事既無所表見而放浪形骸之外又爲禮主奉常集卷之六

曹太史文集序

張季鷹云使我有身後名不如生前一杯酒余以謂李膺非真立名者直自遣耳今夫里巷椎魯木強之夫自顧無所自暴乃始甘以其身俱盡稍一挾不律

奇側理仰天嗚嗚而歌則其志未嘗不思見於天下世也矧夫憑之以枕苑之名而席之以木天貴人之業吐辭則金石流聲攄藻則風雲假色若而人也自非丘華之勵勦錢穀之焚那未有廢而不以其業自見者甚哉名之于人難逃也若余所見金壇曹太史則異於是初太史以應制文冠南宮天下士交誦其文謂不似從人間來也已廷對爲第二人燃藜天祿閣中名愈益著求一言以自潤者屢當戶外滿太史若爲不得已者而應之不幸病一足偏短而性踈弛不媚權貴人卒爲所中罷去已又以客奸利事株累至削籍死其才足以發之於文而抑鬱牢慙之感又足以託之文以見乃彌不自稱說當其意到即裨官小令必出新意意所不染寂寥知重也稿就或爲人持去亦不惜其迹常在聲酒情之間而其趣常入頽墮靡泊之境其韻使人泠然日不亂類有道德者而搜其囊稿草與其金俱化盡矣子壻子生其悲其散逸爲家剔戶括得十之二三梓集以傳而門人張太守謂其詩學青蓮文公公今具管中一斑可觀也或以爲太史無意於

于君爲傳之非其意夫以太史之才與位與名天下所厚望歛其膏而狼籍其珠璣者至幾不得其片語隻字而僅僅賴于君以傳曰此曹氏碎金也使讀之者喜其不凡而怪其易盡以斯爲太史已矣則其意亦畧可見矣嗚呼其爲自遣者耶其真能述名者耶始余從弱冠受知於太史而于君以序請故爲迷太史意如此

仲山先生詩集序

仲山王先生世所謂高人隱君子也先生致政四十年凡所歷覽感遇寥廓鬱幽之致多託之詩是集也三奉常集卷之六
先生所自謂披砂揀金猶尚盈絀裘如此即舉生平可知矣先生初以孝養歸竟親沒不仕而厥嗣汝明亦以司封大夫歸養如先生先生歿而所爲不朽計多名公鉅卿之筆序其詩而稱說者亡慮十數家言乃汝明以爲未慊於志復就王子而問序焉王子瞿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敢辭汝明曰子知夫離合之趣乎夫離有嫺而無當者其趣離也文有不必工而當者其趣合也昔者吾先君子好隱而子亦好隱吾先君子好書而子亦好書吾先君子好詩而子亦好詩其爲趣離耶合耶若是吾先君子必吾子之言身

也世懋乃伏讀其詩而歎曰於戲是風人之極致而盛德之遺範已余小子何敢序焉姑述所聞詩之來也蘇李濬源建安揚波潘陸衍藻顏謝摠葩斯皆一時之偉人也其道遠延莫盛於唐然吾以爲鮮潔矜雅無如王右丞簡澹夷曠無如韋左司廣大自在無如白香山之三君子者類以性情得之故所爲冠絕時人也然皆終其身而祿食焉何也若吾仲山先生官五品遽簞甘節而歸詎不超然三君子上哉綠蘿之菴漆塘之麓終身欣然絕塵滓故其詩脩然而清遠書勝染素流播寓內則風流所宗也故其詩翩然而多姿天錫純嘏三世盛德孝養蓁蓁然故其詩溫粹忠厚而有家風古詩出入魏晉中揖陸謝下掩王章洋洋盛矣律詩自開元大曆以下靡所不有即具幽深無妨廣大大都白傳之伯仲云莊生有言詩以道性情先生之於詩得所道矣冲養玄請有唐諸君子之所不能得即有得之而不能兼者故宜其言鉅麗而必傳也與汝明聞而識之曰其哉王子之知言也吾向者固窺其趣之合也王子瞿然曰否否夫仲山先生好隱而余亦好隱先生好書而余亦好書先生好詩而余亦好詩獨先生好有盛德以貽其後而

余好有涼德以愧其先是余與先生所合者迹也而所離者神也若是則吾安敢謂知先生也始述所聞者叙之而已

鵲鵲集後序

鵲鵲集者黃州守鄒君彥吉以自名其集也託于卑而名盛德也墻東王子讀其言而歛衽曰詩道盛哉洋洋乎其隆萬之聞乎夫唐之人主以詩登士士之工乎此無惑也士業錄此登吾以謂高者當在帝左右任審勿謂問之司次者乃以試州郡諸散秩及屈指而計其人乃多不無開元以前人主常命侍臣應

王奉常集

卷之六

七

良才

制蘇李燕許之流猶執文柄厥後實繁寔焉若權武諸公未當作者而詩家所推李杜顧在下僚即高岑劉白韋柳之徒大率多為刺史郡守若韋蘇州柳柳州千載後以其州名不易也詩道之廣不必臺閣在唐已然矣我國家用經術策士選入史館者始以詩其用於世彌狹然士之好之者浸淫日廣角奇競秀歸然踵立即開元天寶間亡以踰之若吾彥吉其一也彥吉成進士年甚富為繕部郎不六載選為黃州守黃號難治彥吉臥閣而治之聲籍甚天下以為任職吏彥吉始刻其詩於郡齋天下又以黃州守詩

人也其詩縱橫入手靡所不愜為古詩古色然下視韋柳為近體秀色可餐駸駸逼高岑而上也讀之使擦觚老生目迷舌咋而避三舍彥吉位且益高詩日益有名所成一家言當不可涯量顧其使人口膾炙始自黃州天下士爭道鄒黃州矣夫黃州故彥吉之一枝也不必上林然吾安知一枝之為小而九萬里之為大乎吾又安知一郡之為一枝而臺閣之為九萬里乎若吾彥吉其可謂妙於自託也已

歐楨伯西署集序

歐先生楨伯嶺南人也嶺南故多嫻於文辭而歐先生為最尤好為古今詩歌當其有名諸生間氣蓋嶺南俯一第不足拾取然數上有司輒不利竟以常調為文學掌故故事掌故歷郡國學即止不復遷歐先生所歷皆上考遂破選人格為國學掌故居久之將選入中秘弗果已遂遷為廷尉平廷尉平皆以進士秩居海內談執者欣欣然思破藩籬冀上徵用皆口實歐先生矣先生無他嗜好所居不携家嘗以一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六

良才

二奚奴自從日擁被吟而從者化之亦以能詩聞所與交海內賢豪長者一傾蓋語或借賞眺必貽之詩歌而人亦爭願得先生言以自愉快故所生跌若

浮淮諸集絃誦海內而及是則稱西署云廷尉署與

比部鱗比而西故皆得稱西署比部事簡而徒衆諸

郎多肆力爲文章若李徐輩及余兄元美先後聲施

矣廷尉屬不稱劇於比部而寡徒抄唱弘正間僅得

一徐廸功無幾何下遷博士去所稱翩翩年少以廷

尉屬名者當評事倫一人而已今其詩具在以當歐

先生孰多且盲亡待其所私故能辯也上下百年內

徐廸功繇廷尉平左遷博士歐先生繇博士右遷廷

尉平相望兩人耳夫物不有以少爲貴乎自先生用

掌故得廷尉平天下以爲少而貴之而先生亦自託

於西署以見上想然以余所聞知廷尉屬亡慮百

千人而所表見厯厯二三君子由此言之所貴少才

安在乎豈西署之重歐先生將歐先生之重西署也

先生繇廷尉平再遷督都水部大夫清淮寒塘之句

口多必有繼而爲先生序者余請以茲序爲前驅云

王奉常集卷之六

王奉常集卷之七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序

徐儀父詩集序

余嘗謂詩與樂非二也其始發於閭巷歌謠而太師

爲之節奏而管絃之以薦於房中燕饗即其究稍殊

而其要歸於性情而已後世大樂寢亡而詩律與樂

章漸離爲二然曹劉潘陸人各爲家猶有先王列國

之風之意焉非謂其音與法盡出於一也故雖以周

三奉常集卷之七

家盛時書可同文行可同倫而陳詩觀風所繇各異

則以發於性情者不可強也詩至於今日盛矣自一

二作者代興狎主而韋布之倫景從嚮附人各行卷

家自成書以自衛於世至不可卒辨然皆按聲提字

刻鵞之談余無取焉夫不能內緣至性姑緣其迹而

求之人而求之人不能博古姑歛而之今而求之今

不能盡其長姑歛而之一體抵掌之優孟且猶咲其

寥寥而其入方跳浪恣且自以爲詞場之繡虎噫弊

已甚矣癸未秋余臥澹園客有徐儀父者不价而貢

稱詩而贊余目其名未有聞於搢紳先生也驟而讀

其詩非世人行卷中語也徐而察其爲人氣溫而貌古非沾沾噉名客也迫而問之始知其起諸生有聲場屋以好詩故屢困困而不易其好也余謂儀父君非罪言君詩有率致而寡飾者有淺道而近晚者有微嫩而未穩於韻者然吾於君有取焉何也以其從情來不從人得耳君本爲舉子業僥得甲第顧心獨好詩日夜苦吟以自快其蘊而已閉門造車寧當有意擊轂狹斜道哉故吾於君樂府與其有管絃聲詩之趣於古體與其有幽人思婦之懷於五七言律與其有疎宕自寫之致聲不必諧俗興集而成語不必王奉常集

卷之七

二

派人神來而傳即不抵掌孫叔寧令優孟咲人掣露茲其爲儀父而已儀父躍然而起曰予老江濱渺與搢紳先生游故無爲瑕摘然遇先生不可謂非知己願益勉去其所摘而益進其所與者儀父別去而徐婿張君伯含過余曰君知吾故人徐儀父乎是能爲詩而能不爲世人詩者也余听然而咲徵其言伯含因請以爲儀父詩序

白虹集小引

白虹集者余友人王君世周之作也蓋余弱冠而游君父子之間既余成進士稍有名當世而君爲諸生

復棄去日淪落不偶然讀其詩澹蕩豪逸無所不有私嘗愧歎以爲不及也今人親見世周插眉置煩揚袂曳裾不能易衆聽抵掌策事鼓唇談道不能取世資往往忽而不道即有道者二三知已而外見謂游士之行卷未許不朽之盛業也藉令易名而視雜置陳編中不當擊節顧見耶於戲千載而後捕聲逐景之意日亡貫日垂天之綵獨在誦古樂府扛鼎食牛之氣臆爲橫渠之英雄雜選絕律殘霞吸露之姿疑爲謫籍之仙子齊梁小調迴風豔雪之詞想爲玉臺之麗客即鴻寶秘於帳中紙價高於洛下而今日短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三

衣寒衛之世周已寂寞而不能自知矣子雲以來雅有斯恨今古同視寧惟世周今之君子幸毋生當吾世失之而徒抱異時之歎也

湯子重小隱堂集後序

舊唐書傳高達夫以爲詩人之達者常侍一人而已又傳盧綸監其諸子之貴戚則謂大曆詩人有子無如綸者豈不以祿位孫子世法所貴而詩獨能爲崇耶湯公子重詩少與文內翰徵仲齊名而俱爲諸生不第文以三絕待詔金馬門名聞四裔差不落莫子重晚得一邑丞而已其窮爲最今讀其詩清雅恬和

與文同調而駸駸時欲度之兩公雖不能以詩顯如高常侍然文兩子一孫俱用文學爲中外品員曾孫舉於鄉湯之孫遂舉進士爲給諫給諫之子復與文曾孫同舉廬氏之業方熾未艾予惡夫詩能窮人而猶幸不窮其後也然使子重非窮而死詩道通顯子孫或不能有今日非有給諫爲之孫其詩亦自不能大顯於世此又交相待而成者爲書其後以志我明詩人之盛云

方鏡狂詩集序

新安故多名蹟有黃山白嶽三天子都之勝殘靈輶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四

五

奇以待異人久矣顧其地四塞齒聚日繁而皆仰食外郡以故操贏奇什一之術者蹄躔徧天下而詩道最晚聞即此地李獻吉所稱程鄭二生管豹一班矣然猶挾賈道以舒其俠未能苦吟哦工鉛槧稱薛蒙之士也嘉隆以來王仲房輩始以詩道倡爲布衣遊而搢紳先生若汪公伯玉輩用此道貴於朝廷於是新安彬彬多詩人矣而方氏爲最感自中丞公子第群從皆質有其文而游大人以成名者散之四方比比而見若鏡狂山人其尤著者也山人雅與王仲房沈嘉則游旗鼓中原顧盼自喜今客大司寇潘公

所不佞故潘公吏也其郎君徵復以山人集來託序其始不佞即不識山人而誦其詩清風習習若想見其人乃爲序之曰方氏其先越人干以詩鳴於唐顧生而免缺又性好詆呵人人目爲狂生以故終其身坎壈不仕然後世高之者以配祀嚴光先生夫光不臣天子古之遺狂而干幸俎豆其側豈非以其狂似之不獨以詩而已今觀山人詩其意致不下於干而用鏡狂自字殆亦有繩武意焉然潘公爲大司寇貴重郎君繼起科第而山人游其父子間懽甚此游方之內者又胡云狂也抑不佞不能知山人而能知潘公公爲人蓋迹軒冕而心丘壑其與山人交而稱善意者說其詩而畧其狂耶不然將不迂於狂而更以狂爲賞耶始徵復屢徵不佞言而遂巡若有待者司寇公今歸老毗山矣此併其身游方之外當與山人詩唱酬益夥而激賞其狂彌甚不佞乃益得展脫爲方鏡狂詩集序也

黃憲子臨華新草小叙

黃憲子者金谿之快士也始余與豫章試事得其策而大奇之上之直指邵公公又奇之憲子時甫弱冠未有名諸生間人謂王先生得一妄男子胡渠

而憲子兩試南宮皆不利即余亦自疑其無當也今年夏余復起督學閩中則憲子走一奚奴千里來囊一帙稱新草焉視之憲子近所爲詩若賦也蓋吾鄉韓侍御公之按江右聞憲子名辟而禮之且命付之嗣氏於是憲子名愈益振而天下且以不佞名能得士矣夫憲子揚摧藻績協比宮徵識奇字工麗詞其於作賦蓋天授也於詩好慕說不佞兄弟翩翩乎肅離而待化余嘉乃續竊亦有懼焉何者賦家蔓衍厄施迹類乎靡靡爲淫誇奇侈富迹類乎的然爲炫詩人豪舉抑鬱迹類乎任俠爲行又多布衣知己之感

三表堂集 卷之七 六

是二子者未知其於所聞何如亦誠不欲以技自命矣今吾於憲子皆從慧業中來其能有聞耶有得耶毋寧使漆園叟笑二子者之沾沾於技而不知進也憲子最之哉

陸符卿集序

陸符卿子傳先生與先大夫同舉於鄉蓋世懋父行也少舉進士高第爲儀部郎一旦移疾歸終世廟朝不仕穆廟初召用嚴穴高士先生始出補舊官尋進南符卿天下方想望風采然先生晚年屬疾不究厥施尋復請歸歸亡何竟卒先生素清貧自立起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七

家時不能具裝鸞其居而往歸遂無一椽子幼文集幾散失又十餘年而子某能世其業彙集先生詩若干篇暨文若干篇將付嗣氏而屬序於世懋世懋里居時從伯兄元美間過先生先生時已被疾猶呼大觥手酌之或圖山水一幀以贈已又同先生召用相繼爲祠部郎其然有感於先生非一途也乃稍刪次其詩文而序之曰吾吳自高太史季迪以來彬彬稱文藪矣若沈啓南祝希哲徐昌國唐伯虎之倫競爽代興皆被能事之目而名播海內外莫如文待詔徵仲者以待詔有高世行兼綜書畫不獨倚詩文爲

重也後待詔而興者其人黃勉之王履吉袁永之陸
凌明皇甫伯安子循輩至不可勝紀自徐昌國早成
名與中原名士李何相旗鼓所爲詩若文頗脫吳風
範之好古雖與先大夫同舉而名輩特先稍北走中
原與李獻吉相聞王袁諸君子即時有吳語亦各自
爲一家言其最後出而最服膺待詔者陸子傳先生
一人而已待詔重人倫節槩先生亦慕爲人倫節槩
待詔好恬退先生亦早爲恬退待詔好歌行近體詩
先生亦多爲歌行近體詩待詔妙諸體書先生亦工
爲諸體書待詔妙丹青先生亦工爲丹青所不能得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八

七

者待詔筋力斤斤九十不衰而先生中歲病廢則天
也先生於記序諸文似非所甚經意而雅志恒在詩
林居日夕多從待詔游倡和半之觀其曼聲亮節極
力窮構氣壓一時纔纔不自休志亦雄矣待詔常曰
必子傳也繼吾後者藉令不爲二豎所困而稍假之
年在閭巷歌詠太平在朝廷鋪張鴻業下及技藝
標映當世寧當如所就陸符卿集已耶自待詔大耋
之年語稍率致而先生病後語亦遜少時食牛之氣
甚口少年走都下耳習搢紳先生言輒雌黃稊文是
能不作吳兒語否文徵仲書畫老博士耳何知詩

文嗚呼吾不知其人篤志力學直詣旁綜即亡論待
詔何能一如子傳先生汲汲從待詔問業乎蓋余兄
元美少年盛氣一輕視待詔終身悔之故爲序其文
與傳鄭重可觀已夫元美能重待詔世懋何敢於父
行爲異日悔境也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爲吳
先民仰之而已

馮元敏西征集序

文之在天地間如雲霞吐舒無心絢爛春卉競葩心
目自悅然則轉舌而成金石唾地而見珠璣亦人所
時有也而經國如椽之筆不刊一家之言卒寥寥於
三奉常集

卷之七

九

言

時代何哉其始失於重視天下之文而其究失於輕
視之也科舉之學賢豪自沒故有明經青紫干祿字
書終身汨溺於其中而搥手不敢一道古人語者即
有幸而解脫而吏道概中卮言拒外或畏難而逃之
理窟以自解或好倫而託之娛生以自恕自非道啓
天籟智創無師孰能覩陳編而景慕驅風態而特立
者哉故曰重視之失乃若詞壇幟立笳鼓迭興聒曉
之靈寶甫開輪扁之秘途未徹方當望前哲而彌遠
期來益於寸陰而筋骸神散遽自見爲不習之利不
悟文通之綃畫而方咲長卿之臺腐其人即景傳一

時固難以響流沒世矣此小巫所以短氣而逃薛譚所以聞聲而反矻矻成名詎不艱哉故曰輕視之失明興百餘年來學士大夫閼靈矻奇以待作者於是李何啓疆於弘正六子締盟於嘉隆而海內譚阮之士彬彬出矣馮大夫元敏者肅皇帝時諫臣南江公之子也生稟雋資弱不好弄通籍妙齡早謝俗業初好爲孟堅漢史臨川世說之學攄辭吐句固以標映秣林驚其頃捷矣久在職方凡受釐上計皇華來寂享會哀榮之典多所綴述公卿折行僉謂大夫不難當世作者而大夫亦不以千古自難然大夫性好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一

湛思不務爲驚人語已出而督學貴陽學務簡爲止易優而山川絕域又多起予之益大夫神與之謀境與之遇其土風夷德調發戡定之畧足以見其英畫椎髻雕結腴腴夜郎之故事足以發其奇變荒微逆旅牢懣惓惓之情狀足以據其感慨不平之氣故其言愈工而態愈究亡論記序疏檄種種臻境至五言詩之妙者源出于鱗而新鬱駸駸度之能令人擊節驚呼下涕乃大夫猶謂執掌吏道未竟其蘊一旦掛冠而歸隱吳門市中日事鉛槧屬不佞居海上則復而請謁曰吾子外朗而中潤吾畏友也願得一言以

弁吾集夫以不佞之少習家言而五十伎倆止此其於文蓋所謂始終而輕視之者大夫猶惓惓嚮往自謂不逮將無於古賢道岸猶謂望而未見耶不佞謂大夫之於文閼而肆矣於詩精而詣矣持此重視之心異日閼肆者之精而詣也精詣者之神而化也即不佞烏能贊一辭不佞老矣行且褰冠裳而走七閩蓋亡論輕重且懼以言爲大夫辱也大夫其謂之何

王生詩序

國朝於詩絕宋軼元上接唐風暢自北地信陽諸君子迄今淵淵金石聲振寓內矣而獨閩之人不甚嫻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一

三百九十五

於詩嘉靖初猷一鄭善夫有氣骨而不爲其鄉人所重余少溺此好晚稍厭棄乙酉來校士閩越所過泉漳間文士墳起鬱興人操戰筆而求之諸生中竟無以詩應者僅於福得一王生湛耳因歎詩盛於唐士繇斯去白屋登青雲有以也夫今天子不策詩有司不程稅諸侯不贈縑錢而欲使海濱貧士創無師之智操不試之業果腹伸頸嘔肝剗腸以求知於後世不可知之人宜其諱此而歎工已王生自言少落魄棄舉子業遇觀察王君好爲詩得其詩而奇之固令就傅士第子遂受知於督學使者胡君食諸生既

顧數試不利今年秋就余試入優等而所遇知舉官
又生故同社詩人蔡君然卒被放此豈詩爲之邪邪
生詩於五七言律清和有宛致古歌行慷慨自寫
驟得體調與善夫微異而不好從今人金華殿中語
一意爲盛唐而已其欲寥寥俟於不可知之人意甚
悲而偶與余值生故自詫王生不窮有吾師王先生
在先生笑謂生閨中兒王湛癡然生業事此不爲癡
不可得已冬十月余量移行省左丞生乃請以先生
漫言爲王生詩草序王君者名喬桂胡君名寔蔡君
名文範余爲前督學使者吳郡王世懋也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一

三百五

廉峯楊先生遊閩集序

今天下稱劇職即亡踰直指使者閩部當中原稍爲
簡易矣而自廉峯楊先生之按部不弁髦海邦其心
力恒倍人然先生之按八郡竣事甫一載餘而所爲
文若詩至成衆人謂先生日治杜後惠文書安所得餘
力而瀚浩鉅麗若是世懋既卒業乃歎而言曰夫文
士烏知所謂文哉彼誠以文爲文非嘔腸剝心不能
爲綺語炫多杜門擁被累月日而後成先生之
文無意於文者也將政事於是焉出而皆根極於道
德者乎夫杜後惠文言道德者多溺其職然不云御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三

四百

史職在觀風哉乃其所以風者非道曷繇也先生素
上命巡行八閩惟日夜恤閩之赤子而除其煩煩滌
其邪穢夫誰非政術之大者而其要則在明忠孝崇
禮教正人心厚風俗於是乎有密箴約言詳讞諸序
有座右繪麟天旱諸雜說有誅同安叛逆燬異端邪
書諸正議森若懸象讀之凜然此豈與世之工爲妍
辭者伍其道德與政事相融浹而後發爲文章夫是
以不苦索而自工不求工而自妙即餘情雅適韻爲
詩歌亦是物也先生蓋大梁人梁之先周憲王以樂
府著而大梁人始多爲詩歌其後李獻吉挽而之古
而文士更翩翩輩出獻吉初上敬皇帝書絕后族又
爲韓司徒草奏誅八黨幾死天下壯其節而重其文
然其爲人好負氣而不澤於道德以故其政事所至
無稱晚稍差跌而屢屢以文章之士自名而已楊先
生少爲諸生即好古文辭爲御史彈事落揚天字
海內爭以獻吉早歲事比之顧先生意雅不以此自
多其所論述要以明吾所爲御史者而已若曰沉寔
於杜後惠文而猶能以餘力爭奇炫工即斲輪之技
射雕之手非先生所矜尚也不然武夷一歌奔諸豪
溢累千百言無非妙境即獻吉杜門擁被累月日而

得之者豈以是爲先生遜哉

嚴文靖公集序

代

蓋吾師嚴文靖公之捐館舍不佞其適待罪填撫三吳用故事爲公丐上恩悉從異數而公嗣鄉進士治等復校公生平著作褒爲集若干卷以授嗣氏而屬末叙於不佞幸備公門下而序公所爲不朽者則何敢辭竊惟公以文學爲世廟侍從臣晚優遊林泉日多而椽筆所攄藻揚厲何厪厪若此聞之進士君云公始爲太史時實豐制作而往往削不留稿已即供奉世廟於內苑公性忠謹單意應制遂不自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四

書

理鉛槧比爲冢宰爲亞相日益不暇歸多暇矣感上恩以予告顯務葆真養性布德惠於鄉里諸以文來請者不得已而後應之諸孤又緣公意不在多爲簡其疑似者門人具稿而公爲潤色者皆弗梓以故其存筭止此某伏讀而嘆曰美哉洋洋乎其盛世之文耶然以爲足以盡公者未也士君子遭時行志結遇聖主施及萌隸功烈垂乎竹帛聲稱逮於來世彼寧以卮言妍辭爲愉快哉即有之而往往以其大者掩而弗稱故燕許大手筆潤色一代而文苑弗列惟嘔肝剝心沉冥汗青之士稱焉此其人舉所不得

施之志而盡付於空言以靳知於後所不知之人則可悲矣文靖公事世皇初爲應制文非其好也嘉靖李屬佞相屏位徐文貞公建弘濟之勲而公爲太宰首與協贊登正良輪旋造運迄於今三世賴之逮夫爰立經綸地亨甫建而超然遐覽脫屣相位讓元功於同列留餘澤於子孫時行時止道光明矣夫子之文章其在茲乎其在茲乎今觀其詩若文不務爲雕琢以金人耳目意在闡性靈持體要而止蓋不欲與文苑苦吟之士鬪長爭能相道然也某素暗不能嫻文辭獨藉公甄陶力位備九卿末亦欲希公爲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五

書

其大者故尤不能一一而名公文也輒書所見而附於簡末如此

王承父後吳越遊詩集序

唐以前詩道未廣至唐以此進士而士之嫺於文辭者爭業詩則詩在廊廟不在山林終唐三百年所稱山林遊士工爲詩者孟浩然方千輩不數人耳我國家右經術士亡繇詩進者放曠畸世之人乃始爲詩自娛宜其權在山林而世不乏響然弘正以前風氣未開振騷創雅實始李何其人又皆以進士顯而其間稍建旗鼓於聲中能與相角者一孫太初山

人而已山人於詩可稱具體未見其止嗣是而後駢
駢輩出六朝爾雅則俞仲蔚氏標其宗盛唐風流則
謝茂秦氏專其律亦由孟襄陽河漢梧桐爲五言之
長城也蓋至於今而登進之門日艱譚氏之家日廣
衷衣古冠肩摩踵接皆自稱遊則詩道益雜而多端
而猥鄙嘔噓之夫時竄名其中以奸吏議至使縣官
下逐客之令其爲山林辱甚矣王子曰予於王承父
氏握手稱石交願爲之序蓋不獨以其詩云承父少
豪於酒不喜爲章句學與胡原荆陳貞甫顧益卿爲
刎頸交已復交王元馭范伯禎最後與余兄弟相得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六

方益卿吏越則有前吳越遊貞甫吏楚則有蕭湘遊
原荆貞甫死承父時有山陽之慟元馭拜相益卿中
丞遼左承父絕不往干晚得疾瘳遂不復縱飲時沈
輕舫往來吳越間其游不能絕遂而自喜爲詩豪益
甚縣令今侍御徐君聞而重之固要與見已爲捐月
奉二十金刻其近稿曰後吳越遊時人兩賢之則今
之遊士所爲勤造請而不得者也承父於諸家聲律
靡所不工而尤長於七言歌行頃刻數百千言如荆
卿相泣樊舞陽裂灌將軍罵坐又如陳思王初見
邯鄲子叔傳粉胡舞說俳優數千言後整衣冠陳皇

王之道可喜可愕種種變幻真能以牛溲馬溱爲藥
餌嘻咲怒罵爲文章李何以還於斯爲盛蓋標其專
詣則太初讓精綜其全文則俞謝遜兼抑亦可謂詩
人之豪矣世憊間語承父今山林道衰所見唯有足
下願終自愛承父重感余言嘗慷慨謂余曰君無憂
叔承矣人爲君家兄弟所重即欲爲不好不可得矣
君無憂叔承矣其襟趣真率如此余謂承父不遊大
人而遊丘壑不以人遊而以天遊然則是區區吳越
者何足盡吾承父遊也余爲此序要便後之君子誦
其詩者知隆萬間有不辱山林士如王承父而徐令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七

君之好士亦緣是不沒云
延津李氏恩命錄序

世謂爵賞不足羈天下士余讀古載記所稱挫廉逃
名之士其微視礪世之具誠然即有出身爲天下用
者要以亡所利而爲然或色喜於奉檄或流涕於鼎
食何哉彼其於爲親非身比也故夫耿介夷澹之夫
人主所不能得之於爵賞者得之於其親之爵賞而
已我 國家令甲官七品以上者始得爵其父若母
生而封沒而贈仕者以爲榮然須三載考最乃得之
又進而積勲伐至三品則亡論內外臣皆得爵其祖

父母仕宦至三品寡矣三品滿考最益寡矣而以外
臣滿三載得之則愈益寡何者外臣屢遷縣官意若
斬之以故仕者得爵其父母即見爲榮而溯澤父母
之前非八座大臣不得宜其得之者之侈爲異數也
對泉李公初以給事中獲贈其父如其官贈其母如
其婦已晉爲都諫出叅藩關中滿三載遂獲贈其祖
父母於是憲副明虹朱公倡爲歌詩侈之賡酬盈袞
矣而方伯白野朱公題之曰恩榮三世絕實也凡士
大夫之位於朝專而及民者莫如縣令遠而靡所不
及者莫如諫官公始以興化令察廉入爲給事中久
三奉常集

卷之七

十八

曾應元詩冊小序

王子曰余官江右蓋屢過新淦云新淦池濱渾多斥

鹵而邑稱饒問之其民蓋善賈四方也江右之俗大
都言性命好節儉貴其鄉人不好非其鄉者至爲賈
則益事纖嗇而諱言俠獨所聞曾君應元者不然家
僅千金產而好游海內諸名人間詩酒翩翩爲豪自
喜諸名人亦爭愛禮之余以爲絕不類其俗已乃知
其父賈金壇交於曹太史應元生三歲而孤爲太史
所子因冒曹姓久之始復爲曾由斯而觀自君父客
金壇久已稍稍變其俗矣君孤而能立則太史擁護
之功其始能識賢士大夫亦多繇太史傳客然能使
人人傾倒自以爲交君晚則非太史力能得之也君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十九

四百八

始遊吳中得詩甚夥已又乞詩于余兄而最厚者爲
汝南張助甫助甫余爾汝交也助甫泉三晉君將杖
策訪之吳中善畫者爲君圖朝川八景而君獨以爲
未得余言介其友陸汝陳而請余謂君之故俗言性
命好節儉於道似近而君善詩酒慕俠游於道似遠
然君顧舍彼而趨此何也丈夫要在行已意爲真耳
得之非真即近遠也得之真即遠近也太史公稱劇
孟毋死遠方送葬千乘及孟死而家無餘十金之財
又曰天下騷動卒相得之若一敵國云孟行事不著
一匹夫所以風動天下當必有真矣若曾君應元豈

吾所謂得其真者耶不然余友助南海內人豪也豈
其以千金之士為懽而見出條侯下哉儻君之鄉有
謂君不善變者則非余所知也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二十

六十六

王奉常集卷之八

文部

序

赤牘清裁後序

夫文之近事理會人情剴決剖悉莫善於書箋表章
啓奏記尺牘皆書之治也而尺牘之用最繁其體最
簡何則賓主交酬書不盈尺或事須憑几而辦或辭
緣倚馬而就既開浩汗而雅意思致使攬之者易
盡而味之者難窮非夫巧於用短其孰能之故曰體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三十三

簡而用繁是尺牘家之言也若孟公之親疎有意靈
寶之五版並答斯其人矣六朝以還談者務以議論
為宗不復明短長之用尺牘從此詘焉西蜀博雅君
子楊用修氏始緝是編肇自左史包兩漢迄六朝而
止專以雅詞叙登答之旨而已中間繁者畧損而就
簡遂使琳琅錯陳典刑再見雖王生論衡寶怯於中
郎裴郎語林傳寫於都下方之是編曾何足云稍恨
世次多舛褒錄之外不無挂遺家兄元美讀而少之
為整齊其次多所裨益且使唐宋迄今片言之長咸
得自効簡編之末彬彬盛哉尺牘以來於斯備矣或

者疑用修絕簡未爲無意今之續編將無以博精
余謂不然用修好古之士裁而患寡若乃醫師擇良
有蓄必用哲匠披沙在寶則獲毋傷古人之調勒成
一家之言博而能精又何病焉即使用修復生固當
不易斯言耳書成而余書所見如此

忠貞集序

忠貞祠者祠晉將軍成陽公下壺也祠在留都冶城
歲久圯嗣而葺之者公之裔孫理問君岡也祠故有
碑文若干篇薦紳先生過而酌之文及他傳記雜見
者又若干篇集而梓之者理問君之子太學君袞也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二

三

梓成而太學君以屬余序余嘗讀史至李將軍廣覽
其壯節輒津津色動也至孫陵敗降匈奴而隴西士
大夫以李氏爲媿嗟乎李氏敗耳即隴西士何媿焉
余聞之晉人蓋重門戶云夫所謂門戶者豈與夫提
如意而遊談烹鮮被穀世朱殷其輪而已哉其在資
忠履孝灼然而幟於天下也故有死而植之有上而
敗之者矣忤哉上敦氏之見憤兄舍之敗而後知門
戶之衰也而不知夫石頭據周戴戮感德事去而敦
之門戶衰久矣當晉之徵士大夫以放達爲宗不復
知節義爲何物獨忠貞公以嚴見憚蘇峻之禍竟以

身殉二子繼之尸者三焉方其標正輪於濫流之時
君臣父子之間見之定矣戰而弗克以爲有必不可
不死者存即湛七族將甘心焉意寧及後世名哉乃
衷忠頌節歷世彌顯國賜餘恩爵爲名族下之孫子
至於今賴之公森而著節如公者寥寥也蕭氏之墓
袁粲及其二子死之臨絕懷恨數言讀之使人涕下
其事正大相類則忠貞之教也身雖陷沒國人哀之
至於袁昂而猶以忠門見褒於梁世當時背議而生
名爲賣國者獨非人哉不然以褚淵之早有令譽其
才地豈出粲下乎不幸一蹉跌惡惡朝露之末至其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三

子侯

第醜之其子逃之江南之人歌曰可憐石頭城寧爲
袁粲死不作褚淵生如是即位爲太宰謚爲文康廟
爲元勳君子以爲敗褚氏之類者自淵始也是故成
敗在數忠邪由人褚氏以辱袁氏以榮嗚呼爲門戶
計者在此不在彼明矣彼爲紹忠貞之餘業祠而葺
之集而傳之將爲是侈大其宗以傳於今之藩且富
者耶抑亦豔前人之忠孝而歆其餘以爲子孫榮也
述隴西之廢興感汝南之媲美悲敦淵之穢節以此
而負荷祖德可榮矣亦可懼矣夫推此志也其必不
以忠孝假人而門戶之寄在斯集矣若乃忠貞公之

行備在國史薦紳先生類能揚之余故不論論其所
以集是者附於下志以勵夫為人後者云

唐詩選後序

詩稱唐不能盡唐詩稱加選焉務精也選至于鱗卷
厘七而終又加精焉即所稱代不數人人不數篇方
斯為濫矣薦紳先生童習家言業且不能盡收乃或
一二篇什信其獨往間得之屈指之外右于鱗者以
謂宋玉東家之子宗其心匠博藝之士口其編而心
內不然者不佞能家置喙乎西方大士於教六通頭
陀總持神足耳根各從所入咸至彼岸緣於性之近
三泰常集 卷之八 四

呂氏書學指南序

夫書有二義焉上邇篆籀旁考鐘鼎本埋蒼之說以
繩今隸偏旁必講源流必審若子雲之識奇字許慎
之著說文此則執林之著蔡賦家之宗匠宿儒先生

博綜者之所為也秘鴻寶於枕中藏筆訣於家內點
畫窮其興趣藻實標其神品鍾太傅所為嘔血衛夫
人以之流涕此則筆陣之前茅書輪之妙斷名士大
夫游戲者之所為也若乃供奉之倫以書為職必兼
二義厥職斯舉唐世有書學士吳通微兄弟為之重
其職也我 文祖特喜二沈之書於時讀書中秘者
皆習其字後姜立綱出增損沈書構成內體而古法
蕩然矣迄於今濫觴下乘幾不可挽而余姊婿呂舍
人獨能憫書史之失職博探衆說成一家言用意良
亦勤矣身已告老義在篤終刊遺此書嘉惠來者此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五

世說新語後序

易稱書不盡言言不盡意然則書者言之餘
者意之景測也是以莫逆之旨恒存乎相和
喻無與於心傳由百世之下讀其書而欲想見其為
心不亦遠乎此立言者之所以難也晉人雅尚清談
風流映於後世而臨川王生長晉末沐浴浸漑述為
此書至今諷習之者猶能令人舞蹈若親觀其獻酬

倘在當時聆樂衛之韶音承殷劉之潤響引宮刻羽貫心入脾尚書爲之含咲平子由斯絕倒不亦宜乎蓋晉人之談所謂言之近意而臨川此書抑亦書之近言者也余幼而酷嗜此書中年彌甚恒看巾箱鉛槧數易韋編欲絕第其句或勾棘語近方言句深則難斷語異則難通積思累校小獲疏明終乎闕疑以遵聖訓至於孝標一註博引旁綜前無古人裴松之三國志註差得比肩而頗爲俗夫攬入叔世之談恨不能盡別淄澠時一標出以洗卯金氏之冤初雖闕之帳中既欲公之炙嗜而忝知喬公見之亟相賞譽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六

三九三

金氏重刻四書集註序

音律之學弗講其原皆由於小學之失傳也古者成童而就外傳則有聲韻象數訓詁轉注之學其所以爲教甚精而學之者亦甚勤也今天下里塾率爲文具而學究之學無所師承其父兄之所期望於子弟者又以爲是童蒙而無足角勝之時於是字不必正呼而就其旁音不必正叶而就其便書不必正韻而就其俗甚者割裂繆亂其句而使不可通童而習之

以爲是固然而無足講求長而沿之以爲是當然而無可駁正乃有儒林號爲博雅廟謨試於經濟而叩其韻讀尚多有譌鑿可笑者則其始之弗正然也世懋少苦童習老而繆爲人師每欲發憤教子孫毋蹈前言以救吾過而門下士金生者實先余毅然任之其爲韻從切矣爲弗能切者借音以便其讀畫必宗洪武韻韻兩用者爲轉聲以明之句必從官本官本有訛者參之太史氏以訂之而其最善者得宋古本註與今異同者旁出而兩存之是刻也其以訓精吾不敢謂如古人也乃其訓勘庶幾乎今之小學家矣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七

三九三

荆溪疏序

敘事之書曰志曰記曰注曰疏皆古之沿也而注與疏最爲爾雅後世以爲近於訓詁廢而不稱注猶有稱而不自知者起居注是也而疏之名乃以屬人臣有所論奏甚至爲繙流作儷語募財亦得名之凡游覽名山大川及經行絕域土風旅况總名之曰記而

疏無稱焉自柳子厚永州諸記工爲形似瓌麗之語以標澄潭宵徑而世人皆慕好之所繇殆與漢晉間人就事紀實澹辭雅訓漸以離矣浸淫迄宋史筆化爲宗旨實事去爲虛譚名記耳乃不知有記夫安知有注與疏乎文之失裁莫斯爲甚王子曰余始讀張羽王氏西遷注而手不忍釋以爲大雅復作及再得百穀子所爲荆溪疏而讀之則益欣欣然謂明興復古幾文盛於斯云夫荆溪陽美諸山海內所稱異境不佞蓋兩目飽焉而思欲吐一言以紀其勝恐以爲無當於作者而止百穀子之才故長於摸寫領王奉常集

卷之八

八

重刻水經序

蓋水經一書黃先生省曾序之詳矣其言閎肆麗爾大都侈其功用與兩家之文宜傳云爾第校讐未精亥豕時混人非邪疇能取適新安太學吳君絕愛焉

重刻水經序

此書志存嘉惠力延陸俞謝三君假以歲月窮其搜剔於是匠梓碑技觀者厭心書成諸君以屬世懋爲之序曰物於天地間最鉅而最夥者莫如水其於經紀法界浸漑萬靈功至矣譬之人身津液精血流貫注伏皆是物也治身者不循其血脉意醫無所措手治水者不辨其條紀意匠無所施功詎可無傳述於世今荒度者受成乎子長號爲良史書止河渠蠹測一勾耳後之作者竟無述焉世所馮依見天地之血脉者桑欽氏一書而已欽書雖多註漏體嚴辭雅故是作經法也後魏酈道元疏之旁引百家時發雋語三奉常集

卷之八

九

重刻水經序

流濕之外贅行紀異博雅之士倚以爲談然經言不典者已經道元多所刪定今去道元不能千載而余所補記源流或整何也蓋其說有三焉首楞嚴云見水身中與浮幢王刹諸香水海等無差別是知人之一身從少至老其間枯流流壅種種不一水行天地間而欲令千載一轍乎自魏迄今詎能無變此其鮮一也時代陵谷聚落耗登或名在而邑徙或地是而名非道元所以著新莽之稱良有意矣今之郡邑豈盡元氏舊疆乎波流不改而名號已殊安所定爲故都繩其繆指此其鮮二也河出崑崙傳之載籍尋源

勝國星宿始聞故知身所未經終爲貴耳道元雖稱多歷未便徧行魏疆况澤國在南天塹見限安能取信行人之口悉詣未見之都此其解三也然則言在先民鑒惟來哲好古者尚其與博經世者貴其變通若謂書不足憑則負械之尸彭侯之恠何以見驗於文人若謂書可盡信則禹貢之山川毛詩之鳥獸草木何以煩殊於今日學者會而通之足明是書之足傳矣若乃桑欽立言良史不著其名道元多奇穢史貶過其實譚統之士以爲遺恨而諸君子能爲表章羽翼傳之通世大都又使十載而上靈鬼骨香千載王泰常集 卷之八 十一

閩部疏小序

今天下內外官得行部徧者直指督學兩使者而已世懋東髮宦遊多歷海內名山大川而恒以未識閩越啖生荔枝爲恨歲甲申詔起爲閩督學使者以是歲十二月入部過武夷山中酹先大夫祠而去弗及遊以明年正月從福州出校汀州始迄七月而畢八郡既已低首日夕校士而居恒慎儉不好市閩

物不羅致珍羞鉅飮然頗有楊子雲之僻時時簞食從塵人問及輅車所經見輒記赫蹏上父之成裘其言散蔓復雜都無詮次竊比於葛稚川盛弘之之義例云爾倦游且歸鄉人父老從我徵閩事者懶於口授手一編示之庶幾人得臥遊後有宦遊茲土者當知予言之非侈

九鯉湖志序

閩山川之奇者大亡踰武夷而小亡踰九鯉湖皆有神仙主之武夷有魏王子騫張席幔亭其事最著乃久靈耀無聞矣王九鯉湖者爲何氏九仙其說本於王泰常集 卷之八 十一

淮南王世之言神仙者多祖淮南八公然淮南王以叛逆自殊死史言甚真故今爲何氏說者以父從淮南王九子諫不從而去之大都反八公之事以傅會太史公其實皆非實錄也乃余以爲七閩皆山郡也危巉傾岳動以萬計而獨其中靈秀所融結爲武夷九鯉湖即大小不同皆有駭心眩目之觀其必爲神仙所託迹無疑矣九鯉湖以夢靈著故當世好奇之士爭侈言之而舊志猥雜荷簡頗爲世所抑掄莆田有山人黃天全汪司馬伯玉客也往在京師不佞以司馬故知山人屬不佞督學閩中司馬移書請以山

人志九鯉不佞方輟掌校士未遑也已量移叅政所
駐在莆幸為九仙地主乃檄仙游令請山人志之於
是剪無雜穢傳以近事殺青自正月始閱三月而成
凡得若干卷惟閩入中國最遲漢唐間事不著故山
人所記多宋以後言又神區頗窄攬勝易窮故多借
諸漢麥斜以自廣此時與地為之非山人意也然已
蔚成一家言足與武夷山志共垂天壤矣昔陶弘
景耻為頑仙迹九仙之靈亦未必不謂茲山缺典有
待不佞而成則山人著述之益弘哉志成當以填之
司馬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一

三

詩測序

書不云乎詩言志歌詠言聲依詠律和聲此譚執家
之祖也然而時有盛衰體有今古踐跡則亡奇標新
則傷雅寄興近則致彌淺取材廣則格易卑是不曰
作者之難乎曲調既殊物好亦異狗人則違已性任
我則乖物情喜清新則鉅釘大家專雄麗則奴僕雅
道是不曰譚者之難乎自鍾嶸詩品以來譚執者亡
慮數百十家前則嚴滄浪徐迪功二錄近則余兄秬
苑卮言最稱篤論然嚴徐精而未備卮言備而不專
論詩若夫集諸家之長窮衆體之變敲宮扣角兼總

條貫其在胡元瑞之詩測乎元瑞始髫即工詩始從
何仲默入已乃服膺李于鱗已又規矩余兄其才可
以無所不能而專欲為詩人不朽於來世遂屏棄一
切寤寐作止悉寄於詩道日以尊而自負亦日以重
宜其言之詳而核肆而周非若余輩之偶憶胃臆已
也不佞知元瑞於弱冠而元瑞亦以父執繆見推顧
明余持論大體多同而微旨差異余以為政不妨異
也夫以余之淺弱尚不能強我以從元瑞而乃欲元
瑞之下同乎古往今來才情萬態若春花媚眼國色
傾城必使作者如出一手譚者如出一口則此道非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三

三

徐氏刻劉真註黃庭內景玉經序

仙之說遠矣自伯陽叅易卦而稚川明服食平叔指
金丹然皆以度世不老為術未有言全真者言之自
王重陽氏始 吾師墨陽子之化也自謂它年王害
風而教弟子以熟讀黃庭經又自謂於河車升降之
說實未暇學即指歸可究已蓋玉經一編大都令人

認識身中所有而其要言則曰舌下玄膺生死岸曰
真人在已莫問鄰曰清靜神見與我言似與諸家所
入不同蓋全真之教之所由來也是經註疏不一而
獨重陽弟子劉長生所註卓詭與爾爲吾師所賞世
懋每欲鏤行而力未暇雲間徐澤夫氏以名相孫雅
好恬澹之學知是註師音所在乃手自校讐入梓頗
極精好以便同志者之覽誦第長生是註不爲章句
訓詁率以四言成韻雅類焦氏易林昔人謂郭子玄
南華真經註非郭象註莊子乃莊子註郭象也初學
之士意在條析恐不便於繙閱者有之然吾聞九方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四

言九

大霞洞天序

日余巖居太霞周子爲真陽令自真陽書抵余求所
謂大霞洞天詩者不佞業從諸君子竊賦之矣比數
載官京師而周子以王官來磬折道側敝裘羸馬色
慘如也相與勞苦已索其詩彙諸詩在焉已又出所
記太霞洞顛委大都述其銓衍嵌空瑰瑋恠之狀

龍怒虬攖基巖泰積殊形極態若化若構信天下奇
麗華陽小有之倫也爰取道經類以太霞之號稱其
名矣夫名山恠洞世多所稱說類不能身有其地周
子生滇中得有之且其沒於藁棘灌木之中蔽於蠻
落酋豪之手歷千百年劃然中朗若洞之靈擊而付
之周子余意夫周子之樂斯不以三公易也然且婆
娑一令又左爲諸侯王傳月請斗米逡巡曳裾而不
去何樂於斯而以易吾洞耶即周子亦自謂爲此洞
咲則余誠惑焉嗚呼是安知天下之惑有大於此者
今夫世所利爲王公大人者豈非以身享萬石之奉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五

言八

而力足奔走天下之人哉羞珍華鮮品食牢養自以
爲甘不知其以食朝霞者視之爲土苴也中山薦醲
宜城設醴自以爲懽不知其以觴紫霞者視之爲榴
水也貂列金鋪羅緡殺楊自以爲麗不知其以冠朝
霞者視之爲桎梏也是其享於世彌豐其去於道彌
遠輪蹄之逐機械之鄰而以跂望於赤城之標此寧
獨形與之遠哉乃神與之判矣夫周子敝裘羸馬而
逡巡王國其有一之足樂乎此者耶斯其得于世誠
薄矣是以莊生逍遙吏隱漆園葛洪抱朴求令勾漏
波誠淵述寄傲知夫得之薄者不吾神之累也周子

形在塵埃而玄心泊志固以神王煙霞間矣它日興盡而返對於山之靈猶故周子也霍然而悟人世種種可喜可愕悉爲幻境即視洞中諸異態一切付之無何有之鄉余恐神僊之幻有斯洞將復爲周子咲也

司職方畫冊小序

職方郎司君傳野以備才射策中科爲劇縣令用行能第一入補今官其不爲臺諫以年少未中程也諸公卿且以國器期之而君顧慕好山水樂爲詞賦丹青家言間命工畫者圖天下名山水諸名士詩其後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六

晉書

而嶺南黎中秘題之曰海上僊山曰壺天羽景若有羨乎世外之縱而求夫所謂逍遙游者夫君才若乃新發於硯其於人間世之涉也淺似木屐履苦而輕去之柰何其以山澤之癯自好也大都天下士必有遺世出塵之思而後能不滑其中不滑於其中而後能利乎其外故以道觀物朝市山林皆幻也要以其近而易入者言則醴甘窘迫者之曰離當必求之恬澹閒寂之鄉矣宗少文愛山水晚圖其壁間命曰卧游每謂人云撫琴動絃欲令衆山皆響王右丞維亦自畫輞川圖與裴迪分題命句至今讀其詩想見其

爲人此二子胷中要自無一點塵其於事功固未暇論則其遇然未可曰二子者之必無當於世也然則求司君志者固亦驪黃牝牡之外與

五嶽真形圖序

吾友黎惟敬博雅君子也乎紀五嶽真形圖蹟以示豫章宗人貞吉且曰友人王敬美在匡廬必屬之序不佞非國僑張華敢當是任五嶽之來遠矣唐虞以前靡可遐舉自重華封山而嶽鎮歸然載在祀典以至於今秩如也九州之土是不一阜而是五者長爲天下宗屹定五方之位歷萬禩而莫之敢易何也且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七

宋

也奔走玉帛紫望羣秩苾薌蕭蒿之日久天豈無大神焉是昭是馮以爲之主吾以謂聖人必通其故而特秘不之言也禹爲九鼎以昭神姦百恠備焉使民入山林不逢不若當其時易觀所謂丹籙金書道家之言乎其神事神異乃若此徒以其在人耳目載紀班班學者遵而道之五嶽圖最晚出又出道書其言神姓名多傳會不經而所引漢武外傳非正史之言以故鄒魯之儒擯而不道及觀其圖瓊異恍忽邈不知所自來以爲五嶽之精靈舉而畫之無畫間固不可然律以儒家言謂誕謾必無所當則亦不敢今夫

鳥篆朱書禁氣禹步淺術也而道家能者爲之以呼
鬼神召雷雨舉若左券安知是圖也不更有精義妙
旨加於符籙者耶使有聖人者明而勒傳之又安知
不張大永久比於禹禹耶王先生曰余嘗覽道書稱
五 神名者不一有曰東姓玄丘名目陸南姓爛名
洋光西姓浩名元倉北姓伏名通萌中姓角名普生
其見於魚龍圖者則又以圓常龍爲泰山丹靈峙爲
衡山浩鬱符爲華山澄淵爲恒山壽逸羣爲高山
神姓名云與真形圖所列互異如此大都出謠撰不
足徵異日使傳信之士有疑於斯圖者諸名姓爲之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八

李氏族譜後序

族譜之說緣宗法而起今世畧族類皆有譜然余以
爲譜之作有三善焉而作者亦時有三失三善者何
維木有根維水有源人誰無始得譜而尊此一善也
譜牒具明歲時伏臘雍容有禮遂使齊民之家儼於
世胄此二善也形聯而可使相識名雜而可使無犯
吉凶慶弔藹然相關繫譜是賴其善三也然匹夫崛
起漫憑莫宗而作者傳會支離必欲昉系侯王本支
賢聖使血脉無關精神不聚此其失一譜吾族乘也

非吾一人乘也吾爲族人譜而往往詳吾自出而他
之畧揚吾所生而它之抑胡以示公於族乎此其失
二族大而夥好醜不齊間有高於史筆者起而書之
見以爲不虛美不掩惡顧其人無後而書則蔑死者
其人有後而書則闕生者此於文可以垂世而不可
以合族故其失三始余行部餘于見其民間皆有祠
宇俗最近古而李氏者尤爲畧族比歸臥里中叅知
李公備兵吾土遷秩將行出其族譜命余序之卒業
而歎曰有是哉具三善而無三失者李氏譜近之矣
蓋譜初於助教公而大備於比部公助教公之言曰
王奉常集 卷之八 十九

吾四世而上遠不可考者闕之可也又曰吾不敢妄
攀同姓之貴顯者即祖西平而叙者猶謂非先志也
其系圖生年爵里婚娶必備其立傳非賢者不載其
賢而次者下者不溢辭見美不微辭見刺列名而已
即比部不敢私其親也其於法可不謂備且善與然
吾觀譜中諸李雖多通顯卒無有至四品者獨教授
公最賢而官最卑余兄特爲之傳即叅知公高祖也
而教授公之祖母舒爲節婦今叅知公之母夫人張
亦節婦由此觀之其祖父母培之溉之以大發於公
李氏其未艾乎夫聞揚光大以成比部公之志叅知

公事也余請先書之以爲公左券

王奉常集卷之八

王奉常集

卷之八

二十

王奉常集卷之九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序

五嶽山人尺牘序

五嶽山人陳玉叔蓋齊年不佞云弱冠時會吳明卿坐上各有旗鼓中原之志已先後成進士而不佞於文章官伐事事讓玉叔年至五十又多林居之日顧常自醜所論著漫漶篋中不能理而玉叔宦游多暇盛德日新其詩與筆蚤已勒成一家言則余兄元美王奉常集卷之九

業爲序而傳之矣萬曆甲申玉叔爲閩右伯而不佞起家來督閩學其明年秋試事竣玉叔手一帙而授之曰五嶽山人尺牘其富幾與集埒不佞以謂此玉叔碎金耶夫尺牘之制何昉乎自公家孟公之見珍始也厥後桓靈實劉穆之朱齡石之倫皆以尺牘擅名當世而世不傳其書獨王逸少以孟公之珍差令後世畧見風流耳若乃盈縑疊素悲鬱感慨之談流響金石則李少卿司馬子長嵇叔夜輩又不以能尺牘名何也豈非短長之用各殊而才故有所不能兼耶玉叔生長平世所至居美秩無牢慙不平之感助

其舒寫而能以韶音雅旨博洋洋纒纒之趣至其延納風流接引後輩投箋納啓殆無虛日而人爲飽欲片言寫送都有意致其於短長之用可謂兼之矣藉令孟公靈寶之札流傳今世不知當有加吾玉叔否晚世事不師古若宋孫仲益黃魯直所傳刀筆萎爾亡奇 明興稍稍振之則汪司馬伯玉最稱有法而吾玉叔用在意法之間俱能上接漢晉下陋孫黃使海內人士操觚接筆爭剪赫蹏爲爾雅談則兩君子之風遠矣

荔枝攷小序

王泰常集

卷之九

二

五十八

陳右伯玉叔蔡駕部伯華皆予執友也而皆官於閩伯華謫爲鹽官時居閩最久啖生荔枝弗慊爲之說而貶之比來典試再賦香櫟盛誇其美欲令班荔枝上伯華書一通遺予予時欲爲荔枝解嘲冗弗暇賦丙戌春予來自莆玉叔授一編曰荔枝攷前後徵荔枝事傳極詳書畧無挂漏余听然而笑敬謝陳先生足下幸甚爲側生吐氣遂令王生賦不得作夫豎譽愛憎之口所從來遠矣我非彼彼亦非我兩吻相角不若造而問長年三老何則彼所徵者衆也故羊棗偏好於曾點羊棗不以其故永譽荔枝專惡於伯華

荔枝不以其故損聲假令予賦而相角彼亦且羊棗我耳玉叔不自爲政膾炙哉將不爲天下月旦乎蓋予始嘗火山於漳幾謂荔枝橫得名耳稍入夏於泉啖桂林便謂爲佳六月居莆飽啖狀元香風味品絕七月還福更啖長樂勝盡甘醲倍之火山見今攷中而桂林狀元香勝盡皆今人名不載蔡君謨讀豈即當時陳紫類而異其名耶玉叔謂吾子當併序之爲吾是書增價聊復及此昔米元章辨顛於蘇長公長公戲曰吾從衆倘伯華瞋目而爭予請以是謹對

二酉園記序

王泰常集

卷之九

三

五十九

古稱名園南則辟疆北則金谷平泉辟疆故不以文名石季倫文矣而不爲記李文饒最號有文爲平泉莊記矣而園之勝往往出其文上王子曰余讀陳玉叔二酉園記奧博麗爾意其勝埒古三名園而竊惟玉叔素士問何以能爾玉叔咲而不荅玉叔胷中故吞雲夢八九筆端能使嵒嶮不移而峙草木不根而植而又好羅致名人語以自塗澤宜其讀之而使人餐案欲往也至其辭多引辰陽石室善卷穆天子三問之倫神合天傳意象超忽殆不從人間來矣余謂玉叔此記是生平第一文字遂令二酉爲天下第一

名園然從楚人談茲園從今人讀今文猶謂余無當也須千百年後陵谷遷夷而此文歸然獨垂千古之士津津茲園遠駕辟疆三君近齊弁州老子而余與王叔恨不得從旁一撫掌而竊聽之耳弁州者余兄元美山園也

江西鄉試錄後序

我皇上紀元之七禩歲在己卯曹安之辰教諭其實應御史聘主江西試入其疆而覩田畯饁婦之至喜蓋黍苗芄芄如也入其國而覩都人士之盛衣冠夢如也始入簾而御史董百執事懲楚以聽則內外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四

論夏

斬如已閱諸士所爲文多矯矯國香餘膏剩馥至不可盡收拾而拔其尤者九十五人以獻則所謂楚材翹翹者也於戲胡此都人士之盛與天下中原之地敝於四爭而其餘皆以海堧荒塚爲微獨此地沃壤四包而祗席其內自黃虞以來不大受兵燹厥土所出無丹青楮璽瑛玢南金之屬可當於蜀漢無珠琲翠翹朱提鞞韎之珍可當於南海六詔無竹箭蒟阿阿錫綺紈之美可當於會稽三吳即所稱任土作貢厘厘若信之赫蹏饒之陶型而已蓋倚天之匡廬黏天之彭蠡不爲物產效而盡以融疑鬯泄於人文自

高皇帝定洪都有天下而此邦之士常爲天下選其盛至於正德己卯之歲而微中於陽九元二之數維時潢茂內訌潢池弄兵楚之東益岌岌然而館閣之臣見微而逆拒搢紳之士毀家而從戎斯亦足明得士之效已世廟中興南紀救寧以及三朝煦

護而齒息之又六十年而爲今皇帝之己卯頌白之老目不識兵革徒見夫穹然高者爲匡山黝然深者爲彭湖即求往日囂呶之所而無能言者士之戴上恩良厚矣牢懽化離之感無迫乎其中而家絃人誦以求中於上之所任使上者談性命稱節義以

王奉常集

卷之九

五

伏溪

傳於鄉之先達而下者亦攻爲一切佔畢之業以覬千升斗自致之路語有之荆山之下以玉抵鵲彭蠡之濱以魚食犬夫士有浮於額而不盡登耳此邦之所患寧少文哉某不佞獲副茲典與有一日之長則請以而土之產爲而多士告今夫赫蹏之在信也陶型之在饒也其實皆任之於天而其力恒盡之于人木採而楮山採而土沃以流泉鍛以大火日取而不稱竭焉足也材堅而完體質而素然後染以五彩被以丹青華而不稱靡焉實也大之以供軍國輸尚方下及乎萌隸以爲日用飲食之需罔不稱利賴

焉適也是二者之用於世則誠切矣夫士國之所
謂南金大寶也其爲用豈直於爲紙爲陶而已行將
爲縣官匠鑄萬有衣被黎庶乃其所樹建將無有淺
中而不足於求者乎外澤而不麗於實者乎一曲一
偏而不適於用者乎有一於茲是實其名而其用顧
出於赫蹏陶型之下也玉卮之無當土缶之弗如而
多士其性命之談而務實之以學節義之稱而思蹈
之於道異日效於世而褒然有稱曰某某其所取士
也則不佞席有榮焉母寧使人謂子利器之求而無
當於好用之式猥以爲爲工師者罪也而多士其幸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六一 吳侯 三原

江西已卯序齒錄序

江西已卯歲賢書成不佞某實臨之業爲錄獻上矣
已復有序齒錄何出於九十五人之所私錄也錄私
也曷爲以不佞引其意以助賢書所弗逮也曷言乎
助賢書公典也惟詭冒是譏即親仇弗計名一成而
不可顛倒當是時子得以先父弟得以先兄要在一
意爲公而已逮夫鹿鳴既歌鴈行以進而此九十五
人者究其身定爲異姓兄弟若是而肩隨之禮弗講
家世之誼弗通是漫然猶途之人也且使有競心焉

是故爲之次其年月日時爲之書其祖父兄弟爵望
使之出入得以相讓往來得以相聞慶弔得以相通
聯數郡之人而雍雍怡怡比若天顧在是舉矣烏可
以弗錄也抑不佞於是深惟焉有司爲國家登
明選庸爾九十五人者一旦褒然有以自異於衆也
豈徒欲使之鮮衣怒馬甲第梁肉相望於郡國而爲
子孫稱衣冠族哉業以賢舉爲兄弟其必也居而考
德問業出而協恭和衷歸而稱鄉先生以表正於閭
族夫然故錄足榮也設不幸孝廉之是群而一敗類
者介乎其間惟耳目是營惟妻子是慕陽麗陰叛以
王奉常集 卷之九 七 伏 三原

福建武舉錄前序

天下挽強士稱西北馬國而東南爲弱閩居東南偏
宜最弱其民山居者習刀耕火種海居者能操餘皇
帆巨浪如使馬而皆歎孤矢之利自高皇帝定八
閩防洞島諸蠻夷內訌乃徙中國諸材官鎮戍聯絡
而居而閩人始間習射然地濕筋弛擊不甚力而生
齒蕃溢士多習爲舉子業者益不啻倍蓰馬國云歲

所錄青衿自不能一得則往往蠅集武試以希將帥之遇今之縵胡纓挾雙鞬而來者皆佔畢之賸材也勢不能人得所欲又多工爲舐膝詭遇所主在於能蹶張者則身蹶張而後以搯觚之人代所主在於能搯觚者則身搯觚而先以蹶張之人代其人既不耻倖中而亦以餘食贅行畜之則武闈之弊且日益滋歲乙酉直指使者楊公來按閱諸察廉慮囚事漸實濟而尤於文武二舉惟戒惟先是秋八月鹿鳴之役公所以綜理防維精嚴甚士皆稱得才及是武試公廉知其弊瞿然曰御史爲國家求真才文武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八

代

等耳吾安敢弁髦之爲奸進者寧乃下令曰諸所列巨械懲爲奸利者懸金錢賞能發覺者具如文場故事則士已聞風而懼已再令曰士射中式者人自書年貌於姓名下以防互異於是謀爲詭代者皆嘿自引去已又令曰能射而不能文者即非詭代當與杖於是材官子弟諸引弓之民目不識一丁者咋指不入矣將入闈世懋與諸大夫揚解而言曰昔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三問而士之從射者不過數人爾諸士之廩廩於直指公之令也尚亦有矍相之士在乎其竭所蘊以對比入而閱其文其言多麗於鞞鈴而中

若實不爲佔畢之餘也者蓋數揀之得五十人焉世懋以故事當爲序則又偕諸大夫揖所取士而進曰世儒類言先王純用文德而紬武力若然者兎置之夫胡以稱赴赴爲公侯干城腹心也先王之世文武並用惟其所長上各以真意求之而下各以真才應之耳今皇帝日明習南北邊事數延見大臣以求才實大中丞沈公實來開府申嚴軍令士皆鳬藻待用而直指公又以真意臨之故一時士爭奮若速肖然夫士顧真偽何如耳士非真才即明經金紫適足資其魘戾恣睢矧彼武吏要曰真意所臨無論文

王奉常集

卷之九

九

言

武今日棘闈方丈地故孔氏之矍圃也士勉之行將上於大司馬而參伍其策豈無有干城腹心之士盛於周家者出焉以應上拊解之求者即未能空群而取寧以東南擊力爲羽林茨飛讓母寧以經生餘習厚蒙虛詭之辱哉士勉之則無忘公所求矣是爲序

福建乙酉舉人序齒錄後序

萬曆乙酉上用言官議復嘉靖戊子故事以翰林院史官一人兵部郎一人來典試事而直指使者楊公實監臨之舉錄成則典試二先生業已先後序之

矣乃其私而齒錄於家也側當請序於監臨之使者而不佞憊猥以一日之長亦得從而後焉乃掇公餘論而爲序曰夫士亦知其所以貢於國乎物不必產于中原而亡蹕者自至士不必生平京國而觀光者自集其用同也今閩於天下稱最偏矣然而山澤之饒厥包橘柚飴鐵海錯之倫日走江淮至輦轂下角奇而競先則市道然也夫士之用雖同而道非市道也閩地不能當天下之百一而人席鄒魯之風泉漳之間佔畢之聲四達其待試於郡縣者亡慮數萬餘人其入試於不佞者尚亡慮萬餘人而後以其三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一

賦

千餘人上之使者比其稱入數而登名則九十人而已士之習而多得而艱也其無乃有競心焉而市道之謂何則序齒錄所爲作也昔在後漢孝廉限年而舉唐制不年限而歲一取士多不過二十人至宋而貢士益繁序齒錄實始焉其在於今大都用文薦則齒益錯落不倫矣九十人中豈無有抱三刑之悲經百戰之力僥盡而始得之者哉而亦豈無席初至之銳試新發之矧非意而驟得之者哉若而人者業已盡忘年而第之矣吾以爲長者當崇漢家孝廉之行無務懷主父日暮之私庶幾哉無競之風以爲切

者先乎乃幼者毋曰吾一日千里躡老成而忽諸毋競于鄉毋競于國彬彬然終雁行肩隨之心是足多也不然使天下視八閩之才若走都越國之貨先者貴售後者下估則何取于是錄之刻哉不佞於諸士友道也故其言不以美而以規

乙酉歲貢序齒錄序

國家以鄉會舉士任天下大事而又以歲貢士盡天下人才且使貢者有遠志仍得以鄉會進是使鄉會上之才不得下而侵貢而獨使歲貢士之才得上而應舉豈不謂待士盛心哉顧熙皞之日久文盛齒繁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一

書

士困於需次不得獻於是文學掌故之任類多篤癯士矣當事者病其然乃易爲選貢之法選貢之法行而始盡以文去取則老成之士往往絀於新銳新銳者日益進而老成者日益積此亡論明經之士老死間左終不得爲縣官尺寸用而其摧阻抑鬱之態亦足傷士氣于天和甚非高皇帝待士心也今皇上之十三年當天下鄉大比採言者言六人陪貢非制詔仍舊制以一人陪而是歲復當天下大貢世懋適任爲督學使者半歲中走八閩錄竟大比士而以其間詳諸貢士而試之士皆感上德意爭自奮

拏力爲汰其大不可者一人而已餘皆以正得之而適有天幸無支離龍鍾者出乎其間咸濟濟而見請所爲序齒錄序於余修故事也余謂齒之尚於先王舊矣而尤莫重於學校至國之世子猶齒於成均則所謂將君我而猶以齒讓者也爾諸士積養於鄉學有年矣其素所講習而後先者是禮也今且進而登之國學行將與公侯卿大夫之諸齒齒其不願入者即去爲文學掌故教諸後進子弟安往非齒讓地哉况登老成紉諸少年新進主上之微旨於是乎在則是錄也烏可無作蓋余之貢諸士亦嘗第其先後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二

錄序

江西歲考錄序

今天下登賢無二途自鄉而大宗伯而進之天子之廷異日爲縣官任大事其始進豈不縣督學使者哉明興以來搢紳先生學官弟子道督學使者善狀其人可計數也蓋至於今士益以廣文益以盛而使者益艱其選矣則又屈指而稱曰某某所首取士中有司程也若以爲使者課殿最是則然矣乃余以

爲事有不能必者三不能必吾所取當乎有司者之好也不能必有司者之好賢於吾所取也而尤不能必士一日之長効乎吾前者復効之乎有司之前也是則有合有不合焉有幸有不幸焉若莊先生於江右則世所屈指以爲賢而必當乎有司也者然而以謂未足見先生之大也何者爲有所不能必者在也夫江右自洪永間文弔天下而王文成又以其學師而帥之髦士輩興鬱乎勃宰理窟矣今其嚙精咬英而登乎斯錄者又其琬琰之最而剖之乎卞氏之獨鑒者也其文汪洋浩汗而其究皆根乎肯綮彬彬焉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三

江右共事三閱月以世誼故屬之叙乃為次臆說如此要以此知余之見先生者素不必於斯錄而後知也

八閩式士錄序

萬曆十二年八閩之督學使者歸 詔即世懋起家代之任於時迫冬馳入閩部屈指試八郡士半載間大比期及矣而閩素號多才然聞其耳學景傳剽攻肱篋特甚則日夜懼不稱任使亟為科條飭之度已布士聽乃身馳之汀始自二月迄七月終竟八郡一州凡取士三千餘人而擇其文之善者與司理劉君商而刷之得若干篇命之曰八閩式士錄夫式何為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四

也在車曰軾取所以憑也夫是亦士之所憑而習也第其言不余始 國家功令取大比士曰鄉試中式若干名則是其所取者固士式也而是錄也又士所由以適于式也然則吾之所以式士者能必為士所以中式乎曰不能也吾不能必士一日之長復之於異日而又不能必吾不該不徧之見盡合之乎縉紳先生乃其所為意則良苦矣竊以為文足觀人心之邪正而其究實關世道之盛衰今夫雷鳴而呖聲掣皮而淺中窺簞而易尾巧獵而浮傳此必非端人之言也淫哇支離狂恣怒張叛道離經釣詭為

此必非盛世之文也吾懼閩士之有一於茲以為盛世修茲言不必同要之乎自命體不必同要之乎爾聲吾取其亮而不浮氣吾取其宏而不冗意吾取其旨而不譎以為如是士足以憑矣昔周之盛康王所以命保釐者惟曰辭尚體要我 國家弘正之間以及嘉靖之初素何風風盛也逮後數變愈奇而愈以漓矣竊不自量庶幾哉挽而之正以求所謂長盛而不衰者是余之志也夫劉君曰是編為日升所究心即以式天下士可乎曰吾以閩士式閩士非以吾式天下士且閩一變耳烏乎敢如傳之通邑大都有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五

縉紳先生者視而印可之儻亦閉門造車之意乎則非吾所敢必也日升為劉君名以詩魁南宮者

江西觀士錄序

御史職觀風夫風胡以觀也起青蘋之末搏羊角而上是難物色也而往往得之於其聲若比類而觀則莊生所謂人籟是已是以先王省方首命太師陳詩以觀民風而孔子亦曰詩可以觀夫詩特六經之一也今 天子以經術取士士之尤穎脫策功名致卿相者吐幽摠精華繇此進是不為人籟之至乎不佞益承乏江右江右楚東偏地耳又多高山大川沃壤

無幾民綉錯而居儉勤織齋歎吹竽六博闔雞走狗之好而獨專於治文 高皇帝時取士常當天下半蓋世所稱文數理窟云不佞每所至郡循故事命有司簡士而試其文輒錄其尤者合而梓之得若干篇夫士何能究其用於一日之長而不佞亦安敢謂當吾好者足盡江右士乎要之其大要可觀已今其文具在覽者若見其勤而思實而濟腴而不華庶幾哉猶有洪永間餘風也夫士不云民之秀乎持是其於觀民也思過半矣

廉峰先生時義序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六

元

直指使者廉峰楊先生按部入閩刺舉之暇尤屬意斯文始下車梓有廉峰論草則八閩士爭喁喁嚮風矣最後出所爲時義以示諸藩臬左伯陶君請付屬氏與論草並傳先生曰不可夫義以時稱明非永永可傳物也吾所爲時非今時矣是安得與論比世懋時在末坐忝有典文之責乃起而對曰唯唯否否夫文即異哉有不從性靈得者耶綺縠之肆歲變月更長袖大帽朝游乎都市小冠急袴晚而改觀物不從性靈得者有之耳時乎時乎寧可以文例乎蓋前代多用詩賦我國家獨取宋經義而更飾之構爲別

體以示一代之制故稱時焉遵 昭代也非謂夫時

時可變也而今之經生不務澤於道義脂篋一二史漢之言習爲套語且以號於衆曰此新體也翕然宗之至移爲險仄淫哇而不自知是欲以性靈之物而綺縠之冠服之不佞竊有惡焉方日訓飭以歸大雅而愧無以爲身教者曷若即先生之義請爲十七子一矜式乎夫文患非其至耳王少傅唐瞿二太史之文至今在也先生安能以非時病之也於是諸藩臬交口謂世懋言是先生不得已而授左伯世懋退而卒業焉見其體莊而義正意玄而辭達骨峻而肉勻渾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七 元

孫氏文稿序

文融爲舉子未第時屬不佞需次都下已相慕愛數過從移日好商臨古詩文上下千百載間語一當輒大喜去文融雅不好時人語若不經意舉子業即不佞亦忘文融之業舉子歲甲戌會試文融以文中率爲第一人 不佞始從得其文讀之其言雖不詭於制

要自非時人語也已官客部爲同舍郎益相習驩甚
引商刻羽之暇因悉示所擬應制文亡慮百十篇不
佞又伏讀之皆湛思匠意不落蹊徑亡異應制時言
也不佞乃爲次第而論曰文融而觀夫荆山之璞乎
剖而夜光琢而珊瑚璣出夏入商固天下重器也然不
必於重器而後知即以命工尹於鍼秘試宋人於楮
葉苟當於用其爲溫然而燁然者故在耳夫文融於
文玉也璞於未第一旦設九賓而享之庭則玉理見
焉異日者之不朽於經國之言固其家珊瑚璣也若其
含古意於趨時造玄旨於就率一言一字即亡裨於
王奉常集 卷之九 十八

文融之重要自溫如也燁如也識者已知爲不凡器
矣不佞蓋竊自咄與文融交名好古而爲序應制文
文應制尊時也而不佞之爲不時久矣又烏知而序
之雖然西域賈胡不能名中國之器則足楚士何知
秦皇帝璽乃其必爲美玉而必不爲璊珞則其於知
未能或之先也文融當吾言爲復喜否

上奉常集卷之九

王奉常集卷之十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記

京口遊山記上

京口諸山若北固金焦名特著余行役皆一再至焉
客數津津誇招隱之勝恨未一當吾遊萬曆癸酉首
夏三日余謁選北上將至京口與客謀爲招隱之遊
悉屏騶從治野服同遊者周徵君公瑕尤子子求李
子時養陸子楚生曹子子念暨余從兄瞻美從子一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張鳴岐
三百三

龍凡數輩皆見筍輿魚貫而行南折數百步入山麓
間田疇相望舍桃錯植已循一大樹行可五里許則
兩山對削中廡容徑徑稍紆盤漸入深窅余從輿中
望見山從面起迴抱逕絕乃招隱寺牕旁出林間余
亟下輿呼諸君前公瑕故嘗遊招隱者揮手止毋入
寺觀銀杏樹婆娑奇甚相與蔭其下圍抱竟五人寺
僧云是齊梁以前物意且千年矣從大樹稍折而東
南觀虎跑泉泉匯爲二池有亭界其間池之外爲流
觴數曲池之溢而出山處也又稍左而上爲鹿跑泉
泉視虎跑稍清而據地特勝其亭後臨泉前視大江

漫漫若湖上可楫無易斯亭者公瑕云度嶺稍下爲招隱洞余聞銳欲覽勝輒偕健足者躋焉涉頂四望則金焦諸山培壘並出矣稍下並崖而行得所謂招隱洞者洞可坐廿許人坐頃之公瑕以二童子掖而至至則憊矣第手指它洞及題石處余復從吏同遊者往探之巖石稍稍異態以洞名者無慮六七大都不能其奇而嵌空牙屬竅若關轉亦一勝覽也所顏玉蓋等名及磨崖字讀之皆弘正間人筆耳覽竟從它道返入泉亭命酒脯觴數十行起入寺已登小閣下別山僧將取道京口入舟顧日尚中謀所以竟日

王奉常集

卷之十

二

張鳴岐

者僧指輿者言今小紆道張王東嶽諸廟可遊也遂促輿行西北久之出山觀路旁有寺曰鶴林廢不可遊張王廟者俗稱張大帝蓋水神也廟旁居民爲優賽神黨不可近顧餘瀝在楫無所席飲而廟左有酒家可場而坐當鑪者出應客亟命溫酒遙觴進之從兄以歌者二人從公瑕命歌數闋頻十餘觴往來者莫測爲何人楫告罄大咲而去復稍東折見一高阜東嶽神廟焉廟甚宏整瞻謁而出意覽勝止此矣出廡東北行數武見長堤橫亘里許大江近若來撼江上諸山羅立東望鐵甕城萬井鱗鱗煙日見蕩百雉

爭出諸君共謹言最勝地也游人士女往往席堤而飲徘徊久之命輿而去迤邐入舟日猶熒熒在崦嵫相顧遊且未倦而餘酣賈之促命更其殺酒步而行江千里許至蒜山山在淞泖中不可登時潮落網懸風日澄鮮隔江樓櫓舳舻歷歷可指金山正當面峙繡碧相向若褰裳可往稍進窮渡頭折而登銀山山跨出江中古殿頽剝可怖余攀磴行據殿後危石而坐下瞰江流齧石作汨汨聲須臾日墜波間江光縹碧紫煙忽籠其上顧望久之數觴而下歸途莽蒼持觴者不卅步輒一觴比近舟則燈火滿街植矣因訂

王奉常集

卷之十

三

徐文白

京口遊山記

以遊招隱之明日理櫂遊江上山同行者子求夜別去公瑕入城益以周子伯中附舟徐王二生兒子駒從其師周子行始入舟風蕩舟櫓危動從兄瞻美立渡頭逡巡竟不敢下余與諸君謀所先舟子來告焦山便金山不便余雅意在焦山亟領之比挂席行駛

若馳駿安若就祗瞬息抵沙岸矣嫩葭黃麥錯雜
色俄靚碧柳盡揮波間連卷異狀巨石偃仰映柳中
出余時已大樂之登岸入寺寺僧出迓不記余爲舊
游客也首問郭次甫道人所在荅以淮陽之役爲之
悵然已復咲曰有焦先生在何所事郭生入方丈啜
茗少憩即循崖登山道人菴在翠微金山當其面出
菴若相賓主息足菴中已稍折而上爲佳處亭有楊
石淙閣老碑記公瑕篆書題壁間山多密篠蒙茸徑
側攀緣而上遂陟山巔巔有亭角其四周形似浮屠
僧云廢浮屠也言或有據云東望海門與天上下圖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四

山麓之勝因拉之行始過一院幽閒無它奇獨藤花
香清氣鬱勃可愛已復下循東麓而行歷僧舍盡
爲北麓兩小山並峙江中若雙闕然淺流細石相戛
爲金玉聲則余向所濯足處也從茲以西墜石林立
青環競効人從石罅中行尋華陽瘞鶴銘讀之尚班
班可識其半或云好事者醵爲之銘故在水中然亦
奇矣石之大者若皇小者若室偃者若釜立者若屏
若珙而完若剖而連據石仰望上爲三詔洞諸崖陡
削數仞枝蔓緣綴皆奇觀也日已垂墜虞淵復入方
丈飯僧齋畢始訪舒菴院旋汲江泉煮新茗啜之而
王奉常集 卷之十 五

作楚強臂而從並柳岸南行里許至山北不可登復
進而南爲闕士場魯將軍方大閱伐鼓淵淵兒子輩
多趨視余扶掖登山禮新鑄大士像畢復折而上盡
級少憇念酒盡無可爲歡頃之見三肩輿冉冉至時
余從子堯佐亦續至京口心念此三輿得無公瑕暨
瞻美兄將從子來乎又安得以楹從也稍上迫之良
是懼呼就揖若別經年顧二楹累累從行殊濟吾事
時養衆中獨色喜甚謂不從吏茲遊者當令此三君
子失所來因與登眺南爲甕城東爲焦山西爲金山
爲瓜洲一覽盡矣已轉入一新祠檠楠華整視其額

王奉常集

卷之十

木

四

御史陳君祠也出祠返大殿魯將軍以卒來令汎掃
便客坐即其處傾榼焉城內外綠楊映帶樓觀四聳
足稱佳麗之區公瑕復道孫劉斬石在山下好事者
亟往觀焉亦渺漫不可爲真余時手犀觥立楹上望
軍伍坐作縱金歷歷而散從子堯佐尤善飲沃之酒
則立罄乃各散去是夜置酒舟中與公瑕瞻美兄別
舟至京口始立檣風不便輒止不行而余以其際得
遍遊諸勝處無簡書嚴程之苦而反有故人子弟之
樂即巖居夾策暴糧而爲京口遊所得亡踰此矣是
行也唯金山不登諸君皆數遊者而余與子念三人

明且掠江而渡金山在眉睫間過遊於是乎無憾因
爲之記凡得上下二篇若三山名蹟具前人所爲志
中茲不當道

東游記

萬曆丁丑秋閏八月王子朝於京師歸並故道返於
閭井中間忽念生平之游缺焉於懷者三而茲行可
一舉盡也泰岱爲五嶽宗客歲登太華顛顧獨於岱
宗一屐齒是恡將爲青帝所誚釋褐且二十年不識
闕里暨林作何狀其若在三之義何又故人李于鱗
物化八載鷄酒之酌弗躬喬玄當令阿瞞腹痛失今

三奉常集

卷之十

七

三

不假傳一行病夫業且歸臥膝不北矣恐遂爲終身
悔乃自奮曰即病必往而會同事中亦有先我行者
傳車至德州問道於州之守耿君耿君曰從茲入平
原並禹城齊河而南之長清此走泰山道也是稍東
當故道不能迂百里余曰以行李累東諸侯奈何曰
等費耳且以蘇孔道便浙之叅政者曰舒嶺之叅議
者曰陳兩公者先公一日行矣余喜而從之于鱗家
歷下而齊河去歷四十里而近業欲拜于鱗墓不可
令兩臺使者知乃計爲羸服間行而先一力聞之于
鱗子駒駒報曰先人墓在長清道中毋煩間行也余

益喜過望遂發齊河稍折而東幾迷失道會候者至
云墓近矣請小憩民家以待駒駒至即與偕行墓所
僅一尺土丘中耳無周垣封樹非得駒不能識也問
之云將卜遷別葬耳佇立凄然具酒肴設拜焚所爲
文及詩雨泣而別日暘抵長清聞舒陳兩公尚留靈
巖寺亟以一力先約之共游亡何陳公以刺來迎乃
趣復前侵夜抵嶗山舖宿夜大風寒晨起躡霜而趨
舒公刺迎者亦來知兩君子能爲我留甚幸入山行
可三里許始爲馳道陡壑中斷石梁跨之甚雄遙望
諸山圍列鱗次天設屏障梵宇浮圖湧出翠微間真
三奉常集 卷之十 八 劉文卿

意其人脩頭陀行者恨不一見瞻眺久之而下時
公小劇頓泉亭相待予與陳公迤邐下從之返舍視
僧房竹蒼翠數百竿山以東所無也小憩復出講堂
前模宋碑數通讀之步入香積厨見復沼一泉盎而
不溢其旁瀾瀾細流環之問之僧云又一脉也厨之
後復有來鶴二泉盎如厨泉而細大都茲山以泉勝
其泉或盎或流或伏或見或交或斷僧亦不能盡名
也寺當天下一四名剎像構宏麗閣三重峙其前浮圖
七級標其右余與陳公據閣巔而望焉浮圖不盡四
級而止其山四圍故不能遠眺也下浮圖而南爲魯
主奉常集 卷之十 九 劉文卿

天下奧區也入門禮大士畢即往舒陳二公所口占
一詩謝其見遲二公已設素食相留矣飯畢具軟輿
二僧導而前凡山所名勝處率一至焉靈巖下垂一
石人立而向者朗公石也石沼渟泓亭而覆之涓涓
出於佛足復匯爲外沼而漫流山麓間已忽伏而不
見者泉也別院曰達摩旁湧起一鐵金塗之高
可四尺闊殺其一背僂面拘天爲紋縷作水田狀者
鐵袈裟也已稍捫歷而上至一亭而止度其上不可
登仰視絕頂下有平壤草木陰映絳宇出焉有廬其
傍者一僧一行居之時上下取水如是者五寒暑矣

般洞洞上綠傾崖周甃以石而成二石門內捷不可
入似爲開山僧埋骨地云於是山之勝幾盡獨所謂
通明巖者未之見僧云出山二里外傍去不數武可
望而窺也余兄元美嘗爲余言靈巖是泰山背最幽
絕處游泰山不靈巖不成游也問山僧余兄所題處
得碑二碑皆手書詩皆十二韻凡經再游而得者去
今二十年矣是夜飯畢各就寢余因得排律一首韻
如家兄數晨起書石付山僧而去次日與舒陳二公
魚貫而行午舖後抵泰安州州守迎問登山期余輩
以晨發告而東嶽神廟乃在城中得以其隙往謁焉

廟制宏敞城其四周前爲門者三中爲饗殿後爲寢
宮儼然帝居也穹碑古栢森嚴布列前除怪石基置
視其題刻皆宋元間人浮海來獻者予與兩公拜畢
循覽四顧而下則州守已張具別館矣雖饌皆素品
而設樂爲禮甚都力強之陪乃坐余甚愧其厚爲坐
久之起更衣見頂山如在檐楹間可俯而窺也凡山
以夜色視則卑皆兩公所未試者聞余言以爲奇漏
下二鼓而散次早戒行舒公以服藥請後從予與陳
公兩肩輿先發至更衣亭始屏騶從易軟輿而上是
日氣朗風恬游意甚愜見兩山腋抱骨削流泉下注
主奉常集 卷之十 十

馬嶺蓋自此始不可騎云行久之抵玉皇閣石關當
其前茲山一隘也從閣折而西盤紆直上二天門出
焉其下兩崖削立樹木蒙茸泉如建瓴下巨石怒撐
瀉作潄潄聲穿隙而墮坐石弄泉仰視御帳崖真爲
勝絕處御帳崖者宋真宗駐蹕地也今爲憩客亭傍
植二松鑲石其下謂秦所封五大夫云松故丘隴間
常木耳爲之失咲飯畢更上見三天門縹緲雲霧間
雙闕天峙兩峽束之十八盤鱗鱗萬梯昇夫喘汗數
易仰視峽口忽遠忽近殆神僊徑也且輿且步至天
門則蕩然平壤矣爲市而廬者可三十家盡廬則碧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十

陟壑時爲濺濺聲仰視中峰雲氣瀰漫其上始覺泰
岱爲高顧輿夫力疲下就一壤憩焉望汶水如帶諸
山培塿獨徂徠當其前如大賓無少降意予與陳公
歎賞其雄已復就輿歷橋而上左一石墳起細
泉漫流其上而出逶迤墮右澗則所謂水簾也石卑
而泉涸不可竒已又折而前見所謂馬棚崖者屏立
道右稍當奇觀歷磴久之地忽平衍可三里許土人
名之曰快活三余昔游華山備歷艱阻亡論此山平
處即大崎嶇不能當華十之三因戲題一絕云曾爲
太華峰頭客是處堪名快活三非謾語也又前爲題

霞元君官焉前爲焚楮地廣畝許火日夜不息金鋪
朱戶綽楔儼立天關福地似非偶然予與陳公小憩
公署即具吉服瞻拜焚施而退考道書元君即華山
玉女也不知金支翠旗中能識舊遊玉井客否相與
近舒公久之不至乃拉陳公縱遊諸峰巔巖障羅立
鐫題百出至不暇酬接其最稱鉅麗者爲磨崖碑唐
玄宗八分書東封頌也崖之半爲蘇許公書隱隱尚
可辨已爲俗子書四大字蓋之矣稍上而北絕頂峙
焉石湧起爲小阜屋其陰而垣之前跨高標秦皇帝
無字碑也碑形廣厚四約止爲幢蓋余斷謂非碑蓋

既封而標識其巔耳獨其石賦白而堅非山所產不解何以致之乃知驅石事故當不誣覽竟復步而南眺所謂日月吳秦諸觀捨身石梁諸崖與古封禪臺宋東封玉簡流出處皆巡歷指點所至徘徊盡興南望汶水遠從萊蕪至徂徠障之北來諸流併入螻屈蛇騰西流無際羣峯蹲伏拱列青煙數點時為聚落日力所至乃過徂徠南境茲山僅當門戶一巒非復向時相賓態矣西顧日色黯黯雲霧時翳遠水燦落映日如星細視久之始別為水最後望極天處一圓光耿耿欲墮非先所見幻態衆譁視之星也蓋辰星

諸勝游舒咲曰即讓二君顧茲山第一奇不佞先之矣叩之則李斯斷碣舒公署中物也為之撫掌酒罷散去約以鷄鳴登日觀峯望日初出未晨余先二公往則屏障酒果俱從頃之二公至了不辨色雖居室中剛風從背入屬甚亟蔽以屏陳公擁毳而坐猶戰慄不能當乃呼大白連浮之身稍得佳已而霞光漸起才可辨色見一大赤丸半露雲海間亡異沒時再見者已復不見良久始復出則已為陰雲所翳無他奇矣余回署中書紀游姓名紙上將勒之石袖腕僵不能出須火乃成書高寒異下界乃爾書罷往舒公所觀李斯小篆石石函巖壁間尚餘數行可讀天護神物也其旁為玉女池碑紀之亦一勝云舒公將續昨游予二人復從之徧歷諸勝處乃復就別館張具余為主人猶素食以二公有事科黜也飯罷二公往焚香余無事謂可亟下先之曲阜也天忽作霖撲面如絮下至御帳崖則舒公兩以僱人力挽蓋舒為石經峪主人也余不得已停石經峪待之峪去道傍不半里石可坐數百人上勒八分書皆佛經俗傳上石軍書非也書不能唐定宋人筆耳石之上崖高三四尺許泉奔瀉直下侍郎萬公大書水簾二字鐫深寸

許泉嵌入字中殊有勝態萬公又爲石亭臨泉旁亭之左磨崖高二丈公鐫記其上頗當下方絕勝處余坐亭中臨流獨酌久之二公乃至張樂小室中天已向暮坐盡一鼓而下燈火夾道迤邐入城漏下二刻矣頗患以供億累州民一切謝遣之擬以明晨間道走曲阜陳公欲往寧陽有所會約余二人停曲阜以待次早遂行並徂徠而南未百里曲阜之候騎悉集侵暮渡洙泗令尹來迎孔氏世官也入城觀閭井蕭條甚而供億不廢余甚愧之晨起與舒公具吉服伏謁闕里廟制巨麗甲於天下瞻仰遺像讚述功德婆

三奉常集

卷之十

古

四

汶杏壇追存聖澤下撫庭柯皆合抱干雲材也獨所手植檜者大不能抱枯幹無枝縷紋左向色理甚奇其碑始知再榮異代生理猶存爲之吐古子不語怪胡此變相無殊二氏耶漢碑皆列植儀門外都不甚剝蝕形製奇古行天下所見太學石鼓文及是碑竟磬折而去可百武至顏廟制視闕里而事事減殺肅拜而出門之右甃一大井爲亭焉碑名其里曰陋巷此當有據然不可考矣過衍聖公門公尚臥未起乃復與舒公出北城謁孔林林距城五里而近馳道如弦檜栢夾道周甚備林東西設兩觀門甫入

門聞笳吹聲驛報陳公至矣余與舒公迂之門即與俱入墓所候陳公更衣共拜亭及饗殿俱蕪壞不治余謂此衍聖公貴也何必待官家循殿後行子貢所植楷在焉大倍他植枯而不蝕真古木也稍北而西子思墓又北曰伯魚墓稍折而西北庭除漸廣則夫子墓也旁扁一廬云子貢築室處夫子墓特高廣拜畢余登其上草木蒙茸多不可識已復出拜二墓循覽牆內果無荆棘斯之謂異矣其地平衍無大原隰山皆疊疊遠綴嶧山南列翠屏似爲之紫余不能名其鍾秀也出林望東南一隰殿設碧瓦周文公祀

三奉常集

卷之十

五

五

復往瞻拜聞其地爲魯靈光殿址云故知今城不能當魯半也出周廟遂從東城入憩公署頃之衍聖公來自言病狀予與兩公答拜具少贊公爲具告以將之鄒別去是夜抵鄒明過嶧山旁意甚倦游矣然猶不能忘懷至臨城范大澈鴻臚遇余告以勝游范曰曾登嶧山乎余曰未也范憮然謂余若奈何釋此奇觀其石皆嵌空瓊瓏第稍難陟耳余爲懷懷不能已抵家久之將握管紀勝會故膠州呂君相過道泰山事曰恨公不能游山北辰坊問諸大奇勝非山陽北問其地正合于指尼寺也因歎茲游

得假傳車乘簡書之隙扶病登拜頗愜生平願然猶有遺憾若此因併識之以告後之游者

遊二泉記

余既以未登文殊臺迫視瀑布泉爲病而三疊之勝志之顧詠於衆說或曰標道路遠近且有猛獸虎虎非多得嚮導不可往或曰往返不可日計深山絕澗中無民廬舍難可盡日力或曰春夏草樹蒙翳決不可入以初冬時往雨則滑而艱步不雨則涸而無奇觀然余意雅欲究之不爲憚止九月朔方伯劉公罷官歸約過余爲白鹿開先游余喜默自王奉常集

卷之十

七

幸瀑布之勝江窮亟呼婦飭酒肴具以遲越五日劉公夜至開先寺宿報者至晨起亟披衣往從之游公謂余龍池勝易竟業不能待子請與子登文殊臺入黃崖寺可乎余即從憑之登劉公時已謝諸迎者請以南康守盧君從而劉公携少子偕來併爲四人游出寺行田間里許易堦輿而上屢陟隘口舍輿而徒見清泉豐草輒就憩焉迤邐再上至昔人避兵寨意即所謂黃巖砦者寨漸近香蟪龜背犀牛諸峰俯視姊妹石娟娟下作危墮勢蛇行轉上里許路稍寬衍文殊塔出焉塔據一峰峯拔地削立數千百尺下

臨不測即所謂布衣臺也丹葉翠條蒙崖巖谷可愛循崖東行數十武至塔所以石甃其四周風高防欺也然亦漸廢不治矣塔前一石橫出數武險絕難上惟寺僧習而登焉山疏謂之定心石或謂四望石云一名險一名景也其南望正與瀑布泉對懸涯萬尺轟轟下瀉墜珠飄練澎湃百狀當泉所注石都作異筋理蜿蜒蜿蜒龍爪擎攫洗削萬古如新真茲山勝絕處云時秋潦方收從山下望僅如一線不登茲臺焉觀所謂瀑布奇哉盧君方施榼塔下予與劉公衙杯諦視久之復返故道從南上入黃巖寺寺據雙劍峯下四面皆峯巒林木拱護中有丘田泉出其傍亦一奧壤也僧廬湫隘無當勝處乃循澗而上求所謂黃石巖者巖石大可三楹下空洞可屋昔有道者廬焉經蕭蕭竟居然坐臥處也已下而就澗石選勝班荆復設酒脯兩劍峯崢嶸競出嶄嶄來逼人即所傳老龍洗潭處遠不得至而瀑布泉水已潄潄在吾杖底矣遂巡不欲歸下方久之始下飯寺中顧日尚有餘晷因復迂行至萬杉寺觀刻石而還劉公出鉅金命僧脩文殊塔顧余盍共此勝事余諾如所施云以大日復從公爲白鹿棲賢之游上舍鄱嶺遇雨宿櫟

王奉常集

卷之十

七

筆峯下晨送至上大林寺婆娑二寶樹迨先忌別
而歸歸可十五日幸抄簿書之累乃心未嘗不三疊
也先是雨數日微霽已大晴太守盧君司理丘君入
見言次稱大夫亡意為三疊游乎予曰幸甚誰與先
者二君曰已令人微知道路薤草萊竟日力可往返
予喜謂即今日可行乎曰可亟發教往縣尉懼弗備
白請以明日行余曰即弗備固無害奈何重失佳日
遂簡車徒士皆裹糧而從余先之廬丘二君蹤而後
始由九江通道度中館舖五里許別入觀山下望五
老峯近可握衣已稍背而北從榛莽中至一民舍慰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大

矣兩崖鐵色壁立數百千丈峽水森束轉急仰視不
寒而慄徑皆蒙茸細草或滑磴但容一趾徑窮輒渡
澗澗石亂挿水中猱接騰踊下上僅免濡履喘吁相
屬幾不自支前覺有異衆譁謂三疊泉也乃稍定氣
徐陟至則山崖四面陡削樵徑絕焉澗隨山止而三
疊泉從山南最高處冉冉盤空而降初級如雲如絮
噴薄吞吐流注大盤石上水石衝激乃如灤洞作態
珠迸玉碎復注二級石上匯為巨流懸崖直下龍潭
飄者如雪斷者如霧綴者如旒掛者如簾散入山足
森然四垂湧若沸湯奔若跳驚其聲則轟隆之候風
王奉常集 卷之十 七

下始就民家露坐而飯日昏黃矣是日也誠不自意獲此奇觀自謂生平一大快云大都茲山以泉勝而泉之勝以從峯頂四下與他山泉出山下者異未登殊臺青蓮諸詠便謂溢辭況三疊泉環偉奇麗僻在鳥道太白子瞻元晦所未探之奇其邦縉紳士衆老死所未識之境一旦余以守吏賈勇而登覽之獨非幸歟余懼夫入開先而遽返者薄廬山爲常觀而妄肆譏彈故記其大畧以示游者爲茲山一吐氣焉

王奉常集

卷之十

十

王奉常集

王奉常集卷之十一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記

遊匡廬山記

匡廬山傍歷彭蠡湖豫章北戶也其高大絕無與比山之陽曰南康從湖中望山根下挿虞淵上障碧空爲濃淡兩天其陰曰九江九江瀕大江去山二十里而遙從東林寺入山紆行且三十餘里然以孔道故客多游者南康則分守治寄焉東去開先寺瀑布水可十里北去五老峯白鹿洞可十五里余坐小樓中則五峯隱褥其後而瀑布灑灑傍墜然爲吏虞妨務重煩人不得以無事數游萬曆丁丑春直指使者巡九江余以爰書即訊從竟二月不能至所謂東林天也者已歸南康始以故事當釋奠先師爲一至白鹿洞從諸生講說間道歷棲賢橋覽金井玉淵而返首夏入豫章道瀑布下入寺始獲觀龍池望香鑪峰文殊臺扶掖積級而登將憩黃崖寺以窮瀑布之勝中驟暑病甚不能至比入省則兩臺檄以入賀余時已有乞休志不得已爲一行即可於道引疾乃歸治裝

將復受檄豫章擇日且發歎曰是役也吾不還矣即歸而吳中父老好事者問詢若所游匡廬何狀則縈以對有如異日裂裳裹糧而行游能復至故所治人物色乎立問騶者何所可至天池應曰度樓賢橋而上爲合鄱嶺此走天池道也是可半日第鳥道不任大輿即籃輿時雜步得至耳余自度力可辦乃謀以五月之望別吏民信宿白鹿洞而行先一夕雨潺潺及明弗止將午雨小疎鄉大夫憲副熊公祖道城西門小坐雨止別去肩輿並城北行見五老峯出沒雲際巉巖漸來逼人漢陽諸峰右帶白雲中冒出王奉常集

之同爲天池游遂巡謝曰甚願第與一少兒偕來勢不能獨今兒留余業不可強遂已至是與三君夜坐余顧三君僕且去願少縱談母尚微經俗吏爲語小劇熊君故豪忽起自贊曰請以兒付廬先生而跳身從明公三日游余及二君皆大喜乃以質明屏騶導廬王二君暨熊君從從沮洳田間行可七里至樓賢橋橋跨絕澗度其上若坦衢下至澗邊仰而視橋石兩兩鈎連勢若危動始爲目眩舌吐上有紀歲月名姓宋時石工爲之真般倕流也澗皆深微二丈許而橋之下爲金井尤淵洞不可測俯視盤渦足幾不自持橋之左顧尤奇鑿書石間所謂小三峽也其右指則大石障焉石四面削成若人輦置而非力可辦傳云水昔衝橋欲崩有異僧出叱石止焉今輒謂觀音大士遂僉其上云已具酒脯復還橋上立見五老峯森然足垂巖顧三君言曰此老人濯足能無千載骨寒石皆殊色環狀均突撐拒種種變相積雨建瓴迫不得快狂怒怪號雷轟擊即予曉獻吉極力摹寫猶謂未竟鉅臚也太都澗之勝自天而位置若盡人巧橋故人力也而構若天成樓賢之勝以此時自鹿洞諸生從者四人曰請爲公導而之玉淵蓋循澗行

不半里而至玉淵水從翠微落左折而投棲賢洞懸崖噴雪聲似小三峽而勢過之水作深碧色土人云投綆至底可十八丈金井涓涓易盡矣其傍巨石半浸水中上有玉淵二大字偉甚宋張孝祥筆也徘徊命酒恨其沒於窮莽廢寺之間乃呼四生各酒之人盡一器而別仰望含鄱嶺蛇行一線直入雲表業且解衣就籃輿揖廬王二君別去而獨以熊君從且與且步昇夫踵膝時在領下歷級百千度可半嶺以上回身憇立下視彭蠡銀海瀾漫南康在其濱浮煙一點青耳已而白雲四起瞬息奔湊下界若失迤邐更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四

之來舊矣而寺新於我 高皇帝答神祐也荀建一閣曰凌虛華計部雲所創以居游者先是余兄元美自楚歸過九江同程生姚生等登天池題名於閣而姚生者余客也至是亦復從兩君來感宦游之不常題一絕句於側乃與姚生飯而熊君與稍後尚未至飯畢出過四傳精舍宿願願人天眼尊者徐道人赤脚僧也亦精折而南為文殊臺臺下臨無際平曠藹藹若浮水面泉從澗中下墜鳴聲日夜不絕鐵船九許諸峰爭奇競秀為一寺勝處云問所謂聖燈者僧云歲一二見如火毬累累而至若現若滅有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五

前兩小峰左右峙若雙闕者曰此竹林寺鐘鼓樓也蓋以形似傳會云而竹林者竟不知其何始大率如五臺所謂化城耳踰竹林復一里許至佛手巖巖之旁有寺寺有僧寮可坐以無奇弗爲止徑趨入巖巖高可二丈中容數百十人其端攢撮有類大士接引拈相故以名巖石嵌空碧色暗泉滴瀝清涼境也余所游名山獨太和時時有之餘亡及者因亟命酒脯即巖中設坐與熊君酌焉熊君知余以姚生從也請得與偕余固辭而君固停弋以待乃亟趣之來則相與盡數白而行謀復往觀所謂寶樹者樹在上大林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六 張鳴鳳

從者以告余亟呼取酒顧去天池尚遠而日且崦嵫熊君趣行不得已復返天池就閣中小憩復爲具召熊君歷敘游蹤縱及詩學久之將候月出以盡文殊臺之勝竟腫腫不甚辯稍出至臺望下界空洞黝深惟哀灘下瀉聲如梵唄而已微茫中倘覩所謂聖燈者庶一覲焉度不可得乃返就枕質明而下山丹梯峻甚倒昇却行凡御碑亭竹林寺諸山皆當吾面步步惜別而九奇峰迤邐下垂尤可人意計每至一亭輿夫輒就憩焉至錦繡澗泉石尤奇飛梁跨其上佇立不能去自此而下大都莽莽無奇觀矣惟泉聲時咽依依猶似相送者是時九江之候吏俱至稍紆入東林寺九江倅宋君司理馬君皆以同鄉來迂且送爲具東林寺余復邀熊君過焉相與眺香鑪之峰跡虎谿之笑尋遠公之故事依稀若有遇者而白蓮池已不可復蹤矣熊君故善飲以巨觴觴之別去夜抵圓通寺而廬山始去吾目王子曰余讀桑先生廬山紀事甚夥而三疊泉最勝最難至余所歷不能半然自南康度九江其大要可觀記已山之在南康者石九之土一之故其山骨削泉都作雷霆聲在九江者土石半故其山膚秀泉都作松濤聲其大要如此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七 張鳴鳳

益余常游太華及太和皆登其巔巨麗極矣而茲山在南康者頗似太華削成在九江者太和南巖諸處近之皆具體而微云至瀑布水谷簾泉百丈懸沫彭蠡湖萬頃下浸茲山擅之大抵於游相甲乙矣

游三門集津記

余以萬曆丙子過陝州時未知有三門集津勝也關辛巳以關中督學再過心願一遊會騶者告不便止是歲七月移疾乞休至陝念茲行失不一游異日龍門砥柱徒爲夢語問之逆旅主人云自陝東北行可四十許里而問道出張茅僅廿餘里乃謀以行李至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八

王

張茅待而身從同行姚子及兩奚奴跨一騾往且計其地天下奇必盛集民舍姑以乙盞酒掛驛旁升米付奚奴囊之初行北門皆狹路已稍就平時日帶微陰四山蒼翠漸逼黍稷木綿之盛頗不倦游目久之上下山坂始見黃河流山中已漸並河而行十里許望隔河山水龍葱云是三門河神祠載歷二址見山石突出乃舍騎步上時猶無所覩但河流忽如弩矢知異尋常觀矣稍前則三門出焉三門者北曰人門中曰神門南曰鬼門蓋河勢自北而南鬼門之上水高丈餘陡落峽中故三門中獨稱鬼門自鬼門望神

門勢不數丈其石尤奇第千古來無計可登其上有負跡大於孟深尺許宛然似馬蹄狀土人云大禹馬足所印也竟不解其所以又北岸石上鑿方穴亡慮數十云是禹架飛梁者然水勢如此不知當時何以施斤斲之功古稱神禹殆不誣矣其山高崖三四丈水痕上沒去頃數尺豈其懷襄時痕猶在耶余乃捫蘿而上至險絕處據石坐焉出瓢中冷酒酌之酌數杯下視澎湃砰訇窮其異態返下山麓前行入大禹祠荒蘚斷碣神像剝落門垣不鍵慨焉太息而出然祠故勝地也前視正當砥柱砥柱者亦河流中一山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九

王

其斷處稍近北岸挺生一石伶俚卓立隆上銳下狀若舞女與今畫工所圖絕不類土人謂之將軍柱云佇視久之四顧悄然寂無人煙按一統志云有開元寺有唐太宗勒石銘今皆泯泯無存矣先君按鹺河東時嘗游此題詩勒石今亦不知所在或當在隔河耳頃之一賣桃者自山下詢之其人云向故有民家及諸碑碣達官來游者多民害之皆埋碑徙舍去余自咲若我游者安得至是又指謂余云去此三里外尚有一柱遠恐不能往矣於是更前選石前可視砥柱後可視三門與姚生布坐其地削脯割桃盡一器

酒而別時將亭午赤日中跨驢上山見一居民問路
行未數十武則民舍參差出矣至一家前有綠樹映
穿門施一榻因就憩焉出囊中天池新茶命奚奴
入借水烹之施褥榻上曲肱微吟以待茶至啜之山
水佳甚甘香醇厚即沈湮亡踰也主人出解茶啖我
而奚奴所煮囊中米亦熟遂飽噉而去主人謂余曰
走峽石路遠而平走張茅即近有菴溝二奈何菴溝
者俗言下峻坂也顧先與輿人約亡可奈何主人挽
余驢而送別酬之以金固辭至棄之道上不顧而去
其人豈隱者歟自是崎嶇偏側紆回上下不知幾十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石之

盤下視黃河若遠若近忽見一石屹立河中轟轟有
聲則前土人所指是也路徑彌窄且騎且行亦時有
居民丁丁伐木聲果兩下峻坂至淵底濯流泉足力
疲矣仰見前山壁立羊腸而上扶掖登頓二里許始
獲就騎赤日團陸吻間出火從邨婦乞一甌水吸之
立盡乃縱轡行出張茅大道日尚未下崦嵫遂暝就
輿前遂行李四十里而宿蓼養久騎走聞道委頓幾
不能支然以一游三門集津愜生平奇慕為快買下
估舟入黃河無事得憶往勝作一紀一歌亦云有好
奇癖矣七月廿七日損齋道人王世懋識

宿煖泉寺遊嵩山少林寺記

余以東還困於顧募之費乃謀買小舟自洛入長河
既抵洛陽即以一僮先令至孫家灣覓舟孫家灣者
在山面洛去偃師縣東二十里而近余未至偃師僮
來言已得下賈舫艫日下春抵灣欲入舟舟人告未
備乃之煖泉寺宿焉寺在洛北兩山夾泉下注於洛
循澗入可一里許見石上流泉瀾漫居民就泉種稻
稻香四發心殊樂之已入寺寺頗窄僧貧甚就中庭
施坐憩焉已乃携姚生出寺觀所謂煖泉者僧指示
泉出處縷縷潛布而已入溝始涓涓有聲已匯為一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一 石之

大池池底如碎珠上溢不可勝數其泉至久詩煖甚
夏秋間溫於他水而已余步臨池岸目翫菱柳于弄
珠泉忽舉頭見南山一帶蒼翠異常問之即嵩山二
室也為程幾何曰七十里而近余東躋秦岱西登華
山南上匡廬太和獨以中嶽未游為平生歎見此不
覺神飛即謀以二日往返不至滯長年而姚生亦相
從史遂命僮募土人昇輿決策累糧乃返方丈飯畢
遲月且上顧謂姚生曰若知吾待月意乎出此百武
外泉流大石上真佳境也不可當吾暇失之生曰吾
固念此乃挾乙瓢酒削囊中脯出寺行久之至石間

蓋其地三泉所會也。暖泉之東，泉自山北出，爲大
淵。暖泉據高西南行，至石間始欲下墜入淵，而山之
西忽一澗，勿出水，淙淙東注，與暖泉爭流。石罅間已
少，併入窠臼，下墜淵底。其石坡陀可容數十人，余乃
還，跌坐悠然。命酒時月甫上，復爲陰雲所翳。余謂
毋遽坐，可銷浮雲也。久之，果瑩無纖雲，朗耀如晝。童
子赤脚水中，壅石激水而決其上流，二渠轟然四注，
飛濤雨噴，臥石盡如沐浴。獨余所坐最高，不能濡也。
月光晶晶射之，珠連玉碎，其聲則碎句鏗，呼大者如
鳴，百鼓細者如奏。笙簧平生快意，不數有也。坐將夜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晉書

分慈必妃竊聽翠羽凌波，姍若有人，乃振策而反。四
顧間然，惟聞隔山大吠而已。賦得二詩，質明而起。就
輿渡洛南，望少室如屏。若在衡前，東瞰原隰，上阜
起前後相望。昇夫云：此趙宋太祖太宗陵也。皆在鞏
縣界。偃師得分祭云：上下山坂四十里，而遙始抵招
提寺。一飯而行，寺老僧出迓，甚恭。云：去此二十里入
山，以十里上山，入少林，僧請爲導而行。出寺渡澗而
南，則登封縣官道也。近山一大村，市荷擔者絡繹於
道。始知登封縣顧在山北，鑿山爲道而過，輿至山上
二里許，見一石門，天險兩崖皆奇石，陡立輿夫云：舊

有巡檢司，今革去而峽以北爲偃師界，峽以南爲登
封界。云：下輿縱步回視洛南北百里如掌。北望少室
峰，皆重巒削成，環備特出，意其下必有與壤，豈其爲
少林所卓錫耶？行久之，見路有二岐，南上者登封太
道也，稍折而西，果繇少室下趨少林，蛇行三四里許，
漸入西徑，山圍欲盡，而少林殿角已掛林端矣。山門
前跨大澗，泉淙淙自西而東，不知所從，始亦不知何
所出。山林木蔽虧，藤垣蘿壁迤邐，下上及門二綽楔
徑，窅如也。殿庭老栢森列，碑碣羅立，大雄殿不甚宏
而制度堅雅，猶是宋時重建者。入殿禮佛，畢西參六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晉書

祖殿東謁錦那羅，錦那羅者，元末神僧，怖紅巾不入
寺者也。故即爲寺伽藍。云：拜畢，住持法師常潤號幻
休者，始出迎，初猶以世禮見，而微有傲色。余與俱入
方丈，指所着衣謂曰：昔現宰官身，今成居士，服願與
法門遊，毋爲世禮局。余拜師亦拜，便欣然對坐而談。
訝其聲不似北僧，叩之則江西進賢人也。初余寓京
師，廣慧寺談少林廣慧僧云：此非有德望者不能居。
昨以禮幣來聘，得一名僧主之矣。及是行也，雅欲遇
高僧與談，問之輿夫云：此山有一僧，能不食數日不
畏虎狼，已成道矣。欣然問招提僧，真一遇之僧云：此

僧已去今住持亦高僧可談者也語次因問此僧師云誠有之此僧無名不知何處人亦不知夏臘幾何人以僧着大鞋呼之即應因即名大鞋生不識一字遇寺開講亦輒來聽居五乳峰上達磨洞中冬夏一衲每日下山三四里許乞食常以二更時獨行歸洞如遇大雨雪即四五日不出好事者訝而尋之見儼坐如常間有携之飯者固却即留亦不食云本欲省事恐緣此遂煩人也心如墻壁真能離恐怖者諸人問道隨意答之語必簡而玄一縉紳固叩真詮答云君輩每患口有是言心不能然但能認真幹去便是何必它問此語尤切中今時士大夫病問其所以去曰爲人尋覓漸多恐尚有損漏已入終南山矣因歎渠功行至此猶恐爲世緣累吾輩火宅蓮花豈易生長師語次知余爲太倉人因問與王荆石侍郎同宗否余答以至親相厚師已知疊陽大師事矣且問朝事作何處分余曰已寢因出大師傳贈之師且具齋爲款相與登方丈後高臺上瞻眺因謀與游曰近此惟初祖菴最勝可即日游餘勝處非竟二三日不可余謝舟人不待乃亟就方丈齋畢與師偕出寺西行時日已崦嵫矣上下山麓間望少室蒼翠轉

來相逼使人應接不暇其東高山雲氣晻靄於上曰太室而中一峰聳兀如西傾者曰黃蓋峰太室最高處也峰下中嶽神廟焉就山中視之太室爲高師云出山則少室巋然矣且語且行先至一所曰講經臺乃高僧菩提流支講經處也有小菴僧居之臺亦具延覽之勝覽畢下臺因問流支何以毒初祖曰此亦示魔耳余因語調達事師臺壘能講更西則五乳峯盡出祖菴老僧出迎胡曉道左師咲曰此好道王先生毋用此法待之因與共登菴上謁祖師像畢出視庭前四柏樹皆合抱參天而三株爲老藤所纏生理稍困園殺無藤者十之三師曰此即所謂少室三花也殿後更一室前種二松偃蓋古色其藤亦三百年外物也即松栢可知矣殿西一室祖師面壁像塑焉傍立二祖雪中而前置一石即祖師面壁影也石不盈二尺師像眉目胡髯皆具袈裟紋如西域衣石理亦光潤可愛先是招提寺中亦有一石作祖師披巾像不能甚分明云亦自嵩山得之竟不知其所以師云五乳峯形如鳳張兩翅而祖菴正當鳳頭即少林寺形勝不能逮也須菴後視之乃盡勝槩因與步菴後平地將十餘畝松栢森列五峰了了可觀真如鳳

舞師云祖取五乳後派果有五支達磨洞在峰半隱
隱可望云亡它奇可母登也余謂此山形勝如此世
主得無有垂涎者乎師曰昔跋陀三藏開創時有識
云後五百年當有女主來欲葬此因此水不令東流
唐則天后果至此欲奪其地竟以無水而止云出菴
再望少室西角峰巒尤異劃如有缺菴僧云此少室
西天門也蓋其上有四天門中有三十六峰泉石天
池之勝不可殫記特未易登耳然三門猶可攀援至
獨西天門缺處望之一鐵楞窓儼然瓊瓏竟不可踐
其處師云似羣仙所往還也余素聞長老言少室勝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六

於太室今見果爾恨不能一躡其顛又少室下一臺
高百餘丈當菴之西南面其地似勝詢之為二祖菴
其上乃有泉可汲一僧居之問可登否曰步而上
下可六七里顧日力足力俱不能佇視悵悵而別返
入方丈已昏黃矣與師各歸房小憩余飯畢草四絕
句贈師師亦篝燈覽 疊陽大師傳略畢頃之月上
命童子視師則已就寢呼之起三人坐庭中山月皎
甚少室當前房櫺闌靜松蘿隱約命童出囊中天池
茶供師師首問傳中僧乃隆魁耶渠昔從二三僧來
受法老僧為人最誠實有學業是宜其獲遇因與縱

談禪言師言無生理山河大地俱為妄念所結余因
發一難使當劫初不起一幻念即佛亦無如此則理
何所寄今却緣有此身然後得成是佛然則無生乃
從生得乎師笑曰此論誠有之其解難亦不甚透余
謂圓覺經中以幻修幻四字便了師偶未之及也坐
將夜分別去次晨起師復設飯飯畢贈以詩慇懃不
能別謂余路頭既正便須精進做上勿墮小果且託
寄聲道印道印者即隆魁也步出庭中請余觀宗伯
陸公穹碑文甚瑣偉而盛稱師解悟功行當主是山
之義蓋其徒走華亭求得之者怪師奉奉道陸公不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七

已蓋有以也人正是去此名根難耳下山復飯招提
入舟促長年鼓舵行十餘里而少室獨在空際依依
若相送者潤師言不誣矣初余意雅慕少林願與高
僧談而嵩山之勝止一寓目不求甚竟且以不誤行
色為快故紀游特稱少林寺云

游潞陽彭氏園記

元秉既以八月十四日為滄中之游則謀於次日聯
舟而游二洞玉潭凌晨發舟道經潞陽城下私心念
今夕中秋節遂無勝地時元秉從兄思善以計部郎
居憂城中余往弔之思善時病初起請為具余辭不

可思善調非敢滯君行色有彭氏園去城五里而近此走善權道也盡姑寓目焉以當中秋之勝集乎余始領之而行是日酷熱如伏抵園沒就泊日過午矣肩輿半里許而至曰此園便門也余循之而入數武得一橋又數武得石門一狀如關又如梁制甚朴野過此栢屏羅逕又十餘武折而得大除山堂峙焉堂甚宏麗前鑿方池周以石欄芙蓉披紛其後則洞庭奇石積植高下逶迤如螺而上略似吾兄弁山之一余以為即奇弗能當弗視也獨池之南皆高岡茂竹長松四五株挺立竹中望皆合抱一亭踞之正與堂對相去可十餘丈思善坐亭中呼余上余循左除躡級而上岡高不能二丈亭所踞視他所特尚因就憩焉俄而元秉偕諸客俱至亭小能受客十許人而秋暑方熾然松陰竹色蔽虧陰映岡前後皆水水氣入亭覺意界俱涼矣思善顧謂侍童以榼來小飲須臾酒至佳甚思善曰此吾得之鄰人者酒數行思善請他往余意謂此亭可不負中秋何必就廳事餽飮諸史氏咸笑謂君樂此竹樹乎是方始耳余始異之姑逐導者穿竹西行度一橋望其下即向所入門也嗣是廻環歷亂不可窮詰或入松林或下竹岡毛立蒼

布盡如真山或樹杪見水劃然游空或徑窮轉磴條然別構所歷亭館無數都不甚宏鉅閣崖架水點綴清華而已如是者半里許始得畫橋而憩焉橋跨一溪其前澄潭天鏡曠若半頃灌木周遭如卷如畫橋設朱欄碧油幔其上客皆魚貫列坐酒炙亂陳余客姚生者後至呼之聲響相答迷道竟不能前以主人導者掖之良久始至時余族孫定鼎携數童自隨能為新聲思善所夙好也歌數闕思善呼絕倒浮白無算盡失病起態矣酒罷復循南岸行見山花媚于道周紫微烘於木末真令人應接不暇稍折而北更得一潭竟不辨所自來但觀水際大松十餘株秀色參天老藤纏之臃腫支離與樹無別蟠若潛虬怒若攫龍掛若飲猿蓋園最勝處也松間一亭軒敞特異彭氏別設盤食以待物皆精好余與諸君坐亭中望隔河荏葦深若無際歎賞久之天忽作雷雨垂垂下思善亟邀予起赴其專設余乃挾雨疾行客皆踉蹌而從更數十武得亭止焉則思善盛設其中亭所臨即嚮所游澄潭北面也對望南岡竹樹葱芊煙水下上又別是一境矣羽觴遞進飛雨驟過沈雲卿詩小池殘暑高樹晚涼之句未足喻其快也雨止飯罷尋

出山之路漸就平曠小亭曲砌細草幽花實與初經絕久之始得園之正戶出而四望白榆高柳列植周行杭稻菱荷離披掩映前瞻則遠山隱約後盼則松竹拱抱亡論園中所有即此亦足令人樂而忘返矣時漸昏黃甫辨人色思善復邀余入堂登山山多迴廊曲磴逶迤而登絕頂是一平臺青油幕之亦是佳境然雅非余好也餘客別踞一峰而坐各觴一二亟趣之下就堂更飲久之則微雲漸開規月半出荷氣甚鮮歌聲互答泉聲澀之是真不負中秋矣遂與思善別而各舟大都此園之勝在長松修竹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一

晉九

園也夫

王奉常集卷之十一

王奉常集卷之十二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記

遊鼓山記

鼓山東障大海其高蔽虧日月蓋福之鎮山也由東門行至鼓山寺可三十里而近由寺登山至半山寺可五里而遙由半山登絕頂數如之始余為督學使者時左伯陶公景廙屢約為鼓山游弗果已量移左叅政丙戌春正月來自莆中右伯陳公玉叔以政暇倡為游憲副錢公恭卿徐公克賢僉憲劉公質之暨余實從吏之閭帥盧金陳三君因請具醕糲以從十月之十有七日昧爽往右伯行余踵而從時天大淞霧報臬三公行矣頃之右伯行余踵而從時天大淞霧既行彌甚田間幾不辨咫尺無論鼓山所在行久之霏微中忽有山家知招提近矣更前見繚垣頗峻山僧出迎寺勝出焉門徑幽窅有泉如綠漿石梁跨之梵宇之後為方丈甚宏敞三帥席而待入揖問臬三公所在亟從之簪花木頗深三公遲余二人不至方設象戲余拉之出就三帥飯謀以軟輿登山須臾

雲屏口荒荒白矣山徑皆施石磴諸軟輿魚麗而登
行里許見巨石立道側篆刻游人名紀年至正蓋元
人筆也更一里得一亭輿人憩焉側身回望白雲都
在下界羣峰屬各擁青螺髻方山一臺僅吐尺許
意象超急不似從人間行茲山第一觀也山多石面
泉從半山墮瀾瀾石間作涓涓流恨泉脉稍微無
廬山棲賢橋下聲耳更上一巨石若端冕而立不知
何人大書其上曰高山仰止越巨石行又二里許爲
廢亭石碑猶立蔓草中稍折而南入一隘門卑僅容
輿兩崖削立爲磴數十級而下剗然中啓靈源洞在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二 不之

人減與今安得復喝之來也問泉所在導者左折循
崖而南鑿爲龍首有泉吐焉甃石爲池益而不溢伏
流下墮草間即寺前所見水源也余愛其清駛掬水
而濯徘徊問爲右伯諸公促行乃復從隘出循大道
而上更歷廢宮一山忽可田見短垣中數樹桃花人
家歷落問之乃半山廢寺僧寮也寺枕大頂峰下聞
甚宏麗爲野火所焚門之外故有羅漢泉門址尚存
行數級輒得一遺址如是者三四歷而後爲方丈蓋
煨燼之後山僧結茆而廬三帥復傾槩其地錢徐二
公銳欲陟山巔而帥陳君復盛言望海可窮羅源連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三 不之

焉靈源洞者四面皆石壁中裂一淵深可二丈許其
端有若洞者故以洞名淵上爲石梁甚鉅可席而坐
橋左築小菴兩楹於淵上道者居之三帥將以榼就
菴而飲湫不容膝乃復出飲橋上橋左右皆勒遊人
名字多篆隸古雅可愛最前者宋嘉佑間知福州燕
度偕其僚佐來游字作蔡端明體最後者爲我明屠
尚書僑張尚書時微時爲藩臬同游字殊不逮最鉅
者淵下一石高正得二丈鐫一壽字搨工方施紙就
搨焉淵形勢甚偉而酷恨無泉山志云五代時
晏誦經惡水聲叱之遂西流故又名喝水巖

江境遂亟登輿山僧昇夫俱有難色蓋自此上大頂
峰皆仰面行蒙茸間無復石磴矣陳公與余輿最先
山高風漸厲而日更朗潔久之始至巔多積石其均
處甚累似曾亭之夕爲海風所敗矣亟問僧晦翁先
生所書天風海濤何在乃刻一臥石上書楷而道稍
不似平日書因歎自有宇宙便有此山而誇詡勝事
使人欣然願往則以先生石間書故士安可不自堅
立陳公稍倦登降坐石間遲諸公不至欲返余固挽
之小立則諸輿冉冉至矣因復與窮四面之勝其南
則方山削成平田盡見伏而不敢稱賓南臺西峽二

江分流忽合脉絡明甚諸小浦紆回儼若游螭注于
大江西則南臺石梁虹臥江上歷歷若有人度福州
城垣枕山如帶羊原江右抱而來無所不見北指連
岡重疊漫衍海波穿入其中皆羅源連江二縣境也
東望大海兩江北匯是名馬頭稍北而諸溪盡化為
鹹海矣猶恨諸山包絡其外未究大觀惟正東日出
處曠望無際若紅霧數十里暮之間僧云是梅花所
所面大海又云紅者是海中大沙然不能盡解也余
與錢公立談久之興盡而返下至半山陳公息僧房
羣公至拉之出浮數大白而行日已西矣於時纖雲
王泰常集 卷之十二 四

游石竹山記

石竹山高亞鼓山而奇不能當九鯉湖然傳有九仙
靈蹟山巋然峙宏路驛道徇可順道往無遠遊微發
之費懷之久矣會游鼓山同游者盛言石竹之幽勝
余時以正月之廿六日卜返莆中檄傳吏廿七日止
宏路就石竹山宿焉是日乍霽乍雨甚虞霖霖之廢
遊日方中至宏路司理劉君時視福清篆循故事出
近余微言雨怯前途而石竹近可遊劉君言業已除
道具辦矣顧時幸不雨亟入而飯出而就輿視石竹
眉睫間物耳然歷數峭嶮嶺嶺循無患溪行可十里而近
始至其麓山形甚陡不可輿乃易小兜行山故多石
王泰常集 卷之十二 五

而宜樹樹皆不植而著路仄徑紆昇夫杖柱跳盪都
不成步仰視蒙茸中蘚巖骨露稍迫翠微旁標一石
云別一洞天至此巨石齒錯稠木交加扶留屈詰綴
若連理堯中應接不暇矣積雨之後雖解磴加滑點
蒼滴翠彌助其幽左望積石平上如臺石或人立樹
多側生則所謂仙人坪也鳥道所不除稍折而右觀
音巖出焉巖石上覆長廣數丈而下為徑路甚狹柱
而飾以椳栴中設大士像堯與度其前容足而已由
巖而左迤邐更上石壁圍環如削鐫書其上多今人
詩也三石橫立中若有窩曰化龍窩石紋如鶴晴明

見之曰鶴影石最上一卵石若碑而立不知何人草蓬壺二字度蓬壺為紫雲洞劉君已先至出迓余下輿揖問所之君請入洞洞廣不盈丈深倍之上壓巨石若礮而砥左折得門兩石隘之劣可容身僂偃而過稍得平壤九仙閣託焉由閣而左復得一楹山僧所奉大士羅漢閣也余易服禮畢載返九仙院將有所禱劉君已為余具牲醴予拜且默禱自以學道無成強起兩載未知稅駕之所初不萌異望也莫畢解帶與劉君凭闌下望閣去地可二里餘無患溪從西北來合小溪蛇行山麓羣峯奔突四起而中一小山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六一 子伏 樹籠其上昂首銳尾宛似一魚撥刺相向則所謂仙鯉山也蓋土人以九鯉仙故傳而神之然亦酷肖矣由大士閣更折而左為僧居及香積其前可望龍江浩渺接天與九仙閣各具一勝覽云由香積而下面一石崖觀上有圓竇曰出米石相傳竇初生時僅容粒米出不竭可足一僧飯為貪者導之稍廣僂怒而止米其說殊荒唐下香積復躡而登石壁屏立中關可坐磨崖而詩者上為龔侍御王總戎下為王僉憲二王皆大不利豈以斧鑿為山靈所惡耶從石壁右而登數級得大石焉曰醉石云是九仙醉臥處去醉

不彰武而卓立崖上下臨不測一石曰摘星臺燼其上而二石梁之以度危視太和之捨身崖稱茲山奇絕云立久之更上一石屋空其中僧云是仙人丹竈酷無他異不知何所據而屋之丹竈而上道稍稍窮復返至九仙閣劉君言山多狙公適以吏卒從諸狙爭來攫果餌大呼擊之乃去先是憲副錢君為余言山有兩蒼狙巨甚携二子桂樹間歌余不見當是為人迸逐耳揖劉君少退憩旁斗室中從者譚言狙公見余出就視兩樹可得六七枚其一坐樹杪最鉅即錢君所見也劉君以楹具告選勝須九仙閣前而臨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七一 不可席乃之大士閣強劉君為賓主酒再行而下界忽黯不辨色空濛中但聞哀灘聲初疑薄暝已知為雨候也既而煙霏驟開白練自吐明滅倏忽皆成瑛觀縱談良久侵夜而別返臥室中灘聲甚厲石牀清冷久不成寐因占一律已而交睫得夢甚奇晨起稍為劉君述之不解何祥也因索紙筆書所占詩付山僧而去山多幽石灌木傳以靈蹟雅勝鼓山而恨眼不見流泉問僧云有灑耳泉從左下可數十武而汲今所飲是此水也秋冬泉涸無雨至下山汲溪流飲之僧又云山之下尚有虎跡崖仙井仙桃石其巔有

狀元峰巘房穀濟貧旬仙棋盤仙履跡諸勝處大都不能勝所見云

游九鯉湖記

閩山以水稱奇勝者即亡如九鯉湖且著夢靈宦游者多禱焉余始爲督學使者追試事不得往已晉叅政守莆竊自喜爲地主乃先檄仙遊令延莆山人黃天全志鯉湖山人字全之年且七十能詩文余舊知也度山人往可一月許而余始謀爲九鯉游二月朔雨甚而余亦遽巡有相待者王生湛宋至湛字汝存余督學時所取好古士也四日雨良已五日湛至六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八

王奉常集

始喧目不暇接已爲昇夫送置迎仙館館即余宿處也入門更衣仙游令謁畢次黃山人來接以賓禮遣問令祭品具者當來言令白具辦盥而往可數十武而至水晶宮則鯉湖正當其前水晶宮者九仙所宅也余時意交於神甚虔拜而命諸生讀所爲祝詞畢復嘿自禱大都如石竹山肯而語加詳莫已出就湖前小亭荅山人拜復召王生偕遣吏謝令暨諸生使君且與二客褰衣遊母相迫余乃易衣起羽士前爲導山人選竹爲杖而從山人故善談而勝具不衰又雅熟山中事余尙爲游院之西石壁巖巖佳植籠映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九

王奉常集

勒天下太平四字甚偉宋人陳謙筆也壁下一巨石如鼓屹立湖傍一人撼之輒動又一小石曰玄珠湖水溢則與俱浮皆號靈蹟云覽竟稍左折而北得古梅洞入焉洞故有梅生其中題名者遂以古梅名今無存矣洞之右地稍斥而可廬九仙閣峙焉前植老梅亦綠洞意也余三人登閣徘徊望鯉湖水如玉雪可餐而橐中偶携吳中天池茗來命汲水烹茗色味俱絕再啜而下始謀選勝以鵬山人云此去而南爲瀑布泉爲龍擦石山之第二際可席而游也於是復循洞出行可數十武而至山人已先諭諸候吏布席

以待至則三人鼎足就坐焉余時猶齋素而默不能
飲酒以塊壘須臾諸環觀非是莫領也問案中有携
樽在亟呼之煖而進其地北對水晶宮水從湖中穿
龍擦石下瀉危石長如匹練故以瀑布名龍擦石者
紋縱橫若鱗日晃晃之來射人怒流爭汛聲若震霆
又如數部鼓吹而石間紫躑躅盛開彌益其態王生
故所未覩大叫絕倒謂不從先生來者幾虛此生盤
中山藪甚廉顧流目快心杯至輒醕蔬不暇佐山人
又盛言珠簾玉筍之勝當倍瀑布興益勃不可遏輒
當衣起從此而下徑益傾欹以兩人掖而行幾五百
三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一 趙

屨而行者幾數里乃得窮玉筍之勝玉筍水自盤龍
山來與湫合勝不能過珠簾玉筍而下羽流絕跡使
君似不宜往余與王生相視而嘻既已無可奈何乃
就山人選石箕踞布席復飲於時微日射水閃忽作
五色光對視鳳臺岡其上灌木萬章其下鐵色萬仞
仰面望九鯉湖瀑布俱不可見但觀銀濤湔浹皆從
樹杪下今人毛骨清徹顧謂山人吾老是鄉矣坐去
泉數武而飛灑震震若來沾拂巾舄坐久之酒益進
體顧益寒余與山人俱御衿視王生色慄起睨路旁
一石高可丈許中爲半觚若洗若削山人賈勇而登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一 趙

余與王生繼之政得坐三人中施棹焉天若爲余輩
設坐者於是王生坐逾穩余戲謂此生翠雲裘耶坐
高而後蔽目與珠簾辭而前望飛鳳盤龍兩山愈親
遠水蜿蜒上映刺天石壁又一奇觀也匡坐且談從
者以瓶罄告度日且晡乃徐步而返立水晶宮前亭
四顧皆穹山稠木中闕爲湖下無片土豈非天爲神
仙造此境耶出亭而東爲蓬萊石屹立雷轟濤之右
旁施小閣步閣而南巨石數十丈偃臥濤中江督學
以達所鐫詩處也余方欲更步而仙遊令及師生輩
皆歧館門以待乃辭全之汝存往別今時已薄暝矣

閉門靜息噉少粥而臥中夜得夢似不如石竹而殊有綢繆桑土意人云涑水震撼祈夢者多苦不得熟眠余邁此亦良幸矣晨起復謁而謝九仙拉山人請與俱東山人告未飯余復還館以待已山人偕王生至曰從此而東雷轟涑石梁可游也余復易衣而行先視所謂丹竈者竈無慮百餘處蓋石嵌空似竈耳水漫流其上遇竈色加澄而垂綆有至數十丈者或云與下四涑通理未可測也又東而近石梁巨石傾仄不可步下藉以草數人勾連而行梁之上已施坐設食矣梁廣六尺修倍之四旁若斲上平如砥左顧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一

爲神仙所窟宅云何仙兄弟九人乘鯉事頗杳冥又與淮南八公異顛末即夢奇中余未敢信然要是要是地靈所鍾世有神仙定當顧而樂之雨時淋漓不可遊遊不雨後水亦微減勝余幸以積雨後霽而遊遊而竟日夕亦自沾沾謂有薄緣於山靈矣歸而述之以記得題名若干字詩若干篇

關中紀行

萬曆辛巳春正月余奉督學副使 勅之關中例無部符潛行逆旅以二月之十日入潼關卜任吉於十有三日時巡茶使者病在告候之不獲見乃侵夜行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一

屈指別華嶽三峰已六年矣暫於關外見之爲賦一詩志喜書於潼關傳舍中及抵華陰月色微茫中依稀見之而已宿一昔復以五鼓行歷華州度渭南至臨潼宿焉凡所謂始皇陵鴻門新豐皆不暇問曉發溫湯下亦不及視蓋皆昔游又恃異時行部可徐覽也灊水瀾漫官橋岸柳南山蒼翠依然故景自是入長安城凡百餘日足跡所出東不過景龍池西不過金城寺南不過大小鴈塔而已景龍池者故唐興慶宮地也列栢皆合抱奇狀花萼樓遺址轟然前峙礎柱猶存斲理皆非今有稍西北曰凝碧池曰沉香亭

素澹溝其後古木蒼藤交其前今爲秦王外苑故結
撰完整令人有懷古之興董中丞昔邀余遊其地俱
有詩見刻亭中秦地之勝無過城南蓋終南障天列
若畫屏郭杜盤屋諸縣在其陰有仰天池諸勝處不
可殫記每登城南樓悠然縱目白鹿原鴈塔俱在屨
杖下白鹿原坡陀曼衍漢文陵在焉鴈塔即唐慈恩
寺也塔高宏中空中下啣諸河南聖教序二碑石如銅
完好不蝕四周石柱多唐宋人鐫名字皆奇偉塔之
南爲曲江今皆爲民田無勺水矣折而西北爲小鴈
塔寺以薦福名塔雖不及慈恩而寺有方丈甚偉然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四

四

總之不及金城金城在城西十里古無名寺深半里
許殿閣松杉之盛甲於長安蓋秦王香火也北登城
樓可望涇渭平原杳然九峻諸山隱隱可指而最高
可見者曰嵯峨城中園亭大率多牡丹獨秦王府最
爲鉅麗府西東皆有池館極水竹花木藥欄流觴之
盛每花時中人爲具召得徧覽江南諸名園不能過
也在省凡四考貢生一試郊乾七州縣生童時已五
月念上郡北地可避暑乃以廿七日出省北行然時
已萌去志須考竟延安一府乞休是日夜抵三原兩
渡涇渭而高原迤邐介南渭北涇之間北望嵯峨蒼

翠漸逼居三原一日就訪溫光祿純光祿有時
告與余善渡河訪之見端毅公故里綽楔聳然憑式
蓋三原有南北二城皆在峻坂上中介清峪水水抱
北城而流故縣治雖在南城而縉紳世家皆住北里
則堪輿之說信矣光祿留余飲道舊是日暑不可耐
次晨謁文廟與諸生講習閱宿始北行三原城南北
皆膏壤殊勝長安行城北十五里有村負山而居曰
文德皇后故里按長孫后洛人不知何以生此自是
而北皆重山瘠土無復沃野望矣行久之入富平界
見人家流水垣內綠竹萬个或激泉爲磨流聲澎湃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十五

四

問之皆耀州左氏別業也稍前瀕大川而行一綽楔
顏之曰漆沮既同乃知二水所合處也更前望耀州
城出平沙巨積中左右兩山夾之左山爲五臺磬玉
諸峰五臺者孫真人思邈得道處也山有洞有洗藥
池爲詩紀之停耀州再宿有所候未至復與諸生講
畢遂疾馳同官縣先是山皆積土亡奇及茲而北
山綿亘嶄巖石出日夾沮水而行登頓其矣而耳目
之奇亦應接不暇同官縣者古銅官西安北盡境也
縣小而固石有高山民築其上爲邑隆甚雄而去城
北有孟姜女祠相傳姜女負夫骨憇此山下頓極

而逝土人哀而葬其夫婦後祠之輒有金釵之
往返時非旦則暮恨不及一酌僅以短歌紀之而已
自此三十餘里至金鎖關兩崖陡削而上沮水澗其
外天設奇險也關有巡檢捍之嘉靖間虜嘗大入游
騎至此故增設亭障而梁於澗上關之北十餘里山
皆奇石鐵色兩崖束澗甚急澗石怒怪撐拒沮水流
石間鏗鏘作響濤洄多態微有廬山三峽之致山無
通徑徑窮輒渡亡慮十數樂之使人忘倦出峽至哭
泉始與沮水別為延安府宜君縣境宜君縣者在延
安為大而甚蔽邑城在山半下視如傾入其城頗垣
三奉常集 卷之十二 六

牧地居民頗稠出鎮而北即山為平陸禾黍鬱然一
望無際頗似沃野行久之入鄜州界上下峻坂昇夫
喘吁忽下瞰一川有城臨之曰三川驛即古三川縣
杜少陵避兵處也三川者黑源華池二水合流至驛
東南與洛水合故曰三川少陵詩有觀三川漲者即
此水也土人名曰葫蘆河唐人詩所謂葫蘆河者似
不在此下坂紆行里許始入驛觀壁間詩版知有少
陵遺蹟便欣然訪之出驛稍涉溪而南山石削立如
斷上多前人題名有刻少陵門榜一聯云自土石間
得之其語似後人屬為之者然刻痕已模糊矣土人
三奉常集 卷之十二 七

云少陵有窟室在山上余匍匐泉石間經嶇嶇而上
得之一土窟耳何所證為少陵居獨其下泉灑灑自
土中流出循澗石而下注於溪差具覽勝耳返宿驛
中晨起大霧葫蘆河闊半里許與夫從霧中渡甚艱
行六十餘里下坂見泉從峽中出石梁梁其上知鄜
州城近矣度梁而上始見洛水洛水者出自慶陽洛
源納延安諸水而來其濁過涇非南洛水也洛傍地
稍肥土人引水灌畦種稻見之欣然若遇故人漸近
鄜州州城壯麗南北皆為二城門設樓櫓甚具東為
二城城與山上下惟西逼洛僅一重城備兵使者胡

左居焉胡設酒北城樓邀余辭以異日蓋州亦一會
考處也是日疾馳九十里至甘泉縣宿已入更矣初
出鄜州俱並洛水行有巨石浸河濱好事者勒名其
上已復渡洛獨余以輿夫沙而騎者俱坐方木中人
推而過已經溫泉甘泉皆有居民巢山間泉消消流
入於洛溫者出山已涼甘則縣所由名也自甘泉以
南洛水奔流頗巨甘泉而北漸作細流凡三渡皆僅
沒踝云凡鄜延間居民依水成聚必於山巔築一堡
以防虜至奔據之也亦危矣行久之仰視一山甚峻
上有小城意亦民間避寇堡耳已乃盤旋而上竟至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六

講學乃始鎖闥試士試闈即察院也地頗據高四而
皆見南曰嘉嶺山范文正公知州時所題名也浮圖
在焉樹木疏秀諸緯垣室宇楚楚可望其西土山峻
甚而城其脊山之最高處設為城樓巋然空中亦奇
觀也而最勝者曰東之清涼山吐延川在城東而清
涼山又臨川之東然近似可咫尺而攀也相傳屍毘
王脩行處故上有屍毘王嘗濯筋於此云山之北巨石
巖下若瞰川水其傍有仙石洞又南為萬佛洞內
刻大小石佛萬餘試院中望之歷歷如游每月出山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九

其所曰野豬峽公館設焉蓋延安孔道也自茲千峰
萬壑洛水不知所之矣已忽循一澗流水潺潺初以
為洛水視之乃北流者先所見諸水皆南流獨此北
流蓋自甘泉別山中出掠延安府南而併入吐延川
實為一郡堪輿之勝云其水漸近延安壁為巨川水
漫流其中而傍皆大山巨石似無地可郡者遠視僅
見一浮圖山半而已如是行五六里入山坳始漸有
地居民猶屋兩山間行稍北乃見關廟城郭其城周
遭不甚廣而四面皆山獨北面山卑有隙地此走綏
德路也府學在北門外余至三日行香集諸縣生儒

上臺閣參差如畫尤為絕勝余初擬試畢一登會閣
臺諫諸論 曇陽仙傳事者 古雖不行余誼不可
留遂兩移疾乞休而身竟返澹園候疏以試事畢之
明日六月二十四日冒雨行清涼山竟不獲登為四
絕句書傳舍以寄意焉是日雨歇過甘泉不停復並
洛而行始觀隔河真武宮官在高山上一道者居
之以善相人積施構宇甚麗樹綽楔於河東官道望
之殊可觀也夜宿郵亭次晨渡洛則河以夜雨驟漲
不可渡矣馬皆浮而過甚險余輿亦載方木上數人
浮而挽之蓋洛水泥如厚漿故人馬易涉耳至鄜州

則試院已厭諸生喁喁望留爲之愴然是夕復宿三川驛凡兩涉大川矣次日至中部得家信作王和石報書爲停二宿晨興念城西有滴珠泉未觀爲一停車泉有亭正據石壁下前爲一石池植水草其中巖在亭西泉滴滴下流入池中前臨大谷多產甘菊故又名花珠疑即一統志所謂一線泉也午過宜君天微作雨狀行荒山中山花爛發亦足娛目至哭泉鎮始視灌木清泉哭泉者世傳孟姜女過此渴甚哭而泉湧土人祠之祠前亭其井所謂哭泉也下車揖之而過再入同官峽歷金鎖關愛沮水不能舍深夜始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千一

王

至同官宿焉翌晨抵耀州念補考諸生自遠來不可復令空歸乃即堂皇以州守監試而余察其後甚嚴試畢去取如法不敢縱始作再移及諸僚揭帖書疏猶恐未諧遣人之邢子愿所託其從吏兩臺子愿時察河東於法亦當告者遂於大雨中遣一敕印吏書爲必不可留計時七月朔日也翌晨雨霽由間道趨富平騶從鼓吹悉屏使人人知必去矣初自三原來從西道故不能許二水分合及是出耀州城即從大川中行始見漆沮二水流吾兩腋間蓋沮水自州城後折而東經五臺下南流而漆水忽自城右至按圖

經當從扶風武功來者大都一統志言二水多未眞的不若身歷之爲眞也時雨後二水各挾怒奔流匯爲一川波瀾聲沸車涉沮而東並河行久之舍去時秋氣初爽川原平衍禾黍茫茫而余驟解組艾覺身輕安所觸無非美境遙望青山一帶白雲滃鬱久之峰尖隱現雲際漸近漸顯始知爲少華諸峯也抵渭以一炭舟濟洪流甚駛抵岸入渭南時余已不樂居城廨而適聞巡茶使者至擬覓山民家避之攝今來言城南南氏園亭可憇也欣然就之園在豐原下積泉爲池種柳開徑爲室二層池蓮園果披紛纍垂頗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王

王

愜幽意時天熱甚賴此園亭解帶搖扇始余以六月居延安夜不敢簾寢中堂輒涕下至是已七月而熱顧倍之其地氣頓異乃爾南氏者故吏部南君軒也堂曰姜泉書舍則其父憲副君別號也南君雅慕余願以酒肴來余力辭之約以夜過爲對談良久出天池新茶與啜而別翌辰遲使者不至則以停華州飲入賀官故爲居一日作姜泉二詩南君意也南君偕其從子進士子舉人俱來謁謝別去以侵晨行入華州小憩復行華陰道中過崩山下時蓮池水溢紅蓮開十餘畝稻畦柳岸青山流水覺江南人家不如

稍東而太華三峰摩雲突兀蒼翠撲人若遠若近若去若迎真神仙境也宿華陰一昔晨趨潼關過嶽廟下入謁金天王廟宇雄麗楹栢森列令人肅然起敬然制度猶在東嶽之下出門見三峰正當其前石笋縱橫黛色如滴玉女蓮花仙掌爭妍競秀因歎居人日在仙都而不自知也先是出使時由青柯坪上至南峰頂華嶽之勝幾窮而嶽廟顧未謁也乃以一排律頌之書於潼關傳中初余所取華州華陰二貢生皆感余教自奮不願入太學及是失望爭迎泣挽留余令至潼關日與論道課文而潼關劉使君佳士也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圭

李元

雅敬余日載酒過從傳舍有高臺可四望潼山使君每來坐月下談樂至忘返時兩臺雅知余志不可奪而同年朱方伯爲居間甚力遂得速題乞骸疏以七月十三日長驅出關矣生平慕說關中古帝王遺蹟六年之間兩至其地不可謂無緣矣而類若有靳其游者武功邠岐之間有伏羲畫卦臺周家豐邑之蹟多在焉褒斜棧道古稱天險終南太白崢嶸吳嶽皆名山也而不一至爲負多矣若碑版之盛俱在長安學中唐玄宗孝經四面穿碑碑最完整石經爲地震傾折者多與聖教序夫子廟堂碑皆斷碑其餘顏柳

諸碑皆完好如新王右軍千文是鄭駟馬潛曜書懷素帖聖母律公稍佳餘皆無足道矣政求殘碑斷碣漢魏間人一字不可得可恨也開始厄於向拱之墓打再厄於韓縝之濁橋三厄於開平之築城竟其然乎余兄元美每以不識關中爲恨書抵余云歸時可作一記以當汝兄臥遊恨所歷覽屢屢止此歸索奚囊中得無重失其望乎七月廿三日世懋識於黃河舟艚中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二

圭

元

王奉常集卷之三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記

邵武府重修府學記

初侍御龔公之按邵武入學宮召諸生前講說傷其人文不盛循覽殿廡堂皇既陋且敝慨焉太息諸生索一鵬等因以鼎新請為檄下令江君慕民好義者鳩工而益以公帑乙酉春世懋以督學使者校士至則棟桷煥然泮水洋洋諸人士欣若逢時既畢試而三泰常集卷之十三

所取士朱文興輩感侍御公作新之恩請為文以記余諾而未遑會秋大比邵東西三郡無入穀者人謂公志胡弗酬或曰地之靈將有所待明年春余以左叅政來攝建南而文興輩復理前請且自醜不能酬公志余咲謂之曰若謂侍御公志盡此乎誠然者則亦淺之乎言學校矣吾為若言之昔者先王之治天下實賴禮義以相維持而學校者所繇以適于禮義之路也是故羣凡民之秀者使之誦詩讀書其中而相率習為所謂禮與義者使喬野之氓咸感而耻為非至士之序而登也等秩不必盡同而皆有禮與義

可以佐天子為治其為道如是而已今之學由古之學也豈其曰崇祀孔氏如梵宇琳宮求為利益夫孔氏為知所謂進士哉且若闕多士即無若泉泉之人也彫過問巷歲當一省士則豈其學宮之勝能為之假令禮義不明而徒竊其皮毛以為炫於鄉於學校關焉夫侍御公之新若學夫固謂若邵之僻而民不知有禮義也又謂若學宮之陋而士不能為民則也不蚤振而飭之士益且弁髦學校而劫奪爭鬪之俗將負僻而成是則公所為憂也蓋曰吾一旦而新其視聽使諸生彬彬質有其文民其庶幾興於禮義三泰常集卷之十三

乎若乃士繇此而實興之其盛衰其久速士固有待耳嗟若文興輩其聞余言而思效于公之作新也則務急于禮義之明毋患秉禮明義之士為乏於朝矣於是文興輩充然若歌鹿鳴而對於公因相與伐石而書之為記龔公名一清浙之義烏人今為江西布政司左叅議

感德碑記

萬曆乙酉世懋以提學副使校士建寧事竣謁文公朱先生闕里見其輪奐維新意大喜具齋孫五經博士法偕其族人為弟子貢者偃而前白曰此直指廩

峰楊公之賜公按吾閩下車即詢吾祖祠宇何若子孫何若毀應新者若應郵者有司其亟議以聞有司議報公即出贖鍰若干為新其堂廡已籍田之在官者如學田例以贍吾族之貧士已又買田四十七畝予吾子孫之奉祀者為歲祀計展謁之日凡鐫像題贊書額諸厚意不可單述吾子孫欲鳴其感而不能將礪石以待操觚士而使君實來敢請世懋謝不能則復請唯唯願少間已遷為叅政攝建南而從直指公於建法申前請乃為言曰君知公之所以厚朱氏乎曰知之重道也然則君之感之也何居曰重其先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卓勝

羣臣之議已進陽明白沙二先生而祀之矣夫皇上不以朱先生故而廢陽明白沙之祀公也乃天下窺伺者倘以陽明白沙故而易先生之學則私也世懋此見試士錄士子有不從註疏而自為說者其微是矣然則公之此舉其有憂世之心乎自朱先生之表章具在而士三百年有不繇此進者乎若是則皆其子孫也而其間有能為居敬窮理之學慕說聖賢者則皆其世嫡也公之此舉而藉有裨焉將天下之為世嫡為子孫者感之而獨君之族姓乎哉於是法與諸弟子瞿然起曰曩吾未聞於使君之言也以三奉常集 卷之十三 卓勝

重脩建寧行都司記

國家定八閩東四郡皆瀕海而福為之綰轂西四郡皆負山而建為之綰轂以故省得合稱福建云建寧行都司者元平章陳有定故治所也有定名雖元臣意在偕割居處擬於王者我太祖高皇帝首用太師縛有定於建而別以舟師下福四郡建先下則行都司最先設已遂定行省於福而設都司兩都司

才相錯而居其勢均重而建仍有定之故址其規制特宏鉅前有三重麗譙後有池亭老樹皆備觀也歲承平久軍衛之權日左廳事傾圯坐廳廡有垂堂之懼乙酉春會稽吳侯來蒞閩政事而歎曰今國家山石文軍容故在奈何令高皇帝所創設至臣紳墜廢始乎遂力請於兩臺而新之不佞故與侯共事鄱陽雅知其能辦稍稍為從史之竟得請下有司發公帑若干金而侯實董之廳事既大而摧拉甚見者僉謂非二千餘金不可侯乃相度經營召工匠材即寸椽尺木罔不身自會計自榘史而下梓人羣工皆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五

徐崇

仁風堂記

常故有張油幕坐堂皇以蔽風雨而見自謂此國文法使然無奈辱國何天下官解宜修者不獨一行闕而事廢墜當修復者不獨一官解使盡得如侯者身其事不以敗壞貽後人而又善其理不以利孔斯羣小即廢墜安所不舉而譏防亦安所橫加君于謂侯此舉可以訓矣寧獨後之為帥者蒙其福哉始與侯建議者盧侯以遷去而朱侯來相與共經理之勞者侯名已前見盧侯名鼎臣朱侯名正色於法咸得書若磐石而請為記則吳朱兩侯意也

三奉常集

卷之十三

六

三

吳江有垂虹橋勝甲寓內其上故有三忠祠三高祠皆取古鉅賢及吳越間高人以風世萬曆十四年邑父老為堂於橋以祠公而顏之曰仁風來問記於世懋世懋謂承父子之君仁乎曰仁矣曰昔者孔子嘗忠令尹子文清陳文子而皆不許以仁子之君而仁也垂虹之上是不有三忠三高者在乎彼且未之名也子之君而仁之何也承父曰唯唯否否昔孔子之言仁也以體今吾黨之言仁也以風夫仁以風言吾令君何愧也謂吾令君而無仁者之風不可謂吾

令君之仁而不足以風世不可吾是以堂之也且而不聞袁宏氏之言乎奉揚仁風慰彼黎庶則謝文靖能之矣世懋擊節而起曰善哉子之言風也吾請畢風之說以爲徐公頌蓋天下之善言風者莫若莊子標之以地籟而廣之以噫氣言辯矣而未及夫所謂仁也宋玉爲楚王賦而始有雌雄之說其言大王之雄風曰清清冷冷愈病析醒發明耳目寧體便人此非所謂風之仁者耶聞徐公之風者倘類乎是堂而仁之胡所不可公爲吏有家法而豁愛人則其天性嘗自號仁宇以見志今五載餘一錢不入手而邑之三奉常集 卷之十三 七 重元

賢士大夫與夫博聞隱逸之倫靡不懽浹人人以公爲天承父爲詩人雅自重匿不見令君公聞其名固延致與爲布衣交已又爲梓其詩四顧無餘鏤出橐中月奉二百千而歸橐垂矣亡論其他此一事仁不可風耶今召入爲侍御史父子同時在臺古今盛事豈非其世有茲風以得之也吾聞風有二義焉惠然而襲人颯然而鼓物披拂萬類欣欣待榮曰風餘韻悠揚流響清潤生乎百世之上使人景行曰風今徐公之風其於被麗離披使吳之人士快然稱惠吾既耳而目之矣若乃遺思積戀鬱爲吏師與三忠三高

巋然不朽垂虹之上斯風也請以期之來日

愚忠堂記

秦先生舉進士爲侍御史持風紀有忠節名以不能傳麗被斥外吏已稍起爲南京繕部郎與其同年生王子相遇也已而謂王子曰余家於海上結茆而堂之顏曰愚忠云蓋取漢博士狄山語山在武帝時面斥御史大夫湯詐天子愚之因以愚忠自命卒斥爲乘鄣士刎身募南余曩備 天子耳目臣愚且甚山然得保首領爲今官幸已免其禍復安所辭其名乎子盍爲我記之王子曰唯唯否否昔在愚公愚谷是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八 重元

名愚不山始也孔子謂甯武子邦無道則愚其愚不可及也然不云有道則智乎是武子不得爲真愚今先生遭有道之世不甯之智而山之愚不幾於愚之真者自命耶今夫當世之士消中而妍外湛居而徐出飾音容而矍步武言不及諱行不乘危若然者非世所謂哲人君子哉緩急人所時有卒不幸一當其衝彼方將計身而後動潔身而先去如是即國家奚賴焉故曰愚者國家之利而非人臣之福也夫人臣爲身計愚其愚國家得忠臣惟恐不愚然而有大謬不然者死諫之臣謂非俊物先登之士以屬未思故

夫順旨苟容者昏主之所俊而直前赴命者奸人之所愚也丈夫業已任驅馳誓不狼顧乃一罹羅網則天一羣起而咎之而其人亦往往自咎不暇有能安其愚而終之者鮮矣是以曼倩希工於柱下子厚乞巧于天孫嗚呼夷齊匪愚不餓首陽逢干匪愚不死剖心屈大夫匪愚不放江潭愚而忠寧一山乎而愚豈易言哉言未既先生聳若出息慘若動色王子乃執策而進之曰請爲先生籌嘯嘯睢肝陽慕陰馳探上所欲惟吏是師如御史大夫湯者亦太顯厥時也將爲先生願之乎先生怫然曰子何冠裳而盜我也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九

王子曰微先生言吾固不爲願之不有既明且哲如詩所陳身名俱泰爲時良臣上則珪璋廊廟下則堂構後人先生豈有意乎先生曰美哉僕東海之鄙人也病未之能也王子乃曰先生外不處智內不辭忠則有斯堂之名請奉而終然而勢或有所躓途或有窮先生得無悔之乎先生勃然而起曰朴也不可易技方也不可以改器天植其愚卒也靡悔書而記之是謂素志

素軒記

蓋余不識素軒喻先生而識其子大夫邦相又識其

子之友鄧太史汝益先生年七十時太史爲之壽文甚奇大都信其素之說而終之曰請以太素進夫素之說何昉乎自孔子筮易變色於賁得素之理而不言素門人子夏以詩問而始應之曰繪事後素此素之說也列禦寇者又從而爲之說曰有大易而後有太初有太初而後有大始有太始而後有太素則是其所謂太者進乎素矣而猶未極之說也其爲說愈浩渺而不可涯渙然吾以爲非有加也昔者周之治而尚文周之末而文敝孔子傷之曰吾從先進非素曷挽乎第曰天下靡靡孰有從吾而素者而其所以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十

素故未可與魚魚之民道也反而自求焉必有悟而得其始者矣故夫素也者無色而受色者也從其質而言也太素也者不色而色也從其始而言也吾以爲其理一也明興二百餘年來天下固日趨於文哉豫章牛斗之墟人材輩興然其人多好談理而尚舊有先進遺風焉余日宦豫章長老爲余言吾俗三四十年来亦漸向瀟矣若喻先生蓋長老中祭酒也得于其子邦相之述曰少業舉子伯兄死而棄儒力室其季與其兄之子而脫身獨貧有以自守泊如也已教其子登進士不色喜顧日益自繩策子中

惡言謫不色憂曰吾子貧何傷吾素與人交必罄底
裏即有過必面斥之生無他好顧獨好讀書伊吾若
經生尤長於詩歌有素軒集行於世蓋先生以素自
命而其趣往往託之於詩所為脩諸身而教於家如
此故吾友邦相雖以文章彪映天下而純白惻誠無
傷其質則以得於先生之素哉雖然此先生七十以
前境也七十而後受太史氏之說矣入而求焉必有
得其所以素而忘乎素之名者其母乃糟粕吾典籍
置而不讀耶敝帚吾素業素而不理耶象罔吾聰明
忘人過而不斥耶余以為先生之素不至於此不已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十一

素軒記

也昔者陶靖節嘗為詩卜鄰曰聞多素心人余每諷
誦斯言以為近道夫先生靖節所謂素心人也往在
豫章失不一就先生今安得登先生之軒觀先生之
所以為素而沐浴心醉其間也邦相聞余言因請以
為素軒記

鵲螭室記

吳江王承父才氣雄邁不好章句少與陳貞甫胡原
荆顧益卿諸人遊皆海內奇士也其為詩下筆輒千
言多不經人道語飲酒可浮大白數十於天下名山
無所不躡躡遊也嘗狹小封內飄忽物表故號崑崙

子以見志屬余為長歌歌之余難其意許而未作也
知命之年忽苦少文之疾會胡陳二君相繼凋謝承
父益不自得遂乃建齋不借掩室津梁先是君體貌
婆娑余嘗戲以布袋和尚目之君亦欣然自命及是
竟築團焦供和尚像而顏之曰鵲螭之室移書不佞
足下難宋生之大言將無復以小言怯乎請為我記
之則有管蠡之士撫掌獻嘲曰噫胡王先生之至於
斯耶方其揆玄圖而西踰歌黃竹而軒舉是大人不
足賦而黃鶴不足捷一何豪也曾未幾何而一枝之
是託又儉而蚊睫之為宅乎夫積石之下條支以東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十一

鵲螭室記

寧無撮土拳石焉而遽至於斯也又胡衰也余咲而
應之曰子誠大崑崙而小鵲螭也其遽以為承父盛
衰乎夫所謂布袋和尚者彌勒之現迹而瞿曇之弘
旨其為教以芥子而納須彌則安知夫承父之鵲螭
不以吞崑崙八九也且子將觀之迹乎觀之理乎如
以迹言則崑崙者須彌之鵲螭也未足云大也如以
理言則大而崑崙又大而須彌其形故有盡也小而
鵲螭又小而鵲螭其理故無限也彼將寓言乎漆園吏
而觀化于西方之聖人冥心乎虫臂鼠肝而逍遙於
大鵬尺鷃其必有入而解焉息而忘焉而子烏足以

知之今夫宗少文之臥游天下以爲美然吾以爲不
數有得也少而係情於山水老而不能忘情焉彼其
以山水爲實理而以丹青爲實寓斯其於用情也真
小矣吾子奈何以衰少文者而衰吾承父哉承父聞
而大咲曰異哉王子之言無常也彼誠大吾鵲鵲是
且以崑崙小言之也願子之母復歌也王子曰大言
亦冥小言亦冥奚但崑崙不歌亦可謂鵲鵲無記承
父於是怡然命酒一瓢嗒然而臥霍然而病良已

鳴玉園祠堂記

鳴玉園者故光州守陳公貞甫之別業也園有祠何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三

三

公之子太學君爾耕以祀公者也祠於園禮與曰公
之志在斯而公之子以志公志也初貞甫公爲諸生
中困而自力以拓先人之殖顧絀一第志落落無所
自耗乃即斗山之麓爲園園受山所注水環流萬竹
間鏘鏘相應聲若鳴玉公有而大樂之則友人王山
人爲記其詳已去而遊太學兩爲縣令州守執掌蹄
蹕間再躋再起其志未嘗不在流泉翠竹下也屬疾
而歸度幾託斯園以畢志乃竟不能窺死矣公故豪
舉好與天下士談詩說劍有當世大略假令快所
蘊而以鳴玉于朝紳之上其磊落炳耀或足以敘其

林泉之志乃令摧眉折腰以錐刀簿書自見宜公之
且喜伯脰於斯園已劉季以泗上亭長坐咸陽帝天
下至其過豐沛燕父老猶曰吾百歲後魂魄常依故
鄉若公之不以一縣令州守易斯園志可知也爲公
之子涉公之園聆其泉之淙然而響者曰是吾先人
之所濯而弄也竹之戛然而應者曰是吾先人之所
植而息也而相與游其間若王山人輩曰是吾先人
之所共有鳴玉之樂者也夫豈無靈爽之足憑而君
蒿悽愴之足感者當其時而無以寄吾思也則公之
子有不涉公園而已夫廢先人之手澤而不一窺以
聽其敝壞與其日新乎斯園而忍不一寄其思要之
無一可者此陳氏之祠之堂所繇建也太學君朝而
遊則朝而薦夕而遊則夕而朝沼之毛地之筍族必
以供饗乎若有見乎公之歆之也太學君乃得以有
斯園矣初堂之成山人偕太學君實來謂余知公當
有記余以謂大夫之家有廟其事也廟於園其志也
故其書不以事而以志

沔陽陳氏達生菴記

沔陽筠樓陳翁自其游太學時與故封吏部君瀛山
沈公善沈公游太和則迂道而訪陳翁翁爲約曰明

年春某日吾過若為壽及期橐百金物為沈公壽至則逝矣乃易所為壽爵而哭焉沈公之子吏部君館翁不聽歸而余以姻家弔沈公則邂逅陳翁翁有弟曰叅知玉叔余友也則又以兄事陳翁翁為余言其上世丘隴及身所營墓田舍甚詳曰自吾父吾母藏魄于伏龍山之麓也則吾將以吾身暨吾子孫歸焉凡為地三十畝而餘土阜障之樹松杉竹栢者以千計環墟而植紅黃桂者以百計中豎石坊為饗室者各一東為堂為亭者各一堂曰永思亭曰留雲志感也門之前為陂塘數畝隄通會城大道而門其隄之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東西曰聚秀曰藏玉聚秀之東築隙地而臺之建菴其上前為真武殿後為觀音閣閣之西為半偈山房凡吾往必憩焉而總其菴之名曰達生則吾弟玉叔所命也藏玉之西築臺如東自顏曰崇文而取所謂梓潼神張仙者祀之此吾先墓締造之槩也又曰吾所署而顏者亡慮十數而吾意在達生吾弟幸託交於先生願先生賜之言以廣吾弟之意予謂陳翁死生之際君了之矣安所事言又安所須余言也古之達人以生為寄以死為歸故其生若浮而死若休彼其於必盡之數詎能留之知死生之故冥心焉爾矣

販夫丐兒非能達於生也以無樂乎其生故無歸乎其死至貴公卿子富家巨族乃不然深居而簡出眾祥而多忌上書者不得觸喪亡會面者不得言疾厄故有見凶服而祓除望墟墓而却走者矣即其人亦豈謂吾異日之不至於是哉其始起于求生之厚而後以死為諱諱死也而後其生益勞又其甚者牢天下之利以為不灰木銀天下之權以為堅固子哽咽而卒以為天下咲嗚呼聞陳翁之達者可以省矣始翁之不遠千里而來彼且以其身為榮啓期而寧料其友之為子桑扈也一旦易其所為壽者而弔焉而恍然益悟其身之為寄歸而徜徉乎伏龍之下安知夫墳如者之非菴也而輿如者之非墓也又安知夫喀焉者之為我也而息焉者之為友也而又安知所謂達生者之非長生也而長生者之非無生也翁歸矣倘翁之弟宦游而過家請以余言質之謂然否

吳氏石亭山園記

天地間培塿凹凸涸流湍激伏於窮落灌莽之中足以供吾搜剔悅吾耳目者何限而上下千萬年間窮極運泉或為丹灰或為黑蒸人亡而人得旅興而

族廢者又不知其幾也其人必強有力者與與境
而後能得之而所稱有力者必兼有名於世而後其
所得者傳至其傳之而能久或未幾而湮滅無聞則
存乎其子孫之能守與否若河陽之金谷贊皇之平
泉瑤奇壯麗甲於天下而一旦荒煙蔓草與其人民
然俱盡則其得而傳傳而久亦幾何其有聞於世也
義興有鄉先生曰順山吳公再為督學使者以不能
俯仰當世歸歸而游於城之南五里曰石亭埠得小
山焉蹲伏而蜿蜒登之則陽羨諸峰崢嶸四環皆切
其秀公以為高而隱之麓之可宮者築而居泉之下
三奉常集 卷之十三 七
沼者甃而池惡木薙美箭出而石亭之勝開於邑公
又即其旁生為藏歿而葬焉公所生二子最晚歿而
有在襁褓者有在履者危如綫矣會有天幸皆長養
長立以至於今四十餘年為太學生鄉進士能世其
業而增修之而石亭之山園益以闢於是士大夫之
往來者興者若侍讀徐君脩撰沈君輩游而樂焉皆
為詩歌以紀其勝而石亭諸奇石之數如者見謂益
高峰之翼如者見謂益拱泉之油油如者見謂益深
而卉木藤蘿斤竹之始植森如者今皆干霄裂雲而
上矣夫吳公非世所謂強有力者與非有名於當世

者與其與是山相遭而顯也若有待焉而非其子之
賢而能世也則亦無以久而益傳若是是公與公之
二子又若相待而成者蓋余兄弟皆好為園居元美
嘗無樹而戲曰凡為園樂有喬木也非其祖為孫謀
其弗得今吾乃為人祖而以喬木貽所不可知之人
乎余每擊節斯言以為通率雖然必待其祖之締於
始而吾樂有之是世終無為園者也然則兩吳君之
樂有石亭而吾儕之與有其樂吳公尸之矣烏可無
記公之冢子太學君驛以余子壻為內弟實介而請
記於余余兩辭督學 命其事偶契於公而亦構焉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八
澹圃以老所慕好亦近之第未知吾子孫之能兩吳
君否耳

世忠祠記

始世懋為郎事對山林先生於留都也先生以少宰
來攝大宗伯會公侯子習禮事起而郎萊適病在告
世懋代為政魏公愛少子而匿其長不聽出先生諷
之始出欣然謂世懋中山王功德長誰誘其來而服
義如是乃有幸其敗而從中挑為亂者事幾變先生
力持之卒反正留都口語籍籍大司成至削秩而先
生之正議益伸先生間常語所知曰吾備位卿貳閱

世久僅僅戰而勝王郎年少甫筮仕乃能爾耶世懋於爾時猶豪舉頗快意詩酒間顧心見先生恂恂晨起衣冠拜而後出心竊景效之先生時召郎對語間酒食食之至示所為詩郎意云何世懋意有不安輒對亡隱先生不忤也比世懋北遷先生移書家兄稱君弟身兼數器退然不自有也迄今猶魂其語云世懋首莊事林先生而晚交於孫選君鑛問嘗語選君今天下稱世家獨君家與閩林氏耳代為忠臣官至八座而食不重味堂不施枕故足世也不佞名慕為義而家有膏粱統綺風即以等世祿何別焉蓋自是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九

陳元

始哉其不肖之軀且命兒子輩為兩家子弟執鞭也世懋雖臥家常感先生知己恩聞其喪以不能為徐孺子自媿會 上復召為閩督學使者入部首登先生之堂朝於太夫人而出召問掌故先生於學宮祀乎則先生與其父肖泉公兩尚書俱以物故未久遂巡若有待也世懋為檄下所司同日祀之而先生之介弟憲副君煙與其家嗣太學生世吉始以狀來請於世懋曰吾林氏自太守公始起家而生文安公列在名臣文安公生二子長為康懿公季為先君肖泉公肖泉公生吾兄對山公凡三世而入座者四焉吾

父兄之亡鄉人以為無媿於二易名者請於中丞趙公代巡龔公而祠之前督學使者趙公頗以世忠而未有記也今先生寔年而適有義故於吾林氏是夭以先生賜孤而不朽其業敢以記請世懋玄然曰夫林氏之世若文安公忠吾得之傳記若對山先生忠吾得之耳目持是以例兩公可知已夫士操素業博科名非有符契而四世得之詎不難乎科取士三百人其登八座者屈指恒不數計而林氏得其四天下稱南林北許耳詎不尤難乎若乃館閣詞臣貴自唐宋成均祭酒號為國師士得一為稀而林氏三世若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十

陳元

五等封此 國朝三百年來所獨觀也亡論閩士即寓內用此修林氏之世恩何所不可而趙公獨顏之世忠則可謂得其本矣昔在東漢太尉楊震司徒袁安皆以忠節表世而其後稱關西者曰四世四公稱汝南者曰四世五公兩家遂與東京終始素貴盛幾出楊上而華嶠書云袁氏車馬衣服極為奢儻能守家風為世所貴不及楊氏也由此觀之林氏所貴在此不在彼矣方瑾暨為政時文安公且老猶抗疏論事卒以忤瑾貶歸其意若曰吾以此教吾子孫之事君者康懿公而下蓋靡靡於祖若父之訓也一不靖

獻輒曰此非先臣所以教臣其砥節飭行累功榮以
至是豈偶然哉然林氏四公獨康懿公不讀書中秘
而最貴顯嘗位官保與上賡和三公皆為侍從臣
而皆官留都不大究其用對山先生受知於徐文貞
公俛得之矣乃以講義忤上旨柄臣因是忌而擠
之其在南都時事則世懋所親見其行事豈不然哉
比歿而不能買一區宅餅粟僅充天下不以其貴盛
為豔而但以弗究其用為惜然則林氏其猶有餘忠
乎世說云中朝不亂楊氏作公方未已林氏貴盛均
許氏朴忠類孫氏憲副君方以清修領東山望而太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三

五

三

學君博學稱詩天之所以報忠臣後意在斯乎

王奉常集卷之十三

王奉常集卷之十四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記

故歸化令二山章侯祠記

始世懋以嘉靖己未成進士而婦翁二山章侯不第
謁選得歸化令歸化故將樂清流之間聚落也
以遠邑民好梗不治乃始割兩邑而城以故其城郭
所憑臨堂皇所蓋藏率多仍民間陋不得視他嚴邑
而會嘉靖末廣寇流毒潁汀間所過城邑獨意輕歸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一

三

化謂可攻遂圍之一月侯率吏民乘城固守竟不可
下圍解未幾而侯以盡瘁卒矣侯卒且二十五年而
世懋再起為閩督學使者始入部婦泣而言曰妾父
之亡聞其邑之人憐而像之今墓木拱矣是當無存
君往試偵其存否世懋校士於汀則途出歸化間就
其邑之人而問之亡論其耆老能道即昇夫餓隸歷
歷雅言之像故在城隍廟中如一日也蓋侯為令以
平易寬簡得衆心當寇之來晝夜不解衣與民生死
民德之甚而重憐其死故像而事之或曰死而為城
隍神也故即像之廟中飲食必以祭適稍稍怠矣而

父老未死者猶能指而示人曰此吾童令君也世懋既已徵其事則汀守徐君歸化令宋君僉辭而言曰故令君既尸祝在民而使君幸握風勵權蓋檄入名宦而祠諸世懋謝曰而謂使者得私婦翁耶令二載亡他奇節不可已又請曰令以民意尸祝非緣使者意即名宦之不可而忍不闢一尺地乃令溷神祠中耶世懋逡巡未應而父老爭上書願以貨買地築祠為令報世懋又曰不可若重煩邑父老恐非侯勤民意也於是守若令願損贖鍰若干金買地於城南而築楹若干楹迎侯像於廟中而祠之已又請曰祠當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元

有春秋祭損學租亡幾可得田三畝而歲不煩民此使者所得為世懋不得已許之而因名其祠曰勤事遺恩志所以祠也嗚呼侯為令僅兩載既無奇節可聳動於民又非有長子孫與民淪浹之素徒以共民患難未食其報而卒民憐之至今且令身死子弱安知其子塔貴顯而像之又安知其二十年後子婿來為使者而像之不衰也向所謂歸化之民好梗而難治然耶否耶如死而民不思其無乃實有缺焉以為民留也蓋祠成而世懋遷為左叅政守與令君皆以他事去乃為紀其顛末而屬於署篆者教諭丁君令

碑而存之使知 國家有風勵大典即使者不得私其所親如此而又以勸後之為令者知民心易感母念嫉而厚責之也歟侯名宗實別號二山常熟名臣大理公之後以兩世贅居崑山今復為常熟人

江右述異記

余以丁丑冬十二月十二日入江西境即停玉山為乞休計是日大雨夜坐忽聞雷三四聲若所謂天鼓鳴者自是雨數日不止玉山程生孟孺入見為余言吉贛二郡九十月間作大暑民無所避至逃窟間桃李復花箭拔地數尺人死疫者亡算余聞而異之雨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三

三

薄十九日立春日出杲杲燠不能御袂梅柳盡放除夕之五鼓雷忽從牀下起臥者皆驚電光射人雨如注下起視鄰舍桃花隱隱出紅態矣戊寅歲朝陰晦越五日余為上官所迫不得請遂行於時牆外桃花則已爛熳若相送是日復雨舟行至廣信雨甚漸作春寒時傳火穀日貴溪道中雨雪間作推蓬起視頗念玉山桃花傷其早發次日將抵安仁寒益甚大雪漫空須臾冰漸壓舟右重余咲謂此豈許真君復叱老龍臥耶是勢亟且當晴明果大朗登陸至南昌居三日元夕復雨十六日遂溯黃江為贛州之行嗣是

陰晦北風零雨無霽日矣舟至臨江復從陸行夜抵吉安卧不勝寒攬重裘僅得寐次日泰和道中北風益緊手足僵與中顧視天景陰雲四垂忽東北天隱隱有聲再諦聽之雷也當大寒中作此聲甚以為異行六十里稍停郵舍以待泰和迎者僕夫皆焚火頃之復行則雨勢似急霹靂數聲電光晝燦電如大貞珠擊輿夫掩面幾不得行已稍稍變為霰霰亦浙瀝有聲稍久皚皚被原隰矣着輿蓋間輒成冰漸幾寸許寒慄如故而雷終轟轟不已狼狽抵縣則誼言縣之前已擊一人死所燒衣次日猶置道旁可驗其人之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四

五

醒姑記顛末以問識者

婁水送別紀言

侍御子愿邢公蓋不佞十年交也去年冬來按吾州業與不佞為故人期而心所最莊事者元馭侍郎暨吾兄元美元馭時居憂里中公事竣日首往酌之禮謹甚已乃造吾兄弟為舍園澹園兩日游別時相訂期明年春過婁水上一續茲懽也及期公按嘉定未竟而聞楚少參之擢不佞乃為書招公曰幸益無藩籬請就前約公謝不能而意悵悵未已庶幾為鵲首一邂逅者時元美以南刑侍召方引疾辭而元馭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五

五

辭不與坐元美曰君身菜果而吾任壺漿何所不可
拉使坐酒數行度脯脯之屬畢具公且辭元馭兄弟
起而贊曰維二孤執紼若在初喪即菜果弗任顧貪
與盛德周旋敢具估人舟挾元美兄弟爲重而孤從
坐傍觀可乎公即過元馭舟而舟行益西不佞輩請
于公過此崑山候吏至不獲從公矣公乃召舟人使
就中途泊焉自是始洗盞爲卜夜歡也公爲人美鬚
眉善談笑性不甚洪飲而溫然使人欲傾家釀元馭
乃進大白令不佞兄弟更代爲飲而元美興且發益
抵掌論古今事數鬪不自休公亦稍稍爲盡厄間談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六

右之

鄉前輩事時時令人絕倒父之聞逢外淙淙聲始知
爲夜雨而語益深酒亦益進爲若弗聞也者元美於
是時稍頽唐矣元馭從旁昵曰君醉耶元美猶自力
而公更愛其態爲復銜杯度與盡始得別去狼籍舟
中亟鼓棹歸衝泥入城夜漏三鼓下矣後數日公從
京口書抵不佞爲我記疇昔之別長公美酒態母令
不傳太原兄弟扶曳爲我出可念也蓋公於不佞業
知其必出獨所不虞得者元美之在告元馭之居憂
故拳拳如此然公非仁心爲質烏能洽衆心非溫克
好士烏能感士氣不然元馭斤斤慎許可乃肯從世

人阿直指使者而不佞所爲醉心亦寧獨十年故人
謫哉萬曆甲申春三月州民王世懋記

傳

曹先生傳

曹先生者名達字履中世居太倉州之沙溪里故以
沙溪自號先生雖名世族其父振綱君蚤而棄諸孤
先生甫九歲貧不能就塾師學母舅侍御朱君往視
之見先生從旁嬉撫而謂曰若中表兄齊年者今不
就外傳耶若奈何爲兒嬉因挈之歸與其子旦暮淬
礪爲舉子業而先生文獨奇進比冠而歸則已褒然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七

張倫

名諸生矣已遂成嘉靖己丑進士爲太常博士南京
三載滿考最京師留選監察御史先生雅負疆直好
發憤不顧忌至爲御史得其職矣京師大滑林生游
諸貴戚間多以金錢請託先生按致之法其黨程某
復爲居間求解先生并按致之京師憚其風裁汪象
宰鉉方信嚮上先生偕諸諫官論汪不法事十
上怒與杖諫官有死杖下者先生得不死謫判隨州
州患暴水先生捐奉賞諸援溺者活數百人監司以
爲賢移視蘄水縣掾章聖皇太后梓宮募承天道
蘄水郡縣多檄民供張先生度不可已則令民私具

之母先箕歛重困民中貴人護喪者習先生名曰
強項御史某耶竟揚帆去斬水民獨免供張以德先
生已移令南城先生之治南城如斬水罷方廂役暴
節婦冤解散饑民諸善政種種斬水南城二邑民皆
為先生生立祠云先生既以言事謫有忠節名又所
至治行高第當不次進用然為人好面斥人過遇事
不當意輒負氣扼腕以故致起數廢最後為雲南按
察副使竟拂衣歸太守廣州時也墨吏趙以私饋先
生叱遣之會贓敗先生鞠如法獄上柱下君柱下君
私趙丞丐末減先生爭不可抵其冠而出柱下君志
三奉常集 卷之十四 八

流涕歲時薦享戒子孫無忘里中人尤歸其厚云先
生之子異學異學之子繩武皆舉鄉進士先生以隆
慶之五年卒至萬曆二年始克葬異學以不佞之辱
先生知命為先生傳昔太史公傳張廷尉百世後如
見其人至其末簡云有子長公與余善乃知其所以
詳不佞交先生父子間三世矣其於見知為真顧不
能工形似之文以重先生而屢述其大都如此
論曰孔子稱吾未見剛班固以為諸葛蓋生之流當
之然以孫寶之賢而定陵為撓安在其為剛也若曹
先生非世所謂剛哉竟其官不一撓彊禦可不謂剛
三奉常集 卷之十四 九

乎至乃居鄉恂恂降意官長和劑族黨又惡撓而柔
道之用也豈不以當官直前桑梓必共固各有道歟
將其中心誠愛人非世所為一切忍驚者比以其故
後賢繩絕宗人賴之天道然矣

沈義士祥卿傳

余友殷無美者慷慨慕義士也間為余言其里人僕
抱龔氏之遺孤免於難事大類李善云余心義之而
未有以叩久之無美計偕京師與免難之子龔君實
為同舉士乃頗益徵其說已無美下第歸而龔君遂
成進士君恂恂長者時時為余泣言其舅氏沈君恩

也曰錫爵孤不幸少失母繼先府君中盜死孤且併盜手賴僕夫松竊以如舅氏舅氏實子之孤幸不死以有今日秋毫皆夫人力也今不幸舅氏沒而氏焉存孤之義不著於世其報施之謂何敢丐先生以傳冀君其先大王父尚書公與先大父同舉進士世誼也又重聞沈君義隱然色動矣遂不辭而爲之傳曰沈君名兆祥卿其字也與龔君皆嘉定人而沈居上海嘉定間去龔氏數十里而遙尚書公諸孫曰世某者實室祥卿姊皆早世生子敏卿當敏卿時尚書公業衰矣諸豪奴辱其主爲奸利出入里中隱沒龔氏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十 夏倫

計掩捕悉獲殺之龔氏孤兒失且月餘矣已乃微知兒所在皆大喜曰必祥卿也是鄉里能爲義者祥卿乃謝諸君諸君幸爲龔氏復讎然業且破散盡兒幼未可歸兒當留我養於是孤兒錫爵偕其僕松竟育祥卿所稍長度可就外傳則延塾師教之已又爲聘於名族比弱冠錫爵學成有室矣祥卿曰是不可令龔氏久廢蒸嘗乃裝爲遣之歸自錫爵爲兒時賓客所贈遺即巾輶輦輓之屬皆手籍以授曰若父友某某以遺若者里中人聞之謂祥卿不獨慨意一時大夫也乃其有心計至此錫爵辭祥卿歸亡何祥卿卒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十一 夏倫

又若干年而錫爵舉進士僕松者尚無恙祥卿少善病以侍親不畜妾晚始一貳生一子今亦養龔君所王世懋曰上海朱察卿嘗爲祥卿誌墓稱其孝行特至至居貧樂施嫁娶內外姻黨亡慮十數蓋其義俠性然余以所聞龔君義最高而誌不詳其事故特爲著顛末云自春秋時嬰杵以存趙孤顯而左氏不書至漢史所稱獨行率多毀身存義以爲文士譎於文類爾未必盡然乃今觀祥卿事古今有心人多有之何可誣也若龔君積學砥行以顯舊恩賢於李氏孤兒續遠矣

北岡翁傳代

當世廟時海內多文章知名之士而不佞陋得人最多曰廣陵宗子相南海梁公實武昌吳明卿銅梁張肖甫在吾鄉者曰徐子與在南昌者曰余德甫子相公實既蚤亡諸君子又多不逮祿養獨德甫時時稱其家大人懽也同年生心竊豔之今上初不佞起家鎮江右德甫之尊人北岡翁者捐館舍三年矣寔有耆德以躋大耋而不佞猶以未奉几杖爲恨至讀其狀而恂恂若見君子長者乃知文章所由來遠矣爲採擇其大者傳之傳曰北岡翁者姓余氏敘其

三奉常集

卷之十四

三

夏倫

名初字良倫避先諱改仲倫其先世得姓於秦由余自歛而徙布在四方宋時有名邦佐者始來南昌越元入國朝族姓繁衍多起家爲士大夫而翁之大王父孟琛則自武陽里徙而居岡南孟琛生子良子良生泰翁父也翁少承家學當李獻吉先生視學時爲弟子負雋有聲也而會里中豪有齟齬其父者翁挺身出理坐訟繫三年而業廢居貧猶以經書教授里中自給門人益進武昌朱公廷立爲御史家居時聞翁名迎置家塾賓主大洽翁故善爲星家言自謂五十外當貴而朱亦雅奇翁第謂翁安所得貴乎是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三

夏倫

時德甫甫輦而能文朱公見其文歎曰余先生所爲貴者是不五十驗矣於是朱公立走一介迎德甫館穀之令其子卒翁業焉久之奉其父諱歸而德甫已爲博士弟子高等執束脩受業者戶外屢滿矣壬寅元妃萬太安人卒翁凡遭兩喪德甫輒以月既束脩佐之經紀以是翁即食貧不大困丙午德甫舉於鄉閱庚戌成進士而翁年甫逾五十云里中人好言星者奇其徵且以奇朱公之知人也德甫選爲比部郎三載秩滿得封翁如其官市冠服進之翁爲一再御輒遣去曰無如吾故野服便德甫與同年生徐君子與輩唱酬爲詩若文時比部郎歷下李于鱗吳郡王元美先爲古詩文有聲德甫與諸君子游於二君所皆彬彬儼於作者於是翁聞而善之貽書德甫曰昔北地李先生以文起弘正間江右所稱同聲惟熊士選見今乃幸與歷下吳郡兩君者游也諸才子又左提而右挈之此天將有意于斯文乎夫人才不世出文章事不朽小子勉之即士選何當焉德甫以是益自力爲名家德甫之爲讞獄使者歸也翁迎問郎所治平反活若而人具以大辟改戍者論鬼薪城旦春末減者計之數百人對翁大喜出笥中冠服爲酒

命故舊勞德甫曰吾乃今知見所以顯我也憲副聞
中時嘗以奉餘市海錯綠泉一獻之翁翁又過曹峻
却栗凜有湛毋風德甫乃竟三載不敢復還也其中
飛語罷歸德甫意不自得以不能專封跼謝翁怡然
撫之無幾微望鄉居室煖於火盡德甫懼傷翁意願
啜肯構而力不能翁又譬之曰數也性好賦詩適意
不求甚工至誦德甫詩輒能名其趣于鱗諸君子或
家居間走數千里詩辭相慰藉翁喜謂曰范母有言
爾今與李杜齊名吾所為怡然者也癸酉正月翁無
疾語德甫曰吾今氣少短吾殆將終乎迄三月疾作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齒

漢

整衣冠而逝春秋八十有四翁被頌詩書恂恂有禮
不敢侮於童子既貴而報前怨家子曲厚之人尤以
為難不佞聞德甫之治閩也翁書力勸之歸未報而
罷其意以余氏之在南昌即數有仕者率不登藩臬
又數有文章名如德甫者此翁自謂知足卒如其指
云於戲意深哉少脫穎諸生遭家不造不獲一掌故
卒史以自見卒遺一經大畧哲胤以光其家語曰大
夫將昌天遺之士庶人將昌必有良子夫余氏其將
世有聞人乎

兩溪高公傳

兩溪公者姓高氏名繼耀字用晦以數為學官弟子
稱為兩溪先生其先世為池陽人南宋時有名端者
始從池陽徙居南昌之高城鄉五傳至景山有季子
曰叔昭勝國時官廣信銀場大使又從高城徙羅舍
渡多以文學起家者乃羅舍之高氏稱南昌右族矣
兩溪公幼而失母李鞠於諸母有異資授之書若詩
輒能曉大旨為兒時過其鄰家戲鄰有塾師試之句
曰書聲東屋連西屋公即口占對以文物南都貫北
都塾師大驚歎曰此非凡兒異日必貴公父賈人也
嘗游居巢以公幼失母憐之恒携以自隨而公顧不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圭

晉

樂為賈游乃請於父曰丈夫當明一經取上第耳安
用從大人客遊亡益祇廢學為父奇之私自喜曰此
子將大吾門乃延經師教之為舉子業公學勤苦即
暑夜誦不休解其足以辟晝暇學就補博士弟子員
而公父竟以行賈卒淮陽公扶櫬歸葬凡兩試不利
最後北地李獻吉先生來視學拔公廩之明年遂舉
於鄉計偕春官下第是時公繼母雷亦老矣念食貧
須升斗祿以養乃自請得廣西之藤縣學教諭迎其
母以往至則前官尚居秩不得任改授廣東之乳源
任甫逾月而雷卒公大慟間關歸窆朝夕上食如存

所生亡踰矣服闋授應天府六合縣教諭六年
邑也其民偷尚靡誇文學之士歲吏上計久無
清公車者至公為學官日夜講說經史躬課督之
憲情士爭奮於學而六合乃多鄉舉士矣乙酉聘
主領南試所得士為多已又轉南京武學教授武學
皆執矜子不習為學而多饋遺公至則一切謝却嚴
為教條使皆讀書閑禮於是武胃始有知學者公兄
三為學官浮湛且十載始得為推官建寧府云公居
建寧二載以明於讞獄為上官所器嘗檄掾上供紙
故事率為豪滑所撓費不貲而終不時上公悉其弊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七

四

立革攬戶預為則曰某紙若干常值若干乃下令納
紙者視所則與若值紙戶爭輸不一月紙大集而省
羨金六千餘還之公帑浦城簿周被訐事下公公廉
得其寃為白從末減簿德之甚乃以扁舟送於途實
金數小罌以獻曰海錯公不虞受之以發罌金也亟
呼簿至返之加切責焉數以廉能被褒會遘疾即乞
休歸歸一月而卒公偉容貌性行醇固其居家孝友
居鄉能以容忍為德從母寡居從兄老無子公贍之
終身死以家財葬之而與諸弟均分其產其行義
此生平力學於書無所不窺尤上為詩歌有陶詩

所著稱兩溪漫稿云公卒後有孫則益成壬戌進士
為廣西提學副使 王子曰余聞 肅皇帝初吏道
猶未速化以故高公三遷尚為學官晚得司理庶幾
大展厥抱以見於世而竟無祿蚤終天也督學公始
為膳部郎與余善嘗謂余言大父宦索垂所親有諷
令稍充者曰勿食盡留與兒孫食公故所見然位不
配德乃留其餘卒俾哲孫大食其報於戲高公善於
遺矣

徐方伯子與傳

始干鱗與余兄元美六子遊也干鱗而下則子與稱
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七

四

最長云而世慙自齟時已竊侍諸君子比長被家難
從家兄歸田里而子與亦數偃蹇家居又近得時
過從余固莊事之而子與固讓為爾汝交逮二十年
晚又同官豫章其卒也余自南康往赴之慟哭經紀
其喪以歸世謂死生交余於子與近之矣文人不閒
於政類為俗訾而子與官至左伯所在有治辦聲其
大者載在碑誌中可無論已其為文章海內能誦之
集具在可考也獨其至性過人風流被物文章所不
傳官蹟所不載者余徒能寤寐見之乃竟與其人朽
矣太史公有云無不善畫者即子與可圖而安得化

工筆端者令可傳述哉余不揣輒採其軼事與耳目所親睹記者傳當世萬一有述焉其傳曰徐中行者字子與湖州長興人也家貧父某布衣教授里中弟子百十人有三子而子與其季也子與生而白晳豐下美言咲樂交游少為諸生竄其然出必鮮衣司寇顧公目之曰貴人也妻以甥女楊氏為鄉進士不第久之而好為古詩文益甚里中若劉清惠公輩皆與為忘年交矣庚戌成進士為比部郎時郎李于鱗與余兄元美方為古詩文自振子與至則大悅其說而嶺南梁公實廣陵宗子相武昌吳明卿皆先後締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其

兄

賓客奸利事實亡狀而家居賓客日益進賢日益竭邑邑無以為懼客勸之謁選貧不能上元美為具百金裝乃出補鹽官稍遷瑞州倅時相嵩敗諸忌者稍解而子與以愛人長者人最憐之會復丁母憂即喪中超為山東按察司僉事為若弗聞也者子與終喪乃得用新秩治楚也為滇少叅知以入賀為閩觀察使以述職凡兩至京師諸公卿慕之者日造其門及諸游客詞人戶外屢常滿子與人與為懼造請尺牘恒窮日夜獨子與能之他人不能也既已推心腹厚待門下客而客亦輒為畢技佐其不逮以故子與王奉常集

卷之十四

九

劉

而冰釋矣其薦士汲汲恒恐弗及揚之多過其量貧士有所請數不休度力不能偷強應之曰奈何令客有慚色所至愛護其屬吏不啻若子弟卒之日海內知與不知咸歎曰奈何令伯道以無兒死門生故吏經而泣送者不可勝數僚友贈歛無不人人破例爲厚者檢其遺橐蕭然圖書而已所負子錢籍諸賻遺僅僅足償仕宦垂三十年至方嶽家不留一錢廉足稱矣初子與守汀時子相兩爲藩臬其地扞寇有功死而子與爲祠武夷祀之先大夫撫浙閩閩人追思謳歌子與再入閩則復爲王中丞祠祠子相左而手王奉常集卷之十四

手

劉

王奉常集卷之十五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傳

卓母朱孺人傳

卓明卿母朱孺人杭之塘棲里人也諱順秀字葆貞朱氏其先晦菴先生之嫡裔也先生之次子野監湖州德清縣酒庫樂其土風因家焉國初移塘棲數傳而至仁全孺人大父也父恒母張餘不溪著姓孺人既故家子又生而溫淑閒靜里中媼苛之謂必爲王奉常集卷之十五

富貴家婦而塘棲卓者亦里中望族也兩姓締好乃以歸明卿之父見齊公見齊公雖慨然美丈夫然邁家中落蓋孺人歸而左右之拮据十年間卓氏稱饒貲矣見齊公踰壯歲未有嗣以孺人起艱難有功弗忍言貳孺人潛爲置側室杜而見齊公弗知也已又請於公曰妾謹擇宜子者進之君而君御弗當夕夫衾幃之弗習胡能子也於是見齊公始專杜而子文卿生今爲鄉進士者也未幾孺人亦舉明卿里中人謂有天道云孺人始爲婦時食貧也舅行賈齊魯間弗歸而姑旦暮且弗給居恒戚如孺人脫簪珥力具

甘腴以薦見輒爲愉色陽慰解之退未嘗不灑泣傷其缺養也姑病瘳垂廿年所以搔垢褰視燥濕逮奴無少倦姑嘗指謂曰吾弗逮若爲婦重而婦之似若以報也歲時蒸嘗家廟尤謹醑餼必手潔豐旨見齋公既內德孺人而心愧比爲婦孝嘗歎曰吾乃不及吾婦見齋公好施孺人即傾橐助之施見齋公好賓客孺人治酒肴爲賓客惟教養二子有鴈鳩之仁嘗篝燈丙夜以佐其勤卒皆以文學起家孺人力也屬續之辰出諸嫁時裝以授二子惟均告忘明卿爲已出者而文卿亦自忘非孺人出也其賢孝大節類此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二

四百八

壽弗配德年未五十而卒卒之曰明卿年甫十七云蓋孺人歿而文卿父之始舉明卿亦入貲爲郎見齋公晚益有所置更得丈夫子四人卓氏鬱然彌熾人皆謂爲孺人遺而孺人身不及見矣王先生曰婦人性妬前無遠識余所見比比而然方其起艱難自爲功未覩後患且覲其身之有子也率不蚤聽其夫置貳已度身無成不得已聽之置則許許而陰不令近以終其身當其時自謂即亡子終不願有他子其人又不幸而壽內顧孺人然以其身膏爲傷人臂乃始悔之詩云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若卓氏婦當

壯齒知大義先妾舉文卿而後身舉明卿可不謂難哉即不及見其成業所就爲不死矣明卿又爲余言其行鄰人子有竊貨者僅覺而繫之孺人許曰此所當寬外家耳卒釋之於戲此兩漢獨行士所爲人安從得之人行無謂明卿溢美以余觀于孺人最難者孺人能之矣是曷足怪哉曷足怪哉昔趙楚先生爲世儒宗小學一書尤詳內則若孺人之賢且孝此豈其流風所被耶明卿嫺詞翰有名公卿間與余善故得詳論之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三

三七四

之薦虞丘讓賢是曰女德卓宗賴焉孝享勤施而永年宜爾夫子展也永歎

貞靖周先生傳

嘉靖間雲間有賢大夫曰萊峰周先生既歿而其子紹元紹節尚幼未能悉聞其先人之懿行已垂廿載鄉曲父老時時爲二孤道其遺行及齊楚義故往來者咸能稱說官蹟以是日聞所未聞紹元乃泣而請於同志曰吾今而後知吾先人之賢誌十之三狀十之五耳吾聞之諡以尊名非獨國典蓋亦有私諡焉黔婁太丘而後代可考也倘吾先君子之行不

願微惠於二三子於是徐君益孫輩同辭而獻議曰
諡法清白守節曰貞恭已解言曰靖說者曰貞行清
白也執志固也靖恭已正身也少言而中也維先生
好趣食貧易簣不變可不謂貞乎力學躬行功德並
濟可不謂靖乎維是劉嶽陶潛之美先生實兼之請
以貞靖爲先生諡議成以質於外史氏王世懋曰可
爲作貞靖先生傳曰先生姓周氏名思兼字叔夜別
號萊峰松江華亭人也祖裡某縣簿父雲鵠以先生
貴封工部員外郎先生生有異質少爲大父母所器
恒抱着膝上曰此吾家千里駒也大父尉興國先生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四

兩試南畿皆預選尋以文體踰格爲監試者所抑罷
先生益力學弗懈因抱羸疾幾殆癸卯秋試疾間入
闈始稍斂就時遂捷丁未計偕竟與楊中丞同舉進
士謁選得山東平度州州故凋敝歲屢侵守皆以不
善去先生至亟下令曰救荒莫若省事凡諸政令不
便者悉蠲之而身自巡行阡陌不從輿隸屢縛一簞
舉置飯一盂其上令其鄉民以次舁行民皆懽呼迎
曰吾父來吾民更生矣居一載州大治父封公嘗携
家就養潛行宿東萊民舍試問守何狀曰往太守理
一訟輒經歲月亡論枉直即理民亦坐困今守神明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五

年五歲從尉所視獄從旁輒能解曲直歲時知故有
問遺尉者循故事或未卻先生抗言曰此不當受大
父益奇之歸而令受業於外舅楊臨江之門臨江公
試以對偶輒應聲屬贈以詩有范甯王忱之句因命
與其子豫孫同學即朋石中丞也中表競爽葩藻流
聞時人以爲機雲復出云年十七補邑諸生才氣橫
溢下筆每千言不能休大爲督學使者楊公所知嘗
爲官詩歌詹事陸文裕公見之謂其子曰吾年二十
發解時不辨生此語爾善視之先生乃從陸君所益
窺羣籍同里高才若陸范諸名輩咸自謂不能及也

減足矣卒據以請於 朝僉事者竟得復故職旁郡
饑民掠食民間卒持之急且作亂幕府復檄先生治
之將加勦焉先生曰此輩皆赤子饑求食耳奈何激
之使爲變亟作小木牌數千爲招緝語散置四郊令
饑民得執牌來就撫民得牌雲集城下吏恐不敢納
先生大開城門召之入而諭之給以銀穀皆復業爲
良民兵罷不用幕府益奇之先生居官廉甚即所得
月俸又割以贍士之賢而貧者往往不能具朝夕餐
忽有野鴿來巢種類驟繁因取膳二親州人以爲天
所惠廉吏也庚戌入覲時分宜用事而墨計吏多有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六

故多美利猾民蠶食其中先生至則以常例獻怒卻
之已摘其姦狀尤著者杖而戍之蠹蔽盡剔宴坐堂
皇時呼吏卒爲擔水濯階曰毋污我階故事公私船
北上者皆帶磚獨中使不肯先生在清源中使惕不
敢不帶時河勢將決先生爲禱於神募民囊土築堤
身立赤日中督之蓋隄成三日而秋漲大發萬井免
於魚鱉先生之賜也州人方元煥德之爲序以傳先
生居清源雖不治民其頌聲不減平度云比先生家
居時親故至京師道出清源清源人爭問先生多泣
下有張某者遇厥中舊胥知爲先生至親即率妻子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七

饋遺先生僅持銀一鐲詩而贊之分宜亦知其廉能
歸其一鐲而報以詩吏部考先生治行第一辛亥擢
總部員外郎督賑清源州人遮道哭送櫛車不得行
清源去平度不甚遠其人思先生輒往訊候至則嗚
咽不能返先生人人慰勞或曰賴公恩妻孥幸飽食
先生爲色喜或曰不幸受某官虐使公在吾豈至此
因大泣先生亦爲泣同年生李姓者貌類先生使經
平度州人爭傳呼先生至皆踴躍來奔比見各歎息
去李初不測所以已知之過清源爲先生道其事去
後十年民竟爲立祠生祀之事見崔桓碑記中窰廠

羅拜具食問先生子嗣甚詳問有二子復率妻子仰
天謝其所至得人心類如此甲寅晉水部郎巡通惠
河政如清源滿三載考得封父母先生望 閏拜舞
曰吾席是稍報二親矣時倭難大作先生因力求外
補得僉湖廣按察司事奉二親之官先生既夙著廉
能聲至則臺使僚屬所事受成墨吏豪民望風屏跡
武岡州有宗庶將軍五人席藩封恣爲姦利糾集亡
賴白日探丸殺人莫敢誰何嘗持刃入王宮王亟走
匿斫柱而出州倖以下悉奉其指使監司爲不入境
者垂二十年民積怨氣無所控訴公聞而命駕之州

民遞道迎訴者千餘人先生度非游徼可辦即聽民
自梓捕去城十里守備祝明來迎先生知其入可任
即與密謀盡得諸姦狀五將軍者盛氣而入為構公
不動頃之羣姬戟手呼噪於門公又不為動已而民
各縛其黨至先生悉置之獄五將軍無可奈何則臂
七首而入先生逆知之佯為揖而捫其臂曰毋妄動
吾為足下百口計足下乃為此曹死耶五將軍計沮
而退先生乃密條其罪於撫院馳奏聞上 詔即訊
逮得 旨竟械置高牆所奪田宅子女悉還之民自
是吏得為治民得為生皆焚香忭舞為先生塑像立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八

徒跣而歸水漿不入口者累日終三年喪親故勸之
出仕先生歎曰吾安可復抱前悔日具甘旨百計為
封公歡庚午封公患風痺復不起先生哀毀鵝骨如
母夫人喪服除竟不復出優游林泉者逾八年足跡
不入官府屬歲饑食指不給閭閻食貧終不為人關
說一事時或操小艇携圖書數卷遊吳越佳山水間
嘯詠自得終不令人知侯公東萊守嘉興先生門下
士也道小史持幣候且訂謁期先生峻卻之母以我
故蹈嫌疑已聞唐公樞講學若溪買舟訪之侯聞先
生至出迎僮僕舁輿間侯甫別去而先生已解維不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九

終不自言先生歿二十餘載其人始自言甚詳也乃知其隱德不可勝紀云吏部即家起先生為浙西僉事時徐文貞當國絕重先生書來以古人許之且促之任而楊中丞亦移之書曰廟堂方以兄為學問中得人力人奈何不為蒼生一出先生猶堅臥不起未幾復超為廣西督學副使實有意大用之而先生已邁脾疾竟不聞 新命卒年僅四十有七云疾革之辰妻孥環哭先生晏然謂宜人曰吾生平兢兢常恐失墜今幸全歸何憾謂二子母荒學問吾以清白遺汝緡紳能念我者汝不孤矣計聞朝野惋歎遠近奔哭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十一

伏

諸生羣議請祀學宮督學耿公教曰周先生清修博雅母煩再覈而直持孫公以師生義撫卹尤至若平度父老謝禹氏輩率其子弟百餘人為文醢酒頓地長號握手二孤泣不能止蓋先生宦蹟所至有聲其在平度人以為朱邑桐鄉云先生少豪於文駕軼蘇氏詩歌頌太白已稍出入歐曾博綜王孟善行草兼工小畫評者謂得趙承旨米南宮之趣晚年悉歛而焚之凡世俗所慕宮室輿服聲伎珍玩之屬都無染着而一意靜修學道常聚宋儒理學諸書及當代名儒口義辯析參互手綴口占略無停晷間與同志往

實疑然終不集生徒標道學名故人莫得而說也所著西齋日錄學道記言若干卷行於世其為詩古文往往不留稿以故多散失二孤從殘剩中緝之為周叔夜集要以見先生之不屑意云病中嘗語門人曰蟬蛻人欲之私春融天理之妙龜山此言殊有意會又嘗歎曰大丈夫當為百世謀若偷為娛悅目前釜魚幕燕耳此豈其深意所寄耶嗚呼若先生者於人可謂通才於才可謂完人矣而降年不永天下咸悼其施之不究然漢郭林宗聲垂千古其年尚減先生五歲人似不在長年藉令天假餘齡出而用世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十一

仰

詹事王公傳

國家用經術取士士多從白屋致公卿將相於勢不必有所因起然必有出而若為之先而身後其樂見以為福澤之所自鍾則所聞比比而是是殆有天意焉比其人歿而其後人稱述之不侈其福澤而多詳其才術行誼若以不試為惜者又未嘗不疑其後

之溢言之也蓋世懋居里中親見吾詹事公之容貌
欬吐與其行事節槩燁若神人然而始知所錄來不
誣矣爲之傳曰詹事王公夢祥字奇徵母徐淑人嘗
夢鹿而角者負籍入室而娠公故以名字志焉其先
嘉定之南鄉寺溝人已割而隸太倉故爲太倉州人
有名謹者起家蕭田禾四傳而爲友荆公湯亦以孫
貴封如詹事有才氣雄於鄉爲里中祭酒公其長子
也生而頤髻異常兒長而長身脩髯巨頤廣穎望之
知爲大人君子年十六試有司以異等補州諸生尋
入太學多交時髦復有聲太學中等輩皆目屬之是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十一

四

東海堂堂王生寧父下人者然公兩試不第而會友
荆公以鄰人王永罪誣誤被逮初御史名捕王永匿
不出而潛行賄蔽罪於友荆公獄急不知所對公諸
生不習訟乃強出代訴力言王永非湧也永所坐里胥
受賕永曾爲胥湧不爲胥御史乃更捕王永永猶持
友荆公他事以自解其仇家欲兩澈之故令久不得
決居數載御史舒汀者來嚴甚公念父頤繫無窮時
不且有他變則冒死走昆陵雲間白冤狀一日夜往
返三百里足重繭流血公婦吳淑人親爲洗濯設鷄
黍以鄰嫗所饋簪積羹之公餒甚將就七忽吐而大

慟吾甘食而忘吾父耶吳淑人亦泣遂覆羹膏待友
荆公於爰室見他囚寒餒甚遂以私錢衣食之爲若
出友荆公意者諸囚靡不感公父子願早脫獄也公
業以父難廢學而家力亦日以薄吳淑人脫簪珥爲
助亦略盡旦暮惟搏頤叩神而已一夕夢若有神人
語之者必藉而王氏祖乃解公覺而志之俄而王御
史言來按吳公悟曰神命之矣亟投牒王所果獲下
理官辨立釋里中人嘖嘖稱友荆公有子也而文學
諸生陸之來爲作代父辯冤錄又爲文以壽友荆公
謂壽在有子公皆謝不敢當而是時公子元馭侍郎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十一

四

年十二矣試有司以奇童爲提學御史馮公天馭所
賞曰此非獨兒奇乃其父亦奇士也嗣是元馭廩學
宮屢試輒冠而其仲家馭學憲亦繼起邦君大夫待
之隱若一封君公始得以順境娛友荆公矣公母徐
淑人早卒友荆公以陳淑人繼之室光祿君夢臣少
而愛公緣其意甚莊事陳淑人而均其弟愛於元馭
公於元馭兄弟稱最慈矣然就試必身携以行臥必
偕出必餽終不令見異物以故元馭兄弟失其子弟
之過能以渾金璞玉成其名天下稱愛而能教者必
曰詹事公云元馭舉應天第四人而友荆公猶及見

之居二載始卒公爲孺子慕而悉以私財治喪甚辦人或風公若翁積太厚今安在公正色曰吾受產故不薄而奈何以此問手足情終陳淑人世無幾微迂顏色也亡何元馭以會試第一人及第編脩國史賀客踵廬會西堂成公頗益謙以見志比家馭復以第五人成進士元馭官益起而公益自檢飭其愛二子金玉之凜然若恐加黜初拜鴻臚序班不赴後二年受編脩封已進封右春坊右諭德已又進封今官兼學士中間嘗再至京師視兩子邸舍中敝袍黥黥見者不知其爲貴人父造請固始一接見與之談寬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古 四

博而練即老於仕路者不能加世懋與元馭同舉戊午爲年家子家食時以飲酒放言侍公公與爲無町畦惟及出而叩公以時事無不響應中窾嘗與余兄元美言使公出當世用何渠不如當代名公也干旄至吾州者必首謁公公人與爲款問利弊則直陳關請託則不應御史某者請以某獄爲賢子長安桂玉助公拒之曰幸有先人之薄業在不敢爲明公三尺累其自勵恒如此當友荆公在獄鄉人挾而贖其田不予直王永亦與焉公貴而永之子汝舟來歸罪公好謂之曰吾父幸白若父死吾不若較也諸贖田者

俱不問間多遊虎丘天池間買花摘茗再過錢湖徜徉六橋三竺之上偉其貌者私物色之公即引舟匿去其遊光福也市梅杏數十樹有惡少冒爲園人予尾舟而呼曰若錄僞銀也公咲謝我安得僞銀市有識公者曰此年少習爲狡請得爲公治之公咲曰固也彼貧亡籍耳我不欲以此失山游懽幸償之市人皆彈指引去元馭時侍遊公察有不平色謂之曰若知之乎我豈以金丸彈雀者元馭乃謝不及居嘗與吳淑人策古今人成敗得失而雅右直臣嘉靖間有以劾權相被杖戍者公顧謂兩子曰若能之乎吾死不恨矣吳淑人以爲危身而彰主過不若爲良臣元馭佐宗伯時江陵故相自尊養而重罪言者元馭從旁泣止之不聽已歸治葬而大臣亟請之還元馭怒擲筆不署名重廷其意遂告省觀歸歸而且虞禍及公謂吳淑人今而後有味卿言然心未嘗不是之也當是時公之女孫稱曇陽子者以貞女獲度於上真竟仙去遠近異而歸之公始謂非儒者所常道不甚信已更心服其正而奇乃言者借以齟齬元馭爲相君快已卒不能有加而家馭爲河南提學副使聞之亦請告歸相與奉公懽于如也公素強無疾性不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古 四

甚飲酒而...人其自奉不厭...始以
豐音與客俱...七矣行步御內恒如少年...
勁感謂是百...外人涉冬忽疾若咽者飲嗽日減形
漸羸削元馭兄弟為延名醫禱百神竟不效以卒卒
之時神識不亂呼二子為我誦金剛經聽畢而瞑年
僅六十有八云公天性儉朴雖居富不肯妄費一錢
然知大體屬歲侵為糜四門以食饑者而後浮殍葬
之為兒時里中儒張休先生奇其屬對抱置膝上曰
我當為兒師有以報我長竟師之為光祿君娶其女
孫以報又命元馭與其子元蒙遊謁遺至今不絕童
子奉常集 卷之十五 四十八
子師葉先生者死三十年矣其子雲行至自餘姚公
憫之為具湯沐令歲以土物來而厚酬其值葉氏子
得不窘死吳淑人之母弟曰緝儒而使公患難中得
其氣力因悉以家乘畀之受成而已吳君毀其家而
盡力于公其為僮約諸綱紀畏之甚於公人以此兩
難之吳君歿而家稍稍潛落諸質子錢併其母羽化
去然公義聲益振矣王氏本居海濱好漁獵公少亦
臂鷹愛其神駿時一馳逐謂梨園劇具諸成毀離合
有足觀者晚節俱謝遣元馭兄弟為欲悅其意者百
方竟弗樂也性最好者蒔花藥尤多聚五色牡丹蘭

至數百千本晨起行籬落間手自栽灌即寒暑亡間
以是終其身元馭為請於 朝曰臣父羸糧索金以
資臣兄弟廉杜門欽迹以教臣兄弟讓願得 國恩
以葬一時以為實錄云 詔特予全葬而前後諭祭
皆極褒揚語益格外恩也於戲盛哉若公所未滿者
七十壽耳其於名位子孫富貴衰榮可謂兼之矣王
世懋曰公康申以前事世懋少不逮事公皆得之家
乘語庚申而前則世懋所親親記豈以子弟故私父
執哉嘗聞之公語曰市勇不如市德此公本旨也起
自素封生二丈夫子名播寰區富貴易致耳文章忠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七
孝貞曜之美萃於一門豈偶然哉有開必先氣志如
神詹事公當之矣
李元薦傳
華亭有鄉先生歿而可祭者曰周憲副叔夜叔夜於
人渺許可而獨推重其友李君元薦叔夜歿五載而
李君始為典客郎已又十載餘而李君卒余既為叔
夜傳竊傷其學行足以被一世而厄於促齡弗究今
李君即差壽屢屢一貲郎亟自免卒困以死天意之
謂何然叔夜不以促齡故不壽其傳元薦不以貲郎
貶其業其為人亦足亞周而傳也於是又為李元

薦傳曰李豫亨字元薦其先汴人也宋南渡居上海
已又遷華亭至祖某爲義烏學訓導父某舉進士爲
山東按察司副使母董夢吞五色霞光而生元薦七
歲能屬文爲訓導公所器愛稍長從憲副公湖襄間
會剪大瀉寇畫兵策君輒從旁出奇大驚座上客歸
補博士弟子試輒高等聲籍甚君亦雅自負折枝一
第耳乃數奇不第而病瘡因入貲爲太學生國子先
生咸善待之知其非貴胄流也君益發憤下帷博綜
典籍冀一當知已嘗酒酣擊節自歎張廷尉司馬文
園何如人哉藉令生今時致通顯皮相者終貲郎之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十八

元

耳其意若不能一日安之也然竟不第君是時髮且
種種一旦慨然曰於乎天靳是物而吾固強索之身
外以重困吾身吾過矣吾將解天刑而北遊天子
之都爲東方生不亦可乎於是棄舉子業涉江淮排
徊齊魯間始著推蓬寤語謁選人得鴻臚寺序班居
父之秩卑無所自見而時事有槩其中者遂條上國
計三議大指言理財其議閱博而多中竅實時相高
新鄭是其議將用之君自度終不能破藩籬竟自免
歸歸而杜門益務著述時對客說劍譚文聲壺百千
言鋒若新試也君先受憲副公業頗饒門內指百以

然松役苦繁有司奴視諸右族即任子拜官歸者時
有所侵辱君觀其萌曰可逝矣悉棄去弗顧而身之
武林遊卜居西湖上大爲武林人所重太守吳君聞
其名欲致之不能乃就觴焉往往以實歸山陰王龍
溪爲陽明先生學君與之談格致纒纒數千言王亟
稱賞爲序其書君雖跳身遊得亡僂辱而弟苦繁役
多負官租君稍稍爲鬻產償之於是憲副公之業盡
矣居三載疾亟歸卒君天性孝友丁內外艱幾不勝
哀而慷慨節俠與人寡諧獨所莊事者周叔夜書郵
往還盈篋矣迹叔夜所以稱君蓋畏友云雅善詩歌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九

元

工畧書其於學無所不窺自星曆性命禮樂兵賦旁
及堪輿卜相稗官家言皆有會解於二氏瞿曇之學
涉獵而已而獨深於養生主觀其書歷歷能道內外
丹若自謂神仙可立致晚歲一遊武夷進士吳君者
棄妻子山居邂逅遇君談輒下拜師之意必有瓊瑤
奇秘之學能服其心者然君卒年僅六十有一耳豈
其中不能無感憤者耶王先生曰余讀李元薦書異
其志焉昔陳思王之說邯鄲生傳粉而誦俳優整冠
而論皇黃見者歎爲天人若元薦所自負倘亦有思
王八斗志乎然植雖名諸侯王迫同囚隸累求自試

不得通其困直元薦等耳太史公有言虞卿非窮愁不能著書夫士不遇有書足傳幸矣

王奉常集卷之十五

王奉常集

卷之十五

十一

至元

王奉常集卷之十六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傳

沈瀛山傳

始余居里中聞吳江沈伯英弱冠而甚才心慕好之已又聞其父瀛山公之能教也客曰沈公之教子少弗弄長不令見異物過必譴出入必與偕所延致必明師良友凡文之佳者無弗秘而習也於是伯英試輒捷甲戌魁天下而其弟仲舉又以壬午魁北畿天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下之言教子者爭慕說沈公矣夫人情之願其子之才何必沈公即教而子之弗率可奈何謝太傅云我常自教兒若然謝言非耶蓋仲舉舉而沈公歿余讀伯英所自狀而歎曰嗟乎有以也夫沈公非獨言教也蓋亦有身教焉公始名僑字道古已改名侃別號瀛山祖漢爲世廟朝都諫以直言斥父某上林丞奇而善相母夫人金氏夢霹靂驚寤而生公幼岐嶷不凡爲父上林公所器長而警敏強記能誦百家言好慕說古豪傑遇有激烈感繫之倫與其性合未嘗不擊節若身當之也已廢書而歎曰夫夫起徒步操

鼎耳而顯奇策於當世垂聲稱於千載非人乎今儒
生徒搦寸管芥拾青紫而汶汶無所表見弁髦之謂
何吾將抑而就時以見吾所欲揚者於是屏去一切
而專攻爲應制言併以程督諸子伊吾晝夜至嘔血
不少休然公屢試有司輒不利而從兄位暨其子環
相繼衰進公自是以數奇息意矣公雖厄不得試然
其爲人實有任劇才遇事糾紛咄嗟立辦三族有事
得公居間乃服居嘗自歎使我得爲邊徼小吏效尺
寸于縣官胡難也大母之喪上林公獨傾貲治之意
不以累諸弟公殫力經紀會葬者厭心焉僉謂公承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二

顏力也從兄以檢討出使懼漕卒之難公聞觸暑馳
詣都下將白上寃狀會其人蒞罪而止事雖不行聞
者壯之自都諫公起家號饒裕至公頗跡弛不問家
人產家稍芴落然性慷慨好周人之急蓋其季父爲
大官屬者卒於官貲厚而子幼公泣而誓存其孤家
卒不破母夫人女弟適徐而寡無子公迎攸於家者
二十餘年家人莊事之曰徐氏母族祖嘉師以株累
當逮懼而匿委其妻子公憐之爲撫其家而代訴於
當事者卒出之嘗欲爲義田以贍族而力弗逮乃稍
爲義米歲給之此其行義彰明較著者也顧趣不諳

俗不喜見猥利小人時或見嚴憚然中心醇實無他
腸以是人終任之無能有加於公也上林公卒後公
始浩然有向平五嶽之志是時公已受伯英封貴矣
而躡屨數千里南太和北泰岱欣欣冀一遇異人迹
類有道者云嘗下天柱峰過沔陽訪其故人陳君爲
留月餘曰明年余五十君當過我陳君如期往囊百
金物爲公壽至則公逝矣陳君哭而易所爲壽者真
焉陳君余不知其人然能千里外不渝約而伯英兄
弟父事之即公於敦友誼重然諾可知已公始病脾
余以姻家過省公病弗獲見謂其閨人曰語公幸善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三

飢郎君泥金至當勿藥耳已而仲舉果報第三人公
喜可知也然脾疾已深竟不起公卒時年僅五十耳
王子曰余觀沈先生豈世所謂封君者流哉迹其意
未始不自恨於不試而天下亦以是爲先生惜語有
之不予其身則于其子夫先生能得之于子而不能
得之于身命也藉令少有所試而多有所享其道要
之未究而或者奪于二子之完以洩其厚故余以爲
不若闢然而無試缺然而無享以厚貽于二子者之
究之也異日建奇策垂聲稱具如先生指夫孰非先
生力哉不然即天下後世不知先生者復云先生能

教子亦可已矣

見齋卓君傳

始余與卓漱甫交漱甫之母亡三十有餘年而余追為之傳徵于漱甫也及是見齋君歿而漱甫復匍匐乞傳於余余業以習漱甫者習其家世是惡敢辭乃為卓見齋傳曰見齋君者名賢字思齋以見顏其齋顧名也六世祖敦為華陰間侍郎敬從弟自瑞安三徙而贅于唐棲宋氏始為仁和縣人敦生璞璞生鑑鑑生澄澄生俊為見齋君父君生而撲茂推外辯中十歲時讀書強記舉動若成人人謂卓氏有子矣唐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四

夏

棲故通貨積著地而卓氏世賈君父時值中衰賈齊魯間歷歲不歸君獨與母居力辦舂汲外禦其侮然亦緣是廢學還復為賈君為賈則大贏五十年中屢什屢起卒為富人居賈之道仰取俯拾居賤操奇忍驚以俟昂直決不為人損一毛乃君為賈獨不然嘉隆中歲兩侵斗米千錢君稍平之為減市價十之三已又推其贏糜餓者餓而死者棺埋之人或迂君曰奈何當侵歲而施不虞竭乎君笑曰吾以子錢施譬賈士贏耳客奈何必吾贏也性尤樂檀施所獨建大善禪寺再葺永清菴鎮南陲超山兩佑聖院為五杭

里仁橋者二諸所築陂塘設義學助婚葬患難者無虛歲貸而不能償者至焚券以示之郡邑徵徭必首君君固弗求脫嘗謂其人曰君天也吾為民力王事即吾可計免而天安可欺後且弗昌其行誼多類此賈人法當破產而君更起家不終困亦會有天幸云然其窺盈縮識聚散必有深於陶計之策者而狀不言無能名其妙也生平篤於孝友遭祖父母之喪哭踊柴毀身築墓於阜亭山麓谷挿必躬撫諸弟使悉有寧居而均其產諸弟皆父事焉慈愛諸子不為祗續多延名師教之格言古銘必置座右諸子亦莊事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五

夏

君無敢怠也君雖內足於財然不喜為饜侈食自蒸嘗外不割生不重味衣布不浣室輪不藻出入不以僕從恒與田畯父老讌言惟謹酣飲移日雍雍如也為詩歌率曾懷多類宋儒者言年老多智策事若著蔡以是人爭重之尊為祭酒三老云年踰七十遇恩例里中人條上其行於有司得冠帶君為一再御而筭之非其好也君形癯而秀飄飄若仙未疾前一月謂其子明卿曰我當以八月死及期而驗享年七十有八屬續之辰了無戀色搖手禁子媳毋哭我化殊樂也又大類有道者初君婦朱孺人為君置貳先舉

一子文卿而後得明卿文卿成鄉進上而天孺人歿
久之而君更有所置得子彥卿達鄉顯卿順卿子姓
彬彬盛矣然始終經紀成君夫如名者明卿力也明
卿以貴為郎有文名余所稱激甫者也王先生曰卓
氏其先王孫以財雄汶山下然未有行誼著聞也漢
高帝重困賈人令不得乘車以示辱而賈人擊鍾衣
繡為豪益甚至武帝時告緡而賈人困始極矣豈非
以射利奪耕不佐公家之急故耶假令其時有孝弟
樂施薄衣食急上供內行醇固若卓君者人主方褒
顯以示黔首又胡摧辱也嗚呼臣藏松予色莊行違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六

三

士之儒而賈者多矣若卓君非所謂賈而儒者耶然
卓君非明卿為子亦亡繇以行誼表暴語曰不知其
世視其子近之矣

王氏父子卻金傳

王叅政懋德瓊之文昌人也舉隆慶戊辰進士繇南
京比部郎出為金華守金華守前後無善去者而獨
君以廉察擢江西按察司副使已晉福建布政使司
右叅政瓊管在海外而君父封公良弼與君母偕年
八十餘君為吏十六年於外矣君無子多餌燥藥攝
建南篆歸而得消渴疾先是延平人有病此者以溺

甘為死僕君計之甘度不可起乃請歸余輩以君不
可涉遠固留之君慨然曰懋德之違定省十有六年
願徼福諸君萬一生見父母死且瞑不然即死道路
吾志猶南首也於是寮友爭致贐而君固推不受余
謂君不有父若弟在乎君曰吾瓊故魚米鄉家粗自
足而吾以十六年所餘月奉佐仲產為二親養安所
事諸君贐且吾不留而亟行懼以歸襯為閩人累也
余聞而心竊敬之君至延平不能前竟卒卒之日神
爽不亂為書謝寮友誓不受裝費余時以君死不患
無財患不遂志古人王有聽臣下薄葬以全其志者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七

四

即為請於兩臺使者已之何如藩長不敢斷聞於使
者使者以為不可遂循故事括六百元遣使傳護之
渡海至則授金於封公封公不受曰吾子業有成言
吾即老奈何沒六百元以傷吾子之義吏固請而封
公固益卻竟令持歸僅收其奠金曰為我謝諸大夫
老夫老且死海外無能報也初君之辭贐及遺命不
受賻有言君無子不為老父弱弟謀為非中也者余
獨以為不然及是益泫然而泣且歎曰嗟乎有以也
夫海外之區黎獠之與居而父子為廉若是豈偶然
哉夫君父子即號有中人產非有陶朱猗頓之富能

土苴六白金者身死而義故賻贈送致數千里外非所謂嗟來之食比也而君之父義不以汙其子此非獨君廉也乃其父廉有先之矣向使君疑其父有濡忍之志將爲少子殖者亦安肯以堅辭卻哉余時欲爲君父子立邵金亭且紀之碑會有入賀之役而人亦無爲從吏者遂已顧緇衣之好有懷未吐私爲立傳以示同志者述焉

論曰今世學者務明性命至薄辭受爲小節世懋竊廩廩焉昔在西晉太康之末豈清談是乏而錢神獻嘲遂以亡國廉頑之於義大矣夫衆政君學優服官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八

吳令君傳

吳令君者名士讓字允恭吳興歸安人也其先自宋末居射邨用貨豪里中已再徙前坵有名璋者以行義聞兩子皆貴封爲光祿丞而吳氏貴自璋始璋之子曰龍爲零陵令生二子長曰太學君期次曰理問君徵徵以別子士詮貴贈爲駕部員外郎君故贈君庶長子也嫡母顧宜人置側室于而舉君無子卒君

雖長以非嫡故得出爲人後時甫束髮括而喪若成

人王父零陵公陰奇之爲筦家政而間以一二事嘗君君輒了辯諸黠奴或易郎君君爲立僮約摘其肆者箠之百內外斬如也君凡事三母而所後母施孺人尤嚴難稱指君所曲爲三母懼卒免以繫終君年少自習善容止性穎敏多通工蹴鞠投壺圍碁之戲又善爲新聲年未弱冠補博士弟子已入訾爲太學生既已受世父產擁高嘗而所娶屠孺人又名家子裝頗厚君益得舒其逸嘗盛衣冠謁其邑長吏弗爲禮歸而發憤而屠孺人亦從史之遂下帷治博士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九

業零陵公不知也施孺人亦謂君母薄嘗郎爲君嘿而誦習益甚亡何所生父贈君亦卒君厭於人後不得爲三年喪而內持戚遇試竟不忍入戊午領應天鄉薦零陵公出不意撫掌曰吾忍死待諸孫一第乃若耶明年計偕下第而歸零陵公以壽終君當承重泣謂諸弟毋令喪事以毛髮遺議鄉里於是喪零陵公如禮蓋零陵公歿而吳氏之產徵落也君兄弟皆好爲詩扁堂曰春草相倡和而君又能識別古物多藏法書名畫已又好堪輿家言築室湖上橐日垂矣而忘者乃時齟齬以事宗人有盜其先塋者君抗言

白之其人以恨死而家誣君余兄時爲 叅政治吳興直其誣初君與余同舉而君了不關說事解後乃知君爲年家弟也君既數試禮闈弗第甲戌弟士詮計偕君慨然謂弟曰而第往吾性疎亢安能從人後就主司三寸管受其雌黃竟弗入丁丑爲三母強而就試又弗第庚辰以病後期遂謁選人得鳳陽之靈壁地隹北多甌脫民皆茅茨而居君始至而邑縣中水民益流徙無完家君亟請於上官蠲其租又爲檄鄉父老令爲若儲胥毋恐發倉賑饑多不待報而身請先發之罪於是流亡者集矣明年水復至君度地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十一

形漫衍謂不渠之水安從洩而會詔捐粟予民水者君謂縣官安能歲予民粟不若募民受直多爲渠而隄當兩利且永無患乃輒以便宜白上官而躬視周廬春種雲集益渠成而民歌之君雖極意拊疲民至大猾奸胥輒榜殺之不縱舍曰是秧秀賊我良苗者當刈民俗好鬪而訟君恒以數語折之口占通吏具獄莫敢出息以是上官爭器之間屬以他邑事皆立辦兩歲間薦疏獎檄交至矣邑故無渠君以暇召父老問其山川土風人物褒輯爲志屬余序之余怪君久無嗣音乃聞病軼掌死先是君從異人受方書行

積氣法嘗裸其腹曰是中有物矣已忽嘔血有如嬰兒者子世暉輩聞而趣視之君視事如故居月餘危坐而瞑世人皆以吳令君受方誤也君於文好古調於詩不能成家而皆有意書法出入黃庭虞永興趙承旨間翩翩有勢生而豪舉以不能俯仰時好困場屋顧抑就常調爲縣令令地斥民貧誅茅飯糲雅非其性所堪而能痛癘豪氣以博循吏聲既已策高第功名可通顯乃遽天中道世多甘食色無能明養生主然壽皆可六七十而君以方術不得至五十故世不能名君何如人然自有造物者在於君何尤君有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十一

子三人世暉世熙世美能世其家人以爲天之報吳令君當在斯也 奉常氏曰始余關中之役道靈壁蓋親見令君治狀云君召余齋中尚多載致吳興物產咲謂余靈壁民每察徭爭謹言某民富家有屋瓦其意蓋邑邑居此矣及送余至境上則所在社倉整辦而是時官責募民牛種子粒甚急君輒蹙言縣官募民墾荒土安知重爲民困乃爾願得少寬之必有以報余時遺書凌開府白其狀而開府亦知君賢假令不死營田興罷當有石畫不獨渠隄一善政也民之無祿而遽死賢令君惜哉

蔡烈婦朱氏傳

蔡先生伯玉有從子曰燕祥燕祥之婦曰朱烈婦烈婦先燕祥病革自縊死予聞故偉其事久之余與先生夜坐庭中談古今行誼先生始自烈婦所為死狀甚悉於時涼月當天數人毛骨庭樹扶疎凜若貞魂之來下為之危髮上指先生乃以勞君遜道狀授余讀之歎曰有是哉勇而知義婦人乎余愧非夫矣天子歲下尺一詔旌諸有節者部使者上狀亡慮歲百十而炳然死義有如烈婦者幾何人乃令名湮沒於閭巷而太史氏寂無述焉是余之責夫乃據狀及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十一

所聞於先生者為之傳曰朱烈婦者其先吳之郡城人厥祖奎博雅古君子也為博士弟子不樂避之具區澤中為陽谷山人父縉能傳其學烈婦生而寡言咲耻靚妝為祖父所憐愛名之曰昭字以小明烈婦既貧家女少不辭汲爨之任而間習為女紅輒甚工里中女皆自謂不及也山人性莊甚平居教授好誦說古聖賢事暇則取孝經烈女傳諸書為烈婦講解輒能了其大指至古貞淑慷慨殉節之事未嘗不愀然易容也山人雅心器之嘗曰是女當歸之孝義家即富貴毋相溷也時蔡先生之父曰曲巖山人里中

所稱行誼長者與陽谷山人為素心交乃以歸其仲子之子燕祥烈婦歸蔡氏蔡氏亦貧而王舅姑舅姑俱先下世烈婦則益莊事王舅舅及所以拮据相其夫不以窮賤勞苦為戚供饋衣御必謹必潔所居僅數椽無重門邃宇內聲不出於外而人亦罕識其面者蔡氏婦咸則其幽閒歲已卯燕祥忽遘疾烈婦憂之甚晝夜視藥餌罔怠晨起顙天請以身代益衣不解帶者累月日而燕祥病有瘳時曲巖山人已歿舅仲玉居貧業行賈江淮間而燕祥從行烈婦心虞其復病然不敢言行頃之燕祥不任勞病果復作亟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十一

與歸益備烈婦見其骨立號慟幾絕自是燕祥轉側須人烈婦日跪牀下口哺湯藥手自搯摩衣所當膝處為穿垢面蓬首忘寢食者幾五旬日燕祥益自度不支而哀烈婦泣相對也已執其手曰吾死若年少二稚子懷抱中物若安歸乎烈婦零淚應聲曰君幸自寬倘不死即不諱妾寧以獨生為君憂家人咸怪其言然以二稚故不之虞也初烈婦之愛二稚甚長僅六歲少四歲皆姣姣如玉及是若惡而遠之至燥濕了不關間抱置膝上諦視之曰兒骨相非孤者奈何從黃口失怙恃耶聞者亦未謂遽有他也最後

醫來云病殆不可爲萬一脾不泄生耳亡何三遺矢烈婦私自泣語吾不可後吾夫死令死者不可含夜半遽入室以帛繫頸死又十日而燕祥亦死烈婦死時年二十有七也嗟乎夫人莫不貪生惡死婦人情非獨異於人也乃多有身殉其夫視死如歸者何哉彼誠激於義亦回視子然計無所之耳一稚子呱呱環而泣亡論得藉手生而剛腸化爲繞指矣且也婦人之愛其子甚於丈夫行千里外作旬月別抱持回顧涕洟哽咽不自勝一旦與爲永訣去留得在我忍不再計獨非人情乎跡其所以推遠二稚匪特自割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古

三言九

亦以割二稚之悲思也其爲計乃甚於决烈丈夫余以謂烈婦誠重其夫而獨不爲夫卹其孤者於義何居蔡先生曰婦固言之吾非不二稚愛也吾舅未老而失姑吾一婦人而與處家貧無姆傳吾不死義終不立嗚呼使其時有姑可事烈婦必不死然不死終白首死耳亦安能炳炳烺烺若今日事哉烈婦可謂知大義能別嫌明微勇於自斷者矣

曾母羅太夫人傳

某蓋讀羅太夫人述而瞿然曰余小子職在觀察而境內有女德若太夫人之爲婦若母者是烏可弗紀

且某之視太夫人母行也則業已諾其子中丞之請矣亡何調關中督學使者中丞公復請曰子且行而遂不爲太夫人重乎則又自惟今雖官境外而職愈風化夫風自家人出述賢媛昭內則外史責也余小子何敢辭焉遂爲之傳曰曾太夫人羅氏者吉水澄溪里人也澄溪羅故宦族而太夫人父弘齋公好施時以藥物活貧病者里中人德之爭以有後祝而太夫人最晚生生獨有異質閒於女訓母官孺人甚奇愛之謂弘齋公是女若爲丈夫子當大吾門今可爲他門大耳屬擇壻得梅臺曾公歸焉梅臺公時起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六

古

三言九

家諸生故食貧而舅封君不好治家人產時脫身游汙鄂間姑周太宜人又慕施家益窘太夫人躬拮据茹荼以勤勞忍飭佐公學公讀書焚膏不時得太夫人必先注膏公側而自以所執女紅相向至丙夜弗休公勞苦之對曰男女各有職今不勞苦何得名人公喜其相激曰若吾良友也太宜人常不釋於里豪之相扼者太夫人輒從旁解之宜人爲色喜當是時太夫人婦德聞里中矣梅臺公成進士太夫人侍其姑養京師簪珥服御猶故諸生婦態也公晉祠部郎時肅皇帝考獻廟成欲毀太廟墻垣馳道公

以當諍疏草未上家人微知之以告太夫人太夫人曰郎業舉其職吾婦人何敢言疏卒上上果怒行外謫太夫人束裝從之行略無幾微不平邑公之再起為客部郎年四十尚未有子太夫人亟為謀置貳視若同產為廣西叅政時太夫人已舉二子矣而其貳子始生道曲江舟觸石且敗太夫人亟抱持嬰兒呼曰天乎母俾兒甫生而斯之罹頃之舟定人以為倉卒可卜真也梅臺公雖夷澹無競遇事不可輒義形於色遇僉人不假借其為叅議浙江與採礦中人崔成不相能被誣就逮而武定侯席上寵張甚王奉常集卷之十六去

素有憾於公將甘心焉眾洶洶且不測太夫人曰行也上聖明能悉忠臣冤即不幸安之耳已竟得解如所料云最後左轄滇南滇之鎮帥黔公時以事相左遣人間伺公陰事冀中傷太夫人飭僮奴母落人穀中內外寂然卒無間黔人以是心折梅臺公妻絳於難矣其勁直固天性然藉令家人以兒女子恒怯撓之未必能絕無顧慮至是於是知太夫人助為不淺矣梅臺公以滇方伯致其事歸於田廬無所增飾恒燕坐一室圖史蕭然太夫人課僮指舊疇力稽輿作米鹽瑣細治如少時里嫗竊窺而咲曰曾公

夫婦若此世安取仕宦哉梅臺公既歿太夫人治家益飭中丞及仲子相繼顯矣猶諄諄示子若婦曰吾四十年篋中一冠無長物常以儉佐而父之廉今俗益侈矣若家世忠厚不受俗好故至是若曹慎之又謂諸子曰而父生平好慕說海內賢豪長者即名位卑時所與游必知名士也吾視若兄弟客得如而父時否中丞公奉教惟謹比為選部郎太夫人時就養京師喜召中丞公曰是官人才所繇登降也憶而父居常言某也賢某也賢而抑意若欲信之而恨無其柄者其人猶歷歷在吾耳也若今得柄矣庶其終而王奉常集卷之十六去

父之志乎於是中丞公以清通簡要聞太夫人教也太夫人生弘治乙卯以嘉靖乙丑卒得年七十有一丈夫子三長即中丞公名同亨次乾亨今舉進士為休寧令又次復亨為邑庠生其貳張出也當梅臺公世封宜人以中丞貴益封故稱太夫人云某竊謂太夫人之懿行其儉勤自課似文伯母敬姜其相夫子歷患難懷恨有義似許允婦阮氏教其子登用人才似韓康伯母殷氏古所謂明智婦人也觀者徒以太夫人遇有賢夫若子以謂福履所際之隆而孰知其所以左右成就之難若此設不幸際人倫之變其所

王奉常集卷之十七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墓誌銘

封奉政大夫戶部山東司郎中方溪張公墓誌

銘

兩漢時詔舉孝弟力田者卽不舉得爲鄉三老其人往往至公卿任職吏以故朴茂之士與明經博士家言並顯無軒輊至唐設進士科迄今爲登用途士之力於農以行義固稱者或不屑治一經爲博士弟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柳

子貞卽白首編戶耳此類名湮沒而不稱可勝道哉然以余所聞知其人多起家訓子孫爲大吏而身食其報可屈指稱道也豈所謂含章而待者將亦有天道焉若吾方溪公非卽其人哉方溪公者姓張氏諱楫字汝濟方溪其別號也張氏之先自晉司空華伯子偉從元帝渡江始占籍句容再遷而居金壇縣之後陽干已又遷方邊而子孫有官爲御史爲於潛令者乃方邊張氏隆隆起爲衣冠族矣於潛令之從兄璟實爲公曾大父璟生景爲松軒公景生鵬爲溟南公皆內足於財隱弗仕然里中俱稱爲長者溟南

公夢神人授之兒曰是兒後且爲官人已遂生公大奇之稍長令受書外傳治舉子業業垂成而溟南公老不任治生乃析產授公公自度不能兩全恐一旦卽墮父業因棄去所爲文一意視傭耕拮据甚力同里萬安令孫公有女愛不欲令去側雅知公才可壻乃以贅甥館而公遂筦兩家事甚辦萬安公爲人少許可然獨時時口公曰才居久之辭萬安公歸歸而視諸傭耕益力僮指數十率課令耕牧無敢偷者夜漏未盡輒起不盥櫛身趨諸傭之田間乃入洗沐無間大寒暑爲常歲時召賓客則呼諸耕牧者來給

三奉常集 卷之十七

二

柳

事事已輒趨去諸耕牧僮不習左右多駭態至踉蹌客前田事急時卽親故問遺竟不遺一力也其任地任人力如此方溪公雖力於農哉然耻爲觀顰市道不與好賈趨利者等而以勤故家更羸乃集其族子弟而告之曰吾與若等幸藉先人餘業得保丘墓今與若等約祭有時歲有儲令家有慶者出資有差而歲屬一人掌之以供祭祀備脩葺不如約者罰諸子姓皆曰如約方戶部君未第時而規畫指措隱然等素封家矣居嘗以不終先志爲恨曰不可令吾兒復儒而農乃俾戶部君力於學戶部君嘗請遊學公止

不遺曰兒遠我稍不自持易汝汙也既戶部君舉鄉有聲方盛意爲古文辭公顧戒之曰兒無以少年輕天下事已未戶部君始舉進士官於朝公又時時書諭之云父居里中甚樂慎毋以父老故奪守官志公業已不爲學士家言領所以訓戒子弟有薦紳先生之風嘗一携戶部君計偕走京師過徐充瀛博之間飛壘起馬足掩袂咄咄語古稱燕趙形勝然無奈風土惡何吾老吾江南足矣以是戶部君數請迎養竟不往而時與里中父老擊鮮飲醇談平生驪其乃歲春必入華陽山禮茅君壇上已乃信宿山家徜徉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三

起家至白首一心先公六年卒葬家右祖塋子男四人長卽戶部君祥爲娶虞氏累封宜人次祥輝娶王氏次祥鸞娶歐陽氏次祥鹿娶虞氏女一人適鄉貢士于孔兼孫男六人孫女八人公生而質直坦夷內無城府與人絕眦毗睚鄉人服其雅量遇事居間立解幼有至性爲後母朱孺人所愛諸兄析產時公方讀書齋中分訖始授之籍公受籍無一言卽有語公業簿者公領之柰何以產故失諸兄懼傷父意乎卒不問布衣時以德聞爲有司延之鄉飲業爲父老先請亦時往至錫命服爲大夫矣顧絕迹不造請公府三奉常集 卷之十七 四

此皆大節彰彰可書者也卽以方古孝弟力田之士無幾微媿矣戶部君將以是歲八月之八日合葬孫宜人兆以狀來徵銘曰孤辱與同年舉進士知最深宜爲營不朽顧不文懼以蕪詞減公重而視公爲父行誼不得辭乃爲之銘曰 匪貨之殖維本之力卒也以著積匪躬之榮維後之成卒也世厥聲疇爲力田而不逢年請視斯言

太學生陶君墓誌銘

予群從中最習瞻美兄兄婚於陶婦父爲太學君以其故亦習太學君太學君不揚於貌又時促刺無澤

容最後見益甚以惟問瞻美兄兄爲言貧狀問何以
貧曰族繁而好施累耳余竊惟君以義故貧卽貧乃
甘之又何病也則又心計曰君性孝父老而宜歸而
家日以不振其病不能色養乎語亡何而太學君卒
予聞而悲之又四載父工部君卒而君之子方以君
狀乞銘於余狀首稱君治命命二子曰吾後若祖不
克終吾養而先溝壑其毋高而封厚而藏以重吾不
孝罪乃益愈悲其志云君姓陶氏諱子才字允賢別
號新川陶氏爲崑山大姓曾祖父諱懷大父諱繡父
工部君諱文淵工部君無子弟文林實生君以次當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五

以伺昏暮叩門宿卽丙夜必爲起往來供張若酬傳
然至緩急如取諸寄而君終無倦色工部君宦時族
人有私鬻其田者直金百人咸謂君當推理君顰蹙
曰彼事且迫計無復之耳且彼能爲此逆吾父之不
計也僕其奈何較百金之費重拂吾父之志乎工部
君歸聞之歎曰真吾子也其遇族尊者卽貧困必父
禮事之卽有過必諫止之卑者卽踈屬必子弟畜之
卽有過必正責之以故族人咸悅服洎君沒而閭黨
事有廢不舉者人有惡弗悛者必指君惜其沒云至
其末年家餘無幾矣而族之稱貧巨室者必曰非太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六

繼黃氏男二長成功太倉州庠生娶徐氏繼郭氏次
成鳳娶張氏女四長適陳彥積次適太學生王世望
即予從兄瞻美氏次適邑庠生王振宗皆王出次許
王 黃出孫男一其質孫女二長許毛 一尚幼君
家故饒貲生無聲色狗馬宮室輿服之好而卒以貧
年未下壽無伐性之斧無腐腸之藥恒鬱鬱而終其
身若是得於天者誠嗇矣至若近世豪士長於統禡
之俗肆其憑依以侮奪致鉅產甚者爲梟獍以食其
族無論捐纖惠於貧乏矣乃其人累世富盛沾終而
杖於鄉者比比而是太史公所爲發憤而稱何德者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七

三川錢君元配章孺人繼室吳孺人墓誌銘
三川錢子將卜葬其元配章與其繼室吳也實手狀

諸王子而言曰曩余之內子幸與君之內子兄弟也
乃余之親傳君懼若外兄弟既不幸章夭中道而以
吳繼也其年弱則令姊事君之內子蓋余之懼於君
益甚若未亡章者今不幸更夭矣是能悉吾志而能
文之不朽者宜莫如君又曰余弱冠而授室則章爲
錢氏家婦歷十有餘年於誼篤矣顧不能舉丈夫子
以畢夫人廟見志其始歿也余恩之弗忍繼也顧吾
弟獲以其身享之則又何奪之速也余悲其言云謝
不敏弗獲辭乃按狀而誌之曰孺人章者故歸化尹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八

二山先生之長女也母陸氏章氏之先自監察君大
理君以名卿起鬱爲常熟名族其後有千戶君某者
始贅於崑山縣安亭鎮之楊氏故歸化君以崑山學
弟子舉於鄉拜官後復還常熟孺人故安亭產也歸
化君常爲其邑侯楊館師而三川子之大父春沐公
以醫游楊侯兩人出入偕相慕愛也遂以孺人歸三
川子孺人歸年始十五雅備婦道事王舅能得其懽
舅睢州君性素嚴歸化君夫婦懼不當舅意孺人顧
朝夕自如曰爲我謝大人毋以兒苦也內奉舅姑外
賓客卽一羹必手潔稱其意乃已三川子爲諸生

力學伊吾聲或盡漏必以湯茗候至為泔濯必請
善女工不以自侈着布單衣積數歲不敝不輒易
儉力蓋天性云以胤嗣未立為三川子憂未卜貳卒
吳氏其先故邑人高大父為叅知父某字熙甫母黃
氏生孺人而歿熙甫後二載亦歿孺人名育大父太
學君所而時時往來外家以外母曹憐之甚也孺人
讀書畧曉大義性尤婉順其歸三川子也睢州君方
宦他方姑朱孺人請曰願歸亟見新婦比見泣數行
下則以念章孺人故居頃之復大喜歎曰吾兒乃更
得佳婦及朱孺人卒孺人大慟曰吾生不識父母惟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九

是姑吾母也而更奪之耶已而孺人亦卒始孺人以
未有子更為三川子貳而女弟育之睢州君至為
詩美焉然卒為錢氏後者孺人子也章孺人以嘉靖
之壬辰二月十五日生以嘉靖之己未六月十五日
卒得年二十有八女二承顏字支如霖未嫁卒承順
適朱名佐吳孺人以嘉靖之丙午八月十一日生以
隆慶之丁卯七月二十七日卒得年二十有二子一
承文聘柴氏先是丙寅七月二十七日三川子葬朱
孺人於大虞浦東涇之新阡以章孺人定其傍若干
武茲復以辛卯八月二十九日葬睢州君因舉吳孺

入之槨即其地與元配合葬焉余為誌其大都如此
而系之銘曰 婦宜而家胡然背兮一之為罹胡以
再今展彼二媛德則配兮翕而康兮以從而姑於隄
今竿而蔥兮以埃而夫後百載兮

周太學元配顧孺人墓誌銘

周太學伯中余舊友也得延為兒子師與俱非伯中
時有伉儷之戚居恒鬱鬱涕下稍慰藉之不能解竊
怪伯中男子而不能自遣荀奉倩之累心私少之居
亡何伯中實手狀而屬余銘泣且拜曰吾不能悉吾
妻之嫠也而以不朽託之子余讀其事大息久之曰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十

是無惑乎伯中氏之用情深也王武子云覽之凄然
增伉儷之重余於伯中見之按狀孺人顧氏其先為
宋某官避亂居崇明已徙入太倉州里祖給事公顯
更徙崑山之尚書浦父太學某母周氏年十九歸於
伯中伯中亞卿公冢孫也兩家雖宦族而俱值中微
廟見時王舅且垂歿矣孺人即躬拮据勸織紉中饋
之事而無宦家女錦鮮珈珮之好以終其身以故其
賢懿特著云姑患疽殆孺人手湯藥嘗而進之夜揮
衲不敢即寢而賴以平旦暮進食必請而以其餘食
姑之婢繼祖姑夏淑人嚴孺人事之能得其懼淑人

養于仲氏間往候之必懽然相迓也居嘗以孺人訓諸婦諸婦皆効孺人所以事祖姑者姑歿而貧無以葬罄其粧殉焉其篤於事上有如此者伯中個儻好賓客施予不問家人生產孺人務委曲濟之常曰吾所爲助勦濟君者義君舉耳脫不義寧無慚乎間有過舉輒流涕婉道伯中爲感愧易焉伯中九六試南北皆孺人爲治裝不令伯中損祖道驪伯中業已遊太學則貨祿而往孺人覓返其父母家比伯中歸懼傷其志也則稱貸而置室焉期而灑掃俟之伺其樂栖也而後入之伯中數不第困甚疽發於耳孺人旦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十一

元

夕泣力湯藥奉醫卜以起伯中而孺人病不支矣其順於相夫子有如此者以久弗子請於姑而置側室二無之若女所生女各一孺人抱若已出皆令嬌服飾繞膝而呼比仲中歸不識爲父也女須乳弗獲則齧之雖痛弗忍言每食必推甘二女佯自爲病弗食歲時潔蒸嘗令二女飾而羅拜曰教之孝若丈夫子然手自紡績針紉以衣諸戚獲無間寒暑晨夜比疾甚猶爲其聘甥業屢遺之其慈於逮下有如此者家有盛羅綺客迎孺人間以飾來孺人却弗承爲二女粧携之行而身自布衣練裙盛服者顧視色沮伯中

被謗京師幾有內變且拜垂斃人來家人錯愕走避孺人開門內之身往白其所自寃而好飲食垂斃者竟無恙愧謝而去其明於分誼達於應變有如此孺人所爲婦道纖忽必舉至大事類夫有道男子聞其少與王烈婦遊處而讀書能曉大義是宜其不與恒婦人伍伯中所稱說然未易枚舉也王子曰余少與孺人季父觀察君游觀察君賢者每有大事必以咨從女稱吾家憲矣父母亡遺弱弟育于觀察君孺人撫而憐之甚比歿而其弟以母喪喪之此皆余所聞知以是徵伯中言爲不謬云禮稱女子無非無儀夫

三奉常集

卷之十七

十一

元

女子安能自見才女子而自見才非女子幸也嗟乎孺人不幸而見以爲才又不幸而不偕伯中老以死其命之謂何乃爲銘曰女也其名識則士相而所天樂羊子譬彼崇蘭以萎慨誰其永之述女史

祠部郎郭君元配沈孺人墓誌銘

始余爲祠部郎與同舍郎郭君舜舉相得也是時君有繼室僅諸舍郎方賀新人而君顧色不懌時時爲余言傷其元配也已乃手狀請余拜泣而徵銘焉讀其文媿媿多致至酸鼻不忍道矣舜舉卽多謝於文辭哉乃孺人之爲婦賢必有概乎其中者倘所謂文

生於情非耶按狀孺人沈者觀察使芹溪公之季女也名如玉觀察公計偕京師始締姻於轉運公轉運公者舜舉父也孺人生而靜慧能讀經史通大指工筆札好錄奇書間亦微見所長於詩歸舜舉事舅姑逝二十四年舜舉為諸生久不第選入國學孺人從焉見其成進士為大行奉使歸以歿已所出及媵出丈夫子凡四人女子一人以嘉靖辛卯之正月二十三日生以萬曆甲戌之正月十二日卒年僅四十有三此其大凡也郭氏家故富而業蠶桑其俗勤甚孺人貴家子習彤管乃為婦顧獨以勤儉循任荆泉庖既之事稱假令席閨閣之素休其蠶織而溢謂弗情則為內阜郭氏而宜舅姑之志云稱其家婦哉當孺人屬纊之歲有子任室矣媵子先之以及抱孫又而傍出者二人假令孺人專壺而蔽小星之御而溢謂弗妬則為抱子及孫令江汜之怨不興而溢斯之頌成於郭氏哉女子業有行其遠父母常耳孺人之傷其母為弗及舍也觀察公之疾偵者詒焉水及門而逝孺人慟而墮竟以毀卒有丈夫子所不能者假令無天性之至喪親未有聞焉而溢謂能孝則曷為當郭氏全盛時而令孺人以毀捐於中道哉舜

舉蓋傷孺人牛衣之日不獲躬一命之榮以為恨乃孺人意不然彼所旦夕願償者一第耳舜舉第即孺人之願償身於何有觀其言天道忌盈幸舜舉之得天而自以身當其忌者則孺人之志見矣假令無樂羊之婦之明而溢謂知道則曷為臨沒恨恨不爽于夫婦之義哉以孺人之婦道彰彰如是而舜舉猶謂非其大也其大者在謹事其姑賢孺人無間於中外之言而已嗚呼此舜舉之志而孺人成之也與君子謂孺人之為郭氏婦也才而嫺舜舉之狀其婦也婉而核是可銘也已銘曰 欲成家視其婦欲成婦視王奉常集 其後吁嗟乎孺人女於沈也賢婦於郭也賢而奈何乎無年謂其無年成其夫家而子而孫則全彼鬱而蔥郭氏之阡孺人藏焉其後也縣 徵仕郎光祿寺大官署署丞滋蘭潘君墓誌銘 嶺南故多文學士乃余所最莊事者曰黎先生惟敬歐先生楨伯當 穆廟時二先生每為余道其鄉人潘少承之賢也曰毋謂夫夫雄於貲是嘗游泰泉黃公門而稱善詩者又曰吾嶺南有士五人以古詩鳴洪武初稱五先生五先生者歿而響絕幾二百載少承氏始以詩道翊泰泉公而振之嶺南因是以爛於

文辭而名雋國則少承力也 今上初余來京師少承已官大官丞矣願因黎先生以交於余而余亦亟願識之亡何少承一昔死乃竟不果識又四載余以藩吏朝京師少承之子豫之歐先生子壻也歐先生爲介實携黎先生之狀而拜且請曰敢以銘累子夫以少承之才歐先生親其姪也是習潘氏讓弗狀而以屬之黎先生黎先生文足銘少承以鄉人故讓弗銘而以屬之余豈不以少承非獨嶺南村也將海內操觚之士是憑以蜚大其聲而獨不聞卑卑者之非其任乎則余堅以辭而歐先生益堅以請曰必屬子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一

十五

刻

已思之卽余銘有不能沒少承者二少承於內行吏治縱世不盡聞其書故在足好也而黎先生方縮文學章於少承所以左提而右挈之其詳語曰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孰易也儻余亦居其易乎按狀君姓潘氏諱光統少承其字也本廣州南海人後析置順德遂爲順德人先世有諱達德者宋景定中自閩入廣居於冲鶴鄉數傳皆以積善聞曾祖文澤祖真惠始以子梅貴贈南京戶部員外郎君父諱杞用君移貽爲光祿寺良醞署監事君生而魁岸軒豁吐音琅琅少治經學補博士弟子員會帝詔得輸粟入太學

君貴中選時司成孫公司業尹公趙公皆當世名士太學生朝夕見諸公已心獨偉君至就試又輒高等以故多爲游揚者名籍籍起大學士李公允愛重之至引爲通家子省告之日投贈盈笥人以比何蕃云歸而事泰泉公於粵洲之上愈益自淬礪攻苦茹淡博覽子傳率夜分而寢以近世詩選評騭擽次請於公采 皇明諸家詩爲一編又手自類次唐諸選爲一編凡若干卷書成泰泉公題之曰明音類選唐詩類選而親爲序其首見者服其精裁其所說詩咸有軌格當人意嶺南子弟學詩者爭名潘氏學矣歲辛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十六

刻

未就選人得光祿良醞署監事署故劇曹又多與中貴人關瑣屑叢沓號難治君戴星而入一切治辦卿路君與計事才之曰安所得快士亟言於銓部曰郎不獨吏能於文學亡右者遂晉爲大官丞大官主儲蓄羨溢常鉅萬中人及主計吏多爲姦利者君旣矢不入橐而出納會計務不令爽毛髮怙執取盈者歛手莫敢誰何銓部益才君意欲有所拔擢而君病作矣君少席素封有怒馬鮮服之好長好讀書乃益折節爲恂恂長者不以行能驕人其治家儉朴而禱祠涓滴必豐至爲封君樹廟碑築樓居太夫人明於大

義不一意爲晉也雅好圖史作室度之有貽馨堂飛
雲閣等樓櫺華峻甲於海上日與文士詠賦其中乃
隱隱猶見其俠云君雖拙於贊郎其意亦欲緣以自
見嘗患微寒藥之輒愈最後楚作右手意不憚曰是
累我不令効尺寸耶亟呼故所善醫治之不虞其術
庸也砥慰偕作創潰於臂其恢廓不疑如此竟用是
卒卒之日垂囊幾無以殮會豫之所遺力齎百金裝
適至乃得羸治後事潘氏在嶺南以貨殖數世至君
從父梅貴起家矣然海內不能名潘氏而縉紳先生
名潘氏自少承始卽太史公所津津貨殖與夫漢庭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七

元

刀筆吏果孰與鄉校闢百世哉然卒不能竟所學而
官僅一丞年僅五十有二命也所著有滋蘭集十卷
豫之刻傳於世外著有讀書錄史漢存疑山房紀聞
若干卷藏家笥毋余氏尚存無恙于四人長卽豫之
次升之早卒次賁之益之賁側室何氏出女一蕭氏
出孫四人某某孫女二俱幼豫之將以其年某月某
日葬君於其原乃爲銘曰 羅浮嶺巖曠百禩搖塵
談空曜靈而曠爲風雅振厥墜大庾以南象潘氏其
人奚官尚食耳米鹽細鎖不永世潢池囂呶粵如燬
珞璫膚裂珠委地潘文錦爛赤猶幟高原芊芊君所

瘞不磨者文藏亦爾誰銘其幽吳外史

明歸化令章公元妃陸孺人墓誌銘

陸孺人者故歸化尹二山章公之元妃也父素菴公
諱堂世居崑山之安亭爲邑大姓母葉氏孺人生而
淑惠素菴公無子故鍾愛孺人二山公其先常熟人
名卿大理後也自其父採釣公貧則已贅安亭之楊
氏繼娶洪氏皆無子乃更娶張孺人而生二山公方
二父居里中相得也而二山公又早慧乃以孺人委
禽焉二山公生五年而失其父與母張孺人歸常熟
養於從兄所教之書成補崑山邑博士弟子顧其家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大

元

亦貧不能娶而素菴公又重去其女故二山公卒館
於陸氏二山公雖安孺人居恒念毋不置孺人一旦
請於父母曰夫人有母不能養而令兒獨有其父母
乎且爲婦不逮事姑非禮也盡迎諸素菴公喜謂
人吾志也乃迎張孺人孺人赴之登一堂以朝夕
而夕於葉也凡滄澆必躬擗垢爬痒必均如是者垂
三十年二山公得一意舉子業卒舉于鄉孺人力也
素菴公數中繁役又田斥鹵多積遺業傾貲償弗得
則囊木受楚孺人日夜泣貨簪珥百計爲償始脫之
夫而孺人衣鶉結矣有謂孺人行爲貴人婦衣顧當

爾敝耶孺人曰吾幸脫吾父一寒儒婦即衣綻何妨已稍稍拮据置田廬自給而素菴公盡破其產乃更養於二山公里中豪猶時時齟齬之二山公輒爲白有司得脫免役卒以優游終張孺人晚失明孺人事之尤謹不令有盲者苦而豐氏者亦採釣公側室也以亡子歸母家斷髮誓不嫁孺人高其節迎之歸養如張孺人其孝而知義如此二山公久不第乃就選人得聞之歸化令歸化故山越地會冠至逼城二山公日夜城守冠爲解去竟以瘁卒孺人哭之慟舍殮備禮以俟其子太學君衡至相與扶視歸內外斬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十九

四十八

如也張孺人先以老不從孺人與太學君謀曰是不可令老人聞聞即死矣乃給以宦游未返每見必破淚強笑而張亦耄易愚比三載卒竟自謂有子遠宦云孺人之哭張孺人尤慟以二山公之不生事也二山公生不事家人產事無巨細率任孺人終其身婚嫁不貲及諸伏臘燕饗之費二山公示大指而以所不足或潛貸以濟而二山公不知也歸而從太學君於常熟復先世業以居太學君賢好客孺人課僮奴織紵力穡以儉勤佐其歡毋令有失禮章氏二世爲贅婿又單傳至大學君壯弗子孺人危之甚爲置貳

竟得子孺人喜日夕自抱養諸子壻如世懋輩稍稍成立共願爲孺人晚節娛乃竟一夕卒孺人素強無疾其卒卒中痰而毋葉年八九十尚存亡恙云卒之日世懋官於京師又一歲以外補歸始能率其婦哭之歲丁丑太學君卜吉將以十二月十五日附葬孺人於二山公之塋而世懋適使休沐里中太學君以僚壻張君所爲狀而手授世懋曰戚而文度亡踰子敢以銘請世懋不獲辭乃爲次其行而論之曰禮稱女教無儀乃孺人不幸值其變而有述於人其治家才纖細弗論至爲女爲婦所以事姑及父母可稱孝

王奉常集

卷之十七

二十

四十九

矣畜子女皆有成立可稱慈矣性嚴明而二山公少俟外氏故弗忍置貳晚亦稍有所置會公卒故終身悔之其訓女必敬夫子必毋嫉勝貳有賜予必以及世懋之婢曰等吾女以是知孺人非一意爲嚴者也孺人以正德之壬申年五月十四日生以萬曆之乙亥年七月初九日卒享年六十有四子一卽太學君衡娶譚氏先卒女四長適太學生崑山錢德徵先孺人卒次適世懋次適太學生張希詠次適貢士崑山張厚德爲孺人狀者也孫男一冕聘陳孫女二長許字吳江吳汝臺次許字歸紹榮銘曰是惟虞山之

麓府君棲焉土沃而堅孺人從之既翁且安以宜其後之人

上奉常集卷之十七

奉常集

卷之十七

王

元

王奉常集卷之十八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墓誌銘

史錦衣元配馬恭人墓誌銘

少氏自溧陽侯傳數十世以貴雄其鄉而太僕玉陽公自其祖若父皆起進士爲顯官史氏益貴盛無與比當其時溧陽之他右族能以貴富稱稍相埒者曰甕橋馬氏恭人玉陽公之介婦而憲副公震章之仲女也恭人生而婉婉端慤不苟言笑始憲副公與玉王奉常集卷之十八
陽公世姻也又相得驩甚乃以恭人字玉陽公之次子元秉元秉未弱冠以父捕倭首虜功膺錦衣官京師久之請急歸而恭人始歸元秉始玉陽公冢子暨冢孫皆早世弗嗣公所寄惟元秉元秉滿告以恭人從京師而玉陽公老矣元秉念弗置再請告歸始謀以恭人留侍而元秉獨身之都下於是玉陽公寢疾病恭人佐太恭人晝夜侍湯藥謹甚元秉心動馳歸太恭人迎謂曰若翁病且亟幸而婦之勞苦代若也玉陽公竟不起恭人所以佐元秉治喪禮亡異于事生玉陽公卽稱餽於財然有鄭莊賓客之好歲所入

厓厓供辦無餘貲而其爲元秉費益不令浮賓客酒食時窘於求恭人至躬糲糲脫簪珥以佐之嘗以績紵組紉爲諸婢先其勤力纖嗇不似貴家婦蓋天性然也元秉之代玉陽公爲政家僮數千指內無強近之親賓客居間人人覬得所欲諸公多爲元秉危者乃卒斬斬治辦以安太恭人元秉之稱克家蓋恭人與有力焉恭人素見莊於元秉然數有子輒不育元秉稍遷爲金吾大帥恭人一旦謂元秉曰妾爲史氏婦十有四載而所生子若女僅一存者奈何以妾故令君嗣不廣妾豈効此曹女爲忤誤人大計耶於是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二

張元

爲元秉置貳三何所生子殤乃益增置良家宜子者進之已而所進者果生子而恭人亦舉次女恭人視燥濕惟均不知孰爲恭人出者於是戚里間皆多恭人能摧莊爲寬而太恭人洎元秉愈益賢恭人始余官京師於元秉爲文字交間出兒駢行酒元秉憐其早息歸而謀諸恭人以所生女許字焉故余之締姻史氏恭人意也既余以尚璽郎出使元秉送之郊淚瀾洸下余竟以外補不返命則聞恭人病歿又明年而余朝京師始獲拜几筵元秉泣且拜曰願以不朽吾婦者託之子余唯唯不敢當比返江藩而元秉所

許字吾兒女暨其子皆殤於痘余聞而愈益悲之始恭人爲兒時從憲副公於京邸堂垣圯恭人壓焉從土石中微見恭人衣衆驚號謂死矣已稍去纍積始出其首則恭人龕坐色自如肌理無纖毫恙憲副公大奇貴之而史氏亦謂恭人當大吾門乃竟不能成子姓而中道以夭倘所謂不死大難云後祿者非耶元秉尚富於春秋其繩繩未可量而恭人乃竟已矣恭人以某年某月某日生以某年某月某日卒享年僅若干所生女今存者二長許聘某次未聘銘曰貴而能勤莊而能逮是惟恭人之德勤而弗食逮而弗子者惟恭人之值嗚呼其以爲夫子悲者值耶而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三

張元

明封禮部郎中羅峯王公墓誌銘

今天下甲族稱新城王氏其先青之瑯琊人也而吾祖始興公南渡裔實宗瑯琊於新城故爲同望云新城自太僕公起家成進士世懋先大夫實同辛丑榜太僕公歿而厥子若孫與世懋兄弟復後先成進士今上初世懋爲祠部員外郎太僕公之孫名象坤者爲祠部大夫大夫擢爲江西按察副使而世懋亦出叅江西藩事以家世故再爲同僚相得惟益甚於

是知有羅峯公羅峯公者憲副象坤父也憲副君滿三載考當遷而會羅峯公之計至擗號徒步歸世懋實代之庖憲副君歸亡何將卜塋羅峯公於太僕之墟請狀於世父中丞公而來告曰惟吾子之熟吾家世也敢以銘請世懋始慙然而辭豈其聞人之世中丞公之手筆而不佞雕蟲之是寄已而思之疇有通家誼故習行事顛委若而人者余小子何敢讓焉乃按狀而序之曰公諱某字某羅峯其別號也其先世祖某國初自瑯琊始來居濟南之新城至曾祖某有布衣操載邑乘中祖某爲潁川王府教授父太僕王奉常集

益自奮於學壬戌中丞公遂舉進士而憲副君以甲子省元乙丑進士繼起凡王氏成進士位中外者四人爲鄉進士仕者一人待而試者二人爲庠生選而貢者一人廩千庠暨庠而待者共三人蟬聯冠冕天下無與比皆太僕公兩世澤而公所長養成也立者也憲副君始爲杞令遇國恩當封公時久爲選人次得謁選入謂公封君虛秩耳曷若銓一官得真祿以自愉快乎且而封固在公作色曰惡是何言也夫仕將行志乎一嘗耶何志之能行卽爲貧而幸有先人之敝廬在吾安能扶服上官前乞升斗爲貧計也於

是卒就封已竟以膳部大夫再覃 恩錫封終其秩
云羅峯公業已爲封君諸弟皆日貴而公猶然家政
太淑人勞之曰兒老且休矣幸稍自逸始命諸弟析
產而居而身留養公所諸子孫時時過從及太淑人
往來諸家公輒綵衣而先爲極懽歲時置酒高會奉
觴上壽栗栗惟謹已雍雍如也羅峯公雖以力田起
然其爲人曠朗好遊旣已脫身無仲季累乃就城西
一里所構別業雜植花木爲燕閒居時召親知談說
農事爲樂憲副君初任豫章暨入 賀行皆一過家
壽公公慰甚時仲子象春以詩爲省試第二人公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六

益自舒而城西之別業花木盡已蔥蒨成林公曰爲
具召諸願從者與遊而賓客無不人人願從者酒酣
往往命聲伎爲樂懽益甚已竟得疾卒公性孝事
太淑人奉甘腴藥餌皆先嘗及是病甚而太淑人尚
健無恙公任數委終意豁如也而惟以弗終事太淑
人爲恨幸老人無過傷而已未屬續之日執次子象
泰手而誨曰天乎而吾竟止於斯乎夫進取者才也
而善居者守也若才任之則毋忘父所戒矣若兄遠
在江湄吾弗及見也家受 上恩不啻令好爲之有
以報塞耳已而又曰田家冬大雪明歲稔力農事清

敵數知若能任也吾弗復言矣其悵悵不亂如此而
始終力本人尤以爲難公性頗負直不能媿阿而好
面折人過然多居鄉大節始太僕公事伯兄甚謹宦
游時屬公善視之公旦暮供侍一如事太僕公諸父
皆貧早夭所遺孤子女爲力辦嫁娶無難色筦家政
三十年一錢尺帛無私畜折產時與諸弟相讓久之
比折而猶爲諸弟視田舍諸弟有所營置亦必候公
至乃成券居平自奉貶損惡衣菲食而特好施予周
人之急甚於其身凡族黨之孤無依者婚嫁失時者
有喪不能舉者皆曰有羅峯公在環里之居而待公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七

舉火者歲恒數人里中有共舉必公爲倡而尤能以
忍詆退讓爲行有鬻產於公者業已成券而蒙家規
欲得之出不平語公竟折券還其人既叟受封矣出
入恒徒步或勸之乘肩輿輒笑曰吾幸不乏筋骨而
奈何駕人車憲副君弱冠爲令有治績而鄉進士君
志性命之學公所以爲戒當官務實政毋依鄉貴人
爲學務躬行毋飾空談皆有味其言之也迹其行詎
有古俠士風而遠巡出於君子長者言多澤於道義
以是鄉人尊而耆蔡之晚而得天上啟下承左推右
輓福履榮耀縣旦三世而公以一暇餘之身優游其

間里中望之以爲神仙而公亦自謂樂而忘死矣乃僅得年五十有五豈非造物者有靳於其間耶公以某年某月某日生以某年某月日卒二子長卽象坤娶于田太學生永寧之女次卽象泰娶於榮庠生洵之女女五長適某次適某次許聘某次許聘某俱未字銘曰 以而毋閑閑今以而昆軒軒今以而子蟬蟬今以下從於滕公之阡今人曰我公胡不百年公曰無庸吾返吾天毋盡吾之餘以貽于後之人其藏也安

明奉議大夫江西按察司僉事南山趙公墓誌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八

墓誌

銘

南山公者趙氏名巖字維石其名字與號皆取諸詩節南山之什云先世吳之陽城人其徙於崇德則自王父盛始盛賈於邑中邑人安之生子聰以世其業遂於北門之墀家焉聰卽公父封爲御史者也公生而獨穎異少補博士弟子真識者已知趙氏有高門矣屬御史數中里中繁役毋 太孺人拮据爲助不得皆癯瘠色墨公奮然起曰奈何爲人子而令其父母垂老至是則益下帷誦解居亡何名益起諸生皆遠來就業執束脯門下者百十人公悉以進之御史

公而御史公夫婦稍色康嘉靖壬子領鄉薦數上春官不第已未計偕歸而母太孺人先公未歸卒公聞而大慟壬戌成進士爲九江府推官條上賦役議籍相高產多著績滿考封父聰如公官居一年所召入爲御史隆慶初覃恩而封推官公得晉封爲御史公益慨然思有以報 上恩是時法網寬文武吏不能無耗蠹詔以直指使者四人巡天下而公以選與焉所當三輔山東西關河五省幾當天下半公業已當重任則日夜不遑息所鈎摘會計率踰丙夜爲常如是二年所徵解不下七百餘萬計是役也公之生平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九

墓誌

侯吾父母母有所侵恐上計朝京師道聞除目
比部郎已晉員外郎載擢山東僉事初公爲計吏
道歸省則御史公已憊顧謂公曰若盡報國以赤
貽我以黃及是役也公喜謂可藉手以見而侍御公
竟不待至清野計聞公號頓絕而復甦者數益自傷
以干祿奪二親養舍不及視也久之創發於股治百
日良已俄而鄰舍火風熾將及公舍侍御公猶在殯
公又號泣撫棺願以身俱焚已風返火遂西南趨卒
亡恙人皆以爲孝感云然公緣是益毀服終謁選得
江西僉事公體素魁碩及是頗得喘疾不得已以簡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十

四

書之畏來治事三日而病大作余時以上計甫還任
猶獲見公於內台起坐語自如余爲之呼醫藥已竟
不起實經紀其後事云中丞王公公同年雅厚憐公
客死頻出視其喪賻贈殊厚公柩將歸其子良璧年
三十矣拜而泣且謝又泣以請曰孤先大夫之獲返
骨也翳先生是賴顧所爲先大夫不朽者當在先生
文予謝不敢而良璧固請曰人誰無死乃先大夫所
以死則始中於王事再入於家計實惟君臣父子
之故非先生疇明其志又曰先大夫內明而質有
厚生平能容人過卽僮僕不加遽色人犯弗校貨

者弗入筮仕十九年矣而里人有不知趙御史者吳
俗宦家多厚自殖而先大夫居僅蔽風雨業僅供餼
粥倘亦有足書者乎余既已耳良璧言又參公生平
宦蹟而爲誌如此公生於嘉靖之壬午七月五日歿
於萬曆之庚辰五月二十八日享年五十有九配潘
氏封孺人生子一卽良璧邑增廣生娶周氏女二長
歸邑人呂炬次歸歸安庠生茅一家孫三廷基廷堃
廷堅公有二弟封岡一太學生一儒士皆公所就者
足稱爲人兄矣年不登下壽而望六非天子姓若單
賢而有文又多孫子獨於官不能如其父志然爲司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十一

五

憲大夫晚而客死遇中丞公卒以哀榮歸好公者徒
以公積勤厚德不宜止是爲望卽瞿曇氏所謂缺陷
世界言之死亦足慰矣銘曰俗以不歿於家爲不
辰與而公不知禮以歿於位爲加等與而公亦不知
崇之阡鬱鬱芊芊今惟公是歸趙之孫子振振繩繩
今公所不死者其在於斯

太學生黃惟中墓誌銘

萬曆己卯江西之金谿舉一士曰黃生章慶年甫踰
弱冠始余讀其策而大奇之生因請爲門下士明年
春余上計京師而生與計偕不第歸間嘗蹠而泣以

請曰章慶之稚且不學也而驟舉於鄉人謂遇先生
章慶有父年五十三而竟以太學生死又胡難也惟
吾父生不酬一第而死不及見章慶之成先生業已
成章慶者倘微惠於一言以銘吾父之幽今潛德有
述乎是章慶再有過於先生也余始知黃生爲孤兒
乃益奇而誥之比還豫章而章慶以姻家吳庫部所
爲狀來授讀未終而歎曰有以哉黃氏之子達也夫
亦食而父之遺乎按狀君諱文龍字惟中以後渠爲
號其先南豐雙井里人也宋開寶初徙金谿曾祖矩
嘗受業於吳聘君載在邑乘祖文會以富好施聞用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宋

是又聞甘泉之學君既少有儁聲加以內外父師皆
名公卿雅所抱負天下事不足難何論一第歸而與
諸生周德崇劉嘉謀讀書於北山書屋業益晉廩于
庠矣屬將試而北山公卒於官君聞哀毀甚卒服讀
禮無違服闋爲壬子鄉試試闈火君不第歸久之得
所試卷於瓦礫中則擬上第六人也人皆爲君惜而
君亦自傷數奇且苦癰疾不能思不得已奉東石命
入貴太學而卓峯爲詩送之猶冀其堅功名上國也
久之疾益甚竟賁志以歿始君所與周劉二生友也
周故寡人至不能娶君推有無濟緩急已爲之授室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三十一 宋

而君義聲益振矣君雖專以賑窮存孤爲行而性伉直不能容二賴子卒之日二孤爲二賴所困者數初公與安人從子廷育雅相善館穀之家良厚及是廷育匿之里中竟以二孤免人皆謂廷育能報云生平好儉素輕得失歸自金陵也風幾敗舟舟人泣君固整襟不動頃之舟定眾詰君所以君徐荅以有義命在衆咸歎服家居爲盜所剽貲且罄族人來慰君撫掌笑曰吾在何爲者其能安於夷險禍福如此王先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古

宗

爲太學生處士而至能使人以喪自歸其素所樹立風之也至徐孺子郭林宗稍澤於道德矣而千里赴義成契人倫隱然有俠士之風焉由此觀之人患不行義耳安在位之有無哉今黃君其敦倫知命固得之三先生問學居多而節俠好予多爲人同憂樂亦其天性然也旣已賑人之急不責其報而人亦報之身後不必君知倘所謂陰德非耶是宜有後爲之銘曰 撫原勤穡而不逢年白壁蒼球乃生石田艱于其躬維遇之窮役人易之維君所遺沒而無知其生之恨則夷沒而有知其死而藏則宜

明處士曲巖蔡先生墓誌銘

如余從元美兄游兩洞庭也至銷夏灣舍蔣氏客有言曲巖蔡翁者蔡林屋先生弟年九十三矣蔣近翁居翁聞余兄弟欲訪之則先至步履視聽不衰望而知爲有道君子也後一人奉杖而從恭謹甚詢之爲翁之家嗣孝子伯玉年亦踰六十矣翁視余兄弟權甚坐談久之謀登縹緲峯客言翁五載前猶上下峯如飛至是謂余曰老憊不能從登縹緲奈何顧謂伯子汝少盍從二王君游於是余兄弟各出橐中帛爲壽而先之以詩元美詩云家在五湖人世外身安六帝太平中翁尤喜二言時同余游者陸徵君叔平年亦幾八十翁老友也叔平妙丹青翁素不喜人貌其形及是謂叔平盍爲老人作小像以貽吾子像成而命伯子書二言其上欣然曰足矣元美歸自太湖日見郡守令言狀曲巖翁及于伯玉於法俱當得旌郡守令如言旌翁遣二子身之余里中謝謝竟歸而翁神若損閱明年五月八日遂卒嗚呼其哉若有待以瞑者翁常語伯子曰夫誣墓文古有之矣乞者席貴重以文而文者騁嫺飾以傳至微文陰刺而乞者猶不自覺夫余安能受此曹勑也生平 相知亡踰文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五

太史而今逝矣。則若師徐山人稱知我可免為一傳。毋後而辭以俟。夫名世者。據實銘焉。又曰。銘吾旌者。必高陽許子也。可及吾在書之。於是太僕泣而書之。為缺柩字及歿。而太僕私為謚曰昌樂先生。翁既沒。將十年。而伯玉賓於余所。乃出徐山人傳及手書傳後事。皆核無羨詞。泣而乞銘於余。曰。先生知余父子幸。毋辭。乃為誌曰。蔡翁名範。字師古。所居近林屋曲巖之勝。因自號曲巖山人。其先河南陳留人。十五世祖當宋南遷。汎舟震澤。登包山下。相銷夏灣。卜其勝處居焉。後子孫漸徙。行樓閣。鋪錯而居。灣上之蔡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七

遂為郡著姓。翁生蔡氏盛時。幼孤。為伯氏所鞠。於學不策。而能山中俗多不好。治博士家言。翁弱冠時。遂已。博綜羣籍。然以自娛。性靈而已。其詩文亞於從兄羽。而孝友醇固。不啻過之。性尤倜儻。不羈嘗喟然曰。丈夫不能窮寰宇之勝。恣裘馬自愉快。而礙礙守一丘。鮒蛙耳。夫楚地半天。靈山巨浸。所鍾而鉅麗環觀。無若兩都。吾將歷覽焉。於是首走荆襄。樊鄧之墟。沂江入漢。若雲夢二澤。蓄之奇峴。首鹿門名賢之蹟。大堤女兒花月之場。靡不醉心。極目然後返入金陵。縱刷幽薊。凡 皇居宮闕。雉門兩觀之雄。天塹大

行疆場閭閻之盛。士馬之精。強財賦之充。物文物之續。紛龍躍鳳翔。雲興霞蔚。而南北之極觀備矣。翁乃充然厭心。嗒焉息慮。賦式微而歸曰。吾始耻其陋。而終虞其宕倦。與境生興。隨裝盡。吾將老於縹緲之下矣。夫茲山不有黃綺諸賢之遺蹟乎。吾舍此何適也。蓋翁是時年甫四十。云偃息衡茅。聚徒教授里中。子弟多所造就。既已陋治生家。無留儲而賓客來至者。輒盡其懽。披裘索帶。有以自樂。泊如也。名士大夫慕包山游者。必造翁談。亦有聞翁名。偉其行而千里問道不絕者。翁終不妄有所受。手不持一刺。謂貴人門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七

足不入城市。與俗人伍。如是者垂五十年。吁何奇也。翁故豪舉。即食貧不喜。以貧自命。意常若有餘者。元妃徐碩人。事翁謹甚。有德耀之風。毋食飲必手潔。以進。先翁二十餘年卒。翁業已安徐。碩人養而碩人沒。後子伯玉緣其意。千代中饋。即旦夕一肉。必務甘潔。甚於碩人時。以故翁雖貧。士行而坦然。能葆其無憂之度。亦所遇有助焉。川顏雖謝。元神獨覺。或曳杖行歌。或焚香默坐。冷然仙骨人。且以百歲外期之。五月七日。快飲噉起。行如歸。忽命伯子曰。吾將逝矣。遂偃卧。至夜分。四體無異。溘焉遽暝。初翁居再遷。葺蕭不

蔽風雨每冬月雪霰他室沾濡而翁所坐卧處獨若
無侵居常戒伯子曰吾死必竟日夕乃許就木若憤
違翁歿當暑伯子輩號絕而慙始憶遺言而勢
不可待方徘徊無策忽迅霆烈風氣若杪秋人皆栗
然乃得竟如治命云其事最異者兩端豈其有神術
致然將翁生平好奇而天亦示奇以報耶子二長即
伯玉今年已七十餘含真葆素壽且無涯所生子一
名鯉祥博洽嗜古為鄉里善人次仲玉雖業行賈年
三十餘妻死不再娶有一子燕祥早卒婦朱氏先自
經死別有傳家門雖謝貴盛而孝友節義好德令名
王奉常集 卷之十八 六

愧言不榮華

王奉常集卷之十八

王奉常集卷之十九

文部

墓誌銘

朱大夫繼妃黃宜人墓誌銘

黃宜人者朱大夫秉器繼妃也以辛巳之二月四日
卒於潼關卒之三日而余甫入關先書抵大夫約為
權大夫以伉儷之喪告當是時大夫已聞除目為晉
叅知矣余首以遷賀門不為啓已白衣冠往弔之又
不啓乃入長安居半月餘而大夫始以遷官來辭行

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一

墓誌

色慘茹淡如其衣言輒淚俱人謂大夫長者篤於伉
儷故爾余獨謂秉器之不為奉倩惑明甚是有概
乎中而痛其遺者大夫握余手而泣且言曰婦未死
時握余手而泣且言願得銘於地下視吾諾而舍也
今幸而遇先生惟先生憐而賜之言大夫入晉兩月
而以狀來余讀其詞大息曰嗟乎有以也夫即以謂
秉器能忍於情可也按狀宜人祖曰徐聞公父曰忠
州公故清江名族而母陳夫人尚書靈齊公女孫也
陳方娠時徐聞公頻夢紅花澤其比誕而忠州公夢
朱衣偉丈夫立於庭以為宜入祥字之曰朱英宜人

生而視諸兄弟獨慧治女紅精好不如人不已就女
傅學能通大義時時置一編女紅暇輒手之人無知
者會里中有以孟光事壽陳夫人而訛其字宜人摘
謂陳夫人是不當云德耀耶諸兄弟咸驚顧始知宜
人學也忠州公採木酉陽山中四年得脾疾夜四五
起宜人恒掖持之有呼輒應聲至忠州公絕憐愛之
居常謂是女類我當為擇良配忠州之術者二人同
辭而進曰是當為人繼室忠州公怒叱之去已而忠
州公竟卒宜人終喪陳夫人為擇壻輒偃蹇無所就
而會大夫之元妃盧宜人卒介同年朱侍御往求焉
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二

志力佐之無倦色庚午再舉子亡何相繼天宜人哭
之慟病病良已壬申舉一女不數日殤於酉復舉一
女宜人傷數失子乃益謹視女而苦無乳呼乳媼至
輒棄去暫以二婢子乳之復有後言宜人百方自通
乳竟免二婢子而隱不言其狀郎有大獄常絕嫌斷
客宜人飭僮僕鑰之不令外接獄竟諸郎多以飛語
去而大夫獨用廉謹得重慶守居二載丙子復舉一
子戊寅大夫用治最擢副河南臬已復調潼關冬大
雪宜人勞二稚子行千里憊甚至潼兒病痘十日殤
女復痘亦十日殤宜人慟而暈者數矣夢若授以木
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三

時議婚者旁午陳夫人獨謂是子可壻也乃其父善
人宜有後蓋大夫鄉薦時忠州公指其名曰是必某
子也後當大顯貴陳夫人與宜人實從旁聞之乃竟
以歸大夫宜人歸大夫不以富貴家子自驕所承事
婉委多出大夫意表大夫先所置側室生子應文尚
幼宜人保愛若已出歲丁卯大夫當計偕官所給費
先以資其二弟裝不辦將貸之人宜人亟脫簪珥令
往毋重千人為也戊辰大夫成進士而宜人舉一子
大夫選得南比部郎以家往諸曹郎文酒數相會大
夫業以千古事自命氣益舒而用恒不給宜人悅其

香飲者醒而如言服之愈然自是益憊不支矣而已
卯七月復舉一子庚辰以亡女誕日哭遂得強項疾
匿不以告久之始投以藥弗効而痰結胸臆間甚
亡何核三起盡如癰醫以瘦治之潰大夫方偕直指
使者行部蒲城家人以核潰而暈報大夫亟歸而為
易醫藥躬自禱請靡不至也業已度不能支而猶忍
呻吟聲以安大夫意先一日呼所生兒至撫良久以
授乳母曰以累汝將卒力起啜粥如常時兒應文入
視猶命婢子取果啖兒且曰七日兒生辰毋忘祭先
語已暝年僅三十有四云宜人天性仁孝又頗慕古

列女行誼其居家時與異母女兄相友愛其適也爲之涕泣不食忠州公歿後每忌日輒仰天長號涕洟瀾下母陳夫人病創劇身自拊摩吮洗比嫁後母病目自傷遠不能視多方爲問醫藥每遣一信必揮涕送之其歸於朱也恒以不逮事舅姑爲恨常從族人老婢問其舅姑時事稱說太宜人所以事其姑及愛護廬宜人狀懷懷若身親見之大夫爲古詩文有海內名宜人事之恒恐身不得當大夫嘗病瘵殆潛剖股肉投藥中大夫初不知已恠其創從藥中得肉乃相持而泣此尤人所難者此其意欲爲古賢女子婦

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四

四百八

人之行以表於世是宜有厚報而竟以不祿夭死宜人死蓋得之數乳與數不育也大數乳則氣傷數不育而悲則神傷神與氣傷其能久乎中瀕死者數矣適有天幸不死乃益強自力不休竟以中道背去絕意所託在襁褓兒卒之二月兒又不育大夫所爲悲思蘊結妮妮不能休者也世言女子苦樂惟人從宜人之遇朱大夫得人矣已懽合而不能以下壽偕老其窮之謂何然爲婦生能得其夫憐死能以其文傳人生即百年等耳所願亡踰此者潘安仁善悼亡世知有楊肇女嗚呼宜人可以死矣大夫將以其年月

葬宜人於某所生子女前後夭惟應文存聘本縣姚陟女妾李所出也銘曰維大夫數失婦維宜人數失子是以有宜人之銘垂於來世淦之阡元妃所藏宜人協止其偕而請于司命以昌朱嗣是曰宜人亡子而有子

俞徵君仲蔚元妃梁碩人墓誌銘

崑山有隱君子曰俞先生仲蔚而安俞先生隱者曰碩人梁俞先生約而善病交于世懋兄弟最深也世懋每過先生一室中壁圖史羅奇石香草語鳥籠映其間脩然忘貧也已稍徙而棲居則益辦而內閒不

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五

三八五

聞人聲間具而飯客醑糲則無弗潔也無弗旨也乃知碩人有以佐先生隱矣碩人後先生二載卒而子伯安扶服叩余泣且請曰孤之先君子之亡子之兄實銘之母歿而不敢重以請也則維是吾子之交埒也敢以吾母之銘請世懋瞿然避席曰子之先君子今之老萊黔婁也而母老萊黔婁之婦也奈何令天下之美必吾兄弟筆也伯安則益泣而拜曰子毋重辭辭之是棄其孤盲而忘先君子之交也世懋乃謝唯唯而伯安始言狀曰維梁氏吾崑山之著姓也世以文學顯至九範公而貢於鄉也實生吾母七歲而

許字先君子十九歲而始歸也蓋吾母歸而王父大理公已歿吾母以弗逮事為恨則益莊事王母黃也大理公歿而家益落吾母拮据中夕以佐先君子亡匱食貧而甘於學也先君子為諸生文太有聲輒棄之去力為古文辭吾母不謂非也先君子足不踰閭而晚節名益重屢滿戶外郡邑大夫禮重踰指紳卒不降志以歿則吾母之為助多也又曰凡吾母之孝敬慈懿甚備女德不出外不可更僕道也其約而能裕隱而能安吾子悉之獨歿失子五乳得不肖孤而三歲病盲百計活之以僅有俞氏如綫之寄則終其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六

身所為戚也先君子歿而見孤之有子子生四年而不祿吾母所為重戚也溯吾母之生自正德八年九月十一日卒于萬曆之九年七月十九日子女婚娶具先君子誌中初誌孫男孫女各一今為女孫二也世懋之聞於伯安者如此稍次而為言曰賢哉梁也非夫人孰與而康俞先生以偕隱也頃人年六十有八不為不壽伯安即旨而甚才不為無子世比于老萊黔婁之婦是足銘也其辭曰夾潮而墟隱士歲兮不祿不爵道文明兮不隱不關澤彌長兮碩人附之永有慶兮伯鸞之冢偕孟光兮馬鞍崔嵬水湯湯兮

故杞縣令龔君瑞周墓誌銘

嘉隆間吾鄉有廉吏曰龔君起鳳龔君廉天下莫不聞然官不踰縣令而斥斥而病且死死而幾不能棺棺十餘年而弗克葬里之人至相戒曰欲為清視龔卿而獨同年友太守張君仲起最深知之嘗謂君夷齊之後一人故當君疾革時仲起倡為殮已殮而妻子不能祭仲起倡為產最後為杭州守將行召其子廷謨等而告之曰若忘而父之在淺土乎謂鄉人吳某有義故宜助吳唯唯謂君從兄邦衡宜為狀邦衡請為墓誌銘則以屬諸世懋曰子同年友之能文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七

者嗟乎誰非故人哉且仲起義不獨有之世懋即不文又烏辭謹按狀而誌之曰龔氏其先汴人也自宋殿中侍御史猗從高宗南遷始居崑山有銀杏之祥家族遂以繁衍七世祖桂徙城北之駟馬涇最稱甲族有為山東布政使者曰理理弟珩生綬綬生武岡州守震則君之祖也父曰淳太學生以君貴贈大理寺司務君少孤以家難依外家周太守居故又為吾州雙鳳里人始冒周姓名江已改今名字瑞周戊午中應天府鄉試猶周姓壬戌會試始復為龔吳俗貢士多晚就選人君時年未四十以中乙榜即授定州

學正君本以貧仕然為學官絕不受餽遺而歷歷以月奉自給風度凝然諸生皆莊事之今司寇潘公時為督學使者署考最諸博士州故以屬視學官君獨爭曰此非令甲胡屬為屹不為下守謫官驕恚君不為禮思中之卒不能諸生試有司數不利謂有肅神祠厭勝其前者君為請於監司而撤之諸武師不能平以兵禦君亦率諸生應之御史聞其事檄府倅往卒直君為撤去是歲州舉二人皆以謂龔先生毀祠力也其應聘典試中州故事監臨御史考第之君獨不肯曰以師聘而以弟子試何居不受考御史顏君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八

四百八

視學篆僅五月遷為杞縣令矣杞巖邑也君單車而赴毅然以為國養民自任諸所興革多一意行已志無所顧憚獄囚三百君鞠多寃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拘捕執弗與及它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君張目曰乃公自為之不以累若竟牒職徃歸德府豪李恣驕殺人賄其令為脫死監司以君有廉平聲檄覆訊之未至二十里今出迎謹甚囑君毋竟至縣密遣吏囊千金致之君大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稱快縣故有馬夫價五百金或謂今得乾沒君縣庫貯之以供往來驛騷之費其居縣自月奉外即薪馬多歸之官日出二分銀付小史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勝困皆遯歸官舍蕭然夜自襪被闔門而寢其於苦節皆人所不能堪獨君能之君性木彊自信或所設施不能盡當其守即設施常而不能婉其辭以故多與上官迂御史蔣君行縣君供張儉甚寒月爐炭竭弗繼銜之出奉金自贖以風君而君故自如監司召君謂曰按君嚴重可令坐折足床乎君曰茲瑣事今安從知監司皆掩口咲御史故久於杞欲徵君陰事而不可得乃檄汴官吏皆集杞考刺以疲之最後謂君

卷之十九

九

四百七

知若廉吏柰不任劇何吾為若調簡可全也君對曰
今即不可擔一肩行李去耳調何為者其慙如此御
史乃竟狀君不及君聞即治行杞故事有賢令去諸
父老率其子弟盛儀從帷令游閭巷乃聽去至是平
集堂皇請游君不得已從之縣齋不扃而出萬衆嘯
呼各手辦香行歌前導即委巷無所不到如是者累
日不肯休時府倅來視篆者見之愧歎而已君業以
民力故簡上官得罪去至所治辦一毫不取之民以
是民深德之乃贖三百金追五百里外送之君麾去
不受而周王亦聞其賢且貧為裝百金亦不受竟

莊奉常集

卷之十九

十一

朱制

蕭然一肩歸矣其後同年王學士元馭過杞小史出
應客客試問若龔今何如小史應聲泣對曰今實賢
冤去耳乃知君有德于杞人久而思之如此然司府
不便君者實快之且謂君驚禽易殫卒中以蜚語大
計被斥人益為君扼掣而君更怡然撤所居舊廬以
償通貢關小圃灌藝其中間引二三後進伊吾散種
以自給御史劉君行部聞君賢而獎之加禮幣焉其
詞頗悉君州處之槩亦故事所無也居四載疾病後
事卒無所備里人有無行者市義欲為君治棺君病
且革忽張目呼曰我即親樓棺毋為以地棺汗我其

行誼之死不苟蓋天性然也仲起聞之往面與訣為
治棺而哭之已又告諸同志者鄉之搢紳先生暨予
兄而下咸有助凡三四十輩而元馭自京師聞之遙
致賻焉其妻子以君有貸於世慙欲不賻余不可卒
從諸君子後若乃經紀匍匐愧吾仲起多矣時監司
符公王公暨府倅吳君等聞之皆捐奉為助而祭以
文藉所得為買田四十畝寡妻弱息得無饑死皆非
君身在時物也君生於嘉靖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卒
於萬曆二年二月初二日享年僅五十有一云配陸
氏子三廷謨國謨聖謨女四以是歲十一月十六日

上奉常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夏

葬于崑山縣北新塘里祖塋之次君生而長身玉立
清夷寡欲不知有人間世甘脫鮮麗之奉仕宦不達
宜其得天而壽乃竟止是悲夫為之銘曰世疾貧
吏尚通君易之以困窮生不素死不封吳之墟碑
隆文螭龜龜鑄玄宮有硯尺土頰其容頑石可廉維
君風

太醫元冠帶醫士品泉周君暨配蔣氏合葬墓

誌銘

當嘉靖時吾郡有周一之者以醫鳴京師而工詩負
意氣與余兄元美李于鱗輩游余少時猶及識之一

之沒而其子子效父子聞組皆家京師子聞以文行
有父風與余善歲乙亥余在京師子效卒於官後二
年爲丁丑其配蔣歸而卒于吳余時宦江右弗聞也
又五年余家居而子聞始來吳謀葬其兄若嫂於吳
山徐家墩先塋之次造余而言曰惟先生之兄弟有
交於先君與先君之不肖孤祖也敢以先君之墓嗣
家婦之銘請余業已諾之則爲微子聞之狀而誌曰
周君名父子效以品泉號其先汴之中牟人宋建
炎南渡居錫山已占籍吳之盤門遂世爲吳郡人高
祖伯禎生瑄瑄生良以學官教授唐府而生子同
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十一

即所稱周一之也一之始以醫選入供奉爲大醫院
醫士周氏之居京師自一之始一之元配盛舉二子
其仲又夭而君爲長君年九歲孤而子聞之母徐繼
盛而室鞠君若所生君亦以所生莊事徐弱冠習博
士家言業且成一之以謂其家言不可斬乃卒於軒
岐書讀之君讀軒岐書則益心開名震世其業矣
君爲人恂恂卑巽樂出字下不喜有所顯事且父奉
父命謹甚用能得其懽心爲擇郡中名家女將配之
蔣亦儉勤有婦德力拮据以佐君不逮其餘食甘脆
必先君逮諸子女而力自厭歲歲即臧獲弗堪也

君生三十八年而父卒始筦家政卒能自立蔣之方
居多焉君故籍太醫令會法中格久之始得補爲醫
生已復考中律爲醫士予冠帶嘗奉部檄提獎囊視
倒馬關將士疾一年所歸更視神樞營斤斤有在公
稱故事滿九載當拜官君俛得之矣會其子爲順天
諸生者卒居恒邑邑曰令吾子死而吾生食斗祿耶
亦竟屬疾卒年僅五十有五云君故居貧產數椽屋
蔣欲自爲政密召其姪鍾來迎鬻所居可百金及它
簪珥之屬以歸子聞不能禁蔣歸於鍾而橐中裝稍
稍去乃大悔失筴頃之亦卒年五十有三蔣素練事
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十三

及是舉竟以身殉人謂無祿或曰鍾有天幸云子男
二曰室者順天諸生也娶邢氏次曰官皆先君卒子
聞以其仲子寧後之女一適郡人陳燦孫女一未聘
一之父子再世爲供奉醫竟不得名一官子聞聞而
不第子效有子矣而卒以無子死子聞能後之而無
百金之產以祭悲夫豈非所謂天命耶然子聞力能
歸葬其親又能葬其兄若嫂而爲之嗣周氏父子再
世有後矣銘曰子文而殤婦勞弗終嗟嗟周君始
泰終窮吳山之墟有雙其宮彼仕而成維卿與公子
孫林林前旌後幘歸於山丘其究也同

太學生麥峰章君墓誌銘

太學生章君者名衡字以凌峰爲號郡之常熟人也君鼻祖珪以人材官御史生四子皆貴顯而格爲大理卿獨有名臣風其後最繁衍自君之祖出貴於安亭之楊氏故又爲崑山人 生歸化令宗寶是爲君父歸化公少而孤復娶於安亭之陸氏兩世去其鄉已遂爲崑山學諸生成嘉靖庚子貢士常歎曰吾名臣之後奈何不守先人墳墓而安秦贅乎吾得志後必返虞山故太學君之復歸常熟父命也君生于安亭弱冠而罹倭奴之亂從父避兵崑山城中王奉常集卷之十九 十四 三十一 幾殆君是時學業且成歸化公性寬和善飲不治家人生產而安亭故業廢於兵燹家日益貧君婚于富人譚氏稍稍自給遂不能究經生業而久之始入貴爲太學生歸化公將上春官先一歲送女歸余於京師而君居守僦舍崑山城中始盡棄安亭產歸化公不第歸而僦舍火無所棲乃相與決筴歸常熟已未歸化公復不第乃就選人得爲令與陸孺人偕行而君居守如故稍益拮据復其祖大理公之居歸化公爲令二載卒以官君扶服迎喪以母陸孺人歸行哭甚哀聞者感焉歸化公治令淺宦橐亡幾而陸孺人

治家甚有法君亦雍容好禮乃稍繕書舍潔齋牖延賓客爲懽列于冠蓋矣始余兄弟居里中數游虞山不遠過它人鮮輒就君爲主君既無倦色而諸客亦不人人願從者以君有雅量高韻能樂賓客也然寡亦坐是不起久之余官京師而聞陸孺人空閨歲始歸哭其喪君哀哭如禮常熟俗侈喪祭而君誼不愚儉其親凡兩營葬皆如其俗居亡何室譚繼卒內助益乏人於是家日旁落會歲頻潦君先所置田多卑下不入乃稍鬻以償官賓客酒食之懽日益減矣君先有風痺疾百方療之始愈然不無耗其元神已王奉常集卷之十九 十五 遂病疽疽已日削不復肥如是者三年許一夕竟嘔血數升遂瞑已復蘇余爲良醫藥治後事久之竟不起談者謂君性豪舉脩容知耻自好中更棄落杜門內愧不以告人以故數藥罔效庶幾爲得其情云初君之三世皆卑傳至君壯歲尚弗子危之甚乃謀置宜子者爲或僅舉一子病疹痘再死君晝夜號哭於廟躬自撫摩卒生之居恒與臥起終其身弗稍倦也大理公而下墳墓俱在虞山或爲族人所廢一一復之視松楸惟謹至與人力爭瀕死不能休方於行已義不苟取即余叨仕籍垂卅年君終無一事相干僚

增豐周之不得已受而若無所自容此皆其大節歟
雖可稱者也君生于嘉靖甲午之某月某日卒於萬
曆癸未之某月某日享年僅五十子一人名冕聘於
太學生陳君女三人長爲余所抱許字吳江吳太學
子某側室某氏出次字歸太學子某幼未字與冕俱
陳出君同產共五人姊歸於錢者先卒次歸余次歸
張太學次歸張貢士君之亡子幼不能治喪余與太
學君輩相之葬而貢士君經紀尤悉誌銘則以屬余
以余知君爲最也乃爲之銘曰 藥崇酒漿君生所
親疇爲伐生疇爲葆真殤子彭聃君居其中疇爲長
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十六 元

明承德郎工部營繕司主事曙海諸公墓誌銘
蓋世懋年二十而事諸先生先生館余京邸舍而張
太史元忭來從游已張給諫道明來居亡何先生聞
母憂歸弗與丙辰試歲戊午太史舉浙江世懋舉順
天己未世懋成進士先生復被外艱不與計偕甲子
給諫舉順天戊辰給諫成進士辛未太史舉進士第
一人先生皆與計偕不第甲戌世懋起家爲祠部員
外郎侍先生於京邸先生復不第有微謂先生當就

選人者先生毅然不屑乃歲丁丑竟成進士天下知
與不知皆壯先生之才志以爲楊伯起高達夫之倫
當必有大豎建乃竟一疾逝年不滿六十云時太史
居憂里中先生之子士彥請太史爲狀而以世懋在
養中大馬齒最長屬銘其墓弟子於師無可辭遂
按狀而誌之曰諸先生者諱大圭字信夫初號紫橋
海內習經生義者盛稱紫橋先生已改稱曙海其先
本朱姓也勝國時祖彥明避兵鳳陽已徙居揚州已
又徙餘姚遂爲餘姚人 高皇帝時彥明之後有名
正者舉進士避國姓因請爲諸自是餘姚之朱稱
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十七 元

諸氏彥明生和仲生勝宗勝宗生暉暉生諫舉
鄉進士諫生絢舉弘治乙丑進士絢生應第即先生
父也先生生而穎秀絕人稍長常就外傳時父爲諸
生數舉弗售已教其長兒習博士家言又弗售發憤
呼先生母曰爲書生勞苦終無成母令此兒復困乃
公業以故先生年十二猶不遣執經先生聞而私自
飲泣曰吾家世業儒而忍絕於予乎請得自力因遂
下帷日夜誦習不休如是者三載而業成督學使者
張公鰲校士得先生文大器之補博士弟子而郡守
梅公守德又力爲游揚先生名已籍籍郡縣矣壬子

春薛公應旂來視學薛素負文聲於士歎所當意至
試先生文獨亟激賞曰兩浙故多奇士視亡踰生者
解頭當屬生矣每携之旁郡試輒賞不置是秋果發
解世以薛公能得士也先生當茂齡發解天下士爭
豐墓之亡不願出門下者然數奇六上春官皆不第
而天下不以晚暮薄先生其弟子後先成進士自世
懋三人外不下六七人云進士舉第二甲得授工部
繕司主事時工役叢興先生甫入仕即肩其任凡
開黑窰琉璃廠二造鹵簿大駕修承天皇極門慈寧
延祺宮及築諸王公主墓建駙馬都尉府 上有事

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十八

元

山陵蓋清河席殿先生實典之故中貴人同事者
專乾沒財費苛索商匠而繕部郎止司出入具文書
而已莫敢有所誰何先生太息謂縣官任將作當爾
耶乃身任怨譴卑慮經費按其實而盈縮之中貴人
稍稍爲斂手焉於是事多治辦而商匠不告困矣亮
節審理大爲前後司空公所知數稱薦之銓部會考
三載績最授承德郎贈父毋如其官先生少多病長
而力經生業數困場屋所銷亡精已半及是當官盡
瘁遂病不支具疏移疾曾司空意惜之謂清源分署
可卧治也因請以先生往已而疾益甚竟歸逾一歲

卒先生爲人孝友天至事二親晨昏定省靡缺所得
諸生束修手不一觸即以歸奉甘毳毋計聞京師哀
號毀垣令人不能仰視世懋所親見也故廬推與伯
兄而身自搆數椽居僅僅容膝而已念幼弟早孤不
忍異室與同甘苦者終其身撫兄弟子於已子亡別
也外祖母范老而無依迎歸養之范忘其憚獨焉宗
人其爲勢家所中幾殆先生銳身爲救事竟得釋宗
族有貧者賴而舉火故舊有難者賴而脫獄諸如此
類不可單記大都依於厚道焉居恒謂其子曰吾少
不自意全而年幸至此父母斷吾學而學幸成名吾

王奉常集

卷之十九

十九

元

身與官皆意外物敢自愛不爲 國家出死力耶且
吾食斗祿而親又不逮養即品食吾安能甘之以故
絕意苦節無纖芥染而竟以勤事死云今天假之年
必爲名卿赫煥於世乃今已矣文學行誼徒爲士林
所痛惜悲夫先生生於嘉靖丙戌十一月某日卒於
萬曆癸未四月二十四日享年五十有八配范氏封
孺人子一即士彥國子生娶某女女一適同年馬某
子庠生其孫男一孫女一士彥將以仲秋九日葬先
生於九雷山之陽禮也爲之銘曰 民生域中厥類
蚩蚩秀而茂者乃爲人師猗與先生詰士所規胡慧

之早而就之遲既晚就之又亟折之彼蒼者何則莫
我敢知我留我餘以貽我後來九雷之陽歲也永宜
誰其勒幽門人之辭

王奉常集卷之十九

王奉常集卷之十九

二十

卷之十九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墓誌銘

陝西按察副使湛菴陸公暨元配安人朱氏合
葬志銘

始刑部郎贈少宰胥峰陸公與先大夫同舉嘉靖辛
丑進士其冢子少宰五臺公與余兄元美同舉丁未
以子學憲湛菴公又與世懋同舉已未兩家父子兄
弟三北家事一朝倫次不爽毛髮天下爭豔異之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

三言共

元美故與少宰以名理相砥礪而世懋副儀部郎時
湛菴公爲同舍長相得益惟甚萬曆甲戌湛菴公以
提學副使病卒關中世懋時在京師僅以楚夢遙酌
而哭之未有能爲公傳述者蓋公歿而銘其墓者太
師徐文貞公筆也文貞公名有三不朽而雅善公兄
弟其於公先世爵里生年月日學行政術道之詳矣
予小子何敢贅焉獨念公兄弟皆深於內典而公信
嚮尤篤時以引掖群迷文貞公以爲非儒者事不道
世懋謂公本志即不諱可也至爲天子勤事卒以
身殉要非溺而去吾儒者蓋公始葬海鹽之虎墩不

二歲而子基讓殤家子基誠以巳卯秋試得危疾於
京師術家言墓地宜遷者基誠奉其伯父少宰公
命以壬午之三月五日改葬公於嘉興北玄之新阡
越明年爲癸未七月十六日元配朱安人卒去公卒
十年矣基誠將以甲申之十一月某日奉安人柩至
新阡啓公藏合葬焉而身之海上請于世懋銘其合
葬之墓世懋以公誌銘有文貞公一片石在止爲叙
改葬之繇而綴以朱安人之生卒曰朱安人者松江
華亭人世居烏沙里王祖鈍菴公起家按察副使王
父歙溪公南大宗伯父東愚公以宗伯任子爲太常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七

四百八

典簿安人生而慧婉能讀孝經列女傳諸書爲典簿
公所鍾愛擇佳壻得湛菴公歸焉朱陸雖皆貴族顧
朱奢而陸以儉德稱安人至則釋綺縠躬調甘飴日
莊事其姑沈淑人而夜則篝燈紡絡以佐湛菴公讀
若真布衣家女子也胥峰公四子長少宰公方宦幼
子出繼其伯父湛菴公雖名爲人後而所繼無存者
故獨與仲兄孝廉留養沈淑人性嚴鮮所當意而獨
安人能以勤行先意得其微旨以淑人喪二女居恒
悒悒多延致能言咲里嫗以悅之沈淑人愛之甚嘗
曰新婦古孝婦也湛菴公舉進士第二甲第一入即

授兵部郎未及迎安人而沈淑人病且殆安人衣不
解帶目不交睫者再旬勞苦備至而淑人竟不起安
人亦幾不能生湛菴公以本生母持服非制冒死請
於上而奔歸望見進觸地慟絕已謝安人曰爲子
無狀萬死賴卿幸追萬一罪耳沈淑人歿而餘百金
意若密授安人者安人竟以公諸妯娌封識宛然親
黨以是愈服之湛菴公免喪補禮部已稍遷爲儀制
郎儀制職典宗藩有署府不當封真王者有王絕
而貲不當歸大府者湛菴公持之力忤柄臣意欲辭
病歸安人喜曰君慕劉忠宣耶得如是歸訓子美孫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三

四百九

胡不可者會得外補不果湛菴公以楚屯田憲副改
視關中學安人實從之行公積勞瘁得疾疾暴卒安
人大慟欲以身殉屢矣間關扶柩哀號道路不絕聲
人爲酸鼻舟至彭城漏舟子疾呼登岸安人伏柩仰
天叫絕吾夫寧獲罪於天者天乎無知溺當俱溺耳
語已水忽稍上易舟而歸歸而坐臥一室目未常窺
戶外時或涕泣不食日以毀削基誠憂不知所出以
少宰公意入諭曰若徒哀苦無益盍從西方淨業冀
冥福乎安人即茹素禮誦旦夕不輟痛湛菴公病不
受藥終身誓不服藥人有勸者輒嗚咽對之比疾殆

基誠捧藥跪進安人拊膺大慟曰未亡人不即死死
十年後矣當復仗藥餌活耶揮之去蓋絕粒數日端
坐而逝初典簿公生三女安人最少晚而始得子壽
卿安人憫其少孤悉推與奮田數百畝後因後廢第
復於第室前築池以奉蒸嘗長姊子張雲部貧甚還其
父所售田百餘畝比雲部死復為其子齊良婚就令
肄業於諸係所行峰公舉別室女其母死女之亡異
已出長以歸屠叅政子館資遣甚盛此三事具文貞
公誌中以謂湛菴公盛德事然所經紀成其志皆安
人力也它如撫李子孝廉女撫趙姑女教基誠及兩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四

封奉政大夫廣信府同知林公暨元妃封太宜

人黃氏合葬墓誌銘

初黃陽林君紹周以廣信郡丞最得封其父奉政公
如其官母黃氏太宜人予時副臬豫章以政事知紹
周也紹周遷轉運同知去而母黃太宜人卒紹周以
憂歸已復謁選鹽官稍晉杭州守而父奉政公卒予
時再起兩官闕所居在莆則紹周經而來見已請間
長跪而白曰孤敬冕幸托先生故吏惟是考若妣之
墓不敢他請銘先生幸不鄙乃敢十日而求敬冕紹
周名也予既已內嘉紹周之有禮則應曰唯唯居亡
何紹周以幣來又長跪而出所為狀以請余卻幣受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五
狀紹周固請而余固辭紹周坐定又起而言曰今世
所為誌若銘大都好以姦辭揚其親孤敬冕能不能
竊以為言則美矣而不吾親似奈何維孤之先大夫
以孤仕故蚤棄諸生宏達善飲有之居里中安得為
奇節又女德無儀孤亦安敢博聞外聲為太宜人後
所為望先生誌生平而已余聞益嘉之蓋使墓至於
今極矣即稱述稍簡嚴弗務推極於崇深其子弟猶
不平見顏色流且日益溫觴顧安得如吾紹周者與
之言事親也謹按狀而誌之曰奉政公者諱亮邦字
君亮興化莆人也林氏為莆陽族自其曾大父軫起

家諸生貢爲新會縣丞而生與節與節生淮淮子二人長即公公生而精敏多通受尚書爲郡弟子員嘉靖辛酉督學使者金公試其文而奇之廩於庠公於是益發舒下帷誦諸鄉人子弟橫經來問者恒恐不得當意謂功名可唾手致庶幾有所豎建顧數奇屢繼有司公時意已薄之而會甲子歲紹周舉於鄉公年甫四十有六慨然謂諸子曰吾才與志非不逮人而困諸生命也今兒幸成名吾安能復抑首敝帷從諸年少後刺促就有司試乎竟辭所食廩而歸公性好酒喜賓客業已脫鉛華之累而家室不窘能以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六

在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六 在
豐音爲客憐竟日夕不休及自奉則甚廉身無完帛泊然故書生也所過從多群從一第及故人素當意者所不當意者即達官貴族輒避去酒間多賦詩或調笑恢諧用能佐其懽不落莫公雖遊于酒人頽內行甚醇備七歲喪母張昉夕哭踊如成人事繼母余能極愉婉病爲延醫當藥足不離床弟余常語人曰吾兒孝後當有與者兒食其報乎比余以天年終也公猶孺子慕云白首侍父不自爲政恒以其喜怒爲語默其居家及交游終身不持兩心厚薄性特不喜軟媚人然亦不爲崖岸異衆幼見奇于觀察郭公曰

休妻以外孫女黃氏黃亦杜塘著姓父士守實生太宜人少以敦敏爲觀察公所鍾愛歸公莊事公父母如公志族內外稱之曰孝天性仁恕下逮臧獲即意不憚終不作叱咤聲既已教其子慈嚴備至而撫二孤姪均於所生奉政公即豪於酒而太宜人能內拮据不令困乏素病羸比殆猶刺刺語家事不休其於婦道故當爾耶奉政公嘗語諸子吾一經生而幸無俯仰憂若母力也太宜人蓋先奉政公八年卒公恒忽忽不樂紹周兄弟乃謀爲置貳以娛之即聽置而意益自放山水間竟以賦詩飲酒終其身卒之日猶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七

元主

永冠肅客罷沐浴坐寢室湛如也初公樂瀨溪山水之秀以爲紫帽山第一脉每歲時拜縣丞公慕輒往來溪上搥舴艋睇賞依依有終焉之志及是紹周竟斥產獲吉壤將以其年之某月日上而合太宜人葬焉爲之銘曰仕宦而有良子何必身履偕老而有良偶何必上壽生而遺榮飲酒達生沒則同穴以綿其脰懽懽蒼蒼是惟林氏之藏

奉政公以正德己卯六月四日生以萬曆乙酉三月八日卒年六十有七太宜人以正德庚辰生以萬曆丁丑九月十七日卒年五十有八子五長即

敬冕娶張天衢女封宜人次敬承娶別駕唐時雨
女次敬止娶主事陳雲衢女俱府學生次敬蔭年
十七殤次敬賢娶陳奇勳女女二側室蟻出俱幼
許聘孫男三兆震兆昂敬承出兆豐敬冕出孫女
二一受吳一柱聘敬止出一尚幼敬承出

明故南京兵部右侍郎贈都察院右都御史觀
海顧公元妃王淑人墓誌銘

東海上有名德君子曰行之顧公其元妃王淑人實
生太史實甫淑人之視余從父行而年顧長余弱冠
游京師則從行之交甚狎也已而淑人歿京師余數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八

三六

過慰藉行之行之痛失淑人也甚蕭然弔影無帷房
侍兒之奉而獨挾垂髫子抵足而寢即吾實甫也行
之晨起而朝太恭人兒猶卧帳中出而爬搔之以已
余居恒歎息行之內行醇備若此而淑人所爲當
意賢亦可概見云淑人歿厝淺土垂三十年而行之
以南京兵部侍郎卒於位實甫請於 朝贈侍郎爲
右都御史予祭葬乃謀以卒之明年某月日葬于六
條鳴字圩之 賜地而啓淑人厝合焉則以淑人誌
相屬也余稍稍辭讓而實甫輒涕泣請曰舅氏而忘
之乎昔吾先君子之戚吾母也能悉吾父子狀則惟

舅氏先君子嘗謂孤芳曰必我也爲而母誌者蓋擲
管幾屬而不幸大故凡能言先君子所欲言亦惟舅
氏舅氏而辭之吾安能起九原而誌吾母也余聞而
潸然乃即實甫狀而錄其大都曰淑人吾瑯琊王氏
之自出也王氏自勝國時從分水來遷世爲州右族
祖父處士公曰怡怡生世某於余爲再從兄配顧氏
亦宦族也生三女兩嫁爲富人婦而季爲淑人淑人
生而穎秀獨當父母意爲簡良配或曰諫議顧公之
季子雖少孤非凡兒也遂以淑人字焉淑人年十八
而歸於行之當是時顧氏家中微又多外侮伯氏厓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九

四六

支門戶而行之方下敝帷治博士業淑人至脫簪珥
佐公家急也間歸其家兩姊服飾甚都而淑人荆布
自如不爲色動其事陸太恭人也則宗黨稱孝焉蓋
太恭人性嚴而淑人事之莊常觀色而後進亡敢惰
見亡敢閑出入語亡敢露齒而嬉進必爲婦容也而
退不聞有婦聲也太恭人憐而稱之曰少婦似我其
處妯娌則周孺人稱睦焉行之蓋毋視其丘嫂而淑
人尤能下之莞鑰必以推家人有問必以咨一鐸尺
帛必以共爲其子娶周孺人母弟之女而爲其猶子
娶其第一綸之女曰它日令二婦歡如吾兩人也蓋

淑人卒而周孺人大慟如失左右手俄而亦卒故世
言孝友者必推顧氏其相行之也尤著賢婦稱行之
歲常負笈遊或以家事奔走無寧居淑人所以贊行
之恒以力學為端歲時間從山中歸省淑人輒以女
紅佐伊吾篝燈丙夜相對也行之既貴嘗追數窮時
得一意治其業蓋多淑人力云其於愛子也實甫生
而羸淑人所以保護百方稍長乃弗為姑息也其訓
飭必以義冠履小弗律必以誰何周孺人晚而得子
夔淑人代而子之鵬鵠之愛實均迄今稱賢母至其
拂於親黨臧獲即不幸有非意之干已心不能無恚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而能終忍弗洩曰奈何以兒女子口語傷大體其知
義類如此孺人以嘉靖甲申之某月日生以嘉靖丙
辰之五月日卒得年僅三十有三初以行之守饒最
贈恭人行之復起為叅政而實甫在翰林用 徽號
覃恩遂得稱淑人云男女嫁娶在行之誌中茲不載
初淑人疾革而屬行之曰君慎毋獨葬我婦人無祿
夭死即枯骨猶君是依誠不難暴露以俟君百歲其
言悽悽有足悲者乃行之父子不忍屢謀窆窆而竟
逡巡候行之以合若有冥數焉吾王氏故多賢女而
獨淑人最不得年而最稱賢為顧氏婦不能終事其

姑而先朝露以為然卒為顧氏元宗者淑人子
婦人生世熾惡在夫與子耳嗚呼若淑人者可以死
矣銘曰 顧之藏妃者王婦君日何短運君日何長
君歸日長顧以昌成我宅相惟爾慶宜爾子孫以無
疆

墓表

徐魯菴先生墓表

嗚呼此魯菴徐先生之墓先生嘗讀書中秘為諫議
大夫不稱稱魯菴先生尚德也按狀先生姓徐氏名
師曾字伯魯即以魯顏其菴為別號云徐氏其先羸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十一

州守始來家吳江數傳至文亮以贅壻始城居文亮
生達達生綱綱生養恬公朝出後其從父縉實為先
生之父元配王孺人子弗育其貳凌孺人實生先生
先生生有異質弱不好美七歲就外傳即匡坐讀書
終日巖然授以易義輒通大畧十二能詩歌屬古文
詞十四試有司不得志自是數繼而名益起吳中子
弟執束脯紛來受學而先生亦抗顏為人師嘉靖庚
午先生年二十四矣郡守馬公以儒士首選上御史
試復被放人皆惜之先生不以數奇自沮顧益下帷

誦習嘗程書自課屹屹至丙夜不休其學自易外旁
逮諸經下至洪範皇極數法陰陽曆律醫卜稽察諸
家之言皆能通其說亡論經生即世稱鉅儒弗過矣
歲辛丑始遇令喻公督學使者楊公兩公皆名能得
士於是先生試輒被賞遂冠邑諸生而諸生亦亡敢
雁行者所遇監司直指無弗人人稱知已矣丙午領
鄉薦丁未上春官連捷念兩尊人年高而生母在淺
上遂稱疾不對制歸歸而襲凌孺人之葬已養恬
公召先生而諭之曰兒幸第春官一命行及如廢前
代之典重弗考情於國家之令甲亡稽胡以酬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十一

上恩夫精義者致用利用者安身兒其勉之先生奉
父命乃益專志於學亡何養恬公卒先生自傷不以
祿養哀毀幾不勝終喪事亡踰禮癸丑成進士選爲
庶吉士閱二載試恒居優解館時顧不得授史職出
爲兵科給事中先生無幾微恨色夙夜奉職而已明
年謫母歿京邸護喪歸服闋赴部補吏科先生在兩
垣先後長官丘梁二公雅知先生諳悉時務凡大議
多從商榷即公疏多出先生手而先生亦自有建白
如酌處川兵請立任備祠之類多見施行庚申奉
命册封周藩便道休沐閱歲歷轉左給事中當是時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十二

肅皇帝春秋高益摧折諫官而相嵩用事陰齟齬言
者以自便臺省多循默失職先生歎曰吾奉先人遺
體不忍即狼籍闕下奈何效儕輩積月奉嘿嘿坐
致金紫乎而會奉使時脾疾作至是益甚先生曰吾
有以自解矣因請告不往闕書舍於南湖之上聚書
萬卷伊吾若諸生時已遂屢疏乞休銓部惜不爲請
隆慶辛未再疏始奉俞旨致仕然天下益想聞其
風今上初用兩臺使者薦竟起爲禮科左給事中
檄迫之出先生喟然曰臣在先朝以不能建明故
竊附周任之義以止今群龍滿朝臣老且病何能復
裨聖明萬一復抗疏辭上諒其誠許之於是海
內愈益高先生之行御史郭君論薦甚力行且復
召先生託所知言之銓部乃已先生既無意用世常
思託遺經以自見故晚年論著彌富學尊望崇鄉邦
方倚爲著蔡而先生遽捐館舍享年歷六十有四云
遠近哀賻遠同太丘鄉先生沒而社祭先生當之矣
生平所著有周易演義禮記集註正蒙章句世統紀
年湖上集所纂輯修註有文體明辯詠物詩編臨川
文粹大明文鈔官學見聞六科仕籍吳江縣志小學
史斷經絡全書共數百卷行于世又以字學不明欲

緝全編以贊同文之治尤邃醫術論著業已數十篇此皆有志未成者也先生於學雖無所不窺然根極歸之於敬嘗揭其齋曰主一無適旦夕諱之即燕居顰笑咸有桀黷性雖醇謹僂僂自將至取予大節毛髮不可苟堵宮蕭然有以自樂終不爲人居間也吳俗好言冥福先生之葬元配併自營壙誠其二子曰吾生平不敢遂過嘗有凜凜庶幾之心即冥報當不吾謫小子志之母徇俗好爲也屬續之辰猶勉二子以持敬指牀頭書令收篋中而已終不及私人謂先生之學真得於敬云有丈夫子二人詢論皆能世其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十四

凌仲子玄雨墓表

凌氏子玄雨年二十而天父膳部君傷之甚以其伯子玄旻所爲行畧乞諸學士大夫言彬彬金石矣已又書屬王子曰願以孺子辱先生而表之墓玄雨生未娶出未仕去上殤無幾耳是烏乎表嗚呼玄雨而無年也玄雨而假之年彼且爲鍾公卿以幟於世不者文苑傳之矣是安所藉表哉且也玄雨而上代不乏卿士有伯子在文采嫺如也非必於玄雨而元凌宗者奈何其父若兄之娓娓於孺子也要其生必有陳偉希持之才非世所常道賢子弟者爲之表曰凌之先已載比部君墓碑茲不當載載自大父比部君始父膳部君母包氏仲子名潤初玄雨其字生要其賢九歲能屬文甫十二斐然有作者志思泉湧操筆立萬言不休自謂非其至也嘗從伯子跡所爲應制文意不少下已又從大父所論伯子古詩文輒笑不應強質之曰難言也夫文外左氏遷亡文矣跡其早慧江夏黃童儔也至乃宿根頓悟抗情作者充斯以往幾欲無儔與所善陳君常戲讀試策一目成誦陳爲髻服比部君示以王文成五策玄雨手一過即棄去君恠謂兒少之耶曰不敢具曉所指因琅琅誦聞

出彈摘語君又大喜默識碑記蓋古摸碑覆局之倫
負其材氣鞭撻往哲亡論一時聲利輩剔精劇神務
出入右至為君常代程書義三百揮汗促就往往達
丙夜其強力如此然亦竟用是病病久之意不自得
聞餘杭西湖間當有異人冀一遇之遂自南屏登五
雲三竺散髮狂呼鐫石記長歌而還還益病病竟不
起玄雨雖翩翩少年哉顧其中多慷慨務折節寒士
好周人之急即貴介薰轅視之蔑如有古俠士風內
行醇謹所以規已刺交務依於君子長者之道口不
言錢穀客有以著積進者謝絕之伯子好古而客以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十六 四頁

子屹不為下伯子不云乎太父嚴子第見懾甚獨不
能懾玄雨又數以玄雨絕諸子弟也令玄雨在不難
伯子哉昔魏武絕愛少子蒼野傳稱其仁愛識達玄
兩要為似之子桓子建俱富才情蒼舒天死寂無哀
誄第曰蒼舒在我亦無天下將無以隙忌奪友耶乃
膳部君之愛其子甚玄旻之愛其弟彌甚哀辭纏綿
貞石炳朗玄雨有知死且自慰子桓兄弟愧玄旻矣
余為表仲子之墓使知凌氏子多賢者也

李處士墓表

處士李準字叔平南昌府豐城縣人生於洪武之已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十七 三頁

西歿於永樂之辛卯歿且二百年而江西按察司副
使王某始為之表其墓曰豐城李處士叔平之墓從
其耳孫應龍請也應龍舉萬曆己卯鄉試為余所取
士初處士歿二十年而始有誌誌者為侍郎泰和曾
公輩以處士二子亨育為曾公門人故請而得之按
誌處士少敏慧能讀書長而父歿與母兄居乃挾貲
游江湖益拓其產歸而美田園禮聘名士為弟子師
其生平大都若此而從子家宰裕所記處士踰江涉
泗多所訪覽豁其胃臆挾息甚鉅歸而悉推諸伯兄
於處士最為奇節而誌不道此得之家乘為真跡其

行陶計之流名下於孝第力田者而能使鉅公卿有
述焉豈所謂富好行其德者耶有從子貴極人臣而
殺平名不祿之起即所存隱德可知矣年僅四十有
二以天死而世有聞人以後之又爲之侈其事不可
謂不壽余故表而出之以勸夫閭井好德之士不盡
其福而令子孫食其餘者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

十八

墓表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一

文部

墓表

明承事郎温州府推官王君墓表

嗚呼此吾姪溫州司理君之墓君諱一誠字學程別
號望川吾王氏裔出分水司諫公之後勝國初古川
公始以崑山州學正來占籍茲土數傳而稱大族然
至吾伯祖工部公始貴則君大王父也王父曰悌鄉
進士父曰世芳仕爲廣東督學按察副使哲學公既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一

墓表

以直道重於鄉而君母毛安人文簡公之是出也爲
君少而擇配復得魏恭簡公之女內外家罔匪聞人
君於學有自來矣始君伯兄爲州諸生有傳聲君弱
冠繼起補崑山縣弟子貢尋以病援例入太學爲人
有隱德不自雕飾獨居晝夜綴課舉子業不休而外
應賓客若弗嫻於文者亡論時人即其父未之奇也
恭簡公講學星溪之上一時名賢多從之遊君以子
壻與講習焉然亦不以自名頽然仗正順而已余於
君爲季父行而齒甚卑君游於余兄弟間執從子禮
甚恭乃余心獨奇之初余舉於戊午先大夫數夢督

學公與偕間謂余兩家子弟當無有競爽者乎余輒以君應已而果然蓋君舉時年四十有五矣君不以一舉自多傾益銳意成進士三試乙丑竟獲偶未廷試心動輒以病歸得視繼母丘疾服闋歲戊辰對大廷賜同進士出身當是時余兄弟皆以薦起官而君復與從子周紹同榜進士王氏蓋稱一時盛事云亡何周紹丁父憂而君復引病在告又二年余爲儀部郎君來謁選得溫州府推官先一月使道歸而余亦以病告中道聞先恭人喪則聞君病弗任治裝已又告劇夜往視之見君色不可起然猶課其仲子文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木

語刺刺不休間握手託以後事屬續之辰寶隆慶庚午某月某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元配魏氏先卒生一子曰綬繼娶馬氏生二子曰維口續再繼劉氏君性不爲忤好以謙抑下人與人交洞見底裏而用意一依於長者以是人爭好之族弟異酸家奴婦死事覺將坐抵罪君抗言於有司釋之從弟搯白刃報仇爲邏卒所執議大辟垂成君又力脫之死而嫺嫺婦某氏者以顯家收不法聞別駕張侯嚴惡而將逮治之君又毅然曰是故家安可令其婦子修公庭卒爲委曲請得無逮其爲長者行多類此既已樂入善不矜

其能而尤屬意稅文生平自應制文下至尺牘片語之長皆手錄貯之幾充棟矣設令有民社之寄快所蘊蓄其愛人長者必有教令可觀乃不幸晚成又不幸即死令經世之具泯泯無聞至其內行淳備謙謙自匿又渺有風流節槩可傳者然身貴家子成進士矣死之日貧幾無以爲具而姻黨内外亡問知不知咸痛惜之此其中誠信於人也比於天道不當有後耶嗚呼是亦足以表君矣

明奉議大夫宗人府經歷龍津周公墓表

當嘉靖中海內有名臣曰周恭肅公事

世宗皇帝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三

木

官冢宰拜一子爲郎至尋甸太守恭肅公歿而有遺恩未拜也則尋甸公之季子實承之是曰宗人府經歷龍津公按狀公諱賚字錫臣其先世爲蘇之吳江人七世祖進德娶于張院判居車溪里三傳至高祖瑄乃悉讓張氏產去故里數百武而居曰爛溪爛溪之有周氏自瑄始也曾祖昂有行誼嘗活溺者十餘人種德弗食是生恭肅公以大其門恭肅公之長子曰國南所謂尋甸公也公生而廣穎巨願容幹絕偉性警敏讀史傳獨行節槩之士輒歎息色動尋甸公洎母夫人絕憐愛之令入貲爲太學生久之尋甸公

卒而恭肅公任子恩當補時諸叔伯兄先已舉于鄉仲兄治博士家言亡肯出應者公獨舊曰世薄任子不爲我家條侯獨不父任耶奈何虛上恩乃身之京師請于莊皇帝得之居踰年以前大學資論銓授中軍都督府都事任職未幾元妃閔卒於家請告歸已復補前軍會今上即位覃恩晉贈尋甸公階中憲大夫妣縣孺人爲恭人而閔及繼室陶皆孺人尋遷爲左軍經歷經歷府上佐公益孜孜圖所以報上恩者時鎮遠顧侯臨淮李侯相繼爲府主皆得其懽心顧侯治軍嚴公恐失士心數強諫侯爲王奉常集卷之二十一四

然也而尤以斤斤執守見稱於人勲臣有寄祿左者先嘗奉規併得之以私請公持不可曰祿可請者胡以奪爲有明旨在其人固請公固不可卒自請竟以劾罷今上四年選能書者供奉中秘書太學生其始以小吏出入權貴門爲奸利入貲補太學歷事左軍府湏公移文公又持不可曰奈何使僉人在帝左右其人以三十金賂公益怒揮之去已竟別營得之居數月坐法戍死公咲曰固也曩者吾持之彼乃終爲朝士羞也中軍幕缺上佐詔以公兼總其軍會當策武士燕鷹揚燕之餘故悉染吏卒指王奉常集卷之二十一五

八年余上計京師病蕭寺中公時已遷宗人府經歷
携槨出視余強起迎問僕病且休矣同年生故無恙
乎公輦感謂余僕病乃甚於君然余雅器公謂終當
遠至不虞其言之真也乃歸不數月而得請告疏計
首與俱來矣舊制大臣子多爲遠方守以二千石名
榮之乃歟有踰守上者今上始著令仕不資格限
而慎選爲二千石者公爲經歷再考當得守雅自負
其才可當一面願試之吏民以報上而蒙宰王公
故遲之公意不能無少望而宗人府胥倚王牒多
爲奸利公故絕之不少借至力疾坐堂皇剔吏弊不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六 四百五
自休竟以是卒然公三載前自診其脉謂所親曰吾
脉何閉也夫脉陽下遂陰上爭一息四至加一至無
大苦兩息一至輒死而我已似在區區沉細間不出
三年吾其殆夫則固有命之者矣公之諸父兄皆力
舉子業而無能至郎位者獨公以太學生一載得之
而鳴玉于朝者十有二年論者不以爲公幸而但
以公不至二千石闕不設施爲公憾以公才足任而
器未極也公之子應郊以余嘗辱公知持公仲兄狀
來請表于阡凡生歿歲月子姪婚配別見誌銘中而
特爲表其行事曰此宗人府經歷周公之墓於乎是

爲恭肅公孫矣

程處士墓表

程處士于行名善定微之休寧人也居汭川汭川
程氏故甲族其先世具余兄所爲程汝義墓碣銘中
汝義者善定父字也母汪氏汝義有二子而于行居
長生而敏慧善應對業就外傳爲學矣其父以世行
賈挈而賈吾郡之嘉定君年少以心計聞諸所摘發
黠訐奴咸進舌憚之汝義卒賈所君年纔十二徒跣
扶柩歸外枝柱家政治喪辦而內安母汪孺人意疑
若成人矣已自維楊密携五百金歸謂母汪兒安能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七 三百七
以五百金爲外藏乎諸行賈愈益賢之于行免喪常
往來崑山嘉定間而會弟汝瑒於賈所汪爲之慟而
病噎于行馳歸百方解而身與婦吳匍匐請禱疾良
已亡何婦吳卒汪以哭婦慟而于行繼得危疾汪積
憂勞疾復劇凡三載治弗驗而最後繼室陳爲刲股
肉進汪糜之疾復已于行亦起新安人異其事母汪
謂于行吾得孝婦幸亡恙兒趣行賈于行行數月母
復病竟卒于行以不能視含也痛自咎亡所容喪之
甚於汝義云新安人大都好賈其大者客名都縱倡
樂即有慕爲名高者多游大人先生間見謂知遇自

謂于行產不踰中賈願於倡樂亡所好播紳無所交而獨莊事俞仲蔚先生俞先生者崑山人爲諸生棄而事古文詞善病重聽杜門不交當世而雅善余兄弟于行數請候俞先生門下自謂不得當其父母有善狀非得俞先生言自此于不孝已又介俞先生而謁余兄弟俞先生數慎許可而獨於于行亡所恤力爲先容度得請乃已其父母前後婦碑碣傳贊多俞先生暨余兄所撰程氏家內行卒以此聞天下本所事俞先生游揚力也于行既與俞先生輩游則益自喜爲施予所以急人之困及薨埋枯骨有古俠士風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八

元

南京戶部主事贈承德郎郁峯吳公墓表

嗚呼此南京戶部主事吳公之墓公幽爲都司李秩未滿以病歸歸半載餘卒未卒前詔授公南京戶部山東司主事故事自免官業已聞上亡得陞秩者即起家召當仍故官而公頗得京秩銓部若爲弗聞也者而授之當是時華亭新得政以王國事賢公蓋異數也公於時朝服拖紳自力起拜上恩大以故得稱今官云公卒後止餘年而子嶽秀舉進士爲書舍人始狀公行其詳太史蕭君爲銘其幽已舍人晉爲給事中留都與余善乃以郎官吁未表爲請公生卒子女行事載悉大都已具誌狀中茲不著者其主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九

四百五

微者縛江盜四十九人列上短刃百移公覆覈之公視刃類破竹者疑曰夫盜也故不長劍沉思曰吾得之矣命取所未解裝叩之因輒能言何物發之然已發它裝盡然咲曰盜乃神人工射覆耶立取繻驗之果符而估也四十九人者號而謝公脫死公歎曰昔宸濠之亂吾先君子脫豫章人於死者百十餘人吾才得半耳且爲吏不易於齊民乎黃人陶仲文者以左道幸上爵至少師恭誠伯嘗還里中勢張甚里豪當伏法者重賄陶爲闕說公曰吾爲李官知三尺法耳安知有陶少師陶術之然竟無若公何至新東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坡書院進諸生講道推執檄下黃梅五祖寺婦女亡敢入寺者禮教駁駁濫三尺矣居亡何丁母憂去去數月而部使者猶以公治行薦服闋補漢陽人聞公來家相慶也而會景王之國王上愛子未知所立所至大吏嚴畏之亡敢出聲而其下乃益得恣爲漁獵妄言王教當籍劉家壩漢陽郡小生聚厯此壩大吏業且聽之檄公授地公馳至其地鑑傑者方暴苦民黨甚公發憤爲啓啓王大畧言高皇帝封建以國不以土慮至長遠大王親帝子仁恕莫不聞所過亡秋毫犯而獨漢陽之劉家壩欲盡有之

此非大王意必左右近習蔽王聽謂賜田相屬可波及耳壩瀕江市賈常數道而集又北爲德安屏障大王已有賜租其中歲食三百千足矣必欲盡得民產民且洶洶欲逃有如商賈絕盜賊發王國吏度能捕逐乎而大王安得獨晏然而已乎易稱厚下安宅非所以自安也願大王熟思之止勿籍而亟收縛妄言壩地者以謝羣口王初不省而長史岱等素欲諫會無有司強項者爲質得公啓即入白王王立止事聞中丞出不意大喜已而色動竟沒公勞不言而御史姜獨露章曰獄獄不畏彊禦勸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產克制權豪蓋併及黃州挽陶事云御史既已才公則盜投公繁秋試著撰多出其手而所取士高等爲多比撤棘而公病矣已益甚遂棄官歸當事者力挽不得漢陽人皆哭而送之卒之日神識不亂呼給事君而命之曰小子勉之家世受國恩吾無以爲矣卒後久之黃人爲請於使者祠之名宦而劉家壩之民已及公生時省像而尸祝之迄於今不衰也所著易意四卷及郁峯存稿六卷藏於家詩歌在黃之人尚能傳誦之公先世有名昇爲給事中者以諫顯宣德間載一統志公文既已有陰德而無祿公童時師

以其先諫官勗之公輒應諾已爲名司李里中謂公當食父報爲諫官乃竟夭死而卒昇於公之子以顯天意遠矣世多鉅公卿歷職仕三四十十年而民有不聞德者公佐兩郡能幾何時而民皆祀之藉令假之年所建樹德澤可勝紀哉給事君名位穰穰未艾先已贈公承德郎後所顯授未可知然朱邑桐鄉不易司農公功名終在漢陽矣余所爲表公者如此

墓碑

五華李公墓碑

公諱淑字師孟楚之京山人也其先出江西吉水唐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七

四

西平忠武王雲仍播居公實祖焉曾祖九淵公實始遷楚鳩景陵之阜角里而居逮公起家京山爲其邑弟子貞則又稱京山九淵善相地得二區地屬其子珏曰吾家世積德吾百歲後令吾夫婦各相望五里葬庶其得一當而興乎珏生景瑞實爲公父初珏公中道失明嬖陳干政而王母杜好施予家旁落公父外禦其侮內協力作會群盜訂里手戟入市問杜所在吾杜所施予輩也家德不毀世載隱德中外浸溉公之食報有自來矣公生而岐嶷長而嵯峨剛中柔外履孝資忠廓然大人度也里巷無師卜於神曰從

之京山吉乃受學京山王先生槃之門先生才之以女弟妻焉公因是締交於先生從子宗茂子維楨所繇聘於王也即京山學爲博士弟子有司婁試皆第一遂登丁酉省試四上春官不第學益力嘉靖庚戌成進士分宜相當國庇其鄉公以先世爲鄉人獨謝不往曰使淑不忘其先則可爲丞相鄉人則不可聞者隲之選得虞部郎尋司杭權剽奸絕竇權政大增察廉賈貢外郎時分宜之孽蕃張甚權郎歸當以千金壽公乃持二緘往蕃咲不納而公姻王公宗茂已爲御史劾分宜不勝貶御史父爲方伯入賀復舍公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七

四

懽戴若父母其遷爲山東臬長去也民攀轍以號代
石銘德甚於樵杭時矣居魯半載寢泗河之議大裨
國是晉廣西右布政使不行公之免喪復出也屬大
慙脫距王路清夷子維楨獲僞繼起已爲太史家聲
文采直道正行播在輿論寢寢且授鉞矣而公父年
已八十公以不能迎養引疾乞休太宰楊襄毅公曰
此人望不可去也趣之官秋再以獨子終養請朝議
不得已聽之而 旨亦視轍下大臣異數也公歸布
席於父寢夜數起視燥濕病輒吟誦嘗漫李令伯之
表陳情石郎中之浣厠膺公實兼之矣中丞公欽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一

四

其行誼表曰孝廉鄭公通德公無愧焉謝不敢當塵
之度閣而已父以大耄告終公猶孺慕哀事廬墓未
終喪而卒春秋六十有五蓋棺之日里人巷哭諸生
條上學官請祀泮官可謂鄉先生沒而祭於社者矣
公直方廉讓惇大嚴整居家不欺暗室在官不怵勢
利御子弟不借色待鄉黨不修卻其他力學好義救
死卹難載在誌狀中不可勝道也而始終孝德實稱
首行焉家數卑傳至公有丈夫子五人長維楨河南
叅政與世懋交世所稱才子也其下四人三薦鄉書
一爲諸生公仰怡考父俯樂賢子人倫之盛海內無

此殆天所以縱其福履者與公旣以親故棲遲不登
三事位列藩伯抑不敢請賻賻於 朝僉以爲位不
配德有漢大丘長陳公之風相與樹碑表墓銘之無
窮尚德也其辭曰猗與先生天篤其祉起家湯邑亢
宗仙李山景五華河潤九里列登陳力義崇知止士
有百行公宅其源色養廬居行人所難或仕或隱有
德有言峨峨高門廉讓之間亦有義方言踵其武荀
氏掩龍賈宗讓虎天祿先登羔雁群舉德之不慚天
方授楚云胡弗辰星隕漢濱位不近君考不逮親戒
彼多取貽之後人德耀弗渝視此貞珉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十五

五

蘭谿縣丞南嶼史公墓碣銘

南嶼先生姓史氏名縉字允全其先世自溧陽徙長
洲之陽城湖濱再徙郡城東父爲侍御君鑑生先生
於京師邸中侍御君以忤閹瑾出守河間歸而請緡
姻於先大父司馬公於是以前姑歸先生先生少力
學入貲爲太學生數試不利乃就選人格爲鴻臚序
班以久次遷蘭谿丞非其好也居久之儼進銀大司
農遽疾京師未卒役而卒世懋時在儀曹爲治棺歛
返其喪先生以弘治之庚申生以隆慶之庚午卒蓋
七十有一年矣而終始都下豈非數耶世懋自有知

以來見先生道人善輒津津不置至有過必務爲盡
諷間微之即設戲終不失口昔阮嗣宗稱至慎猶托
於酒而全先生左繩右準白首執慎其於厚道蓋天
性然也在鴻臚時請俸薄甚從一蒼頭拾馬矢自給
先大夫在邊稍賜之得不困及爲丞人或謂先生當
稍辦給而先生一不染指乃益拆其產家兄時叅浙
藩先生惴惴一再見口不及私也嘗曰吾忍以鮮衣
食供妻子辱吾先人遺體故所至免官謗上官察廉
往往多爲嬖辭先生不自喜顧勤畏益甚卒以王事
歿云先生色柔自將居恒若處子至有小不義干之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十六

行狀

明故廣東提學副使願齋王公繼室丘恭人行狀

余故從兄願齋公之配恭人丘卒其冢嗣子一貫病
弗克事第一誠以兄之命來言曰凡吾父吾母之行
則吾叔父悉之敢以扶請余辭不獲已謹狀曰恭人
姓丘氏世爲吳興人唐貞觀時有名爲仕者官散騎
常侍始家焉父經登進士歷官至山東布政司左叅
政號梅畦公梅畦公有五女恭人最幼年十二而梅
畦公捐館舍母夫人撫之逮笄爲擇賢配輒偃蹇未
偶而會願齋公之元配毛安人卒毛故文簡公女雅
有淑望時謂繼者難其人聞丘氏有女賢遂委禽焉
于是恭人生二十有六年矣性端整不妄言笑始從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十七

願齋公于留都已又從守南贛從督學廣中公位至
副臬位顯矣而恭人管內政如布衣婦無統綺雕繡
之好其忤當道拂衣趨也恭人怡然與偕隱無尤色
焉願齋公爲人廉有氣尚其居官不通問遺其居家
絕請謁恭人始以樸雅濟其志繼以儉勤濟其家以
故公得稍寬俯仰之憂卒保丘壑恭人力也撫毛安
人所生視若已出又能不蔽御侍以有螽斯之慶願
齋公以丁未之歲卒恭人既除喪而所生一子恭爲
崑山邑博士第子貢因往依焉時兵燹後家理破散
恭人褐衣練裳而稱未亡人訓僮奴飭閭閻內外斬

如也迄有成立以無墮先業云乙丑秋七月二十有二日得疾不起距其生壬戌得年六十有四子男七一貫州學生娶周氏次一誠中乙丑會試娶魏氏繼娶馬氏劉氏次一正蚤卒皆毛安人出次一中娶周氏繼娶山縣學生側室施氏出次一恭娶嚴氏即恭人出崑山縣學生次一善娶顧氏繼娶趙氏一藝娶周氏皆施氏出女五長適生員顧允修次適太學生茅儀遠皆毛安人出三適生員朱秉禧四適太學生顧咸平即恭人出五適生員顧鉉孫男十緝紹組純約綬維續孫女六曾孫男六汝臨汝升汝坤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六

三

汝豫汝豐曾孫女五内外孫無慮數十人先是一誠上春捷恭人色喜甚既又以病弗克廷對歸不能無望居無何而恭人卒一誠實與其喪識者謂有天意云禮婦無儀乃恭人開外之政無可概見獨為婦賢為母慈始終懿範以不媿于毛安人之德是可述也余不敏緣諸孤之志列狀如右以俟夫銘之者之采擇焉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一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二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碑

蘇松叅將吳公德政碑

王子家海上東髮而習桴鼓之警見樓船下瀨諸將軍從行間起擁節旄者屢矣蓋亦有時焉大都孱者輒斥而才者間挾為重蓋至於今海波幾晏而將益失所自挾則人褒衣大冠而文法吏之為伍然所謂債帥者其習故然不能盡人人脫也夫士方枘腹而探弊甲將軍者顧日以貴不有賂也其何以腹故其墨罷者去而士不思幸者驟遷矣或不盡以伐得之如是者士不思蓋我叅戎吳公之以久次陟為江北大帥也其帳下督實從綴纓之士詣王子而請願以我公之德政辱先生而賜之言王子曰嘻而乃為故事乎哉對曰不敢王子曰然非余之悉而公也則亦不敢乃吳公微而言余固願記之矣公起中州百夫長縛獲將之寇以數十計守安慶藏嶺會之蔓者如之為叅將溫處則島夷之水燭陸路者倍之會察廉旦夕當大帥而以吳地重移之吳公以太夫

人行城海隅而寨焉會歲海波大溢浸城而入公奉太夫人樓櫓之巔而身立水中腓沒二日而免三軍之士悅其孝先是中丞公暨臺使者指在銷兵多所削弱於是餘皇弗治士裝益弊公時有建白得稍枝柱不太甚然業不能盡得之於上而緩急所時有顧其士色且菜甚則歎曰絕甘分少是不在將哉乃歲所請奉入輒捐而修斥堠利干櫓益市牛酒爲士懽不給則太夫人而下簪珥繡襦出相屬也公所爲委曲成一軍如此即無論虛冒之耻一切洗滌苞苴之餽矢不入橐矣中丞公暨臺使者悉其狀時時爲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二

十一

三

上言吳國大將才也然諸將多從後起據公上而公積數年獨不調當遷者再矣已輒報罷嘗曰吾安能健兒金趨長安道上健旦暮之福哉居久之廉益聞上而大司馬簿考功今終無能易公者遂用淮揚副大帥缺晉公秩以往諸薦紳稔公而勿睨者咸謂公得何晚乃其帳下督若綬纓之士猶曰何奪我公去也其得士心如此即古名將何加焉若公者余固欣然願爲操觚無愧色矣 天禍南戒海若告聳帝命虎臣陳師用董剪其鯨鯢民以無恐矯矯吳公嵩高是降銳頭長身以魁軍容孝廉恂恂內行其龐

有金如粟不以肥家有酒一罍而以投河我均厥苦士甘而歌彼已之子傳舍爾位公也秉靖歷稔靡悔士安其帥久乃益治 帝嘉爾庸載錫之符狼山峩我綰轂江都甲組三千大纛而居我邦去公航海一輩母謂一輩父母孔邇我邦以悲揚人以喜天既悔禍海波載寧首虜弗効坐而干城惟公之威實先厥聲公有廉德其次立功貞石可磨不磨者風凡百爾位以視吳公

都昌縣江氏濟忠祠碑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二

三

三

宋故相江公萬里死難於饒州之上水亭饒之人忠而祠之矣乃都昌縣亦有祠何公都昌人也生都昌死不都昌祠之兩地者何忠死而見生而植者也祠之名始以雙忠者何其弟劍州君萬頃自家來視併死於其難也然當時繼公而死者劍州而下公之子某與劍州之子某咸以義不欲生相繼而從死嗚呼江氏之禍烈矣自有宋之季以迄於今幾三百年而江氏子孫尚爲都昌著姓時有聞人以名其先人而幅巾褰衣於其祠之下者不替豈非忠臣之報歟歲萬曆之丁丑余以行省分治南康於是都昌爲屬邑都昌之江氏子孫請於其邑之縉紳先生祭酒三老

曰吾江氏之死於節者四人獨劍州以配丞相公而其子暨從子失弗祀母乃於祀典有缺乎邑爲聞之府府假守吳君好義士也亟言於余請爲增祀而易之顏蓋余嘗按籍都昌閱所謂雙忠祠者而心內不善也顧重易於督學使先大夫蘇君之碑而不取一且無故自信其說及是乃集其宗人父老而告之曰嚮者之祠而雙之也惟是公之有介弟而公之忠不孤也今益以子若從子而雙之義且無當矣嗚呼公之忠今而益以不孤然而嚮胡以雙也不佞故淺鮮於學請得以父老意而顏之曰濟忠何如方公之右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二

四

吳

相於朝也知宋事已不可爲而賈丞相者贊旄之政度非公所能勝始以其身而退退而不之乎窮山深谷海上無人之境而就夫所謂四達之說而室焉蓋公既已免其身爲誤國之臣而又耻其身爲亡國之臣鑿池而亭之命曰止水而公之意業必以一死自靖也審矣當其時間關萬死數圖匡復而弗克若文丞相者與公從容故相以必死風天下其事不必同而其忠故足雙也謝丞相後之哉視公有歉色矣世傳劍州君被執罵賊而死又言爲賊拷掠其財弗得怒而支解之其言稍軒輊大都公之精忠大節既自

瓌瑋表植於世而其子弟家庭所熟習而負何亦固非君臣父子可殺不可辱之言即其開變冒險而來視公其爲人豈俛首繫縛而覲脫於俘囚之數者耶即其二子亦當如卞望之袁愍孫之子所謂父死於忠子死於孝悵悵德音必有可述而惜無狂旁者爲之傳耳夫流水有瀾而生於源林木有枝而生於幹江氏之忠公固風之而其弟若子皆其世濟之者也當公之死能不虞夫江之宗有一人焉敗類而苟從以爲吾辱及其弟若子駢首而從之公有知乎吾知其必自快於吾忠之濟矣乃後之祠之以濟而以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二

五

趙

雙使夫劍州君者上遂躋于其兄而下不逮於其子豈其心或有楚然不安於祀者乃今得以下逮而稱濟於其父兄劍州君有知乎吾知其必自快於子弟之配食矣吾非敢以吾言而求勝於先民之言乃知增祀者二焉而雙之不能不爲濟也天也於是府守盧君暨其邑之令陳君諸江宗人父老皆曰善相與伐木而隔之而新其顏又相與伐石而碑之而請曰願有記蓋是役也不益一椽不增一砌徒旁設兩像中易一匾書而已而江之宗人視其堂若益而宏麗視其像若增而色喜余固已樂道之而盧君者又爲

請為督學使者江君而賜嘉允焉則余言益自負以
為不僭乃詮次其所為易之意勒之碑而系之辭曰
有宋末造天稔夷德勝我中邦不以國亡不以仇生
時唯相江孰掣余肘而歸其身為饒寓公亭之沼之
寇至自沉示我從容烈烈劍州冒刃赴義卒與禍逢
在原之痛弗以難濟而濟其忠亦有二子從之虞淵
孺然弗蒙臣死於君子死於父弟死於兄維弟與子
維公是稟公則無雙歷祀三百公左弟右子弗侑從
是曰遺典邦人謀之增秩於官廟貌既成下上獻酬
怡怡融融飲食美好簞筯安吉以鳩江宗凡我墨綬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二 六

報功祠碑

皇帝御極之八載閩有名臣曰大司徒馬公森卒於
縣軍禮官疏功德以請 詔予祭葬已又贈公為太
子少保謚曰恭敏蓋異數也公天性精覈吏治前後
督漕儲為計相皆稱絕而生平出處大節凜然純白
無幾微玷先為戶部侍郎以養親家居於時島夷肆
訐客兵環集而三衛卒忽嘯聚為變壬戌三月難作
公道重表閭德深化暴片言著蔡衆倚定傾乃挺身

誓衆羣譁頓敢閱歲十月有司覈軍興亂卒復闕城
市洶洶幾為戰壤公又出諭卒乃悔禍歸營又明年
開府召誅渠率尺籍按堵民保室廬以恬以熙以迄
於今則繫公之賜公之歿也閩父老相聚而言曰而
忘司徒公之活而命乎能捍大患則祀之禮也則相
與買山鳩材庀工肖貌不謀於馬氏之子孫不席於
有司之戒令雲集霄動不日告成已又聚而言於兩
臺之使曰昔在 武廟時三衛卒兩構亂林中丞高
觀察實出而諭之一聽一否後竟以兵殲民猶德此
兩公祠在九仙下可睹也豈其我公之德與功而出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二 七

兩公下將民力是私而不惟令甲之載乎敢以林高
之例請則中丞趙公直指安公實嘉與之為錫嘉名
歸然昭揭矣已又聚而言於督學之使曰吾民之報
司徒公誠不難自伏臘顧林高兩公祠以春秋祭載
在祀典使者而獨為公恠一豚肩乎世懋時忝學官
又為請得春秋祭如兩公故事公之冢嗣榮時官留
都弗及聞而叔子焱為諸生世懋所取邑第一人也
乃以間長跪而請曰維先大夫功德在人閩之父老
而未有思也焱不敢請請而未得之於先生也焱不
敢請焱而不為先生門下士也亦不敢以請今先生

再有造於馬氏矣則維是九仙一片石爲闢父老志
謳吟爲先大夫計不朽先生幸母讓焉世世謝弗獲
辭乃爲碑而鐫之辭曰

昔在先朝兵憐而騎怙衆羣輩憑其威驚以辱大
吏將戕將焚萬口嗷呼誰解其荼馬公司徒驕兵載
侮司徒載撫迄有寧宇衛卒有言匪公之全頸血誰
湔矧我人士嬉游老死微公孰恃公活我民方公之
存公不任恩公既乘箕民食其貽春築而祠瞻瞻父
老在宮載考有紛其禱顧謂殺童母忘公功生爾者
公公靈蒞止升而來祀公之孫子易名在常尸祝于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八

頌

奉賀元老徐存翁相公七袞頌并序

元老存齋先生以任職相事 世宗皇帝幾廿載受
顧命事 穆宗皇帝二載 賜老歸又四載而 今
上皇帝登極於是先生年七十矣維時終風爲嘒懸
鑒微駢么麼紛其羣撼蠹蚋而影射先生雅度晏
然不震不撓遠齊姬公赤舄之忠近邁茂弘角巾之
雅俄而陽烏建沴霾失百濟就經砥柱若故喬柯屢
霜而益堅紫液百鍊而彌瑩天其駿惠我 皇意者

復界康乂之責於我難老之臣乎將艱始者厚逸於
終壽民者食報其躬弗替引之以與支伯容成游乎
維是出與處係蒼生之謂何我今罔敢知若乃繼今
而往履順考旋固以頽仰若符神人共綏矣小子懋
沐浴大鈞齒席龍門屬在疚之辰未獲脩兕觥之敬
也獻歲發春萬曆肇紀始克偕伯兄觴於堂下於是
謹拜手而作頌曰

於鑠維明奕世載光帝命元臣坐此東方詢謀爰立
綱繆 哲皇剛垢蕩氛以靖八荒肅肅 世廟格於
皇祖戎功侯公用德作輔虞淵在奉繼明而主安衆
三泰常集 卷之二十一 九

定功載策王府履氷匪堅在震必先鑒彼得序安車
告懸 天子曰俞衮衣其還五祀於茲爰及耆年周
公東征公亦居吳浮雲在天付之卷舒我定我宇神
光湛如碩膚孔昭嘿而若愚天之既定軀稼斯起人
之愉快公曰無恃往不神撓復不色喜九峯之下可
以遊嬉婉孌我 皇憂如渴饑豈不懷安國恩不訾
恩也不訾忠亦罔極神之鑒之自天申錫植爾堅脊
厚爾顏澤雖有給扶几几其烏煌煌卿雲集於箕尾
降福穰穰以逮門子媚于元臣大夫卿士及爾曾孫
靡不受祉先民有言專氣致柔我公是葆于衍于游

出以勝殘處以歛麻匪吐匪導是曰天謀我聞有祐
善人斯食凡此善人伊誰云植康我國步永我民脉
維公之胙庶其無數昔在軒轅師臣廣成維周尚父
亦邁厥齡光岳再完式瞻我明于以頌公如古先
生

少參趙先生頌 并序

少參益齋趙先生古所謂篤行君子也師心任真無
城府之阻飭行當官絕苞苴之議余辱與先生之子
同上春官於予則丈人行也日從海虞謁先生於丘
壑之間稟規懿而知祥觀筋膂而思福於是先生年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一

十

三百五

八十矣以為操觚之士登之歌頌者非其人哉若乃
執子弟之列作而致詞余小子何敢讓焉遂為頌曰
海虞之丘秀而嵯峨振振趙公肖而英多其色義形
其質金和處俗無詭秉官不阿昔在新息其言可經
譬彼大器厥用晚成公晚得位乃躋顯榮晚啓後人
卒觀蜚聲林臯晚投太樸永抱居靜無營考祥在道
趙宗既鳩天祿是保詩人所歌厥維難老人亦有言
不可無年匪年之貴而康是艱公有一德五福其全
俾熾而昌以寧後賢

玉芝頌

并序

萬曆辛巳侍御陳公按部江右抵饒而感雷電之異
矢心讞獄多所平反比竣事芝生冰玉堂柱間公易
顏堂曰承仁手自為記廬陵令蘇君鄮以其狀來
白以余所聞祥經及抱朴子諸書芝有五色其為世
瑞舊矣惟茲純白而澤斷曰玉芝紀實也大都芝不
絕產人主有道羣吏奉職則芝生殿廷或於郡國元
封永平之間可考也天地閉賢人隱而芝乃生深山
大澤以療處士之饑則商山之歌是已今天子仁
聖求民之瘼而侍御公能仰承德意天不愛道縱茲
瑞於斯民耳目以顯我盛明之世厥惟庶哉夫饒故
三泰宮集 卷之二十一 土

三泰宮集

卷之二十一

土

三百五

繁訟獄絕號難治世懋昔分藩其地猥之治狀幸遷
為臬副乃幸得與侍御公周旋也既雅悉公素知其
於獲瑞不誣而身已病免恨不得一當公見其事乃
緣蘇君意而為之頌焉其辭曰

煌煌靈芝三秀維喬皜皜白質露沃其標雲房疊疊
于彼堂坳厥土維何在江之饒維彼饒方訟也罔極
陳公蒞之澍其溼抑神羊觸邪騶虞厥德生草不踐
天降之植番君所監朱草呈色饒人懽呼維民之祉
非民之祉寔我御史御史不有以歸天子君仁
臣共乃登於理凡百有位庶其視此

平亂頌并序

萬曆壬午杭卒以軍興日削請弗得遂誅其開府大
使而辱之 天子爲紿大使而以少司馬銅梁張公
代且假之便宜公未至人言籍籍旦夕虞難作而猾
民謂上可侮託以訟言糾眾先公至一日大誼焚掠
街廛公至則開轅門謝之不退乃召卒之在杭者持
其罪訐以弗死命馳擊之卒爭奮擒亂者若干人寘
之法事聞 天子爲錫命服而加之秩公于是蠲苛
法布恩信若爲一切不問也者而陰刺諸管亂首名
捕之得九人懸頭藁街三軍之士股栗不敢動乃浙
三奉常集 卷之二十二 三言

而頌曰
恢恢皇綱覆被八荒或弛其目乃生亂萌譬彼絃絕
實始高張無競維人有調則良 皇帝十載士譁于
杭流言繁興怒其斧螳維皇好生孥戮其傷乃命元
老汝往于襄虎符熊旂俄與繡裳民之多僻好是長

亂間彼驚聲席而作難公之未至紛來告叛公之至
止爰奮其斷化彼反側翻爲我捍厥魁駢戮餘徒駭
散煙火萬戶離其塗炭公乃下令蠲煩滌苛士歸于
伍民有其家釀酒推牛式宴且歌人謂我公奈此衆
何烈烈迅霆伏于巖阿矯矢而號安施爪牙卒獲鯨
鯢海風不波係頸轅門疇敢復譁杭卒有言吾肉公
儿公未行誅人百其死公既討罪吾還吾士誰爲弗
恭吾挾其背杭人有言誰無婦子吾始而寢屬垣其
耳吾今而後舒粥晏起吳山越溪非公執恃翩翩飛
鴻邁渚維宵恒恒我公適歸于朝歸朝伊何蒼玉文
三奉常集 卷之二十二 三言

贊

永慕堂贊并序

會昌何侯以明經來佐敝邑傷祿養弗逮其親區其
堂曰永慕且曰先德未彰願文之以不朽凡我操觚
之士咸有作焉次及其辭不獲已敬爲之贊其辭曰
於維何君惇信明古抗迹小隱用何齊名第五用何
均財卹幼義問莫伍厥妃伊何亦有德耀偕志畢身

未食其報丈夫子三季也惟肖恂恂季子好文而既繩於家亦理于官孝思蒸蒸繼述無愆無愆伊何厥德用彰終身之慕以顏其堂俾子而孫其永無忘金石既騰今聞是侈人亦有言君子之子嗚呼何君為不死矣

學士華先生像贊 并序

學士華先生官翰林學士有子舉進士為水部郎嚴居暇日間出小像畀余為讚於是先生年七十有三矣凡先生出處行誼諸鎮委具所為生誌小傳中先是屠官論應峻者先生友也嘗讀厥像則中年心迹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二 古

備焉若余所親記先生七十以外事也即有言不稱贅矣遂不辭而搦筆為讚云繼自今期願海臻必有後余而讚者其辭曰天地之氣一節一宜善取造化者貴乎用之不金猶與先生有道濟一世之才而下盡其用施之家以培有素等千戶之封而不盡其享肆諸族以公望足以鉉鼎耳而不竟厥位歸以貽其子學足以壽生民而不竟厥蘊退以壽其身少而矍然長而蒼然老而裕然不用其金乃全其天是以能永年於戲其有得於二氣之節宣者耶

鍾堄移居圖贊

有唐進士厥名維堄帝嘉乃忠百魅是司冥漠維神孰表厥儀彼居何所而復斯移孽鬼為根山鬼為妻誰其遊戲齊諧者徒誰其踵摹我友好奇彼禹鼎爾用葆之

于鱗先生像贊

矯矯李君御者為榮在諺有之人貌榮名龍德如君而豈在形舉體不凡金玉其聲

子與先生像贊

荷與子與淵停玉蕙松阮才多山勝龍門李王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二

鴈行宗吳象賢何述索駿於圖

明卿先生像贊

楚士多怨君乃滑稽翫世鷄肋委形鵲夷明珠之投薏苡見疑貌及中人而才絕蹊

元美長兄像贊

吾兄海也百珍所羅滿月玉山不掩天和晚乃悟真陋彼春華四部為少半偈為多

又

此余兄元美小像也嘗贈其門人曾舜徵詩有月中一字無句舜徵寫得其像過豫章

余求贊漫爲書此

吾營不朽之名善受不根之謫生平許大伎倆只今何處頓放不冠不帶檀越有髮有鬚三藏胷中一字也無這是本來面相

爲殷無美題像贊

語有之人貌榮名惟爾殷君吾悉爾心稔爾形爾才不讓古人而尚老諸生爾貌不踰中人而開美其聲爾腹無便便而筭五經爾目若冥而千古是營爾口若寂而發若懸河若建瓴此我所不解其何責於常物之情哉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二

六

元

孝友張先生像贊

龐而淳者氣耶軒而翔者志耶聶戰而張者色配義耶掌鼓而辯者才磊砢耶耆而不沾一命者窮所崇耶胤而能世其賢者德所瑞耶生而旌其門者耿公歿而題其墓者蔡公豈所謂不爵而貴者耶

程君汝義像贊

爾跡涵賈而廉是師乃心乎儒而俠爲資此於法當貧而尚無窘何德之訾而溘焉以殞彼隙之賜誰久唯爾託於文亦既不朽嗚呼有子而賢其賢孰謂無年

少師徐公像贊

淳然而鬱然者目耶眉耶其有博濟之思耶睟而默然者容耶色耶其似淵衷之赤耶如銀而如綠者髯耶髮耶其象純白之節耶五色絢兮而爛兮者上所衣耶其以章華國之瑞耶若其奧而不可窮者往而不可傳者人耶天耶吾何以知其然耶雖然後之君子緣其可傳以想其不可傳也此其麒麟耶交煙耶庶幾乎泰山喬嶽之時吾前耶

開神像贊爲陸重科諸社友作

文昌之墟奎光上騰有赫漢壽實范其盟肩劉腋張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二

七

元

中丞潘公久景行樂小像贊

白雪緋衣紫貂蒙茸豈其行隄而荒度土功人曰夏令之冬吾曰周官之冬乃公之意則在歲寒而狎若絲簾笠翁雖然天生髯公寧令羊裘澤中者耶

竹里王將軍贊胤昌太史父也

謂人道有馮耶坐累則株議功則虛謂天道無馮耶於身則抑於子則直維子之直維公之遺文武忠孝盡在是矣語曰不知其人視其後其斯之謂歟

少司空方公像贊

貌整而豐氣肅而恭顙顙叩叩五嶽三公是宜有大
年而厚其封雖然壽止七十而位少司空於人爲溢
於公未崇吾聞公之先以醫活人公以學術活大江
南北之民豈其入而而有陰陽之文者耶其將留所
未盡以貽爾子孫者耶

管將軍像贊

將軍堂堂虎觀雄視英姿偉幹望者知畏人而如此
豈終不試然吾不願將軍之不試尤不願天下之有
事哉爾威強爾奇以就乎敦詩悅禮庶幾乎正笏垂
紳之士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大

一百五十四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三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贊

吳古石像贊

三天子都著姓維吳彼有人焉折券棄租藝也而行
賢也而儒施也而富壽也而癯吳之子孫必食其餘
王伯谷像贊

謂而儒者流胡笠而裘謂而來自天竺胡妻而肉
五經也而筭半偈也而菴豈其汪洋遊戲乎八極而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終之冥心息踵乎瞿曇者耶

沈封君先生贊

并序

封君沈先生吳之吳江人也所生父爲按察憲副江
村先生長而出後其仲父生丈夫子六人伯子孚聞
商城令季子季文虞部郎皆以文魁世先生以太學
生遙授布政司都事已更受季子封如其官享年七
十而卒夫其至性慈植孝友絕倫繼志述事以爲厥
家獲毅和整施於孫子則柄文之士已宜其榮矣
昔乃弘獎人倫號嗜禮樂高懷雅志旁流翰墨身無
經生之任而佔畢恒以窮年家乏素封之饒而賑施

必及貧里年非折節之日而繫維常在空谷可謂天爵有餘不以子貴者已世懋以鄉有老成是儀是式而天不憖遺奪我耆艾爰追懿行為之頌焉蓋余從子騏壻於先生之女孫於是知先生之行為真然非以姻婭故私先生也其辭曰

猗與先生葆德含貞名父之子有翼而憑琳瑯滿堂孟季先登人謂先生中若無營厥營伊何義問仁聲父賴其構子席而繩良田黠奴飲醇飲脂貴游封公時謂弗宜先生易之悅禮敦詩摘藻如抽揮毫若飛野鶴來巢孤雲依依逸民道合貧士心歸六合非大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三

劉大夫像贊

朗外而秀中其世門之風耶廣額而于思其隆棟之姿耶穆然而若深想其夕拜待漏之像耶儼然而負義魏其惠文臨下之威耶此其貌殆為谿為谷而其天故未雕未琢者耶

嚴文靖公像贊

翹然而冠進賢溫然而佩蒼玉者六卿首耶亞相班耶一品祿耶復焉而若自下靄焉而若襲人者在朝間閭耶在家與與耶在鄉恂恂耶淵然而若深憂毅然而若必已者孔氏之徒耶瞿曇氏之悲耶而老聃氏之知止耶此其人已往邈不可即而其像故在有足繫門人之遐思焉後進瞻式者耶

銘

平心杯銘

漏其厄實以酒半則弗漏漏則弗受豈惟弗受併喪三季常集 卷之二十三 三

厥有庶幾哉宥坐之戒可以長守

馨研銘為吳允恭明府作

浮爾質風爾形扣之聲越而清磨之膚澤而平清廟之守而司墨卿疇能砭俗維泗濱之英疇能兼濟維封疆之臣是馨

癭樽銘為貞吉王孫作

人癭則無木癭則取為君三雅貯君八斗

竹杖銘為貞吉作

竹以病全癭腫屈詰誰謂大巧乃縣大拙有叟支離用馮輓飢癭樽挂杖與君三絕

誄

大司寇箸溪顧公誄 并序

歲次乙丑九月七日明故南京刑部尚書顧公卒嗚呼哀哉天壽平格國恃老成如何不遺我典刑自先民始也有卒維生莫聞維死何述矯矯司寇生於死哀哲人之懷如彼梁摧何以興哀言宣其辭何以誄德言樹之旂遂作誄曰

荷與顧公奕世流芳冠冠江左胄隆晉唐丞相始末元公再光爰及公祖蔣德念章乃誕厥考維慶之餘技挾扁倉德單井開若溪之卜自我勾吳湖山環營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三

四

三

以鳩其居神光告靈麟祥啓夢是生偉人協此隆棟生無童心弱不好弄文抽蕙敷德潤器重弱冠登朝結髮佐治政稱神君獄視老吏入參衛尉權倖所蒞維公司直不貽其愧引身外補綬此粵人大盜載起王師屢勦公奮其武威靈用振勒功荒微時惟虎臣逆藩告禍王命爾將豈伊不虔畏此官誘垂西陲振麟南向彼讒之人不勝公望桓桓中承杖節昆明家難在告不遑寢興冒禁投閒垂十五齡岷山之社以集羣英國以親違忠緣孝著滇夷弗靖乃眷南顧僉曰公哉康我國步旌旄載臨甘雨如澍入參喉舌

晉備股肱惟大司寇爲天下平義形于色盜臣用憎乃遷南曹實維舊京居秩宣勞乞身止足抗情懸車返志初服濯纓青苔振袂天自天之聽之貽我戢穀學貫經史數窮始終歌賦旁游草隸必工靡德不舉游藝不綜後覺稟素異邦從風誰謂河廣龍門控流誰謂德難大雅鎮浮庶其期頤永瞻德猶如何不平奄忽彌留嗚呼哀哉二豎何虐來病君子俾我後生摩瞻靡恃卿雲掩輝南箕墜尾泰嶽摧觀洪流失砥嗚呼哀哉追惟疇昔謁公湖濱屈體善誘示我同春三雅既列四始是陳鹿鳴登歌以樂嘉賓容止未違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三

五

德音猶在居無幾何天祿告艾我登其堂有白其旆鐘鼎絕陳劍履辭佩嗚呼哀哉龍輻戒途出大千郊猗與麗御素驥悲號王命賻禭有光雲霄蒼麟玉蚪天路飄飄嗚呼哀哉

徐太夫人許氏誄 并序

乙丑之歲 月 日瑞州少府徐君子與太夫人許氏卒初太夫人以子與妻非未直之故勉令就補子與以家貧不得祿養之歡勉令就道去補轉運判官踰月得今官未之任而太夫人計至擗號以歸嗚呼哀哉太夫人之德懿見于麟誌銘中者可稱道矣夫

其勤藝以供好也則樂羊子之妻之義也思勞以貞教也則文伯氏之母之風也若乃工刺繡之巧窮繪事之能女德之餘亦足併及予與子與結張范孫周之分有登堂拜母之好死而哀之是宜為誄哀而誄之是宜誄之不能以文也其辭曰

許氏之先幹遠支流曾始四嶽祚衍成周自賴播晉三世其鳩乃誕邦媛為徐公妃厥德孔諧淑人是媚拮据以生永矢靡悔枕惟丹青天假其質迨事徐公居閒食客稍鬻圖畫以羞晨夕具若有餘色若無德神啓厥胃有子而才乃眷乃勞仰敏而開登庸于朝

三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六

晉錫來貽珮玉璫琬變聲以諧始讞江左一麾汀郡獄傳經術德宣令聞匪直也賢翳母是訓汝南之政版輿以迎顧謂汝南母隳前稱官厨不供吾乃以寧次公治最言觀其成居秩未幾流言構閤抗志介推誓將偕隱聖善諄諄戒爾母憤大明未夷天聽終近遠惟毛生義惠捧檄在滄之涸聊翔爾翼恩覃再遷秩視千石庶其歸休以慰我心如何不弔彌留是侵除目朝下計音夕臨嗚呼哀哉焚焚孝子髮不及括行道靡靡中心是怛其怛維何母志卒闕寒泉之思寧同饑渴嗚呼哀哉維予兄弟辱交賢子維子休戚

余憂余喜昔在家難朋車千里今之赴哀曷云其已我車既攻我酒斯酌言登其堂靡瞻靡拜泉途永違蘭芬未艾素旌告哀龍輻在戒嗚呼哀哉

談大夫誄并序

維隆慶二年明都察院右都御史十山談公成享年六十有五嗚呼哀哉夫萬斛之舟傳千鈞而若亡杯土之杯傾一勺而患盈何則器殊其量也公位列八座年邁六齡既貴且壽矣然而捐館之日朝野惋悼僉曰才未究施年未配烈公千器誠無極與昔在有晉楊戴侯官止領軍勛摧荆土文士潘岳猶以戚故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七

誄之公豐功積勳列在太常非夫樹之素旂孰克昭其軒岸哉某於是遂忘卑賤而為誄曰昔在郊子建邦獲姓轉徙從談分流合乘自汴播南歷載彌盛錫山義義以鍾厥慶邇公而前五世載揚或典郡縣或錫命章代有留餘卜澤未央厚集於公營為龍先生稟異瑞協于夢卜神駒汗血髻而如玉機應立張頰脫斯速父曰亢宗豐下維穀夏口之役及溺江波載浮載沉卒需於沙豈伊人謀神物所呵在險必濟謂天意何弱冠射策結髮從政天子才公司農是命父益治辦勳為著令心計讓能石畫粟

勝出入八載中更二艱課漕輸最權務持平叶維帝
念勞俾序下遷作憲東魯千藩于宜政惠既騰薦書
交至柱後文諫公也株累譬彼扶搖忽而垂翅居若
終身色若罔恃一歲五遷帝曰匪咎復憲華陽再藩
曲阜東人懽呼還我父母大任將降於汝寧又乃晉
方伯在嶺之陽度人告亂帝咨公卿叶孰克戡亂方
伯是將桓桓中丞作鎮南方山寇跳梁海夷踵禍公
奮其武左剿右剋魑魅鳬潛鯨鯢血臥晉錫用嘉賡
功是播于以酬庸卿貳司馬于以馭輕蒼梧之野二
廣蕩蕩節鉞是假椎牛犍門誓師戲下荏苒弗靖株
王季常集 卷之二十三 八

履辭行泰俗推玉南箕落星飄颻總惟淒其素旌
呼哀哉惟我後生夙深瞻企未及侍公辱知賢子雕
虫之稅敢託外史薄言興哀豐庸是紀維歲之暮以
啓公官龍輅出次素驥悲風騎星天上埋玉土中所
不朽者其次立功嗚呼哀哉
凌大夫誄 并序
隆慶六年明比部貢外郎藻泉凌公卒於家而禮部
貢外郎王某爲之誄古稱誄者謂累其生時德行而
表之旗也然余觀古文人墨士之作類多哀其未究
而辭爲之據其不平云爾若公者名光祿長前承後
三季常集 卷之二十三 九
敷是安所據而爲之辭不幾乎哀之無託歟嗚呼斥
鴟枋榆而大鵬乃搖千里蜉蝣朝夕而冥靈長於上
古豈非以稟類殊方而受器亦各有極歟夫以軼世
駕物之才而不能破藩籬之外玄覽冲抱之學而畢
形百年之內至乎人者常饒而得乎天者有涯故俗
夫豔侈而志士所爲悼焉誄之不可以已也其辭曰
昔在旅城天目濬源有凌氏作始宋逮元爰及 聖
代年孫曰賢載錫公車告老言還 文皇纘只維賢
有子曰臣晏如爾綱爾紀庸勛繩繩以藉孫子及爾
顯考庶其復始天集厥慶積纘乃鉢學培弗耀老纏

於儒德維太丘以表鄉閭乃有季方人不啻如維公
偶才俛仰一第籍甚諸生善病不試晚與計偕耻從
角執曰有州邑民人可治乃令全椒載蒞於沔 天
子考績大邦是典合肥崇墉有露其冕 帝曰都官
等臣是簡公在全椒寇傲河外隱然敵國干城是賴
自涉及廬無替爾愛邦人曰循太史所載維公有母
耆也失恃歸而括髮免將沒齒人謂公往公曰可已
先民有言知足知止養性黃庭樂志丹園鴻寶維何
曰五千言悟此淨因空彼幻緣優哉游哉聊以永年
公有大略宜端與揆拙體世資葆真內視謂及期順
三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十 三
將子無死天胡不慙斯此寸晷嗚呼哀哉公有淑胤
益宏厥聲我留我餘以畀後生長文謙謙自顧慚卿
何以慚之祿弗取盈文稅畢綜既雅笏及尺牘
風流獨寫埋玉土中碎金天下我思其人漢兩司馬
嗚呼哀哉天萎哲人若水之陰靡瞻靡依奪我所欽
言尋往德歷載彌深言宣其旗哀有餘音嗚呼哀哉
許長公誄 并序

出期功之外是安所徵而比於貴父叔持之志哉嗚
呼忍驚趨時乾沒射利錙銖苟在雖親弗顧此賢人
握算狙獮自喜者之所為也推財惇睦有犯無校隱
約自將之死靡悔此特立獨行醇固之士之所為也
許長公賈其述弗賈其心卒以行義故困至失明而
死可不謂特立獨行之士哉種德孕祥以有太史公
歿身策名之日弗食祿養之報胡天之報施若斯之
愴也是則可哀已乃作誄曰
昔在四嶽許宗是主逮漢徂唐睢陽實祖弗義盜臣
跳身南土在歛之涓世載其譜粵稱右族東門之許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上 一
自爾再世隱身大賈恂恂長公實從諸父畫操鹽筴
夜誦書詩尺牘驚人時吐其奇有客博聞傲以弗知
卒誅於公咋指而歸叔既起家身亦操奇人謂許子
奚獨賈師民之無良弗念在原兩弟爭立或尸於垣
公哀死者而保其存涕泣居間以報叔恩彼夫弗衷
屢構煩言義惟弗校以靖宗門割我雉膏飲其鯨吞
奏課於官後期當沒季實為之公代厥罰載垂紫裝
行義彌越偕彼德耀困窮弗拂章婦牛衣侃母截髮
教誨爾子其文炳蔚在漢田甲過失青湯彼雖慕義
弗困於商猶有聲施遷史是章詎若長公為義自傷

白首固窮之死失明人位不足有貴則良不疑償金
薛包推產公實兼之於色無報天錫太史許宗是續
神之告之或靳其筭匪曰無天善善胡緩嗚呼哀哉
焚焚太史風木傷摧亦既錫命有赫泉臺為帝幄
臣朱紱方來隱德弗耀抱有餘哀何以酬之言培其
栽何以誄之言宣其材金石不磨流風徘徊

姚府尹誄并序

萬曆六年秋九月正議大夫資治尹順天府府尹畫
谿姚公卒嗚呼哀哉天不遺一老俾永又我皇家
維撫填關中尺一未下公乃登遐公位九列壽七袞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三

錢

人謂福履公胡以加若乃道鬱未光骨強遽拍無涯
期公者疇能不致嘆於有涯哉嗣子紹科裹紼以請
豈其文是嘉亦惟是懋之執也再世用能習于公之
娉爰表素旂為之誄曰

惟姚之先胄自有虞漢違亂邦吳興播居載徙陝疆
為唐碩膚相崇而後復歸於湖逮宋迄元世載令圖
長興之宗寔惟博士至於宿松宰人而理既俎既乘
以光姚祀慶覃于孫祿弗及子公少失怙玉立長身
食貧績學事母夫人壯而未室焚焚弟舅東脯之餘
以佐兄姻三鱣在堂鬱為席珍計偕春官對策上第

駟駢四牡為天子使晉冠惠文百城風厲代狩於

秦奏稱上意加秩以居三載益治勛臣蒞兵有挾

而張公折其角議紬否臧黨人師垣謂我木強六載

考最出臬閭疆董師桓桓海波不揚自東徂西載藩

三輔秦人懽呼還我姚父餽糧弗逋乃倉乃庾斗牛

之墟豸冠僕僕一歲三遷以藩東楚斤斤舊臣典章

是共彼勢數更弗和于衷投劾而歸矯矯可風竹林

香山欣若待終惟帝念庸口碑在江聽于與人起

落魯邦遠惟止足抗疏屢告天子曰吁其需予召

乃卿太僕乃尹京兆從政者新公羞于竈卒以病請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三

錢

林泉之傲二若優游八載於茲爰有秦人薦者帝師
將命關中疾騎而馳屬公易簪環視而嘻公曰命夫
母怛余歸嗚呼哀哉匪公弗辰民之無祿三事未登
七齡猶促國喪老成鄉誰範俗葫蘆無人湖山埋玉
嗚呼哀哉昔在通人顧公司寇卿輔期公揚之側陋
推轂老臣毋與厥後蒲輪之召戲言卒售公歸四岳
及顧縣車余實從游前簪後珥勉從仕曠馬居
薄游關中往蹟炳如人之云亡典刑在書惟歲之暮
龍輻在壩素驥廣陌悲風下泉何以宣名旆旂翩翩
何以勦勦京兆之阡嗚呼哀哉

潘懿母誄 并序

維萬曆九年夏五月潘母吳孺人卒厥子之恒在疚
請禮以戚滅文已乃思楊母氏之懿烈聞吳有外史
氏兄弟二人以文巧焉次建世懋屬之素旂世懋請
辭曰余未習於潘氏文惡從生則懋之素交左司馬
兄弟實价而請懋拜而受份已又逡巡以辭曰余未
習於懿母情惡從生則左司馬之弟仲淹氏手授一
編懋拜而卒業母吳之懿行具焉嗚呼夫誄所繇來
胡必同途昔魯莊哀其御士而陳思以悼詞臣孟堅
揚報讐之烈而安仁痛夭折之姻其致一也然則文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古

古鄣巖巖吳宗實蕃在 景帝時司馬其門亦有柱
下爲公之孫載世繼服膺於成均積著而棄以憂後
昆振振誦說弗彊於吳乃誕邦媛女而丈夫曰嬪子
潘女德其符潘宗既鳩吳鬼不墟在許穆姬在魯義
姑舅氏嗚嗚嗚當其意之子於歸言獲其志爰及賓
友卒而來萃曰有介婦在于中饋姑以弗勤內政汝
昇仲也任俠而多嬖入女德維艱在婉而均碩人宜

之左蛾右螭三復膠木以訓振振天之報之卒獲

隣於惟今子多才而彥接軫賢家服膺聖善發憤三
餘濟河一戰庶其騰蹕以酬賢媛云何弗待生桑是
踐嗚呼哀哉維母知子勝子白知疾革之辰離愛割
慈理安去來領之若怡獨顧二弟泫然而悲將隕將
隊先君之思婦人之義實內夫家若人易之君子胡
嘉破斧缺斨蕞砢弗瑕潘也可嗟吳也可嗟死孝沒
身女德彌嫠嫠哀孝子既文既情赫赫司馬是則是
憑俾爾母氏以懿易名誰謂無章有子飛鳴誰謂無
年載永厥聲嗚呼哀哉總帳條周龍輻既啓遺挂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五

詹居士誄 并序

萬曆十年正月五日松山居士詹翁卒享年八十有
三嗚呼哀哉夫文繇情生情繇哀述邇夫詹翁之生
身際平世無坎宮之遭年逼耄耄無天札之悲子爲
聞人無執獨之疚異乎王侍中之不永年馬汧督之
困獄吏也然則奚以之哀而奚以之誄曰詹翁之哀
哀其子之以微祿養而不能久也維子有哀哀弗可
文則夫代之哀而文之斯亦情之所生乎若乃異人

授丹而弗御畜犬戀主而殉死故足悔也亦足悲已
爰載之旂而為誄曰

詹氏之先何著其名爰及晉代黃公南征實祖新都
世載厥聲國錄理宿大儒所稱逮君高祖文獻是徵
鬱鬱佳城虹氣上屬君生其期長身映玉朗照洪吐
宜學而祿積著之求實惟其俗弱冠俠遊折節胡速
父陷於仇君歸自漳誼不獨免危身以明達彼之怒
在困彌強孝感卒獲義問斯張士有百行君提其綱
昔在晏子三族待惠雖縣樂施乃修君賜君實素封
息以心計中表羣從翳君是植積而能散為德匪易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十六

宗枋以篤義訓斯敦亦既翼子亦既貽孫稅苑獨步
儒林載軒縣令式間刺史表門洩洩融融以蕃後昆
子上春官倥偬得而失君曰毋庸蓋思捧檄廣文首荷
君意弗慊焉哉亟往母嚮而職掌故垂聲怡其家食
家食維何崇蘭紫芝庶其優游以臻期頤云胡弗弔
二豎來危長庚墜天龍蛇數奇鄉無祭酒人喪斧資
嗚呼哀哉遠近奔赴輟春罷謠亦有宗人聚族而號
戀主信信蠶俞田焚不食以死維德非妖孰是人斯
而棄其曹安期袖策負局留藥君遇異人炳若丹雘
人道安常受而弗嚮人為君悔君曰無怍三山十洲

待之冥漠嗚呼哀哉賈易而傳農易而仕人渺中壽
君踰三禩觀化待終君復何冀冀孝子風木隕涕厥
涕維何祿養弗遂嗚呼哀哉萬石非重五斗非輕生人
所艱厥維令名君以子顯名動公卿通德在門太丘
在塋素旂翩翩既哀既榮嗚呼哀哉

章令父諱并序

維某年八月十六日蒲圻縣令章君之父少槐府君
溺於震澤以卒嗚呼哀哉潘安仁有云忠孝義烈之
流慷慨非命而死者緩辭之士未之或遺也君身為
貴家戒在垂堂年踰耳順智悉周防寧與呂梁兢泗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十七

長年角長然而併日趣行義惟將母涉江湖湖心乎
稱壽豈非所謂忠孝義烈之流哉天胡弗鑒卒風于
澤蕩骸中流委骨沙磧則可謂死非其命矣在昔狂
夫亂流麗玉寫其悲孝女抱屍邯鄲著其辭嗚呼章
君創巨痛深爰載素旂援古悼今倘亦等侯之末簪
黃絹之緒音乎乃作誄曰

桓桓章宗冠冕雪川自君父祖力田逢年君起諸生
乃事簡編三刑弗庸一經卒傳爰啓詰嗣弱冠登賢
季亦嶷嶷為弟子負賢子之登蒲圻是令君之愛之
往視其政三月而理君謂能稱盍賦歸歟駭母是慶

長風大江夫豈無競心之懷矣義惟溫清湯湯具區
天吳好揚君仰其波間道而航庶其過往及親之觴
天胡不展水厄告祥宛在中流狂飈怒張弗戒垂堂
卒墮巖壙嗚呼哀哉誰謂孝感烈風可休誰謂忠信
呂梁可涸傷哉孝君載沉載浮偕爾數僮從河伯游
或集於沙或麗於洲誰爲瘞埋人謀鬼謀黔婁心驚
遣問歸狀季也哀號用拯馬壯三老長年則莫予誰
虬髯表存魚腹免葬骸之弗析若天是脫輻車獲返
行道摧愴哀哀令君夢或見之惝恍若存
痛割荼毒銷魂斷魂上撫歸骨下惟家門溢米強息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三 大

匪子維孫爲李令伯慰此沉淪嗚呼哀哉叔持死鑾
負父死職君子誅之言宣其奭君以水死義辭親亟
援彼縈篋千古同惻千以誄之維古之則文也有涯
痛也固極嗚呼哀哉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三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四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祭文

祭外父歸化尹章公文

嗚呼我公而止斯耶維公之生少罹愍艱洎于成人
以繩厥先懋也後生其詳復焉若乃有識以來姻好
既連兩在京邑獲承公顏周旋十年之內契闊萬里
之間萍歷升沉披示膽肝懋實知公可得而言蓋公
之爲人也內無城府外無厓町宅身無侈儉之迹與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一

祭文

人無貴賤之形惟飲能克惟言必情怡怡融融在險
則平盛德不瑕播於聲稱僉謂我公宜享遐齡昊天
不辰厥祥罔徵嗚呼哀哉追惟曩昔從公計偕公謂
小子爾少實才我上數因志用弗摧濟河焚舟允也
其時上於春官其文孔治究也卒蹶人爲公弗夷公
度其心恬不色愠謂爾既信我誥其分就選人格惟
邑惟郡卒尹歸化惟夷曠是近懋也私憂民罔若訓
公曰毋恐我執以運既蒞於官其明斤斤乃延吏民
乃宣德問民之無良阻兵狂攘擐城剗邑傲甚跳梁
公奮其武備禦無荒賊射書城中我曷敢用倡惟賢

尹之故民以弗戕守勞既告厥猷奕奕我用慰只庶其安吉勞之未圖條焉遘疾殫誠遺躬致死勤國吏民行哭矧爾姻戚其孤號號奔號孔棘萬里歸櫬悽以其色公有老母委臥第席版輿莫慰靡朝靡夕昊天如何福善則忒嗚呼哀哉公之勤學而仕弗成公之勤民而位弗登公之勤德而齒弗羸芝蘭爲瘁蕭管是榮嗟生人之多艱感積慶之無憑此懋所以扣蒼穹而撼憤臨窀穸而涕零者也雖然過矣世懋惟先人之酷變實曠古而莫同痛也罔極疚焉在衷此之不暇而猶以區區僅屬之息致歎於吾舅氏之令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二

三

祭徐封君文

婁水之東泖滸揚波其蘇渾渾蘊璞含葩實生徐公磊砢嵯峨誕育嘉胤鬱爲名家居貧致豐積而能徙倜儻權奇張而不侈文鬱弗施以貽其子政鬱弗登維家之理賑窮給孤德洽桑梓大夫就謀邦人問禮叩叩顯顯東海徐公濟濟恂恂萬石之風庶幾典刑其永爲宗大命奄忽謂天夢夢百夫何曠二豎其從

嗚呼哀哉絳肉潛聲流雲遏響游談去耳高山絕仰素月掩輝金風助愴嗚呼哀哉始公之存祠部外補秩二千石荆人是撫爲民請命疆理王土王曰汝違簡書爲詛公聞泰然恬不色沮正議既信移郡言還錦衣繡裳以怡公顏公謂無苦道抑名全及爾優游樂我歸無稍乎易簣卒獲周旋朝夕實臨天假其便盛德之報哀榮備焉余與祠部契若同生重之姻好有百恒情痛恒承計椒漿薦誠几筵在瞻不顯其靈嗚呼尚饗

會祭王司馬文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三

三

惟公神發秀穎天篤純亮邁迹成基師心成匠居貧能學在孝能養負經濟才綽有公望始登上第繼官留都二親怡怡實便版輿武庫建策舟敝告除水衡著令民困以蘇八遷藩臬再平劇盜所歷稱治靡福不造文德既宣武功復告中更升沉秉心靡躁東秦賜履乃簡帝心爾宰爾卿將公是任豈伊不荷目青是侵乃晉卿貳歸懷日尋休哉大臣懸車告老垂十六年茲儉是寶庶其願貞綏此壽考天不愍遺哲人告萎大呂絕縣文劍掩輝川瀆神歛箕尾龜歸追惟疇昔音容儼如公有明德卽之若愚亦有茂勛處之

若無閨閨中腴叩之若虛維此三善永矢弗渝生也
可紀爲時名卿歿而可祀稱鄉先生公無憾矣終始
哀榮顧我人斯莫觀典刑心之擣矣奪我老成某等
或締姻好或均私淑無小無大靡瞻靡服人之云云
百身何贖匪親之私實同巷哭素旌啟道時維季冬
熊車出次龍輻在東邦人大夫執紼斯從椒漿告哀
鑒以昊穹嗚呼哀哉尚饗

祭外祖母舅劉翁文

維吾母之母爲君之姊吾母少育外家卽劉氏吾之
舅氏也舅氏後吾母而生生乃與其二子齒少相狎

三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四

三

又長相依幾以我手足視其樂我生以生也意方無
已而遽舍我以死嗚呼方君之生愛君者曰家累千
金蕩不以戚坦無機心壽富如漢陰之叟或曰闊顧
廣類宜富而貧是將困於前而豐於後卽有調者必
曰醕大白噉大膾自非地崩山摧其人不且不壽吾
亦信斯言也以爲可久嗚呼乃竟死也疑之者曰以
君之壯而死得無少恃其富洞房妖姬斲於少而徵
於今也耶不然將始養於養中窘於財而坐以拂鬱
其心耶抑佛氏所謂報償之盡而祿養之不能久歎
耶則有告予者曰病不好攝誤投藥餌欲益促損不

然者何以驟而侵尋耶嗚呼是其生者而旣不吾徵
矣奈何其死也而必求之深耶維天生人有萬其類
維其自視以爲大異偶聚偶化等於喙蚊君歸溟漠
乃返其家我暱於君是用戚嗟東鄰之子或泣或歌
悠然大塊安知其他所可惜者君之無心世所艱得
而不獲久與之處所可憐者我之顛覆君籍以安泊
我之復乃蔭君一丘之土而其最可哀者寡妻孀執
然三稚子纍纍然窮盡生人之楚嗚呼舅氏我奚爲
無用之悲而死而生一我之依我其卹爾之孤以寧
爾歸嗚呼舅氏庶其有知尚饗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四

五

三

祭郭母奚安人文

嗚呼天挺哲人高大其門必有聖善以濬厥源惟太
安人貞順淑理拮据劬勩以相夫子俾康而家鬱爲
慶始是生吏部君瑞於家邦翱翔青雲時惟無雙僉
曰孟教以豐厥風旣官司理爲冰爲蘗志殲國讐義
形於色翳太安人義方是則惟 帝念忠命于銓衡
掌故建白惟允惟明曰太安人有子惟母之光乃渙
王言褒曰賢母載錫之章玉珮瓊玖噦噦嗒嗒庶也
永壽誰令背捐天實忌完版輿弗御總帷長寒彼如
之媛邦人永嘆惟太安人亦旣難老色養惟賢明

是保下從夫君存寧沒考小人有母痛質終天惟
安人福履斯全絮酒嗽辭有涕其連蓋上為吏部
慟而行竊自憐嗚呼尚饗

祭祠部李翰峯文

昔在漢季張陳陳遵兩人相得趣乃殊倫余實狂生
為一 所容維兄有心余心是同所惡於人為善近名
如兄素心可質神明所患於學膠方泥轍如兄之才
迎機剽決謂天福善當大厥施式瞻式儀庶幾我師
如何弗祿溘焉朝露計音忽承五內靡措兄與揚生
契結金蘭後先告殞生死交完忘身殉友古稱義士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六

昔以成名今以沒世憶在東曹握手謂余數傳如
顧影子如天道無知貴志以沒宗祧永墜基功
焚焚寡妻舉目何依雖有良朋愛莫助之凡兄所
生民荼毒兄而此罹人誰堪福承計之日余方在
素車弗臨有淚如泉械辭一往寫我衷曲昭昭在天
鑒我幽獨嗚呼尚饗

與兄同祭項太宜人文

嗚呼照乘之珠必光於淵鳳質將雛德輝是先粵有
名卿鬱其高門匪有邦媛孰濬厥源惟太宜人淑
且其始相夫子家素而封拮据內助伊誰之

賢胤式穀以教俾考功氏清通簡要玉珮瑤琨自天
錫詔乃歲鼎新國覃大慶考功庸勛大夫再命曰太
宜人崔氏以迎考終其期若待而瞑七十之年古實
稱稀中壽八十展也踰之邇始逮終壽考維祺亦既
哀榮我又奚悲貞昔恭肅有事浙右邦人所稱項有
賢母矧與賢子誼稱執友懋也後生備官儀曹顧辱
賢子畜以舊僚吾母若母登堂之交我焚我考考功
實臨茲承母計有涕盈襟在疚弗躬媿此夙心械辭
一往絮酒告忱瞻望總帷哀有餘音嗚呼尚饗

祭宗子相文

三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七

子侯

嗚呼子相以嘉靖之己未歲歿迄今為萬曆之癸酉
於朝凡三易 主於世捐十有五年矣曩令以時謀
德本不且拱耶惟夫人之宮蕭然猶室殯也乃余
晚得以一觴而醉若宮雖然彼其赫而華者不幾乎
漸滅盡耶願而哲者不幾乎不可想像耶而吾又安
從托以致吾哀嗚呼此可以道它人不可以為吾子
相道也子相之文鬱勃激昂風驅電掣為聲歌炳
炳朗朗奇葩並出至今誦其編者想見其為人子相
之氣負奇決勝吞吸一世急張未徹若為波濤若為
虹霓是其不朽者不獨以文即其氣瀾瀾漫漫猶在

宇宙間也假令百年後有文如子相者氣如子相者傷其不遂而吊焉必有割然感於寃夢間矣兄子相之尊君與余之先君爲同年友子相以文詞與余兄爲莫逆友是再世通家也余從弱冠侍子相則已聆論議而瞻眉宇可謂泐然自托者耶而不佞從子相後起復廁文詞於二三兄弟之末卽昧平生亦有以託矣其能已於余之哀而忍判於子相之不歆耶嗚呼自子相早世子相繼亡而余兄遂以文狎長子相有弟子培賢而能文尚偃蹇諸生而余幸早挂仕籍兩家兄弟所遭不倫如此然余之先君橫罹荼毒而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八

子伏

子相之尊君歸然若魯靈光之獨在則又子相所含貽於地下而余兄弟所飲痛於生前者其相去又孰幸而孰不幸也耶蓋余自高郵買舟而入興化惕然思一言以哀吾子相而筆楮狼籍踟躕於短蓬間口占以授童子期道吾情而已毋怪其言之不能韻也子相之文與氣在其尚饗之

合省祭定襄王文

惟東平之肇庸兮錫嘉裔於耳孫弱旣芳澤而好脩兮曰珥貂媚于一人 帝命奎以嚴祀兮奎獨有此嫜節皇天覽揆以降祥兮實夫人之爲烈踵前王以

經武兮垂後昆而作哲昔張仲之孝友兮相周宣王以中興惟夫人之嫜節兮亦我 皇之是馮曰南紀之降若人兮邦人席而爲榮謂國均其弗可替兮何人世之難久際將從 二后於在天兮叩閭闔而爲御 帝乃寵奎以王號兮又易奎以嘉名假衮黼以爲裳兮飾旒黼以爲纓班劍給以先路兮祁連象而爲瑩奎旣生榮而死哀兮固黨人之所羨維蹇脩之莫留兮懷宗國而遺眷紛此邦之佩瓊兮合椒漿晚而陳詞六玉蚪於雲間兮豐隆導而來歸靈偃蹇其若歆兮霑余襟而戲欬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九

祭梁思伯文

嗚呼金石難渝風流易散卽卽百年多睽爲患茫茫大輿誰成爾知亦旣知之誰復攜之嗟我思伯其生寔尊博學異才太師之孫少長墨卿晚耦筆耕藝圃翺翔語林重輕發爲餘葩虎頭丹青旁及尺牘孟公坐驚家不留儲門多長者慷慨矜諸名聞天下曠謂世祿旣魚亦雅伊昔追陪蓮池竹林樽前白雪坐上南金揚推風騷標映古今匪我能締惟子有心王臣于征言還在嶺岐予來歸脂車旣整惜彼二豎胡然爲梗萬里咫尺百年俄頃嗚呼哀哉友道實難物情

倦常有懷揚生况也投荒誰能振頽我思鄭莊望而不見九原茫茫昔在先朝公實擅美及我思伯代興繼軌惟二梁生永嘉正始公實溫先子又隨逝羅浮兩山其色有焯嗚呼哀哉戡身萬事剖袂千秋丹青色在金石聲流其人則往零落山丘燕市歲時良朋集送臨風御觴陶月吟諷每一尋往嗽然色動四坐無聲人失其重易水妻其大嶺岩巖紫酒弗躬楚夢難招械辭一慟以告石交子而有知鑒我心勞尚饗

祭袁孝功魯望文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嗚呼不佞之與吾兄蓋垂亂而有年家之誼壯歲而為詩酒之交再講而締葭莩之好未幾而稱蘭省之僚自我岩居兄尚垂翅兄之奮翼余亦鴈行浮沉並路南北互轍此吾二人相與之迹也躡屐登眺扣舷悲歌豪飲細酌形忘爾汝長枕大被懽連日夕此吾二人相與之適也若乃肝膽傾露城府屏絕談藝論學銳情千古砥礪箴規指心向日則吾二人相與之益也吾年望四兄僅踰五正古君子強仕之年惟古懼之未暢思綢繆於末路以適吾天胡拂衣之請甫遂而游岱之耗隨傳嗚呼人事難知天道彌玄方兄

之考功留曹也秉繩執矩遠勢絕交此於奸諛之俗宜屈而更三遷至其視學東魯降心從政大號得人此於有道之世宜顯而乃嘖有煩言及天直道既伸飄然高引律於止足之義宜福顧奪之壽而不得一日以有林泉兄心我心一腔之外茫茫者孰知其然兄有季女許自齠齡以為兒婦逮爾終喪庶其宜家歸亦罔後惟兄有子生七歲而孤孰克提携而成丈夫尚憶兄勇退之日所深寄託於不佞者具乎力疾細書而牽局官守弗克赴哀所以傾身卹孤者殊有愧乎巨卿朱季之徒嗚呼吾兄已矣東昌之會遽成王丞常集

卷之三十四

十一

元

祭陳母一品夫人文

代

嗚呼錦江峨嵋山川炳靈篤生偉公翊我皇明亦有女德克嫺徽聲受天作配既順且寧赫赫相君早騰執苑夫人相之克端內壺汨登師相補天之衣夫人宜之象服琰琬德覃小星慶衍螽斯乃有名駒稱其家兒夫人育之熊丸下帷中秘嗣芬義方所貽日之方中相業彌熾勇退實難千載莫二鳳翔龍戢誰稱同志於維夫人偕隱高世高世維何於彼華陽和

驚啗啗胥樂且康謂此邦媛天祐斯長紫泥螭頭
國恩未央下壽甫踰仙游遽迫卿月沉輝婺星掩魄
鑑寶辭鸞第珠去霍零落國香凄其靜瑟其早侍相
君爲門下士旣荷陶鎔亦均戚喜矧也令儀稔之女
史計昔來聞悲深弟子煢煢孝嗣萬里銜哀獲請於
朝三錫偕來我祭弗躬瞻望徘徊絮酒械辭一往悲
懷嗚呼尚享

祭馮太夫人文

惟靈誕祥華族齊體名門輝德則標貞於錦石比澤
則毓秀於蘭蓀婉婉嬋嬋家拮据助理述所天之中背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矢栢舟而沒齒此太夫人之爲婦共姜氏之於衛世
子也遺孤甫立溘焉亡祿存朝夕而思勞歿晝夜而
卒哭此太夫人之爲母敬姜氏之於文伯歎也乃育
孤孫名駒是酬策高第於邦牧擢都官而司秋此太
夫人之爲祖母李令伯之報劉也方夫民歌馮君播
惠吾土版輿就迎天篤其祐此邦之人欣若快親曰
召父之孔邇惟義方之是祖兩世孤嫠食報自身當
祿養之方侈庶期願之落臻胡二豎之爲厄竟百齡
之是靳奪王臣於就列銜家卹而言葬某等昔忤乘
梓之恩今接鸛鷺之跡旣交深於外內亦誼均於休

威瞻總帷以興哀薦椒漿而助怒若乃名德蚤揚福
澤晚厚旣抱曾孫復躋耄壽在太夫人固已合咄地
下而無憾於身後矣嗚呼尚饗

同年祭祀勉夫文

嗚呼洪爐鑄材惟全實難厥值在躬亦有兩端或少
而才鬱不得試窮奇坎壈淚焉沒世或降大任起織
積洪卒享其才五福厚終惟此兩端厚薄難通千古
如斯較焉異同若乃早值弘抱中快所施若欲張之
而遽歿之前繼後繩名揚祿垂若將引之而復摧之
則我勉夫天道難知我用以悲亦用以疑兄始諸生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十一

音全

名父之子鄉人曰材登爲國士老成溘升翺翔實起
同勝曰材式瞻式企出守於懷名二千石 天子曰
材俾專憲職早育名駒康莊繼策 帝復曰材臣世
其澤同袍之子誰則同朝惟兄有子爲光吾曹幕府
諫垣玉立雙標天豈忌盈人或厭高失意一言抗章
自引顧謂諫君與汝偕隱解組一朝輿情共軫庶其
彙征匪遐伊近天胡不辰斯人斯疾龍蛇告讞溘焉
終夕嗟我同袍嚙不銜戚豈哭吾私國寶是惜嗚呼
哀哉世有五福兄雖未并方彼不試所得已廐矧有
名駒振其家聲未究者才吾躬則成不遇者年吾歸

則寧人孰無盡我又何悲絮酒椒漿如瞻總帷楫辭
一往兄其有知嗚呼尚饗

祭陶蘭渚文

嗚呼惟生人之多艱兮胡禍福之靡常始疇予而厚
植兮既孰奪而摧藏余展轉其無憑兮將執策而叩
巫陽彼禹穴之蘊靈兮亢厥宗而並起鳳將雛以薄
霄兮鴈翩翩其軒舉群會稽之竹箭兮羗獨擅夫材
美相直清於宗卿兮入尚君王之符璽紛瑇瑁之陸
離兮固黨人之所豔譬策驥於脩途兮忽中道而坎
窞傷玉樹之聯翩兮乃後先而孰空去鵷鸞之接翼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古

元

今蹈龍蛇之妖讖將虧盈之在天兮君又恂恂以持
盈秉珪璋以提躬兮處谿谷而尊生信共人之遐軌
今初何覩夫咎徵昔顏氏之庶幾兮今年甫立而早化
動祝予之深悲兮或云脩文於地下儻斯人之潛靈
今帝命豐隆而來迓既人道其爽徵兮將杳冥乎憑
藉亂曰瓊琚珊珊佩飄飄兮周廬承明亡其曹兮懷
我佳人不可招兮看俎雜沓薦蘭椒兮庶其歆予來
下遯兮

祭耿太夫人文

嗚呼天挺鉅卿生高其門必有聖善以開慶源况我

宗儒天爵所尊其生不偶種德斯存則我太夫人佑
啟之功蓋舉世無倫者矣惟太夫人生稟粹茂苑嫺
太丘借有眉壽篤生鳳雛三楚之秀伯季齊驅在

帝左右仲也布衣玄德並懋貽子令名我則無儀江
漢風行不顯其施長公中丞道結主知擢在臺端霖
雨惟時彼美邦媛象服攸宜庶其樂康以永所綏天
胡不遺民之無祿煌煌嫠精洽波南服祿養遽違計
音來告奪我儀刑從之荼毒二事與嗟百身思贖某
等昔侍中丞符臺先後分則登堂視猶余母三選匪
遐式瞻式友扶服承計情深執手嗟太夫人亦既黃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十五

五

者曷不少留慰我山斗若乃和琴靜瑟孕玉胎珠偕
隱縣上登庸泰初喜愠無聞哀榮自如則可謂生無
不足沒有留餘者矣太夫人若此我又何吁嗚呼尚
饗

祭董封君文

嗚呼古有篤行君子不施其聲乃昇後賢歸榮所生
然而種德者未食其報祿養者或奪之齡矧百年之
五鼎蓋自古而難并若乃教誨爾子聿觀厥成垂九
十年身際承平則我朴翁可謂極天民之福德備人
道之哀榮者矣惟翁胃本欣飛生而朴茂誕育多賢

義方是授晚得參藩生民之秀翁有其封國門畫繡
始在參藩蜚聲甲第惟翁之教絃歌百里章丘報政
入揚國紀惟翁之命爲名性史存歷外臺再參方獄
翁曰勗哉矢猷河洛方獄言還中更屈蠖翁曰嚆哉
汝往毋卻大夫于藩維民之望庶我期願維邦之瑞
歸若靈光董宗獨峙束帛上樽國恩行至胡不百齡
仙游稱遽大耋興嗟老成誰寄某等昔偕令子奮迹
天池不淺通家甘禩於茲几杖如存忽焉總帷都人
皇皇喪我刑儀存順沒寧翁志則怡于以慰之椒漿
斐辭尚饗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六

三

祭陸胥峯文

嗚呼惟陸宗之自古今振奇葩於南國爰集靈於若
人兮遂聯翩而起翼際 世皇之中御兮吾黨偕而
陳力謂康莊其共騁兮荃獨疲於執戟貢丘園以投
老兮孰云懷瑾而不恤歛未吐之天庥兮乃大畀乎
後賢振三鳳於河東兮嬈八龍於潁川曰廷尉惟伯
子兮乃簡命乎自天植道德之崇構兮弘孝友之廣
淵舉宗席而爲善兮維夫子之是先將歸然若靈光
之時兮胡奄忽而云老成之謝幸伯子之過家兮視
舍玉於休假悼叔子之早凋兮迺脩文乎地下既考

祥其稱榮兮亦云踵計而興詫某等繆通家於三十
載今偶京國之遙集或寄慨於同袍兮或鍾哀於父
執雖顯晦其殊途子忱存亡之如挹澆絮酒於阻脩
今望構李之原隰倘總帷之可扣兮鑒予哀於短什
嗚呼尚饗

祭陸湛菴文

嗚呼吾兄而止斯耶受知如弟受恩如弟而所報吾
兄者亦止斯耶天道茫茫我不能知人道遙遙我不
能期友道艱虞我不可追惟千里之絮酒再歲之涕
淚械辭一往以哭吾私始在先考偕兄尊人逮我伯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七

三

兄齊爾哲昆再世同勝天締厥親洎小子之末造復
附驥於青雲乃綢繆於蘭省同夙夜而惟寅弟於吾
兄亦可謂緣合夙根者矣所不同者兄有密行弟以
踈蹤兄精內典弟溺雕蟲兄宗門履順而弟家難是
蒙將賢愚之殊軌或自外於陶鎔然而畧去蹊町剖
出肝膈提携推獎示我嘉則謂可與言握手促膝謂
可共事同心戮力蓋有人不及知兩心獨得者矣我
昔入都兄貽我書教事孔繁嘔血而罹我聞是說豈
其遽虞械書未返卒云告徂人道荼毒福善則誣兄
之寶慈曰仁者壽質厚器寬於法宜久薄味寡欲強

而弗徂乃指盛年弗登黃耆將盡瘁於王事而躬之
弗有耶抑脩短之在天而數值其偶耶嗚呼聞計經
渙若無知乃有此心書往夕來所願登堂哭於總
惟執手諸孤以慰我思遙遙嘉禾官守是羈絮酒弗
躬先之斐辭素車執紼庶其有時嗚呼尚饗

祭丁封君文

嗚呼長淮之北大河會同二瀆湯湯奔海而東其氣
決潏異人所種誰其承之曰我雙翁惟翁朴茂葆真
內全生當 孝皇熙皞之年歷更五朝篤行彌堅漢
人所褒孝弟力田積躬種德光啟名賢教以事君功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太

三

儲格天於惟少宰師臣是則入授 帝經出忝衡職
河潤九里淮清一色翁實祥源覓菴桐栢朝有令儀
鄉惟耆碩胡不百年以永 君澤南極淪精長庚夜
微淮海一鶴僊游令威煢煢哲嗣承計言歸 帝曰
講臣啟沃爾違嘉爾帷幄軫爾庭闈爰錫異數泉臺
永輝惟我九列式瞻風裁去目鵷鸞傷心苦塊人之
云亡老成奚賴愧此誄辭曷彰耆艾有酒盈樽藉之
遑酌有懷龐眉鑒之如在嗚呼尚饗

同年祭陳孔震繼母文

嗚呼聞有華胄厥惟陳宗冠冕蟬聯爾卿爾公豈惟

義方陽教之隆亦有內則助宣于宮惟太恭人名門
毓秀作配太丘位卑德懋乃有中丞肯其堂構鳳實
將 毛於鷺中丞桓桓卿士所儀中外垂勛曰毋
之貽錫 命於朝螭頭紫泥玉帝六珈以報毋慈中
丞作鎮於關之右乃勞 王家不遑將母庶期百年
偕老眉壽胡遽云徂祿弗逮久某等昔偕令子通籍
三朝廿禩於茲升堂之交忽焉承計怛悼心勞豈曰
無從與子同袍中丞于奔自陝徂閩括髮萬里怒焉
舍辛我寄我哀斐辭是櫟素月卿雲髣髴歸真嗚呼
尚饗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尤

三

同僚祭張震峯夫人文

唯靈毓秀中州媲美名宗淑慎敬共以相所從學光
於朝尚璽禁中 帝曰爾丞安人之庸載錫之綸
珈是蒙乃兆螽斯亦既抱子遐不繩繩以繁張祀如
彼瑟琴在御而理誰令絕絃中道而委有遺呱嗟
其失恃惟我符丞伉儷是矜撫其遺孤中宵涕零惟
安人之故以弗遑寧言告於朝歸寧爾靈我有旨酒
慰其遐征薄言酌之僚友之情惟日之吉龍輪出途
湯湯衛源飛旄南徂歸於中牟玄宮所都安人宜之
埋玉藏珠福爾夫子以逮諸孤嗚呼尚饗

同年祭兩川大叅文

惟二華之削成兮控沃野而西指鍾偉人於朔方兮
羌玉立而雙峙秉三階之節鉞兮惟夫人之有介弟
疇相望於藩服兮持益部之綱紀惟我 皇之御辯
今中金虎而節建群九州之玉帛兮錄金鑑而來獻
荃萬里而銜使兮陟左擔之危棧懷隱憂其匪躬兮
卒扶曳而陞見胡緝瑞之甫終兮乃曾不假乎須臾
望薊門之瞻暖兮睫空斷乎友于棲靈輓於逆旅兮
魂飄飄而歸乎故墟迫短晷於盛年兮躋長馭於康
衢禮諸侯之有行兮歿王事而加等嗟若人之盡瘁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四 二十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四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五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祭文

祭外母文

嗚呼自吾外父之亡十有五年萬里携柩歸奉老姑
整齊貧家儷於豪族喪婦嫁女拮据荼苦以成我外
兄以不陳我外父之聲夫孰非吾外母力耶有子有
孫諸壻環立齒富力強謂宜食報晚節縣縣云胡無
疾中夜而遽亡耶始某卜以明歲之吉奉使南還偕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三十一

鄉同年祭鄭母文

嗚呼通德之後再起斯文惟端簡公大雅不羣太安
人事之以淑惠聞宜於名臣作室維勤乃誕光祿奕

世維芬家學之承資以事君強諫於朝載策忠勲婦道無儀惟夫與子有一於斯亦既以祖矧曰兼之哀榮終始豈無世祿六珈是侈今名弗長毋心曷以孰與太安人樂有世美昔在光祿奮不身謀請室之厄以爲母憂義維滂母卒獲優游泊乎光復母子同休乃以考終履化乘流下從端簡怡然一丘光祿于朝不遑將母過奉使旌宵征疾首母也不待傷時之後某等獲偕令子同袍執友弗遠母存升堂爲壽爰寫斐辭將之絮酒嗚呼尚饗

鄉同年祭劉古泉奉常文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五

三

三

嗚呼吾兄而止斯耶彼蒼蒼者爲有知耶爲無知耶謂而未世乃官奉常拖金著緋九列在行謂而未遇秉銓嚴廊簡要清通其道大光謂而無兒仲嗣振芳早奮賢科繩繩未央然而計至之日食辭傷逝有識含辛同袍慟涕痛哲人之蚤萎怨福謙之或蓋豈不以經緯文明龍潛虎炳在國瑚璉在人水鏡兄之於才猶有所未竟耶仁心爲質潔已好脩履孝資忠道備剛柔兄之爲德猶有所未酬耶恬澹清夷宜有遐齡生未知命運迺星精兄之於年容有所奪而傾耶再以華歸潘輿歲月朝露忽先承權承歌兄之於志

容有所費而沒耶嗚呼金刀掩芒生芻入夢鄉之典刑朝傾隆棟况我二三兄弟青衿早共沐浴餘風式吟式重傷畏友之忽捐能祝余之無痛恨椒漿之弗躬望總帷而長慟嗚呼尚饗

祭華起龍文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五

三

三

亡從女爲閨迨君在告執親之喪銜哀弗暇煩言用長顧蘭玉之爲質豈荆枳之能傷君方盛推國士之感而吾則惟君疾疢之防乃竟長夜摧其早芳計聞之日涕零如雨蕭統之痛威明潘岳之傷仲武誼深休戚情鍾今古然而漠若無聞者易歲於茲矣卽胡越之弗若豈寡情而至斯君心我心知者其誰益欲致祝予於一慟不欲械遠意於空辭也君有儒才於世希偶帝召玉樓於古或有乃以快讐入之心而來如者之口人不可以無年吾於君乎奚咎三伏炎蒸萬里歸路望家弗投維君之故睽里門而與悲酌椒

漿而據懷倘九原之如在豈余哀之無據嗚呼尚饗

祭余太夫人文

蓋古投分之友多升堂拜母若巨卿之於元伯公瑾之於伯符皆其徵已南昌余德甫交於吳郡王元美而王有弟曰不佞世懋德甫之以翁畜某蓋二十年其於分爲定耶否耶萬曆四載冬某以職事來南昌而屬德甫之母夫人捐館舍某弗能視舍也卽捧檄爲他行而弗遑吊也蓋奔命江介者五閱月而始克以其弗倫弗韻之辭叩總帷而酌之其於古投分之誼然耶否耶噫太夫人卽弗躬誕德甫而有鞠育之主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四

五

道教其子賢而文以昌余氏而德甫且用垂白孺慕成爲孝子則太夫人之爲余氏毋無愧乎存者矣獨某與德甫交至篤而生弗及升太夫人之堂沒弗獲以時吊幾若世所稱萍聚者則某之爲通家子獨無愧乎亡者哉雖然太夫人之愛德甫也愛於所生其必以愛德甫者而愛其所愛吾知其不吐於某之薦矣嗚呼尚饗

拜于麟先生墓祭以文及詩二首

有序

萬曆五載秋王子朝於京師還道廣川慨然有昔者吾友之懷念于麟物化八載墓木拱矣惟是難

酒之醉缺焉於今走既罷於車耳業且杜門沒齒失今不一改轍尋訪丘隴償其夙心則長逝者私恨何窮卽稱疾病將何辭於冥冥用是羸服間行扣先生之墓而拜之卽不執千里手可也拜事竣將並東道陟泰岱望日初出於日觀之峯如見吾于鱗顏色儼帝好文以于鱗借君大山縹緲雲嶠間得無延頸而佇我乎乃卽輅中爲文若詩通不加點其辭曰

嗚呼洪河衣帶不沒者名轉石雷動不移者情微音在編英爽在天我文後死公生則先白楊悲風自昔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五

五

祭陸叔平文

嗚呼三吳文雅代不乏人博綜妙秘公實罕倫大朴既雕枝葉易槁公獨後死歸然大老世用知公惟才與齒若余所欽道不在此公有懿行惇倫尚節衛武既耄稔身彌潔縑衣之好維才是憐以長下少古稱忘年公今已矣寶喪國器豈惟三吳佚刑失恃客歲過家公病骨立猶及譙談余手是執曾未幾何計以云亡官守之稽弗遑酌觴迫惟曩昔綢繆一紀烹餼炮羔樂我兄弟凡有勝游杖策先登掛席乘危從之

洞庭風流如在九原不作壘壘者丘有淚綆落公其
有知鑒之冥漠嗚呼尚饗

祭雲川周姊丈文

惟公穎拔稟性坦易宅心學成進士秩二千石而壽
踰六袞則公之存歿實關係乎吾鄉君子之林壻於
吾宗學於吾家而吾兄是師則公之休戚所關係乎
王氏者尤深公之存也林壻徜徉歲時謫饗吾輩未
嘗不奉几杖而披襟於公之歿醇醪失口儀刑去目
吾安能不悼往而捫心世望通家之好匪伊親始世
懋鴈行之末尤數追尋敬雖處乎末行實奉教於所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六

三

同劉徐二僚長祭劉大理父母文

昔在世廟續服自楚福德所種名卿接武粵有祥
源隱德並樹恬而食貽維珣與組猗與大理九列儀
刑邁德自祖為鄉先生封君承之貢上明經乃弘義
方績用彞成維太淑人名門煥美實有婦德以相夫
子道合瑞凝篤生大理雖備老風行江汜惟
念功恩襲二親載錫之章命服振振於惟孝思明發

懷人匪朝伊夕庶情之陳如何不待翁先慈忽計首
來聞有括其髮寢苦言遠事存寧沒猶及將母以康
歲月祿之弗留輶車踵計夫子命我從之天路行道
傷哀朝紳悲慕彼如之人頻此大故豫章之墟接壤
交深猶子之情世故紛紜川途脩阻吊弗躬臨奠弗
時舉有懷凄其銘之肺腑日月其邁緘辭還吐國
有卹章爾爾爾哀賜地於荆賵襚雙來我舉我旂從
之夜臺薄有椒漿以寓我懷嗚呼尚饗

同劉徐二僚長祭馮右山文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七

三

嗚呼人生五福誰享其全即考而終有子為艱亦既
有子于藩于宣業有王事實鮮承顏舍弗及祝比其
而然熟如我公篤祐於天富壽既窮而賢掛冠
就養卒獲其旋維公邁種蚤登天步聲諫垣乃奇
於數徊翔州邑偃蹇末路計然之策時也弗遇退脩
其餘以有積著我留其餘子光厥祚大小馮君為世
所慕濟濟冠纓人誰無子公子則孝慰我來止悠悠
大運人誰無死公死而安有子經紀生無缺享沒無
遺悔五福之外公有餘祉惟公之子實叅名藩藩于
江者左曰繼文同榜同寅舊好是敦中行攝右為公

鄉人爰及公子素接慇懃懃實通家兄在公門憑藉
江州令子餘芬凡我藩維詎均休戚聞公之喪銜哀
若一有懷未吐怒焉如失爰詢爰謀維日之吉椒漿
夢辭以寓我恤公靈在天鑒此馨苾尚饗

祭述美兄文

嗚呼吾兄吾王父之冢孫而司馬之嫡孫也吾王父
所生伯考暨吾考二人伯考之所生四人吾考之所
生二人兄弟六人憑藉祖德以育以蕃蓋其最少者
曰世懋亦生四十有三年矣是豈不謂得天之厚幸
者乎世懋以丙子之歲出補江藩忽忽思歸請告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八

矣夫豈其軒冕是薄蓋知來者之無幾悵友于之將
凋願留餘日於林臯奉几杖以卒歲月乃歲丁丑椿
櫨入賀則吾諸兄固晏然無恙也曾將事之幾何時
旆未獲旋而次從兄 美已告徂於家矣倉皇歸里
慟哭一觴而竟竟已翔於墟隴矣然猶幸者吾伯兄
之歸然在也是時弟已具疏乞休爲吾延尉兄強之
至境然猶顧謂兄曰明年兄且七衰弟得請亟歸爲
吾嗚呼詎意兄之遽以計聞也使吾稱觴之意改而
從醉觴之悲耶兩臺敦迫竟就淹留歸也無期豈唯
寥寥之弗臨卽欲奔赴總惟求如哭 兄者以哭吾

兄而可復得耶嗚呼吾兄官爲詹簿秩亦清矣年至
七十古云稀矣始聘志於功名而弗遂則逃之玄以
薪長年而又弗遂則委順以待終知兄之無憾乎此
也所未瞑者其銳意教子數奇於數而未食其報耶
其嫂氏中背生產旁落而莫慰其晚耶其孫枝落莫
顧瞻箕裘而莫爲之託耶嗚呼五濁惡世鼎鼎百年
生則多憂沒則俱已吾又安知吾兄不早達於生死
之故而吾猶以俗人之見度曠士之懷耶千里械辭
寄聲一哭聊以寓吾情而已嗚呼尚饗

祭馬少保文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九

嗚呼太華地拔黃河天垂紫氣鬱盤三百年來光啓
宗臣實惟我師麟經赤幟虎觀青藜濟哲維 皇甘
盤是資砥礪若金黼黻如綵我 皇龍飛師臣是急
乃秉秩宗以及爰立直方而大寬弘以執義色斯形
百僚是挹 帝曰師臣大勛用集譬彼井渫方需其
汲天胡不辰絕我鼎鍾扶曳而朝卒瘁厥躬螭頭掩
色箕尾歸空 天王撤晨國人罷春砥柱逆流削成
摧峯秘器東園飛旄玄宮嗚呼哀哉昔在石渠某也
無似辱公善誘循循再稷實稟餘訓爲周柱史在三
之義庶幾終始人之云亡誰瞻誰視瞻視維何關西

夫子嗚呼哀哉道愧康成絳總去目痛深羊曇西州
絕足豈無門人衰經視玉我獨何人不寢而哭江關
留滯峭幽遐曠椒漿萬里生芻一束嗚呼尚饗

祭彭博士稚脩文

嗚呼先生葩辭駿發藻翰翻躍一第俯視千秋默然
陋理窟之藏拙振騷雅於遺編此非先生之才自負
無前者耶造請交游肝膽眉睫意氣相許聲華遙接
或借交以自矢卽犯難而靡懼此非先生之行自負
爲俠者耶然而才不足以取世資而里閭伐異者以
爲訾俠不足以得士死而鄉黨摘瑕者以爲毀食貧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十

墓誌

祿仕晚得一官菜色未起青氈尚寒而池魚忽殃龍
蛇際厄中外共訃鄉邦交謫投劾載還臥病一室嗟
墨守之已乖異蒼穹之或恤嗚呼豈意夫二豎沉嬰
賁恨告終助人爲雲悠悠蒼穹歷觀斯世孰如先生
之窮者耶嗚呼一第無成斗祿靡遺垂白之老皃孰
孰依幼婦孤兒號寒啼餓人生至此今昔之爲毀爲
訾能不改而從悲耶世懋昔周旋於京邑獲再晤於
茲地蓋存有憐才之嘆而歿有卹窮之義叩總帷而
陳辭賸芬薌其來責冀此邦之賢者悲吾言而不吾
罪也嗚呼尚饗

祭徐子與文

某年某月日左方伯徐大夫子與暴疾卒於位其友
人吳郡左叅議王世懋越七日始克冒罪奔赴扣其
棺而哭之曰嗚呼吾兄而官止斯耶壽止六十有二
耶而卒無血胤以死耶自古文人多忿狷疾戾偏拗
矜佻之行以故不厄於位卽厄於年乃兄獨不然其
德充然其容春然貴而不驕施而不倦犯而不校投
之以散而不怨欺之以言而不疑迫之以煩而不焦
酬之以負恩而不怒若是者其於聖人之道卽未麗
於中也以言乎古之所謂至人庶幾合於養生之旨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十一

墓誌

矣此於法宜壽奈何其遽而死也其死也不死於甘
醲不死於姝豔素敦敦友誼有鄰莊之劬晚而獲遇傳
以繁艱外熬中煎奄忽稱遽其殆死於王事之鞅掌
也嗚呼使子君早知子與而繁之艱之於十年之
前其精氣足自足以仰報何至力所不任而竟令其
鞅掌以死也卽早不遇而令家有負郭之田室有代
耕之子彼且怡然有以藉手而歸何至以六十之年
而死於所謂鞅掌也倘以爲賦筭有定非逸享所能
留庶幾幅巾委運貽親朋以話言又何至遽以鞅掌
死而令寥寥於腐穢之辰也嗚呼痛哉惟其好施食

貧子然無聊牽率罷躬以至於此比其死也而貧者靡控子者告絕垂白老婦然歸旆僮僕呼號旅櫬無主嗚呼天胡不辰而毒吾子與之至於斯也聞其屬纊之辰與夫戢棺之日僚友摧酸若墮手足士庶輿臺傾城隕涕而平生遺稿門人固藏有若世慙之徒誓以必傳則吾子與雖不能得之於天而可謂得之於人雖不能永之於年而亦庶乎永之於名矣雖然其哭者有盡也而其所傳者亦非其至也若吾所謂其德充然其容春然貴而不驕者施而不倦者犯而不較者投之以散而不怨者欺之以言而不疑者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主

祭汪母胡太夫人文

嗚呼陽燧明月照乘媚川必有五色之胎以潛於淵長離鸞鷟祥經瑞紀必有九苞之母以將厥子凡我太夫人之含貞葆粹以光啟我伯玉大夫天下皆知鳳凰之將九子老蚌之出明珠矣若其得於天者之特隆而享於人者之備至則吾將信吾辭侈若事以慰夫在天者之靈而畢夫養志者之志在昔荀何祿養耳順菰菰中廁膺萬石以名然而孺慕雖勤彩色弗形孰與我太夫人之誕文伯而家有子長丘明耶昌黎炳唐幼孤乃育於嫂廬陵奉母崇公弗偕以老孰與我太夫人之伉儷金甌琴瑟靜好及見大夫之貴而歸歸而考耶子卿握節北堂告終太真絕裾鄉品弗崇是以詩人歎於將母而君子不易三公孰與我太夫人之有大夫司馬之爵敝屣而老萊之戲之是躬耶唐李景讓母子以賢孝稱厥弟弗第母輒箠其兄然猶載之史氏藉爲休聲孰與我太夫人之有幼子俊朗並榮煌煌世恩舍子立弟以慰聖善之情耶我聞太夫人之歿也大夫請之朝 天子錫之贈蓋曰匪大臣之典之崇而文人之母之重門生故吏綴經而視喪者不知幾何衆而騷人墨卿雍輓而

楚夢者又何可勝誦也若乃稱異姓之末弟蒙鄉曲之游揚生平誼故宜莫如世懋之在門牆而局一官之執掌慙千里之裹糧酌舉弗辰辭關弗揚聊以美形容於旌素而寫一慟於椒漿嗚呼尚饗

同僚祭吳夫人文

禮云無非無儀夫女子安能自見才也其顯晦直由所歸耳蓋百千象中始得才者而事之然或共艱難矣而不及見富貴見富貴矣而不能成子姓若吾鵬峰公之有夫人則庶乎媲美裕賢而獨際其盛者耶始公之起諸生績學有聲而器以晚成也則夫人相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古

三百五

之枯据勸學以宏大其聲暨公之爲名尹爲名御史而光顯于朝也則大夫相之勤內政嚴義方以毋貽公內顧之憂逮公晉蒞外臺子姓彬彬能世其家而夫人始克以其暇餘之身從公於政成之日公深資隆望上且召公入夫人象服六珈當爲命婦以朝兩宮而奈何其遽舍公以逝也豈天故與其全而復斲其末耶將數有定而莫之能挽耶凡我僚友聞夫

椒漿而叩總帷則僚友之情也若在夫人則可以而輿矣抑可謂沒而寧矣嗚呼尚饗

同年祭嚴師母吳夫人文

人臣之貴貴極相位相維艱哉急流勇退入妻之榮榮作相配所尤艱者在榮弗忌維我夫子世廟是庸歸臥兩朝緋玉雍容乃有夫人媲美房中偕我茶苦以及棟隆蚤誕嘉胤爲琳爲瑯豈伊無賢螽斯載光如彼樊姬麗於楚莊卒啟多男相門以昌孰是人斯貴而遽下相君宜之有堂綠野夫人從之以魚以雅雍雍喈喈宜爾純嘏天之不吊蘭芳忽摧卿月沉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古

三百五

輪蓂宿掩輝小星之思邦無令儀及爾諸孤嗷嗷同哀人亦有言百年難保有如夫人履順獲考借曰耄耄亦既偕老哀榮既備終始以道維二三子門牆誼深服官中外總帷弗臨後堂之悲絲竹遏音庶其鼓盆以慰我心上計維時晨星載聚乃合素旂乃陳清醑有馨者椒有哀者夢穢之遠道寫我衷懷嗚呼尚饗

與艾大恭同祭耿封君文

蓋聞世有明道繼統之君子則必有沕穆醇懿不學而闇與道合者開其先有經世濟物之大人則必

隱約忠厚不仕而好行其德者爲之前有若大河湯
湯宿海深厚于玉連城厥璞渾淪故在伊洛則太中
杜二程之秀在閩越則章齋濬考亭之源是二先生
者猶取世資而洩其藏故氣有用而弗完若我靜菴
翁之爲人也潛德懿行至不可枚舉其大要不色喜
于二子之第而乃以仲子布衣明理爲懽此不可謂
無學而公不自名曰以俟吾後之賢 天子三錫爲
大中丞天下稱曰楚惻先生之父垂廿餘年此不可
謂無爵而公不自有曰吾太平之民其德厚而彌歛
其氣完而不洩故其儒履壽考比於二先生者爲獨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六

祭沈上林文

具區之委松陵萬家沈宗鳩焉世載厥華赫赫諫議
爲 國觸邪隆施弗竟公振其葩早游成均晚旣一
第乃謁選人麗於郎位上林一枝旣蕃旣蒞晏容百
有 盡輟棄東山之聖舍和養尊方幅圍基以樂
國恩出其緒餘寄之人倫拔士如林許郭之門爰有
哲胤義方代執環膝而居諸孫玉立伯也掄魁弱冠
用汲乃悲思翁露章請急憊與儀部好託婚姻公實
主之弱息是實追惟往謁疇昔之春珠玉在側形穢
吾人如彼元方恣其柔愛人謂無憂公曰未艾曷以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七

三司公祭李五華先生文

昔在 世廟龍飛郢中其氣佳哉鬱鬱葱葱餘祉疇
離乃生李公玉立揚休以亢其宗公之初仕逢時不
辰厄彼濁相偃蹇要津晚乃擢用猶稱外臣蓋天下

識者靡不延頸而望公之信追夫積階方嶽且暮
絕浩然抗疏救水是悅老著班衣自歌白雪則亡門
知與不知莫不舉手而高公之節蚤有佳兒弱冠天
祿三維繼起長離驚驚軒冕聯聲甲名族海內談
士莫不撫掌而豔公之福至乃縱心丘樊適意堂構
性不飲醇行不懷疾天與平康神鑒德厚凡知公者
又不莫交口而必公之壽也奈之何孺慕未絕計音
忽聞人之云云羔鴈喪羣天道夢夢人事糾紛豈物
忌於太盛將厭濁世而凌紫氛其等辱與賢子共事
西州父執視公誼等戚休賢子既遷受代于留定省
王泰常集 卷之二十五 九

與張助甫同祭李五華文

嗚呼李翁吾二人之獲交翁子本寧剖肝裂膽淚血
相視莫逆成笑瞿去成悲蓋古登堂之交若翁即我
翁也本寧自太史出藩臬三秦者再而翁父南臺翁
尚無恙翁以方伯歸養垂十年所而南臺翁始下世
吾二人實衰晚之窮福極考曼聲長歌吾涕固無從

也曾居諸之幾何時翁孺慕之未卒哭而漢濱之龍
蛇忽識郢中之梁木遽摧使吾二人又以哭翁父者
而哭翁且其聲之迫而絕之咆也始本寧之擢官河
洛九一以關內之節來而世慰實代之任本寧以
休沐請翁固命之兩母反顧於是祖帳東門送之入
洛奈之何東門東計音卒至而翩翩素車不之洛
而之郢之宮也凡吾本寧所以標映枕林彌綸
人世造士菁莪結友金蘭非奉翁之教則我二三
兄弟素所服膺父執而銜德於其生者今安得不扶
服驚呼而銜痛於其終也嗚呼翁壽即不南臺翁有
三泰常集 卷之二十五 九

祭李五華文

維仙李之植靈兮自豫章而來郢際湯沐之隆麻兮
飽爵芋之瀨景鍾偉人於漢濱兮曰楚材其脫穎發
陽春之絕調兮廓無師而獨騁始遭迴於倭相兮終

縱武於康衢 帝乃命以四嶽今將馮翼於許謨胡
陳情之恨恨兮請斑衣以爲娛登威鳳於九霄兮昇
彩色平鷄雛維伯子之踔絕兮蚤然藜於木天携三
昆以兢爽兮驚楚書之聯翩荃獨俯仰其浩浩兮窮
福履平當年攬德輝而彌劭兮庶其駕彭聃而侶偓
佺踰何厭此濁世兮適委波於逝水傷苦席之未祥
今顧孺慕其猶在耳蹈妖讖於龍蛇兮變白雪而蒿
里稚子弟以執紼兮傾荆楚之秀士曰予獲同升於
伯子兮又重之以寅恭悲父執之靡瞻兮結紆軫之
深衷當伯子之袒奔兮羣僚斐而爲恫策余馬於峭
主奉常集 卷之二十五 手

嗚呼尚懷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六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祭文

祭故大中丞霽川周公辭并序

萬曆庚辰填撫河南霽川先生致仕歸時提學副使
王某奉 勅之關中至則先生卒矣某旣雅慕先生
殊有典刑之歎居兩月餘而雒陽守始以先生所留
書幣見貽念封好宛然而其人已朽愴然發封讀之
則纒纒鉅麗累千言不休息王子衡不識鄭繼之鄭

主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手

亡後王德其詩有海內談經王子衡之句便目以死
友爲位而哭矧先生故吾父兄交也又所爲寄託之
意良深不佞卽昧生平惡能後子衡之慟哉乃爲文
以祭之曰維崆峒之穹窿兮鍾異靈乎朝那鬱思皇
之克生兮眎周室而爲多荃獨矯以好脩兮冠秦士
之我我揚西京之餘藻兮挽涇渭之頽波始畢比乎
東魯兮終英蕩而夾河胡人道之惡儒兮姦入宮而
見妬指杜衡爲藁施今蒙綃紵以多露憤斯世之不
可居兮卒抗章而墜去彼三尸之罔極兮引二豎而
爲助賁長恨於浹旬兮頓遠駕於促路上終南而未

就今哀寡妻之號號者溢為多內今君其視諸室
中幸荃蓀之楚楚今將振君之遺風伯既躬臨沂之
隱德今季亦蹈卽丘而為恭庶其慰於九原今將有
知而為恫驚孟公之尺牘今發雒陽之故紙感秦風
之妙旨謂生死之莫交今顧良言其在耳願竭不敏
之才今庶有造以酬於夫子嗚呼尚饗

祭邵母柴太夫人文

嗚呼太行天黨胚奇孕神積百千年乃生名臣必有
祥源以培厥因玉璞玄圃珠蚌沉翕誰其尸之曰太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三

三

夫人維太夫人燕婉名族歸於封公其儀孔淑玉燕
之投石麟是育膠庠卜遷熊九訓讀俾我國楨騰上
斯速惠文峨峨觀楚之風乃陟中丞乃貳大戎天
子曰都翳母之功象服玉珈以顯厥庸協于封公鸞
聲嚶嚶迢遙泰封四鎮綱紀天子有命大夫蒞止
勤勞於邊寤言陟屺母曰旃哉吾安吾里爾母內顧
以酬天子惟歲之已躋於古稀將舉上樽以薦庭
闈如何不辰夜臺云歸婺星掩芒卿月沉輝邦媛之
亡誰式誰依其昔從大夫賢勝叨附今墳關中實稟
節度提携誨勗共獎王路未獲登堂卒承母計如我

失恃興言永慕母既生天公不我留降王務面邊人
罷謳矧我百僚誼均戚休薄言步辭以寫我憂絮酒
從之有淚泉流嗚呼尚饗

與朱方伯共祭邵母柴太夫人文

國家明經取士三歲一薦于南宮對於大廷則必
有碩才鉅識精爽福德照耀天下者出而領袖乎其
間世有賢公卿拔起卓立以大其門以光其祿胙則
必有含幽韞秀識若丈夫胎保身傳者以濬發乎其
源若我太夫人之為人婦為人母也拮据勤施惕于
義方以誣我大夫則上黨之人莫不知其婦道好道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三

三

之閑洎大夫之始祿于朝也同進之士三百其人
莫不稱兄弟于大夫而歸母儀于太夫人之賢逮夫
赤棒三秦黃鉞四鎮太夫人象服六珈以宜于家則
上自文武大吏下自材官徼士外及屬國降胡願大
夫之不我棄者莫不願太夫人之永年而奈之何以
計來聞也維太夫人履順乘流窮榮極哀固已六玉
蚪控文螭厭世而生天顧使我大夫茹荼拮据而
返於上黨之廬也則我百執事三軍諸胡皆俟俟乎
狂走而悲失帨幪矣又况諸屬吏中若某某辱在末
行而升堂拜母于二十年之前者耶其被所天也至

故感德宜專其覲母儀也深故卿悲宜切而拘繫官
守遠不能執紼於里門近不能執手於幕府視彼萬
里生芻鹿車遠送者能無厚顏秦晉夾河一葦可航
託椒漿於一介表素旂以隸哀蓋拜送之辰而心已
馳於駟馬之先矣嗚呼尚饗

祭徐鳳竹文

嗚呼物量不齊或夭或喬或多取而不盈或寡取而
患饒故杯水堂均舟不芥而杯則膠萬斛之舟而傳
百斛飄若魏王之瓢天厚哲人縱之康國有若徐公
其器罔極始官桂下游歷中丞兩陟卿貳司空舊京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四

公於官階可謂顯且榮矣銘釜 三朝車轍九州衡
南楚東教澤滂流大惠折人城海而鳩公於立功立
事不可謂不酬矣虞山之陰兩湖之隩大臣閣門懸
車在告飲食美好風物澄峭他人得之式歌以傲然
而蒼生喁喁罔不延頸於公之賜環而公亦不願以
有用之身坐棄於湖山浩渺之間 尺一旦下僉謂
公不久東山而奈之何天不勑遺遽乘白雲以還也
世貞無似辱交最先兄弟之稱垂卅餘年錫爵晚進
卒獲周旋懋也從兄誼亦纏綿仰濟川之舟楫庶思
齊於見賢循芥子之末分顧相率而歸田蓋將肩公

以鉅而竊餘潤以有林泉詎謂我公舍我長逝松栢
可凋蒲柳奚恃人之云亡寧我獨涕爰寫斐辭敢告
公几惟公未竟之志必且爲星爲辰爲 帝司命爲
嶽明神其肯降而歆我二三野人之芹耶嗚呼尚饗

祭周錫臣文

嗚呼公侯之後必復其始維我錫臣名臣孫子長身
虬髯方願巨齒迎刃之才無艱弗理萬石之風於德
靡悔庶竟厥施以永周祀然而年弗登五位未橫金
玉山俄崩朗月遽沉旅櫬哭途遺言痾心恭肅之貽
公死孰任人理胡酷與言難尋我昔登仕與公齊年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五

公於衆中顧我周旋豫章計吏病不朝天公實出視
我藉我憐誰云病夫竟以天全別公幾何乃以計傳
嗟爾盛年循我弱質懷焉思退以終餘日王猷雪舟
表闕土室絮酒弗躬匪我敢佚公有賢子扶服而求
言表其阡不朽是謀韓陵片石我非其儔故人之懷
實寓我憂音酒從之庶鑒于幽嗚呼尚饗

祭史毋陳太恭人文

嗚呼燕姑蓼蘭乃茂七穆三周鼎盛李宗方幅天植
令人以昌史族豈曰偶然維德維福史在溧陽百葉
載芳維玉陽公列爲九卿 積著好施處樂彌光有

子及孫先公踵亡遙遙華胄危如絕縷一綫之遺在
我元秉爾構爾堂照耀光景維夫人之力實苞實穎
始公之亡外侮荐蒙荼苦提携以禦其訐卒膺于康
載績戎功金吾煌煌言凡其宗膏原素封僅指萬千
太恭人恬焉以無憂千年象服六珈流蘇輜輶太恭
人安焉以對于天含飴弄孫斑斕戲子人生至娛胡
不百禩咄彼二豎求奪我侍卿月沉輝婺星失紀
帝曰衛尉爾維近臣黃腸奏題以重爾親給傳而還
是曰殊恩樓船纈紛光赫路人維我元秉露誠泣血
臣有先臣未光泉穴 帝曰俞哉揚其武烈賜隧而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六

祭沈鐵山文

嗚呼我翁而止斯耶方其上稟華構下啟義方不于
其躬乃鍾哲嗣現璧並騰錦標再奪照耀赫煥以報
于翁海內之士孰不豔翁之有後福也若乃擊鮮飲

醇聲妓自娛求田問舍居間射利封君有之翁獨不
然所與朝夕堵生墨卿而已倒屣文士扶服民喪義
問蔚然超出泥滓又孰不頌翁之富而能穀也操觚
談執健如壯齒年在古稀始錫封章洩洩融融以邀
以姑貧士歸心後進稟式又 不云有陰德者宜有
永祿也維歲之春水部君以使節言還錦衣稱觴翁
且謂君老人健在毋爲久淹胡天不勅遺龍蛇忽識
曾日月之幾何而計音遽其來告矣嗚呼豈聲色貨
利本天所以厚而生而好文行義之聲清靜和平之
履更爲造物者所靳而不使之久乎其獨耶將冥心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七

祭沈君典文

嗚呼君典而止斯耶大造爲鑪冶金獨躍豈其偶然
而令騰榮鋒匣忽摧精光黯莫誰爲振興誰爲剝落
蓋授之以人所難得之位而還奪之以人所易得之

年寵之以人所希遇之事而遷禍之以人所不測之天是何得而何失吾不知其所以然而然方其剖玉三獻驚人一鳴然黎天祿召對邇英則秋苑之談莫不依以爲聲博綜技藝飛揚文酒四坐珠履千金散帚則意氣之豪莫不願爲死友擔荷千古塵埃一第抗顏犯難引身明志則節槩之士莫不望爲赤幟而強仕甫踰泉臺遽夕千霄崩蟻垂天斷翮身戢一棺家留四壁凡所豔羨而跂望者一往俱擲然而生死世法榮瘁人理達人大觀胡戚胡喜獨其骨法煙霞聲名藏史道門席以外護仙真印爲弟子吾道非耶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八

詩

何爲至此彼其皎皎月星俾彼爲章吾不敢疑爲變爲常恨恨故人猶有餘芳吾不忍言爲急爲荒徒使夫中士聞之存者日亡下士聞之彌笑爲狂嗚呼哀哉此吾儕所以終夜悲尋五情靡遺既無可其奈何徒懷然而思懼者也恍飄飄今素旂隔千里今步辭薦肴蒸兮愁不御捧椒漿兮虞漏卮倘師慈之爾矜脫冥趣而從雲霓去杳途今奚戀埋蘭玉兮奚悲嗚呼尚饗

祭魏鴻臚文

嗚呼我伯考之子若女凡四其爲龔孺人出者各二

我生四十年而兩兄一姊皆下世獨吾第二姊善病而存其夫子鴻臚翁又健在也竊以爲魯靈光之祥當在李氏卽旦夕憂憂吾姊耳初不虞翁之有他也乃今翁竟七十而已耶翁少學於伯父莊渠先生之門入太學屢試不第晚竟不屑就選人而雇得一牀以自老人謂翁才而不究其施乃翁錦衣繡裳膺之無沮色也父東溪翁植產素封至翁不事家人產浸以斥落伯子學成霜蹄屢蹶人謂翁德而不食其報乃翁徵歌奏伎甘之無愠色也七袞懸弧之辰謀召客爲壽婦曰君貧子曰公勞毋庸爲爾乃翁烹稀設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九

三

醴窮日夕無倦色也凡此數端人謂翁迂我謂翁達身在而娛數盡而暇人生七十自古而稀疇有如翁能不伐其天者耶昔黔婁之婦謚夫子爲康吾願吾姊之爲翁謚也翁而有知其以予言爲然耶否耶掩關病夫含殮不視後時而弔一慟輒已計翁亦能飲我之達也嗚呼尚饗

復祭史母陳太恭人文

嗚呼桓桓史宗保世滋大不有異人孰昌其代之未定大宗虞隊不有賢媛孰延其資於惟太僕在樂不驕陰功彌天而報弗饒晚毓金吾光顯於朝太恭

人所生實元宗祧維公之亡金吾甫立太恭人享焉
歷禩二十珈帔而居考終京邑金吾茹哀露章請急
惟帝念勞咨嗟賢母賜隧而封給驛以祖爰及戎
功載念其父壇祭相望實維與數舉墨之麓滕公佳
其玉潭之旁邦媛所塋地則異穴神乃合并龍光三
錫泉臺載榮懋也後生締姻令子登堂之交骨肉生
死留是几筵躬獻其誄庶幾古人命駕千里龍輻既
成有赫玄宮會葬千人我乃弗躬善病掩關瞻望莫
從載寫斐辭言告于公嗚呼尚饗

祭笠江潘公文

主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三頁五

沈

嗚呼海嶽降神虞淵捧日賢不虛生福豈偶值世廟
龍飛雲間秀出綱紀始終相君密勿寅亮弼諧公德
如一黃髮三朝相君八奏耆耄之年公又踰七福
履既同光啟後人學憲方伯競爽振振公在高堂沃
若大椿玄素之家或謂葆真將公無死以證谷神誰
謂靈光而不十旬歲之弗辰龍蛇告祥星殞海樞箕
尾掩芒鼎鐘絕懸劔履辭行著蔡疇咨典刑孰當豈
其委運卒返於常將厭世氛示迹舟藏乘彼白雲而
遊帝鄉懋之從子締婚學憲葭莩之誼世緣是眷關
中之役長君余禪義有交承情深縉綬聞公之喪扶

服恩唁敬嘆長君掛冠而祖爰寫斐辭薄言往奠人
之云亡有淚如霰嗚呼尚饗

會祭王封君文

鬱鬱吾州婁江環流大海東匯百川所收萬千年來
提靈發幽厚集於公光啟厥庥冠冕人倫海內無比
爰及仙真其事瓊偉維德維福公實締始來不偶然
去必有以維公之生玉立長身廣頤大髯端凝若神
從父起家早游成均韜文蘊奇以屬後人伯貳秩宗
民望所繫仲秉文衡世曰難弟義不毀方鼓柅偕遊
洩洩融融惟公是媚公有世才學涉古今在貴不驕
主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十一

三頁七

在樂不淫錦衣繡裳如玉如金鵠立朝端誰曰弗任
公有壽容淳大龐眉飲嘏兼人生不數奇仙籙充庭
色養必怡俯視大耋誰曰弗宜然而年未古稀溘焉
就木豈其定數百身難贖將厭世氛而遊亭毒亡者
世法存者天祿嗚呼哀哉鼎鬯百年五福難全疇有
如公子貴而賢耽祿違親吏道類然疇有如公兩賢
侍前歿致其哀生致其養公無憾矣吾將安倣典刑
去目高山絕仰籌筭誰咨人倫孰獎其等或以須齡
與公先後或交令子視公父友恍若平生總帷樽酒
臨觴一慟公其知否嗚呼尚饗

祭徐少師文

癸未元旦地震千雲間莫占何祥乃再越月少師大學士存翁相公遽乘白雲而游帝鄉嗚呼異哉木稼達官星隕營門蹶今視昔厥應孰彰門下感恩之士前陝西浙江提學副使王世懋方予告卧家聞計而興盡號盡傷又越月始克扶服叩帷爲文而載之素所以將惟我師翁之有大造於吾父子兄弟也世懋卽千百言無能據吾萬一之戚顧我師翁所造在億兆生靈寰宇社稷予小子敢忘其大而以匹夫匹婦叩心拊膺之事嗟嗟于寸尺哉請爲言其大者幾先

王泰常集 卷之二十六 主

萬物識洞八荒斥大慈其如脫挽 主意而潛回雖聲色不大而神明常王則自昔相君等其才也文黜筆悅道廣善我服膺良知早稱先覺一時理學益彬彬焉則自昔相君瞻若其學也爲羔羊之節爲駟虞之仁凜凜在公孜孜謀國迨沒身而不息雖小物其必勤則自昔相君瞻尚其德也探龍領履虎尾雖蚍蜉之屢撼湛神宇其如故蓋滄之不濁而迫之不禁則自昔相君瞻比其度也嘉靖之季隆慶之元日月返耀海宇移風又安阜寧迄于 三朝則自昔相君瞻其功也年及耆艾 天子乃命行人錫以溫

綸申之駸駸至乃卿寺踵芳於孫枝制科再見乎癸未則自昔相君瞻躋其福也於是家國事終曾玄慶集師翁乃曰吾將逝矣然後六玉蚪而乘箕尾歟純嘏而還太虛曾有纖恨于人間世乎獨使夫萬夫狂走輟春巷哭朝思乞言之老鄉之典刑之寄蓋山崩溟竭不足喻其無依長風決溜不足爲其痛淚矣世懋欲報之德則完福粹美國恩備焉卽涓埃之何施欲頌之言則豐功鉅德國史書焉卽候垂之何辭惟有耿耿之寸心盈盈之雙睫託之平椒漿一卮而仰稟純素又不敢以區區世禮溷糞於昭之在天者我

王泰常集 卷之二十六 主

與史元秉同祭康裕卿文

嗚呼君墓陽湖之上宿草且平而吾二人始從千里外遺之斐聲冥漠寥廓安所見其平生耶雖然謂死有知形骸神智所爲耿耿者故在也信斯靈之不吾遐則吾請雪涕而陳其槩君于詩篇澄流潄源膾炙百首長城七言結華陽之高社履江湖而道尊君子意氣干霄吐霓鹿車送葬紫酒酬知朱生把臂而相託王翰卜鄰而願依羅爵長安高鴻絕軌尋廐江之舊磯結葦蕭而終止湖山曠朗風物清美胡丘堅之

短緣踐龍蛇之妖緯弱子孤孫子然數口茅茨堵宮
蕭然五畝既傲骨之有歸彼遺文之不朽葵高誼其
誰託咸徵報於死友君昔游燕維吾二人懋子書女
君實議姻顧兩姓之懼合而君已與山鬼爲鄰歎川
途之阻脩欲往哭而無因聊合辭而遥酌庶不昧者
茲神嗚呼尚饗

祭沈貞孺文

嗚呼吾再歲而再哭公父子尚忍聞耶若太公之逝
事順福完且公兄弟在也吾猶能哭之以文公於今
日何事可瞑目而遽亦相隨於宿草荒墳公弱冠而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魁於鄉人謂早貴乃數上不第廿餘年而甫擢青雲
宰中州而考最婁上人謂旦夕且召乃以憂歸猶家
經而稱令君凡公所當致之福人謂百未一試奈何
年未五十如日方中而遽落斜曛公日過我依依不
釋方與相期論道討稅曾爲日之幾何而今古條分
歎朝露之難恃傷善業之無憑悲慈親之去目安能
使我不如割而如焚耶所幸者公有佳弟爲國寶臣
我有從子爲公館甥庶幾相與摠力以植公之遺孤
以揚公之遺芬嗚呼公有知耶凡吾所爲叩帷而陳
者祇益公塵公無知耶彭聃非壽殤子非夭而吾又

何片夢之足云嗚呼尚饗

祭童凌峯文

嗚呼吾兄而竟不起耶握手牀頭兩淚言別爾時雖
知其殆猶庶幾於彼蒼之佑以起而疾乃今已矣昔
之握手而兩淚者竟成永訣耶追惟兄之仁心爲質
行已有耻何事不當壽者乃竟以好禮致貧憂貧致
疾以至于亡三十年間疾病居半惡在其爲五十不
稱夭也三世單傳壯歲而始得一子瀕危妻矣身自
撫抱僅而成童比及三女都未嫁娶惡在其爲有子
萬事足也今兄之長女弟已撫而嫁之兄於此事可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瞑矣累累一子二女將誰恃耶卽弟欲爲之所而天
意可必耶我有病婦扶曳而哭其兄我有旨酒酹地
而不能告以文徒有一掬之涕淚以悲殁者一腔之
肝膽以經紀存者而已兄其有知耶其無知耶嗚呼
尚饗

祭華少嶽文

維公名族之裔名父之子少稟膠庠飽飫文史嚴毅
方雅出規入矩才本雲霄抑而弗試廣文首藉乃甘
如薺家本素封薄而弗治白首杜門儉如貧里晚以
喪免優游掛冠年踰古稀顏不改丹黃髮期願謂公

無難天之弗辰龍蛇橫千族隕蒼庭泣芝蘭梅里
無色梁谿掩觀公父吾父恩若同生逮余兄弟彌世
其情維公季子為兄館甥枚叟則老臯遊未成嗷嗷
恃公饘粥是營公豈無懷而忍棄傾言念公私既悼
且驚灑酒陳辭敢告素旌嗚呼尚饗

祭王封君文

嗚呼大海蕩蕩婁江朝宗千載蘊奇乃鍾於公長髯
廣頤金玉其容禮樂詩書實啟門風少游成均文而
弗第晚秩典客冢而弗試抱璞含光維子之遺誕二
麒麟鬱為國瑞伯冠南宮翔翔木天職亞宗伯相望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六

哀然什亦繼魁握蘭翩躚文衡伊洛鐸教於宣伯也
司直義形謬拂衣歸養公志則樂仲也從兄道光
花萼安石居東君實在洛萬石之門冠冕人倫庶公
優游含怡葆真天靳古稀乃萎哲人長庚太歲掩芒
奪神某也無似繆託鄉書誼與長君交切攀如視公
猶父卅載興居計音忽承怛悼歔歔東望海雲長安
萬里匏繫一官弗躬弗視絮酒炙雞遲寄之誅淒風
總帷公來蒞止嗚呼尚饗

祭邵越湖文

惟公姚江世族代振簪纓舊迹乙科光顯厥聲名二

千石未老辭榮我留我餘以貽繩繩伯也擢秀祿弗
逮成厚集於終乃誕中丞昔在中丞三吳繡芥民之
懷矣於公歸怙當公八旬為公祝嘏豫章再狩公猶
健舉懋實多幸周旋茲土既荷提携卒獲笑語中丞
謂公父乃得天肥肉大酒動若少年疇無內顧我恃
而安休沐還 朝廷尉三遷公日怡怡高冠進賢過
臺登頤人謂無難桓桓中丞仗鉞三方星言夙駕歸
焉其觴龍蛇弗辰二豎告殃視疾輟行竟執公喪履
化乘流游白雲鄉五福備矣公暇而康懋所未報知
已之恩爰及從子兩世公門忉怛承計情在駿奔抱
三奉常集 卷之二十六

七

病掩關推輪折轅千里紫辭蘭芳盈罇煢煢寸心哀
死唁存嗚呼尚饗

祭諸曙海先生文

嗚呼先生逢辰胡酷成也若斯之晚而奪也若斯之
速耶始世懋結髮而莊事先生先生方盛年發解則
海內延頸而慕先生之聲逮夫門人都養皆登仕籍
而先生屢試弗毅則海內扼腕而歎先生之厄既而
三川猶上連城卒試翺翔天路則海內交口而壯先
生之志人望既收服官水部宦譽蔚然則海內屈指
而期先生之遇方驥驥之在駕忽中道而回車承後

疾之有疏知靜息於故廬猶冀夫微病易蠲大年可得振策末路殫才康國而龍蛇之識忽兆梁木之摧遽歌後堂綠竹零落山阿在三之痛其謂之何蓋聞師弟之誼實惟心喪衰經會塋在漢爲常而懋解艾市朝戢身土室絮酒弗躬紫辭空勤悵心迹之雙違徒有淚其沾臆嗚呼尚饗

祭王宜人文

嗚呼蘭芳摧於露下霞綵散於風前安仁之悼自古固然若宜人之婉德夫子我又何嗟其無年蓋聞宜人之亡匪獨其所天街威上自姑嫜妯娌下逮僮指三奉常集卷之二十六 大 千百以及閭巷之人靡不隕涕而稱惜豈不以恭懿夙彰孝敬靡忒此邦之媛是訓是則宜其佩玉珈以偕老衍螽斯而繩繩卽遺挂之可傷庶箕裘之足憑而頌徒盈於樛木恩空結於小星儼舊宇之猶戀悲絕緒之莫承嗚呼哀哉某等締交學憲稔聞賢媛望翟冠而興嗟叩總帷而思奠胡彼蒼之不辰屬舅氏之踵變學憲君方擗號而深墨未暇脩哀於婉孌逮夫音儀彌遠星霜載遷始克鳩辭以告几筵靈其陰相夫子茂育蘭全宜人之目所不含於屬續者庶幾永慰於下泉矣嗚呼尚饗

與兄同祭馬氏姊文

嗚呼我王氏之慶發自高曾誕毓鼎足孟季咸登爰及代昌比于繩繩仲也弗耀亦集休徵休徵伊何弗于其子乃生邦媛文章外啟宅相之成有赫三氏若其晚發而後死者則吾馬氏之姊姊歸于馬淑慎其儀言相夫子幕僚滇池歸而食貧拮据以治熊丸早成樂有佳兒子之登賢祿弗逮父姊稱未亡躬耕而處逮于服終位于朝宁水部于行言涉其帖國有大慶恩覃爾親玉珮六珈爲太安人洩洩融融其樂甚真庶生人之晚遇謂期頤其可臻天胡弗展程養三奉常集卷之二十六 十九 遽奪計之忽承怛馬如割焚焚我甥奔而袒括總帷若存音容已闕兄弟之誼情在駿奔貞也掩關土室如袁懋亦引疾假蹇國恩肯酒蒸肴獨後諸昆陽雨露之旣濡懼時月之將變或陳辭而還酌或扶病而往薦聊感沒以慰存徒有淚其如霰嗚呼尚饗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六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七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祭文

祭嫂四孺人文

嗚呼吾與第四兄少長相狎思若同產則吾嫂即丘嫂也昔昔與四兄驩飲竟夕嫂輒爲竟夕治具而內與妯娌交好吾是以知吾嫂之賢之詳而竊悲其所遭之命之困也蓋嫂嘗孝謹以事姑矣而凜凜沒身不獲盡終事之禮嘗拮据以治生矣而孑然簪珥不能留掛體之絲嘗樛木以逮下矣而皦然後顧不能致螽斯之兆皆其所疚心而終者也而皆命也非其罪也生之日人容不知沒之日而人知之而已晚矣宜宗黨之交口歎嗟而吾兄之哀號不輟也嫂而有知知我之知亦可以瞑目于地下矣嗚呼尚饗

祭張母劉太夫人文

昔聞有宋稱不悞科名者三人而母氏之賢不著獨陳文惠之母以賢著而子之賢弗稱也豈不以科名代不乏人而賢母與賢子合并之不易耶抑人鮮完福或幼失恃而不能知其母之賢耶然則狀元非難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三

不愧狀元爲難狀元有賢母固難賢而久享其賢子

之奉尤難若吾太夫人是已維太夫人爲內山督學

公配而誕吾友太史公九熊斷機以成其熾赫人固

有知而不能悉數者若夫不以科名自足而必以聖

賢自期志節矜然不滓要路則太史公之賢實太夫

人之教也故太夫人不樂有狀元子而樂有賢子母

子之間相信深矣逮夫太史公持節而歸不忍其母

之向裏而欲請告者也太夫人怒而亟遣之教之忠

也既出而逕徊不進卒以心動而歸太夫人猶及見

之而囑之則天之所以曲全忠孝也懋也無似弱冠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二

三

而與太史公同筆研晚而更相切磋嗟古稱登堂之交

庶幾無忝聞其納節還朝而約過余於淒水之上

掃門久之已聞至武林而返啞然歎曰噫太夫人殆

矣未幾而計至其欲褰裳裹糧而往矣難絮酒而哭

何能頃刻忘此情哉業以掩關慶弔都絕南望山陰

道上徒有頓地長號而已是用寫其弗倫弗韻之辭

手付奚奴代宣其痛益懋所不能往者身而所借往

者心也惟太夫人其鑒之尚饗

祭郭中丞母蔡太夫人文

嗚呼維山含璞維川韞珠睞彼魏邦人子之區不有

邦媛孰啟元夫不有母儀孰光今圖桓桓中丞杖鉞
三吳維太夫人從之版輿豈無大珈布衣練裳豈無
官庖醲鮮却嘗中丞愉愉實稟義方若烹小鮮猶曰
如傷民之無祿繁費用長義不可留屢貢封章乃奉
版輿次于京口百城泣送萬夫狂走無庸祝公維公
有母願公將母百子其壽夭胡不辰復奪我慈使我
中丞銜卹而歸千里輿觀行旌妻其母有賢子瞑目
含怡其若吳民望有餘悲某等載沐悁悁夙深意氣
太君之哀邦人是厠實採輿情匪繇年詎掩關寢苦
生芻莫致敢以素旂薄言往酌嗚呼尚饗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三

朱

諸公共祭李觀察太公文

嗚呼章貢之墟山高水雄淳耀弗渝乃鳩李宗厚集
其靈是生觀察公不有祥源孰培其封不有義方孰
啟其衷惟翁醇固爲鄉祭酒惠而能訓以昌厥後訓
之司牧母孳官守子之聽之民之父母訓之司諫母
爲威疚子之聽之權臣欽手三吳備兵言蒞其職母
也迎養翁宜家食民樂神君願永其澤翁樂賢子無
貽其戚錦衣繡裳庶幾無疾天胡降割一夕計聞民
之無祿亟奪我君母子哀號祖括宵奔南望虔山晚
晚墮雲行道隕涕邦人斷魂某等叨倍私情同子

姓遥遥總帷未伸贈箋箋步辭道
芻其人玉珥轉告几筵庶其來聽嗚呼尚饗

祭嚴相公文

嗚呼維天降賢才保乂我皇明其名位爵里生死
哀榮或後先而霖雨或相繼而隕星是有天焉人誰
與能嘉靖之季剔蠹思治時則有若徐文貞實先改
紀我師象之寅恭協理亦有鼎足淮南之李大江南
北雲蒸霞起維時我師勇退知先徐李鑒之以次言
歸林臯相望玉帶袞衣瞻瞻三老是稱古稀人壽有
涯還復爲箕逝者文貞李公繼之曾未幾何師亦不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四

朱

愬遺而使梁木泰山相率摧頽嗚呼哀哉師視兩公
品位未愜顧山林之樂獨長而鄉黨之恩獨泐宰衡
天下煌煌相業身若無官降體下接聞善若驚含垢
若怯樂施不倦於厠養心事可明於僕妾是以仙游
之日傾城悲惋人百身其何贖天九重而莫挽雖輟
春與罷市未足言其款款詎無關於在三恩僅等於
一飯猶軫情其若斯況及門之縉絳懋也無似早展
陶甄都養門牆垂三十年重以年誼父執於先先君
之思情倍黯然逮我伯兄姻好載聯有一於茲疇不
纏綿嗟桃李之餘生託葭葦之恭誼承音而墮

望虞陽而沾涕悵絲竹之無聞卽几杖而誰是聊撫
哀於些辭情惘恍而無次嗚呼尚饗

祭黎惟敬文

嗚呼五嶺以南珠琲大貝犀玳名香之產在昔稱珍
自吾友惟敬出而嶺南之寶始不以寶而以人今之
標奇執苑旗鼓中原下逮一執亦稱爾雅夫孰非夫
子之所振若乃澹宕師心刊去城府進不必顯退不
必農則東方生大隱之倫也技藝博綜篆隸妙絕好
古博雅風流所宗則蔡中郎典刑之存也結社華陽
飲酒燕市顏唐示態三絕標映則蘇司業鄭廣文之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五

祭張仲起文

嗚呼吾兄而遽云亡耶同榜而失吾兄龍虎無光同
里而失吾兄星辰掩芒國之廉吏何所憑而爲勸鄉
之善士何所恃而自強俯未喻於方寸仰將叩於彼
蒼兄起司理爲名御史惠文峨峨躡而復起半刺翺
翔所在必紀乃陟留銓大郡旋昇伊吉安之矯政冠
百郡而最聞憤屬邑之狐鼠厄城杜而莫薰竟拂衣
而投劾奔吉士其如雲或肖貌而生酹或遺思而勒
文環堵名高巾道在當物望之攸歸屬新政之方
改授次公於潁川召龔遂於渤海感國恩其盡瘁實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六

知其後為甲甫以降神耶尚饗

與兄同祭孫太夫人文

嗚呼維天篤忠臣是生哲嗣克象於先以滋大其門
維天篤忠臣之後是生邦媛克配於賢以益昌其子
若孫此於天道自古記之矣而獨於忠烈公之介婦
大徵其言維太夫人鍾錢塘山水之秀以生亦作配
於宗伯公既以淑慎而惠溫若乃文章之美載在彤
史者女德之餘吾可無論獨其繼元配而撫諸孤若
已出也時則有若光祿公少宗伯公實後先而成金
石之鼎毓賢胤而嚴義方等諸孤也時則有若觀察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七

三

公太常公復聯翩而繼科甲之元雖蟬冕聯世忠直
表時而恂恂若布衣寒士則惟太夫人之教之敦兩
世門生羅拜堂階光祿太常扶掖出見蓋天下方侈
其榮尊奈之何象服六珈不戀塵宇而蚪車羽葆遞
返芳魂世貞兄弟接簪采於光祿廟賢實於觀察而
受太常知己之恩比於古人生當難泰登堂歿當斗
酒千里庶幾支道之存而病蹤踈跡清狂自廢不能
遠追徐穉而顧自甘為土室之衣惟尺素之些辭與
一介之奚奴遠托之乎沼芷溪蘋亟搢辭以就道懼
絕哭於陳根益迹雖苦千匏繫而情猶與其後奔也

嗚呼尚饗

武夷祭宗徐二先生文

嗚呼斯文未喪友道猶存世懋少也無似介於伯兄
以莊事於我二先生子相之亡則子與實經紀之
同士之意以祠於武夷之下子與之亡則世懋實經
紀之閩士又緣茲意以合祀於子相維三不朽稱二
先生山高水深風流斯在二先生可以無子矣世懋
奉命來教閩士道出武夷敬脩薄祭以敦舊好金
支翠旗其暨辭武夷君遊而來下乎嗚呼尚饗

武夷祠祭先大夫文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八

三

嗚呼維我顯考有造於閩土維茲閩人無忘德於我
顯考以徽惠於武夷君以有茲祠世懋不孝日夜維
隕越先德是懼茲者憑藉餘慶恭承帝命來校士於
茲土道出祠下敬修蘋藻感懷楸柏之維新怡音容其
如在白雲亭亭有淚如泉嗚呼尚饗

祭仁山莊師文

嗚呼自不佞懇之獲造於師門也蓋二十有六年而
吾師之棄羣弟子亦廿載而強矣而後不佞懋始得
以官于師之鄉而登于師之堂左顧右盼謀所以報
師恩者而竟付之於茫茫嗚呼吾師才雄萬夫德冠

一方而胡今血胤絕世親故零落使其弟子徒歎息於悲風白楊惟是煢煢嗣子幸植膠庠而懋也矢志奉公視若他人之子之盈路旁然則已矣乎而竟荒莊氏之一莊矣乎雖然吾師生而爲古君子歿而有神必不以私爲弟子望懋也廩廩庶幾以不辱吾師之門牆蘭蒸桂棗有淚盈觴猗與吾師其必有神領於白雲之鄉也耶嗚呼尚饗

惠安祠祭先大夫文

維我顯考昔填撫茲土城其三邑以捍外患島夷之侮城守弗拔三邑賴焉惟是惠安之民戴德獨甚設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九

朱

有專祠於學宮載在邑志世懋以校士道出惠安邑之父老婆娑來告維我顯考德浹於民謳吟若存俾小子不獲戾於士民翳顯考是賴豈其以小子之故上寵先靈世懋敢避私嫌以沒父老之心茲緣考竣椒蘭告忱追惟祖及父世有功德所在尸祝小子懋弗克負荷又不能光揚祖父之烈上慚在天之靈下愧于邑之父老汗出如漿有淚其傾嗚呼尚饗

祭陳閣老文

自昔權門政地勇退實艱若宋錢范引身茂年而降命弗永天奪林泉孰如我公得天者全方其然黎中

秘國士無雙潤色 王言振耀家邦卿雲爛兮若濯錦之長江旣而甘盤舊學爰立鼎彝清切帝座密勿台司泰階峻兮若刺天之峨嵋及乎天寵方殷沉幾忽豫節保懸車名高抗疏狂瀾障兮若瞿塘之一柱一十七年林丘獨擅白麻屢降蒼生身健有子象賢木天繼踐天下豔韋平之相業於我公乎親見豈期龍蛇告讎棧棟云傾大星隕於益部巖嶽摧于五丁邦人罷春而思耆舊天子輟晨而悼老成嗚呼哀哉懋忝通家垂三十春附籍而登自我先人杜等無似辱在後塵實偕令子同升於辰交匪一途父執維均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十

朱

祭顧觀海文

嗚呼我公余將以文哭公耶意哽咽而不能通欲罄余悲於文耶辭又縷縷而不可窮余生後於公十有三歲而公乃以丈人行視我爲恭顧余弱冠而見知於公也不以姻婭而以臭味之同公之初喪元妃則余嘗寢息之從公朝而朝太夫人暮而偕稚子於帳中余每謂公庶幾有古節孝之風垂三十年行藏動息爲我師宗故天下豔公者謂其代有科甲身涉卿

貳而子爲太史公稱公者謂其出處之正歟曆之深與夫清望之崇若乃內行醇備孝友絕倫則余不佞能獨窺其隱衷容臺繆擢收我陋蹤引領而望曰庶其焉依以朝夕從容何圖決旬之耗甫絕而公已遽返於鴻濛滔滔流俗誰扼其衝悠悠典刑誰爲敬共嗚呼人疇不死公歿而民有餘恫九卿之位不云厚饗而惜大歟之未終知命之年不云已踰而怨天道之夢夢則公之論已定於蓋棺而公之氣將浩然於太空也耶嗚呼尚饗

祭李元涇文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士

元

惟兄生而倜儻好奇務施於余兄爲丈人行顧折節而交余於弱冠麗澤成均游若舅弟兄遂先余而舉於鄉比余後成進士而兄竟數舉不第然自是三十年而游無間矣兄始好方士術家言多所延致已又酷信堪輿足跡徧三吳買山常數處坐是家中落而兄好不衰又多藝牡丹繡數百千本有以自樂意豁如也俄而長君舉於鄉矣少君入太學有聲且抱子矣甲申冬兄送余入閩忽病羸卒聞之人言云兄意忽忽殆不堪家中落云余竊謂不然使憂能傷人而兄以貧憂獨不曰琳瑯足樂而樂可忘憂耶蓋兄生

而愛人無忤於天道宜壽又好玄門青鳥家於入道亦且壽而壽僅踰六求其說而不得故從而爲之辭孰知天虫臂鼠肝亭毒何心殤子彭聃終期於盡兄乘流而化我又何疑所不能已者三十年之交一旦付之溟漠而無所致情兄其有知亦必有以諒我矣嗚呼尚饗

祭盛少和文

惟君先祖俞扁名世受知文皇載及二帝數傳而後逮君彌熾有中必奇在危恒濟積而能施交不以市意有不可掩關終歲欣於所遇不知老至當其無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士

元

營口不言利買權無資乃始受饋王公大人或休以勢掉首堅辭匿跡潛避百方羅之卒莫可致小舸吳姬汪洋自恣乃獨交予父子兄弟單車歲過珍藥時遺自我入閩別君二禩及我朝天與君把袂術老彌工亦殫厥技活我從女暨我子婿歸及謝君權遊無異曾未幾何倦勤告瘁天醫闕靈病夫失恃追惟古慳潸然出涕幸有箕裘厥緒弗墜白門金閨相望兩地椒漿素旂以當遠意嗚呼尚饗

同陰司空祭許太常石城

嗚呼物罕全能人鮮完福齒者去角翼者兩足賢聖

所慳名壽位祿文人之歎畏彼途促匪惠匪修而
爲僂乃有許公私於亭毒惟公之生秀美而文石
嗟峨鍾山出雲天魁南宮宏聲始聞水鏡流光奉
芬物情惡雋乃播江濱符臺賜環言續舊勳衆羽
記銀魚竟焚公益自舒傲晚八極烟月宗盟文章
距伯北海四座謝公雙屐六代風流三山秀色二十
年來詩情酒德醉不染顏徒欲生鬪士曰宗工曰
有碩誰不抱子子曰賢能不貶貽孫祖武其繩何以
忘憂芝蘭在庭何以忘機鷗鷺汎萍病不怛化沒乃
歸寧尋公一身生死哀榮所不滿者三事弗登以彼
上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三

三島嗚呼尚饗

祭瞻美四兄文

嗚呼吾伯父四子存而賢者獨吾兄弟同胞兩人外
稱手足至戚者亦獨吾兄生平食息必偕憂喜必同
恩誼云何而一旦脉脉至此耶迹羈宦邸神困病鄉
聞兄之病不能視知兄之殆不能訣得兄之計不能
奔甚至欲一哭兄而不能慟比其得請而歸

矣咫尺靈樞而醉猶不能躬兄其以我爲非人哉卽
今駕一葉之舟手一盃一卮之獻尚或可扶策而行
展轉思之恐徒促其殘齡而亡益於逝者與其相隨
吾兄而盡不若存而字兄之遺孤撫兄之遺業也兄
其有知亦必有以鑒我矣爰命兒子代我泣奠手寫
哀些弗韻弗倫豈其所謂過於慟哭者耶嗚呼尚饗

祭司陶神文

天產嘉土鳩工萬室以陶神寔相之以備我 皇帝
器用其餘以利賴我百姓惠莫大焉世懋奉 王命
董斯役也弗職弗虔器用苦窳以作神羞無所逃罪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五

蒞事之日有司以告化爲嘉好簡御有成是神以
皇帝器用爲重不以世懋一人罪病百工也不然是
神不終棄世懋而令改心以從事也我有司百工實
用拜神之大既不佞世懋其何敢忘德維日之吉牲
脂酒旨執事肅恭以荅於神且曰祈終惠焉維我大
神饗之

祭九經仙文

維我九仙連枝並神照耀今古神經託迹蕉鹿示真
世懋醉心神區沐浴玄風久矣幸奉 上命兩官於
茲惟職事之軼堂弗克蚤虔于神明方春時和簿領

稍暇是用十日朝于名山小子懋日以微緣備都養於疊陽門下道脉無殊天路非杳塵驅羶逐學道無成重爲神羞則惟是幽對之一念未敢渝越庶其鑒而靈風條然冰壺在淵文魚從容恂悅見之

瘞露棺文

王子治澹圃故有池小濬之令可容五尺舳舻皆竹木掩翳久之自操舳行池中於時水稍嚙岸見繁篠中露一小棺意可當中殤惻然大傷吾日募窮子掩骼爲事乃當吾園而令先逝者暴露乎且吾每舟行見水涯出棺心常傷之限力弗能掩今幸在吾園

三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五

言

疏

請賜移封疏

懇乞 天恩俯念血誠特 賜移封以光泉壤事臣父先臣某先任總督鄒遊等處軍務都察院右都御

史兵部左侍郎爲權奸嚴嵩父子陷害極刑隆慶元年臣兄致仕按察司副使今任太僕寺卿王某爲父陳冤屢經查勘奉 旨准復原職同時曾銑楊守謙等俱蒙祭葬贈諡臣父獨以再議未蒙臣由嘉靖三十八年進士一向養病回籍於隆慶二年內起用除授南京禮部儀制司主事三年內陞禮部儀制司署員外郎事主事臣於四年養病回籍隨丁母憂服闋起送赴部恭遇 陛下登極覃恩例該復除之日補給 勅命萬曆元年十一月內吏部欽奉 聖旨以後凡遇恩例復職的不許朦朧奏乞封贈卹典以臣父係復職例不封贈止給臣身及妻董氏 勅命二道題奉 欽依臣竊惟 陛下慎惜封章該部提例執法豈容復置臣喙上責 宸聽第臣烏私情有萬萬不得已者若不哀鳴 君父之前無復得稱人子之理敢冒死爲 陛下陳之臣先查得尚寶司少卿周維藩有父千戶周鏞冤死未封後經辭復一體加贈與臣父事例相合臣今不敢復援臣父事寬復職是否同於 恩例臣今不敢復辯惟念 聖明嗣統朝野沾 恩不職之吏皆得緣子復職一命之士莫不榮及二親而臣獨抱後時之嘆竊有向隅之悲

若遂身享封章妻幼冠帔恬然朝著竟忘泉壤則臣不孝之罪莫大焉 陛下以孝治天下亦安用此不孝之臣爲也臣謹查得吏部職掌內一款八九品官不得封贈父母許聽移封臣父母旣不得加恩願比八九品官事例身寢封章移贈臣父妻停冠帔移贈臣母伏乞 陛下憐臣苦情 勅下吏部聽如所請則臣雖不獲沾一命之榮而已竊爲九原之慰卽暴骸碎首不足仰報 聖恩臣無任哀懇激切待 命之至

患病十分危篤懇乞 天恩俯容休致以覲生

三泰常集

卷之二十七

七

還疏

臣年四十五歲直隸蘇州府太倉州人由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歷任禮部主事員外尚寶司司丞江西恭議副使充萬曆八年應 朝官員見朝後於正月初三日參吏部說堂畢陞於次日感頭痛痰嗽長寒等症散蓬歸寓呻吟床褥不能動履隨於初六日告鳴吏部給假請醫調治冀其少愈尚可扶曳到部聽候考察不意前疾頓增百證俱見痰火上攻頭似斧劈寒熱併作眼忽生花遂於入更時分氣塞昏暈勢欲仆地面如死灰傍人見臣寒顫冷汗發於人中久而

始蘇自此飲食少進皮肉暗消頭痛徹夜目睫不交思見臣兄淚隨言下醫藥百方展轉無效云此證受損已深非割絕人事靜養歲餘斷無生理爾時卽欲乞骸緣臣身係待斥之人未敢遽以生還巧於君父茲蒙 聖恩幸厠存留之列方敢以萬分危迫之情哀鳴仰控重念臣家世受恩早通仕籍 穆宗皇帝拔臣於爐灰溝瘠之中我 皇上授臣以侍從藩臬之任際此 清明景象幸有前途誰不願竭三五之末技効鋒刀之寸長而忍自甘偷惰仰負 生成第臣少罹家難損壞元神近歷宦途並耗心血痰嗽痰量動無虛月嘔血下血積有多年皆由輟策過任智殫力窮以至於此卽今雖欲剴削 階輝隨眾泥首勢力不前夫 君父之恩非可安卧而受風憲之職豈容負疚而居揆臣分誼自當乞休至於異鄉孤館子身危態道路溝壑之虞蟻蟻至微倘關 天聽亦有足憐者爲此冒昧上陳伏望 皇上憐臣劇疾情非獲已 勅下吏部亟容臣休致回籍倘緣靜養回生則自今未盡之年皆 天慈罔極之賜也卽不幸大限難挽猶得一見臣兄付以妻子瞑目之日猶頌 聖恩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病勢增劇不能赴任懇乞 天恩容令仍舊調

理以保餘生疏

臣先任陝西按察司提學副使在任患病乞休蒙
恩放歸田里前踰一年隨據先後接到邸報該吏部
考覈提學官員題奉 欽依准臣病痊起用復奉

欽依以臣補浙江提學員缺臣竊自惟一介外臣行
能無可比數孱病之軀苟免鯨鱗沒齒丘壑於分已
逾豈期魂夢未安遽選遞及不俟有司報痊起送赴
部特下 恩命俾厠首藩此固 聖明不遺遐末念

臣淺線之長責以樞樸之効臣雖至愚極陋豈不知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九

拮据作人可以有上酬恩造竭蹶趣事可以無營簡書
第臣蒲柳蚤衰榮衛少固年未五旬髮變白向在
陝西職務稍簡尚不能勝以致狼狽而歸即今痰眩
下血等症日甚一日支吾湯藥展轉牀第延醫切脉
皆謂明春可憂臣膏肓之疾益深於往歲而全浙之
煩復倍於陝西誠恐上負 聖知下孤士望以故聞
命之日憂皇無措反側不寐頭痛嘔吐壯熱攻中盜
汗不止臣之兄弟子姓初欲強臣就道者見臣呻吟
困苦之狀無不為之流涕聆臣懇迫真質之辭無不
為之杜口臣竊料此疾未有痊理若不哀鳴 君父

之前必致顛隕簿書之內伏望 聖慈矜臣病實不
堪情非自便勅下吏部容臣仍舊致仕亟選賢能精
力之臣以代臣任庶於全浙學務不至稽遲而臣夙
病或有已時尚得以溝壑未填之身圖異日銜結之
報臣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自陳疏

為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重考察事臣由嘉靖三
十八年進士歷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主事禮部儀
制祠祭清吏司署員外郎尚寶司司丞江西布政司
左叅議按察司副使陝西福建按察司提學副使福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七

十

建布政司左叅政陞今職近該南京吏部劄付准吏
部咨該本部題奉 欽依考察在京五品以下官員
臣忝官四品例應自陳竊念臣少罹疾難屢放林丘
再沐 聖恩召用游歷清班無桑榆可收之功而有
蒲柳早衰之質年才五十鬚髮皓然奇節無聞陪卿
遽踐職雖近簡而德不足交神明則有鬼責任雖未
深而望不足當卿寺則有人非即使時匪黜幽官可
藏拙尚宜伸止足之 請全養爾之軀况當黜陟之
期敢逃尸素之罪伏乞 皇上俯鑒衰庸 勅下吏
部將臣罷田里別選賢能以充任使庶仕路益清而

臣亦苟安微分矣臣無任戰兢待罪之至緣係自陳不職乞 賜罷黜以重考察事理為此具本專差辦事官鄭禮齋捧謹具奏 聞伏候 勅旨

題為神庫傾圮乞賜及時脩理以完宗器疏代

擬本寺典簿廳典簿翁思佐呈稱 天地壇 大祀

殿後設有 神庫專貯 皇天上帝 皇地祇 太

祖高皇帝 成祖文皇帝牌位及蒼璧黃琮茵褥祭

器等項在內建造二百餘年日就傾頽恐致亵測相

應及時脩葺將數目開單呈報到寺案查南京 大

祀殿主於合祀 天地雖已寢廢不舉而殿後神庫

三奉常集

卷十

三

代吳

為貯藏之所臣等例於六月初六日開庫曬晾臣時同少卿臣王某入內周遭巡視見中間樑柱俱有斷痕欹勢多用別木東撐西柱四壁漏穢傾摧臣等不惟心惻兼亦心忤臣等又查嘉靖十年內該本寺卿黃芳等題請預脩理以節財費內開有 天地壇前後 大祀殿 神庫門廡齋宮及兩邊石欄等處損壞應脩該禮部覆議錢穀不敷止准移咨南京禮部會同南京工部委官相看稍加脩整不必重新更換奉 聖旨依擬行 天地合祀之非已遵復皇祖正制南京永不必行欽此臣等竊惟寺臣條請

之日正 廟議分祀之初當時不專言神庫當脩而

汎及宮殿石欄諸費以致部議量脩 聖旨明示禮

所謂有其廢之莫敢舉也夫當不可舉廢之時而欲

捐不貲之費於必不復行之地臣等亦知其不可矣

然非謂庫藏可以傾頽宗器可以毀廢而議者遂謂

不舉之典并 神庫而不敢言脩不幾於懲噎而廢

食乎且在當時傾圮未甚尚可支撐自嘉靖十年迄

今又五六十年矣支木既多根脚愈虛即今夏雨連

綿倘加大風搖撼有如一且遂就倒塌臣等坐視龜

玉之毀安所辭與守之罪乎臣請為 皇上畢陳之

王奉常集

三

代吳

天地 祖考神位神厨雖不陳設愛護宜周蒼璧三黃琮一曾經殷薦亦 國之大寶也倘因摧拉之餘微有震驚此可謂虛位不足經意而臣等亦遂晏然而已乎臣以為所當亟脩者一也 神庫基料卑小非比 大殿製取朴堅無雕縷金碧之費迺今未倒拆卸改造縱極堅緻所費不過二三百金而估計中藏壁琮祭器等價不啻過之是無論大禮即以利害計獨不可為預圖乎臣以為所當亟脩者二也凡房屋折脩於未倒之先力易而費輕重建於既倒之後力難而費重此必然之理也與其震驚之後事必鼎

新孰若未倒之時木瓦俱在此爲 國家冗費乎將
爲 國家節費乎臣以爲所當亟脩者二也臣等若
不備言竊恐議者以爲時詛舉廢故不憚媿媿陳乞
伏乞 勅下該部轉行南京工部嚴督委官估計亟
將木庫等項重脩庶神宇無一朝之患而宗器保萬
年之安臣等亦藉以免於顛越矣爲此具本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八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公移

移文兩臺乞休

職不幸少遭家難慟絕數四嘔血骨立榮衛早傷中
風抹檄就官齒搖髮白衰態畢見致有脾泄下血痰
頭暈等症未得調治旋受驅馳去年奉使秦藩今
歲入賀 聖節皆以三伏炎蒸單車往返飲食不時
血痢交作夫患交事限須臾京沿途醫治罔效即擬
王奉常集

自鳴職兄以簡書爲形促就道幸至江西境內將
謂力疾可前不意夙疾彌留困頓難支晝不甘寐夜
不交睫呻吟牀第哀感僮僕詢之衆醫咸謂病根既
深非安臥歲餘決難奏効况每年春氣一動肝火垂
熾輒增痰暈耳鳴之疾只今病勢如此春氣若動前
疾定加倘遇昏眩一時倒地寧不取笑與臺貽譏僚
佐方今 聖治肅清大小羣王戮力盡職豈容獨以
臥病之夫尸居藩屏之職徒令轉死於道路實無寸
補於 國家此職所以哀鳴而不能自己者也如蒙
憐軫微命勸結無他特爲題請准令歸田則生固幸

為擊壤之民而死亦得為首丘之鬼無論殞存同
恩造職無任激切祈懇之至

再上潘中丞乞休

職奉委齋捧中途病血痢等症扶曳僅而完事以故
乞休之志比昔更堅會抵家稍愈而職兄不聽於家
上疏不得已再行至本省境內疾甚不前頗聞臺下
督促甚嚴似不聽全其志竊念江邦寧謐兩院仁明
藩臬諸臣一時戮力生色而職又素叨恩庇亦豈不
願効鉛刀之割哉乃為此淹淹退避之計今議者必
曰以待從而薄外吏也以職而薄吏事也臺下視

三奉宮集

卷七

二

三

職果有此心乎即天日可負也必其人心有所大不
安身有所大不勝耳職兄有當世才不知職之不肖
而猥謂年力可惜故每書投臺下外若勸允暗則挽
留使職狼狽失據今之頓伏遠縣甘受遷延之罪實
出萬死不回期於得請若曰大察獲免前途可進徒
以往言宜贖姑為虛請以望堅留則此一念何異穿
窬臺下亦安用此等人哉今不棄寬駕尚留求一善
去異日一遇不可面赤汗背中夜懊歎嗟何及矣况
兩日以來春氣將動肺疾上攻頭痛痰涕俱至晚飯
少用中夜脹悶晨起作瀉病態種種亦足驗具呈之

非誑也按院形迹疎遠苦哀無繇上陳併祈婉賜周
旋職無任哀懇之至

乞休公移

為病困求歸復遭指擿懇乞速賜疏題及時放遣
以全廉耻以保生還事職先任江西按察司副使朝
覲至京得患痰喘頭暈等證懇疏乞骸後因養病稍
愈吏部不准仍令回任供職職於邇時已絕仕進之
念堅求養生之術絕慾茹淡僅保殘軀歸家適遇女
仙之事見其言玄識異真心懽服非由職兄驅迫而
然還任百日復改今任自惟多病不堪以校士好異

三奉宮集

卷七

三

四

非所以率人即圖過家乞休深恐貽累職兄不得已
單車赴任意欲少竭寸愚拙身養疾前在省城弔考
邠乾七州縣勞過病發便血如注痰喘日加即擬閉
門求去以身在省城不便行動故假出考邊郡以為
歸計此僚長按察使李所深知也不意發牌之日得
邸報給事中牛論列王侍郎雖無一言及職事實相
關已自萬無前理為候明旨處分勉強前行今方
考校延緩七縣一所覺得精力難支勢不能更考別
州及見續報前疏未覆御史孫復有論列內有職名
本當候覆罷任仍恐萬一未蒙處分覲顏竊祿頃刻

雖居慚病交加暴骸可必夫使臺臣以賦私污職
猶可冀辯明若乃崇信異端而欲表率士行職
知不可而尤人乎前者寂無人言尚夫乞休之
事至此乃稍逡巡隱忍以冀容留廉耻掃地慚
豈但官屬獻嘲士子呈笑而職亦必狼狽滿堂無
復生還之望矣夫扶病蒙耻非久安之圖戴罪立功
非學官之路此職反覆思惟先有定說非待今日而
後決也除見考縣分不得已校閱發落事畢即繳
敕印伏乞臺下訪職左道率人即行參論間住為民
使職得速歸誠大幸也惟復來憐病狀一面先為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八 四

再乞休公移

為病勢轉篤縣力不支再瀝血誠比例懇 賜速
題放歸事職中嘉靖三十八年進士旋遭家難自廢
十載繼蒙 明旨起用載歷仕途十有五年叨茲顯
授日夜圖惟報稱弱體過勞遂成痰暈便血等證昨
因出考延安就郡調理間得臺臣論疏內有職名即

日具呈告休荷蒙本院溫諭慰留捧誦感泣即強起
視事閱過延安府等九處生童卷畢再擬歷考綏德
等州不意發落之日病不勝勞回至後堂頭暈欲倒
門役扶住從此便血日下痰嗽頓加胃痞腹痛目眩
耳鳴日則飲食不思夜則喘汗難寢肌形羸削鬚髮
轉皤不得已扶曳就輿回至耀州前疾愈加沉重此
地既無明醫又無常藥可療隨身一僮見職奄奄垂
盡之態亦復相對悲啼官舍蕭條進退維谷每念上
負 國恩下不得一見職兄輒欲墮絕關防吏書自
量力不能周一面差官繳送按察司訖查得江西按
察司副使江以東福建按察司僉事趙參魯皆以提
學在任患病彼處兩院轉為題 請俱得放歸病不
候代皆在新例 題後職今懷疚難留既非二臣清
望之比而單車萬里危病苦情又有甚於二臣所遭
際者前項事例既與相同伏乞俯賜矜憐據例早為
題 請遄返歸路無論醫藥稍便獲以餘生詠歌
聖德觀有萬一之幸即使病終不濟猶得生見職兄
面訣妻子歸骨先人之塚免為道路所悲再造之恩
沒齒不忘矣職無任哀迫祈請之至

與兩司揭帖

為剖明去志事職因科道論列王侍郎家事併及
名自知罪戾急於求去輕賈兩臺病苦繆妄語言不
倫猶荷見容溫詞慰諭此皆諸大夫公幹旋維植之
力敢忘所自中間如病不能支借出考為歸計誠非
所宜言此職素性顛直且恃兩臺如家人父子遂失
點檢言之無足致聽而或足為罪則敬佩明教矣其
他有不容不一鳴者幸宥而垂聽焉職雖下愚三綴
兩司末行非盡憐不知事者至於志在求退素不尤
人亦無分毫慙激之意止緣所遭事體異常雖病狀
是實而緩急先後當以投劾待罪為主非比負嫌於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八 六十一 元
當道獲罪於兩臺失歡於同僚其事隱而難言必須
以病從容求去者也職一介外臣耳致臺臣指名而
數其過海內知之今乃欲紓徐稱病而不直言當去
三尺童子不可欺而可欺兩臺乎人各有志雖蒙詎
耻四維猶未盡喪若因人言而遽首鼠兩端以圖苟
免諸大夫公尚可齒之末坐乎欺已欺人無一可者
此職所以不得已據事直陳寧後病而先投劾也外
臣之小者雖不敢同於內之大臣其於士節一耳職
見內大臣有被指言者首疏亦先自劾待斥候 旨
慰留乃始杜門告疾至再至三大臣近 君以 君

為天故得徑自號呼外臣不能自達以兩臺為所天
故須轉達其事其情則無二也今謂京官被論者當
自請休而獨謂職蒙指隨遂可隱忍久而後稱病耶
職之汙蹤陋跡事至於此而猶以士節為言能無為
高賢所笑今且以事機最切近者言之臺臣論列
明旨不行蓋自有為非為職章章明也必以為家
食者不可深罪而在位者何可復留職亦有一二相
知爾時必延頸而望曰王子歸疏何尚未至耶至快
心一擊者懸筆而待矣即如家兄往歲起用遣人入
京上辭疏為當道所知而止後之論者曰猶冀其力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八 七十一 元
辭可已乃公然發牌即以是日出疏楊司馬重勛陪
推 命下辭歸之疏稍遲而擊者至矣職官何如大
臣事體何如起用而乃欲徐徐為引疾無迹計耶又
王和石書來引告之志甚亟萬一彼疏先上而職猶
遲遲覩顏異日誰為明曰王世懋亦曾求去為諸大
夫公見責稽留而致是耶職雖至死有不能舍者矣
職知諸大夫公一念愛職之心挽之責之無非肝膽
若曰爾自犯拙且當留以受處分何苦使兩臺擔事
職亦謂諸大夫公必無此心也第恐無此心而偶蹈
是跡故復不揣迂瑣而重干執事者之誅惟大夫其

圖焉夫死於其臣心頑石其歸心亡論去善不善而以必去必速為主此病夫之事也若乃憐其不幸赦其狂罪而曲為之請以善其去此諸大夫公之德也非病夫所敢必也謹告

前揭乃數日之前所具今自發落後痰暈遺血並作扶曳登輿與死為鄰直當以歸骨得見家兄為請不必事此矣第耿耿此心即死當明故牒前稿塵覽至于候代一節原有題明事故者不候惟陞遷始候蓋初意本恐代攝者不肯任事而然非比軍機重臣也且機尚不可豈有垂死已罷之人尚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八

八

三

能任事乎查得江西江岷岳福建趙惺堂俱在李翼軒例之後江疏出即行趙先行後請皆荷撫按同僚之恩至今生全世懋無德望可比二公決不敢求美辭直今致仕足矣喘吁拜懇不任委頓

論

趙襄薦郤穀論

晉文公謀元帥趙襄薦郤穀曰穀悅禮樂而敦詩書也自後世論將者席以為談君子曰論言矣而非襄與文公之用心也微矣哉襄之託於言也自古豪傑

之與固存之道無他在跡前人之所以亡者而反之顧其道著明而可法則張而示之子孫以守其機術窈妙而不可徑示則曲而託之於他昔者晉惠公之返晉也其大臣里平樂郤瑩實挾羣公子之徒以為內主惠公入而從亡之臣呂甥冀芮用事里平以誅死二郤樂先失職惠公卒懷公立而猜又甚焉秦穆公因是以間晉而內文公當是時十九年從亡之臣意無晉卿矣陰冀既以亂誅三卿族惴不自保而魏犢介推之徒日忿忿於勞之不酬狐偃最親功最大晉國之元帥舍偃誰歸文公以為是陰冀之續非靖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八

九

四

亂之圖也公之意蓋默病焉而不可以示人何者示晉卿則見以為畏而授之柄也示從臣則見以為畏人而不我圖也公也病之而衰也知之於是乎禮樂詩書之言進而晉軍之帥定矣帥定而晉國之亂靖矣命衰為卿讓於樂枝先軫衰讓而穀之位益定矣城濮之役不幸穀卒而下軍之佐軫詐謀力戰士也豈復有禮樂詩書之好起五階而登之將其時衰不在行與則文公之意可知也左氏不知而為之辭曰上德也是何其辭之矛盾也文公兩庸舊卿以靖晉國衰也遼巡退讓為原大夫逮夫國是既定卿族漸

落徐起而代之能以文公用人而又能以其身自用
宜其長有祿於晉國哉漢光武中興賢主也而南陽
之士多用惜無有以文公之義陳者房玄齡唐之賢
相而為秦府舊人言惜無有以趙衰之謀告者余故
表而出之以為謀國者之鑑

儒論

昔司馬談論六家之要指以儒者列於陰陽名法之
間互推得失而獨崇道家言以謂儒者博而寡要勞
而少功不若道家之無為而貴因使形神兩全也談
之論不理於儒口即喜其文者未嘗不左其說然吾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八

十

言先生

謂談未可盡非也彼其所謂儒誠不如道獨不識所
謂真儒耳談生於惠文之間親見所以理亂曹相國
之治齊召諸儒以百數言人人殊參未知所定而卒
得治黃老之益公為言治道貴清淨參避舍師之齊
以大治稱賢相焉厥後孝文帝用之以治天下而漢
又大治文帝稱賢君孝武易之召儒者王臧趙綰輩
表章六經議明堂禮樂而治大不如文帝時儒之效
若彼道之效若此於談乎何尤蓋昔者吾孔子之為
儒也汲汲乎刪述六經綱紀人道日與其徒講學於
杏壇習禮乎大樹之下則可謂不自暇矣而其所以

孔子者則不在此其始所重者莫若顏子而曰不
如愚終所託而傳者曾子而曰一以貫之至南宮
之許曰仲弓徒以其能簡重而已由此觀之孔子之
學博乎勞乎孔子之時諸侯叛滅人紀臣弑君子然
父淫蒸禽獸之行比族而然孔子身不得位欲以一
匹夫起而維持幹旋之即務躬行淵默天下何則焉
故不得已而託之乎有為之迹明徵典則使天下見
而自醜其行以趨于的此非孔子意也原孔子之意
得天下而治之曰為政以德若北辰之居所已爾其
於道家清淨之旨有大異乎自孔子沒而聖人之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八

土

四

旨不傳其徒子游子夏之倫已不能通知其意而
曉於楊襲之間至其後一再傳而迹愈分而心愈
支離憂衍各立門戶而總之名曰孔氏之書至其
聚而談聖賢之指歸究皇王之治統甲可乙否漫無
成績如有異陰陽名法家乎自孔子在時南面之
才已不與游夏矧乃末流為陋為曲其不可與治天
下審矣吾故曰談之說未可盡非也獨其列於家之
學不能折衷於孔子而顧以道家為統宗使真儒之
道汨沒於曲儒陋儒之中而彼為黃老者超然而獨
為無上則談之罪也嗚呼談猶尊儒者秦皇帝政誘

諸儒而坑之驪山之下狂暴虐燬千古以爲儒者厄而孰知所坑者之非儒也如有其儒政不能坑矣

爲兒子檢閱唐宋文字見蘇明允管仲論惡其矯誣輕於持論因而駁之曰

昔者管仲不死子糾之難學者疑之孔子大聖人也薄責其不死而厚賞其功以爲仁獨謂其器小奢而不知禮已耳後世論者取則焉自孟氏受說曾西以謂其功烈卑卑不足道若與孔子之言倍然未聞有訾其死而貽禍者則以其能薦隰朋而預斥鮑叔三子能亂人國也桓公死而神仲父宜矣獨宋蘇洵氏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八

三

言

著爲論曰管仲死不薦賢而獨論此三子者不可用非大臣之用心也甚矣洵之矯誣也仲之論鮑叔須無隰朋與夫論豎刁三子其書具在洵以爲古方策之書世儒皆不能讀而獨一蘇氏子窺之遂得以意高下而譽暴唾之耳目耶至今淺學明經據其說而以仲爲媚嫉竊位之人此何異舞文之吏增減文字以入人死者甚矣洵之矯誣也又其論曰天下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桓公在而天下無仲吾不信也嗚呼是何言才之易也春秋數百年間列國名大夫無算無論同時即後先有及仲者耶其能籠蓋百

賢而矯然不與爲羣者孔子而已耳彼固千萬世之人而非春秋之人也春秋之人若史魚直臣耳其才與功出仲下遠甚而獨其尸諫一事進賢退不肖意正與仲同又不得舉魚以病仲也蕭鄴侯何之不及仲洵好策古今成敗宜知之一旦以仲不薦賢而遽推何於仲之上以謂此大臣之用心甚矣洵之矯誣也洵不讀史漢耶漢高帝病呂后問蕭何死孰可代之者帝曰曹參可及何病而惠帝問曰君如不諱孰可代者何未對帝曰曹參何如何曰帝得之矣是參之代何高帝所先命而惠帝所亟問也何直順風而呼耳耳所云舉參自代有如仲之薦朋哉史謂其兩人少相得及爲將相有隙至何死而所舉唯參以爲不蔽私隲賢之耳夫仲之不以私好進鮑叔而暴其短何之不以私惡蔽曹參而盡其長此兩人謀國公心洵何不並舉以勸爲人臣者獨奈何舉何以病仲也嗚呼仲之生猶可訾死愈不可訾洵之不敢訾其生以有孔子之論也死不可訾而訾之即無孔子言則無萬世公議乎洵之論欲無遺議要曰不讀管子不讀漢書則可矣

說

張氏回生說

氣有瀰漫於宇宙間者存若亡而實有陰爲主者曰神神之運用出於世人耳目之外以爲必無之事而驟有之駭然於觀聽者曰怪是二者孔子所不語然於翼易云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是故知鬼神之情狀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若此者又何以稱焉聖人於二者非以爲理外而黜之顧吾儒綱紀持世不欲訓斯民於耳目之外以易爲亂乃其理則深惟而自得之矣齊諧者志怪者也其說常依於繆悠不可憑摸之境後世裨官家因之種種幻異以資謾戲遂使三秦常集

卷之二十八

酉

五

張仲子死十九日乃真死耳死而力回之又委曲其事昭赫其教何鬼神之情狀悉暴至此耶嗚呼輪回地獄佛氏以爲恒教而吾儒以爲不經坐脫立亡禪家以爲常解而吾儒以爲難事游神奪舍道家以爲功驗而吾儒以爲渺茫六合大矣又有外吾六合者於事何所不有而世人繫以耳目之外黜之大陸之氓謂世界無谿山戎馬之鄉必天下無舟楫可乎聖人闕而罕言迂儒執而不廣彼徒笑遺東之白豕而不知吾儒之爲遼東豕者多也或者曰子之說則誠辯矣然天地之間生而骨青死而血食者何限而獨王秦常集

卷之二十八

五

五

示異於關侯侯之神他不能盡彰彰如是而獨示其異於張氏此又何說焉王子曰而獨不聞侯之義乎千載正氣浹洽於兒童婦女之心胸而水部君又以其積忠厚急友于動之宜乎有當其心而慨焉援之者非侯之義不足以回生非君之義不足以感神此又志一動氣之說吾儒所直道不必樂衛之流積想而後通者也昔于寶感墓中女子事而始著搜神記彼徒述異耳非有關乎世教人心者若張氏伯仲其說足以風世又不特鬼神之理已水部君又爲余道侯他靈應事種種可駭當別有記

說習示新科諸門生

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習之言始此然吾聞之習有二焉一曰習氣二曰習俗習氣者何隨生而至舉天下人所同因而同不自知者也習俗者何積漸而成天下各以其方習而不能改者也子貢曰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夫唯聞道之人而後始免為習氣所用今之名卿快士攄為才致建為名節豎為事功即表表可觀紀然其從虛靈中啓者誰乎則等之為習氣而已此其為肯隱而難知為病深而難去去之其道大而不可輕望於人今吾且以習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八

七

俗為諸友言之南方之夷代兄者必室其正妻北方之狄喪父者必妻其後母此中國所唾罵不忍言者也彼安之若生人之理則習所繇來矣閩故稱海濱鄒魯然在先朝人文未甚盛也而俗號為醇則有若福之林文安與之彭惠安林貞肅黃大理陳孝廉泉之蔡祭酒先生吾每過其鄉望其碑壠肅然想見其為人風何高也至于今人才之盛不啻什伯倍蓰之矣泉漳之間書聲徧於窮里科甲塞於清朝而求如向之所謂數君子者乃不多得何也爾諸士試自思之爾父兄所督責而朝夕所鑽研者誠為宇宙植

真才為朝廷策大勛耶將為高車駟馬肥肉大酒之思耶射利赴會甚者為機變而無所用耻三家之市十歲之子有挾而敗師者矣如是安望其立朝耿耿有前數君子之風哉吾往官豫章入白鹿洞聞朱陸二先生之教其言喻義喻利一章專以科舉為說天下士自宋迄今未有不從科舉名世者而子靜猶謂不可其言剴切至使士聞之泣下今日喻義之君子皆以科舉為當然而喻利之小人又在所以為科舉之外令二先生見之當復何如士之汨沒而不知返久矣而閩俗為尤吾故曰習俗之宜亟破為爾諸士首望之也夫初有憑藉而驟無羈束莫如新舉子公府可入而眾勢可挾莫如新舉子此尤習之宜慎者故願一留意焉習俗一破庶幾有矯矯自好如數君子者出焉然後求其所謂習氣者而除之則聖賢之德業見矣子貢願息夫子以為墳如也而後可息士君子脩身見于世日有進月有益漂漂而後庶幾若曰勞於求舉而逸於終身無是理也

遠壬文

召穆公之詩云兄弟閱於牆外禦其侮語曰百足之至死不休是以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匪特敦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八

七

倫亦以保世也而昏庸敗類之夫往往競纖芥之利忘棠棣之情寧外侮之是甘而內憂之必搆卒以兩敗傷俱爲世重傷夫錐刀得失閨闔話言非有不共戴天之仇傾貳破產填胸扼吭非有懽呼譁浪之娛回首頌繁城旦鬼薪非有樓船管簫柔曼醲鮮之樂然而蹈辱若榮赴憂如樂之死而靡悔者何哉起於交游之弗慎而衰壬之漬潤深也凡大家之產非訟非爭壬人之謀非訟弗售浸淫枝蔓何所不至兄弟特其甚耳愚請極言壬人之情狀爲世作鑒令吾子孫不逢不若可乎大都膏粱之子事變未經盛氣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八

十八

思樂而游手無藉小技買權之人摩肩待隙於下其名不同曰門客曰食客曰鄉客而出於王侯者十嘗七八我好酒則以酒糾品令長夜浮白之術進我好色則以妖童艷姬牽合寵視之術進我好遊則以蹴鞠以擊節擗掌甘悅傳會之術進我好賭則以六博棋駒狗馬朝歌夜行之術進我好賭賽則以六博棋賽呼盧擲采之術進我好戲好則以奇技淫巧雕鏤月宮之術進好謀必遂所欲必從其以當老成拂上黃髮莊厲之言色離合異趣已相倍蓰而無笑矣猶慮猜生於覺悟則時進小忠以固其心術窮於較

量則時進小利以昏其智甚者內施於妻妾以爲內援外賄其童僕以爲外蔽根蒂既深膠漆不啻狂童之志固謂太康而壬人之心殊未屬厭以爲事或得已則樂利之途易窮兵出無名則乾沒之實難啓身非情難則引進之門尚狹使其事可循環無端而身可居閒獲利其必由訟乎於是搆扇異同橫生是非親可使讐戚可令起而主文賣律作奸積成之夫始入延爲上客矣出入公府增減文字非吏莫繇非交莫通而猾吏奸胥伍伯之儔皆得列於坐上矣故爲多端日候訟庭無論帑財箱帛有需必給而擊鮮飲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八

十九

醉犬豕飽飽之味日充盈於口腹矣至其交關變綿之狀講張虛喝之謀百籌難盡或增情於敵以撼我使應兵之費日加或輸情於敵以病我使彼此之賄兩入我倦而思息則挑敵以致我之復與敵厭而求和則激我以困敵於終訟勝則鼓掌而運籌敗則振臂而流涕錢帛恣其出入帷幄仗爲忠良即有懿親正士危言勸息而我更視爲外向搔手而莫之從矣逮夫形見勢絀智殫力窮覺而遠之則黨類蠅集而難驅怒而絕之則把持陰事而明禍展轉而計無所出則重賄縉紳以求直而彼即是過付分抽之人空

困而勢不能支則鬻居棄產以償負而彼猶沾作中
求謝之利家徒壁立身負縲絏妻子怨尤津膏罄竭
而向之嗜食門下者盡已鳥獸散去而不可蹤覓間
有一二稍知意氣之人或憐我貧窘而未離或引入
富家而相報指天握手定爲石交而利吻惡少猶藉
口雷陳以欺後來之游開公子嗚呼與其絕交息游
於貧窘乖離之後孰若早鑒而預遠是夫之爲安與
其稱貧賤之交爲不二心之人孰若交端人正士終
其身不至於貧且賤焉之爲得也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八

子

子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八

王奉常集卷之二十九

文部

江西鄉試策

已卯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問孔子贊易而稱說道之大蓋自古及今未有
上下不相說而可言極治者然觀詩書所稱
君有灑灑於民上而民有兢兢於王法者豈
上下之間猶有畏心而終遠於黃虞之治歟
太史公左酷吏而右游俠推秦之敝而以爲
救火揚沸似矣而游俠扞當世之文網乃津
津道之豈畏當獨在上而不在下歟昔有監
謗而刳民以目者寵鶴而不恤其民者卒以
致流亡之禍宜也至乃亡徒與上爭衡而諫
臣憂爲亂階宿衛士擅殺不問英雄聞之而
起則民不畏上之禍等耳由斯以言豈爲治
者苟取足於相維而不必於古之所謂說歟
今天下雖治而上下之情猶似有不通者
得無畏畏心之勝而未躋於說道也諸士有
志於論治其明以告我

天下之治必上下相說而後成而其機未始不得於

相畏夫治人者之與治於人也分迥然殊也而相說之與相畏也情判然別也然而勢固有相待而成而理固有相因而至者上不畏下是以其下爲可侮也侮而不已民且仇上故君子之不可失者在人心也不畏上是以其上爲可翫也翫而不已君且仇下故小人之不可犯者在紀綱也議者徒見先王熙皞之世百辟萬姓驩忻交通以爲狂狃榛榛之俗固然而熟知其所繇來蓋未始不從漂漂兢兢而得也今不謹其所繇始而徒望於說道之成至或師心任愛割去藩籬一切儆懼維持之義廢而不講即家人父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二

論

又曰愚夫愚婦一能勝予此上畏下之說也詩云維桑與梓必共敬止又云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此下畏上之說也夫聖人豈不樂有其皞皞而顧爲是以相聳動哉要以知上下之說不得之於說而得之於畏耳秦不師古而日斬刈其民漢興破觥爲圜居官者長子孫似知所以聯人心矣而閭巷之雄以武犯禁景武之世是有游俠之誅若郭解諸人駢首就戮似知所以振紀綱矣而鷹擊之吏快意屠割元封之末是有有酷吏之任太史公以好奇之才而身罹蠶室之禍見酷吏寵遇之如此而游俠誅死之若彼故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三

論

權輕而與上爭衡羽林虎賁擅殺征西將軍魏主不問高歡見而散財結客此不畏上之效也失紀綱也彼其於君揭竿嘯呼之不暇而何暇於父兄之衛哉苟爲上者而亟反之知吾恃人心以安也惕然覆舟朽索之是戒而不敢過求於下則下必親而就之夫上方其畏時易感耳不圖吾民之易便至于此也是安得不愈說其下乎爲下者而亟反之知吾賴紀綱以生也惕然三尺五刑之是懷而不敢冀望於上則上必親而安之夫下方其畏時易德耳不圖吾君之易事至於斯也夫安得不愈說其上乎即是而古治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四

五

之吏爲天子牧養元元豈無不侮不虐凜凜於四民之上稱任職其人哉然而兢於志雖顛倒三尺法日漁獵而草艾之者不可謂無其人也甚者上愚其監司之耳目而下箝其民之吻舌明視而莫敢誰何者有矣天下之民爲國家供賦稅豈無不怨不庸兢兢於當世之網稱醇固其俗哉然而誣上行私把持吏長短日幸其有事而輕重之者不可謂無其俗也甚者陰售其排陷之術而公倡爲譟呼之禍迫逐而使之去者有矣有一於茲是一邑之長終不能有其民而無告之民終不能安其上也夫欲使上之必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五

五

之恩則庶乎民重犯法而上樂有易使之民矣行之
以畫一需之以久道如是而曰說道之必不可成古
治之必不可復則愚未之信也雖然猶有進於此者
億萬之人之心萃而注于一人主之一心而所謂紀
綱亦即此心之迹耳故夫一方之饑饉而賢王入
珍之膳若不下咽匹夫瞋目而扞格九重之榮衛為
不流通母恃威於鈇鉞母藏富於府庫恭默之思時
幾之救不下殿陛間而其精已芻皇周浹於郭屋
窮簷之下矣此又吏治所繇察而民俗所繇成也執
事以為然否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六

七

問江右舊稱樂土其民沐浴德化且二百餘年
我皇上御極以來亟下考成之令百司奉
職惟謹治具益張其效至於湖波不揚亦可
謂吏稱其職民樂其生矣顧治久則易隙法
久則易瑕識者摘瑕指隙或有桑土之思諸
瑣瑣不暇論試舉其大者與諸士籌之罷遣
客戍益募土兵兵盡得矣而武備日弛額伍
虛果足稱折衝之具歟歲穀屢登惠政力
崇食筴似矣而公私告乏閭閻鮮藏果足稱
九年之蓄歟長江大湖層嶺疊嶂形勢足恃

也而使姦人得竊以負嵎將要害之扼猶未
講歟調租計庸汰濫平役業謂良法乃田里
多愁歎之聲豈推行之術猶有遺議歟蓋聞
古有作內政以強國者有議積貯以豫備者
有欲固屯守之要者有欲均賦役之法者其
說具在也舉而行之可以副今日考成之實
否歟抑更有法外之意可探本而言者歟諸
士生于其鄉必有抱先憂之慮者願悉言之
以助我所不逮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七

七

君子之議法也其為醫者之視疾也以無疾之人無
故而投之藥則汗漫而不中窾會待其已成而後藥
之則疾逃於膏肓而不可救故善用藥者在於未病
病脉之時而善用法者在於未亂亂法之漸道窮而
後法法久而弊將復生法立而後治治久而勢將復
蠹此正君子用劑之時也後世稱治安者無若漢文
帝而賈生慟哭流涕於其側彼其頌文帝之治者未
嘗不其賈生之言然而生之言歷三世猶若著龜也
則文帝之治安繇生言也昔者杞人憂積氣之將墮
天下皆咲之扁鵲三見桓侯而走後世神其術焉今
夫譚戰格於櫜弓臥戈之日而慮為縮於粟紅貫朽

之時外戶不閉而郊場之是虞中邦成賦而徭征之
是恤是杞人之類也然而脉微病矣失今不治後且
痕積衝決故議法者寧爲賈生之過言而不願爲越
人之術以自神也江右非無事之國也地儉而寡於
民貧而驚於利境錯於四壤而多隱伏之姦博徒
游客三五於都市推埋鼓鑄之輩潛伏於深山大澤
有司小不當其意輒羣起而譟呼盜賊直須時耳比
歲數稔國無大興作取辦於民猶尚鯁鯁可畏如此
設不幸有旱潦饑饉之苗胡以待之幸賴 聖天子
在上剔弊源振積弊於然下考成之令月課歲程諸
三泰常集 卷之二十九

氏再發旰江則募兵浙省柯氏應而跋扈之漸啓浙
兵應而驛騷之累滋邇乃稍稍廢置更募土兵則有
分營犄角之設不可謂無兵矣顧衛所之額成日廢
削於武弁之誅求部帥按空籍而召漕挽勢且不給
安望其蹶張超距也其募在民間者常兵名爲兵而
實以供郡縣之郵使精兵名爲精而實無以異於市
井之游手是不遇敵聞鉦鼓即色變而走耳保甲之
法雖行暮夜嘯呼閉戶無應者卒遇大敵而以驅之
赴湯火得乎如是而武備曰修未也食足而後可以
養兵府庫充倉廩實而後可以當緩急今之時非甚
王泰常集 卷之二十九

長江浸以巨匪此亦天險之國也而藩籬未固室與
素虛如桃源之變飄忽而至衝信宸濠之發瞋目而
越九江足爲往事之鏡已比者寧州盜作上厯聖
衷駐官設備而後底定夫寧州發而後成備也其爲
未發之寧州非一所也大都層巒疊嶂我常得與姦
人共之我能守則險爲我有而盜不能窺我不能守
則險爲盜有而我不能奪今之形勢雖壯有如一且
有荏苒之雄乘危而據迅突而來有能扼其吭而拊
其背乎愚以爲封守未可言固也賦役之有條編也
自江右始也其法計口受庸緣畝定直悉籍其一歲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四百六元

而百執事所以告成于吾君以爲如是足矣而積
弊之當究乃更有隱然可憂而未可即安者是故兵
銷而言戎器之除易曉也粒絕而議餽粥之給易明
也羊亡而補牢計易行也絃絕而更調說易入也惟
夫人以爲治而中抱不可測之憂法以爲良而中涵
不可繼之實則譚者見謂迂狂而聽者每忽而難入
此良醫所爲苦心於察微而策士所爲先事而太息
也管敬仲以區區瀕海之齊作內政以寓軍令使其
民夜戰聲相聞晝戰目相見而桓公遂以霸天下今
之江右非必盡弱於齊也愚以爲官軍隱占之罰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十一 四百六元

之費而輸之於官官爲召募民無擾焉朝而輸金暮
而安臥江右之人安之以爲良法久矣顧其始之議
法也十三郡之輕重苦樂已抱不均之歎而好名者
又取成額而日裁之於是乎費益繁而用愈不給則
有那借有預徵那借而官困矣預徵而民困矣逮夫
法行之久民不見德而惟上誅求之怨甚者飛詭以
亂籍匿產以逃租上戶高枕而素封窮丁簞楚而莫
措則差銀之入日削而募役枵腹于公庭有司坐困
而莫可誰何矣形見勢屈官且不能使其民即以謂
賦役之平可乎夫是四者聖天子所以責成於下

今甲最嚴倘可按籍而覈數乎丁戶清勾之苦遠涉
異國倘可就近而充籍乎母曰有精兵之名也分曹
角射雜以五兵將程其能而實教之陣乎母曰有保
甲之名也比閭族黨聯屬以時將課之實而守望相
助乎聯鄉兵千落於各郡以防小盜而萃精兵三千
於中權以防大寇若是何殊於內政之指也鼂錯論
積貯於恭儉之朝其言堯湯之水旱國無捐瘠者歸
於蓄積之多愚以爲郡邑京師之外府也今太倉之
粟陳陳相因泉流錙積而獨使外府空虛非計也正
供之入不敢望留田租之賜不敢望半若九江贛州

之稅與贖鍰之例進者不可力請而留乎倉穀累積
非侵歲不發腐之是棄有用之物於地而繩之則坐
無罪之人於法易若以新易陳以銀代粟而相兼以
待用乎姦胥大猾聽其盜用鉅萬而不之覺是有司
之過計也業已發之亟正其誅沒入其產而毋縱其
攀染以累良民可乎積逋之盡 赦驛傳之免編

上恩至渥也而間有復徵此何爲者也今使未徵者
亟歸之民而已輸者悉入之公官帑實而民沾實惠
可乎他如復水利於陂塘脩義倉於鄉社國有九年
之蓄而下有不涸之倉庶幾哉當於貯積之議矣宋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三

元

華徵之議曰屯守之地當其衝要則一人可以敵萬
非其衝要則萬夫不足以敵一今之衝要自寧州而
外可議者猶多也九江據金陵上游湖口爲鄱湖縮
轂厥險在澤關津之當警者也其更添舟師而耀之
武平玉山爲入浙之衝鉛山當入閩之扼厥險在陸
門戶之當嚴者也亦嘗飭亭鄣以示之限乎長寧界
萬山之中反側子初定設狼心未息一縣令能制其
命乎是不可不加之備也黎源與楚接壤亡命者多
竄匿其中戍守稍不慎不復蹈寧州之轍乎是不可
不預之防也謹斥堠明信地繕雉堞布干楨是泰山

而四維之也華氏之議有徵已蘇軾氏之議賦役曰
戶無常賦視地以爲賦人無常役視賦以爲役故其
在元祐時常欲兼顧募衝前而用之今之議法非有
改千條縮之舊也郡縣之賦不齊而偏累者重困業
不能不取之民夫亦總十三郡而酌劑之使得其平
乎戶田之弊不一而飛詭爲最甚即不能一一丈量
之能所在爲一清查而使疲民蒙福乎與其掣襟露
肘而爲不終日之計曷若明增其所未備以免於那
借預徵之弊此不爲可行而可繼乎與其舉首感額
而忍視此嗷嗷之役曷若半輸銀於官半徵役於力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三

元

此不爲兩用而兩利乎凡吾所爲議以救其窮而使
之行非絀其辭而別爲議即子瞻復生不易吾言矣
是在古人爲已試之方而在今時爲對病之藥執事
者倘不迂書生言而條舉次第行之實務應聲而毋
以彌文塞責言可底績而毋以持久怠成庶 朝廷
之德意日宣而考成之實政斯在矣雖然此猶其未
也一人之身所持以久植而不仆者非在元氣乎所
恃以日運而不息者非在血脉乎今之所謂考成譬
猶神氣之振刷耳若元氣內損而不固血脉內壅而
不周乃欲於精爽動盪之間求其燁而不稿亦已難

矣孔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今江右之民多糊其口於四方而惜于上下之分特異中州要之其本不植而其情不相攝矣如欲使元氣之同其必也綏之以養如欲使血脉之周其必也漸之以教此非可以歲月致也是在 聖天子所作新於上而百執事所奉行於下何如耳斯意也即紀綱法度猶不能與而況於簿書期會之間乎賈生曰醫能治之而上不使愚非其人也敢因執事之問而竭所聞以對

問禮云大婚萬世之始也蓋釐降之風遠矣後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古

元

世稱后妃之德莫盛於周而法莫備於周禮然燕寢之職何乃隸於天官冢宰而嬪御之數九九之說即叔世煬主之所不能為或者以為不經然歟否歟漢唐而後女禍烈矣即所稱令辟猶然蹈之而言事對策之臣有專攻上身與後宮者可謂言人所難言即諷議何殊於詩書之旨乃或罪其傳離不忠將主德國昨所以理亂短長不在是歟我太祖高皇帝以神聖肇造 成祖文皇帝以謨烈繼明家法具善粹無可議而繼體之盛莫過

孝宗敬皇帝其於 二祖宮中之政果無間然否歟我 皇上以方富之年奉 兩宮慈命採 列聖故事冊立 中宮爰及 二妃嘉禮告成一年餘矣而官府一體女謁不行肅雝之美殆將軼成周而追釐降然人臣私憂過計以為過欲萌防侈漸而衍 國家億萬年無疆之休者端在今日不知其道何繇而盡善爾諸士有能揄揚者吾將採其說以獻

獻

自古帝王慎始之義莫重乎大婚而克終之美莫難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圭

布

乎內治夫以人主之尊也而屈體下齊於禮何所不役然而曰冕而親迎友以琴瑟非故為是彌文而已也將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夫安得不虔其始也以人主之權也而選色徵歌於意何所不遂然而曰珮環鳴節彤彤史紀過非故為是過防而已也寧乎若城國之將傾而斧斤之是伐夫安得不慮其終也蓋詩首關雎易稱歸妹書美釐降而春秋譏不親迎六籍紀之所從來遠矣自古及今受姓之主非一曷嘗不繇內助而興及女謁而敗哉故人主深宮燕閒之中而九廟神靈臨之在上粉黛澤脂遞進於六

宮而百官萬姓栗栗待命於下孝子所以奉先忠臣所以愛君舍此何適矣執事發策而首以宮壺之政下詢承學南州草莽士未能一一窺見國家之盛典則請以詩書所聞江漢之間所身被者據以爲對書曰觀厥刑於二女釐降二女於嬀汭說者以爲諸艱之首試蓋自古風化之說所繇昉也遐哉尚矣周家內治之隆莫盛於王季文王之際其祥肇於天妹之迎窈窕之求而其盛極于螽斯之振既醉之福故於時二南之化行而漢濱之化浹萬世稱內治者則焉周公成文武之德而爲後世子孫謀周禮一書特王季常集卷之二十九

人主即有燕私之好何自而形后妃雖有專妬之行何由而長夫然故關雎之詠彰而郊郕之鼎固也後世婦制莫釐掖庭增級而人主始以無所防限之身寄於柔曼纖妖之手椒風熾於色授而脫簪鳴玉之德無聞阿柄隳於內移而牝雞人彘之禍時作蓋雖以七制三宗之主而房第之失猶不絕書於策況其以放蕩之德臨之者乎漢成帝委政外戚溺意閨房趙李起於微賤專寵踰度谷永內席申伯之諛言而外託茅焦之危論展意極諫專攻上身與後宮而已成帝終不能用而天下亦不以爲忠知其言出於傳三奉常集卷之二十九

矣 列聖相承家法具在逮我 孝宗敬皇帝德冠
羣后澤及八埏而壽寧之寵微爲過豐然能容直臣
挹損之言而斥左右頌繫之請至今父老猶能言之
我 皇上以冲齡御極七禩於茲入則奉 兩宮脩
定省之儀出則親賢臣勤講讀之益爰循 列聖好
述之年妙簡良家窈窕之質於凡一娶三女之故事
問名納采之令儀莫不稟懿訓於 聖母授嘉禮於
宗臣中外欣欣皆知 皇上之於大婚得正始之義
矣 坤維奠位一載有餘而鷄鳴無晏朝之失延英
無倦接之容越裳南海之珍弗盈少府水衡之錢有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異趣也色笑澤言操琴挈竽以當莊臣拂士之進說
離合異便也煙火萬里清蹕無塵豐豫之觴舉而鵷
毒生於醑酎矣粟紅貫朽大盈充美請乞之路開而
江河竭於涓漏矣益濫觴之易而克保之難如此自
非親近儒臣講明性命丹書在御戶牖有銘其道亡
色荒之箴時命講官納戒是即周官大宰之遺法也
元幸御之規以明晝夜之別出幽滯之女以召天地
之和是即周禮女御之遺意也 兩宮雖奉養矣而
游宴寧失之疎故事雖當封矣而恩澤寧過於吝是
王奉常集 卷之二十九

卽 二祖 列宗之遺範也如此則志慮清而神明
出政本定而風化端岡陵永於萬年而爪楚縣於百
世矣書生狂瞽之見即無當於古之策士萬一使
明主聞之知其非傳離之谷永其明也不識執事以
爲何如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江西武舉策已卯科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

策

問彭蠡為江右巨匯天險所稱繇來遠矣然先
 代鈔兵革之事不聞戡伐之勲唐而後畧多
 事矣卒狴狴無足稱奇者獨陳友諒攻南昌
 我太祖高皇帝提舟師救之大戰彭蠡遂
 殲巨敵以有天下後二百年逆藩倡亂則有
 王文成彭蠡之戰俘厥羣醜實啓中興二者
 誠豐功矣而皆在彭蠡能一掄揚其盛歟然
 而友諒之銳或曰疲於六旬之攻宸濠之威
 亦云挫於皖城之下豈其功有不專在於戰
 者昔人有堅壁不戰委之以梁而自敗有挑
 之使攻而兵自潰於郢下其事得無近之歟
 夫歸師勿遏窮寇勿迫兵法也若彭蠡二戰
 僄犯之矣而卒以勝將帝王有其其所以
 取勝又有出於戰守之外歟爾諸士挽繁弱
 而談玉鈐久矣又生長其地當為我究言之
 毋多讓

海內譚兵者云江右非用武之地而江右之士非兵

家者流也愚生竊病此久矣執事循故典程騎射羣

入穀之士而策之於闕乃以彭蠡二戰勛下詢令士

得張而侈之甚盛心也即文弱儒縉之士慨然有封

狼居胥之志矧生故業挽強而習鈐書者間從田畯

野老指示昔日戰爭處則餘皇大牙隱然在目登康

郎而撫遺蹟鷹揚死綏之士身若塞盪其間其能無

一言以對嘗考之禹貢云彭蠡既豬又云東匯澤為

彭蠡而吳起述三苗氏之險亦云右彭蠡蓋自古紀

之矣意其瀾漫沮洳天設險固必當有壁畫之良策

三奉常集

卷之三十

策

戡伐之奇勛出乎其間而前此何其寥寥也蓋天下
 稱戰伐之術者曰孫吳言攻守之善者曰韓墨非在
 中原則在吳楚而此地常為後爭先服之地以故漢
 唐而上鈔有聞焉五代時鍾傳耳洪州遂跨有八州
 之地其子匡時弗能守也楊氏不血刃而下之歷宋
 南北二朝代稱樂土元兵南下宋社既屋而文信國
 猶能以贛吉義兵奮袂興復即大勲未集而義聲已
 振矣洎元之亡陳友諒以弒君之狡吏奄有楚東西
 地據我上游我太祖高皇帝紿之來攻乘勝西遂
 一戰而破九江再戰而下南昌信臣精卒列守其地

友諒乃以斬鄂之游覓盡銳來報嘗提數十萬衆於南昌城下目若無堅壘矣我太祖高皇帝徐起而援之友諒解圍退入鄱湖以拒維時以六舟首敗其鋒者廖德慶之奇也力脫上舟於膠首當開平之銳也韓將軍殺身以代主劉文成畫策而移舟於是康郎之水赤而巨萬之衆殲單舸之尸進而衝壁之勢成矣識者謂我明一統之業定於是舉偉哉彭蠡之戰其猶在鉅鹿昆陽之上乎二百年來恬愉嬉遨而吳淠楚戍之禍忽發於狂童誘我蠹賊戮我忠良蹂南康躐九江長驅而下大江計不反顧以爲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一

三

南服在其掌握矣時則有若王文成潛出上游而討之宸濠聞故巢之傾懼而還闔維時矢謀討賊潰死而不退者伍吉安之爲多也擲火而樵舍返風嘯呼而宮者邢戴諸守之爲多也擲火而樵舍返風嘯呼而宮亭波立於是國師僞將駢首而就擒媚子爛妻雪涕而胥溺識者以爲世廟中興之祥肇於是舉偉哉彭蠡之再戰其有光于康山湖口之捷乎夫是二者之功誠茂矣若以愚所聞知則當時守將之功尤不可泯也司馬法曰善攻者敵不知其所守善守者敵不知其所攻又曰怒而撓之佚而勞之是以吳楚連

兵挑戰周亞夫臥壁不動委之以梁而敵銳自盡沈攸之順流東下柳世隆冒而挑之攻計攻郢而萬衆瓦解由斯而言戰功最矣守亦要焉方友諒之攻南昌也以傾國一舉之師而壓危疑未定之郭守非其人計不終日乘勝而鼓噪上流中原之鹿未知所歸矣非朱文正鄧愈堅晉陽之版張子明殉解揚之節何能淹寇六旬以待皇師之至耶愚故曰友諒之破南昌守將之功也方之安國持重有餘功矣宸濠之攻安慶也以二郡摧破之威而當人心易搖之地城一失守勢必長驅縱其無成而龍蟠虎踞之故都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一

四

危矣非張文錦楊銳之知患預防崔文之棄城賈勇安能挫賊銳氣而返爲內救之師耶愚故曰宸濠之破安慶守將之功也方之世隆守郢無愧色矣夫同此城守同此豫章也我攻則瑕敵攻則堅同此舟師同此彭蠡也我戰則克彼戰則潰豈非大統將集於我明而真主自在於南郢故使敵人褫魄而我武必揚殆猶漢祖所謂天授非人力者歟若然者是徒歸於天運之定而未親夫人謀之工矣南昌一郡耳高皇帝擇親信子弟爲守割帳下之半而配之策豎子之選於必復也告急之使至矣而屢猶遲遲

於寢皇之外寧其以一郡爲餌哉策敵勢之尚強而我守之猶有餘力也頓兵六旬師老財匱此所謂強弩之末也然後鼓行而上逆遏其歸彼氣竭於三鼓而我銳用千初至蓋以逸待勞反客爲主不待貫顛之天發而虜已任吾目中矣一日縱敵數世之患

高皇帝已燭照而計之是寧可以歸師避也斯謀也其所謂帝王之謀也出於萬全者耶王文成之討賊也檄文甫布義師未集而首爲攻南昌之計策賢子之守無素備也賊且順流東下而吾猶遲遲爲追擊之師豈其以賊遺君父哉策吳淞之必出下策而麗

三奉常集

卷之三

五

伏

消之必反救魏也傾其巢窟係其罪人此所謂破竹之勢也彼縱欲直前不顧而烏合內顧之士安能迫之而東我有先人之氣而彼有自潰之形蓋攻其必救擊其情歸不待燎鬚之勦舉而奴已落吾度中矣滅此朝食誰曰不可王文成已屈指而籌之是安可以窮寇避也斯謀也其所謂節制之師好謀而成者耶要之天下大計不外乎戰守而戰守之善莫先於用謀我攻之必瑕而戰之必克也兵法所謂廟算勝者得算多者也彼攻之必堅而戰之必潰也兵法所謂廟算不勝者得算少而至于無者也知已知彼以

多應無是以成敗若此昭然也論者不悉用謀之本旨而猥云天命是安可與知兵者道哉抑生聞之先爲不可勝以待敵之可勝此臨事而爲謀者也備於無事之時以待夫事至而辦此慮事而爲謀者也方今湖波不揚商舶齊濟無故而談兵人且見謂迂狂設不幸有叩關宵柝之微國胡以爲守即亡論朱鄧之爲守將度有能如張如揚崔者乎卒然有萑苻跳梁之虞兵胡以爲戰即亡論常廖之爲戰將度有能如王如伍者乎蓋墨子重兩而存宋齊連飛矢而下聊彼非習爲馬上者猶然畫奇策而標茂功矧韜鈴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六

伏

之士以綬纓干捫爲業者哉執事倘借前籌而進之教則未可謂世無其人也

福建武舉策

乙酉科

問將有五德智信仁勇嚴矣總之摧鋒陷陣料敵設奇不過曰智勇而已二者果孰優歟抑各有所用耶昔渭濱之叟帷幄之傑王佐之才世不以將稱也顧列之百將傳何歟他如引兵疏勒揚水示虜虜以爲神者入虎穴得虎子使諸國皆遣子入侍者停車駐節勞來老稚名震關西者采綵縫裙盜賊駭散者軍

旅對酒設樂取士皆用儒術者身不跨馬射
不穿札而人號武庫者輕裘緩帶身不被甲
待衛不過十人者無事遣兵但一函紙懼走
溫邵者捫虱談世務而擬干臥龍者之數人
者固文雅之儔而非有披堅執銳之雄也乃
皆勲佐清明威宣塞外者豈其智有所獨運
歟抑勇有不必盡用耶八閩負山阻海登漢
相接天子神聖英武四海晏然鯨波雖不
興矣邇來奸商携帶番人潛住內地漸不可
長也何以絕其交通郡國雖寧謐矣而漳泉
之間小醜往往構釁何以消其雄心無乃防
範疎而姑息之政多歟抑兵不足恃而無知
者得以肆歟爾材官良家子挾藝而來其于
智勇之擇防海安民之策講之必豫其詳著
于篇將采而用焉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一

七

三十五

天下有任力之將有任謀之將跳盪咆哮前無堅陣
躍馬橫戈以舉斬為功者此任力之將也沉幾先事
算無遺策布陣握奇以筴畫取勝者此任謀之將也
任力者世所謂勇然而不必有智也力至而謀之不
臧孟子所謂匹夫之勇敵一人者也若而人也雖謂

之非勇可也任謀者世所謂智然而未嘗無勇也謀
定而繼之以斷大易所謂師貞丈人吉者也若而人
也雖謂之大勇可也是故勇及之智不能謀之名之
曰關將將關者亡勇及之智足以運之名之曰才將
將才者勝智先之勇足以配之名之曰大將大將者
能將關將者也智先之而勇若無所賴之名之曰儒
將儒將者不將而將者也愚生少負請纓之志長讀
陰符之書竊嘗以是品古今之為將者較然矣執事
幸進而策之於關敢不就明問據所見以對夫將有
五才曰智信仁勇嚴具於孫子書者見謂缺一不可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一

八

四十八

而後世論將卒獨歸之智勇者何益以是三者默運
於智勇之中而智勇非是無以成然而不可以為名
也是故言智勇而仁信嚴舉之矣蓋嘗論之天地有
英氣而得之者為智為將而以智稱豈曰博見聞較
黑白皦皦然以為智而已乎則任謀之謂矣天地有
雄氣而得之者為勇為將而以勇稱豈曰力扼虎射
命中悼悼然以為勇而已乎則非尚力之謂矣執事
曰智與勇果孰優而愚則曰智勇無二道執事曰各
有所用而愚則曰運智勇者非二人昔者士有蓋舟
舉鼎世以名絕力而不名曰將有穿揚貫虱世以名

神射而不名曰將然則將之所以為智勇可知已渭濱釣叟年已八十矣文王得之以成戡商之功則師尚父之為烈也厥後以兵法說沛公而三傑垂稱為帝者師非子房乎以管樂自許而三分鼎足為王者佐非孔明乎此其人豈一將之任而世亦豈以將才盡之然而傳之百將者何也則以其所募畫後世堯蓋之士之所仰而受成者也為將師者列之將謂之儒將焉可也降是而論數千百年間豈無有熊虎之將以斬將奪旗稱者而策勛當世流為後世美談則往往自計謀文雅之士得之以三百人守陴勒城而

三秦常集

卷之三

九

宋

卒以全歸可謂勇於墨守矣而揚水示虜何耿恭之智於料敵也以三十六人攻殺匈奴使者而諸國入侍可謂勇於火攻矣而入虎穴得虎子何班超之智於先人也拜前軍而西入關司徒堯也豈以力服人者而駐車慰勞名震關西非其綏定之智歟長朝歌而散羣盜虞生文更豈以手擊賊者乃綵線縫裙出輒被擒非其解散之智歟祭遵以雲臺名將者腕上之勲然軍中置酒必雅歌取士必儒術此其人為智乎為勇乎光武所歎必有能識之者矣羊杜相繼鎮南共著平吳之績然羊但緩帶輕裘而杜不能跨馬

穿札此其人為智乎為勇乎晉史所評必有能辯之者矣破王杜而下廣州謂陶侃而非勇將可乎而溫邵之走獨以一函書侃之智固勇有所不用也捫虱而談當世務謂王猛而非智將可乎而慕容暉之擒人比臥龍猛之勇固自智中來也夫是數子者假令與斬將奪旗之士角能而程技其不可同年而語明矣然而若耿班之夫也虞陶之畫也則浮乎才將矣鄧祭之雅也羊杜王之文也則幾乎儒將矣即未能上與渭水非熊比肩次與北土隆中齊節其以廝役關將而流芳竹帛不稱勇哉則以所尚者在謀而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

宋

不在力也愚生方以挽強應募即班耿異域之勲猶未敢希矧以古文雅之儒上溯周漢之佐為愚生望得無言大而非任乎雖然以執事智勇之說而求當今籌海之防愚生當必有擇焉往者倭奴跳梁蹂躪內地縣官大費金錢募勇士擊之倭旋潰敗而士亦緣此多顯用者今且日恬熙海波晏然矣而執事猶厘衣袖之戒惕釁蘖之萌無已其在好謀而先智乎番人潛住內地窺我虛實漸誠不可長也然番豈能自來不有內主而外勾之人乎甚者仕宦富豪之家假貸無藉始而以重利餌之既而以虛辭縻之餌之

則來而日多廢之則怨而生變是交通之爲也而交通之禁不可不嚴矣漳泉之間小醜構釁如吳雙引葉日新之流漸尤不可長也然彼豈獨非人得無有積習而輕視之心乎自倭變以來漳人多爲盜魁而漏網黠者因之以惑人愚者憑之而妄念以爲舉事未必其大害而入海或足以偷生則姑息之過也而姑息之政不可以復施矣人情大端不出利害有所以利之而無所以害之則何事而不可爲故附寡者異流而同出一源者也今惟以其所害而奪其所利彼知有利焉而不能勝其害也則孰與爲不善哉夫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言

窮利源究病根智也毋交通毋姑息智中之勇也今日開府之臣不乏羊杜持節之使無慚仲華已足使老稚懽呼鄰邦納欵而又求如陶士行者爲之州牧虞升卿者爲之令長可以捫虱而高臥雅歌而坐綵線之計何所復施而一函之紙何所復用哉不然而令番夷復託於內地反側竊發於潢池即堅守若耿恭決戰如班超幸而勝之抑末矣愚生不願以焦頭爛額之力加於曲突徙薪之謀也不識執事以爲何如

問韜畧孫吳用兵著蔡然能讀父書者反致覆

敗而不用兵法者稱爲暗合古今用兵離合同異又當有求之意外者吾且以舟車二法爲諸士策之長鬣一呼餘皇復獲舟師之來舊矣孫武子即其將也乃所論諸篇竟無有及水戰者李藥師以舟師平蕭銑而所著兵法問荅止於車騎六花豈舟師勝負故不列於兵法歟若乃赤壁之勝石頭之入戰功最大者不知於兵法亦有合歟毀車爲行而狄卒大奔古人已有不用車者後世乃益弁髦之然李衛公在唐世備兵數道車戰而其後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一

十一

言

陳壽斜之役又胡以用車而大敗也將車戰必不可用歟若然武周之制偏箱之制又何紀效於漢晉間也韓淮陰云此在兵法顧諸君不察耳故有用之而實非不用而反合今爾士閩產也閩大率用舟師而兵法不載異日登之大司馬倘用西北車戰而卒然未知利鈍所出也將若之何其爲我恣言之以觀所蘊

夫善兵者不言兵非不言兵言藏於不可見之迹也善法者不用法用妙於不可知之地也故夫爲韜畧

孫吳家之言者如靈羊挂角無迹可求是謂善言要在使人因其言而得其所以言而後之號知兵法者如輪扁斲輪無書可讀是謂善用妙在使人囿于用而忘其所爲用不然則父書故在而用輒敗亡輪扁氏所爲糟粕也孰與夫棄軍深入不用古法而奏封狼居胥績者哉是馬服君之子病在徒能言而霍將軍之不用法乃其善於用法者也執事以兵法下策兜鍪士而首及舟車其將使愚生舍法而對乎是破觚毀方烏合浪戰之兵也抑使愚生泥法而對乎是刻舟膠柱曲局拘方之士也舍之不可泥之不可微

之必用則已露其機而俟之察矣李衛公六花陣法專祖孫吳故亦不及水戰而破蕭銑平江陵之役全恃舟師愚觀其乘敵舟之亂而反敗爲功即篇中所謂以奇爲正也敗艘蔽江以疑援兵即篇中所謂多方以誤之也其說具在而人特未之察耳不然則周郎赤壁之勝曹瞞破膽非得諸火攻之訣歟而王濬石頭之入孫皓面縛非得諸上流之勢歟彼固先藥餌而用者是皆得其所以言於不言之表者也兵車之法自古紀之自魏舒說荀吳以毀車爲行而誤狄人後世始多用騎而不用車李衛公兵法乃數數道之至謂吳雖舍車實用車法豈非以太宗方用兵朔漠而越險數千里非古車法不可用歟然而今法之衆用步騎之相兼則已通其變而不之泥矣房琯迂疎附以劉秩乃欲純用古兵車法以當范陽胡騎不知安史猾虜非用書生紙上之言可敵也陳濤狹斜非驅市人而使之車戰可能也患在用非其地而亦非其人耳不然則環武剛車以自衛衛青何以有單于之遯耶而用偏箱車以遠關馬隆何以有涼州之捷耶彼固先衛公而用者是皆得其所以用於可用之地者也腐儒庸將不察復謂舟師不載於兵計而

漫無取法蓋觀孫武之書不迷而不悟瑜濬之默用其法也蓋觀衛公之對不具而不悟江陵之已著其効也謂車戰不利於後世而了不加意蓋觀魏舒之毀於前而不悟衛青之用於後也蓋觀房琯之敗於後而不悟馬隆之勝於前也神而明之則存乎人會而通之則存乎意耳愚生生長海壖所狎見者高師長年煙帆巨浪而已未嘗識朔方之健兒習中原之長技也然業已學韜鈴而操弧矢異日願為國家出死力敢自諉不知而負當事者拊髀之求哉即如今用之於東南舟楫之利是憑其必明孫武之微意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一 五

識衛公之沉機上流可據也火攻可用也甚而長鬣之智可採也出沒變化真如使馬倭奴小醜有敢張帆內犯而不令授首艤艫之下者非夫也倘更進而備西北偏師之任車騎之才是騁亦必倣六花之微意決陰山之銳師武剛可衛也偏箱可使也甚而毀車為行可用也奇正相生倏若驚帆虜雖強亦人耳鳴劍伊吳生縛賢王寧非丈夫事哉庶幾哉上可希淮陰之神解下不失為嫖姚之暗合毋令以讀父書為趙母所憂泥古法為書生所誤則區區之志竊有冀焉執事倘與其志而進之幸毋曰徒言兵者非善

書牘

答徐存翁相公

驅馳百日扶輿僅完竣事而精已銷亡矣雖羹墻日役是望而勢力俱迫竟未能一叩臯比方擬專一介之使代致夙忱乃辱我師翁使者儼然臨之慰藉勞苦副以厚幣感佩何可言既不肖以積勞致有痼疾不任為吏而於倦境猛有所省覺昔之擾擾為非故次意凡機求一安身立命之地鄉有著蔡自我師翁外尚有陸萬兩秩宗意願角巾從游於三老之間幸

三奉常集 卷之三十一 六

我師翁許而進之母以世途旅進之事相望即不肖受賜多矣病冗百端不能罄衷曲萬一統惟大德涵

又

某褊心求退重為潘中丞所羈顧勢不可不一自効而去乃狗馬之病日益則取我師訓言而揭之座右遂猛斷酒色屏棄詞章而專意司空城旦書幸為二三大夫所容庶幾不蹈狼狽為門墻大玷去冬忽聞家兄白簡即來裝待斥而更復量移進退羶羊莫知所措業已入豫章桎梏彌堅則益取座右銘而周旋

日夕以是即生平受恩之地亦不暇問眠食忍爲疏
外冗隙每一自笑徧體俗吏矣不意雲間使至重辱
教札副以賀儀北向遙拜披城踰嶺蓋一字一珠一
珠一淚也我師天地所留大老爲斯世宗盟浮雲世
態萬端過目何至聞家兄之罹謫則扼腕而吞聲見
某之量移則瀝觴而稱慶豈以其人真有關於世者
將宇下之鳥父而愈見其可憐耶我師所最憐者允
繩陸公暨家兄陸公迂疎之隙少開言而逐之者至
矣然則如某者我師謂可獨留於世路耶自頃志聖
賢經世之學數年以來幸爲藩臬頗微見其一班之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七

又

上計乞骸不允扶曳南還首念我師難老天錫海內
喁喁具瞻而一家再世沐恩如世懋者何可不時望
顏色猛欲買舟上謁不謂抵家之後百種病態俱發
強策不前方圖顛一介代叩興居而我師授食之使

已先至矣捧誦慰勉詳諭感泣何言世懋自奉嚴訓
不飲酒不賦詩遂以簡書之畏獲知上下荆棘舊途
變爲康莊豈願自生退阻不幸人非甫釋鬼責漸深
一病京邸幾於不起惟恃功名之心頓絕久始回生
乃當道憐其年力遽欲授以文吏之職雖自誓獲免
而丘園之志已不可堅今雖欲如大教致不肖之軀
而精已銷亡進退正爾維谷終負海內知己將若之
何瞻望但有流涕力疾報謝不盡所言

又

三載以來絕跡門牆鄙懷若有重負以茲休沐之暇
冒寒上謁辱念故情延之臥內惴惴以重勞道體爲
憂未敢罄其夙抱然已虛往實歸曠發三載之愚矣
所以解維亟返正擬奉尊教爲來月束裝計也不意
途次中寒夙疾盡發繫冰而歸苦怯萬狀追思上計
之厄凜然骨戰今以單車入關中道顛仆苟無親故
國恩當報徒委道路無益以茲改卜春行方念道體
當茲沍寒欲問眠食而次且於不能奉教顧辱遠使
勤問獎以多儀寵其行色且感且媿有言莫喻蒲柳
早衰情實性死非有冥冥高尚之意亦非俟部檄爲
進止也師翁勸駕之賜暫爾登嘉若狗馬之疾未瘳

小疏尋上不妨徐返記室耳劣劣裁謝不知所云

又

世懋以孟秋十三日拜疏輒行浮舡艫於黃河中
以中秋七夕抵舍養病杜門候 旨下久之方敢出應
客業已謝遣一切完數年僅存皮骨倉卒未還既不
能出跬步之外叩謁函席則亦不敢以歸蹤輕瀆清
聽乃辱我師垂注慰以德音寵以嘉幣拜命之餘且
獲聞難老景福感慰萬狀非言所悉蒲柳早衰見子
弟失學懼墮先人之聲以是亟歸身自督課暇則學
為農圃自娛此外一無所知毀譽榮辱都非所關早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元 錢

又

投劾病夫事至微淺辱天下大老先施之問宜其不
旋踵而報謝顧逡巡至今若敢慢於所天者蓋初欲
策病軀而躬謁也閨門三月出跬步外輒見病狀而
返寒且日甚恐以筋骨重勞黃髮不獲已始願一价
代叩門墻獻歲發春入袞大慶一卮觴堂上行有待
也世懋此歸本不為名高而人亦謂受惡言計無所
之耳然布衣衡宇從此可令沒齒初心未失夫復何

求所可恨者天與斯緣而茫然逐世了無勝於從仕
之日我師所謂正已物正之大人也亦有以憐其志
而董教之乎紀游一帙猶是壯夫之所不為不敢藏
拙敬上記室為清暇一聚臨楮無任瞻戀之至

又

遠近來者皆言我師翁比更難老起居論議快若五
六十人未嘗不舉手加額也 本朝宰輔若劉文靖
謝文正諸公雖俱躋眉壽然未有家門鼎盛如我師
者今方穰穰未已談者徒謂福德在吳不知我師嘉
隆間旋轉之功天尚未酬萬一也日與家兄言存問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元

錢

大典有司曾已條上臺使否臺使曾已疏請 陛下
否本謂盈盈一水褰裳而問眠食非難顧被嚴斷賀
客翻不得如平時時出入府門易也恨不能驅義和
迅度佳辰一弛賓客禁為快言念德容如或覲之一
二食品已不勝簞簞又出令舉大都令簡省其儀不
欲使我師疑於為壽也伏惟麾而進之幸甚時事洵
洵小醜似無足道而天象人情差為可慮我師策之
何似倉卒蔓辭以當稟教不既

又

世懋謝病掩關承所天大慶千載希覲之盛事既不

能騁雕蟲鋪張萬一又不能先時操壺漿束脯跪觴
堂下逡巡延仲冬始獲一望難老之顏惴惴惟後太
之誅是懼顧重勞筋骨賜之款識竊以為大人容衆
之過小夫踰量之受矣至更辱几杖冒寒遠出華筵
載啓色笑彌親循已汗浹但虞器極而傾不能吐一
言爲謝矣日來不敢輕啓謂浮文小節非所以安大
蓋何意瑤札珍羞駢蕃下逮是易聖凡尊卑老幼而
倒施之也其令祇承胡以措顏述感益難出口矣伏
讀榮壽全編窮往極慶寧惟昭代前史未聞無論人
間天上不易也所恨雲璈鳳管中厠以蛙鳴重增點
點奉常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染之愧耳未嘗踵謁門墻聊因裁復一展縷私庶可
無煩賜答請俟獻歲添籌額布與居不備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一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上張相公

職每誦習前代史記及見諸長老所述古來跡弛淪
落之士其間豈無曹沫孟明之徒足以收効桑榆垂
名竹帛不幸一被錮棄齎恨沒齒湮滅無聞者何可
勝數也其人豈盡單子無親戚故舊有氣力在津要
者居間而竟不一援手坐令斥死益有故矣凡世之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有氣力在津要者隨世取資之意居多而爲國惜才
之念居寡幸而遇故舊知之憐之矣乃其人任遇威
望不足以服人忠信明決不足以自固狐疑觀望使
百執事得以窺其隙而甘心焉則上之惠不終而下
之蘊亦遂不究更千百年來乃不意有如職者際明
時而遇我相公也職本雕虫狗馬之才無當於嘉駟
池之士而遭世負俗之累何帝倍展而仲伯之自解
侍從藩江介會值斥幽之典衆口獻非百不瓦全相
公既已破衆而保存之矣今之坐藩維畜妻子二年
之間於所建白樹立不過諸有司之事非有殊能異

績足以償夙愆而酬知也即以謂次當量移獨不可
令少零以自贖乎即謂一官不足愴當不可令遠授
以厭衆乎而必於甫及之資也必於就近之地也幸
已乃又有甚於此者職所繇掃除於門下則惟家兄
之誼家兄近蒙相公洗濯飛語立至旋復杜門覆巢
之無完卵城火之及池魚自昔有之職於斯時束裝
待命詎意黃紙除書破白簡而續下削去枝連之議
明開自樹之路自非相公任遇威望之足服人忠信
明決之足自固即有憐舊矜愚之心豈能厭於衆口
弘此特知昔周文仁枯骨而不能使游魂之復肉田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二

賈

方收老馬而不能使駑駘之反駒職獨何幸而際潤
枯返老之恩計自今何修而報覆載生成之德也不
幸蒲柳質衰狗馬疾其恒恐早填溝壑以負所天要
以竭智盡慮秉公破私前途少畢寸效即身膏草野
死且不朽如其力策不前猶得請帷蓋之賜免丹書
之辱竊比於懷臂支離亦死且不朽蓋感激長鳴有
懷欲吐之日久矣重念相公持衡禮絕在公道峻不
敢以一小臣蹈自媒之嫌既而思之公實生我我則
遠公是無知之爲伍而俠客之弗如也今之所陳要
曰感遇於既往非以徼福於將來區區之心神明鑒

之矣是用齋沐而獻空函汗漫而攄夙抱伏惟相公
垂諒而矜赦焉職無任瞻繫悚皇之至

又

世懋疾不任職兩院代爲乞骸自分辜負生成當得
旨嚴譴已竟蒙善去還家養病三月神理漸還每向
兄弟妻孥道生還之恩感涕不能收藩臬外臣既歸
田里故事無敢起居宰輔者蓋以地分懸絕疑於援
上故也世懋展轉思惟此可以處旅退之臣不可以
例受恩之士可爲匹夫自守之節言不可爲國士懷
慨之心律也竊自數生平卑卑一官所蒙恩不貲矣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賈

以溝瀆餘生起廢清曹至得爲侍從近臣恩一矣不
自檢括出衆江藩衆口獻譏已在丹書之列特荷保
持遂使清議復回美階滯歷恩二矣上計銓部病違
朝謁抗章乞休不從病例黜而更留之復任展其一
割之用恩三矣督學天下之選自知不可力辭數四
竟以雕虫受知拔付關中恩四矣怯病畏死妄意希
玄不可訓上重爲彈事所及且人言洵洵所坐叵測
即以從末減身且無歸相公既寬首事之罪力過其
衝且俾在任之臣了無株累遂獲以禮進退恩五矣
自頃奔走冒寒成疾即今擁衾書屋間以握筆或接

鄉親病輒舉動假令爾時四出考校狼狽異鄉吳民
僉鬼寧有今日恩六矣至乃通家晉接之情降顏溫
克之諭所蒙非一途所記非一事身受大恩如許而
乃欲拘磴磴之守使有識者疑於悻悻之心豈惟人
情之所不安抑亦天道之所不與此世懋所以腸一
日而九迴筆數停而復舉寧冒嫌疑而不敢自終於
薄道者也今者脆弱疴羸之軀迂僻懶惰之性自矢
無報恩日矣倘假餘年不即填溝壑惟杜門脩隱約
束僮僕力穡輸課以保 君相之恩教誨子姪庶幾
得一人以報國暇則爲里巷歌謠詠德化志願已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四

上潘中丞

職受臺下生死骨肉之恩自分此生無以爲報馬當
拜手分袂返棹淒然知己盡矣能無痛淚計台司已
蒞戟門即欲走一介叩謝所天奈家口雖來篋笥蕭
然尚需時日顯候動定會便使謁臺者倉卒聞知先
附稟問台安縷縷之悰統俟後悉外承命勒石龍池
輒僭以數言借重羊公垂名峴首其書即手筆也恨
石工俗甚都失筆意今尚令脩改附便先上一紙臨

楮無任瞻慕懇惻之至

又

世懋無似重爲家兄所愚悔不即家上疏比至境上
夙恃恩私偃蹇請乞重蒙敦迫龜勉就職踈狂積累
既已久汚人齒牙而旬宣近事又未有毫髮足分大
臣憂者既而琬琰過談哀據人上恩讓曲解備極周
旋非我翁素篤故舊何以留其秩而復假其名然非
山斗望隆亦安能拔人於泥滓之中而鰲然自信也
今世之踰踰訛訛於世懋既已付之輿論痛自懲而
不敢望乃於衆惡必察之君子亦漫然若浮雲之自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五

去來而無概於其心則其人黑白不大了了天下益
將歸是於衆惡而獻非於偏護矣以是日夜圖國士
之報不敢對妻子自弛而其所謂報又不敢在於問
遺頌述之間計惟有盡瘁盡力以毋貽知己之羞而
已蓋自小孤之別迄今絕筆不爲一哦惟博覽審思
以爲地方計而荅於兩臺之前今驄使行部在饒勉
力支持似有條理得滿一考以次量移然後乘隙言
歸種竹養魚掃徑烹茗候我翁玄圭告成手一壺漿
拜迎於閭闔君嘗之間志願畢矣即今河伯安流萬
艘雲集未審明歲之事若何計荒度已有成筴伏希

略示大指以慰佇挹之懷茲專一介奉謝所有織成俱出家杼非敢效薦人故套伏希鑒存幸甚幸甚

又

小役昨自京旋始領我翁大貺羅列盈案兒女驚豔真詩人所謂瓊瑤之報也感佩何可言喻近親邸報知淺夫異心撓議使我翁不得已施仁者之勇韓子有云凡此蔡功惟斷乃成國家事重生靈百萬所係我翁身且不恤豈能復以此身徇人昨見吳憲副道崔鎮未塞而自平淮陰水落歸巢此天意所以相忠臣而固我皇業於萬禩也曷勝慶忭不才奉職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六

晉書

又

昨因風便已具啓奉候台安即擬日下專走謁謝緣督碑文尚少二遠巡稍待而尊使忽捧瑤函至矣首語即道家兄粗健及懋稍抑退念至動尊懷喜而不寐我翁肩天下極重事宜於世間寒溫一切遣去而獨於不才兄弟相關至此古之國士所以願為知

已死也至於珍疏海錯乃老臣荒度之暇以佐酒慰勞者今盡以遺江介之波臣何德堪此不才自奉培植以來誓竭其一割以報今春病態忽增因遂猛斷酒色屏棄詞章一意為地方幹事頗覺心志開明百事總集自兩院以至於僚屬士民無不推德意愛敬自謂得展幾分以此未即乞休不幸地方多故曹向相繼淪亡張江相率求去不才調和苦挽僅得稍寬勞瘁多端心力耗盡今又兼縮巡章前道墮積五六百件日夜綜理即今眩暈不支發熱汗出而科場事又尋至矣口不得言乞骸其勢必至狼狽後去恐不可藥不審將來尚有與家兄聚首理否與言至此不覺潸然此不敢為他人道僅一陳於知己之前耳五六日後即專使奉候驛傳鐘議兩院希允刊行不才每事欲遵前轍出納頗吝中間亦有不得已須通融者非敢仰負大恩實欲使之遵行可久也冗劇扶病報謝不次

又

本職前奉密諭并示居官要語言言肝腸捧誦不勝感激涕零即欲傾瀝衷懷以報所天念方待斥大計未敢遽陳出處事也茲敢以至情願末仰塵清聽職

自量無當世之才頗知止足之分步更疾厄繼罹荼毒殊不自意復點兩朝之班家業溫厚兒女成羣每念所受有限不宜復取世資莠莠在念非一日矣邇因狂悖獲罪輿論猶以義故得紆金紫而藩大邦即擬緣此息肩恐世論不悉止足之懷猥謂見慰黽勉從職意欲少効尺寸然後投効乞身不意此指偶露於五臺廷尉之前輕達臺聽至勤慰諭跡似相要職當愧死無地矣藩臬地隆祿厚而南康一道尤擅安閒況以尊臺在上每每先事優假曲成猶謂兩司難做如驕子責望於慈親此即天地間罪人也職與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八

朱

按院雖同鄉舉交分實疎邇者陪巡兩郡極荷愛惜幸免愆尤此豈職之能效都恃尊臺陰翊而保持之也職雖不才獨抱區區真意一日之冠未掛必思消受一日之祿前者三道並攝雖極憂勞反謂此心得安今蒙兩臺俯恤重負釋矣更復何憂福過災生疾病日作素性貪飲不敢欺於知己今則飲不能至十杯脾疾便血間作去歲積勞種病春氣一動焦火上攻痰眩耳鳴無時休息縱欲在任調理以為久計必須迎娶妻孥而齋捧之差次恐見及本以不量慕奇遭躋素所相忌之人訛訛稱快不惟謁見貴人進退

絀谷即復何顏以見朝士當此之時語默盡難為容神鑒周悉亦寧待瑣瑣盡言哉倘蒙哀憫一月之後容職杜門養疾特為飛尺一之章放歸田里得見妻孥生死皆為順境矣臺下內簡匪遐職備末屬千載一時也不乘此乞骸乃欲望之後來者不已左乎病劣疾呼言無倫序職無任惶悚待罪之至

又

世懋行年四十有五頭顱白盡追數生平患難受恩於人不可計數而始終造就奇知深獎實徹心骨者則獨我翁而已茲輿繡還不能預迎聞闔道左顧辱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九

使命下頒無緣先有雲間之役歸已靡及矣既自怨艾即擬追逐清塵拜於堂下而狗馬諸疾一時併作術者戒以跬步之外即有大咎意欲少須而行又聞過家無幾取道廣德五內彌熱不得已且今小僮泥首代叩枯木朽株仰藉先容遂發當宁憐才之意屬望頗深誼不忍負業已卜行臘月初夙疾苦之回思逆旅境界足為寒心以茲且俟春和幸不即填溝壑會須一行以答其意非敢竊高尚之目也所恨不得受教而行若盲人獨走生路不審文衡心印經濟餘謨亦有一二可以迪否南望台旌不勝瞻戀之至

又

世懋荼毒餘生視顏仕路忽復十有五年每懼以官
謫貽先人之僂遇我翁當路提携得有寸進多病怯
死棲心異道慚負知己 聖恩浩蕩獲以善歸買下
佔舟浮黃河巨浪中以八月七日抵舍兄弟妻孥喜
出望外不知以言為愧內不敢以退為高惟明農
教子自謂得計而已國士之感時起方寸顧未敢以
山林之跡唐突八座乃材官忽贊衡門禮賜駢羅童
稚驚走此輩已安羅雀而大司馬復歆動其心不知
其不可有二也將無誤後來之望耶教言鄭重表裏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一

又

世懋業已自廢于世其不敢通問公卿分也然獨國
士之感耿耿于懷竊聞賢郎君褒然太學私心謂秋
捷之賀可計日待也報至果不負區區望矣又聞有
發解貴鄉者候兩日未得真耗以理勢度之當無疑

異世懋皆侍清教每聞諸郎君皆儒才而未遇以為
天道無知今我翁勛名日重位望彌尊而蘭玉應期
挺秀詎可謂無天道哉生平陰所栽培士類不知幾
何人今日雀躍而為我翁賀者寧獨一掩關病夫也
家兄數被汗巖門昨漸衰顧其一念忠厚竊謂無愧
我翁舍姪之倖廁賢榜談者亦多歸之家兄然而僭
越諸賢則非意所及也我翁素垂骨肉之愛今更有
兩家子弟之懽計家慶暇豫亦當為愚兄弟撫掌耳
茲因家兄信往附致賀私濱海病農僅能差澁惟我
翁鑒其意而原之萬荷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一

朱

又

旌節纍過吳門掩關病夫甫遂所請不能出拜恩座
比承端委巖廊又以問遺貴人為林莽之戒忍情缺
禮半載於茲舍姪人歸反辱手札慰存且知妮姪於
病夫之出至使銓衡奪聽此益所不敢聞矣夫將使
世懋速化耶是以不出要後命而以出領顯仕也將
便在他邦耶是真薄貴鄉而厚他邦也我翁試為世
懋籌何一可者且家兄邇日多病食息相倚亦安能
舍渠而遠仕耶嘗一自思世懋生平知己無踰我翁
而門下負恩士乃無如世懋然士各有志亦望我翁

之諒而曲體之也昨親邸報知銓臺二任皆借重我
翁識者方以不即真爲恨若世懋之意則謂積勞
望而後得之異日尤有味乎其居位也然亦拭目而
待矣秋氣漸深游子未歸家兄遣僮迎之敬附與居
不既

又

時事更局 聖明簡任司命我翁首以九德咸事膺
臯陶之任受恩故吏雀躍百倍恒情世懋解關中之
艾首尾僅踰一載起家授以貴邦文寄非不感 國
恩一効襁褓之能於邦人子弟顧自分慚於矜式而

三泰常集

卷之三

三

三

蒲柳早衰病態百出恐以狼狽貽知已羞遂具疏堅
辭而布悃于文融考功竟獲所請雖知固陋之舉重
抑大臣汲引之懷顧辟支小果即不敢望如菩薩利
人沾沾亦足自了回思汗蹤之有今日非我翁假其
毛羽登之津梁何以致斯無論仕止盡屬恩私瞻望
猗輿但有感激涕零而已承旌節取道閩閩猛欲操
輕舸出送屬狗馬之疾彌甚無可奈何謹遣田間奴
代致賀禮之私伏惟昭存萬荷

又

世懋辱台臺提汲之恩虛列門牆無毛髮可報茲又

益之以年家申之以姻好在賢橋梓俯就之情有加
無已而愚兄弟踈棄之罪日積月深雖感極鉅心而
迹甘沒齒近閱邸報家兄復起京兆心知所自秋毫
皆我翁推轂也家兄莧菜念堅已不可挽顧不能無
內喜者何則榮辱之迹靜躁之心久不自於當世今
一舉而知廟堂無厭棄之意巖穴無干進之心前耻
既刷末路可安非我翁骨肉誼重誰能體量至此兄
弟雖踈伏田里爲榮多矣茲緣家兄上疏人便率爾
附空函起居八座伏惟台慈亮存不既

又

三泰常集

卷之三

三

三

一月前得我翁手教拳拳於家兄之出即爲家兄稱
說盛意數日後華元臯始致賜家兄書大都愚兄弟
一生受我翁推轂每每相負而接引之意終不少衰
然在家兄比於世懋尤不可出即親友亦有異議世
懋亦安能就兩可之中仲必出之說以挽其必不可
回之志哉至于誼難恕然恩命載下亡論世懋即家
兄獨無此心哉再疏必不可已我翁倘爲當道一言
准其在告或命以新銜致仕則 國恩士節庶幾兩
全矣令郎親家定省北上賜書慰問值有雲間之役
失於酬送所託方山人詩序倉卒亦未及納屈指入

都時當覓便奉寄也誼忝門牆語若家人不敢文飾
惟台亮之

又

伏惟玄圭帝錫兩河告成卅詔天來百揆晉敘春宮
保傳世澤成均人間之寵極矣而適以登壇九命之
日爲懸弧六袞之辰又何奇也世慙走謁轅門但知
效風人之襲頌侈天子之寵靈而霞觴之獻尚虛
旂常之文未勒內用猷然我翁顧而授指曰是爲文
多矣未有能明吾治水意者意在小子不復敢以固
陋爲辭是用摭一得之愚比千金之壽自豫章而勾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古 五

又

時事驟中大臣義形於色觸怒僉壬世慙雖爲我翁
危之然不意遂至于此初聞手足失墮以爲 聖朝
不當有此舉動及觀白簡所言字字刺骨始知 聖
德猶是包容始太宰比言官於王趙諸年少峰起而
排之即不才亦謂失言今日言官何如恐王趙退舍

太宰之言驗矣海內旁觀人自有公論詩云受爵不
讓至於已斯亡我翁但靜觀終有天定之日賜環非
遠幸無介懷舍姪在郡傳言仙舟已潛行抵宅即擬
遣僮奉候業已治裝已乃聞留義興館吳官簿所世
慙渴欲躬詣綠兩兒赴考畏嫌不敢輕出謹俟台駕
言歸當以角巾奉侍几杖於毘山耳病冗萬狀倉卒
不盡所欲言

又

九廟神靈特啓 聖衷召用老臣光復故物不惟萬
姓咽喉所恃無恐而海內父鬱不平之氣待此昭蘇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五

稽天將化為沃壤侵歲可易爲豐時皆於是舉係之
誠非淺渺也貞疾之夫齒不呈時事耳不入世音久
矣忽聞新命霍然如有起色謹遣僮奴叩閣勸駕雖
知荒度辛勤非所以逸大老顧 上意如此人心如
此可容少濡時日乎敢請吉期慰我歧望至於病腕
不能成章奮身不能成事統恃生平知已一咲而亮
存之幸甚幸甚

寄吳明卿

初聞足下量移建州謂當下閩闔過我而南延遲久
之不至知已從楚中道矣邵武之報殊慰人心不圖

世人廼憐足下一二故人相繼歸臥足下遂爲碩果
大是奇事閩中傲甚正爾相憶忽辱遠使惠我好音
跼而發械殊未得相知之言令人於邑山公勸嵇延
祖僕每痛恨此舉足下亦復爾耶僕少寡宦情今日
所苦正坐方寸間耳假令僕非先君之故自以興盡
拂衣顧不樂而忘死乎家有薄田奉慈之外得與家
兄分甘而食敝廬不止容膝秫釀足供歲時性又能
飲復大好之子與臥嘗上詩筒往來時復一把袂湖
山間驪飲累日于鱗大喜僕詩特相假借至謂當與
明卿並驅中原即不敢任亦自沾沾每一書來岱宗
主奉常集

又

曩明卿從數千里外促余出意厚矣乃某輒以薄尚
相左語大狂突辱辱期雖不以爲罪顧益知我此何

金石交哉七閩如在天外足下使者倏忽兩至以
令無職事之羈即古人千里命駕足下何難焉老母
兩拜賜矣見足下升堂拜母之誼尤厚僕比者不爲
詩厯一爲之即爲同志獎識今便畢技明卿前大自
慙也不謂足下亦復與之便當揚眉鼓掌刻意千古
事耶足下五言之長城于今少匹來詩精絕僕不自
諒欲相酬答謂非窮日夜之力不可近得一子爲親
故需索酒食應之甚憊而瘡疾又大作倉卒書扇頭
遂爲應酬故事何從得好言相和慚負慚負已作二
字受教實多今復有數作奉覽幸加郢削足下諸詩
非僕所敢擬議但有擊節而已使者迫書甚苦草草
幸諒之

又

足下守樵陽久且聲籍甚何以無黃紙之耗微聞憐
才者以督學薦比復爲吠聲所止子與一出即蒙屢
遷二甫俱在泉地世人於我輩亦未敢魚肉盡或是
造物者局促不能容其跳浪耳助甫二言云詞賦無
今古垂名半逐臣可謂名語舊游星散過從半是酒
人仲蔚住近不無文通才盡之謂布衣間居然雄長
則有沈郎嘉則者其人亦慕說足下因爲武夷之游

旃但求進退差可觀不為俗吏柳榆足矣官之崇卑
命也嬰之此世終不足久溷吾輩于鱗偶此道來欲
卅載誰登卿貳而家中丞猥先得之其憂當更大無
足疑者足下奈何設不知為問耶念與足下別面孔
不可識認茫然都無晤理忽承入朝之耗秋以為期
待此亡異以日為歲子與頃亦言當來今似不果足
下當無似之令人展轉添暑至不可耐一二布衣過
從與之飢罷而書郵督促不休輒命筆疾書都不及
刪累字亡論辭理佳稿先稍卒業亦不暇贊一辭矣
蔣祠郎歐博士容道之不盡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王奉常集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一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二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與吳明卿

足下兩寄我中州錄於其時豈不猶沾沾文學臣也
未幾何而柱後訟言汙之矣銓部毅然以為中律矣
嗟吾明卿何以至此負海內名幾卅載晚收且及柄
用即不自愛寧至以苞苴面孔向人誠被惡言無所
自白不猶曰文人無行固然吾鄉里兒且當一屈三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尺哉此殆不可解即足下今亦恐在夢中也曩不佞
聞中州士有不快於足下者曾微言之而家兄語尤
切足下置若不聞乃家兄以是策足下敗行且及不
佞夫不佞又安從繕綴今唯有一去免彈射差強足
下耳雖然有業根在人且得以其間騁之亦未必居
然有以勝也顧恐足下未達至人之指而猥以世俗
自恨深入怨鄉動成尤障如此則戈戟交於臂臆陷
穽設於牀第憂方大爾足下能冥心玄同默而息乎
則吾願携手而入於建德之國足使子與隔塵而望
矣向猶記足下語不佞云爾故大點即不吾輩人無

不靡然謂佳者當是時足下之戶外屨無量也一出
春明門向之譽我於足下前者改而快詈於仇人之
側矣足下回思公卿下車時是真境否則今日之羣
嗜肌肉亦當作幻相看也德甫故有深情醉誦寄足
下詩嗚嗚欲絕不佞亦輒效顰差自放曠然於足下
風人之怨猶是助百而解一也不佞客歲衝炎萬里
今遂困劣最苦復入京城竟以充使命也順受而歸
萬折不往念此地尚與足下近此時尚堪博一還往
不甘日馬首東矣以茲力疾驅冗作此相聞異日即
有閒身殊少便力當奈何足下卜居無他計否寄載
三泰常集 卷之三

又

歲首得足下八行時已量移忽忽無暇報謝來此政
得百日愁病滑其中吏劇擾其外故吾日亡日去矣
簿書之外斷交息遊惟對妻子飽食一枕用此法可
致卿寺然此曹景宗所不能堪足下視王生當爾耶
楊使君使至辱使者與偕來裏言匝渥至損娛好爲

餉尤所難任子與化爲異物條便半載言尋悲酸幸
已返骨故土其間經紀之艱瘁實如足下言不敢多
讓然此自吾輩必至之情必應爾之事何足勞足下
賞歎家兄昨已往哭家事益定尚有六百元在弟所
爲謀葬可以無遺文則任其事者爲門人郭造卿
子與生平政得此一人與弟同心經紀今已入閩爲
人心甚細可保無失中開遣一僉人頗爲持去一二
本有李賀故人之恨幸而邀得不全失之第子與晚
節益難爲詩文多出門下客代其文自盛時已不盛
傳而詩多具大體貌微少清新自得之致恐未免與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子相逐鹿今海內談詩者吾兄元美自是大家而致
思精穩實稱足下次可及僕羽王清逸小歌行佳者
欲退足下第令旗鼓中原自當退舍然我輩外未見
其人後來之秀有屠隆者足下知其否又吾年家
子胡應麟亦其亞也足下爲僕惜不督學似未甚悉
之假令此除眉朝下第夕走矣足下沾沾尚不能忘
夜郎王耶家兄爲世所弄千古恨端爭先策之早用
吾言寧有此辱足下之言是也師友存沒之誼於足
下非一途東游作計何尚遲遲也必待舉家無一病
人居屋無一漏椽如此日復一日終身耳幸自奮餘

情有不可入此牘者故當別盡

又

足下定買舟作東遊計不海內二三兄弟零落無幾山林則家兄健在墳土則子與未乾足下不及令命千里之駕將一掬之淚爲存殁了此夙盟異日竟淹留成悔無令人復道吳郎薄倖耶子鱗猶介曩實注情足下以足下有境外交遂使子與得躋而上今那可復蹈前事足下詩多實際語不落于鱗網中清和穩密自可弟畜子與與阿奴並驅中原然悉索國中男子勝兵者不能當元美中軍公族之良表廣漢王王奉常集 卷之三 四

木事有戊緒否囊無越王裝良自不易豐城王子舊似不得志於門下今尚未物色得之容徐覓以復茲因遣視姻家且有武昌報訊略舒眉間皺爲抗浪數言自快不盡

又

吾兄元美嘗垂涕而歌劉越石詩云何意百鍊剛化爲繞指柔弟邇年來世故圓熟常自恐生平日亡日去念危言闊論惟可施之知己又愛足下心不啻急吾兄元美遂爲過論以激足下行乃不知以無鹽唐突西子至此足下書來督過慙慙至無所容身已聞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五

復作落羽歎耶吾兄阿騏亦竟淪落李千里尚不知
作何狀文章罪業何至波及兒子比於徐宗伯道之
悲聊自遣慰耳江右試錄乃按君廣求名筆多不能
盡用而以第三作廁於其間良可愧也先擬首策稍
爲合作竟以剗切斥落四五道卒辦僅一後序微似
足下輩能辨之否今附二冊奉覽程生已託之吳張
二公屢道之定當入彀以報蓋弟於初十日行不與
場事也冗沓萬千鞅掌非人作此亦甚不易足下幸
念之 竟中白簡以調去渠是本人而強作解
事頗自取之故不足深惜耳子大云往歲兩令弟計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六

七

又

足下今年政六十矣追惟曠昔諸子翩翩跳浪詞場
年少氣盛銳情此道薄官位壽考棄而不道既乃宗
梁蚤逝李徐踵喪德甫未諳近亦病殆所稱斯文碩
果獨足下耳然後知年之貴於天下也足下其善自
愛哉稱文章伯官不必稱方伯有明慧兒兒不必即

金紫樓閣園圃雅擅一方墨客騷人奔走寓內向之
嬰兒人主仇讐名士赫義熠燿而名足下鄉人者石
火電光一瞬立盡傳麗之徒獸駭禽散而足下方以
未老之身晏坐而傍觀之其疇爲榮辱得喪不待智
者而能辨也家兄近頗多病今幸康復弟辭浙命從
兄學道躬耕課子亦頗自足第蒲柳早衰鬚髮垂素
不知能得足下年否耳恒自掩關足不能踰閨域遙
矚江上紫氣稱觴缺然深愧古人命駕之誼僅能作
二律付奚奴爲我代祝百齡足下其存之臨風拜送
倉卒不盡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七

章元

又

何物陪京一陪卿便欲困王敬美死耶病久來酷無
生人趣唯以理照之差得於去來少閱耳海內故人
如李本寧輩都與訣別獨未得足下一相聞書至知
足下健飯愉快且欲遠過澹圃顧病夫即苟延無能
爲東道主幸勿煩遠駕也家兄已應 新命之白下
恐足下未必肯從人宦邸遊耳往於閩中受足下書
兄未卒業已與陳玉叔共咀其英賞歎不已所著詩
話遂妄及之而助甫大怪以爲僕曲庇足下非公論
足下見此書當不望我相忽矣病甚強搦管奉答不

既

汪中丞

不佞束髮以來則已習于鱗文私心竊慕好之以爲當今可南北並駕即萬萬無鼎立理至歸田時乃聞有汪襄陽得其數言讀之輒大歎服安所得其人哉已又辱周旋于家兄赤牘之珍寶所經悉即小言短辭靡不造雅當其快意若爾朱榮將八千兵破葛榮百萬衆基置瓦散頃刻立辦兄弟杯酒間時復擊節此自夙衷所慕同之巷議不謂家兄遽洩之明公之側也閩信至忽拜大賜以區區奇苦之蹤無素所介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八 三

解今更辱明公之知則向所稱鼎立者已盡遨遊其間即不佞老死林莽亦賢于閭巷之士名湮滅而不稱者矣賢季病不任仕故有第五之風若不佞者寧足爲人弟而明公以相諷耶幸以不佞言寬其志當不下枚生七發也伏承大寇就縛東南民命藉惠良多豎子不曉兵事竊謂明公破敵正用作文法耳頗欲爲凱歌相紀迫冬苦劇未敢輒就倉卒報言不知所裁

又

不佞兄弟塊伏閭井闕於朝籍之登降偶縉紳者過王奉常集 卷之五 九 三而謂曰若知汪中丞事乎已被飛語聞上矣驚惋彌日傾耳後命知廟議終惜公而不能甚奪於言者之口竟以調諭嗟乎人惡雋異自昔而然明公以絕世之才建戡亂之績天下側目而待釁也久矣第以爲連城之壁不虞其摘瑕不圖止棘之蠅竟點白黑也昨見戚將軍言於邑甚至欲自引而去即將士解體可知假令明公遠臥丘壑縱其摧擊猶足傲然不廢千古之色而今世事一至於此淹然莫救大可憂耳昔者游夏左史親炙聖師二司馬氏交疏千載不聞以其口語預爲濫洛之罪人也而今之作者必欲使

文士結舌鞭筆束縛以從我於閭巷兒女之談自非卓然俊士鮮不就于貪餌則國家金石之音將遂中絕僕雖賤士不能不懷杞人之憂承海波不揚代者有人矣計明公方遂息肩之樂遄返初服不佞兄弟大欲買舟相慰幸一接顏色緣先魄未寧慈白在望終以遠游爲戒引領遐瞻奮飛莫從一介之僕馭謹以通謁者爲不佞代致興居放歌一章蕪穢無足經覽然區區不平之懷盡在是矣惟公矜其愚狂而進焉草次不盡所陳

又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一

三

閔信至再得明公書所以獎借不佞愈益厚矣即無論節鉞之重先於匹夫明公自顧雕龍之任人間可四哉乃者琳琅珠璣斛致而橐藏之矣僕何人斯獲此之麗士伸知己古人所以願爲之死也雖復剖心以酬所天寧足爲喻名士無多以僕不羈之意渺所推下向者實短氣於大巫僕家夷甫便以阿平相付在明公事業寧待僕爲重而惜惜若此百世之下當令人想見盛德耳族人從事信返已承大府回祿之敝豈造化妬完不欲即使全編行世耶雖在兵間計多有大手筆儻獲嗣音幸不遺相示足使盲者起視

酬德一章將無以率爾見哂平海歌擬爲數絕使者督發未敢卒辦也以明公見顧重亦令其略可傳述耳再辱重幣業已布衣不能佩賜奈何覲縷之悰百不一致

又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一

三

黃山白嶽之間以畢三五之末技不意匹夫微尚復爲當事者所奪中間雖緣今第一附尺書卒卒未罄所懷比量移入豫章一切習爲傳舍中兒態疲於津梁益忘故吾間欲訊老萊無恙所見皆聲利途客無繇知達人蹤者已忽覩邸報天子來歸太夫人之賔乃知明公新屬在衰經之中門下士至不與聞慶弔某非人哉簿書之暇輒親藥餌其間僅屬之息幾何而以書獄手迫爲夢辭知其非類也郵置艱難見一力爲累兩月糧才得遣耳明公母謂某之有遐心於門下也車耳羊腸馬曹鷄肋每念千載始得明公

好事者猶然不相假家昆載羅口語射影吹噓
不至況在某累九病葉豈足當其震撼排擊以是兩
載餘恒如三日新婦冀以善去歸骨於先人墳墓耳
前者曾受大慈悲訓命爲蓮花峰老僧結勝事某初
亦慕其人謀折簡致之阻者輒云僧老病且遠不能
下數十里而來遂巡竟不果訪至所云云無遮晨建
白簡夜出矣何敢然何敢然首尾百言靡匪俗吏狀
將無爲佛地位人所笑紆軫百千端何能言悉惟願
明公弘旨節哀以金剛不壞身爲太翁大耋娛爲天
下斯文瞻繫幸甚幸甚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上

又

世懋之入關中屈指明公援琴日也則旦暮延頸宜
麻以爲斯文主比委頓吏道投劾言還兄弟相向而
祝東山之出彌切乃尺一未下大翁計踵而聞矣明
公歸奉凡杖數載於茲昔倘曾柳之色養今掩荀何
之孺慕而太翁竟以耆年乘化其於人間世可謂無
憾獨奈何使膏澤不蚤究而望治者猶喁喁未故也
元夫在位節屋得與吾二三黃冠今便無所憑席其
爲於邑當百恒品世懋茶苦餘生本無宦志辱我翁
齒頰剝芳叨榮爲老博士不能乘時樹立以報國士

之遇而快死歸玄又不能蚤自決去至煩言者引繩
批根始以愆請其事至微淺不足道比聞明公貽伯
氏書津津豔其去此自大臣憐才之意恐世論不爾
以爲計無所之併重爲明公失言累也世懋今得治
田園課子姪亡論於道何似即私計故未差跌耳業
已皈心道門大知識在近不能衆承以世禮論亦乖
南州之誼屢屢厠名姓於夢末從兄也惟明公諒之

又

世懋之弗躬于唁方日夕以爲負心顧辱介弟遠臨
明公支牀而賜之教汗益浸浸下矣讀教知餽墨未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上
減明公方馳味元玄蘊抱經畧世出世間人皆席重
爲赤幟眠食小損令人惕息幸依禮經近肉節毀毋
令門下士怵怵於遐矚也偶感目疾勉接仲清言遂
劇閉目口授史書殊不暢所欲言惟明公諒之

又

周直指來拜領珍贖兼獲聞動定平康殊慰饑渴
圃之成上當有大人居之爲重而明公實未至今草
木欣欣猶有榮色不識可再下梁間榻乎家兄兩被
召命勸驚者紛然能直道宵臆問事不爲相強語獨
明公與陽和太史耳知已故自難得世懋小人也惟

怯死畏難無他遠志倘容老死澹圃為漢陰丈人足
矣即有再命豈其令大匠袖手而小人代為斷乎
公幸自愛以領蒼生望羔鴈行至矣直指之來適故
人吳明卿在坐日夜供酒漿不少休乘隙作報不知
所言惟明公諒之

又

本寧使君消息甚大留滯虎林久之始至渠故自超
輔以不疑之卓詭而令弟為之左提右挈意軒軒若
有新得問何所得云從司馬公門來相與登來玉閣
四望嗟吁言念君子溫然如玉此言似為今日設耳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市

又

憶我翁知命之年世樹為京師即尚能以四詩侑一
觴晚獻今甲子甫周福德駢集生平受恩門下士方
擬買小舸路吟長篇偕仲淹諸季為壽饌中不意入
閨除目見及家兄謂 朝命不可屢抗策之亟行迫

冬治蒙百事蜚集官府親朋酬酢追隨竟無寧息
至武林僅餘皮骨耳而猶督策不已念家兄之使不
可久停晨起理倦容呵凍筆於公館中待輿從得片
隙疾作入行授以不腆玄纁西向拜而送之曰為我
謝司馬公俗吏自貽伊戚至此幸勿望王生負乃公
也微翁之惠得竣八閩試事還我初衣當補壽章九
頓謝過耳徒筆目眩客已在門不盡所言而止惟翁
其諒之

與石拱辰

滁陽之別寒暑倏焉三易巔毛種種須亦白十餘許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五

莖足下少不佞一歲而鬢乃先不佞白今來不知更
作何狀世須足下足下故不須世自可從其素白第
令海內知已永遂各天一方亡論後期難得事有不
可知即不佞一旦先狗馬填溝壑欲復為片言相加
遺胡可得耶臨風有懷悵然難俟不佞頃自入 賀
歸為家兄所愚入境始乞休于潘開府而開府強留
之遂復荏苒二載量移今官當時非乘尚不堅以為
有畏心焉未近於道而鉛刀被線於私心亦有所未
盡也今幸治行不落人後而駸駸且有前途此不復
止便於盛德事日亡去即擁旄而珮璫玉獨不畏

石郎面孔耶以爲丈夫須於得意時割去意差
而會病作不任勞輒喜得閒遂堅乞休此不佞
不負足下也乃畏壘之迹未融賣漿之饋猶厚常
誘我以學憲秉銓強我以復留而頑志浩然苦心
却猶爾相持然終無可奈何矣足下比臥三載作
何如亦曾於養生家言一究心否不佞緣一病遂
玄旨頗得宗門從爾精進豈惟宿疾都祛亦且長
可學佛理止於明性足下如欲養此身以待用恐
此道不益但不可入外道翻長淫表耳家兄詩酒
在尚有食牛之氣旦夕恐須一起叔出季處有自
三泰常集 卷之三 七

矣足下以爲何如往於家兄所得足下一書豫章卑
濕望魏都如天上無從答訊茲聞趙選部來需次敬
附尺牘興居少春丈不得數溷且恐重累趙公幸爲
多致鄙意業緣未了蕭寺中日猶作郵傳吏卒未
得快所欲言

又

往銓部君爲第兩致訛啓爾時猶是林臯想也不意
竟以一割之用爲當事者所留遷延迄今求退反進
此衷竟無白處休沐過里會鄰邑令君至忽以瑞械
見投歡喜無量前之穎秀不實已是破甑不敢爲兄

丈尋悲端矣裏言所喻後宮有就館者今正桑弧懸
日也喜望之極翻愁不偶不審今定何如弟從此逢
人輒問有便信至關中亦望有以慰我弟幸遇仙真
度引而弱病時作世累轉濃極當割截一切俗緣專
意薰練顧事機有當曲避者勉爲一染指耳單車河
洛銳欲紆纒訪故人爲十日懽而病困遶巡簡書期
過勢恐弗暇良負佳約奈何縷縷餘悰併盡別楮

又

不意高嘉定遂作殷洪喬大是奇事弟書既不達足
下不當謂王生飲食樂而忘人耶不遽督過而更貽
三泰常集 卷之三 七

之嗣音盛德情惜真可想矣弟自聞令郎之變日夜
呼天爲足下不平已聞明珠再獲忤舞不已敬甫使
至不暇他問但亟問新郎君安否渠答以五六月矣
開緘踴讀乃無一字及此豈足下冥心至道併此事
俱不措意耶然別札中拳拳問弟子姪又何友誼周
旋也知苦目疾遂廢讀書哦句此語得無有託若果
爾是目之有助於足下不淺也弟久當歸歸必不再
出此無所遇猶然况賴仙真接引而忍負之所恨歸
後兄弟尚爾浮沉世故於吾師所謂澹字知而未能
實體貼耳今寄一詩聊見道機一二不識足下以爲

何如時事雖新賢路似未盡開足下此身為蒼生倚注行止付之無心可也弟輩業已信道豈復能顧譽毀即臨之以禍不改盈庭之言何足介意元馭所苦亦不在此乃翁日來病甚且時強以出仕此真學道人太魔耳日侍親疾不常見容容致尊意渠亦雅敬足下者也大暑中作諸報書及為敬甫兄書扇苦甚憤憤不盡所言

又

記荅教時恍忽猶昨日耳乃使歸而嗣音又至矣何兩君子鍾情不佞兄弟若斯之甚也賢雖未言步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六

元

古來奇童多有飛鳴一朝者且重有雙珠之兆天之報忠臣將定矣不佞兄弟所為喜而不寐者也少春丈高才被屈此非道不足據其湮鬱且其詩真足千古每為家兄所歎賞吾丈分誼既深揄揚自是難已弟豈敢謂過情哉居恒與家兄言詩之難選久矣不得已多褒歿者去取之而毋入存者庶幾哉息叻益有志而亦遠也如穆丈之詩何可無傳但自為一集不與高季迪等較多量少誰得議之此實兄弟私言略露端倪不意兩君子虛心至此不罪而反以為謝是有兩君子更成吾輩為益友感荷如何舍姪叨首

舉足慰家兄晚景辱遠遺賀且諒弟之僕僕而免賜虛禮此可謂真能相知者弟生平所急猶子外則荆石今兩家憂樂頓殊然弟西走陪賀客東走陪弔客弟形役之累等耳乘隙始得作報劣劣不盡所陳

又

天下更始羣龍彙征而第一人尚在幽谷舉世所為扼拏者也壯哉汪御史能快人所欲言而當言必不庸之時是為貴耳清河介冑相繼罷柄豈天有意於吾丈乎將有意於海隅蒼生也簡命近矣幸強飯以慰當世弟以拙病堅辭 朝命築澹圃以自娛偃蹇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九

元

不復通賓客適劉長洲以內召見過僅得一面即亟問吾丈胤子乃云不育嗚呼曾謂司命君不如汪御史乎知吾丈所急不官而子然有命亡可奈何俟之而已家兄昨削弱可虞今幸善飯肉生區區志意無他願賢人在位歲稔民富兩黃冠多住世幾年足矣大道可聞神仙不足致也劉公善政大非嘉定君比此故是口碑非炎涼態也少春丈自有書茲不及所寄止一刻一畫正不欲勞荅亮存幸幸

又

御史臺天下風紀所關也漢唐以來最重斯選得一

人焉便足領袖彈壓矧今以趙公爲大夫而吾丈與丘中丞左提而右挈之真千古希觀事也風采奕奕令人可想第盛事不常直道難久第方以爲喜即以爲憂敢祝 聖天子萬年三君子如畢召海隅蒼生永覩太平之象第老死巖穴足矣足矣家兄近起京兆心知所自皆吾丈推轂也渠久絕意仕路第海內淺中之士有謂道爲時舍而心猶不忘者今茲一舉使上明廟堂無棄物下明巖穴無競心爲榮實多銜感非淺政不必強之使出也兄弟都無飾說且於吾丈前尤不當飾伏惟鑒存幸甚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又

翁丈自大中丞晉貳大司馬不佞弟非不爲善類慶而忍於落落不時稱賀者知翁丈雅意推轂無休時不得不自匿遠乃竟有八閩之除在尊懷猶謂未暢於區區查負竊憂過分矣業已不可再辭恐以還延誤閩士子稟於家兄就長至日離家歲廷視事即今學政粗具首校汀士途次有懷不能已已敬頌一力以空函走謝益仰體素衷也昨二相並命朝野欣欣所謂人情賢於夢卜者我翁丈報國之心從茲益自舒矣第衰病不任典文惟有朴忠可以自持而此地

人情皆相望爲私弟不能以白首殉人爲知己辱恐異時必有罪我者然亦任之而已餘情尚具裏言不悉

又

別後累奉教言若見顏色即寤寐不能暫忘弟到任後以屆京察尚缺候謝閣部茲又蒙恩容留供事將併命一介起居諸年丈會病穴遼巡而大司空新命下矣八座是吾丈常調而所際甚難弟豈爲故人稱幸哉但爲國家賀得人耳弟每謂當世賢者矜獲奇節多自封殖而翁丈一段憂國愛人之心無以有已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又

此鬼神所鑒誠知今日事乃以相累但欲上當 聖心下厭羣議內使中官懾憚外使臺諫帖然含翁丈將誰望哉 聖賢手段今日才可展施願翁丈之抑心以往也不備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三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與曾于野中丞

弟自風雨論心之後日夜若珠玉之前映顧此身一
入樊籠折腰迎送低頭薄領遂無頃暇昨已備起居
之欲擬專一力以往會有參謁之役不暇脩片言狼
狽至省而使者適以尊教佳刻下頒捧誦若見顏色
曷勝慰慰曩者辱有道人不可見鄙外遂不覺吐盡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一

三

肝膈至今思之危語猶與雨雪俱寒但不可復有二
耳來教所謂妻子不得聞者誠然誠然第材品疎庸
形迹污下猶不能自決引去以重為知己羞如高賢
負蒼生重望尚爾畸世家兄投老林臯分也第得階
隱為太平耕氓足矣而吾文盛加推獎為之不平得
無過於情耶病冗僅獲寸晷暇草草裁謝餘情尚有
別陳不盡

又

曩者業致專候屬令弟仙眷行拜領先施之教便欣
然握管稱謝覺鄙東稍罄遂爾逡巡已乃百冗見奪

奔命東西軼掌萬狀忽忽不知歲之云暮自分愆與

日積當角巾謝吏民歸僅得通一言為故人別耳不

謂猶得循資量移轉入豫章庶幾此生之緣猶未與

大君子永隔也家兄幸息肩故里無事呼之令出足

甫踰閩即被惡言而歸乃知吾丈闔門以明大臣之

節高鴻絕慕過人遠矣弟緣此憤病愈深日夕思歸

而輒被桎梏更抱羝羊之感愁緒萬千非吾丈誰可

告訴者吾丈倘不腐鼠穢迹其幸以片言教之俾鬱

鬱得少披豁焉曷勝感荷之至薄具起居脩風誠也

併希鑒存幸甚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二

三

又

始弟之脩片牘於門下故是江州刺史酒錢也逡巡
稍緩發則已及豫章新檄計其人甫至而門下遣訊
來若刻符而計日有心哉大臣闔門養重業已久絕
問遺又約束贊御無外境交獨奈何為故人婉轉而
致高誼豈不佞污濁之蹤尚有繫乎賢者意耶凡世
禮賀來者輒就辭而尊貶似不為世禮者故直以拜
賜對也南方多濕辱示乃知苦瘍然門下養其內至
形骸土木耳若不佞飲冰而涉畏途精已銷亡何論
皮骨狗馬私心惟席量移他所為首丘之計而更特

之豫章城不能無望耳若乃優閒厚祿方重鵲梁之
愧豈復妄意槐棘濫託菁莪如門下所云將無未悉
深衷而猥以世語相加豈所望於金石交哉契闊之
悰略盡前書茲不復贅

又

邦有大老以弟之庸拙而辱素交即旦暮勤尺幣而
請何所不可乃自入夏來冗沓百端勞瘁無復人理
今且攝職而述矣積尤何止滿百斥幽之典爲我輩
設何容復有下車日乎蓋出簾後即擬以試錄塵覽
乃竟逡巡行有日矣故併附不腆爲別倘沐 天恩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五

得以病軀歸臥俟東山起而填我三吳卜此爲晤期
耳執掌不盡所言統惟鑒存感感

又

計吏瀕發深以斥幽行及不得復奉顏色爲恨倉卒
中曾專一啓奉別未領報音而行北轅甫頓都門外
則使者儼然臨之披函誦教乃知遣信在小啓之前
何同心之誼至此敘致縷縷屬望於故人之復來而
獎借過甚似非所爲知已言者奉職無狀罷去爲宜
即仗尊庇苟免丹書之辱而病態侵尋恐無意興還
任唯是雅教所云買舟虎丘歸即爲家兄道之用此

可爲晤緣耳貴鄉諸公賜贐未領寸綵而尊意
抵燕中似難例却謹拜賜矣詔斷賓客乃得有暇
裁復而志意忽忽無能罄所欲言統惟高明諒之

又

文水維舟精廬把袂恍若前三載事別後灑然思之
吾丈位尊而隱第位卑而仕而契有甚於金蘭情不
渝乎寒暑則自信古人之心能在形骸之外矣厚禮
見投恬不敢辭蓋以南北跡分恐故人疑我遐心不
爲年伯母太夫人償諾也瀕行頻劇欲死銘心不忘
歸途雖處舴艋強策病腕爲了此事慚以蕪詞掩我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四

五

明淑顧黔驢技止此矣抵舍後執掌非人欲遣送役
旦夕無暇而拙文在笥薄報猶稽日若負荷及是
得遣敬囑去羽母有意外浮沉之事蚤畢故連令
夫夜臥得安枕耳冗極竟不及道他言至於近事亦
不敢言言外丁寧杜門加餐而已

又

弟潦倒賤蹤幸齒諸年丈末行就中獨與吾翁丈多
有晤緣亦最承恩盼京邸別來忽已半載陵谷滄桑
又不知幾何乃有道者之言纏纏在耳故如昨日也
山陵事重倉卒遂以相屈極知非翁文本指第吾輩

業已出身許 國便當拖泥帶水期於康濟若自利
小果非大人所居也今日事若非東老視篆翁丈荒
度君相何繇得安內外何繇得靖第不能不加一倍
苦心耳弟歲杪履任即值大察避嫌不敢通問近蒙
留供職始遣一力持空函奉候諸故人起居積勞
成痰火之疾兩月來彌甚正是無福消受咄卿耳劣
劣不知所云惟尊慈諒之

與張助甫

僕兄弟遇難長安時親戚棄不敢收足下方在政地
慟哭行視勞尊公者一遣令弟者再詞旨慰勞備極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五

三

酸楚既旬旬抵家每顧國士之恩言與淚俱行自念
兄弟已矣即交游多復不振碩果之望當在足下不
圖竟中萋菲有長沙之謫維陽年少故知無奈絳灌
獨奈何令鄴下空才人間搖首結舌不敢出文字一
語此真爲新政耶于鱗龍臥濟上子與鍛翻若溪足
下與明卿尚以雞肋浮沉南北白眼當魚目恐終非
解事人耳僕兄弟蹤跡奇苦不復比數爲人惟是詩
酒二事略堪自娛近頗好此道力欲追作者一二篇
什遂爲于鱗所賞此公千載一人得其言殊不勝沾
沾也飲量亦稍充足發其興何時得足下道此相與

爲平原十日飲其人如玉恨無由縮地致之大名別
駕仍君甚有文亦與足下往還爲廣文時頗相知愛
此行與足下隔郡可相聞特以數言爲候并錄新舊
二詩扇頭相贈幸有以教我聞令弟已委時好大能
作詩不勝戀望可爲致鄙意不

又

鄙人臥廬并數年道足下不能去口緩急人所時有
患難慨意故非尋常之感所能喻也即足下不留意
僕寧能忘之耶古人重國士之感於今乃知耳塊伏
草間闕于朝士升沉之數竟不憶足下在何地會沅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六

三

又

向於楊大名所附往二詩久不得報意謂有洪喬浮
沉之事不謂足下乃爲河伯所苦聞之尚覺毛骨也
書未得輒贈諸篇即一字一淚猶不能盡感慨之懷
遍讀新詩擊節數過律隨年老信然信然足下政於
邑左遷不知司封時得此等話不執政者之於足下

不無助矣久住長沙計宣室之召不遠迂道吳門得一把袂為幸至乃高蹈之言或是雅懷竊謂於事未宜足下二尊人恐亦未便相許僕兄弟落魄至此尚不憊受憐於人業已自脫羈鞅往往豪舉酣飲六博時作里中少年之態足下所誇政自內所不足恐不煩偏師相待耳令弟新詩漸逼足下兩家兄弟翱翔此道絕是一時盛事愧僕才稍劣溷廁其間惟應努力自附而已使者督發日為詩酒二債見逼勉成數語并荅令弟一章馳覽嗣音幸毋靳郢削也苦劇不盡

王奉常集

卷之七

七

部

書

又

與足下絕不相聞欲三四載自愧疏節而足下之棄我亦甚曩聞量移觀察當至九華不佞時部巨廬喜甚即作一詩畧以尺帛令急足齋十日糧闌入節下其人抵池乃空營也狼狽而歸嗣是欲間關致之念豫章城去玉門關千萬里安所任鴈足乎比承乏攝計吏病臥邸舍中乞骸待命而本寧使君從關中載遺之書病間作荅念渠與足下相聞差易且野人一歸臥萬緣斷絕何可忍不一訊為是扶病聊陳近況足下才氣無雙立功萬里慷慨橫溢故當不作少

游欸段自遇然年至四十外身負至寶何容輕易一擲本寧書云助甫為廣陵人所困酒量減之六七夫酒可自戒不飲耳醉鄉侯印那可令郡丞禡耶不佞此舉留行者紛紛甚篤了不一顧後生輩便以為異事然故非大難辟支小果欲自了身命耳婦老且醜相與負暄躬耕趣不殊足下建高牙軍中置酒夜聞醉擁所歡大斲形骸之外達者當謂無離合也作此書覺小動方寸放筆便已

又

昨以黃衛慕為書郵果遂博得足下表裏二書何幸

王奉常集

卷之七

八

部

也然至損月奉相遺則近鈞致矣夏州節度使雖幅員不廣小江南之名自昔記之當必有以足下來書椰榆過自菲薄豈適大侵之後景象異常將雄才大略不足置彈丸目中耶大都文人筆端搖弄故未可盡信也書詞疊疊首許病夫出處下逮兩家子弟苟及海內知已即奉面談無能加其欸至天涯兄弟想見音容悲喜兼之矣學佛人遂已得雄大稱足下愛心此當遂名菩提種耶令弟奇人作時文取科第胡不小自貶以投俗好而鼓瑟好竿之門遂為盲夫所辱行卷即未遍閱已見一班英英矯矯定不終為池

中物直須時耳倉卒未能妄置雖黃容當續上第再
辭浙命業已菟裘而潘司寇石中丞輩矧之不置家
兄昨已聞起用之報渠可堅臥不出矣不知天之祚
弟何如可免再辱否知足下云不煩外服是何言也
若然弟爲薄外而不起耶是使區區有辭於諸君子
也從子極荷留念今已在家兄膝下矣諸子姪雖數
自督課功名故有命在難以燭照計數而得園居無
事董之使解文義不爲亡賴子弟而已入鄉自操築
河上黃生相待率爾裁謝縷縷猶不能盡萬一

又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九

御

黃參軍昨告行已附數言爲訊不意渠尚未行而更
得足下嗣音爲感爲快非口語能道也自得家兄俞
旨兄弟間爲樂彌甚弟遂無日不醉而苦乏酒資得
足下大惠益復治具歡飲然亦坐是不能作荅良可
笑也綠波樓勉作大書殊不足觀足下倘謂可用用
之不然擲却爲我藏拙耳詩已得二聯醉不能就而
去人苦迫不能待弟醒且作八行遣之候課就當嗣
致亦知足下非所急也令弟文又闕一畚過其人才
趣似非江以北所有翻恨太趨時太短簡掩却胷中
自得之興意欲令少縱之而痛除新時文一種套子

何如其文不敢妄下雌黃且亦不暇大要意盡此耳
領足下命不復報謝謹以所蓄元人書卷附上餘情
尚罄裏言

又

弟昨入賀 萬壽拜 新命歸而始得足下報讀之
乃知綠波樓詩從銀杯羽化矣方移書閨中物色其
人尚未報也物浮沉不足惜要以明吾心耳入都而
聞足下光復喜躍就肖甫司馬談方知其厚其推轂
足下猶將旦暮遇之也肖甫位一品家有世封馳六
傳而歸窮詞人之福足下擁旄朔方亦復不賤所惜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

御

者 國家折衝內外合驥驥而皇皇他索坐令邊事
日非不能不扼摩於白面書生耳足下盛詫我以故
侯醉態不諱跣弛此英雄欺人語未可盡信然爲足
下計亦無有先此者足下即善自晦一旦緩急沃而
而趣之行能令東山伎捷而拒否不佞懋善病思玄
既與足下殊旨比來金陵益喜學太常齋止從一兒
日杜門與譚理課業酒不盡一升輒止即令與海大
大鄰居無所不可人才交前世或以張陳相比顧區
區之懷亡論不欲陳遵足下即不佞亦不屑就淑德
侯也顏延年謂此中有人庶幾近之矣允治司空一

酌我與同春園以時禁尚未能數數仲春後俱亡恙者或當把臂爲樓霞牛首之遊耳家兄傳致使者於弟所厚幣已爲婦所留不知當用何報僅以一紙兩扇償夙負并允治報書附納餘情尚具稟言不既

上徐司寇

世懋始者幸託弱息於門下不意蒲柳綠輕絲蘿中斷生平疏節重以奔走畏途日不暇給分爲門下之棄人久矣昨過吳門人有言於世懋者曰少司寇私君特甚亟言其政事於朝竊自怪歎何從得之既而奮曰明公以古人之道待士士亦當以國士之義報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茲來以簡書之忌既弗獲時展來承則日夜跂望竣事庶其傾倒夙懷何圖小人福過二豎見侵雖主寬於網而鬼闕其室說堂之後頭痛痰嗽眩暈幾絕爾時但以生見家兄爲望遂堅乞骸之心業已入疏銀臺婉白當道惟束裝待命而已敝館蕭條賓顧雜沓重以靜攝無所藥餌不便遂潛避於史氏別室以致八座空駕榻前失主荷荷何言即今百方調息暫扶行立而應對稍勤狂火輒熾飲食少溢噎悶立生頭岑岑而時楚心搖搖而夜懸明公視此人尚可令舉冠裳而對公車令耶留行諸君子未悉苦衷動以

壯年不宜高蹈爲言夫以懋之蹤跡汗陋明公所知少尚不堅下流歸惡勉三載幸爲元相保持適以明公吹噓之力獲線之技纖悉上聞不以此時畢力當官少自豎建上報國恩下彌知己而中道無事自引使機會坐失格局無成是曰詭故不情禽鳥戀巢於喬林狗馬搖尾於飼主三施未報譬然自便是

曰背德不祥懋誠非人哉而忍蹈此二愆也嗟乎使夏枯之草易質松苓朝游之羽換胎龜息即位猶郡縣年垂耳順如薺甘之矣所以棄榮祿其若遺蹈疑罪而忘顧蓋誠自見其難支少復係戀必爲道路之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悔無疑也倘假明公之福早得生還天其賜之餘齡則有息紛絕慮誦黃老之微言而已惟是知己之恩埋首已無報日怕脰尚有餘情不能扶曳躬謝謹今家僮泥首代叩倘命下之日席重言於銓衡速爲覆允燕見元相一致感泣之私此病夫望外之幸也氣結力憊握筆再四縷縷不知所云

又

上計無狀養病蕭寺辱我翁出視再三病已強出兩叩門牆則我翁已飭閣者預通入必造膝劇談雖緣病冗固辭款宴而餽廩餽贐凡百有加緬惟國士之

遇多出通家契舊之外誠自揣繆才疏節無一可當此者抵家爲家兄述感猶自不能已已休沐四旬徇馬之疾良已始克還任仗庇不爲士民所棄金紫垂素領更于飽官衙政自無所復觀惟病後霍然悔悟頗好無生忍而歸觀故鄉女真之事益自厭棄夙習迷傀儡之場炫桔槔之智恒恐日亡去苟畢此任終期初服我翁慎毋爲雕蟲小才惜強令兩失也繆悠緒論以溷大臣恃惠子知我也家兄已割仕念甚辜推轂盛心第未知邇來士論何如亦復及曩時之談否觀縹緲餘情百不一盡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又

關中之役仗恩庇得以善返林臥僅僅一歲而考最之未遽及下走起用之詔猥陪二賢此已故事所無猶謂資序未及何意首藩學憲遽爾濫竽尋厥所自皆老先生新政繆引鄉里小兒爲重也某竊自惟京官在告尚須三載外臣休致分爲死灰今不俟奏薦不用陪推曠代異數首及病夫無論國恩當報機會難逢即老先生知遇之恩亦何忍負乃不幸狗馬之疾日甚一日鬚髻垂素龍鍾可咲聞命之日手足失墜舊疾新痾一時頓作意者天之所廢非衆

又

君子所能與耶自揣蒲柳之姿夫難勝樸樸之任勉而就列必致殞越顛仆以爲大臣汲引之辱萬不得已乃敢哀祈於君父伏惟老先生憐其潦倒亟爲言於銓部准令仍舊致仕庶幾未填溝壑猶得擊壤清時矣若乃當宁非常之遇而荅以克讓虛文鄰境窺伺之地而應以逡巡迂態豈惟老先生所不取某亦耻之螻蟻微誠萬希實體某無任激切哀懇之至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古

前小僮還拜領尊教具悉委曲維持之意且深不樂於病夫之得請而猶冀區區之頑守可終奪者世恐遺僮時極口戒之先拜疏而後叩閣政恐爲我翁所禁徒增一番活套耳野鹿之性獲放於長林豐草沉痾頓釋耕田課子聊足自娛且家兄邇日多病築室傷之兄弟惟舉手天恩相依爲命實不能頃刻離也我翁推轂盛心但有銘之五內而已側聞朝政日就清明登賢遠奸緩刑寬賦種種新人耳目雖當宁更始之功而我翁所匡維轉易問間之陰受大賜多矣然獨貴邑凋敝之餘民戶喪亡略盡蒿萊蔽野比之敝州尤甚雖有賢令尹愛莫救之我翁軫念桑梓不知將來何策可復返其故色耶茲因家兄遣迎從子

敢布謝私益聞館穀教愛恩實倍常區區猶子之感
當不後家兄矣觀縷萬感不知所裁

上凌大司馬

上計過蒙厚贍京邸載辱手教扶病南還首擬專僮
報謝會我翁適有吉禮之加倉卒即以時套爲復又
令郎尊伯榮膺帶礪屈體先施病不能即至郡城奉
賀比投狀戟門則聞定省都下矣種種疏節時時媿
心伏審道履安和柱石毗賴而忽弘高蹈之志再勤
懸車之請中外皆知其必不可遂 溫綸煩慰大臣
不得復爲身謀此豈特葭莩之私慶而已世懋病劣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又

遷任未一月即專力起居八座計其人甫達而九江
蕭使君已轉授我翁遂信表裏教言知大臣不遐遺
之心乃甚於小吏感哉何可言喻我翁高尚之懷遠
近所知懇疏再三而慰留彌堅此宗社蒼生之福我

翁一身乃更有不得與者承示脩煉已得玄解此真
於人間腐鼠不足復留第溷俗潛修亦自兼得且母
效家兄杜門作冷淡生活也世懋病後於畏死心却
悟無生遂覺一切澹然心知金丹大旨而力不能爲
且以絕慾息念爲宗僅僅足支吏道仗庇遂得兩臺
之薦然亦何緣便有飛騰志耶畢此任後即當從我
翁爲都養弟子矣茲緣江行吏便率爾裁附謝私餘
情已具前書不贅

又

接邸報忽親 特旨簡命漕河且驚且喜驚者謂事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例之不常喜者知 聖心之倚重也方我翁累疏高
尚其時無論內外繁簡皆所掉首然自從中之命下
六軍萬姓咽喉之任重而我翁始不得言去矣在
廟堂可謂巧於留賢在我翁益得忠於報 國然實
軍國當有大益中原當受大福數實爲之即 廟堂
與翁皆不得而與也前所使人還已領表裏教言武
寧賈簿旋歸載沐儀翰拜嘉方切感愧而新命忽聞
幸有舊吏叅候之便遂得託以稱賀屈指飛旌淮甸
與印翁共事兩賢皆天下鉅才碩望談暇必齒及下
吏恨不能奮飛一聆末座之議耳引領神馳若見顏

色倉次不既

又

前於途次拜領報音不勝感佩抵家未遑休沐而淮甸之材官儼然臨之矣教言鄭重寵貺駢羅何德以堪巖廊傾注如此河漕天下重務六軍萬姓咽喉中都根本之地安危寄焉一旦以我翁兼而縮之廟堂左顧之憂盡豁然矣獨奈何重勞八座不貽坐鎮之逸耶知初蒞未免紛沓第以塞淵神運指揮反掌王右丞所云達人無不可忘已愛蒼生正今日我翁之謂也世懋猥以病劣備員不意復有此調歸屬家兄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主

沈倫

又

昨偷過管內知我翁必以為望故託舍姪孫謝不敏之罪不謂即勤遠使慰以溫辭寵以蕃錫是更媒長者之惠也感愧何言世懋才術福分不中鈴下廝養而加之以多病早衰去志非一日矣借事解除以終殘年殊不敢妄意方外之事昨乘舴艋恐辱元戎小隊忍情而過蓋非得已何敢有一毫自外意耶歸後

明農教子頗有實際但沾沾小果不足為大悲菩薩行道耳厚儀大使驚動衡門殊非所宜蒙第又不敢以匹夫之守例辭謹九頓拜嘉力疾裁謝不備

又

伏觀邸報我翁有懋車之疏廟堂堅留賢之意君臣間可謂兩盡其道矣此間閭閻如故行且有再三之請雲霄高志自是出人頭地顧蒼生倚賴之身非比旅退小臣堪自主張者至讀河功永濟始末石畫灼然人心大定誰肯令肩鉅之人逍遙林壑下耶世懋歸田一載雖道心了無長進而疏節彌增懶慢即生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六

沈倫

平所天重以姻婭之好一切自疎至兩辱教言而未報其他可知矣杜門課子雖不敢如尊諭明儒之許第舍此更無可事者舍姪幸而戰勝大踰所望寧當得隴復望蜀耶但教之知讀書恂恂足矣東南水災異常而吾州之慘獨甚此番廟議非大破格民將靡有孑遺我翁桑梓之憂知必緩頰當路萬姓嗷嗷之所恃也令郎尊伯榮還病不能出門顯力代賀併致空函奉候率爾不備

上董宗伯老師

世懋不登師門歷六七霜矣皤然鬚髮非復絳帷旁

故吾顏色日月如馳不知吾師黃髮幾何壽骨加昔
何若昨幸辱猥輿至止光我蓬戶屬凡鳥之投異林
竟遣汛掃自恨寡緣無弟子禮至此即日過華亭轉
而上謁通德里門不意舟膠於冰而狗馬之疾大作
藥水亟返委廢牀褥術者又言是月大不利見即簡
書之畏且未暇顧終已不能望顏色於咫尺之地忍
為門墻罪人徒有流涕覆面而已敬以喘吁之隙口
授童子為書起居而垂索外吏了無可以稱壽者種
種愧心故非墨卿所悉伏惟吾師矜而納焉潸寒方
甚為道珍愛以永斗山之望不宣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九

沈倫

又

世慙之自歲抄拜大教也則靡日不心函席矣即病
大守閭門之分道民無境外之役而義惟在三儒道
均重要之不可為交游例者實擬於春中向家兄請
半月之假潛蹤負笈執都養於外舍間眠食畢借便
而過武林深入天竺諸峰窮飛來虎跑勝處了此一
段夙緣然後歸而掩關籌策定矣而兒女債迫小女
為婿家委禽遣嫁在三月初又兩兒出考在即雖絕
交關亦須視其出入臯比至念重為祗憤所奪展轉
宵臆紆軫何堪念欲改期造請則弟子缺然不報之

罪丘山日積世慙所不敢也用是敢先一介持不腆
之玄纁謝不敏於闕者惟我師鑒而納焉倘清和無
暇則以初秋為期望顏色聆清言當以日為歲矣方
今存翁相公八袞養翁老師與吾師皆以大老表閭
館閣相望鬱為盛事覺勾吳之墟常有異氣否吾師
天授玄解比想益專神寡慮以屏遐祉令老門生蒲
柳之姿常得借陰大椿之下足矣足矣拜送之辰形
留神往注結中懷言不能吐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

沈倫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四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上董宗伯老師

冀辱吾師之儼然而賜臨也自顧門人之禮百不一盡而充庭厚貺暨今孫膳部之惠則偃然而當之了不報謝此其意非敢云然也以爲弟子之於師即束脯無不手獻者若以一介之使代將函丈之拜且無日矣其必欲亟馳而問眠食此心益寢興不替也坐

三奉常集

卷之三

一

張在

稍逡巡爲欲請告之期遠耳不圖台旌行後蒙兄忽邁憊疾形容尪削跬步不前舍姪游學以弟代子醫藥日奏憂皇無出更思百方以娛之適有天幸漸就平康而舍姪復歸眉端始得少舒問之途人則令孫使節已聞還朝久矣然猶昏昏於塵鞅之間如是者又月餘而直指來臨須其行也然後請於家兄以朔日焚香後買舟修謁家兄命曰而亟往俟而小至拜牌祀先也世懋趨而出乃途聞妻兄之變迂舟海虞則阻風湖口一日夜懊悵不已亟竣事而夕行風關舟膠僅過吳江將抵平望屈指歸期渝約懼于家

兄之誅不得已返梓謹令小僮持所手上束修拜而送之口爲我流首臯比展限兩月終酬此心也併寄令郎大兄今孫膳部兩書當時皆擬躬懇者今亦付之兩奚夫慚汗投地無所自容惟吾師哀而諒焉前覲張司馬薦剡借重吾師甚至道路籍籍皆言東山之起計亦非遠我朝三代甲科雖間有其人至於祖孫父子同時膺仕則千古僅見於今日非甚盛德何繇致斯願吾師加餐應詔爲天下成此盛事也舟次疾書漫無倫次矯首西望神與俱馳

又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二

張在

世懋入山不深竟爲人所物色國恩至再遂不得辭出山小草殊無足道然以葑菲下才叨冒三省菁莪追惟始路秋毫皆洪造也迂道旅城即不敢望後堂綠竹冀一見臯比受教而行足矣不意安車乃出孔道登堂瞻拜懊歎躊躇欲返故道迎謁中途而潯司寇業已相遲不得已留小僮持不腆篋篋爲獻顧辱使者追致教儀捧誦不覺感泣白首傳經以半載閱八閩文此苦自知誰能爲不才道此者師生誼重今日乃見仗庇獲竣場事得餘皮骨歸見我師益望門而喜可知已冗次率爾報謝不知所裁

復李尚書

凡境內有名公鉅卿封疆吏宜時造而問政矧以我
年伯之清德重望世懋之通家誼故哉乃竟坐俗吏
鞅掌不能趨入通德里門私心所日夜負愧者也昨
以故人徐左伯之變冒罪奔哭淹留於此扶病酬酢
不遑脩子弟之敬於門下顧辱我年伯儼然先施之
禮每一接大教如行名山喬嶽忽被以和風甘雨想
見前輩長者之風至於存念先大夫時有西州之感
震動心膂輒為長慟彌日假令世懋得奉顏色此生
利見之懷委婉篤至更當何似左伯仁厚誠如尊論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又

客歲辱賜多品屈喬木之尊以伸桑梓之敬倉卒附
謝未罄感衷旋以按君行部東西奔命鞅掌歲月忽
忽久稽專候無狀繆叨臬轉憂喜交集益以日夕乞
休之人復有此授跬步極猶彌垂素心區區蚤負益
懼貽丈人之辱然豈以山斗未瞻終為缺典故今移

近庶幾既見君子而後去耶茲行謁謝不能三日淹
淹下走具不腆之儀起居八座不日履任當專叩
德里門一稟大教前承鄭于田致尊卷索長歌綠
允久不上記室為罪茲已脫稿于田方有行色不敢
門之敬併馳納殊愧唐突前輩鄭公之去大非人情
計我年伯所深惜者老成人獲罪而令不才輩代庖
先君之思以匡不逮實恃慈誨萬一不宣

又

祖道驪歌夢想存之乞休之日他無所恨惟恨懷於
脂緣之永絕也不謂一割之川直為當事者所留扶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四
史載馳未下車而首詢通德里門無恙則已心馳丈
人峰下矣初辱使命逢迎已愧子弟之不能先見長
者重以德音嗣領春茗遙貺澹詞如致若見顏色銀
非瑣尾所能任耳甫至多冗未能即奉尊諭容少暇
錄上近作秋氣稍肅專叩山齋茲不具悉

又

在平時每欲造蕭峰下一見丈人矧今遠別又逢
除初度佳辰何當不一捧觴踞上壽也以是日夕
思破死一叩通德里門吉州之役於舟中構得數
拙文尚擬躬持為獻何圖行色愈迫而俗冗愈多此

心邑邑幾發狂躁而無可奈何惟日督小軸完即授程生夜書不得已竟委小史代上所恃惟一文而文又蕪陋極知偃蹇無子弟禮幸我老年伯憐而在宥併諸薄敬一麾納焉臨楮無任馳神之至

與陸侍郎

某於我翁三世通家當時修爲盛事乃鄙意猶視爲粗迹所相與響注爲後來事者誠未已也自令弟年兄之變歷載踰一矣日夜悲思流涕迄今耿耿如在所以不即相唁者實欲歸而奔哭之也業已不能即往則爲哀步不倫之辭遠致其哀乃僚案中有必要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五

同舉者已而又不果遂巡至此乃復承老年伯之計此心愈悲而內負愈甚矣初謂令弟已不可見幸我翁廷尉某得朝夕侍教庶幾如見令弟奈何復有以某不德寡緣終棄於大人君子之門耶老年伯享有眉壽我翁適以內召過家得視含玉此大德居士之報也獨念令弟爲人徧體索摘斷無分毫不壽之理乃竟以勞瘁卒官人道荼毒於斯爲甚豈西方大士略無主張將禪門去來不以修短爲意耶知我翁精深內典不便生退轉心世憊小人奪我良友不能無望於世尊也公舉老年伯真章乃履翁

見命歛分而文亦見委不揣遂冒爲之殊不能道萬一之情外祭令弟文禮係出私衷乞付令姪致之几筵四千里遣人不易幸有舍親便附舟耳四海仰望霖雨舉朝想見風采時乎時乎又當三載奈何然古之遺指詎是今人所宜安知天不以此全吾大德也倉卒手狀不次

又

前過嘉禾與家兄別惡抱嘔臥聞我翁且至竟不能回棹奉晤蓋爾時猶是確然一布衣也比竟爲家兄所愚移文境上哀請弗獲見憐而星變斥幽萬知無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六

瓦全之理又特爲當道所保持於是孱病迂繆之軀始不爲世憊有矣家兄又傳尊示極感大德弘濟敢不佩承待罪三郡日夕皇皇幸未有顯過大謬然無異才奇勛可用報塞而公事外一切人間往來之禮與素負詩酒之癖盡付捐除上不能爲進取之計下不能遂匹夫之私恐一旦先狗馬填溝壑我翁將復以悲令弟者而悲故人第矣譬如小知見檀越沾沾欲作辟支果而如來必欲引之大慧正覺併其漏因盡失竊自比於牛馬得沐華陽桃林之恩死且不朽惟我翁留意焉臨楮無任瞻係馳神之至

又

前蒙我翁見示關中消息知尊意方推轂未已自歎此身不為我有矣八閩新命垂復見及竊料世人意未有到此者荆石兄人歸接大教及其人口傳乃知秋毫皆我翁力也人臣之義業已出身便當端力進往况知已在上寧當以次且仰履其憂謹卜長至日行臘月下旬可入閩矣物情醜正枳棘塞途世懋每扼擘不平而我翁培植士類濟拔危困恬不為動如舍親事不待請而默為幹旋真大菩薩行也渠亦先知向生稱感矣茲因太宰相公以書促行率爾報謝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七

章

謹附起居舟次冗劇莫罄感激之私統嗣任後專謝伏惟尊慈諒之

寄李千麟

某被廢來廬得作里中年少耳視公真如天上人仰望無際即一二效顰語恐不敢出為復不得已竊自獻技以門下於故人第當無嫌然不意公之過好之也撥數語謂元美不讓又重為標置令與明卿並驅中原有是哉恐門下信一時偶至之言不悉顯末舉過其試大為知己者累奈何乃某則何敢負自茲顯附作者之門日夜砥礪為立言計矣不識公何以教

之把玩新詩日不去手某即識趣未諳猶能誦作金石聲感動心脾淚浸浸下也并尺牘什襲藏之留示

子孫今知李使君故厚王生耳承太夫人萬福慰慰賢子方汗血千里某於舉子業平平耳何可為助篋中諸編散失偶為梓者露其一二謹附覽知不逮所聞也魏使君未識其人大都吾黨之翹楚見與公倡酬諸詩其人何幸得此郡守哉未敢自通望為致區區四詩強就珠增其醜并他作請教公幸教之須大用郢人削耳外面上白雪樓三字吳人周天球筆也特索局上新築不識可置梁間不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八

又

久不聞尊問謂當需次遷耳昨忽覩邸報中州觀察乃屬他人不知竟處先生何所方自疑詫而儼人從家兄地來始知有太夫人大變傷哉先生奉太夫人命強出乃太夫人竟不能相待也某幸從家兄得交於先生末一登堂拜母今已矣此心恒悼何可言第為冗吏日逐塵網方圖歸為先君襄事先遣家累心茫然無緒而行者又迫以期業不能久留倉卒止附奠幣乃不能出一言計先生異日請銘時儕輩必有操觚而興者僕得挂名詞章之末尚有日也率爾代

面不知所之

與張肖甫

兄弟自奉諱來不敢以溝瀆餘生齒于世路即吾二三故人不相聞不敢輒自通也然每觀除目見足下一蹟則爲長吁見牽復一官即喜動眉宇何則鄰下升沈未有不關才士之懷況僕與足下通家之誼哉昨承督學之耗誠不意世人有憐才者爲之捧額然自分雲泥從此絕矣賴上信來忽辱遠貺踞而發撼具曉委悉故人依依之情有加無已方僕家蒙難時雷崩電擊見者掩目寧于斯時爲望哉而足下乃日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九

三

夕不忘締袍之感可謂厚矣兄弟落魄林莽之間稍厭聞貴人唯是故人大雅詩酒相干爲復動色覽誦新詩願一托袂無從奈何足下今在滇南萬里外勸學典禮當如朱益州令贊吏歌漢德甚盛事也楊用脩謫死昆池傷其人博物罕儔又足下之鄉人必能爲經紀聞揚之亦一快耳足下書云爲子與勸駕子與教篤友道雅過明卿而偃蹇食貧遂令服鹽車僕每爲之長慟他日遇足下當道知不憚援手也使者索詩頗欲罄平生之慮會值兒女歸寧冗劇中莽就三章具錄扇頭拙甚不足目奈何近作數篇并錄請

教本出效顰無根學業不足過望也倉卒無一佳物爲答尤所自愧率爾裁復不盡不盡

又

僕居常扼腕衆口謂操觚者豈辦作吏見足下繼踵家兄領天雄節稍稍爲向來文人吐氣昨從鄴下順邯鄲北下中山中間多足下所部間詢開府何狀乃小吏亦能道之德政洋洋欲踰王長公矣則又大喜過望單車游子簡書是畏即不能迂道相過爲平原十日飲然伊人之懷已目斷濁漳間矣入都遇王膳部首致足下書知故人遇我厚重以懽然快若覩面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

三

郎官政令不能出一室之外欲遣一力走謝足下泊中山太守分力不及正與新魏守言欲附尺牘於廝養恐累太守罄折渠言此地多貝魏人易達耳何意逡巡間復爲足下先之也披函發械穆如清風至耀我以奇刻照我以明鏡感佩何言僕雖名清曹案牘之苦比於錢穀間與梁舍人輩唱酬忽忽無多暇挾吾二三兄弟貴遂爲諸君繆相重然如候蟲鳴於早秋猶多斷響未足動足下聽也黎惟敬乃獲與足下周旋此人意興不可多得今便屬我輩矣家兄乞休未允已爲政限足下遲念良苦然昨書來知老母忠

脾瘡未愈即僕方寸已亂旦暮圖歸渠安能舍而適出乎念言至此萬事灰心淚浸濡筆端下矣恍忽不知所裁勿罪

又

家兄初被召命時京師相知書來言張司馬移書政府推轂愚兄竊喜力已而連得二大教益知門下所注意於家兄出處如此家兄業已學道不當與聞黜陟而在人情自為軒輊大都忌者阻其薦用薦者欲其出應不外此兩端而已未有力薦之而復能諒其心如門下者生死相知真不愧矣此一舉也上明廟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士

堂無棄賢之意下明家兄無希進之心門下所以為吾兄弟者已至豈必結綬同朝乃為愉快耶 聖天子方萬里干城是寄令我公席不得暖然一月三捷朱綬方來詩易所稱兼而有之豈所謂天欲富貴此翁耶世懋偃臥澹園意大樂之曩已挂除書茲無煩再辱矣家兄上疏人便率爾附候不宣

又

始家兄得請廟堂諸公皆謂勉徇其意母令若弟亦效乃兄為則不佞已心知不免矣幕府外若為相信語而內實推轂左提而右挈之不佞安得以不肖之

身自愉快也八閩 命下度不可辭便須速赴以 謾聞士遂稟於家兄而出歲暮抵任矣家兄近入山愈深茹素斷客不佞於家無他顧惟手足戀戀昨家信至得其善狀欣然可專意校士今自汀始罷勉從事待幕府入總百揆當從乞身耳向未通政地一書今起為外吏似當有謝啓故遣閩役投空函念蒞門近可便附起居託拱辰侍郎致之不盡之衷則具在別楮

寄徐子與

不佞從秋氣至則已踴躍囊裝為訪足下計矣不幸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主

五

為瘡鬼所侮日夜作劇今乃稍起牀第開行耳即不能風牽率家兄奈何吾輩事事坎坷惟是一二故人歲時尋一好會天復靳之何哉忽得足下相邀書奮然欲飛氣填膺咽間不知作何計足下領二大郡解篋中蕭然至貴山以償僕兄弟何窮也假令僕兄弟當食息之羨有以奉老親者豈忍令足下至此也承動履亦復遙佳然足下樓名山謝世氛足可定志何但養病獨不佞處塵寰中對俗客日不暇給賴臥病得少休休復何益居每自恨丈夫業已謝冠裳當杜門共古人語耳何至又以不用之軀受人間不急驅

使耶然卒無可奈何此真命耳讀足下諸近體乃真有雲霞氣哉蓋自愧遠甚也石湖歌歸即草草就久不得健步致之足下恐不可無此作于鱗古樂府遂出人間當勝後十九首政恐世人不解亦不必世人解也書久輒作眩遂不能悉幸諒之

又

與足下執手別過夏秋矣即不得相面於相聞似易何彼此寥寥之甚也足下讀禮之餘頗多著作否於宗祀計何如饘粥計何如體氣可勝前飲量可如故其縷悉以示我使故人執一二以為慰可得否明卿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三

不

久不得調汪中丞復以言罷鎮天下事可知矣于鱗言文章不利人真至言也家兄無故而遭少年之疾大自不樂第亦時有酒病非貧與病不足以言吾輩向有人傳云足下時在山中此亦養病一樂事也貴縣尹歸君既有文章之交想當與足下契分不淺但其人非甚伶俐者足下於酬酢間當少斟酌耳為念契闊使二僮入越溪先候足下繼詢慰汪中丞別後頗多雜作甚欲寫一二請教會值冗劇中正得一律相贈亦似非合作足下其諒之

又

汪選部人歸會附片語相答比曹水部來復承足下動定謂當有相聞語竟候不至豈正值開府時公事督促去耶一行作吏便復如此即僕為散吏尚然何況足下楚中政聲籍甚然久不遷殊非始望世人好以虛言安置我輩家兄書來時為足下詫歎又云有屬刻福建少參相報者已竟杳然此小人乃知有足下不當勝持銓者耶可為一嘆東南海水騰沸田禾悉敗而風雨連日夜迄今彌汜濫貴郡已成巨浸家兄力為郡民請命慮開府稍緩事即首疏陳之足下視此景象當有賜租理否僕比者雖稍與政理而俗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四

書

務填委苦無餘力肆意千古之業時念足下愧之公瑕雖在此會值表考功上計日夕傾榼與公瑕稀見面亡論倡和也今日雨中偶得須臾暇為晉王生催取尺牘扶病強起拂箋和墨欣然如對故人覺情思頓爽此輩不過假我為符傳耳然吾得一相聞亦無不可所持藥餌自詫絕効然僕酷非所須於足下或當得力近作酬應亦有一二忙迫不及書覽幸諒之

又

使者行正以隔日事耳不謂已達閭中復得故人嗣音鄭重綿至兼損惠織成過厚且感且媿第本燕市

酒人酷不愛涉世情爲弟親知聊復強作解事人
今幸家兄以九卿入都物情既歸弟便一切推付差
得高枕所苦酒食詩文餘波見及日作適客竟與朱
博張湯了當公事滋味無別每一思之匿咲不禁天
曹大是華要苦海亦復不少弟浮沉祠官略足藏拙
邨曼容是吾師也足下以不得此爲吾望至推附百
六之厄白首故人猶作不相知語耶萬里比鄰要在
襟期離合聚散正復茫茫勉旃強飮聽天而已

戚將軍

烟家凌開府歸道都門得習大將軍起居狀且云行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五

三

遣人相聞也爲郎貧不能具僦人遠候幕府薊門風
煙但有遙矚軍吏衝炎忽授瑤械踞發快讀忻若對
面知大將軍於僕分故不淺也敘致縷縷數百言即
無論與博麗爾學士大夫退舍乃其感慨纏綿披胃
裂肝不足喻也僕向從先大夫勞苦兵間熟邊人情
狀至大將軍所以用兵之意與主平耿介之懷又從
管窺一斑之見以茲領意似獨深至所謂難與俗人
言者僕恒咲漢高帝捐數萬金與陳平恣其出入事
成之後不令御史劾冒破不者陳君死亡償矣胡開
府平倭諸功政亦逢濁世藉主權乃頗得之假令當

清時一措置論議百沸乍倏乍賢安所展臂僕向者
憂邊事如此乃今輦轂下憂彌甚耳大將軍身爲萬
里長城又親乘障增築險峻珠累絮補良亦勞矣所
謂撫目前之憂非大將軍本指也家兄以老母病不
得請稍逡巡屬有簡書之畏僕趣之疾行計日抵三
晉矣僕此行都無關係碌碌從人後奉朝籍而已念
無以報塞萬一而徒棄老母不養獨身旅食枵秋期
爲歸此小臣族退之常願大將軍勿以爲意也方先
生無恙否記室翩翩致足樂也爲我一遣之不盡

又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六

三

向聞君侯入山採芝剝爲酒鎗大勝事也云當損餉
王生意所津津得一餐耳何乃舉三所愛而盡捐之
允曹郎哉此草三秀僕今遂得九秀燁燁玄采沆瀣
將之商山老人昔以療饑未若今爲酒人用也登拜
神悚已分逾涯至乃享以新書配以珍品副以兼帛
寵飮茲多消受彌難身非名士何得擁裘帛而口異
方之味讀道經而手玄芝之杯凡所以潤飾五官充
澤四壁皆君侯賜也心銘顏汗何言可喻家兄聚首
甫爾旋有遠離昨送潞河言還復爲吏道所窘竟日
逮夕卒卒靡間屬材官告行倉皇未有以應且飲德

深重誼不可以筐篚下質復累介者出省張燭手發空函爲謝郎官即乏騶從當遣僮奴步負踵叩并賦玄芝篇上記室一噓耳德劣不盡所陳

又

奔命二載執掌萬狀即所願執鞭如鈴閣時賜之言茫然思之猶在蕉鹿境也塵債未盡復有茲行扶曳禮拜備諸苦惱薊門煙樹每一延矚未嘗不思營平之烈然不敢一通藩吏姓名正懼僕僕之爲記室勞也乃竟不能自匿而辱材官儼然臨之開函發笥耳傾桑林之響目眩盈庭之實雖積疾若蘇而五內震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七

三

又

不佞求去不允量移豫章以病軀兼縮數章不作督

郵亭長即治司空城旦仇急狀似河朔健兒縵胡纓挽繁弱吐哺奔敵而大將軍乃從漁陽障塞上遠遺之書雍容都雅下筆纚纚數百言都作李于鱗擁掖咯咯喉間語世間事有大相反如此者方景武病不治書記大將軍故非曹家洪假手陳琳者意欲使張子布見之耶令材官歸而報狀大將軍得無撫掌笑王元美乃有此第何不佞業已爲老吏旦暮待劾去耳而世有號爲憐才者無所稱引則繆曰胡不督學乃公而以他吏爲則已大盤私指而大將軍盛相誇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八

三

又

上計中遠承大將軍三錫之命非常踴躍兩班極品
加以 青宮三太文武勛榮至矣此在他人誠為曠
異而大將軍當之無難色何者以南北積功即膺茅
土未為溢也此 聖天子重嘏笑欲令人徐徐得之
為有味耳不佞江介波臣辱故人不遺舊好時惠德
音昔歲齋捧之役不能顯候而勞使者授食今復驅
病夫攝職而述咫尺轅門深願一展賀私念一入城
動觸法網不得已途次顯人持尺縷為微儀塞龍鍾
徒有嚮往之心至欲攜辭兼藻以博瓊瑤於勢於才
俱所弗及伏惟採存併貸俗吏草草之罪幸甚幸甚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九

王

又
掩關病夫方避徵書何知時事獨大將軍北來樓船
南粵消息甚大即土室羣生能無故人之想乎以為
壺漿道左無所不可靜言思之恐無益戲下而徒駭
時人之耳目足竟次且獨計元戎小隊或如曩約賁
我丘園廢幾以道民服見傾倒一昔耳奈何簡書之
畏復使大將軍限一衣帶水令我三徑無色落花不
掃悄脰於邑何可言喻嶺外豎子知不足煩大將軍
神武一疊蕩平屈指功成之後倘以定遠侯畫繡故
里騎驢過我顧不樂而忘死乎家兄比頗多病僕之

不出半亦為此兄弟微福幸偕白首林間猶能為山
園主人也貺儀過渥非野人所宜蒙業已辭之重念
高誼勉爾拜嘉感佩感佩方徵君共載可謂始終交
誼念之聊附扇刻希為致聲倉卒布謝燕不暇剪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三

王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五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戚將軍

藝姪人歸拜領人牧及締綌之惠僕疏節人也重以五羊脩阻鱗羽迷蹤徒有懷人之思無繇自致乃茲嗣音疊至珍貺聯翩欲辭則負素交屢拜則垂微尚躊躇五內徒有汗下而已惟昔馬伏波著勲隴右而新息之封終席銅柱大將軍南征北伐勛名金茂而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五

一

書牘

券諾未封意者天授茲舉乎幸毋薄瘡海功名也世懋怏死歸耳而世人以虛名籠之厓厓爲山林之士點綴奈何欲遂爲捷徑希當世卿相業耶不然豈其茫茫苦海家兄希菩薩行者袖手不敢蹈而令世懋貿貿爲之耶大將軍已矣毋以橫天之爵下羅斥鷃爲也簡亭督學公考績當選其人如玉得時過從大將軍幸甚爲我致聲兩豚兒稍知學問矣從子在幕下大受恩庇幸傳僕言慎始終毋負兩家誼也冗用中佳賓忽四面至偷隙作報都不暇附書併希一道劣劣不知所云

又

前見牟道長疏知晉人將不利於公意必不已然今天下幸少安耳即一旦萑苻竊發又將起公而推轂近微聞薊邊事楊將軍不能措手邊人已思公張開府不得已而羅致諸文臣有才者然恐終亡踰大將軍也不佞病謝客三載自謂可沒身道民然雕虫小才不能自晦而竟就牽率七閩白首老博士晨夜觸瘴霧行日雖黃百餘卷回望栖真舊業杳若隔世大將軍乃欲北面家侍郎徜徉雲水之間乎過矣過矣諸少年齟齬公誠無所不至顧廟堂自有高識弘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五

二

書牘

上申相公

伏惟相公當鼎革之際運旋轉之功海內想聞其風采而非常知遇乃首加於鄉里掩關之病夫意謂其人必能不負所舉又謂其力必能強而一出也夫世懋即筋肉驚緩心知尚存豈便如木石不知感奮哉考察提學例無及致仕者而今齒任職之末矣外臣致仕起用須繇撫按薦疏今甫踰年而銓補之命

下矣至寵之以首藩優之以便地海內之人誰不
世懋之有是遇即朝聞暮發以圖襍線之報猶恨其
遲而今方遠巡具疏哀鳴 君父之前以祈苟免此
其迹近於要名而疑於自便海內之人又誰不謂世
懋之多是舉也夫嫌于速進讓而後起此可以律大
臣簡召之常而不可以律小臣非常之遇可以處遠
地差緩之官而不可以處鄰境緊要之職世懋於今
日豈不知直任則為酬恩作套則為悖義急赴則免
是非緩行則生窺伺所以不避嫌疑而決於一辭者
誠迫于力所必不能肩而審于病所必不能待耳狗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題

馬病不任職大都已具疏辭至其蚤衰之態委頓之
容懦怯之意有非疏辭所能盡者若扶曳而往盡瘁
考校則必致殞絕以傷負康者之心若偃蹇而行曠
職養俸則必致狼狽以貽銓選者之辱展轉思之無
一可者不得已冒罪陳情伏惟相公矜而允焉則始
終肉骨之恩生死銜結之感也如曰故事為讓故事
應之是益病夫之愆而置之維谷之地腹眩狂呼將
莫知所措矣區區之心天日鑒之為此具揭哀請無
任激切皇恐之至

又

伏承 大明會典書成進 御相公以總裁第一人

詔晉兼支大學士俸揆之累朝故事羣情嗷嗷以為
副元功之褒世懋陪京小臣也竊窺盛事獨深雀
路昔都司空平生意不在多晉武帝餉山濤恒少相
公雖居首揆欲極人臣榮寵豈患無階而挹損成勞
臣使 人主喻意僅加五品之祿真由欲者不多而
令與者忘少此即都司空山太傅之高義也又左氏
云范宣子讓其下皆讓相公秩不配勞義在風衆而
亞台兩公遂辭冢宰辭一品天下以為羊叔子司馬
君實復出范宣子風斯下矣世懋不敢以尋常禮稱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四

又

世懋恭荷恩私已於臘盡日依限到任訖例得奏記
黃閣以謝甄陶緣當大察正小臣席藁之辰未敢以
私章唐突政府屬聞先人卹典有機鳥為情亟還
冒昧幸相公憐而垂聽焉先人勞苦功高卒被冤死
為世所痛幸蒙 穆宗皇帝昭雪復官三臺臣皆有
訟言 請卹緣新鄭辭斷徐文貞公餘論猶在穆宗

狐疑與朱中丞同被阻格其時止云有待絕無貶辭
今當朝野論定之時幸遇相公宰衡之日兩院條議
上聞可否完缺在相公筆端耳世懋比坐儒怯不能
蚤自號泣陳訴倘復引嫌坐視而但洋洋持祿九列
之間能不慮飾巾之日何顏見先人於地下乎黜幽
在邇亡論世懋危全與否第願微福相公先人全獲
優典世懋兄弟退則頌君相之德於山林進當爲
國家竭犬馬之報沒齒爲期籲天可表情極意亂不
知所裁

寄王荆石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前家信至辱教言滿紙大率憤世途之魚肉家兄而
慮餘波之及恐第輒動歸心勤勤慰勉感極沈瀾家
兄不容於世至詆毀不可爲人然吾丈出處爲天下
學者山斗使家兄有一當於白簡吾丈亦必唾而遠
之豈能垂憐至此家僮傳其初歸吾丈時時微服相
過慰勞爾時非大君子一顧不當憤死耶令弟家駁
兄浮沉白下思歸不過父子弟之情吾丈欲弟勉
以且留是使以盜賊餘財汚人也然賢昆玉事委與
弟輩下流懸絕吾丈此歸大關世道潛挽陰植何啻
桐江一絲如令弟亦歸則爲過中之行而無當於世

其出其處皆從道理上論全不可入世俗利害一字
若弟者歸亦不獲稱人况可在世間逐飛追走耶然
不幸叨轉本省欲引去無可席手衰病百端而倉卒
告人無可信者至於小廉微惠偶獲士民隙智纖才
博取薦剡皆仕途所自喜而弟自視真成糞土以茲
抵羊之感愈深狗馬之疾彌甚未知稅駕之日猶有
不肖之軀否與言至此淚淫淫下矣鬚髮垂素兒女
成羣老不解事復與少年競充閭之事即虺蛇之存
無限而幾令婦傷遺挂即今猶未全妥兒輩讀書無
成所望一姪又失意簡落種種懷懷俱付之一笑而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六

已傳聞賢郎亦在後乘未審登選盡是何人子姪不
才亦與有黨人之榮殊可怪歎文運之厄至此乃知
彗星之變殆爲斯人臨當履任偶有寸晷手狀相聞
平心盃一乃弟所自銘併攢盒二爲獻縷縷不覺滿
紙

又

入閩未幾即聞爰立之報秩宗伯閣文淵大行人敦
請皆 聖心簡注異數况同登者又係人望朝野欣
欣以此盛舉卜世道雍熙恐吾兄不得堅臥矣但爲
海內蒼生祝道體康勝耐勞耳君相優賢善類蒙福

下吾道冲舉一等義當稱賀至於仰體高懷尚在陳情苦辭之際故敢以故誼稱兄嗣是恩綸再下一上沙堤藐焉外吏從茲請辭矣臨楮無任雀躍之至

上楊冢宰

荃宰登庸津梁弘濟蓋葭屋之士希觀國光窮海之民願見德化世懋即齷齪無比數亦嘗奉教大君子之側矣寧能自甘非類背棄門牆第以衰病掩關之夫不敢聞朝賢黜陟不敢問長安卿相分也邇者京兆之推忽及家兄除墨未乾新命踵至生輩雖心知所自咸謂不當仰負而無能奪於匹夫之守乃佐史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七

王

忽傳移檄若陸雲霄吐哺深言波及下士應門驚呼衣裳顛倒焚香跼蹐五內震蕩大以上宰之尊而先於巖穴自古以為曠談懋何人斯猥當盛遇顧自惟量力知止曾受教於先民課子灌園頗自安於拙分前何以堅辭而不出今豈以甞靜而遽遷况懋人凡下十倍家兄而迂懶過之豈能任家兄所不堪之事而希上宰所未施之恩厚地高天但有跼蹐而已疎節無狀倉卒不知所裁伏惟相公鑒而有焉

又

曩奉大教知相公意似不相舍以故彌自疎遠而八

閭新命忽又從九天墜矣雖自知衰病不任文教顧國恩不可屢辜知已不忍仰負謀於家兄勗之過往又竊自惟以為人臣之義不可則止可則不宜俟駕况科場事迫豈當以不肖之身誤八閭士子以故日夜束裝卜吉於長至日行而本部文憑適以是日至就河滸焚香拜領已出相公嗣音捧誦獎借之言比於前輩名臣不覺汗浹於背區區此身業已為相公出矣敢不竭力向往以報所天俟獲線之長少展然後更從相公乞身耳舟次冗劇倉卒附叩不知所云

三奉常集

卷之三

八

王

又

凡陪京九列出門下推用者到任後例得以狀謝及大察自陳經部議客留供職者又當謝此皆凡衆所得盡之情也世懋一葉廢外吏起學官三遷九列秋毫皆大造歲杪竊祿迄今已三月矣即欲馳一介脩謝會屆大察凜凜待罪未敢冒嫌上瀆茲者蒙恩復得瓦全乃始謀顯力持空函百叩也夫以兩大恩當兩脩故事而世懋僅總之一函以凡衆所得盡之情而不能得之於門下感恩之士即我翁滄溟之量芥視涓流顧其人拙病迂踈動每後人亦足徵其無用

矣計典具悉苦心凡所保持令得自新者甚衆不獨一故人第也即世懋又當爲天下謝矣初聞聖躬微恙我翁闔門遠吏皇皇無措茲幸九重臨御上宰視事病夫即退就隴竄無限感激百途倉卒難罄統惟台慈鑒存臨楮無任瞻依之至

上王古林老師

爲先生門下士二十載始通一問疏節甚矣乃辱不以爲譴而亟荅之教瑣瑣厚報即平交猶不能任況爲門下士哉然嗣是又二年矣南北奔命僅餘皮骨旦夕以乞骸爲請病軀憊性僅足支持吏道勢不及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九

王

遠坐是忽忽彌得罪於門牆每一念及未嘗不赤顏汗背也伏惟吾師以砥柱之節運刃解之才諸艱歷試簡命非遐萬一尚循除目常資江右地望不薄子行次轉借此徊翔令門下士得再受卑比之教不識區區薄緣與江右士民之福何如懸注之私當以日爲歲也疎拙又苦無便茲緣陳紫臺過家之便倉卒問安餘情尚具別楮不備

又

世懋起徒中收放言自廢之迹以與士大夫游又十六七年矣諸同年多以新面孔相識然就中所莊事

而願亟見者莫如吾師獨奈何動有齟齬而不令一面類若有障之者然自解關中之艾臥病一載不圖即除貴省庶幾以吾師之所教弟子者教吾師之鄉人即不奉面猶有旁皇周浹之義而竟以畏病怯難堅而辭之追惟疇昔皆懋之自絕于門牆也愧歎何言歲暮掩關山人姚洞陽者見過謂當入廣倘相聞左轄公願爲書郵久缺興居聞之良快即以空函納數冊拙稿中爲侯然聞吾師久當大拜昨已陪推恐此書至而台駕已行又徒作浮沆耳鶴臯年丈見間幸爲叱道倉卒不敢多及臨楮無任馳情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

王

又

趙軍門人還得老師手教具述軍門繆獎之語深用愧汗心知所以皆吾師吹噓過實所致又陶雲老見示往還尊語皆重自貶以信弟子之意懷感靡已始衰之年膺此劇任晝夜無少休時六月下旬考竣七郡還省校福士雲老復示吾師嗣音併以養翁老師文集爲惠俱領訖而教中又盛言閩士大夫之繆譽門生固陋人耳惟以一念不敢私不敢欺對於神明於士大夫積愆千萬不意縉紳乃肯俯諒至此心甚愧之得苟完此任不辱門牆借一量移爲歸計足矣

敢復萌異望如吾師所云云爾耶兒輩言曾蒙吾師
黃臨蓬徑今緣歸人之便先此裁謝餘情具稟言請
罪不既

與王陽德

每接信教有暇必家杼無言不脫俗僕昔與崑崙中
丞往復洞見底裏亦復如是若使人人盡然賤民幾
不知有桑梓禮矣吏道多迫公能不為摯縛植秋英
數種於官舍招游子來歸共賞世網森嚴婆娑後時
每愧公斯言未嘗不撫髀而興歎也幸以樛材藏拙
間局差得理諷嗶之業禁斷斷交塊然自守賴裕卿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又

每家報至輒道我翁念不佞至不去口舉邦之民潤
澤大德舉家之人親就大德獨游子遠去桑梓常自
踈外而我翁最以留情深不自意得此乃知大千世
界品級何啻萬重我翁自是佛地位中人亦何必要
人投地悲感不佞自客歲陪巡徂寒入暑始獲以閒
返其逆旅之集中閒無論奔馳凍餒之苦單居湫處
之戚即無日不眠虎窟對付葉棘天啓愚衷冥心玄
指知毀譽為淪墮欲根悟喜戚為沉冥鬼趣百境皆
適妙義時生雖一念勇退之心亦不令靈臺着染以
茲夙病都捐眠食無礙南康雖醅貧薄湖山天景亦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是敝邦所無近構一虛閣於小樓之上南送則落星
浸於巨匯風帆入吾眉睫北眺則五老巉巖蒼翠若
來撲人漢陽峰近在右肘雨後瀑布泉匹練直下隱
隱若聞雷聲我翁藝蘭茗於齋閣就園池於辟疆美
則美矣此謂以人勝耳聞此天際真想當無與寒裳
之思耶

又

不佞之於明公蓋未嘗旦夕能釋念也在江右時與
康裕卿黃邑丞言之輒啾啾動色若見美壻而每不
能附尺素相聞者蓋以明公有繼太母之喪不佞不

能躬執紼則當專一介之使已而竟亦弗克則遂併尺素不敢通忍情哉非人也明公之視不佞矣休沐過里見子念更道與居甚悉田園豐腴湖山清勝明公遂樂而忘世乎不佞故早衰述職時得疾甚苦意得請不即填溝壑當輕裝入鴈蕩依故人爲東道主而浮名羈拘竟與願違今且爲老博士游三秦矣與明公相去遂萬里山盟益寒然不佞已爲上真都養弟子一學使何物能絆人尋常舍去第歸則掩關從大茅君游恐當不作尋常山客耳茲因子念有人閩意相送閩闔特以數言附訖裕卿比屢有書相寄意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七

王

氣感激非常然子念往時定作遠游不值矣倘在爲致勤勤王生故非飲食樂而忘人者也黃丞腐儒不佞一去足即爲人魚肉王官歸大可憐也

又

我公有大造於我敝邦而不佞兄弟蒙愛獨至既去而子民思之是不佞首當爲邦人創往一也凡高尚者多爲應酬仕宦者多爲因禮也以不佞之儒下而忝在宦途其於候問眠食宜因而不宜應二也七卜古稀世禮所重矧嘗爲之邦君大夫者不佞子民犬馬之齒纔五十有二即不能効子弟躬跪而觴其當

致一足而遙賀三也有此三者乃竟無一介之是將尺牘之是先而恒使杖鄉之大老間關而辱之施是我公之傷厚而不佞之疏節愈彰也初以七閩博士之役鞅掌無復人理僅餘皮骨歸故園每念高誼輒思起居而子念又時時從吏陽湖別業記不能就奔忙中得之則又自恕曰留都吏隱庶其有以藉手乃不幸痰火發於積痺半載百方僅未至於隔噎而痼疾已日深矣禁思斷酒粗能浮沉冷局比又以先君之獲卹典具疏請急格於無例斷不聽上心猶茫然令姪來奉手教知不鄙拙作而固欲得之第數月來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七

王

文債山積俱以疾辭則令姪所目擊而知也家兄久勸懲偶得行氣之術頗覺老健不佞尚未暇爲倘入冬微福公祖沉痾幸社再理舊業償夙逋則專委其首也令姪倉卒告行揮汗力疾不覺縷縷即授史書都無詮次幸尊諒之

與王胤昌

頃辱木天貴人紆道見訪適當病夫乞骸之日僅僅榻前數語私心悵悵迄今恨之家兄亦具言門下靜退之懷令人慨息竊計病夫之得請未必爲門下所棄也茲辱千里損書擊節三歎若有味乎其言之者

明公澄懷觀道吐辭流響特假病夫以攄其逸耳然世懋何人而敢當明公傾注如此君子之道或出或處舉朝夔龍得一士點綴林間固無不可然必盡退而後可誰與 人主共理天下哉丈夫行事不必盡同要在各有所爲而終無所戀王摩詰云曾是巢由淺近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卓哉斯人可與言道彼西崑東林之徒未達斯旨也人病在是已而非人又或因人而失已邇者羣龍登召世懋未嘗不欣然而拜送退而偃臥於澹園亦不自知爲隱者流也敢以此廣高賢之懷不審謂何如累辱雅贖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五

真

田間無以爲報聊寫扇頭近作酬萬一倉卒不次

又

來論謂出處俱在心無所繫此固是聖賢喫緊第一義然此言徹上徹下尚得與人遮蓋僕更有一言不論出處孰是孰非全在所以出處有真是真非耳士大夫有志用世即不能如古大臣行義達道亦須作于肅愍劉忠宣事業庶幾食祿無愧若遂巡取厚祿高官恬不知止而牽引巖穴之士相與獎進使之失守此亡異東吳富家辭宦路辛勤日取歌兒舞女爲樂悻悻自謂得策反獻笑於奔走任事之臣也僕今

已嗒焉無意當世第日憂享受太豐辜負歸志內顧澹之一字名在實馳此之不暇而當事諸君子日相推轂使之坐不帖席即數爲請告如文融選君者尚爲人言動搖有如公勗以堅志爲道義之愛者蓋指不二屈矣三復名言良用自壯讀尊公老先生狀具徵家乘之實家兄已如教作傳不佞勉讚數語塞白而已公月奉且九年奈何不小須進館撰而後去此雖非道義所關然實近人情處恐尊疏不得行也偶抱微病率爾裁謝不既

又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六

真

前觀驛書得節使憂制之報知太夫人捐館舍矣未嘗不爲門下助悲也川途阻修無繇一致生芻之敬日夕歉然茲乃辱使者千里儼然而至屬不佞齒疾正劇就牀披函叩首誦之悲喜慚汗五內并發至讀太夫人狀則益浸淫淚下明公孝思橫溢辭表太夫人足不朽矣又寧席蛙龜爲重耶欲留使者以片言少抒鄙思而齒疾彌深遂忍楚口授史書以復惟尊諒之金剛經是破相第一宗旨功德最重故前賢往往寫誦爲親資冥福不獨蘇端明也在唐時諸賢臣論事多直引金剛經語舊唐書歷歷載之豈直謂崇

異端爲賢者諱乎明公但自覺此心爲何而發此身
自何而生於理所必有情所必到處一勘較間自信
不暇何暇覓李延壽爲慧業文人印證經云一合相
者此相已非常相但不可說只是空諸所有而已明
公謂離貴不貴合固然究竟來離亦不可執着何者
從合乃有離無合即無離離且不可說況可說合乎
管見如斯未審大智識謂何痛甚不能畢其說所有
辦香束帛敬附使致上几筵不備

又

不佞之獲交於明公政二十年矣中間辱枉顧山園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七

錢

者一而不佞身不涉汝洛之間千里外遣信亡慮數
四而不佞又不能顯一介之荅自明公讀禮以至援
琴凡世所重生芻之敬勸駕之使都不一盡非人哉
不佞之事明公也乃明公使者又踵而至矣不佞自
謝病掩關來厭倦世禮僅能爲應而不能爲因既乃
筋力罄於於七閩痼疾發於白下二豎侵尋一切罷
遣并向所謂應者力且不瞻讀教知還朝在邇雖心
竊爲世道慶而疏節汗顏病益增發明公既知名園
羅奇石意誠不能無戀戀病夫聞而豔之亦願有述
即亡奈禁思斷飲已三月矣昨蒙 聖恩予二親祭

葬業已上疏請急借此便可養病終老天上故人勉
事 聖君臨風悵然

荅朱秉器

數載南州不逢勗祿又病色妬酒吏道妬詩便已塊
然成俗更英比歸而專意道書益自厭棄夙業向日
李蒙奚費厚原牀頭一易耳入關來首遇助甫不寧
兩使君肯故酒徒不能自匿重以足下往返周旋楚
騷悲樂一時併集每振藻揚葩則雕虫之技瘠時作
舉觴白眼則醉鄉之侯印復歸至于風雷迫人呼盧
未解主稱既醉客曰無歸雖復南皮之游無以踰此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一

錢

矣詰朝委頓牀第淒風橫雨侵肌戰骨言念輜車涉
淮凌瀨良可歎也材官東來見投詩冠材藻豔發繁
我離懷逮啓華棧更聆緒論中間敘征途之艱辛述
悼亡之酸楚令人欷歔欲絕昔人有云未知情生於
文文生於情大都鍾情正在我輩然使才不逮情亦
未見其纏綿徹匝之至此也秉器足下年過半百僕
亦幾之當知情是伐性之礪才是引情之賊母亦弘
老氏玄同之風順蒙莊逍遙之旨乎若乃林類自寬
劉伶閉關斯文其次矣關河相望一輩難即聊因去
羽以當面談不備

又

始使者約返自固原索書如期來見即娓娓作報併書二扇晨起要之悠然逝矣每私自恨門下能無非人我也又伺不得便會一劉山人者過我云願謁朱先生復以前書付之加束封焉乃材官踵至發械快讀殊不意浮沉之猶昔也故由不佞疏節致然然亦可稱數奇矣所伏者先五日專託之劉使君一簋二詩是萬無不達理枯木朽株亦竟不知何日爲容君子之側也倘明公不吝其素而以飲食之樂見繩不佞即席藁何所逃罪今遂侈然以賢伉儷不朽之事

三春宮集 卷之三 九

來命無論禮數之豐隆惠親之稠疊使人驚怪不敢當即諷咏來翰或濕然見如玉之容或淒其激哀楚之響縈絳肝隔傾倒略盡其真不佞情誠雖未上奏而明公已諭之聲形之外耶良由德情相洽毋我負人之意然耳愧歎愧歎辱示知尊夫人遺胤復殤不覺失聲而咤即明公心事可知矣以德門之厚俱不當有此中年傷於哀樂惟有世外之言可自排遣而觸手抵舌今又不敢爲明公道矣不佞患痰嗽廿許日不得已行部扶病明發喟然已作歸計而時事迫之即日投効去所不敢當者金石之委而所不敢忘

者金石之情定當於杜門之日爲明公舉此黔驢技也初聞朝天天決策欲以薄軀附之片臬公今渠尚未到而不佞已去故不可恃乃即以累使者奈何願綴百端滿紙猶以未出一語悵然悵然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六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荅朱秉器

秉器足下損書及詩披函發篋快讀數過是何瓊麗
縵綿之至此也王生故洮洮易竟足下才可百之奈
何縵縵規倣豈成風之匠故須郢人頑鼻為質耶病
夫東望毋愁不得生還何幸乃辱柱後惠文彈事竟
得移病明當發矣亡論杜門結舌懣悔夙非即雕虫

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六

一

三頁

語一切掃除進不能為儒為吏退不敢為僧為道
明農課子沒身而已足下遠携金鑑對揚 丹陛努
力強飢勉事 聖君何得亦視工生沾沾附支小果
即賢夫人有靈當望縣官賜祭品石增餘豈須足下
守冢傷尺土耶閱所貺畫理入神大似劉松年筆此
非病夫囊中所當得有足下竟詩其末豈非迫我以
必受耶偶得一犀杯頗稱佳製併詩一摺非敢云
瑯瑤之報聊以當蒯縠之別深山白雲長與足下形
誰欲更敘許語恐似賣菜求益足下諒之

又

舍姪處得足下所遺尺牘新刻及分俸之惠知故人

不忘巖穴乃爾然已聞雙旌入蜀矣念汶嶺我眉間

音問豈掩關病夫所能間關轉致須足下開府近地

當遣田間奴一報謝耳然衣袖中字故不減道足下

亦不能去口每念助甫明輔借足下三星聚汾晉間

唱酬能千象縵欣然若身與之蜀中山川奇勝復為

足下所得詩當更進一格矣閭井遠隔郡城諸公遷

除都若不聞忽有稱蕭使君者遙致一刺不知何人

得足下書讀之始知吾郡二守能為吾黨書郵快甚

然足下問遺至再矣病夫獨無愧於心乎蕭使云祗

三奏當集

卷之三十六

二

三頁

須一空函為荅顧偃然不一獻酬便是無復人理即
重累蜀使無可奈何至于不作浮沉猶未可必也萬
里片言以當會面款款久之家兄前當致尊意念橋
公宦况佳否見問幸為致聲不盡

又

足下春秋長於病夫杖馬筆萬里外左右旬宣而著
作日益富麗抑何壯也病夫年才踰五閭中一出再
叨非分人鬼交責遂爾沉痾又何憊也命之不猶視
足下事事當如此矣唯是先大夫沉寃蒙 聖恩昭
錄死無所憾今已杜門乞休得還故澹園萬有一幸

不即溝壑鑿坏掩關長與世辭矣生平知己足下暨伯玉明卿助甫本寧輩遂與生訣不能不作悵悵耳方喀坐蒲團不敢起一念忽辱遠書發槭若見故人顏色則使心喜兒女被珍貺羅列几案則使心驚已讀四詩此心又不覺技癢頃間火便上騰亡論不能出一言為若即欲手作尺牘苦為醫家所禁偷便口占耳使者言足下須病夫一扇為懷袖權偶畜二佳扇最起屏人書之頭岑岑矣即不能別有所敘惟足下哀而諒之助甫家居大樂春時幾中白簡幸病夫預聞而止博君美才而以猥薄得罪貴鄉人已挂丹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朱

書矣僅而得免則病夫有力焉諸佳貺一一領悉薄酬即附以報臨風但有悵悵

寄穆敬甫

往述職京邸一病垂死業已乞骸謝遣人間諸事偶全石銓部視疾寺中舉頭強對談及東泉兄慨然動色因破例草一書氣力不能周遂轉託東老致意門下雖愧疏節然於時四方間遺實無第二札也求退不獲捧檄再往殊已汗顏而當事者不諒更困以關中之役休沐過家會高使君見授瑤槭厚幣至把酒頭祈詩讀數種佳刻爛然盈目應接不暇雖復

感刻而中不能無赧然几杖之意然自是益窺門下見顧之重空谷中無足音而喜其情可知矣不佞以多病思玄忽值里中仙真之事傾心歸嚮今雖不免一行而味如嚼蠟即夙昔雕蟲盡為土苴門下乃以一關中老博士為不佞色喜門下試讀我 雲陽師傳家廷尉所得百千鱗明卿何足道哉觀於海者難為水門下幸毋笑其迂狂也行迫篝燈寄授高使君不盡之懷尚具別紙

又

向見拱辰伯完二君子俱言足下有奇癖終日昂首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四

朱

向天低面作想無非詩態以為愉快聞之欣然而咲計以為年至當小倦耳乃足下不遠數千里而命僕人投我珠璣爛然盈案酷暑中就燭讀之不甚辨是起卒業猶尚恍忽如窮子驟入波斯寶肆中應接不暇乃知足下於此道彌精而興愈豪真未易當也足下天與奇抱初謂天下千秋事無一不可為已乃意氣摧於鑠金功名頓於駭駟耿耿不可磨滅于霄屬虹之物不得不盡發于詩如足下所自稱道家根氣何必細求即詩中可見也第此氣非有兩端習氣即真氣也不用于此即用于彼用而一無所用乃歸于

莫今不知足下之於詩將遂終其身好之為將去物耶亦當謂如意氣功名之有盡耶弟自外補後便有歸根復命之想歸遇仙真 墨陽師遂爾歸依今築小園依家兄而居然不能盡遣世緣深苦應酬時欲削髮入山若以飛觴賦詩為足舒其逸者吳下蘭亭何限安能舍而遠和足下助甫為少年好事能哉荅詩一章自是情所難已併以二絕貽賢子弟四柄皆拙書殊不足觀重違尊命耳賢子書法翩翩奇甚恨少見古人真跡及舊搨本其才何所不至何乃隨公我脚恨幸為我語穆先生子代周山人書耶助甫雄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五

才弟每憂其太豪邇來兩姬人喪官不大進氣小索莫然實是 朝廷得力人也寄拱辰詩乃是鄙意所寄亦是足下本來面目耳當暑作多許事使者而見苦甚苦甚

又

足下近況何似虎兒書法奇進否僕每與家兄擊節足下詩道雄麗直詣大江以北故是難得宜其自喜乃爾若不佞日臥澹圃栽花種菜不出一言實是江淹之才盡嵇康之懶成而猥云學道以欺足下蓋亦自知審矣拱辰兒復不育令人扼腕足下且夕胡以

慰之昨見汪侍御疏差為吐氣今天似去其疾矣或者有意當世所設施措注足下又胡以佐之長洲公有善政所剔弊能貽後人安今者之舉頗是輿論邂逅一遇附此相聞山園記家兄所寄似尚未有跋今併周孝侯碑一通奉覽

又

伏讀來教以不佞能兩謝文柄為難者不佞非敢噉名釣奇以退為進也少而多病長懷止足之情因病思玄借懶成澹而或者便謂足點綴弓旌拱辰中丞又以義故從史之幾令席不得暖足下抱匡世之才

三奉常集

卷之三

六

振驚衆之節而不幸挂時網至今猶闕不得宣海內賢豪徒為扼腕而莫能措手足下能於此賦詩著論怡然自適故為難耳若不佞伎倆不足當足下所養而冒得完名每恐造物見忌何敢復希繁弱之用博穿楊之巧耶承諭國語抄評不惟未見此書亦且未知見委想家兄近辭筆硯之任欲以不佞代庖而偶忘相示耳諸侯書刻成一見後當拋棄佛頭不至復孤盛意也扇頭四詩具見斷輪老手令郎翩翩亦復奇進第書法朱見日上想甫脫周郎骨法未有著落耳同是家食何當朱提之惠第遠意不敢言卻謹以

小卮佐乃公淺酌法帖助阿敬揮灑不足云萬一爾也齒疾潦倒捉筆強報不既

荅鄒彥吉

昔與明公同朝二三載眼中有何水部而不能識比使節入豫章始獲從諸大夫從聆韶音飲腴詞輒已心醉然亦僅見一斑未覩所謂蔚然全文也無狀不任爲吏謝病掩關妄希嚴君平身世兩棄內薄雕虫之業外曠接於賢豪長者不意雲璈鳳管忽從天西南墜也授我以華牘享我以佳器耀我以新編類唐寂寞中驚怪瓌麗幾欲循墻而走已稍定志而卒業三秦常集 卷之三 七

又

鄒先生以妙年爲賢太守銳意追作者一時風流聲稱籍甚而獨盛推轂兩王兄弟將如司馬長卿以晚游梁故莊事枚叔輩耶然不知病夫精銷亡久矣家

兄視不佞十年以長掩關學道猶復力操筆不休以至于病且憊不佞才不當其偏裨而早衰過之鑒其過苦益自袖手然至捧雙魚之尺素誦百疊之妍辭又未嘗不作技癢態也故知至寶炫目不必西域之賈胡夙業種根難忘袁生之土室足下官業無涯而獨以質直之長孺自任然武帝時多文人才士長孺不能兼也物忌多取不佞竊爲足下進止貪之爵矣黃州一集膾炙人口穢語胡足爲名集重而猥蒙稱謝重以慙而厚儀輒已拜嘉不腆即附使者以報無田間奴可用專候幸恕疏節餘情尚具裏言不既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八

又

昨聞門下拂衣歸即擬馳候已而遽聞代庖之報倉皇不暇遣然業不得辭則請教之心彌切不謂逡巡間更使門下先之也諸表裏教言暨詩簡疏揭都已卒業具悉公心事之光明襟宇之豪曠大都士大夫能脫展富貴亡論彼我是非便當委婉造就矧以公之年齡才地不能使安其身又從而蠅點連城過有歸矣公何愧焉得此一勘披雲見日更是公飛騰之地耳世懋疎慵病夫漸事之不任而獨能提衡閭士耶且公所不能處而欲使疏節者繼之益自知顛蹶

無日矣惟是武夷山色生平所願寓目者又爲門下
道盡可奈之何兄極遂稽使者卒卒裁謝不知所云

又

不佞束髮而好撝觚雖實無所豎立而猶能竊浮譽
於秣林方盛壯時時宰惡其狂率不畚令校士邊徼
展一割之用及稍陵遲始繆關中之役而精故已銷
亡矣掉首而歸惟是尚存之皮骨爲幸寧復能覩顏
全浙爲士子師乎坐是堅辭亦其分也明公妙年爲
大郡二千石運斤成風綽有餘且發爲文章光耀當
世遂擢觀察使者傳經七閩是其人與地與時參而

三奉常集

卷之三

九

五

合者也雖掩關病夫猶津津豔之況當世騏驎思騁
康莊者哉明公幸勉旃以副海內蒼生望母從口上
關之士快觀已也不佞五月老博士耳即有措畫皆
明公土苴餘贅安所稱述若乃寬嚴二義劑量在我
無關時尚此明公久已照徹豈俟病夫喋喋耶無用
爲別情塵課一詩相送爲家兄所遣力迫行遂不成
語惟明公諒之

答李本寧

頃足下詩郵之至江州也不佞即屬婦裁所遺織成
以待量移日携四詩篋中暇則手之已竟轉入豫章

服而就列然自此益多事矣喘汗奔命之暇即理藥
裹畢生平長技既不足當足下下駟而長安如在天
上又乏一介入秦之使即恍忽如覩鴈足而無一語
相加遺若夢中囁語輒復自止上計來值禁嚴甚潛
囑劉子大吾負本寧安所獲急足爲我致問乃不意
吏部歸狗馬疾甚自度無逐飛追走之才便決意
引去精銷血耗始習爲黃老家言日冥坐靜室屏棄
一切愛戀綺障僅餘一盂肉未除口腹債耳業已有
悟堅乞骸婉曲得請箋箋少果僅足自保殘生殊不
可有二也今已斷絕百紛念念入山踪跡彌陋夙昔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一

五

愛顧之深餞贐之厚無從致荅永成疏節臨楮無任
馳神

又

乞骸出城待 命忽見鹽鄉使者則足下儼然復遺
之書亡論蜀裘危玉光我病室至表裏涯言新篇具
體種種奪日若登瑤臺拾玄圃是何綺麗鄭重之至
於斯也令病夫五情併集幾不自持足下既龍躍秣
苑三第聯翩鳳舉物忌大盛尊大父遽乘雲然壽考
福履略無幾微恨獨通家子弟了不知聞寧復可比
數爲入耶已斷筆研爲養生第一義竟不能於此慙

勉就輓章二足下視謂可鴈行助甫乎助甫又
聞問初謂當至九華爲詩訊之空返今附一書煩足
下爲致之各幸勉旃豎勳清時野夫已杜德機沾沾
自作辟支小果從茲絕相聞矣載聆縮地之言令人
淒然萬里比鄰強飯自愛

又

足下以考上中被賜頗爲吾黨光榮昨見除目已兆
然恐非所以處足下似當有奉常之擢天方授楚英
妙之年光復可冀慎毋效病王王郎沾沾作辟支小
乘也第以治狀謹慎受元相特知說堂狂僭更爲太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士

重刊

宰所喜苦欲授以東魯學憲第謂述職政官倚門自
賣已大不可况粗官之弗任而劇職之遽起人誰與
我婉曲辭之始得歸田懺悔夙愆屏斷諸障今病愈
行矣永與足下雲泥爲別不能無悃悃耳僕居嘗爲
天下真才子止有二人其餘皆某並驅輩也天下之
寶當爲天下惜之王北中郎所以見憎於安石然謂
之非愛安石不可足下向以策士側目於講學諸人
日思耽耽虎噬今此輩皆失意而足下乃爲大將軍
保持其不能甘心幸無覺耳學憲風士之地尤責備
甚於他吏奈何豔曲聯翩嘲調層湧一旦稍有間隙

此非爲賊建幟耶故知才情橫發自難割制要在有
識高人痛自磨礪以斬耳以後即宜蔽藏毋再示人
助甫邊才與足下分途毋爲墮其風月也足下行且
內召館閣諸舊人陽推納之心內不然奈何不善備
之也王郎誠大迂足下試於靜中冥息一尋根氣或
便自得之至於敘論縱橫必出意表葩藻天發前無
古人此自足下已能何待病夫之榆揚也細觀足下
詩每題必數篇蓋綠才豐意溢思從聯起多得旁
韻惜不忍棄輒生枝葉就之倘非足下博裕伎倆立
逗矣杜少陵詩每借兩字爲題似無執着意亦足下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士

重刊

用多之舉而巧爲之英雄欺人法也如便未能割愛
可亦用此策乎吳明卿工於用短伊亦窟窟成就狂
言纍發足下能爲點頭否第於文僅足應世無能爲
足下廝役昨勉應按君命後序四五道策耳餘皆高
手不知何從得之令海內談者爲第飾粉澤甚愧甚
愧一策以犯諱覆瓿今偶拈出奉覽及武錄策一道
併呈一咲惜惜似道乃在於詩足下強命以雌黃之
任遂妄肆批評求索文致過爲商君法耳實無可言
者第之待吾兄如孫駿封鎖之待弟海內一二知己
都無文飾非直也才政謂其鍾情不可有二也劉子

大才情 明興二百餘年武弁中那討得來聲啞久
未痊而肩繁勞甚困其人大肥早用之誠宜也周郎
歸臥相去日遠依依難盡

又

不佞乞休未遂政謂豫章臥治可緩歲月耳當事者
竟勦之不置謂須與足下代興爲文人快者然不佞
自顧有三難學使劇職關中重地一粗官不任之人
而令當此一也單車遠道頭怯風寒目眩文字二也
而所最難者繼足下之後三也直須再理前疏爲王
生計誠無踰此宜足下馳使亟召虞我之復舉也然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圭 趙

不相累耳與足下肺腑交非一日故不敢用兩司奎
語復久不遣使歸不佞情故可諒也惟仁兄鑒之

又

往時薛長樂書政慮作殷洪喬耳比聞開關而達即
亡論字欲漫滅所可惜者足下情厚不當復作報書
令終爲閩海若鮫宮中物也世懋爲積勞所中驟得
痰噎證從春入秋寢劇自度不起荅陳玉叔書徧與
海內古懽訣別足下與明卿助甫最所鍾情也已賴
聖恩予告還臥澹圃遇明醫稍稍見起色日事瞿曇
靜業一切謝遣人間事即令弟遠過自白下來此終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圭 趙

與楊仁甫

僕不自知其汗下辱賢橋梓寵以姻好之求輒恃世
誼而不辭客歲再遇里門休沐尊公爲禮甚隆益愧

無以報稱非才承乏三郡止足之請重爲兩臺所羈幸以職事密邇友邦政術流聞尤所傾嚮乃奔命無日夕暇未遑脩起居之敬也使至啓瑤緘發篋惟爛然盈目鄭重無能爲荷至敘致爾雅執禮溫恭令人愈深如玉之思第俗吏罷於送迎略無邯鄲故武殊不足翦大雅意耳夜抵南康晨領誨示即與使者偕行小孤舟中僅得片晷裁復潦倒不盡所言

又

曩於江上草牘裁謝甚愧簡略嗣是奔走無寧辱即家果至而身猶留滯豫章以故久緩起居之敬茲幸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五

以間獲返匡廬乃冗病交集又鮮有潛辭雅說可以陳於賢者之側不得已遂以一介行而筐篚陳弊簡削蕪陋又重自愧也自家來者傳云傳公納社無恙甚爲吾親家當官盡節無內顧者賀不佞求退之人重爲潘中丞知遇所羈山郡寥寥不免迎家兩兒子俱留事家兄兒女小弱者乃得與荆婦俱來旦夕抱弄自娛託庇俱安敢以附聞餘懷悵悵不能備述

又

不才久苦畏途妄意量移他邦得席手乞骸不謂承乏復轉豫章忽忽又兩月矣病憊不敢言歸命也承

考最榮問姻戚間當有顙賀之舉重念我親家入載甲科文章政事矯矯無前顧再領州篆中困鹽官今茲循良之譽流聞友邦而主爵者猶然守選人格坐令滿考質非情也每爲荆婦言公使且至吾終不以此先之故當俟其內召耳今而使若果至禮幣駢蕃雖驚怪其厚而不敢不用祇承敦姻好崇大雅固當爾也吾州人望相繼歸臥仲起兄遂至除籍家兄罹謫而歸即不才今日所蒙已足望外而執事者猶謂非文學任得無貴人已甚耶第驛傳之難調前後監司之異議而以固陋者際其間實抱深憂無可告駭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六

六

政成人和伏辱下問無以爲獻惟昔丙吉之贊弱翁心竊慕之恐無足當於粹白之器也來吏乃明卿至親頗事文墨陪游觀者今以俗禮格之甚慢奈何倉卒裁謝縷縷失次諒之

又

不佞狗馬之疾無能任越人子弟師幸聖主憐而予之告中外談者謂不佞少當其意卿寺可坐致且幸未老奈何遽自棄而負上恩鄉人父老豔狂夫得請者見以爲田園足自樂何苦執掌他方釋其親子弟不教而教他人非算也王生計良是嗟乎罪我

者誠無所自匿即豔我而為是言罪彌甚耳不佞之不可出要自有難相語者第聖世方泰清羣龍滿朝得一人點綴林間母問所以亦自可耳明公千里貽書相賀謂越士不能久有王次公將無亦當世鉅公卿見耶使僕力可任此即老是官胡倦而他之也從子蹭蹬忽有此遇不佞嚴齒可折太保勲何可遽冒人苦不知足下有兩姪四子亦復日曉曉訓之將無解於鄉人之談耳門下父勞苦州郡朝廷已知行能當有宣室之召休沐故里一視尊太公眠食令不佞獲聆大雅之教當不遠矣峴首大堤引領若見王奉常集卷之五

七

言

又初傳傳恙小劇旋已初不為執事者憂之周師敬歸言其詳始知以勤政復疾心始怛怛然竊恃者吾親家強仕之年易就調服也遲問久之未聞報政方爾彷徨而尊公遽以出坐堂皇見示而後喜可知也夫神太用則竭形太勞則敝太史談言之舊矣我親家雖天縱之才然而內抽藻思外總諸艱亦宜少自愛嗇何容令極且天下之寶當畜為天下大用即今雖

究美善而令疲於小試非所望於高賢也況病後真氣未完觸事易動尤宜弘以達觀養其虛寂竊謂飲食宴樂以需內召此其時也愛至望深輒進瞽言惟高明鑒而納焉尊公雖久不見客近知已勿藥幸毋厓內顧之懷長令嗣嗣年院試稱其家兒聞次令嗣亦見頭角矣欣慰何如日來病冗百端聞有使便而苦無寸晷可効起居語籌燈教致劣劣無次重以歉然

荅喻邦相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八

言

多病數請告不得乃以老博士榮之重拂其志去意成矣重煩兩臺諫為我促裝遂得乘隙堅引浮腫艇黃河中殊自愉快也海內同心如明府能幾知必為我動色然何敢勞千里命使捧函快讀欣若故人對面詞古過獎毋乃令小器沾沾增其上慢罪耶小人止足以明農課子沒身進不能為儒為吏退不敢為僧為道罪我者不獲我心揚我者尤不敢當唯在知已莫逆一笑而已古來仙吏如王葉縣葛勾漏許旌陽皆以令稱明府毋薄此官為也況上有尊慈何容自割願且浮湛疏遷以俟二疏當止之日何如欲歸者乃中州督學非太原也然亦恐不成行矣此事何

可多有新刻一冊鄧況寄焉惟明府教之餘情具言不備

又

嗣音聯翩千里道人殊自不易幾令足下成輕薄茂宰扇頭新詩以于鱗拂衣並稱小夫器淺何敢仰攀龍鱗第亦有勝渠一着當不作出山濁水耳足下以爲何如僕多病掩關頽然欲似阮光祿無爲爲宗餘興寄之課兒弄女頗厭雕蟲幾欲共酒德金棄今爲足下強賦一詩遂以元瑞附庸懶意可掬才乏挽強乃欲一箭落雙鵬無是理也足下莫輕道長卿長卿王奉常集卷之三

九

元

又

旦暮跂望使君上計取道閭闔一過寒廬如屠青浦故事作促膝三日語忽聞剝啄聲蘭陰使者授書定謂足下行迫不及迂道而來開城讀之乃知量移武林棘不比矣計吏苦不佞所備嘗即坐失良晤不能無望然安能不爲足下脫苦海喜也武林金閨一衣

帶水耳郵筒往還時若見顏色又不能不以足下近我爲喜顧獨聞武林多警不還是下故物而驅之盤根錯節心爲怏怏然是虞尚書談笑自見時也况又有郭令公在僕射父兄足下何所不愉快哉朝事紛紜掩耳不欲聞至爾及病夫偶附兩賢尾真堪作夢中囈語足下奈何盛張之以爲佳事耶此於國家無毛髮補而重傷一匹夫必不爾也獨武林山水久欲恣其遨遊以張司馬在彼須其去乃得往足下得無又緩王生一歲游耶屬從子計偕送之里許舟中篝燈作報殊不盡所懷觀縷之束尚須顯布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

元

又

往歲辱厚貺旋聞除目遠巡遂不敢報昨幸聖明予告即當額一介往謝習懶遂須子念行便明公想能諒病夫而赦之也邇聞驕兵伏法人心欣欣而明公又握郡篆以勞來安集瘡痍之民新守起潛文海內佳士也聞不佞稱說大雅縉衣之好形於眉睫總之爲杭民慶更生矣病夫偃臥衡門百計稱便惟是兩賢聯翩屈膝階下亦人間大愉快事而坐失此圖不能無芥蒂耳明公以狂夫言爲何如子念便便大腹近若無物實之聞明公視篆有安邑猪肝之望渠

分誼自深無待王先生緩頰也儀狀別陳不悉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六

王奉常集

卷之三

王

三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七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荅劉晉川學憲

明公造士有年聲實冠世肩鉅任繁固其宜也廟堂以謂久勞賢者即不能為浙士再借亦當妙選庸敏以慰士望奈何用類唐敗泊不可收拾之病夫以當是舉其意以揚明公絕塵之趣而獨不能為浙士慮又不為病夫慮而迫之狼狽以死也蓋聞命之日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一

三

手足失墜種種病態一朝頓發自審不能為千古笑端遂具乞骸疏趣田間奴歲杪行以必獲請為期深知明公之望代以日為歲然胡能策不肖之身為獨有疾馳小疏蚤見別授庶幾少追相稽之罪耳堂吏來辱大教督促不覺汗之沾席業已亡可奈何姑遣之還俯伏候命而已其非好為飾態以欺長者以悞榮蒞神明鑒之憤劣無次統惟鑒原

又

不佞歸田一載遽蒙召起而接高賢之軫國恩如是寧當復以偃蹇故事應之即明公久勞茲土得鄰

壞之人爲代謂可朝發夕授區區之懷亦豈願爲不情之事以相負者即無奈徇馬之病真知其不能而力辭之耳浙役至重辱賜教且聞台旌將駐嘉禾以待爲之懷然業已亡可奈何行止惟上命而已有如聖恩見憐病狀即念明公久次強起得乎萬一如尊教所云寢格而病軀幸可強策且爲明公榮任計乃後再爲身計耳役人悉遣還事臺下候得報即不免者呼之易集也力疾草謝不既

又

明公之遇病夫命也日者遲部議之未至而憂迫內王奉常集
卷之三
煎痰火彌熾以爲萬不得已且扶曳而脫明公當再爲乞身計乃今幸聖恩賜俞強起拜舞後獲伸足以矣病夫行藏即無關世道輕重而頗繫微躬生死極知負明公之望然意無可奈何幸少自寬當道知明公之久淹必就近銓除不復如前繆用矣茲遣來役歸報自頂至踵無所不快獨念明公失望耿耿曾瞻耳倉卒裁謝統冀高明矜宥不宣

又

得請之後輒以狂言上千蓋區區隻眼亦能竊窺奇抱於言外也適承使教重荷表裏至言了不以迂僻

誤乃公事爲望而行止益自舒暢令人羨服無已不佞故與孫文融考功善昨者以書直責之甚切此君遂排衆言爲不佞了終身事小僮歸已得其報音矣明公謂浙士缺望以潦倒病夫接蹟高賢之後士子繆循浮譽初猶望其能作曹叅一旦如楓落吳江之句意味都盡擲却江中故不如匣燕石以誑鄭人隱然尚挾在山之勢也明公以爲何如厚儀重殊不能當所有一二妄刻聊以爲謝諸具別言不盡

荅張國楨憲長

不佞傾注大雅非一日矣客歲奉使關中庶幾傾倒王奉常集
卷之三
積抱值台旌行塞弗獲觀止比待罪江藩而憲臬更以借重尚自慶此生之有緣也每從可忠丈抵掌而談盛德若見顏色實貪與少日周旋不謂兄強行役北轅之日依依重以回首茲幸竣事來還二豎扼之業已乞休不敢以不祥姓名唐突長者乃辱使命遠臨懷玉獎借踰涯庖既克盈皆故事所無也病夫何德以堪將無以厚施益其疾耶登拜魂搖鏤銘莫罄倘不即填溝壑尚圖萬一報謝不宣

又

大都我翁之摯愛不佞即不佞不能自解而區區感

恩之私亦非筆舌所能備甫歸綵侍即輟而出款
人宴享有加此皆皆賢未有之事而使不佞當之
海內賢豪聞者以我翁為誤施耳不佞又聞之君子
養親以志不必以身盛齒山林似非尊公所志獻歲
且為一往以需內召何如不佞行不過家與家兄一
會即行不揣貪於利涉以避行路之難不審前程何
似本擬專人奉謝緣門下士有便謁者舟次具候殊
不罄所欲言

又

每得翁一紙書必極瓊麗穠至讀所假借繆感之詞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四

張明道

輒面頰汗浹不暇稱謝已置懷袖中積十許日每不
得荅則以百朋拱壁雅非瓦礫能爾而沉寘俗吏以
當孝養開心益令咋舌縮手然使者業已歌驪駒矣
欲覓暇晷終無隙時不得已據案牘間口授小史以
謝我翁位極方岳三事伊邇而不以易愛日之心陳
情大疏上動 明主遂得以丘樊娛侍二尊人此人
間第一福德海內所共豔也回憶曩時奉教得以親
就高賢為幸有何撮土蟻封足裨泰華而猥辱不忘
至猶津津於鳳翔千仞之目自分殊不敢蒙若乃卑
蹤病骨逡巡不去日以敗舟汎於終風巨濤之間故

人已至彼岸不一號呼挽之就泊而更為溢美誤之
豈所望於高誼耶來此代庖百日長官未至而關中
之耗忽聞使其果爾又失故武愈不知所終矣惟當
歸叩通德里門一卜行藏耳盛儀過豐念色養方殷
弟輩不能割奉以助而更叨茲賜彌增其慙荷荷難
既餘懷尚有稟言

又

家室之誼古今所重世懋之屬下陳則心迹兩親其
為感何能一日忘者第以身為掩關道民世禮久絕
遂於我翁疏節至此即辦香之敬弗躬弗親而又在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五

五

尊服禪除之日縱慈明涵育矜其自廢而弗加之督
過世懋猶以為出萬幸而不敢望奈何反勤信使示
以葬錄貶以多儀又重以表裏教言不將令人汗背
忤死耶承以五月枉駕敬掃弁園澹圃以待諸具裏
言不備

與屠長卿

門下之自穎上遷也蓋郵筒誤以青為清浦為河不
佞誤為扼腕又誤移書於潘大夫陳王叔王叔書來
云足下誤也渠自青浦耳然非足下言幾不能深知
有屠長卿矣僕自是始知青浦之民獲神君也而家

兄書旋至云今江南治亡踰長卿者益悔不早自通
蓋僕以小婿故占籍部下亡論故誼即邦君宜亟問
矣家兄云吾為若代候僕唯唯幸甚然終不能自安
已又得門下報書又重自愧昨上計道吳門則聞百
口之頌彌甚今世士類皆文人一切無用若門下為
吾黨光何愉快也不佞江石之政即亡當門下未乘
乃亦不至墜落人後誰謂其以風雲月露為累哉海
若不仁禍我南國獨門下為民請命甚力今幸留不
入觀此殘民福也明春事竣南轅即冗劇亦當求一
面教舟次丹徒頗僅代候縷縷不悉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七

又

計吏病長安邸舍垂死上疏乞骸骨得請矣會狗馬
之疾稍愈為當事者所窺強檄令出亡何扶曳過家
即上先人冢從諸宗人祭酒後三日始返舍沐浴乃
聞明公之使者曾儼然臨之至則行矣披函踰讀琳
琅交映庭實披紛應接不暇然竊怪詞旨多勞苦而
都不及先自通狀豈其以王事鞅掌遺之良久婦始
出篋中藏蓋一日而併得百朋之寶二則益震蕩不
自持而神遙遙且偕白鳥下公府矣蒲柳之質稍驅
而應賓客病復立至猶日覲須臾之暇力疾賈舟過

青溪一見使君死且亡恨遂巡駒隙百端蠟集簡書
之畏日迫且聞臺使行部青溪而明公復多故人遣
請之累度勢無可奈何始謀為遣一价代行坐是久
缺報謝非敢以瞬息自偷也百嗜俱斷塊然有髮比
丘其不為飲食之樂以忘賢者天實鑒之矣家兄領
證高真晚節頗有歸着不才世緣未脫終令頓於道
路若造物者不遽覆傾或假以善緣歸旦夕是望明
公千里汗血蹀躞甫爾豈當發勾漏旌陽之典耶要
今天下需需如青溪回頭到岸未晚耳又捐筆研哦
一偈句真如急灘上舟聊以獻酬併近作書尊簋附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七

又

適家兄體偶小極入觀視之會元駁學士方苦家庭
意未帖然相與歎知德之鮮遽得公書大快人意寧
特為吾道光而已僕之歸元馭得以自壯今僕又得
公益自壯第未知尊指所聞欲自舉求全者何居若
謂改初服而廬其居則俗子與京師鉅卿語語僕竊
比之於還俗僧亡論求道即欲為人得乎元馭家兄
非下愚不當至是如謂稍示飲迹以絕悠悠者則此
正衛道微權不當致公疑也或堵傳聞之誤耳且京

師風波漸息乃於安流中忽生退轉藉令更魔之復
當作何狀萬萬亡是也僕兄弟同志旁無撓權幸履
吉祥若父子之間所難解者公得無憐其際乎僕向
者西咲之言幸不寒盟當其時公自策云貧無以養
不能即去五斗為廉吏更半載貧當益甚何所席手
而效富家翁相隨去耶言猶在耳兩心盟故不替也
初言者及僕時聞公有皇甫度遠之愧壯哉僕誠懦
怯何敢負賢豪此意大都我輩志性雖復刑餘不至
後人但患息緣屏慮之功都未精進用此為懼耳不
審公謂何若元馭之得此書則為一臂助誠不淺矣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八

收代為謝倉卒不備

又

先生之好不佞至矣顧今猶偏體常人事何所當昌
歎之嗜也曩扁舟東下布衣蔬食快然若有所獲歸
而兒女賓客之累日以滋蔓恐漸引而去大負歸心
即異日者上真憐而拔我寧當以血肉行尸領受之
耶足下為不佞謀作何居也昨考兒子輩謝道一切
始得作七絕奉鼎然不中清都妙音下陳足下辛批
而教之又謝筆硯為俗吏比校士關中愈益自廢行
柴車舴舻中口占紀勝積之遂得二幀不揣願有請

得一言領袖之腐辭腥語便轉作煙霞觀矣足下當
有意乎當刻日走使以領西來垂橐無以將緇衣之
好唯畜一扇稍佳而又以拙書減價言此真堪一粲

王百穀

僕每過從黃徵君臥玄芝館中匡坐煎茶歎其幽絕
以為不可有二已乃聞有百穀山人者其為詩若文
與相上下而持行苦介過之意其人孤標高映為不
可近然梁生伯龍雅能道之以為百穀過二君常自
把臂入林僕徵其言未敢輒相溷也亡何聞百穀游
太學受知好文相公一時聲籍甚彼淺淺者謂百穀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九

非故百穀矣既被大故歸微聞臥苦塊間門風泊如
於是子雲居耳僕誠私心慕之輒不自量託求佳篇
以慰自適雖拱壁既獲而顏色未見日夜汲汲負
渴之懷不意遠勤使命損書及詩安仁之篇觸苦製
錦孟公之贖獲者為珍而僕無纖芥之能一旦致之
豈以僕兄弟為知詩者耶僕每見人好是古非今不
知古今人亦有相及者弘治以來作者往往馳驟唐
風試以黃徵君及足下詩易名而雜之初唐間冷冷
然有餘響也僕幸得操布衣之權頗欲敲金擊石辨
其淄澠亦何敢嗷嗷吠聲為時俗之見哉僕今見足

下之槩矣。誦其詩讀其書，即未識其人，不敢與於把臂之列。亦夫知非不可近者，故因使便輒布腹心。以當會面使者，督發倉卒，未罄尚圖專致區區清和之候，或能買舟相訪珍重。

又

足下食四鰓鱸，味定佳。不歸棹，經敝城，計必償夙諾。掃門焚香，敬俟大德，不謂竟有前期。昨接教言，欣若會面，知延遲之念，彼此同之。以僕為賴南門之役，足下殆未悉僕耶。僕侍家兄疾，所不得已，則一至黃城，始緣訟事後，以華氏從女之喪，非涉苦海，即蹈情境。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又

往與足下別政，謂停一日，便可得讀草草，都不作情。腹想無事為潘中丞，見追躡，到今將席一量，移返我菟裘。橫彼新命，跼步極惓，不得已，且復棲遲涉世。漸深疲於吏道，精氣內虧，形觀外敝，每一覽鏡，鬚髮皓然。雖入理必至，怪其驅使先期，未嘗不擲鏡而歎。

也。半偈菴主人，深日花開，茗椀枯坐，已便是極樂世界。況乃擺龍吐藻，時弄天花，寧能與爰書，微吏較絮長短耶。會是風流夙債未盡，小有紛紜，剎那間一照盡矣。足下慎毋誤認此境，生嗔於牛背上俗子也。家兄本已得為閒人，世緣未絕，被人牽作官人，令出又被人呼作牛馬。今歸要知，出是虛華，寧須認管作實。倘能勘破從此，更得受用足下，以為何如。執筆之人，時於夢中作金閨小集，醒無以為寄，偷交承之隙，課得一小詩，官貧不足分俸，積俸而蓄數陶半載，一遣僮奴還，大自不易，幸足下憐其意而存之。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卷之五

十一

十一

又

足下昔為荆溪疏，不佞實以弗嫻之辭，并今入閩，效顰為小疏，亦願微惠於足下。不佞向倚疏傳序，今疏乃待序而傳耳。足下幸不怯者，倚馬立辦耳。家信來，即置報函中。且夕望之，談稅不能勝前，入亦不欲勤而蹈之。故寥寥乃爾，并奉足下為咲。生平酷慕生荔，技遂不憚揅掇，不意量移見羈，當由此緣，未畢入朱明，飽啖千顆，便騎驢一訪武夷君去矣。為陳玉叔作荔枝攷，小序是意，與所寄語足下見之，定不為蔡伯華左袒也。向家託馬參軍子實，無從知，乃其弟已列。

上足矣他所命陳司理王廣文俱幸不辱附聞不備

荅舒汝德太僕

自頃邂逅荒城聆清言醉高誼夜分不知疲極別後
猶辱注存示以察吏妙訣璀璨盈紙迄今時貯巾箱
不啻鴻寶無狀爲貴鄉士民所容量移臬地樊籠招
笠大乖本志之任忽忽已及二月積疾彌深強策酬
應以茲生平山斗尚未顙力走候而更辱信使遠臨
儀翰駢錫感佩慙慙交集莫可云喻我丈宜鴻高蹈
改當腐鼠凡俗而來教乃有風波之指豈一時偶有
觸遇而然玄度朗襟一照便了弟嘗有俚言云今之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又

上計時倥匆奉簡爲別蓋自審無狀當斥已蒙恩寬
網而鬼責臨之一病垂死懇疏乞休業謂無復來理
不意竟以病瘥見挽扶曳重來首聞劉峨翁推轂大
賢之疏不任爲世道稱慶每欲走一力於鄭公鄉苦
視篆多冗未能乃辱吾丈儼然先之雅教厚貺種種

難勝承諭鵲鳩之樂休沐時臥病半之殊未足慰家
兄望思第見家兄絕慾脩其猛斷仕進之念雖有離
懷恃以無恐手足私情偶承下問聊一及之餘懷統
具別紙

又

京邸聞太和之教歸常尋繹妙旨而鈍器中未有
入頭之路時事紛紛幾搖國是聞翁丈有法語之言
此正君子和而不同處也而流言遠扇遂使此中輕
撼大賢幸 聖明簡在輿論不平斷封章而固留願
翁丈之勉爲世道出也過者兩賢並命人情欣欣協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三

衷殄戾全待翁丈豈如弟輩小臣乘鴈去來無關於
江河者哉同年漸如晨星陪京幸有其八而輦轂下
又弱二箇焉良可浩歎即弟輩沾沾私指亦不願失
所憑依也第歲抄履任今已三月初迫大察今苦賤
恙起居弗時疏節是歉茲敢以空函率爾慰藉伏惟
鑒原幸甚

上李中丞

職求去本情非緣今日事機激之益令早決大都實
情已盡呈詞並無半言粉飾往者單車勉赴深恃臺
下兩牘厚誼有急可以控訴今按院初至生平無素

遽以曲全之事相干非伏臺下主持其間豈能速濟
臺下高勿爲寬旨可已也此正使職自爲計耳事
去病不足言非比無故乞休有礙兩臺輕舉者
但求速賜生還即係再造之恩昨職行時按院有溫
札相慰想是知職有不安于位之意今不敢以未同
得萬祈臺下爲職轉達感激之私若以體面須爲
批留職至再至三刻日而發萬不可已統惟台慈炤
管職不勝皇悚待命之至

又

職本病困思歸忽聞臺臣指名論列以爲勢必不可
王奉常集 卷之五

西

言天

暫留而情必不可曲諱且恃臺下兩膀厚誼竟忘按
院未同之言情若以子告父而心如一日抵家驚詞
遽色自謂必獲大譴顧蒙褒獎異常手札慰勉捧誦
感泣非不欲少住數時以答至意顧頑石之心既不
可轉而狗馬之病又日益深半載始得家書無非不
堪之事中夜涕淚子身莫倚痰暈遺血一時併作念
及孤魂旅櫬毛豎骨寒若稍遲延必致溝壑茲不得
已歸至耀州以臺下既賜慰留似免恭劾職今方可
言病而垂死謝事之人尤難關防吏役即繳勅印
按察司訖按院昨蒙手札慰諭知皆臺下吹嘘力也

今勢不可已而徒淹留一日受一日之悲酸伏望臺
下始終憫念破一切之慮言於按院協意速題則
職之遇臺下爲不虛而黃冠沒齒無憾矣職昨得河
南王副使書云科道疏爲申余二老講求已不覆矣
職故知不覆有由豈可以此而遂覩顏校士耶無論
校士即今停滯關多日繼彈者亦且踵至臺下爾時
得無亦有悔心乎職之甘於事此久已失當道之心
而罪不至於削籍臺下自可無慮也詞繁意亂統恃
所天臨楮無任哀祈之至

又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言天

病夫罪事入關實恃所天在上周旋少日畏死談玄
自罹官誚病苦未歸言辭驟誕若非臺下軫念故誼
委曲保存不知作何去狀安望迅速歸闕善見妻子
此豈惟病夫一家之感其自兩膀四百餘人皆拜大
賜還家之日倘不即填溝壑惟日焚香祝天以致感
激而已昨齋蔬承差過病夫即附二書相知託其轉
達當道求允生還以終臺下之惠清秋病氣稍蘇釋
荷擔而南將買估客舟直達家門志願已畢他無所
繫惟是隆德厚恩不獲一面叩辭入山已深即節鉞
東臨永無布衣謁見之日與言及此不覺流涕被面

按院本未見發計無異同生平無素蒙其體諒秋毫皆臺下所賜敢忘自裁家兄又寄到新刻誠可謂冥然不知罪矣事已不可諱謹貢塵覽知事始末如此聳服之心亦有可原耳馬首已東謹遣還役投謝臨楮無任瞻戀荷戴之至

與邵梅整

堂下兩晉卿貳生平受知受恩之士忍不一通問遺蓋業已為掩關廢人國士之感徒有內銜而已近者貴省學憲之缺陡爾見推此必明公與孫考功文融左提而右挈之也明公為桑梓而求人又以生平之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六

不

雅而繆席為重某今者無論國恩即明公亦可負然無奈狗馬之疾日甚何返自關中百念屏絕半起半臥猶不能支明公視此人可能強起為全浙士子分寸益耶徒令頓死道路為不知足可矣可憐之鬼蓋自審決不能任以茲陳情乞休若有半分飾讓神明鑒之矣敢借一言於余相公前某之不能副大邦之望命也如何夫始終能知之而能生之明公而已幸垂念焉

又

往士民嗷嗷望我邵公復來開府乃竟不得而使汀

民得之何彼民之多幸也世懋善病怯繁仰意當世明公已矣無容復冀其警策也承旌節取道閩闔病夫即鑿坏逃世寧能於知已忘情猛欲買舟一出無奈家兄病甚舍姪不歸方為延致醫藥不能遠離左右以茲遣一介之使代申泥首雀躍之私拜送引領神輿之俱西矣伏惟台慈鑒存萬荷

又

明公日以中丞節取道閩闔世懋曾遣田間奴持尺幣奉迎遣既後期奴復濡緩竟以不能遠追返報至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七

元

今猶置篋中名字將泯滅矣未幾遂承尊翁老先生大變即約舍姪專人莫喧遑巡又至今日生平知己疏節尚爾其他可知明公視此人可復用於世否伏惟先公積德耆年世懋既逝不盡聞又拙於辭不能揄揚萬一僅以束芻之敬申之片夢而已憶昔周旋節下不惟極荷吹噓兼亦備聆聲咳今日思之動成契會自惟掩關病夫長與世隔惟願明公強進一溢米完蒼生仰望之身樹勛猷於竹帛而已倉卒拜門不盡所言原書附覽見夙心也併希矧存幸甚

王明輔

公入函關復更歲矣大雅之懷與日俱積南北曠萬里恨無由縮地見之比者不遺瑣賤特勤遠問我公分省重臣行方與夔龍後先而猥及林泉之夫好文懷舊襟量自別顧某非其人也伏讀教旨多有遠引不得意之談竊以爲過矣我公既體受國通故當塵芥六合出處隨緣寧論彼此毀譽外事何與本來所望賢智寧當以空華留意耶某業已墮苦海中區區藝文不能自脫時復爲之至性命之間愧公多矣聞元信在酉室公所輒復草草附信裁復倘郵傳時便更希嗣音爲慰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大

元

又
三載外吏遂老江右日流汗簿領間黃蘆苦竹望晉陽天黨不能寬便一慰故人而明公乃從雲臥中憫孟公之續存念計吏大都山林之士好絕問遺爲高必朝士先之乃肯作荅而中實有空谷足音之喜此其夙習然僕以爲尚未能脫形骸之外若明公不以鄙人疏節爲望而累先加遺可謂近道顧僕尚存朝士之迹安能不歎然於東耶僕向者亦嘗廁侍從之末詩酒之外無可自展幾誤一生得罪外補頗見錐刀之末技即不能如肖甫好我之辭亦未至詆落人

後上計幸免斥幽忽爲二壁所困霍然大悟堅意乞休雖廟堂苦挽而頑痴已不可化舊頗好禪宗之指近以養生復得玄解始知三教之理本同蒲團一坐萬緣冰釋歸田之後生平夙業一切屏棄明公能許我遂成正果耶令郎計偕累辱相訪病不能荅若放歸命下不能待泥金之報矣豫章錄多出按君他構僕僅助一二耳所長不能盡用然故非家兄比也寒公補學憲未得晤而僕已懺悔綺障惟爲人尚作大小真草書今強書四幅一時無勞紙聊塞白耳久斷麴生緣無從發張長史興也廣慧寺如驛傳劣劣僅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元

未

又
弟謝病杜門三月餘昨始乘籃輿一北故人來歸而見河朔急裝人在門出其囊中刺則我公名褒然而冠以基服兩言亟問使者不能荅讀其書始知所謂也我公近輟伉儷之悲而遠存故人子弟之慶即弟輩以平等心游方之外亦安能不有繫於巾而引領北望故人高誼耶家兄雖掩關兩載身累未能盡脫況在下走何能遽爾遺物然筆研生塵樽罍出質亦未盡如所傳文酒高會也舍姪叨舉下尚有四子兩

姪近築一澹圃頗曠然日坐臥其中課諸兒文業惟此翁是世法耳邇自新除即元馭家兄未免勸駕自惟不敢以浮榮負師恩不能以姓命酬知己遂爾堅辭幸有道故人為勞功郎悉其病態竟獲所圖海內疑咲者相半倘遇高賢必謂萬分當爾即不佞亦不自謂難事也公愔愔近道願見之懷彼此同之無繇縮地臨風悵然

王奉常集

卷之三

手

朱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八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荅楊止菴尚寶

不佞於有道別八年矣清風素節每於梅花月下思之若見顏色待罪賢邦半載日夜扶疾奔命弗遑脩步謁之敬昔陳蕃未下車而訪孺子其人如玉門下何忝昔賢乃不佞自量非蕃甘為俗吏有足悲者淥暑中過信州聞隆中僅隔一水竟以簡書之急瞻望王奉常集卷之三十八
而行門下德過庚桑此邦之人愚於畏勳幾不知有禮賢之事故每發端於當事者冀以動其縉衣之好非欲緣此求通於故人也門下何從便得之而屈羊裘之高以伸綈袍之戀耶玄黃質篋華衮盈箱登拜魂搖謂若從天而降也不佞浮沉十載自悔失計屢欲引疾內為家舅見持外為臺司所策不得已停臥懷玉移文哀請而進退維谷事尚有難料者蹤跡庸陋懼以盜賊餘財污人故匿而不敢自通今閣下既不遐棄似謂尚可與言者不佞何敢自外不一陳固陋于賢者之前哉頌惠嘉補珍味一一祗領盛幣聲

笏非歸人所敢蒙請辭使旋先此附謝統俟歸計稍定專候興居不既

又

門下林居將廿載土木形骸金紫弗御而天下人士視如翔龍威鳳以得一覲面為快不佞幸託蘭省故權又五載備員貴邦得時相過從辱門下不鄙腐鼠之蹤時損鷄黍道平生權如桓車騎獲見劉長史條桑之下向人輒稱述高誼此自不佞沾沾席重耳豈意高賢更用此為感也自承罔命日遲台旌知初有罵罵之志令人慨悵已聞幡然就道十三日榮任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二

三

之耗飛渡長江而來則樞紳欣欣無不為世道慶也方擬專人奉賀而尊教已先之矣辱示知雲陽有破冢之憂風雨小侵玉體靜攝有素計已勿藥憑限尚在黑限之內於法中程俱無足掛尊慮者唯是瑯琊山色自昔優賢之地兩鄉皆一時人望而門下又以清德叅之從此滁陽價重寓內矣辱三君子之不遐棄一衣帶水阻我嚮往有懷耿耿如何如何

又

前以道賀榮蒞世禮難缺重念清素之德不欲以緡節煩於往復遂箋箋布扇謂可免荅耳何意復勞顧

貺今人慚汗然緣此奉兩教道義骨肉宛如面命不可謂無厚幸矣好奇一言遽辱採擇聽於芻蕘曷勝羨企至領諭云得一日即見一日之心又云惟以真心為去就初不敢託亦不敢強字字肝膈名言又第所不能到亦不能言者教我多矣敢不佩服門下清

苦高節人誰不諒而與人又纏綿懇至唐文皇云人言魏徵舉止疎慢我更嫌其嫵媚耳弟以此仰方門下乃復自歎尤咎謂真情不能諧俗耶弟謂當今士大夫病痛正坐不幸真性耳身已委贅便不當時留去念累我靈臺但遇到該去時一刀兩段不被念頭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三

三

索扯便得正不必云某時當去某官當止也蒙愛驅進狂言印證何如賤恙種根甚惡賴楊醫定見遂去六七但此間不容人靜養為可恨耳迎醫時極承垂意賜夫馬人歸言之感甚方擬專謝茲先附陳不既

又

弟初力勸翁丈既應君命勿着成心為速去之計頗蒙俯納竊喜能為國家留賢亦可自遣尸素之萬一昨忽聞請告大疏已行叩其所以則云為尊夫人新有變故夫老萊黔墓古之高士皆樂有賢妻偕隱翁丈與尊夫人樂志丘園為日久矣一旦強之出

而遽聞偕隱之喪脫屣富貴之人豈當更有題目助其掉首宜第言之始從而中變也方擬額一介慰問興居乃尊教縷縷先之弟自省何物而蒙世之高人寄情至此翁丈日者高蹈譬如翔鸞鳳誰不利見而弟獨以五載薄緣席蘭省舊誼得通名姓於應門者竊以自幸至乃推賢崇雅人心類然此何足為喬泰增重拳拳引以為感至引屋居中暑山居感知之說若有味其言之者白駒空谷弟不辭自比於足音何敢以是然而喜者為翁丈道哉曲示歸懷將數百言靡匪至情大疏業已行矣弟豈敢復為挽留之說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四

王

第恐廟堂傾意賢者即不勅斷章奏銓部且以在任調理之議上即衛陽丈亦安肯受弟之從吏為翁丈再舉哉幸加三思臨期為進止可也鄙見如斯劣劣不次

與郭可忠憲副

門役來兩接手翰中多溢美獎借之辭念生平知已如我丈幾人豈亦為謾語相欺者蓋不忍忍然於弟之去而假此相挽耳弟今已停玉山養疾繳咨限後即移文兩院乞休至再至三期於必遂頑石不可轉願吾丈之毋留意也敝道得吾丈兼轄萬倍於弟煒

密事又獨賢勞心竊不安第病退之人不復能瞻顧耳吾丈萬毋以開防吏書相累無已止遣徐科一人足矣江右事體邇來頗有氣色乃大察又傷其二何也荆坡與弟同事其人如玉而惟此厄弟乃以狂謬獲免亦云幸矣不早求一善歸後悔何及雲泥永隔會面無期謹專人馳上薄儀併致三稿知吾丈有昌歎之嗜也力疾不盡所欲言

又

昨遣人專持數鰲為候計未達而尊教遠頒珍貺羅列不知所云披函踴讀乃知為家兄除目也兄弟手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王

足也而弟與吾丈異姓兄弟也則弟為家兄喜而吾丈又為弟喜似無不可第迂拙之性日以一官為桎梏又敢以已所不欲而強為家兄嚮得之耶弟自饒奉別言還每怪雀噪燈花日夜耳日間此何祥也比家兄報至乃歎造化之俗如斯而吾丈今以筐篚下貽大雅亦復爾耶謹拜受二幣以伸骨肉例外之情折儀不敢復蒙微見區區之守而已萬萬諒而宥之弟畢志此任無復他適之理今幸望實俱淺猶得奉敬周旋惟慮吾丈一旦騰蹕失我憑依奈何以此卜弟之量移哉似非知已之言也偶值諸冗憤憤裁復

無次

又

去歲幸一把臂更辱厚款雅贖種種故誼時在眉睫
間胡園携榼令人益動石隱之興不得已扶曳入關
每東西游眺六載前論心處依依故在懷人之勞何
能已已節下功名日盛不有仕者何以康國且使林
臯之人陰受大庇幸勉旃蚤樹旂常毋效迂僻病夫
沾沾小果爲也第用世之心又如嚼蠟今賴事解除
萬緣都息惟是明農教子兩事尚爾游涉微兄之福
不即填溝壑即此萬分足矣杜門久絕聞遺獨於故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六 言天

復王汝明吏部

客歲捧檄入賀扶病狼狽往返通不及叩謁門下一
拜老年伯几筵已乃淹留境上移文乞休重爲兩臺
敦迫不遂歸志勉起視事父之浮梁張令尹始教吾
丈書幣祇領被誦具悉故人高誼一行作吏奔命日
不暇給在饒二月事端未定不敢輒附報訊茲返南
康偶有歸人之便輒令代泥首以謝自星使以來陵

谷日異人情洵洵第雖賴庇苟全然譬之日斜靈起
江中陡作風浪而弟以破舟折棹簸蕩其間茫無收
泊仰視茂林脩竹中掩關高臥神仙其爲健羨何可
言道不知有日到岸容一叩玄扃否第恐東山望重
捉鼻不免又使歸人悵悵靡依耳倉卒布衷觀縷不
既

又

昨承估客舟潛抵故園所過親友俱不敢相聞壯門
候且三月病謝一切人間事即生平企仰故人忍自
踈外令親于辰南下顧辱惠手教勤勤若見榻前顏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七 言天

色今天下味道遺榮之士不文王而興者獨吾丈耳
若不佞弟棲遲世網至被人言而後去太史公所云
言不辱者強顏耳是安足列高尚君子之林哉過蒙
假譽良以自慙衡門不掃雅慢令親唯是所索文債
則委曲爲家兄白之已不拂來意矣於其行倉卒裁
復外拙稿一冊附覽聊見鄙況一當面談不盡

又

弟迂拙日甚業已辭浙除萬無復出之理邇復爲兩
京誤採屬名高賢之末益自愧不倫竊計銓衡政地
吾丈關係匪細不憚以區區固陋相登然雅聞近蹤

高玄曠朗似亦不以出處經懷倘黃紙朝下得無亦
俯蹈王生轍耶昨於烟家處偶會令郎長君匆匆未
獲叩動定之詳而元春張子至首致大教何吾丈用
情於不佞如此之渥也自曇師羽化影響寂然弟雖
名挂都養而世累不除悉心轉熾慚荷無可言者吾
丈能於晚境心無罣累即此是玄旨第一義何必更
求家兄即而耶弟各年種菊為早所苦東籬間僅有
殘種如命託元春致上愧不能多率爾不盡

與邢子愿侍御

故人契闊條馬六載上計長安深冀得一握手不謂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八

元

狗馬之疾陡作跼伏蕭寺疏請歸骨自分永絕鞭弭
之緣已病少間屬明公方有棘闥之選未獲相聞比
蒙 恩復奉 朝請走謁邸舍則閤然無應門者歸
而忽辱手教庭實難索乃知明公猶在近郊病冗中
強書二扇以報策急足亟之壇所而其人竟成空返
扣之云行甫一日矣生之疏節類爾即故人憐其病
而薄其罪其若區區之心何蓋自是奔走枳途轉瞬
駒隙而依依大雅之懷終無頃釋也顧各天淵隔厲
字無繇昨接邸報承已席重霜臺 廟堂妙選柱下
而詞人首見風裁誠為世道舉手加額寧獨其所私

沾沾而已茲輒力與居一寫夙抱竊恃素交門狀倨
然猶是狂奴故態併希鑒原萬荷

又

臺下以往後惠文董雖三晉秦隴河洛咸在綱紀三
方萬里風采交映足使龍門增色嵩華添氣諸文武
大吏莫不延頸望風職於衆中獨有故人文字之雅
聞命之日喜劇忘寐比承霜旌至止延見吏民 簡
書嚴重未敢造次唐突按離臺故事亦有行部三秦
者計且率諸生伏道左為二華山靈乞句而臨淮李
侯書來頗道臺下雅意願得老博士為布衣十日權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九

元

職雖端端文法何敢自外第單車病客本無固志每
抱莊生亡羊之感竊有中散養生之志業已決策移
文冀以病軀生還而時事迫之恐不能遂巡時月慨
焉永歎有懷良親何異躑躅於青蓮徘徊於紫氣也
行部三原謹遣下吏泥首代叩并齎照詳公移請裁
臨楮無任瞻依馳戀之至

又

職先聞臺臣指摘職不當為 晏仙弟子職即日具
呈撫按兩臺乞休迂繆謂督學之官被論雖未蒙
明旨處分廉恥所關自合投劾求去雖抱夙病當以

為大着須俟再舉方敢言病旋蒙兩臺溫諭勉留職以為事體當然耳乃大僚中有責職不當以迂瑣之言實聽者至謂幸而立案倘行查奈何職謂病夫求歸正患立案耳如行查重則劾輕則放歸皆職所甘何患之有其意大都欲職從容杜門請告去之無迹且惡職自認好道非由從兄異端不可訓士必欲使首鼠兩端而後可職方校士未終懷實不堪幸所遣訊牒臺下者同時而至既璀璨爛然如奉顏色而深斥謫真之輩極許投効之人兩地同時天壤異色病鬱垂死之人賴此頓甦今因考延安畢回至耀州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再具病呈即繳 勅印身至潼關候疏以死堅請昨蒙龔按院見惠二書雖生平無素頗似意氣流輩李撫院與職兩同年極厚但所見止知留職兼之畏事恐其相商惑於兩司領袖者之言淹留不題使職進退狼狽非遭彈射而歸則抱抑鬱而死徒為臺下悲挽無益也大都非常之事固不當輕望於人但職事體雖至無知至無耻者亦知其必不可留奈何欲坐視其敗且死而不為之所耶今具再呈及揭送各同僚稿遣役馳叩恩臺亟為移書兩臺激以意氣之辭勿露職悲憤同僚之意求其速題免使久待則職自

今至死餘年皆臺下所賜也職德望不及江趙且口語之餘萬不敢求佳話以重臺臣之怒但得決絕之辭更以為快耳職臨楮無任瞻繫哀祈之至

又

方不佞之長嘯出函谷徘徊嵩少買舴艋於洛浦之第一官如敝屣狎黃河如衣帶爾時自謂由光去人不遠及夫停橈欲發飛騎西來捧明公金幣之錫涕泗嗚咽若還裝之待輕肥在此舉者明公視不佞豈百金之士哉噫嘻士伸於知己而賞在同心干霄屬雲千載不可磨滅者此耳以負俗之人當不常之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二

事而投當世之所忌諱傳會者言之行拘學者疑其去當是時有能是其說而賞其行者明公一人耳萬里黃河實藉生色歸而掩關兩道民相向未嘗不津津高誼也日夜思一介之任羞竿牘之敬以慕區區之感屬霜旌西狩未返而問遺京師惟非野人所便遑巡迄今幸從子計偕乃敢踐故約囊書為獻也衰謝之人幸不關朝事而歲值大侵德音雖下未能救流亡之苦以執事者猶新 上恩有司催科不拙也驕兵在吾肘腋將來不知所止即欲高枕間巷為齊民得乎此在明公所當慮者縱野人自為身謀

明公非爲野人謀也從子名第踰望雖知慕古而志性未立幸明公進而教之青浦令屠長卿曾識其人否非特文章士也意氣故當有合耳積懷縷抱倉卒不具

李仁甫

昨使旋已有草啓奉復茲至耀州扶病點檢爲長別計而大小事宜無一不欲仰賴門下蓋業有心期矣王家馭昨歸即欲告致仕彼非爲求道也到任後得科中言去志益堅書中頗罪弟尚爾淹留第云中余二老言之當道本已不覆使元馭與家兄得終道民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三

弟歸有所幸矣弟今所患患爲中士若存若亡耳寧復畏下士之大咲耶此言唯吾文可聞也近來言事者動輒指人不孝以元馭家兄不能免此何況弟之不才今若賴鼎力放歸免於再彈得歸骨先隴之旁爲恩大矣鄙見頗盡別揭非勝口說者比母也天只不諒人只不得不哀鳴耳弟今且留滯關候疏出而後行 勅印出門身輕病減若再送來是吾丈必欲殺之也弟當爲張吉安生百姓寧復戀死提學耶弟隨身止一僮餘人在衙者須早發來意欲用一車免夫扛之煩惟尊裁之

又

僚友中知有朱季肝膽相托遂獲過返今日兄弟妻孥聚首秋毫皆尊賜也扶病望家猶得以餘力一覽三門少林之勝浮舫艫於黃河巨浪中幸而瓦全追思神悸迂僻莽蕙如此豈當目以解事人而強冠裳之也抵家之日波焰尚熾歸人若付罔聞今幸 聖明寬宥吾道亡恙沒齒黃冠足矣第恨心齋坐忘了未有路耳爲別曾未幾何撫臺易位僚友分飛滄桑瞬息良可歎也候 旨方遣歸役以故遲遲聊附空函爲謝努力策勛種德昌胤他無所祝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三

又

前勉諾尊委遂於佛頭拋糞方退而自惡不謂門下繆以爲感也數千里外奉堆教厚幣者再矣世有一月萍蹤得如此實誼否表裏深言似以僕爲知文又類知道者韓子所謂聰明不逮於前時道德日負其初心在彼故爲遜辭於僕當成實際耳明公行止任天內舍大美當自有悟入處即不然爲一經濟鉅公亦足了天生豪傑意若僕歸而無所豎立徒抱子弄孫亦安能勝求田問舍者耶人世隙駒轉瞬萬態朱公之去徐公之逝皆近日事也明公視蒞任時人有

一在否譚子云咲傀儡之假而不自知傷朋友之逝而不自疑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屢辱分俸似傷野人之廉然數千里卻之殊自難為情勉爾拜賜後倘有相聞幸毋拘世禮也縷縷私哀尚具別紙

荅李惟寅

足下以僕老博士三秦為愉快耶不知其大不得已而來也正慮過家稱病即為禍始欲稍逡巡令無跡耳元乘昨書來責我云足下既得真詮便當拂衣此何等事尚以恩遇戀戀此雖未盡得吾衷然甚愧其言會校士過勞頗發痰嗽慨然即欲投効矣今無論

王奉常集

卷之六

函

三言

株及否身為士子師而好左道於吾夫子法亦不當覲顏復留也丈夫業已喻此事妻子可敝屣何論得失毀譽僕向非不知有此正自甘之故不作悔耳又當行部微郡以候直指君不得已考七州縣始出故獲觀冊王盛事與宋侯周旋三日夕稍不虛足下意也候年弱冠雅有警敏意聞頗得之足下教足下為先容一紙書賢於十部從事矣奈何重損嘉惠復累我往返耶拙集所甚須然亦是僕敝帚耳元乘書來云得一女方為悵然今乃於足下聞其免雄喜不可言渠所欠一事得此可與僕俱逝矣王山人詩故

清奇無奈癡絕何忽往忽來固其所耳子愿直指已任尚未敢遣一介起居二華有靈亦當悵我之不待也僕有游覽與諸公待之亦不寂寞第僕且先發覺於足下分有所未盡奈何見諸故人但為道民乞一善去免削籍足矣儀狀附報不宣

又

弟自客歲仲秋上弦以估客舟抵舍日杜門課子其隙學為農圃於人間世事了不相涉然至聞吾丈留守大權則未嘗不翩然起躍也何者生平文字肝膈之好政爾不能不關且以盈盈一水美人可望耳會

王奉常集

卷之六

主

三言

沈生歸則持大教至踞讀之知尊懷亦以備近為樂也鎖鑰重寄非親賢莫界乃惠稱者寥寥國家今日始得吾文弘文壯猷當再振岐陽王之蹟李嬰城不足道矣知旌旄已蒞舊京甚欲專一力相候而僅奴皆散遣田間且畏有出境之名適李時養云當上謁時養客僕又謹託以菲儀稱賀臨楮懷人若見顏色縷縷不盡

又

昨以大察瓦全及先大夫郵典倉卒遺奚奴行謝問部屬痰火盛發械書眩暈數四入行後始憶缺候丑

丈暨聞菴金吾每念輒汗下也君候勲地崇文武
道脩握十萬禁兵爲宗臣模楷有國以來罕有其儔
第肩鉅御繁夙夜在公良亦勞只天生方召精神折
衝更聞凱康又足賀也弟折腰三十年始得陪京一
閒局無福消受便已大病日思退就隴畝無復妄意
前途人生福量罄壤乃爾耶非敢怨尤聊資一嘆耳
賢仲辱推愛往還甚感愧病軀未能酬其意也令郎
子侯詩比想益進並希致聲

與周子禮

始吾讀莊氏書而疑也已又讀郭子玄註而益以疑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六

七

中年乃得林希逸口義旁引直解若然似中其窾緊
以爲天下之寶在吾笥珍而襲之有年今吾子發吾
笥祛吾襲迫而奪之以供貴人之玩吾歸而俛然若
逆旅之人喪其資斧也不得已始就夫郭氏註而竊
焉目不再過妙義迭迭快然會心不知夫手之舞而
足之蹈也甚以感吾子之解吾發洗吾垢而薦吾之
糟粕且恨不蚤就奪而至於今始有其寶覺有無限
喜生恐作聖解入一分好喜樂魔凝然坐霍然已下
就童子作尋常戲併諸所寶一切俱空偶得是義書
以謝脫兼似子玄後人供一撫掌

又

前蒙面命相感之意及會喻邦相亦云然乃使教遠
臨又復惓惓於此重以愧悚弟與吾丈所謂骨肉道
義之交此豈遽足以罄鄙衷吾丈識得此意便當盡
言以規弟過吾輩非虛心受教誰肯爲吾言而所求
乎人非骨肉道義者又將焉控也至於量移遺賀世
俗所必然吾丈即廢之非弟所望即被賜所感不存
也第願嗣音時惠點悟性靈使弟亦得以芻蕘奉答
是所望於知己耳厚儀謹拜領容專力走謝弟婦老
矣舉一女甚憊徒爲累耳以其故之任十餘日尚未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七

七

又

頃南都之意門下所知白簡是吾家兄弟世業幸爲
大力保持免於戮辱而今乃使李代桃僵乎病中與
劉子大對談未嘗不啾啾動色也兄向苦無子今幸
琳琅森立升沉事便無足礙靈臺第家貧恐須祿養
太夫人異日不免更一出耳第緣事囑焉感慨適
遘疾不能過堂遂決意乞骸重爲元相所知愛再四

挽留忍於割背回首不無依依第生死事大出處分
定頗航黃老養生之術沾沾自足辟支小乘無足爲
大家言者業且南轅永乖接翼謹託子大致薄謝歸
人垂索殊不足酬曩惠之萬一也劣劣不備

與馮化之少參

憶自驚湖追餞此情戀戀如昨而回首條周寒暑矣
江介波臣鞅掌億甚久疎動定前有鄉信忽承令愛
之變且信且疑久之家僮至始知果有此事不勝駭
悼此係豚兒寡造自失喬松之託不佞故人之權初
不以此爲損益也日久不敢具奠聊具薄忱奉慰萬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九

又

曩三奉尺素不以瓊瑤之客望我丈而亦不以再三
之漬自耻蓋雅悉高情相與已在形骸外矣憶昨阻
雨桐江望甬東旌節慨然有飛渡之思苒苒遺茲條
已兩月事矣盛暑中驅馳俗吏雖賴庇幸不顛仆而
汲汲皇皇日暗銷其實而不自覺乃輿中忽得故人
問不知所自來詢之則曩庭實知爲節下專使也

珍贖聯翩表裏纒至已不啻百朋之錫重以損俸過
豐令人報顏登受飲德鏤肝何言可喻前過浙時聞
吳軍門駐節海上我丈相與周旋旋得膚功捷奏計
廟堂必可形弓之享第未知潛匿餘寇終當授首於
何地耳前在京師頌我丈才情德器者無不心醉久
庶公望行當游履不似病夫迂怯苟圖畢任而已諸
惟自愛爲禱

又

往得調將發豫章僚人忽致大教知所仰託使者已
無浮沉且爲弟索其報書敝僚卹歿之意盡展非吾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九
丈在甬東誰爲第了此前件者感甚感甚嗣是欲報
一言爲謝過家勿勿乏便遂稽至今時事多艱以馳
驛斥落者接踵弟幸免茲厄而更叨非據之訓然無
奈獲罪於天衰病侵尋欲發復止未審作何究竟也
小兒久未續絃爲傷高誼昨不得已始議求於敬堂
公中心愴而要之吾三人猶若一也茲因徽州止
謁之便借以奉布謝私勞勞不盡斯言

復馮汝迪急長

前人回轍同年郭奇應託上起居之書不佞恐以空
函上達往復止今蒙傳報刺奉納記室家信返不

惟樂老即獲報音而重煩孟公珍牘猥及不佞敘致
爾雅寄情縉纒遂使未瞻露冕之民若廁素交朗然
朱王之前映不佞何修而得此又不知何道可以仰
且喜且愧莫知所云池陽接壤江州張助甫易任
不至重煩我公過攝威惠流聞不佞且拜賜焉獨聞
故里災侵崔苻生心殊用杞憂所恃我公局鑰而樞
席之耳家兄宋龜醫應 湖命山園無主不佞且歸
而代之灑掃候元戎小隊於浣花溪上當不遠矣倉
卒奉謝縷縷不敢具陳

又

王奉常集上卷之五

壬

三

縣官既急吾三吳赤子而以祖席勞我翁胡不久昇
之而復急之於楚也當新命下會不佞與辱除書而
奔命量移之頃計弗便脩賀於桑梓俟銀旌過
使往候乃吳間來知兩臺公祖狗諸父老之請強留
衮衣信宿以候代者甚幸甚幸不佞東髮而慕高風
迄今始為州民尚以未親德範為恨倘縣官終惠三
郡而我翁以中丞節填撫之不佞獲乞歸而供二三
父老拜於戟門則不佞與二三父老之幸也即不可
而假重江右不佞從僚長後日以職事稱末屬於堂
下亦云幸天其不終負不佞之望與必居一於此矣

業已赴任章江舟中假須臾稱起居伏惟台慈鑒而
存之萬荷

又

病夫蕭然皮骨不能蚤自引退而更以雕蟲博遇顯
毛種種遣作關西老明經明公度不佞辦之乎賴順
道得過家屬家兄託而逃禪心樂之而未能遽入夙
疾乘寒驟發即又不能歌驪駒而出正爾維谷乃華
械盛幣忽從上游墮恍若自天來明公謂不佞勿少
之生平意不在多此故非望何敢云少若其惴惴有
道路之憂則恐無以終明公雅意為之奈何業已辱
王奉常集上卷之五

壬

三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八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九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荅胡元瑞

丘參軍過敝城領足下教及贈詩知故人心急我良甚且愛青牛赤鯉之句把翫尚未去手而嗣音復至矣僕在關中時三致書於朱秉器使君書皆騰草亡論其詩意正如此同心人在千里外不得數面得一紙可抵半面足下故不以數寄為煩僕亦多多益善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一

朱

耳昨子念為僕言家兄作足下詩序有衣鉢之許尚未暇索觀之此非枯木朽株可以先容得者足下奈何歸功於僕耶僕久畜遜志為人所廢至中人言而後引疾亦云晚矣第忠臣不潔其名於道尤當然政得舍垢葆真朝聞夕死庶幾孔氏之徒可耳何敢望軒輿業哉杜門養病之際頗事明農教子意欲漸銷綺語之障遂併喻明府通作一詩為報稻生之懶不當至是矣世說刻就近始得見之案頭遂無副本鄙意猶有未盡須重刻之當多上記室耳病冗率爾不盡

又

僕之初棄一官歸也少林雙屐黃河一艇便如太乙真人坐蓮花瓣中乘望風忽墮入 壘陽仙觀自謂棲心道門絕跡塵界即千秋萬歲後榮名棄置不足復道忽忽今踰半載來雖絕慾茹素不敢自恕而人間世百事蠅集外魔相繞憂讒畏譏艱於仕路課兒嫁女昏如欲境營營終日不知誰為亡論於道何如且併其雕蟲故武喪之一二時中厘與子念稱說足下邦相以為愉快耳蘭陰小史至忽拜大教惠我新編即不能一一卒業但讀贈愚兄弟十二詩口吻間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二

朱

便作梅檀異香回思舊業僕才厘清耳洩洩易盡故不如足下才大宜家兄之厭心於代興也此編山實恐造物妬人然着緋騎馬故非足下所須赤幘詞壇定將焉往足下幸自愛即此亦足與八公沖舉母羨風波道民為也陽春館題卒卒尚未就稿少須俗緣畢溫故知如足下意為一歌塞白耳使旋先此奉謝倉卒不次

又

居諸甚駛念高賢雅集汪郎罵坐若昨日事耳足下盛年天授八斗篇章日富思若抽蘭每一命使珠璣

爾然令人應接不暇病夫髮種種矣音律之學業稍
倦便有八節灘頭上水船之苦時為里中兒坐守
詩不勝荼毒至如足下大雅獻酬時時在念而半
稿脫編有綴輒停益亦有氣盡大巫三舍中原之意
焉足下當復憾之為復笑之也所幸家兄文亦未得
就許假異時僕或有遇合時能併寄謝耳新詩無所
不佳而方訪二律投贈瞻美家兄一律尤為秀潤豈
馬糞諸王偏有福分耶家兄連被 召命足下聞之
色喜定當復有勸駕之什第其高臥意堅行當奈何
若在不才更無再辱之理惟以不及為幸足下母煩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三

與沈龍江宗伯

我翁端雅之聲素隆朝野直清之政復見秩宗不佞
懋素切瞻依重以從子受知門下竊忝通家之末顧
方備外吏嫌於上援甘以疏節自棄門牆之日久矣
昨入都門始承聲咳溫然下接具有家人骨肉之情
歸與家兄日頌大德傳諭子弟唯祝旦暮爰立澤我
生民而事若有待令人鬱陶懋仗 聖恩休沐得為
豚兒娶婦臘月已抵奉常任矣時當黜幽待罪本夫

敢以竿牘仰溷大臣會有兩臺條議寵及先靈誼不
嘿嘿坐視謹顙僅起居伏希鑒原萬荷

又

前以先人未雪之冤未蒙之典造次冒干恒恐精誠
不能達天遠事未易覆請日夜抱憂遞承邸報沐
聖恩已錫祭葬光于泉壤且知雅意尚不止此苦心
曲成感極涕零莫可言喻先人沉寃地下將三十載
卹典抑而未予亦二十載二不肖懦不足稱人子若
不遇我翁死且無以下見先靈今之得偷食息誰之
賜也家兄竊不自諒尚欲為先母併乞不敢復望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四

國恩止求併叙不知事可行否進止一俟尊裁非敢
預擬也捧誦論文體士習大疏令人擊節快心區區
口不能言者我翁發憤道盡其為世道計非淺鮮矣
不才前在閩時志欲挽之而力弱不能每謂人曰提
學三年不如試官三日蓋士子所圖者中耳若不於
場中稍示轉移恐士子作兩等文心愈勞而愈偽矣
狂見如斯不知台鑒謂何倉卒漫及無任悚仄

答韓存良

昨買舴舺過閩關遂不敢相聞抵舍獲與家兄妻子
聚首杜門候 旨幸以冠裳終老 聖恩真如天矣

初歸兄與病會故人賓客禮數欲絕亡論不能身過
通德里門即擬脩種鄉之敬未遑也顧辱使者儼然
臨之寵以世外之辭隆以姻婭之禮且感且慙五內
罔措不得已跪而拜嘉益不可有二也不佞抱羸強
出不早引去至蒙人言而後決晚矣其以當世耿介
士猶可唾地不顧況敢當上真意乎今且明農課子
游於方內外之間而已風波可息塵念難除即學士
家兄兩道民尚恨未有荅也淪墮之歎寧憊一人不
識大知識以為何如適有鄉行倉卒裁謝不日專候
併勸公車不備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又

別來倏踰半載積資鬱望尚愆大拜之期想貴衙門
自有定序一飛冲天此其時也帝鄉首善之地盡
屬甄陶燕臺賈駸冀北空羣令人健羨至讀應制諸
文宏深雅麗洋洋纚纚又爽然自失矣舍姪久困場
屋邇遂有踰分之舉足慰家兄晚景所恨者不出韓
荊州門下耳天其不絕斯緣計借後事業尚有望也
第其少長膏粱未諳世故倘以葭莩末誼晉謁門下
萬祈教督飭以慎靜勿庵之通家子弟之外其自家
兄以下皆拜大賜矣病退之人久絕長安問遺舍姪

行乃敢附片辭為候伏惟諒其疏節而存之萬感

荅陶雲谷

不佞昔與賢郎共事蘭省視門下丈人行也頃來奔
走被病掩關息機遂失起居長者自惟蚤衰之質不
任貴邦文獻寄業已得請便謂可老林臯何意國
恩至再於誼不敢復抗遂爾邁行正領大教諄諄勸
勉益果斯緣而携累遷延遂愆月日茲先遣堂吏歸
報併附謝私以為有事貴邦不若親依有道之為快
也惟我翁以為何如

又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六

馮原老使行先附手狀數行計已徹電覽每詢開來
者都能道臨蒞萬福而邸報中已覩課最之疏計紫
泥頒後大拜繼之其為故人憑藉有深望焉第五十
之年困於校士幸息肩閒局復不能愛膏靈府遂致
痰火攻壅幾不聊生今幸稍寬而根猶未去無論大
道絕望即欲從長者受延生之術尚阻幾緣往在京
時面懇諸老容其久臥又疎抗左時頗與懶合享受
輪涯人非鬼責行至安得如尊旨所擬為非望事耶
唯是先大夫幽冤久抑幸聖明採之輿論當道力
為斡旋卹典豐渥二不孝可持此下見先人矣頓受

國家恩愈重自審病拙無能仰報何我翁素垂骨肉之愛者其何以教我大介遲行不腆之報實稽罪愧萬狀統祈鑒原不既

與余中丞

廟堂簡明德以惠顧我三吳赤子凡有血氣皆欣欣而望前旌獨世懋以簡書之畏忍於交臂而失顧辱我老公祖枉駕驛亭隆施贐餼宵征迷道行李濡留又席護行之使賴不愆期感德愧心雖附短牘陳謝百不一罄茲伏庇竊祿已踰月矣日思馳一介之使走候輿居而雨雪載途人事蜩集遑巡未遑罪歎何王奉常集 卷之五

又

生輩待罪陪京非有家國大事不敢輕溷臺下茲聞桑梓水災異常沿海州縣已報水高丈餘哭聲載道鄉人來者日擊高低鄉俱已淪沒而淫雨尚未聞止伏惟臺下念切民瘼當機立斷計已上聞 當寧寧侯生輩贅言第見敝郡每年薄收兩臺未嘗不報災

而往往以勘議後時使計部得為之辭曰會計已下民不蒙惠然生輩不收置喙則以中原饑荒方甚而三吳薄收之民尚可支柱也今歲事變不同一望巨浸花稻全泮即使朝廷下蠲免之令問左尚愁饑死奸民猶恐煽動倘循舊規必待各府縣報齊後舉萬一計部仍以會計為辭有司未免徵歛即生輩尚不知所措而況窮民無告者乎南都科道將來雖有建白然造三吳赤子之命全仰臺下即江院黃公祖亦必待兩臺會疏而行是以不獲已冒嫌仰瀆伏惟軫念 國計民命間不容髮亟為題請以活子遺之王奉常集 卷之五

民生輩不勝祈懇之至

與陸阜南

符臺聚樂條復作五六年事別後猶勤手教亡何弟即外播兩入京師再官江表奔走無日夕暇而疾厄踵之幾為客鬼仰視吾丈翱翔仙都何啻雲泥實命不猶能無慨歎初弟謂乞骸得請角巾從游於令兄老年伯之門亦足終其殘齒不意當事者憐其一割之用固不聽歸扶病休沐即奉簡書而西至不獲一通故吏之刺良可歎也茲來未一月百冗蜩集言念故人久疎動定聊致寸楮為候重望久淹開府何日

不知此生之緣猶得偏屬下吏否發軔之日神與俱

又

昔彤庭忝備末末共事之契有踰骨肉掩關之後
又蒙令郎世兄以道門垂愛中間曾奉教言爾時即
欲奉謝以令郎言可徐徐遂已尚自謂天上貴人不
責山林傲士竊用自寬比旌節以養重暫歸一切謝
客又不敢以竿牘溷聽逡巡日月捧檄出山而忍無
一言自通於閭門大臣於是故人之罪始無所逃矣
長至日戒行迄今半月餘而始入浙江世事填委疲
王奉常集 卷之三 九

與顧益卿

始不佞遣張司馬于金閭論欲得共事者云吾薦益
卿于當道當道不用用某人不佞太息不敢言第云
此事非巧利人可任彼且自爲身謀耳司馬領之今
日竟以吾益卿平亂司馬可謂知人能得士矣如此
執謂非司馬功也曩 天子不知臣精之已銷亡今
輩浙東西學官能一捧檄者即懦不任事儻得近觀
賢豪作用乃竟病自免雖然自虎林脫巾而吾友邦

民眠不帖席者且一年所夫能令病夫不虞肘腋而
得臥白屋其爲愉快何必其末寮下陳也業已病免
不當問遣人間世顧司馬吾爾汝交而門下又吾同
年中意氣相期者故不憚策病腕而相聞亦會有願
見韓荆州客爲之介紹門下母咲創牛墻東生未能
息意當世也劣劣不盡所言

又

子念踉蹌歸弟走慰之首問吾益卿亡恙否子念輟
哭爲言足下病狀不但憂足下且爲越人憂已知漸
平稍慰然未敢望賜問遺也乃足下不以病初起簿

王奉常集

卷之三

十一

書冗積故而忘故人至勤其家幹而遠遺之音表裏
鄭重副以盛幣足下用意良至矣不佞弟之辭漸任
至今士大夫尚有怪之者謂小臣胡乃辭爲而坐失
此美缺若以爲始出虛飾者吾與吾益卿別又而而
孔幾不相識何從便得其心也天下英雄所見略同
弟不敢當此兩字即足下非其人耶誠足自沾沾矣
張大夫平亂自是其功弟以爲得足下乃益決耳故
兩不妨功也足下讓而不居尤見盛德曾見王生平
亂頃乎其文亦可行否酷暑病疥側坐呻吟倉卒布
謝餘悰別具不宣

與孫仲篤中丞

奉違教愛倏已五易辰矣天涯孤客回首鄉雲昏迷處所荏苒之警竊聞麥豆之秋未卜肝腸欲裂所恃以無恐者有我公福德臨之在上世懋兄弟素沐恩私妻孥或得枕息家計可望瓦全行者居者皆拜大賜何敢頃刻忘之哉與相約累日併力合蹤請於李撫臺始獲以一介南馳而病態慌忽宦囊蕭條既渺酬德之詞又缺成享之禮函書拜送悽然以悲亦復赧然以愧世懋比見節下所施行動民隱遏盜萌不遺餘力矣廟堂昨下賑卹之詔民望更生而嚴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又

歸路從舟與秦中驛使相左抵舍始知我有瓊瑤之報及於家兄所習聞近事感臺下幹旋底定之恩蓋心旌搖搖常在鈴閣下也顧以為謝病潛夫不當用竿漚入公府何圖機務之暇俯注丘園材官及門

童稚驚呼蹠而啓函汪洋鉅麗所以獎借慰藉歸人者言言皆出意表竊自怪畸世侈民何從得此於大中丞也多病素不任為吏寵受踰涯逡巡不早自引去至煩白簡而後決策此何足比數於古狷介之士而猥辱過譽若以為真在雲霄者得無驕枋榆之志以速其繒繳之咎耶凡骨腐體姦然如故神仙不世何敢妄希第仗帡幪明農課子沒齒衡門足矣我公方為東南赤子造命嚴廊虛左待裴公事業畢然後歸綠野未晚也豈當下幕沾沾小果虛蒼生望耶達人無所不可要使心無係累黃屋喬林況保釐康濟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一

荅孔炎宗侯

僕往過宛都渡清水佳氣鬱葱故謂是白水貴人隆中臥客餘馥耳不知此中有王孫父子也庚辰歲接信使始知劒氣不在豫章天河中復出大球私心願一當焉然無奈吏道迫之敘荅政自草草比謝關中之役踰伏田間深愧往意不能傾寫大負中州豪傑

安所得片鴻伸一往之意乎則王國人累糧疾馳二千里復囊足下橋梓書至矣瓌麗難進真令人應接不暇足下雖食子侯天與真隱非若不佞輩求而始得倦而後返其才詣既無所自試必思垂文章於世逮夫興足意滿回頭顧恨未有不入空門者明悟之士大率盡然足下年尚未至耳異日衲衣持鉢安知不更甚王生兄弟也至於流觀書畫賞識敦養在不佞尚留此障然要之游戲翫可耳必如足下言斲砭臨池窮年礱石以供好事者之娛何必舍關西夫子業爲文氏父子作掃除也未能剪髮入山猶復強與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三

錢

人間事歲暮尚爾忽忽僅能以兩詩示整暇惟足下諒而存之

又

僕昔倦游築澹園灌畦其中謂足投老不意復從人役驅作七閩老博士也遂相吏至鞅掌亡休矣陪京一局當事者憐之庶幾令息肩以藏拙耳足下便託爲文士奇遇乎陳思王不樂王國抑抑求自試至欲身領一隊以當吳蜀視魏朝公卿如天上人天乎令足下父子稠人中占一第何渠沾沾爲老奉常生色也當今形似治而內多可憂賢不肖混淆議論繁興

後即嘿而守玄猶患羅網欲遂如足下指張目而白當世事爲多通乎亡論僕病未能即能且立矣故不如返舊圃兄弟聯牀共譚小品再結來生慧業耳足下自言棄齋頭書畫置石田千畝恐宋王孫地下子固笑人大都人晚境興盡類然即僕爲婚嫁亦數持向富家質子錢於足下何讓第恐中州故乏名品以易隆中甌脫政足相當耳一咲金陵文人寥落日倚允治侍郎爲懼復彈射令去孔炎足下視世人一允治不能容而容王敬美耶去去無復可道足下幸強節自愛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十四

錢

荅子厚宗侯

海內承平久士爭操觚談稅即傭兒販夫好薦其技而猥當病夫倦境種樹籬時見作才語相向輒攢眉不欲視至自厭夙業鳳池生塵然得足下書讀未竟牀頭并刀躍鞘自鳴此如深山道人薄世腥羶淵芹木實猶厭多味然觀天厨糜脯何能不快嘗一嚮也此物故無多要自具者爲難耳僕向識瞿童於長安舍中爾時聲已籍籍今年十九爲三楚薦士如吾家阿駟三戰竟奪江南錦標此兩人計偕公卿誰不下車願見其實未能比肩足下才也今世無兩人才

而揚眉睫鼓脣舌者何限獨令足下悶坐食子侯祿
宛城如斗大舉足不能跨閭域何怪其拔劍斫地嗚
鳴向天作陳思王憤邑語耶禁網日密動絃文法即
如思王自表終已無益足下已耳千載詞場繡虎死
猶作遮須國王不聞曹子丹父子爲後世習誦也即
思王爾時得試亦豈能渠如今日哉或者更爲功名
掩當未可知至如瞿曇說法無生得忍指大地爲空
華歷百劫於彈指見解尚無綺障安在蚊睫所管又
夷然自失矣足下遠存劫灰之想近撫隙駒之悲上
明大雄世出之旨下垂陳王不朽之業宛城雖觸四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又

足下利根上器不合生王家強作侍祠侯上之不令
贊帷幄備顧問次之不令差次功令拊循煎煎中夜
仰視屋梁無所據發而盡託之乎危言妍辭又不自
得而逃之乎瞿曇氏之語然每一言發如食霞吸露
吹鳳管敲雲璈飄飄從天末下令人聽之欲仙未嘗
不三歎於造物者之盤也子厚足下苦愛平等此實
相大智未了而足下便霍然證耶莊生云知其無可
奈何而安之命也中年地位政堪及此耳足下方作
綺語施百重障而遂欲併破理障乎至宗條束濕口
中出火人言足下始露怨態僕以爲此非深怨語也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五

閒提兒子嬉出犂東山田月下登豐顛歌數闕恐驚
帝座而止爾時言愁我始欲愁此故是足下深怨處
耳不然者謂老夫塵根中生活不能作黃梅忍大師
五歲時見解便當北面黃面君侯向中州結一辯蓮
花緣矣古人不重尺璧而重寸陰觀其所存似不在
長年耳僕每沐浴斯言跂而難至足下既宏暢玄旨
寧當復慮年命之不長嗟乎陳思竟天天年政坐不
知此道耳足下果能着脚即未便如自許言亦足使
陳思愧死遮須國中矣寄家兄詩二語却是頂門一
鍼識高於太白而俊語齊之續成當以見寄不一

與馮元卿

伏承先太翁俎豆干越區區雖曾微縣一致崇祀之心然實太翁德政在人久而彌固闔縣公論所推觀風者之能採聽致然不佞雅不敢貪為已力昨歸自豫章家兄見示我翁賜札不勝感愧而厚儀則已返璧竊謂家兄能得我心矣正擬額力報謝苦病冗百端併聞道駕有意東棹且飭家僮掃門尚未敢先一介之使昨偶過雲間受寒歸而病甚忽聞使者黃臨久矣策病強起讀之知雅意寄託良深緣存相感不勝愧汗厚儀踵貺於義不敢復辭謹勉拜嘉無狀叨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七

又

先太翁之所在尸祝實與人之誦而我翁大孝所為繆稱謝於不佞者屢矣昨蒙見顧屬抱採薪之憂不能櫛沐亟迎而驟聞除目手足失墜則益艱于整刷僅僅以牛酒犒下執事者嗣是展轉通宵舊病增劇

不得已具疏堅辭矣蓋蒲柳蚤衰世未有如不佞者即關中之弗任而乃以辱大邦文獻乎誠自量其不可而止也我翁乃未知其乞骸而辱賜之賀徒令使者失所自來且孤貴邦人士之望奈何賤體既重委頓而婦病尤殆忽忽無生人之樂盛儀謹即附使完璧幸尊諒之伏庇不即填溝壑獻歲聞東山之召尚容額力稱賀茲劣劣不具

又

士大夫操觚執經本為朝廷用出而經營四方正也中遭運阻毅然乞身復際泰清義不俟駕如我翁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八

者正之正者也若不佞辭大邦文任直怯死畏難耳循迹逐景易以有得欺人即果小得猶是偏枯之學豈堪與經世真儒相比況中實碌碌徒為老死計者耶吸露之鳴蜩即是轉丸之蜚蠊升沉偶爾清濁何分然則躁擾中纏山林可為苦海分緣外適仕路便是梵天此在明公自勘勿為形迹拘也仰承教旨率爾奉酬餘具臆言不備

歐頑伯

僕初至都時新公子使為致足下詩數大篇快讀數過甚喜之已又踴發教覽竟作報適半紙而斯使云

未發會元遂置案間斬後遂不相聞意頗望之嗣是
病兩月易館舍迎妻子來意恒忽忽迄歲杪竟不能
寄一言然亦時念不能置下太學者曾來乞文允忘
其江都人已別去乃悔之又獨計足下曾索我崙山
精舍詩今不可空由往新歲幸簡投刺之禮深居思
屬成之苦吟得就展誦徘徊安所得江魚置腹中乎
乃微聞剥啄聲出問之則廣文先生使也豈僕積意
所感仰此道故自有神耶足下書自爲天雄使君急
乞序文自壯耳乃王生狂減洪喬不敢爲浮沉事周
公瑕向以足下三書轉委亦幸不辱命矣足下謂吾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元

急難得朝夕相聞耶不知亦大難事三日前家遣一
力往訊道此始得附一書使者先數日至便當爲足
下了此大願力今當奈何幸少抑懷但有南風便附
帆檣吹去也先君何幸得嶺南二君子詩豈羨千金
購駿哉謹十襲藏之人苦不知足不能更無他望耳
當時元非敗績都爲奸相中傷諸君子幸悉此意爲
感奏議一部如命奉覽亦足見其苦心之一二草草
不具

又

別後過家休沐僅得四十日與家兄目相對且得析

薄產料理還官課五月初旬始入豫章 聖恩寬如
天矣狗馬之疾幸瘳僚屬士民歡戴踴躍而應酬暇
豫宦況似佳區區之心深恐入興漸濃作障彌重時
時展足下及肖甫中丞二扇頭詩看便覺山林非遠
信乎益友之不可無也惟敬晚節風流所至乘輿甫
及懸車乃有佳兒選入天官里中人載酒問奇加衆
於昔擁崙崙如子都唱鷓鴣如白雪剖椰作觥連進
綠蟻醉後草聖視如子敬白袂奪去爲奇人生得如
此亦足稱適意矣不審老博士換作書獄廷尉平日
騎款段投刺人門得無羨之否此間酷暑從來所無
王奉常集 卷之五 元

京師當復何似低頭看簿書折腰向使者揮汗不暇
拭去此之不自悲而乃爲足下羨惟敬乎一咲一咲
舍親王比部入京舟行可附一葛冗次漫作聞聞不
具

王奉常集卷之三十九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

吳郡王世愬敬美撰

文部

誓牘

上襄王

世愬於丙子歲過襄樊幸廁鄒枚之末坐接大王之雄風嗣是奔走外吏六年於茲雖仰德之如新恨曳裾之無地比以狗馬末疾遂乞黃冠親故問遺一切謝遣不意白璧黃金從天而墜也屈君王之尊而存賓客之舊鵲然若奉顏色矣循末分則不敢僣然而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一

又

伏惟大王天下之賢王也而世愬東吳之賤士掩關之病夫也非有才德深入于大王之衷曲非有禮意慙慙于大王之左右襄樊之視吳閭幾二千里而大王之信使歲一至焉略親藩之重而加均敵之禮慎少府之珍而隆授餐之典即以爲推愛于家兄胡不

殺而齊也若真有取于不肖之躬然者蓋循牆莫喻其讓銜結莫爲其報矣比者堅辭新命偃臥荒園

此人臣畏難怯死宜無當于大王之心而匹夫知止

辭榮僅竊取于老氏之義何敢遽勞大雅之稱而傳

于樂善之末耶仰承褒借無任悚皇倉卒裁謝殊乏

妍辭所有薄忱敬附國臣以獻小詩絹素一幅及手

書拙聯三對勉塞來命才乏鄒枚了不足掄揚平臺

之萬一也統惟大王鑒而存焉臨楮不勝瞻繫之至

與孫文融

最者關中之役病夫之得以善歸秋毫皆吾丈力也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一

歸田一載疾病憂危時作躬耕課子爲生人樂正得

半耳不意考察學臣波及吾三人奉旨起用爾時

已知吾文作用然所虞大計後缺多或次及之得從

容預辭何意貴省之缺從天而墜也正食時聞之憂

皇無措展轉日夕自審夫不能強任考校而貪戀

國恩去來胃腸遂爾諸疾頓發迄今呻吟牀第不得

已具疏乞休敢以真情訴於門下夫茲事不倫不次

不用故事而竟銓除又在首藩劇地非好奇者不爲

非知已之深者不爲其出門下之主持無幾矣憶昔

爲計吏乞休獨門下爲我請甚力已竟相負而心感

不已故在潼關時知門下之必能善其去也已而果然則益感國士之知矣不意今者急於桑梓得人竟不量其綿力而起之若曰地近而事出不意令彼不暇得辭是安知策駑駘於峻坂不至顛而仆不已也門下向所爲知之者今一旦遂忍死之乎門下非欲死不佞也乃殉之必不能生還然則能生之者亦惟門下耳非常之事不敢望於常人門下既破常調用不佞故終以非常辭焉願門下之爲我地也若其負貴省人士之望心戚戚焉然遠方之味未嘗而思之若甘猶賢乎一嘗而吐之令人意敗也即余相公知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言六

之當亦諒其迂而無用矣若曰克讓美事效顰一辭神明鑒之有如此日病劣無狀不知所云

又

聞足下拜奉常三日耳而太夫人捐館舍傷哉乎然弟視古賢才婦人流芳彤管往往自傷薄命時有如我年伯母太夫人福履之完者足下亦可自慰以不毀矣今日之事天下所望以維持世道者在足下之身足下所未報太夫人者在少麒麟兒願足下強進一溢米爲此兩事自愛也世懋樗散狂夫生平賴足下在政地請休而獲遂者二請弗遂者一慙慙我出

者一耳世人見謂非彈冠之友然世懋自循知己者寧復有二耶太夫人極出冥間問掩關憤憤竟不能偵候扶服一出此其人疏節足下亦當諒之形外矣又稍逡巡始得撰片辭走奚奴代叩總惟惟足下令侍兒一誦致之幸甚時事知不挂口倉卒不貸

荅胡公泉

古人云萬里之外以身爲本第不恨世人不知吾丈而以吾丈完璧返趙爲喜第未聞還山何日尤以爲念前會公瑕兄知吾丈過閭闔不拜一客而獨微服視公瑕所致意亦無兩人而獨拳拳於弟且喜且感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四

言七

掩關僻壤遙歧幽陰無繇一訊爲歉昨者伯玉肖甫二司馬偕過敝廬而令郎元瑞兄左提右挈其間實稱一時盛事未幾而尊教追至慇懃若見顏色則區區懷抱便已無復遺憾何慰如之弟蒲柳早衰畏難輒止大負貴邦人士之望且失故人相見之緣第讀來教云踰六之年鬚髮未斑弟今未五十而素髮垂領能無益矍然自止耶令郎一日千里駸駸欲度家兄前若弟更不足道自恨不嫻於揄美之辭寧當復有客許諸汪留連日夕冗病應接不暇屢見燈下寸晷爲謝惟尊諒之不備

又

吾丈萬里歸來弟不能先書慰藉反辱專使遠教弟又不能以一介踵謝厯厯附其私感於歸羽自以為疏節當獲戾高賢之側今奈何復動嗣音情文種種具備且橋梓珠玉聯翩令人如過山陰道上此之為感何可言喻使者遠涉致有破冢之厄來教聲尊集俱濕暴日中始得讀之昔中郎摸碑尚有幼婦之許濕尚可辨何妨絕妙也賢郎詩道日振而屈節下走實推尊愛秀句頻投迂懶了不能答非但病體妨詩兼亦怯於旗鼓也幸為致區區之感須假日月總有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之至

與黎惟敬

別來又將及暮頓有許大陵谷然如某者百方求退之人苦挽而不遂萬口排訕之日或推而僅存此何祥也今則苦吟豪詠遡若山河簿領爰書動如掾史鬚髮垂素腰背圓熟似有味乎其吏之者又何祥也

雖然某之為少參比之黎先生則誠早貴矣黎先生染鬚眉步天祿石渠間初晨而入盡未而出亦豈大樂之會是緣不得割耳今乃使東吳王郎子蚤謝桎梏鮮飲醇坐弁山園中伸脚作洛生詠天得無恡之乎鄱陽酷暑正當其候以陪按部者能藏欲死數矣會聞有家人入京者來促通問書集豈為足下來然某所知者足下與歐博士耳隻身來無篋中可為黎先生壽者偶得新刻二本割俸金一星函之以獻為外吏貪乃爾竟與內閣少參何殊一咲

又

王奉常集

卷之四

木

弟先和石半載歸掩關為道民正得一年餘矣間思海內交游輒首先生若見顏色顧海南萬里外何繇得復覲高蹤即音書亦自謂不可時得何意遠教忽頒且許以五嶽之遊懽喜無量恨不即奉几杖詢使知長公吏部在告取道吳門深喜報音即達無奈猶子計偕正當爾時百冗交集不惟不能敘闊別之悰手狀數言亦自不暇草草口授小史以復惟拙刻一二聊見歸悰而已諸惟亮原荷荷

與魏舜卿太僕

弟庚午在都下時時事甫異言者已欲快心於門下

第竊爲正人危矣已竟中文法歸歸且十年而清風高節愈播人耳目此亦豈有爲爲之耶無狀叨官貴地初不能數入會城每至必問起居則以居鄉絕人間事爲對歎息不敢輒瀾比更量移延見吏民三日後而尊教至重以稱賀之儀似不鄙俗吏而謂其兄弟尚可與言者至惠示以新詩知雅懷寄託良厚矣第何敢當何敢當不佞醜顏仕路狗馬之病日深求退反進茫然無措躬之地又辱在大邦一日未歸則一日士民之愆未釋大都須出世名賢從旁靜觀教以一二安身立命之語所得何止百朋未審竟於何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七

日蒙惠也第昔惟家難放言自託誤落綺語障所造未能窺唐人之藩仰誦高篇皆以會心名理垂爲世教豈第雕蟲所敢擬議伏承來旨不敢藏拙敬奉拙稿五冊此皆壯夫所羞爲而以辱理窟之雌黃耶家兄家食正謂世根未斷無事復遭口語吾丈乃不徇衆怒惟嚮往之懷此尤區區刻骨之感當即聞之故里使知鄙歌乃受文王好也厚儀不能破例謹附完上

又

聞開中新命適值故人遠視爲光念且分手不能私

致別筵一聆雅誨顧辱兩惠教言副以佳貺鄭重何堪弟自惟蹤跡汗陋每懼顛躓以羞先人今茲繆竊文役殊不敢用爲喜而惟以不見絕於正人君子爲幸顧多病早衰苦無大志所願緼袍淡食以終此生而用違其志坐是躑躅反顧無地所謂我躬之不閱而何能仰俾於軒舉之業耶初歸冗甚率爾拜嘉即附以謝尚圖專致別私不一

荅沈箕仲

去冬令叔嘉則過我示與長卿唱酬諸篇僕賞歎已復歛衽曰此事應讓卿家箕仲蓋僕嘗於友人所得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八

八

門下樂府絕句讀之以爲妙絕然於他作恐門下未便能齊何者宋之問明月夜珠崔顥白雲黃鶴生平故不常得也不審四明狂客亦賞燕蘆中語否僕歸杜門都不聞外事偶客爲言比部沈先生慮囚吾境心旌翩然便欲飛會以古人寄興吳藩邁往之心即挾壺漿候闔閭道左無不可者然顧當世踟躕與僕所至分量政是未能爾乃門下竟不能忘情而遠遺之德音惠以織成海錯踞而發械快讀一過亟問旌節所之則已歸甬東矣故人高誼與海雲俱停爰有往還翻成懊惱從茲更於何日爲星聚也來諭盛後

神仙事此方爲世擲揄即有之不敢爲達官貴人道
況若僕之凡陋豈所與能惟是明農教子蕭然一室
自謂於拙人非失計耳安知道爲何物哉爲不能專
一力之候邀使者寸晷娓娓道不能休不暇剪其穢
無令有倫大惟門下諒之

又

與足下別來幾八年所不相聞者亦六年於茲矣客
歲息肩於閩藩甫脫苦海聞足下造士豫章欣然動
色但知文人授髦士得師爲樂政忘其勅掌檣僕
也僕以歲抄竊得白門幸遇令叔嘉則先生稍稍周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九

旋輒問足下動定渠亦不能詳而客有盛傳豐城三
童事此何異雷煥之識斗間氣也深爲足下羨之
僕僕於閩十無當耳僕昔於星子識三但其孟遂
捷兩小弟亦不惡近聞俱在藥籠中矣又欲相問恐
以迹近請託爲嫌茲緣李太學之便輒附相聞屬疲
疾劣劣不備

與李惟楨憲副

伏惟我翁所以隆施於不佞暨不佞之所以仰期於
翁皆非邦君大夫常誼今且馬首西矣惟是三吳瘡
民仰恃無恐而單車遠吏亦遂絕無內顧之憂此其

爲感又非尋常比矣辱賜仙鶴遂得至丹陽前途蕭
然逆旅回首高誼能無愴然聊具詩箋樽酒爲別幸
採其意而存焉我仙師道大功顯我翁以地主隱然
外護道衆感悅但恐依附僞徒漸成妖妄或致上
聞以爲吾道憂衛正防微所望於我翁甚大此尤區
區深心所託也舟次勿劇縷縷之懷尚具別紙

又

小僮還曾有小啓奉候別來修復五閱月矣雖邸報
紛紜時有觸中而故鄉音問遂絕麥秋竟有收否所
謂民窮盜起景象果否家兄得無致病否至於妻孥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

瑣事不足掛牙頰矣明旨雖有賑卹區區之見以
謂江北有於發倉者穀粥江南在於蠲逋緩征不能出
此而徒以畏難望饑民使治行第一者頻中文法萬
一不安其位遺之民復失所天又當奈何故萬里
之外病吏九頓願我神君勉活我民也不佞病不任
勞業已移文投劾而新事復相縈惱俟部覆 旨下
便作展轉計矣角巾故里計在目前但恐歸無貯身
地耳荆石望重非愚兄弟比奈何首魚肉之此事必
賴我公調護母今狼狽庶不爲公論所悲也前考致
痰嗽今尚未愈不得已行部停三原倉卒附願齋公

信空城爲候懼勞往復也惟尊諒之

又

向辱記存遠惠德音不勝感戢行省金華真神仙官府第大才繁繁恐非久借之地塞垣秉鉞業已垂聲非文之擢應在且暮不知何地之民當領福星耳家兄遂得予告兄弟偕老牖下沾沾小果亦足自娛暑月料頭遂無日不醉不審退食之暇亦念及酒人否時事紛紛雖非野夫所關然不能無漆室之歎明公有經綸之責憂當更切耳茲因龔令之便輒附起居劣劣不備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一

寄黎泉山

世懋辱尊翁老先生忘年之雅廿載餘矣然遂無緣得親水鏡比承簡擢政地則益不敢自通以尊翁之才情神理繼述無憂得請逍遙當謂風流教主上壽可期條爾仙遊百身何贖小人固陋掩關習懶雖日夜悲惋而疏節不能自致須藉楨伯爲我書郵渠復請告愆期乃遂逡巡至此死罪死罪楨伯思歸信宿言別生又多冗倉卒附夢辭併陳絮酒之敬都未足展其心幸尊諒之生向有懷舊十三詩尊翁化後余德甫繼之尚欲續爲十五篇以寫我哀容續寄覽

率爾裁候林泉之人不復作世語劣劣不備

荅劉道徵

弟至彭城家僅近者首致尊教知吾丈之寄情於不佞深也還任來條已三月日爲人代庖至無休畧以茲近不能馳一介之使候太翁於里門遠不能附南飛之羽通尺問於嶺外及會洪湫使君津津能道故人之念我已心內愧之方與僚友劇談盛德而使者復及門矣道義之愛有加靡已又損橐中見遺督學使者弟自知不能其官故每力辭吾丈於此官雅稱如來教所云云大槩已得之益守官則不爲人所移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一

十一

又

弟之去貴省而之關隴過家時已萬不欲行政慮有異日紛紜不願以身發其端爲爾單車一往其無固

志難於履之也。王公月言者及因遂乘機解脫。此解脫之機。乃在家人亦自謂不負知。已乃聞。使諸。王公。威風。翔。羊。挂。解。人。如。此。高。仍。無。枝。辟。支。小。果。咋。舌。內。愧。死。矣。初。聞。託。述。目。告。比。詢。及。泉。使。君。知。亦。良。愈。和。石。踵。歸。蘭。省。故。人。時。時。向。使。君。抵。掌。而。談。非。欲。奮。飛。相。從。則。願。縮。地。而。迎。絳。節。至。于。肝。膽。焚。焚。萬。里。比。鄰。既。非。形。迹。可。拘。亦。非。筆。舌。可。盡。也。尊。翁。老。先。生。盛。德。薰。人。所。謂。不。有。是。父。焉。有。是。子。比。想。眠。食。彌。佳。定。省。之。暇。幸。為。通。家。子。一。道。問。安。之。意。餘。情。縷。縷。尚。具。裏。言。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與袁州守思韶

我公之隆施於不佞至矣。即以梓里之愛置於邦君大夫之末而不佞所朝夕孔邇者。獨非其父若母耶。奈何令我翁折節頻加而不佞儼然當之也。小人之腹。但知屬厭而無能為役。以報惟是竭狗馬之才。庶幾少見於士民。以當雅意。而地遠政疎。實切縻廩之慚。積愆逾重。不知異日何以歸見我翁。也不佞居嘗謂辦給之吏多持初至之銳。以傾視聽。久而實枯。病見獨簡。約愛民內持雅操者。不然。久而愈信。而才愈彰。則我父母其人矣。此非謬言。乃已有真採所願。毋

念嫉於頑母。倦施於難化。堅持此心。以觀厥成。而已。瀕行既辱。賸錢簡書。方迫家累。滯行非仙舟。夫力之賜。何繇安行。而達武林。種種銘刻。非言可罄。茲緣家兄醫幕。送還。謹附謝尚容。至任專力起居不備。

又

別後數承教札。具仍不遺之愛。東魯遠隔二千里外。掩關病夫。無能專候。為歉。愚兄弟自吾父母行後。非不效尺寸之力。而人微言輕。終不能勝世情物態。遂使高賢蒙議。彼蓋以破甑相視。非真有汗。蟻也。即兵道李公亦謂無可奈何。相與歎息而已。吾父母節惠。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四

之政非一而尤遺去思者在。鈴戟胥皂不能得民一錢。今日旁午四出。民皆有借寇之思。而白簡中乃以

憑縱下人。為言天下未有顛倒於此者矣。世事可嘆。類爾達人大觀。幸毋留之胸臆間也。舍姪叨竊首舉。辱父母拳拳稱慰。真通家至愛。不佞兄弟門戶有寄。獲此足矣。而浙學之命忽復見及。既非所望。亦非所堪。遂以病狀堅辭。果如教中所言。角巾相訪。猶得策病軀相迎也。率爾裁謝。不盡所欲言。

與程令君子順

歲之不辰。民幾魚鱉。非我父母弘廉平之政。以甦生

嚴懲奸之典以杜釁民安有今日而生亦安能為不
內顧之人長驅而上計也此行本擬一望顏色為疲
民稱謝會有所阻離而止乃辱厚錫之贐此心忤忤
內慙不寧謹遣家僮先致鄙私奉候統圖明春面罄
又

章江舟中別後修馬一載我翁猶爾讀禮而懋且再
里且辭學稼學圃二載於斯矣猥辱不忘故誼遠勤
德音披白此誦不勝感懋懋之不才又官貴邦愆尤
山積當有去後之遺思此在明公自私其故人耳
恐未可望之凡衆也至於循良芳躅久而論定豈懋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兄弟所能推致而明公用此為謝是使之貪天功也
何敢何敢懋昔為計吏時被病乞休已乃有闕中之
役益懼殞越道路遂量已引身絕意當世而浮名偶
挂人齒復有浙除業已辭之異日何容有復出理耶
乘清時策茂勛此正公等事也幸勉旃自珍倉卒報
謝不盡所欲言

與蔡計部

重陽把菊陶彭澤故事今之九江故即柴桑栗里地
也明公高雅不減元亮登高採菊漉酒賦詩風流達
旁郡矣第舉俗皆愛其名而鄙人獨悲其遇硯然鳴

咽無能則於龍山之高會薄有莫樽顯人代上知明
公之能俯鑒當不以後期為罪而卻之也前見王倅
極感明公破格相與之誼達人之見故自不凡不佞
亦且為屬吏生色握手敘懽冬以為期茲不盡所欲
言

又

伏惟金虎半節望舒始圓仙郎推務多暇江干饒致
而後之故基理胡牀之清詠致足樂也不佞韃縻
而後之使屬二月餘矣幸返故巢僅餘皮骨聞江州
使者投函而去謹披清風若觀明月拜貺歡喜重以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六

漸惡在昔詞人賦月隔千里而猶共矧江州一水間
哉雖不獲侍杯酒燕閒之私乃精爽旁皇矣倉卒聊
致賀忱山城窮寂無能仰酬萬一伏冀仁明鑒而存
焉不具

荅龍身之貳守

僕甫入豫章則按籍而數諸賢大夫至我公惕然而
思曰是安得通一介以慰其淹滯而伸吾契闊耶計
不佞心動之辰則我公發教之日神哉此心之感不
佞間與時賢屈指天下才輒首吾公而世亦多能知
之者然未有能亟展其軼足而使之尚困鹽車之下

何也則又思之吾公才氣橫溢假令循世途之常處
臺省之地有能為蕭榮艾敷事耶如是即根氣盡矣
乃今投之以卑而令無悶淹之以久而令無焦此天
有意以大就其才而厚畜其氣也昭代名臣多從此
出公其幸毋忽世懋分宜簡斥尚為世人所容求退
不獲反獲豈移旦夕將顛覆是虞安敢薄外吏惟是
志意淪落忽忽病緒雖心知賢者上之不能効推引
之義次之不能通故舊之權乃辱不遺末誼厚獎以
詞蕃錫其儀誠何德以堪此省循惟有愧報而已敝
道寬嚴兩難愆戾日積我公其惠顧桑梓尚冀嗣音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李

督而教之幸甚餘懷縷縷別盡

又

兼吾公之在當塗雖政聲赫奕臺使倚重如道府而
區區猶時時扼腕以為千里之足繫於轅下比聞超
擢中原名郡則始舉手稱慶謂公論尚存壯猶克展
何圖世惡僞異復張橫天之爵使陽烏方顯而復翳
神驥未展而就拘此誠可為世道慨非獨區區私好
於我公也不佞上計乞骸自分無復來理屬狗馬之
疾稍瘳扶曳復任兩月來亟欲遣候旋承子瞻黃州
之授知廟堂意尚有在復擬勸駕會稽司章日無暇

畧茲方遣一力為候而家信適至即令與俱榮發定
在何時計必道豫章汎掃滕閣以俟前旌不既

與王子厚憲副

尊公方當壯盛之年安閒饗福弟輩夢寐中所不存
變即吾丈亦自料綠野之辰尚可承權何圖一朝計
至使吾丈狼狽而行聞擗號徒步僚友俱不及追送
行道聞之尚為酸鼻矧通家累世同僚兩任骨肉至
誼如弟者當何以為情耶在饒州驟聞即擬遣力追
唁念勢不及而止昨至省下知公奠之禮未行急歸
草數言致區區私奠意司道獨遣人甚艱吾丈所知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八

八

李

又

絕相聞者忽復歲餘每與相知言輒屈指吾丈即吉
之期謂當嚴駕朝 天矣適行部延安忽丁丈轉授
手教知尚戀慈幃未發教中不及應兆之事豈讀復

方輟未暇施種耶第客歲臥病京邸堅意乞休當道
乃授以貴省督學百端苦辭方已然竟不能挂冠還
任百餘日復有茲授欲理前疏恐累元駁家兄不得
已單車一往半載圖歸昨方借出考為計而元駁事
波及勢不暫淹已投劾矣發落畢即馳至潼關長往
耳先是弟病後若悟遂斷慾求靜而歸有奇觀以是
破遣一切功名毀譽專味玄旨即罪譴甘之矣吾丈
方以故人鼎足三學憲為快不知弟之以從兄毀與
家馭之以反兄譽皆一朝不能居者今獨大耳兄可
耐久耳茲言不敢為他人道也拙稿久陳篋中適蒙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九一
梓授覽之增報其為德門辱不淺歸人校文苦惱萬
狀率爾裁謝不覺枝蔓

又

不佞少以詩酒自豪志意不立自得吾丈而始知所
以居身居官道誼之愛何日敢忘第自庚辰乞身以
來強學繕性但能為應而不能為因此微尚不堅驅
馳二載則又以吏道迫而不能起居門下客歲盛夏
過漸將以旌旄至止度幾一晤乃聞休沐未任何遇
合之寡緣也雖被新命業已捧檄朝天往返遂
成四月過家忽忽為豚兒畢姻歲杪始得之任雨雪

無聊中忽接翰教若從天墜也表裏深情溢於言外
至歷敘古懷則今此心戚戚若見顏色諸所稱謝蓋
循牆掩耳不能當矣吾丈以盛年游歷諸艱家世循
史所至刃解今將起輶而登開府令故人一快觀設
施耳不佞衰白苦無宦志為冷局稍得藏拙即今幸
資黜幽亦何足為國家輕重哉使旋聊借以寫積
懷禮賜過豐皇恐拜領不腆四幣並拙刻附上幸赦
疏節不宣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九一

五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一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與劉金吾

門下提禁旅與元相對侍楓宸權寵赫耀震動人耳目而世懋開隴一外吏又復棄去掩關為道民搖首畏事不敢出口道京師其於蹤跡徑庭奚啻萬里然論此心於形骸外又何同也沈四歸拜大教及織成名香之惠披函快讀韶辭婉旨令人歛歛欲絕易大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一

元

傳所稱斷金如蘭即僕不敢比數於君子乃門下其能破出處語默為同心矣僕三逕歸來妄意出世之事本謂便可都遺世累游神太玄豈意凡骨如故而風波魔障乃更有深於仕路者今方涉婚嫁之累即明農教子猶所未暇惟是多病之軀謝遺功名色慾或可苟延衡宇之下回思作老博士未已必當畢命道途差用此自慰耳門下以為何如野人彈壺都無關於世語大金吾令問休暢封候腰玉故非草莽間所得道也茲因賈僮北上率爾與居不備

又

不佞幸以病免兩辭學職不涉世氣即所聞見一年之間陵谷屢矣蓋至于今日而後喜可知也回思吾丈棹輕舸於怒濤之中元秉承危石於斷梗之下旁人猶為悚入而況其身之者乎然吾丈苦心妙用幹旋轉易不惟上寧國是而猶以其餘力庇吾元秉乃知所保全多矣克生老大奮翮不負故人期望聞之惟喜至今然事事輪乃第一着何也少年可畏不知果自奇勝耶將勝處即是負處耶然吾謂克生詩終不易勝也黎惟敬遂永訣可念諸君子倘有公舉不佞即隔三千里外為廁一名可也野人無他及聊敘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一

二

元

契闊而已勉力善事

聖君臨風悵然有懷不盡

復王沂陽

僕父子兄弟俱蒙恩忝備朝賢不幸負抗俗之累投權姦忌諱中以危法竟被魚肉既已抱蓼莪之痛不復比數為人則有杜門寢苦期之沒身而已蹤跡奇苦為士大夫所遠道即不自量願以文藝自娛亦不願世人知也奕友劉生從家來過則持足下書至并道其為人僕兄弟且喜且怪便臨而發誠讀之累千百言不得休大要以僕兄弟為可語者推獎過分至忘其年德而下之足下豈過聽劉君或別有聞見耶

廣仲翔三國名士也遭讒斥且死曰死當以青蠅爲
吊客使天下有一人知我者足以不恨僕之遇足下
實知已矣以仲翔所不能得者僕何幸乃得之足下
哉既以奇足下又竊自慰也劉君又時時述足下酒
酣悲歌輒起攘袂椎髻舞長劒飛動若神翩翩有
仁祖鸛鵒之風聞之歎息想見其爲人恨不即置之
坐上耳足下又以雄詩文若干卷及諸稗官家見示
每暇披之爛若製錦快若建瓴卽未識其人生平襟
懷畧在是矣僕於是愈奇足下何氣雄而量虛文之
高而問之下也明興以來蔚然稱文章家亡慮百十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又

僕生而好譁遇事輒不能忍向見先生盛自稱述於
世間能事欲攬無餘因緣作戲敬以忙字相贈事已
都忘不謂足下尚存之口實也朗誦雄篇爲一忙字
衍得多許文則贍矣美矣雖然試扣雅致當以僕言
謬乎爲得乎謬也則足下爲無可辨之語而僕爲不
足辨之人得也則足下當以閒自華維摩不言始入
不二法門今爲多語又添一重公案以忙救忙足下
之忙何時而已乎且聖賢固有忙有閒忙是虛迹閒
是真心今足下槩而忙之以傳於一已之真忙恐非
所以養性而體道也本欲騁其華辯恐僕亦入忙境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四

荅俞仲蔚

不佞不奉顏色忽復三載人生幾何良朋長闊每得
一書未發輒先喜眠食無恙已乃數過詞旨尋校字
蹟便若紫芝眉宇燁燁向人不佞雖叨轉開局而時
事孔棘首尾踟躕種種寒心積薪尚可束濕奈何唯
有菟裘一着終當解脫鵬冠荷衣坐足下斗室中何
啻諸天廣坐此期匪遠稍歷寒暑可得足下幸善詩

以待足下逃世已久而悼念一二故人若老於宦途
委無比直是情至語別耳家兄莽伉未有八理子
與初有入賀之耗踊躍待之以同產喪不行復失此
會快悵何言今中外官俱壅滯而藩臬稍易轉動子
與宦情不薄前路尚有一二程也詩述文債動盈箱
簾念此苦海蓋棺乃已或有棄妻子入名山朕幾可
免以足下卜之雖人才不敢相望其於世緣不淺一
也遠眺於邑憤憤不能吐所欲言

又

今海內游士得足下一紙書便似有千金萃白裝入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公門揚揚無畏色即不得書而來見必自通吾仲蔚
客也不然則以所致他人書轉關而至足下何以得
此聲於楚越間哉雅謂徵君通隱名重好游揚天下
士而素善徐方伯及不佞兄弟也今方伯已矣獨不
佞官茲土又轉入豫章方伯殘客尚時時回面向我
然此輩雅善負人出假足下為重游得所欲歸不能
持寸絲為徵君壽子與客死無後居平故人稀在者
慟哭而經紀其妻僅一不佞及門人稱不負者獨一
郭造卿耳人不易知足下制亦宜慎所與母使此
輩舌端也知足下雖復泥雲四方文字則應良苦不

識能於小暇時特作一書相慰存令王先生得之不
減游客千金重耳前後敬一膳碗至否今更有數磁
為逸人清供攢金可餉兩客正德密案頭泉石用之
適已離南康不忍辭縵布之勝一宿開先寺乘清興
念足下作此相慰蓋不佞雖苦為吏獨於廬山得少
佳趣稍俸作開先一室廬幾不盡染俗吏風新詩及
紀刻減當再寄游山龍殊不能盡此山勝也聊足資
足下一臥游耳信筆不盡所欲言

荅張羽王

公乃尚倅與國攝小縣揚如故耶文士之崎於世自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六

古而然然未有浮沈州縣小官推眉屈膝半生未已
如足下者亡論足下他業即一二短歌清新爾雅明
卿旗鼓至欲退舍何况餘子嗟乎大丈夫會須昂首
片時即不幸蘭摧玉折可耳獨奈何挫辱之至此既
不肯放歸丘壑又不能挽致雲霄監司之謂何主贊
之謂何問者亦嘗寓書侯公為足下一宣湮鬱然亦
何足為一毛輕重也不佞素寡宦情會聞家兄口語
益自憤懣求退不可更笠之招之於豫章城中其地
諸司萬口所集目切不令瞬唇噤不得揚西山一點
逸若昂過諸王孫文士門漠若無一面識蓋禁騰

使然不爾即不得瓦全散衙之頃惟是簡編兒女差
自得娛二賢子復相忌苦其肺肝頭目相接賓客時
時欲倒正爾自歎恨見足下書始知幻身猶爲過譽
便懽然無望矣足下素深內典當必有自認識處計
不與目中空華爭量上下耳陳王叔近有相聞有即
爲足下致所託病冗手狀不具諸刻聊供退食一噴
飯也

又

足下今去縣篆治作何狀能復於明卿父子間小作
伎倆自愉快不大都在足下當以說世爲宗抱關亭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長便可作玉堂貴人視之桂林相公在位不能爲足
下毛髮重而貶削日至今日亦安能使足下去位也
有楊大夫爲僚長吳參政爲邦人差勝八桂間雜徭
黎而耕厭厭無與共語耳黎惟敬老始致政遨遊天
下至今未達豫章人皆咲之渠正得此意彼之憤世
無從入山林而唯恐不深是或一道也僕昔爲尚璽
郎賦詩飲酒當塗以貴游公子目之斥出外藩便作
老吏書獄成風口不食酒歸而嘿嘿對妻子等輩視
之謂入兩司三昧忽作一手書寄明卿談稅責義不
似近日王郎口中語足下幸取視之所謂黃門之不

可稱貞與散僧之可入聖非足下不能識此旨也薄
書之暇作此兩書一剎那間西方極樂國耳新詩幸
一一寄我酷好足下小歌行時得一讀爲快茲不備

與沈廷際

今世重進士凡人見其故人舉進士無不頓足起舞
者獨僕於足下乃不然以謂此足下故有物也而恨
其抑而居常則諉曰有廷對在及對而更抑之而居
常方獨有於邑耳安得有喜哉今所日夜傾耳冀一
騰蹕以慰故入之心惟是天祿石渠之高選足下遂
能把青藜一照故入蓬華乎僕拭目而待且穿矣又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八

又

自公行後區區無所寄懷時於令妹丈所詢動定知
彼土得神君若時雨降而上官無不心醉者比領尊

教具悉近況一以見公之執掌吏道能從容暇豫不遺故人一以見公不自滿假謙虛可掬氣不外揚不必問政而卓魯氣象已在眉睫間矣至於手書款款俯念行藏下逮兒子此又公顧我特厚之私銜結於衆情之外者也見朱虞封及聞蔡計部頌公皆不啻口出僕竊謂朱公嘉定之政即龍溪之舊轍則前令之規亦新寄之明鑑也政不必以利爲疑矣科第在在有之獨公一出而鄉黨無遺議士民有頌聲僕敢獻愚忠願公爲金甌益自愛也僕自家兄被召時亦恒恐提鼻不免邇來似見兄弟俱無宦情或可赦其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一

九

王

愚而不相責矣長豚兒苦志求進邇來忽覺思致道雅皆公餘造也小者亦似有進以公勤勩下問不敢不實陳以慰遠懷勿笑謂王家世有譽兒癖也草草手狀不倫惟尊諒之

與陳玉叔大參

足下自督學使者晉列伯所歷位愈崇中間經職務彌繁重乃時於故人誼不棄而第一際執掌便至多遺忘失實此豈獨降才爾殊將心之舒感亦懸也前於蕭使君坐上得足下見懷詩擊節賞歎始憶足下故在淮陰已復惓然不知所之矣第歷俸兩載餘遂

爲第一人所望量移遠地便可藉手菟裘不意本省之缺猥復見及跬步枉牓便復無可奈何此身茫然未知稅駕之所中夜悲憤無策自割目見家兄之事何容復有官興此故非飾說知我心者潘開府也當今才子有屠生實後生領袖氣不諧俗爲頓上令弟已憂之頃復調清河雖以才舉必有忌而故儕之者昨欲力薦之開府而偶忘及之開府憐才不下足下倘相見時幸爲一道區區之意若足下知之定勝於弟故不俟順風而呼矣甫入省冗劇不可言而僚長吳即刻行匆匆附起居不暇作雅語僅呼小史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一

十

王

口授幸諒之

又

豫章使至接門下教惠灑灑如見故人顏色也先走閩使還第數有竿牘附訊扇頭二古詩是生平苦心作一二薄酬定不至浮沉恐萬一未經覽聊一及之耳豫章是弟舊遊五載滕王閣便似吾廬恨其地既亡奇而賦詩者踵沓令吾家子安嘔噦弟是以關筆門下今爲地主必多新勝能一洗刷朽壤如巫山廟中故事弟當不惜千里寄題矣金陵佳麗一十年鴛花夢想官曹無事朋輩追游如汝師輩不乏即老此

官何恨第精力耗於閨中此痰火日熾杯勺不能入
脣直是無福消受耳賴 聖恩爲先大夫予祭葬稍
畢不孝棲棲之志從此下見先靈亦足瞑目門下爲
不孝欣欣若家慶真骨肉昆弟之情也江藩重任以
名賢臨之名實加於上下絕塵而登不遠矣幸強飯
自愛不具

與趙汝師

始吾丈之以諫歸也弟惟以鄒志完羅彝正無恙爲
天下蒼生稱幸而區區此心無日不在通德里門顧
自惟蹤跡汗陋久棄於賢人君子之林深懼以腐鼠
王奉常集 卷之四

餘腥汙我鷄巢以是次且顧望兩年於茲矣昨者承
乏上計苟免丹書栖栖碌碌弟亦自厭何況於人乃
緣狗馬之疾堅意求歸不幸復爲當事者所羈自恨
桑榆未照辟支小乘天復斬之必令爲道路之殍鬼
而後已忽忽無緒病益不支偷隙過家一與家兄握
手復自歎生平無一善狀惟是緇衣之好弗替奈何
重自疑畏一旦填溝壑而此志竟死不白耶欲身之
虞山下請益屬病未能也謹令童子以寸縷尺楮羞
之門下不敢望爲醫師之洩勃聊以自明此心而已
伏惟高節隆望既已山斗一時籠蓋百世乃聞杜門

脩業惟日不足此真小須彌起累劫大佛力也彌令
小夫醉心倘所謂泰山不讓土壤將引手而下接乎
則是區區望外之幸已氣滿口重辭殊不流

又

比聞臺諫揚議當宁崇賢吾丈至止之日即晉春宮
大僚此舉足收人心扶正氣朝野欣欣爲易視聽然
自是吾丈之身不爲吾丈有矣此弟所以公爲世道
慶而私爲吾黨悲也近來道門兩姓無不言病而家
兄羸弱尤甚竟未知天意何向弟日夕居澹圃庶幾
近可調攝因而課兩子種秫田即欲有意當世不能
王奉常集 卷之四

矣而薦賢者猶復置之茅茹之間豈同志如吾丈者
不爲乞身而更爲緩頰耶從子久客都下雅非所宜
初亦家兄成其觀光游學之志秋氣漸肅單居無裘
故遣蒼頭迎之吾丈幸正言命之過返母若他人之
依回也倉卒附候不盡所言

答張伯任

首尾三載憑席教愛何啻骨肉而每以世禮屈我親
賢爲歉昏黃道傍揚秋景象依依猶在目也不才止
足之心門下所系深五月三秦軼掌願息實借事以
解脫與弟離別長別幸生見家人足矣杜門養病一

切謝道間遺而首動我盜谷之喜者公也夫不遠千里而視衰退之人道誠厚矣獨奈何尚用官屬禮豈青雲張長公病夫猶能相吏耶劇場已散況以倒施於掩關者殊非所望於高誼也當今士薄百六出處都難而郡縣之職尤苦為公屈指內召且以日為歲即身當利害之衝者可思已盤根錯節為異日受享地故無涯耳幸強飯以俟餘懷種種可具稟言

又

都下四十日如醉夢中獨吾文厚誼猶在眉睫

間也當時見尊懷多所不堪今竟獲見故是至情

王奉常集卷之四上

不容已處第如廟堂巨弼遂少憑藉何歲事大侵士

風日惡吾丈處津要之地而家不改步生計蕭然僕

每歎息以為非今世人物貴城表率向有簡亭丈又

苦鄉居今得吾丈歸馬鞍之峰崇於喬嶽矣惟是舊

天之浸聖皇巨測物情洵洵不審吾丈何以策之

僕幸處閒局福過災生久病不痊日思退就隴畝他

無足為吾丈道者茲緣僮還謹令專候與居不倘

荅潘見所

世懋辱尊翁老先生國士之遇蓋嘗以郎君視門下也舍姪無似既同賢榜復締佳姻似天之固其交者

惟是掩關病夫不能走謝於若水之上每以為歉顧

辱捐書寵以盛儀領次何施顏面伏承見示方山人

詩稍卒業知為尊相公客也與沈嘉則諸人往還足

稱勁敵邇來詩道盛於布衣而新安尤夥豈山川靈

秀所鐘耶猥蒙見委小引以高誼即不敢言辭第病

夫久捐筆研吐言日益不足軒輊於世恐反為方先

生辱奈何家兄京兆之推知出尊相公推轂雖不捧

檄要自為榮即日具疏闕下僕當附書尊相公也入

鄉身董版築河上久令使者相待倉卒布謝拙序容

徐為之不罄

王奉常集卷之四上

荅馮咸甫

世懋比困吏道恨不蚤識小馮君也倦遊掩關來竊

慕王君公性廉逃名之風又不能先一介將尺素以

自通昨以兩子一婿留滯旁縣不勝抵牾之愛一出

視之歸而琳琅爛熳几席驚怪不知所從來以足下

妙齡英譽世載芳籍拾青紫不足道而獨銳情千古

之業至虛左結褵瀕泊無能之士以彰雅道顧不佞

安所為足下助哉卒業新編已目眩波斯實肆披函

發篋又九頓而當寄託深懷矣偶襟抱作惡聊借名

花濁酒自遣而使者復久遲不能倉卒有所據懷佳

紙扇尚留案頭徐理舊業頌報輒先手狀陳謝不宣

又

昨歸自郡城聞足下過疊陽觀與家兄周旋僕失掃迎為澹園主人太自快悵適奉來訊具言願見之懷追尋之亟而竟以相左為歎乃知高情所鍾更甚於僕掩關病夫終歲不能一二出出必併日力而謀亟返乃於其隙失此良晤誠亦可謂無緣然足下妙年手神僕獲一觀當以踰所聞為幸病夫老矣精銷亡父素髮婆娑倘足下一見意敗何如今者博得兩賢珍贖珠聯璧合寵若兼城而長歌磊塊尤為蕭條三王奉常集卷之四主朱

薦黃玄甫

明公門下士有黃生廷授者晉之太原人少負奇氣多讀古書自司馬子長班孟堅而後視箴如也尤選於莊荀呂覽淮南諸家之言庚午秋試家兄在晉

而拔之與計偕焉旋被家難贈賻六載寢苦以來下帷彌篤聞大司成且舉育才實典羅致海內之英負笈遠至以僕通家舊人執贄請見即之氣愿而肅叩之言訥而堅問示所作好古博雅之風又多橫溢辭氣之外譬諸屈產之乘已遇伯樂稍脫鹽車矣今日之過明公是其登臺矯首之日也夫上以實風下以實應竊意此生可充隗始一日千里行在斯矣願明公之加銜勒馬豈鍾期之聰虞其失聽或和氏之寶亦藉先容實有所懷不能自匿謹白如右

荅黃玄甫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主

朱

足下比數困文戰漸老英雄齒髮矣道此已令人短氣奈何復困之讀禮也得書知無闕明春計偕差足慰耳足下業為親故博青紫定當不以一溢米過費幸自愛僕多病不任校士且受惡言投幼掩關事至微淺雖事疊陽師骨凡不敢望仙足下方立功立言人間世其令故人一二知己竊有榮焉慎母問此出世事也諸兒辱垂問通家誼至渥矣兩人正逐院試間一挂名博士弟子便如八節灘頭上小船門戶尚未有寄也張憲伯奇士知為足下執轡虛左又明蘭方伯家居居想念之欲附一書往偶看花被酒強

起授使書力億不能他及相見一君子幸道區區不忘也有紀遊一冊足下併為我分授之王君公伎倆已覺為煩矣

寄汪仲淹

足下為太夫人愛子司馬公緣是授爵足下今大夫人以老年捐館舍兩賢羅側而蒞其喪生死哀榮殆無幾微憾獨念足下素善病而半生始知人倫之戚將無過毀以為太翁憂故亟遣一力代叩几筵且以慰藉兩公勸進一溢米自閭闔舟中別來忽兩易歲書矣日聲折為老吏疏節幾與高人斷蹤而家兄書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來亦不及足下眠食昨非見邸報司馬公請贈疏亦無繇知足下為讀禮辰也兩司自謝訊兩臺外例無顯遣人出境者苦郵力難也今為太夫人一行顧晚矣足下其母謂不佞有遐心哉不佞多病不任為吏而勢未能解脫皮骨僅存乃精已銷亡久矣一切娛生之具都盡屏謝蓋吏行而僧處耳不審足下亦減懽趣否此恐自然到此每一發書百端俱集往往翻不得快所欲言奈何足下幸善自愛

又

不佞別足下以來忽忽不知歲之云暮蓋自從子獲

偶元馭被憂此身日瘁於奔命矣近方理筆研欲為潘孝廉作母誄而內子忽遽殆疾營視未瘳除月忽聞驚憂無措擬抵死為不出計重困其心弗遑他務會得足下信使知為孝廉督逋也則大愧趣就稿未半而病大作呻吟第席間意猶未已子念過視疾相慰勞謂母過苦吾且令汪信返姑緩其期不佞就牀叩頭且愧欲死然終無可奈何恐重得罪於歸人遂口授小史以辭於足下獻歲家兄文往當併致之也來教所云一卷一赫蹠亦當展限併納令兄老先生海內倚望召用何乃善病聞頗留意堪輿家有之乎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與瞿茂才

不佞年來及早衰其必不任浙事足下知之度此厄後倘不即填溝壑當相從賢金玉為汗漫遊耳病次不能別書幸諒之薄儀附往不既

曩為匡廬部長猶恨卒卒勘燕間之歡為吾子授室餽既今來豫章日主督郵亭長爰書簿領即流汗欲什不得休每一念尊君寃狀未白吾子日及戰兢之秋然徒戚戚無可奈何不期乃能相念從數百里累糧而授一介之使有心哉吾黨士也蓋不暇披函而亟問使者狀則尊君事業且有緒而吾子哀然首錄

當與鄉書不覺听然而咲也已讀三書及所應時義
諸篇則益大喜踰望金大夫故奇士不難得吾子然
吾所為喜不喜受知喜吾子之不詭於時也吾嘗訓
士子云若欲為時義佳者當讀老杜麗人行肌理細
膩骨肉勻吾子風骨自是神仙中人絕似吾家阿騏
尚於尋微數藻之功未到恐場中七作未勻然遇九
方早已當取之牝牡驪黃之外顧區區之心絕不願
吾子計借而翁兩世所乏者非才與名政謂文太高
名太重意氣橫生不罪而入於機穽今蹤號呼出之
已作半生悔矣吾子其亦緘金人之口銘正考父之
三奉常集 卷之四上 九

故吾之好一意經畧為匪時具業亦足自愉快而夙
稟早零不堪鞅掌狗馬病甚恐一旦填溝壑令文章
事業兩無所成用此為恨豈謂必此二官足為王生
事耶吾子過矣萬言書上吾家長公大是奇事想當
得報可因得四部全稿足為中郎談助吾故為俗吏
何得蓄此書作此書目眩欲倒幸生念之

又

李使君坐上索楚書讀之見足下褒然前列懽笑絕
倒已復疑曰直指君為知有瞿生胡令彼九人者先
之尋遇取叔子言其詳足下竟以二三場奇絕拔在
王奉常集 卷之四上 十
此則又惜足下不更遲三載遲三載不當令吾猶子
獨步雖然即今日吾未見九人者之必能先足下也
則其偶而先偶而後命耳夫先後非吾所急於足下
也曩者不驟言乎吾幸子母蚤第當其時所虞于足
下不以名後也則又有大於此為足下造命者今年
十九矣朝京師應禮部公卿大夫下車而爭願識奇
童子者猶故言也飛揚年少交襟結袂呼酒限韻以
騁於聲利之場者猶故言也不知足下於此時遂能
挫其鋒湛其宇以與夫醇固大受者游耶將其文日
以奇而其鋒亦日以甚出於譽者之口而遽入於忌

者之耳耶吾猶子之視足下十年而長矣於人間世利鈍羞貧然吾猶未能信其能養之而能用之也其往必相聞願足下之以是交警也凡吾所為諄諄款款於足下非有見于足下之短也又非謂吾能之而以訓人也以吾才不逮足下年嘗倍足下而時以憂足下者身惟其憂故願足下之交警于吾猶子也足下兩試卷母論利鈍幸悉蚤見示不但以教吾子亦欲以沾沾自娛耳頗聞尊公事有緒而尚未妥奈何聞已南還如入京師者為我道聲不具

王奉常集

卷之四

王

三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二

文部

書牘

荅潘景升

仲淹初至屬僕有他冗未見已謁之子念室案頭有泛舟一編取視之中有秀出者指謂仲淹此年少咄咄逼人仲淹與方曹二君相目而咲因出示足下稿語僕此潘郎所為巧文王先生者也就讀竟益嘆服不去口頃之仲淹來就僕首觸地九頓為足下請請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一

三

已出庭實景景然跪而受函發之洋洋然纒纒然然竊怪足下何氣雄而禮恭屈已而信僕之甚也豈為親故當靡所不至抑信其兄而屋烏夫人之介弟耶僕束髮而事雖中牽世網徘徊末路慚於壯夫始托黃冠以消其聲色利名之障非誠有天際真人想也足下過聽而禮之幸不即面耳面即嚮意都盡矣以太夫人懿行左司馬既諡而傳之即僕胡加焉聞足下始欲請碑於家兄而屬僕誌家兄云以女碑非古也請易而誌仲淹既然可則謂僕益誅諸然益愧足下意矣盛儀宜返恐足下疑於僕之有卻心也謹

吳郡王世祿敬美撰

拜嘉焉而以不腆謝足下其諒之

又

世懋受孝廉先生委屬文數月不能自致而託之友人友人又不為亟致而竟須汪仲子至日月久即文亦散帙耳重之以蕪陋顛蒙計足下且唾地而視何物已音乃爾難致詎意足下之薄誅其緩而厚賞其言也足下自重其懿母謂人子得一言于其親亡論好惡皆為感耳然使僕以巴音而當鍾賞不已而乎則足下之過言使然矣今來更以祖太公壽章為委夫壽而詩也詩而卒之酒食間也則其言彌下而足王奉常集 卷之望

上朱司空

某誤被沈濯竊祿留都每有干進之懼不敢輒通問京師其素所自執也然名公鉅儒信知己之誼下交賤迨至一至再情不知荅即齊年金輩所不敢為惜童傲夫亦不至此而某獨忽然於長者之側即巧置

喙何能自解先是使者忽擲大教踞發捧讀已遂

盥沐裁為報言刻期領取久而不至詢之索考功氏

則云已領書北轅矣相與惋歎懼獲罪戾然已無可

奈何未幾鄭北歸載荷嗣音益深鄭重感則涕生

慙亦汗發謀於考功會其上計有日輒附片言與達

肝膈不意觸暑艱行又復淹阻自顧終鮮交游非考

功誰為達者妄意始終涵納遂留至今某溝壑餘生

無以自適寫懷箱什如候垂鳴於秋草何地無之獨

如我翁以豫章之材而蔭植微卉以瀛海之度而吐

納洧流教不擇類施不望報此在於今實罕倫比而

王奉常集 卷之望

三

絕無僅有之事又獨眾及下走古人所謂重知己之

感即此是矣又何必揚之仕路登之要津然後稱知

已哉某以先人父在淺土希冀恩澤尚遠無日勉於

今冬棄事已乞微差不日言旋或便興盡乞休家兄

倘藉當道相憐便其歸計不然亦解綬歸葬此皆真

情不敢分毫欺於長者縷縷塵責不任悚仄之至

上林司成

昨辱枉顧以奔走失迂為罪茲緣舍姪一夔事迫欲面陳竊恐以暑曠長者輒敢假墨卿為請幸體至情恕其狂僭一夔以隆慶元年下第假回旋被丁憂迄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四

賈

今來已七年矣時未有實咨科舉之議投文竟回不及躬領到監此則其罪也儀司之實咨明著歲月而成均之名籍尚註暫咨聞其哀訴祈改不佞不敢爲吾友望也何也以七年之籍遂改於一生之訴是吾丈得以意予奪也執法者不爲也哀其請而爲之下儀司似矣然中間冒領耗減多端爲一生而遂示前人之隙持體者或次且焉不佞今爲之請於儀司已得手本爲公憑矣不識所謂誠迫而誠可哀者得一申於左右乎夫實咨之須戶部防其納銀有無也實咨之須禮部防其行止礙否也今皆無是矣不過文王奉常集

不佞亦何顏而歸見先廟哉今世之丐請者目爲視薄面語伏惟吾丈古人也不佞義不敢爲時人請而以古道祈乃其寡昧促刺無次幸矜而寬之

上徐鳳竹尚書

我翁敷歷三朝憂勤一日忠勛夙著於中外恩德幾徧於東南士民想望握銓秉樞之日久矣徒以初登仕路即遷權臣歷典名藩時伸正議以故遂巡久次民望喁喁過者廟議序資朝賢歎滯始入亞司冠載晉留工識者猶謂暫借之南未究其用而後進小生不悉顛末遽有此蜚之撼敢與姜非之辭世懋雖賤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司

迭波臣亦知堅白之難磷鎔權衡之有定是也所望大臣憂國母以硜硜當其翕翕命駕蒞止使公衆無缺善類有託家兄起廢京兆叨在幷幪尤深手足私喜世懋素荷恩私奔命三郡家絕往來久緩稱賀罪歉萬狀茲專一介起居八座併請脂轄之辰倉卒奉布契闊無任欣躍瞻依之至

荅周明府

僕天地之畸人也自被家難來塊伏閭井間萬事灰燼惟是一二故人不能頓絕屢從家兄爲謠歌相扣而和分不敢齒於世之達者即世有賢士大夫亦

從便識之也故人子與使者忽介中州之役來出索
中稱真陽周明府所與僕兄弟書在焉踞讀之類以
僕爲知詩若古稱二陸三張之流引而廁之諸兄弟
之間甚媿甚駭 明興以來作者無慮數百家至僕
生平所服膺者益博學稱揚君用修雅調稱李君于
鱗耳楊雖不及見讀其書是古左史鄭僑之匹李與
家兄並馳二三交游則僕所親覩也明府既體受太
史又慕好李吳諸君欲盡人間所長謂其人襟識當
復何如而從王生結襪耶生何幸得之亦何德堪之
也又讀太霞諸篇知明府飄飄有凌雲意哉而履屨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六

可字

令宰一邑私心恨之然王喬王棺葛洪丹井昔人所
謂仙令非耶即明府當之何憾焉明府若就此舉神
理絲絲決與文章金垂不朽矣承委題太霞洞天輒
不自 率爾有作并所爲專贈一章盡錄二扇爲明
府一咲非敢自畢其技欲明府知其人易與耳昔賢
巧於用短僕誠反之矣明府治真陽真陽在汝鄧間
古聚星之地其人若蔡子尼江應元輩今復可得
言此已心馳於彼矣吳士亦多秀穎明府不鄙夷其
民課最敘遷辱惠斯土僕兄弟得從商榷日聞所未
聞則大願也不審當有此理不縷縷之愧墨卿見限

倉卒不備

與華學士

伏惟學士清臣之長七十懸車之老某以後進小夫
獲見顏色爲榮多矣何圖屈體下接優洽過分始至
之夕賓禮大備既而張宴華林之館携榼臨春之閣
穿曲房下清榻三雅既陳庶鮮遶薦初筵始徹九華
代照金支懸不夜之輝玉樹發長春之豔觴醴無算
朱顏再醅固以目眩神愉飽德飲醇者矣至乃絕甘
變膳投野人之好微樂止歌從匹夫之守假以咲談
寬之日夕斯又體下之委致娛賓之極意也竊自省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三自美

循何德堪此實以藉家兄桃李之松兒女葭草之
愛推屋及烏殊增顏汗謹賦酬德 章知必貽咲大
方亦情見乎詞鑒其區區而已賢郎仲季觸目琳琅
并希致言不盡

復王承父

范符卿使來得吾承父書真如玄圃仙人飛下紫泥
金錄漫視謂非世人語味之故沆瀣玉液耳足下尚
記吾斷中語以爲樂不知次公醒而狂者也第五之
名不減驃騎一郎官足爲僕重耶而足下謂爲翺翔
青雲殊不意足下向視我黃壤也足下又謂僕多貴

游僕不敢云長卿慢世竊亦慕東方之浮沉知我者
稀方自貴不暇耳習懶不時慰故人嗜酒多遺忘失
實乃誠有之然於足下何敢忘之酒外直謂足下野
鶴孤雲無蹤可見今得片紙便足慰平生矣白下山
水雅勝今人多懷古之興政不必北望燕臺襟山帶
江已足自舒其逸恨不携足下同之今我狂奴態復
發也范符卿我筆研故人然世網中波臣各以套子
語相向不能不為狂客所笑聞渠襟懷勝昔然足下
勿助之狂也多多為道鄙意不具

答李憲副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八

三

憶弱冠時邂逅我翁於吳明卿館舍別來恍近廿載
自分溝瀆餘生望絕清塵不意復挂名人口得從朝
賢後也散直歸休忽覩晉使在門捧致尊禮荆璞乍
剖爛然盈前目眩神越罔知所措公家故有奇寶瑚
璣清廟顧盼箕裘誇絕海宇何乃聆候垂於草際目
罷驚於輒下屈體劉班之業過情機雲之譽故知盛
德無損謙光第今承之者不重有慚色耶家兄備臬
三晉以得侍長者為幸顧景系補職之責前短疏乞
休竟不得請業已勉為寬限而家信昨至聞老親患
劇之耗即僕方寸難主日暮圖歸恐彼便無發理然

我翁延遲之情自是真至即不奉教者當不令浮沉
雅意耳臨楮促發神情惘然不罄所懷

與程子虛

僕受孱弱之性不喜合聲譽偶綠二三君子屋烏之
耳生平不敢加色於人而人亦未有故賤之者以足
下千里之才雲卿為价獻琛執帛以藉重於我伯氏
之文也不佞敢望鴈行而禮諸亦惟是我伯氏之有
介弟而豈難一刺以相加遺者足下既一刺是靳而
子弟畜之將使僕召而趨前為足下行酒耶我是以
逃於比鄰庶其曰我則無禮而改容以謝乎足下之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八 三
不終惠則命也禍正平千載狂士懷 沒滅而無所
投然不曰大兄文舉小兒德祖則當兩用之矣足下
乃竟一刺耶士節不可不厲僕於足下皆士也何得
云養病而傲士以劉玄德之雄姿文舉請救則為色
喜曰孔北海亦知人間有劉備耶其過望如此至與
客論則欲臥人於百尺樓下何則知與不知也足下
不惟不知僕乃至不知僕兄有弟狂踰彌生而欲使
僕下樓延客僕復何顏見燕趙慷慨之士乎越石父
有言士伸於知己而詘於不知已假令足下傲然不
屑蟻蝶視僕則有各行其志終不相明矣今足下先

我以尺牘寵我以新詩親刻銅章而賜之似非復不知僕者夫知我而如此故不如不知請爲足下竟其說夫先之以無禮繼之以不謝其爲兄者倘主人之禮延之矣僕猶油油然而出與偕以爲目光牛背上耳此以待庸豎販夫則可然僕望於足下者曰彼且爲名士以文義來相賞夫何待我至於此極也則僕之待足下猶厚也今足下尚自貴布衣而責僕以貴公子者之事不知今日所爭果貴人之氣乎將布衣之業乎蓋聞備禮而辭疾失在馬融不在高生所以投書謝絕生氣凜凜僕才不逮季長足下當不減高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

書

生設有斯愆亟效皇甫鴈門追挽而謝過矣交際以禮曲直有歸足下安得以此而擬僕也誦足下二詩獎借過分氣溫而厚僕寧敢外之哉顧今且與足下交非直其道不可輒復囂然自鳴以重干於左右者足下其母謂僕護前遂過猶有貴心以加於布衣也幸與雲卿觀之撫掌咲狂奴態他日挾輕舸過雲卿與足下浮大白相呼爲金石交不難矣詩筒少須時奉報不一

與蔡雲衢

世懋之獲從公游晚乃心猶願一借留蘭省以承我

矜式顧當重者之難學臣而急三晉也則過以公往舍卒上東門祖張歸實皇皇失所叱焉然僕不云乎吾省之外利也而世方以外爲公屈公行且內矣則黨之翹首而望于矜式未晚也晉使至發函而誦教札縷縷餘致矣又披裘而覩約束何洋洋多治具哉公之有大造於三晉士也亦惟是吾黨之席爲光榮幸勉旃將拭目而考祥焉獻歲發春黜幽伊邇公餘馥在省不佞輩咸冀仗庇免爲僇民以終大惠屬使行輒爾附布謝私劣劣不備陳

荅胡平陽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一

書

僕居常扼腕先達謂文士無當於一切之用比明總核吏治褒賞良二千石而公與陳玉叔皆以海內名家在選足爲吾道生色玉叔僕故爾汝交也獨恨未得當公乃山人康裕卿雅能道之上計時甚願一見清光而公又以幣先我然竟不得奉須臾之權門狀紛拏取領闕隸兩面孔相向長安市間故作脉脉狀蓋塵鞅類爾即授簡裕卿亦從輪蹄酒食取隙應付事已思之未嘗不自悔孟浪也知公本懷亦有未盡猥辱千里外先之德音都不作世人語幾於字字珠玉矣于鱗集得公翻梓便足遍海內豈唯家家

有帳中之秘將子鱗有靈術德地中矣家兄故喜著書郎中無事益得恣其冥搜公幸小待之不日當有四部瓊觀行世如僕才既遜若人又苦應俗大類賣文爲活者雖復盈籠覆瓿之餘寧足以累高賢舊三晉之木耶無已當候 大祀慶成復享其敝筵貽公一資撫掌耳筆記委非家兄存笥僕所在收而秦火之公幸母露其短茲先上大和稿及僕舊刻洞庭三山詩記共得二冊聊塞白萬分之一耳手狀倉卒裁謝

與方景武

昔人謂奔走空皮骨僕今且併皮骨盡矣扶曳而王奉常集

卷之四

王

三

償風綠塵塢款段間足下何從物色之而慰以鏗然之響豈不謂灑灑陳詩猶故王生乎哉不知其精已銷亡也足下記室翩翩孔璋元瑜讓其父要出塞入塞之聲洋洋伊梁上矣從軍信樂倘坐上淵淵魚陽搗發海塢荔枝鄉亦復一入想不僕本如王子猷訪戴舟興盡便當返况乃極乎事竣還丘園便得前老足下乃盛爲弘獎欲振其罷委寧是知己之言所治雖在江廬下湖山之勝不乏無奈俗吏之辱山靈何有一二篇什多苦不獲命嚴而作尚未付梓先在京師爲友人露其醜遂得三集今以寄足下一撫掌併

以遺大將軍知不當軍中壯士一筋曲也使者來三日兄迫苦不就遣僅偷寸晷走筆疾書爲報故當寥落不倫幸母笑之諸惟風雅自愛

與劉徐二方伯

昨小役還拜領教翰云有公移弟茫然未曉所以晨起則信使踵至特頒撫臺督視之文色如死灰手足靡措然此是前發者移文續呈情事甚懇安知仁者不以動心惟焚香虔禱以俟後信而已弟緣歸計已定世務去懷以故賤體不甚狼狽第昔北轅之日上自臺省僚長下至官屬吏民誰不知其夫去抱病京

王奉常集

卷之四

王

三

途此心彌篤妻子諒其誠心莫相勸阻兒女皆勿所託在婦婦病復危別時握手曰忍死以待君母父淹也此雖私情而恨恨有足悲者弟今復戀鷄肋頓食前言揚揚冠服於堂皇之上外何顏以見士民內何言以復妻子吾丈獨不憐及至此耶惟是 國家大事一退休蟻命牽累兩臺暨吾二丈縈縈懷抱僕僕道路實用不安於心神思昏擾哀訴失次統祈鑒而宥之

與吳溧水

向在京邸過辱愛厚彼此傾益之懽多有出於年家

世誼之外者二年以來奔走畏途皮骨盡雖大雅之懷晨夕若在眉睫而忽忽竟無暇一通訛候不意公之猶能惠存也武邦聘至辱賜書儀披函踴誦不勝感慰僕本雕蟲小技無當世用雖內不敢為越倫愧心之行而外實不能希繩尺取容之態自知必躓每抱維谷之憂茲者請告不遂勉效職業思欲少益窮民而未能忽觀二編循良具秩欣然不能釋手豈惟漂民受福將徼惠於匡廬彭蠡之民矣不自滿假尚自託於腐儒則疎狂如僕將何所措躬乎公乃過為挹獎過矣病體偶值多冗燈下率爾裁謝都不盡王奉常集 卷之四 古 三十八

所欲言

與武邦聘僉憲

我翁日以循良晉陟諫垣為桑梓光寵不佞乃僅僅衆中一面未獲時領緒言私心歉之茲何幸乃得備末僚共職事稱接壤而治此太湖以東之民實受大庇而不佞倍有光焉始者行役未還弗獲肅一介之便奉迎昨返匡廬則聞台駕已入境矣攬轡澄清二姑生色未能躬上牛酒為賀先此顙力代伸雀躍伏希惠存萬荷

與王道服僉憲

適專使遠送爾時尚謂得請亟歸舍卒附謝不意為兩臺見羈淹留至此每對僚案輒頌我公仁人之心大雅之度竊慶斯民得專大澤何意旋有外臺之役今人手足失墮我公為民請命皇天后土可鑒此心即一時利鈍豈足以撓神舍魯恭有云愛民者必有人報生亦知大任之有在第一時識者不能不為扼腕而執戟吳中之民頓失所天不能不為之代悲耳久擬專一介之使走候台安綠恐錦還未定而區區迎送之蹤又無寧然坐是少稽非敢一日而忘大德也病冗不備所云惟有道者諒之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古

三十八

與王愛荊年伯

閱邸報見令郎老年丈已晉少宗伯再疏辭溫旨不允不勝為蒼生稱慶以海內第一才望倘少降志屈與瑤泉翁同登密勿顧其志翔千仞惟竭忠盡孝是期舉世所豔羨事無足入其襟懷然在廟堂求賢之意豈肯遂其冲素獨為君子伊周所耻自今以往計且勉留以答諸老之意庶其宇下寧獨區區一人而已世懋才不當長公廝養官不繫國豈輕重自今多僻宜從罷歸然猶內為當道所容外為撫臺強迫仍爾覲覲竊祿不亦縶乎欲馳牋奉賀京邸外吏無

緣自致竊計衡門匪遠奉几杖之日長也賀長公不若爲二尊人賀以茲特具菲儀代奉觴上壽之敬萬希鑒遠意而納焉次公朝夕得無礙否今當別擢京卿併希示慰荷荷

與鄭子田大參

台駕賁匡山山靈生色區區愧稱地主無能少爲從者食而更叨厚貺星子送役還又辱教愛拳拳中懷慚感旦夕靡措惟翁久勞王事返治會城諸僚長迎勞當無虛日而僕缺然未有以佐末坐之懽茲特致少芹敬湖山間窮相幸諒而笑入之萬荷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六

言字

與劉方伯

昨遣一力奉慰方寸間正爾怛怛未釋前役還拜領大教知第奉賀之辰正當翁丈聞報之日觀所却餽不勝愧歎然當此倥匆拂鬱復能不遺末弟而遠使顯教損俸爲別吾丈誠厚矣使弟輩承之者胡顏循覽二教知雅量能委運於廢興又重自貶挹以全當道之體賢者自處固當爾第公論自在人間來復之則天意必當有待也初擬治具開先白鹿一醉爲故人別來教又謂太夫人不便湖波則南康之山色無緣而江州之勝游尚在已擬馳至天池奉候即刻專

入請期矣握手匪遐憤懣不既

復沈君典

門下以績學多才聞當世一旦魁大廷入天祿海內士輻湊景合而世懋畸世之賤臣也扶病從羣吏入覲龍鐘偃蹇非有通籍之素於門下乃辱策馬重關傾榼蕭寺握手若平生惟自謂此生國士之感亡踰此矣曩者玄象示異羣議紛紜僕於斯時萬分當黜幽之數誠不自意瓦全而太史優閒貴客有繫乎中引疾高臥若威鳳翺翔雲上下視江介波臣何啻蚺蚺簿書俗吏日不暇給無能先一介候敬亭之高蹤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言字

與穆德輝太守

曩以齋捧之役往返大府下辱我翁俯推桑梓之愛極意款迎而不佞所以奉酬至淺鮮也且類倨傲始則嘔臥舟中公拒節旄繼乃迫於歸心失領盛筵迄今不能自置而拙病之蹤奔命弗逮近不能將薄候於貴里遠不能致專問於堂皇愧罪何可勝言比聞

敝鄉中海嘯之變歲事無望而貴治亦有蝨蝕之患計循良治行為天下第一必能轉災為祥東南所恃以無恐也敝治接壤貴縣叨庇遂獲大稔哀庸藩吏獲寡罪愆為幸多矣茲敬候興居倉卒愧不成禮尚俟近冬入省專叩尊府少致區區不盡

復夏文洲別駕

此邦山水高奇風俗醇約不佞之解侍從待罪於茲兩年所矣無狀幸為士民所安然多葆真隱君子不好為吏無從諷咨治理獨聞有文章政術著聲仕籍如夏先生者又以佐郡符在嶺外不獲聆其德音竊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八

朱

深遙矚而已顧辱公速存桑梓不遺對菲瑤械千里勤以介弟粵絲海錯驚溢庭實快讀緒言洋洋纚纚治過所聞矣不佞少好雕蟲偶與貴僚丘謙之為金蘭之友以故草際微吟不能藏拙於大雅之側自頃捧檄來作吏成俗便無復曩好即所措置僅循故事安敢附先賢周朱之末如執事所云云哉然謙之在潮陽遂不免彈射而不佞乃幸微福瓦全非不佞才踰若人實貴邦之民賢於潮陽耳延見令弟後即擬附尺牘為謝會從部使者奔命東西侵尋迄於改元始獲少間裁復不腆報儀即以累諸從者簡畧甚矣

惟高明鑒而存之

寄梁伯龍

別足下兩換歲書矣八尺彪軀一尺銀鬚猶能僂僂潤飾作老風流能否僕苦支事積勞作劇娛生之興都廢獨足下啓我以匡君之靈授我靈威丈人書肩輿中恒手不置五老之外三疊之間洞或鹿鳴潭或龍臥有暇即游有借即游幾得十之六七信仙都鬼谷非人間境也足下昔游既自無多即桑氏紀亦何能盡畱世界畸愁思歸之人賴此陶寫今復奪之令往賣菜市中生活何好而不歸足下能悉其苦衷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九

朱

平昨與匡山作別猶一宿開先冒雨入簡寂觀捐俸作臺亭初成帽脰不能釋四詩酬其靈冀匡先生陸居士萬一念我然每念此山亦復不能忘足下頃寄吳下諸名士一詩足下共之又以俸金燒數磁併分貺焉紀事易一新者附往愧無副本為子錢幸毋罪與李性甫少參

諫垣第一人屈臨外鎮匡廬彭蠡久為無狀所辱今得明公貴之勃勃生色矣三郡政務廢於庸拙所望明公整刷甚亟幸奉命駕以慰士民之喁喁故事須攝政者遣役奉迎僕以明公先有嶺南之命計且脂

車今改從近霖雨之澤旦夕可期而僕又叨本省以故輒遣使四人至宅前迂雙旌景渠令兄倉卒不及專啓乞叱道驚感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一

二十

文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三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上王稚川年伯

伏惟我老年伯文章直道高絕等倫中經塵翳若寶鏡磨而益瑩在朝廷則清廟之遺珍臥山林則巋然魯靈光殿也世懋昔爲博士弟子屬我老年伯晉貳成均無緣抱病請急雖弗獲承絳帷之教而名固已掛弟子行矣矧重以先君之思家兄及門之雅種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一

一

文

種深誼即日候几杖之側寧足爲異禮而疎絕逖逃幾且三年矣尚得稱人子弟哉所以惡阻而至於斯羝羊畏途滑其中者多也世懋昔罹家難放言自廢毀裂冠裳不意復爲天網所羅麋鹿不忘故丘日有菟裘之請前至貴省身如懸旌而復驅之北上自分此行萬無來理移文境上重爲滯中丞所羈遂復覩顏就列以謂倉皇之蹤未獲親見長者難以單辭坐溷也次且改歲則量移之命下矣豫章城去通德里彌近昔孔融尚能式康成之門懋獨不能如泰山守北面稱弟子乎願必埃面伸契闊則曠日之愆彌甚

敢顯一力泥首代問眠食且謝不敏之罪伏惟大匠之門必無棄材幸叱而入之曷勝感忭之至

與江右鄉先生

謹啓謫戍赦回鄉宦鄢某昔與奸相逆子內結腹心外張牙爪殺害忠良躡致大位出總鹽法流毒四民世宗皇帝薄示逆黨之懲僅從屏裔之罰雖明國法實爲諸賢大夫斥遠非類也幸不就殛復以赦歸祇宜退耕豐城之野感恩思咎却乃徑住會城追逐朝賢洋洋無耻人心安在不肖先大夫雖與同年實罹毒手殺人媚人中外共悉向者伏闕鳴冤之疏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二

趙

雖出家兄而本惡投井下石之事實不肖所目擊而身受者飲痛茹恨二十年來幸蒙國恩覲顏食祿於茲不敢効匹夫之義刺腹堪曾以洩斯忿內愧禮經不共戴天之言外守先聖以直報怨之旨母爲戎首乃長姦心近者忽投年家二帖以嘗不肖見其怒色未形止於不荅反稱不肖無年家之禮以欺我藩臬長卿夫年家之禮本從父生未聞無父而有父之同年者也不肖方愧飾巾之日無以見先大夫於地下尚安一帖未報之是虞乎況本惡賴欠真職二萬兩攀扯萬氏近爲前按院神明洞燭勒限追併隱職

緣事之人豈當復與諸賢大夫一體出入以蒙擢紳之耻乎夫不肖之不敢慢諸賢大夫與其尤執禮於年伯自謂不愧屋漏亦此諸賢之所素諒第恐有未悉顛委誤聽誑言謂不肖敢慢大臣而薄年伯者故不得已尺牘自鳴仍乞曉示本惡令其亟拆牌坊召買第宅期於速償官物毋令再汚丹書庶幾抱簞豐城之野或有殛死首丘之望臨楮不勝悲憤悚仄之至

與張仲立

曩數過精廬通不獲面別來倏爾兩易歲書矣頃見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趙

賢兄奪錦而足下尚困諸生深冀柄執者大加賞識泮其鋒銳以與舍姪旗鼓中原乃不意所聞大異烏頭真白馬遂生角耶舍姪聞已決策游太學賢兄云足下亦當盡棄驍脫爲之若爾不當復令室人交謫乎嗟乎斯文之厄至此邵使者大是奇人復人相左豈復置若肩膊間而猶欲遺書咲之將無益重其憤今爲錄其裏言大畧以示足下相與感其意可耳僕故更祈其婉委爲足下好言脫第千籍也龍太平書來重爲足下扼腕又云家兄受汗馱足下亦大不平嗟乎渠自可不須作官然亦何至盜跖伯夷也政甚

與足下作奇對耳若僕得量移如試士不獲橫楚故
是庸士也入豫章來日與賢兄周旋不能免其長跪
殊是劇惕爲令在省而當今世其攢眉亦不減足下
陟陷世界所見誰爲舒顏者無緣奉面聊當一嘆

復詹僉憲

江右幸獲周旋京邸過辱存舊銘感之私匪朝伊夕
第江湖外吏無事不敢輕竇鎖垣惟時從邸報讀大
疏舉手加額而已兩月前忽蒙教翰先頒獎借鄭重
神搖顏汗莫知所措會方有事鄱陽而陳尉亦以他
委公出無從報謝爲歉偶覩除目知我翁復有外臺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四

錢

之擢此可爲東魯賀而不能不爲世道疑憶在疇昔
我翁偕朱子聯翩而南也心竊爲之不平亡何朱
以直言歸而我翁之出又有所不爲而致然則南之
有光於北多矣大丈夫在諫地則言天下大計在疆
場則活一方民命翁之才何所不可惟願爲國家強
餽自愛諸惟鑒存不備

荅蔣汝才少參

在昔兩入承明皆得追陪大雅握蘭之末自謂衆中
偏承眄睐僕既一麾江湖翁亦繼鎮衡霍轉瞬間蘭
省故人星散幾盡每懷高誼即執掌之辰餘澤不

能釋吻顧狗馬之病方深菟裘之請時作忽忽於生
平交游所負非一而賜履遠在瀟湘之渚又無繇託
翼於迴鴈峰南以茲曠若絕蹤非其心也量移得入
豫章方圖覓便相聞以償素悰而使命忽臨儀幣疊
覲駭然不知所從已披緘跼讀粵東奇字欣然又若
奉顏色也感與慙并無能言謝伏審政成績最咸謂
父當非次之擢而猶積資計日至使驚駭反度驂騑
前豈將特需簡召或假重文衡不似鄙劣苟然者耶
側耳非遐敢預爲賀使旋先此裁謝俟有榮擢佳音
圖顯力起居不備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五

初

荅詹廷佩

擾後獨仰風度因獲搜剔所聞盛德清譽百口若一
遂欲私致式閭之敬以標通德之賢念當以異同爲
罪自抑而止區區之懷故出年家之外也無狀待罪
二載餘大貽匡彭之辱幸不即斥妄意量移他所爲
菟裘計不謂復轉入豫章返羊之盛積而成癖扶曳
追隨未遑脩寸敬於門下乃辱使者儼然臨之世道
敦隆祗承易勝慙感家兄業已歸田無事呼之使出
已復置之使歸畏路匪測乃爾至於飾辭求勝皆生
平所無之事以茲汗屨尤所難堪我翁念及因爲

縷道之風便敬當奉達雅情使知有高臥故人無恙也花幣返璧敬領書履冗次先此裁復尚圖顯謝不宣

荅曹有卿

景德之役始獲載接丰采恨於衆中不能盡叩曾中之奇無狀久爲士民所容次及量移所圖便道還家爲乞休計而更憫之豫章殊盤本指會是高人之緣未絕故令猶沐下風耳使至辱瑤檄寵賀綢繆裏言珍奇溢目應接不暇益讀見贈之章而見卿家繡虎之風歌于與之輒而識向氏山陽之慟昔左丘發憤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一

荅陳道襄大參

先兩奉德音即未獲面已若見有道顏色而僚友頗能道高雅之致方自恨良覲之未偶圖託之楮生以寄所思乃使至重辱嗣音兩頌大覲何先輩長者用情於不位如此至也飲德內慙莫知所措區區童子

雕蟲之技本不周於世用頃因吏道迫之益廢弗治我翁乃過聽鄉里黎歐二先生言似謂可與言詩者重自愧也而又不取藏拙於長者之前謹獻所爲詩及記各一冊俱有副本我翁試一覽畢黔驢之技矣厚幣過施俱暫領容額謝不既

荅鄭承卿方伯

無狀叨領三郡瑣釁百積重爲諸賢大夫所容免於斥逐量得序遷益抱鵜梁之愧乃辱遠使華轍寵以厚幣彌深感佩先賜賀者艱於往復業已盡辭不能爲我翁破例獨領甘蹈不恭殊非所以仰答故誼奈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一

與張中丞

自頃西湖雅集辱明公故人子弟之懽炯然高誼在眉睫間也比再往還武林而憲旌西指之日久矣歲杪承大拜嘉音顛倒欲狂益上爲 國家賀得正人

下為梓里賀增戟門而區區年家夙愛庶幾二天之
庇意尚有不盡於此者乃坐軼掌波臣策病東西竟
弗獲一致通謁之私昨入豫章按諸傳籍如知前旌
出境而瞻望已無可及徒有歎慨而已此心一動而
使者忽持微見過亟為掛號念僕迂疎人也雖知寸
縷亦足累其行色第失此不一自通將來更可誰託
為此倉卒附候台安病憊求歸之人更何量移形神
俱困首丘無日不審我翁何以教之倉卒不知所云
與葉廷相僉憲

鄙陋有幸獲與王人共事董陶披拂自謂足罄生平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八

之懽抵家聞星變當有處分自分萬無全大江
上待報實於夢中不擬門下之有他也已得所
知賢愚倒置不暇幸於疏網而惟頓足所欽之
乞休不遂悵悵而前失我良友獨行何之抵省方擬
通尺書慰藉忽獲教言厚幣深嘆汪洋雅度能於夫
意時記存如此且知余後福之未涯也時方從贛回
使者已行無從報謝不意遂遶巡至今雖寤寐高誼
不去口實而疏節至此日愧不能為人茲綠紫堂公
過家之便始獲一陳覲縷之衷人恨天定庶也其
何日脂車以荅故人扼腕之望鄙性於炎涼二字

時況重以生平所慕迹外之懷非敢飾說幸尊諒之
復張元嗣問卿

江湖外吏望九列如在天上而遙巡敢於自通席和
衷之舊誼且深惟故人之不遐棄也使至辱教言纏
綿兼拜厚貺瓊瑤之報殆百所施荷荷無可言謝緬
我翁以經世大才而好居清暇之地始長符臺今
貳問政皆神仙官府也豈天意先以暫逸貽之而終
以大任勞之耶懸生不猶備負省道當大比大計之
年猶謂未足而今攝巡務疲滿之軀不知所終仰視
高賢何啻霄壤至於終被紀錄因人成事而冒有其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九

復尹叅軍

尊公以 先朝大老為執苑靈光懋後學素昧生平
不敢造次通候即門下斬焉在衰絰之中俗吏日皇
皇未能稱唁也乃辱不遺舊好來惠言衣以中谷
珍絺纈以手焙新茗依依之情若見顏色曷勝感佩
向貞吉王孫簡致高誼掃門以俟而竟不蒙顧益知
禮禮秉貞尤不佞所深嘉也門下向不為仕路而外

餘今亦不敢以原巨先相望放言自廢雖稱中權內
心衡慮終為易守深知高識之士無俟芻蕘第區區
故人無可為獻聊以周萬一之防耳伏惟亮存萬荷

與蔡道華

向為令弟力請於使者業已得之則不勝喜凡所取
舉子文稍有古義者輒意中郎典刑也已竟失望將
俗眼先已遺之耶人鄙此事殊杳茫所可盡者僕與
門下之心耳久困鹽官未暇量移除目豈無谷之霜
衡山之雲尚未肯為剖判耶久欲專一使入閩相慰
藉顧出簾來勞瘁非人今且承之述職不肖之軀百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三 十一 三

徐惟得

弟之始部匡廬也晤中宇兄於鵲聯挹芝陽兄於梓
里殊不大落莫捧檄而入都門則蘭省諸故人畢集
就中出牧而各天者吾丈一人而已蓋黯然銷魂久
之已又聞歛民之變則益歎曰天胡厄我中菴如此

既而銷融底定乃始知天意欲顯大賢作用使之造
福於歛民也山川阻脩吏道鞅掌轉瞬且將三載而
忍不一問遺故人蓋兄與懶成拙與病會知已故能
諒之也入簾之日使者始擲瑞函時方聞黃杜史事
慮有不真未敢延納稽之廿餘日始出而拜嘉披緘
快讀英風朗度恍相照映重以珍貺種種令人應接
不暇顧紛沓彌甚欲出片語為謝而食息無暇則此
盆惡不自安謹覓寸晷疾書都不暇次匪才奮負行
且攝職而述歲杪藉以握手亦一幸耳薄儀即附使
殊非禮也統恃愛涵不既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三

上吳中丞

我公之治我吳無論不才兄弟受專至之恩者即一
州七邑之匹婦稚子嚮不尸而祝之 聖天子寄視
聽于民從諸藩維中特簡我公而授之節鉞昇之全
浙天下欣欣以為太史氏可書之異典顧居平受恩
如某者宜何如雀躍而賀重以接環之末吏踵聆德
音何忍自外而忽然於一介之使則惟是戰戰之懼
日不暇給坐使孔道之僕日急於中而不即達蓋自
分生成之業民又蒙茲幸竣場屋事大計復臨躬之
不閱而結情靡已乃敢以食息之頃專力走候伏惟

位望彌隆威德愈播吳民無知且謂越人奪我神乃南面而怨則是我翁覆煦之過也然又安知民望之不從惠顧之日某且拭目而俟矣倉卒起居不任瞻俟之至

上雷尚書

不才待罪貴邦首尾三載國有大老而忍不自通一介非人哉第以素乏紹介逡巡不敢及門顧辱大教先施捧函震蕩重以感佩歡喜不才寒拙非家兄比也直指使者誤以家風採擇今得與於文衡之末大都膾炙之語皆使者所自裁也僅末二策及後一序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三

不才得寓目耳我翁燕許大手筆而驟聆童子雕蟲之技當無惜贊詆覆耶撫院承差歸帶脚力一名此駕部故事而其人失於稟白以致劉公查究生已知其故力為言無大過然須使者一至其事立白今使雖北上而我翁書為白之適見撫院已冰釋矣先此奉復以安大老之心倉卒無任悚皇之至

上吳司馬

伏惟八座地尊百僚禮絕南州計吏不敢仰望而瞻昔之情能無依依仗庇幸免斥幽方圖晉謁門牆一展契闊小人福過遽罹疾厄王正已盡鬼豎未休不

得已上疏乞骸昨蒙降尊敕止面授小僮諄諄勸勉

亡異同袍之日人非木石豈能無感第病夫夙稟早零元神已耗非憊困自知何容頑詭不情至此昔衛武公年九十而儆于在位顏子淵年二十九而頭白彼皆聖賢之資猶不能強齊稟受況以蒲柳之質而欲仰比松喬豈能不中道而僵仆也今者潛避靜室冥息安攝猶不能回春生之氣倘微大臣之福獲以生還便當杜門永作黃冠一切生人之娛用世之志盡都屏絕所不能忘情者以襪線之才受知元相保持非一一旦負而長往怕脰猶結餘悲耳小疏已投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三

上王中丞

世懋自復冠裳以來即受明公汲引大恩迄今知顧彌重沐浴彌深瞻然思逝形似相負故敢力疾陳訴伏惟明公少垂察焉懋昔叨國恩以罪人之後得備侍從奉璽之負不自檢束致羅口語出補江藩旋而家兄頻中白簡尉羅繒繳動以雙落為懋懋之不自意瓦全何敢有今日望哉獨遇明公極意憐才

以致當道破衆保持遂使枳途化爲康莊構材繼其
柯葉兩載顯遷頻序上考於斯時也孰不願乘利進
取上報國恩下肅知已刷往事之耻樹懷征之門
假令疑避退縮衰交有丘園之志何必踐冰霜而充
計吏驅徒御而入國門哉糜俸一載幸免斥幽前
途可觀後祿難量即使三尺童子屈指計功亦知進
之身志並光退之名利兩捐也所以屏棄一切堅就
下愚蓋誠有足憐者矣懋既夙稟早零又爲三載勞
役精銷血耗每一理劇輒大暈汗發時對妻孥泣曰
吾將死此官乎昨者說堂之日小被勞頓頭劇作楚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四

五

痰火陡上攻衝幾入鬼錄當此之時呼吸朝露但以
不得一見家兄爲悲即日倩人具稿乞休魏勃所謂
失火之家何暇問主人哉已乃潛避靜室杜絕親知
夜飲人乳日坐蒲團醫攝百方始扶行立今雖獲生
還之望而高臥自由過堂謝恩免冠之典坐缺賀
節故月護日之禮不行明公視外臣有偃蹇若茲而
猶可覲然就列者乎即使沉疴盡脫頑質勝衣亦當
決退以明臣子之誼矧乃脾氣日損頭若懸旌夜夢
自遺面猶火赤強而驅之能無僵仆乎闕庭頓絕
於道路也今之議者不相知悉動以壯年不宜高蹈

爲言嗟乎年雖強仕衰病如斯何名爲壯少尚不立
中道偷避何名爲高懋誠三尺之童不若自籌明矣
今之一身功名富貴盡已灰心都如嚼蠟獨有廟堂
骨肉之恩明公國士之感不能釋然何則丈夫意氣
所至尚有不隨形滅豈能滅在形先然亦無可奈何
業上疏矣重念旌幢枉過牀褥失迎竊計明公必有
未盡之懷不獲面陳遂假楮生付之奚奴代爲泥首
明公倘一哀憐從吏銓曹早爲允覆則是明公始終
生成之惠也幸不即死假以餘齡或者緝語之障未
除筆研朽株之潤頗蒸芝菌猶可稱述清朝歌詠盛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五

德臨楮氣結劣劣不知所陳

上王開府

職無狀冒述職之役適遇撫填新命雖候門未見顏
色而時自欣欣蓋公爲江右赤子慶而私幸下吏之
日侍大賢側也小人福過災生雖主恩寬網而鬼
道闕室說堂後頭痛氣攻幾至殞絕爾時且無生還
之望惟念不得一見家兄嗣後潛避靜室百方攝理
勉能飲食行坐而虛火日熾聊一動念百證交集不
得已已具疏乞骸矣志頑體脆無一可挽前者故人
劉金吾同僚余大叅皆傳致臺下激切挽留之情累

聞不覺涕下人情苦不相遠當此清時幸有寸進而
所天又爲之左提右挈苟有錐刀之末能孰不願踴
躍自見況肝膽意氣所激可使疋羸投杖而起乃猶
逡巡去即其萬分不得已之情可見矣伏惟臺下
亮而矜焉不能扶服泥首心竊自悲又懔然靡寧也
爲此顛役代叩門墻僉劣不能以辭

上曾司空

伏審臺下晉敘百揆至此都門感恩計吏分當迎謁
道左不幸抱病乞骸放歸在邇慙負大德故非筆舌
所盡重念病夫兄弟本以童子雕蟲之業而皆冒跡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六

趙

弛汗辱之跡羅爵橫天動以一發兩禽爲樂獨遇明
公極意憐才保持至今兩任以來恒恐上辱知已兢
兢如三日新婦而驚禽易落姑口難調上計之日分
無瓦全幸而元相弘特達之知明我營栽培之力遂
使鷗臬輩爲好音枳棘化爲砥道此正俠烈壯心肝
腦圖報之日也小人無祿就堂之後遽罹危疾朝露
之感喟然汗發遂一意乞骸百方靜攝始獲生還之
望而留行諸君子徒皮相其末效未能心逆其始圖
遂謂本無大疾強意爲高欲相勸止不知悶絕之時
亡論扶曳出廳定罹溝壑即使尚持兩心二豎揶揄

其側亦安望有今日哉生死事大出處分定業已爲
之辟支小果須今沾沾自兒何容復有同異今者蒲
團中夜萬緣冰解山僧對談百紛漚散酒障色魔揚
袂謝遣名根綺債磨刃以須歸田之後茅屋數間道
書一卷而已然而國士之感三尺吳鉤耿耿未磨
滅何者背德不祥天道所惡劍術不試勇入五通區
區此心似謂未遠於道但有懷徒積在遠莫伸譬猶
腐草之變流螢朽株之蒸朝菌一燭自照暮落何施
矯首咫尺但有悲端耳跼伏彌深宵然永隔尚冀斯
時一相傾吐而懃結不能以辭伏惟明公鑒而納焉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子

上梁司馬

某之獲薦於門下也晚蓋自分無纖長足動賢豪長
者之聽而性又懦怯短於自達以故於入賀之辰始
敢循例脩刺門下乃我翁過聽雕蟲備深款納至屈
已而勤施之數矣公卿下士於我翁自爲盛節而令
樗櫟樛當國士之分殊爲仰負若乃銘肝鏤膈神明
知之矣二載以來謝病弗獲勉吏道遂絕生平感
慨文字之好伏承金湯續舉鼎鐘勲勩 天子用殊
錫於大司馬諸生慕景光而頌功德者業遍寰中而
俗吏寂寂無能仰酬知己之萬一亡論自愧即我翁

其謂之何羣吏上計承乏攝職遂復驅病夫而北咫尺戟門無綠面承咳緒於邑良深倉卒逆旅中即馳一介泥首鈴下所以不嫌簡率固恃夙知且念一入都門則計吏不敢出境斥幽行至則罪人無容通候也因劣不能以辭統惟鑒而原之幸甚幸甚

寄丘謙之

頃聞足下補官京師遂得保寧深慶銓衡意合行賞大償夙抑時值入簾上計諸冗不能走一使爲候已遂入都禁屬甚肅二三兄弟咫尺河山未及過堂而狗馬病甚臥於舍中聞瓦全之命乃始移疾史氏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一

子

別室謀爲乞骸子大始一來視而足下白簡事尋聞矣子大之急足下甚於其躬促膝愁語顧病夫安所措手乎幸方司馬王中丞左提右挈家宰所素知猶不能勝衆口僅得削秋以存根氣謙之足下何贈登若此吾黨中大都饒意氣猶時有小黠獨足下心事最醇然性不能飲而故作豪態與物無競而強負氣謂高此其所短也丈夫業不能依阿就時便當拂衣長往欲爲人間世也者虎尾春冰何可不兢兢夕惕而乃謂疏節爲美政欲兩行而自愉快耶今與足下大幸自擇去就不佞一病頓然汗悟託之乎黃老以

自匿歸田闔門綺語夙業且欲斬除區區酒色功名何足潤乃公爲也炎涼寵辱自生自累足下能嘿而從我乎飄瓦虛舟出處俱足亡累故人情重爲復一饒有便一答山中以徵近况劣劣無次

與王大卿憲長

頃不佞之攝計吏也不知有長憲之可席重門下也除目一瞬陵谷頓新竊自幸此終之終遂乎則喜可知也已乃伏枕邸舍乞骸之疏上業已浩然不可留又未嘗不重自傷也然而復歎誰爲爲之亡何狗馬疾愈當事者挽不聽去始悟行藏離合自有天在捧

三奉常集

卷之四

九

子

檄載馳不肖之軀所事爲贅獨引領望曰庶其馳而見我長卿乎獨奈何入境而霜臺之跡杳如也我詢吏尺而前旌之至境外者杳如也竟令病夫扶曳而代大庖真令人以目爲歲夫以外臺之重臣畫繡而定省於內臺之大臣人間事不可二宜其淹留不能即發然若國命何下而僚友士民喁喁之望何恐太翁之聽於芻蕘亦必爲翁贈策矣甫至三日百冗蝟集而小史之先已遣迎者刻畧以待爲是不獲從容即生平受恩於太翁老先生塵塵一空刺興居尚冀趨庭之隙一道姓名爲感遲望大消息不啻渴饑

有懷俟面不具

與謝思敬

明公之在銓地豈惟豫章臨川之間士民隱然席重
即我二三僚友亦借龍光比上計長安中首當望顏
色以自壯乃始奉 國明禁既困末疾乞骸之日自
分永隔雲泥屬明公過聽桑梓默賜挽留扶曳載出
厓厓一投漫漶之刺形影孱孱然忍自疎外益以
爲進而希觀明公之門不若退而脩職明公之鄉也
病夫疏節類爾誠不自意明公之無意督過也京邸
使歸乃辱儼然先之翰教申之厚幣若以爲其人可
王奉常集 卷之四
進而策者則不佞何敢承焉其或者勉不佞以毋得
罪於此邦之人士也則明公命之矣敢不夙夜以對
潯暑拜賜偶值敝僚之變倉卒擲管裁謝尚圖專候
與居不既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四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與張子蓋

都門不接兩兄休沐不尋荆石還任不見洪陽幾乎
錯却一生胡天祿石渠之多賢也荆石於和光似不
逮豫章然其根氣峻潔天爲誕女真以啓其心則世
瑞也足下貞正剛明而不難降心和俗形怪氣朴自
是受道之器百尺竿頭進步則在研窮體貼工夫耳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四
如不佞弟雖稟有小慧而淺薄猥露未能脫繡紵餘
習何敢爲諸君子掃除之役第其猛志利刃夷心競
途萬一可憐而教之耳抵任甫半月而值有同僚之
變潯暑中酬應良苦洪陽引化書云觀傀儡之假而
不自知傷朋友之逝而不自疑令人惕然欲解印綬
而逃矣定牢公計得同時周旋足下定不落莫爲我
致聲欲獻一絲而未敢其畏之如此若足下拳拳接
引故有燈牕香火情第其書不以規而以美則非弟
所望也採月峯兄多多致意此等人令人念之不能
忘何得集此諸人抵足眠三日耶人便手狀作報餘

哀言

與何仲深

弟入豫章首聞舊中丞所薦鄉賢大夫狀則大喜不喜丈得薦喜劉公得丈以爲剡牘光也至未旬日即惺蒙爲散僚經紀後事卒卒未得候諸故人正自時坐默想而使者忽衝炎至矣踧發華城載覽庭實懽然以喜亦復洗然以驚何者東山大賢耳且不關俗吏去來而豐節締儀驟施先物尤非所望於醇固貞素之士也今奈何獨爲不佞第至此豈無繫於中而漫施將真有所取者邦人大夫之外耶莊生有言百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二

三

里奚爵祿不入于心故飯牛而牛肥弟無他能常自諷茲言以故說堂時放言無諱多所保持自分獲罪乃更爲銓衡繆知以至於狼狽病臥而不聽去好事者又爲過傳以入於大君子之耳良用赧然初督學使缺弟不自揣先已百方求免臥病時猶以東魯之命見加死請僅已今猶兀兀然未可謂廟堂無憐才意也此自病夫怯進避難非有高舉足誇詡於門下以吾丈未悉鄙意而謂薄官不爲故不得不不少自明耳古人道義相規正當如此恐先後政令有不合衆心者更望吾丈一賜箴規畢此而歸養殘年誠大幸

也揮汗裁謝不覺縷縷滿紙

與高景南

計吏始至都門即辱臺餽踰格已而載叨厚贐銜感日夕衆中不敢獨伸區區敬擬於還任脩謝德門不意民之無祿憂奪我翁以歸幸而仙鶴蒞止使鞅掌初至之吏猶得一瞻顏色則又衆中不敢獨異慚負誠非一途即日脩不倫之夢專叩几筵會散僚孫肯老感恩如一相戒金行逡巡少日茲具隻鷄絮酒令一介百叩代區區而薦之萬祈赦弟之罪一麾而納焉俟毀容稍定載問眠食不既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三

上耿楚侗中丞

久不承道容雖復毀戚之辰承願一望以慰饑渴蓋我翁所至物化即無門墻之素者嗔喝快靚矧生先忝治民載備僚末無論響道於世禮亦難忘情者以是竭不敏之才領敝僚之命瀝酒步辭雖不足掄揚萬一亦欲席手以見長者汎掃素晨以候道駕而乃聞有問道之行令人邑鬱不可名狀昔郭奕能追送羊公坐免無怨而生竟畏簡書徒切瞻望自愧不如古人多矣益以我翁疲馬在途或厭接見匪直疏節亦是仰體至懷也茲專人馳上瓣香及不腆奉奠章

帛伏希鑒其積悵而一賜陳之几筵不勝感荷外
貴門生周友山生兩次同寅也其心事才具皆足
門下上足而於調養性氣一事尚可精進向曾有一
書慰之相見幸為不才致意又故人丘若泰心事甚
佳溺於詩情酒德亦望我翁琢磨而造達之傾注之
懷總恃尺牘而吏道甚迫百不能露其一統惟諒存
不備

與吳詹簿

僕乞休不允扶曳重來日視爰書寢食不暇將謂陽
羨間肥遯高人如少溪公者天上人也乃雅教遠頒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四
四
中間敘故鄉愁霖之態催科之苦攢眉度世乃似有
甚於吏道者良可歎也撫州閭帥乃不知為公從子
非見示幾失瞻矣今當存之心肺不敢忘也雅惠謹
拜嘉倉卒未有報者奈何候直指使者於堂據案裁
謝殊不盡所欲言

答萬章甫丈

上計時猶冀 明主不即譴罷以故失於奉別已臥
病乞休乃始悔之業已入山誠不自意復有今日扶
曳重來自愁疊過彌積當請教丈人以圖善後屬病
冗侵尋未能也乃辱使者儼然先之寵以嘉儀錫以

裏言雖緣是快聞眠食無恙而汗顏疏節已與感
之心俱矣歲比屢登江臯多暇想益豐著述俗吏揮
汗簿書不勝翹人使旋值冗先此附致謝私尚圖專
候不既

上吳君澤

方世懋臥病時不自意復有此身比病少間業已得
請亦不自意復有此官也屬我翁不遺舊誼忘其賤
且病稍屈致輿遠尋蘭若百方勸誘猶未敢從而更
辱鼎言婉白銓衡遂使溝中之斷復衣文繡沐過
家病態時作惻慢稽生猶不能不望於山公之薦已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四

五

言四

竟仗此狗馬之疾漸瘳還任修焉二月矣病妻稚子
飽食既稟秋毫皆我翁賜也自念碌碌隨人了無異
狀而猥蒙知獎至誤當道留行以茲頗竭不肖之才
署印以來不避嫌怨冀以少報 國恩萬一然恐顛
躓隨之亦期於自盡吾心而已若懋之心事行事則
恃有邵梅老相知我翁見間自得也奉別條將半載
感激私衷無日敢忘謹此起居八座仰候萬福臨楮
不任瞻依之至

與張易從

初以霜旌出按不常而區區匏繫迹遠以故於知遇

培植之感不能少効昨幸上計瓦全舊恩未報新誼
方隆傾吐夙忱自謂允也其時乃爲二賢所困不復
能脩人間世禮僅從枕上握管代致感私更辱俯涵
旋有瓊瑤之報彌愧木灰之投病差扶曳強出屬栢
臺且南病夫疏節又不能日候闈人朝端一覲草草
數言迄今思之慚汗猶時着面伏惟留臺振刷威德
流聞長江一望若覩霜色茲屬風便聊展興居外吏
劇頓殊不盡所欲言

岑曾思極年伯

向奉記門下長驅述職乞休疏上自分永無聽教之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六

七

辰不謂復被援留扶曳載來小史始以報音見授洋
洋纔纚備極接引子弟之情至以先君之思見勗則
淚且浸淫下矣代庖三月來不能以喘息之隙蚤叩
里門一問眠食顧辱長者儼然先施表裏教言鄭重
儀幣領次慚感交集無能言喻求歸之人強繫以職
蕙畢力此任少効涓涯以去庶幾仰慰長者屬望之
心而比聞復有他調大乖夙心唯冀妄傳爲幸耳率
爾裁謝餘情統俟專候不宣

荅萬曰忠

不佞雅所自信頗不以時人爲耳目待罪貴邦願見

尚賢舊矣以公儼焉在衰經之中不敢請也復何幸
辱公之先施之教雖奉教僅移晷而所得不啻大貝
南金矣又楚人曾先輩見語云往見洪陽公雖奇尚
作太虛相未若萬公之專心上乘也僕甚奇其言竊
意公服且闕矣僕幸未斥得從公爲易師都養何意
乃有開中之役既垂夙心復左私計行色所苦迫爲
病色匆匆方以寸楮爲公別即尊翁老先生大臣未
面不敢輕爲禮而公又先施之教矣於厚賜即不能
盡領而雅意固已飲飽無量且感且愧家兄向與賢
豪共事每爲不佞言之公見輒及家兄至所賜教猶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與孫紹甫

關西地望不減豫章而第汗踪遺行無能爲門下廝
役又多病思歸則兄丈所聞悉也今奈何廟堂過聽
而亦置之學官之末以玷賢豪長者誠慚懼無所自
容吾丈又爲鄉人子弟故謬相推重在省時盛幣厚
筵已自使人難任乃更於別後不忘綢繆之愛華棧
鄭重錢贐駢羅恐豫章人士未有待文宗如此者第

獨何幸而遇仁丈之施然自顧難稱則益悚然無所措躬不審憐我者何以教之使稍追於不職之誅耶歸自吉州病甚屬行色且迫率爾附謝答即日顯人奉別併祈贈我一二言以爲密佩語云贈人以金不若贈人以言弟今乃欲兼而有之誠不自知其貪矣臨楮不勝馳係之至

與余思齊

雖稱共事而上游如在天上苦不得時相聞昨以辭按君至吉屬使者過投尊刺恨不即奮飛而南握手一爲別也憶昔追隨京邸病中仰恃真如同產若區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八

區求退辭榮之意則惟吾丈所深知今俸將二載而又移之瓊鄉豈惟垂其夙心抑甚左於私計棄妻子踐冰霜杳不知所稅駕從此形影彌曠把臂前期茫然無日興言及此能無悵然茲顯力謝辭聊具微物爲別伏惟炤存萬荷軍門王老先生極是盛德人吾丈與周旋日夕樂可知也便間爲弟叱名一道戀舊之情戒行迫甚倉卒不具

荅皇甫子循

前以今郎行便附致起居深愧箋箋之態歸自豫章道經閭閻病夫望鄉舟不停機失問長者眠食願

信使遠臨多儀駢錫即關中一詩光我行色爲惠石明矣感當何似人世隙駒憂危常半文章自娛亦用招咎即翁其甚者也家兄有託而逃已爲得策況此理昭昭可據乎生之不能遽脫而從之無人之野命也翁奈何以我易彼耶病冗據案裁謝聊布鄙懷不備

與董子儒

文駕之臨敝邑第於爾時尚得爲山園主人乃師翁几杖竟令題鳳而去爲弟子不能追謝函丈之地遷延迄今復坐狗馬之疾僅僅以一介代將無論弟子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九

所以事師即尋常賓主足稱偃蹇伏枕流涕所限於師前者尚謂未摠情懷之萬一不憚婉婉更爲吾丈道之冀定省暇名此狂生迹遺心合耳仗橋梓深衷未即填溝壑一旦出關中諸生上孰非道脉所貽而敢須臾忘之也吾丈作述重光際人間極盛事而雅意兢兢每遇恬憺未嘗不與家兄歎賞以爲福德真天授也吾仙師所重富貴能脫屣人而所病在淡嗟二字在吾丈已先得之便是及門上足何必親承其印可哉冗病中漫及此殊不能罄統惟高明存之

荅朱在明

昨以西使便附相聞卒未吐萬一乃以鈞奇辱使
者渡江儼然而臨之耶李使君故有才情雅相知采
顧僕精已銷亡非其敵也自頃多病日願息機而世
緣更濃日懼墮落仰負仙靈內之則苦空淡泊既遠
詩酒風情外之則俗務冗繁又不足以辱大雅君子
然至稍從容之際亦復不能忘懷故人每與子念言
安得朱在明過我海上即無綺麗之觀焚香煮茗亦
未盡俗第足下方釀新稻糲糲二八名姬雜奏
新伎於前其樂忘死安能舍而遠蹈冰雪作此冷淡
相遇耶昔香山居士清商一部不損禪趣足下亦各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

與王華樞

別後曾一相聞日望拙刻之來而竟杳然豈榮擢報

至為冗所奪耶昨一江右人來聞門下似不釋然
闕行且駕而歸華蓴山房僕謂不然我朝名臣首
耿清惠公名乃從轉運起汎當道破拘攣而重鹽鐵
欲使明公繼清惠之績也奈何重拂其意而去將謂
世之賢者猶未能心通耶僕固知明公之必不為自
小計也當是念山房久無主人一休沐慰藉山靈耳
僕父當入關以病阻行會敝里有仙真之事已備掃
除然不敢即遣君命行且束裝公之必出無疑矣
以是於舍甥入關之便敬附與居餘情縷縷別具
答文述甫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

懋東髮而習雕蟲之技迄今髮種種矣壯夫且羞焉
之而況蒲柳早衰之質乎廟堂過聽遺作三秦老
士師始至茫然無措惟是左提右挈實仗二三君子
而夙慕高雅若我翁者又隔在障塞心欲莊事之而
不得乃使至過辱惠存亡論禮貺之踰涯不敢任受
即所稱借洋洋纒纒若觀神情固以溫留而當清風
矣才子代不乏人王氣風流故有興廢翁之感懷於
大雅寥寥誠然顧百二舊觀乃望病夫身振興之責
將無為河嶽所笑乎送迎杯酒正爾困人領教欣然
勢不服荅據案口授小史以謝惟尊諒之

荅諸道僚友

懋無狀叨附寅末勉就列二月於茲矣辱我翁不遺而遠勤之儀教不腆之報儀以及所携諸刺語幾欲渝敝篋中而不以時上非敢日夕忘高誼也以拙政之未頒于行之未定且驛傳艱於往來行李乏於旁午不得已稍需而行區區之疏節苦情則高明必能俯而諒之矣行且出走列郡以殿最泰士而多病寡聞之人茫無措手實有不逮望救之心萬祈勿吝有以督教一二使後蒙罪於茲郡以爲諸大夫羞其何幸如之即錄中有紕誤處摘示而使應時訂正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一

上王汝文少宰

世懋頃承我翁推轂知其不可極力辭於相府自謂匹夫微尚可全不意閣中之授竟不得免益相公雅重我翁片言遂使淪落之踪厠於妙選聞 命皇慈欲理前疏竊懼有負恩行怪之譏不得已單車而來兩關月矣年未丁衰鬢髮盡白久斷房室始克支持邊土慘烈巡行考校兩載之後萬無不病理今日竭涓涯以報知己量力而退亦是士節之常我翁於是時幸勿復以前意責之也曩江力還拜大教拳拳慰

勉且以世說二部見委去取懋先離江右時同僚喬大衆見其書強留授梓大都與第二次批閱多同曾爲作一小序今附塵覽其書尚未見刻成蓋由南北隔絕也所據前後二部後看者稍密前有一二可採者併錄於後帙之上似比江右刻爲詳又置巾箱中無使奉寄今周田憲長行便託致上記室昭覽再得江右刻本一參似少遺憾矣倘蒙就梓須雄文一序庶幾此書之幸非獨區區幸也業已懷國士之感不敢用外吏套一空函似亦不犯明禁統祈鑒原臨楮無任馳繫之至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一

荅南叔後

不佞初讀秦漢間書已稍習唐人詩輒寤寐關中帝都山川人物冀身一遇之居嘗謂游不關中不稱壯其志也六載前幸奉使入關登華頂走商洛八百里業已愉快生平矣比困吏道乞骸骨而當事者尼不聽去復困以三秦博士自分髮種種一病夫何堪出諸賢上惟是河嶽岐豐之風緣在而庶幾一當三秦豪傑之丰采論議則屈指文學世家芥青紫而上竊金者翁其人也昨過渭濱式鄭公之鄉趣願見顏色矣會卒卒未敢請而辱翁不鄙先施之教至披函而

讀又何嫻於辭而深於託也。將以童子雖蟲之聲爲有槩乎中耶？不知其精已銷亡矣。奔命於諸士之甲乙力且弗逮，其胡顏以副翁之厚望？盛惠格於例以二父各有集爲翁家盛事，乃敢受而卒業焉。即有拙刻以附，僂人不曉。

與趙侍御

臺下以柱後惠文察河西吏民行且三載，文雅風裁在人口，碑職初至，僂耳頌德而得之。張大叅獨多深以不得一望清塵爲恨，比旌節近駐咸陽，職又以故事匏繫，僅從大夫後列，空名過賜而已。乃私心實負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四

中夜耿介之懷，會張大叅歸，具述臺下垂意雕蟲之業，賞歎家兄不去口。至問神仙之事，盛欲有聞焉。念此非職所敢諱，第相臺威嚴不當以好奇之事聞，又不敢以未同之言薦也。巡累日，張大叅固命之曰：母爲拘學業，以其事併子所著言之臺下矣。督諭再四，乃敢馳一介之使，函尺素之書，貢於臺下。伏惟鑒陽大師爲三教大宗師，冠千古人間世事，偉理精臺下試一寓目，便知古文人經國之業盡爲上耳。況若區區候蟲之鳴乎？直堪覆瓿寧惟敝帚爲此縷縷具稟，以當面晤職無任悚仄待罪之至。

荅王荏峯

伏惟我翁以秦士領袖入則燃藜天祿，出則按節蘭臺，南州下吏所不敢仰而望者，一旦得以末職式鄭公之鄉，已不勝震蕩乃辱俯推秦弟子之愛華，械重幣悅若自天而下，欲辭諸使者則懼傷數千里遠意，偃然當之。又自惟無毛髮可報稱者，業已拜嘉猶怍怍中夕不自得也。亡狀不任爲吏乞骸，未遂乃更以雕蟲辱文獻之邦，日惟奮負是懼，我翁不一董教之而重爲稱引，以荒其志。其若秦人子弟何？邇聞禁例彌嚴，不腆篋中之報不敢以勤使者容當躬上通德。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五

里中拙政一冊謹附塵覽，卒卒未罄。

荅馬肖菴

慙無似辱先相公知遇，齋捧之辰亦曾候謁門下而未面，乃先相公秉軸則慙以外吏引嫌不敢通，亡何輟春之變聞矣。私心雖切痛悼而山川阻脩竟弗獲一伸絮酒之敬，迄今恒抱大愧。病夫不任爲吏求去未遂更叨博士之選，以辱文獻大邦日夜惟奮矚懼所仗三秦豪傑掖而督教之以免於僂信至過慰存併拜踰涯之獎，不勝悚慙若厚儀之格於例不敢承，則固已心領之矣。尊駕朝 天何日不審。

緣當躬謁勸駕否外仙傳及學政附覽惟昔先相公之於荆石情同父子故懋敢以其事聞知明公之必致慰於通家也冗次率爾裁謝不盡所欲言

與王肖巖

曩辱仁人不絕高誼使弟獲改事几席誠厚幸也縱不能日親道範亦願時相聞問兩畢此任乃弟又以狗馬之疾不任校士堅請南歸即日徑往潼關待命矣從此又隔雲泥始終自棄之罪何可勝言蓋弟本以病乞休歸而幸遇仙真開我迷塗今雖萬被戮辱如薺甘之況緣此得了人間事遂我黃冠故鄉志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四 共一

與朱徐二方伯

單車本無久意微言者病夫已先決乞骸策矣况重勞臺臣指摘乎所喜 聖旨寬假使歸人得與家兄生聚耳士大夫可生可殺可成可民可僧可道獨不可無廉耻發落九處生負即日繳 敕印候兩臺之疏于潼關矣一不可必再再不可竟歸編民所甘也即老丈意不忍於弟殊無關係即果不忍幸力為之

主持使無至是焉可也七月盡可望生見家兄妻子晨夜焚香頌德耳兩臺或參或以病題一唯尊裁倘謂呈不可據往返似遲即望改定從吏速題不勝翹望之至

與朱方伯

二十年老同年今又得追隨下陳以誼言則老兄也以分言則長卿也弟有過非吾丈教之責之而誰且丈外誨弟愚內必潛為之斡旋此雅意弟亦能仰體何敢復言以固拂長者之聽第事體終不可暫留已盡別揭矣昨王和石書來云申余二老言之相公本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四 十七

上龔待御

職僻陋疎愚雖夙慕霜節實昧生平一介之素茲幸備臺屬仰接光霽之懷退而私自歎伏前者奉辭行部竊已堅乞骸之志忽領臺下手筆破格懇懇自惟胡以致此感涕交頤幾令變其去志會至延安聞科道交章言事直指職名中其實狀本當席藁待罪緣

見 明旨寬假乃敢以罪請黜而後言病去職愚以
可商略者遂以燕詞謔語唐突霜威自知無所逃謹
乃更蒙諭留復賜手教寬慰即平生肝膽之交未有
踰此者職於斯時但有感兩臺之心絕無怨言著之
意天日可鑒也第於事勢必不可暫留而病日益深
志日益落有留之一日爲人才一日誤者不得已再
呈求去有例可援且可免於候代伏希速賜 題行
則職之餘生皆臺下所賜也職前任江西首尾五載
皆以愚直惓誠剖肝裂膽深爲各院所信愛今日遇
三奉常集 卷之四四 六十一

上劉學禮

翁丈門下士李憲長至任首述致聲高誼每欲一候
台安畏禁邊巡乃竟以抱疾投効喘吁拜懇不能及
恭溫世禮幸垂諒焉病夫初以述職至都痰火攻塞
幾死夜感異夢乃習讀玄宗諸書引告堅去不意元
相憐其年力知病稍愈始欲授以山東學憲力辭得

免已竟不聽乞骸出見之日再三求免他授還任半
載自謂可苟畢一任不意少宰力薦元相傾注復授
今任病夫前疾時常發動畏死慕玄之人忽遇里中
奇事日實有親耳實有聞爾時誠不能自制遂爾歸
依不暇計風教之官不當顯明異道也順道過家時
崑崙少司馬以病夫求退反進謂當引告而秦中諸
君亦意病夫復理前疏願獨自付曰元相之恩我如
此一旦負而遠引於心何安且謂家兄曰吾不敢如
人指即告於已得矣恐相累吾兄遂感泣扶病單車
入關區區此心天日可鑒也到此考數州縣精力不

三奉常集

卷之四四

六十一

勝前疾時發每對同僚涕言而心尚戀戀不敢言去
考延安時已日深猶思畢一府而後告乃忽接臺
臣指名參論之疏反自喜曰天得無假此以賜生還
乎顧自來外臣無被論而泰然無處分者病夫遭際
聖明雖知元相不爲一人而感泣自不能已但慙病
交積於理於勢於情俱無可留不得已累呈求歸兩
院訪病是實矜允轉題病中思之能不罪求退之人
爲同年真誼者惟我翁丈一人而已大都病夫之
心在於因病思玄非敢負恩好異而臺臣所謂負作
養者亦在於前日之誤信而不在於今日之求去也

事已至此雖欲報恩將安歸哉疏至之日萬祈我翁
丈便達一言於元相之前求一是字杜門養痾得保
餘生約束僮眾還糧勸化家兄歛貶焚香頌德寤寐
不忘王少宰有薦士之恩今亦負之故慚不敢作啓
統祈翁丈一爲婉道力疾哀陳言無倫次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子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五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別秦中賓友

弟本荼毒餘生義不當以冠裳同衆中年秉志不堅
臚仕遂歷金紫爲督學臣兩乞骸骨不從浸淫不知
所止日擊首額天願以間歸骨先人之墓昨幸而爲
臺臣微論遂獲機緣以死求去情激語誕不知所裁
非我三事大夫委曲居問爲之善請則祇羊維谷禍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一

將不知所終矣今遂得徜徉東首亟見家兄白頭終
聚廬先墓之側讀殘書教子孫爲馴謹黔首斯之爲
恩豈第一身縷刻其上自先靈下逮妻息世世生生
不忘啣結矣身輕一鳥野老爭席無非快境獨回首
長安故人竟不獲握手作一永別而去臨書嗚咽淚
與秋風俱西矣垂橐窮博士賴賜厚裝得爲逆旅費
搜篋中爲別遂羞澁無可將幸執事者諒而納焉倉
卒縷縷不竟

謝朱仲南

此段分手弟之輕徇固無足道而吾丈年誼古心種

種猶在眉睫真當於千載上求之乘欸段於關洛浮
舳艫於黃河遂獲於中秋上泝抵舍中間不廢三門
少林之游杜門養病與兄弟妻子咲談每舉一七不
敢忘曲全大德從此讀書課子明農上供下論來日
脩短足以畢吾事矣頗有俗子以壯年復用相慰者
益感知已之愛人以德不可有二也別來數日遽聞
李公白簡之禍意謂代者吾丈而復他授又王張二
公一時別遷轉瞬桑滄不勝慨歎使非吾丈德憑早
題弟事幾留滯矣東西遞隔後會無期惟冀開府啟
邦得從父老壺漿之後倘斯緣不果便成永別臨風
主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二

復盧肅菴

舍甥回僕已先數日歸田矣得手教具仍存舊厚誼
且云旋有後命不數日果見遠使捧函庭實纍纍玄
黃炳耀雖知明公情自難已而驚怪其厚煩謂非野
夫蔬布所安幾欲返諸使者展轉恐見疑於故人不
得已拜而藏之方今人才破拘攀自拔者多然有守
寒素如儒生歷八載如一日循良稱最久而其天始
定如明公者乎僕以共事久故知獨深耳何敢冒天
功以當明公國士之感區區久乏宦情關中之移尤

非本意過家即欲乞休恐累家兄以茲單車入川
數處即欲為移疾計而言者波及遂益借以過返明
公所見前疏乃走報今偽造者豈預窺歸人意而聳
動之耶亦不可謂非知已矣一咲浮舟巨浪間甚駛
遂獲自家拜賜身甚快也明公其益勉旃樹勛策猷
以報 國恩若僕明農課子沒齒菟裘明公幸毋以
方內繩之矣倉卒布謝不備

寄明山朱師

吾師六載循吏乃猶作豫章少府耶雖然生不以師
失內擢為恨而以脫潛江為喜況他日天定人從不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三

必冲吾俸而冲吾官可立致也方吾師休沐時生政
鞅掌三秦不獲一奉函杖猶冀以所聞於師者一授
秦人子弟乃竟以有觸拂衣矣生乞骸甚苦為人所
羈師所悉也今幸一切謝遣世緣明農教子之外都
無縈着持此終老足矣南昌繁劇地也然以亮節精
理處之當無難者惟是縉紳酬酢不能不少加委曲
耳兩臺皆盛德相得可知方欲致空函於舍親蕭子
轉問典居會可巷兄使至倉卒附侯纓纓有別陳茲
不備

荅凌釋泉

不佞頃不幸復墮塵網奔走南北幾令皮骨與其意氣都盡再引疾不果所圖竊聞明公高臥執林鈴斷流播私心豔之以爲天解明公之歿令得垂不朽之業也多病思玄汗人牙頰遂獲以間行然而境界隨之素業盡矣閉門偷息一切不開操觚弄紙艱如上坂此猶困於餒飢見清醪而攢眉畏彼臯馨併黃鸝而掩耳者也明公不棄舊好欣還故吾遠遺芳訊惠以新編耀衰容於明鑑驅病腕以椽筆應門驚呼起我牀第整巾拭目搞心苦沃神觀頓返斯之爲惠寧啻如枚叟之有起色孔璋之愈頭風而已氏族混淆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厥來已舊漢唐迄今代不乏博雅君子而澄品寥寥爲闕匪細間嘗涉獵國史有志未能明公是編博採冥搜牢籠百代囊括萬家足稱不朽矣首編二種尤愜人意不佞樂餌之暇得爲蠹魚其間亦便可老何必矯願息之性策不前之步妄覲明公於作者之林哉尚果尋盟茗竹下或可爲移日之談第猶愧維摩不二法門耳倉卒獻謝不罄所懷

荅潘衡渚

頃蒙遠過爲別病中不能爲禮聞閣之价還又辱手書惓惓屈指歲杪榮蒞延見關中士民願雍岐風化

非江海潛夫所得驟聞乃秦川驛使手殘梅剝啄柴扉領大教則如覩顏色所遣故役依依如在長安城即岸噴野夫若復作灞橋夢也不佞五月博士幸蚤投劾不至播愆開中豪傑而尤幸者得我翁收拾掩護其後來教所云士子遺思彼自爲翁親知地耳豈區區真有可想在耶貴道之無可處不佞舊知我翁厚遺定損月俸錢矣領次曷勝感媿倉卒報謝餘情尚具裏言

寄史元秉

藍田雙壁明月爭輝金吾九卿紫霄瀾切凡在交游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之末者莫不舉手加額慶德門之韓奕歌大雅之登庸矧葭莩末誼金石素心如不佞之於鈴下其爲鳧藻寧後於七萃之士哉客冬先承孔閣之報恨不即飛尺素遙分湯餅之歡顧遠巡迄今併以超擢爲賀後夫之愧何可勝言第以闔門病未畏事如虎不敢通京師一問遺須家僕以行賈往者庶幾免境外之嫌而歸橐久垂又無可羅於甲第之餽舍者羞蒞幾不欲遣乃竟以衰衰自安深恃我公之知舊也蕪產不治棘途易觸棄家則婚嫁未畢學道則魔障彌深明農教子之外了無可爲公道者勉事 聖君勅功

旂常是所望於故人也餘懷縷縷尚具裏言

荅勞中丞

明公金玉其相儀表人倫舊矣蓋攀臥先簷於兩浙保釐方播於八閩天下士無間識面咸想見丰采矧江藩下吏曾參臯臯比之末座接浮白之慙慙者哉特以山林鐘鼎心跡難并注結徒深問遺無地殊不自意大中丞一紙從天而墮也明公自以桑梓之故情發兼葭之遐想顧不佞何人而辱公卿先身至此其爲忤幸寧啻空谷之音而已把繹教言韶音腴旨洋洋纚纚大都以不佞尚可驅策而惜其沉溺不返然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六

三十五

者此自明公過聽耳其人才不周世而病足死官乃始託黃冠以逃進故不能經世退亦非真能出世也農圃之外無一足爲明公道者持此沒身足矣昔在江州領所著玉壺冰常着巾箱謂可娛老今得炎林新編玄味備嘗明公業已教之何復督其所不能而令進退失據耶不敢妄擬于伯成子高抑庶幾宣尼護門人之短耳臨風拜使神與俱馳對客發函不罄所蘊

荅郭建初

始不佞臥病長安邸中足下一過我不面而之薊門

嗣是尺牘相聞然竟不能得要領而歸家兄入徐氏之毀見不佞以空手歸口雖不言謂足下果如人言

而腹誹不佞之不知人亦人情也不佞之望足下解嘲真以日爲歲矣棄關中之役以來端居多暇意益不自得會遣女送之菰蘆中歸而應門者啓有遠信儼然郭先生所遣也即亡論孟公之牘但觀子與集便如拱壁從天墜矣至乃癭杯塵尾恍如六朝高士贈遺道民得此尤足自詫所恨不倒屣而迎曹丘生失問足下眠食耳先大夫辛勤塞上中權奸而死不佞兄弟伏闕死爭僅復一官而是非功罪猶然兩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七

七

口足下蘄乘便是千秋口實一言華衮不佞即百叩不能爲謝且此故非倉卒所當酬也已露版爲家兄道之矣子與集胡乃寥寥中復遭李賀之厄令人扼腕已遣信之長興悉索其家集來鋟梓之任嵒嵒開府行至矣觀縷餘懷百不一盡惟足下諒之

荅方子魯

都門握手條烏七襪欽挹道味旦暮爲勞汪二丈至忽損手書清詞雅筆欣若對面至啓泛舟新編便如入大盈寶藏武庫戈矛應接不暇矣僕以多病投組放跡黃冠人間一切事都已捐棄惟是筆研餘習時

一并以寄閒情而毛楮二生時復告罄所尤難
者墨卿子也比方四出求之絕無佳者得足下所
種種精絕乞兒暴富更似無措蘇長公云子不磨墨
墨將磨子本須墨用得之乃不忍用真堪一嘆也仲
淹又云足下須僕一評評不敢辭第恐翻為高價累
耳目疾暴發閉目口授史書劣劣無次

與范東明

國家養士三百年操觚宗匠代不乏人然六闕鴻寶
斬其多享乃或長算奪於短晷銳情迫于倦境獨明
公束髮好古振策中朝懸車壯齡授滿寵信稅苑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八
之靈光人文之著蔡也家兄早辱知遇琬琰往還照
耀家乘異書間出博雅無倫世想竊自伏誦傾企之
日久矣自恨不能為人弟以慚于賢豪長者又奔走
吏道忽忽無時蒲柳早衰桑榆自棄因而跼伏林莽
屏謝塵鞅自分此生無繇復挂賀監之齒乃郵簡忽
至豐儀華牘儼然先之亡論後生過望國士銜恩即
以武公獻聖而下繩趙孟之倫泚然汗下能無投杖
而起也明公所以發我賢于枚叟遠矣敢不九頓以
謝冗病倉卒未能脩蕪穢之辭伏惟明公諒之

答馬用昭

往識佳公子於長安邸中也文采風流溫然玉映又
諸大夫交口籍籍私心愈益慕之會即出春明門外
未敢繼請而公已參軍大府翰墨飛揚外吏無從拍
肩執袖比謝病歸田從方外游則益遠于世禮閭使
至忽辱教言披函快讀穆如清風頓還十載舊觀空
谷病夫蹙然而喜顧臣精已銷無足當才情之寄耳
尊公一代名臣重以賢箕裘為之表暴金石炳耀已
足不朽而乃欲使不佞廁蛙黾之聲將無以蛇足為
累耶久棄筆硯勉塞遠意為近體一章不足存者幸
削而投之無憾也盛儀拜嘉薄忱即附使者以報倉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九
卒不罄

答馬水部

我賢甥鵲起秋林蜚聲水部珠玉照人光我宅相僕
雖不才何敢以形穢自外顧始而奔走畏途碌碌
暇已遂擊玩偃臥世禮都遺寧陽信至忽辱遠教披
函快讀重以歡感亡論玄黃筐篚克庭羅案即所稱
說獎借洋洋纚纚麗若百斛明珠為惠良渥顧掩關
病夫了無足酬雅意耳詩不云乎齊力方剛經營四
方勉旃策勛黼黻皇業端在吾甥非所望於朽病之
舅也

荅沈常熱

前飛蓋幸臨澠州，先施之敬倉卒失迎。奉拜又成，
虛往則已。慚賓主之禮，乃海虞親友日夕傳神君之
政，以爲亡論百年間吏治，即置古循吏間不知誰可
比擬。乃益自恨不一瞻丰采，庶幾獻歲之暇，修竿牘
以通左右者，致嚮往之意焉。不意緣當除目，更辱明
公之輕身以先病夫也。不佞病不任關中狼狽，而歸
僮一載耳。呻吟未定，而遽有大邦文獻之任，五內無
主。百病頓集，輒守匹夫自量之義，具疏堅辭矣。其必
不敢以辱病而辱賢豪意，百折不可回於誼，自不敢
主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十一

與吳韞菴

不佞之辱道義之愛，自門下筮仕以來，稱最久矣。比
田居一載間，每會李及泉公誦門下高誼，輒有褰裳往
從之思。矧今奉新命，載褰冠裳而從賢豪長者，不
大媿快哉。即微門下折簡當束裝以俟，檄至禮也。乃
不幸狗馬之疾，口甚自度，衰庸萬無可任。校士理不
得已，具疏懇辭。二月間，當有別授矣。仰辱拳拳，無能
酬萬一之感。伏枕流涕，不知所云。家兄末路已斷世

終不敢當明公鄭重之問。第雅意不可不達，已尤
心矣。劣劣不具陳。

荅唐純菴

明公日掌山臺，不佞以齋捧入，雖屢及門而未接清
光。竊愧於年家鄉達，二誼俱未克盡。比聞弭節鄰邦，
則又以掩關病夫不敢輒相問問。何圖校士之任，忽
以見及。廟堂知遇，非不內感。即與明公接蹟而廁和
東之末行，亦何能不欣然而起。無奈狗馬之疾，日甚
自度，潦倒龍鍾，萬萬不能任劇。不得已，業具疏堅辭
矣。遠承垂念世誼，拳拳以促裝見命。伏枕愧汗，罔知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十一

荅呂日洲

病夫踰伏江干，側聞壯猷宏略，使鯨波偃息，桑土無
悔。望風懷德之日久矣。賤遂杜門，未敢輕溷八座。茲
辱材官貴臨，儀教駢賜，應門驚呼，五內無措。病夫自
解關中之艾，惟醫藥是親。寔夢未定，豈圖兩浙劇任
陟爾見投天之所廢狗馬之疾，日甚以茲，遽遭僮奴
懇疏，罷任。昨蒙撫臺、屯院二公祖賜賀業，謂乞骸待
命，未有無是官而可當是禮者。遂敢以匹夫之守，
辭。今知我公祖雅意，辭不以賀。極願拜嘉展。

恐以異同獲罪死且無以自明不得已辭於使者蓋此心怛怛若負也伏惟我公矜矜而有焉皇恐不次

英文湘南

昨承枉顧深以不能出拜為歉即遣僮奴代叩併致薄犒于從者趣行出却而仙鶴已遠是何神也見家兄道公高尚之意初不信謂非人情已乃歎服不已然終謂使我當此必不遽已豈君子所為不測吾輩猶逐衆人見耶恐印翁過此必相責以大義尊尚不得堅矣僕小疏尚未見覆方當維谷之際恐一旦恒擾失禮于公謹願力代致薄謝病劣不知所云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五

答陶蘭亭

世憊迂寒無似獲我公寓外之觀北上時辱慰相顧爾時狗馬之病未深猶得以杯酒相接也比來衰劣彌甚而除書忽至至寵以文獻大邦憂悸之餘重益其疾不得已懇疏辭免大拂諸君子推轂之心然人生仕止東西皆有定數僕書與孫考功云遠方珍味未得而思之若甘猶賢乎一嘗意敗哇而吐之地也明公發械之時謂是僕傳經之日安知其固陋堅辭今日猶有餘甘在乎則病夫之藏拙不可謂非計也富貴倘來之物本是石火電光而愚者認為不朽

至欲以鬼魘鈴縛生人不知更速其變耳明公以忠憤得罪爾時雖稍稍吐氣猶然在車塵馬足間似非所以優賢之意幸少須臾賜環非遠慎勿徇父老之請為也要之此地終非可久居耳養病小圃方為入鄉掃墓之行而使者驟至念不可稽倥匆裁復大都多相負之慚難以筆端盡也新刻容卒業請教及諸厚儀登賜即附以謝不宣

答趙汝泉家宰

世憊猥以病繆得自免為間人實慚負鉅公長者推轂之恩逡巡不敢一問眠食然此心故在几榻下也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五

蓋庚辰之役當事者強以病夫視學東土獨我翁謂不可強歸而告家兄曰他人能愛世憊以官不能愛世憊以人天下知己趙公耳逮時事陵谷升沉異態而我翁與劉司寇靈光南北已乃兩疏辭榮志堅高臥即聖主未聽其去而大臣之節已明矣兄弟方擊節私賞無繇訟言詎意家卿從史忽貴衛門珍贖玄纁若從天墜夫以大臣出處正對隆替居位則風采聞天下家食則起居問四夷寧與旅退小臣枯寂病士較長而絮短哉仲尼日月無得踰焉惜惜下施彌觀謙光矣小人福過會有採薪之憂臥荒園中不

能而使率爾口授史書不備

寄殷無美

聞曹陸二生俱能問訊足下道愚兄弟憤樂并集之
能如僕欲以此情達足下者即一介之任易將顧獨
以爲病夫業已掩關問遺長安中人大自不易即足
下故人甫一第謂不可例絕獨奈何從里中富兒汲
汲爭賀新郎君不令稍逡巡以自別乎坐是遲遲爲
訊非然忘足下亦以此策足下非真以飲食忘人也
足下奇矯故是天縱計爾時翩翩應制召入石渠青
藜榮榮照人矣太宗伯里中布衣交能欽推而推殷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乎世懋衰病知止非有奇節即今偃臥荒園茫無所
事獨家兄忽抱羸疾幸朝夕視之請以勿藥頗自謂
辭榮非失策耳從子不歸足下竟不能爲毛薛勸魏
公子亟返安所貴王廷尉門下士也過戶侯北行僕
聞之曰其期可矣聊復脩片辭起居寤甚不能成饗
幸足下諒之不盡

與朱汝虞

明公撫子遺之民際蘊隆之厄仁心爲質淪人肌骨
善政洋溢播人耳目即敝州每沾雨澤魚虫之民皆
謂嘉定公餘波所及也世懋幸爲友邦之民即扶曳

而聽德化未足爲過顧辱神君屢降衡門散髮掩關

失掃迎非一矣前更勞躬賜玄纁世懋即有曾無心
亦當開荒逕以延賢者不幸適身苦河魚而當家兄
瘡甚科頭侍疾偃蹇不報每一念及不自比數爲人
一介謝罪之使非敢後家兄也以爲必躬謁而後罄
夙心耳逡巡久之自惟爲衆生土室久矣若不假親
故一事而專造友邦父母特駭人觀聽再三忖度以
爲寧得罪於賢者而不可使匹夫之守不明於俗人
也恐久須罪且益深不得已專僮泥首代叩蓋擢髮
不足數其疏節矣惟明公之諒而省焉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小隊再過敝州當汛掃小圃以待倉卒縷陳不次

荅林玉吾

世懋昔黜冠裳於白下蘭省狂蹤留一載餘而我公
以清廟瑚璉之器來乘其後而彌暴前人之拙未嘗
不循已內慚也蓋公之文行所稔聞於尊師荆石非
一日矣顧始而奔走外吏繼而自廢林臯欲接丰神
其道無繇耳乃公不遺賤選瑤樹重幣而儼然
先之跼蹐愧惶恍然莫知所從也比聞注心德化延
文學掌故以教郡人子弟如文翁之化蜀私心竊慕
豔之衰病掩關恨不能從諸生後一望羣比聊因報

謝一布所欽適返自墓田久稽使者倉卒授管不盡所言

荅項蘭谷

向辱枉顧寵我雄篇方自愧衰謝不能仰副雅懷茲更勞瑤牘聯翩庭實盈溢佳筵新詩種種奇絕令人應接不暇顧掩關病夫愧於饋漿常有局促之懷即不得已九頓而拜扇頭之贈食品以飫老饒者亦不敢辭其餘重錦珍翫故非野人所堪也敢附使者完璧恥讀來教纏綿數百言大都歸美愚兄弟至矣即以爲家兄地望猶當掩耳循牆況區區之愧爲人弟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十

者耶邇者性難引疾非敢妄意高尚每一念及負貴邦人士輒汗漫滯下陳仲舉云大丈夫當掃除天下安事一室病夫不能爲國家造士而屢屢課其家人子弟將無與昔賢之旨異乎若是又安足稱也至誦四詩清新可掬一日千里又爽然自失矣家兄近苦脾疾而文債日填憂之無出今不知何以塞命倉卒裁謝併附薄酬不既

荅何啓圖

不佞頃辱門牆末交瓦釜之音至席清廟朱絃爲之弁冕每手一觸未嘗不感知於玄晏也自爲計吏別

後扶疾奔命僅得以未銷之皮骨投老丘園自分生土室永絕世禮即聞我翁在疚川途阻脩了不能脩束芻之敬蓋徒以病夫疏節自恕逆計海若汪汪不責朝宗於行潦也然何堪損教千里而先之則明公几杖之賜真欲令病夫汗浹而愧死矣踴躍來教假以高尚之名修其家門之盛實無一語敢當病夫直畏死耳種園課子聊以自娛殘生豈敢竊東山譽與蒼生仰望之身相追逐耶明公幸自愛以須綸召病夫已矣聊因使使一布風裘而惡甚不能以辭尚容謀於荆老致專候馬率爾不備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十

荅傅士凱

前聞除目時閣下首折節賜教爾時余之則已爲謝病之人欲破藩籬相荅則猶未蒙予告之命以是次且向令郎言却銜狀而且受教言不報以俟命下故東海王生修謝於傅先生未晚也乃得請久之而懶於竿牘之役每見令郎必惡顏而託致鄙意已過則復逡巡茲更辱嗣音不以僕之懶傲而彌加禮焉雄文照映庭實克羅所得無量感亦無涯第愧汗之心尤當其於感耳伏讀三文知公意不在雕蟲其貲才謬亦略見廣文之一班人有如此志行而令久

困一老博士哉縣官不早用之不得其力僕誠爲國
家惜才不暇爲公稱屈也蒙示左傳註解尚在家兄
處未得即覽其意大都盡序中知公平生苦心在此
書也敢不奉教掄揚第恐三君之後無容置喙耳令
孫久在公所學識更進適見其文令人企豔病瘍不
能手書口占報謝不具

荅葛履菴年伯

邇者廷薦大臣我年伯褒然首列恐蒲輪之召匪朝
伊夕不審山林自有之身肯念蒼生復一褰裳濡足
不世懋狂易多愆中年善病幸席大庇得以瓦全歸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六

六

骨自揣爲幸已多以是敢違 朝命築荒圃而從兄
此小臣旅退無關理亂故得自恣息耳我年伯責以
食言蓋昔爲大人潛躍者言今爲小人自偷計也來
教過自挹損至謂不知歸計今之鉅公卿當路求前
多有忘却歸途者我年伯但言及此便非迷津之輩
中間必有把持受用片言而教世懋者至矣敢不惕
然敬承矯首德門陽羨銅官之間無由躡展但有惘
然所有裏言別具皇恐不既

荅周太霞

伏承左右賢王右文禮士甚善甚善昔晏子以其君

顯齊人稱之足下陋鄒枚不居行且追蹤晏子矣不
佞解秦中艾歸未一年所而遽起兩浙此國家異數
宜不俟駕重自思業已從兄偕隱何能復舍之出且
文獻之地豈宜以病軀當之深恐狼狽失守以故堅
辭非真有高世之望出世之心如足下所繆揚者也
何敢當何當敢賢王有簡文華林之趣足下以文章
待之令人褰裳思與其會臨風遙矚爲之慨然

荅李遇齋

憶喧公京邸時如昨日也而僕之出入進退其蹤跡
已不可勝紀公獨奈何猶休沐里中耶昨者不意有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六

六

貴邦之除非不願假此一見故人顧自揣拙病不能
爲人師而尤不能爲文獻之邦師遂堅辭得請築圃
以傍家兄耕田種樹庶足自老實無意當世矣猥辱
專使遠教猶致都人士未絕之望臣精銷亡良愧其
意如公家子姓賢盛必有顯者僕故寡緣無能爲其
師也林臥以來彌增懶放即昔日雕蟲之技亦復自
廢把覽珍贈迴思昔好重以惘然不盡不盡

與陳雨亭

天地更始俊良登庸一月之間四見除目當事者之
注響明公至矣世懋所以遲遲稱賀初未窺廟堂作

用且未究明公大指所在也伏惟大知識已得禪宗三昧自利利人津梁之疲當在今日豈教區區愛作辟支小果而已聞當幡然命駕不任欣慰未審榮任卜於何日先此奉詢萬萬促裝亟往以副廟堂側席之思慰汝師推轂之意容躬送河梁握手論天下大計倉卒不盡所言

荅周少魯

昔先大夫卹典格於異議二不孝終天悲憤然吾丈爾時實主風化使輿論未愜豈肯曲徇于二不肖乃吾丈則既慨然言之朝矣事之不遂命也何敢於吾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三

王奉常

丈志啣結之報耶維是奔走垂盡之軀怯死乞身以來世禮都絕遂至缺生芻之敬于几筵自分爲門下僇民乃辱教翰遠頒若忘其罪而厚與之者感德愧心兩在胃臆間莫知所措矣弟昨堅辭浙命得以種圃栽花侍疾家兄國恩良厚鄙願已酬此之不能任而異日者豈更黑頭望進步耶兩賢服闋雲蒸龍變策勛明時勉之而已昨從虞山歸始接賢昆玉教病冗交迫率爾裁謝遙望百叩不盡所言

荅周二魯

足下楚人也而被播於楚人柄政之辰僕吳人也而

投老于吳人代興之日兩家兄弟心迹可謂合弁然至往來之禮足下何拳拳于僕如此而僕何落落于足下如彼也吳楚二千里幸一把袂而忍自割別足下既相地東行僕亦布帆南挂猶冀榜人亟返尚可追隨而足下竟不能待矣于歸之日不任悵然僅從家兄一轉聆高議而已昨緣妻兄病篤與之永訣爲復虞山一行而賢昆玉大教已在小齋案頭又失迎拜使者披函亟讀以離合歸之于天有旨哉眞人東行故當動太史占奏若僕何人敢自附賢蒙議論之末哉家兄近病良已爲慰已道賢昆玉專謝至情矣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三

王奉常

今兄處僕懶拙失禮爲甚雖倉卒附酬尚希足下叱道之幸甚幸甚

荅省亭君侯

僕行天下關中雖古帝都天潢才士乃不一見獨南陽朱子厚父子差強人意未如豫章諸賢侯家隋珠而戶和璧也別來忽復四載已作田間白髮翁矣足下不忘舊好惠我新詩誰謂珠玉無蹊皆是寸心所遣感佩何如書法奇進具徵諸刻僕比來學道無成厭苦人事至欲焚棄筆研雖慕好足下願荅一言而忽忽無緒僅能於病冗之隙裁八行爲謝而已友雅

齋詩旦夕尤所未辦請俟異日何如所有拙刻即以附呈倉卒不備惟尊諒之

寄董龍山

春間得賢書讀之不暇為舍姪失僑悲而深為吾丈遂志喜竊以為尊名雖混衆中而勇氣已凌萬夫何者未有父登秩宗子先蘭省而矯矯于其間必為而必得之者也既而大庭獨對意謂必跨佳兒乃故盡讓寒素何耶夫以令郎之年與科第之優而當歲不館選乃知此事信有命焉顧大丈夫所自力者不在此耳弟自辭貴省之除擬迂彌甚自以不通長安問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木

遺遂併新即君俱不敢稱賀前者老師携孫過我大愧門生供張初欲俟令郎北上身過一送遂得兼聆後堂絲竹尋為病冗昏昏過日則使者之節已行矣今迫長至始獲買舟一省老師即附薄儀為訊不能自託北鴻蓋以家信致之為安也惟門下諒其迂而存之幸甚

荅雲仙宗侯

至道難聞法緣不易自我雲師冲舉邈焉絕倫求之海宇可謂寥寥而真詮神鼎長年大効乃獨見之於翁又出自天潢抑何盛也世懋本以雕虫之技奔走

士林中年多病思玄茫無實益聞翁之風即褰裳往學未足云過而使命不時乃辱長者儼然先之既加弘獎復啓迷津五內感戴如何可言緬惟皇族雖繁向稱玄悟獨癯仙一人而已然壽止八旬末無異蹟今翁續命之丹已見度世之寶可謂超越前賢光於玉牒矣卒業諸詩言言真諦姚匡叔云翁須一詩為壽者漫爾賦呈糠粃之語故不足入道眼聊以塞白倉卒不宣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五

三十一

百餘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五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六

天都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與徐華陽

明公昔在銓地鄉邦借庇良多。徇翔外鎮久當內召而全浙憲臺猶相席重世懋拊關之病夫也接軫賢豪魂夢所不敢望而猥承除日當復裝冠裳與明公相朝夕似若天假之緣者藉人狗馬之病不甚即微臺下折簡有不塞裳而趨侍顏色者即無奈蒲柳之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荅徐紫芝侍御

病夫自謝開中之役即躬耕以子猶苦劣德不任杜門偃臥一切世禮都廢雖在相露軒幃之下忍不一通姓名其人類唐敗泊不可以拾之效可見于此矣乃廟堂過聽採風昔雕蟲之技遽令承乏文獻大邦以為諸縉紳先生辱聞命之日手足失墜舊病盡

發即欲強自刷礪以赴國恩而屢奮屢躓自度決

不能任此已於歲杪遣田間奴疏辭闕下自知舛

貴邦人士之望罪無所逃茲辱我公遠使肯臨處實

充溢兒童驚呼五內中熱披函踞讀琳琅眩目自顧

無一可承不覺汗之浹背也邦君大夫之賜誼未有

敢稱卻者有之乃自病夫始死罪死罪蓋業已辭於

君父矣非其任而蒙其禮恐重為高賢所笑敢以義

辭然至授食之惠惟重勞臺人是懼不得已而拜嘉

即匹夫微尚已為我公祖稱不守矣伏惟矜而在宥

焉無任悚仄之至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荅丘中山

第以一官奔命道路累藉吾丈為東道主最後棄官匿景渡江遂不及相聞然此心戀戀未嘗不惻腹而望也臥病一載寃夢未安忽有浙省之除自揣病慵弗任抗疏堅辭業已聞上旦暮候覆允以保殘齡為樂乃遠承教儀辭日賜賀非所敢蒙敬即返諸使者惟是經濟新書不敢不留卒業第所有舊編聊用為報經世遜世道故不謀幸毋笑其迂也舍姪計偕重辱推猶子之愛不勝感戴冗次率爾裁謝餘悰都具裏言不贅

答姚禹門

愚兄弟何幸皆得廁寅恭之末乘雲泥異路身備計吏仰視荃宰不啻所天何圖奏牘未終而我翁遽以尊恙在告懋之不辰亦邁末疾幾不生還病中見親知猶能道我翁存恤之語不勝感愴蓋自我翁歸臥世懋即不敢以竿牘輕涸而數問眠食於構李故人以是知台階之泰清也顧自掩關以來世禮都絕起居弗時而使長者儼然先之則厚顏甚矣我翁東山望重身與隆替對願強飯自愛以需簡召世懋已矣維是貴邦人士忍自漸負寧當復有他覲耶聊緣項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君之便一據感悚尚圖躬候不既

答章子敬

昔張茂先見褚季雅謂陸平原曰君兄弟龍躍雲津顧彥先鳳鳴朝陽謂東南之寶已盡不意復見褚生千年來雲間盛事於今乃覩於足下矣蓋我嘉隆之際斯文始絕自千鱗埋玉吾兄獨主齊盟天下爭言文章以潤色鴻業而雲間菰蘆一隅分奇競秀不可殫舉若孟孺攜六代之華咸甫衍大曆之致而足下與仲醇後出皆有絕塵游空之勢一何盛也病夫少以家學追隨哲昆辱二三君子携挈詞場中歲疲于

津梁多病自恕遂一切謝去人間築澹園以自老僅

以養病之隙課子姪為舉子文以希世好而已素髮垂領嗒然於稻畦槿籬之間假令足下見之生平傾注盡矣昔戴若思見清河以成名今足下既見吾平原即使僕繼蹤難弟尚謂無加矧如前所自述何當於大雅而猥蒙珍贖聯翩新詩錯落剪長春七日之花製河陽一縣之錦君才茂矣美矣得無所投非人有枯木朽株之誚耶咸甫雅道寄情不敢自外輒欲傾倒所懷而亢陽驕日令我憂心如焚又強櫛病頭願出應賓客卒卒無暇間卒業諸篇但有豔美無能王奉常集 卷之四 四 為和如何如何揮汗手狀都無倫次惟高賢亮之

寄余德甫觀察

昨以明卿六表愚兄弟稱詩壽之不記足下十年以長且微聞有貴恙政爾徬徨會姚匡叔見過首問足下無恙否答以遂善平康已不勝喜匡叔又云足下今年政七十深愧不蚤知遠致一樽為壽也自李何以來文人稀有登上壽者于鱗望六子與僅過今足下遂踰杜襄陽所美而將來之算方穰穰未艾其為吾黨龍光寧須二張建牙着紫方為快耶足下既絕跡城市而用晦又讀禮家居想益少面晚年鄉居少

塵鞅之累佳事也第間尚與諸郎君營窟得無勞神
鄙意謂士大夫末路即不北面瞿曇亦當縱心玄圖
葆真定志允也其時不審足下亦常究心否第解開
之艾再辭浙命築澹園近家兄以居得守此志意
都畢絕無他覲第婚嫁未了不能為尚平五嶽之游
耳遙跋豫章紫氣追惟舊游握手無日言念興懷拙
作四章聊以代翰倉卒不既

與宋西亭

道駕昔過關中僕為東道主雖以惟寅誼稍知纏綿
猶恨所以待之淺渺蓋爾時僕已畜去志而跼蹐
三秦常集 卷之四十六 五
下猶未能大自解脫耳掩關二載來世禮都絕於海
內賢豪長者未數數有聞也不意君侯乃能頓詣至
此伏讀來教謂一時事業人不能必後世事業天不
能限偉哉斯言亡論軼羣於紈綺即世所稱操觚之
士亦當避舍矣至乃遠辱材官折節病叟雖昔襄城
之賢未足為比顧僕求道未專浮名猶在上之不能
仰窺靈闕下之不能增益慧業屬信使之臨方爾碌
碌塵鞅良足愧也家兄亦恨未能斷絕世緣嚮往高
懷容當轉告茲值冗境倉卒不盡所欲言尚俟小暇
遣候惟寅載布候私惟君侯諒之

荅蔡肖謙

世憊海濱之病夫也自惟綿力困於津梁不任教士
解艾開隴灌畦沒齒無復他覲不意廟堂過聽副以
浙東西文獻之任彌自驚忤循墻掩耳亡論士子彬
彬非病夫所當臯比即令偃然於賢二千石之上能
無汗顏以茲堅自引去仰負高賢無可為道甬東佳
勝為政風流則舍親周子雅能道之又輒自恨蹇拙
當吾世而重失賢豪也乃翁不亡林臯遠賁玉帛獎
寵踰涯稱引過禮驚怪其厚莫知所從然而區區銘
感則不啻爰然空谷之夫矣歲暮迫冗率爾裁謝殊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六
不盡所欲言

與李無錫

每候春榜輒手已卯鄉書以待得尊名則大喜已聞
宰錫山則益喜非喜故人近我喜其近而易聞德政
也乃下車未浹旬賢聲籍甚親友往來咸能數其實
政以示區區所席為榮多矣昨弔姻家匿蹤抵貴治
南郊舍姪壻華子亟欲相聞乃病夫以為故人甫蒞
治而輕相過則近于謁不可不拜而聞則近要致又
不可以茲忍情潛返然此心恒如在左右也歸迫歲
除未遑遣賀顧辱遠勤掾史隆施儀翰又重自貶捐

爲山林展席之敬則何敢當則何敢當掩關陋跡
久不敢當獻酬之禮言念雅故不忍即辭謹勉登嘉
容顧一介起居併謝不敏惟高明諒之

答李伯玉

弟解關中之艾條已三易冬春自顧病怯無能而全
浙文寄尤非所勝辱陋之蹤豈堪再辱以茲堅請獲
遂築澹園以自娛海內望景者以爲其人似有所得
不知猶故王生也當時黃河一葉歸叩玄關真謂賢
聖去人不遠詎意婚嫁累心浮名挂世種種酬應亡
異仕途碌碌奔忙不知誰爲方自咎不暇安能復以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七

七

虛言誤良友耶辱數千里慰存三四書繼絕無非只
爲此事顧弟所師者大道而未聞所期者機緣而未
至非世人所講長生之術殊無足以復明問者惟望
吾兄將功名輕看色慾捐除簡思於萬慮之中取靜
於百鬧之頃庶幾於三教之理俱不倍馳而已餘情
尚盡裏言茲不贅

荅王四槐

昔在京邸以拱辰繆引得交於二銓部先生爾時意
氣自謂前無古人不圖星散遽爾明公既引疾而趨
亦外補數載來奔罷皮骨垂盡僅以殘息跼伏閭左

生是不能通謁於賢豪長者今幸榛途稍闢拱辰起
獨坐明公重望尚屈外臺計非久亦當內召區區之
懷願見故人旋轉樞軸獨完辟支小果老死澹園足
矣足矣師竹太史評來忽辱教儀恍若自天而墜中
間獎寵溢分悚息不敢一承如客歲之辭浙命實出
怯死畏難至淺鮮無足道而海內人士輒目爲高尚
固已冒竊不堪乃明公推引又極之隱與不隱之外
以爲頻視山陽竹林此何等品地而明公猥相假借
將無驕之益令失實耶來教欲得拙書而太史書中
亦復見及顧邇來綺語漸斷病魔忽侵不能有所投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八

八

贈僅強策弱腕草數紙爲寄竊恐向來傾注一見都
盡矣率爾裁謝不盡所欲云

荅陳燕野

貴鄰友顧崖泉誠實士也遠持尊教來款晤一刻幸
獲聞道履之詳知遺棄功名築靜室於大石窩西一
意求養生之說甚善甚善弟本凡骨以多病思息機
偶遇仙真出世挂名都養之末其事既播傳而弟復
有浙除畏難不往世人望景者便謂辭榮非易必有
所得不知其人猶故吳下阿蒙也我師本大菩薩示
現主三教度羣迷非區區脩煉求長生者比但示弟

輩寡慾簡思以待機緣未嘗有所輕授恐學之有不得而遽足也渠本童真故無河車升降之術勸人多學佛求爭上而玄門之學只一味熟誦黃庭蓋其中云真人在已莫問鄰也若叅同悟真之旨所謂竹破還須竹補分明煉已築基之後尚有法財大藥一段此不得真傳恐反誤大道弟所不敢聞者惟吾丈斟酌行之而已鄙見如斯三千里外代面談不能悉然亦不能有加於此也吾丈以迂權相不出因得了自家大事此人生至幸弟恐今不免東山之召心無繫着第能為善救人出處俱無不可亦不必拘拘自苦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九

惟尊裁之

與郭龍渠中丞

無祿三吳之民百年間得一郭中丞蚤暮尸祝願如周文襄久施澤於民奈何不更事少年屢加崢嶸使我公憤懣自白將謂廟堂必大有主持以慰吾三吳赤子復奈何不能始終其志而聽臺下之引去在我公心迹已明無妨畫繡再起東山第令待澤之民嗷嗷何所控恃後來開府實賢安所持循奪民乳哺亂國是非二三子實尸其咎矣世懋掩關病夫不知黜陟即與臺下雖蒙禮愛未嘗數奉杯酒慙慙之懼徒

以公論民心填胸扼掣內不能平即如何心隱一事世懋向在江右最知之詳其人既亂民可死而斃之杖梓之書又非臺下今以此羅織諺所謂張公吃酒李公醉非耶聞代者為古林王公雖係世懋同年實少時受業師也不知何時可代極盛者難其繼竊為家師慮之矣病劣不能趨慰聊以尺素摠其於邑惟臺下諒而存焉臨楮無任瞻繫之至

荅蘇懷愚

別後得明公入臺之報已又得考最即真之報代狩兩關之報蓋種種俱為掩關故人增色也追惟往事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十

奸豪煽禍官司失聽至使明公以白衣領職當時自謂能作五里霧咫尺不見面安知有火輪當空陰瞋一瞬盡耶齟齬之徒今日誰在而矚然不滓領袖臺端者竟是何人乃知小人自枉作耳掩袂間左能無悔心其為我輩鑒戒至深切也所願明公益堅前志勿以宦成弛志勿於得意處錯落脚以挽回世道任諸已以將來利鈍付諸天使病夫拭目而觀鄉邦之大賢足矣若夫夙昔周旋在明公不忘一飣固是盛德而區區亦安敢遂貪天功承教良以悚息獻歲疾大作率爾裁謝劣劣不知所云

荅耿楚幘

世懋自昔沒溺雕蟲了不知歸根復命之所數年來
稍稍悔而內求然居官處鄉浪竊浮譽遂為天網見
羅不置竊自咲皆習氣用事耳今世有大君子赤幘
吾道而不能擔簦一請教益徒虛日月條烏始衰之
年良可歎也黃省元來忽辱教翰速頌慰諭溫渥此
真金仙接引盛心不生分別但思普利顧懋昏頑如
故無能仰副萬一如何如何頃辭浙除直是怯難畏
死非敢自詫冥鴻之舉倘業緣未畢請俟大德登庸
執役門牆未晚也黃丈大雅恨倥匆未獲數數幸家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一

三

兄破例稍為慰其來意耳率爾裁謝不宣

荅唐曙臺

我朝道學中第一風流人豪必推白沙先生後之學
士大夫頗窺其微旨以謂跳上乾岸看人不肯褰裳
濡足此言非為過也然先生所以愛責正緣其地步
太高世以經世相責望耳若乃病客思玄幽人開徑
老氏命之知足文士謂之倦游此其入本非高自期
待而當世賢者欲以白沙先生議繩之不以過乎然
繩之者愛之乃甚於其人自愛則亦不可謂非知己
之感已足下以道學文章經世而先生貴鄉先賢也

足下為之表章其集適一寓目已令人受益不淺矣
異日補先生未究功業其在足下乎若不仗胡能
贊一辭也備聆高論但有跼蹐耳貞吉王孫未抵雲
陽而返以有子難也非足下見教新句烏能知見顧
之厚乎昨因展墓入鄉久稽使者率爾裁謝不宣

荅王泰宇

僕與閣下雖叨世誼之末至所以企仰又不在此蓋
道德文章接壤流聞久矣不意儼然辱臨海堧令病
夫得接眉宇聆緒言溫粹沉密殆百所聞矣蓋藍田
明月之璧亡論智愚共知為寶即區區所以款接自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十一

三

謂私衷百一盡而閣下乃以為異遇諄諄道感若
不出口抑何謙光之至此也李開府關中人望僕所
深敬而賓師之選又得閣下可謂合併之美世說一
書是僕生平寄意而才識陋劣不足尋前人微旨深
望閣下斤削或足一傳今既異同不敢望梓倘入淮
之後異同如昔乞以原本見還蓋僕無副者也尊翁
向辱提携末案今又兩附薦剡此生可謂多緣聞其
闔門養靜不敢嘵嘵瀆之耳奉侍間希為叱道荷荷
返自吳門久稽信使倉卒裁謝不宣

荅方允治

世懋曩從選人辱明公陶鑄之恩政地寥絕不敢相聞比明公出爲九列又非郎官所可仰攀以是嘿嘿不能奉杯酒文字之權數年來奔走外吏時於故人張助甫處獲承聲咳之餘私心彌切景慕而苦無緣自致天地更始羣龍彙征明公翺翔白下與歐橫伯輩推揚風雅大快南皮之興而世懋已掩關息交長爲抱甕夫矣業已謝長安問遺豈當復望德音於空谷而中郎帳中之秘陡然見投珍贍聯翩敘致纒纒若奉顏色便復下帷卒業沉疴若脫顧懶於赴會竟不知所報謝缺焉至今則野人疏簡明公或能諒之

王奉常集

卷之四六

三

王

復章衡陽

僕昔歸自關中即聞公有家禍未嘗不歎息低回傷其所遭也然得之途人不能舉公名姓暮春辱儼然而過我酸鼻道之始詳所以蓋孔子所云行惻不必相知之素者竊不自量願竭不敏之才爲公一掩罔極之痛而學慚先詰囁嚅不能下語昨避客養創甫

能具草而尊教適至遂舉以授朱友竊恐大事所望奈何前倉卒舟次拜領漢書湖筆之惠未能一授從者誤以爲負乃嗣音踵脫令人益復難堪茲併前意萬一伏希昭存公畢此事孝思已罄大才槃槃不容久臥尚容專使勸駕不具

與徐檢菴宮諭

我翁晉擢宮諭台階漸邇鄉邦善類莫不欣欣生色而世懋猥以掩關病夫不通長安問遺追惟風昔從游之雅忘形爾汝竟懼日夕何能嘿嘿遂已於懷乃木天故人不遺賤逖先以瑤臠示以武錄飲德受教

王奉常集

卷之四六

十

王

如是者又一年所矣而舍甥顧實甫貪休沐不行遂使夙誠久闕前曾託表姪以空函候訊計亦非能過達者蓋伎倆恃此一舉而已莊誦大錄憂時經世已見一班而處身範俗又似羚羊挂角不可得而親疎同異此區區所爲服膺而仰止者也蓄養根氣遠期旋轉惟翁自愛言不敢盡

與張洪陽祭酒

明公起遷客一歲中至大司成天下猶以爲用之未至望風而景附者何限世懋於衆中特承眚遇宜率先稱賀顧善病自廢不敢通長安問遺至併生平宗

王一切自疎前家兄上疏僮還辱眷念纒纒數百言
無非道與至出處之際親故不免相勸而明公獨獎
之堅臥誠不自意劣劣凡夫獲此第一義於有道之
門也感荷之餘重以愉快世懋每遇賢豪傾倒必令
飯依豫章一辦香汝師行時尤所寄託蓋有深意也
諸君子竟各行所志致此紛紜而明公獨嘿若無關
世懋彌用歎服韓昌黎非知道者使生今時且爲論
以激明公矣蓄養根氣旋轉殺機今日非明公望而
誰望哉李及泉公愛賢如饑渴今往都下必日聞所
未聞渠陞任過家時曾附小詩上太夫人壽計微覽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與劉應谷尚書

林臥習懶久失候台止不勝懸繫比傳聞尊恙似傷
於脾天篤純嘏知已勿藥而門下故人子弟心猶不
能無怵怵謹問眠食桑滄陵谷月異歲遷喜愕愁慘
條忽萬狀而東山大臣袖手旁觀得無染着良爲多
慶顧瞿曇有言畎陷世界得此失彼大抵類然我翁
幸以廣大法門照空濁劫知眷屬之非真即悟免隙
之爲假怡然理遣何入非安萬冀澄神具膺多福世
懋齒疾正劇屬家兄人行伏枕強屬數語惟台慈諒

鑒不宜

荅江續石

明公振策朝天不忘世誼遠過爲別世懋既以凡鳥
失迎又弗克專力追謝蓋山林病懶之夫疏節類爾
顧辱台慈不終遐棄遠惠德音兼賜新刻且以先君
廟名爲念藹然通家之故誼領次泫然不但銜感而
已先君有薄惠於貴邦士民謳思不忘而縉紳先生
又從而修揚之使二孤席以輕不孝之罪顧未知所
以爲報奈何奈何使臨屬即有海虞之行率爾裁謝
併附別刻不既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共

與梁宜興

世懋於門下非有生平之雅古人猶戒未同况在今
時豈容以意氣相干顧有不獲已於心者願明公垂
矜焉敝同年張起潛世之所謂蓋臣廉士非獨世懋
以私知之即明公亦稔聞其爲循吏也者家徒壁立
子猶布衣近幸受門下之庇一子一姪就試文宗而
起潛奄忽無祿其子之奔而不試宜也其兄無嗣少
子從幼撫抱承繼闔城共知以法言之乃姪無妨就
試兒曹孺慕竟從兄歸事亦已矣比聞文宗頗留意
起潛不佞竊念起潛爲善爽報門戶珍瘁萬一明公

以桑梓舊愛爲之先容文宗以循吏之後曲加維植
天下事未可知也其兄率此子求附別試不識門下
高誼能爲幹旋法外否耶敝城年友荆老居喪獨不
佞在耳起潛臨終時以子姪相託云吾兒可歸姪應
就試念其遺命恐負亡者義激于中輒冒台嚴伏希
鑒諒

荅馮元敏

在昔少陵折節北海近則家兄推轂于鱗豈謂斯人
不逮前躅政謂操觚後先獎彼執殳以開後勁耳以
明公之天葩藻發加以沉毅耿介之思典籍恣其採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七

討山川受其驅策固以摧蠹叢之連山負由基之七
札何迥不齊何堅不破而猶借聽病夫降心下里杖
策荒圃把臂竹林之游置酒河干快心南皮之賞昔
謂李徐沒世吳張各天永絕斯懽不圖再見返日吳
門賓客填咽無劉穆之百函俱發之長而有張君嗣
罷頓欲死之歎思欲脩尺素以報所知吐一言而弁
佳集卒卒未能也豈謂更煩信使惠以好音纏綿而
憶錦霞霏霏而吐玉屑卒業兩函顧盼不暇五內震
眩莫知所裁小人伎倆不能自匿而猥當世人物色
白首再辱小草自慚若復偃然而蒙諸大夫之賜有

賀無心明公亦何取焉敢辭諸使者以明本心俞生
翩翩可兒謝君故不作微賈氣僕未二交金湯而渠
遽墮我雲霧耶何時偕此兩生握麈尾一就足下暢
彼我之懽劣劣漫裁都無倫次

荅馮源泉

老父母之難淑州前後易數守矣愈久而民愈思今
日遂尸祝如古循良蓋真心厚道之効其不可誣如
此頃聞超擢中州臬憲人心欣欣以爲荃宰鑒裁世
懋兄弟尤切忭慰顧掩關自廢無從修賀不謂門下
之辱記存至再至三真可窺古人心事矣不才灌園

三泰常集

卷之四十六

太一

病夫無意當世頃復有八閩除目皆老父母推轂之
力也以再抗 朝命爲懼遂爲小草雖稍慰尊懷而
區區一身從此未知稅駕所矣行色冗劇率爾報謝
不知所裁

荅宗里安年伯

憶庚午歲奉謁我年伯迄今一紀又二載矣於時已
稱耆碩今更康泰真歸然人世靈光也前家兄遣候
台安時屬懋遠出不及偕奉起居今蒙遠念家兄兼
及下走此書儀何殊几杖領次不勝慚汗世懋初辭
浙任家兄亦兩謝留部兄弟謂得相守不意八閩除

目又復見加遠繼令郎子相兄廿載芳躅得拜謁武夷祠下良亦非偶今日之出不惟朝命難違此亦其促裝一興也 墨陽仙師傳生所偶之惟是拙刻數種聊以塞命冗劇裁謝不盡所欲言

答張洞齋

貴省自考亭夫子以來稱鄒魯搢紳先生在海濱矣然猶是往譚耳今日鄒魯士且仰面望七閩天下文學遂無與比即今朝廷偶乏任使奈何須白首老博士望關越而逃者復黜于文獻之邦也誠自慚欲再疏辭而皇惑於國恩之再三遂爲出山小草獨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九

計未聞命之先我翁已過聽雕蟲聲進而禮之矣即今能護其短而思慕其長獨可望我翁於七閩中耳霜簡賁臨知我翁於鄉曲子弟不能忘情殊不自意鄭重之若此也欲辭諸使者恐以爲故事所無偃然蒙之心怦怦然未能忘匹夫之固陋進退不知所裁勉而登拜焉敢以入疆之日望通德里門爲謝也行色日迫劣劣不任執掌惟望栢臺九頓而已伏惟台慈諒之

答潘冲菴

前承道駕貴我山城以侍寒公席竟不能脩主人之

禮高賢題鳳日負歉懷茲者繆報剛除自惟白首再辱出山小草慚於故園松桂第國命不可屢違勉爲一行以塞當事者之意不久又返初服矣行色迫於短晷不遑躬詣爲別顧辱輟苦塊之哀隆葭草之愛瑤函鄭重盛相假借修七閩之故事撫山川之秀色言則美矣麗矣母乃不知僕之無似重爲閩山川人士辱耶盛儀種種竊已心領例不能拜伏希鑒原冗劇裁謝卒卒不既

答秦鳳樓

自三君子見過至今松蘿尚有雅色入山不深好以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十

雕蟲應世遂爲人所物色竟不能保此澹園而以白首再辱八閩方懼爲真逸所絕顧辱遠錫質儀盛相假借若以爲有裨當世而出者則何敢然吾丈即私其故人幸不爲北山之移足矣微惠勉策狗馬獲竣場事即當返我初服訪高賢於海上耳適詢洪司訓知有賢郎高選者敢附稱賀厚儀例不敢承幸賜矜諒餘情別具不贅

答陳我渡

我翁以清德峻望敷歷中外鵬息留曹今日八閩之林文安林見素也白門伊邇儀刑可望凡齒冠裳之

倫誰不願拜下風矧以公祖之尊而下講通家之誼
夙昔所隆施於下走者何如而忍絕不相聞蓋守匹
夫微尚以爲山林人不當竿牘八座耳今不意國恩
過聽文柄屢加而禱惟之地又大人君子之鄉文獻
彬彬甲於天下自惟無我菁能造之才而有蒲柳蚤
衰之質二毛氈氈再辱傳經方自跼天躋地無所措
身而琬琰珠璣玄黃篋篋又不意自天而墜驚呼震
眩汗浹於背凡我翁所稱引譽借皆名公鉅卿有道
德文章者之弘致而以責千里於驚乘課隆棟於樗
材不已過乎異日倘微大惠或以不爲僂於八閩之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手

荅陳幼溪

弟懽園海上業已終老爲廟堂強起再四扶曳而行
惟是文獻之邦我翁丈實稱其人欣欣焉用以爲依
始入部首會令兄八座始知巨孝苦塊於旁縣恨不
能即就精廬一弔慰爲歎乃辱輟讀禮之餘閒遠惠
德音副以書幣至於前後表裏重載累牘言言寫心
字字摯雅弟何人斯而得此百朋之錫於門下也昨

過武夷冒雨拜先君祠見壁間大作不覺感泣適須
全快讀之知翁文幽栖直與紫陽玉壺二賢爲伍乃
知靈鷲寢擊未足爲累適以成就高賢雅致不覺神
飛頓方敝精考校奔命炎方徒抱永歎命也如何厚
儀例附完壁亦以拜賜無加於二集也冗劇口授史
書不盡所欲言

謝范繼川

不佞束髮行天下所遇賢豪長者其人稍嚴辨於政
即示嘿而寡情情用厚矣乃多牽染無更能自我公
之接東西浙不佞掩關海上則聞浙人尸祝范直指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圭

謂其行能不世出竊計其深衷冷度當今人未易及
近起家道栢臺下幸一望顏色退亡所恨殊不自意
明公惠顧之厚如此至乃刊盡城府傾吐中懷力欲
以厚道銷鄉曲薄倖而拙宦老生首當茲意竊自幸
所遭逢益以仰服明公之大受無涯也論天下事種
種槩心不佞久遺落世故席以弁髦門士所受益弘
多矣兄以館轍導送寵之百端公私之感胡可言罄
仗庇入閤乃心日馳左右竊計明公受代非遽特遣
家僮叩梓里泥首爲我代謝不腆玄黃聊以伸縷縷
之私非敢云鼎也伏希鑒而納焉幸甚幸甚

荅林登瀛

第無似獲在仁師門墻廁諸年丈之末陳旋蒙家難
放廢十載復齒鴈行京師周旋備承教愛懷思敘舊
感愴係之自解艾關中灌園吳市竊謂此生無復追
隨之日豈圖國恩至再扶曳強起他無所覲惟是
歷郡校閱暇得與故人握手差為快耳初至未能脩
候顧辱出林臯之尚先之書幣澹辭雅訓欣若對面
何感如之厚儀雖情異常交而例同縉紳大夫不敢
獨領亦知雅意之不在斯也冗次倉卒裁謝不知所
云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六

三

頁六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六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七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書牘

荅詹侍御

曩霜旌甫臨浙部而下走首以三吳子民投謁雖喜
奉顏色心猶惴惴以冒突威嚴是懼不意過蒙優接
降心虛已霽若春溫遂使小人忘其固陋輒罄底蘊
北辱厚賜踰涯業不敢泥首載謝而寸衷迄今耿耿
若負又自惟無可爲報徒以國士之感期之異日入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七

一

頁七

荅楊晚吾

昨駐汀郡親考選訪單見尊名褒然則不勝喜躍抵
貴郡得兩浙舉刺疏見尊銜不列則爲悵然竊計直
指君相愛顧至而言以人微棄必執於保留之說也
領教知軍門以第一報部將無顯薦雖格而潛揭更

妙區區尺寸之心竊幸少效矣別公之後以歲杪履任發春即出校試今已勉完三郡年衰多病晨夜董迫鬚髮盡白瘡瘍遍體呻吟中執筆雖黃自念不明之罪無可復逃惟有區區秉公差可對於天地神明然其不滿士望得罪諸故人則已擢髮不足數矣尊教至時會僕已杜門校士例弗敢接今晨始連領嗣音而生童案業已盡發惟是不腆之儀半出月俸先致精廬芟芟不足為敬坐試教官得暇展駢麗珍言獎借踰涯重以愧汗明且有延津之役率爾據案裁謝統俟簡召天垣顙賀不既

三奉常集

卷之四

二

與胡廬山

頃兩任高賢道鄉俗吏坐自微纒不能請益門下若泰山太守北面鄭康成蓋歸杜門三載而始自愧悔已從貴門人曾長洲得衡齊而讀之則欣欣益願為執鞭誠不自意點除書且幸託乘於莘野磻溪之末顛倒衣裳為前驅以候清塵久矣比聞道駕猶未出山使者三返使羔羊無色小草更蒙其辱先生誠無意耶清時難得聖天子方虛已望治非先生莫臻上理倘所謂三揖禮進不似鄙薄苟然則願幡然而亟命駕蓋案案不情胆士民不轉目匪日夕矣願先

生留意焉先候吏行時世懋適考外郡不獲則郊迎之末茲暫返會城為試事所迫行復南首敢以一介代將倉大布悃不知所云

與林壁東

世懋昔事我翁暨丁少宰於春曹皆託以年末周旋乃私心感服則在我翁家居每與荆石相公談輒懷慕不已以為世人但曉承望輕詆不知其無所附麗致然輒蒙荆石相公印可今幸承乏貴邦私心豈不願旦暮親就德輝而小人不能忘形迹致咫尺自為千里日夕抱不安恐我翁不察以為縉紳我也茲將竣事乃敢先致薄忱此非故吏所為敬者蓋博士寒酸態勢不能有加耳伏希麾納幸甚比聞蘭玉示教小人業已矢天不敢以私累高賢但願昏目偶辨和璧即故吏夜帖席矣冗劇率爾裁候不既

答郭華溪司馬

世懋衰病自廢掩關吳趨不能自通於當世之大人長者無狀復點除書且以辱貴邦之文獻又不能稟教於大人長者而往倭倭乎冥行為士子貽笑行且遍七郡矣而始式於通德之里門望闈者而上不腆之敬則我翁之大札盛幣又先老博士而隆施久矣

披函曉讀所爲優假而厚望之者并不知其流於背也貴邦人文之盛甲於八閩近稍稍糊其口於四方以故前使者董之似嚴第其藻鑑實當不才欲慰諸父兄弟心不自量畫蛇添足庶有所効其一割而智力短庸重以繆戾惴惴惟大司馬之鈇鉞是懼伏惟我翁哀其愚而薄之罪九頓幸其場事日迫宿郵中率爾裁復盛幣即不敢云辭倉卒又不能專候敢以爲謝臨楮無任皇恐之至

荅趙心堂

不佞向以童心汨沒雕蟲之技居常內怯不敢輕自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四

五

好於世之賢人君子然獨緇衣之好自其天性我翁之直道被播不佞讀二三大疏輒私以手加額及至匡廬間詢諸生趙先生主白鹿洞時事欣欣願爲執鞭之日久矣昨幸捧檄入閩前使者芳規故在不佞妄謂風教之職實難若鄉彥吉名壞而實未壞前數公中有名未大壞而實壞者文王我師則在我翁而已以茲條故事大都祖述餘教其亟欲一通賤名靡刻忘之前遣力入都以諸賓友命謂當有空棧謝閣部不得已有行時已出考上四郡無力能遍及諸故人達官即所欲自媒如我翁低回久之竟不敢作蓋

恐以異同獲罪也乃我翁略不以疏節爲罪而更先施之教獎借深重肩輿中捧接但有叩頭伏軾而已然方沉寔考閱竟不知所裁謝比入省而嗣音踵至益信翁之廓落能容士慷慨能諒人亡論其他即此一事真能使人死心愧服至于末贈君鄉賢係不佞職掌迫考事未能搜求而我翁露版見示直寫肺腑不惟尼父直道而行之衷抑亦子文告新令尹之意不佞即有實無心敢不亟思奉行即日下所司矣五月考竟七郡粗疎百出今方鎖闈校省士卒卒無暇敘致不倫統惟高賢諒宥不宣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寄周公瑕

曩與足下別謂當啖生荔枝畢便可騎驢旋乃不意校士甫竣當適復以莆中微纒之欲入京城生無子公之託嘿而去乎人將謂我薄外臣政自維谷人生幾何幸足下與家兄靈光巋然耳何能忍不思聚首耶家信昨至都不道起居而林天廻爲我言賢郎匪測事甚詳確前年已喪介弟今此若果老景何堪無論有無但以健飯相勗而已僕比稍得暇而神用耗於一歲間痰火時作殊不耐勞將來恐無父理近刻二書或足下永日之娛謹因僮還獻之并分俸少詩

見遠情耳惠存萬感

寄張伯起

郡中別足下時謂當一啖生荔枝畢便可騎驢歸不
意白頭老博士復遭折腰作參政遽巡未得謝去念
足下堅不計偕如李公府玄晏先生令人愧之向成
讀秋一編漫置書篋中今以舊閣木以中及足下與
魯望淒然存歿之感輒奉寄兩帙又聞疏金上記室
知足下欲廣異聞也人傳公暇羸博之變是足下子
垢果爾殊令人耿耿僮還敬問起居不具

寄張幼于

王奉常集

卷之四

木

庚

高齋一飯幾足當竹林數載遊矣向與足下別殊無
意久遠謂飽啖生荔枝畢便騎驢還澹圃不謂白頭
老博士復以封疆見羈似荔枝綠米了爲須再啖耶
足下比想益富著述家兄近返居余州園曾一晤否
二刻一以據偏見一以志土風即非異書計足下好
奇之士當一寓目覽竟以覆瓿可也並織成俱乞檢
入不一

荅李子木

與吾子別政得一載少年人倏忽頭角老年人不與
齒齒髮耶梁生來得所惠書何其執禮之卑用情之

密而鑄詞之雄邁也爾時體中尚未極病每與梁生

及兒輩言文態極矣會當有變亡何大宗伯文榮

矣以吾子文首觸文網方欲託梁生亟抑千里之銳

不幸病日以深至斷書疏而梁生貧困思歸頗不愜

區區麗澤之志其兄令尹公書亦令小兒代草恐吾

子不察將以老夫飲食樂而忘入未知其愆至此也

今幸稍愈強復與人間事而吾子嗣音又鏗然從天

際墮矣吾今不可不報報不可不直何者尋常交尚

不相欺況吾與子期望之深兼負箴規之責者乎吾

子才人中龍也吾寧患其不文而患其不直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對

義理爲人早慧而近物情吾寧憂其不達憂其速達
而入於堂堂者之聞也吾意書來必以遵制復古之
文請質必以立身經世之學請益今讀其文日益益
詭怒張至了不似時義聞其書意專汲汲求薦不知
義命爲何物嗟乎吾所望於子乃爾耶夫所謂薦薦
其文耳今禮官方正文體使者方遵 聖制子爲此
文欲干進乎將干退乎夫心欲進而文好與之違是
一反也吾昔知子於稠人之中非有所私愛其文耳
今吾已心非子文而欲我薦所非於人使之是之
是二反也吾爲督學使不受一私謁吾子所知有如

薦子彼將曰夫夫也在我則不受人干在人則欲其
我聽所藏乎身不恕而有能喻諸人者乎是三反也
雖然子書再至矣吾不聽即不當顯貴倘不為之曲
達而徒令吾子受吾直言將疑我之有遐心而姑為
是言以拒也且子誠快士安知不因吾言而遽易轍
是吾猶有望也不得已作一書於故寮託之轉達以
畢吾子之請乃吾意則不但欲吾子之易轍於文左
願其易轍於心也向吾不言乎習俗之移人不意吾
子弱冠之年而泊溺至此方吾子所求於我與所惠
於吾之父子吾一一應之領之矣不識亦能應吾心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七 八

荅梅克生

足下昔奮翅南宮世懋時在林阜即不敢效世禮稱
賀每私抵掌雀躍則子大司隸能悉此懷矣比再點
宦途向人輒誦風雨陽春之句益惜足下才不第而
而徒勞之也離長安七載幸所遇尚多故物欲與子
大緩頰一道足下會其隆馬不獲時聞動定乃秋風
一葉忽從南來飛墜長安城中讀表裏教言教致纒
纒若見吾克生顏色恨不奮飛而往就之方足下未
第時視曲江郎君如天上人安知今折腰尚爾足下

三載備嘗之故有味其言即不佞再辱外藩亦何殊
足下乎倘見其鬚髮當不暇自憐而憐故人矣諸具
裏言不備

與楊廉峯

今天下直指使者所至得舉刺若藩臬大吏非有大
繆當刺者則多得舉而其人亦自以為使者例舉我
耳就其中有相知獨深者有疑阻而卒以保全者其
人乃始稱感顧其所為感多不以家國天下為言而
必出於一己意氣之私而為使者亦直受其一己意
氣之私之感而不辭若不佞之事明公也首尾幾二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七 九

載迹明公所以見知者為尋常例舉耶將有所傳會
而得耶明公慕古人若饑渴嫉墨吏若仇讐而道其
身必正直忠厚之兼顧獨取於不佞豈謂其有家國
天下之微志而不為其身自殖也者即不佞亦安敢
不以此意報明公也苞苴之恨義形于色藥栗猶在
耳中知明公之不責於薦士而尤不責於不佞也故
敢以二詩明國士之誼伏惟鑒而存焉臨楮不勝馳
繫之至

與詹只亭

父書一扇擬即遣僮人渡江相訛為藥垂須家口至

方得遣遲久之不至遂稽候萬福日若忽忽有所負以門下意氣而日作純甫丈衡杯瑯琊山當不減歐陽永叔時樂可知也不識會間亦時念老奉常否咎事大都已定喜無風波當與門下共樂蕩平之世但不佞比日多病豈無福消受吏隱耶兒子輩俱來杜門課之復作老博士業或可用除痾耳何時得奉高談豁我茅塞臨風北望愴怳見之有懷不盡

與王建平

在昔獻吉仲默並駕登壇子鍾子業翩翩繼軌中州故多名士後稍陵遲殆乎絕響何意雲興霞蔚特盛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

讀

於今日也僕少交助甫於患難已識允治於銓部唱和子田兄弟於南都胤昌太史託契上書之辰孔炎父子馳聲授簡之末竊謂河洛圖書之珍二室三花之闕已盡數君何圖復有王建平也伏讀來教具悉宵懷載誦新詩益欽高雅天枯木朽株乃藉先容夜光之璧千莫之鋒出匣便見何必締交于生平習權於聲咳然後稱知己哉明府泚泚之音響振林木尋微構密未見其止不佞錄錄阿奴耳雕蟲之技遠慚士龍近愧葉葉項養痾叢林不能藏拙明府已見其大都如此矣近益病懶輒有江淹才盡之歎為人強

索贈行詩今便錄以奉覽殊不耐咀嚼也冗次少不盡所欲言

荅李伯實

昔人傳白傳文章價重鷄林僕每謂是文人溢語以今觀之始信不誣耳然安知當時不有文俠之士為之傳致者足下與愚兄弟無一面之交一書生從黃太史遊異國而橐中能貯王元美四部集腹中能記其弟百十篇詩使鴨綠江外入傳誦天朝有二王生即恐長慶白公未獲此奇觀家兄自可耳僕何人斯而厚幸至此倘彼有人焉能辨魚目者僕且怨足王奉常集卷之四

十一

讀

下不為我藏拙矣僕故以倦遊歸復迫令作小草扶曳長途如疲翮投林絕無壯遊意興甚愧二足下遲我聞之悔不改轍而行梁宋間也足下所稱說肖甫司馬助甫中丞家駁學憲皆僕執友怪足下尚溷跡諸生而所詣宿窟成就非為通人所目何以得此家兄既久開關二甫相繼懸車家駁化為異物獨僕栖栖猶作老奉常耳足下不鄙而遠貽之音何當高誼始張博士見探二足下書僕政初至僅卒業二行卷不能即和已病疲強策而應人間事忽忽遂竟兩月博士君來促報音則益病篝燈信腕放筆絕倒命小

史書之政不知作何語家兄所雖致雅意尚未有便羽來答容後再煩博士君作書郵耳薄儀附往金祈入之

上吳悟齋中丞

京邸辱我翁推異常國書之受竊自分汙鄙之蹤何所當於各公體賢而致足感者察其心之無他而冀其才之一割故願益自濯礪以報知已萬分之一自歲杪到僊即欲循故事一謝荃宰會迫於大察之嫌遂巡有待已蒙聖恩姑留乃欲以兩事合辭稱謝而積勞成疾三月不解比勉搦管具啓則已聞新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王

命總憲之擢矣御史大夫彈壓百僚漢副相之任也頃致紛紜羣情未一聖明簡任金命大司空所謂人情賢於夢卜國是從此定焉世懋陪京下吏不敢以箋賀爲瀆唯是區區一介之使專道感私會逢盛事私竊爲世道舉手稱慶而已發使北向力疾再拜不宣

與黃貞所

賤恙消息不佳况味都盡歸計已决慚負我公以往兒賜教力不任矣茲聞代狩在邇謹以盛幣完納雖復綿悵之餘爲地方事懷不能已口授史書以聞惟

臺下留神裁擇一水利爲三吳喫緊而專設風憲內

外臺論議未定愚見謂莫若公舉一人才長治水者隨其資次或憲副或僉事爲專官重其職任而仍以

巡江察院董之於勢爲便而可久一即有專官治水分任之責全在各水利同知州判縣丞邇來官不以

選而皆董別事賢者以別事受知上司不才者反借治水剋剥塘戶如此水利何由得興愚見謂須照治

河之役佐貳等官不拘資格選擇而任不理他事專聽風憲官勸懲賢者加級一如治河故事庶具有興

平天之降制東南其久巨浸大風之後已無才費而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王

連日淫雨彌其其怒猶未已也將求變故不知所終而當事者若猶畏首尾守拘攣豈謂勺水能救車薪之火乎即今飢饉將作賑濟無銀貴鄉之海塘激邦之水利又須講求足尚可復加派於民乎即勸借富室其能幾何而怨謗且作爲今之計惟有行贖罪之法而已种世衡青洲之政只一味納贖而兵精糧足今江南大家欲出一重罪復一前程但求佳訴狀輒費一二百金而歲猶不厭若通此路有不欣然而願輸者乎隨其輕重以爲多寡一舉而不貲之賦雲集矣議者必以爲國家政刑綱紀不可一日而弛不

知此承平之論也今事至此要當較量利害即所時
活由全之人有限未嘗傷大地之和而所活所全之
民命何限定當不一屈法乎且舍此更無奇策言在
車恐謂有私行之自上何嫌何疑惟臺下裁之

荅黃六橋

不佞之積百誓於七閩也重爲閩之士大夫所容而
就中獨有厚幸於蕭蕭之縉紳先生人人命不佞爲
知己而獨明公之見顧尤重即不佞亦不知所以辭
心也憶題萬玉山房若昨日事則月已周十二稷矣
每見蕭中人輒思寄明公一書已復慮異同獲罪而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古

五

病甚又弗能人致一通恒以自禁而止然天外瑤幃
竟先諸君子而至者明公也乃知兩載千秋此意不
可有二不佞始得昂首仰眉爲明公鼎矣即亡余二
賢困之劣劣不能捫管何金陵實稱佳麗奉常間秩
亦足愉快小人薄祿相以脫折腰爲過享病日欲死
今遂嘿嘿對妻孥日噉粥三升耳大爲江山所咲安
得如明公言受我鞭撻耶從事來索報音率爾裁謝
百不一盡

荅沈玉陽

第自分陋蹤疏節放棄山林

水與當世賢豪長者曠

絕誠不自意復黜仕籍得親就同牘諸故人敘疇昔
之懽翁丈方策勛西土以未瞻顏色爲歉而幸接於
賢郎繕部之末光溫然年誼如見吾翁丈也方擬於
定省便鴻附候台席而大拜之麻忽傳相與西向遙
賀顧恐蹈勾致之嫌逡巡不敢具啓何意遠辱記存
寵以瑤璫貺以重幣自顧何人而當開府之隆施至
此登拜汗顏何可言悉方今天下事莫重於西北邊
乃聞以早寇連崇來牟失望此天以艱難示警於
聖朝而以盤錯席重於名賢也內聯民志外定虜情
知良工之苦心獨至矣安枕竊祿如翁輩即累百安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五

朱

荅顧襟宇

不佞日有越除定宇丈曾以我翁治行相聞爾時已
知寓內有顧使君矣比讀內臺大疏益深企仰前爲
敝同年子庸訴輒冒未同之戒唐突威嚴雖激於意
氣實恃神交大雅非特區區鄉曲之私已也乃辱遠
存諫臣俯採末議立爲解紛即三子感恩若不出口
此之高誼已薄雲霄敝同年輩方共西向而祝乃我
翁不罪過聽專教厚儀踵報音而嗣至詩人所稱瑯

瑤之報不足為今日道矣不佞冒處非據為天所厭
病疾連綿樓遲未即引去徒為鄉黨僂辱何足以當
高賢鄭重之前江州綰轡上游開府繫江左安危天
方降割所在稽天不佞舊遊也賴有福星當轉危為
安區區安所仰裨獨吾吳賦重而際此艱難不能不
厯我翁桑梓憂耳力疾裁謝并附薄貲劣劣不盡

荅但仁甫

賢茂宰辛勤蜀道且六年所往者不與臺諫之選僕
扼掌無所撓發已待罪南都承有駕部之擢則欣欣
私喜即不足為公稱仰猶幸有故人握手生平懼也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王

每從蔣蔡兩君言念公久不至病夫安能忍死待乎
已竟請告歸歸時尚為二君道相聞語然聞公歲杪
始任則懷竹考績行久矣信至辱厚念病夫至欲為
墮淚真骨肉高誼也表裏情詞既纏綿不一而所損
橐中裝為病夫壽者又何渥也故人自存厚得無益
之疾乎僕即無緣不獲從賢昆玉為嚆昔之權幸家
兄強起為公家末共事何異區區面承來教亦用此
自慰益既親而後喜可知耳久焚筆研不作報書破
例作此頭為岑岑矣諸唯白愛不備

遺伯兄元美

世懋以丙子歲六月受四部稿於郎邸奔走終歲卒
業舟車間未遑窺作者之奧也在昔士龍獻評於平
原君子無譏焉竊不自揆畧據所見倘汗我者以為
阿好則有斯集在大角力者力有大小角藝者藝有
精疎所以皦然易辨者何在旅勝旅負耳書畫稍涉
印證便自難於稅力然有跡可尋具眼自見至乃文
章之業寸心千古雕蟲自工刻鵠忘鴈匠鑄既自殊
途評騭又勘恒論雌雄今古於斯實難若區區之見
猶謂匪然政以世無真才才乏通方即以吾兄言之
弁州一集足藏數賢即忌才者可謂文章小道不可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七

王

謂才遜古人由斯而言寧無定價蓋繆悠之談至乎
人才極矣以是古非今之一值朝賢暮佞之身幸則
藏拙於筆端不幸則毀成於吻角所以我明三百年來
堂堂大業而必謂聖庭絕從哲庶隔塵遠則董相之
賢不信於歆固近則文成之詰尚卑於羅李良可歎
也詩道拓基於北地極深於濟南然而採蓄之途尚
狹游矯之神未充兼此二家登乎彼岸古唯陳思子
美今則吾兄庶幾吾兄境雖神詰然亦學以年邵白
雲之什雖經刪改未離於莊遠乎猷猷三輔建節青
土字字快心言言破的性靈効矣變化見矣擊節賞

勝每恨古人無此快句然謂稍遜古十九首意者亦坐斯嫩居憂以後縱心觸象取材愈博演教彌神或鬼篆蛇文冥搜六合之外或牛溲馬勃近取咫尺之間離觀則遠若無關濶泊則天然一色大都字險者韻必妥韻奇者聲必調天壤之間若為預設此真執林之絕技律家之玄造也甚或直指故陳纖辭間作雖淮陰用兵多多益善瞿曇拈指頭頭是道然弟臆陳則謂周行所示末流宜慎何者恐比丘無飯鉞之能効羅什而有室也所以鄭襄諸篇特寡游戲簡善諱以示娛弘大雅而垂訓意在茲乎騷賦同源長短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七

八

單

各擅作者無幾成章斯達即使美不逮於古人長尼掩乎末世况文質麗爾彬彬具足者哉樂府一出必使千鱗匿響明卿窺影宏篇學句故是苦心極力之言齊梁小調當與六言金觀前無敵手世眼不解服膺青蓮異時分道並馳未可知也文章之妙尤不易言自宋迄明可謂無文而吾兄獨收二李之都長上按西京之宗旨紀事持論各臻妙境出沒變幻殊非一途所謂大能使之小小能使之大虛能使之實實能使之虛遠能使之近近能使之遠斷能使之續續能使之斷庖丁解牛輪扁斲輪莊生喻道吾以論文

唯諸小論稍質於歐蘇而微弱於韓柳尚未當家故母足傷其大也弟與胡郎元瑞論古今文人互有雌黃至於吾兄無可瑕摘妄謂具美之中稍露巧骨似于古人滔滔莽莽渾厚質直之意少殊然作文至此正亦何須莽直胡郎咲而不荅元瑞又為弟言古人文章大家無關博洽至專門內譜尚多謬漏而君家中丞於博洽中特擅精覈此在古人尤以為難弟頗賞其能言抑亦可為篤論矣昔玄德短氣於伯符衛媼揮涕於逸少弟豈敢謂來者之無人終自信真才之難再耳與集神來不知所裁倘獲肯母以示人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七

九

單

如其未安請俟來論

與長兄元美訣書

弟前已作死計不意復延百日餘事體益了當夫復何言此番陡發種種惡證俱集力憊氣淺甚難支持恐在旦夕矣弟性敏而有膽決加以學力定力故遂能輕死破惡但不能受苦已為仙師窺破今日方死手下此工夫寧耐不然躁而亂遂不能攝持矣惟日請印師輩誦佛千聲餘無一事也六親既已無情即得見吾兄猶如不見諸子姪門生不得見其飛騰命也玉斗一隻者分者今寄為別千萬憐而收之

出示諸老堪作隔世想也天下雖饑荒聖主能蠲賑事尚可為惟願爾堂勿固寵勿近小人勿聽人言搜求人過諸君子勿偏見勿立黨勿思報復則世界自平是在吾兄輩勉之而已承命作陰月翁陸五翁書病初發日猶能為月翁作小楷頗精次日遂不能舉筆矣五翁書在前宋箋書為頑童墨汗力不能易即以原物上并書一部乞致為別其他若定宇華松虞對二王李張沈五同年各送新刻為別吾兄相見幸為道之餘德不能及

示子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七

手

三

吾好讓好施不好為吏好客好事不好為家遂貽爾等以貧恐婚嫁畢先人業盡矣然吾業以清白貽爾即爾等學仕未可知寧須爾以肥家變節耶先儒許魯齋云治生學者之大務此意良佳今欲爾等完節當從儉始吾入仕時見一同年家徒四壁立出入具辦問之皆稱貸于人者吾策其必以賄敗已而果然又吾族子老登進士慨然謂余曰姪萬分無望席租宗餘慶得此有不自愛神明殛之吾矜其志而心疑其不能踐也大率用不節必稱貸積無償勢難自保如娶婦再醮非必以淫多有為貧者節敗名滅可

不懼乎吾老矣生平好讓好施猶願爾等效之若好客好事不願爾等效之也自今以往杜門省費菲衣惡食吾為爾先爾為吾守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七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七

三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八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啓

上益王

玉檢天開翼 皇圖而光啓金泥日麗繩祖武以丕承譽泱朝紳歡騰侯服恭惟文思廣被仁孝夙彰垂問安視膳之休聲極好士下賢之盛節遠則周公康叔兼姬姓之親賢近則河間東平備漢家之禮樂茲屬續禮之晨畢三讓彌高遙聞卿詔之天來九重晉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八

十一

王

錫王人至止垂簾獄以維磐天語褒宣指肝江而爲帶職備貢副臬欣被雄風濫技操觚誤承清盼蘭室目極顧前席以無繇兔死神馳敢瀝觴而遙賀薄言芹曝之獻仰希對非之收下情無任欣躍聯繫之至

上淮王

伏以 祖功 宗德啓孫枝百葉之光鄱水廬山衍帶礪萬年之慶自國統之中絕知 天意之有歸妙簡親賢允歸福德金泥日麗載開茅土之傳王檢天開恍觀旌旄之下王人蒞止國衆騰歡職昔屏翰江州幸光儀之素被今茲量移省臬喜盛典之躬逢敬

將筐篚以將忱竊比曝芹而爲獻伏希涵納無任光榮

上嚴相公老師 與諸同年作

伏以出處道高未老懸車之相師生誼重莫深傳鉢之恩夫二三子之心蓋十七年於此恭惟養翁相公老師門下珪璋廊廟鐘鼎山林黃閣三朝勇退擅江湖之樂蒼生四海具瞻存霖雨之恩某等早以雕蟲之才繆廁登龍之選明經以致青紫秋毫皆出於陶鎔竊祿而多歲年消滴未酬乎造就雖遠近齊在三之義而浮沉多不一之蹤散若晨星悵門牆之能幾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八

二

王

愛如冬日瞻幽席以何繇心懸絲竹之堂恍承咳噴目斷絳紗之帳深在烟霞爰脩咫尺之書共展興居之敬樹之桃李固知報稱之難投以木瓜竊恃燕閒之舊倘壘末照俯納細流下情無任懇切馳繫之至

上申相公

伏以螭頭宣白萬方瞻爰立之休鳴吻施黃九命重非常之資拔元功於講幄授大柄於詞林徧桑梓以爲光附葭草而稱慶恭惟門下學爲國寶道格 君心昔對 天廷以萬言而冠國士繼司內制用六經而爲 帝師旋副銓衡遂登密勿當造舟爲梁之日

風始關雎應若金作礪之求寄深說命崧高神降遠
追申甫於中興夢卜人情近邁富文之並相舉手盛
事屈指名賢惟我吳趨夙稱才藪若徐武嘏王震澤
雖登樞要未傳臚胸之魁如吳文定朱荅堦不忝科
名竟缺膠肱之任未有蚤擅丹墀之對遂作黑頭之
公自古爲難於今獨盛者也某江湖賤吏鄉里小生
曾叨末坐之榮喜見上台之拜雖百僚禮絕敢道故
舊爲懽而一顧恩深忍用疎狂自絕敬願一介之使
聊申百拜之忱倘挹龍光曷勝雀躍

又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三

書

職伏奉 明旨起用以原官提調八閩學校即日就
道已於十二月二十四日赴任訖職雖重小才無稱
鄉曲騫馬頓足自放林丘當相公秉軸之辰正病夫
掩關之日塵埃已識豈忘杯酒之慇懃木石與居遂
斷門庭之却掃青箱舊業已甘五十無聞黃紙除書
何意再三來下茲遇元老相公門下忠猷天植汪度
淵停以威福還一人以公論歸四海若明鏡之照物
如姓不係於親疎如大匠之掄材去取無分於巨細
使東山賤士不顧採薇遠志虛名易爲小草職感
雖切造命難酬惟有爲 天子而作人即是報相

公之知己俯循簿尚業已矢清白而自期仰體純衷
不敢藉玄黃而爲獻維 天子有道能用斷斷休休
之臣願相公無權永底蕩蕩平平之績職無任瞻繫
激切之至

上許相公

職少無鄉曲之譽晚竊雕虫之聲實繇相公序其篇
章假之毛羽蓋猶王克借傳於中郎左思託名於士
安此之爲感非一日矣至乃飛昌樂之肉引南皮之
觴曾自郎官叨陪末坐既而升沉異數凡聖殊途相
公方爰立中台而病夫已歸耕茂苑深惟絕席之義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四

書

遂斷掃門之跡硜硜小夫微尚宜爾然每聞相公慷
慨而伸獨議涕泣而救大臣未嘗不舉手加額歎直
道之在茲也見闔門堅卧之疏誦溫諭留行之旨又
未嘗不極喜深悲欽臣 主之交盡也方今兩賢並
命相道益彰而職以衰病餘生遭值平世爰被弓旌
之召俾展襁綬之長知相公論定與人匪私故舊不
敢以區區末感唐突公朝惟是砥飭病軀卑竭目力
爲 聖主求人才爲天下挽士風庶幾萬有一効然
後從相公乞身以完晚節志願畢矣臨楮無任瞻繫
之至

又

承昭代禮樂成書大臣綜脩進 御策勛一等晉
祇三孤殿學漸于中台卿御正乎上宰蓋脩館閣之
道傷宰輔之廉而相公固秉冲懷聖主累申成命
封章屢貢益恭三命之餘華袞咨嗟聽讓六卿之首
昔叔孫蒙綿緼之賞沮桓榮侈印綬之陳未見辭封
但誇稽古方之盛世大有徑庭世懋鄉曲小生陪京
下吏素叨恩盼快親休明蓋不以康侯晉接為藍心
而深以賢臣克讓為美事敬脩竿牘莫罄揄揚臨楮
無任踴躍之至

王奉常集

卷之四八

五

上王相公

伏承昭代禮樂書成相公綜脩勛重金櫃石室文獻
攸徵黃閣青宮恩綸蒞錫而亞相固申三讓之節
明主不奪寡取之心誠古今之美談為 君相之盛
德世懋鄉曲 朝故事拜相芳規在橫玉以為常
雖累階而必受未有協贊元化已周二基挹損成勞
尚辭一品為後人作楷使羣下醉心者也昔留侯副
相東官屈居少傅若羊祜策勛西土固讓台司方之
於今殊為並美至于殿登鳴吻麻降螭頭渙綸綍於
九重晉官階於三代為祖宗而勉拜貽君父以兩全

凡我交知乃心悅服世懋沐道義之深愛辱在生平
具瞻之謙光甚于榮寵敬脩竿牘莫罄揄揚臨楮
無任雀躍之至

上楊大宰

伏以太宰夢翁相公門下以忠孝大節結 三聖之
知以文武全才為六卿之長勛名想見乎麟閣士庶
願出於龍門職受才無所短長秉性粗知止足耦耕
田父無士子之師之才際遇山公有故人之弟之雅
既煩啓事謂其可教諸生復損移書最之不俟終日
遂使松蘿僻好感恩願而遽捐蒲柳衰姿沐陽和而
王奉常集 卷之四八 六
頓起省循自愧報稱為艱惟有為 天子而作人庶
可酬宰衡之知己守 朝廷之勅法莫可情干挽閭
粵之頹風請以身始敬願一介遠獻空函職臨楮無
任瞻繫感激之至

上潘中丞

伏以絲綸載錫斗牛之寶劔猶瞻節鉞東行河洛之
玄圭欲告江襟湖帶棠陰久望於巡行楚尾吳頭芹
薦幸當乎祖道敢脩故事竊沐餘光恭惟臺下塞淵
默簡於 帝心開濟風彰乎民譽能節而惠卜三郡
之尸祝方新維威以懷百萬家之口碑如一开始急

詰之任召貳秋官繼惟荒度之艱晉司霜府受任而
將窮亥步憂時則夙戒星馳赤子江邊逐車塵而攀
卧黃河天上跋履跡以平成某等叨荷併懷獲稱藩
臬思報稱之無地感喉離於所天望綵鸞爲龍門難
下豫章之楊懸袞袞於鵠渚暫留彭澤之樽儻佇鸞
和曷勝鳬藻

又

伏承絲綸忽下重霄鎖鑰特專樞務秩則周夏官司
馬之責任則唐留守大臣之尊且與前叅贊凌公出
入均勞平成共事適者淫潦騰沸城郭瀾漫而金隄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屹然黃流亡恙於以見神謀之益工宜其爲聖心
之簡在衮衣信宿豈惟淮海之難留劔履還朝抑
恐樞衡之虛左懋受恩陶冶厠跡門牆弧輓方臨未
返千金之壽醴書尋報更承三錫之榮雀躍私情實
倍恒品敬陳薄賀伏冀登涵臨楮無任忻忭瞻係之
至

賀徐子與方伯

伏惟川停嶽峙聲錫偉人天高日晶乃鍾文秀凡我
同聲二三之友實公先踰六十之年自昔稱觴于七
閩於今增籌者二禩大夫能賦歸然執苑之靈光君

子得輿卓爲吾道之碩果惟是故人之幼弟今恭蒞
伯之末行倚玉樹而披清風敢獻兼葭之露望金天
而思皓月願同沆瀣之杯雙鶴織成尚緱山之仙唳
五雲不借期東海之專征酒海之藏壺公仙家日月
詩郵之壽白傳名士風流竊比芹茸敢祈葑采下情無
任踴躍稱賀之至

又

綠樽稱壽一介之使未還黃紙除書三錫之恩游至
在行省爲官階之絕品於故人則執苑之靈光海內
交游靡不延頸社中末弟能無破顏第乍倭乍賢不
王奉常集 卷之四
無廢典之感而一悲一喜尚當交戰之辰所願借
梯便登天路擁節旄於方鎮亞馬鉞於台階使歸卧
之踈蹤獲想聞其風米弟無任踴躍祈望之至

賀劉中丞

伏以周禮司徒之秩職配天官戶曹卿貳之銜功叅
計相螭頭宣詔動垂紳正笏之光豹尾朝天想卧轍
攀轅之盛恭惟臺下純素表士民之望忠貞結主相
之知握兩綬而成德並宣則匡彭借色伏雙龍而文
武爲憲則牛斗生輝乃自本兵而陟地卿爰卽遙兼
而爲真拜 三朝勲閱序遷猶數於羣情八座階梯

虛左可期於萍錫其等叨迷落維之職素蒙覆翼之恩捧檄都門雖快絲綸於目觀馳情榮僚獨怪舞竹於躬承敬託鴻飛以楮音遙將雀躍而騰賀職等無任

又時公爲少宰

其嘗謂受知於汎愛之人不若受知於難悅之君子納交於聲譽之求不若納交於職事之相親恭惟臺下清勁干霄忠貞貫日出專節鉞則牛斗光寒入領度支則羔羊望震而職猥以疎節仰奉明威進慚學步之無階退思救過之不暇豈謂提攜每賜之顏色

王奉常集

卷之四

九

磨咳必假其羽毛三載幽明已荷幘幘於計吏六條刺舉更叨弁髦於時賢緬惟國士特達之知實出年家契舊之外豈非居身必兼數器而取人則錄寸長故使才謝青雲遽入山公之啓事名非有道亦登元禮之龍門長楊震之四知敢累關西清德感孫陽之一顧詎忘冀北長鳴敬將絲綸以表微直比膽肝而爲報臨楮無任激切瞻紫之至

三司賀蕭中丞移鎮

伏以霜臺出鎮式瞻我武之維揚玉節東移共識帝心之簡在攀聽徒深於卧轍騰懼已洽於宣麻恭

惟本院文武兼資才誠兩合蕭相之宗臣漢室奕世重光南仲之城彼朔方于今爲烈赫連臺畔久無寒上烽烟紇千山頭盡是江南景物遂以威名之懾虜適當重鎮之須賢若梅錄之識李端公如單于之畏王丞相股肱共獎重頒內殿之絲綸心膂是圖深昇北門之鎖鑰昔耿況之在上谷子弟通侯魏絳之和諸戎家庭懸樂試論洪恩於今日足兼盛美於前人職等叨職關中受節鈴下爲西人計則有鴻飛信宿之悲爲國家謀則有麟閣圖形之喜敬循故事遙致微忱職等無任踴躍稱賀之至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

賀楊中丞

三鎮旌旄漢上之風行方遠九重綸綍東秦之寵命維新光溢龍門應彌熊轍恭惟臺下河山瑞氣鐘鼎名宗世德輝煌東文武而爲憲家聲赫奕資忠孝以丕承塞淵素簡于帝心填撫益深乎人望遂以商鄧荆襄之節晉領龜蒙冕嶧之封秩亞內臺獨坐之威儀如故位鄰副相開府之地望彌崇斧鉞兼兩地之榮金紫極一門之盛五侯九伯表東海以專征四世三公繼弘農而再見職等久蒙陶鑄仰荷幘幘目極轅門望龍光而下風莫違神馳幕府傾島藻

而前席何繇謹貢蕪辭耶伸縷敬伏祈庵納焉任屏

賀劉方伯考滿

伏惟四岳咨謀三載考績此虞庭至公之典爲今日
極盛之榮門下勲德兼隆民譽久擅文武爲憲公望
攸歸而台位尚虛節鉞未至蓋以九齡之聖善正須
二品之褒封此銓衡所以侈岳伯之隆施真宰所以
成我公之巨孝數誠有待事豈偶然世懋官備未僚
鄉叨同舉竊有升堂之誼尤深前席之懽職限封疆
心馳行省敬陳篚篚代叩門庭下情無任欣躍稱賀
三泰常集 卷之四 十一

賀張方伯啓

我翁文武兼資才誠遇合經濟之畧既顯敷歷之望
亦深識者謂當擢旌旄入亞鼎鉉而歷自外臺之
長序爲右伯之遷此但可爲大邦之梯豈便足稱優
異之數所可爲邦人賀者藩臬三命不出豫章之城
而尤爲下情慰者首尾兩年再忝同寅之末實斯民
之多幸爲知己之餘光心竊鳬藻而懽身當雀躍以
賀顧封疆之是限僅篚篚之代將所冀台慈特垂淵
納下情無任欣慰瞻繫之至

餞趙侍御

伏以南國風行舉刺宣六條之政中臺霜勁敷言奉
三尺之威繡彩朝 天棣萼相輝於紫禁皂囊奏事
填篋迭和於丹墀祖道盛一時之觀攀轅深四境之
懋恭惟臺下珥璋特達金玉其相正直與忠厚兼資
高明與沉潛並運瓊林接翼獨觀天祿之章烏栢連
枝並執惠文之法聲華則臺中二妙道德則柱下千
言今茲代狩之瓜期正值履端之節屆霜雪霽而陽
和脉動鷹隼擊而鵷鷺斑迴劒去豐城牛斗掩龍光
之射旌飛東海樓臺迎蜃氣之祥某等職在封疆地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二

餞張侍御

伏以六條刺舉已宣持斧之威八使巡行獨著埋輪
之節當阜臺之趨闕正赤子之攀轅請循故事以差
忱敬卜良辰而餞別惟臺下蜚聲三輔正色中朝冠
柱後惠文之冠官邪屏息建繡衣直指之節民隴
聞霜雪之後陽春百萬口之威懷若一斗牛之門異
氣十三郡之瞻望如新某等才乏通長政艱初試屬

管內之寧謐盡出幘幘荷宇下之涵容獲稱藩臬望
朝天之使徒結戀於星軺脩出境之儀敢薦馨於
春酒倘垂俞命獲奉緒言竊爲左肅之光榮少慰西
人之維繫下情無任悚息祈懇之至

與邢侍御

伏以栢府春開首發椒盤之慶衡門書捲驚傳梅使
之臨敢拜手以登嘉遙馳神而獻頌恭惟臺下道高
藏史學濟通儒繡斧蘭臺則膏雨繼清霜而並下珠
璣枕苑則陽春與白雪而交輝世懋猥以十載舊懽
幸沐二天新庇卜晝卜夜浣溪之小隊頻過繼廩繼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八

三

三

庖彭澤之酒錢時給茲者曆窮玄武除逼青陽海內
弟兄懷人在念燈前兒女望歲爲容而玄纁忽墮於
雲間琬琰恍聞乎柱下遂使應門狂叫盡室溫暄身
慚徐穉之賢也下梁間一榻心切任棠之報敢希戶
外三言世懋無任感激悚皇之至

賀楊侍御考滿

伏以虞廷考績咨詢專九德之求漢世得人舉刺重
六條之奏惟古法猶存於考功氏而今時莫要於御
史臺彈章則色動星辰行部則威傾山嶽顧批鱗之
直罕見而破柱之節難持苟非全才曷當上考恭惟

臺下朴忠天植格議風生心事可質乎神明言動必
師於往詰袖中諫草摧姦之死骨猶驚柱後惠文間
左之隱衷必達駟車西指山鬼潛蹤繡斧東巡海若
効職當八閩畢符之日正三載課成之期蘭臺採實
以書功荃宰秉公而敘最激烈頌史魚之如矢澄清
表孟博之登車旣以修 聖天子之有直臣又以彰
先大夫之能教子皂囊有耀華袞無前職叨屬文藩
欣聞盛事薄言往賀滯莆海而莫從不能奮飛望武
夷而仰止職無任欣躍瞻繫之至

荅益世孫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八

十四

三

恭惟先大王積仁累行之名夙躋於殿聖我 殿下
濟美象賢之實父著於丕承茲值繼明之辰益弘繩
武之烈昔梁淮好文下士不能終畏天之稱聞平明
德茂勛未聞光再世之業若乃器兼才德道接祖孫
自古以來於今爲烈某始潘江介幸高誼之竊聞今
入豫章喜雄風之彌近每願執鄒枚之筆無繇陪鄴
下之游顧辱今教先領幣儀恭錫過聽填膺之技械
惠聯珠璣題純扇之章賜踰拱壁溫齊名於兄弟竊
微寵於 君王登受魂遙省循顏汗敬附曳裾之使
略酬投簡之衷倉卒啓謝無任悚皇之至

荅羅青浦

世懋雖稱接壤而居實齒編民之戶重以小壻之頂
踵皆荷大造之悃懃顧疏節自由身不脩子民之禮
而掩關善病足未登父母之堂昨勞墨綬之寵臨獲
接青陽之祿度方汗顏於報謝敢夢寐於頻施乃五
雲璫之辭忽飛縑素何十襲玄黃之幣貴及衡門
榆枌後四六之工鄭重致再三之錫懷桑梓而採葑
菲下體荷當進飭饁而退陽鱗高見自別披函踰讀
洋洋若聽鳴琴對使拜嘉熠燿如瞻飛舄倉卒八行
靡伸九頓容圖踵謁不任神馳

主奉常集

卷之四

五

荅潘溧陽

先大夫寔同鵬舉未蒙忠武之褒二不孝生愧緹紫
不救康平于死忍視顏而居人世將泣血以祈國
恩而力怯叩天志騷亂日烏鳥之啼霜空切松楸
之甘露未沾不意使者觀風沉寃見錄幸遇故人執
政精爽潛通象象祁連建慈幃而並祭秋加典午賁
幽壤以重輝蒙國厚恩既碎身而莫報遭家多難
方灑血之未乾顧辱惠以德音賀其榮幸業則葭葦
之末敢辭僅僮之頌但異禮既別於幽明同途復兼
乎悲喜至如不孝上賴家昆徒安享其成功尤難勝

於殊寵謹三楮而太息敢九頓以拜辭伏冀矜容易
勝哀感

荅塞憲副

絳帷設教雖當世爲榮白首傳經亦昔賢所歎若乃
春秋方富而游鉛槧之場矧刃無前而握雌黃之柄
釋郡符而敷教舍臯比而式遏文武咸宜則臺下其
人也世懋病夫耳以蒲柳蚤衰之質而蒙樛櫟臃腫
之狀自分不任鞭策故兩辭文任種樹灌園聊以卒
歲豈復魂夢之中有此除目國恩至再微尚難堅
顧幡然拜命見謂前倨而後恭青青於剌其厚聞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六

而薄浙即不佞無能自解臺下其謂之何重辱魚素
趨之脂轄雖壞麗之施令人若有起色而次且之態
在我未知措躬不審臺下復有以教之否方避喧小
圃慚於松桂擲管裁謝惘惘不知所云

奉常集卷之四十八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九

吳郡王世祚敬美撰

又部

題跋

題素齋張公卷後

素齋張長史女歸瑯琊吾祖是出素齋卷為其五世孫所藏今余題後因獲親司馬公手筆悵然久之噫命吾子孫世題其後而公之子孫世有之可使百年如一日顧不善哉吾輩行各自勗更以勗為人後者

題素菴贈行卷後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十一

三

漢時諸侯王相秩二千石得比大郡守率以賢貴臣選若周大夫屈傳愛子董仲舒兩相驕王其重如此後世薄維城之寄王長史多為衰庸終老地相權輕矣若吾鄉張素菴先生以官臣清秩出相荆王有漢遺意焉予先大夫司馬公實張出張為素菴公女余少侍先大夫側時時道素菴公悉其為人蓋博物篤行君子也既雅所景慕而公之五代孫復以此卷來示王賢其去錫之翰墨洎前後贈行大都盡鉅公筆其為時嚴重若是即何異漢之周董哉張氏子孫能寶藏之於是觀家風矣

跋包參軍岱嶽游踪

唐王右丞詩清婉說者謂右丞妙解丹青故其詩若畫今讀包參軍詩知其於畫分不淺也參軍四明人尚宗雷之風紆千里累裳而登岱宗亦奇矣往返不數旬中間游目觸事輒寄之詩動而成秩因手錄諸篇及他賦記之類出以示余賞歎久之為題數語君既擅三絕歸越之後當圖所歷山川綴詩其上為臥游勝事或興懷孤往喟然思侶便從旁置王生兄弟贈行詩亦足當從游二客矣參軍頗賞此境不

三忠詩跋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二

三

士有當盛明之世服常宣猷其於忠義不盡默見而慷慨激揚之懷必有所寄託而見則往往致意於前烈而登之歌頌君子於是乎觀忠斯義也微矣遠矣而炫之者或近於自忠為之子孫者不忍其闕焉而弗宣也則有播之金石以廣其傳使後之讀之者凜然想見其為人君子於是乎觀孝維忠與孝許氏有焉始少參午江公過三忠祠而作三詩夫諸葛武侯岳忠武侯文信國之忠兒女子猶能口道寧待公之暴之哉嗚呼斯蓋所謂寄託而自據其忠者也公歿後而公之子始以公詩石之書石者則信國之

後衡山公天下書家也其傳之必廣矣余從得其石讀之凜若公冠冕佩玉而登乎三君子之堂凡公所不能自忠者天下後世且知之君子謂許氏不世有其人哉午江公始以陳姓今復為許公志也故從許云

跋東坡酒經

嘻此東坡先生造酒方耳昔人謂蘇長公嗜吟怒罵皆成文章今觀此信然語皆鈞奇有法綴韻而成讀之如龜筮鼎銘而事理宛然有周官考工記之遺焉非長公不能有此筆也雖然酒經之作其有憂患乎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三

三六五

其當嶺南之役公之晚節耶公之文與行其菽粟於人口久矣乃不幸中挂法網豈其勁正未調或銳不耐事者為之耶士君子出而用世執斯術也以往和而力嚴而不猛徐而後出之其有不為醇儒以宜於世者耶公之德進於是矣其悟之身而託之於酒者耶宜乎有味其言之也余觀此惕然有足自儆者因書一通稍廣其意携示我友錢君為同志者一助云

跋盛仲交文太史尺牘後

文先生以耆德絕藝龍門一代白下盛君仲交泊里人張君幼于歲少年力學受知先生每動尺牘至仲

交厖一書自通耳迄先生歿不面也其事尤異云尚憶余齠年曾侍先生情若童蒙顧先生所與獎訓之辭動盈卷軸若以為異日可望者今二君俱為先生勒石而余獨藏其篋箚中恒恐見者以為先生知人果然則余視二君誠負先生哉誠負先生哉

跋尺牘清裁後

夫才無後先齒有蚤暮一先朝露便自千古所以子相碎金鑒登輝簡既乃千鱗云逝宗匠失寄家兄搜輯遺裁妙簡登選緣是博極載籍益加採錄比於初刻十饒六七乃知挂漏寧獨用修惜其完書屬余手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四

三六五

跋家兄所贈王玄甫卷

太傅喬莊簡公昔游李文正公門頗以書法行而詩稍早出不在李何雁行列余兄元美詩筆流播海內雅不以書自名即所書多出已作今乃為太傅詩作行草各似不用長技然讀太傅歌李何見當歛衽知書者亦謂得太傅書不如易余兄書也轉換間真成太原一段佳話陰為戴生增價不訾矣玄甫余兄門

人本以此卷贊文翻獲奇購余甚豔之作數言點汗其後將無更以蛇足減價耶為之一噓

跋王胤昌大史梅卷

余每謂人生稟靈秀之氣於文章自生慕心不緣傳會猶三春百卉俱葩雕績造化未有見而不悅者就中若莊雅潔具有林下風氣此則根心而生文中實也譬諸葩豔中有梅冰心玉映君子珍之余觀太史王公所與余兄相問遺者皆取前賢畫梅其寄意大都可識矣夫斯之為美易若人有其寶而紛紛乎以相問遺蓋君子於梅又觀友道焉要夫文生於情情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五

方于魯墨評

昔孔周氏三劒下者宵練猶見影而不見光匣而無施於事也于魯氏墨曰非煙近於是矣余恐得者匣而不試墨將磨子國香而下割愛試之然猶有五色雲起鳳池上王敬美評

書山園諸記後

世懋兄弟皆好為園居離資園最小則最先成澹園晚構而速就獨弁山園中更數載用力最勤而最有名初稱小祇園則天下已耳其名爭願游目矣今世稱佳士必曰表如其裏余每謂此言未可目余兄也蓋元美為人侈公而慎私喜客而不好奉已以故園有瓊瑋奇麗之聲而家無倉箱鎡楮之積客飽鐘鼎園史之懽而身乏閨房蠨蛸之奉方其快意為園啓關撤障牽石勺水纖纖寸丹無自享焉於是游人之履日集而弁山之勝日聞蓋即其身日陟時而已半為客有矣逮晚而獲選上真團焦斗室凡諸奇勝之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六

推而去之即穠澹也凡有而戀之即澹穠也元美兄之爲諸紀若悔其昔之穠而羨於余之澹者而不知其去穠而即澹也易去有而即無也難澹乎澹乎余將復去而從余兄於無何有之鄉矣

書元通神應記後

世懋先一月入省受左轄劉公元通神應記以歸且口授詳甚曰子爲我述大士德於時坐上客咸頌太夫人之誠與公之孝也以謂當取咸感之義名乃公不自有而必曰元通神應者重神佑也佛道入中國其弘博演化示諸種相於蓮華寶座者曰象教後達

王奉常集

卷之四九

七

元

摩西來不立文字特宗聖諦空諸所有曰禪教教至乎禪義微矣然能使高人曠士醉心其中卒乎無所歸着而閭閻醇固篤信之士洎婦人女子勤焚脩禮叩者往往乃見靈異若觀世音大士以海潮音楊枝水誓度一切衆生在彼象教中最爲著其變相接引布滿人口而劉公母子得之則於大士諸靈應中最爲奇夫禪之教言無乃劉公事又胡有也昔愚公欲以子孫百世力夷其山而上帝爲之震驚即不必有其事要在誠之動者有其理也乃其理在愚公而不在上帝矣今劉之崇大士也三世如一日太夫人

旦暮香火八十載如一時而劉公之憂太夫人疾也九越月如一晷其誠與孝若是則其災而若爲之醒攣而若爲之起其事甚怪而其應乃有不得不然者蓋取足於劉氏之心而大士無與焉然則是象教之顯即以名之禪理可也嗚呼志一動氣至誠感神此豈特禪家理哉

書風教紀畧後

陂陀王先生計偕京師時上書獻所演樂章圖說闕下詔報罷先生術雖未售而不佞因從公卿後識先生以是知王先生遠於樂也已官吾州博士則日

王奉常集

卷之四九

八

元

與諸生論治易而不佞又從諸子弟所得其書讀之又以知王先生遠於易也比余休沐歸乃益習王先生間示余所謂風教紀畧者不佞卒業而後知王先生所以範士者不獨其經學也以彼其才而行誼章章副之天於王先生不可謂無意乃一第是斬而今困於青袍馬筆之間乎不佞蓋讀史而有感於儒林文苑循吏獨行諸家之傳也上下數千百年士生其間何限而此八獨以專長垂名竹帛不可謂非難然猶憾於未至也其大者煙赫炳燭兼數器矣若董鄭不入於儒林卓魯脫名於循吏斯其至乎夫王先

生之於樂於易也蓋阮咸田何之倫其事近儒林讀風教紀畧行誼褒然薛包江革間矣其事近孝行又近獨行假令王先生早得一第以自試其以之宣猷中外潤色鴻業所就寧止今日哉不幸不得試任職而廛廛以其所論著所旌異自表見如此天其遂無意于王先生而使之竟止於斯也未可知也後之君子讀其書想見其爲人吾不知右史氏當令王先生駐足於何傳耶雖然今天子綜覈吏治拔尤破調士爭自砥奮而先生方富於年御史業以先生名聞上謂堪治民矣吾又安知王先生不翱翔於末路若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九

元

漢楊震黃瓊之倫哉區區一儒林獨行亦安足使王先生必稅駕於茲也爲書其後以俟之

趙封君誌傳跋

王子曰余讀諸君子所述封君趙翁行事爲之三歎焉夫汝南故多名士若許子將兄弟輩皆好人倫爲名高耳詎知趙翁隱德襟茂以酒自全有劉遜之父子風哉翁生不釋於畏壘沒而豐碑崇碣狀上史官無乃或非其志然翁非良弼公爲子無繇顯翁顯而良弼讓德焉子道與亦子志也翁無幸不幸其間焉可矣

張伯子壽卷跋

有張伯子林實者父叔皆名宦而不以膏粱自命少儻聲小試輒利大比輒棄改入太學乃不願嘗郎其身嘿而治生命其子師事疊陽仙而身不有其名日事吟哦厥文充棟不以號於人曰我詩人也於舉子業似棄非棄年屆五十自壽而不以人壽獨其子乞之於余兄其爲壽非詩非歌非序其命意非儒非佛非道余不能名之也其子伯含先輩與余僚壻以爲余不可無跋夫余不能名而安能爲跋無已則姑述其不能名者而已矣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十

元

三公槐陰跋

王某曰予讀王三公傳感其種德醇固而其子用菴者愈益培之以謂必有金紫鉅卿爲之子孫乃持鉢謁余而稱故上津令者其孫季問也至讀諸君子所爲說大都援三公槐故事而惜其未酬於上津余意謂不然夫種德在人所不知故稱陰陰積而發之於子若孫烜耀赫奕富厚盈溢而向所不知者已累世而無餘味矣夫季問事母則棄環縣而歸養母服終則持一鉢而問道寓內此其高志玄覽寧與世間法富貴者流較長而潔短哉即小見於黃綬而三公所不

知者固未漏也予以為天之厚三公至矣夫西方極樂七寶蓮花猶稱色相並珠之宮金華之洞何有以三槐為謝哉在吾季問勉之而已

二姑山記跋

王子曰始余官豫章五載半住匡廬下所探奇最多獨信州之龍虎盱江之麻姑從姑三山者以行部弗至為恨然聞之羅近溪先生云麻姑虛得名耳實不如此從姑勝夫從姑名緣麻姑起又負郭易游乃名出麻姑下何也豈麻姑山泉靈緣王方平諸仙振而仙壇之勝又緣顏魯公振耶抑麻姑為盱江主山而從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一

王奉常集

姑是其支故當讓地脉所自耶今讀王太史胤昌二記然後恍然若身遊之也其言勝絕處不異羅先生而麻姑之勝亦不以從姑掩於是二山之奇始合為一太史公為人清爽恬雅言多近道豈真方平後人而兩記文麗爾不啻魯公殊為二山增色異日過我吳門願得為蔡經以侍

先大父手札後題

人生有出處之交有生死之交所謂出處之交者出或同朝處或同里迹非不近誼非不聯然有外合而中離始同而終異則難平言死生之際矣若吾先司

馬之交於管方伯先生自筮仕以至於白首告老道義鵲然終無乖缺今觀諸尺牘便是兩先生年譜中間規切之語時形憂危之情必告真可語生死深交超乎出處之外矣然當時往還方伯先生手蹟定應不減先司馬不幸吾先大夫勿孤伯氏不能保惜如管氏子孫使吾諸孫闕聞於先世之交誼撫卷泫然良以愧歎因題卷後而歸之承時敦世誼焉

金氏海峰詩畫跋

吾州濱海而鄉前輩金同文先生世居海上嘗自號海峰有極目蓬壺意焉海上之人多力穡業漁鈔知

王奉常集

卷之四

十一

王奉常集

好文執耜而先生當其時已能慕好天下名士至使祝希哲唐伯虎皆為詩歌手書之必有奇矯足當其意者至其子學正君文采益著文休承復為補圖而海峰之勝始備同文之為人遂與諸君子俱不朽後之人覽其圖誦其詩庶幾寒窗濡足詎不為金氏巨鎮耶昔青蓮舊物猶重王家以廣文先生有此宜其屬意於余輩之題不得不已也然余輩足為先生父子輕重哉

閩游三記後

黃亨夫給諫養蘭不佞游鼓山記而善之貽書解云

起伏吞吐如天外游龍矯矯不可羈縻紫陽一段足為礪世之砥又云初微起以左伯繼以與左伯言終之及堂皇簿書一段此漢吏法律豈卑卑掾史所能解者不佞甚愧其言戲答云記自凡鳥此亨夫筆端造化假其毛羽耳先是亨夫聞不佞鯉湖之行銳欲與偕而偶患臂痛止遂以二絕句壯其游不佞謂亨夫一舉筆山靈已知即以神遊稱四豪可也所恨者藉令亨夫在行所助不佞記中語不知更作何態耳三記成爲跋一通于後以貽亨夫

王生卷小跋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主

三

王生汝存既以諸生能詩受知於不佞又從爲九鯉湖遊篇章頗相酬答因出素卷索書諸作於上會不佞寄福州公餘頗多暇因獲畢黠驢之技諸體書備焉汝存母謂而師髮種種尚作狂見態耶

書林仲山卷後

自黃田驛至茶洋八十里而遙舟行瞬息耳陸行竟日爲勞然自嶺峽始六十里間夾道長松合抱異卉幽花目不停翫飛湍迅瀑耳不絕聲若令携壺曳杖到處輒游誰非佳境擔夫慣涉而怨適行子倦途而願息故知耳目之內所遺多矣偶書一通以貽好事者

者

仲山憲副以素卷索書爲檢笥中詩戲作數體書歸之餘後一帙偶憶征途所見遂狂草竟斥非敢云素師遺法也

張肖甫書卷爲鍾生跋

太保嵒嶽公勳名埒彭彭幸奉李康惠詞翰勝喬太宰王浚川與余兄弟莫逆卅餘年郵筒往來雖多得碎金未有力富神王如此卷者乃爲鍾清甫所有鍾雅善琴豈廣陵散一曲妙若公孫大娘渾脫舞遽令張長史筆法大進耶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古

三

書壽星圖後爲滕氏壽

按壽星於推步無常見或曰東方朔爲歲星歲星即壽星也或曰南極老人星見則天下民人壽昌二者皆足以當大都人主有道和氣充溢則是星或垂象天上或托跡人間仁宗爲宋令主在位久乃徵斯異而其臣邵堯夫雍題之堯夫純儒其言當不誣也今星家言壽星在吳分故江左民人多大耋皇帝湛恩汪濊實百仁宗吳關父老有溪壺隱君者年八十矣游於軒岐縑墨之間託晦耳觀內葆真素其子季達壯遊渤海得斯像以歸爲君舉觴遇余京邸

因命書堯夫語而題之季達好遊袖中當有五嶽真形圖與列星並耀亦可謂以天養者歟季達號北海工詩文稱季達父前子名也

書耿賦後

王子曰余讀耿先生春鳥秋蟲賦而三復不能去手始而疑曰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夫先生鳥用是禽言嘵嘵為也既而歎曰先生其有憂世之心乎抑亦有維世之功乎彼見天下焉者之沒溺於濁濁而不耻也一曲者之徜徉於無求而鮮用也空明者之沉冥於自了而不返也是故首獻譏於青蠅中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五

朱

拙議於尺蠖末托諷於白鳥而卒歸於春鳥秋蟲以伸吾道夫道者聖人所以衣食天下而至今使人生存者也卑者悖之高者離之先生能無憂乎昔者韓退之歐陽永叔俱闢二氏而不知其理為其徒所輕而不能勝先生知其理矣而終不使之加吾道然衛道以維斯世功孰加焉若曰着衣喫飯是道彼二氏者亦能言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又百蟲禁聲處也先生寧不喻此抑亦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乎

跋李氏二卷

世懋昔兩任豫章屬蟠峰大司寇懸車西山數推子弟之愛書簡還往無虛月日多以簿書之隙隨手應殊無孟公驚坐之能至或令小史代書不意翁父子縉相重至彙集成卷萬曆丁亥世懋留都奉常翁子肄業成均出此見示時翁已修文地下久矣自愧錄錄白髮無狀仰負知己涕汗交下復書此以志感云

世懋酒人也十載前為醒樂翁賦詩始恍然有悟至人飲天和理當不在濁醪賦此詩時蟠峰翁實示先君子贈言灑泣成歌今重觀此卷翁亦仙遊久矣人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六

子

書陳玉叔重修滕王閣記後

搢紳先生多言滕王閣亡奇以子安退之文重耳不佞益兩藩臬其地云日出幸舍休客既已狎視茲閣謂不足記而內怯兩先生之文又以為不敢記逡巡竟已後且十年所而友人陳玉叔為右伯不一載而記之壯哉玉叔之能振余懦也兩先生文膾炙人口江山賴以增重然子安文實俳體以童年稱異退之差老健亦非最得意作也豈閣以文重而文又以人重耶至王右軍蘭亭敘記昭明不入文選而以書聖

重於唐文皇記遂盛行今讀其文雅不出兩先生下
然乃藉書以傳又何也玉叔業已爲記則走使千里
外乞不使書之且請跋焉玉叔文爾雅亡害不愧文
人家言獨不使書不中宗人逸少都養又垂死病中
策腕豈復有醉時意態耶江山陵谷世代不常異日
者玉叔之文其必不恃余書傳固也第不知壁間之
書能借幼婦以存否爲之三歎而題其後

題畫真圖後

萬曆庚辰余朝京師臥病乞休頗齋心習靜爲出世
之學其時未知余兄受記 墨陽仙師也會疏上不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七

允僅賜休沐戒行之日王太史師竹以一圖託寄家
兄厥圖凡三疊上爲三教主中爲 東華帝君 鍾
離正陽 純陽二師下則黃陽七算是元人筆也於
時余兄方悟道宗擬作是圖正延得舊士李郡位置
未定而余至自京師出橐中圖授之宛然所欲圖也
即使極意指授無能踰此大喜以爲有神因復作此
卷轉授世懋併傳法語勉以長春真人之業於戲蓮
花火宅中開大是不易更道實緣日亡去一旦墮
入鬼趣即我 仙師亦不能挽庶幾案頭時見此圖
回頭得易耳若曰師心妙慧尚可無師何況求之

畫間耶

書墨陽大師傳後

自昔思理淹通之士卮言不乏而神蛇之用妙聞薰
脩冲舉之賢示蹟雖奇而弘闡之宗未妙專門者闕
和會之旨汎覽者遠微悟之途然而飾情綺語文士
或騁其形容選勝法門異域猶疑千影響是以六合
之外千載以來每謂空談未究實境若我 墨陽大
師通極性命會三教精證印 聖師爲五陵主豈非
衆同妙微光大幽深我震旦之至盛至盛者歟世懋
久溺迷途早涉衰境述職之日病幾不生頗感異夢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大

雅志玄宗歸而遇我 師接引許以掃除羣擻豫
章絕跡函丈遂不及於涅槃之會我 師至仁無相
不棄衆生諄付遺言挽之異趣歸自休沐獲奉靈蹤
屬家兄元美以元馭太史之逆草師全傳萬五千言
爰命世懋書而鐫梓欣然執役不日成書是編也出
或恐四方之士嬰於左氏於戲我 師妙理六通神
變萬出即家人父子總持之力維艱習氣文人潤色
之功安措但虞掛漏寧思浮誇矧夫 天真地重妄
語戒嚴惴惴門士而欲加贊一辭寧惟力所不能抑
亦法所不敢至乃居士縉流涉獵內典親斯靈異未

生信心或認楞嚴想陰之旨妄臆飛精十種之魔懋
雖寡聞請畢其說夫天魔附口始俟貪求端欲潛行
終毀儀律夫然故魔足虞也若使初發神通終無毀
破何聖魔之可別乎故知涅槃之智無餘金剛之體
不壞惟其真而已矣凡我在會勝流以及十方同志
若能破想陰之解祛寓言之惑伸其佔畢見之美瑋
即心即道又何必印可 師門而後稱上首哉

跋宋太史書鄭濂名解後

宋太史爲國初文章領袖王子充胡仲申皆其流亞
宋特善臨池觀衆軍此卷備有褚河南筆法非率意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王 三言六
作也王胡不以書名而字亦端楷乃知昔時操觚之
士未有不留心字學者柳河東文章千古稱重寧知
有新樣元和脚耶衆軍具廣文三絕必領余此論

跋宋仲珩卷

宋中翰仲珩是學士潛溪子書與宋克齊名稱二宋
方正學先生以忠憤蒙赤族之慘至今兒女猶能道
之宋坐從子累伏法書尚無禁方得罪 新君至今
天下不許藏其片楮然一時慕義之士已削名而存
之余覽二君書歎息備二義焉一以傷才士之多厄
一以幸賢者之必傳使百歲之後觀者隱然有泚其

頽則此卷未爲無益也

跋周大理詩

余爲兒時則聞諸父老稱周氏云尚書官最顯爲人
稍通朗可近善尺牘書盛有風致大理則持文法嚴
巖山立父子間各自見如此已巳歲余官留都而大
理孫渭陽氏流寓冶城傍與余交暇出其王父書相
示翩翩氣骨雅似尚書至其詩率多敘一時父子同
游之盛又藹然可想也豈所謂不同道而趨一者將
父子間亦有之耶今天下濟濟稱冠冕家上慮百十
如此兩家父子景象不可得也渭陽其識之

王奉常集 卷之四十九 王 三言六

趙文敏篆書千文

篆學所以不講由篆難而隸易篆遲而隸速也末世
多務酬接不暇勢故應爾然古意欲盡矣趙文敏公
生勝國時乃能神解力探妙接斯喜之學此道迄今
未墜非公稽古力哉此絹素烏絲既佳書復出入鐘
鼎旁引博考配合勻綴位置爾雅殆無一筆逗漏此
公自信傳後之學非平時率意稱合作者比孝甫尤
宜寶之

祝京兆草書月賦

柳誠懸云子敬好寫洛神賦人間常有數百本又褚

河南書枯樹賦時重其筆以附二王書無論二君子
意尚所往腕若神傳即二賦聲價不當更爲騰踊耶
余見祝京兆書多矣無若毛氏月賦者每謂其平生
合作今復于程君所見此幾謂是一本細閱之知其
用意各妙就卷爛漫讀之神爽飛越尋常讀希逸月
賦故不能爾豈其千載遇合境耶京兆書多從大令
河南來即此事亦復不媿二賢程君雅善書神賞其
際必有進於技者

大石聯句跋

原博諸君子大石聯句久爲吳中盛事原博書法第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九 王
一此書又平生最合作者重以嗣響聯翩觸目琳琅
江南文獻盡在是矣事既奇勝蹟復完富便是我明
蘭亭永爲世寶妙物通靈倘及搜剔異日山東書生
過訪恐此非先生有也

趙文敏于歸帖

趙文敏書於尺牘更精晉唐而後稱獨步者以其書
法得右軍三昧也家兄絕重其書疊篋盈箱不以爲
多吾宗羣從得其片楮裝潢成冊不以爲少皆是一
段賞心也陳孟公善尺牘時人得去爲珍況文敏三
百年後蹟乎蘇端明書爲武人乞得輒換羊肉傳語

斷屠遂爲佳譚武人可咲彼屠兒不乃可敬耶爲書
歸生以資一噱

宋仲溫書畫帖

宋仲溫在勝國時以書名雲間其源出章草後二沈
楊波雲間士人比比學之至錢原博輩濫觴幾以仲
溫爲惡札祖此世人不多見宋書從其末流論也仲
溫七姬帖石本最精諸爲急就章者皆贗此一帖乃
不經意天真殊自爛漫且談書畫津津因以知古書
家未有不溺情古蹟不獨米顛癖也今人信筆作字
字那得佳生其識之

王雅宜先生楷書跋

王雅宜先生少負盛名斐然有作者之志位既不登
年復不永大爲名輩所惜其書法服膺永興心匠二
王片楮流傳歷久彌重政取韻勝意在腕外此先生
自書古體詩其末年事也尤可寶重伯玉其善存之

王奉常集卷之四十九

王奉常集卷之五十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題跋

洞玉經跋

趙文敏公書法妙古今海內爭效法之以故屬書百
出信耳者多不能辯不知文敏書從二王李北海來
而構趙體今人從文敏書來而為今書人自無耳目
那得遂無辯耶洞玉經是文敏合作傳於世多矣紛
紛幾如聚訟而真跡乃在叅知王公所余一見驚歎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
不獨快其夙慕亦以自快隻眼

永師真草千文跋

永師真草千文世傳兩本其一紹興董氏所藏余弱
冠即聞之而終弗獲見近入豫章城於匡南王孫所
披閱此卷畢竟腕從退筆冢中煉出人從鐵門限中
得來其圓媚道緊故自不凡唐人自虞褚而下誰得
辦此文博士休承勘是古鑊鈎本休承博雅可信人
也今觀其紙墨都非宋後人物父之於生色處差露
木強填墨處微見游絲耳於戲即不得為永師真千
將不得為僊師神伎耶王孫其終寶之

文休承書後十九首跋

昔聞祝京兆欲有所貸文休承故置繭紙室中京兆
喜為書古十九首大獲聲價世以休承謫得此書為
稅苑一譴然余以為京兆書雖佳欲與此詩旗鼓相
當須令右軍父子復生耳休承晚年書奇進幾不減
京兆而為千鱗書後十九首亦妙愧色于鱗吾故人
九原有知當不平吾語然可與士衡並驅爭長終隔
兩漢一塵世自有公論在王孫當以為何如

跋邵文莊公詩卷

邵文莊公吾江左名卿是卷乃公督學江右時所書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

所紀多其地山川所遺多其鄉大夫而匡廬獨居其
大半以鉅麗所關也督學使者得按行諸郡故能編
題諸勝處余兩官茲地常株繫一方既不能如公徧
覽而父部匡廬所見名勝不啻公一再往然詩篇寥
寥不稱俗吏愧公遠矣貞吉王孫雅善詩畫好山水
每有出塵之想坐諸侯王故事不能出百里每有陳
思之憤嘗得此卷善書之以當臥游蓋非獨重前賢
名蹟也

跋趙氏三帖

趙文敏書法盛傳學者亡慮千百家世人罕見真蹟

得其贗本輒詫為奇貨已見不滿意又曰公為俗筆不知出公腕中即漫不經意猶具八法今觀其妻與子書尚爾奕奕乃欲輕詆公書真可謂不知量矣至其父子皈依稽首老僧內及閨人亦稱都養令今世士大夫為之能無撫掌獻嘲於戲此義遠矣書學至淺覓解書人猶不可得無生法忍平等法門何責於知德之鮮也

太令送梨帖真蹟

萬曆庚辰余上計京師臥病乞休不允以三月十日辭宿廣慧寺次晨將登車客有持此卷來售者朱恭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

三

言

傳家物也值須七十金而懷資已罄念同年會真座主夫人有金五十寄囊中可借遂強客售之挾以行舟中展視柳誠懸跋尾政三月十日也去余日僅一昔耳甚奇之因書以紀歲月客有謂余曰太令十字而費五十金且損五六即完好當奈何余笑應之曰幸不完好乃得歸余不然倒囊中無足酬徒一目後他人有之矣

又

子敬後幾百年而為柳誠懸誠懸後又幾百年而為文與可前者紙渝故當墨敝後者筆近乃宜色鮮然

而墨色濃淡文不及柳柳不及王前後幾如倒置不知古今人不相及非獨用筆用墨亦然仲將之墨一點如漆吾不得而見之矣幸有子敬片楮在持是以觀凡稱右軍真蹟墨審昏淡者皆贗品也

趙魏公行書歸去來辭真蹟

向子平云吾已知貴不如賤富不如貧但未知死何如生耳余素抱歸志被羈未遂關中之役每攜歸去來辭卷自隨暇輒展之快讀一過然竟不敢綴片語於卷後恐以富貴陋蹤汗我靖節耳今遂得投劬而歸估客舟中乃敢伸紙筆為此卷續貂也蘇子瞻嘗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

四

言

笑先生瓶無儲粟句以為生不識有倉箱其貧可知余今角巾東歸貴賤之際似可無愧獨家素饒裕亡論其他世人重趙文敏書而此卷字字規蘭亭尤為世寶即有此儘先生秫田價與故人所遺酒錢不足一償懷此奇貨能無愧於先生貧也歸以呈元美道兄謂然否

歸去來辭第二跋

余歸臥一載壬午冬復起浙江督學副使親故皆勸使就道余竟堅辭癸未春得請偃仰蔬圃中益覺去先生不遠又歲遺屢侵遺嫁兩女官適甚急生平

詠法書名畫皆煩錢以償僅此卷在簡耳向所自
饒裕愧先生者今亦漸無作色第未知此卷能留貽
兒輩否一咲以識吾迂

趙魏公十五詩真蹟

趙承旨十五詩句句步驟唐人其書字字規模聖教
序然詩愈工愈遠終隔一塵不若書法之直接右軍
遂絕宋人蹊徑也讀其弟子俊跋知公於爾時良亦
勞只巧為拙奴古今共歎光武云我自樂此不為疲
也豈公謂耶余兄書雖不逮承旨而詩道不啻過之
評此卷大有品裁獨余於子俊俱為人弟不知能無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五

趙魏公草書千文

余見趙魏公所書千文多矜莊妍美而此卷獨若不
經意天真爛漫故特寶之公於草書千文大都宗永
師而文太史乃謂專學李北海遂無一字本色余竊
謂公本刻意江左而猶時帶李筆者正是其夙習有
分毫未脫化處耳然余於北海草書生平實未多見
而太史為我 朝名家其言必有所見請以俟後之
識者

為姚伯道跋歸去來辭後

趙承旨好寫陶彭澤歸去來辭人間不下數十本余
所藏者字字規蘭亭而併書其序以為最勝携入關
中以腰間未解艾氣懾不敢題一語於後近獲乞骸
估客舟中始綴數行識賞歸亡何吳興姚伯道來出
此卷相示其書筆多意調不能如余卷有序而前書
一像以虎頭兼為遠筆末有子以敬仲二跋兩事居
勝之大都相頡頏矣伯道得余兄跋亦以不佞慙
其間謝安石云賢聖去人其間亦邇余一病免
便與陶令若相親人生得多題歸去來辭亦何必玉
堂起草伯道謂何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李沈二書跋贈箕仲比部

吾吳前輩絕重李太僕書沈徵君畫沈書雖不逮畫
然學山谷老人亦自有法好事者每以合璧為勝甬
東沈箕仲比部慮囚吳中遺余以醉蚶土鐵珍其土
產也野夫蕭然一室無以荅之念此卷亦具有吳中
風味聊用相酬然吾箕仲詩不作大層以還語即太
僕所述長慶間詩已今攢眉况徵君吳音欸乃何足
當海錯一饌耶第臨池家得之家鷄野鷄春蚓秋蛇
亦復爛然盈案矣箕仲謂何

跋趙書陰符經

世傳李荃註陰符經得於老嫗火生於木一言世
因以陰符爲荃偽造余中歲好道誦其書乃知爲古
先生言也如所謂機在目禽之制在氣可爲知者道
耳趙文敏書流傳滿天下屬本百千獨書此經妙絕
諸亂真之徒縮手不能得其一筆亦由余好趙書觸
目自別耳語云帝王自有真寧獨帝王哉世有探真
之士觸類可長矣

跋五子書

嘉靖間海內爭傳誦五子詩然實六子也人各爲五
子詩正得六耳周一之父子皆敦詩負意氣以故能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游諸名士間得其碎金爲寶今所缺獨廣陵宗臣子
相亦足稱粹白矣余少莊事于鱗識子相而晚交
子與明卿甚至元美即余兄也獨以不識梁公實爲
恨因閱子聞卷均之有缺陷之歎焉

祝京兆卷跋

祝京兆書當以十九首爲第一以其得李懷琳筆意
深也生平書太白宮中行樂詞爲多多作素師體然
人知爲素師而不知爲山谷第山谷得其游絲而京
兆書得其老態以此稍別耳余評之當在高閑周越
間未若十九首妙入唐人室也傳將軍得此卷愛重

不啻拱壁命余定爲真本其有雅歌投壺之意焉

王稚欽詩卷跋

王夢澤先生楚文人先輩中第一少聞家兄稱說先
生心私慕之已偕其幼弟雲澤侍郎同舉進士獲聞
其家世之詳已又遇其從子純甫侍御益聞其豪舉
磊砢之狀然終以未覩先生翰墨爲恨乃歲甲申侍
御之弟行甫氏不遠千里來謁余兄弟出先生手筆
見示書法翩翩有意平生傾嚮幾無遺憾矣行甫
諸生工古文詞於先生爲家學正派以故最留意於
先生手澤即片紙剝幅必珍而人亦爭購遺之以中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行父之好王氏青箱代不乏人余於行父見之矣
又跋

王稚欽先生 武廟時讀書中秘與儕偶四人同上
諫書留中已竟出爲裕州守 世廟時諸君子皆賜
琛而先生已先中文法歸編民矣然讀其哭 武皇
詩何惻怛忠厚藹然風人旨也人謂先生跌宕不羈
吾所未信行父之寶是詩寧獨翰墨哉

題趙書中峰歌後

余所藏趙文敏楷書法華經七卷爲世絕寶乃文敏
供養中峰和尚者今此卷是中峰證道歌而文敏復

弟子為書傳之蓋文敏雖莊事三寶慧業文人尚
多綺語見此老棒喝宗旨中真言宜甚服膺下風耳
歌中不學趙州上門尋禪正如釋迦生時語後來大
德云我見時一棒打殺喂狗子禪家轉語類然中峰
不辦據趙州上也

跋趙松雪卷

趙文敏公為恭上人書般若經自比王右軍黃庭換
焉亦一段佳話也吾子行篆書題數語亦自奇當時
雖書有此經與此詩原各自為卷觀玉華山人語意
可知矣崑山周子舜博雅士也得此卷遂乞仇實甫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九

言

補圖文待詔先生補書雖自精絕然不能致文敏般
若經冠之終似割肉補創余先珍藏文敏行書此經
佳甚且亦是施僧者但力與恭僅差一字耳故是當
家物也自謂延津之合遂割去仇書文書令自成一
卷而此卷尊為元人妙筆一舉而兩為完物矣右軍
換鶩書乃道德經非黃庭也不知何以訛傳為黃庭
黃長齋論之甚詳文敏沿舊開作此詩豈未觀東觀
餘論耶

題子昂臨羲之東方朔畫贊卷

余生平所見畫贊石本無慮十餘通獨余所藏二本

為佳其一字體空缺一同此臨本當知松雪所得於
思齊者即此刻也第榻稍模糊非初出本松雪所得
定當完好勝余所藏不然何能得此翁愛慕耶趙書
得者輒為瓌寶然臨摹多勝自運此卷當為小楷第
一爾時臨送思齊恐不得當安知今日為人珍藏價
重石本書此以志景行石本其一完好而帶北人書
法紙榻雖舊當非善本附記於此

顧道行藏趙承旨書漢陂行跋

趙文敏公書多從二王法中來其體執緊密則得之
右軍姿態朗逸則得之大令至書碑則酷倣李北海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十

言

岳麓安羅體此其大槩也至鴈者為之則筋驚肉緩
踏拖而類史書余所藏公真蹟甚多一開卷便能決
其真贗如此卷書漢陂行神氣奕奕備有二王致豈
俞紫芝詹孟舉能辨耶跋者為李至剛瞿佑李即
文廟時所誦脩史人也瞿是作剪燈新話者雖皆有
文而不諳字學故不足為公重此卷今歸吾友顧君
道行道行賦詩作書畫皆第高品今之文敏也故賞
不畜屬物相與歎賞因題其後

宋克書跋

國初書法重三宋而仲溫為最正書法鍾草書學

沈氏藏趙松雪雜帖跋

瑞伯太常絕重趙文敏公書為之紀年以徵其筆之老少每與余論書多合是卷為瑞伯舊藏暇日出以相示蓋好事者裒集碎金雜以公弟子俊等書余謂瑞伯公一辦香既為松雪齋安可令他人雜因為汰去諸人書已復汰其沓拖而可疑者就中得與孫行司弟子俊二書以為佳絕初謂靈隱等七紙書天真爛熳雖少題名雅非學步邯鄲者比即列二書中可無愧色已細閱之其書大似其子仲穆筆余所藏趙氏三帖可辨也至己酉八月會雲精舍次句曲外史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主

三十九

書則益可疑外史是道士張伯雨號伯雨生公後元末國初猶在查年譜前已酉為至大二年公時年五十六伯雨生世未久安得已題詩寺中而公次其韻耶詩云幻仙則伯雨爾時定應羽化此必為洪武二年後已酉無疑且其詩淺俚俱不類公作豈國初人効公書者自錄其作後人以其似竄入之耶柯丹丘者柯敬仲為元書畫博士公後輩也不當於詩云曾陪博士至示男珩詩公子無此名其從子有名玠者從玉則此紙又似公弟輩書蓋公書重天下一時人爭摹効之其子弟又多酷肖者不可定為何

人筆也余與瑞伯既稱好公書持論故當精覈不然後有黃長睿米元章出當為所笑瑞伯印可余言復欲簡去余謂此七紙不經意書乃得公髓即留之為趙氏學宗門正派可也

趙松雪臨黃庭經跋

余官留都客有以趙松雪卷來售者余既定為真蹟而察長瑞伯沈公尤好趙書余先畜有黃庭舊刻及趙臨書謂此可讓也公既以俸金易得之因命世懋題其後此卷前標是徐幼文題是張伯雨收藏是黃美之畫像如生榻書蒼古不待觀臨蹟而已知為真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主

三十九

矣余初不視年月直以筆法紙理定為少年之作何者晚年純熟自運雖無敗筆而形似漸離此書未脫矜莊時露生澁然却是常家勁筆苦心極力模擬一也晚年官尊名重求書者多用絕佳古紙公時年未強仕官甫召用又自為內子書倉卒未得古紙故色理止此二也瑞伯謂予用心誠細果未閱紙尾年月耶至元戊子公三十五歲時也若爾君言符矣予欣然自謂的見因書以俟後來賞鑒者

沈氏藏趙承旨真行草千文跋

趙承旨千字文人間無慮百本然止真草或加篆隸

未有作行書者規永師體真草雙行未有作三段書者此卷蓋公變體而加行書是為間出可貴之作或者疑其近嫩而未化不知公字字規範永師且究其源流從鍾元常出故正書多作匾體行書從正書稍變出入聖教序且恐一縱便入草故不敢放草書則稍稍自運不必字字永師故覽者獨賞其俊逸而不知其兼用二王也若公六十外書老德密或勝之至稱千文正宗當無易此余既持此論而少宗伯韓公見亦亟賞之與余意同奉常公畜此故自奇物不當以中年筆易之也奉常生平醉心承旨豈乏真賞而主奉常集

卷之五十

古

元

猶借視於盲故為述所見如此

吳賢帖跋

右吳中名賢諸帖前一首是吳文定公原博次沈徵君啓南次唐解元伯虎次陳太學道復最後文太史徵仲詩六幅三吳書法過半在此卷所少者徐武功元玉李太僕貞伯祝京兆希哲王太學履吉四人而已文定公是家書尤為天真爛漫之作余蓄此有年矣友人陳左伯玉叔雅好茲道膠愛余書尤有卷帙必命題後余病中走使千里數相慰問愧其厚意出此卷歸之而贅以病腕知玉叔不得余書不厭也

文太史楷書原道跋

蓋世想年甫十有七而見文先生先生繆謂青蘋而愛之因手寫是箋為贈紙尾所呼季美蓋先君初命字也已復改稱今字云嘉靖戊午年世懋舉北畿先生猶在人間咲指賢書曰此子果如余所料耶已未卯南宮而先生已仙逝矣寶惜此冊蓋終身不去目焉嘗為懷舊詩云總角謁大賢握手呼小友蓋紀實也萬曆丁亥冬十二月世懋以南奉常歸養病小圃所閱此冊恍然卅餘年事矣恐後吾見者不知季美為何人病中手題以志弱齡之遇云

主奉常集

卷之五十

五

衡山先生小楷卷跋

衡山先生初名璧時作小楷多偏鋒太露芒穎年九十時猶作蠅頭書人以為仙然行筆未免澁強其最稱合作者以字行後五六十時也是書三紙據其孫上林君肇祉所跋俱正德十四年書正先生盛年之作然二南疏體瀟灑而尚作尖筆猶帶少年之意二王帖目錄釋則純用正鋒微加豐肉又時吐拙意余生平所見先生楷書未有奇古如此者蓋是書雖為藁草而實刻意學古兼有逸少元常之趣未可以二南疏同年而語也右軍蘭亭記敘亦是醉後屬稿此豈

先生神來時筆耶是卷已分授兒子駟暇日取視復為識於紙後駟雅好楷隸即此便是指南毋他求也

歐陽詢千字文真蹟卷跋

此千字文草聖乃唐率更令歐陽詢所書進呈高宗皇帝者也拾遺人來自京師與出師頌竹山聯句等卷同一來歷而此卷不知何故獨無卷尾紙軸意其後必有宣和紹興印識與宋人評隲小人欲以真贋愚人而取偽書弁之故作此割裂耳幸其後尚存半於云弘文館學士兼太子率更令臣歐陽詢稱臣故知是進御之物而卷中淵民治三字皆作半書為三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七

王

帝諱以是知進於高宗朝也公時年八十餘矣草法神妙圓勁奕奕驚人而中有數字稍似怪張不見草訣與鐵門限殊法淺識少年輒欲妄置此實不知公晚年縱心成匠豈規規為邯鄲步者耶所尤幸者當時真蹟下空紙不半寸諸名人就而題筆數之得花押三人名八題語一審所從來乃李鄴侯子繁家藏物後歸南唐李後主所謂主書要承華即後主宮人也故徐鉉諸人得署名其間在當時點染真蹟見謂不韻今日思之豈非天意護持神物故留此顯證以示後人耶此卷已分第三子士駟恐見誤輕物年少

特為詳記如左庶令知所寶愛云

程氏家藏詩翰跋

語云名下無虛士少谷山人死而名在是也又云蓋棺事始定丁戊山人死而名去是也今讀其詩居然可辨然繼之雖佳有惡道東甌君為之先驅光彩易見糠粃在前不蒙簸揚豈真欲顯繼之將程茅陽所以為重與孟孺所以重其祖俱不在篇什間耶若然則吾言又何足為孟孺重也

豐道生書卷跋

昔王逸少人品為書法所掩天下知其書不能盡知

王奉常集

卷之五

七

王

其人豐人翁實有筆人望不副天下惡其人併廢其書非也今觀諸帖雖多老年頽筆然時出入二王兼存米顛風致玉山程孟孺最善鍾顏二家書故特寶存此老遺筆亦宋人不廢京汴書意

張仲慧藏調氣論跋

兩藏中語汗漫充棟若披沙揀金至寶故在學人未究指歸鮮能拈出余兄元美以 墨陽仙師化日稱墨鸞後身因得歷檢 墨鸞大師傳出其調氣論節略誦之乃知與 師言妙契若一大弟子張仲慧獲師手蹟所示養生次第與論末數言尤極冥會後身

之識於是為驗元美乃書一通歸諸仲慧持之異時觀者當視楊少師神仙起居帖否

大師真蹟跋

我 墨陽大師奇其弟子張生仲慧已復虞其病命之辭曰無生為上次達生貴生終伐生戒焉仲慧既以清修在弟子列寧當有伐生事而師末命若以訓俗士者何夫所謂伐生寧獨恃壯妄行極當年之娛為伐哉凡功名以顯吾生壽考以究吾生之用銳而求涉而留得以喜失以憂即以貴猶伐也老子云吾有大患為吾有身及吾無身吾有何患然則非達生三昧常集 卷之五十一 大 三

必不能貴生非貴生必不能不伐生而世有曠士自名為達豪士自謂為貴卒之以伐其生者為有其生而已故揚王孫不得為達生嵇叔夜不得為貴生也嗚呼究不伐生之趣乃始乎無生豈易言哉世無焦先孫登人盡伐生何必俗士吾輩當與仲慧懷然思之

心經胎息經跋臨仙蹟

我 墨陽大師以妙明性體神解篆法流播人間製為鴻寶而心經一篇為余兄元美書者備有天上五雲秘法胎息經則玉筋小篆差易得也弟子徐生長

孺見而摹之以楷書釋文者則師之介弟辰玉而胎息經標題實出 師之手蹟長孺飯心 師門真若家人父子以故能得之如此真可謂見師於羹牆矣抑師有言不求心師而求人師不求字義而求字畫正我輩病痛長孺尤當善求之

跋泰山磨崖碑後

傳稱玄宗工書札而絕重徐季海以故八分率構圓體此泰山磨崖碑雖變漢法而豐碩壯觀特為唐書第一碑在懸崖間數里外悉見捐亦甚艱家兄每為余道其傍有小許公東封頌已為人削去鐫作四大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五

字依稀能辨之為之扼腕稱惜此碑正以御書故得存耳安知異日無復陵谷事耶叅軍得此其永寶之

雲麾將軍碑跋

今世多稱雲麾將軍不知即李思訓也以從子林甫在相位故哀榮備焉丹青之藝諱而不錄然後世知大小李將軍自以丹青故而此碑流傳人間政重北海書法耳不然其人與碑不俱灰滅耶乃知富貴定不足傳技藝亦不易廢予家舊有數本而此本最完好得窺其書法一二大都從右軍來第加軒側成一

家法耳覽者識之

跋黃庭內外景經

世傳黃庭爲換驚帖而不知黃庭有內外景二經皆出右軍宋人有謂吳通微兄弟贗書者非確論也意或指內景經而世遂併換驚經疑之繆矣余初得內景經是宋高宗臨本以人主故刻搨紙墨極一時之選而終帶思陵自運筆售者先欺魏氏抹去御書臨三字最後得外景經於朱氏是宋初摹本雖搨讓內府而古雅絕倫具有鍾元常十二種意與今刻停雲館法大異此本不傳幾誤學者爲文氏學矣程君孟王奉常集卷之五十 二十

跋孟法師碑

唐人絕重虞永興孔子廟碑以爲青箱至寶而今世傳者皆五代時王彥超重刻殊未見勝於歐陽率更也每謂古人亦浪得名未必刻工遽爾天壤歐書絕稱化度寺碑世無翻本故所得隻字皆珍褚河南書人稱孟法師碑爲最余購得翻本大都似虞書

碑耳心竊疑之聞吾曹君畜有唐時搨本請而觀之質若敦彛雅若天球真希世筆也幾欲燒絕翻本因悟永興初碑妙趣故應不爾恨不生其時一見之余兩游長安鴈塔輒撫摩諸書聖教序碑諦其書法略似此本而精神燁燁妙得八分古意又精楷端麗俱不逮也豈其書有合有不合耶將其時有先後耶又河南嘗問永興僕書何如卒更曰聞渠書不擇紙筆官那得如若然則此碑是褚擇筆書尤可寶也

聖教序舊本跋

右軍書蘭亭爲最然定武本不可復得其次莫如聖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

三

教序雖本緝集自唐迄今碑故在長安學亡恙也余兩至長安摩挲其下不能去也 剛碑惡搨以爲尚有典刑况此是宋元間搨本學者易得宜其爲書家珍襲也第搨久則刻淺刻淺則畫細學者又當求之言外

題宋搨曹娥碑

嘉靖季州人張大猷曾持是帖來售頗索高價償之不滿意袖去後得華氏二十種帖內多絕品而曹娥碑獨未愜意每憶此帖悔不厚價留之後知是僮政所收喜而索之頓還舊觀華氏帖得此遂爲完璧

帖標題皆文太史親筆今此帖亦有太史跋皆足重

題李懷琳書嵇叔夜絕交書

吳人絕重李懷琳書祝希哲書十九首古詩及王履吉晚節草法皆從此出祝書尤得其丰神王草欲字勢字窮字等規倣不易一筆他古帖所無也世人不復懷琳書安知二先生書法之自哉文氏停雲館帖雖刻此書而筆意失真後得此冊真宋榻本之精者二先生心印始見矣末有四贊意即沈儼筆也儼不知何人觀其文與書似非草草者聞此書真蹟在安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三

夏

又

世多言李懷琳偽作嵇叔夜草絕交書然未的聞叔夜之有是書草也觀末有湘東云云中有晉右軍安知懷琳不託名右軍筆耶

王奉常集卷之五十一

王奉常集卷之五十一

吳郡王世懋敬美撰

文部

題跋

題義獻法書後

余生平所見東方先生像讚多矣獨此本最為古揭而書法迥別蓋北本與南派異也太令洛神賦有楷書全本有十三行世多翻刻章草小書則僅見此種而已二帖是吾吳世傳舊物諸跋尤勝自宋迄今最近者為吳文定王文恪亦垂百年况前此皆宋元間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一

三

宋榻度人經變相題字跋

度人經變相題字殘以褚登善書故為宋人寶惜而刻之余所見舊本翻本多矣無如此刻精好者真元佑初本也標題是文休承筆休承書家善鑒收藏家重之裝置冊尾以為信云

宋揭聖教序跋

古人作書多肥少瘦凡碑初刻未經多揭畫深而字必肥久而揭多畫淺而字漸瘦瘦非其相也余每嘆世人學聖教序多作細畫不知誤學斷碑後字耳碑今在西安府學丹輝中以鐵籠之上覆以瓦余嘗手摸而讀其文揭之尚不甚剝蝕碑之斷在元末國初故今人得不斷本輒訛謂宋揭寶之初不辨石理之完剝字畫之麤細紙墨之高下而一切漫謂佳本非知書者也余生平所見不斷本上應數十通未有能勝此冊者精神燁如真宋初拓本也今以歸幼子隸王六常集 卷之五十一 二

虞永興孔子廟堂碑跋

余生平所購緝虞永興孔子廟堂碑自謂多善本然皆無孔子二字晚得此冊有之而字畫鮮好文理多完多愧舊藏不如亟買得之唐人極重虞此書在當時已稱青箱至寶今觀此書雖佳猶似在歐陽率更化度寺碑張長史郎官壁記之下余每疑唐人不應謬賞乃爾客歲曾於姻家韓侍郎許見唐初真本筆意飛動燁若神明乃知名下定無虛士至今念之不

忘天下事進善無窮真人自別亦猶是耳不觀此冊便謂舊藏定佳不觀唐碑又安知翻本非至此冊已授第二子隸暇日取而重題之帖後有真賞齋華夏圖書記是華大東沙所收宜其精好如此

張長史郎官壁記第三跋

張長史郎官壁記天下止此一本吳中尚有一偽本亦在余兄所薰猶故易辨也濟之閣老述山谷老人言唐人正書無出其右者又云無跡跡可尋其重之如此然余細玩此碑中如容字極字皆取法虞永興孔子廟堂碑未可謂無所本第今所見虞永興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三 趙重刻張書實有出藍之觀余嘗於姻家韓侍郎家見唐刻虞碑神彩煥發生動大異翻本宜唐人重之以爲青箱至寶乃知名下定無虛士耳

蘭亭跋

吉水王初齋先生有雲孫貧而賢以家藏袂帖求售於人江右人無識之者萬曆六年春正月余過吉水曾中丞見臺坐上出示憐其舊家物且重整卷先生跋爲出數金及二布易之曾中丞以爲義舉賞家亦不吾迂也

又蘭亭跋

蘭亭契帖以定武本為最貴紛紛百家昔人名之聚訟余先於吉水所得前有元人手書數字在當時已重之如此後復得一帖則有玉兔文合於定武本舊說然余所知字意之精紙墨之舊為宋榻可耳必曰其真定武其非定武即趙承旨十三跋尚未敢據况下此者乎

題啓南溪山對話

白石翁病瘵猶能為人作小圖此其人襟懷可念也來病君子所以為瘵小兒語故自可耳畫品常別有論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四

跋搗衣圖

余觀古詩歌為搗衣篇者多矣皆不言其制獨杜少陵詩有雙杵之句與今制同乃知一杵用兩女子對搗唐以前制也不觀此卷楊用脩丹鉛錄幾無左證矣又畫家相傳云周昉畫美人多肥亦與此合然文先生今世海嶽對勘已定安用予言為贅旒也

錢叔寶畫跋

余未冠則侍文太史先生先生設小供張一紙畫乃嶺南梁思伯寫贈先生者爾時已知思伯名矣後二十年而余與思伯為莫逆友先生仙去十載餘門下

士錢叔寶畫遠大有名幾欲出其師上此夏山欲雨圖叔寶合作也兩人皆先生門下投贈故應不凡余亦雅厚叔寶觀此畫真不減先生恍惚廿載前事為之慨然余生亦多幸矣夏山欲雨意余兄業已道之余不能為越客解嘲姑置勿論

十八學士圖讚跋

右唐十八學士圖真蹟相傳 御賜兵部所藏至今修為侍臣異數友人周公瑕得其臨本佳者於長安市中以遺子繁繁軍泰軍命良工勒石傳焉其間稍異同史傳沈存中氏論之詳矣然余定為真觀物者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五

政於異同中得之李陵答蘇武書世皆為贗以其書組織史漢而成也圖贊在其君臣一時而唐書再更新舊今贊中所稱字政可補唐書未備耳黃長齋辨古帖極精考嚴然希世之珍安知不被格於持論故知具眼博識當自有神解可也此刻人物古雅宛然想見一時之盛甚為子繁重之子繁家故有房杜子繁與諸從子皆以文學起侍從謂此刻為子繁家本公瑕當許之否

題文太史蘭卷贈李丈

文待詔畫蘭品高甚幾欲趙承旨上同年友納言李

公夙稟清尚酷愛畫蘭與余論次亟欲得待詔蘭余
偶憶篋中有兩種蘭石是待詔及陳太學道復手筆
因出案頭相賞雖草草都不經意而天眞爛然又有
徐子擴克朱子儋承爵者詩畫錯列其後公笑而視
曰此故吾江陰名士何所得相值余因謂公雅好蘭
是卷兩以蘭冠家本江陰而江陰人遺墨具在此故
非王生物也天以乞李公者吾安得有是爲書其尾
而歸之

文太史扇頭戲墨跋

蘇長公嗜咲怒罵皆成文章餘巧未盡間作枯槎怪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六

石以寄其趣勝國時則趙承旨子昂我朝則沈處士
啓南皆能以丹青名家特妙游戲要其胸中灑落得
長公之趣不當以畫家槩也文待詔徵仲近接啓南
遠宗承旨風流點染住人間九十年楷墨流播亡慮
千萬獨此扇卷一時戲墨自謂得物性之自然吾友
伯玉性愛畫蘭此卷特多蘭石晉陵吳郎捐以相贈
謂余少侍待詔識其旨趣出示賞歎久之嗟乎以承
旨人物王孫國香猶見請於畫蘭今吾伯玉與待詔
後先生於盛朝握蘭丹陛無慙幽谷可不謂幸歟晤
賞風節便可直追長公浸浸進於技矣

題白陽山人水墨畫卷

余少閱白陽山人畫花卉爲多大都未經意乃自佳
妍蚩真贗故易辯也觀畫後題詩適逸不羣掩卷賞
歎定爲名家筆已乃見儼山二字始信名下定無虛
士耳然一之所得吳畫小幅至能使大老津津賞識
如此其爲人賢而好事可知矣書此以歸一之佳兒
知余所屬意不在畫而在題不在題而在所藏人也
子聞其識之

張氏藏器圖跋

昔周家以忠厚立國雖艱難稼穡至其貽子孫必有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七

宗器分於列國於以見重器之守即古人不廢如此
此寶玉大弓所以紀於春秋也若賓鶴翁以青門而
所藏之盛至此可謂博雅君子矣季子雲槎公圖之
以示貽也其孫伯起賦之以示守也覽者於是見伯
起之志焉爲張氏子若孫即其祖父之一器猶兢兢
於手澤而賦之矧其所謂忠厚之貽哉思深乎伯起
爲能堂構矣

跋沈啓南畫卷

畫有利行二家宋惟李范董巨元則子昂子久兼詣
其極我 明啓南沈先生納萬里之勢於臂次融

家之趣於筆端丘壑既富盤礴尤工以故其山川位
置草木路徑古人所歛手而未經發摠者先生膽手
悉能辦之一經措置而門人弟子從其粉本生發者
輒自不同此卷有百尺勝槩具吳下山川諸趣天台
王永叔以重價購得之永叔名公子有傳才而好古
圖書嘗從其婦翁尚書公所得唐蘇司業硯携以見
示其雅意如此恨余所藏啓南廬山大石諸圖宦游
不能自隨何日一示永叔發其米顛攀舷叫呼態耶

跋莫廷韓二十八宿五嶽圖卷

自大樂鑄鼎以昭神茲而後世言厭勝者述焉五嶽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八

三

圖最先出授受之詳見於漢武外傳而圖不傳今所
傳真形圖不知所從來而五星二十八宿真形則傳
自閭立本梁令瓚粉本其來舊矣二圖意雖無可考
要之皆非謬然者昔人囊中有五嶽圖所至神鬼欽
伏况以五星二十八宿冠之兩間囊括幾盡於是知
廷韓所藏重於九鼎矣

張元春畫跋

萬曆九年春余有關中之役張子元春送余京口袖
出此圖為別其畫境則自渡江始歷淮汴河洛抵潼
關止其畫思則始宗黃鶴山人中雜倣董北苑黃大

癡至趙承旨松雪終焉大都窮研極構盡平生所長
以暴酬德之感翩翩可稱合作矣今人親見張子行
事不能異人未便許超吳子輩然後世有知畫者賞
之當不啻拱璧也萬里單行奚囊不辦有他物携此
時一展視因為記顛末使覽者知畫意所自云

為陳學憲跋百馬圖

昔支道林畜馬曰貧道重其神駿而九方臯相馬於
驪黃牝牡之外正謂神駿處具隻眼也余平生所見
畫馬多矣未有多具變態如此卷者然未能一一別
其趣也不知江都王曹霸作此當復何似遇九方臯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九

三

支道林亦能於紙上賞神駿否督學陳公得此卷以
命余題其後余承乏校士關中以不能別白駿駑亟
投効歸為道民而陳公方為相士九方臯乃復借聽
於龔握筆作此將無令識者笑道民不韻耶

又跋啓南梅雪卷

世懋往從家兄及吳下諸名士游光福虎山橋諸勝
處行銅坑萬梅花下醉十五日不醒眼中模糊望諸
山間梅盡如六花籠幕不必從天墮也瞬息廿載來
掩關蕭然無復曩態昔人所謂去此雖近邈若山河
矣齋嚴陳公出示沈徵君卷玉鱗瀾漫梅雪一色青

雀中奚奴人手一枝絳玉煥若舊觀爲之憮然動色
遐想當年鉅公卿下榻高人相携湖山間水壺意興
寧復有異今日人代湮隔賴此斐疊僅存故事王右
軍山陰之慨良有以也陳公於此意當求之丹青外
矣

跋文太史雲山卷

文太史生九十年名播海內既沒而名彌重丹青一
紙購者重若璵璠其實勝也此卷以元章淋漓之趣
兼子昂秀潤之色重以吳下風流題詠略備著巾箱
中寶愛有年矣友人李納言伯玉好古博雅兼妙太
三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一 三言五
史蘭竹和璧燕石莫逃鑒別出按關中不佞先已歸
田秦雲吳月相望各天輒割所遺愛之屈指擊節之
辰瀝酒相矚也

洛神圖賦跋

陳思王洛神賦妙極形容遂爲千古絕調王子敬好
寫此賦謂其書姿態似之也文太史規模二王此書
是其合作即未可目驚鴻游龍亦庶幾于儀靜體閒
柔情綽態矣仇實父圖之雅得神光離合之趣足稱
二絕族孫定鼎丹中出示此卷爲之擊節而題其後
才情二字久爲道民屏謝忽復作此伎倆如文通畜

馬覽者將無咲其不韻耶

跋蘇黃二像

蘇端明常自云上可陪諸佛菩薩下可陪悲田乞兒
黃涪翁七歲賦詩自言玉皇殿前掌書仙其當時一
段蕭灑秀雅出塵氣象必有燁然可掬溢乎顏面者
五百年後觀其遺像猶若臨風把酒珠和璧使在當
時得與秦張諸人末座顧不快與然在其時格擊貶
竄至欲殺之又何心也政恐後之視今亦猶今之視
昔耳

文太史畫跋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一 三言五

文徵仲太史於畫絕重沈啓南徵君太史歿而名埒
徵君畫價驟驟欲昂二公故皆博綜諸家游戲三昧
然而長幀大幅則啓南擅其雄赫蹏尺素則徵仲標
其秀故各有至也此冊是太史公畫以授其徒朱子
朗者生平心訣在焉又淋漓小景偏是所長上自董
巨米顛下逮叔明子久中間所得承旨尤多大是吳
中名品得之者徐建甫氏吾兒駟僊壻也屬駟以示
余故得備而論之

李郡畫六十美人跋

士牧畫美人窮妍極態余先指示未安數處欲爲拈

出乃業已落余兄雖黃無容復贅余生平多見唐畫人畫宮教婦人大都重肥澤不特周昉也士牧此圖似專約削必為好古之士所非余意獨不然時會風氣聖人所不能留雅存古制媚兼時好正士牧匠心處也藉令昉生今時亦當爾耳獨哈德溫柔鄉並輕盈飛燕似須稍展玉環豐肌為明皇調笑有證不妨異時改作也士牧謂何道人一片鐵石心故作風流隊中語總是一切色相關吾筆何關運筆者識此一笑

便橋圖跋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三

余嘗謂人生快意事獨項重瞳破秦趙壁下諸侯將皆膝行入轅門莫敢仰視唐文皇俘兩僞主身披金甲齊王李世勣等十六將後從鼓吹入都門千古無三次則明帝幸辟離四夷君長環橋門觀聽者萬計頡利就擒唐文皇捧觴上壽上皇自彈琵琶諸酋長拜舞呼萬歲皆可圖也恨古人無出此意者而獨文皇便橋明皇幸蜀傳有粉本殊不可曉士牧此圖未免規倣昔人獨其能盛天子威儀作可汗匍匐狀尊夏卑夷為可貴耳假令以此筆段作前四盛事當不啻彌土牧其勉之

趙太宰歸去來辭卷跋

觀此畫是錢舜舉倣龍眠靖節諸圖筆意蓋藍輿入白蓮社一幀非專寫歸去來辭也當時絹素流落好事者重之或請仲溫書以成三絕耳仲溫此書最為急就章合作錢原溥諸君皆倣之至今松人猶構茲體世懋曾畜有趙承旨歸去來辭余兄元美跋云人間世貴人嗜書畫若渴獨此卷以見諱落吾弟手此舜舉仲溫合璧聲價可亞承旨而為太宰良弼趙公所有公獨非當世貴人乎能不諱貴人所諱宜其為急流中勇退人也宋梅詢見致仕告身閉目推去之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三

曰幣重而言甘誘我也如此人安肯畜歸去來辭卷耶偶書此博公一笑

跋畫寄史元秉

此香山九老圖戴將軍家藏物也當時評者謂是趙大年筆必有所傳據大年畫余嘗見之非也家法絕似劉松年松年九老圖有名於世安知非此卷或是其生平好作人間當有數本耶或曰非松年畫院中為松年體者此皆未可知第絹素精古筆法秀潤非宋人不能耳淦人朱秉器為潼關備兵使者與余雅有文酒之交秉器悼亡屬余為誌銘未成而秉器遷

晉陽參知去已脫稿寄之秉器感不已割所愛為謝
余時解艾居潼關促裝欲辭之重違其意勉受焉
比歸為道民煩不留意翫好又歲荒多以前蓄質子
錢償官獨此卷以故人所贈未去久之忽念吾元乘
一問眠食而意殊不愜遂舉此卷轉贈之元秉雖居
禁衛雅志長生之學嘗築室玉女潭鑿天窟洞邀予
晚歲煉丹於此則香山之會未足稱老也書此以為
後會張本

題沈啓南做雲林畫

沈啓南先生於前輩名家無所不能做之無所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四

不出其上然獨於倪元鎮一尤淡墨自謂不得肖真
何者元鎮似嫩似疎先生以老筆密思當之品外之
逸故自難合耳獨此幅皴法秀雅樹理蕭疎最為近
似若掩先生題字以示人靡不謂是倪迂合作蓋生
平僅見者也然元鎮畫不作人物而先生故為扁舟
釣叟豈欲自別不為張翼耶將九方臯之相馬在驥
黃牝牡外也少和得此畫甚自賞以示余為題其引

跋獅子林卷

徐幼文所畫十二景後有陸庵事子深手書前人詩
文而獨無高王兩先生作今在雲間曹太學所余後

得此卷於崑山周氏以為二卷在異時必有延津之
合猶恨開山天如師未有著作其間以為闕典乃余
兄元美掩關之暇拈藏得師別錄具有即景諸詩亟
袖示余作小楷錄卷後勝事也惜余目昏腕拙大愧
諸賢覽者即不謂拋棄佛頭將無貽誚蛇足耶若師
以五燈三昧游戲危言故自超超玄著耳

跋仇實甫文徵仲書畫卷

崑山周子舜博雅好古嘗得趙承旨以般若經換茶
詩而亡所書經遂請仇實甫圖之而文待詔徵仲為
補書小楷心經皆極精好即承旨復生亦當擊節世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五
懋得此卷於子舜家先所珍藏承旨行書心經為力
上人寫者妙若合璧因以換茶詩諸跋足之而實甫
圖徵仲書居然自成一勝政無所藉承旨跋也徵仲
兩子壽承休承各跋補書之意惜其字皆入品不忍
去之蓋一舉而兩得完物自謂得策覽者毋以跋為
疑也

題劉氏所藏畫虎

僚友念南劉公示余先世所藏畫虎其上題為期邁
劉君書僅隱隱可識蓋公大王父字也不知失自何
年於友人家購得之其畫余鑒為宋人之筆易稱風

從虎今此畫草樹皆西靡風色適其記云虎睛入地
為虎鬼又云虎勢在尾今絹素剝蝕而目睛獨眈眈
可畏尾長而有勢知非凡筆也題者失其名字頗有
元人法 國初人才吉郡常半天下永樂間選進士
讀中秘書令習二沈書法又多吉人以故其書法可
喜如此世家右族抄兵燹之厄家有圖書即亡失不
出閭井可想見其盛已念南公以 天子諫臣出綱
紀八閭風裁凜然真卯金氏虎兒扛鼎者也四世之
藏一旦復還舊觀殆有天意焉公其寶之

跋陳方伯卷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十六

三

右卷不知為何人畫亦不知畫作何地何景中脫兩
幀玉叔方伯得而珍之以示余鑒定大都是士女游
春圖也其水石似曲江而乏宮殿浮屠其店宇輿馬
似汴京而無城郭闌闔其舟舫女嬈緩弱輕盈似西
湖而少六橋孤山之景至其畫樹屋人物略似劉松
年而不及其古山水皴波略似趙千里而不及其精
豈南渡後大內水嬉連及外苑遊人人主命畫院作
進呈粉本後人因而摹之者耶若然其來歷亦是張
擇端之流亞也漫題數語以示玉叔按實徵名請俟
後之博雅君子

為陳玉叔題蘭亭圖

右蘭亭圖宋李公麟伯時畫本流傳世間後人摹得
之者客三十六人騶從平頭奴共十六人人作異態
曲盡林泉觴詠沉思酣倦之趣伯時故韻中人白描
千古絕稅以是雖經數手餘韻猶存當時王逸少倡
此會得人以石季倫金谷擬之便大欣樂安知千載
後為人圖畫至此逸少有知故當不作脩短歎矣吾
友陳玉叔得此卷珍之以示余余謂玉叔令逸少得
子當無把臂入林耶玉叔飲不能一斗而詩足掩逸
少與公諸人故不至作金谷罰也玉叔又謂余此跋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七

不減與公留以為後人一段風流張本

跋陳玉叔倦繡圖

唐伯虎解元於畫無所不佳而尤工於美人在錢舜
舉杜樞居之上蓋其生平風韻多也此倦繡圖從趙
文敏公墓來故設色之豔位置之工迥勝他日作至
其雅韻風流意在筆外則伯虎自有伯虎在覽者當
自得之沔陽陳玉叔為詩人玉臺之儔得此圖甚珍
之以世想伯虎鄉人也命書數語於後

古畫牛車渡水跋

孔炎宗侯畜有古畫雖色理黯黯而樹石秀潤車牛

人物備極巧妙毛髮可數凡爲牛車四輪牛二十四足犢車一輪犢八足御人及車中童子共六十指前車行水中牛作苦涉需行態後車將入水牛作畏涉不前態犢車控而待人與犢都作安閒態其畫前後似尚多不知所指意是天府之物落人間絕爛僅存此尺素耳昔韓戴皆以畫牛名世此即非韓戴要是宋李嵩以上筆也楞嚴經持地菩薩或有車牛被於泥溺我有神力爲其推輪拔其苦惱孔炎父子博學通內典寶惜此卷時一展說不當發大菩薩願耶

詹氏梅花卷跋

三泰常集

卷之五十一

六

七

侍御詹公惟明視學南都出其先世梅花卷見示中獨汝師祭酒跋甚詳而覈汝師嘗受學家兄故得賞鑒家三昧即不佞又胡容置喙其間按馬麟供奉光寧朝爲詹氏祖大通貌此梅距鮮于太常年甚遠不應數十年間更無名筆爲之題詠及誦太常歌中有云華蓋高人世師表爲爾賦詩歌窈窕所指華蓋何人定當不減周益公輩惜其零落不存尚留完璧餘恨耳樂安縣物自南渡迄今五百餘年而詹氏實推所居爲縣治去託老梅而棲焉其功澤綏遠矣梓流本支慶發雲仍乃有侍御公克昌厥後天意若曰復

始者其在斯人今授以而祖寶玉大弓不然者豈非百年來兵燹之餘獨能爲寶靈光而間關轉授於公是殆有神物爲之護持而又有爲之導引者宜公之什襲而稱珍也公試徵之天意既有在矣安知所謂華蓋高人者異日不復爲延津之合耶

王若水花鳥跋

元人畫山水稍脫宋人蹊徑獨花鳥不數家而一宗五代宋人筆法松雪之下王若水錢舜舉爲最明輝輝諸人不足道也大都舜舉以雅韻勝以兼畫勝者水以精工勝以專家勝若舜舉考功此卷具有黃家

三泰常集

卷之五十一

九

十

父子徐趙崔馬之遺意又以精工而兼雅韻故是若水生乎合作也今人多重呂紀林良見此欲令人繞却寧波派矣余與考功鄰居暇日出以相示賞歎久之爲題其後

題林靜瘦馬圖後

馬最難畫瘦馬尤難畫即曹霸韓幹千古絕無不聞有病乘黃法傳於後也獨杜少陵爲此歌悲壯奇穩具有畫意吳興林靜圖之於病瘦中垂首齟齬尚帶駭色真神腕也靜宋人畫譜不列上品意匠慘澹妙詰乃爾遂開承旨之派古人不可及事事如此余

金陵購得之輒不自量為補書少陵歌於後以裕
續古畫何啻三百年隔也當今乏材使汝充棟梁之
用書畢不覺自哂

跋張懋賢臨文太史畫冊

吾吳中三先生畫若沈啓南之蒼唐伯虎之密尚矣
至秀潤二字吾獨服膺文徵仲先生先生嘗畫冊葉
十六幅與其徒朱朗為式上追董北苑范寬下迄趙
承旨黃子久是其生平合作後歸徐太學建甫太學
嘗出此冊以命余跋余為之擊節三歎頗盡贊揚之
致今吳中名畫幾欲絕響所見唯有張懋賢臨之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一

文太史十景畫冊跋

文徵仲先生畫妙集諸家此冊十景取法趙承旨為
多而首作特做夏圭尤為奇出至其千里方幅平遠
間逸之趣又多出於蹊徑外者蓋生平得意作也昔
法中行草是其下駟而此冊題字獨盡遵美之致豈

亦自珍其畫耶昔范宣素不重畫見戴安道畫始咨
嗟以為有益故梅都官詩云晚知書畫真有益却悔
歲月來無多余少諳書畫之趣年過五十而病游戲
其中頗不作東流之悔兒子嗣亦同斯好憐其侍疾
謹暇中為題此冊賜之且訓之曰而不幸有若翁癖
要當似若翁之好而不留也不爾昔人所謂益將無
為若累耶

題文太史畫卷

余自關中歸得此卷題其後而珍之有年矣今年春
得疾留都奉常入秋寢劇百緣都遣而畫畫之娛獨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十一

王奉常集卷之五十二

吳郡王世懋敬美著

澹思子 凡二十四條

情之所必至理之所當爲遂焉可也理之所當爲情之所未至勉焉可也情之所欲遂理之所不當爲抑焉可也

夫人必自愛與不自滿之心合然後見有忝天兩地之理

易曰巽者入也入而後說之書曰遜志務時敏故學莫貴乎巽莫患乎浮心思浮不可以入道氣質浮不可以凝道如人皮面浮不可以久生也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二

一

上

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真心也此心稍過絕焉則傷加矜假焉亦傷孟子曰君子遠庖厨不欲以遏絕傷之也莊子曰爲善無近名不欲以矜傷之也

有真儒知性佛氏之理弗可得而異也有醇儒維世佛氏之迹弗可得而循也乃今之聞佛者首闢其理學佛者并學其迹不其兩傷與

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必有真聞之者然吾聖人

不以標無善無惡之旨而明爲仁義以示之趨設爲

禮樂政刑以納之治此正其不得已而應物莊氏能明不得已之旨而不知吾聖人作用卽是不得已之心

孟荀氏皆明先王之道以維亂世孔子後兩人而已然讀孟子魚我所欲牛山之木兩章便覺荀氏幾爲陋儒至孟子所以不及孔子又爲性善兩字荀子繆處不在道性有惡而在認性是惡

吾人疲於動而思靜靜而因有好名之心必且久於靜而思動動而復爲求功之舉動靜秉承功名展轉竟與本來真心何與如是而曰吾賢於求富貴利達者其間不能以寸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二

二

上

過而不留養心要道若事過而留自賢自智之心留之留者也雖然行有不得耻於省愆而借謂不留則誤矣其過將復生其累且日積

以道勝欲道勝而欲自消以欲禁欲東卷而西漏矣○儒者曰天下事無能逃吾理也夫所謂終始上下內外非吾儒之所謂理乎今謂天地有始而始以前奈何謂天地有終而終以後奈何卽極渾沌之說無救吾惑也天之上而爲天天何所極地之下而爲地地何所止天地之外而復爲天地天地之外又爲何

物卽爲恒河沙世界之說無救吾惑也然則理有所不通歟曰吾所謂理天地之間之理也若其在天地之外者天地所生之人不能通也莊子曰六合之外聖人存而不論然則理有所不通聖有所不知必其在天地之外者能通之吾役吾人智以盡吾人界已耳嗚呼安得起樂令衛虎陸子靜於九原而與之言也

君子臨事而能辦非難無事而能爲可辦難能爲可辦非難能辦而能若不辦難於戲平居而鋒穎時見微觸而技癢不禁此以用世不可而况言道乎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二

五

上

嗚呼三代而上無才名也斯無妬聲耳然則忌隨才至乎所從來遠矣吾又何尤雖然以論人可也自論則否何以明其然也人美曰才德惡曰忌今日人忌吾才耳是吾居已於美而居天下於惡也嗚呼剽博陳言雖重小技動而自詡爲才矜誕凌忽翺薄淫侈躡而自傳於忌終其身入於下流而不自覺也職此之言夫

人皆曰黜虛名獎恬退爲政之首務也吾亦曰爲政之首務也然而不可常也何者必得不近名之士而用之士誰肯爲名高者是以不名爲名階也必得恬

之士而用之士誰肯爲下進者是以不競爲競梯也故君子務實勝人終不我知而我終不求知然後節之不近名君子務恬退人終不我用而我終不求用然後謂之真恬退

漢高帝斬丁公以助漢不忠於楚而項伯陽姓爲列侯李布窘高祖起廣柳爲中郎而鍾離昧不能免斬首之禍故劉向獲終而比干剝剔歆死莽法而華歆王朗爲魏名公劉殷孝於親而不能全其忠於晉王經忠於魏而不能全其孝於母馬援能誠於兄子而不能保其誠於身茅焦生於積尸之後而關其思戮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四

上

於受言之時孔光以慎密貴而賀邵以風瘡誅此或吉或凶糾纏異同吾安適從要曰君子擇善而從之禍福則聽其自至福澤多馮勛業之臣意氣好逐文章之士如其未聞道也總之累心焉耳矣諱過而可免也吾何爲不諱諱死而可生也吾何爲不諱吾豈遠於人情哉

鷓鴣水鳥也而好高棲蜺蜺轉丸於糞土變爲蟬而飲露長楊之顛顧所自處何如耳三尺之童可使提承而着夜半顛倒壯夫莫措何則

失其領也春蠶作繭千絲萬條線車絡之首尾若一誠得其端也

猶草當前焚蘭膏以敵之多則勝猶矣百和之香龍腦之珍雜不潔而焚之人猶掩鼻也故君子者內用以勝小人不可用而以小人雜

伯夷太公一諫伐君一佐伐君兩皆不失為賢聖高歡宇文泰一逐主一迎主而總名之曰賊臣夫是與非也同與異云乎哉

夫人遇病而始知強之為寶也遇亂而始知平之為福也世有榮啟期林類則先知之矣夫人遇禍而始知福之為因也遇死而始知生之為累也世有老聃莊周則先知之矣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二

五

十

人生有二恨焉少之時愚不足於智處年至矣患不足於精神二者終其身而不能并也雖然精神隨氣而盛衰氣吾不能強得之天也智慮緣志而長短少而有志焉庶幾可得小子勗之母若而父之太息於精神已

祐示子

士君子志量直須如范希文自可萬古不磨方其寄食僧寮日啜菽粥一塊饘飯極矣一旦得志宜其重視財帛極意奉養以償久困之躬顧視若土苴所得

俸錢輒置義田以贍其族終身汲汲施予未嘗一日自奉此陶朱君之所不能測而管敬仲之所不敢望也我非其人心實景之願吾子孫學之若劉穆之貧時乞檳榔于父兄不得為宋佐命以金盤貯斛許誇示之段文昌少濯足河中為宰相出鎮西川鑄金蓮花盆濯足貧賤則覬心異日處富貴則快意一時此其人志量寧不與身俱極哉自宋迄今已三易姓而文正公義莊如故蓋已有聖人體段矣

望崖錄內編

九四十九條

李將軍廣山獵見草中石以為虎也射之飲鏃後知是石頻射不入李將軍射勇於前而弱於後也前當其志堅也王右軍半醉作蘭亭祓序用鼠鬚筆書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二

六

十

醜紙妙絕醒後更寫百十本終不相及王右軍書非工於前而拙於後也前當其趣合也嗚呼學道者可思過半矣能以李將軍射虎之志求道道何患不聞以王右軍醉時之趣探真真何患不得神來乎神來乎未易為俗人言也

毋輕生之徒無養生之厚無求生之過數息不如調息調息不如閉息閉息不如真息真息之妙至乎無息非真無息也然則息烏乎寄曰真人

之息以踵

愚先有詩云忍辱空王法思玄病客心既而思之猶
遠於道知辱而忍是有辱存於法非真空也因病而
忍是涉病想於玄非真得也病則欲守愈則飛揚人
性盡然未離凡民之格

揣摩傳會爭先巧中世以爲能吾非不能也但能之
而不爲爲之而不願耳能之不爲藩籬猶在爲之不
願幾乎漏隄矣自今以往願一切不願必不爲一切
不爲如不能非曰能之庶以自勗

或謂何以不落頑空曰靈臺中本無一物妄念汨之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七

則亂習靜日久萬念自寂然而真念未嘗息也以其
不置一念安得不謂之空以其真念相續安得空至
于頑

脩短有數早定於有生之日飛仙至人非凡福可企
吾必曰長生即妄也要使生時胸中空濶灑落去日
分曉自在朝聞夕死本無限量亦無執着是在勉之
而已

客死與家死有以異乎未人孰非客也而獨以客死
爲不幸愚也壽死與夭死有以異乎夫人貴死而不
死即壽而死且不百步耳能悟客死家死之皆客

求真宅是心也一死生者能之能知壽死夭死之皆
死當求真不死是心也非離生死者不能也

凡人有少疾病志願常收神慮常靜遠夫病愈氣揚
便多馳騁飲醇擁歡遺事拒客位高意滿望門難入
鮮有不招憾者至于臥病之人即有疏節人多恕之
是知疾病不幸也然而亦有人焉何者以疾病之心
修身則寡累以疾病之人待人則寡怨

嘗謂天地間本有這個理原無我這個人人都緣愛欲
思慮知識結染而成總之曰念故一念展轉相續即
生輪迴輪迴中積善念即生天堂輪迴中積惡念則
三教管集 卷之五十一 八

生地獄此斷斷不易之理也天堂固勝地獄然不能
免輪迴則此善念亦是惡根故須以無念爲宗念念
俱絕輪迴永滅

吾輩元有慧根只爲多染是生多念有志學道者須
一念斬却牽纏掃除諸慮但愚不得到此境界却不
須料理頑空二字此二字自爲鈍根少染人設

今欲專求無念而念終不可已當從何入曰但須理
會前念不爾後念不迎只將見在的隨緣打發去自
然漸漸入無

大虎本是至理却認爲假四大原是幻成却認爲真

開門百年誰人獨悟悠悠一夢何待得醒

王摩詰白樂天皆以詩人早有盛名晚而悟道然亦
永逃禪世多知之不知白傅所得之更深也大都摩
詰從寡欲人故多矜潔清淨樂天從知足入故多廣
大自在學人晚年學道未離游戲當以陶淵明王摩
詰韋蘇州白樂天四部時翫可也

人生自少至老百染纏綿淪入各趣而就中酒色二
者最爲障害無論喪身亡家繇此即一日之間昏沉
倣忽謔浪恚怒皆是酒之流氣也恍忽遺忘風情愛
欲皆是色之流氣也除此二者便覺胸中流利輕快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善根生發應務總集此亦是習氣聰明已覺受享從
此更能謝去世紛澄心習靜泰宇天光不知覺性又
當何如

不思善不思惡古德先生不過盡此兩言記世說趙
母教女云慎勿爲好其女曰不爲好可爲惡邪曰好
尚不可爲何況惡乎女子乃有此玄解而凡學妄以
爲非噫彼尚未生善念何知善念之爲累

學人未能即造無念當從善念始何者惡念長善念
短惡念繁善念簡簡短者無之漸也凡念頭繁多扯
長是好人念非真善念也

今之講學先生遇名位世緣不能割棄則勸人曰忙
裏偷閑遇利害禍福不能執持則自詫曰活潑圓機
不知忙中之閑非靜室蒲團極靜過一番來急切不
被你偷得圓機便是聖人權字非有辟立萬仞根基
何處下圓活手段嗚呼火宅蓮花長成不易呵佛罵
祖地位甚難不能爲鳩摩羅什食針而欲學其畜室
未有不敗者也

心息相依養生之妙義然所謂依者非移心以就息
亦非攝息以就心也要在此心湛然晏靜自然照見
呼吸之根從調至微不覺自相依附耳恭同契云至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一

人潛深淵浮游守規中至矣

予之所慎齋戰疾予中歲懺悔因病思玄實借三言
以爲日課晨起焚香誦經夜則冥心靜坐絕房室滌
滋味嘗使清淨虛明之氣在躬此吾之日事於齋也
敢不慎歟重之所歟夜之所夢凡功名貨利聲華嗜
好機械牢籠好勝懷毒等念隨有發處必以慧劍斬
之務使本來面目古德訓言常爲勝主此吾之日事
於戰也敢不慎歟累氣素弱作用小過病態立見朝
夕起居事事樽節減省不令快意適可而止即觀音
採道不損夜氣隨事應機不涉躁心此吾之日事於

疾也敢不慎歟

人有終日疲動而精神悅康息坐半餉而病態踵見此以火載火習於久動驟而歸真反似失常也又有薰脩之士勤求効驗偶覺病動遽生退轉此志在貪生情染愛欲見理不明怠心自作也大知識人見得理當如是幻身於吾何有何況區區病之有無以爲進退耶

王子化書言曰傀儡之假而不自知傷朋友之遊而自然其名言也令人惕息嘆沉舟側畔千帆過病樹前頭萬木春夫物有然吾如之何唯有無生法王孝常集 卷之五十二 十一 上

嘗謂這眼觀世本無榮辱就世間法言之受辱猶是實際榮與吾身了不相關如屈膝墻下候人門外不無色辭而受跪拒客之人有何享受然則浮榮之過目不必知道者已能輕視之矣是以古之君子有求免辱無求致榮而空門之法亦稱忍辱有以也夫本從欲生欲又從愛生故人生以愛欲爲根墜地即思食不得即哭欲惡哀怒之情已見矣吾儒之學但只是緣其流而約之以中和使之念念事事妥當便是功夫到無係累處便爲聖諦蓋不離軀殼中也

若道家之學練情歸性已是要斷慾忘情而佛氏所見尤高直從未生前一點真心求之故必探極到毫無捉着處是以老子論道動曰嬰兒佛氏言之已落第二第三籌矣

晁文元公有云得一大士適變如大龍克荷如大象法門之利知無不爲內習之力所作已辦吾將師之大耄之年終身學道而不得遇其人徒形慨歎小子而遭際

曇陽我師其功力正與文元所說相符世緣未割不獲與萬衆觀其涅槃能無悵然雖然有二義自保焉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二 十二 上
顧敷七歲時見佛寂滅圖云當由忘情故不泣不能忘情故泣余小子幸辱 師門智豈七歲兒下又我師在世時已若天上人今雖涅槃而日臨余上亦臨亦保動息若聞豈以有無爲間此余所以不能不悲而能不爲悲者也

志氣既同一原剛柔亦當兼用然亦各有近焉何者志最忌卑故當以剛爲主氣最忌粗故當專氣致柔初春偶過山園觀潛穎動色躡屐半里間無一人意頗愛其幽獨已忽自做曰意在無人便成我相若謂無人我即是人人不能無我不可有人我相忘乃真

獨境

蓋吾目擊真人而始信三教之超合也佛教廣而深
道教精而顯儒者以維世故作用稍近耳然百行能
合一切無染即儒教亦可登乘心性不明癡着用事
雖二氏不免墮落以茲和會誰曰不然

陰符經云火生於木禍發必尅詳夫火爲木子而反
有焚尅之禍者何蓋木固火母而水又爲木母水足
乃能生木木生故能制火理也今水氣不足木理乏
生於是爲之子者不能爲慈烏之哺而反爲鴟梟之
食矣推是而反求於身腎水若足周身之火自當爲

王朱常集

卷之五十二

十三

止

心用而不爲心害其理一也然約而言之又當求端
於心何者心靜則水生而火自抑心動則火熾而水
益乾是爲交互之機爲必然之理且以金丹言之汞
爲青龍是火中之木鉛爲白虎是水中之金以分言
之水之尅火金之尅木兩者似不可相見今却和好
成丹說者以爲本是一家也吾是以知五行之理一
也末流濫觴則相生者可使相賊而俱盡窮源反本
則相尅者可使相戀而成丹故曰恩生于害害生于
恩非陰符之妙旨乎理雖在天用則由人嗚呼思過
半矣或曰子於四家生尅之理辯矣若土何居曰土

雖尅水生金而實寄於四時用主於意生尅所以向
背者也故不言而自該

問今雖覺得是畢竟作何脩曰但患不能覺覺得自
然脩問至道無爲宗脩持安能到曰但患不能脩脩
得自然無又問希夷中有物安得但云無曰但患不
能無無得自能有

至道冥冥學人當於有中求無無中生有今之富貴
家兒貪戀世樂始慕長生不能以澹泊掃除幻業却
要於飲食男女時求一妙訣覓一藥方便思立證仙
地不知道爲何物此非但却行求前却是添油助火

王朱常集

卷之五十二

十四

曉誤矣誤矣

郭子玄註莊子中有云寄去不樂者寄來則荒矣此
言非深於體道者不能至人寂而能感大公順應亦
只是識得寄字識得是寄則知寄有去來而我本無
去不去有悲來有樂而心本無悲樂得見一人落魄
無歸每以飲爲樂一罷酒則長歎若病又見一人自
幼好賭萬金揮盡不得已謝大博徒從群小博一日
無博徒輒有方致之之二人人知咲之而不知此特
其淺之乎寄者若夫貴臣之溺志乎權位也達官之
銳情乎經畫也才士之覃思乎篇什也終其身不知

其爲寄也靜言思之其寄彌深其累彌大得之則失之則悲有異乎酈夫之于麴糵博徒之于賭博于
余中年來似於寄之來去頗知一二但其下手處似
與郭言先後稍異即如官之榮辱必先見得它人榮
有與我了無欣羨一旦偶被之躬於我若無干涉先
有此心一遇退辱便如故境易處又如日用間游飲
憎合之事通覺得倘然應迹嚼來無味便好塊然獨
坐無悶蓋從不荒處下手有巴鼻不樂處自然得無
也曾爲醒樂翁賦詩云定須美酒始足樂但醒便到
愁城邊意正如此要之理無二致各於人頭有先後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二 十五 上

耳
人生都由色慾染結故根最難除然就中兩字亦有
分別大都無感而寂有遇斯生此色心也以壯而興
緣病而衰此慾心也是曰凡夫之情若過此者謂之
淫人謂之下愚超此者謂之道人謂之上智
余居常謂色根易斷名根難斷遇豫章洪陽定宇二
君子則俱自謂名可斷想獨色心誠不易除余未敢
謂然當由人所稟受自不同耶然余意則謂色想易
見名想難見一歲間於色想縱不能斷根然當其無
時則真無也吾人於名字何處不着何時不犯但日

用而不知耳若必待奔競躁憤而後謂之名根斷亦
踰東家牆而後謂色根耶分量點檢難易自見
金剛經是禪門密義達磨西來心印曹溪六祖從茲
入悟以後黃蘗要語大慧諸書不過只守得無住無
相宗旨而已所以諸旁門教皆不能及

金剛經盛言受持誦讀爲人解說功德勝於供養百
千萬億那由陀諸佛如來固無誑語然吾輩慎不可
自執爲功德何者此經以無相爲宗專爲破除一切
功德相自佛教入中國來雖權實並用而心印未明
以故梁武諸人自謂功德無量而達磨祖師直以無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二 十六 上
功德斷之且曰人天小果有漏之因此正金剛宗旨
也世尊說一經純以菩薩不住相布施如來於法無
所得爲真正使人持誦信解自然離相見佛一切福
德俱泯豈真一誦解間而可自詫謂功德勝佛耶
功名富貴但思到一死字便可味如嚼蠟與若寒灰
獨意氣耿耿之死不易磨滅然試思之本來妙明中
何嘗有此物須以無生之理照破無明之心念慮一
無所起則意氣自無所憑意氣既無所憑則血肉益
非我有擲此幻身付他幻世界打破瓦盆虛空自在
而身外之身始隱隱有可見之日矣

凡民在世所以生不齒於人道死必淪於異趣者無他只謂見得自家的苦不見得別人的苦見得別人的不是不見得自家的不是而已若能於此二言着力挽回得轉孔子必曰吾徒瞿曇不目外道存心於有善無惡者學之始也冥心於無善無惡者學之成也用心於用而不用者道之機也運心於無用之用者道之神也

天地之氣氣一呼吸而已老子云天地之間其猶橐籥乎橐籥是呼吸大者故以比天地天地之呼吸於何驗之曰以潮汐潮者氣之呼汐者氣之吸呼吸有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三

十七上

常天地所以能久也然則吾人得天地之氣以生能有外於呼吸乎呼吸一息存一息不死呼吸絕命隨之絕矣老子所謂玄牝之門爲天地根綿綿延延用之不勤非此物而何吾人所以不能長久正謂呼吸亂於所感不能如天地有常耳故至靜而後天地之根見而後玄牝之門不竭養生之主當亡踰此

林三教兆恩論道大旨多與余同而獨主易良其背之說教學者多從此入頭余謂非是玄門家本有謂玄關在背者兆恩實祖之而偶讀易艮背之說遂率合爲二耳大易明理非是教人下河車搬運工夫

求合一之理畢看金剛經便明良背四言分明是無我相無人相理何嘗有二來曰良背者以背爲能止即佛家止觀也

三教理本玄同特作用有異學者不知其同不可強而牽合之亦不可養生要訣老子曾未之道豈以文王孔子而乃示人以口訣耶顧其理則與佛經同不特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合於金剛經無相之旨即夫子所云上下敵應不相與也非即宛親平等意乎大都吾人不仁只爲有相有相只爲有情情一用事則形骸之外止知妻妾餘盡插籬置櫪不知聖人之心王奉常集

卷之三十三

十八上

澄然無我近言之則血肉妻子漠若與我無關遠言之則昆蟲草木無一不相貫浹夫必妻子而後相關者情也無間於昆蟲草木者性也故聖人良止之學只是性其情而已至此者佛氏謂之能仁老氏謂之至仁無思吾儒謂之仁者安仁

情生於戀身身死於生情故能以性感情者外其身者也若以情滅性則爲內其身矣內其身者不獨滅身兼能滅身內之身外其身者不獨生身兼能生身外之身身內之身佛家所謂法身是也身外之身道家所謂陽神是也

自無生有乃生人之本來空有還無無生之正學然究竟妙理有無原不相分了悟大乘有無俱不可著

夫因應者道之用也昔者匠石因于郢人莊周因於惠施慧能因於神秀故曰道有以因為貴者此之謂也

戲謂季長者合論佛教中之鄭康成龐居士語錄禪門中之東方曼倩

隨緣應機都無染着縱心自在亦無束縛憂喜不遂境生智慧每從內照此六祖心詮也自謂於病中得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二

十九

上

少巴鼻云

余丁亥春屬疾入秋而劇因請告歸潞園飾巾待盡而已初爲偈云自昔求真澹於今悟病鄉人間無寸罅只檢去時裝已病少間復登前偈云不擬澹爲圓安知病是鄉本來無寸罅何用檢歸裝

坐右箴云染愛染情勞神勞形有一於此必伐其生病則欽心愈則廣營營茲凡民終墮無明四生銘云勿以娛心敗趣向勿以導生墮色相勿以貪生廣祈禱勿以愛生作煩惱皆病中自課實學也

黃驥禪師心要學人北宜詳玩諸尊宿出世傳心都

只爲這一大事然未有直捷指明令人悟入者獨師示人云凡人臨欲終時但觀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圓寂心境一如但能如是直下頓了不爲三世所拘繫便是出世人何等爽快六祖壇經內載惠明和尚一跋祖云不思善不思惡那是明上座本來面目自來學人直指不思善六字就是本來面目余從子驢性穎悟能解宗門每持此以難學佛者多爲所屈渠獨自謂有解咲而不言一日以質余余謂爾未看黃檗心要耳渠却自解得明非比壇經刪削失其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二

二十

上

宗旨緣惠明和尚是個軍官出身性甚純直只是龐藏行見六祖得將衣鉢去便率衆去要搶奪一時貪嗔癡心俱動此不是思惡時景界乎及至趕上六祖潛避永鉢石土再舉不動便悔悟哀求拜禮改言爲法不爲衣來此不是思善時景界乎此時既悔前念之差又與後念之得膠膠葛葛障在胸中如何顯得正法眼出尋討得本來面目故六祖教之云汝且暫時欽念善惡都莫思量明將前後二念都掃却光光存一個如癡如呆心地承當乃示之云不思善不思惡正當與麼時還我明上座父母未生時面目來

蓋今於此際尋討未生時面目非即指爲本來也大
都直性不着一物亦無住泊人人自有自在只爲善
惡兩念障蔽不撥雲如何見得日故明於言下即悟
若有所見所見畢竟云何五蘊皆空四大無我真心
無相不去不來生時性亦不來死時性亦不去湛然
圓寂心境一如而已世尊不云乎如來者無所從來
亦無所去故名如來佛既如是我亦如是究竟無我
亦復無佛此達磨以來一派心學也

上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三

上

王奉常集卷之五十三

吳郡王世懋敬美著

批園類餘 凡三十四條

詩四始之體惟頌專爲宗廟頌述功德而作其它率
因觸物比類宣其性情恍惚游衍往往無定以故說
詩者人自爲見若孟軻荀卿之徒及漢韓嬰劉向等
或因事傳會或旁解曲引而春秋時王公大夫賦詩
以昭儉汰亦各以其意爲之蓋詩之來固如此後世
惟十九首猶存此意使人擊節詠歎而未能盡究指
歸次則阮公詠懷亦自深于寄託潘陸而後雖爲四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二下

言詩聯比牽合湯然無情蓋至於今投贈餞送之作
七言四韻援引故事麗以姓名象以品地而拘攣極
矣豈所謂詩之極變乎故余謂十九首五言之詩經
也潘陸而後四言之排律也當以質之識者
今之作詩必入故事有持清虛之說者謂盛唐詩即
景造意何嘗有此是則然矣然則一家言未盡古今
之變也古詩兩漢以來曹子建出而始爲宏 多生
情態此一變也自此作者多入史語然不能入經語
謝靈運出而易辭莊語無所不爲用矣剪裁之妙千
古爲宗又一變也中間何庾加工沈宋增麗而變態

未極七言猶以閒雅爲致杜子美出而百家裨官都作雅音馬淳牛溲成成鬱致於是詩之變極矣予矣之後而欲令人毀貌妝張空拳以當市肆萬人之觀必不能也其援引不得不日加而繁然病不在故事顧所以用之何如耳善使故事者勿爲故事所使如禪家云轉法華勿爲法華轉使事之妙在有而若無實而若虛可意悟不可言傳可力學得不可倉卒得也宋人使事最多而宸不善使故詩道衰我朝越宋繼唐正以有豪傑數輩得使事三昧耳第恐二十年後必有厭而掃除者則其濫觴末弩爲之也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二

作古詩先須辨體無論兩漢難至苦心模倣時隔一塵卽爲建安不可墮落六朝一語爲三謝縱極排麗不可雜入唐音小詩欲作王韋長篇欲作老杜便應全用其體第不可半質虎皮虎頭蛇尾詞曲家非當家本色雖麗語博學無用况此道乎

詩有古人所不忌而今人以爲病者摘瑕者因而詰病之將併古人無所容非也然今古寬嚴不同作詩者既知是瑕不妨併去如太史公夢辭累句常多班孟堅洗削殆盡非謂班勝於司馬顧在班分量宜爾今以古人詩病後人宜避者畧具數條以見其餘如

有重韻者若任彥昇哭范僕射一詩三壓情字老杜排律亦時誤有重韻有重字者若沈雲卿天長地闊之三何至王摩詰尤多若暮雲空積玉鞞角弓二馬俱壓在下一從歸白社不復到青門青菰臨水映白鳥向山翻青白重出此皆是失點檢處必不可借以自文也又如風雲雷雨有二聯中接用者一二三四有八句中六見者今可以爲法邪此等病盛唐常有之獨老杜最少蓋其詩即景後必下意也又其最惡者如雲卿嵩山石淙前聯云行漏香爐次聯云神鼎帝壺俱壓末字岑嘉州雲隨馬雨洗共花迎孟柳拂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三

旌四言一法摩詰獨坐悲雙鬢白髮終難變語異意重九成宮避暑三四衣上鏡中五六林下巖前在彼正自不覺今用之能無受人揶揄至於失嚴之句摩詰嘉州特多殊不妨其美然就至美中亦覺有微缺陷如吾人不能運便自誦不流暢不爲可也至於首句出韻晚唐作俑宋人濫觴尤不可學

六臣註文選極鄙極無足道乃至王導謝玄同時而拒符堅語如壯氣不壯維艱難引諸家句字必有援據天寶傳雅然亦有牽合古書而不究章旨如曹顏遠思友人詩清陽未可俟善引詩以爲清陽婉

兮人之眉目間也然於章法句法通未體貼其詩不言霖霖玄陰與歐陽子別旬朔而思之甚故曰霖霖以應潦也清陽未可俟猶曰河清難俟耳蓋以清陽反霖霖玄陰也其意自指日出或即青陽而誤加三點如上霖霖誤作寒霖字耳何必泥毛詩清陽令句不可解耶又如晨風之訓爲鷹而李陵晨風自從風解翠微者山半也古詩亦有別用者豈可盡泥

唐律由初而盛由盛而中由中而晚時代聲調故自必不可同然亦有初而逗盛盛而逗中中而逗晚者何則逗者變之漸也非逗故無絲變如四詩之有變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四

風變雅便是離騷遠祖子美七言律之有拘體其猶變風變雅乎唐律之由盛而中極是盛衰之介然王維錢起實相倡酬子美全集半是大曆以後其間逗漏實有可言聊指一二如右丞明到衡山篇嘉州函谷磻溪句隱隱錢劉盧李間矣至於大曆十才子其間豈無盛唐之句蓋聲氣猶未相隔也學者固當嚴於格調然必謂盛唐人無一語落中中唐人無一語入盛則亦偏哉其言詩矣

少陵故多變態其詩有深句有雄句有老句有秀句有麗句有險句有拙句有累句後世別爲大家特高

於盛唐者以其有深句雄句老句也而終不失爲盛唐者以其有秀句麗句也輕淺子弟往往有薄之者則以其有險句拙句累句也不知其愈險愈老正是此老獨得處故不足難之獨拙累之句吾不能爲掩瑕雖然更千百世無能勝之者何要曰無露句耳其意何嘗不自高自任然其詩曰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曰新詩句句好應任老夫傳溫然其辭而隱然言外何嘗有所謂吾道主盟代興哉自少陵逗漏此趣而大智大力者發揮畢盡至使吹聲之徒羣肆擗剝遇哉唐音永不可復噫嘻慎之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五

律詩句有必不可入古者古詩字有必不可爲律者然不多熟古詩未有能以律詩高天下者也初學童不知苦辣往往謂五言古詩易就率爾成篇因自詫好古薄後世律不爲不知律尚不工豈能工古徒爲兩失而已詞人拈筆成律如左右逢源一過古體竟日吟哦常恐失却本相樂府兩字到老搔手不敢輕道李西涯楊鐵崖都曾做過何嘗是來

唐人無五言古就中有酷似樂府語而不傷氣骨者得杜工部四語曰兔絲附蓬麻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傍不必其調云何而直是見道者得

王右丞四語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

太白遠別離篇意最參錯難解小時誦之都不能尋意緒范德機高廷禮勉作解事語了與詩意無關細繹之始得作者意其太白晚年之作邪先是肅宗即位靈武玄宗不得已稱上皇迎歸大內又爲李輔國劫而幽之太白憂憤而作此詩因今度古將謂堯舜事亦有可疑曰堯舜禪禹罪肅宗也曰龍魚鼠虎誅輔國也故隱其辭托興英皇而以遠別離名篇風人之體善刺欲言之無罪耳然幽囚野死則已露本相

主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六

矣古來原有此種傳奇議論曹丕下壇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太白故非創語試以此意尋次讀之自當手舞足蹈

李于鱗七言律俊潔響亮余兄極推轂之海內爲詩者爭事剽竊紛紛刻鵠至使人厭余謂學于鱗不如學老杜學老杜尚不如學盛唐何者老杜結構自爲一家言盛唐散漫無宗人各自以意象聲響得之政如韓柳之文何有不從左史來者彼學而爲韓爲柳吾却又從韓柳學便落一塵矣輕薄于遠笑韓柳非古與夫一字一語必步趨二家者皆非也

今人作詩多從中對聯起往往得聯多而韻不協勢旣不能易韻以就我又不得不忍以長物棄之因就一題衍爲衆律然聯雖旁出意盡聯中而起結之意每苦無餘於是別生支節而傳會或即一意以支吾掣矜露肘浩博之士猶然架屋疊床貧儉之才彌窘所以秋興八首寥寥難繼不其然乎每每思之未得其解忽悟少陵諸作多有漫興時於篇中取題意興不窘豈非相梁之餘材初爲別館武昌之剩竹貯作船釘英雄欺人頗窺伎倆有識之士能無取裁

主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七

談稅者有謂七言律一句不可兩入故事一篇中不可重犯故事此病犯者故少能拈出亦見精嚴然吾以爲皆非妙悟也作詩到神情傳處隨分自佳下得不覺痕迹縱使一句兩人兩句重犯亦自無傷如太白峨眉山月歌四句入地名者五然古今目爲絕唱殊不厭重蜂腰鶴膝雙聲疊韻休文三仄法也古今犯者不少寧盡被汰耶

于鱗選唐七言絕句取王龍標秦時明月漢時關爲第一以語人多不服于鱗意止擊節秦時明月四字耳必欲優秦還當於王翰葡萄美酒王之渙黃河遠上五詩求之

晚唐詩萎爾無足言獨七言絕句膾炙人口其妙至
欲勝盛唐愚謂絕句覺妙正是晚唐未妙處其勝盛
唐乃其所以不及盛唐也絕句之源出於樂府貴有
風人之致其聲可歌其趣在有意無意之間使人莫
可捉着盛唐惟青蓮龍標二家詣極李更自然故居
王上晚唐快心露骨便非本色議論高處逗宋詩之
徑聲調卑處開大石之門

今世五尺之童纔拈聲律便能薄棄晚唐自傳初盛
有稱大層而下色便赧然然使誦其詩果爲初耶盛
邪中邪晚邪大都取法固當上宗論詩亦莫輕道詩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八下

必自運而後可以辨體詩必成家而後可以言格晚
唐詩人如溫庭筠之才許渾之致見豈五尺之童下
直風會使然耳覽者悲其衰運可也故予謂今之作
者但須真才實學本性求情且莫理論格調

李頎七言律最響亮整肅忽於遠公遜迹詩第二句
下一初體餘七句皆平正一不合也開山二字最不
古二不合也開山幽居文理不接三不合也重上一
山字四不合也余謂必有誤苦思得之曰必開士也
易一字而對仗流轉盡祛四失矣余兄大喜遂以書
執苑范言余後觀郎士元詩云高僧本姓竺開士舊

名林乃知襲用頎詩益以自信

詩稱發端之妙者謝宣城而後王右丞一人而已郎
士元詩起句云暮蟬不可聽落葉豈堪聞合掌可笑
高仲武乃云昔人謂謝朓工於發端比之於今有慚
阻矣若謂出於譏戲何得入選果謂發端工乎謝宣
城地下當爲撫掌大笑

崔郎中作黃鶴樓詩青蓮短氣後題鳳凰臺古今目
爲勑敵識者謂前六句不能當結語深悲慨慙差足
勝耳然予意更有不然無論中二聯不能及即結語
亦大有辨言詩須遺興比賦如日暮鄉關興而賦也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九下

浮雲蔽白日而賦也以此思之使人愁三字雖同孰
爲當乎日暮鄉關煙波江上本無指著登臨者自生
愁耳故曰使人愁煙波使之愁也浮雲蔽日長安不
見逐客自應愁寧須使之青蓮才情標映萬載寧以
予言重輕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竊以爲此詩不逮非
一端也如有罪我者則不敢辭

常徵君贈王龍標詩有松際露微月清光猶爲君之
句膾炙人口然王子安詠風詩云日落山水靜爲君
起松聲則已先標此義矣二詩句雅堪作配未易優
劣也

錢員外詩長信宜春句於晴雪妙極形容膾炙人口其源得之初唐然從初竟落中唐了不與盛唐相關何者愈巧則愈遠

杜必簡性好吟詠至欲衙官屈宋然詩自佳華於千昂質於沈宋一代作家也流芳未泯乃有杜陵野其家風盛哉然布衣老大許身稷契屈宋又不足言矣○一日偶誦賈島桑乾絕句見謝枋得註云旅寓十年交游欲愛與故鄉無異一旦別去豈能無情渡桑乾而望并州反以爲故鄉也不覺大笑拈以問玉山程生曰詩如此解否程生曰向如此解余謂此島自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十一

思鄉作何曾與并州有情其意恨久客并州遠隔故鄉今非惟不能歸反北渡桑乾還望并州又是故鄉矣并州且不得住何況得歸咸陽此島意也謝註有分毫相似否程始歎賞以爲聞所未聞不知向自聽夢中語耳

古人云秀色若可餐余謂此言惟毛嫵西施昭君太真曹植謝朓李白王維可以當之而司馬長卿夫婦各擅尤以爲難至于平原清河急難並秀飛燕合德鸞生雙絕亦各際其盛矣近世無絕代佳人詩人乃似不足

詩有必不能廢者雖衆體未備而獨擅一家之長如孟浩然洮洮易盡止以五言雋永千載並稱王孟我明其徐昌穀高子業乎二君詩大不同而皆巧於用短徐能以高韻勝有蟬蛻軒舉之風高能以深情勝有秋閨愁婦之態更千百年李何尚有廢興二君必無絕響所謂成一家言斷在君采雅欽之上庭實而下益無論矣

高季迪才情有餘使生弘正李何之間絕塵破的未知鹿死誰手楊張徐故是草昧之雄勝國餘業不中與高作僕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十二

子美而後能爲其言而具足追配者獻吉于鱗兩家耳以五言之獻吉以氣合于鱗以趣合夫人語趣似高於氣然須學者自詠自求誰當更合七言律詩吉求似於句而求專於骨于鱗求似於情而求勝於句然則無差乎曰噫于鱗秀

余嘗服明卿五七言律謂他人詩多於高處失穩明卿詩多於穩處藏高與青鱗作身後戰場未知鹿死誰手

家兄謙獄三輔時五言詩刻意老杜深情老句便自旗鼓中原所未滿者意多於景耳青州而後情景難

出似不必盡宗矣

每一題到茫然思不相屬幾謂無措沉思久之如鋸水去室亂絲抽緒種種縱橫全集却於此時要下剪裁手段寧割愛勿貪多又如數萬健兒人各自爲一營非得大將軍方畧不能整頓攝服使一軍無譁若爾朱榮處貼葛榮百萬眾求之詩家誰當爲此

世人厭常喜新之罪衷於貴耳賤目自李何之後繼以千鱗海內爲其家言者多遂蒙刻鵠之厭驟而一士能爲樂府新聲偏強無識者便謂不經人道語目曰上乘足使耆宿盡廢不知詩不在體顧取諸情性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十二下

何如耳不惟情性之求而但以新聲取異安知今日不經人道語不爲異日陳陳之粟乎嗚呼才難豈惟才難識亦不易

作詩道一淺字不得改道一深字又不得其妙正在不深不淺有意無意之間
嘗謂作詩者初命一題神情不屬便有一種供給應付之語畏難怯思即以充役故每不得佳余戲謂河下興隸須舉遺易換正身能破此一關沉思忽至種種真相見矣

閩人家能佔俾而不甚工詩 國初林鴻高廷禮唐

泰輦皆稱能詩號閩南十才子然出楊徐下逮甚無論季迪其後氣骨稜稜差堪旗鼓中原者僅一鄭善夫耳其詩雖多模杜猶是過徐薛王之亞林尚書貞恒修福志志善夫云時非天實地靡拾遺殆無病而呻吟云至以林鉞傳汝舟相伯仲又云鉞與善夫頗爲鄉論所嘗過矣閩人三百年來僅得一善夫詩即暇當爲掩善夫雖無奇節不至作文人無行殆非實錄也友人陳玉叔謂數語却中善夫之病余謂以入詩品則爲雅譚入傳記則傷厚道玉叔大以爲然林公余早年知己獨此一段不敢傳會此非特爲善夫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三 十三下

亦爲七閩文士吐氣也

王奉常集卷之五十四

吳郡王世懋敬美著

經子臆解

易文解 凡八條

子曰君子所居而安者易之序也於戲深於序者易六爻之義思過半矣大抵六爻之義唯時與位而時位非有二也位之所在而時生焉是故原始要終因時制物而六爻皆在我掌握中此皆天地間恰好道理自然次第然非易無繇而明故君子盡心焉終其身所爲安身而立命者在此而已故曰大明終始六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一

位時成時乘六龍以御天凡六十四卦皆然豈獨乾六爻哉時就其大且始者言之耳○如乾首卦也而六爻皆龍德也聖人以爲極盛之事非帝舜不足以當之故始終傳焉初潛是耕稼陶漁時也二見是玄德升聞時也三惕是納於大麓時也四躍是避堯之子時也五飛是受終文祖時也過此時老倦于勤若不得人而禪便是亢而無終第禪位二字有難顯著於繇者故但戒之以亢以悔令當此者自思而得之也此地位甚難故孔子再歎曰其惟聖人乎非大舜誰能無亢易道蓋無所不備至於降而爲湯武之革

命則虎變之爻當之不得已而爲涿鹿牧野之師則錫命之爻當之又皆歷歷著明矣○大都有一卦必有一爻爲主如主爻在貞卦則後爻遇陰柔及剛不中正者多不吉位勢然也屯主爻在建侯之初便知其後難濟而漣如之上六隱然已見蒙主爻在包蒙之二便知其後難稱而擊蒙之上九過剛可知諸如此類可推也若主爻在悔卦則在其上者陰柔必敗剛猶可救如九四由豫而六五貞疾爲上六者安得無冥豫之咎九五顯比而上六反居其上安得无元首之凶諸如此類可推也至履九五復帝位而夬厲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二

則安得不歸其腓於上九賁六五黃丘園而致吝則安得不返其白於末爻而剝之碩果順之由頤就上爲主爻者又不待言矣○就中妙義無如蠱漸六爻而義亦相同蠱物壞而有事也五爻皆汲汲幹事至六五而用譽矣從此何加惟有求之事外耳而上陽剛足以當之故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曰不事而又曰其事明以無事爲事也漸以漸而進於位也由干而磐而陸而木而陵漸極矣過此將安歸乎惟有求之物外耳而上陽剛又足以當之故曰漸遠而其羽可用爲儀明其翔翔天飛而實有羽儀斯世功此以

無用爲用也作易聖人到此田地想出一個巢許夷齊來又爲此種人存地步何其精也○六爻皆主于位而以時出之故與時偕行則吉與時偕極則凶孔子諄諄道之矣若乃謙之六爻皆吉豫之六爻多凶則又就卦義而言別立一格以示人使之悚然知執謙而毋滯憂又不當以是例也然則君子之于易何必待卜筮而後知吉凶哉

文言知至知終解

此四句可以德業分不可以知行屬而今之說者往往以上屬知下屬行不思知至知矣而至之豈不行

朱常集 卷之五十四

三

而至終之行矣而知終豈了不與知此吾夫子道徹聖人進脩精深處與佛理爭差不多故須借禪門說比方形容纔見知至至之蓋聖學從忠信積極一旦徹悟覺得至妙至妙之理有箇實的在一箭直射到透心中然後心源靈徹睿思通徹而明炳幾先矣譬如六祖慧能聞金剛之旨而悟無住之宗參曹溪便受承鉢蓋一悟便能到彼岸也所以傳燈之後萬法皆通便會點化道明和尚豈不是佛家可與幾地位乎其在吾儒則夫子吾道一以貫之之日也夫既至之而可與幾又安用終之而始存義乎此終字今

以歸宿訓尚未得須云究竟完滿始得蓋到徹悟雖頭頭是道然功行未足還須積功累仁然後能成變化而行鬼神如六祖傳道之後却要理名潛修十六年然後出住山普度羣迷功行圓滿而作用始神通廣大豈不是佛家可與存義地位乎其在吾儒則夫子贊述六經垂憲萬世日也故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必至此而後聖學終焉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可想見矣

君子懷德章解

此懷德懷刑君子懷土懷惠小人非必定是兩樣君子小人第其言亦自有淺深不同德者天所賦四德就自然而言非別註所謂行道而有得於心也刑不

朱常集 卷之五十四

四

必是刑罰之刑凡身有律度事有典刑皆謂之刑然而刑罰之刑亦在其內不可全謂君子必不犯法曾子啓手啓足臨深履薄却爲甚來懷土二字最深最佳幾微隱約處小人心可自求有之否率性之聖人懷土之小人只爲公私一念便天淵耳不言懷利而言懷惠何也利字所包者廣懷土懷惠皆利也若欲道盡小人情態當體惠字只爲胸中障甚純是一片憧憧往來私恩小惠的心全不知有天理國法終其

身營役役彼此相 沫爲利於是背公死黨誣上行私之禍成矣故究君子之高明光大必曰懷德然欲求爲君子必要從懷刑一念始窮小人之暗昧姦貪必曰懷惠然欲免爲小人必要克懷土一念始嗚呼習俗日非聖言彌遠懷土之心人多自瞞過不勘量耳即有號爲君子中人此心未必全除而搢紳青衿責餽遺感私交者普天而是不知於懷惠二字有犯否吾以是知懷德者鮮矣

堯舜禹章解

孔子曰大哉堯之爲君也以一句起而其下每句形容其大曰則天巍巍曰蕩蕩無能名曰巍巍乎成功曰煥乎文章何其大也本不容分斷亦無二義朱子深視無名一句而淺視成功文章遂分二段若以上二義贊堯之大而下二句又爲別出其註云堯之德不可名所可見者此耳義亦殊不相蒙夫曰蕩蕩曰不可名非言其隱也言其廣運而不可以一德名耳必欲相蒙須改語云淵淵乎民無得而見焉則可用此註耳自有此註出題者遂分創而出而俗子爲講章時制者益加抑揚之辭君以成功文章爲不足道者不思帝堯之成功文章是傳等六而可以已意軒

主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五

耶則註爲之作俑也及其贊舜禹曰巍巍乎有天下而不與焉此不言堯而言舜禹以皆起自匹夫天下非所素有而一旦被之身不與焉爲尤難也妙在不與二字見其巍巍處在此而朱子之註亦覺稍膚淺曰言不以位爲樂也遂使今之俗子應制者以訛傳訛極形容二聖憂勤不暇安得以爲樂聖人憂勤時自有然非所以頌巍巍也必若此孔子當云兢兢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樂焉則亦註爲之作俑也是意也王摩詰詩乃能言之曰曾是巢許淺始知堯舜深蒼生詎有物黃屋如喬林此即儒者所云一點浮雲過太虛意如此乃可言不與乃見巍巍矣嗚呼曾謂讀朱註不如誦唐詩乎

主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六

孟子仁術章解

此孟子因齊王不忍於牛一念不能自得而反覆開之以術之一字爲言可謂巧於誘東矣朱子於君子遠庖厨却又註得甚好云所以預養此心而推廣爲仁之術也余嘗以此段令閩士普學者說之問以註意弊茫然無答比試生童亦無一人文會心者大抵吾人有一念不忍之心不發則已一發即是真性天根萌動豈能處處不發哉

去不得已亦須有箇術發付此心如齊王既見牛之
骸骸便須活他必不得已則以眼所不見的東西代
之若道靈鐘與禮憐而不救則此心隨發而隨灰矣
此天資偶合非孟子不能引得他上路見生不忍見
死聞聲不忍食肉此箇心當初人孰無之只爲經過
庖厨間見得多遭難知其可憐而奪於祭祀宴饗必
不可廢故且忍情食之一大兩次後便心硬耳如看
刑人眼便不見慘打人手滑打死了便不動心久
之不忍之心日亡日去矣故君子於此有術焉只是
不經過庖厨耳無聞目無見使此心養而未發待有
主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七

孟子尊賢使能章解

孟子識得此不仁之主之心出故諄諄爲齊宣王說明
堂堂然此又自言其中有易知者如尊賢使能可不
勞解若市廛而不征屬無夫里之布學者章章有過

未得深解大都只要說得聖人不得已立市廛關津
之心事明曉纔見得三代之盛與後世紕政大頭過
在此廛者何如今之門攤錢是也征者何如今之稅
課局是也關征何如今之鈔關等類是也里布夫家
之征後世却無非反略也意不重禁游惰而以夫里
槩派之民耳廛而不征二句俱要極意抑揚說盡言
王政只要人不逐末專務農如市上逐末者多則量
取其門攤錢少加摧挫然終不征其貨也何者征則
利之矣至於市上逐末人少則但立市官以治其爭
奪耳豈惟不稅且并門攤錢也不取何者業知其少
三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八

而猶廛之亦是利心也關津隘口設立官司止於譏
察奸暴以安吾民耳若抑勒而征商則安民者擾民
禁暴者爲暴矣廛無夫里之布頗難解當解曰廛無
夫家之征廛無里之布蓋先王之世各鄉村農耕之
外百姓便作府史胥徒若無職事便是游手之民故
令出夫家之征以困之使彼不敢游惰也五畝之宅
墻墻下以桑而鄉村間宅內有不毛者便是惰民故
令出一里之布以困之使彼不敢不種植也若市廛
之民則豈可以鄉村例之爲它逐末已是有門攤錢
了而戰戰時仍用鄉村例重復科征民豈堪命先王

之政決無此事蓋先王節用愛人助法公田儘勾用了其餘分毫不擾於民已不得天下百姓務本力穡市廛夫里之法可以盡廢今不得已些須取而摧抑之也只念在百姓身上何曾攬入一分封殖自家意思此心最古怪容易透徹天下人便曉得聖人心事青天白日無自私自利之心不但心悅誠服繼負而歸且亦各去其自私自利之心以應吾君打成一片太和世界此三代之所以王也後世却不然關名曰譏察稅名曰抑末其實何曾爲着百姓來只怕它經商逐末的少籠利不多不毛無職事之罰却都不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九

而無名橫征重科覆稅不知其幾朝廷之上既以此爲利而分任其事者人各自利又安得不從中乾沒於是天下之人無一種不困然此心亦最易識朝立法而人暮知之皆言吾君之浚我以生也豈惟巷議心非緩急不相救應亦且各生巧利規避以對付上人總弄成一箇歪世界此後世所以不古若也此一種議論從心源上講來實是如此唐宋諸儒不肯就此處究明而乃欲復井田封建肉刑以秉古治其可得乎

孟子口之於味章解

余病杜門客有來講業問余孟子口之於味章性命云何其意好高奇蓋不欲以氣數言謂總之是天命之謂性也余素潛心此章每謂朱子仁之於父子處獨主清濁厚薄言命以爲非今之爲朱註說者每至聖人之於天道輒講不來蓋主清濁厚薄濁而薄者便非聖人若從性反而言反之時尚非聖人何云天道若謂天人相通則天道又不必屬聖人大都言命只有兩端深之而言則曰天命之謂性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言性理也淺之而言則曰得之不得曰有命言氣數也性理之命可包氣數氣數之命不可兼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十

性理只此兩解並無有以氣稟清濁厚薄言者言之則是有三命矣此朱說誤也客言耳目口鼻四肢之欲雖是性却有天命在內如飲食得正味即是天命此說驟聞可喜似未點檢下文孟子之言性命初無二理即朱註尚謂下文命字與上文不同况尊崇命字下文如何說得去且孟子道性善不曾說出命字而恒言得之有命安得於此而獨言天命耶故余所解總主氣數說前後似相照應而無弊大率云耳目口鼻四肢之欲與生俱來人人俱要如此全無做作此非性而何但只爲得之不得有一命在人心惟危

若不曉得有命而一味以爲性之所有其勢必至求所不可必得夫人潰道義之防而恣一身之欲只謂太認一性字故君子於此必以命勝之不言性也至于仁義禮智之於父子君臣賓主賢否本自相屬的如何却言命譬如仁必通於父子而舜之遇瞽瞍却是命不好如註云晏嬰智矣而不知仲尼豈不與吾說相合第不當復云氣稟耳聖人之於天道何以同於仁義禮智蓋天人本自相通凡人人理不盡故天道不屬若聖人之至也故天道屬焉又胡以言命如堯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急切感格天地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十二

老子絕學無憂章解

此章本自只要人斷去世情以求先天之氣言人有一分學便有一分憂若減得一分學便減得一分憂

倘能絕之則可以無憂矣蓋憂生於分別較量此等心都從學習來如唯阿兩字便認做多少懸隔不知其相去實能幾何推之至於善與惡也只爲世人認得遠了其實猶唯阿爭差多少世人從此日夜學習展轉多憂多畏我若道是人之所畏也說不可不畏隨他脚根汨沒塵埃苦海中如何得了故曰荒子其未央也夫人以分別計較爲憂爲畏故就中討得些便宜熙熙然便道快活有滋味如享大牢登春臺我既不與世人同憂同畏亦安得與世人同樂不見未孩之嬰兒思慮未萌安知何事爲樂正由未經學者也我泊然於未萌之天獨若嬰兒此時此心若白雲乘空無所歸着是衆人於憂畏愛樂之情何等有餘我一切都遺棄豈不象一箇愚人之心哉我既似愚它却自智故以昭昭察察歸之俗人而以若昏若悶獨歸之我其狀又如海如漂風無止然皆是愚的意思豈但如愚而已衆人皆自謂有以而我且爲頑爲鄙愚之至矣夫我所以異於人者何世人熙熙只爲不從生身處求食如嬰兒生母腹中後還從母腹求食故尚有泊然未萌景象不知吾人亦自有氣母生身前以來者是也能於此求食三天沉湮受用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十二

不盡學能學世人之所學以自取憂畏哉然則莫智於俗人不知却是大愚莫愚於嬰兒不知却是大智學道者於此討分曉吾身中嬰兒便可抱胎矣

讀史訂疑 凡十五條

南宮适之爲南宮敬叔見論語註古來皆無異議獨予深非之斷以爲二人也聊具數駁以豁羣疑按史記孔子弟子傳南宮括字子容而述論語二條以實之初未嘗云是孟僖子之子孟懿子之兄也而索隱註遽云是孟僖子之子仲孫閱論語註遽云謚敬叔孟懿子之兄史無其文也可疑一也适見家語一名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十三

紹是适已有二名矣而左傳孟僖子云必屬說與何忌於夫子索隱又云仲孫閱是又二名天下豈有一人而四名者乎可疑二也孔子在魯族姓頗微而南宮敬叔公族元士遣從孔子時定已娶於強家矣豈孔子得以兄子妻之可疑三也禮記檀弓載南宮敬叔反必載寶而朝孔子曰喪不如速貧之爲愈也若而人豈能抑權力而伸有德謹言語而不廢於有道之邦耶可疑四也愚以南宮敬叔之與南宮敬然二人矣後世孟浪者合而一之耳請以質之識者

班史非安世傳安世兄賀有一子早死無子子安世

小男彭祖宣帝以賀舊恩賜謚陽都哀侯彭祖封陽都侯明爲賀嗣而文乃曰賀弟子侍中關內侯彭祖何也又曰賀有孤孫霸年七歲拜爲散騎中郎將賜爵關內侯食邑三百戶此益可疑既云子死無子而孤孫霸何從生既名爲孫何不令襲爵而以弟子襲耶傳中言安世子千秋延壽彭祖傳末復叙千秋之才爲霍光所歎千秋長而才當襲然竟以延壽嗣侯必千秋早死亦當道出此等處亦未可謂不踈也前漢書游俠傳遂族郭解翁伯解族滅當無後而後漢書郭伋傳高祖父解武帝時以任俠聞爲伋曾祖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十四

父者何人也蔡文姬傳曹操素與蔡善痛其無嗣蔡伯喈後絕矣晉蔡充別傳乃曰充祖睦蔡蔡孫也睦父爲邕子竟是何人又邕女傳止云文姬晉羊祜傳云祜蔡邕外孫其母必非文姬矣邕尚有別女耶至祜討吳功當遷爵土以乞舅子蔡襲襲得爲關內侯是襲又伯喈孫也伯喈遂有兩孫何得云無後耶及觀蔡邕傳云祖睦是蔡邕叔父質之後也睦又非邕孫矣邕本無後而蔡氏以睦父後之耶

後漢書范巨卿式傳汝南張劭垂死不許到憚爲友而後事巨卿又所載登堂拜母事甚詳是謂劭外

無死友矣而鄧道元水經註乃云巨卿與汝南張劭
長沙陳平子石交驛爲友矣不知其言何所本也
道元極稱博洽定非無稽第不應與正史互異如此
○晉羊祜唐褚遂良陸贄皆千古忠賢然褚陷劉洎
幾同宋之問輩贄實參小史亦具載之祜爲人最
諫讓本傳云王佑賈充裴秀皆前朝名望祜每讓不
處其右而山濤傳乃云羊祜執政時人欲危裴秀濤
正色保持之由是失權臣意出爲冀州刺史謂權臣
非祜而何是祜一舉而傾裴山兩賢也然歟否歟褚
陸事顯人皆知祜事最隱故標出之

主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七

偶閱古今來紕漏之事不檢點而輕於註述者六臣
註文選謝眺和王著作八公山詩謂謝安與王導共
破苻堅十歲兒皆能笑其繆何良俊集語林註陳咸
用漢祖臘云御史大夫陳萬年子咸元直有異才官
廷尉監累遷尚書是以兩漢書爲一傳而陳咸爲一
陳咸也萬年子咸以憂卒於成帝世後咸是陳龍曾
祖卒於王莽篡漢後年代相遠官不同地亦不同第
鹿門坤批評漢書史丹傳與丹之不附定陶太后卒
以免官一節乃其太節也漢書何不以見之本傳而
以見之傳傳似非史記大體處其批師丹傳立定

陶王爲皇太子以丹爲太子太傅云輔太子一節本
丹一生功業而一節本末亦具在此是始終以史丹
師丹爲一人也史丹所護太子乃成帝師丹所傳太
子乃哀帝史丹卒於成帝世不附定陶太后哀帝時
事漢書明書是師丹與史丹何與而妄批至此若謂
批評本謂師丹則師丹傳叙不附丁傳尤明何以云
附之傳喜傳也陳咸傳稍隱且註謬猶可恕鹿門欲
譏彈班氏不應譌繆至此豈刻者非其手筆或他人
傳會而誤刻耶至又批李廣利傳曰武帝以寵一姬
欲封其兄弟遠行萬里開邊釁卒因中國已而以巫

主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六

蠱事案誅李姬而李廣利以貳師將沒於匈奴天道
好還如此案誅李姬不知何據坤素博洽豈李夫人
傳及詩竟終身不寓目耶巫蠱事在李亡後弟延年
以此誅耳恐誤後學不得不一拈出辨之
靈寶之西函谷之東有瀾直下黃河曰弘農瀾大明
一統志載之云宋避英宗諱改爲鴻蘆瀾余竊疑宋
爲太祖父諱弘殷耳何必並農字改之英宗初多及
後更名但不知弘字以爲英宗者尤誤也後閱王得
臣塵史始知其大謬不然得臣曾修陝志云靈寶之
西有瀾曰瀾瀾不知其名之因也比見水經云縣有

鴻臚園地是永津渠沿注故謂斯川爲鴻臚淵於是知洪溜語之訛也灑然始悟當時俗名是洪溜原非弘農所謂鴻臚者即得臣援證水經脩志時改之耳彼自云鴻臚非云鴻臚也得臣政和時年八十所著書正當英宗前後何嘗有避諱之說乎蓋陝州古名弘農而是淵先名洪溜後名鴻臚其聲近於弘農稽大強解事遂以意傳會其說以爲復古而名之事固有雅而非真者予故拈出之以雪斯淵之誤名今靈寶人亦順呼爲弘農無有知其非者仍當稱鴻臚爲是不然稱洪溜猶是宋以前語也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七

湖州有毗山一統志云唐刺史柳渾讀書其上有讀書臺址山今爲尚書潘公所得命予作歌亦具言柳渾事予爲證其誤非唐柳渾乃南齊柳渾也渾是渾六世祖爲吳興守時有亭舉木葉下隴首秋雲飛句時人目爲柳吳興故當有讀書臺耳考唐書渾未嘗爲湖州刺史安得至毗山當時修志者不學乃爾

岑嘉州詩魚龍川北蟠鉢雨鳥鼠山西洮水雲以魚龍對鳥鼠絕工然讀水經渾方知魚龍乃龍魚也水出五色魚俗以爲靈故稱龍魚水又曰龍魚川嘉州去遠元未達身所經處豈當倒呼定是後人校書者

誤易之耳校刻者仍軍作龍魚爲是是水一統志亦不載又一缺典也杜詩水落魚龍夜山空鳥鼠秋亦然未知竟是誰是

世說新語載殷淵源語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語輕薄而大有意韻晉書易一字云我與卿周旋久以卿易我一字而義聲壞豈庸諸賢不能解此趣耶吾意定是後人校書淺陋者繆改之若韓吏部子金銀車耳

中酒二字始見於徐邈傳中聖人義如中着之中而音反從平聲樊噲傳項羽既饗軍士中酒顏註云飲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八

酒之中也不醉不醒故謂之中義宜從平聲而音乃竹仲切何也亦猶中興之中音同竹仲耶按中酒二字來歷之古無如噲傳而義乃別取不爲後人語柄余故標而出之

余兄嘗言玉蘭花古不經見豈木筆之新變耶余求其說而不得近與元馭學士對坐偶閱茗溪漁隱曰感春詩辛夷花高最先開洪慶善註云辛夷高數丈江南地暖正月開北地寒二月開初發如筆北人呼爲木筆其花最早南人呼爲迎春余觀木筆迎春自是兩種木筆也紫迎春色白木筆叢生二月方開迎

春高樹立春已開然則辛夷乃此花耳其言如此洗然有悟今之玉蘭即宋之迎春也亟呼元馭曰兄知玉蘭古何名乃迎春也元馭疾應曰果然昨嶺南一門生來見玉蘭曰此吾地迎春花何此名爲玉蘭其奇合如此乃知迎春是本名此地好事者美其花改呼玉蘭而嶺南人尚仍其舊耳據叢話言玉蘭是迎春迎春即辛夷即木筆也然今北方有木筆而絕無玉蘭則王摩詰辛夷塢果是何花豈古有之而今絕種耶第花以辛名今玉蘭嚙之辛而木筆不然又似若溪之說爲是夫玉蘭之爲辛夷未可定而其本名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七

爲迎春則自今日始知也嘗恨山川草木鳥獸之名古今不合多如此類是故惡夫改者近閱宋小說又有名爲白辛夷者則木筆當爲辛夷而迎春白辛夷玉蘭本名審矣

玩物喪志先民所規然而宗器之陳寶玉大弓之守古人未嘗不重也今世人有不好古者以爲用無當穀帛而視等子瓦礫且謂古物何憑類多贗作耳至溺意好古者一聞是古物輒便歎賞都不別白精麤殊不知古器之中精麤既殊貴賤迥異按漢書梁孝王有鬻尊直千金鬻古雷宇註云刻爲山雲雷之象

以金飾之大抵商金類也孝王時去古未遠而尊價已值千金蓋精好之極假令其尊尚存不當二千其值耶持是以論古物貴賤可知矣

王右軍曾祖即丘子諱覽祖侍御史諱王故右軍書蘭亭記覽字加才它書正皆作政字以示諱也後人不知相沿用之以爲古不知其於義無也余故表而出之爲書家一刊誤焉又如唐人諱虎以虎林爲武林諱曷以丙丁爲景丁諱淵以殷淵源爲深源宋人諱恒以田恒爲田常諱桓以齊桓公爲威公諱貞以王文貞旦王文貞曾俱改爲文正其真諱文正者

王奉常集

卷之五十四

一

范希文司馬君實而已在後世俱當改原文而一切沿用不知其非何也唐蕭至忠素有雅望後附太平公主以進嘗自主第門出遇宋璟璟曰非所望於蕭傳蓋取潘安仁西征賦中句殊有情實司馬溫公作通鑑遽以臆改曰非所望於蕭君也雅俗迥別矣豈以溫公而不讀文選人故是識趣爲難耳

王奉常集卷之五十四

王奉常集六十九卷

江蘇周厚
堉家藏本

明王世懋撰世懋有却金傳已著錄是集賦詩詞
十五卷文五十四卷第五十二卷曰澹思子第五
十三卷曰藝圃擷餘第五十四卷曰經子臆解易
爻解皆所作襍說筆記附編集內者也世懋名亞
於其兄世貞而澹於聲氣持論較世貞爲謹嚴厥
後藝苑卮言爲世口實而藝圃擷餘論者乃無異
議高明沉潛之別也但天姿學力皆不及世貞故
所作未能相抗耳朱彞尊靜志居詩話云敬美才
雖不逮哲昆習氣猶未陷溺斯持平之論也

關洛紀遊稿二卷

〔明〕王世懋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關洛記遊

稿二卷》提要

關洛紀遊稿叙

東海屠隆撰

夫人貌天行其敬美先生之遊乎先生天才藻逸少與伯氏並馳文譽為海內宗逮其中歲聞道業已厭薄雕龍含華葆真登于太上天下之物無一足驚其神者然雅不廢遊則以替

本一

學使者之勅西入函谷躡太華涉軒轅之墟討周漢之故無何而飄然投劬黃冠布袍乘一舸艤下龍門三峽經黃河長流而折長年津吏莫知其為習學使者入洛遊嵩山少林觀初祖面壁處與高衲講經譚道歸而掩關矣諸所遊歷咸有紀先生道者

夫道曷遊也遊又曷紀也吾聞之至人揮斥八極震旦猶隘故老氏出關列子御風蘆浮杯渡縱覽山川乘理徃來觸實蹈空以自放焉然後收其跌宕揮霍之氣返于冥寂據片石而栖抱烟霞而瞑則虛靜極矣先生之伯氏文掩千秋位至九列生平宦遊

本二

車轍馬跡半天下北其歸也一授記上真而萬緣立盡則上根法器之遊于頓門也先生之與伯氏其擣莠振藻同其名躋玄錄又同清都美譚何必臧茅氏兄弟哉蓋昔者老氏西出關為關尹留五千言而去今先生之闕洛紀遊其庶幾五千言之亞邪從

此掩關將欲求先生之單辭隻語不可得是斯文之鴻寶也或謂先生耽烟霞之癖而薄鐘鼎之嚴功業未竟瞥焉抽身以為太早是惡知賢達之致也子房赤松長源辟穀季真鑑湖貞白華陽標韻林壑汎照縉紳傳諸後來以薦盛事豈可

本三

聖朝而無若而入乎快哉茲遊是乃先生之所以減跡五嶽者也余蓋為之張張心動矣

萬曆九年九月晦日

紀遊稿

瑯琊王世懋撰

平原陸遠校

關中紀行

萬曆辛巳春正月余奉督學副使勅之關中
例無部符潛行逆旅以二月之十日入潼關卜
任吉於十有三日時巡茶使者病在告候之未
獲見乃侵夜行屈指別華嶽三峰已六年矣幣
於關外見之為賦一詩志喜書於潼關傳舍中

紀遊稿上八

一

及抵華陰月色微茫中依稀見之而已宿一昔
復以五鼓行歷華州度渭南至臨潼宿馬凡所
謂始皇陵鴻門新豐皆不暇問曉發溫湯下亦
不及視蓋皆昔游又恃異時行部可徐覽也灊
水瀾漫官橋岍柳南山蒼翠依然故景自是入
長安城凡百餘日足跡所出東不過景龍池西
不過金城寺南不過大小雁塔而已景龍池者
故唐興慶宮地也列栢皆合抱奇狀花萼樓遺
址歸然前峙礎柱猶存斯理皆非今有稍西北

曰凝碧池曰沉香亭素湮溝其後古木蒼藤交
其前今為秦王外苑故結撰完整令人有懷古
之興董中丞昔邀余遊其地俱有詩見刻亭中
秦地之勝無過城南蓋終南障天列若画屏郭
杜盤屋諸縣在其陰有仰天池諸勝處不可殫
記每登城南樓悠然縱目白鹿原雁塔俱在履
迹下白鹿原坡陀曼衍漢文陵在焉雁塔即唐
慈恩寺也塔高宏中空下銜褚河南聖教序二
碑石如銅完好不蝕四周石柱多唐宋人鐫名

紀遊稿上八

二

字皆奇偉塔之南為曲江今皆為民田無寸水
矣折而西北為小雁塔寺以薦福名塔雖不及
慈恩而寺有方丈甚偉然揔之不及金城金城
在城西十里古無名寺深半里許殿閣松杉之
盛甲於長安蓋秦王香火也北登城樓可望涇
渭平原蒼然九嶷諸山隱隱可指而最高可見
者曰嵯峨城中國亭大率多牡丹獨秦王府最
為鉅麗府西東皆有池館極水竹花木藥欄流
觴之盛每花時中人為具召得徧覽江南諸名

園不能過也在省凡四考貢生一試邠乾七州
縣生童時已五月念上郡北地可避暑乃以廿
七日出省北行然時已萌去志須考竟延安一
府乞休是日夜抵三原而渡涇渭而高原遙邇
介南渭北涇之間北望嵯峨蒼翠漸逼居三原
一日就訪溫光祿純光祿有時望在告與余善
渡河訪之見端毅公故里棹楔聳然憑式蓋三
原有南北二城皆在峻坂上中介清峪水水抱
北城而流故縣治雖在南城而縉紳世家皆住
紀遊稿上八

三

北里則堪輿之說信矣光祿留余飲道舊是日
暑不可耐次晨謁文廟與諸生講習閱宿始北
行三原城南北皆膏壤殊勝長安行城北十五
里有村負山而居曰文德皇后故里按長孫后
洛人不知何以生此自是而北皆重山瘠土無
復沃野望矣行久之入富平界見人家流水垣
內綠竹萬个或激泉為磨流聲滿澗之皆羅
州左氏別業也稍前瀕大川而行一棹橫顏之
曰漆沮既同乃知二水所合處也更前望耀州

城出平沙巨磧中左右兩山夾之左山為五臺
慈玉諸峰五臺者孫真人思邀得道處也山有
洞有洗藥池為詩紀之停耀州再宿有所候未
至復與諸生講畢遂疾馳同官縣先是山皆積
土亡奇及茲而北萬山綿亘巖巖石出日夾沮
水而行登頓甚矣而耳目之奇亦應接不暇同
官縣者古銅官西安北盡境也縣小而固右有
高山民寨其上為邑障甚雄而去城東北有孟
姜女祠相傳姜女負夫骨慙此山下頓極而逝
紀遊稿上八

四

土人哀而葬其夫婦後祠之輒有金釵之異云
往返時非旦則暮恨不及一酌僅以短歌紀之
而已自此三十餘里至金鎖關而陡陁而上
沮水澗其外天設奇險也關有巡檢捍之嘉靖
間虜嘗大入游騎至此故增設亭障而梁於澗
上關之北十餘里山皆奇石鐵色而澗東澗甚
急澗石怒恠撐拒沮水流石間鏗鏘作響潄洄
多態微有廬山三峽之致山無通徑徑窮輒渡
亡慮十數樂之使人忘倦出峽至哭泉始與沮

水別為延安府宜君縣境宜君縣者在延安
大而甚故邑城在山半下視如傾入其城頽垣
毀磧慘然有出塞之悲焉自宜君至中部皆行
萬山中山高寒六月無暑然無他奇也行十重
而近見一碑曰軒轅黃帝臺下視諸山一山突
起而萬木鬱然訝非尋常問之為黃帝橋陵也
其山中空沮水昔流其下故曰橋山不知塞於
何年水經城西南流矣自軒轅臺紆行久之始
見沮水湯湯中部枕橋山出焉千家驛栢下鱗
鱗可觀其東一坪垣其上者為古坊州則唐刺
史所居也先是一日雨沮水驟漲從者皆昇籃
輿渡入城一飯即行並橋山而北瞻眺久之記
一詩而去飯於隆坊鎮隆坊鎮者中部之屬里
亦古牧地居民頗稠出鎮而北即山為平陸禾
黍鬱然一望無際頗似沃野行久之入邠州界
上下峻坂舁夫喘吁忽下瞰一川有城臨之曰
三川驛即古三川縣杜少陵避兵處也三川者
黑源華池二水合流至驛東南與洛水合故曰

紀遊稿上八

五

三川少陵詩有觀三川漲者即此水也土人多
曰葫蘆河唐人詩所謂葫蘆河者似不在此下
坂紆行里許始入驛觀壁間詩版知有少陵遺
蹟便欣然訪之出驛稍涉溪而南山石削立如
斷上多前人題名有刻少陵門榜一聯云自土
石間得之其語似後人贗為之若然刻痕已糝
糊矣土人云少陵有窟室在山上余匍匐泉石
間經崕崎而上得之一土窟耳何所證為少陵
居獨其下泉灑灑自土中流出循澗石而下注
於溪差具覽勝耳返宿驛中晨起大霧葫蘆河
闊半里許輿夫從霧中渡甚艱行六十餘里下
坂見泉從峡中出石梁梁其上知邠州城近矣
度梁而上始見洛水洛水者出自慶陽洛源納
延安諸水而來其濁過渾非南洛水也洛傍地
稍肥土人引水灌畦種稻見之欣然若遇故人
漸近邠州州城壯麗南北皆為三城門設樓櫓
甚具東為二城城與山上下惟西逼洛僅一重
城備兵使者胡君居焉胡設酒北城樓邀余驛

紀遊稿上八

六

以異日蓋州亦一會考處也是日疾馳九十里至甘泉縣宿已入更矣初出邠州俱並洛水行有巨石浸河濱好事者勒名其上已復渡洛獨余以輿夫涉而騎者俱坐方木中人推而過已經溫泉甘泉皆有居民巢山間泉涓涓流入於洛溫泉出山已涼甘泉則縣所由名也自甘泉以南洛水奔流頗巨甘泉而北漸作細流凡三渡皆僅沒踝云凡邠延間居民依水成聚必於山巔築一堡以防虜至奔據之也亦危矣行久之

紀遼稿上八

七

仰視一山甚峻上有小城意亦民間避寇堡耳已乃盤旋而上竟至其所曰野豬峽公館設焉蓋延安孔道也自茲千峰萬壑洛水不知所之矣已忽循一澗流水潺潺初以為洛水視之乃北流者先所見諸水皆南流獨此北流蓋自甘泉別山中出掠延安府南而併入吐延川實為一郡堪輿之勝云其水漸近延安壁為巨川水漫流其中而傍皆大山巨石似無地可郡者遠視僅見一浮圖山半而已如是行五六里入山

坳始漸有地居民猶屋兩山間行稍北乃見關廟城郭其城周遭不甚廣而四面皆山獨北面山卑有隙地此走綏德路也府學在北門外余至三日行香集諸縣生儒講畢乃始鎖闥試士試闈即察院也地頗據高四面皆寇南曰嘉嶺山范文正公知州時所題名也浮圖在焉樹木疏秀諸繚垣室宇楚楚可望其西土山峻甚而城其脊山之最高處設為城樓巋然空中亦奇觀也而最勝者曰東之清涼山吐延川在城東

紀遼稿上八

八

而清涼山又臨川之東然近似可咫尺而攀也相傳屍毘王脩行處故上有屍毘巖清涼寺所由建也而川別名濯筋水則以屍毘王嘗濯筋於此云山之北巨石崢嶸下若瞰川水其傍有仙石洞又南為萬佛洞內刻大小石佛萬餘試院中望之歷歷如遊每月出山上臺閣參差如畫尤為絕勝余初擬試畢一登會開臺諫指論曇陽仙傳事者旨雖不行余詎不可留遂而移疾乞休而身竟返潼關候疏以試事畢之明

自六月二十四日冒雨行清涼山竟不獲登為
四絕句書傳舍以寄意焉是日雨歇過甘泉不
停復並洛而行始觀陽河真武宮宮在高山
上初一道者居之以善相人積施構宇甚麗樹棹
楔於河東官道望之殊可觀也夜宿郵亭次晨
渡洛則河以夜雨驟漲不可渡矣馬皆浮而過
甚險余輿亦載方木上數人浮而挽之蓋洛水
泥如厚漿故人馬易涉耳至鄜州則試院已啟
諸生喁喁望留為之愴然是夕復宿三川驛凡
紀遊稿上八

九

兩涉大川矣次日至中部得家信作王和石報
書為停一宿晨興念城西有滴珠泉未觀為一
停車泉有亭正據石壁下前為一石池植水草
其中巖在亭西泉滴滴下流入池中前臨大谷
多產甘菊故又名花珠疑即一統志所謂一線
泉也午過宜君天微作雨狀行荒山中山花爛
發亦足娛目至哭泉鎮始觀灌木清泉哭泉者
世傳孟姜女過此渴甚哭而泉湧土人祠之祠
前亭其井所謂哭泉也下車揖之而過再入同

官峽歷金鎖關凌沮水不能舍深夜始至同官
宿焉翌晨抵耀州念補考諸生自遠來不可瀆
令空歸乃即堂皇以州守監試而余察其後甚
嚴試畢去取如法不敢縱始作再移及諸僚揭
帖書疏猶恐未諧遣人之邢子愿所託其從吏
而臺子愿時察河東於法亦當告者遂於大雨
中遣一敕印吏書為必不可留計時七月朔日
也翌晨雨霽由間道趨富平駒從鼓吹悉屏使
人人知必去矣初自三原來從西道故不能詳
紀遊稿上八

十

二水分合及是出耀州城即從大川中行始見
漆沮二水流吾西腋間蓋沮水自州城後折而
東經五臺下南流而漆水忽自城右至按圖經
當從扶風武功來者大都一統志言二水多未
真的不若身歷之為真也時雨後二水各挾怒
奔流匯為一川波湧聲沸車涉沮而東並河行
久之舍去時秋氣初爽川原平衍禾黍茫茫而
余驟解組艾覺身輕安所觸無非美景遙望龍
山一帶白雲滃鬱必之峰尖隱現雲際漸近漸

顯始知為少華諸峰也抵渭以一炭舟濟洪流甚駛抵岷入渭南時余已不樂居城廨而適聞巡茶使者至擬覓山民家避之攝令來言城南南氏園亭可憇也欣然就之園在豐原下積泉為池種柳開徑為室二層池蓮圍果披紛纍垂頗愜幽意時天熱甚賴此園亭解帶搖扇始余以六月居延安夜不敢簾寢中堂輒涕下至是已七月而熱頗倍之其地氣頗異乃尔南氏者故吏部南君軒也堂曰姜泉書舍則其父憲副

紀遊稿上八

士

君別號也南君雅慕余願以酒肴來余力辭之約以夜過為對談良久出天池新茶與啜而別翌辰遲使者不至則以停華州飲入賀官故為居一日作姜泉二詩南君意也南君偕其從子進士子舉人俱來謁謝別去以侵晨行入華州小憩復行華陰道中過崩山下時蓮池水溢紅蓮開十餘畝稻畦柳岍青山流水覺江南人家不知稍東而太華三峰摩雲突兀蒼翠撲人若遠若近若去若迎真神仙境也宿華陰一昔

晨趨潼關過嶽廟下入謁金天王廟宇雄麗柝森列令人肅然起敬然制度猶在東嶽之下出門見三峰正當其前石笋縱橫黛色如滴玉女蓮花仙掌爭妍競秀因歎居人日在仙都而不自知也先是出使時由青柯坪上至南峰頂華嶽之勝幾窮而嶽廟頗未謁也乃以一排律頌之書於潼關傳中初余所取華州華陰二貢生皆感余教自奮不願入太學及是失望爭迎泣挽留余令至潼關日與論道課文而潼關劉

紀遊稿上八

士

使君佳士也雅敬余日載酒過從傳舍有高臺可四望潼山使君每來坐月下談樂至忘返時兩臺雅知余志不可奪而同年朱方伯為居間甚力遂得速題乞骸疏以七月十三日長驅出關矣生平慕說關中古帝王遺蹟六年之間兩至其地不可謂無緣矣而類若有靳其遊者武功邪岐之間有伏羲畫卦臺周家豐芑之蹟多在焉褒斜棧道古稱天險終南太白崆峒吳嶽皆名山也而不一至為負多矣若碑版之盛以

在長安學中唐玄宗孝經四面穹碑碑窠完整
石經為地震傾折者多與聖教序夫子廟堂碑
皆斷碑其餘顏柳諸碑皆完好如新王右軍千
文是鄭駙馬潛曜書懷素帖聖母律公稍佳餘
皆無足道矣政求殘碑斷碣漢魏間人一字不
可得可恨也聞始厄於向拱之募打再厄於韓
頌之灞橋三厄於開平之築城豈其然乎余兄
元美每以不識關中為恨書抵余云歸時可作
一記以當汝兄卧遊恨所歷覽厖厖止此歸索
紀遊稿上入

十三

奚囊中得無重失其望乎七月廿三日世懋識
於黃河舴艋中

游三門集津記

余以萬曆丙子過陝州時未知有三門集津勝
也閱辛巳以關中督學再過心願一遊會騶者
告不便止是歲七月移疾乞休至陝念茲行失
不一游異日龍門砥柱徒為夢語問之逆旅主
人云自陝東北行可四十許里而間道出張茅
僅廿餘里乃謀以行李至張茅待而身從同行

紀遊稿上入

十四

姚子及兩奚奴跨一騾徃且計其地天下奇必
盛集民舍姑以乙壺酒掛騾旁升米付奚奴囊
之初行北門皆狹路已稍就平時日帶微陰四
山蒼翠漸逼黍稷木繇之盛頗不倦游目久之
上下山坡始見黃河流山中已漸並河而行十
里許望隔河山木龍葱云是三門河神祠載歷
二址見山石突出乃舍騎步上時猶無所覩但
河流忽如弩矢知異尋常觀矣稍前則三門出
焉三門者北曰人門中曰神門南曰鬼門蓋河
勢自北而南鬼門之上水高丈餘陡落峽中故
三門中獨稱鬼門自鬼門望神門勢不數丈其
石尤奇第千古來無計可登其上有員跡太於
孟深尺許宛然似馬蹄狀土人云大禹馬足所
印也竟不解其所以又北岍石上鑿方穴三應
數十云是禹架飛梁者然水勢如此不知當時
何以施斤斲之功古稱神禹殆不誣矣其山高
厖三四丈水痕上沒去頂數尺豈其懷襄時癘
猶在耶余乃捫蘿而上至險絕處據石坐焉出

歌中吟酒酌之酌數杯下視澎湃碑匄窮其異
態返下山麓前行入大禹祠荒蘚斷碣神像剥
落門垣不鍵慨焉太息而出然祠故隲地也前
視正當砥柱砥柱者亦河流中一山其斷處稍
近北岬挺生一石伶俜卓立隆上銳下狀若舞
女與今画工所圖絕不類土人謂之將軍柱云
佇視久之四顧悄然寂無人烟按一統志云有
開元寺有唐太宗勒石銘今皆漸泯無存矣先
君按鹺河東時嘗遊此題詩勒石今亦不知所

紀遊稿上八

十五

在或當在隔河耳頃之一賣桃者自山下詢之
其人云向故有民家及諸碑碣達官來游者多
民害之皆埋碑徙舍去余自笑若我游者安得
至是又指謂余云去此三里外尚有一柱遠恐
不能往矣於是更前選石前可視砥柱後可視
三門與姚生布坐其地削脯割桃盡一器酒而
別時將亭午赤日中跨驪上山覓一居民問路
行未數十武則民舍參差出矣至一家前有綠
樹蔽翳門施一榻因就借憇焉出囊中天池新

茶命奚奴入借水烹之施褥榻上曲肱微吟以
待茶至啜之山水佳甚甘香觸膺即沆瀣三踰
也主人出鮮棗啖我而奚奴所煮囊中米亦熟
遂飽噉而去主人謂余曰走峽石路遠而平走
張茅即近有番溝二柰何番溝者俗言下峻坂
也顧先與與人約已可柰何主人挽余驪而送
別酬之以金固辭至棄之道上不顧而去其人
豈隱者歟自是崎嶇偪側紆回上下不知幾十
盤下視黃河若遠若近忽見一石屹立河中轟

紀遊稿上八

十六

轟有聲則前土人所指是也路徑彌窄且騎且
行亦時有居民丁丁伐木殷果兩下峻坂至澗
底濯流泉足力疲矣仰見前山壁立羊腸而上
扶掖登頓二里許始獲就騎赤日團陸吻間出
火從却婦乞一甌水吸之立盡乃縱轡行出張
茅大道日尚未下崦嵫遂亟就輿前遂行李四
十里而宿蓁養久騎走間道委頓幾不能支然
以一游三門集津愜生平奇慕為快買下估舟
入黃河無事得憶往勝作一紀一歌亦云有好

奇癖矣七月廿七日損齋道人王世懋識

宿暖泉寺遊嵩山少林寺記

余以東還困於顧募之費乃謀買小舟自洛入長河既抵洛陽即以一僮先令至孫家灣覓舟孫家灣者負山面洛去偃師縣東二十里而近余未至偃師僮來言已得下賈舫艫日下春抵灣欲入舟舟人告未備乃之暖泉寺宿焉寺在洛北兩山夾泉下注於洛循澗入可一里許見石上流泉瀾漫居民就泉種稻稻香四發心殊

紀遊稿上八

七

樂之已入寺寺頗窄僧貧甚就中庭施坐憩焉已乃携姚生出寺觀所謂暖泉者僧指示泉出處縷縷潛布而已入溝始涓涓有聲已滙為一大池池底如碎珠上溢不可勝數其泉至冬時暖甚夏秋間溫於他水而已余步臨池畔目翫萸柳手弄珠泉忽舉頭見南山一帶蒼翠異常問之即嵩山二室也為程幾何曰七十里而近余東躋泰岱西登華山南上匡廬太和獨以中嶽未游為平生歉見此不覺神飛即謀以二日

往返不至滯長年而姚生亦相從更遂命僮募土人舁輿決策裹糧乃返方丈飯畢遲月且上顧謂姚生曰若知吾待月意乎出此百武外泉流大石上真佳境也不可當吾暇失之生曰吾固念此乃挾乙瓢酒削囊中脯出寺行久之至石間蓋其地三泉所會也暖泉之東泉自山北出者為大澗暖泉據高西南行至石間始欲下墜入澗而山之西忽一澗旁出水淙淙東注與暖泉爭流石罅間已乃併入窠臼下墜澗底其

紀遊稿上八

六

石坡陀可容數十人余乃選膝趺坐悠然命酒時月甫上復為陰雲所翳余謂毋遽坐可銷浮雲也久之果瑩無纖雲朗耀如畫童子赤脚水中墮石激水而決其上流二渠轟然四注飛濤雨噴卧石盡如沐浴獨余所坐最高不能濡也月光晶晶射之珠迸玉碎其聲則砢訇鏗鏘大者如鳴百鼓細者如奏笙竽平生快意不數有也坐將夜分恐安妃竊聽翠羽淩波嫵若有人

了辰食而反四顧闐然惟聞隔山犬吠而已賦

得二詩質明而起就輿渡洛南望少室如屏若在衡前東瞰原隰土阜廩起前後相望昇夫云此趙宋太祖太宗陵也皆在鞏縣界偃師得今祭云上下山坡四十里而遙始抵招提寺一飯而行寺老僧出迓甚恭云去此二十里入山以十里上山入少林僧請為導而行出寺渡澗而南則登封縣官道也近山一大村市荷擔者絡繹於道始知登封縣顧在山的鑿山為道而過輿至山上二里許見一石門天險兩崖皆奇石

紀遊稿上八

九

陡立輿夫云舊有巡檢司今革去而峽以北為偃師界峽以南為登封界云下輿縱步回視洛南北百里如掌北望少室峰皆重巒削成瓌偉特出意其下必有輿壤豈其為少林所卓錫耶行久之見路有二岐南上者登封大道也稍折而西果繇少室下趨少林蛇行三四里許漸入西徑山圍欲盡而少林殿角已掛林端矣山門前跨大澗泉淙淙自西而東不知所從始亦不知何所出山林木蔽虧藤垣蘿壁迤邐下上及

門二棹楔徑窅如也殿庭老栢森列碑碣羅立大雄殿不甚宏而制度堅雅猶是宋時重建者入殿禮佛畢西叅六祖殿東謁錦那羅錦那羅者元末神僧怖紅巾不入寺者也故即為寺伽藍云拜畢住持法師常潤號幻休者始出迎初猶以世禮見而微有傲色余與俱入方丈指所著衣謂曰昔現宰官身今成居士服願與法門遊毋為世禮局余拜師亦拜便欣然對坐而談訝其嚴不似北僧叩之則江西進賢人也初余

紀遊稿上八

十

寓京師廣慧寺談少林廣慧僧云此非有德望者不能居昨以禮幣來聘得一名僧主之矣及是行也雅欲遇高僧與談問之輿夫云此山有一僧能不食數日不畏虎狼已成道矣欣然問招提僧冀一遇之僧云此僧已久去今住持亦高僧可談者也語次因問此僧師云誠有之此僧無名不知何處人亦不知夏臘幾何人以僧着大鞋呼之即應因即名大鞋生不識一字遇寺開講亦輒來聽居五乳峰上寺磨洞中冬夏

一衲每日下山三四里許乞食常以二更時獨行歸洞如遇大雨雪即四五日不出好事者訝而尋之見儼坐如常間有携之飯者固却即留亦不食云本欲省事恐緣此遂煩人也心如墻壁真能離恐怖者諸人問道隨意答之語必簡而玄一縉紳固叩真詮答云君輩每患口有是言心不能然但能認真幹去便是何必它問此語尤切中今時士大夫病問其所以去曰為人尋覓漸多恐尚有損漏已入終南山矣因歎渠

紀遊稿上八

廿

功行至此猶恐為世緣累吾輩火宅蓮花豈易生長師語次知余為太倉人因問與王荆石侍郎同宗否余荅曰至親相厚師已知 墨陽太師事矣且問朝事作何處今余曰已寢因出大師傳贈之師且具齋為款相與登方丈後高臺上瞻眺因謀與游曰近此惟初祖庵寂勝可即日游餘勝處非竟二三日不可余謝舟人不待乃亟就方丈齋畢與師偕出寺西行時日已崦嵫矣上下山麓間望少室蒼翠轉來相逼使

人應接不暇其東高山雲氣晦靄於上曰太室而中一峰碑兀如西傾者曰黃蓋峰太室東高處也峰下中嶽神廟焉就山中視之太室為高師云出山則少室巋然矣且語且行先至一寺曰講經臺乃高僧菩提派支講經處也有小庵僧居之臺亦具延覽之勝覽畢下臺因問派支何以素初祖曰此亦示魔耳余因語調達事師疊疊能講更西則五乳峰盡出祖庵老僧出迎胡跪道左師咲曰此好道王先生毋用此法待

紀遊稿上八

廿

之因與共登庵上謁祖師像畢出視庭前四栢樹皆合抱叅天而三株為老藤所纏生理稍困圍殺無藤者十之三師曰此即所謂少室三花也殿後更一室前種二松偃蓋古色其藤亦三百年外物也即松栢可知矣殿西一室祖師面壁像塑焉傍立二祖雪中而前置一石即祖師面壁影也石不盈二尺師像眉目胡髯皆具袈裟紋如西域衣石理亦光潤可愛先是招提寺中亦有一石作祖師披巾像不能甚分明云亦

自嵩山得之竟不知其所以師云五乳峰形如鳳張而翹而祖庵正當鳳頭即少林寺形勝不能逃也須庵後視之乃盡勝槩因與步庵後平地將十餘畝松柏森列五峰了了可觀真如鳳舞師云祖取五乳後派果有五支達磨洞在峰半隱隱可望云亡它奇可毋登也余謂此山形勝如此世主得無有垂涎者乎師曰昔跋陀三藏開創時有識云後五百年當有女主來欲壅此因叱水不令東流唐則天后果至此欲奪其地竟以無水而止云出庵再望少室西角峰巒尤異劃如有缺庵僧云此少室西天門也蓋其上有一四天門中有三十六峰泉石天池之勝不可殫記特未易登耳然三門猶可攀援至獨西天門缺處望之一鐵楞砵儼然瓊甍竟不可踐其處師云似羣仙所往還也余素聞長老言少室勝於太室今見果尔恨不能一躡其顛又少室下一臺高百餘丈當庵之西南面其地似勝詢之為二祖庵其上乃有泉可汲一僧居之問

可登否曰步而上上下下可六七里顧日力乏力俱不能佇視悵悵而別返入方丈已昏黃矣與師各歸房小憩余飯畢草四絕句贈師師亦篝燈覽 墨陽大師傳略畢頃之月上命童子視師則已就寢呼之起三人坐庭中山月皎甚少室當前房櫺闌靜松蘿隱約命童出囊中天池茶供師師首問傳中僧乃隆魁耶渠昔從二三僧來受法老僧為人家誠實有學業是宜其獲遇因與縱談禪旨師言無生理山河大地俱為妄念所結余因發一難使當劫初不起一幻念即佛亦無如此則理何所寄今却緣有此身然後得成是佛然則無生乃從生得乎師笑曰此論誠有之其辭難亦不甚透余謂圓覺經中以幻脩幻四字便了師偶未之及也坐將夜今別去次晨起師復設飯飯畢贈以詩題勉不能別謂余路頭既正便須精進做上勿墮小果且託寄敝道印道印者即隆魁也步出庭中請余觀宗伯陸公穹碑文甚瑰偉而盛稱師解悟功行

當主是山之義蓋其徒走華亭求得之者惟師
拳拳道陸公不已蓋有以也人正是去此名根
難耳下山復飯招提入舟促長年鼓舵行十餘
里而少室獨在空際依依若相送者潤師言不
誣矣初余意雅慕少林願與高僧談而嵩山之
勝止一寓目不求甚竟且以不誤行色為快故
紀游特稱少林寺云

紀遊稿上

紀遊稿上入

卷一

五言古詩

紀遊稿

瑯琊王世懋撰

平原陸遠校

辛巳元旦入謁

曩陽觀恭述一首

時將有開

中之役

休沐淹晨暮攝提變新次捧檄何徬徨所戀非
世累中宵盥誦畢齋心屏紛翳熹微朝真途參
差藥珠是絳節披朝霞金支悅搖曳華鬢結深
心莊嚴見初地願依好妙香堅發清淨誓去者
紀遊稿下入

既以除來者猶可悔何當遠真境復此人間世

揚州登陸有感

朝發維揚郭累累萬塚前賢愚此同盡今古代
相憐不逐赤松去安知白鶴還驅車莫深入歸
路有真詮

雪夜逆旅

豈為傳經好幡然此陸沉艱難方吏道寂寞自
儒林雨雪情燕冷泥途障與深稍憐無豔態
得緩歸心為官求道莫著一分讓
監氣奉我師訓也

過靈壁訪節齋劉方伯年丈一首

水陸已千里我行殊未央渡淮方見客訪舊暫
為鄉語指思同省傷心問北堂兄來太夫人還尋致中途那
堪一夕話惆悵復河梁

靈壁道中卧石

縱橫誰着古隄旁道是前朝花石綱不見汴京
飛礮盡等閒莫恨委沙場相傳良哉諸石金人攻汴盡碎為礮

宿預道中即事

但道三吳困瀕淮更愴然中原草根盡少婦木

紀遊稿下八

二

衣穿有女償官牘無家問子錢如聞下明詔

早晚罷營田

見靈壁縣人言甚苦營田子粒間朝廷罪營田使殊喜謂當罷役

睢杞道中作

黃塵白日澹中州脩竹平臺不可求詞客謬誇

梁苑賦書生偏抱杞人憂腰間有組休論賢馬
首無山未是遊好去一瞻終華色莫教長繫剡

溪舟

過汴題逆旅主人壁

大梁城外古隋堤白日遶河盡欲迷春色夷門

正堪醉行人只解問關西

鞏縣道中

虎牢關外萬山頭下見黃河莽蒼流自是行人
看不慣不成激烈便成愁

經白馬寺天下招提始也

白馬傳經地何年伊洛間驚移天竺至象構求
平還寺古少游客僧貧半掩關行人一回首背
是北邙山

峽石驛

紀遊稿下八

三

有地無山不當遊有山無骨僅成丘到來茲峽
看奇石貫酒提壺上驛樓

潼關飲朱明虹使君貽以長句

我携十五城長嘯西入秦君得百二關東道稱

主人尋常相慕不相值今夕何夕能生春三峰
黛色柳枝入二月春城棄落新成樓日落大河

白倒景百尺搖蒲津秦聲鳴鳴歌欲絕此時向

君肝膽裂明經老作博士師拂衣未許酬疏節

亡奇莫問壺中天有酒且憐頭上雪六載曾過

使者旌今來紫氣更分明真人自有開門令錯

道王郎馬上生

始見華山志喜別來六閱歲矣

憶昔貪竒登華頂自扶筇竹叩天門只今為吏
心先折豈有驚人句尚存仙掌似招曾識面蓮
花誰種再來根纖雲髣髴三峰上疑是當年染
墨痕

李本寧使君擢行省中州遲余受代會助

甫亦在秦臬生平故人竒遇無奈促別

紀遊稿下

何訂期即夕先詩柬之

雪涕從君別帝鄉不堪重會古咸陽情知此
出為秦贅直倚前人是楚狂太史周南寧久滯
漢家天祿正相望三花採得須先寄可似蓮峰
玉女漿

其二

一麾蹤跡共飄零乍見猶疑夢未醒莫恨平原
無十日且看今夕是三星助甫視策
正得三人停車尚借
關門紫別袂遙分灞柳青君到洛陽花正發應

憐白首去傳經

與本寧別口占一絕

見時先作別時悲別去還疑未見時惟有夢中
關洛路暫時相見不相疑

送張助甫詩四首有序

始余與本寧為代而助甫在關內三人
同杯酒喜可知也亡何本寧別去旦夕
偕助甫為權乃余謂助甫天且妬人君
得無它擢乎會密雲備兵使者缺當道

紀遊稿下

五

才助甫以山東憲伯銜蒞其任則余言
竟驗矣三秦老博士仗助甫為日而一
旦奪之去於邑悲歌遂得四詩祖馭上
東門外自謂嗚嗚聲不減陽關三疊也
助甫謂何

除書何事尚漁陽屈指三朝吏部郎豈為文
章收逐客自緣名姓怖降王握中明月非秦寶
馬首秋雲是帝鄉舞劍吹笳歌莫放恐驚風雨
入長楊

三遷猶着惠文冠壯髮能令易水寒十載功名
多出塞幾家詞賦並登壇庭無和氏堪誰倚匣
有干將好自看回首莫誇天尺五北平今日是
長安

折柳青門奈別何可憐行色正清和尋源博望
封侯晚開府漁陽突騎多總道遶頭詞客貴休
貪市上酒人過相思共有關山月曲罷還愁少
和歌

傳經何意入三秦本為天涯傍所親宇宙豈容
紀遊稿下入

雙劍合風流偏妬一揮頻章臺柳暗思公子韋
曲花殘別故人金印牙旗君好住病夫將乞種
瓜身

助甫姬人從行內有虔於經典者復戲為

二絕博助甫一噴飯云

七香車子去珊珊記得來時是武關不解檀州
在何處有無眉嫵學南山
持經步步擁蓮花隊裏羞將粉黛誇夫婿東方
自千騎總輸極樂是儂家

送朱秉器使君自潼關擢晉參知開府汾

陽二首

離心落日共徘徊一葦中流首重回紫氣函關
何處望白雲汾水待君來邊聲久靜和戎策
主意猶深保障才吏畏民懷無所事但令朱季
坐銜杯

玉女峰頭黛色侵詞臣相送欲沾襟千秋馬國
元秦晉一柱龍門自古今問俗西河文學舊禁
烟縣上歲時深遙知不淺懷人句猶似塞帷太

華陰

登城南樓

為愛終南色時登城上樓莫將千古意喚起夕
陽愁

耀州五臺山是孫真人思遊隱處

龍虎藏真宅千秋此道成崖穿一水出樹擁五
臺平洗藥池留蹟藏書洞識名標蘇非國禁香
火自人情不必論今古皆能破死生歸途薦蘋
藻為結異時盟

行部宜君道中即事

金鎖重關外銅官北障餘銅官古名也泉迂頻渡馬
峽急僅容車塞縣傳經少山城問俗疎此身行
處得停策是吾廬

六月行部經橋山有述

萬年陵廟此遙瞻千樹陰森破日炎地庑弓藏
猶馬鬣臺前柏老亦龍髯情知鑄鼎丹成轉豈
為垂裳述示潛便欲停車來問道羞將吏隱信
吾兼

紀遊稿下八

渡葫蘆河大霧二絕句

六月三川渡晨征霧不開長安不可望何處問
胥臺

霧暗葫蘆河種車愁殺人如何輞川客到此亦
沾巾

甘泉酒

窮遠有佳醕應是釀甘泉百里一解帶三杯聊
兀然關山挂新月枕簟如秋天莫作故鄉夢騎
驢便可還

延州雜興四首

絳帳蕭疎暑不留疲來孤客戀衾裯不知身傍
清涼寺却訝邊城似早秋

涼風獨對意惓然驟雨淋漓洗碧天今夜吐延

川上月夜深還照吐延川

烏延官舍披清晝面面樓臺吐羣岫萬里歸人

不解愁滿庭護草花如繡

六月金明草色青塞鴻南去正冥冥角巾明日

尋歸路疲與諸生點易經

紀遊稿下九

歸慈野豬峽再題

金明驛路掛雲中古成巍巍出半空但得故鄉
從此去敢將衰病恨途窮

渡洛川

塞雨疾翻盆洛水朝沒馬心知徒旅艱且悅農
情暇病夫藿食姿愧此人車駕明當投劾去徒

步衡門下

三川是杜少陵避兵處今有遺墨故居事
頗傳會少陵故有觀三川漲詩可據也

昔賢此混漁不築室留題事已遥唯有三川
依舊在漲痕猶似未曾消

自宜君至同官道中即事四絕句

敗北荒磧古宜君榆塞秦關向此分莫道長安
南去近野夫家自海東雲

片片陰雲黯欲摧巾車長日困崔嵬山田極目
無人種一讓山花爛熳開

同官山北塞雲橫姜女祠前雨氣生正是行人
愁日暮不堪還聽哭泉聲

紀遊稿下八

十

歷盡頑山始放愁西崕天擘澗中流身疑重作
匡廬長瀑布泉頭挾策游

孟姜女祠歌

同官城邊姜女祠正史不傳傳口碑精靈偶似
杞梁婦節槩寧比華山歲秦皇昔日北備胡長
城自謂千年圖明年役罷祖龍死亡國却是驪
山徒空令白骨積城下哀哀寡婦蒼天呼當時
埋骨知多許獨有貞名照千古長城不祀蒙將
軍兒童能道孟姜女吁嗟乎長城遺址猶可沒

姜女之名終不滅

謝病言懷

中年無宦志觸事思解除偶與象罔諧不為求
玄珠三事我大夫狎狎詈其迂感君意良苦賤
子倦為儒頑石受銅丸九轉石自如人生大塊
間安得等賢愚賢者誠自賢高足策天衢愚者
誠自愚寂寞終殘軀

富平道中二首

爽氣逐秋生絺衣怯曉行挾書初眼入投組驟

紀遊稿下八

十二

身輕失馬安知福冥鴻自不驚明過華山下揮
手謝寒盟

秦川自此去況復新晴餘歲喜老農得秋當病
客初雲屯遠山白氣入高原疎澹蕩意何有悠
然忘所如

姜泉書舍詩

并序

渭南城邊有別業曰姜泉書舍故憲副
南公所築也花果雜蒔池蓮清漪頗擅
山泉之勝予以謝病避客借託一夕日

公之子吏部公老夫乘疲過談乞言於
余蓋公兄弟文學起家諸孫繩繩科第
不絕以故堂構能益美云

渭南南公好兄弟還山下築渭城南池泉遠接
翠微水原樹倒映桃花潭公今已去泉不改樹
猶如此人何堪幸有箕裘水鏡在疲深握麈來
清談

其二

脩然別業負山城想見當年物外情五畝世將

紀遊稿下

主

文作苑諸孫人以筆為耕當亭莖舊數枝莖溢
沼玕珠百斛生掃榻便移松下卧風來猶似讀
書聲

六載前登華嶽三峰頂及足謝病歸過華
陰不能續登覽之興僅僅扶拜嶽廟排
徊而去因成排律一章

靈山控西極廟祀肅明禋玉蕊攀躋舊金支拱
謁新削成懸萬古屹立定三秦城以芙蓉主星
為太白神西儀知有骨萬象欲無春秀色欺青

帝尊嚴近紫宸神膏流玉井雄勢壓蒲津河伯
常為役天都不敢賓茆龍如待馭金虎莫求隣
呼吸慚仙史皈依識道民宅時九節杖應侯採
吾真

七夕大風偶作

七月七夕卧潼關愚谷愚公歸故山兒時乞得
天孫巧一疲長風却送還

贈別乾齋使君詩并序

始余單車入長安時有歸志會乾齋劉

紀遊稿下

主

使君自隴右擢兵備潼關來蒞任一見
語合酒酣目使君曰余謝病必候關門
以東道主相累及是果得請歸留潼關
待疏使君朝夕視無倦色而賦情依依
特甚令病夫幾忘慕妻子貽詩一章致
懷德之私云

病夫投劾分窮棲感激逢君首重西解帶不辭
親駢躋當樽常畏說今攜深情似逐黃河去高
誼能將太華低好去相望比金石肯從人世論

雲泥

秉器使君復惠我新詩侑以趙大年画卷

鄭重珎荷碩病夫得請行矣倉卒課一

詩為謝不能稱萬分一也秉器其遠樹

功名永以為別

倦客逢秋賦式微汾陽書至送將歸丹青絕代

愁飛去珠玉驚人識和稀攬贈庶幾無疾病還

裝忽似有輕肥他時消息能相憶萬水千山覓

釣磯

紀遊稿下入

市

別華州劉生華陰張生

三秦富豪傑二華實聯翩絳帳慚予長青錢得

爾先自憐頭種種空有腹便便謝病終吾事留

行豈昔賢絃歌千室在涕淚西生偏逆旅主人

飯還裝估客船蓮峰一回首相望早騰騫

出函谷關即事一首

今日出函谷蕭然得此身何如孟嘗君揮手謝

秦人關尹為我師紫氣洽隱淪仕路等虎口吐

哉寧獨秦

三門砥柱歌

危乎慄慄兮三門之為水黃河落天一萬里襟

秦東晉不得騁却走弘農萬山裏山迴峽轉大

石出怒濤東奔復西靡河伯咆哮訴上帝帝戶

不開巨靈死河乃不歸海滔滔上勝山天為生

神王鑿石洪波間鼎足擘裂訇然中分三矢墜

空直射海門鯨吞鰲吸怒未已復有一柱當天

根水亦不能為之截石亦不能為之齧轟然雷

開千萬載磨牙流血何時歇東吳有狂生謝病

紀遊稿下入

市

出長安側聞三門險寤寐思奇觀騎驢背挂一

瓢酒來坐石上看飛湍不足臨盤渦神悸骨亦

寒大魚揚鬣不敢上吕梁之泗驚嗟但坐而長

歎我欲狀此水此水壯絕難可名大將鑿凶門

聲出十萬兵鉦鼓百里動破釜前決爭諸侯壁

上觀楚士昆陽虎豹皆戰驚舉觴叫絕誇奇觀

咫尺但恨難飛渡為我呼綵虹駕為三石梁踊

身三門上禹蹟何相望水痕去巖定幾尺馬蹄

石上寧荒唐摩挲漫問一柱辛苔良自強天下滔

酒盡東逝何為力爭殊未央不見頑石山中端
嗚呼世有磊落非常士不遇請看三門與砥柱
酒盡掀髯蹕驢去欲問狂生不知處

再過洛陽白馬寺

前過洛陽花未發今來白馬又逢秋北印舊路
依然在只喜行人是轉頭

將入舟宿暖泉寺

蓴菜鱸魚返季鷹扁舟欲散遇山僧稻花香裏
流溫玉水月空中出聖燈夜色蒼蒼嵩二室秋

紀遊稿下

六

風漠漠宋諸陵村春犬吠如相應幽意令人憶
右丞

出暖泉寺百武巨石枕流西泉淙淙下注

因携酒脯夜坐石上月出雲間光明如
畫童子決流盪石珠玉瀾奔真奇境也
復賦一詩紀之

洛浦磯頭有與區清泉瀉月夜鳴鳴分派却割
溫涼玉澱石驚翻大小珠神女宵中疑解珮姮
娥光滿誤啼鳥由來獨往無窮意何必鳴絲送

百壹

遊嵩山少林寺登初祖庵示幻休四首

五乳峰前五派傳有無功德在人天非關肉眼
江南主自是嵩丘有大緣

新栽居士薜蘿衣偶夢嵩山到翠微聖祖西來
本無義野夫乘興亦東歸

五柳先生未到先過二室採三花遠公莫認
攢眉客母族無人似孟嘉

常持般若覓知音喜有高僧住少林莫恠相逢

紀遊稿下

七

易分手扁舟不住似禪心

嵩山少林月夜談禪一首

少室少林寺何年中嶽中人天正南北吾道自
西東藤秀三花老燈傳六葉紅我來尋祖義師
老振門風步入嶺雲盡坐深山月空何須問密
印祇自證玄同枕簟清無夢津梁去不窮君看
王逸少理得似支公

長年歌

北船須南風南船但求北南船日日掛帆去北

船歸遲怨風伯我本思歸士且為長年較遲駛
北船日行二百里南船趁風能得幾河伯不感
風伯怨有金難填溪壑願君不見身輔成王子
魯侯古來能樂周公旦

懷舊詩十三首 并序

子自弱冠受知通人中更家難放言自
廢詩情酒德洽契名流及乎 召用以
來交知益廣倦遊謝事忽憶故人二十
餘年間彫落殆盡歎隙駒之無幾悲逝

紀遊稿下八

六

川之不歸雖後生可畏而未契難託實
有子期山陽之感命篇懷舊總之得十
有三人若文太史李觀察名德家先以
冠羣彥次逮梁客部十人各後先物故
隨意成詠都無詮次自王文學以後雖
名字不顯厥有翩翩足思者焉叅之名
流亦其次也

文待詔徵仲

標映翰墨林文翁實耆舊奇長震殊俗矯行終

白首總角謁大賢握手呼小友茫茫三十載
寂漸其厚刺鶩沸乾坤斯人復何有

李觀察于鱗

厯下有佳人千載色猶動舉體無世情片語必
驚衆鮮潔雖寡儔等昇故深重白日傾岱宗斯
文泣麟鳳生陪竹林游死有西州慟

彭徵君孔嘉

徵君開美資弱冠薄章句酒德和其光誰知中
含素力辭吳公召終返原生度生平金石心匪

紀遊稿下八

九

以翰墨故父子繼淪沒天道安可據

徐方伯子與

昔聞嵇阮才度勝推山公君居王李間廓落將
無同風齒涉方輿晚節幸相後慟哭臨其喪塵
尾納棺中遺文竟莫付悲此身後寤

黃徵君澹父

淳父何翩翩擣辭軌六代孰云讀父書擷彩自
天籟烹茶綠牕下洗削盡凡態服食求長年骨
寒不及艾風流故未泯兩世殺青在

陸徵君耕平

丈夫志千秋歲暮急知已
矯矯陸徵君垂老猶
下士生得中郎碣人間
遂脫屣松菊標晚心丹
青炳餘綺停策支硎游
誰能問君里

袁學憲魯望

日余偕魯望痛飲白門下
分飛席未冷寂寞臺
已疲豈無高尚資迫齡
奪權暇開美貽話言深
衷託姻婭惻愴黃公鑪
風流難可借

俞徵君仲蔚

此遊稿下八

辛

仲蔚本蓬蒿善病復玄晏
生無戶外基出必死
友言詞源四五言書骨
大小篆妖沴纏少微三
吳沒高彥皎皎空谷姿
居然不可踐

陸學憲與培

世緣重察察况也有良朋
及予與夫子三世皆
同升薦我於亞相翊我
歸三乘殉身關中節九
載以代興有無證初地
令我傷無憑

梁客部思伯

思伯宰相孫文采能自播
桂玉走長安結客時

滿坐嶺南饒奇香得尔猶
百和弩矢歸番禺一
往竟長卧餘巧被丹青
流風此未墮

王文學君載

大塊施文章早奪復何意
之子里中彥弱冠富
奇思雅量百斛傾准駟
萬言麗倦翮急軒舉驚
飈忽成墜遺草泣靈光
微言絕輔嗣

康山人裕卿

裕卿起蓬蒿頗自振風雅
居然布衣雄遇我華
陽社羅爵橫長安脫身
枋榆下甌江麗風物衡

此遊稿下八

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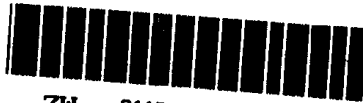
字日蕭灑竟短丘壑緣長
羸不相假

沈處士道禎

沈生槃礴才少頗豪於酒
醉調胡姬卧目懾荆
卿走晚多長者游身為
鉅公有彈缺寧無妻魚
腸向君剖尺土埋酒徒
何煩論身後

2094929

g
Z121.5
16a



ZW 21181888583421

關洛記游集二卷

兩淮鹽政
採進本

明王世懋撰是集乃萬曆辛巳世懋官陝西提學
副使旋以臺陽子事爲臺諫所彈乃移疾自洛陽
東歸時作上卷游記三篇下卷詩七十七首屠隆
爲之序亦全作二氏支離語蓋一時士大夫習氣
如斯也